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二册

史部第二八二册目次

史部・史評類

責備餘談二卷附錄一卷

〔明〕方鵬撰

古書流通處影印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
刻知不足齋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責備餘談
二卷》提要

責備餘談引

賢知者吾道之所由賴也而孔子論道之不明不行首歸咎於賢知之過何哉葢其立言制行足以激頹風勵傲俗驚動當時而興起後世矣然或不近於人情不合乎中道者往往載諸典籍學者喜其說之高跡之奇也而誤效之則其害豈淺淺哉予不自量敢直指而極論之以自附於春秋責備之意葢有不得已焉者爾雖然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矣讀者不可以其一言一行之失而遽忽之也嘉靖丙戌端陽後二月後學方鵬書

責備餘談目錄

卷上

卷下

責備餘談目錄

責備餘談卷上

崑山 方鵬 著

隱公欲讓其弟

桓之弒隱罪不待言矣然隱有以自取也吾嘗讓歟則顯授之以慰其顧望之心不當讓歟則分封之以絕其覬覦之念夫如是吾知免夫隱則徒有讓之之意而無與之之期貪戀而不捨遲疑而不斷小人不勝其欲速富貴之心而鍾巫之難作矣故曰需者事之賊也隱公之謂矣而穀梁氏謂其能輕千乘之國不亦過許乎雖

然使桓不弒隱隱實讓桓則隱將退就臣位北面而朝桓乎抑桓奉隱於菟裘率諸廷臣而朝之乎國無二君尊無二上必亂之道也吾知其終不可免也夫

叔術讓國為賢

叔術者邾婁君顏公之弟也公羊曰賢者子孫宜其有地孰為賢者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謹按顏公之女為魯夫人魯孝公幼顏公使女納賊以弒孝公養母臧氏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之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魯臣鮑廣父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曰公

不死也吾以存之子易公矣二臣負孝公訴天子天子誅顏公而立叔術遂以顏公之妻爲夫人顏公有遺腹子曰夏父叔術愛之稍長即致國於夏父此之謂賢此之謂讓國也夫叔術之立天子之命也終其身焉而舉國授之則善矣乃遽與之不亦捐乎且以臣而妻小君以弟而妻丘嫂瀆莫甚焉惡得爲賢耶然則孰爲賢曰義母臧氏也鮑廣父也梁買子也

聲伯收其出母

初聲伯之母既出適齊管于奚而寡復歸聲伯聲伯嫁其外妹爲施氏婦郤犨求婚於魯聲伯提其強也奪施氏婦而與之郤氏亡復歸施氏施氏逆於河沈其二子外妹怒遂與施絕甚哉聲伯之母與其外妹之無恥也爲母者初歸於魯出嫁於齊再歸於魯爲女者初歸於施奪嫁於郤再歸於施母女之無恥如出一轍雖有辭說之美何足道哉且聲伯之母既出在禮不當養之矣然有母子之情焉猶可言也施氏之婦爲強有力者所奪則夫婦之義絕矣而又逆之不可言也惡在其爲守禮之國乎

叔孫昭子祈死

魯昭公伐季孫意如不克出孫於齊叔孫昭子自宋歸魯恥季孫之見欺憂魯國之亂也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七月而死焉胡氏謂其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責意如以逐君遂稽顙而悔禍此社稷之衞也是誠然矣至謂使祝宗祈死者知其無可柰何安之於命耳則未然也爲昭子者正當徧告與國求復吾君泣諭國人毋忘故主請盟三家共扶公室鞠躬盡瘁繼之以死此正命也祈死而死非正命也蓋踵范文子之故智而近於匹夫之爲諒矣

叔姬之喪歸杞

叔姬者魯僖公之女杞伯之夫人也春秋成公五年書杞叔姬來歸被出而歸也九年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胡氏以爲本不當出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於杞也然非禮也夫既歸之則夫婦之禮成矣且無罪焉是不當出而出也夫既出之則夫婦之義絕矣而又死焉是不當歸其喪而歸之也死於魯葬於杞將與杞伯同穴乎異穴乎入廟乎不入廟乎杞伯逆之成公與

之皆非禮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禮歟曰葬於僖公之墓之外垣其斯可以謂之禮矣

獻子甚愛二叔

初穆伯娶聲己生文伯又奔莒娶莒女生二子穆伯卒於外二子來歸文伯之子孟獻子甚愛二叔聞於國人或譖之曰二叔將殺子獻子以告二叔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於是二叔皆死嗚呼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二叔但當懸泣論辨以明其心而已何至自殺其身以中讒夫之計哉獻子聞譖而告人有所疑也二叔聞言而就死有所歉也皆困不足者也

宋君兄弟傳國

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知其弟之賢也穆公舍其子馮而立其兄之子與夷所以光昭先君之令德也皆可謂賢矣厥後與夷被弒而馮竟立君子曰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予曰是亦穆公有罪焉耳或曰穆公舍己之子立兄之子宜若無罪焉予曰宣公不立與夷未嘗逐之也穆公不立馮則亦已矣而必逐之逐之則亦已矣而必曰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噫是何言也父子之義絕矣如之何其不生亂也故宋之禍宣公兆之穆公成之或曰弒與夷者督也非馮也予曰馮立不討督又相之則是與聞乎弒矣

荀息不食其言

春秋於弒君之國書及其大夫者三人賢之也何賢乎孔父義形於色也何賢乎仇牧不畏彊禦也孔父吾無議焉爾矣仇牧之死不幾於暴虎者乎君弒矣牧當孚號慟厲誓衆灑泣取諸凶人戮之於社獻之於廟不濟而死未晚也撫劍而入及門而死自是投虎口也豈不痛哉至於荀息則吾無取焉爾矣息之於奚齊也苟於父子之親兄弟之懿嫡庶之分反覆陳說以開其蔽誦小弁之怨以動其心述孤竹之節以愧其色斯不負其爲傅矣股肱忠貞孰大於是惜乎息之不及此也當是時也舉國之大夫皆爲太子謀者而息獨黨奚齊以傾太子非所謂秉同即異是爲離德者乎既無能改其德又無能免其難曰我不食言以死也豈不謬哉然則何賢乎荀息胡傳備矣

急壽兄弟俱死

衛宣公烝於夷姜而生急納乎宣姜而生壽夷姜寵衰宣姜譖急公命急使齊將殺於道壽以告急且勸之行於是乎可以去矣曰父命也卒不去及壽載旌先往且代之死於是乎可以不死矣曰我急也卒死之嗚呼使急不死上可以掩其父之惡下可以成其弟之志不亦善乎慮不及此而惟以死之爲安所謂好仁而愚者也善乎晉大夫語申生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至哉言矣或曰然則申生之死非歟曰申生不云乎被弒父之名以出人誰納我急則無此名也可以出矣

戲陽速信義

蒯聵欲殺其母謂其家臣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吾顧汝汝殺之速應曰諾及見三顧速速不應夫人啼而走太子出奔告人曰速禍予速曰太子不道吾逆之則禍及從之則罪大故諾而不殺吾以信義也嗟乎非也方太子造謀之始苟能涕泣極諫謹勿許之則事或可中止矣速也不然始則依違以諾之非義也終則遲疑以背之非信也此反覆小人之所爲也而顧以信義自許將誰欺乎

禽息薦賢碎首

史載禽息薦百里奚之賢繆公未聽息出撞其門碎首而死又載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蛇遶輪者速得國太子不拜曰吾得國是君失安也伏劍而死又載忠臣宏演爲衛懿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殺之盡食其肉而捨其肝宏演使還致命於肝遂剖腹納公之肝而死夫此三者事之有無不可知然揆之於義則薦賢可也碎首不可也不拜可也伏劍不可也返命可也剖腹納肝不可也皆守死而不善道者也

雍姬救父殺夫

祭仲專公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以情告祭仲祭仲殺雍糾雍姬之母於是乎失言矣父　父也夫亦一夫也且奉君之命事不起於夫也救父之難義難絕其夫也君欲殺臣而委其壻壻欲殺其妻之父而告其女女又不察其女發問之意而卒然以荅之皆所

謂謀之不臧不足論也然則雍姬柰何必思所以全其父又思所以保其夫上也不幸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次也外此無策矣昔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大夫歸妻恐覺之置毒藥於酒使婢進焉婢自語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乃佯仆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垂死竟不言婢得兩全之策而雍姬顧所不逮也

懷嬴不從夫歸

婦人之爲道也莫尊於君莫親於父莫重於夫此三人者一體相待而成不可偏廢也晉公子重耳亡而過曹

曹共公侮之其大夫僖負羈之妻曰公子反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且獻璧所以爲其夫謀則善矣而忘其君者也祭仲專公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歸以告其父祭仲祭仲殺雍糾所以爲其父謀則善矣而忘其夫者也晉太子圉質於秦秦以嬴氏妻之圉將逃歸謂嬴氏曰願與子偕往對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嗟乎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懷嬴庶幾乎無愧矣

先軫狼瞫死敵

殽之役晉襄公獲秦孟明夫人請而釋之大夫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及狄伐晉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初襄公縛秦囚囚呼狼瞫斬之公以爲右先軫黜瞫其友曰可以死矣瞫曰吾未獲死所死而不義非勇也及秦伐晉瞫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夫二人之死其迹略同其實則異也先軫正諫乎襄公本無罪焉何以自討也其死謬矣狼瞫見黜於先軫誠有

激焉欲以自効也其死宜矣且先軫死於狄反爲晉師之辱君子以爲有餘罪狼瞫死於秦遂致秦師之敗君子以爲有餘功

叔向違母娶妻

叔向欲娶夏姬之女其母曰不可甚美必有甚惡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而止晉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遂滅羊舌氏夫自叔向而言則母之命猶君之命皆不可違也自叔向之母而言則君之命重於己之命又不可擅也此叔向所以終娶之也雖然叔向聞夏姬之

女之美其心先有所蔽矣故奉毋之命其情逆咈所欲也奉君之命其情順投所好也使叔向果不欲娶謹以毋氏之訓為君誦之則平公亦不強之矣或者叔向欲娶之急借重於君以抗其毋亦未可知也起於一念之微而卒致滅族之禍嗚呼可不慎哉

賁獲舍毋載君

鄭師入陳陳侯挾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桓子曰將巡城遇大夫賈獲載其毋妻下之授公車公曰置而毋獲辭曰不祥乃與其妻扶其毋以奔墓亦

免甚矣賈獲之難處也顧其毋必遺其君也奉其君必困其毋也且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勢不可緩萬一遇鄭師而俘焉曾霧露而疾焉豈非終天之恨哉必不得已附載其毋於公車之側己與其妻扶侍而行焉則亦何不祥之有

子晳昆弟爭室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即子晳）強委禽焉犯告子產子產曰惟所欲與犯召二子於家使女自擇之女曰楚也遂歸於楚黑怒櫜甲而往將殺楚而奪其妻楚執戈逐之傷黑子產曰均直也然幼淺長賤犯貴罪在楚也數其罪而放之吳夫楚信有罪矣然不能無辭也楚也先聘黑也強之道在楚不在黑也黑也櫜甲楚也逐之曲在楚亦在黑也惡得謂之均直耶且子產不能主而曰惟犯所與是國無政也犯又不能主而曰惟女所擇是家無政也惡在其為為政耶既而子晳日益驕恣遂謀作亂幸其病而賜之死不然難未已也

齊襄復九世讎

傳曰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何謂短於其身不於其子孫是也禮謂父之讎不共戴天祖猶父也高曾則差遠矣然猶五服之尊焉至於九世則邈乎遐哉而謂春秋許其復讎何聖人惡惡之長耶且齊襄淫虐無道滅同姓之國夫子之罪人也而謂春秋為賢者諱齊襄且賢孰不為賢耶抑哀公之死雖紀侯譖之實亦王誅之也人臣為天王所誅必求王之左右以為讎人而必報之其不臣孰甚焉在紀侯之世且不可況數世之後耶由前言之則齊襄無復讎之理由後言之則紀侯無可復之

讎皆公羊氏之說之謬也

申亥殺女殉葬

或曰楚靈王乾溪之難衆潰矣其臣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之恩莫大焉王不可忍恩不可棄乃求王奉之於家數日王縊於申亥氏申亥葬之以二女殉何如可謂仁乎君子曰可以爲忠矣仁則未也夫靈王弒逆無道之主也失國而死葬之則亦已矣而必殺其愛女以殉不仁孰甚焉不忍於其君而忍於其女可謂不善推其所爲者矣楚有詩人不以哀三良者哀二女乎

秦虎狼之國也楚夷狄之俗也宜乎其君臣若是

棄疾不洩君命

楚大夫子南爲令尹其子棄疾爲康王御王循而泣曰令尹不能國將討焉棄疾曰洩命重刑吾弗爲也遂不告其父王殺之既葬或曰汝臣王乎棄疾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噫嘻過矣父果無罪則從君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之大也亦不害其爲忠父果有罪則王殺之當矣中有隱痛外無怨色敬共其職克蓋父愆忠之至也亦不失其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視其父爲逆人雖死而莫爲之救也終則指其君爲讎人寧死而莫爲之用也不泄君命以爲忠而實成其不孝也不事父讎以爲孝而實見其不忠也是無一而可也

子胥鞭平王尸

平王楚之舊君也伍奢楚之世臣也平王殺奢是以君殺臣爲子胥者可痛也不可讎也可逃也不可報也引兵入郢則亦慘矣出其尸而鞭之不已甚乎然則爲子胥者何處而可曰變其姓名亡之他國以存宗祀其君可事則事之不可事則窮約而終身焉斯亦不失爲孝

矣忠於吳叛於楚孝於親逆於君其志可矜而其事不可法也

申生不逃而死

申生之死可哀也既不敢辨以彰母之惡又不敢去以顯父之過是可哀也然吾取其不辨不取其不去其去也當在東山敗狄之初不在酖毒已行之後其失也不在違重耳之言而在非狐突之請使其敗狄而逃則奚齊得以代其位驪姬得以行其私而獻公安焉獻公安則申生安矣是泰伯之徒也若酖毒之計已行弑逆之

名已著則將焉往哉雖然死之從容言之懇惻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者也然則申生何止於恭必也仁乎

逢伯厚誣微子

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於是逢伯厚誣微子矣面縛請罪也銜璧獻贄也衰絰輿櫬期必死也微子抱祭器歸周非降之也果有何罪

而以死自待耶逢伯欲尊其君為武王而厚誣微子為降國之虜蔡氏釋書而遂取其說不亦誤乎

非善辭母赴難

白公之難楚人有非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及公門刎頸而死夫人臣急君之難不私其身不顧其家義之正也雖然不可以徒死也善當與諸大夫同心戮力討國之賊復國之君不幸而死忠也幸而不死以養其母孝也今卒自刎焉無益於國有損於母可謂徒死也已

石奢自刎

楚昭王有臣曰石奢道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奢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令非忠也遂伏斧鑕請死楚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奢不聽刎頸而死君子不幸而遭是變則當何如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如孟子所云上也伏鑕就刑以代父死其次也君赦其父併宥其子然後辭爵

避位廢為庶人以養其父而終身焉又其次也惜乎奢之不足以知此也

保申笞其國君

易曰擊蒙書曰扑作教刑所以教士也非教國君之道也周公之於成王以親則兄之子以分則君也故立允世子法成王有過伯禽撻焉不敢加於成王也荊文王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美姬淫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有過當笞俯匐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請改過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

之命不敢廢王乃伏地保申束細荊五十跪而笞之者再夫保申之笞即易之所謂擊蒙之所謂扑也所以教王非教國君之道也保申過矣

楚昭功罪均賞

君與父同道岐而二之不可也功與罪異法比而同之不可也吳人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王吾讎也必殺之辛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懷不聽辛乃奉王奔隨王後反國賞及懷子西諫曰辛可賞也懷可戮也今王均之羣

臣懼矣王曰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夫懷父以貪被誅不可以爲讎也是則懷有罪焉耳王錄辛之功而賞之則人知勸明懷之罪以其兄之故而赦之則人知懼且知感恩與法不兩盡乎而必曰均之其謬甚矣

楚昭復其大夫

楚昭王由奔濟於成臼見其大夫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君實亾國君之過矣不顧而去王既返國復來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姑聽其辭王問曰成臼之役實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臣避於成臼以儆君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庶懼而鑒前失乎子西請復其位昭王許之夫藍氏子負必殺之罪者三覩其國如傳舍惟急於妻子之謀棄其君如路人而反出怨懟之語負此三罪伏鑕以請可也而又敢爲大言以愚其君此必殺不赦者也使遇英君誼辟不待其辭之畢而磔之於市矣子西不能誅之又從而命之君相舉措如此楚之不競也宜哉

申鳴棄父殺賊

楚有士申鳴者養父不仕後爲楚相白公之亂申鳴辭父赴敵白公密取其父劫之以兵申鳴泣曰吾不得爲孝子當爲忠臣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鳴呼痛矣哉申鳴之心也難矣哉申鳴所處之地也縱賊則國必危惡得爲忠討賊則親必死惡得爲孝寧捨孝以全忠蓋亦不得已焉爾雖然君親一體也將相之父爲敵所取若易易然則其奉親之道保家之術必疎矣此則申鳴有遺憾焉

楚君食葅呑蛭

楚惠王食葅遇蛭遂呑之因感腹疾不能食令尹曰君安得此疾也王曰吾食葅遇蛭決不行則威不立法行則庖宰監食者皆死吾恐左右見之也遂呑之致此疾耳晉文公啖炙有髮繞炙文公將殺宰人宰人力辨以爲人之中傷之也公悟而釋之夫主者不謹可罪也然特誤焉耳可矜也楚君亟召而責之復矜而赦之左右其敢誰何而必呑之乎爲一不食而死豈非所惜者小所傷者大乎此之謂不知類其不逮晉文遠矣

李離伏劍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爲長受爵爲多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君曰然則寡人亦有罪矣離曰君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無能以事君是無功而食祿也遂伏劍而死或曰使子而爲離也柰何子曰過聽殺人信有罪矣然誤也非故而人之也罪何至於死耶使予爲離也自劾不職罷官而去則已矣不敢死也

程嬰下報宣子

立孤固難於死矣然杵臼死得其所也程嬰開關委曲以全趙氏宣子有知當揶揄於地下必不以嬰未死爲嫌也嬰或告其廟或拜其墓白其所以不死之故則已矣而必自殺其身曰下報宣子此何爲者哉故其始也殺予以存武則君子多其義其終也殺身以徇所則君子惜其愚

夫子折衷衆論

夫子曰人不善我我不善之蠻貊之言也人不善我我則引之朋友之言也人不善我我亦善之親屬之言也

此諸子之論而夫子折衷之也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施之諸父昆弟姑姊之屬可也衆而施之他人則是以德報怨而流於異端之說矣故曰衆言淆亂折諸聖

荆蒯芮死君難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返其僕曰君之無道人莫不聞也夫子勿死荆蒯芮曰吾聞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焉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自刎於車上夫荆蒯芮以使事在外不與其難可也雖然

猶有說也僕之死無說甚矣初崔氏難作晏子立於門外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而吾死也人曰亾乎曰獨吾罪也乎哉而吾亾也且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君爲社稷亾則亾之若爲己死爲己亾非其私昵誰敢任之其說得之矣

曾皙擊子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大人得無病乎魯人以爲賢以告孔子孔子曰參來昔者舜爲人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索而使之未嘗不在索而殺

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其罪何如此蓋曾子少年之事容或有之一聞夫子之言其悔悟多矣獨怪芸瓜小過而曾皙暴怒如此絕與鼓瑟浴沂氣象不類豈所謂狂者之過耶

公儀夫婦拔葵

公儀子魯之賢相也董子稱其見婦織帛怒而出之食而茹葵慍而拔之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之利乎愚竊惑焉王后親織元紞夫人加以紘綖則織帛者婦人之事也以是爲怒而斥無罪之人不已甚乎園有隙地種葵以射利不可也種葵以自給庸何傷哉以是爲慍而棄有用之物豈人情乎後世宦家以妻則驕以僕則惰不事其事而坐食其食者未必非公儀子有以啓之也

代國夫人自殺

代王夫人趙襄子之姊也夫人使宰夫操銅枓以食代王宰夫持枓擊殺之襄子遂興兵平代地將有其國夫人呼天自殺程子謂夫人當距戰重社稷也非姊殺弟代國夫人殺賊也其說正其義嚴矣雖然戰非婦人事

也無已被髮徒跣以詣襄子請討夫之讎立夫之後請而不從然後死焉死是矣而惜其遽也

朱附死君之難

以衆人遇我以衆人報之恆人之情也以衆人遇我以國士報之則出乎恆情之上矣顏眞卿杲卿張巡許遠諸公是也朱附事莒穆公不見知焉冬食芋栗夏食菱藕其君不恤也既而穆公以難死朱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君不見知而死其難意者不可乎附曰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之不知其臣者卒死之嗚呼附之死有激而死

也附之言有激而言也可謂出乎恆情之上矣雖然負卿梟卵巡遠諸公有城社之寄焉而附則無之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

無鹽女四殆

鍾離春者無鹽邑之女也自詣齊宣王求見宣王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殆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二殆也賢者伏匿諂諛在側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繼日四殆也宣王喟然而歎拜為王后甚哉無鹽女之不自重也不召而往不問而對不待

聘而為人之妻甚矣哉無鹽女之不自重也士而不自重君子鄙之而況於女乎

田過父重於君

齊宣王謂田過曰君與父孰重對曰殆不如父王曰何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顯吾親凡事君以為親也王無以應之於是過之言過矣君父一道也惡乎重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惡乎為親然有時而為親特事君之一端耳

子方坐見太子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賓客皆起子方獨不起太子不悅子方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為子不起歟無如罪何請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出過大夫工尹工尹避之太子下車從之曰大夫何為若是吾聞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文侯稱善君子曰惡是何言也太子君之儲貳均之為當敬也豈有敬其父不兼其子之說哉子方可謂遁辭矣

聶政姊自殺

聶政刺殺韓累即抉目刳腸以死蓋亦自醜其名不特為姊也其姊嫈聞之適韓曰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乃抱尸而哭之曰軹人聶政也因自殺於尸下夫政盜也姊揚其名徒為後世之所鄙笑耳惡乎用其名耶且姊既適人矣不有舅姑乎不有夫若子乎不敢自專而死也既心知其為政矣可以無死以成弟之志不亦善乎列女傳曰嫈仁而有勇何仁乎婦人之仁耳何勇乎匹夫之勇耳

田文不殺舍人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夫人通者左右請殺之孟嘗君曰睹貌而相悅人之情也其勿言乃召舍人謂之曰衞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往從衞君舍人至衞久之齊衞交惡衞君約天下兵伐齊舍人以孟嘗君故力諫止之或曰茲與楚王滅燭絕纓之事甚類予曰不類也楚王宴羣臣牽衣者醉而狂耳非夫人之罪也今文之夫人通於其客瀆男女之倫傷閨門之化舍人不誅夫人不出尙何以自立哉盱文之客皆若人雖多亦奚以爲

李牧不受君命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管氏之說非六經之訓也易之師曰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古之爲將者但得專制閫外而已豈有君命而敢不受者哉李牧爲趙將秦人間之以趙葱往代牧不受命被殺夫牧趙之良將也諒其心豈有他哉蓋泥於君命不受之說耳宋岳武穆飛統兵北伐詔趣班師卒死於獄論者謂飛當主君命不受之義直抵河洛乘屢捷之勢偪技窮之敵收復中原歸朝待罪此非至論也飛而爲此則是飛揚跋扈之迹亦何異於桓溫劉裕也哉賊檜益得以藉口而族之矣故曰非至論也

几汜老而益恭

魯有恭士曰几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必三起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几子老矣恭不可釋乎汜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好恭以除其刑夫汜之恭足恭者也夫子之所恥也恭而無禮者也夫子之所勞也其曰恭以成名益陋矣在易則恭以存位在範則恭以作肅惡乎成名之有

孔甲死於陳勝

曾子寇至則去子思寇至則留賓師不與臣同也秦儒孔甲畏惡坑焚之禍積怨發憤往歸陳勝如鳥驚繳射不暇擇木魚避綸竿遽投溝澮途窮勢迫而不知勝之非其人也既爲之臣則不得不死其難矣若能處賓師之位爲流寓之客不受其官不食其祿則伸縮在我進退綽然見其將敗可以去可以無死奈何甲之慮不及此也或曰去將安之予曰史稱陳勝殺其傭耕之人故

猶皆去甲於此時獨不可引而去乎

張良學術不正

子房天資甚美而學術不正博浪之椎天資之美也圯上之遇學術所由以不正也是故副車之錐卽豫讓之匕秀實之笏同發於忠激於義而成於勇可敬也不可譏也使其得聖賢爲之授受安知不爲三代人物也哉惜乎一遇異端之人讀其書信其說由是任智挾數動皆有術始與聖賢之道不相似矣可惜也不可取也東坡於博浪之椎則反譏之吾恐子房之不受也圯上之遇則甚有取焉吾恐子房之有愧色也故蘇氏之學君子謂其不正

坑焚黨錮之禍

天下之禍積於漸而成於激秦之坑焚漢之黨錮禍甚慘也雖二三賊臣有以激而成之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列國分爭處士橫議莊列之放恣儀秦之縱橫譏評時事奔走諸侯秦政是惡此輩積不能平蓄而未逞李斯以惑亂黔首敗言激之以觸其機而坑焚之禍成矣迨漢建武永平之間學士大夫爭自濯磨崇尚名節然風聲氣習好異立奇未免有過中失正之弊始而房周賓客互相譏揣極而俊顧廚及諸賢更相推重由是臧否人物詆訕朝政公卿畏其貶議天子厭其紛紜曹節王甫以圖危社稷一言激之以甚其怒而黨錮之禍成矣嗟乎秦政桓靈之惡固不待論李斯節甫之罪亦不容誅獨念所謂儒家者流恣肆其說而不知忌憚標榜其行而不知韜晦身旣戮辱國亦隨亾使先聖之全經不復可見而後世之朋黨流毒無窮爲吾道之大阨爲善類之遺殃蓋有不能辭其責者矣

釋之跪而結襪

王生者漢處士也嘗召至庭中公卿畢會王生顧張釋之曰吾襪解爲我結之釋之跪而結襪夫跪而結襪賤者之役也昔西伯文王俛而自結不欲以賤役加左右也王生以匹夫之賤而不及方伯之尊釋之以廷尉之貴而甘爲僕隸之役王生不足道也爲釋之者何自輕一至此哉何自辱一至此哉是故貧賤驕人戰國之習也專氣致柔黃老之術也而皆咈乎聖賢之訓者也

徐偃矯制

汲長孺使河東矯制發倉以賑民饑馮奉世使西域矯制發兵以平虜亂然長孺不免請罪奉世不得封侯者以矯故也況專之爲言豈爲人下之語哉元鼎中徐偃爲博士使行風俗輒命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其矯制當死偃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以安社稷利萬民可專也湯不能屈夫民饑虜亂變起一時不得已而矯耳鼓鑄之事何所不得已而矯之乎古之大夫出使他國無從請命不得已而專耳膠魯之近非他國之比

鹽鐵之微非安社稷利萬民之務何所不得已而專之乎魯大夫滕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孔子書遂以譏其專獨非春秋之義乎偃之強辨湯之失刑皆不能無罪矣

京房以術殺身

漢之京房晉之郭璞宋之李石皆能言人禍福巧發奇中而卒不免爲術所殺京房死於恭顯郭璞死於王敦李石死於秦檜豈明於知人而暗於謀己哉蓋徒知易之術而不知易之道故也易者時而已矣時語則語時默則默此之謂易之道也昏主在上奸臣在側乃炫燿其說指切其人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之過怨之本也蓋此之謂也

薛廣德諫從橋

人臣之諫君其事有大小君子之死國其所係有輕重宗社之存亾君德之美惡事之大也不可不諫諫而不從以死爭之可也一言之疵一動之誤事之小也諫可也死不可也元帝優游不斷闇懦不武恭顯擅權許史怙勢蕭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宗社幾危君德日

損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於從船從橋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何其大小輕重之閒若是之不倫耶廣德號稱大儒而其所建白者止於如此則國家何賴於儒哉流歠者不問而齒決者有罰廣德之謂矣

丙吉不案吏罪

君相之舉措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出著爲令焉一政之行遵爲例焉嗚呼可不慎乎丙吉爲相掾史犯贓有罪輒予休告終無所案客曰君侯爲相姦吏成私奈何不

問吉曰以三公之府而爲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代吉者因以爲故事夫吏之罪小不案可也若舞文弄法作奸犯科如客云云厥罪大矣專事掩覆無所懲艾則吏何憚而不爲惡乎且牛喘可問也死傷橫道亦可問也吉曰宰相不親小事誤矣人命至重足以傷天地之和失陰陽之節是可爲小孰不爲小

漢武許贖死罪

君子以難斷之獄參之情法可也以金贖罪專徇乎情以罪致辟專主乎法二者不相爲用矣能無弊乎林慮

公主漢武之女弟也其子昭平君尙帝女林慮垂死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據法上請帝曰吾弟止有是子死曾囑我我已許之然法令者先帝所造因弟廢法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流涕不已夫前既許之則後勿殺可也後欲殺之則前勿許可也受金許贖則彼有所恃而必爲惡矣豈非誘之就死地哉必也姑有其罪廢爲庶人投之荒裔終身不齒則吾之信不失而彼之惡亦懲矣

王賀陰德

前輩有云所謂陰德者猶人耳鳴己獨知之而人不聞是也賀則夫人聞之矣初賀以直指使者巡行魏郡固不當如蒼鷹乳虎專事搏擊亦不當如婦人之仁佛氏之愛專事姑息也設有大奸劇盜必驅之戮之除一方之患造萬民之福陰德莫大焉賀必縱之捨之一切不問又自以爲陰德誇示人人以冀後世子孫之興不亦謬哉後人見其諸孫封侯諸女爲后遂謂其言之驗不知賊莽大逆不道身誅族滅賀竟爲不祀之鬼則陰德果安在哉

馬援不禮梁松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援不荅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綬藁葬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松不足道也援亦有譏焉君子之交際不挾長不挾貴援挾長以傲壻臣松挾貴以傾執友胥失之矣且拜而不荅父子之禮也故人之子與己之子則有閒矣松不能視援猶父援乃欲視松猶子不已過

予嘗鍾會往見嵇康康箕踞以待之遂召殺身之禍傳曰傲凶德也其斯人之謂歟

韓歆不敬

夫子事君鞠躬屏氣不知者以爲諂也其知者以爲盡禮也人君其尊如天敢不敬乎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於自殺白樂天事憲宗嘗曰陛下錯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

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然則爲人臣者可不戒哉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鍾離意不拜賜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所以榮君之賜也其所從來豈皆伯夷之所有乎交趾太守贓物徵入大司農矣帝命頒賜廷臣鍾離意所得珠璣悉委於地獨不拜賜帝怪而問之曰贓物也大義不可受當敬而懷之以辭不得命雖拜受可也何至委之於地哉況於義

未嘗不可受也不受罪小不拜罪大不拜罪小委地罪大帝曰清哉尚書愚則曰無禮哉尚書也或曰唐高宗以立后而以金繒賜無忌宋真宗以天書而以美珠賜王旦二臣不能辭意獨不勝之耶曰勝之雖然過猶不及

朱穆羔羊之節

朱穆舉劾權貴榮洽中官崇厚有論絕交有書皆可稱述蔡邕謂其貞而孤有羔羊之節似矣獨受梁冀之辟不免龜山之議焉然不但穆也魏相因許伯以奏封事

班固事竇憲以典文章蔡邕從董卓荀彧附曹操比之匪人如出一律豈諸賢急於用世但借此爲進取之階而人之賢否遂之邪正則皆忽而不顧如揚雄所謂屈身以伸道者歟疑當時習俗既成而不以爲怪也或曰龜山議朱穆正矣而從蔡攸之薦何耶予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

許武謀舉孝廉

漢制鄉舉里選最爲近古賢於後世科目多矣然而不能無僞也會稽太守第五倫將舉孝廉許武以弟晏曾

未顯欲令成名乃三分其財自取肥饒弟得劣少鄉人翕然稱二弟克讓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昔誤分財今悉讓弟鄉人又翕然稱武嗟乎武誠愛其弟但當使之力學勵行舉之者自至矣何必陽奪其產陰使之讓以欺里之人又何必泣會宗親斷斥貨利以彰己之善是無往而非僞也爲二弟者其未舉也則汚其兄以自潔其既舉也則取諸兄以自肥惡在其爲孝廉也哉

楊政趙壹謁人

君子之立身太剛致禍太柔取辱不激不隨而合乎中

道者能幾人哉楊政詣陽虛侯馬武武稱疾不出政直入升牀排武把臂曰今日少動刀入脅矣武子弟大驚操兵滿側陰就適至因責數武遂爲交友趙壹詣河南尹羊陟陟高臥不起壹遂登堂舉聲自哭陟驚而出曰良璞不剖泣血自明耶因造其廬上章稱薦夫二子皆事干謁者也皆不禮於人者也壹之乞哀自薦辱莫甚焉不足齒矣彼政何爲者哉任情負氣持刃劫人其與藺相如五步之內以頸血濺王毛遂十步之內王之命懸於遂手者相去幾何沿戰國之餘習乏儒者之雅度是以君子弗尙也

楊王孫命祼葬

遺命薄葬古之達人誠有之未聞祼葬者也祼葬自楊王孫始王孫命其子曰我死必祼葬以反其眞必成吾志祁侯曰使死而無知也則亦已矣死而有知也其何以見先人乎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無益也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於地下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死者不知生者妄我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從而祼葬之王孫之說墨子之道也王孫之祼葬蠻猶徼先

之道也然亂命也而卒祼葬之則王孫之子之罪矣

郗詵奏劾舉主

門生之於舉主煦然以爲恩則近乎私恝然而無情則近於薄薄與私君子弗由也漢鄭宏爲太尉舉主第五倫爲司空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置屏分隔君子曰朝廷之上統尊於君不可於此而敘私恩也晉崔洪爲左丞薦郗詵以自代詵劾奏洪洪曰此挽弓自射矣詵聞之曰惟官是視各明至公君子曰當舉之將引嫌當避不必以此而明公道也然則君子處之

當何如公朝則敘爵私家則敘恩而不敢以偏廢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而不宜以矯情則何私亦何薄之有

戴封禱雨自焚

昔湯以久旱身爲犧牲然自責而已未聞果殺其身烹以享上帝也魯僖公遇旱欲焚巫尫臧文仲諫而止矣未聞以自焚也漢戴封爲西華令其年大旱封乃坐積薪之上舉火自焚天即大雨遠邇歎服夫封但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如臧文仲所謂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釋此不爲乃欲棄父母之遺體爲煨燼之集灰豈非所謂行怪者哉初封遊太學遇盜劫掠俱盡惟遺七縑而去封追及盜併以與之又聞伯父之喪罷官持服益其性尙詭異大率類此不特自焚一事也

劉寬蒲鞭示辱

家人初六曰閑有家上九曰威如吉蓋治家之道始終以嚴而不徒事乎寬也婢汚朝衣雖治其不謹可也而反有爛手之問奴沽不返雖罵以畜產不爲過也而反有必殺之疑治家如此使遇豪奴悍婢則將何以馭之耶且蒲鞭示辱似矣黠桀之吏奸宄之民必痛懲之可也若槩以此施之則法日弛而國日亂不幾於徐偃宋襄之仁乎故寬者溫柔愷悌人也不能以威克愛者也

裔元殺子擒盜

甚矣裔元之不仁也盜入其家執其子不過利吾財耳罄私帑以贖子御官兵以縱盜人情天理之至也元則不然寧殺吾子而財弗與也寧殺吾子而盜弗縱也頃之盜死於官子死於盜矣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甚矣元之不仁也

荀爽制舉主服

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前輩稱爽曰厚之道也觀過知仁其在君子乎予曰可以爲厚矣仁則吾不知也大臣之薦賢曰吾爲國也非爲其人也而何有乎德色賢者之受薦曰彼爲國也非爲吾身也而何有乎私恩且三年之服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也舉主之服三年則是愛無差等矣爽之仁其墨氏之仁歟

林宗三呵魏昭

忍箴曰魏昭進粥林宗三呵而不敢怒楊時立雪伊川三尺而不敢去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令作粥呵曰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於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夫泰之試昭卽圯上老人之試良也是以術不以誠也不食足矣呵之不已甚乎一呵足矣擲之不已甚乎昭心知其爲試也是以執禮益恭則相率而爲僞耳若夫伊川以誠而假寐游楊以誠而侍立安知有所謂術耶今比而同之非其類矣

呂元膺縱盜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白有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與約還期盜皆如期而至嘗攄除臨緇令有重囚陷大辟歲暮攄行獄問有親戚否咸曰有父母在攄曰新歲人情所重汝等暫歸當如期還獄衆泣曰諾開獄出之相率而至此二人者與唐太宗縱囚之事大約相同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而責小人之尤者爲必能也所謂不近人情者也是可爲也則皐陶爲士師孔子爲司寇當先爲之矣而何待於二人耶

伯敬過於恭愼

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卽脫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後舉孝廉坐壻亡命爲太守所殺斯人也所謂恭而勞者也愼而葸者也君子恭而中節不至於拘迫愼而當理不至於恐怖禍福生死有數存焉修其身以順受之耳又何嘗小廉曲謹以求避之況終不可避耶

陳咸不聽父命

陳萬年臨死召其子咸告教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諂也夫萬年賂遺外戚諂事丞相其爲人固不足道矣然父子永訣之時必有五內分裂之痛其言縱謬亦當泣從他日以爲亂命不敢奉行則已矣豈可垂頭而睡肆口而答哉咸竟以剛暴得罪憂死則萬年之言未必不中其病也

原涉大治冢舍

原涉父爲南陽太守父卒於官南陽人賻贈千萬以上

涉欲讓還復自思曰身得美名而令先人之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家舍周閣重樓買地開道表曰原氏阡夫讓還賻遺以全其親身後之節未必非孝也涉於棺衾域兆必誠必信務令堅厚久遠而不徙爲觀美焉則其孝益至矣顧乃拓地搆屋侈爲土木之費致盜賊之旁覬啓子孫之爭端適所以累其親耳烏得爲孝哉

黃昌故妻復還

會稽黃昌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妻歸寧遇賊被擄流轉入蜀嫁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訟寃昌疑

其不類蜀音因究其故對曰妾本會稽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也嘗歸毋家爲賊所掠遂至於此昌大異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夫糟糠之妻中道相失一旦遇於數千里之外其情固有所不能已者然無失節之嫌乎且彼有夫有子則自有所歸矣厚道而遣之可也還爲夫婦過矣哉

吳詠自刎

張掖人吳詠初爲護羌校尉馬賢辟之後爲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皆應死各引詠爲証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夫賢與參皆有恩於詠者也使二人之事一實一誣則實者必死誣者必生詠度不能兩全或自刎猶可也今云相誣則賢參事皆不實詠但直証其誣二人皆可以不死而兩得其平矣於排難解紛之中而寓忠誠懇惻之意彼固不德我亦何以怨我哉其自刎也何居

諸葛瑾仕吳

曹操漢賊也孫權亦漢賊也丞相亮出師討賊誓復中原遂平江左以成混一之功其孤忠大節如青天白日

人皆仰之而爲其兄者乃獨不知正統所在委身仕吳嘗使於蜀與亮公朝相見退無私面此何爲者耶譬則家有劇盜仲氏逐之伯氏從之爲仲氏者將恝然弗問耶抑涕泣而導之耶以武侯之賢豈不知此必嘗以大義諷之矣彼不能從故不敢以強之耳使瑾躬率其子來就其弟共獎王室何至有赤族之禍哉或曰誕仕魏獨無譏乎予曰誕不足道也瑾父子號稱賢者故特爲之備論云

責備餘談卷上

責備餘談卷下

崑山 方鵬 著

袁安不治贓吏

袁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常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安所不忍為也韓億在中書見諸路捃摭官吏小過輒不懌曰夫仕者大則望公卿次則望侍從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聖世耶二公之論不約而同盍長者之用心也雖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達其道也覬陟崇階希登要地則庸

人之情耳然必檢身潔己奉公守法庶或得之彼苞苴盛行貪黷無厭者雖法網或漏而清議不容欲遂其進取之私不亦難乎且使贓穢狼藉之人一旦得志能不播惡於衆乎柳公綽不貸贓吏法包孝肅曰吾無所諱惟吏之有贓罪者蓋天下之惡一也若所謂小過則可以略之矣

陸抗飲藥不疑

康子饋藥未達不嘗聖人之心非有疑於季氏也蓋謹疾之道當如是爾而況敵國之人乎羊祜陸抗晉吳之邊將也抗嘗有疾求藥於祜飲之不疑非所以全身遠禍之道也祜之私恩小信固足以結抗之心然施之平交則可施之敵國之人則過矣使聖賢處抗之地必不與之私交而況輕飲其藥以自試於不測之險乎

范丹留錢償飯

范丹候姊姊飯之留錢百文而別姊使人追還丹竟不受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去嗟乎一介不取非義非道故也里族朋友之間貨財之相通飲食之相召苟無害於道義者斯孔子

受之矣而況於兄弟之懿親乎且以錢償飯市肆之所為耳今施之於懿親是以市肆待之也何其薄哉何其小哉

邴原重父輕君

魏太子丕與衆賓燕集問曰臣子止藥一丸而君父各有危疾將救父乎抑救君乎衆議紛紜時邴原在坐獨無語太子問焉邴原勃然曰父也太子不復難之夫原之說誤矣君父一也不可先後不容軒輊者也據丕之問而評之君父皆疾剖藥分奉以盡臣子之心固不當

獨獻於君又豈可私厚其父哉充原之說則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難乎免夫廢倫之弊矣

郭翻認稻弗爭

吳鍾離牧客居永興自墾荒田農事既畢民有冒認者牧卽以稻與之縣令欲繩其民牧爲之請得釋民大慙懼舂稻得米六十斛還牧牧不肯受晉郭翻客居臨川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樹藝成熟有就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不肯受夫闢荒治穢迄於西成勞亦甚矣其民認而是耶吾取三之一以償其費

認而非耶吾與三之一以慰其心則彼我兩得其平而取予皆合於義矣今皆拒而不受則吾竊廉介之名而陷其民於冒濫之罪獨何心哉

趙苞棄母存州

甚哉用權之難也非擇之精見之決於倉卒急遽之時鮮有不失其輕重之倫者矣趙苞存其州而死其母似不得不然者然以聖賢處之則恐別有其道而不肯若是其急也前乎此者王陵臣漢而棄其母然於沛公不加益後乎此者徐庶辭漢而全其母然於昭烈不加損益二子之或去或留不係乎國之存亡而係乎母之生死其輕重較然矣若棄以許國爲義徇君爲忠是豈善用權者哉或曰大義滅親如何曰非苞之謂也衛之石蜡魯之季友隋之堯君素之謂也是故同一殺子也在石蜡則宜而易牙爲忍同一殺兄也在季友則正而世民爲過同一殺妻也在君素則善而吳起爲貪

孔褒一門爭死

甚矣習俗之易以移人也天下愛生而怖死者莫婦人若也而風聲氣習亦足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儉之投

止也孔融不告其母不待其兄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褒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至於母氏乃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當時好尚如此故雖婦人女子亦能輕生委命而不以爲難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將何以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苟晞殺其昆弟

苟晞字道將爲兗州太守從母依之以居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不許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卽命

斬之從母叩頭申救不聽於是晞有三失焉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一也既用之不能戒之以至犯法二也既犯之不能處之而遽殺之三也晞盍委曲懇到以求其生乎求而不得然後罷官去祿哀請於朝以贖其死請而不得然後不得已而用刑焉則生者死者於我皆無憾矣

懷愍君臣遇害

死等爾死善其道則泰山不足喻其重死非其所則鴻毛不足喻其輕嗚呼可不審哉洛陽初陷懷愍被執正可死之時也庾珉王儁辛賓諸臣不能奉其國君死於社稷靦顏歸虜辱莫甚焉殆夫青衣行酒戎服執蓋則已失身虜庭矣然後抱帝哀號甘心就戮不亦晚乎夫同一死也死於未降之先則增重綱常流光史冊而萬世瞻仰之死於既降之後則心雖切於愛君事無益於亾國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矣何足道哉文文山曰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而南者爲忠蓋亦有見於此耳

王敦收殺周顗

伯仁之死王導固不能無罪矣然亦有以自致也方導率諸族人詣臺謝罪求救於顗時顗未知帝意云何不顧宜也及入見帝稱導忠誠申救甚力帝固已許之矣顗當宣布恩威委曲慰諭以安諸王之心以孤賊敦之黨豈惟保身亦以定亂策之上也柰何厭呼不應導已恨之及顧左右有殺賊奴取金印之語則導安得而不疑之哉夫所謂殺奴取印者謀耶戲耶以謀則疎以戲則虐皆不善處變者也其及也宜矣

鄧攸自棄其子

伯道以弟早亾止有一息寧棄其子以存弟祀意甚善也其子追而及之則已能步矣縱之道路人或憐而收之未可知也繫之於樹絕其生理不仁孰甚焉及其置妾也既不審於媒妁又不卜之鬼神直俟衽席之上始扣其爲甥女而遠之則已噬臍無及矣坐是終身更不畜妾以至絕嗣是又懲噎而廢食也由前言之則不仁由後言之則不智是皆不學之蔽也歟

三公自輕

三公禮絕百僚故其輿服儀衞獨異其數者所以尊老

成隆體貌非特爲觀美也當是任者其可不知自重乎王戎位總台司嘗乘小馬便門出入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犢鼻無幰車履行田園徹屏侍從遇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達奚武拜太尉行常單馬門不施戟嘗曰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事威儀乎此三人者輕率如此知其不足以勝是任矣如其道則後車數百乘從者數百人不以爲泰而以此爲泰乎

向柳自恃故舊

漢陳涉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關吏不

肯爲通會勝出遮道而呼勝乃載歸後宮發舒自恣言勝故情勝怒殺之宋向柳與顔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素不推讓之或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數亦異卿何更作曩時態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不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請於峻峻不救柳遂伏法夫富貴者固當念故舊而勿遺貧賤者不可恃故舊而自肆但各盡其道可也然恆人之情既富貴則忘其久要倘困窮則過於責望宜乎枘鑿之不合矣然則何處而當也彼欲見我耶固不可拒亦不可數也固不可謟亦不可狎也彼或忘我耶則謝絕之而已

王式制出母服

淮南王式繼母初嫁前夫已死改嫁式父已而式父又死既終喪遂辭式去依其前夫之子以居及其死也祔葬於前夫之墓夫式非其所生而前夫之子實自己出故去此而就彼婦人之情然也但母子之恩不可離而前夫之義則已絕養之可也葬之不可也前夫之子於是乎非禮矣式之於繼母也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乃爲制出母服其如禮何哉且母終喪而去非得罪於式父

而出之也式遽以出母名之厥罪莫逭矣

時苗去任留犢

時苗爲壽春令所駕車牛生一犢及去任留之淮南嗟乎犢本吾牛所產不飼於官不牧於民胡爲乎留之乎且牛以舐犢爲愛犢必待乳而生乃忍一旦而棄之殆與古放麑者其用心不同矣元之廷臣嘗論苗之得失紛紛未決元世祖曰使苗在任生子將留之壽春乎抑攜之而歸乎可謂不易之定論矣

周澤禁妻於獄

古人不得已而出妻然必使之可嫁此忠厚之道也苟無大故亦何忍遽絕之耶周澤爲太常清齋遇疾妻憫其老就而問焉其過亦微矣澤但當論而遣之不當怒而執之也既寘於獄必加之罪而夫婦之義絕矣爲其妻者復何面目與之對案也哉沽修潔之小譽廢伉儷之大倫其得罪於名教甚矣安知澤不以婢嬖之故積怒其妻而假公以逞其私乎此誅心之法也

陳囂益地與鄰

古者擇里而處列屋而居各守先人之業不相假借不

相凌奪而已未聞東人之子益地於西西人之子益地於東彼此交讓以成矯僞之風也陳囂與紀伯爲鄰伯夜竊藩以囂地自益付之不問足矣囂乃密拔其藩所侵之外更益一丈此何理耶時太守周府君既知其事但當示之以法諭之以理使各保其所有固不當侵亦不當益也又何必刻石旌門號曰義里以長矯僞之風耶

凝之還屐不受

宋劉凝之人有認其所著屐者笑曰僕著已敗別取新者償之其人得屐送還不復肎受齊沈士麟人亦認其所著屐者曰是卿屐耶卽跣而歸其人得屐送還曰非卿屐耶復笑而受夫物各有主事當從實彼誤而認姑與之可也何必舍舊而償新彼悔而還雖受之可也何必堅拒而不納若凝之者所謂矯情干譽者非歟士麟則不然認之則與還之則受吾無容心焉賢於凝之遠矣

何點不見其妻

何點者齊之高士也雖然未聞道也少年因感家禍欲

絕昏娶厥祖尙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將親迎涕泣而止猶有說也及其老也自娶孔氏入門成禮貯之別室不與相見此何爲者耶任適己性幽閉少女悖倫理拂人情近於行怪者矣故曰未聞道也

賓瑗許子告母

後魏新制母殺其父子不許告告者處死賓瑗諫曰以妻殺夫義不可赦而子不告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臣所不取愚謂二說皆未安也母殺其父而子隱之示天下以無父也子告其母而官聽之示天下以無母也故

曰皆未安也然則何處而安耶雖吾母也實父之讎何痛如之讎父讎也實吾之母何親如之故不忍告也亦不敢隱也奉父以葬廬於墓側歿身不敢近其母焉及其死也墓不同地葬之野而已主不入廟祭之墓而已歿身不使近吾父焉則庶乎其可矣

元琰設橋濟盜

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亦一介不與夫一介不與後世必以爲吝矣豈知取固傷廉與亦傷惠均非聖賢之中道也范元琰齊梁人也人有竊其園筍者元琰憫其

夜涉伐樹爲橋以渡之孔中丞牧趙宋人也人有竊其園蔬者牧曰向晦深涉能無溺乎亦製橋以渡之夫人盜吾物不與之較足矣築牆編籬以爲之防亦不爲過也而二子必爲橋焉豈非教人爲盜乎教人爲盜盜之尤者也可謂伊尹之罪人矣

唐璟載書受謗

君子之守身不可不嚴人臣之避謗不可不密後周唐璟平江陵諸將多事虜掠璟獨無所取惟載書兩車以歸謗者曰皆梁朝珍玩也文帝密遣使檢視之惟見圖籍而已文帝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能無投杼之疑乎夫唐璟之圖籍猶馬援之薏苡也光武赫怒使援不得保其終文帝明察故璟得以善其後二子之自守誠無愧矣於避謗之道則疎焉薏苡固微物然不可以不遠嫌也璟若能以圖籍進之朝廷藏之中祕則謗何從而起乎漢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竹以寫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卽載之兼兩能無薏苡之嫌乎恢愧而止宋李及知杭州嘗市白集一部遂終身有遺恨焉可以爲守身避謗之法矣

蕭允不肯逃難

孔子微服過宋負芻之禍曾子率其弟子去之此聖賢處變之成法也蕭允仕梁爲太子洗馬嘗篤京口値侯景之亂百姓避賊皆走允獨不行或問之允曰死生有命豈可避而免乎夫聖賢之道不當死則避之不當避則死之避不避義也免不免命也允無江防城守之責不與其難是則所謂義耳孔曾以義安命允則知有命而不知有義者也徒恃乎命而無義以主之則暴虎馮河之事亦將無所不至矣

袁滋法外縱舍

三代之治功有賞罪有罰未聞賞罪也漢張武受賂而文帝賜之金錢唐長孫順德受贓而太宗賜之絹則賞罪矣然未聞賞盜也袁滋爲華州刺史專以慈惠爲本有犯令者時時法外縱舍每獲盜特哀其窮以財給之則是賞盜矣鄭大夫來奔季武子受之而與之邑臧武仲以爲賞盜滋殆有甚焉者矣魏王問卜皮曰我何如主皮曰王慈惠者也然必至於亡王曰何故皮曰慈者不忍惠者好與也不忍則有罪者不誅好與則無功者必賞誅賞如此夫安得不亡乎滋蓋近之矣

公藝忍字百餘

家人九三嗃嗃終吉嘻嘻終吝家道尙嚴如此未聞一切以忍爲貴也公藝九世同居亦何嘗專事乎忍哉必其祖宗家法素嚴以義勝恩以禮制欲乃能保族宜家久遠而弗替耳且高宗闇弱受制武曌麀聚弗恥牝鳴弗戒不患其不忍而患其不嚴也公藝於是乎失對矣雖然忍字衆妙之門何嘗不善耶忍小忿以全懿親忍多欲以存天理修身正家者之所宜先也亦有不當忍者悍妻惡子驕奴奸婢是也一切忍之其不至凶於而身敗於而家者幾希浦江鄭氏四百餘年同居其奬我皇祖召至殿庭問其治家久遠之道對曰謹守家法而已此至言也

唐賜妻子被誅

蒲郡唐賜往北村彭氏飲酒還得疾吐蠱二十餘物語妻張氏曰死後當剖我腹出蠱張如其言剖之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事在赦前法不能決劉勰曰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顧覬之曰副爲不孝張爲不道法皆當死詔從覬之議夫劉之說以情而

近於縱顧之論以法而近於刻詔從顧議似矣設有妻殺夫子殺父者又何刑以加之耶設無治命而以他故剖其腹者又何刑以加之耶且賜之死起於彭也獨治妻子而不究彭氏不幾於失刑耶然則妻若子無罪乎曰有治其罪免其死

守珪不殺祿山

祿山之亂林甫啓之國忠激之人誰不知也張守珪縱之則未有議其罪者矣祿山胡雛耳守珪養爲假子引

爲偏裨由是榮寵日隆逆謀日熾幸其討奚契丹失律守珪逢此事機斬之以徇非惟軍令得行抑且國難潛弭忠智俱懋功孰尚焉何乃遲疑顧慮執送京師雖以張九齡據法力爭其如元宗之曲赦何失此遂不可制矣說者謂衛青不殺右將軍蘇建因詣行在所守珪踵其遺智耳予曰建之罪可疑也故天子自裁祿山不可赦也故守珪當斬

眞卿不得其死

七十懸車古之制也然亦道其常耳際昇平之世遭願

治之君聘召之勤倚任之重如漢之張蒼魏之高允宋之潞公諸賢完名令終哀榮備至無得而議焉者也陳蕃張柬之顏眞卿孤忠勁節百世瞻仰不可尙矣然其世則亂世也其君則闇君也其年則八十餘也不能引年而退見幾而作卒皆不得其死此君子所以深惜之者歟

陽城兄弟不娶

陽道州賢者也以撫字治民以直諫致主以忠孝勉諸生以友愛處弟妹不賢而能之乎獨怪其兄弟三人皆不娶妻生子以終其身吾不知其何說也豈陽氏族屬蕃衍自有爲之後者乎不然廢夫婦之倫絕祖禰之祀難乎免於君子之議矣昌黎許陽子爲善人而不敢必其爲有道之士亦豈有見於是歟

韓柳文章大家

古今人稱文章大家必曰韓柳然柳非韓匹也韓之文主乎理而氣未嘗不充柳之文主乎氣而於理則或激之太高拘之太迫奇古峭厲則有之而舂容儁永之味則不足其甚者天說是也其鄙褻不足傳者河閒傳是

也傳中數語雖稍知義理者猶恥言之而謂宗工碩儒爲之乎讀之汚齒穢書之累毫楮刪而去之可也胡氏曰河閒傳寓言耳恭以譏憲宗也則其罪益大矣

李晟表薦延賞

張延賞騰謗李晟於朝無所不至晟晝夜泣表請爲僧稱疾罷鎭帝皆不許韓滉與之解和飲酒交懽晟遂表薦延賞爲相德宗相之夫延賞小人之尤者也其不可以爲相明矣晟豈爲國薦賢哉不過欲釋怨以免禍耳然怨不釋則禍及一身一家小人得志則禍及天下以

身家之故而忘天下之大戚之一念蔽矣延賞既相首以私憾貶徐晙陷李晟吐蕃劫盟武臣解體幽廢公上動搖東宮幾危社稷幸不久而死耳延賞不死則晟亦岌岌乎其殆哉故大臣之舉措不可不愼也

成汭誤表李氏

婦人以從人爲正夫死於難則從夫而死以不汚其夫子死於難則從子而死以不辱其子是之謂烈勝與敗未可知夫與子皆無恙一旦遽殺其夫又殺其子而後自殺爲此殘忍暴悍人也惡得爲烈哉唐將成汭與夔

州將韓楚言相攻楚言使人辱汭汭恥之曰他日擒賊必支解以逞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嘗辱汭當爲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氏礪刀席下方共食復申前語夫不能從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汭聞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嗚呼若李氏者眞所謂殘忍暴悍人也汭當取其尸而齏粉之以昭其殺夫及子之罪則遠人知所嚮方矣而顧以表之不亦異乎

崔湜父子相失

崔湜拜中書令父挹以吏部尚書致仕貪黷無厭數爲人請託以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甚哉湜之難處也從之則不免於負國不從則必至於賊恩然則何如而可耶厥父性既貪鄙志惟貨財湜當捐其所得之俸盡其所積之產月奉歲輸以飽其欲以悅其心而自處窮約以終身焉則庶乎其感悟之矣如又不然則力辭重任退處閒曹可也

李從璟死難

李璀者懷光之子也事德宗爲監察御史懷光反於泰帝遣璀宣諭其父且命之來及懷光敗走帝曰李璀來

乎李泌曰不來璀固賢者必從父死矣已而果然李從璟者明宗之子也事莊宗爲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帝遣從璟宣諭其父行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大呼曰願歸衞天子已而莊宗出奔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遂殺從璟夫臣子不幸而遭是變從君乎從父乎古之人有定論矣歐陽子曰其父以兵攻其君爲臣子者在君所則從君在父所則從父其在君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其君其在父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請死君赦之則終喪而事其

君所謂定論也懷光既敗則雖可以無死矣惜乎德宗不先期以赦之也莊宗既敗則從璟不可以不死矣惜乎莊宗先期以殺之也

趙光逢不匿金

五代趙光逢爲平章事嘗有女冠寄黃金一鎰遭世亂離女冠死於他所二十餘年金無所歸乃納於河南尹請付諸宮觀舊封猶存光逢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咸仰以爲名教宗主惜哉光逢嚴於治己而不善於用財者也寄我者死矣宗族之貧者周之可也親友之乏

者濟之可也歸之於官以助國用亦可也彼宮觀何爲者哉資無益之費而利游手游食之人無異投之於水擲之於路而已

王宏呵責選人

王宏典選將加職於人每先呵責若與將擢者必無所授人問其故宏曰王爵加人又相撫勞是分君之恩也若官既絕望又不微借顏色卽成怨府矣愚嘗怪宋相李昉有求差遣者其人可用必正色拒之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以爲出於有意也至於宏則有意甚矣使遇豪傑之士見其顏色聞其叱吒必將長揖而去豈肯貪昧隱忍而甘受之也哉宏之待士如此則一時爲其用者要皆庸流而決非所謂豪傑矣

郭玉以俸與民

惠而不費王者之政也利而不庸王者之民也施予爲恩煦嫗爲愛此村氓里嫗之所爲而謂大臣爲之乎周世宗時郭玉爲齊州防禦使値歲不登玉以俸鈔分施饑民自鄰境來者亦均給之小民相率詣闕頌其德政夫一人之俸鈔有限州人之饑者無窮一州之饑民有

限鄰境之來者無窮焉得人人而濟之又焉得人人而悅之哉若玉者所謂私恩小惠以釣聲譽媒利達者也不容於王者之世

張居翰改詔書

同光中僞蜀主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莊宗慮衍爲變遣人齎詔殺之詔曰誅衍一行時張居翰爲樞密使發封視詔歎曰殺降不祥倉卒傳詔於柱抹去行字改爲一家於是隨行千餘人皆得免死歐陽子曰更一字而活千人吾有取焉是固然矣愚則謂居翰不能無罪

也私改帝制漸不可長充居翰之心則將無所不至矣若曰殺降不祥則衍一家獨非降者乎為居翰者蓋亦袖詔請對易詔而往其祥孰大焉雖然居翰一念之仁誠有取焉者矣

重榮射殺繼母

安重榮驍習吏事有夫婦告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父泣曰不忍其母從旁詬詈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母出行幾百步射殺之甚哉重榮之疎且暴也繼母之不慈者衆矣然子因繼母而不孝者亦衆

矣必召族人里人集於庭下而詳訊焉曲在其子則子伏辜曲在其母則母當罪然不至於死也劍加於子子或死焉能無遺冤乎疎矣哉重榮之劍也矢及其母母卽死焉能無遺憾乎暴矣哉重榮之矢也重榮本不足道特論其理當如此爾

范質鼻吸釅醋

有大臣之度有大臣之節譽之不喜毀之不怒以含忍為強以包荒為泰者大臣之度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富貴可也貧賤可也貶死可也而皆不可奪也此大臣之節也范質謂鼻吸三斗釅醋然後可作宰相此以度言也然無節以濟之則其末流之弊必至於頑鈍無恥為胡廣為馮道矣雖然質欠世宗一死則其為人可知矣宜乎其言若是

龔穎報讎

淮南厲王母自殺常心怨辟陽侯未敢發文帝卽位王入朝自袖鐵椎請見辟陽侯卽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曰臣謹為天下誅賊臣報母之讎帝傷其志為親赦弗治宋龔穎初仕南唐後歸太祖先是叔父愼儀守歙州

為盧絳所殺穎袖鐵筯入朝會絳來陛見穎遽前擊傷之太祖驚問故穎以狀對因俯伏待罪太祖歎曰義士遂誅絳而釋穎嗟夫復讎義舉也然獨無其所乎輦轂之下庭陛之前袖椎挾刃肆無忌憚不敬甚矣釋之不問是長亂之道也

竇儀兄坐弟立

竇儀家法嚴整每對客坐卽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陳省華三子長堯叟為宰相次堯佐直史館堯咨為節度使省華尙無恙客至其家三子侍立

左右坐客蹶踖不安省華笑曰此兒子輩耳天下皆以省華教子爲法或問曰此可法乎予曰宋士大夫風俗之厚漢唐以來皆所不及然不可爲法也父坐子立宜矣兄坐而弟立不亦過乎客皆父兄僚友似矣若子弟之平交不亦過乎禮非強世而貴於和者也今曰蹶踖不安則是坐者強而坐立者強而立不和甚矣其如禮何哉

杜曉布衣自廢

魏王儀爲司馬昭所殺其子裒不臣於晉而終身抱蓼

莪之哀可謂孝矣而不失爲忠也嵇康亦爲司馬昭所殺其子紹復臣於晉而卒死蕩陰之難可謂忠矣而未得爲孝也唐末有杜曉者其父讓能爲昭宗相李茂貞犯京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非其罪布衣自廢不受徵辟或以嵇紹出處勸之由是幡然而起自唐入梁存歷顯官而竟殲於亂兵爲其仕也不可爲孝其死也不可爲忠謚效尤於紹而有愧於裒者歟故裒上也紹次也曉斯爲下矣

太宗日覽二卷

帝王講學所以崇君德資治道非效文人墨士博聞汎覽以相勝也宋之太宗命儒臣撰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書共二千餘卷日覽二卷不以爲勞比之土木征伐神仙封禪諸役竝興以荒其心者固有閒矣然此三書者徒弊精神窮晝夜終身誦之亦何益於德何補於治哉萬幾之暇莫大於經其要於史次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宣公奏議諸書當加之意焉外此吾不欲觀之矣

牟暉失猳擊鼓

前代設登聞鼓院所以達下情理冤獄必有司不能決廷尉不能平者乃可以上聞也宋淳化中京畿小民牟暉訴其家奴失猳豚一日此雖里胥黨正足以辦之乃敢赴院擊鼓上瀆嚴宸蓋必奸民之雄肆無忌憚者也太宗不即加譴足矣賜之千錢以償其直而又播之朝堂告之宰相欲推此心以臨天下能無好名之累乎

李昉追贈父母

李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工部郎中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實臣本生父母臣不能報罔極之恩得罪名

敎望賜追榮太宗詔贈超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此所謂禮之變也厚之至也主於情而略於法者也雖然防於襃卹之典其所生者與其所後者同焉是亡本也其所生者厚而於其所後者薄是逆施也朝廷欲慰臣子之心先於其所後而次及於其所生則善矣

出母嫁母加厚

張永德父穎先娶馬氏生永德穎出之後娶劉氏永德知鄧州於公廨作二堂左奉繼母劉氏右奉出母馬氏事二母如一人無閒言劉氏卒馬封莒國太夫人郭稹

仕至龍圖閣直學士幼孤母邊氏改嫁王姓者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以爲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奏聽解官此二者人子之不幸也出母者見絶於夫者也嫁母者自絶其夫者也然母子義不可絶也故出母之存時省之宜矣乃迎養而加封焉嫁母之死往哭之宜矣乃解官而終喪焉無乃爲過歟吾將質之知禮者

馬遂投杯抵賊

貝州王則據城叛賈昌朝命三班奉職馬遂持榜招降遂往諭以禍福輒不應遂投杯抵則扼其吭毆之流血

賊黨攢刃斷其臂支解而死夫遂投杯抵則猶段太尉持笏擊泚皆出於一時忠憤所激誠可嘉也但不階尺寸之兵而欲手捕之勇不幾於暴虎馮河者乎且遂奉命招之不奉命殺之也諭而不從退而反命然後聲罪致討則君命不辱而罪人斯得矣惜乎遂之草草而死也或曰是時董元亨亦倉卒被殺獨無譏乎曰元亨守土之臣不可不死而遂則可以無死也

丁謂拂準鬚

客有過主人者主人饗客犬欲吠客也而利其食搖尾而乞焉客弗予且怒目而叱之索杖而撻之客將辭去犬從而嚙其脛矣予悲夫客之不善待犬也小人之於君子苛則忌面則詆其故態也待之不惡而嚴斯善矣客則能免反噬之毒乎寇準爲相嘗會食中書羹汙其鬚丁謂起而拂之公正色曰身爲執政而親爲宰相拂鬚耶丁不勝慚恨準待之惡矣雷州之行也於是乎在嗟乎太尉足香中丞糞嘗小人之獻諂也無所不至心賤之可也面辱之不可也蓋小人反噬之毒不可犯也

貴備餘談卷下　知不足齋叢書

范蜀公不喜佛

宋一時諸賢信佛者晦叔閱道彥國介甫子瞻魯直是也不信佛者溫公魏公邵康節歐陽子是也不喜乎佛而不出乎佛者范蜀公景仁是也觀其言曰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念慮二三年來不欲觀書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童讙呼咫尺皆不聞魯直曰公卻是學佛作家公不悅夫屏念慮去講習絕視聽真禪學也而公不悅者何哉蓋公平生不喜佛至死不信佛而山谷乃以學佛稱之宜乎其不悅矣然不得聖賢爲之依歸故其所養所就卒流於佛而不自知也以公勇決之

志剛勁之節使孔孟爲之師周程爲之友必爲吾道中人矣惜哉

韓治不忿悍卒

周書曰無忿疾于頑謂殷民之未化者耳狂夫悍卒凌上虐下漸不可長豈可坐視而不治哉虞書曰庶頑讒說撻以記之固治之之道也韓治者魏公之後人嘗與同僚並坐一卒悍厲殊甚衆皆怒之治獨不問徐曰無忿疾于頑人謂其有家學予曰過矣碎杯之吏執燭之兵魏公不加罪者恕其誤也兵士罵長官立命處斬戍卒嫌米惡就戮數人此獨非家學乎若魏公遇此悍卒其寘之於法也必矣

持國叱呼狀元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銜之馬洎亦以狀元及第判泰州亦呼狀元泰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洎愧謝予嘗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銜之一謝之何歟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斥之故其人恨晉伯

平心以導之故其人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陳烈投牒公府

處士志高行潔辭榮養素有足稱者如嚴子陵申屠蟠陶柴桑陸魯望諸公清風勁節裨補風教孰得而議之自是以外名不稱實虛藏用晚節驕縱爲司馬顏所譏种放恃恩驕倨爲王嗣宗所劾李渤石洪溫造純盜虛名爲韓昌黎所鄙則何貴於處士哉有陳烈者嘗與李覯同赴蔡君謨飯蔡命營妓佐酒趣而避之足矣烈乃

擲杯於案踰牆而逃又投牒公府訴毁李觀君謨每出其牒傳以爲笑及蔡母死烈往弔之直自其家浴道匍匐入於喪次人問其故烈曰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行怪好奇如此人安得不笑之乎

聖俞居喪作詩

梅聖俞居喪作詩以悼其親富韓公嫌其太早或曰思親之詩可作也況作則不可耳朱子居喪講學南軒東萊亦疑之或曰喪禮可講也況講則不可耳予曰不然苫塊之次荒迷之中何忍作詩何暇講學耶禮曰大功廢業況三年之喪乎必俟小祥之後大祥之前歎遺容之日遠而見之哀吟懼舊學之荒落而加之溫習則庶乎其可耳

胡旦春秋編年

揚雄擬易王通僭經取譏百世況宋之胡旦又非二子之比也旦嘗撰春秋編年發明凡例竊倖聖作時柳開知潤州邀開共覽開仗劍叱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爾僩何人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篇首耶劍幾及旦急走而免旦不知其如此其受叱辱也宜哉

蘇氏侮玩伊川

五禮有吉有凶吉凶之禮不可以並行以哀樂之情不能以遽變也入而慶賀出而弔哭於朝廷則不敬於溫公則不專程子之說未爲不當而蘇氏詆加戲侮蓋亦娼嫉之心所發耳夫程子以道義自尊子瞻以文詞爲業各行其志而已譬如不飲者固當恕夫醉人而善飲者不當忌夫醒客也且子瞻溫公門下士也聞其捐館不見有慘戚之容悼惜之語而輕浮謔笑無異平時亦可以占其所存矣

東坡私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屬意於李方叔命其子叔黨持一簡去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格閒俄而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也二子徑持去場中果出此題援第一人持第十人東坡爲之悵然近世大儒有云固不當假公法以報私怨亦不當廢公義以報私恩此名言也君子之於故舊汲引之可也勉進之可也如軾之所爲不可也上欺其君下私其友明于乎典

法幽犯乎鬼神且使權奸之子夤緣而進軾之罪於是
乎不可文矣案此事見於趙潛養痾漫筆蓋因坡公日迷五色一詩而附會之非實錄也嘗讀公
與方叔書勉其信道自守愛之深而期之遠可謂盡忠
告之道矣何至職司衡鑑遂自徒其漸離邪其送李下
第詩云與君相知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漫說
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
子何責於以見公惓惓於故人者甚切而終不敢以私
害公惟愧謝不敏聊以天命慰藉之其胸懷坦白事無
不可告人者如此若誠作姦犯科如漫筆所云方自晦
匿不暇何敢作爲詩歌以示人哉嬌李之責公也於理
固當惜不察其事之誣也因錄公文以訂之
東坡先生與李方叔書
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
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
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
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

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
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
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
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
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
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
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
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
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
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矣名不可掩
其自爲但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
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
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挂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
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
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
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謚
生貞曜亦躡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
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

猶能察其意否也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
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
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
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軾頓首

劉溫叟不聽樂

徐仲車以父名石故終身不忍踐之夫以足加石於心
誠有所不安者孝之至也尚書韋賢生平不飲酒不務
歡爲親諱樂也劉溫叟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岳何止
內宴聞奏樂則涕泣移時蓋岳之子也臧逢世每遇上
民箋書有稱嚴寒者則對之流涕蓋嚴之子也茲二人
者其情近於孝可哀也其事近於愚可笑也嫌名不諱

臨文不諱韓子之辨悉矣

元祐斥逐小人

元祐之治君子去小人也呂正獻范忠宣主之寬大和
緩而不快乎人心紹聖之禍小人攻君子也章惇蔡卞
主之剛很暴戾而必逞其私忿呂惠卿之貶則曰錄人
之過不宜太深蔡確之貶則曰宜務寬厚不可開端或
謂除惡不盡將貽後患或謂忿怨已積可爲寒心二賢
漫不加省也何哉紹聖則不然流呂大防劉摯范祖禹
劉安世等於惡地貶韓維王覿范純禮呂希哲等於遠

州竄逐禁錮不遺餘力而金人之難作矣使元祐之去小人猶紹聖之攻君子深惡痛絕而不使之復用防危慮患而不敢以自安則豈有紹聖之禍哉是故金人之難章蔡召之也紹聖之禍呂范縱之也傳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二賢之謂矣

趙抃不能新法

難乎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時苟一失則事永不可乎矣神宗感韓琦之疏而諭執政立罷新法安石遂稱疾不出斯時何時所謂千載一時也陳

升之等即欲奉詔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罷之由是遲日不決及安石再起持所謂新法益堅斥逐善類塗炭生民而宋社墟矣嗟乎抃非安石黨也特其疑而不斷懦而不武以至坐失機會耳後雖悔恨力求外補亦何足贖其過哉

誠敬不如無心

伊川嘗渡漢江舟幾覆同舟人皆泣伊川獨危坐如常及登岸同舟者問之曰心存誠敬耳一老人曰心存誠敬不如無心程子欲與之言不顧而去夫聖賢之心主於誠敬固不待變故而後存但不因變故而有間耳且死生亦大矣告誠舟人竭力用拯拯而不得然後安於命而死焉此聖賢之道也若忘其遺體付之無心任其葬於江魚之腹而不知惜則溺於佛氏之說者矣孔子畏於匡孟子戒於薛安得謂之無心也哉程子欲與之言蓋亦孔子下車見接輿之意特欲曉以聖賢之道耳非慕其人而求見之也

劉易訴詈狄青

狄青嘗宴韓魏公客劉易者與焉優人以儒爲戲亦倡

然耳擲其杯盤而稱縣卒訴詈不已青以樞密之貴受而不較已足爲賢明日詣易謝罪則又難矣雖然訴詈者狂也而或取忿勢之名往謝者矯也而或收下士之譽昔平原君美人笑躄者士皆引去劉易似之平原君殺美人自造躄者謝焉狄青似之易也青也蓋戰國之餘習耳然則孔道輔非歟曰道輔以闕里之正裔爲中國之使臣優人以孔子爲戲其侮甚矣可不正言以責之乎優人有意青無意事有同形而異情者此類是也

富韓優劣

富韓一代之人豪也而不能無優劣焉太后撤簾中書不及關報而富遂以爲隙大臣起復魏公謂非美事而富亦以爲怨韓每遇其生日歲致書幣甚恭而富未嘗荅書及韓捐館此禮始廢而富聞韓之喪不行祭弔韓之盛德雅度不可及矣富則剛毅有餘而寬厚不足者也

和靖迎佛誦經

尹和靖嘗與朝士同迎天竺觀音於郊外而拜之或曰不得已而拜之乎抑誠拜乎曰誠也王德修見謁和靖

方誦光明經未畢德修曰先生何故誦之曰老母臨終有命和靖不敢違朱子謂其平日不能諭親於道故至如此夫迎拜觀音奉君命也誦光明經奉親命也然皆不得其正也諭親於道惟聖者能之固難卒至然此獨非亂命乎不從亂命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德修能如或人之問若曰不得已而誦之乎抑誠誦乎不知和靖何以荅之也以其有益死者而誦之爲無是理也知其無益而又誦之不近於欺乎和靖主敬之力多而窮理之功少此亦可見

宦官之賢

周有巷伯漢有呂强垂光簡策百代不泯後世一二宦官其立心制行有非搢紳所能及者不可以其人而沒其善也歐陽公被誣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欲因事去之令蘇安世鞫獄內官王昭明監勘蘇曰獄須鍛鍊昭明正色曰上命監勘正欲公耳鍛鍊何等語也蘇大慚沮陳了翁忤蔡京被逮開封尹李孝偁脅誘百端了翁不服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歎息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耳黃汪爲相宦官邵成章劾其

誤國被斥欽宗思其忠直召赴行在或曰邵成章再來陛下不得樂矣遂止之於洪州及洪州陷金人授以僞官堅拒不從敵曰忠臣也不可殺之然則當時搢紳不有愧此三人也哉凡若此者正當表章獎借使其實繁有徒感發興起以進於善國家之福也馬紳疏文一引及之遂謂趨向不正至於貶死豈天下之公論哉

魏公刺客

先儒謂漢高直入信壁奪其軍中夜驚皆非節制之師況刺客突前如入無人之境其無節制甚矣一身未暇

惜其如辱國何哉韓魏公琦駐延安忽有人入其臥內褰帷露刃公曰何爲曰欲得公首以獻西人既而曰不忍取凡上金帶而去張魏公浚次秀州夜坐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曰此皆劉豫刺公賞格也僕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夫以二公之賢而疎於自防如此可謂千慮一失矣雖其孤忠大節素孚人人不忍加害而神明所扶獲全首領然亦曰殆哉

劉敞不欲坐講

古之大臣坐而論道非尊大臣也尊道也後世儒臣坐而講經非尊儒臣也尊經也經者載道之具尊乎經所以尊道也宋初立坐講之制仁宗廢之安石舉坐講之禮韓維助之劉敞止之維之言曰禁中僧人說法猶得陞高踞坐吾儒講聖人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敞之言曰韓維讀聖人書乃欲自同髡徒無君臣上下乎嗚呼敞之辭遁矣敞但知君之爲尊而不知吾道之尤尊也

無己御衣凍死

陳無己介人也章子厚欲一見之終不可得傅欽之知其貧甚懷金以往竟不敢以出口可謂介矣雖然劫所謂苦節不可貞者此其人歟無己之妻與趙挺之妻兄弟也無己當齋宿而乏禦寒之具其妻假趙絲裘以衣之無己卻之遂凍而死夫姻婭之裘非盜跖之物也暫假以用之事竣而還之亦何害於義哉無已不然故曰苦節而不可貞者歟

錢宋登廁讀書

錢思公平生好讀書雖上廁手不釋卷宋庠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於外皆可謂好學矣然書者

吾道存焉父之手澤存焉聖賢之姓名存焉不可以不敬也夫廁何地也登廁何時也而必於此焉讀書是亦不可以已乎嘗見緇黃者流崇奉其書函之甚謹衛之甚嚴滋吾儒之所弗逮也

何㮚請守社稷

孟子告滕君或用遷國之權或守死國之義皆是也顧其君何如耳欽宗以庸懦之資必不能戰亦不能守既不能守又不能死者也唐恪以天寶故事勸其幸洛以圖興復何㮚以平王失策勸其堅守以存宗社各得孟

子之一說亦是也然梟不察乎國勢不量乎君德拘常而不達變執中而不知權卒歸於亾國辱身而後已耳譬有巨盜突入民家爲主人者度吾力足以拒之則拒之可也不能則避之可也既不能拒又不能避身爲盜所縶妻妾爲盜所污且併其有而失之智乎不智乎梟之說近之矣

張浚劾罷李綱

大臣之舉動不可不愼也稍有間隙則人指以爲口實矣予讀宋史見宋齊愈嘗劾李綱或竊其稿以獻綱者齊愈遂以附逆棄市廢書而驚曰綱之禍自此始矣無何張浚劾綱以私怨殺齊愈落職而去夫大臣之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有罪無罪可殺不可殺司寇執之朝廷主之而已無與焉可也齊愈之死固當獨惜綱之出於有意耳雖然建炎之初朝綱國勢大壞極矣綱整頓規畫方有次第而浚乃劾罷之豈不尤可惜哉浚闇於知人短於制敵輕師失律嫉賢忌能多可訾議第其人品當在李綱趙鼎岳飛胡安國之下而或謂其大類孔明不亦謬乎

留正稱疾而遁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遁之爲言則君臣之義亾矣宋之待士甚厚而士之自待亦嚴一議之不合一諫之不行卽力求去位當時人君卒不可奪此其風俗之美非漢唐所能及也然在平時可也使當艱難多事之秋偶以微罪小故一旦倖倖然委而去之其自爲計則得矣其如宗廟社稷何哉孝宗既崩光宗有疾國事無主丞相留正請建太子監國偶與趙汝愚意見不合遂稱有疾肩輿遁去雖其忠憤所激旋復都堂然厲階一生漸不可長由是留夢炎以左丞相遁陳宜中以右丞相遁曾淵子文及翁倪普以樞密遁實正有以啟之也

李若水死難

徽欽北狩李若水裂頸斷舌而死金人亦云南朝死節李侍郎一人而已予謂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金人邀帝再幸北營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慮力勸帝行及金人逼帝易衣擁之北去然後抱持而哭無及矣敵未至也不能贊帝出幸以避其鋒敵既至也不能沮

帝勿往以觀其變是以欽宗爲孤注也故曰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

趙汝愚貶死

韓侂胄者太后女弟之子也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汝愚欲其傳旨太后擁立嘉王不得已而用之可使侂胄果君子邪亦當禁戒裁抑以防外戚用事之漸而況小人之尤者邪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徐誼言之弗聽也葉適言之弗聽也朱子又言之亦弗聽也既不能遠之而養其奸又不能處之而激其怒由是播弄威權屏逐

善類而汝愚亦貶死矣昧於童牛之牿卒至羸豕之凶可不懼哉昔仁宗初立而雷允恭伏誅王曾之深慮也英宗初立而任守中遠竄韓琦之獨見也不然安知無侂胄之禍也

徐尹闔門俱死

宋以瀛國公北去太學生徐應鑣率其二子一女皆赴井死時有尹穀者寓居潭州城陷之日急與二子行冠禮闔門焚死夫應鑣也穀也無城社之寄不必死也而況其子若女乎然不特應鑣與穀也彼有城社者以身殉國不可辱也死之可也以妻從夫不可汚也死之可也丱角之童襁褓之女何辜邪托之故人謂之氏册以延一脈之祀可乎不可乎必盡殺之甘爲餒鬼亦可痛之甚矣昔趙師旦知康州儂智高反師旦取州印與其妻背之使負其子而逃曰明日賊兵至吾知不免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益也善視此子以存吾祀庶幾得乎中行者歟

許吳二公仕元

許衡吳澄仕元近世丘文莊公濬深不滿之然在二子

則又有不同者許北產也元之故土也吳南產也宋之遺黎也是誠有間矣或曰聖賢不幸生斯世爲斯民也仕乎不仕乎曰孔子必仕用其變夷一變至道以復乎三代之治者猶反掌也在孟子以下則不敢仕矣而況於二子邪或曰二子不仕則道何從而行乎曰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配大禹明道與行道一也二子隱居教授講唐虞宗孔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則不必致身北庭而有功於吾道多矣曰然則二子從祀非歟曰祀以報功也二子著述考訂羽翼聖經祀之則宜矣

而謂上接聖賢道統之傳不亦過乎

察罕不疑降人

君子之應變也固莫先於量己尤莫要於量人尉遲敬德既降於唐太宗推誠任之者蓋能量敬德之忠勇必不肯以相負故也同紇入寇於唐子儀輕身見之者蓋量己之忠信足以行於蠻貊故也苟在我者過於自信而在人者昧於深知豈有不及於禍者哉蒙古之季羣雄茲起惟僞殺掠有察罕者奮自草澤獨捍朝廷平晉冀下汴梁定齊魯厥功偉矣田豐既降待之不疑且數

入其帳內豐因紿請行營左右諫止之不聽或勸以力士自隨乃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及至豐營爲其所刺而死嗟乎罕也既不量己之不可以爲子儀又不量豐之不可以爲敬德以不貲之身試不測之險其及也宜矣

危素不能死難

危素再入翰林一日大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吾敢不死遂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門客徐彥禮力挽起之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也嗚呼果若人言則周之伯夷齊之王蠋漢之龔遂唐之甄濟豈皆當事任者耶彥禮鼓邪說以害義危素聽邪說以偷生實萬世之罪人也昔有人問當時人物於虞集者或云危素如何集直視不應久之曰余闕李黼其後二人果皆以死節著聞而素不爲士論所取非一日矣

責備餘談卷下

崑山縣志

方鵬字時舉自幼岐嶷能記憶前生事人甚異之由進士任南京禮部主事累遷山西提學副使改春坊庶子兼翰林脩撰嘉靖戊子主考順天鄉試轉南京太常寺卿以疾告歸屢薦不起高臥南瀆者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自重之操人所難及所爲詩文典雅不尙雕琢有矯亭集責備餘談續觀感錄崑山志弟鳳字時鳴與鵬同科進士性高負氣不肎詭隨於時初授行人改御史

亟薦鴻臚卿王守仁忠節才猷可濟紛亂託病投閒似非所宜即當越次起用又江西副使胡世寧以觸怒宸濠被逮申救甚力後皆符其言人服其明時武廟頗事游幸累疏諫止言極切直繼因巡撫真定等處職當迎駕懇奏不能從明詔者七事上皆優容之尋陞廣東僉事致仕詩亦豪俊不拘古調人稱二方云子築範

千頃堂藝文志

矯亭集十八卷續集八卷詩集八卷雜著三卷觀感錄十二卷治心要訣一卷矯亭年譜一卷崑山人物志□卷方鵬著 改亭存稾十卷續稾六卷方鳳著

靜志居詩話

矯亭古詩效陶近體學白頗饒自得之趣其自題小像云此像何人斯吳淞方矯亭頗記前身事生可六七齡一疾遽夭死天地爲晦冥耆頭抱我哭諸婦慟拊膺其家乃城居面北高簷楹臨街列屠沽陰風助哀聲思之宛如昨語及輒涕零性靈想不昧還復得此生乃知記憶前身事匪獨鮑井羊環也

感寓

昔從京師歸賀客來滿屋家人紛治具牽羊就屠戮斯須立階除羊忽跪而伏亟命舍之去何忍見觳觫君子充是心當使萬物育如何一命士分符作民牧誅求入骨髓鞭撻爛肌肉置之囹圄中死者十五六安得如此羊食飽臥林麓

知足吟 三首

人見白髮悲我見白髮喜多少賢達人不見白髮死高才李長吉有道文中子行年未三十相與歸蒿里君生已倍之對鏡宜莞爾

昔解晉臬組出處頗合宜不幸賤姓名誤爲當道知有詔落致仕再起職論思人皆爲我榮我心獨不怡終然野鹿性不能受銜羈蹤跡日以遠音問日以稀當道赫然怒奮筆逐去之人皆爲我惜我心樂不支從惟全晚節亦以釋羣疑地下見先子庶幾無媿辭

山谷忤時宰連貶至宜州僧舍不容居遣之宿戍樓無柰風雨寒一疾竟勿瘳旁無期功親棺斂誰與謀予今老牖下骨月聚牀頭但見眼前樂不知身後憂康哉復康哉地下從黔婁

責備餘談 附錄

三

知不足齋叢書

責備餘談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方鵬撰鵬有續觀感錄已著錄是書雜取古人行事爲世所稱者摘其瑕疵自序謂賢知之過立言制行或不近人情不合中道往往載諸典籍學者喜談而誤效之故直指而極論焉以自附於春秋責備之意然持論刻覈時多乖謬如穀梁謂隱公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其言允矣今並謂輕千乘之國爲非至陳師道不肯假趙挺之之衣亦排詆之所謂不樂成人之美者歟

尚論編二十卷

〔明〕鄒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論編二十卷》提要

刻嶧山鄒先生人物尚論編序

昔司馬子長嘗言古賢聖之所爲作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大抵發憤之所爲作蓋激於所遭而有爲言之耳未盡然也至謂欲遂其志之思者近是余跡嶧山鄒君所論次益信云君甫弱冠與其友讀書山中每游息各言志君輒振襟曰士遇則為名世臣不遇則脩古人學不者亦造化中贅物耳此其志固已遠矣比爲博士弟子懍懍逸群邃經學義有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而一時少俊就稟學者屨滿戶外製時義歸于理趣試輒高等凡六校鄉闈不第士咸惜其扼塞不偶君碩伉厲自信曰吾叅歲既定志即弗逢世豈遂悶悶泯

泯享其散帚耶乃結廬桃源天谷之間揵
関慱覧攻苦食淡意甚浔夙病暈遜作遜
瘳而手披筆綴未嘗一日輟如是者葢十
年所矣所著毛詩説約學庸語孟折衷翼
衷等説四方士咸屈首受成諸家幾廢而
古今六官經世格要一書尤切國體時事
部使者已貢充秘儲則君固不獨發經傳
之微庶幾抱經濟之學乎而君之志未休
也乃又摹于輿氏論世取善之意劄為尚
論編起自唐虞迄于宋元其間所紀德業
聞望称名世者上矣其次或忠言讜論或
奉法循理或伏節死誼或積德累行凡此
族也亦咸裒載編例三代以前事據經傳
以繩史如史記古史相詭者多抉訂其牴

牾使相統一固史而下則亦剌取而檃括
之事辭簡約而首尾具足更論斷于左揚
搉闡幽的的可表正亦多借託古人以風
切當世者非但述故事鼇齊其世傳而已
也其或昔人評騭得當意必掇取而顕書
其姓氏不以相陵掩茲所謂綜古之捷徑
者非耶夫今世學者握数寸管操方尺簡
工羔雉之飾以謂古今人物無関于有司
之求遂置全史不閲其偶變投隙者亦粗
誦帖括綜之不免擿埴捫燭之見耳故或
舉其人而弁叩之毋論少年即華顛宿儒
亦不克一一悉其本末則以往牒之浩瀚
而又鮮閲肆之敏以徧觀之也今
天子申飭學官取實學士亦稍稍知嚮往顧

猶然若難也是編文省義備士得此而考
鏡焉可決句積畧之間而悉數千載之文
獻矣此余所謂捷徑也乃君之志則直欲
友其人于千古而惡計夫駕說以投時好
乎君疇日講業吳門余尚為諸生習識君
器藝大雅不群因定爲文字交已余叨第
久在詞垣君乃邅延黌序閒而文章已滿

海內日余還官南中君以補試來訪余握
手言生平懽甚而譫吾黄年犬適過從君
出編觀之乃相與展業則覼然歎異共謀
摶俸鋟諸梓以惠後學君遂屬余序諸首
余曰前史非獨浩瀚讀之難竟毋悭粹白
之士與諸多疵纇者同傳至庬雜而不足
以暴賢者于天下後世是編即不盡往哲

而表表殊絕者瞭然指掌讀之者必有觀
感興起景仰前脩以懋隆德業者又不徒
裨益見聞已耳若夫聖賢道學文苑諸儒
與夫
皇朝名臣則君別有宗聖譜及紀畧在嗟嗟
君之行誼既超然利欲之外而循一意脩
古人學立言寶賚益美益傳當世于雲已

知好之矣則是編也當與前代諸史并垂
不朽哉

尚論編序

新刻四十七朝人物尚論編目録

尚論編卷之一

古吳常熟潤谷間人嶧山鄒泉字靜甫輯著
雨亭陳瓚　貞所[illegible]
定宇[illegible]用賢　蒼巖[illegible]
左泉何紡　壚蓮邵璧
全吾沈應科　湛源陸化淳
滄吾黃　門訂正　養冲袁孔宇同訂

唐虞

禹 稷 契 皋陶 益

夏禹（謚法受禪成功曰禹）名曰文命字高密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帝堯之時洪水滔天父鯀治水無功被殛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為綱為紀克勤克儉不矜不伐既受命傷先人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娶塗山氏女憍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生子啟呱呱而泣亦弗皇子也乘四載以行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聲教四訖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使為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舜為天子復代舜典百揆舜崩禹服三年喪形躰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不克乃即位國號曰夏后八歲巡江南戮防風氏尋崩於會稽今會稽山有禹冢云

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鄭玄曰得夏四時之書有[illegible]）

正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鄒氏泉曰吳越春秋載黃帝中經藏於宛委紅禹東巡登其山發石得金簡玉書因通水理子由古史則云禹續鯀業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禹以此治水水得其性其為說頗異余考孔疏及書傳蓋禹治水功成洛龜呈瑞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所由敘也則洛書固非治水以前所錫矣子由或未深考與若吳越春秋所紀雖未可據然古者至人之經往往藏於名山亦必有至人得之故禹周游五嶽四瀆殊方異域如山海經所紀者亦必有自至謂因此而通水理則不然夫夏后氏號稱神禹彼固有天啟其聰者何俟金

簡玉書然後悟水理哉

稷官田正名棄帝嚳之子也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禋祀上帝以求子見巨人跡忻然踐之身動如孕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屢棄不死遂收長養之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麥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堯舉以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佐禹治水禹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

立

鄒氏泉曰子由古史云后稷得嘉種而徧種之周人以為天所遺也故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由斯以言則周之王業豈不肇於是哉夫自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illegible]不窋失其官而自竄戎狄之間周之業蓋亦岌岌矣及公劉再世而復修之古公十一世而又復修之積德行義周自以大王文王復遵舊業則祖法諸侯皆嚮之而周於是厥生矣故曰觀於周之世德而知周之所以王也迨其後世子孫祭公以由稷諫芮良夫以思文諫嗚呼后稷其衰矣[illegible]

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鄭氏高次妃三人行浴三人與宗婦以見玄鳥墮其卵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

舜乃命契為司徒後因禹之讓[illegible]帝舜申命契為司徒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鄒氏泉曰譙周嘗言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又言簡狄亦非帝嚳次妃此何據哉余閱殷本紀見索隱有此論心亦竊疑其然及考古史乃知堯與契皆帝嚳子堯母陳鋒氏也稷母有邰氏也契母有娀氏也而書傳亦云稷契皆帝嚳之子余因以是為據矣獨所謂吞卵者史記繆三人行浴而詩傳以為祈於郊禖事既涉幻而說亦不可究詰姑存而勿論云

不+陶史傳不詳其姓氏生於曲阜偃地故賜姓曰偃自堯時已

舉為士師及舜受禪命九官於皐陶則申命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命禹總師禹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舜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民協於中時乃功皐陶曰帝德罔愆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既禹代舜位復陳廸德明諧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謨詳載虞書

鄒氏泉曰魯論記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益均難其人云其後禹受舜禪有天下稷之後為周契之後為商皆有天下而伯益為秦之始祖遷史各有本紀故其本始苗裔綸綸大章

乃皐陶之後微不獲列於世家即以為無譜又不為立傳覘至使姓氏不聞先後俱沒而書傳亦概與工垂朱虎熊羆等將釋之曰舜臣名已耳不幾失孔子均重之意乎余因考張守節(唐人)開元史記正義有云皐陶字廷堅英六二國是其後也則皐陶者蓋亦偃氏之子八愷中一人與又考左氏傳六蓼二國(魯)文公皆為楚穆王所滅臧文仲聞之曰皐陶廷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蓋傷之也此亦足畧見其始末云

益名大費帝顓頊之苗裔孫大業子也舜既即帝位命九官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往哉汝諧於是益掌山澤從禹奉帝命治水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禹功告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為輔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旒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益賜姓嬴氏

鄒氏泉曰尚書之伯益秦紀之栢翳一人也秦紀呼益為翳耳太史公於虞夏本紀為益於秦本紀為翳乃其敘事則同而其人則析而二之豈疑而未決兩存其說耶抑出於遷二手故所識不同耶不然何謬誤甚也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註云陶子皐陶之子伯益也此尤不可曉

垂　伯夷　夔　龍

垂有巧思帝舜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舜曰俞咨垂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遂予曰擺工垂之指即此也

伯夷姜姓炎帝之裔帝舜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舜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齊世家云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議其人與

夔史傳不詳其姓氏帝舜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他日又

言作樂之效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龍史傳亦不詳其姓氏帝舜曰龍朕堲（疾也）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惟允

鄒氏泉曰余上論唐虞之際詳于五臣者蓋遵孔子以五臣為盛云乃復附見四臣者何夫衆宰之廣百工之㠯而舜所命者止於九官誠重之也乃虞史不詳其事而後之紀傳者至并其姓氏亦缺焉獨陳杞世家附見云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於垂夔龍則曰其後不知所封一何寥寥也夫此四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此句史記文）遂與吳斯伯與同邪表見哉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余亦採虞書稍著四人之概以附五臣後云

尚論編卷之二

古吳常熟澗谷問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雨亭陳　瓚　貞庵蔣以忠
定宇趙用賢　養庵蔣以化
左泉何　鈁　壚蓮邵　籥
全吾沈應科　養冲袁光宇
澹吾黃　門訂正　湛源陸化淳同訂

夏

皋陶　伯益　胤侯　靡　關龍逢　終古

皋陶（詳上）見禹即天子位號曰帝禹（古史）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詳見上）

伯益（詳上見）皋陶卒禹舉益任之政十年禹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孟子作陰）從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諸侯皆去益而朝啟

胤侯胤國之侯也仲康丁夏中衰羿執國政不道羲和湎淫靡時亂日黨惡於羿胤侯承王命徂征之故夏書有胤征終仲康之世羿不得逞者胤侯一征之力也

靡夏之遺臣也羿浞之禍夏氏既滅靡奔有鬲氏少康既長以虞之一成一旅布德以收夏衆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斟灌斟尋氏）以殺浞而立少康後之言中興者自少康始

關龍逢桀之臣也桀行淫縱樂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瞿山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過於河有諫者殺之耆老或諫又殺之關龍逢

進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盍少悛乎桀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耳遂囚逄而殺之湯聞之歎息使人哭之湯有夏臺之囚以逄故也唐歐陽詹有懷忠賦

終古太史也當傾是吾氏當桀之惡恣行亂政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

鄒氏泉曰皋益奈既紀於虞矣復紀於夏者何皋益逮相禹也又禹開夏盛王不可令無臣也紀流侯當國命中絕能尊王也又重錄於昔也紀靡中興賢臣也紀關龍逄終古亡國諍臣也然不數皋益則夏十七王其間人物表著者僅僅若茲矣無論虞周即視有商其不逮遠甚哉

商 伊尹陟附 仲虺 巫咸 傅說 祖己 微啟 箕子 比干 膠鬲 伯夷 叔齊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地名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耕於有莘國名之野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汝鳩汝方湯之賢臣以醜夏而還之意告二臣二篇今皆亡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尹乃從湯伐昆吾湯欲伐桀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尹曰未可彼尚能興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升自陑地名與桀戰于有娀之墟敗之桀奔於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為阿衡以左右之大旱尹言於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振救之民是以不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亂德不惠於阿衡作書訓之王未克變放之桐宮太甲克終允德見太甲上三祀伊尹以冕服奉祀王歸亳有脩身允德之訓見太甲中誥以無輕民事無安厥位之語見太甲下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仍陳戒於王作咸有一德太甲留尹相至太甲子沃丁立尹乃卒葬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尹之子也太戊時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之野[illegible]作七日大拱恭太戊懼問於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三日而祥桑枯死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商道復興

柳柳州贊畧曰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蘇氏軾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於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為政於商既醜於夏矣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又曰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

天下也彼其視天下耿然不足以動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

鄒氏泉曰伊尹之事書錄之史記之孟氏而下若柳蘇諸子論之詳矣無容置喙矣乃陳越石有新淝司馬皆取伊周以為萬矢之論蓋為後世慮也於伊尹乎何病伊陟復相太戊商道再興蓋所謂紹德休明紹世稱賢者哉

仲虺一名仲傀四來朱奚仲之後也為湯左相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解之中有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語終之曰慎厥終惟其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其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或者以為猶之老彭歟

鄒氏泉曰孟氏稱仲虺為見知等之於伊尹蓋在建中禮義之數言矣然余反覆虺一誥中大都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湯德足以得民其末懇懇于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而終不敢謂湯之可以無慙也此蔡氏所謂君臣之分可畏者哉後世為君諱過者視此亦可愧矣

巫咸正義云本吳人也蓋謂海虞云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居殷本紀言太戊脩德祥桑枯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四篇書時有臣扈亦賢與咸共輔太戊咸子賢事祖乙時相都有河決之害復遷於耿任巫賢殷復興

鄒氏泉曰昔周公告召公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則咸之父子豈不與尹之父子相爭烈哉即功業不同周公固非有心軒輊之也而呂氏乃謂止言咸乂王家蓋以精微之蘊有惟二臣非周公意矣若曰咸乂四篇乃其乂王家之實則是也而惜其亡之與

傅說殷之傅巖人也傅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illegible]武丁即位三祀既免喪猶弗言也思復興殷未有其佐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審厥像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說於傅巖之野惟肖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于王曰嚌敢不祗若

王之休命商書有說命二篇上篇記得說命相中篇記說相進戒下篇記說論學之辭云甘盤高宗之傅也高宗嘗謂說曰台小子舊學於甘盤周公告召公亦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其事不傳

鄒氏泉曰按書說命說之言曰允協于先王成德監於先王成憲蓋以成湯望高宗也高宗則言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亦以伊尹望高宗也君臣相勉勵者如此異時卒成令王賢佐視湯尹果無愧焉可不謂難哉乃甘盤則獨無所表見於後世惜也若周公告召公舉商六臣遺傅說又非淺聞者所可知矣

祖己亦高宗之臣也高宗肜日（明日又祭也）越有飛雉登鼎耳而响

武丁也（史記文）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順也）不聽罪（聽也）天既孚命正厥德（孚作付史記）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昵（從尚書文）史氏以為篇曰高宗肜日又有高宗之訓篇亡

鄒氏泉曰經言肜日而序以為祭成湯非也夫昵者禰廟也豈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而祖己以訓也又經文曰先格王正厥事蓋曰先格王非心而後正其所失之事也禮紀易其文曰王勿憂先修政事亦失其旨矣

微子啟殷帝乙之長子紂之庶母兄也食采於微故曰微子微子長且賢箕子嘗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既立不明

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乙之告不聽（祖伊見下傳）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已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指紂）吾家耄遜於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問故之亂也）父師若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刻害也）王子弗出我乃顛隮（箕子嘗勸帝乙立微子紂必忌之故言）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三諫不聽可以去矣遂亡（致父師）（從隋書文）及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武庚既誅乃求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卒嫡子早死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從史記文）禮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

鄒氏泉曰魯論記微子去之宋世家言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又曰遂亡皆不言其何之也古史宋世家言微子以祭器奔周者謂逃之於周之野也非歸周也蔡氏傳有抱祭器歸周之語曰歸既失其旨然以是為微子克孝肅恭之實亦不以為歸武王也而後世相沿遂有謂微子急於歸周非仁人之所忍者誤矣（檮山方氏有此論也）若史記謂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而此說又誤也）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子由古史亦謂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武王此皆亡國之君請降者之所為也即武庚祿父猶不為之而謂仁賢如微子者為之乎必不然矣夫子長諫而輕信如此類固多有之子由既嘗說之而乃亦輕信以累微子何耶

箕子者紂諸父也（從史記馬融王肅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食采于箕子爵故稱曰箕子箕子嘗勸帝乙立微子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栝為玉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及紂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已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從論語有箕子之語傳之說史記殷紀文）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從史記文）武王既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常倫所叙箕子因為之陳洪範其文具周書洪範篇於是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傷之

歔欷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
麥秀漸漸兮〔漸漸麥芒也〕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
狡童者紂也〔狡童不理也狡猾暄嬉好〕殷民聞之皆為流涕云
柳河東箕子碑畧曰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
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
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
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
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九疇〕用
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
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
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其大人與於戲當其

尚論編　卷二

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
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
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
鄒氏泉曰方箕子告微子以去而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彼
固自期以義死也記乃言紂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
為奴紂又囚之則箕子殆畏死而苟全須臾者耶聞之劉敞
曰紂殺比干箕子諫之尤力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
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斯可謂得其實哉若其不讐武
王而為陳洪範者則拳拳經綸世之心又不知孰為殷而孰
為周也柳河東盡論之審矣
比干亦紂之諸父也〔史記作紂之親戚〕見紂淫佚作炮烙之刑比干曰
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
也又言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陳先王艱難天命
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不去者
三日紂問曰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大怒曰
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
比干刳視其心
李翰曰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
遂諫而死剖心非痛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
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于亂
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
覩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哉

尚論編　卷二　九

三仁總論
李翰曰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
亡其身亡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
為衰生者貶死者宴安之士將賓力為故同歸諸仁各順其
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
秋微婉之意也　蘇子由曰三人者各以其意行由其所處
者異故也微子以兄之嫌箕子以立微子之怨〔嫌怨俱〕其勢不
可復諫諫必不用微子欲全其先祀故去之箕子去無益于
殷而不忍棄其殷國故囚比干宗室大臣而無嫌者也若不
以死諫則是苟免矣此三子之志而孔子所以皆稱其仁也
伊祖己之後也西伯既戡黎祖伊聞之而咎周〔史記〕恐奔告

於王殆（伯戡黎）曰天子天既訖我殷（訖）絕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
王不相我後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
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
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
上（參列）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功事）不無戮於爾邦
（皆史記[illegible]伯戡黎）

蔡氏傳曰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于殷又知殷
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
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隱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文王
沒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于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

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武王伐
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候也）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
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
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
師行不輟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紂[illegible]膠鬲之期）及期師
至殷郊因戰大克之武王入殷將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
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明日早要期則弗
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之惡告
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
此告王矣

鄒氏泉曰膠鬲信賢者矣四內之盟於人臣無私交之義不
已戾乎無乃德文之衆而陰以成武王之事也（此）視伊尹去
就湯桀之間明白正大則不相及矣乃其不言上惡竟渝盟
言而不臣武王固亦君子哉孟子系之於微子比干之後而
並以賢稱有由也

伯夷 叔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云孤竹君
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
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也應劭
云姓墨胎氏初父孤竹君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
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仲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曰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

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
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
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
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
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史記）（太史
公曰之後有其傳曰字蓋述言以成篇也[illegible]為小辨）

鄒氏泉曰太史公言孔子曰夷齊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
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為軼詩者司馬貞以為采薇之歌也
一歌首尾皆怨詞故太史公既述而總之曰由此觀之怨邪
非邪末又言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蓋謂不有孔

子之言在後世鮮不以之為怨疾要之子長以傷陷於非罪故夷齊一傳中如顏淵之蚤夭盜跖之壽終近世之犯忌諱而遇禍災大都皆憤世嫉俗之語而又悲名堙滅而不稱也嗟嗟子長其深於怨也夫

周

周公旦	召公奭	太公望	閎夭	散宜生	泰顛
南宮适	畢公	虢叔	榮公	芮伯	彤伯
衛侯	毛公	君陳	君牙	伯冏	祭公
芮良夫	召穆公	仲山甫	尹吉甫	張仲	虢文公
申伯	富辰	劉康公	單襄公	萇弘	老子
莊子	列子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旦居其四[illegible]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文王在世任以國事邑之於周凡周之內治始於室家而至於國人皆[illegible]之故詩有周南之風及文王崩武王即位周公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東伐至孟津公輔行伐紂至牧野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於天已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於魯曲阜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克殷二年武王有疾不豫天下未集群公懼周公乃為三壇同墠請命太王王季文王公北面立戴璧秉珪史冊祝以旦代武王之身即三王而卜[illegible]吉公入賀武王曰體[illegible]也王其無害歸納其冊於金縢之匱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群弟乃

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告太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illegible]則罪人斯得[illegible]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illegible]王亦未敢誚公[illegible]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則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illegible]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illegible]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於是留相成王而使其子代就封於魯有誠辭大抵皆[illegible]從也伯禽之魯管蔡武庚果率淮夷而反公乃奉王命興師東代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東土以寧已奄與淮夷又叛成王征滅之歸公作多方成王長公還政北面就臣位[illegible]洛邑成公留後治洛作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公以王命告作多士初成王就學公使其子伯禽與成王處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欲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迨及攝政作七月之詩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成王涖政則又作無逸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官政未次序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召公告老而去公留之作君奭公治周制作禮樂身致太平退老於豐[illegible]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於是命魯得郊祭文王

鄒氏泉曰蘇子嫌嘗言之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皆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以未親之信有是執論者曰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諸父具元聖之德而有大勲勞於天下宜言之必聽行之必孚矣乃尊不見信於君上親不見助于兄弟武庚之叛猶可以發民藉口而管蔡之叛何說爲管蔡之流言猶可以冥頑自解而召公之不悅何說爲此殆蘇子所謂周公之不幸者歟余則以爲管蔡之叛非管蔡之能叛也因商人之不靖而得衆之也商人之不靖非商人之不服周也念殷先七王之德深也當時無周公則挾武庚叛者又不獨管蔡矣若所謂召公不悅者又大不然夫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故有君奭之作或者之論特爲小序所誤耳至於迎公於郊葬公於畢而始終不敢臣周公則公之心事成王視之如皦日矣然則周公固無之不幸也

泉又按史記金縢之事既紀于前矣後又言成王病周公揃蚤沉河藏祝册於府此必秦燔書後說者失其本末誤以爲成王而兩存之耳又言人或譖公公奔楚夫周公固有東魯可居奔楚何爲者於成王出郊親迎又系於周公既卒之後夫周公卒矣所迎者何也子長踈畧輕信乃若此耶子由古史言管蔡流言周公遂出兵征之而罪人斯服然成王亦以此疑周公亦頗失次他可槩見至于二史相詭處又不可勝數余姑㨿周書次其事然亦不敢自謂無謬云

召公與周之同姓食采於召召者畿內地也文王起於岐而化行於南方江漢之國召公實掌其諸侯之政故詩曰文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古史男女之有訟親聽）有棠樹决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其後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忍伐故召南有甘棠之詩（[illegible]）武王克商封召公於北燕而留爲周太保西旅獻獒公作旅獒用訓于王有明王愼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之語成王將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將居九鼎爲召公以庶殷（殷之衆也）攻位於洛汭位成而周公至及周公歸宗周公因作誥致之王其指則以諴（諴和也）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諴小民之本云成王

既涖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illegible]）召公不說恐成王未能君天下周公作書諭之謂之君奭（此從古史文始）召公復爲公劉泂酌卷阿之詩以戒成王其忠愛懇懇藹然見乎辭爲周公沒召公與畢公終相成王至康王時召公卒其長子在燕其次子留周爲召公世世輔周與周公比其顯者則召虎佐宣王云

王荆公曰漢之諸儒皆以周公攝政而召公不悅以孔氏古文考之則召公之不悅也周公既歸政矣然召公之不悅何也曰成王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者也周公既復辟成王既即位蓋公懼王之不能終而廢先王之業也是以不悅爲周公曰君惟乃知民德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然則召公之不悅亦

周公之心也曰如周公之誥則召公可以無不悅矣召公之
所以不及周公僅在是乎曰憂其可憂疑其可疑召公之所
以不悅也憂其可憂而卒之以不憂疑其可疑而卒之以不
疑周公之所以誥也五穀之相得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
同而卒于和也聖賢之相援也亦若是而已矣以此謂召不
及周則吾于征苗以伯翳為賢於禹也其可乎
太公望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為堯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 即伯夷
三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
其封姓故曰呂尚尚避紂居東海釣於渭諸蓋窮困年老矣
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熊所
尚論編 卷之二 十六
獲伯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
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
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望曰王國富民伯國
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国富倉府西伯曰吾願富其民
於是發倉廩賑孤獨西伯脫羑里歸尚與西伯陰謀修德以傾
商政 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之言兵及周
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
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三分有二歸周太
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立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
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惟太公彊之武王於是
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陳師牧野紂亦

發兵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
也以大卒馳于紂師武王亟入紂兵皆崩叛於是武王已平商
而王天下封功臣謀士而尚父為首封於營丘與周公召公皆
留佐天子
人及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流言成王亦
疑周公惟太公與召公明周公無他志王悟郊迎周公周公召
公卒留相周而太公以老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
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
黎明至國萊侯以兵爭營丘太公至齊修政事因其俗簡其
禮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而民人多歸齊齊為大國王使召
公命之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實
尚論編 卷之二 十七
征之以夾輔周室賜之履齊由此得專征伐蓋太公卒年百有
餘矣子丁公呂伋立
薛氏應旂曰余過磻溪謁姜太公廟見郭思恭作廟記有曰
公之功業昭於時名聲垂於後蓋君臣際會其道合其事行
也不然老於巖瀨清泚之間亦常人而已矣及觀戰國策曰
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棄傭文
王用之而王由是觀之士之窮達特係於遇不遇何如耳
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者皆文王臣也初文王為西伯時閎
夭散宜生泰顛與鬻子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及紂信崇侯虎
之譖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
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而獻之紂紂乃赦西伯賜

之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西伯因獻洛西之地以請紂除炮烙
之刑大抵數人之謀也武王伐紂紂既燔死諸侯畢從武王至
商國其明日除道修社及紂宮及期周公把大鉞畢公把小鉞
（從本紀[illegible]）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武
王既入立於社乃出已而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
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又命适與史佚展九鼎寶玉
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成王時周公作君奭（篇）稱留召公有曰惟
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
若泰顛有若南宮适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
（[illegible]）武王亦惟茲四人（[illegible]）
人尚迪有祿（也）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也）厥敵維茲四人

昭惟冒丕單稱德（[illegible]）畢公與召公同受成
王顧命率諸侯相太子釗是為康王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
保釐東郊作畢命大旨以旌別淑慝為要史記所謂分居里成
周郊者是已畢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illegible]）故有是命
榮公疑即馬融所稱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者也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illegible]）
鄭氏泉曰武王言予有亂臣十人說者以為周公召公太公
畢公榮公泰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是也周公召公太公以
有世家言可得而詳矣若畢公而下其行事不少概見姑採
散見於尚書暨遷史子由古史者稍次之至周公告召公有
虢叔（[illegible]）王而無畢公而虢叔亦無事可述姑存其人云

芮伯彤伯衛侯毛公四人者與太保奭畢公同受顧命者也
泉按六卿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
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為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
第六毛公為之一時顧命之臣皆能明言以敬保元子弘
濟於艱難者與乃康王以吉服見諸侯而人受乘黃玉帛則
何說也當時六卿中獨無有若子產為發安用幣之說者乎
故蘇子曰使周公而在必不為此蓋譏其失禮也然觀顧命
一篇其於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於禮之為後世法
有繇也若君陳代周公尹茲東郊即其功烈不著經傳然觀
成王命辭一則曰令德孝恭二則曰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
政而孔子信而稱之真足忝于式時猷訓者耶

君牙伯冏皆周穆王之臣也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君牙命
伯冏為大僕正作冏命君牙篇有敬明乃訓用奉若於先王對
揚文武之光命追配於前人之語前人謂君牙祖父也陳氏以
為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伯冏篇有命汝作大正
（太僕正也）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之語　祭畿內
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
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
則無震先王之訓也（古訓[illegible]）有不祭（[illegible]）則修意（[illegible]）
（[illegible]）有不祀（[illegible]）則修言（[illegible]）有不享（[illegible]）則修文
（[illegible]）有不貢（[illegible]）則修名（[illegible]）有不王（[illegible]）則修德（[illegible]）
而有不至則修刑今犬戎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

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弗聽
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猶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祭公復為祈招之詩以止之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
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祈招者
周之司馬也
鄭氏泉曰穆王懲文武之道缺乃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
太僕正周以復寧豈不稱賢君哉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雖祭公忠懇之諫悉置弗聽君心
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芮良夫疑芮伯之裔事周厲王為大夫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芮
良夫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

得極此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
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
榮公為卿士用事
鄭氏泉曰大雅桑柔篇有曰貪人敗類蓋指榮公云余讀是
詩知芮良夫之憂国深也及觀好利之諫明說顯諍又未嘗
不為芮良夫危之夫以榮公之用事於王而王又多行暴虐
使其諫在衛巫監謗之後必不免矣蕩之詩借紂為喻得無
忠臣惧禍者之所為哉
召穆公名虎召康公之後也為王厲卿士王行暴虐侈傲国人
謗王召公告以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
則殺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
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
如之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
幾何王不聽於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
奔彘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
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讎而懟怨乎夫事君
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
脫召公與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
按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曰共和其年史云共伯和者喃之數諸侯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共和上無從史缺
太子静立是為宣王宣王命穆公平淮夷詩人叙其經營彊
理與其褒賞報謝之事勸勉其君之辭以美之中有曰召公維翰
也是似論者謂穆公真無忝矣

仲山甫樊侯也據詩傳蓋以冢宰兼太保而太保其世官也魯
武公來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曰不可不順必
犯犯王命必誅魯侯卒魯人殺戲而立括宣王伐魯而立孝公
諸侯自是不睦王伐姜戎氏戰於千畝王師敗績復喪南國之
師乃料民料數也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古者不料民
而知其少多今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獮獲亦於籍獮於既烝
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王不聽卒料之先是王
命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詩送之備美其舉德舉職卒謚
穆仲
吉甫史無所見據詩蒸民張仲送山甫必與二人相友善同乃心
王室者也宣王嘗命吉甫帥師伐玁狁有功而歸詩人歌六月

之徽以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蓋以全才而總領諸侯者
也家語言吉甫以後妻殺伯奇此其所短與張仲據詩孝友人
也論者謂內有張仲故吉甫得以成功於外蓋將相同心乃宣
王所繇中興者也
虢文公文王毋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宣王不藉作藉古不獻獻紀
千畝文公諫曰不可弗聽申伯王之元舅於周有翰蕃宣之功
出封於謝事見崧高篇二人者蓋宣王內外總視之賢者也
鄭氏泉曰柳州有言宣王中興微於詩大小雅鏗鍧炳耀遙
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無他
以雅故也夫所稱輔佐中興者非余所紀召穆公六人者之
儔與乃宣王晚節不終於虢公之諫則拒於山甫之言則拒

其後太子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
今未弭夫中興若宣王至與幽厲並數之此靡不有初鮮不
有終自古戒之乩
富辰事周惠王為大夫惠王崩襄王鄭立初襄王母早死後毋
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
襄王欲誅叔帶叔帶犇齊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帶自齊歸
於周無何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王怒將以狄
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
定今不忍小忿而棄之不可王不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以伐
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又諫曰臣聞報者倦矣施者
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
弗聽遂納之叔帶通焉王詘狄后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
怨我遂奉叔帶以狄師伐王富辰曰昔我驟諫王一作數不從王
弗聽以及此我若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後與周公忌父原伯
毛伯死之
鄭氏泉曰論者或謂叔帶之難富辰為之非也叔帶始有寵
於惠王后幾立矣其奔齊也召之既不召亦殆乃辰之請召
大叔也曰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則正矣又
諫王之以狄伐鄭也曰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其
後王出適鄭處汜鄭伯省視官具而晉文卒逆襄王殺子帶
以親故也然則富辰何負於周哉而況乎其死於難也
劉康公定王之母弟也故亦曰王季子定王使康公聘于魯發

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
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
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
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侈則不恤匱匱必及之且夫人臣
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
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
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及魯宣公
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時魯叔孫宣伯亦
奔齊皆如其言康公與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
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

子勤禮小人勤力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及役成肅公
卒於瑕
單襄公名朝周之卿士也其先食采於單故以為氏定王使襄
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陳靈公與孔寧儀父南冠以
如夏氏留賓不見襄公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
何故對曰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
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国既而陳靈弑於夏氏楚人
入陳陳國幾亡簡王朝晉莊楚使郤至告慶於周王叔簡公飲
之酒相悅也明旦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騶稱
其伐襄公曰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
有七怨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伲天之

功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
叔未能違難郤至歸明年果死難及伯輿之役王叔子亦奔晉
襄公及尹公武公會諸侯於柯陵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
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
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
君與三郤當之乎明年晉厲公殺三郤又明年欒書中行偃弑
厲公于匠麗氏齊人殺國武子晉孫談之子周適京師事襄公
令德孝恭其行也文襄公有疾召其子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
晉国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為是為悼公
鄒氏泉曰余觀劉康公之料叔孫東門單襄公之料陳靈公
晉厲公三郤何其奇中也豈真若瞽史預知天道哉余聞之

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脩否而休徵咎徵各以類應
之自然之理也若康公襄公者抑亦有得於洪範之旨故觀
於目而通於心者如此乎二公功業不少概見然觀其文詞
蓋知學者卒能善始善終非明炳孰能有此者乎
萇弘周景王大夫萇叔也孔子嘗學琴於弘弘異之謂劉文公
曰吾觀仲尼其聖人之興者乎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
與三塗崤川祀萇弘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晉果滅陸渾氏
景王崩子朝爭立敬王居於狄泉於是南宮極震弘謂劉文公
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
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東王謂敬王也及召簡公南宮
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

同德度義君其度德無患無人自是大臣周旋戮力朝竟奔楚
弘亦有力也弘與劉文公欲城成周告於晉魏獻子魏舒為政
說弘而與之遂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為雖對後晉人以范氏討
范氏之黨殺萇弘從史古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
泉按左氏始末云晉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相攻周劉氏晉范
氏甥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
殺萇弘又按晉叔向數見萇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
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
曰此萇弘也乃殺之合二說觀之而萇弘之死重可悲也柳
州吊弘辭曰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嗚呼弘之死
其罪有所歸矣郤上

老子者楚苦縣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以從史記曰聃姓
李說者曰聃耳漫無輪故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藏室書藏室也當周景王時孔子年
三十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
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illegible]
[illegible]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
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
是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
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孔子亟
曾謂弟子曰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
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西遊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
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傳云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
牛而過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尹喜俱之流沙之西後不知
其所終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為蒙漆園吏與孟子
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
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
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
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解免也其言洸洋自
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
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
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列子名禦寇鄭人也其生先莊子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者與
鄭繆公同時繆公之相子陽嘗饋列子粟列子不受既而子陽
見殺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所著書多推尊孔子以自
神其說然穆王湯問二篇迂之誕非君子之言至于力命篇
一推分命楊朱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
所明亦有可觀者漢景帝時尚黃老術其書頗行於世至劉向
為之校讎名新書唐天寶冊為沖虛真人其書改題曰沖虛真
經至宋景德勅加至德二字焉

劉氏泉曰世儒譚道術性命於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往往
眡以異端以余言之其人誠虛無放誕迂其旨決宏哲識越
霄皎超六合而塵萬有厭於大道洪濛元始實有倜儻弗易
及者而其文章亦奇瑰偉越寬者幻變若鈞天奏廣宇而神
龍上下九淵可謂卓爾千古矣故后世名家論文自昌黎河
東而遡則左國等之而宋紫陽亦謂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
盡莊老實處夫亦有以與之也然則讀其書者畢其說道之
語而取其不畔於吾書者恍寤而神契之特無有傑營魄[illegible]
[illegible]滌滓滯而為吾身心益者耶邇近世操觚者不阻
其真獨稍稍掇拾其糟粕自以為奇絕者余竊惑之矣

古吳常執淵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静甫輯著

春秋列國

魯

孟獻子　莊子　僖子　叔孫穆子　季文子
臧僖伯　子家羈　柳下惠　公儀休

孟獻子公子慶父之曾孫仲孫蔑也慶父既死季友立其後為仲孫氏亦曰孟氏慶父生公孫敖曰穆伯穆伯生文伯文伯生蔑事宣公王徵聘於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公如周朝王獻子為介王說獻子賜之有加公如晉盟於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嘗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恊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獻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己若處士以是多歸之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云

孟莊子名速獻子之次子也事魯襄公齊侯圍郕莊子要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諡之醜)避莊子遂塞海陘而還齊師伐魯比御襄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伐雍門之荻莊子斬其楢以為公琴及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陽曰大毋侵小後莊子會莒人盟於向尋督陽之盟也先是邾人數伐魯南鄙魯[illegible]諸侯之事弗能報秋莊子伐邾以報之初獻子卒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獨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孔子稱之以為難能、

孟僖子名貜莊子之孫也事昭公初昭公如楚僖子從之鄭伯勞於師之梁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及自楚乃講學曰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鄒氏泉曰三桓之有孟氏也自慶父始也慶父嘗殺公子般矣又殺湣公開矣又亂哀姜矣(哀姜莊公之夫人於慶父為嫂)不為天下大僇乎乃其後若獻子之賢莊子之孝僖子之補過何其盛也天之報施其異若哉儻子長所謂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累世不絕總歸之天道者是耶非耶

穆叔名豹叔孫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孫也事成公襄公初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般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才[illegible]及莊公病之以般屬之季友季友以公命鴆叔牙而立其後是為叔孫氏穆叔兄宣伯僑如謀去季孟不遂國人逐僑如

穆叔聞之弃齊[illegible]比歸如晉以報智武子之聘晉侯饗之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韓獻子使行人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
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
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
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
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
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
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其後文子竟不終嘗如晉
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豹聞

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而不廢此之謂
不朽[illegible]齊人為王城
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襄公薨魯人立
子野子野毀而卒立公子裯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
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為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為不度若果立之必
為季氏憂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
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穆叔以
憂發監牛及有疾牛譖其子孟殺之復譖仲逐之告人曰夫子
疾病不欲見人遂去其飲食以飢死
鄒氏泉曰叔牙之後若叔孫穆子者足稱賢矣然寵庶宗孽
雄之豎長使為政卒以餒死而二子丙壬皆見殺竟符明夷
之占此不可謂無數彼其抖趙武孝伯之死于偷者又何其
自咻也哉

季文子名行父行父之王父曰季友季友者生而有文在掌曰友桓
公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遂為季氏行父其孫也事文公聘
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
之善教也邾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
曰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宣公
時莒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予之邑曰今日必
授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行父使太史克
以臧孫辰之教對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

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且舉周禮及誓
命為言曰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是以去之宣公卒成
公立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也[illegible]
[illegible]怨歸父歸父奔齊[illegible]行父會晉郤克衛
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敗之齊復歸魯汶陽田[illegible]
[illegible]後晉使韓穿來
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
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
師於齊使歸之今有二命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
不解体及宣伯[illegible]訢季孟於郤犨晉人執行父[illegible]
成公請於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

帛馬不食粟可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與魯乎
赦季孫

鄒氏泉曰文子信多善矣過蕨亦不少華之役以蕭同叔子之故也又聽於人以成其功不可以言武乃為立武宮非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以襄仲故逐其子亦非也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文子取以葬齊姜是媚姑以成婦亦非也故君子交譏之雖然方晉人執行父於苕丘也魯之安危榮辱視此一舉乃繼語以行父忠故而舍之遂與魯平其賢於諸侯之會遠矣然則魯當時以弱國當齊晉之強也可少行父哉

臧僖伯者公子彄也魯孝公子惠公弟於隱公為叔父諡僖伯

隱公將如棠觀魚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彰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足謂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鄒氏泉曰隱公攝政諸大夫扳而立之當時從君於惛如羽父之徒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夫觀魚之舉慢棄國政遠[illegible]遊此豈便百姓者耶若僖伯者可謂能忠言矣隱公不能用之而徒厚其死何益哉宜其有鍾巫之及也

子家羈[illegible]魯莊之後以王父字為氏諡懿伯季平子之專國也[illegible]名諸大夫多怨之昭公亦憾平子及是季氏郈氏[illegible]以鬭雞故相侵而臧氏[illegible]與季氏亦互囚其人故臧郈氏以難告昭公公以告子家子對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弗聽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於是叔孫氏之司馬

戾帥徒以陷公圍孟氏亦執郈昭伯殺之遂攻公徒公奔齊齊景公請致千社公喜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齊侯饗公使宰獻而請安子家子乃以君出公如晉居於乾侯晉召季平子使從荀躒如乾侯平子請從君歸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及昭公薨于乾侯叔孫成子迎公之喪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後亡去

鄒氏泉曰魯多公族之臣然自隱公入春秋以來子家羈為最賢矣宜與獻子等顧為獻子易為子家子難何也周旋君狀險中也而且不見忌於憸人可不謂難哉方叔孫季孫使告之欲與從政也則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

竊非敢知君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
若竊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竊將逃也遂亡言動
若是其諸有德者乎使在聖門當不在閔子下矣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子也食邑柳下謚
曰惠僖事僖公僖公二十六年齊孝侵我西鄙夏又伐我北鄙
僖公使展喜犒師受命于禽以往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成王
賜太公之盟毋世子孫無相害者以告之齊師乃還齊常攻魯
以求岑鼎魯與之齊侯以為非也使告魯曰柳下惠以為是因
請受之公請於惠惠對曰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
也公乃以真岑鼎往臧文仲使國人祭爰居禽曰海鳥至已不

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無功而祀之非仁知而不問非智）文公
時大事於太廟于是夏父弗忌為宗伯躋僖公於閔公上禽曰
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初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不去其
妻曰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今當亂世三黜不去亦近恥也惠曰然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
能已乎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
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有誠信與害屈柔從俗蒙恥救民謚宜
曰惠之語於是門人遂從之以惠為誄云
鄒氏泉曰余讀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又曰言中倫行
中慮常疑其說之相戾以為降志辱身之人烏覩所謂循義
合人心者哉及觀其遺事而知孔子之言固有本也夫以

齊之彊大不屈於師而屈於惠之辭不信其君而信於惠之
言臧孫辰且識其賢已之言以為三笑非中倫中慮惡能如
是乎若其從俗救民而至于屈柔蒙恥殆孔子所謂降志辱
身者也然則柳下惠非逸民也辭逸民所以賢惠也亦以甚
文仲也（文仲柳惠在下柳論之）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
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
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
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
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
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鄒氏泉曰按南宋武帝有詔云貴戚競利興貨廛市者悉皆
禁制而其臣謝莊復廣其意進言曰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
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否拔葵去織實宜深弘夫以千
載而下偏霸之臣於休之風軌猶有深慕焉乃史遷謂千乘
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者豈自傷困乏不能自
贖而矯為之言乎不然何崇貨殖與公儀子異趣也

齊

鮑叔牙　管仲　晏子　杞梁　華周

鮑叔牙者齊大夫公子小白傅也初齊襄公在位不恤國政鮑
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遂奉小白奔莒及無知搆難公子
糾爭立小白乃自莒入齊是為桓公取子糾殺之管仲請囚鮑
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脫其繳也）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鮑

叔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從之請諸魯莊公以施伯之言將殺仲齊使者曰寡君欲以親為戮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比至桓公親迎之與之坐問焉遂以為相任政齊大治桓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illegible]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

不危矣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為人對曰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隰朋乎仲卒隰朋亦卒公卒委政易牙豎刀開方而齊遂亂

鄒氏泉曰余閱左氏及齊世家每歎鮑叔之傾心於管仲也仲之所相也桓公常以政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且又以其身下之夫困而善遇之囚而引薦之相而左右之即生我者有不能得焉而仲乃得之於知我之鮑叔故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然則鮑叔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非休休之臣孰能當此者乎

管仲者頻上人常服以為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入為桓公公子糾見殺管仲請囚鮑叔語桓公請諸魯比至齊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於郊鮑叔曰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公授以國政管仲論百官請立鮑叔為大諫與隰朋甯戚王子城父賓胥無補政[illegible]管仲定四民之居成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及侵地通將幣親諸侯齊人大說嘗著書名管子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謀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桓公實怒少姬[illegible]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貢於周室桓公實北伐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沬之約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實也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三十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之管仲疾桓公問相不從其言仲卒豎刀易牙開方用五公子爭立齊遂亂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也事靈公莊公景公初莊公納欒盈晏子以為棄信禍將作矣明年果有晉師[illegible]

躓跌以莊公以棠姜故崔杼弒之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入哭三踊而出景公立崔杼慶封並相恐亂起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秩詘踹及慶氏敗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曰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吳季札來聘見晏子相得甚懽說其納邑與政以免於難故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晏子之宅近市公欲更諸爽塏辭之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於是公方繁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公以是省刑焉及晏子在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欒高陳鮑之亂四族召晏子無所往公召之而

後入公瘧謂晏子曰梁丘據裔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欲誅于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則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今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彗星見於國公欲禳之晏子曰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安能勝衆怨乎公與晏子坐於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意謂在德晏子為言陳氏厚施於民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公曰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時越石父賢在縲絏晏子解左驂贖之後延為上客晏子之御意氣甚自得其妻恥之改為抑損晏子薦以為大夫晏子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illegible]以此三世顯名諸侯晏子卒陳乞逐高國晏子之子圉奔魯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

謂乎方晏子伏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也耶[illegible]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蘇氏子由曰管子以桓公霸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糾合諸侯攘卻夷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羣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迎遊東都以為無害至於宋璟介潔獨立於

武后之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有取容之言故世以元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杞梁殖一名華周還一名皆齊大夫初莊公四年將伐衛及晉爲車五乘之賓殖與周皆不與殖耻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五乘之賓盡汝下矣趣食乃行殖周同車侍莊公伐莒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莒門于且于股傷而退明日將復戰二人下鬪獲甲首三百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二人曰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殖周遂載甲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請無死戰二人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遂進鬪

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歸遇梁妻於郊使弔之其妻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公乃弔諸其室二子妻哭其夫甚哀城爲之拖而隅爲之崩

薛氏應旂曰杞梁華周不與五乘之賓而愧耻不食汲汲於功名之會似若小丈夫然者然其不貪貨棄命而殊死以戰其慷慨悲壯之氣蓋可悲也刑於寡妻厥有自哉

晉

狐偃　趙衰　趙武　士會　士燮　叔向　韓厥　魏絳

介子推

狐偃字子犯晉文公舅也晉獻公嬖驪姬驪姬既譖殺太子申生復譖二公子重耳夷吾子犯奉重耳出奔狄獻公卒里克殺驪姬之子奚齊卓子使聘迎入而納之重耳以告子犯子犯曰大喪大亂之剡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兄弟讒爲大亂重耳出見使者而辭之已而秦穆公使公子縶弔重耳且告將立子犯教重耳辭曰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列其敢有它志以辱君義秦人於是遂納公子夷吾是爲惠公惠公之七年重耳去狄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子犯與姜謀醉而遣之及楚楚成王饗之遂諸秦秦穆公以兵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重耳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請由此亡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於河遂濟入于晉師遂入于曲沃是爲文公時王室有叔帶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

也繼文之業而信先於諸侯今爲可矣公從之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襄王于周王賜晉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楚伐宋文公率齊秦之師以救宋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師三舍辟之所以報也初文公至楚有得晉國之報遇兵中原辟君三舍故此云乃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子玉得臣也師次于城濮既戰大敗楚師子玉死之城濮之戰史作楚文公歸行賞首狐偃始文公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狐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鄭之亂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狐偃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公曰可矣狐偃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諸侯多子犯力也

趙衰字子與諡成子夙之孫也其先造父事周穆王封於趙故以為氏驪姬之難成子從公子重耳出奔居狄後去狄適齊又適楚皆從晉惠卒秦穆公召公子于楚將納之成子從入秦穆公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因使成子相禮文公既入定襄王受原而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公乃以成子為原大夫公將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成子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公使郤縠將中軍以成子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如也後狐毛將上軍卒使成子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不可廢也乃使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illegible]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成子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成子將新上軍趙有新軍始此大抵文公反國及霸多出成子之謀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脩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伯也請王者之隧闕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格心之學素以義理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輿之言論風旨又非咎犯可及

趙文子武莊子朔之子盾之孫也莊子為下軍將早卒趙嬰齊通於莊姬莊姬景公之姊也趙同趙括放嬰齊于齊莊姬怨之譖於公曰同括將為亂欒郤為徵公討趙氏殺同括文子從姬氏畜於公宮故免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悼公立文子始為卿趙將上軍平公時代范宣子為政文子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侯悅之及楚令尹子木謀建合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弭兵也楚人衷甲文子不與校後尋宋之盟會于虢楚人欲先歃子木復衷甲焉祁午謂文子曰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

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文子曰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是雖楚不為害諸侯貴之文子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泉按史記趙世家言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聽賈遂攻趙氏於下宮殺朔及同括嬰齊朔妻晉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生武朔友人程嬰公孫杵臼以計脫武得嗣趙氏今按左傳景公三年朔方將下軍拒楚於邲十二年晉作六軍括始為卿十四年乃放嬰齊十七年禍作而武已生畜於公宮韓厥為言乃立武而復歸其田

其所紀皆有本末全故以趙武之事以春秋為正　論曰晉平公非賢君也文子相之八年能以禮與信結諸侯以無失伯文子死晉遂衰霸之不可無人也若是若文子年未五十耄而諄諄如此真西山所謂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者邪

士武子會字季食邑於隨及范故稱隨季或稱范季晉文公時城濮之戰武子少而與謀靈公失道趙盾患之將諫武子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景公時楚莊王圍鄭已平桓子欲還武子曰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穀不可乃以中軍佐濟晉師從之果敗於邲武子滅赤

狄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嘗受命平王室定王享以殽烝問之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郤克之怒也齊欲報之還請伐齊時武子將老召其子燮卿文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也以已亂也弗已必益之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文子退朝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爾童子而三掩衆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郤子伐齊師勝而還文子後入武子問之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士文子燮字叔士會之子也事景公厲公聘於魯言伐鄭魯人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郤至曰子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匄燮之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既戰敗楚師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歸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疾也難將作矣燮卒公果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先去三郤將殺欒書中行偃而不忍書偃遂弒公及其外嬖而立悼公

鄭氏泉曰趙文子與叔向論晉大夫之賢者稱范武子此蘇氏所謂[illegible]而蘇子由以為彼以死生取之故遺文子以余觀之彼其父子之盡心謀國未知孰賢乃武子之教燮與文子之教匄其所諄諄鞭策之者常恐其以賢智先人皆恂恂君子乳其視欒郤之族以驕侈隕身滅宗者大有徑庭矣

叔向名肸晉武公子伯僑之後也伯僑之孫突為羊舌大夫因以為氏突生職佐祁奚為中軍尉生子四人長曰赤銅鞮次曰肸次曰虎季曰鮒赤與肸皆賢而肸博識多文辭叔虎以力嬖于欒懷子欒懷子好施而多士范宣子畏而逐之殺虎并囚伯華叔向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叔向社稷之

國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宋向戌請弭兵晉楚會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已而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子木歸以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未可與爭也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厚其禮而歸之無何楚公子棄疾來聘報韓子也韓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疾及境公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僻也我衷若何効辟公說乃逆之平公之季年成虒祁之宮諸侯來賀歸而賤之皆有二心及昭公立叔向知晉德衰力不能救言於朝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

並徵會會於平丘齊人不可叔向明先王之制以告之齊人懼曰敬共以往遲速惟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然後就盟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時叔魚攝理叔魚叔向之弟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朝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義也夫初叔向娶申公巫臣氏巫臣妻夏姬也傳云其母曰甚美必有甚惡將有大敗已而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謁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及叔向卒晉人誅祁盈伯石黨於祁氏并及於禍羊舌氏絕伯石即食我

鄭氏泉曰叔向事悼公平公昭公習於禮而勇於義以直聞於諸侯雖不專任晉國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晉國賴焉迨其老也君弱臣強各營其私而不在諸侯叔向區區其間彌縫其闕救敗而已其才不盡用也平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刑僅乃得之此足以觀其概云

韓獻子厥其曾祖萬曲沃莊伯之弟也萬封於韓原曰武子因以韓為氏趙盾言厥于靈公以為司馬秦晉戰於河曲盾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戮之盾喜曰擧而不黨可以賀我矣召獻

子而禮之厲公時獻子將下軍晉楚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厲公歸而殺三郤欒書荀偃執公而召獻子辭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厲公遇弒竟免于亂悼公立獻子為政楚人伐宋宋來告急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也遂起師遇於靡角之谷楚師畏之而還明年獻子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於是復霸及獻子請老而荀罃為上卿禀焉以從政厥次子宣子起也長子無忌以廢疾讓起故立之

潁濱蘇氏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

華見趙武傳中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為不然韓之先
與魯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於八世猶未
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
衰姬姓復興者三國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
濟飢饉其報固當然哉
魏莊子絳武子犨之子武子之父曰畢萬畢公高之後也萬事
獻公為大夫獻公賜之魏故以魏為氏絳初事悼公為中軍司
馬公會諸侯盟於雞澤公弟揚干亂行[illegible]莊子戮其僕公怒將
殺之莊子以書請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不能致訓
至于用鉞敢歸死司寇將伏劍公跣而出親止之公於是以絳
晉紀論　卷十二　廿
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無終子嘉父因莊
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將拒之莊子廣說有窮后羿之
失人與虞人之箴[illegible]於是公好田故絳及
之因言和戎有五利請因而撫之以專力諸夏公從之使絳盟
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故三駕而楚不能與
爭絳之力也晉始服楚鄭人來平以歌鐘二肆女樂二人為賂
公以樂之半賜絳曰此和戎之功也三讓乃受之魏氏始有金
石之樂絳始佐下軍平公時遷將下軍
鄭氏泉曰魏莊子之事晉悼也毋論其他即會諸侯一於戚
二於城棣救陳三於鄬四於邢丘五於戚六於相七戍鄭虎
牢八於亳城九於蕭魚蓋九合矣故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

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由斯以言即桓公管仲所為震
耀於後世者不是過矣庶幾霸哉乃公之卒也謚曰悼竊嘗
疑之因考謚法法曰肆行勞祀[illegible]年中早夭曰悼恐懼從處
[illegible]曰悼平公非肆行勞祀者也公之立也書曰賴宗廟
、大夫之靈得奉祭祀敢不戰戰可不謂恐懼乎立年十四十
五年而悼公卒可不謂早夭乎故謚曰悼蓋賢之也亦惜之
也使克永世以彼其君臣之相遇於桓公管仲之烈何有哉
介子推晉文公之微臣也文公出亡從者五人推與焉比文公
反國至河咎犯請亡[illegible]文公與盟時推從在舡中笑曰天
實開公子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
位乃自隱渡河文公新立賞從亡者未至推推亦不言祿祿亦
晉紀論　卷十二　廿
不及推曰獻公有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
絕晉非君誰立[illegible]二三子以為己功不亦誣乎下義其罪上
賞其姦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
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
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此乎與汝偕隱至
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
已上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
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illegible]未圖其功使人召
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封
之以為介推田號介山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鄭氏泉曰聞之不有行者誰扞牧圉則從亡之功可少之哉

願君功之道賞及之則受之可也賞不及之則聽之可也焉
用隱也如介子推之所為無論其心即其母氏之言宮門之
書夫亦不免幾徼觖觖者歟然不悉能天之功以為己力至
終其身不見亦可以愧當時之要市於君者若文公之廄介
子雖謂之善補過可也

尚論編卷之四

古吳常熟澗谷閒人峰山錢泉子靜甫輯著

鄭　子產　子皮

子產者公孫僑也為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發之字曰子國
亦鄭之良大夫也鄭簡公初年子產尚少鄭人欲媚于晉使子
國子耳侵蔡獲公子燮國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
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晉楚爭鄭必自是始鄭弗寧矣先是子駟
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殺釐公及是子駟相欲自立
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立為君子產
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
而相簡公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于己衆弗順將誅之

子產止之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
如焚書以安衆乃焚書於倉門之外已而子孔專簡公誅之而
以子產為卿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却之及范宣子為政諸侯
之幣重子產寓書子西以告宣子曰國家非無賄之患而無令
名之難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
宣子說乃輕幣簡公以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
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且
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晳攻伯有逐之子產與之盟而撫
之伯有死子產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之子駟氏欲攻子產子
皮怒曰殺有禮必有禍乃止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
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陽辭亦
子皮止之歸而逐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公孫黑將作亂子產數其三罪而戮之尸諸周氏之衢
故諸大夫皆畏而愛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
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
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
而納車馬焉且有辭以答士匄晉於是築諸侯之館鄭人游於
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皮欲

使尹何為邑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
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皮以為忠故委政
焉晉侯有疾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人以實沈臺駘為問子
產對之辨言實沈參神臺駘汾神二者不及君身而譬君身內有四姬為生疾之原晉侯聞之曰
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子產為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
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又善于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
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
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
乃授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子產及事簡公定公
獻公聲公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能以寬服

人其次莫如猛及太叔為政不忍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
澤太叔悔之孔子見事子產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西山真氏曰子產為卿於鄭歷事四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
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
至城下國之危且弱甚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固幹皆有
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
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
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黑宗大姓
翕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
徇其求故終其身免于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若其所
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禮

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庸主不
足與進耶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
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推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決
焉
鄒氏泉曰子產信君子哉綜之善因事而行義寬猛無常低
昂屢變惟義所在如星孛於大辰不肯用瓘斝玉瓚龍鬬於
時門不從國人請祟真不惑於機祥矣乃豪有介而行言將
殺叔帶與段則為之立良止而并立公孫洩以撫之數之物
理參之人情事多類此義也夫
子皮者罕虎也子展之子初子展如晉叔向曰後亡者也儉而
一子皮嗣為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

衆户一鍾是以得鄭国之民罕氏常掌国政為上卿宋司城子
罕聞之曰鄰於義国之望也子皮外寬内明好善而能擇故於
国最愛子産及授子産政辭曰国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
子皮曰虎率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国無小小能事大国乃
寬子皮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
用善人民之主也子皮卒子産歸自晋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
矣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者也
鄭氏泉曰子産時国多大族有欲害子産者子皮嘗抑之子
産欲行則子皮止之子皮為政事無大小聽子産而後行而
子産當国亦藉子皮之帥以無梗故君子曰子産相鄭諸侯
親民靜国安子皮之由也彼惟恐人之得政而相傾危者視
此可愧哉

衛蘧伯玉　史魚　甯俞

蘧伯玉名瑗事靈公孫林父之如戚也其子蒯事獻公飲公使
師曹公嬖笞之三百歌巧言之卒章林父懼其不先必又將排出公語
伯玉伯玉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關
出既而從之殤公時獻公使告甯喜甯喜欲納之告伯玉伯玉
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靈公嘗與夫人夜
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
夫人曰伯玉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
不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果蘧伯玉伯玉賢行孚於
知之以嬖於彌子瑕故而不能用史鰌以尸諫[illegible]
於是靈公退彌子瑕而用伯玉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黙往視之
黙還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使
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為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
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
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用昭王曰何也伯玉
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呉呉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呉善
用之釁黄生於楚走之晋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
是晋善用之今瑗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于是昭王追
子皙而還之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其稱曰君子之人達故
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君子慎其所
以與人者記禮者取之

史魚名鰌字子魚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
任事子魚患之數諫靈公不聽子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
治喪於北堂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
正君死無以成禮置尸北堂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子魚死公往
弔怪而問焉其子具以父言對公蹴然易容曰是寡人之過也
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
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
而後返衛國以治
甯武子名俞莊子速之子也晋文將侵曹假道於衛成公弗許
晋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晋齊盟歛盂成公請盟晋人拒之
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説於晋公出居於襄牛武子從

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以叔武故復公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自今日以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前驅誤殺叔武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以訟於晉侯武子為輔公與元咺訟不勝晉人執公歸於京師寘諸深室武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為請晉歸公公使武子聘魯侯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以為此天子所以樂諸侯覺報宴也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

鄒氏泉曰衛之君成公獻公不能守國靈公不能閑家皆無

道之君也乃其不至于喪真以有人也故季札過衛說蘧瑗史魚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而武子之愚夫子亦以為不可及蓋皆所謂社稷之衛者非耶甯之愚史之直皆伯王之所能而不為也然則君子固貴達變與

宋　樂喜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衎之後也事平公樂轡以弓梏華弱於朝公見而逐之子罕時為司城亦逐樂轡轡射子罕之門喜吾之如初皇國父為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閭以辟燥溼寒暑今吾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戌會諸侯議弭兵（此紀罷兵）歸而請賞之與之邑六十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而又求賞乎削其書而投之戍懼辭邑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獻玉者稽首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泉按左記云晉人欲伐宋使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

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由斯以言則當時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與其弭晉楚之兵者獨向戌之功乎哉

秦　百里奚　附孟明視奚子　蹇叔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游以干諸侯久之不遂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為媵婢遂與奚相失後奚歸虞事虞公為大夫及晉獻公伐虢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語奚曰是不可以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公蓋不可與言者也奇曰然則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及晉伐虢遂滅虞虜虞公及奚以歸（此從史記與孟子說虞之素不同）晉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穆公

將以奚為媵奚亡之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奚賢欲重
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羖
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奚年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
以亡國之臣辭固問語三日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
夫晉饑使乞糴於秦公問奚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
隣道也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降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奚相秦凡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巴人致貢八戎咸服戎王遣由
余款關請見皆穆公用奚之由也其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
張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
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有子曰孟明視為政於秦禦晉師敗
於殽諸大夫請殺之穆公罪己復使為政既而率師伐晉濟河

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畏秦不敢出穆公自茅津濟河封殽尸
而還遂伯西戎論者以為孟明之力也
蹇叔初與百里奚相友善秦穆公得奚授以國政奚讓曰臣不
及友蹇叔臣嘗欲事齊君無知周王子頹亦嘗欲用臣已而虞
公再用其言得脫於難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穆公乃
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鄭人杞子齎鄭於秦曰我主北
城門鄭可襲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穆公曰吾已決矣遂發兵使孟明視
西乞術蹇叔及白乙丙將兵至滑以鄭賈人獻牛故三將相
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晉原
軫言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晉襄亦怒曰秦欺我
孤因喪破我滑時晉文公未葬遂墨衰絰發兵大敗秦師於殽獲虜
三帥以歸文嬴文嬴晉文公夫人秦穆公女乃歸之穆公素服郊次
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
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後作秦誓蓋悔不用蹇
叔也
泉按史記方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之將兵行也百里奚蹇
叔二人哭之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
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遲還恐不相見故
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夫見其師之
必敗以告其子而不以情告君又為兒女子哭泣戀戀之態
何為者耶故君子謂殽之敗百里奚蹇叔亦有罪焉不然豈

乘穆公之怒二子亦有難於犯顏者耶其視孫叔敖之諫莊
王伐晉不逮遠矣莊王時與師伐晉曰敢諫者死叔敖不俱國有孫叔敖之諫其子有誤史記併論二子叔敖左備

楚 鬬子文 孫叔敖 申包胥 觀射父
左史倚相 石奢

子文名穀於菟父伯比芈姓若敖熊儀之後也以邑為氏初若
敖娶於䢵生伯比若敖卒從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
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而收之䢵女歸伯比楚人謂虎
於菟謂乳穀故名成王時鬬般殺令尹子元使子文為令尹子
文以楚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為爵勸不為祿沮以
憂勤於社稷子文師師伐弦其後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

師伐之取成而還會得臣聊子伐陳取焦夷及陳頓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乎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靖論書令尹之故子必 皆精令尹鬪般子以）初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繒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殖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弟子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及子文子鬪般爲令尹越椒與蔿賈譖般殺之而居其位既又惡蔿賈復殺之遂將攻王王與戰於皐滸椒敗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鄖公

孫叔敖一名蔿艾獵蔿賈之子芈姓蚡冒之後遂畫食邑於蔿故以命氏初蔿賈見殺孫叔敖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之尸祿久妨賢礙能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可授以政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令尹賀者畢至有狐丘丈人者鹿衣白冠最後來且弔語以三利三患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取益廣（注一曰吾益博）可以免於患乎丈人曰善其言也（此段記根聞傳）叔敖相楚三月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盗賊不起民各得所王以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叔敖聞市令之言請復如故王欲高車（故馬） 使將下令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敎閭里高其梱（門限也）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大率不敎而民從其化莊王嘗問叔敖以國是對曰君臣不合國是不定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乎叔敖之

相楚也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牛羊之衆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利地人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惟此叔敖死其子貧甚王卒聽優孟之言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絶云

鄖氏泉曰子文叔敖之大節何其相類也魯論言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而史傳謂叔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足以當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其於功名之際大略同矣至其深自挹損而不忍自殖以逃死戒其子以無受利地取予之致亦較若一焉彼其所見者大而所慮者遠也世有介介於得失而以驕侈自敗或禍子孫以

必爭之害者其知何不還二子耶・

中包胥楚大夫也事平王昭王惠王與伍員友(員父名奢)平王信費無忌(費左傳作極)之讒而殺奢與伺也員將奔吳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胥求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不已甚乎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乃走乞秦師秦不許包胥裂裳裹膝立倚於庭墻而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素沉湎不恤國事聞而憐之為之賦無衣包胥九頓首而坐([illegible])秦乃出師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楚子入於郢王賞之包胥(不受)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

逃賞惠王時包胥(使)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辭曰不知王固請乃問越王所以與之戰者越王言所以報吳而與戰者四包胥曰皆未可以戰也大戰之道知為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於是越王召五大夫曰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鄒氏泉曰方包胥之語員存楚也見謂迂矣比其哭秦庭也又瀕於死矣迺竟得志豈所謂天定亦能勝人者耶(此包胥自言之)夫當時楚稱多材囊瓦沈尹戌蓬越之徒具在而其存楚也乃在一包胥獨無赧乎

觀射父楚大夫也昭王嘗問於射父曰周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於天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及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蒸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群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

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百官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左史倚相世為左氏故以官稱倚相嘗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命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因舉衛武

公之自徹與周文王之不敢驕者皆之且曰子若常爾楚其殆
執子亟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
訪之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弃之（子期辭）可乎對曰昔先大夫
子囊違王之謚（楚莊王有疾告大夫請謚以為靈若厲及卒子囊請謚為共）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
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
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
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惟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
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以芰薦為敖嗜）
其可乎子期乃止

鄒氏泉曰觀射父之對昭王也信辯而博矣而倚相闇祈招
之詩而子革聽能救之以所不知何哉然王孫圉之折簡

尚論編　卷四　十四

子獨當此二贊足以褒晉人之謀矣蔡哀公之言曰楚雖無
道有倚相是可無行乎余於觀射父倚相亦云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奢
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
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
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
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
受令自刎而死

鄒氏泉曰昭王之時楚國亦多故矣石奢為之相所行罕無
聞且左國右史紀楚事咸無其人獨史記據呂覽而列之於
循吏皆以奢奉職循理自身始耶余以為奢縱其父可以死
赦於王可以無死乃竟死蓋獨行之傳與太史公以為楚昭
名立繇此通矣

吳　季札　伍員

季札者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
祭次曰餘昧次季札札賢壽夢欲立之札辭不可乃立諸樊諸樊
既除喪以父命讓札札固辭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
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
傳以次必致國於札而止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及
餘祭卒夷昧立既卒欲授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
之子僚為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
子耳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於是使專

尚論編　卷四　十五

諸刺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季子時受僚命使於晉以觀諸
侯之變及是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
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初餘祭嘗使
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歌邶鄘衛歌王歌鄭歌齊
歌秦歌魏歌唐歌二雅歌頌舞象箾南籥舞韶護舞大夏舞招箾
札皆有辭備得衆樂之情焉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令速納邑
與政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交曰子為政慎
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
宿孫文子戚邑曰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衛獻公卒未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文子趙武宣子

獻子（韓厥）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
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
難夫差時楚子期伐陳吳使札救陳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
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穎濱蘇氏曰季子事吳數十年觀其出聘於上國不以死背其
心（初札使過徐徐君好札劍弗敢言札心知之及還徐君已死乃解劍繫徐君冢）
眾其心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救陳事）蓋其所以養心者
至矣雖祿之以天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彼其所養者
誠重故也

胡氏傳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春秋書曰吳子使札來聘）
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夫先

聖賢莫齊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
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
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
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
而春秋之所貶

劉氏泉曰太史公言季札見微而知清濁以為弘覽博物君
子豈不謂季子歷使諸國決其興亡如蓍兆響應哉迺獨不
知公子光之將弒僚何也豈以為光真當立耶夫弟受位而
不敢私子失位而不敢言而吳人之信札者且專矣誠以光
為當立則以大義責其國人而立之僚必不敢不聽何至茲
亂也蓋札自潔之士而身任社稷或非其才故哀死事生中
立以自全（孫札之光事許死）若是與

伍員字子胥父曰奢兄曰尚其先伍舉楚之名大夫也平王有
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
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至而勸王自取之曰去太子而
事平王說王大城城父以賞太子王聽之從而譖之曰建與奢
將以方城之外叛王遂執奢而使奮揚殺建建亡奔宋無忌言
於平王曰奢二子皆賢可以父質召而誅之不然且為楚患王
使召尚與員員不來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員亡走吳因公子
光以求見吳王僚久之言伐楚之利將公子光欲殺王而自立
沮止之員亦知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勇士專諸於光
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勝白公）耕於野以俟及楚平王卒昭王立

卿（[illegible]）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吳國內空光乃
令專諸刺殺王僚而自立是為闔廬闔廬以員為吳行人楚伯
州犁之孫嚭奔吳吳亦以為太宰以謀楚員既破楚軍於豫章
後悉興師與唐蔡伐楚敗囊瓦於柏舉五戰及郢楚昭王奔隨
吳遂入郢員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告急求
救於秦（事具申包胥傳）秦出師救楚與楚子西子期連敗吳師闔閭之
弟夫槩亡歸自立闔廬釋楚還擊夫槩走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
復入郢（楚後遷鄀）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
晉南服越人其後五年伐越越王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
闔廬死子夫差立二年而報越敗之夫椒越王以其餘兵五千
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

妾夫差將許之員諫曰越王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又將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弗可及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夫差將為與伐齊句踐率其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員獨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後使子胥於齊員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太宰嚭因讒之曰員恨其計不用常鞅鞅怨望此起禍不能顧王早圖之王使賜之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員仰天嘆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員尸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江上命曰胥山吳王既誅員遂伐齊大敗齊師十四年會諸侯于黃池越入吳二十三年而越卒滅吳云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非烈丈夫孰能致此

潁濱蘇氏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尸吾皆憐其志多其材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楊氏循吉曰子胥於父兄親也於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怛人殺其父兄則是讎也以君殺之非罪則有命焉是不幸也非讎也故於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君也有懼而已矣然國而從之又引兵而伐之又至入郢而鞭故君之尸何也於吳也以忠而詐於楚也以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者其子胥乎

越

范蠡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讓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其算南遊於越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句踐吳王夫差將伐越以報闔廬之怨句踐謀以兵先之蠡諫曰臣聞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勿為人客人事不起勿為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天時不至而欲先之必災於王身王弗聽蠡復以陰謀逆德好用兵器不利彊諫之其王又弗聽遂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句踐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召蠡大夫種而謝之蠡請卑辭厚禮以事之不可而身與之市王乃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不許乃復使大夫種往賂太宰嚭因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王乃許成撤兵歸句踐既反國將使蠡為政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種不如蠡乃使種守而蠡為質於吳三年而吳人歸之居四年民有三年之業國之父兄請報吳王召蠡而問之者三蠡皆曰王姑待之蓋人三年所矣王又召蠡而問曰識晚矣柰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請之乃大發兵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時吳王方會諸侯於黃池精兵皆從故越易勝吳王反自會厚禮請成越自度亦未能即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復伐吳大破其師困而留圍之後棲吳王於會稽之

山吳王使人請成益恭謹曰孤臣夫差亦欲如會稽赦孤臣之罪句踐欲許之蠡曰二十年而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句踐曰吾欲勿許而不忍其使者[illegible]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王已屬政於執事[illegible]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與百家居之吳王謝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吳滅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而蠡稱上將軍自以滅吳久國至五湖為書辭句踐不許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illegible]後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尚論編　卷四　二十

鄒氏泉曰蘇東坡氏言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江湖如去仇讎使君臣免於惡名誠賢之矣乃潁濱氏則謂以蠡之賢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復積以為好貨之心終不能自放至亦比之烏喙蠡遺書大夫種曰越王為人長頸鳥喙蓋嗤之也余以為蠡知者也惟智故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賤而貴可貧而富春秋以來用舍進退如蠡予以智全者亦希覯哉雖然范蠡能料莊生[illegible]之能出其子而不能料莊生之卒殺其子能料長子之必殺仲子而卒不遣少子遣長子則人之智固有不能盡用者耶不然何工於謀君而拙於謀子也

曹子臧

曹子臧者名欣時曹宣公之庶子也當成公時宣公會晉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illegible]守使子臧迎宣公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皆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宣公既葬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皆從之亦將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同盟於戚晉侯執之以歸於周諸侯皆賢子臧請於晉將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曹人請於晉曰自我殺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illegible]臧是大泯曹也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

尚論編　卷四　廿一

於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於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鄒氏泉曰蘇子由言予高子臧之義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邑事不復見蓋惜之也余以為子臧信賢者矣豈必見其行事哉子臧之子會當以事許曹公悼出次於鄭以待命久而不召遂自鄭出奔宋春秋書曰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所以表其賢者之後而有禮於去國也嗚呼此足以觀子臧矣

隨　季梁

季梁者隨之賢臣也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illegible]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少師侈請羸師

以張之熊率且曰季梁在何若伯比曰以為後茍少師得其君
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
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
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
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及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越二年楚子
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
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
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
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

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鬭丹獲其戎右少
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少師謂隨未可克
也乃盟而還

鄒氏泉曰方楚之自立為王而欲以兵觀中國之政也鬭伯比
設其視漢東之隨可撫而有矣乃其伐隨也羸師之謀以一
季梁之在而沮脩盟之舉以一少師之獲而成然則賢不肖
之用捨國敵之所伺以興亡我者而可無慎哉

尚論編卷之五

古吳常熟潤谷闕人嶧山鄒泉靜甫輯著

戰國

趙

荀卿　虞卿　藺相如

荀卿趙人名況時人相尊號之曰卿荀子書曰孫卿者漢人避
宣帝諱也嘗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言兵要在於附
民又言為將之道有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終之
以王者之軍制臨武君善之陳囂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
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
奪也荀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

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況年五
十始來遊學於齊齊時田駢之屬皆已死而荀卿最為老師齊
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禮食必祭示有先也必以席中一人尊長者舉酒以祭故曰祭酒
出入前後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
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其弟子也荀卿
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
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

東坡蘇氏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
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
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

甚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天下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彼李斯者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鄒氏泉曰戰國時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以干世主而齊復開第康莊之衢致天下士大都諸子之言迂闊辨文其難施故齊

人有談天雕龍炙轂過之類（過音禍釋車之盛膏器言其智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此何以當於世哉乃荀卿能明王道述禮樂而論兵恆以仁義為本其視騶衍之儔又何啻霄壤哉若其所以論性論子思孟軻者特識不到耳未可謂其極偏駁也唐楊倞以為荀卿之書非徒諸子之言此論極公試取其三十二篇玩之自得

虞卿者史記以為遊說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樓昌請發重使為媾（媾和）虞卿曰制媾者在秦請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秦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王不聽發鄭朱入秦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請和虞卿曰此自盡之術也其勢必無趙矣臣請以六城賂齊并力西擊秦臣見秦之反媾於王也王因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王以虞卿言從之時秦昭王以范雎故欲為之報仇求魏相魏齊而殺之魏齊亡走趙依平原君秦得平原君而使趙王殺齊齊夜出見虞卿虞卿解相印與魏齊間道亡抵信陵君信陵君難之齊怒自剄死虞卿困於大梁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鄒氏泉曰戰國遊說之士皆歷抵諸侯以干寵獨虞卿終始

事趙專持從說庶幾仲連之意焉至捐相印棄萬戶侯以赴魏齊之急亦有義俠之風非獨策士也乃卒以此困於大梁太史公有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然則士固不當以窮愁自廢哉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有和氏璧秦昭王遺書願以十五城請易之趙求人可使報秦者賢薦相如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曰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因紿王齋五日而後上璧乃使從者懷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期則請就湯鑊秦王卒禮而歸之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及秦王與趙王會澠池相如從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缻

趙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有加于趙出是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為屈之於是舍人諫曰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何也相如曰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謝罪卒與為刎頸交（言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

大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伸音）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知勇可謂兼之矣

魏　西門豹

西門豹者魏文侯時鄴令也初令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錢百萬用其二三千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家有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言不為河伯娶婦則為縣邑不）祀（為後張本）鑿　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之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河上視之顧謂三老巫祝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投巫嫗于河中又三投弟子趣之（弟子乃大巫之從弟子）又謂弟子不能白事復投三老河中鄴吏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後民人得水利家以富足史言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以為賢大夫云

鄒氏泉曰為河伯娶婦鄴之患所從來久遠矣巫不投則妖不止豹可謂神武之政哉史氏顧列之於滑稽而二泉邵氏亦謂其術而未仁不知便宜行事以杜民患不可謂滑稽即不若陳子亢之止殉楚為行仁之巧然其仁鄴之民者大於不殺巫矣乃其投巫後即鑿十二渠若事亦相關蓋徒沉巫不浚水多後有河患即娶婦之事復起則是役也除害破惑兼之矣論者以此為西門豹政本而穎濱氏亦以豹為循吏蓋先得余意云

韓　申不害　韓非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新序云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臣下其言深刻故號曰術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孤憤言孤直不容於時）五蠹（蠹言害政之蠹）內外儲（儲說其直利）所謂說林（其說如林）說難綜之十餘萬言而說難書甚具如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

之洸瀁傳文則多而久之（人多踈而致悛之言也）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其言切事情大率類此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非因上書秦王欲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終為韓不為秦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秦王下之吏李斯使人酖殺之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而卒不能自脫史遷悲之

鄒氏泉曰太史公言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東坡蘇氏廣其說曰老莊論仁義禮樂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老莊之後其禍為申韓是也其言豈不誠然乎哉顧老子所貴無為莊子放論要歸自然彼固欲行其說亦自名家善用之者約躬省事淵嘿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此其效也若申韓者特未精其術而不善用之耳豈老莊之罪歟故余以為論人者亦勿為雌黄之申韓可也

齊

魯仲連　王蠋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卓異也）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常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大破趙長平之軍秦兵遂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請趙王欲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未有所決魯仲連因平原君見衍曰所為見先生者欲以助趙也因言秦稱帝之害已又言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起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使者三終不肯受後置酒以千金為魯連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商賈之事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illegible]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大畧言燕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于燕（燕粗言亡身各非智）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潁濱蘇氏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敗事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衍而縱横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王蠋齊人也初燕之破齊師[illegible]而長驅入齊也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得法章立之是為襄王〇初湣王出奔保莒城及淖齒殺湣王於莒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敫之家[此據史記]

鄭氏泉曰余上紀王蠋事因史記也夫以齊之有君無君係一布衣其推蠋者至矣豈可盡謂太史公之退節義乎

楚　屈原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史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嫻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原造為憲令原屬草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言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其後王為秦張儀所紿貪秦商於之地輕與齊絕及不得地兩興師伐秦俱敗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儀至楚又以計釋去[illegible]於時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illegible]此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追之則不及矣秦昭王欲與懷王會[illegible]懷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也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卒行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王竟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平雖廢不用而睠顧楚國繫心懷王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illegible]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illegible]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illegible]為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而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太史公曰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illegible]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又曰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

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
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歟屈原多自謂非罪之辭
鄧氏泉曰太史公吹屈原事反覆感惻至垂涕其所自況淵
誠悲之也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
不容而自令若是非知原者也蘇穎濱氏言原楚同姓不忍
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賈誼亦之識教以孔孟歷聘諸侯以求
行道非原志庶乎知原矣乃又責原應直而不知道猶即以
死未合於聖人夫聖人之道豈易合哉如原者取節焉可也
唐皮日休御宗元弔之各有辭若詆信規誠服道守義之語
千載而下欲知原者以二子之言為左券可也

燕

樂毅

樂毅者其先曰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者也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趙有沙丘之亂毅適魏為魏昭王使于燕時燕昭王於國破之後未嘗一日忘報齊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故毅至燕燕王位以亞卿於是毅為上將軍並護諸國之師以伐齊破之濟西湣王出亡於外諸侯兵罷歸而樂毅軍獨追至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王大悅饗士行賞封樂毅為昌國君而使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毅留徇齊五月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獨莒即墨未下會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田單縱反間於燕乃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趙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齊復得故城惠王悔之又怨毅降趙恐趙用毅而乘燕之敝以伐燕乃使人讓樂毅且遂為書謝之言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而樂毅遺惠王書言己之所大恐義之所不敢出者亦懇至於是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卒於趙

鄧氏泉曰樂毅不下兩城後之議者論說紛若文中子為善藏其用夏侯玄亦謂毅將以成王者之業而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此紫陽夫子所謂要去立說不去考較仔細者也夫行師之道亦有值其不能用迷者　方齊湣驕宋而驕暴五國共疾之齊人多叛之故破之易及齊孤而其子立於莒則人情又復惜之固有不忍盡亡其國者且即墨又有田單勇知相敵故下之難毅亦何嘗過計其他

也近見董濤陽氏云毅與其以二賊為守孰若勸昭王益施仁義定國置君反城與地此伯王之業也而惜不逮此是亦一道然豈可以責戰國之君臣哉乃其上下之際謝過盟書兩無惡聲亦庶幾以禮始終者

秦

茅焦

茅焦者齊客也初秦王政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己乃詐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於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毐王左右有言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蘄陽宮為亂王發卒攻毐獲之夷三族廢治其黨與及舍人遷太后於雍萯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

其四肢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上謁請諫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耶對曰天有二十八宿死者二十七人臣固欲滿其數耳非畏死者也王大怒曰趣召鑊烹之是安得積闕下扎王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

鄒氏泉曰太后亂行非母也嬴政幽母非子也即骨肉之恩再續廷諍之路復啓其事何足道爲獨茅焦之諫有足壯者方政之遷太后於雍也諫而積屍於庭者且二十七人矣當其時忠赤之士因氣鎖詞孰敢諫者茅焦乃能獨奮勇果詣謁造廷折其數失從容伏質其視虎狼之政鼎鑊之烹若無有然可不謂難哉所不論者假父二弟正秦國之大僇而焦并以此為辭假令秦王緣此而益懟其母也焦又何說乎然則焦亦倖而售耳彼陳蹟謂焦言忠氣雄名彰事立為賢於龍逢比干之諫桀紂徒自殺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者嗚呼成敗胡可以論人也

尚論編卷之六

古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西漢

蕭何　曹參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樊噲　周昌　陸賈　劉敬
叔孫通　申屠嘉　賈誼　張釋之　汲黯
蘇武　石奮　霍光　朱雲　魏相
丙吉　張安世　杜延年　二疏　王吉
貢禹　尹翁歸　韓延壽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蕭望之　匡衡　鮑宣紀上
龔勝　龔舍紀上　叩皓　鄭子真　嚴君平
薛方　逢萌　梅福紀上

蕭何沛人也以文毋害[illegible]為沛主吏掾及給泗水卒史事第一上課最秦御史欲入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漢高祖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背約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攻羽何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王

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朝閒與專屬任何關中事（鄂氏鄂之曰蕭何相 鄂只北數句書之）天下既定高祖已論功臣以封蕭何及奏位次第一曹參次之是日諡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也（送錢以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孝惠二年何卒諡文終侯

太史公曰蕭相国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鄒氏泉曰高帝每出關東而關中動息帝必窺之蓋關中天下根本故帝疑何最甚方帝與項羽距京索間用鮑生計何遣子弟詣軍及帝自將擊陳豨至邯鄲益封置衛何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其後帝自將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国何為聽說客計多買田地賤貰以自汙蓋皆以術免死稍請苑則械擊已及矣君臣相信蓋自古難之哉

曹參亦沛人也秦時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自為將擊胡陵至從漢王破項羽戰凡七十餘多所先登陷陳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參歸相印為齊相国六年賜爵列侯食邑平陽號曰平陽侯孝惠帝除諸侯相国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避正堂舍蓋公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及蕭何卒使者召參參去囑其後相以獄市為寄後相少之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無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帝怪相国不治事令參子窋私問參參怒而笞窋二百至朝帝讓之參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缺史字與）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休矣參為相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

太史公曰曹相国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俱（從韓信參自將兵從高祖功亦多）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国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鄒氏泉曰昔人有言蕭規曹隨清淨畫一不作聰明不求勝前人最為賢德亦隱然之功乎是則然矣然為相而絕不事事日夜飲醇酒吏有言者亦輒飲以醇酒令醉終莫得開說至聞吏醉歌呼不按是矣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以此為相休則集衆思廣忠益與其專執政而闇風靡然自化者非耶雖然參亦有深意焉蓋高祖所誅大臣多呂后力惠帝既立權在呂后其殘虐更甚參所為無亦蕭相国自汙之意耶故張南軒謂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為善而不知遏呂氏之謀又言帝既以憂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

亂其君心為參罪是也若程晏言參不能覆何之造其責之
又甚矣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悉以
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名開地)父(名平)五世相韓故
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之於博浪沙中
誤中副車秦大索天下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閒遊下
邳圯上得老父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
興乃太公兵法也良常誦習為任俠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常
用其策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說
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

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良與韓王成西略韓地及沛
公與良西入武關良說沛公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與之連
和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破秦軍遂至咸陽秦子嬰降
沛公沛公入秦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請聽噲言沛公乃
還軍霸上及鴻門之會沛公為漢王王巴蜀得漢中地漢王之
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
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
還定三秦矣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兵敗而還項羽急
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国後
趣刻印良請前箸籌不可者八漢王令趣銷印韓信破齊欲自
立為假齊王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徵其兵擊楚及

項羽與漢王中分天下以鴻溝為界漢王欲西歸良與陳平說
擊之追羽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信越期不至良說漢王捐
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用其計信越皆引兵
來漢六年封功臣良辭三萬戶封為留侯上嘗望
見諸將往往坐沙中偶語留侯請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
群臣皆喜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
勸上都雒陽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
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
如意大臣多諫爭未有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使呂澤劫良畫計
招致四皓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於是良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後八年卒

謚文成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
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
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
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
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鄒氏泉曰唐荊川氏左編置張良於謀臣之列至與商君蘇
秦范雎韓非為伍豈非以良不為相國又未嘗特將常為畫
策臣故即名臣亦不使得與耶名余以為此非
所以論子房也子房蓋忠義謀哲並用荊川氏或未深觀之
耳夫誅秦蹙項始終為韓而致身為帝師漢成帝業卒鴻冥

鳳舉以去此雖何參莫得而班馬視鞅秦睢非之儔以智術取敗其相去又不啻霄壤矣若良之子之行事余則不可知不疑以謀殺楚内史贖為城旦國以除辟彊教陳丞相脫禍請將諸呂居南北軍呂氏以彊父子之際其賢不肖之相越何其遠哉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陳涉之起而王陳也平事魏王咎（卽陳涉所立）人或讒之平亡去往歸項羽從入破秦已而羽命平擊降殷王而殷王復為漢王攻下之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間行渡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與語而說之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讙譁也）漢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灌嬰等咸讒之

曰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平平自解因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其後封為戶牖侯更封為曲逆侯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韓王信凡六出奇計輒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illegible]陽[illegible]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擒韓信五也厚遺匈奴閼氏解白登之圍六也）高帝崩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呂媭讒乃不得行王陵免太后徙平為右丞相（漢[illegible]）惠帝崩太后欲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及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帝平本謀也文帝立平以右丞相讓勃勃自知能不如平謝病請免平專為一丞相

鄒氏泉曰陳平之志見於宰社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爭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榮名終可不謂知乎然始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其後孫何果坐法棄市國除然則平之知又淺矣哉

王陵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因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illegible]伏劍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既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

王者天下共逐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於是欲廢陵乃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薨（漢書[illegible]）

鄒氏泉曰呂氏欲王諸呂而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足以折其姦心矣而平勃乃從而定其邪志遂其凶謀蓋畏死貪生不知狥義而猥曰用權以濟事於後非忠於謀國者也跡其閒居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窘迫僥倖甚矣假令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媭之謀行不亦殆乎故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言哉南軒氏之言夫

周勃始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能彊弓）高祖為沛公初起勃屢立戰功多先登其後滅秦從入漢中還定三

秦所至攻擊功常最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當高祖所行之前）及為相國
代樊噲將有擊破下薊定上谷北平漁陽遼東西之功勃為人
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
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
崩矣惠帝以勃為太尉（太始置）時呂祿呂產秉漢權欲危劉氏勃
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而迎立代王是為文帝文帝既
立以勃為右丞相居月餘有說勃以威震位尊禍將及身者勃
亦自危請歸相印及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免相就國
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畏誅常令家人持兵見之後有告
勃反者逮捕治之勃恐不知置辭獄吏受賄乃書牘背示之以
公主為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薄太后亦以為

無反事於是帝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就國北卒謚曰武侯

鄒氏泉曰昔人論周勃處事然有周章處如既入北軍復問
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謁皆非召之不來麾之不
去者勳安劉事特幸成耳然司馬遷班固咸重其人至褒之
為漢伊周則以高帝安劉氏必勃之言中也其舉動若彼者
夫亦椎樸使之哉

樊噲初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
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以至攻宛陵常以先登立功遂
由列大夫賜爵封號賢成君戲下之宴亞父謀欲殺沛公時獨
張良得入坐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到營直入立帳下譙
讓羽沛公得出噲步從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噲
從入漢中還定三秦項羽既死漢王為帝噲以多戰功遷為左丞
相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
病甚惡見人噲乃排闥直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曰陛下
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帝始遣噲擊燕人有惡噲黨于
呂氏者（讒謂毀）帝怒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
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帝已崩呂后釋噲復爵邑孝惠六年

鄒氏泉曰樊噲自從高帝以至為相國樹勳策名多戰功耳
此即汝陰潁陰之徒（夏侯嬰灌嬰）皆能之亦何甚足比數獨戲
下之宴微噲突入宴下瞋目譙讓使羽失氣事幾殆矣禁中
之卧大臣震恐莫敢入噲之排闥亦壯矣哉不意鼓刀屠狗
之習善用一至此漢法用人不分流品其由此輩也哉

周昌者沛人也高祖起沛昌與其兄苛皆以卒史從沛公會昌
為職志（掌旗幟）從入關破秦遷為中尉頃拜為御史大夫昌為
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
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桀紂
主也上笑之然尤憚昌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
大臣固爭之莫能得而昌廷爭之彊是後如意為趙王年十歲
高祖憂即萬歲之后不全也昌之史趙堯進曰宜為趙王置貴
彊相高祖乃召昌相趙王高祖崩呂后使使召趙王昌令王稱
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故為不遣趙王高后患之乃使使召昌昌
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昌因謝病
不朝見三歲而死謚曰悼侯

鄒氏泉曰楊龜山有言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
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一貫纏相何足以重趙
我余始以為不然及閱漢固史乃信之方昌之不常趙王而
高后之怨之且嘗之也非公無可之託謂何而竟無一辭以
對亦無能一為可以免趙王於死者徒謝病不朝止耳升庵
楊氏以為有愧荀息不其然與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
高祖使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illegible]
（作髻一撮之）賈說尉佗為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歸報高祖大
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且曰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帝乃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何及古成敗之國賈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
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當此時於人語亦見）號其書曰新語惠帝
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賈乃病免家居時右丞
相陳平亦患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力不能爭恐禍及己
常燕居深念賈往直入坐說平交驩太尉又為平畫呂氏數事
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及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
力焉
鄒氏泉曰太史公言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辯士
也盍少之哉乃班史則曰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
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獨為最優
頗得之矣余以為漢承秦之後方重攻戰之夫尊首級之科

而賈獨稱詩書以道帝且曰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
聖陛下安得而有之此殆非秦漢間士所能言也余又以是
補班史之贊云
叔孫通者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秦二世
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通以諛言得脫亡之薛從項梁又從懷
王已而留事項羽漢王入彭城乃降漢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
服短衣楚制漢王喜時從拜通為博士漢王既帝通就[illegible]其儀
號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
患之通說帝起朝儀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
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illegible]野外習之月餘上往觀令群
臣習肄[illegible]會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illegible]以次奉
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法酒竟朝無一敢讙譁失禮者迺拜
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述晉秦亂
滅之故諫之且曰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
汙地帝曰吾聽公言帝崩孝惠即位令通定宗廟儀法及稍定
漢諸儀法帝詔立原廟以複道故通所啟也論者咎之
鄒氏泉曰昔人之論叔孫通者以為禮莫大于郊廟而叔孫
生不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以正郊祀立宗廟乃設
汲于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
廟臆生其制吻刊廟式而不標準于周書孔冊旨哉言已然
非可以責叔孫於漢人也當時初含抱鼓（班史）新彊兵械破
碎叔孫通希世度務（史記）立一王之儀其效止於群臣震恐

可矣（漢書）太史公擧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許之庶幾公論也

乳

申屠嘉以材官蹶張（[illegible]）從高帝擊項籍擊黥布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時為丞相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無比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illegible]）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若弗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孝景即位鼂錯為内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侯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内史門東

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當太上皇廟壖垣（[illegible]）嘉欲以此法錯奏請誅之錯聞恐入宮自歸（[illegible]）至朝嘉奏請則帝為解之嘉悔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

致堂胡氏曰蹶張蹶弩蓋武卒也高帝公卿至無可任相者乃用蹶弩之卒而申屠嘉非有名望業者也而坐抑鄧通之事凜然大臣風節人固不可輕議也孔光通經學為帝者師其見董賢極盡卑謟雕[illegible]之態將以持祿容身拙乳鄙夫其可以為嘉之御乎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illegible]）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illegible]）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吳公徵為廷尉因薦誼帝召以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不及也[illegible]之起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illegible]）灌嬰東陽侯（[illegible]）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illegible]）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因以自諭（諭譬也）為長沙傅三年有服（[illegible]）飛入誼舍止於坐隅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後歲餘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

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自以為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誼得失時國家事孰多所宜匡諫者誼乃上疏可為痛哭者一謂王侯過制病非徒瘇又苦蹠盭（[illegible]不可行也）也可為流涕者二一謂夷狄徵令而天子共貢足首倒懸也一謂以天下之大困於匈奴一縣之衆而威令不行也可為長太息六民俗為帝后服飾墻屋被文繡至無等胃上一也毋俗棄禮義捐廉恥日甚於秦而經制不定二也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三也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人主當審其取舍四也王侯三公之貴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illegible]）棄市之法而廉恥不立五也[illegible]

六國卿古以為三而此謝諸賈其失五矣上深納之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
自殺不受刑而從淮陽王武城陽王喜及分齊為六國亦多從
誼言也後梁王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無狀善也常哭泣歲餘亦
死時誼年三十三矣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使時見用功化必厚為庸臣
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亦
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尚黄數用五又欲
試屬國謂諸誼為屬國之官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
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自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
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

也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
權德輿曰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
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
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以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
嗜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施巧此所
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六雅衰而正聲寢漢道不融失之於賈
傅為
東坡蘇氏曰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若賈生者非漢文
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
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一朝之間盡棄其舊
而謀其新亦已難矣楊龜山亦言誼論國事皆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是欲要擅在廷之臣而

出其上雖不召也及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雖然有遠舉之志與後
卒以自傷哭泣至死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
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
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張釋之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無
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袁盎知其賢
惜其去請徙釋之補謁者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
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
久之帝稱善拜為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其嗇夫從旁代上林
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帝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尉釋之前
曰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帝乃不拜嗇夫上

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
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
止無得入殿門劾奏不敬帝由是奇釋之其後拜釋之為廷尉
奏犯蹕當罰金案盜高廟坐前玉環當棄市持議常平後文帝
崩景帝立釋之恐景帝為太子時釋之嘗劾奏之用王生計謝去然竟為淮
南王相王生者善為黄老言處士也釋之嘗于廷中以王生命
為跪而結襪王生本欲以是重之聞者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龜山楊氏曰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
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釋之以絳侯
張相如方之過矣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
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何足深過乃其論犯蹕之意善矣又

曰方其時上使人跡之則已夫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
共則又安得而擅誅乎
汲黯字長孺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
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由滎陽令召為中大夫以數切
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淨擇
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
列於九卿治務引大体不拘文法性倨少禮面折不容人之過
然好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常慕傅伯袁盎之為人數
直諫犯主之顏色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于
上前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
親無起兵上方嚮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

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深文巧詆
人于罪以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
弘既相請徙黯為右內史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隱於田
園居數年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
不受印詔曰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既辭行過大行李
息言張湯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不早言俱
受僇矣黯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
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
東坡蘇氏曰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生盡其
用歿思其言想見其人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
漢武帝雄才大畧不減唐太宗汲黯之賢過於虞世南世南
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在而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至刑
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栘中廄監
栘天漢初且鞮侯單于初立盡歸漢使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
中郎將送匈奴使畱在漢者張勝常惠與俱既至匈奴置幣遺
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虞常等
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單于使衛
律治其事虞常引張勝單于怒欲殺漢使者
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言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引佩刀自
刺單于壯其節而收繫張勝會斬虞常單于募降者赦罪勝請
降律舉劍擬武武不動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

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
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
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至海上掘野鼠去草
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
侍中武至匈奴明年陵降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
言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為父
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見其至誠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昭
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乃歸武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
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
國昭帝崩武與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
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前與胡婦產一子名通

因使者贖之至上以為郎武年八十餘以病卒
鄒氏泉曰余每誦蘇武使匈奴事未嘗不嘖嘖嘆賞之也方衛律說武時徒以利害武以義自決賢者能之迺李陵之說武也則動以毋子兄弟之在情且中惻而辭甘即賢者或難自割矣武竟曰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此其節義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武子元與上官安謀坐死廷尉奏請逮捕武非霍光寬其奏武不免哉
石奮趙人也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失明有姊能鼓琴因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選可為傅者皆推奮

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奮四子建甲乙慶皆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號奮為萬石君久之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建元初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親尊禮之嘗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自太僕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至為丞相醇謹而已慶死後諸子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鄒氏泉曰萬石君家質行至於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迄于今千載譚者以為盛無兩信哉迺丞相慶尚有遺論史言慶在相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又從流民於邊武帝且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予告歸矣及以書諫慶遂復視事何也秦少游以為當其時武安侯既死䘏上懲其事收威柄于掌握大臣取充位而已然則慶得以相終者繇此也夫
霍光字子孟以兄去病[illegible]任為郎去病死光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上欲立鉤弋趙夫人之子弗陵為嗣察群臣唯光可任大事屬社稷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及上病篤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武帝崩昭帝立

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為人沈靜詳審資性端正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元鳳初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其年幼不聽桀因帝姊蓋主內入宮為倢伃數月立為皇后桀德蓋主為其近幸外人求封光不許蓋主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求請弗得且嫉光專制朝事知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上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譖光者上輒怒欲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迺謀宴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立燕王事覺詔捕桀安等宗族悉誅之燕王蓋主皆自殺昭帝既

冠遂委任光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匈奴和親百
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昭帝崩無嗣光與群臣議迎昌邑王
賀賦篩班摺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引所親故吏田延年陰與張
安世圖計見白太后廢昌邑迎武帝曾孫病已立之是為宣帝
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薨上
始親政宣帝之始立也立微時許妃為皇后光夫人顯欲貴其
少女成君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成君代立為后光
薨後語稍泄而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謀
廢天子事發覺雲山自殺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皇后霍氏廢
班固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行
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

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
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
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
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朱雲字游少時通游俠借客報仇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
節從白子友受易又事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
節當世以是高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宣帝時善梁丘
易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
口諸儒莫能與抗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
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也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
雲折其角後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上書求見願斬安昌侯
張禹觸上怒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雲自是不復仕矣其教
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多顯者
皋按朱雲之辭仕也常居鄠田嘗往見丞相薛宣宣備賓主
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
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休休之度諤
諤之節兩足以觀矣彼張禹者借學言命不語惟神為正德
以幇齊蘧蓍之吉凶為悲甚矣有愧於師傅也石守道詩云
空留折檻旌忠直左右何嘗去佞臣此成帝之棄歟
魏相字弱翁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
茂陵大治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
其子為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大

將軍霍光以責過相曰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下
相獄會赦出後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
所貶退宣帝即位霍光薨相因平恩侯許伯上封事言宜有以
損奪霍氏權以全功臣之臣又白去副封以防壅蔽許伯因宣帝
善之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而相綜領衆職甚稱上意相好觀
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
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述先帝所以周急繼困慰安
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
堂月令奏之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輙白四
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輙奏言之時丙吉為御
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鄒氏泉曰始魏相與丙吉相善吉之為光祿大夫也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於身相心善其言自是剌史揚州為霸威嚴是吉誠有意於相而相亦深有味吉之言也比相為丞相又先出吉之上而吉竟與同心輔政相亦無逼己之嫌兩人者真知有國而不知有己也孝宣中興丙魏齊名有由哉乃相之卒不書其官者仍氏以為假許史以為重是也然則士君子可不慎所與哉

丙吉字少卿治律令武帝末巫蠱事起吉受詔治獄吉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病已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之置閒燥處及武帝疾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欵

一切殺之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曾孫獲免昌邑王廢議所立吉奏記大將軍霍光言皇曾孫病已賢請決定大策遂以皇太后詔迎曾孫即位是為宣帝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後代魏相為丞相吉學詩禮皆通大義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嘗有一馭吏醉歐汙車茵者得聞虜所入郡吏吉以具對詔問時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嘆曰士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誰可以代君者吉頓首言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能皆在臣右及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鄒氏泉曰方帝之憂吉疾不起及其生存而加紼封之也為學哉其報德矣乃吉既死而其子顯遂坐微文削爵久何其薄也故元帝時士伍尊之上書至以介子推割肌存君為比此與宮門之書何異然則漢宣亦少恩哉

張安世字子孺湯之子也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于職休沐未嘗出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親重之及上官桀桑弘羊之誅朝無舊臣光白用安世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昭帝崩徵立昌邑王及昌邑廢尊立宣帝光嘗與安世共謀宣帝初即位安世為大將軍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閒每定大政

已決輒移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其他匿名迹遠權勢隱人過失綜之長厚不能悉數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

泉按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嘗從擊烏桓還謁光問千秋戰鬭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後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寵貴光言果驗也履道滿而不溢而厥

子若孫善持其盈如戶邑之臧登閒之嘆皆所以延其世者
其興與衰豈係於材不材哉
杜延年字幼公杜周之少子也亦明法律本大將軍霍光吏首
發大姦有忠節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
王獄時光以丞相車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
遂下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
年乃奏記光言閭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
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光於是以廷尉少府弄法輕
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議論持平合和朝
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光言宜修孝
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光納其言舉賢良罷酒
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昭帝崩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要立

焉宣帝即位襃賞大臣詔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
諳習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
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氏以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坐
免官削戶五鳳中復為御史大夫
鄭氏泉曰杜周與張湯並起文墨列於酷吏乃皆有良子德
器自過迹其福祚元功之後莫能及也豈司馬氏所謂瞽鯀雖
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者耶然則祖父之積為不善者其子
孫誠不可無德以蓋前人之愆矣
疏廣字仲翁少好學明春秋地節中由博士徙為太傅廣兄子
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

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辭禮閑雅上說之拜受為少傅太子
外祖父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
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且太子官屬已備
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
言以語丞相魏相相謝曰此非臣等所及廣由是見器重太子
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
之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
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
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
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帝及太子各贈以黃金送者車數百兩道
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既歸鄉里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

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供具
居歲餘廣子孫或竊謂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勸廣以其金為
子孫頗立產業廣曰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
其過夫富者衆怨也吾既無以教誨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於是族人說服廣受皆以壽終
胡氏致堂曰元帝親政之時年二十有七矣蕭望之師傅大
臣分不薄也乃為恭顯所陷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為下獄會
未數月恭顯再陷之獄中又可其奏此其瞶瞶有素疏廣固
瞯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教諭者也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
不去懼有後悔其意可見矣此豈望之所能及哉
泉按尹氏起莘之論謂漢廷諸臣知進而不知退戮死相望

故二子見幾而作東坡二疏圖贊又言孝宣以法馭人殺蓋
楊韓先生憐之振衣脫屣由斯以言則二疏之去以宣帝故
也亦各一道云
王吉字子陽少好學明經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
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大略言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
式撙銜馳騁不止且曰王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
上聞非享國之福也王亦知敬禮吉其後放縱自若吉輒諫爭
久之昭帝崩亡嗣霍光秉政遣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
言政事一聽大將軍大王垂拱南面而已及王即位以行淫亂
廢諸坐在國不舉奏王罪過及陷王大惡者皆下獄誅惟吉以
忠直數諫正得減死宣帝即位頗修武帝故事吉上疏言得失

及條奏請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
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上以其言迂闊不
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
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
病卒上悼之復遣使吊祠云初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
為王國吏故駿遷趙內史道病免官歸
鄒氏泉曰長安里中語云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
婦復還此其事雖微淺可以見吉厲志所從來久遠矣即伐
檀君子何以加焉然自吉至孫崇世名清廉所徙載不過囊
衣匪皆好車馬衣服而自奉養極鮮明故天下服其廉而怪
其奢俗遂傳王陽能作黃金蓋訝之也嗚呼此飾行者所以
多盜名歟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舉賢良為河南令歲
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
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
登郡國多困禹上奏大畧言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
救之稱天意乎天子納善其忠下詔令太僕減食馬穀水衡減
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後
列於三公數言得失大抵言極剴切天子多所罷省餘雖未盡
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卒後上追思其議下詔罷郡國廟定迭
毀之禮
泉按貢禹既為御史大夫數言得失皆國家大政至于後來

一疏如云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
其誅亡但免官又言陛下誠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并進
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此正中元帝之膏肓矣溫公乃曰
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不以為言以此斜禹
豈亦未之深考與
尹翁歸字子兄　曉習文法嘗為平陽市吏諸霍奴客持刀
兵入市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
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
文者東有武者西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
唯所施設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
姦窮究事情延年自以為不及徙署督郵所舉應法得其罪辜

兩舉廉後徵拜東海太守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
盡知之各有記籍吏民小解（解讀）曰披籍取人（𢽾取）以一警百吏
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
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埶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
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
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緩於小弱急於豪強京師畏其
威嚴扶風大治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
視事數歲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

泉按翁歸之徵拜東海太守也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
東海欲屬託邑子（同邑之人）兩人令坐內堂待見定國與翁歸
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

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夫請託容庇此古今仕宦之通病也
翁歸持己以公而不可干定國諒人以公而不敢干君子兩
難之云

韓延壽字長公少為郡文學昭帝時為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
潁川潁川承趙廣漢構會吏民相告訐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改
更教以禮讓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娶嫁
娶禮畧依古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黃霸代延壽居潁川因
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
禮待用又置正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按
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
其負之何以至此吏尉聞者至自刺自剄在東郡三歲令行禁
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
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
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之即部吏案校
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
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
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在東郡奢僭逾制鑄刀效尚
方等事（撫辟狀時前之）竟坐棄市吏民數千送至渭城百姓莫不
流涕

鄭氏泉曰班史贊延壽厲善所居移風是延壽足稱循良吏
矣乃竟言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豈以其反案望之故耶此
揚子雲之見也胡致堂嘗言之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

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於是有司直望風指竟
得無事而韓獨蒙辜彼幾公論矣綱目於延壽之死書其實
而不覈罪蓋所以甚宣帝與

黃霸字次公為人明察內敏（言心思捷疾也）習文法然溫良有讓善御
衆為河南守丞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昭帝之立霍光
既誅上官桀等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皆
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
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之民𢡟）稱平
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自出三歲守潁
川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為條教米鹽靡密
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

增治為天下第一五鳳中代丙吉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
丞相總綱紀功名損於治郡時
東坡蘇氏曰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云黃霸
本尚教化庶幾乎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肉小數陋哉潁
川鳳凰蓋可疑也霍以歌為神雀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為
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自黃霸始王召信臣漢書時列循吏傳外循吏文翁是景帝時人則前漢〕[?]
〔戲戈畧事之末〕[?]
朱邑字仲卿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
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無不愛敬遷補太
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
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身
尚論編　卷六　三十[?]
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初卒天
子閔惜下詔稱揚以為邑廉潔守節亡彊外之交束修之餽可
謂淑人君子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
必葬我桐鄉其子從之桐鄉民果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祀祭
不絕
泉按朱邑既入為大司農張敞與邑書曰敞遠守劇郡〔敞時〕
〔膠東〕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
明之德掌周稷之業〔邑為大司農〕[?]猶饑者甘糟糠〔饑〕自穰歲餘粱
肉〔喻邑〕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故士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呂
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由是感敞言貢薦賢
士大夫多得其助者然則敞固深有裨於邑與

龔遂字少卿以明經起家為昌邑王郎中令王動作多不正遂
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
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
既徵入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王於惡者皆誅唯遂與中
尉王陽以數諫得減死宣帝即位久之渤海歲饑盜起二千石
不能禽制丞相御史舉遂帝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遂
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
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
海界移書勑屬縣悉罷捕盜吏諸持鉏鉤〔鎌也〕田器者皆為良民
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遂聞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
弩而持鉤鉏民於是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
尚論編　卷六　三十一
慰安牧養焉拜水衡都尉水衡典禁苑〔職〕親近上甚重之
泉按龔遂之治渤海而見徵也議曹王生素耆酒顧從至京
師王生日飲不視遂會遂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願有所白
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
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
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
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即以王
生為水衡丞蓋以褒顯遂云夫遂形貌短小初帝心輕之王
生嗜酒不省事功曹嘗以為言乃兩人中固了了然則人胡
可以皮相哉
召信臣〔讀如邵〕字翁卿以明經甲科為郎為人勤力有方畧為

陵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既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禁止嫁娶送終奢靡斥罷吏家子弟游敖者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遷為河南太守治行常第一增秩賜金元帝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諸林館優戲養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十萬年老以官卒

鄭氏泉曰元始中（時平帝）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illegible]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祀信臣家而南陽亦為立祠班史稱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者非即彼任刑罰或抵罪誅若趙廣漢嚴延年之屬世之為吏者可以知所法鑒矣

蕭望之字長倩好學治齊詩事后蒼後事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誦述焉時霍光既誅上官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以儒生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堅持匈匈一時同見者皆補大將軍史獨不用望之光薨地節中夏京師雨雹望之因上疏願口陳災異以為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不欲外補上疏以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後代丙吉為御史大夫非耿壽昌設常平倉輕丞相詘（御）丙年老天子由是不說竟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及宣帝寢疾史高外屬及望之周堪皆受遺詔輔政宣帝崩元帝立望之堪本以師傅舊恩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等患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以為中書政本白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宜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有會稽鄭朋初陰附望之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而待詔者華龍堪等平日所不納恭顯因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因奏望之等朋黨數譖愬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請謁者召致廷尉上初不省後知繫獄以責恭顯遂赦望之罪後恭顯等建白望之教子上書歸非于上（[illegible]）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問門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因飲鴆自殺

班固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暱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身為儒宗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鄭氏泉曰論者謂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園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其有媿二疏多矣故他日自殺綱目盡削其官也若孝元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譖愬之恭顯以益肆其邪心此溫公所指易欺而難寤者非耶

匡衡字稚圭世農至衡好學精力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猶言匡鼎來也)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時宣帝不甚用儒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即位遷博士給事中時有日蝕地震之變衡上疏大畧言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宜壹曠然大變其俗上說其言上愛幸傅昭儀及子定陶王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言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衡為少傅數年數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建昭中代韋玄成為丞相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初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是廼與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及黨與司

隸校尉王尊劾奏言不以時白奏行罰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有詔勿劾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竟坐免

鄒氏泉曰匡衡以儒宗居相位班固所稱服儒衣冠傳先王語有醞藉人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名至與蔡義張禹孔光平當馬宮之徒並數之觀衡譚之劾群下多是王尊者固之言不虛矣至其問趙放國界事曰聽曹為之竟以盜土自益坐免此豈儒相事耶(漢書[illegible])乃其所上疏議說詩關雎等處甚好則紫陽夫子嘗稱述之矣

鮑宣字子都初為縣鄉嗇夫復為州從事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孔光師丹何武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諫之大畧言群小日進國家空虛民有七亡七死[illegible]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宣復上書言宜為董賢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illegible]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illegible]以應天心上感大異納宣言拜為司隸後坐距閉使者[illegible]大不敬下廷尉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宣既被刑乃徙上黨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

以辜法案誅諸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

鄒氏泉曰鮑宣之繫獄自殺坐莽嫉忠直也其抵罪死鉗坐鉤止丞相史而距閉使者也丞相者孔光也光之復相宣所逮白也逮白復用光而卒鉤止其掾史事雖摧辱宰相乎詛則韓獻子之戮乘車干行者也顧使孔光有趙宣子之量即宣不抵罪矣余於莽無足責責其以經學為帝師而不救鮑宣者

龔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勝為郡吏舍不仕哀帝自為定陶王已聞勝名引見勝勝薦舍及寗壽侯嘉且曰徵賢者宜篤從之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

述王吉貢禹之意後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又惲士夏侯
常連很勝勝因自劾哀帝崩依韓福故事賜帛遣歸
老初龔舍以勝薦徵拜官屢以病去舍亦通五經以魯師教授
舍勝既歸鄉里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舍以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明年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
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復遣使者奉璽書太
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秩
以辦裝勝稱病篤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
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
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
四日死

鄭氏泉曰君賓之絕食而死或者謂其不能默芳兼明以保
其天年或又責其不能詭辭曲對若薛方然夫默芳棄明者
庸人之行也詭辭曲對者諂夫之事也豈君賓所為哉蓋莽
以其淫讖之爵祿甘言飲禮期於必致君賓於此不可以智
免不可以義諭舍一死靡以全志行矣故溫公大為辨其薰
膏之譏且引太史公稱夷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則
知之以為信然嗚呼其知君賓也哉彼君倩尚在則亦必能
為君賓矣

園公綺里季甪里先生夏黃公四人者當秦之世避入商雒深
山漢高祖既即帝位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
太子求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客建成侯所他日
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
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
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
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
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
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
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迺主矣迺汝

王元之曰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先
生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
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誰聖乎若其
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矣漢危而不出則索隱

行怪巢由之徒矣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漢
惠之命則功不立而名不彰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
耶後能錙銖軒冕桎梏衣冠自非至仁達識疇所與於斯哉
前所謂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人而已矣

鄭子真谷口人嚴君平蜀人二人皆修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
其食不食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屈而終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
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
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
著書十萬餘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

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
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
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
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焉
楊子雲論曰或問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
幾曰君子德名為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
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
其卿豈其卿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
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賢乎
薛方字子容平帝時嘗為郡掾祭酒被徵不至及莽篡位以安
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

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悅其言不強致方
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光武即位徵方道病卒
鄭氏泉曰西漢之季士習委靡張禹孔光賣國為姦餘阿諛
附莽者不可勝數若劉歆世為宗英揚雄號稱儒者而亦為
之它可知已故班固獨稱郭欽蔣詡好遯不污為絶于飽磨
[illegible]而於薛方則以為近於貞而不諒豈不謂方言遜
而行危卒以自全也哉東漢若管寧之於曹丕得此義矣
逢萌字子慶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
而擲楯嘆曰[illegible]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
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
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

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
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後詔書徵
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
於政尚不知方面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泉按逢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懷德穢
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illegible]
之時人為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夫若人者既稱懷德矣
乃行則穢焉何也彼身夫深棲者之名高而卒不免以薰膏
終也　情迹殊絶殆深於隱矣然在古人則可在今人則不
可故士之無意於世者當學逢萌可也
梅福字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

後去官歸數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
軍王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
氏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上書大畧言王章非有反
畔之辜而殃及家天下以言為戒方今君命犯[illegible]而主
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且言呂霍
上官之驕逆社稷三危上不納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
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言之初武帝時匡衡議以為孔
子殷人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
寑至是梅福復言綏和初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
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後孔吉為殷紹嘉公福居家常以
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

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泉按梅福上書中言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之號班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夫自漢興以來獨仲舒推尊孔氏至福又發昔人所未發益孔子之後至是始得有封號嗣是褒成宣尼之稱係維薦尊徽愈益隆重皆福之言發之也余以為崇聖之功不在仲舒下

尚論編卷之七

古吳常熟澗谷門人嶧山鄒泉孫靜甫輯著

東漢

鄧禹字仲華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及漢兵起禹不肯從更始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鄴光武見之甚歡禹進說曰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常與定計議從至廣阿光武披輿地圖指示禹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慎從光武畧定北州以禹沈深有大度故受以西討之畧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為酇侯食邑萬戶策有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之語赤眉之入長安也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於是名震

閔西帝數賜書褒美赤眉西走禹自馮愔叛後禹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帝乃徵禹還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毋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埶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脩產利帝益重之中元中復行司徒事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甚見尊寵永平初薨謚曰元侯

范曄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嬴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榮悴交而下無二

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闚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致為猶為致也

寇恂字子翼初為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說況曰邯鄲拔起謂王郎起卜者難可信向聞大司馬劉公謂光武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然之恂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從破群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難其守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於是北征燕代恂講兵肄射伐竹為矢養馬收租以給軍及破朱鮪將蘇茂軍恂檄至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光武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帝[illegible]勞問恂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欲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為兩人分之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同車共出結友而去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高峻既降為大司馬吳漢及漢軍退亡歸故營拒隴阺及囂死峻據高平至是帝議使降之恂奉璽書以至第一城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峻由是惶恐出降諸將問故恂曰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

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時人以為有宰相器卒謚曰成侯

鄒氏泉曰聞之范文子曰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故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惟君子能之乃子翼之奉璽書於隴本欲降峻也而戮其使皇甫文賈復不戢部將不知謝過而欲刃子翼罪在復也而顧待以禮而避其鋒殆幾所謂有剛有折者乎范史以爽齊不念舊惡稱之非溢美矣

馮異字公孫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與父城長苗萌開門奉牛酒迎光武

異為主簿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異獨寬譬之因
間進說曰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為充飽
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獄布惠澤光武即行其言從破
王郎平河北及異擊走朱鮪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所至皆布
威信群盜及赤眉將多降異為赤眉所敗異收散卒招集諸營
保數萬人會戰卒大破赤眉於崤底帝璽書所謂始雖垂翅迴
溪終能奮翼澠池者也異擊破延岑軍威行關中人有言異
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者章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
書謝詔報慰安之後異朝京師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
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顧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
不敢忘巾車之恩自是數引讌見定議圖蜀北地諸豪長悉畔

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收自伐帝又使異進軍義渠凡領北地安
定天水太守事各多戰功及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軍
泉按更始遣李軼朱鮪等將兵號三十萬守洛陽而異軍河
上僅僅與寇恂合執以拒之其不足以相格甚明也自異遺
李軼書而軼亦以書報是後軼遂不復與異爭鋒異又引軍
度河大破武勃軼又閉門不救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怒
至使人刺殺軼而鮪亦自是破走諸將於是始勸上即位然
則異一紙書賢於三十萬衆遠矣故光武他日勅異亦曰今
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一時君臣之際
所以共復炎劉之業者其皆以不殺為武與
賈復字君文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賈君將
相之器也更始立受漢中王劉嘉書北度河及光武于柏人因
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復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
軍從擊青犢被羽先登[illegible]所向皆靡又大破五校傷創甚
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
名將復病尋愈追及光武于薊相見甚懽令從居前擊鄴賊破
之光武即位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
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
面之勳諸將每論功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天下既定封侯食縣復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
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復為人剛毅
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卒謚曰剛侯

鄧氏泉曰君文一縣吏耳方其聚衆歸嘉也說之曰臣聞圖
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
桓文事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
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此其胸中經畧一何了了哉故終
能克建遠業豈非有志者事竟成乎若臣者而光武不能從
朱佑之薦以為宰相此東漢之業所以不可望於堯舜湯武
也　泉按顯宗永平中圖形雲臺光武功臣凡二十八人矣
余所紀寇寥四人者紀其最高如張南軒所稱識明而行脩
量洪而器遠可與共圖政者也東漢精華有云高祖功臣皆
斷跪之士光武功臣皆信義儒學之士若其次第則鄧寇馮
賈才德俱優最高次岑彭吳漢耿弇勳高次銚期王霸祭遵

朱祐之屬皆賢餘亦忠義勇敢智畧之士全無姦雄劉其閒
惟馬武人物不及亦無過皆起河北
馬援字文淵（馬服君之後）少有大志諸兄奇之（[illegible]）嘗受齊詩意
不能守章句乃辭況就邊郡田牧轉游隴漢閒世祖即位援在
西州隗囂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既
見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illegible]）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
方囂因使援奉書洛陽（[illegible]）引見於宣德殿援曰陛下恢廓大
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從幸東南還以為
待詔使使送援西歸囂問以東方流言（[illegible]）及京師得失囂既
得援語遂遣子恂入質援隨恂歸洛陽乞田上林苑中會隗囂
用王元計意更狐疑又怨援背已發兵拒漢援上疏頗聽請行

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自將征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拜援
隴西太守援擊破先零羌及參狼羌隴右清靜復平嶠南帝嘗
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會匈奴烏桓寇扶
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
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
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及
援出師虜遂散去時援年六十二矣復請擊武陵五溪蠻夷遇
賊攻縣多所斬獲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耿舒請從充道（[illegible]）
遽援請進壺頭（[illegible]）帝從援策卒受困耿舒與兄弇書有伏波
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之語弇得書奏之帝使梁
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援為松父友皆受松拜）

遂因事陷之帝大怒收援印綬後妻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然
後得歸葬
范曄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
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illegible]）
（[illegible]）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
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
回視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
亦明矣
卓茂字子康元帝時學於長安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恬蕩樂
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己在清濁之閒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
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

相府史事孔光孔光稱為長者後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初茂到縣有所廢
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
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平帝時王莽居攝以病免更始立
以茂為侍中祭酒知更始政亂乞骸骨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
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
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
封褒德侯二子戎崇皆官之
鄭氏泉曰班史稱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時年七十餘矣
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夫商
容信賢周武王表其閭以對人望此光武之心也乃譙昭之

為郭隗築館豈可同年語哉若茂之行已立政廉廉德讓識
所居則化所去見思者儔彼隗戰國士又何能望之也功氏
不能為別白言之故余為之表著云

鄭惲字君章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惲仰占玄象知漢必再受命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惲說之曰取希伊尹之徵應天人之變並前之使署為吏惲不謁曰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illegible]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上書王莽言漢歷久長孔為赤制[illegible]上天[illegible]戒欲悟陛下轉禍為福莽大怒即收繫獄會赦得出建武中至廬江遇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請惲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所向皆下俊還上論之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

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即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詣縣以狀自首遂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乃出因病去後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後令惲受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惲言於帝曰夫婦之好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後守長沙坐事左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

郅氏衆曰通矣哉郅君章之為人也當其[illegible]舉能欲知闕闢拒詔豈不疆直哉及廢光武夫婦父子之際人何其道之委蛇也以師相仲父自擬而不受史署又避以軍功取位志在遠大矣乃西平之門下掾汝南之功曹則為之又何鄙小其就也至其為子張報仇又一以義從之為而卒以避地教授終焉殆庶幾其所謂能勇能怯知進知退者耶使在西漢之世得子房而與處焉當亦其流亞與

張堪字君游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

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來歙薦堪召拜郎中四遷為蜀郡太守激是漢進師克捷成都據其城慰撫吏民蜀人大悅二年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入漢陽堪既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illegible]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嘆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

廉范字叔度廉頗後也范父遭西州喪亂客死及平與客步負

喪歸朖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棺俱沈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
救僅免死蜀郡守聞後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制辭歎破遜范
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初隴西太守鄧融
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
避乃託病求去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及融繫獄下
獄范得侍衛左右焉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
自將車從送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
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詰責
范叩頭言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其志膽敢因貰之由
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
士卒拒斬之匈奴由此不敢復至雲中建初中遷蜀郡太守以

尚論編　卷七　十

淳厚屬俗成都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毀削先令但嚴使
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有五袴之歌

范辯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
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帷音若
夫高祖之召欒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
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言二帝先怒後赦之

任延字長孫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
更始初拜會稽都尉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
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
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建武中上書乞歸詔徵為九真太守九真
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延乃令鑄作田器教
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
因淫好延令各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
賑助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
者始知種姓視事四年九真生為立祠後拜武威太守帝親見
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
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河西舊少雨澤為置水官吏脩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
自掾吏子孫皆令肄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
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尚論編　卷七　十一

泉按會稽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
公連辟不到掾吏白任延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
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
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
府門願得先死備錄錄謂名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
由是郡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夫以不辱志之萇不赴公輔之
辟而受署於一都尉然則禮意之感深人也至矣哉
鍾離意字子阿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
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守曰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
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
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

過農弘輙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顯宗即位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中夏旱而大起北宮意上疏請罷止以應天心帝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遂應時澍雨為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椸也）帝意解使復冠而贖帝性褊察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輙救解之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鄭氏泉曰子阿自為小吏如封還記衣病徒還檀建聽防廣歸歛毋大抵皆為人所不敢為及其晉尚書而後陳般樂事止北宮作上變異疏亦多言人所不敢言總之非難能也乃其委珠璣一事余獨嗟嗟異之方交趾守之坐贓伏法也部班賜貲物於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毋之門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嘆曰清乎尚書之言嗚呼此真可以愧世之貪夫矣遷史記不虞其大而獨以解衣就格首稱余故特表其事云

曹褒字叔通父充持慶氏禮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勑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以禮條正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奏上帝納之會帝崩和帝即位帝遂以新禮二篇冠帝元中太尉張酺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帝雖寢其奏而漢禮竟不行褒博物識古為儒者宗作通義演經雜論若干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者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范曄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采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嘆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實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能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illegible]）[illegible]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絕天筭議出異端斯道竟復墜矣（[illegible]）

丁鴻字孝公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鴻父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與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爾辭爵仲公鴻友鮑駿遇於東海鴻陽狂不識駿駿止而讓之曰

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薦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肅宗朝詔鴻與賈逵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和帝即位遷太常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竇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大畧言宜因天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鄧氏泉曰東漢讓國者有丁鴻劉愷鄧彪[illegible]愷彪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學其名於義悖矣

乃鴻之心則主於友愛故終悟而反於道異夫二子之徇名者為[illegible]至其因日食上封事極言春秋迄漢興以來上下威損權盛之故卒克誅鋤竇憲使和帝獲繼孝昭之烈鴻之功又何偉哉

第五倫字伯魚少介有義行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數年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為主簿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建武末拜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巫祝多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百姓以安求平中坐法免歸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由宕渠令還蜀守蜀掾史多富實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肅宗即位倫為司空以后族過盛疏令朝廷抑損其權及馬防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言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恐卒有纖芥難為意愛並不見省用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因勸成風德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述三輔論議者言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云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回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如此[illegible]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

范曄論曰第五倫峭覈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為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illegible]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袁安字邵公少傳父良易學為人嚴重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後舉孝廉[illegible]求平中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逆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名重朝廷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憲北擊匈奴安與司空任隗書連上至免冠朝堂固爭太后不聽衆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

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及𧶘朝
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
乃除安子賞為郎
鄒氏泉曰危哉邵公處竇氏之際也以嘗太后臨朝而憲之
險急負勢當其爭立北單于時憲且詆毀安至猶引光武誅
韓歆戴涉故事然不免虎口矣安卒不移如山信哉王臣之
烈乎（知邵公之節）乃憲卒未有以害之誠以安素行高也及其
理楚獄出所驗者又不忍錮人於聖帝其仁心又足以單後
昆矣（惜哉）
魯恭字仲康肅宗時以經明與白虎觀（講論同異）後舉恭直言待詔
公車拜中年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爭田累

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建初中郡
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
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
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
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
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曰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
安上書言狀帝異之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擢王和帝初立舞
言政事便益者無所隱諱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
日盛恭再在公位選舉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
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諸生不有鄉舉者乎（言諸能講學自有鄉舉不尚三公之辟）終無所言後以老病

策罷
泉按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終不自顯故不以正直
稱真所謂欿欿德滿者耶（此句難）乃其所最難能者尤愛也
恭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
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至丕舉方正恭乃
始為郡吏夫自韜其光至就弟之名而後出其友愛敦篤一
至於是東漢賢者雖多賢行此一事恭為最優矣
楊震字伯起少好學明經博覽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
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將軍鄧
騭聞其賢而辟之五遷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永寧初鄧太后崩內寵始橫
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上
疏言之內倖皆懷忿恚延光初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
常侍李閏至日往候震拒不許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
厚於震震又不從時詔遣使大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
中周廣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不省豐等益無所顧
忌遂共譖震怨懟志望帝收震太尉印綬旋遣歸震行至城西
夕陽亭飲酖而卒
鄒氏泉曰伯起之死死於忠也觀其至夕陽亭慷慨謂諸
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
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而卒此即尸諫悟君

遺薦而守且承樊豐等旨竟使露棺道側後門生有追訟震
事者始得以禮改葬葬之先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
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蓋上天出異以彰震之忠也其
后震有曾孫奇者嘗對靈帝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
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嗚呼奇猶能爾秉賜與彪又可知已四世柱國豈偶然哉(震自至彪四世)

黄瓊字世英香之子也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
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申薦樊英
等又薦處士黄錯等有詔徵馬三年大旱瓊復上疏言宜顧省
政事損闕引見德陽殿奏修行籍田之禮頃之遷尚書令奏增
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以補左雄之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
梁冀瓊獨違胡廣等議(比附)以為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
之差同於霍光冀恨之後冀被誅胡廣等皆坐阿附免廢而瓊
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污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
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illegible]傾動中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
疾不起後復為司空以地震免及疾篤乃上疏切諫云

鄒氏泉曰黄太尉之當漢季所處亦危矣諸梁秉權豎宦充
斥李固杜喬咸見殘滅而李雲杜衆旋亦弃坐朝野之人以
忠為諱矣而況太尉又冀所恨乎乃能以正直自全非有安
混所處之嚴惡能如是至於五侯擅權無可柰何乃於垂斃
之日陳不諱之言此其為忠又至死而猶篤矣

張綱字文紀留侯之七世孫也少明經學雖為公子(父皓為廷尉)而
厲布衣之節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綱常感激
慨嘆退而上書願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初選遣
八使徇行風俗皆耆碩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
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劾奏大將軍冀河
南尹不疑(冀弟)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為封豕長蛇謹
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
慄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
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
間朝廷久不能討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欲因以事中之前遣
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
壘以慰安之嬰深感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入嬰壘散
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
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帝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
綱在郡一年卒嬰等五百餘人為制服行喪

鄒氏泉曰秦少游嘗言任法不如任吏為弊至多而於盜賊
尤甚若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吏將皇恐救過之不暇何則非
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信哉余觀文紀之於張嬰非所謂
縱反者耶綜其實則班宣德信降集劇賊以寧南州較之龔
遂之治瑯琊又有加焉彼雜舉少年惡子一旦收捕於虎穴
中與其目耳具知主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若尹賞趙廣漢
之治盜視綱斯其下矣

虞詡字升卿早孤能通尚書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
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
尉李修府永初中羌胡殘破并涼議者欲棄涼州并力北邊詡
說脩曰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議者喻言壞一
衣以相補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誠
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
冗散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四府皆從詡議
而鄧騭兄弟以詡異其指欲以吏法中傷之除詡為朝歌長令
治賊詡到官設三科募士禽殺之賊由是駭散遷武都太守以
計破羌通漕道歲省四千餘萬順帝初為司隸校尉時案中常
侍張防用權勢受請託屢寑不報詡自繫廷尉奏言臣不忍與

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樊豐所譖而死）等坐論輸
左校後遷尚書僕射諸所奏議多見聽用
泉按虞詡性剛好剌舉無所囬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
考三遭刑罰而竟老不屈嘗上書自訟曰臣將從史魚死即
以尸諫耳直哉詡乎觀其臨終謂其子恭言吾事君直道行
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
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嗚呼余讀詡
公傳知禨祥徵應頗涸厖難詰詡即殺賊不免胡能必天之
昌後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少修操行仕郡為户曹吏上虞有
寡婦至孝養姑姑壽終夫女弟誣婦鴆母訟縣郡不察結竟其
罪嘗知枉狀偹言於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去婦竟冤
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後太守殷丹到官嘗詣府具陳其事請
丹戮訟者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舉茂才拜徐令
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
貿糴糧食先時守宰並多貪穢詭人採求（詭責）不知紀極珠遂
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止人物無資貧者死（嘗餓）餓于道莩
易前守宰之弊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
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不得
進乃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
百餘家桓帝時同郡尚書楊喬上書薦之竟不見用（史入循吏）
鄒氏泉曰易中孚豚魚吉彖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夫豚躁

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無不至矣伯周之
去珠復還非至信孰能孚此者乎然此一珠也守取之則從
民探之則還何也此又損益之義焉易取下益上則為損損
上益下則為益故取珠以自殖者損也拋珠以厚下者益也
一珠之去還而損益之際有神宰之乎長民者胡可不學易
也
劉寵字祖榮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
母疾去官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七遷拜會稽
太守山民厚朴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
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
間出人賫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明府下車

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
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
之後為宗正頻遷司徒大尉以日食策免寵前後歷宰二郡累
登卿相而淮約儉素（華亦紳鄭）家無積餘以老病卒於家（入循吏傳）
泉按劉寵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
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夫古今大吏一
出都下便擁蓋塞從膏頭輦恒藉聲勢以責郵館供具遂成
通弊况有隱其姓名求一憩息不可得而徑去者乎若劉公
信長者矣
朱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及壯鋭意講論或時思至不自
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

更精篤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舉孝廉順帝
末梁冀辟穆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
穆以冀地執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
及冀驕暴不悛又極諫冀終不悟求與初擢穆為冀州刺史州
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辭不見冀部令長聞
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
舉劾權貴有宦者趙忠葬父僭為璵璠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
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
廷尉以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赦之居家數年徵
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
請皆罷遣博選耆儒碩德與參政事（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帝怒不應穆
伏不肯起良久趣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
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禄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穆
感時澆薄慕尚敦篤嘗作崇厚論見比周傷義偏黨成俗又著
絶交論又奏教書詩記朝凡二十篇蔡邕嘗至其家手自寫之
鄒氏泉曰龜山楊氏嘗言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
觀其立朝議論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蓋深以邕
之言為未然夫以穆之奏記極諫所以匡救冀者不遺餘力
矣殆庶幾舉而不黨邇而不綢者焉固無害其為貞孤也且
邕之言曰括二論而言刺薄者博而洽（指崇厚論）斷交者貞而
孤（指絶交論）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
孤焉則貞孤之説龜山亦未之深究與

李固字子堅司徒郃之子也少好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
追師三輔學五經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
生知是郃子陽嘉中災異屢見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
之敝為政所宜固為條對帝覽之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
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官疾固
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解印綬歸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
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
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于商商不能用永和
中為荊州刺史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重賂大將軍
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從固為太山太守
還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是日有詔多所徵進劾免大抵納固言

也及冲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深忌疾之又固所奏免官多怨者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使左右進毒帝苦煩甚而崩固伏尸號泣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胡廣以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立清河王蒜之議冀愈怒乃說太后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等各謀立蒜為天子冀因此誣固與文鮪為妖言下獄有貫械鈇鑕詣闕訴固枉者太后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

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後為侍中漢安初以喬守光祿大夫使狗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太守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遷大司農時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之不省求昌守劉君世以金蛇遺冀事發覺為益州刺史种暠舉劾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之冀女死喬獨不往會喪及喬為太尉不聽納冀妹婿禮又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內嘆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交通請逮案罪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李固既死冀使人脅喬曰早從宜（謂令其自殺也）妻子可得全喬不肯遂收繫之亦死獄中

鄒氏泉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擅制賊臣虎視喬固特正守節以爭大義確乎其不可奪觀固所以遺梁冀書雖恍失謀乘猶悲悲而不能已而喬當李固見廢之後且正色一無所撓真所謂朋心合力[illegible]以匡社稷者其所視胡廣趙戒輩猶糞土耳論者乃謂固始就梁商之辟後不發梁冀[illegible]舉動遲緩以為失計而喬繼固為相制命於冀相與就死為

無益此皆以後人論前人亦甚易而不知當時事勢之不可為只有一伏節死義而已自固以死抗冀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為俗然則李杜之死豈無裨於漢哉

李膺字元禮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守蜀郡以公事免官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後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者所羞延熹中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省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

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及膺案殺張成
韓曰角抑卜當救子敖人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
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
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
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不章而
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竇武上疏諫之獲赦免歸田里頌之桓帝崩靈帝立陳蕃為太
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
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卽卜陣以義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
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膺曰事不避難罪不逃刑臣之節
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

張儉字元節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中太守
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為不
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不得通由是結
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
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
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
考者布徧天下及黨禁解乃還鄉里三公並辟公車特徵皆不
就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
懸車不豫政事

劉氏泉曰鉤黨之禍史氏以為始於甘陵汝南而成於李膺
張儉豈不謂破柱戮朔案殺張成舉劾侯覽激而為已甚之
亂哉余以為不然夫桓靈之世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
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
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悻直之風斯以行矣矯枉過正李成
黨禍所必至也獨膺儉之激乎孰乃其生則苟衆喜得為御
死則景毅自表免歸黯王於拘城委爵破族虐身而爭為之
主信非兩人最賢而名臻茲也若膺之事不逃刑儉之禍反
良善則二子固自有軒輊矣　按黃門寺之獄其所連及杜
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而其名姓頗存列黨錮傳
者自劉淑以下合二十一人余獨紀李膺張儉者從史氏所
論成黨禍者而為分解之也嗚呼恐亦不免董膺之訊云爾

陳蕃字仲舉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

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
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甚奇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爭
不合投傳而去後轉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
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後為大尉理河南尹李
膺等忤旨之罪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帝崩
竇后臨朝以蕃為太傅初桓帝欲立后蕃固爭立竇后至是后
臨朝委用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
下名賢李膺杜密等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
而帝乳母趙嬈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
太后太后信之蕃與武共謀誅宦官謀泄及事泄曹節等矯詔
誅武等蕃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

懷臂呼曰黃門反逆王甫與蕃相迮遂令收蕃送北寺獄殺
之　竇武字游平融之玄孫也武以經行名顯關西延熹中長
女選入掖庭為貴人後立為皇后拜武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
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時國政多失內
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武上疏諫之甚㦖詔原膺密
等帝崩無嗣武定策禁中迎河間孝王曾孫宏立之是為靈帝
辟武輔朝政常有誅剪宦官之意時蕃私謂武曰今不誅節等
後必難圖武深然之於是引同志尹勳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
者李膺等共定計策會五月日食蕃說武曰可因此黜罷宦官
以塞天災武先白誅中常侍管霸及蘇康等至是復數白誅
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武以所親黃門山冰代黃門令魏彪使

冰奏素狡猾尤無状者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雜考之辭連
及節甫因內奏收節甫等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因大呼
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召尚
書脅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收捕武等執蕃殺之武
不受詔馳入步兵營召軍士屯都亭詔少府周靖護匈奴中郎
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王甫所將士與奐等合圍武武自殺收
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於是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氣矣
鄭氏泉曰余讀漢書至陳蕃竇武誅宦官事未嘗不嘆其功
力不終為邪黨魚肉而又惟後之論陳竇者何其不肯恕也
論者大都言蕃武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以孤弱之主而
政在房闥且宦者盤錯之勢已成蕃武雖漸引類於朝而植
根未固徒欲迅疾為誅鋤之計顧當時宦者之罪豈無輕重
先後之倫乃欲一槩施之使人人自疑又遲回不斷舉動草
草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卒而身死功頹以致何進小智
又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至凶黨竭澤則劉氏遷業矣故
曰漢業將謝陳竇扶起翻為振蕩之禍
豈不可悲哉雖然朱子有言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
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疑之間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
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
禍也此論可謂恕而公矣
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
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中平初黃

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
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状聞靈帝責怒讓讓叩
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協以事中允遂傳下獄會赦
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疏請
之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変易名姓轉
側河東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
宦官召允與謀事獻帝即位董卓叔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
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
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也時董卓尚留
洛陽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情曲意每相承附卓亦內外莫
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纂逆已兆密與黃琬太尉鄭公業尚書

等謀誅之乃上楊瓚士孫端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
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接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二年卓還長
安錄入關之功允推受封侯食邑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
卓入賀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布亦數勸之布又欲以
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之布亦
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卓既
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
宜之計故群下不甚附之及允議罷卓將校卒部將李傕郭汜
等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收允殺之

劉氏泉曰范氏論云爲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
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隙而斃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

能不以猜忤爲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
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隙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
正也其論允覈而當矣乃允功全元醜而身殘餘孽者謂李傕郭汜也則所謂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者也若溫公論允專殺卓之
功而以士孫端不伐保身爲知則允無乃不得爲智耶

臧洪字子源舉孝廉補即丘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
爲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此誠義士效命之秋
也超然其言與洪見兄邈計事邈使洪詣兗豫諸刺史期會酸
棗將盟更相辭讓洪乃攝衣登壇操血而盟辭氣慷慨聞者激
揚自是之後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
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
難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絶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交
好以洪領青州刺史洪乘青州屠殘之後收撫離叛百姓復安
任事二年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時曹操圍超於雍丘甚危
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惟有臧洪必來救我洪始聞超圍乃
徒跣號泣並勒所部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
聽之超城遂陷洪由是絶紹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
陳琳以書譬之紹得洪報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
無救援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兵將相枕而死無有離
叛城陷生執洪意欲屈服赦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
焉

劉氏泉曰昔人論臧洪者或謂忍悄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

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也龐或謂袁紹方睦紹之不聽未爲
過而洪之絶紹爲不量彼此惕龜或謂洪實游俠之靡非匡
子之義滕少以余觀之諸論洪者皆不尋其端者也夫始洪
之舉事也謂超曰誅國殘賊爲天下唱義其會兗豫刺史而
盟也曰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此其志豈
獨爲一超哉其路絶而依紹城陷而絶紹寧死而不屈紹皆
以畢此志耳當其時擒令紹出援師則超不死救卓延漢事
未可知存荊之業何有乎如是而曰游俠之靡不然矣

趙苞字威豪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埶不
與忠交通舉孝廉三遷爲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
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

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
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
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
節母遥謂曰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
妻皆為所害苞殯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吊慰封鄃侯苞
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
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鄒氏衆曰程子言苞遽與虜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
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
得已身降之可也徐庶得之矣此豈不義而程子言之耶然
范曄有云中世偏行之夫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
其苞之謂與

荀彧字文若淑之孫也父緄為濟南相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
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訕議彧有意數見漢家
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彧聞曹操有雄略而度紹
終不能定大業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操擊陶
謙使彧守甄城任以留事卒全三城以待操及陶謙死操欲遂
取徐州還定呂布彧諫以為將軍本以兗州首事若不先定山
東根本將何寄乎操於是復與布戰布敗走兗州遂平李傕郭
汜相攻傕迎帝幸其營楊奉等將兵奉車駕還洛陽操議欲奉
迎車駕徙都于許衆以為山東未定彧曰今鑾駕旋轉東
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
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
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從之及帝都許軍國之事
操皆與彧籌焉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紹
與操書甚倨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彧量紹雖強終為
操所制乃說操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遂擒布定徐州後
紹率大衆攻許操與相距保官渡欲還許以致紹師彧曰此用
奇之時不可失也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及操拔
鄴自領冀州或有說操復置九州者彧請先定河北然後修復
舊京南臨楚郢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從之操上書表彧之功
增晴戶邑彧深辭讓至十數乃止會劉表病死表子琮舉州降
操董昭等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

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
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
因輒留彧參丞相軍事操軍濡須彧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
之乃空器也遂飲藥而卒帝哀惜之彧行義修整而有知謀好
推崇賢士時人多惜其死死之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唐子西論曰議者謂彧協規曹氏以傾漢祚晚節立異無救
運移曰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伐晋其志欲尊周
耳而桓公遂有封禪之志文若佐曹公平青徐平許洛平河
朔平漢南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管仲知封
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辞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
遜詞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

幸故曹公不用其器以成禍罔之禍兇其始終幸不幸異耳
用心豈不同耶論者安得非之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性好學博涉多覽張儉與融兄褒有舊侯覽之以名捕儉也儉亡抵褒不遇融留舍之後事泄儉脫走融一門爭死由是顯名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融多舉中官親族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後辟司空掾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發立融每因對荅輙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及獻帝都許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褊鄰跌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以微法奏免融官歲餘復拜大中大夫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伏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言昔在北海欲規不軌又融為九列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荅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書奏下獄棄市妻子皆被誅

范曄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乎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鄭氏泉曰自古以來亡國喪君必有節義之臣獨東漢之亡無一人唱義於天下惟前此禪位二年時有京兆金禕自以代為漢臣乃發憤與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事敗至夷三族史氏又不為立傳遂使湮泯無聞泉因紀其人以繼文舉之後見當時植操者僅僅若此耳東漢號稱尚節義至禪代之際滿朝之臣拱手觀變僕躬魏廷若不知有漢者豈更黨錮之禍忠臣義士根萌無一遺耶余深為東漢慨也已上鄭泉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貌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者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願因日暮自屈與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

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後復特徵不至

梁肅釣臺碑曰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進高節以遺後世可見於是矣頌曰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群四海既平故人為君富貴於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瀆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猗與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

泯

梁鴻字伯鸞鴻幼遭王莽亂世長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問燒者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以執勤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擇對而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耳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名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有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之句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非凡人也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

通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高士碣曰微懍蕭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粟括道妙而遊於世遭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為道不可以狗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邛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遁患故適越以遐遁遐遁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詣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

陳寔字仲弓少作縣吏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詩書受業太學後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聞者咸歎服

之家貧以亭長爲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
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見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
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
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為衆人言之寔固自引愆天
下服其德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司官行部吏慮有
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
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
沛相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
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
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
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

及後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
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
為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以訓子孫盜自
投于地歸罪寔徐譬之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三公楊
賜陳耽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
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之閉門懸車棲遲養老卒衆共刊石
立碑謚為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諶最賢所謂元方季方難為兄
難為弟者也

范曄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遁身矯絜放言
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斯猶故時
政彌惛而其風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撥於德
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
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
乎下也

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遇歲饑饉常分釜庾之儲以救里中饑
者居常以典籍娛心誨人使從善遠惡不覺而化自行學者多
成器將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為善鄉里
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
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有頃行路老父擔重一人代擔行數
十里問姓名不以告後老父復行失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
暮老父還見之即前者代擔人因攬袂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
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烈嘆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

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
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察
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
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
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累徵召遼東為鮮而不遣

梟按王烈行實有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
為師太丘二子為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
皆就太丘學歎服烈器業亦相懽好由是道成德立海內英
稱籍甚論者以為名聞在原寧之右由斯以言烈器識固自
不凡而師友陶鑄觀摩之益復亦不少今世所謂師友者自
文藝外一切置不講安得有德器過人如彥方者哉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菓菜為限鷄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役事賑恤窮寡朞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鳴梟即鵂鶹也)時考城令王奐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俸為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覽不與融言融心獨奇之謂曰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

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床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有家範然喜怒聲色之異家人莫得見焉(入循吏傳)

「泉按謝承書言陳元事與史所紀稍異云元母詣覽言元不孝覽呼元誚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感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脩孝道卒成佳士嗟嗟今世坐陳元之罪者不少矣安得有蒲亭長不罰之化乎

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愼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去袁閬(閬一作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音軌檻)泉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而還年四十

八終天下號曰徵君([illegible])

「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識其所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家拜就家拜之也)亦不就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往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鷄黍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

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
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
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稺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
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稺會卒
張九齡徐稺畫贊曰公受天元休含道隱出在漢之季遭時
溷濁不抗迹以比物故退非山林不徇利以辱身故進無祿
位是絕在心而經術于世雍容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廷所
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逍遙而已哉銘
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丘鮮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
可名鱗出無應鳴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卻勒石舊邦以

觀其妙

郭泰字林宗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
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學畢博通墳
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時人莫識之陳留符融一見嗟
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
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相友
善於是名震京師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或問汝南范滂曰郭
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人倫而不
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
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

寧初陳蕃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嘗評袁高叔度之
器勸茅容孟敏之學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
論黃允守道不篤謝甄並不入道其後皆如所鑒云
范曄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于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
難徵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
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恂
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孔之[illegible]然不能絕也[illegible]
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游學青徐并冀之
間與交者多異之獻帝時有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招
致四方游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曰

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
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統性俶儻
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
起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
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著論有逍遙一
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等語又
作二詩以見志略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蠏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
為柂[illegible]遨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
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息
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萬餘言如理亂篇損益篇多

有益于政云䊕王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生于統之先帝人
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
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
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
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
論其貴忠浮侈實貢 述赦等篇皆足
以觀見當時風政之得失焉
鄭氏泉曰昔人言政譏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
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或引救敝之規爲說不同綜
之數陳于朝以聽人主之從違焉耳乃其生不逢時闇于閽
售發憤嘆息至於退而指訐時短討擿物情津津數十萬言
以示來世此其愛國敦篤又有甚於在廷之忠讜乎是故稱

其文者謂繼兩京敬其人者衣不及帶所以感人心者亦
至矣二人先後不同其事相類余因合為一傳列之逸民云
申屠蟠字子龍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
重蟠及被辟召辭讓之曰申屠蟠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
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
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送喪
歸鄉里辭河鞏從事封傳護送蟠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
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
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
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以吾子為可與言也何意
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
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
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
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
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
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惟蟠超然免於評論大將
軍何進連徵不應進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之蟠不答董卓廢
立復公車徵蟠或勸之行蟠笑而不應後董卓亂未終全高志
泉按中平中蟠及荀爽韓融等十四人以公車徵唯蟠不
至居無何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
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僅以身免而爽亦數覆虎尾
來史氏濡跡之譏彼韜伏明姿甘是埋曖者蟠亦斷卒全高

志智矣夫
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
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
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
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
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
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
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
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德公素有重名嘗
謂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鑑其品鑒

不疑德操云

泉按襄陽記曰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

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

妻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

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也古人懽好真率乃爾今世安得有此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素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善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時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至遼東度虛館以待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

之曹操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及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間華歆為司徒薦寧文帝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自寧之東也度康恭饋遺之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而西渡盡封還之明帝即位太尉華歆讓寧詔以寧為光祿勳給安車吏從茵褥道上廚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固辭正始中大僕陶丘一等復薦寧將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初寧妻先卒有勸更娶者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其本心哉竟不娶

蘇子由曰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秦漢而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荀文若以才智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

子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權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贊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也者終害其身而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孰能與此

三國　古吳常熟澗谷閻人嶧山鄒泉輯著

蜀　諸葛亮　關羽　張飛　龐統　法正　董允　蔣琬

費禕

諸葛亮字孔明早孤隨從父玄往依劉表(荊州牧)玄卒亮躬耕隴畝(在南陽鄧縣城西號曰隆中)好為梁父吟(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謂為信然庶見劉備言之由是備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曰孤欲信大義於天下計將安出亮答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劉璋)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遂之曹操南擊劉表會表卒子琮嘗使舉州降操時備屯樊南行操追破之自江陵將順流東下亮請權說曰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督水軍三萬隨亮詣備并力拒操操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劉備遂收江南後備攻劉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與備共圍成都成都平備外出亮常鎮守及與群臣勸備稱尊號亮為丞相備病篤屬亮以後事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常自校簿書至流汗為三年亮率衆南征斬雍闓擒孟獲西南夷不復反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大略言開張聖聽無塞

忠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宮中之事悉以咨郭攸之費禕董允等營中之事悉以咨向寵而與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六年遂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等三郡皆叛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illegible]還漢中戮謖以謝衆引咎責躬貶己忘其敗後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於是欲出兵擊魏復上言于後帝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之語遂引兵出散關圍陳倉[illegible]其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擊走郭淮遂復二郡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受巾幗之辱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懿案行其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詔策還成都謚亮為忠武侯亮善用人李嚴辟洪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佐何祗洪尚在蜀郡而祗已守廣漢故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焉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

守宇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亮之既卒也廖立垂泣李平致死二人皆亮所廢免云（亮紀）（蜀人語者也）

裴晉公武侯祠堂碑畧曰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公是時也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戴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出俯隴而敵雄圖出斜谷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也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戎夷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更世而見思此所以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彼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説又誶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畧論節

制之師以進取之務語化成之道不其謬與噫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擬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雖平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曆運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

鄒氏泉曰蘇東坡䟦三國名臣贊曰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乃又謂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使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難矣然葉氏嘗言之劉焉乘間據益亦漢之奸賊及璋以孳息闇弱復盜干主則取劉璋者正所以為義也此亦一道要之孔明在隆中時二劉方保荊益已欲跨而有之不如是則鼎足之形不成孔明之所以酬先主者釋此無可為矣識時務者以此諒孔明可也

關羽字雲長亡命奔涿郡（劉備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擊先主破之擒其妻子進拔下邳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時袁紹遣顏良

攻劉延于白馬操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操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操壯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情問之羽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吾終不背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操聞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從就劉表會表卒子琮遂舉州降操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詳見亮傳）拒操操引軍北還先主收江南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孫權令諸葛瑾從先主求荊州諸郡先王不許權遂置長沙零桂陽三郡長吏羽盡殺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先主因自蜀至公安遣羽爭之權使

魯肅將兵拒羽先主聞操將攻漢中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
遂分荊州於是先主自為漢中王還治成都拜羽為前將軍假
節鉞羽率衆攻曹仁于樊操遣于禁助仁禁因水溢七軍皆沒
遂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議徙都以避其鋒
司馬懿蔣濟以為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
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常勸權以曹操
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不如
取羽全據長江權甚之權常為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
婚權大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設詐發兵襲羽又糜芳傅士仁
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
治之芳仁咸懼不自安於是權陰誘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

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
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
張飛字益德少與羽俱事先主兄事羽先主從操破呂布隨還
許操拜飛為中郎將先主去操依袁紹頃又依劉表表卒操入
荊州先主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
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
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
既定江南飛守宜都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
劉璋飛與諸葛亮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
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顏答曰我州但有
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
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飛所過戰克與
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以飛領巴西太守操破張魯留張郃
守漢川郃督軍下巴西飛率精卒從他道邀郃軍交戰破之巴土
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中進封西鄉侯
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
而不恤小人先主嘗戒之曰卿用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
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
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奔孫權先
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陳氏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
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
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統弱冠往
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
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雖
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問之答曰當今雅道陵遲方欲興風
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
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先
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
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
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與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
待亞於亮亮留鎮荊州統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

言因此會便可執之先主不忍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上中下三計先主然其中計即斬璋將還向成都所過輙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及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

鄒氏泉曰先主謀襲劉璋計雖出於士元然本由詭道遠義成功士元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先主會樂之言不覺其情之見乎辭也先主于涪之會事同樂禍而顛以自比武

王失尊在先主矣君臣俱失無乃士元分謗之言乎

法正字孝直建安初天下饑荒正入蜀依劉璋久之不任用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嘆息松於荊州見操還勸璋絕操而自結先主舉正往後松說璋宜迎先主使討張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正牋與璋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先主遂進圍成都益州既平以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宜啟主公抑正威福亮曰主公在公安進退狼跋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懼孫夫人生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後正說先主曰曹操身遽北還此必將內有憂逼故耳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先主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遂渡沔水大破夏侯淵軍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明年卒先主為之流涕初尚書令亮與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欽奇正智術及先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

鄒氏泉曰孫樵引魏絳揚干之戮謂諸葛亮不敢繩先主抑法正之擅殺為失政刑是亦一說然秦昭王以范睢之故至質平原君移書趙王以求魏齊之首李廣誅霸陵尉上書自劾漢武帝有報恩復讐朕所望于將軍之詔民有訴郭進畧奪

其女者宋太祖怒而驅出其人且曰得吾貴臣顧不可耶此三人者卒皆有以報國世之英君哲主所以役使豪傑彼自有意哉然則鄒氏之言固曲士之見也

董允字休昭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相亮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于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言之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于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恢年

少官微見允停出遊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
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寔非所謂也
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泉按休昭之既卒也陳祗代為侍中上承主指下接閹豎至
與晧互相表裏晧始預政事祗死後晧從黃門令為中常侍
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竟至覆國蜀人由是無不追思休昭者
則一正士之存亡固小人之進退國家之廢興所關也彼允
者何以死哉
蔣琬字公琰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常因游觀
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
亮時為軍師將軍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

本不以修飾為先願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但為免官
而已建興初擢茂才遷為參軍亮住漢中又數外出琬常足兵
足食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我共贊王業者也
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時
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
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初命琬開府明
年就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
欲構戲於琬琬自為戲解不較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
憒誠非及前人主者請治敏琬曰吾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
坐事繫獄衆人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有道
皆此類也琬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與上庸會舊疾連動未
得時行後承所喻指與費禕等議以凉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
賊之所惜宜以姜維為凉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
軍為維鎮繼遂還住涪疾轉增劇卒
費禕字文偉少孤依族父伯仁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
益土先主立太子禕與董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亮嘗
遣禕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
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還遷為
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令至吳連晋官
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
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諭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
禕匡救之力也禕當國功名畧與蔣琬比及出住漢中雖身在

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延熙十五年
命禕開府明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
手刃所害
劉氏泉曰陳壽評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
諸葛之成規因循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是則然矣
然猶曰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非也夫琬禕為相克遵畫
一未嘗狥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
治小居靜可謂兩得之矣試觀裴松之論迺知余言非虛云

吳

張昭　周瑜　魯肅　呂蒙　陸遜　陸抗

張昭字子布少好學傳覽群書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

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文武之事一以委之策臨
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魏黃初閒遣使者邢貞拜
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
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
權嘗臨釣臺飲酒大醉欲群臣醉墮臺中乃止昭出坐車強還
之以紂長夜之飲諫權為罷酒權當置丞相衆舉昭權曰領丞
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
顧雍權既稱號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直言逆旨以
老病還官里宅著春秋左傳解及論語注後蜀使來稱蜀德美
而群臣莫拒權嘆思昭焉後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
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求援非本志也臣恐兩使不

反取笑天下權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
土塞其門昭又于內以土封之及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
固不起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門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
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
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鄭氏曰子布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為己乃
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位宰相又不登師保至于從容閭
巷以自奉老昭則得矣權之於策亦不逮遠其或恨昭不
於萬石至孝而乃擠拒於會稽其惜之深矣

周瑜字公瑾孫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
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秣陵多所破拔瑜還壽春

袁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假途還吳
策親自迎瑜以瑜恩信著於廬江與兵騎出備牛渚策薨權統
事瑜與張昭共掌衆事及曹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將士聞之
皆恐惧議者咸謂不如迎操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
賊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破之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
備并力逆操遇於赤壁用部將黃蓋計詐言欲降放蒙衝鬪
艦乘風發火煙炎張天操軍遂敗退走保南郡留曹仁等守江
陵瑜又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圍寧瑜與呂蒙救之圍既
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被瘡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
退劉先主領荊州牧治公安瑜上疏言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
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資業

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
雄又恐先主難卒制故不納後瑜又詣京言乞與奮威俱進取
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
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
道於巴丘病卒

魯肅字子敬家富于財以賑窮結士為務周瑜為居巢長將數
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
囷與瑜瑜益知其奇遂相親定僑札之分後去袁術就瑜瑜因
薦肅於權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曰何以佐我肅曰為將軍計
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何者北方多務因以勦除黃
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

此高帝之業也權曰此言非所及也然甚奇重之及曹操向荊
州劉先主惶遽奔走肅徑迎勸先主與權併力拒操會操有欲
東之問諸將皆勸權迎之肅曰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
計衆議莫用也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
行事肅助畫方畧遂破走操後劉先主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
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周瑜病上疏薦肅自代肅初住江陵
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及關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埸分錯
肅常以歡好撫之先主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三郡先主不
許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遣羽爭之肅住益陽與羽相拒因邀
羽相見責數羽先主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卒權為舉哀
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

呂蒙字子明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竊
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
廿五輕之又於會當辱之蒙引刀殺吏自首策召見奇之引置
左右及當死張昭薦蒙代之從討丹陽所向有功以皋陳就禽
黃祖晉中郎將遂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操於烏林圍曹仁於
南郡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敵走得其馬瑜帥具周於是
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
定荊州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有言
蒙功名日顯者肅遂詣蒙蒙因為肅畫圖蜀五策肅於是越席
就之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後從權拒曹操于濡須數進奇計又
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禦甚精操不能下而退既而破晥城

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鷙鳥累百不
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為良民是時劉先
主令關羽鎮守專有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
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蒙令鄧玄之誘普
為陳禍福普懼而聽之及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與關羽分土接
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乃密陳計策圖
取羽帥聘具隨荊州遂定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於內殿
陳壽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群傑新盪荊城仗
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
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
其妙者謂以為秘之聯耳國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

量豈徒武將而已乎

陸遜字伯言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權以兄策女
配遜數訪世務因遣遜討賊帥費棧應時破散所過肅清還屯
蕪湖會稽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
式佳吏謂式意欲凡也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此誠長者之事呂蒙
稱疾詣建康權問誰可代者遜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終可
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
口書與羽有謙下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形狀
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
安南郡又多所破走斬獲黃武初劉先主率大衆來向西界與
吳相拒者六越月一日平地立營欲以挑戰吳將皆欲擊之遜

曰此必有譎且觀之蜀討遂不行比遜將攻漢軍諸將難之遜
曰備軍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犄角此寇正在今日救人
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蜀將多窮過請降兵死者萬數軍資
畧盡先主因夜遁僅得入白帝城為大慙恚當禦蜀兵時諸將
矜恃不相聽從及至破蜀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耶遜對曰受恩深
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
所當與共定大事者也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
濟國事權稱善赤烏中代顧雍為丞相因太子不安上疏叩頭
流血書三四上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以憤恚卒遜次子抗塟
父東還詣都謝恩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
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孫皓即位領益州牧

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上疏言之有事君之義犯而勿欺
人臣之節匪躬是殉之語并陳時宜十七條時何定弄權閹官
預政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
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易移哉又國家師旅仍動百姓疲
獘上疏願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
無何疾病乞以西方為屬遂卒

鄒氏泉曰史氏奇遜之謀畧又嘆權之識才所以克濟大事
豈不信哉方孔明之秉蜀政也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輙令
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書有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
行之及遜為丞相權詔褒之至比之伊呂所以任寵遜者隆
矣至矣乃其卒也遜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竟
不聽許而遜至憤恚以卒蓋君臣之好難其終哉遜子抗貞
亮籌幹綽有父風至與晉羊祜推僑札之好于邊境當時以
為華元子反復見于今其視厥考陽為謙下以圖羽又為優
矣

魏

荀彧　管寧　彧卒于漢獻帝之末寧不事魏故攸皆列于魏書又存其名於此編系漢見

荀攸　賈詡　毛玠　鍾繇　華歆　董昭　劉劭　陳群

高堂隆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靈帝之末何進秉政攸以名士被徵董
卓之亂紛擾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欲刺
殺卓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會卓死得免棄官歸復辟公府舉

高第駐荊州曹公操迎天子都許遺攸書徵之曹公素聞攸名
與語大悅以為軍師從征張繡初不用攸言軍不利復設奇兵
復戰大破之自是連用攸計禽呂布斬顏良文醜而曹公與紹
相拒於官渡時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迎運糧攸勸曹公要擊破
斬之紹遂棄軍走曹公方征劉表袁譚袁尚爭冀州譚遣使乞
降請救衆以為宜先平表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劉表坐保江漢
無四方之志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百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
二子和睦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曹公乃許譚和
還擊破尚譚後叛從斬譚以平冀州曹公表封攸及大論功行
封以為文若之次魏國初建遂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常謀
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曹公嘗稱曰公達外愚內智

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

泉按公達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卒故世不得盡聞也夫繇號稱開達理幹其心服公達乃爾非虛也史氏稱為良平之亞厥有自與

賈詡字文和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董卓入洛陽時詡在卓婿牛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等欲解散歸鄉里詡曰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讎（不濟走未晚也傕等從之）後詡為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焉及出天子護大臣詡有力焉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去傕託段煨又去煨依張繡時曹魏公拒袁紹于官渡紹

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曰不如從曹公繡從之曹公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詡還冀州牧并兵出圍擊破紹營（公晴詡計）謁贖及破韓遂馬超一承用詡謀也是時曹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詡教文帝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不違子道文帝固深自砥礪曹公又嘗屛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曹公問故詡曰適有所思曹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即位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鄭氏泉曰文和經達權變筭無遺策陳壽一之于荀攸以為良平之亞余考其事而究其志蓋詡自以非曹公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疑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故天下之論智計者多歸之然當董卓之敗元惡既梟夷而厲階更結使邦国遺殄瘁之哀黎民罹刑餘之酷實由詡之片言也裴松之歸以兆亂之罪詡亦何所逃哉

毛玠字孝先少為縣吏以清公稱曹魏公臨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語魏公曰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軍資伯王之業可成也曹公敬納其言與崔琰並典選舉所用皆清正士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士爭以廉節自勵雖魏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玠以非遷次不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初曹公平柳城班所獲

器物特以素屛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魏國初建復典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以袁紹嫡庶不分覆宗滅國諫之後群僚會玠起更衣曹公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曹公大怒收玠付獄桓階和洽進言救之僅得免黜

泉按玠行實有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于時四海翕然厲行至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魏公既知而嘆賞之矣竟以清蠅浮聲至見廢黜孫盛嘗言之淺高縈何出復作相玠之一責求見擯放二主

度量信殊絶哉

鍾繇字元常從父瑜供給繇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後辟三府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絶曹公領兗州牧遣使上書傕汜議留曹公使拒絶其意繇說傕汜等曰曹兗州乃心王室不當逆其忠款由是傕汜等厚加答報曹公使命遂得通後傕脅天子繇與策謀天子得出長安并錄前功封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爭曹公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其後斬郭援（袁尚將河東郡守）降單于（匈奴於平陽作叛）討破河東諸寇衛固等多繇功也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曹公征關中得以為資文帝在

東宮賜繇五熟釜（取五味之熟）為作銘勒釜口以賛揚繇美及踐祚遷太尉比之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為一代偉人云

泉按魏書有司議繇謚以為繇昔為廷尉辨理冤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乃策謚曰成侯審爾則繇之用法信平而恕也乃其為大理時詰毛玠之非黥墨也曰撰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言上聞聖聽似不無深文焉豈一時希曹公指耶不然令玠狀對何東之太迫也

華歆字子魚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呼歆與陶丘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禍將及族後芬果敗洪乃服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歆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邽令病不行後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曹公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後代荀彧為尚書魏文帝踐阼為司徒歆素清貧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異日以歆蔬食下詔特賜御衣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帝從其言黄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轉拜太尉歆稱病讓位於寧帝不許遣常侍繆襲奉詔喻指須君到然後御坐又敕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

鄒氏泉曰子魚之為人清純德素史氏評之積德居順傳子

褒之良亦無忝至出嫁沒入生口尤盛德事獨承曹公命收漢伏后一事至壞戶發壁牽后出被髮徒跣以過帝前為賢者所短然則管寧華歆優劣豈獨在金之顧不顧哉

董昭字公仁曹公領兗州遣使詣張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許昭說楊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永為深分楊從之曹公遂與西方往來建安初曹公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昭今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今惟有移駕幸許耳曹公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兵精得無為累乎昭曰奉勇而寡慮何能為累乃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後曹公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也魏文帝踐阼常從大駕東征明帝即位上疏陳末流之弊以為當

今之士以交游為業以勢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嘆以毀言
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又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往來禁
與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
丶鄒氏泉曰公仁去紹從操其智誠足以燭成敗矣而創議九
錫備物以彰操殊勳使進爵魏公至與彧書乃躋操於姬旦
呂望之上夫姬呂輔幼上佐帝業德業光明後偉而操陰賊
嶮狠特鬼域之雄其與姬呂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公仁之論
無乃不知分量乎故其才策謀畧僅得與程昱郭嘉劉曄蔣
濟相等埒不能進之於荀攸也史氏則嘗有說矣
劉劭字孔才建安中為計吏詣許至黃初間受詔集五經群書
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

之徵拜騎都尉著律畧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
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有詔博
求衆賢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体周于數凡
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
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士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
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
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畧較要策謀之士
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若
此人者非世俗所常有惟陛下使得自盡于前景初中受詔作
都官考課七十二條考具黜陟格又請制禮作樂以移風俗正
始中執經講學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泉按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時傅嘏為司空掾有難劭論
大畧以為方今九州及京城未有六卿之舉其選才之職專
任吏部殿最之課未盡人才故當時法亦不行溫公嘗言之
知人之道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狀于迹而察之在
心研覈其實而斟酌其宜不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蓋亦
有所不滿于劭也然其該覽學籍文質周洽魏書句斯亦足
以稱矣
陳群字長文寔之孫群為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
兒必興吾宗劉先主臨豫州辟群為別駕後隨父紀避難徐州
曹公辟為司空西曹掾屬料擬周逵必敗後逵果坐姦宄誅
薦陳矯戴乾乾果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為知人魏建國

曹公議復肉刑令曰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群對曰臣父紀以
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
重者也曹公善其言群在朝無適無莫雅杖名義不以非道假
人文帝在東宮待以交友之禮及即王位徙群為尚書群建制
九品官人之法明帝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群上疏極
言之又言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
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
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
所減省初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群言之曹公乃復位廙
深德群群曰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
弘博不伐皆此類也

泉按魏書云群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及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嘆息焉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高堂隆字升平魯高堂生後也少為諸生建安中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弾秦筝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明帝即位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言勞役費財以傷德政帝以除表授下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政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斃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帝稱善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隆對曰易傳言上不儉下不節災火燒其室宜增脩人道以答天意又詔問隆漢武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毗巍亞其義云何隆對曰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及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帝為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於大辰隆又疏以九龍華飾過前天譴章灼發教戒之象後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至鑿公卿以下展力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溢漂沒民物隆備著天道禍福人道之興亡以切諫之書奏帝覽曰

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及隆疾篤又口占上疏痛引桀紂秦皇漢武之事以示監戒詔褒之有藺偉伯夷直過史魚之語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誠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于昏主明戒驗于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

尚論編卷之九

古吳常熟澗谷閒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晉

王祥 羊祜 杜預 張華 魏舒 山濤 劉毅 傅玄
陸機 陸雲 周處 祖逖 王導 陶侃 溫嶠 卞壼
殷浩 謝安 胡威 吳隱之紀上 嵇紹 王裒 庾袞
鄧攸 劉殷紀上忠義孝文 王羲之 皇父謐 戴逵 張翰
陶潛紀上逸民

王祥字休徵吉之後也祥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奉朱孝篤至有雙鯉黃雀之感毋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舉秀才除溫令累遷至太常封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為公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詔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及病篤著遺令訓子孫有曰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也其子皆奉而行之

鄒氏泉曰王維楨氏嘗言從古以來稱閔損王祥之孝者非特謂其二氏能也謂其母繼耳信然余每覽祥傳至母命祥守丹柰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未嘗不為祥危之其他以非禮使祥率類是乃竟朱不甚其凶虐者以有繼母弟覽也當其母虐使祥也覽輒與祥俱及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至朱酖祥以酒覽爭而不與而朱之凶虐始漸衰矣然則言孝者無若祥而言悌者亦無若覽乎祥多盛德恒掩其覽余不具載獨慨世之同母昆季多不克若祥覽者因特為著之以示法焉

羊祜字叔子博學能屬文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祜不往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武帝將有滅吳之志祜出鎮南夏與吳人開布大信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有十年之積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然營武守城東陽能使鄭人萊子懼服焉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石城以西盡為晉有因增脩德信以懷柔初附每交兵不為掩襲計於是吳邊人皆悅服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時談方之華元子反馬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紞之徒皆忌之而王戎王衍亦並有所憾祜常訊衍敗俗傷化必此人又常以戰法欲斬戎每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中祜面陳伐吳之計帝以祜病不宜數入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成吾志者子也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卒二年而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咸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其由至其每被登進常守冲退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歸故里為

容榨之墟踟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
詠終日不倦及祜卒襄陽人為建碑立廟于遊憩之所歲時饗
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鄒氏泉曰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植厥樹思其
人者及其遺自古然矣羊叔子墮淚之碑固人情哉乃其荊
州民士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而朝廷亦改戶曹為辭
曹此又不但愛其遺懷其人抑且比隆君親而諱其名矣是
臻何德哉彼史臣所稱畫大信于南服傾吳人于漢渚者意
者其然乎
杜預字元凱博學多通明于興廢之道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
功立言可庶幾也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
尚論編　卷九　三
及遠凡所崇論務崇大体受詔為黜陟之課大畧言今科舉優
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
時虜寇隴右兵強盛鑒使預出兵擊之酬艦戰安預以宮軍懸
乏宜須春進討鑒奏預稽乏軍興徵詣廷尉其後隴右之事卒
如預策會匈奴帥劉猛叛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預奏內以利
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
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
之計而朝議多違惟預與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
預既至鎮襲破張政緩吳使易帥劉憲以成傾蕩之勢諸處分
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時帝與張華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
斂手為之贊決帝乃許之預因陳兵江陵遣諸將率衆循江西

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及虜都督孫歆
進攻江陵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由是指授群帥方畧王濬
王渾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吳主皓詣軍門降王濬預
既還鎮驟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脩
召信臣遺跡激湍滴諸水以浸原田諸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
有敗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既立功
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
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
預在鎮數餉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
鄒氏泉曰史氏有言昔之哲樣懷經罕素豈不以元凱振長
策而攻取擅春秋而釋例為文武兼資者乎乃當時論者謂
尚論編　卷九　四
預釋例文義質直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
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
何但左傳故亦孤行夫知之者有一摯虞則亦足以聲施後
世矣元凱常好為後世名每紀績刻石為二碑一沉萬山之
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嗟嗟釋例之作
其賢於二碑遠矣哉
張華字茂先少孤貧自牧羊學業優博辭藻溫麗行己修謹勇
於赴義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大畧言茲禽無知處身似
智而矯翼美羽無罪皆斃之意阮籍見之嘆曰王佐才也由是
聲名始著盧欽言之于文帝除著作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
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

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産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華獨贊成其計及吳滅詔褒封之華名一世衆所推服朝廷議禮儀憲章並多損益詔誥皆所草定有台輔之望及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為忤旨而荀勗馮紞之徒復間之遂絀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賈后每欲干預政而為太傅楊駿所抑[illegible]遂搆駿以謀反殺之廢太后為庶人徵汝南王亮及衛瓘秉政賈后復密召楚王瑋使殺亮及瓘等内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

尚論編　卷九　五

功拜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委華以朝政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焉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信用孫秀撓亂關中因遣代倫倫還諂事賈后因求録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倫秀疾華如讎及賈后毒殺太子倫秀等起兵殺后詐稱詔召華遂與頠俱被收張林稱詔詰華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illegible]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遂斬之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

東坡蘇氏曰阮籍見張華鷦鷯賦嘆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獨欲自全于禍福之間耳何足為王佐才乎華不從劉卞言[illegible]后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鷦鷯之本意也

鄭氏泉曰張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余考其撫如辨海鳧毛[illegible]龍鮓[illegible]武庫雉[illegible]臨平石鼓[illegible]斗牛紫氣[illegible]莫邪不至[illegible]之類雖子產胥臣何以過之然亦華之餘事也乃其所可重者當闇主虐后之朝而進無泥上之嫌退為衆望所服盡忠匡輔彌縫補闕使海内晏然其功豈易能哉當時議者或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以死夫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此摯虞所以摧吭而訟言也其後復爵秩給

尚論編　卷九　六

符策遣使弔祭亦天下人心之公論與

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對策升第自浚儀令入為尚書郎轉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常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晉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兩遷守其有聲[illegible]及山濤卒舒以光禄大夫領司徒有頃即真舒有威重德望禄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以年老每稱疾遜位起說還即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以劇陽子就第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云

泉按魏舒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即其諸父衛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户長我願畢矣舒亦

不以介意乃其野王之兆則鍾會自擬為公矣然則晚成之
器蓋自有待而以躁進為既歸之尤可稱者任先行後言務
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
未之有也

山濤字巨源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
康善後康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與宣穆后有
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司馬）命司隸舉秀才久之遷尚書吏部郎
文帝（昭也）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
穀咸熙初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後以廢長立少違禮
不祥之對定太子位至武帝（炎）泰始中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
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及遭母喪詔

奪情起濤為吏部尚書逼迫令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
得其才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啟事
每以年衰疾篤苦表請退帝竟不許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
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
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飆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
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史臣曰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
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委以
銓綜則群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
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啟事者豈斯之謂與若盧
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盧欽亦吏部）

劉毅字仲雄幼有孝行厲清節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
從事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
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及文帝辟為相國掾
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重辟
毅懼應命武帝咸寧初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嘗對
帝可方桓靈帝曰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
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
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喜百官
將賀毅獨表謂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省來示以為瞿然毅
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上疏請罷除之與
衛瓘表省九品復古鄉里舉選意同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

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野式瞻然以峭直故不至
公輔

鄧氏泉曰仲雄極論中正八損是矣乃復受州都之命何也
蓋青州人士所思準繫（此表鑒石繫）有不能辭者與其為州都
銓正人流清濁區別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又懲上品無寒門
之弊而矯其枉此當時論者謂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淡
倒錯矣信然哉

傅玄字休奕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州舉秀才除郎中以
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武帝即位掌諫職玄上疏言惟未舉
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成不恪詔報曰舉清遠
有禮之臣尤今之要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又上疏言尊儒尚學

貴農賤商皆事之要務泰始中又因水旱之災上便宜五事詔曰所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禦胡政事寬猛之宜皆善深知乃心諸所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玄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又為內外中篇行于右

史臣曰傅玄体強直之姿懷匪躬之節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司隸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維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

帛弦良有以也(如皇甫陶抵玄以事與爭言喧譁[illegible])

陸機字士衡抗之子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吳滅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上下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內侯及倫以篡位誅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竟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初冏收[illegible])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大都督督王粹牽秀等諸軍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祖遜父抗)又羈旅入宦頓居群士之右而粹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而穎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譖毀之穎默然及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機於穎(玖以弟超戰歿[illegible]之也)言其有異志穎使牽秀密收機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　弟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吳平入洛刺史周

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後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耶玖深忿怨機之敗也并收雲江統蔡克等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與弟耽同遇害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鄭氏泉曰唐太宗御制有云機雲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以為荊衡之杞梓既而曰衡美非所罕有常安覩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蓋重

惜其修鱗之骨勁翮之灰也（制有曰激浪之心未遂修鱗凌雲之志將騰先灰勁翮其翮躍豈可得哉）由斯以言藉令二子韜奇擇居（此句制語）亦或聽顧榮戴若思之勸而還吳當不至有成杞之禍矣彼謂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者此徒以天意言也豈其然乎（制有三謂世儀）

（機為將嘗戮陸雲因有之故非之）

周處字子隱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及聞父老三害未除之嘆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殺蛟因入吳尋二陸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朞年州府交辟仕吳及晉咸吳入洛守西平

轉廣漢皆有治效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寵戚朝臣惡處強直使隸夏侯駿西征氐賊齊萬年初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按之至是肜為征西都督處知肜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賊而處軍人未食肜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曰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

鄒氏泉曰子隱以跅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方其為鄉曲所惡也比於凶蛟猛獸矣及聞雲前途尚可之言終能克己勵精輕生重義余覩滿岳閻纘之詩遐想其人真所謂志節士也然則仁義豈有常哉背之即小人蹈之即君子史臣之言詎不信哉

祖逖字士稚性豁蕩不修儀檢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並有英氣及京師大亂避地淮泗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進說請復中原時帝方拓地江南無志北伐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使自募兵得二千人而後進（中流擊楫誓）之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疑騎）勒鎮戍歸附者甚多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而逖練軍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勒甚患之會朝廷遣戴若思為都督逖以若思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荊棘平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搆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俄卒于雍丘豫州士女若喪考妣王敦久懷異志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為而後趙亦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鄒氏泉曰胡致堂言士稚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亦自古難得之才也諒乳乃獨惜其未聞道者豈非謂逖不同心戴淵以竟中原之功又不張皇義聲以寢內難之作卒至怏怏發病以喪其軀耶然余觀晉史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如營武牢築南壘所以備賊者甚至皆在若思都督之後也災星告變猶豈戮徒招逖其如天何乳（惜歟醒之見）

（此肸人當言死祖逖）

王導字茂弘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元帝為瑯琊王時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敬重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導說帝引士望顧榮賀循以結人心俄而洛京傾覆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帝

常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桓
彝等初過憂王室微弱見導殊侍之劉隗之用事也導漸見疎
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時王氏彊盛有
專天下之心王敦凌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執正議敦不能奪
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欲奪嫡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
即位導受遺詔輔政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使率子弟
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鬪志及帝伐敦既平而論導從與庾亮
等同受遺詔輔幼主是為成帝既將徵蘇峻導言峻猜險必不
奉詔固爭不從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
導德望不敢加害是時宮闕灰燼溫嶠等議從都導請鎮之以
靜嶠等謀並不行導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

生平簡素寡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鄒氏泉曰王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以建魁復
之勳於是王敦內侮蘇峻連兵固懷匪石之心竟翦吞紗之
寇元宰忠誤豈不足稱哉至於開設學校爰立章程雖當沸
鼎之中櫛風之際而規模亦弘遠矣較之夷吾体仁能相小
國孔明踐義善訓新邦驂靳論情其近之乎評此 參然子由
嘗言之導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謂其不能
如晏嬰子產略伯石以全其始又予忠儉弊恭後以成其終
也若其不能防敦于始及賊東下闔門待罪石頭失守位爵
如昨至行胸臆以報恩怨如朱黼氏所謂不免趙盾鄭解之
誅者又不無遺恨云王敦起兵蘇峻為亂二變皆導之所不欲而劉隗庾亮不忍以速其變故子由

陶侃字士行 早孤貧為縣吏張華劉弘器重之及出佐南夏
輔翼劉弘征南前遇張昌後遇陳敏侃以偏旅獲戰功後殄克杜
弢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於是王敦深忌
侃矣敦之既平也侃刺史荊州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
勤於吏職引接疎遠綜理微密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
為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侃自以不在顧命之
列辭以彊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因推為盟主侃遣衆赴嶠
而又追迴嶠以峻殺其子復遣書以激怒之於是便戎服登舟
與嶠庾亮等俱會石頭侃部將斬峻於陣後移鎮武昌疾篤上
表遜位卒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

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曰陶公機神明鑒似
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
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此

史臣曰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儁
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遠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
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
之責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
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頗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
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溫嶠字太真少以孝悌稱于邦族博學能屬文平北大將軍劉
琨請為參軍從討石勒屢有戰功于時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

左琨誠繫王室命嶠攜告華夷奉表勸進辭旨慷慨帝器而嘉
馬後在東宮太子與為布衣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
益明帝即位拜嶠大諫皆所參綜有棟梁之任為王敦所忌因
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力諫不納因自表補丹
陽尹乃還都具奏敦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構逆表誅姦臣以
嶠為首敦難既平嶠奏軍國要務者七上多納之帝疾篤嶠與
王導卞壼等受顧命蘇峻之亂嶠屯尋陽遣王愆期等舟師要
陶侃同赴國難於是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合師直指
石頭威賊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云

鄭氏衆曰史稱太真始而承顏候色以孝稱矣既而辭親蹈
義封狐萬里投軀弗顧竟能宣力王室繼以泣赴國屯卒復

夷庚之躅又可不謂忠孝乃南軒氏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
也然則太真固亦功名之士乎 初嶠為劉琨將時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之

卞壼字望之弱冠有名譽元帝鎮建業召為從事中郎委以選
舉甚見親仗前後居師佐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賞而憚焉成帝
時王導稱疾不朝壼奏欲免其官其斷裁切直不畏彊禦多此
類壼廉潔儉素居甚貧約幹貴當官以褒貶為己任欲軌正督
世不肯苟同時好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時庾亮將徵
蘇峻壼知必敗後率諸軍距擊值背瘡未合力疾而戰率勵散
卒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二子眕盱見父歿相隨赴賊同時見害

鄭氏衆曰望之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
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于一門古稱社稷之臣
望之之謂也當時弘納議謚有曰壼破家為國守死勤事可
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遂謚曰忠貞厥幾合典矣

殷浩字深源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為風流談論者
所宗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
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浩既為揚州刺史時桓溫滅蜀威
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帝時在藩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故引為
心膂以抗溫為是與溫頗相疑貳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
欲遂蕩平關河浩既受都督之命以中原為己任上疏北征許
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初羌姚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
於是謀誅襄及北伐以襄為前驅襄反攻浩于山桑浩大敗桓

溫素忌浩及是上疏罪浩坐廢浩雖被黜口無怨言夷神委命
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慼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
四字而已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荅
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鄭氏衆曰論者言浩聞桓溫至武昌則大懼欲去位以避之
聞桓溫欲處以尚書令則大喜而作書以謝之其情致果鄙
殊與虛名不類而姚襄之用亦與措爭方蓋少之也然浩亦
多可取者其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姑無論跡其再臨神州肅
清萬里出鎮壽陽收羅向義進軍河朔脩復園陵忠欵亦可
概見乃不虞之變中路猖獗遂令為山之功崩於垂成既受
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窮而無怨者與

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而無處世意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栖遲東土然殊負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孫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及弟萬黜藩任始有仕進意時年已四十餘矣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屢遷為吏部尚書簡文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人言欲誅王謝將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既見溫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遂笑語移日及總中書事義存輔導特彊敵寇境邊書續至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處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秦符堅之大擧入寇也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應機征討所在克捷而淝水之勝尤奇絕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然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乃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如此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以疾還都卒

鄭氏泉曰史臣言安石激繁會於朞服之喪致一歡于百金之費以為廢禮崇侈翕領風而諭雅道嗟嗟此豈足以病安石耶當符堅之來瞰吳江桓溫之將移晉鼎也衣冠易慮遠邇崩心矣安石從容而杜姦謀宴衎而清群寇公輔之望斯已足酬又遑計其細也且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非誠與才合能如是乎後段議論本衛

胡威字伯武早厲志尚父質以忠清著稱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既至停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威疑而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後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吳隱之字處默博涉經史有清操雖日晏歠菽不食非其粟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撥而棄之兄坦之為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守晉陵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後位清顯猶冬月無被嘗浣衣乃被絮刺史廣州清操逾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鄭氏泉曰伯武之驅驢單行處默之付什外庫時人頗謂其矯余竊以為不然夫當父質賜裝之際廣州珍異之區皆貪夫之所垂涎也彼二子者顧猶問所從來不饒一篋所謂處可欲之地而不改其操者若斯人是也矯云乎哉千載而下聞其風者可以勵節矣

嵇紹字延祖康之子也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因請為

秘書郎元康初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外戚賈謐封子惠帝友正紹上
疏云頃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
禍亂之萌無自而作矣長沙王乂之被執也紹見廢黜朝廷尋
有北征之役復紹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値王
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
衛遂被害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
此嵇侍中血勿去諡曰忠穆紹誕於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
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同所生
劉氏泉曰中散以陷受見誅以鍾會譖為文帝所殺較諸王儀以抗言
被戮皆不咸死非其罪哉乃偉元之於司馬不肯西向而延
相甘赴惠帝紋帝之危亡何耶蓋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

而紹棄齊於物故宜竭其忠所趨之塗異而所由之理同也
或論紹以死難致譏楊椎言之豈為篤論也哉
王裒字偉元少立操尚博學多能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
文帝駁嗣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誰任其咎對曰責在元帥帝怒
斬之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
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
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
讀詩至蓼莪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其篇家貧躬
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知舊致遺皆不受裒
常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
及洛京傾覆寇賊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墳墓不去賊
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庾袞字叔褒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二兄以疫俱亡次兄毗復
殆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親自扶持晝
夜不眠復撫亡兄柩哀臨不輟積數旬毗得差袞亦無恙人始
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
稼穡以給養父亡作筥賣以供母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
藜羹不糝以米和羹曰糝門人欲進以飯袞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
熟穫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袞乃引群子侄以時捃其間及其捃也
[illegible]袞哀其
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撫柩長號聞者垂涕州郡察廉孝舉秀
才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為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袞

服造役之衣徒行入郡取巳車寢處太守知其不屈厚為之禮
而遣焉及冠難之興乃攜妻子適林慮山而林慮之人愛而歸
之咸曰庾賢後避石勒之攻田于大頭山之下及將收穫命子
怞與之下山中途目眩昏墜崖而卒
劉氏泉曰余觀古人以孝友標號者不能具論即烏劉瘦懷
諫果同衾皆足以見明祇之替惜愉之致焉乃偉元之戀戀
丘隴叔褒之周旋癘疫孝友篤矣卒不免賊刃之鋒墜崖之
死彼至性通感之說何不可必如此也然哉流芳躅足為悅
風史氏則有言矣讀孝友傳者能無高山景行之思耶
劉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
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得其故

彥明年九歲於澤中呼天慟哭收淚視地便有菫生焉得斛餘
歸食而不減至時菫生乃盡翳博通經史有濟世之志儉而不
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州郡徵辟皆以王母供養
無主辭及王母卒毀瘠幾至滅性後以州米辭辟及齊王冏輔
政始就聘守新興劉永嘉之亂沒于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
與公卿悯悯然常有後已之色有七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
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競以儒終

鄭氏泉曰古今言孝者無論養色承顏憪心沫血于事生追
死之際總之加于其所生耳若李令伯之報答王母劉陳情
辭召至今猶難之況如長盛之事其曾王母懇懇以色養無
主累辭徵辟復胡可得哉本其為心仁孝敦篤直見一氣之

傳雖閱數世而相通故能若是云爾彼視其王父母情若不
相關甚者或失膝下之歡此何人哉

鄧攸字伯道以孝稱石勒之亂攸遇賊掠其車馬擔其兒及其
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
絕止應自棄我兒耳遂棄其兒兒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
樹而去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乃攸之甥攸
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攸初為吳郡
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每有進退無喜慍之色

史
　臣曰伯道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
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
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此論亦是闕伯道之用情固在行悌耗一息後來之天不可粹也

皇甫謐字士安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
言沈靜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
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脩名廣交作守玄
論以答之大指言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勉與富
貴擾神耗精者乎其論多快微即消遙上有不能尚者遂不仕
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
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武帝登禪
後頻下詔敦逼不已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謂人文立表
以命士有贄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嘆曰東帛戔戔
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

中累召至補著作郎並不應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大抵
言形神不隔天地之性尸與土并反真之理古不崇墓知也今
之封樹愚也謐所著甚多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
玄晏春秋並重於世

鄭氏泉曰玄晏先生玄守立論篤終有作所謂達進退存亡
之槩者哉若其寢疾彌年著述不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
史臣謂為有晉之高人真無愧矣至於自求就帝借書帝送
一車書與之又古今奇絕事然則於消之擬何殊左傳癖也
余坐玄晏先生之疾久矣安得從秘閣借書哉

王羲之字逸少幼納於言人未之奇獨周顗異之始知名頻被
徵辟不就及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

以國家之安在内外和因與浩書誡之又知浩北伐必敗以書止之浩果為姚襄所敗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初王述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後述檢察會稽刑政羲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有止足之分定之於今之語曰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illegible]

泉嘗讀曾子固右軍墨池記言方羲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又言羲之書晚乃善蓋亦以精力自致豈不謂羲之清流僻好而經世之業非所屑

意耶乃余讀其與會稽王牋及遺殷深源謝安石等書如所論時事暨保江漕運之宜頗會文切理使朝廷能用之其所意向與夫表見於後世者恐不獨在山水翰墨間也世之抱奇而不得展其用如逸少者不少矣余故為闡幽之論云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然每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故為著論武帝時累被徵辟不就逃于吳

鄒氏泉曰方安道之希心物表不嬰世務而破琴於武陵之召也[illegible]職見謂貞而絕俗矣乃其著論深嫉元康指本狗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其諸好遯跡而不害名教者歟清風彌劭王身名具存謝王謝謝王珣之跡可謂知安道矣

張翰字季鷹吳人也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遇賀循入洛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性至孝其文筆數十篇行于世

泉按季鷹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夫季鷹嘗言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彼且逃生前之名矣又

何意身後名耶乃今世譚曠達者頗屈指季鷹然則身後之名豈必求諸當世然後有哉

陶潛字元亮侃之曾孫也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頴脫不羈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後為彭澤令不肯束帶見郡督郵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絕州郡覲謁所之惟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有淵明集行於世

鄒氏泉曰余讀元亮傳見其意向行已大都與余頗相孚契每喟然若欲旦暮見之殆千載神交與所恨者陶然一醉不若耳按晉史所紀特元亮脩然清遠之趣而其大節所係不

少孤見若宋書所云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僅僅得其恥屈後代之意然亦不盡也余讀其述酒荊軻等作直欲為孔明輔蜀之事而責子之詩與子之疏與夫所以同志遊好樂者其父子夫婦相與之際藹然可見蓋元亮於倫常無愧矣至其感士不遇有賦以宣導尊崇氣余又不能不撫卷躊躇云

尚論編卷之十

古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輯著

南北朝

南宋

劉穆之　檀道濟　蔡廓　羊欣　王玄謨

沈慶之　顧覬之　袁粲

劉穆之字道和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宋武帝之克京城也須一軍吏甚急及穆之來見即於坐受署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諮焉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由是入輔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畢白雖復閭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二以聞其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耳目手口其所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

鄒氏泉曰道和起自布衣協佐義始不惟讜言嘉謀流于民聽乃其忠規遠畫潛慮密謀造膝詭辭誠有莫見其隙者至於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捶之間出征入輔之勳銘於鼎彝之上史氏謂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為一代宗臣豈徒言哉

檀道濟少孤居喪備禮奉姊事兄以謹稱宋主創義道濟從入

京城平靈循討桓謙戰功居多義熙中北伐凡拔城破壘得四千餘人議者謂應襃賞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悅服相率歸之徐羨之等謀欲廢立徵預謀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其夕晦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其後討晦晦不戰自潰及率衆北伐以全軍而反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會索虜寇邊召道濟入朝尋遣還鎮上疾動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誅之初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長城

劉氏泉曰方徐羨之傅亮於中秉權而謝晦之據上流也三

人者謀爲自全之計朝廷疑之久矣乃道濟亦擁彊兵以鎮廣陵上華之徒說所由來也夫受言西殿跪承顧託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至據鼎承歡宜所自安何可懷厭疑貳據郢後實以自速其辜乎然道濟無跋扈之形而廢受三人之戮比胡馬至淮然後知悔亦已晚矣後魏軍至淮上建康震懼求上曰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蔡廓字子度謨之曾孫也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宋臺建爲侍中武帝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後以豫章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遂不拜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廓年位並輕而爲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必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悉就典者請焉元嘉中卒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体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艱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羊欣字敬元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

隸書隆安中朝廷漸亂欣解官還優游私門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辭不奉命元顯怒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欣嘗詣謝混混爲拂席改服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使欣參預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意愈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欣拜職少日稱病自免義熙中爲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遊玩山水甚得適性後稱病篤自免歸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武帝文帝並恨不識之

劉氏泉曰當元顯之生殺任意桓玄之才地自負士之見用者進退皆窮矣況如欣之辭書漏密不幾履虎尾哉乃其恬然於舍人之卑拜職於楚殿之重竟莫窺其際而卒以自完

也非其所處之嚴何以脫虎口與至於二祖咸恨不識其人
斯其清遠之致又可慨見故當時欣羨徵號為一時英器而
世論猶在欣後豈徒然耶

王玄謨字彥德氣概高亮■世父棐有知人鑒以為有太尉彥
雲之風元嘉中領汝陰太守時屢攻陷滑臺執宋將之以歸玄
謨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
豈惟將之不和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衆憚遠役時宋主
欲經略中原玄謨好進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玄謨陳說使人有
封狼居胥意（狼居胥山名）玄謨之都督雍上也請土斷流民當時
不願屬籍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
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新城太守柳僧景以兄元景權勢制令

南陽諸郡發兵討玄謨玄謨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答書撫慰
之孝武崩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刺史時少帝狂
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以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
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諍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
甚優以壽終

鄒氏泉曰人臣處疑謗之際鮮能自全而况苛虐少恩尤易
以自亡者與乃玄謨犯此二忌竟無玷缺何也觀其內外要
然以鮮衆惑單車就徵不苟避難蓋忠順以處變有蕩蕩變
變之風而流涕以請緩刑去殺亦非苛及元元者若其當少
帝失道之朝而冒犯不測傾心輔弼又可謂忘身殉國者耶
（未三句是快臣魄）

沈慶之字弘先少有志力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後隸檀道
濟道濟還白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始署用前後多立戰功宋
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並勸之慶之諫曰恐重辱王師
雖以得志宋主不從大起軍旅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魏主引兵
南救之衆號百萬玄謨懼退走魏軍至淮上宋主始悔之嘗遣
詔濟事[illegible]避宋主後謂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及世
祖伐逆定亂下詔褒封慶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猶以仰公統
諸軍討擊攻戰經年皆悉平定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
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世
祖晏駕慶之受顧命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謂人
曰我每遊履田園有時人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

車安所之乎固讓之廢帝狂悖柳元景等謀廢立以告慶之慶
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凶暴日甚慶
之猶盡言諫爭後齋藥賜死

鄒氏泉曰余讀慶之傳至稽顙泣涕自陳求退及一夜遷徙
婁湖未嘗不嘆嘗其高見觀其西場五水之攻時率技職之
一從煩不興少壯陵厲之氣則又惜其退避之不終也金錢七
箸之賜世祖之念其辛勤可無忘也凶暴日甚之廢帝乃猶
盡言諫諍何為者耶蓋至清溪之閉絕而尚思波地以諫何
避之誅若慶之者其知於去而昧於死矣

顧覬之字偉仁崇尚雅素為衡陽王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
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辭腳疾

自免歸在家每夜於床上行脚家人竊與之而莫曉其後義康
被廢朝廷多以與同受禍獨覬之復還山陰令山陰劇邑前後
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
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世祖大明
中為吳郡太守坐臣藏法與楯傾人主而覬之不容降意蔡興
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
不為三公耳太宗泰始初晉安反逆或仍覬作說之心迹清
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賜之宗門雅行為州里所重有五子
名綽者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
為吳郡誘綽曰我在郡為汝督之綽因悉出諸文券覬之悉
焚之覬之嘗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
任運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設為問答備極運命奇偶

生殺離合之理咸由前定論者以為達云

鄒氏泉曰孔孟號稱大聖大賢不曰命則曰天而江明亦稱
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彼皆有真見也顧闇者
不達玄求僥倖徒跼雅道無聞得喪此覬之定命之論所由
作也吾人試讀而玩之當知禍福指物識限不能從吉凶風
鑒或斷不能防而世人往往揣利害猥縮逗使卜相巫史豫
測而迷衷以趨避之豈不惑甚也歟

袁粲字景倩愍以操立志行見知自幼甚厚嘗著妙德先生傳
續稽康高士傳以自况太宗甞私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為執
經知東宮事性至孝居母喪毀甚祖日及祥變常發諸衛軍斷
客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為逆兵難危急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
慷慨欲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衆將咸激出戰
賊即平珍粲闔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
居負南郭杖策獨遊門無雜客及受顧當權四方輻輳閑居高
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齊王居東
府欲使粲鎮石頭粲知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然自以身受
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追昇平初沈攸之舉兵齊王自請
粲粲稱疾不見後謀剋日矯太后令率宿衛兵攻齊王事泄竟
為齊王遣主戴僧靜所殺

鄒氏泉曰袁粲清標澹然任屬望圖朝野之望雖陰然未以
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當存城宣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

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詔上林夫晉指康見殺于文帝而景
倩亦被戮于齊王妙德之况識者以為讖云

王儉　王僧虔　陸慧曉　沈驎士

王儉曇首之孫僧綽之子也儉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初
仕晉察齊大相蕭雅與先於領府衣裾因為其長史及太傅之
援儉所唱也太祖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嘆曰
經緯隆神化南及中令亦天為我生儉也上崩世祖即位省聰
明觀於儉宅開學士以四部書充儉家及詔儉以家為府十日
一還學監試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學有其例
入座丞郎無能與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

謙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世祖深委
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儉寡嗜慾惟以經國為務車服塵素
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
秦少游曰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
也以愚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蕭公雖有興志而謝朏褚彦
回之屬初無從[illegible]室之者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
使臣珥貂所居府殿何異取天勢以文飾言若安之于晉其
大節如彼[illegible]儉之於宋其
大節如此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
工詞令妙威儀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秀污世而合流俗
者也君子何取焉

王僧虔弘厚退默少文接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
惟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守會稽有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
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
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而去耳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illegible]
帝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欲得此國遺樂以補中夏之闕
事竟不行孝武世祖初遷公位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于朝行
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
辭不拜及儉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
入戶儉即毀之
泉按僧虔之出為武陵守也兄子儉於中途得疾僧虔為廢
寢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古兄之後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
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推此意也即馬援慮兄姪
之間一情不異逕施之於弟子更逾所生何以加之至于一
齋之過制則又示以不滿又非為姑息之愛者其戒子書有
曰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
議況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且即化之後寧知子
弟毀譽事耶凡此皆訓後格言世之席父兄勢者此書不可
不讀也史氏贊僧虔不於此之數倫刑家者言之而徒以筆
律草隸變理三台者為兄稱蓋見其小者云
陸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遊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
初應州辟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齊太祖輔政除為尚
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逾三十婦父領

選始作尚書郎卿輩遽以為慶耶建元以來歷輔五政治身
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言長史貴重何自屈曲答曰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可
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遷吏部郎
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
送佼一人歎與甲好慧曉不納史曾卿令史歷政以來諸執選
事慧曉任已不與語帝遣左右以事詢問之慧曉曰六十之年
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還
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鄒氏泉曰當叔明之謙恭以待僚佐何其抑也乃尚書令之
逕補則不從帝左右之詢問則甘退又何其抗也夫遜難自

貶借路求容功名之士大抵皆然而慧曉獨不媚于要近藉令位居侍中其風節必有可觀者而頗以皮相見置何乩

沈驎士字雲禎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手口不息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令仕荅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作玄散賦以絕世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驎士入郡驎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遂謝去昇平中至永元中詔累徵之並不就驎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時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手以反故抄寫復成二三千卷時人以為養身靜嘿之所致也著周易尚書論語孝經禮記春秋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偽乃自作終制年八十六卒

鄒氏泉曰余展沈驎士傳三四讀脉脉感愴者久之嘆其遭際行誼與余何千載一契也驎士有孤姪數四攜抂鞠稚孩苦推甘余之遇其弟子敢後是哉獨不知彼之兄子視余弟子何如人也年踰八十猶抄寫編著無倦業行不改余又竊自附焉誦玄散賦每欲景行坐忘即有休文之推轂吾必以為魚縣獸檻矣

南梁

沈約　江淹　任昉　謝朓　裴子野　江革

沈約字休文少流寓孤貧（約父太守璞被誅約潛竄數至此）篤志好學晝夜不倦遂博通群籍能屬文奉齊惠文太子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景斜方出永元中梁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勳業既就約與范雲贊成帝業天監中久處端揆有志台司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因乞歸老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郊居賦以見志云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

鄒氏泉曰休文歷仕三代該悉舊章雖寡謝任（謝玄暉善詩任彥昇工）（數文辭約）而西遷董梁史以為一代之英偉信矣然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云

江淹字文通少孤貧好學沉靜少交將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郭彥文得罪辭連繫淹州獄淹獄中上書辭甚哀

切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日夜與腹心謀舉事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多所彈劾時明帝作相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明帝即位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東昏末義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梁高祖板用之天監初封伯食邑淡謂子弟曰公之忝竊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正欲歸身草萊耳凡所著述百餘篇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

任昉字彥昇性至孝幼而好學早知名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梁高祖踐阼以為吏部郎兼著作天監中守義

與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及守新安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或
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民便之昉不
事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昉
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
使就昉家取之自齊永元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為祕書監
時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于世初
昉多所汲引有善已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皆幼人罕恤卹
之劉孝標為著論有五交三釁之說[illegible]
[illegible]不令讀之者可以感慨云
梁書姚氏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
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沉靜昉持內行並以

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
謝朏字敬冲幼聰慧父莊器之嘗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父喪
服闋為袁粲長史粲簡峻罕通賓客時人方之李膺朏謁既退
粲曰謝令不死齊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朏有重名深
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曰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耶
及帝受禪朏當日在直且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
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遂朝服
步出還宅隆昌初明帝謀入嗣位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建武
永明中每詔徵之並抗表不應及梁高祖踐阼徵朏為侍中亦
不屈遣使宣旨敦譬明年朏輕舟出詣闕自陳辭腳疾不堪拜
詣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固陳本志不許固請自還東迎

毋許之後敦授以中書監朏拜受焉
姚氏察曰謝朏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
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疎蔣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
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
裴子野字幾原少好學善屬文當時任昉有盛名遊其門者昉
必相薦進子野於昉為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久之由參軍
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
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子野曰雖慙柳季之道
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子野為文典而速不
尚靡麗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或有詆訶者及其末
皆翕然重之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莫知所出子野

引漢故事言白題胡名滑為八滑後時人服其博識詔通以來
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所得俸悉分給外家中表貧乏
者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饑寒居常以教誨
為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云
鄒氏泉曰阮孝緒嘗言仲尼之門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
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衞石靡餘論可述
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
幾原見之乃余猶惜其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嗚呼
明道所以唱歎于楊謝也
江革字休映六歲便解屬文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
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中興中

為御史中丞彈奏豪彊一無所避後被敕隨府王鎭彭城還緫
下邳為魏人所執魏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時祖暅
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罵暅曰卿為人立銘孤
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大小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
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以箠撲革厲色曰今日
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
僅餘性命北還朝時武陵王在東州驕縱梁高祖面敕往匡正
之王因此敗學好文高祖嘉其獲職遷博官八府長史四王行
事二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

泉按梁高祖有詔云江革立朝正色臨危不撓可謂知革矣
乃手敕曰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耶蓋

謂革不秉佛教也不知朝賢固多啟求受戒而革亦精信因
果一承覺意之詩而受戒亦不後朝賢矣習俗之移人信賢
者不能自免㦲

南陳

姚察 顧野王

姚察字伯審幼有至性不好弄誦書勤苦勵精以夜繼日由是
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及嗣位尤
加禮接値梁室喪亂崎嶇艱阻聞篤學不倦元帝時令原鄉有
治行陳大建中補東宮學士于時江總顧野王陸瓊褚玠等皆
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每言論製述咸為諸人宗重儲君亦
深加禮異焉高宗欲設備樂付有司察博引經籍獨違衆議據
梁樂為是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察既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
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論無遺失且澄鑒
之職時人久以樟臣相許及遷選部雅允朝望陳滅入隋開皇
中勑成梁陳二史隋大業中卒子思廉誕遂不以所長矜人專
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撰無時蹔輟尤好研覈古今諟正文
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在位多所稱引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
盡心事上知無不為侍奉機密未嘗漏洩且任遇已隆深懷退
靜貲產每虛或有勸營生計笑而不答所著漢書訓纂等書並
行于世

泖氏泉曰姚察與江總皆以清標節貴及辭采之美為通人
所推挹然總當權宰不持政務日與後主遊宴後庭當時謂

之狎客乃察盡心事上塵蠲以外一不交通而請其製述者
至有循學無前之稱然則學藝優博固二子所同而操行清
脩竟不與軒輊云

顧野王字希馮幼好學長遍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蓍龜
占候蟲篆奇字及丹青圖寫無所不通梁大同中侯景之亂召
募鄉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体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
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
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與歸義合軍據城拒賊侯景平太尉
王僧辯深嘉之使監海鹽縣陳後主在東宮野王為東宮管記
兼學國史知梁史事與江總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
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

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其所撰著書幾三百卷
鄭氏泉曰以野王之行詞為東宮官僚後主宜無失德矣而卒無救於後來荒淫之禍何也蓋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文案簿領咸委吏至於陳後主未嘗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軍國要務姦黠左道以裒刻為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其所寵禮之士惟寄情於文酒昏亂不恤以至于亡即野王而在固不能以一木支大廈之頹矣而況既隕於大建之朝又何以維禎明昌王之選也

尚論編卷之十一

古吳常熟澗谷閒人嶧山鄭泉子靜甫輯著

北魏

崔浩　高允　崔亮

崔浩字伯深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弱冠上書道武（擢拔姓主郎）道武常置左右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性不好莊老之書曰衰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從崇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僚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浩正直太武左右忌之共為排毀帝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他日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浩有鑒識以人倫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拔海內賢才至於禮樂刑政皆歸宗於浩神䴥中詔浩及弟覽等兵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閔湛等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勑浩所著五經注贊成之景穆善焉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相忿毒相與搆浩于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浩服受賕誅併夷五族

鄭氏泉曰史稱崔浩自比子房且謂稽古過之適秦少游言浩曾不及荀賈（謂彧攸謀謨帷幄時人子莫知續　謂詡閉門自守退無私交以令終）何敢望子房也蓋高帝用子房之謀乃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禽帝得不減於子房之謀而

太武為國副主亦自浩發之伯深子房之迹豈不相似扎飯
子房無智名勇功而浩所撰國書至鐫石道傍則足以殺其
身而已雖然明元太武之際禹深勤茂末途之禍豈鳥盡而
弓藏狩　陰害之貽禍也轄嚐害不然何斯人而遭斯酷乎
高允字伯恭少孤夙成有奇度性好文學博通經史曾作塞上
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神䴥中帝勅允以經授景穆太子
頃勅允集天文災異事數相從約而可觀帝覽而善之曰高允
之明災異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頻有諫爲司徒陸麗等
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多此類允
在朝帝禮敬甚重晨出暮入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帝嘗
謂群臣曰高允真忠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

者皆侃侃論說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異日上
代都賦因以規諷論者以為二京之流初允與游雅同業相友
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
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餘年未見是
非愠喜之色不亦信乎正光中以疾告歸孝文時復徵之詔允
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談說舊事了
無所遺卒年九十有八

劉氏泉曰史氏論伯恭既危禍之秋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
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已全名有魏以來斯人而已信乎乃
崔伯深則言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
殆不然也方國書之詔責伯深聲嘶股戰不能一言而伯恭
辭義清辯至人主為之動容宗愛任勢召百司於都坐莫不
望庭畢拜而伯恭獨升階長揖可不謂矯矯風節乎伯深之
言固漏之於形外也且其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
無譴咎始與允同徵士多至通官封侯而伯恭為郎二十七
年不徙其匹之門並羅列顯位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忠謹
慮退亦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也

崔亮字敬儒家貧傭書自業時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
之謂亮曰仕為李氏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安可
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沖聞以此敬之高祖在
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以亮才望兼允徵亮為吏郎參選事
廉慎明決後列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高祖嘉其清貧世宗

遷都之後經畧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
歲省萬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亮性公清敏
于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及為吏部尚書值羽林
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
多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後甄琛
等踵而行之魏之失才自亮始也

劉氏泉曰敬儒少時不屑看人眉睫已為李
沖所知賞及領御史中尉廣平王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
正色責之即起於世宗前脫冠辭出其威節何塍臬然外雖
方正內亦承候時情故神安被遇受其囑請而引其弟劉騰
擅權令妻傾身事之號姨魏史謂其頻年之中名位隆赫

由此遂為讖者所譏然則士之立朝不借託人與不受人借託者蓋賢者猶難之與

北齊

楊愔　辛術

楊愔字遵彥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愔從父昱特相器重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魏正光中隨父之幷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懸甕山讀書永安初東與先守庖從遵雍州以世故未夷謝病隱嵩山及家亡國破潛竄累歲歸于神武舉至信都遂授刺轅門使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神武為之改容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出及韓陵之戰愔每陳先登朋僚

咸服欽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後神武寵遇之至尚主封王濟南嗣位任眷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依闡時無異議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屑意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文宣之大漸也楊愔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為念愔與高歸彥燕子獻等受遺詔輔政後愔與子獻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太后以示宮人李昌儀昌儀密啟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曰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愔既死以趙彥深代總機務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

鄭氏泉曰遵彥自尚公主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性復慎畏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其盈滿可謂有道矣乃至忠而獲罪何也失之於不察而諫也高歸彥反覆之輩與之共計而議出二王至與皇太后婦人謀之遂至昌儀之洩以及于難語曰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不慎信哉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文襄嗣事時為上客武定中侯景叛術經畧淮南文宣敕術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啟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盡送術三辭不見許

術乃送詣所司不復闚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為吏部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甄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欲勤于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脩學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及名畫書法俱不上王府盡入私門寡慾之素竟為玩好所奪焉

泉按齊自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文襄少年高朗所弊者疎袁叔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辛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

折衷此當時所以甚為稱舉也然自還朝以後頗饋遺權要
物議以此少之

北周

蘇綽　泉企

蘇綽字令綽少好學博覽群書以從兄讓薦太祖辟文召為行臺郎中臺中咸稱其能異日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召綽問西漢故倉地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自是參典機密寵遇日隆太祖方欲

革易時政務弘彊國富民之道綽因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一先治心　二敦教化　三盡地利　四擢賢良　五卹獄訟　六均賦役）太祖又欲革文字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有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之語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太祖亦推心委任焉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卒於位

鄭氏泉曰自有晉之季入南北朝以來強弱互為吞噬君臣自相篡取一切務為苟且故時政既漸致弛解文章亦競為浮華敝也久矣周太祖提劔而起頓欲創革二弊今綽奉而行之六條詔書群臣大誥宛如三代之遺焉終能修廢墜而施約法變靡麗以為典雅以至風移俗易內親外附令綽之功為多昔人有言弓之高下者抑舉瑟之不調者更張承敝之國其君臣之際可不講哉

泉企字思道世雄商洛襲本縣令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率衆詣州請企為縣令時選部以企年少未堪宰民魏宣武以企向成立且為本鄉所樂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後多破賊功除雍州刺史收治部民嫉其恃勢害人者自此豪右屏迹吏民懷服性又清約纖毫不擾于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魏孝武初命神武專政魏帝有西顧之心委企以

山南之事再守上洛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被執戒子元禮仲遵曰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尋卒于鄴元禮與仲遵感父言潛與豪右結託率鄉人襲州城斬杜窋（[illegible]）朝廷嘉之仍襲洛州刺史從周太祖戰於沙苑為流矢所中遂卒仲遵襲爵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

鄭氏泉曰泉企出自巴夷長於山谷乃自其齠齒未落已類於成人及髫年則已堪宰民本州之人皆安之至臨難慷慨綽有人臣之節儼古人所稱仁義無常蹈之則為君子者非耶元禮仲遵畢成父志於企所誡忠孝之道不可兩全者蓋萃于一門歟

隋

高熲　蘇威　牛弘　許善心　房彥謙　堯君素

高熲字昭玄隋高祖得政素知熲彊明又習兵事多計畧引為心膂尉迥起兵熲自請行擊之既受命便發遣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破平尉迥自是任寄隆高祖受禪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尋復位高祖嘗問熲取陳之策熲言漸盡其財力以敝之高祖用其策陳人始困及陳平晉王廣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而高祖親禮逾密後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熲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

屢有間言上遂欲成熲之罪矣熲之前上熲陰事者因除名為民煬帝即位（[illegible]）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熲甚病之上以熲謗訕朝政誅熲熲有文武大畧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及被誅天下冤之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熲皆削藁世無知者

蘇威字無畏（[illegible]）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仕陳隋高祖之為丞相也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威威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同心協贊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駮上令朝臣釐正舊法為一代通典多威所定世以為能威子夔少有盛名引致賓客士多歸之後議樂事與何妥不協妥患之遂奏威與盧愷等共為朋黨免官從命通籍煬帝嗣位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時楊玄感反帝與問威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以漸成亂階諷之帝常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問威威曰臣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為裴蘊虞世基所間除名不復用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如李密宇文化及王世充）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唐秦王（世民）平王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內威請謁見秦王遣人數之不許

鄒氏泉曰昭玄早預經綸無畏首膺推命以至參謀帷幄同心協贊任遇榮寵大畧相等及其寵也昭玄屬高祖將廢儲

宮由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淫侈以忤時而受戮史氏以為若使遂無猜釁足以方駕蕭曹夫盖惜之也乃無畏雖知無不為而体非弘贍（[illegible]）章君弑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以秦王數之語）此其節概為何如二子之優劣必有分矣

牛弘字里仁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專掌文翰開皇初授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大畧言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illegible]）之語於是下詔獻書一部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又請

依古制修立明堂及詔正定新樂弘各上議事在禮志音律志時高祖又令弘與朝臣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弘於斯須之間悉備揚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榮寵當世煬帝嗣位引入內殿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子方裕與裴虔通等謀行逆誅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澂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卜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許善心字務本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陳禎明中聘於隋遇隋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藉草東向三日勑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善心朝伏泣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後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有瑞合符也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等語于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倣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為總敘又區分其類別焉又奏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初與牛弘議雅樂高祖崩煬帝嗣位以服心委大將軍宇文述述每旦借本部兵以供私役被劾付議善心議其罪狀後數月為述所譖又諷御史劾之會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用之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續成書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化及遣人執至朝堂隨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之罵云我好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害之善心母范氏時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死

鄭氏泉曰余讀許善心傳至陛以彼其懷舊君何至為隋高祖作神雀頌以獻諛也及覩其拒兄子弘仁之言不肯隨謁化及即執入被釋又不舞蹈而出以至慷慨赴死高祖所謂即是我誠臣者不虛矣毋范撫柩之言足稱賢烈所以範子者夙有家訓哉

房彥謙通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人為齊州刺史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之職多縱弛又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及周師入鄴彥謙痛齊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及隋高祖受禪之後猶歎息無仕心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應命後為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使者察州縣長吏能否以彥謙為第一煬帝嗣位彥謙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會置司隸官彥謙以公方宿著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大業中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

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為執政者所嫉出為涇陽令
卒初隋平陳之後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李少通
曰主上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方憂危亂耳少通
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
泉按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資產素殷務
存素儉嘗從容獨歎顧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
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其子玄齡克遵父志又集古今家
誡書為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義
方之訓奕葉相傳乃玄齡之次子遺愛顧誕率不學竟以反
誅遺愛偷竊賜然則子孫之不肖固有祖父所不能必者抑
堯君素事煬帝于為晉王時大業末從屈突通拒義兵于河東

通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守及通軍敗至城下呼君素謂曰
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
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柰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通歎而退
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
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而
後有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
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
自苦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時有姓
苦隋日久及登義師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
叛歲餘知江都傾覆又食絕男女相食衆心離駭遂為左右所
害唐太宗朝詔褒之有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之語贈蒲州

刺史
泉按君素之守河東也時唐義旗所指莫不嚮應而江都傾
覆已不可支乃君素獨守孤城至於行李斷絕男女相食而
猶不肯變志徒以隋朝舊臣大義不得不死耳此堯君素之言夫
至於知事之必不濟而堅持歲餘要在守死而不易即天之
所廢人不能興有所不計斯其無所為而為義而人果殺以
致之視彼烈士徇名慷慨赴死於一時者又有加焉疾風勁
草堯素真無愧矣

右吳常熟潤谷門人譯山鄒泉輯著

唐

房玄齡字喬，一字幼，警敏，貫綜文籍，善屬文。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視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及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每從征伐，獨收人物置幕府。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玄齡引杜如晦協判大計。太宗即位，第功班賞，玄齡功第一。位宰相，積十五年，女為王后，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晚年多病，上疏諫討高麗。帝曰：是已危惙，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訣。卒。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善，若己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貞觀末，帝嘗在翠微宮，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太宗為秦王時，府屬多外遷，患之。以房玄齡言，因表如晦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後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卒年四十六，帝哭為慟，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如晦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逺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所以有名者稱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謀猷果有大過人者方君明臣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　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己取名暸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耶

魏徵字玄成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為道士後從李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為書與李勣勣遂定計歸唐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建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鬩吾兄弟柰何荅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及王即位日益親或引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凡此所載無不載）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具或言許嫁矣徵諫曰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决者詔徵平治徵素不習法但存大体處事以情人人悅服帝嘗問群臣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既嚴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媢之毀短百為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孅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諍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婚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帝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五世孫謩為宰相議事天

子前讜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

鄒氏泉曰孫之翰論魏公諫諍曰魏公以忠直輔于世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翺論脩史之法則曰假如作魏公傳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為正直是魏公真得諫道其言足傳信矣然未足以究魏公始終為國之心也夫當魏公之瀕死而帝之悲慟流涕以問所欲也魏公直對曰釐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此其忘身為國之心蓋至死不貳彼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有味言乎蹇蹇之論議挺挺綽有祖風然魏公身沒未幾猜譖遽行而謩亦以剛正為令狐綯所忌讒罷之語云佞邪亂忠信夫、

王珪字叔玠性沈澹志量隱正交不茍合高祖入關以李綱薦

詹世子府事建成太子見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信任之遷侍中宅曰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番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竟美其言珪嘗坐漏禁近語左補外俄召拜禮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未嘗行見姑舅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

坐堂上主執笲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于珪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贈其家性不苟容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昷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於寢世以儉不中禮少之子貞以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

泉按李德裕論王珪對太宗納廬江美人曰妖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乎內朝臣相疑以敗乎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伏女太子有雖紐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姊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崩壁缺於伍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亡國隋文變陳主之妹終以殞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荊子反瘦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在祖息於為政戎狄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規廬江美人正言納說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馬周字賓王少孤家寠狹嗜學精詩傳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詰讓周乃去後入關客汴為俊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何對上言所條事乃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與語大悅周上疏大畧言大安宮而卑宜營雉堞門觀以稱萬方之望及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illegible]溫凊之道

臣所未安　宗室功臣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　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　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帝善其言又言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為子孫立萬世之基　百姓咸怨以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　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寵遇過厚　縣令刺史頗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帝稱善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曰我暫不見周即思之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至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

於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樂毅釣渭
亦何以異迹夫帝鋭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
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悵相得晩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説呂
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哉

李綱字文紀少慷慨尚風節初仕周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
不詭迎隨素等惡之唐高祖平京師綱上謁帝嘗擢舞工安叱
奴為散騎常侍綱諫之及在東宮太子建成狎溫湯綱疾不從
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
鯉公等善之若猶諧密論圖屬綱矣後太子突卬無賴猜間朝
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仁長史（賊大業末）何羞
賊（為）而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

止為其長史固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
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
公直幸卒輔吾兒貞觀中復為少師上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
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孤寄命古人所難綱以為易故發言陳
事毅然不可奪

泉按唐史言李綱在隋官不進竢之得與竢人曰君當為卿
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雖顯於唐數
稱疾辭位然余觀其面對太宗上書太子皆抗言無諱豈以
仕故惟折足之慮如竢人之言哉史氏非知綱者矣

李大亮有文武才畧初仕隋唐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有降賊擊
叉之功貞觀初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
亮密表之太宗報書出所御胡瓶賜之又賜荀悅漢記曰攬讀
論評博極為政之体公宜繹味之嘗請停招尉省勞役及破吐
谷渾拜右衛大將軍兼右衛率（太子宮）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
衛兩宮每宿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帝幸洛陽詔副
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

泉按大亮嘗以張弼脫其死（小注）及貴念有
以報之時弼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塗持弼泣
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弼力
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擢弼中郎將代州都督當時皆賢
大亮而多弼不自伐云

戴冑字玄胤性堅正幹局明彊隋朝守武牢太宗為秦王時攻

援之引冑為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
冑清直其人哉即日命冑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
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贖冑曰不然校尉緣無
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由是與校尉俱免時選者
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
者獄具冑以法當流帝曰卿賣獄邪冑曰陛下登殺之（即殺之當）
非臣所及既付臣敢虧法乎帝從其言後拜諫議大夫與魏徵
更日供奉杜如晦臨終言請以選舉委冑由是檢校吏部尚書號
好柳之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為訾

鄭氏泉曰玄胤為大理卿頗據正者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
毫及為令僕長于操决無宿疑議者美其稱職謂武德以來

殆無其輩獨張唐英論胃對太宗言陛下當即殺之犯張釋
之之失以為為君者用法不必慎為臣者用法須慎至引王
子雍輕於為君重於為臣之言以深病之似亦太過蓋法者
布大信于天下詔旨特一時喜怒所發玄徵固諭太宗忍小
忿以存大信也言有初若詭正而久之於道者此類是歟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
嘗以劉孝標辨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
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
者通儒劉頣言其類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唐高祖入京師
招瑀挈郡自歸（時瑀為河池郡守）署秦王府司馬武德初瑀內史令高
祖委以樞筦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多見納用

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
能無少望乘錚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復用之納瑀
言始議封建出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復起旋參預
朝政瑀論議明辨然不能容人短玄齡等小過瑀即痛劾不報
由是自失後復參預政事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頗
朕挾不賞之功于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真
社稷臣也瑀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盛權帝為曉解瑀以帝
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嘗請舍家為桑門帝許
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詔帝曰瑀豈不得其所耶
乃詔奪爵未幾復其封卒太常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

鄒氏泉曰呂溫贊瑀有云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
輔二賂耿介絶倫為唐貞臣諒哉乃玄齡等心知其是而不
用其言瑀彌怏怏自是屢起屢罷此雖瑀之褊躁有以致之
然人臣執政欲成就太平之功最不可使逆意者枯槁遂雕
哥奴輩擠天下之口而自任於是國家之政有蔽而不通者
矣此論余得之張唐英為發其旨云

虞世南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俱名重當時識者方晉二陸然
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瞻博不及也隋煬帝愛世南才而疾
其峭正弗甚用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
南躬儉約一不改高祖武德中為天策府官屬久太宗踐祚時
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
烈論議持正帝因災異遣使賑饑原獄及裁抑山陵禁止畋獵

大抵從世南諫也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
体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
帝命寫列女傳于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世南
既卒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
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

泉按唐太宗稱世南五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
曰文辭五曰書翰世南卒當手詔魏王泰曰世南于我一体
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
東觀中無復人矣跡其見獎于君者若是則當時學士之選
豈惟卒梁陳書通姓氏學如姚李偏才輩不能企及即所稱
王佐才負大節者亦不得而班焉然世南於文辭書翰涉而

不有觀其不和宮休詩亦可概見獨其中抗烈其論持正剛於德行忠直真有足稱者至其糾合群儒旁求百代使有唐明備禮樂為一代法又自傳學中來云

孫伏伽始仕隋唐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一言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併諸獻鷂獻琵琶獻弓矢並被賞賚二言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玄武門遊戲請並廢散妓以復雅正三言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後請釐損重歛恐原賊黨表置諫官帝皆欽納　太宗即位數出馳射伏伽諫之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後坐奏囚失免官起為大理司農罪久之出為刺史　張玄素亦初仕隋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以陛

讀論　卷二十一　十二

下神聖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有詔發卒治洛陽宮殿且東幸玄素上書言五不可至以為甚過甚於煬帝即詔罷役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久不見賓友玄素職庶子數裁正之且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撾狙擊危脫死後太子醜德日聞玄素又上書言甚切直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玄素坐除名為民

鄒氏泉曰胡氏言太宗勉勉納諫可為百王師法繼言魏徵既死則直言罕聞以為太宗德益衰而志猶怠以余觀於孫張之不得致位通顯至見出除名諒扎言乎蓋太宗既賊桂伏伽最先諫太宗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群臣聽書比

臣下佹然獻忠則多所觸忌而不無隱忤矣伏伽安得久唐內乎彼承乾之悪性習既成而歸責玄素其何救扎噫此士晉所以辭不能傳太子也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從秦王征討有功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與房玄齡等定計討難平之王為皇太子即位無忌功第一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恭倚日厚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無忌亦自懼冒且后又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后家帝因以無忌兼文武兩器故相之耳無忌猶固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定作威賦以賜且况其功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無忌定議遂以無忌為太子太師帝又欲立吳王恪無忌爭止之帝疾甚無忌

讀論　卷二十一　十三

與褚遂良入受詔帝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高宗即位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拒折后竟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騎寶器以錦繡十車　敬宗揣后指陰使李奉節上無忌反事頗請逮捕又力請帝殺之遂置黔州後覆按反獄即黔州暴訊無忌投繯卒上元中追復官爵

泉按范祖禹論高宗欲立武后先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非德賞也而無忌受之遂無以格其非心而靡所見悍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已姦臣得以入謀以為無忌不辱亦要論也然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許國之忠誠亦懇至一姦人讒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無忌之非辜正

欲以快發后之意也夫天以女戎間唐卒使牝味鳴屋祚移

后家無忌之死又何怪哉

褚遂良字登善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以天意未合詔罷封禪時魏王泰寵秩如嫡群臣未敢諫遂良承帝間方今所急曰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又諫皇子未冠者外任都督刺史可且留京師養成德器帝皆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遂良諫曰陛下以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從曰我不能因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帝寢疾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外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將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

為不可諫與李勣異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非從貶之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乞哀帝不省歲餘卒

張唐英曰論者謂遂良陷殺劉洎後亦流竄蓋其報應非也夫洎因爭飛白書不預籠陛之分輒登御床又對太宗高欲親誅大臣而太宗戒以不容至是見上不豫忽發伊霍之言固必有之後史臣從而書洎子訴父之言以為遂良所誣耳非真遂良誣之也然遂良所引對者止可奏於上令削其官爵不可不收而令賜洎死也茲可罪也

鄭氏泉曰余讀唐史見遂良既卒之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流愛州殺[illegible]重歎高宗之昏懦也夫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

自任故求微之政有貞觀風高宗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細紀設張矣一牽于武后而愉夫遂為陰國以陷忠良自是廷臣結舌而政歸房闥幾至新送唐室為鋒之禍一至此也然思古之謹議銅山之露布（不從戒濫）誣忠者可懼哉（太常博士袁思古議發宗）（東子表獻文咳竇落溫曰懇府有作州祥道破裂小大賊　李義府嫁女房子劉孝孫正乃司訓訴義府子皆獄老也）

裴行儉字守約舉明經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從此始矣麟德中與選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為故事上元中嘗平都支遮匐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初降突厥伏念溫傅伏餘黨侍中裴炎害其功斬念傳行儉功不錄行儉嘆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

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官蘇味道王劇後皆掌銓衡及謂王楊盧駱浮躁衒露非享爵祿器卒如其言云子光庭性靜默寡交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既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開元中以侍中兼吏部尚書因行儉長名榜為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門下省闕麟之等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輒然可語曰麟之口光庭手

鄭氏泉曰年勞之說自西漢以已有之然未始以是為用人法故唐初吏部求人不以資格為限所取後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自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內外差次量官授之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揉光庭

遂因行倹法為循資格限年躡級無得踰越自是庸碌者不
致沉淪而挺特者遂至遲迴後世踵而行之卒不可變宋璟
之争孫琬之議意有在于斯乎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進士盧承業異其為台輔器上元初為監察
御史使吐蕃諭國威信開陳利害蕃為畏服後募猛士討吐蕃
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從軍有功又實與賊戰八遇八克天
授初賦為郊皆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有餘詔和羅之資師德
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
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
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在夏官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
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耳[illegible]

總揚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獨
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在之言長者稱婁郝
鄭氏泉曰論者謂師德克謹寬厚能以功名始終非深知師
德者也方武后意在革命用酷吏信讒言當時廷臣並起而
攝沮之以矛爭赴闘鏤師德含垢忍辱語不一及遂使武后
猜疑不生獨為嗟仰而狄梁公之薦行矣後來太子復位張
柬之為相而唐祚復興梁公力也然則師德者可徒以功名
始終稱乎昔人有言丈夫君子不為流俗之耳目若人之謂
矣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仁不忍
杖罰詫代不辱一人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己於

是周興來俊臣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鍛
連汙引吏爭以周內爲誠相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
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王仲坐逆誅顏餘慶
赦後被言為支黨力爭免其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陛者
皆縮頸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𡻕然不撓他所獲有如論韓
紀孝寶范妻龐數十百姓後以出及因象戲起官天下聞者洒
然相賀嘗與皇甫文備同按獄文備誣有功縱逆黨及之文備
坐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
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
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常持平守正以
執據寃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

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為少衰然疾之如讎矣
泉按當時鹿城主簿潘好禮纂有功為人論之曰君稱張釋
之為廷尉天下無寃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然釋之
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來學
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殆者數
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於張虞若虞曰徐
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而史氏亦贊
曰有功不以虐周二其心惟一于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
能勵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
可謂仁人也孰合三說觀之而有功之過于張諒矣
狄仁傑字懷英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

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爾仁基嘗稱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illegible]高宗時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横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天授中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為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後仁傑子上變得免死武

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廬陵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竟復唐嗣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呂溫常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

范文正公狄梁公碑畧曰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枕析不夭金石不柔受于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illegible]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illegible]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亂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泝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張柬之字孟將永昌初載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為第一嘗諫古無天子取夷狄女許旨及論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之弊亦不納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荊州長史雖老宰相才也姚崇亦承詔舉[illegible]係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官進鳳閣侍郎　桓彥範字士則以門蔭進歷司衛主簿狄

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恤于初長安中為司刑少卿請考治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事不納又請悉赦徙為酷吏得罪者疏十上卒見聽　敬暉字仲曄弱冠舉明經聖曆中武后幸長安為副留守以治幹聞璽書勞之　崔玄暐少以學行稱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暐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故玄暐所守以清白名長安初為天官侍郎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玄暐頗助璟后又疾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慰納　袁恕己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嘗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illegible]長安四年張柬之以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太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柬之引彥範暉

玄暐怨巳謀誅之於是屬彥範暉以禁兵時中宗仍北門起居
因得謁陳秘計遂率左右羽林兵討賊令將軍李湛李多祚就
東宮迎太子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太后所迎仙宮柬之等
斬二張于廡下明日中宗復位太后徙居上陽宮復國號曰唐
二張之誅也柬之勸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
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
因曰三思猶机上肉耳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
所矣時武三思以遷太后銜患廢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為帝寵
畏且三思與亂因是用讒奇中求罷柬之等政事各封為
王會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三思遂柬之等同逆陰令鄭愔上
變乃悉貶為諸州司馬奪勳封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

湜計遣御史周利貞逃嶺外矯制各逼令自殺焉季昶自五王
失柄亦出為荊州長史儋州司馬初季昶與周慶立光楚客不
叶俱二然不敢往歎曰吾至是耶即具棺沐浴仰藥死季昶剛
烈然喜入先語後雖有辨理不能得也而敦愛故舊禮有名士
其長可嘉所缺云（舊唐書以季昶載於良吏今依新唐書附五王傳）

鄭氏泉曰五王提衛兵以誅二張不淹日而肅清宮闈復子
明辟反鬩為唐其忠節純誠豈不爛然與烈日爭光哉顧不
旋踵而為逆后賢兒所乘劫持戮辱若豕豚然何耶失之於
當斷而不斷也漢之竇武王允晉之張華其禍皆坐此夫中
宗非英主易知也乃不盡誅諸武而使天子藉以為威棄季
泉之計不用此於彥範不足深咎柬之宿老亦勸兵景運不

即行誅左矣豈所謂神奪其明厚韋氏疾以興先天之業乎
下竊不然安李之功何減漢平勃也然則忠義之士欲立大功
平大難者其毋徇祿未路使五王之禍倚人門戶之間也哉
姚崇字元之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挾下筆成章授參軍五
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
拜侍郎聖曆中張易之私有請于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遂降
出後以與誅二張功益封（[illegible]） 后之遷上陽宮也王
公更相慶崇以通舊主獨流涕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玄宗講
武新豐密召崇七至（時崇為同州刺史） 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
獵乎對曰臣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
歡甚既罷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崇因以十事要說（[illegible]） 帝

曰朕能行之翌日拜相張說忌其入屢間之帝益信用之嘗於帝
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崇懼趨出上曰我任崇以政至用郎吏
重煩我耶由是權勢不肯而天下治益佐帝裁決得專任矣
嘗病痁移告事必令源乾曜就咨又使寓四方館以自近久之
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救帝不悅時曲
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崇當國承權
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
數崇嘗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
無數移吏由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然每資權譎與張
說有素憾詐為足疾以致帝問因言說出入岐王家故憂之說
遂出魏知古奏崇二子在洛憑舊請託崇揣知帝問意而直

言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知古崇所爲也
宋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累遷鳳閣舍人居官鯁直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辯說惶遽璟激說言毋陷正人以求苟免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御史中丞嘗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勑二張詣璟謝璟不見頓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後有褒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且將遣客刺之無何二張誅乃免神龍初供奉仗下與言得失武三思怙寵數有請于璟璟屬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

祿事乎後帝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死璟請按而後刑帝大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肅宗立太平公主不利東宮銳璟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于外帝不能用玄宗開元中東巡泰山璟爲留守帝將發謂璟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一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後請致仕許之仍賜食祿退居洛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唐史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傍式而舊史不傳開元初皆以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于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之十事中擇不肯賞邊臣郝靈荃斬默啜首璟抑之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胡致堂管見曰崇詭譎善迎合故寵而後用璟則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姚非宋比必張九齡乃可與璟同日語
蘇頲字廷碩瓌之子也頲少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誦舉異等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長安中父瓌同中書

門下三品頲爲中書舍人父子同在禁垣朝廷榮之初瓌在武后朝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中宗復政瓌爲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睿宗即位以老病罷而頲爲中書舍人玄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後加知制誥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與乂何愧前人哉俄進同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焉後按察節度劍南諸州前司

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璟不肯
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責意或謂
璟在遠回得忤上意璟曰不然明主不以私好奪至公吾可以
遠近廢忠臣節耶自景龍後璟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
時號燕許大手筆（頲封許國公說封燕國公）
泉按唐史蘇瓌與子頲再世佐唐宰相而頲之與宋璟同相
也頲常推璟所長在帝前數稱璟有未及或少延頲輒助成
之有不會意頲更中璟所欲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
氏父子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諸若獻可替否事至即
斷盡公不顧私則令公相爲過之夫賢相相得而相推相成
又若頲之於璟何國事不濟也開元之治有繇哉

張說字道濟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糊名較覆說所
對第一后署一等久視中后遣署三陽宮迄秋未還說上疏諫
不省擢鳳閣舍人廷對元忠被誣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時
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被詔固請終制獨以禮終天下
高之睿宗景雲中因讒人謀動東宮獨請以太子監國玄宗既
即位說知太平公主懷逆因以佩刀獻帝請先決策帝納之蕭
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
（裸體跳足揮水投泥）至是復爲之說諫止之自是戲遂絶說素與姚崇不
平遂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爲相因作五君
詠候瓌忌日獻之頲爲陳說忠謇有勳遷荊州長史俄以幽州
都督戎服入見帝大喜令檢校并州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敕
齎稾即軍中論撰遂安九姓破党項奏置麟州以安羌衆後爲
朔方大使奏方渠從河曲殘胡空河南朔方地又請罷邊鎮兵
二十萬還農（[illegible]）時衛兵貧
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科條簡色役
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所謂彍騎者也（缺）
始說又倡封禪議授說集賢殿學士帝東封選說撰封禪
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說頗抑宇文融融獻請（[illegible]）使
融積不平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解覦詞等事其言
醜慘帝怒詔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光詣朝堂刵耳列寃
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
疏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有功帝爲憮然罷

政事專脩國史然每軍國大務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
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爲相時帝欲事
吐蕃說密請講和休息帝曰朕待王君㚟計之後君㚟破吐蕃
說策其且敗因上闢羊以申諷諭比瓜州失守君㚟死說復相
綱氏泉曰說於玄宗在東宮時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
臣朝廷大述作皆出其手又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
粉澤典章爲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
政皆說倡之與姚崇不相能見出然兩人氣象亦相似故皆
罷而復用然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必曰燕公云
張九齡字子壽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玄宗時遷左
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考次號稱詳平時張說爲宰相

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內遷遂同平章事進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不可以賞功遂止又言牛仙客不宜班常伯賜實封帝不悅而林甫又薦仙客相才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內惧而林甫亦恨九齡對帝言不可相恐遂為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有効用得所殺身何忌之語帝雖優答然林甫日夜短九齡于帝帝寖疏之旋罷政事而相林甫仙客矣後又坐舉周子諒非其人貶荊州刺史然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

每宰相薦士帝必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凡）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及為相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密遣宦奴告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孔遂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祿山討奚契丹以恃勇輕進敗九齡請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不聽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祭焉（九齡貶荊州後已卒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九齡韶州曲江人又封曲江男爵）

鄭氏泉曰九齡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明皇在位日久已倦于勤九齡議論鯁正多所違忤至論牛仙客不堪尚書李林甫不可相則又為姦邪讒間而九齡遂罷政事自是用牛仙客而朝廷士大夫皆持祿養恩矣又自是任李林甫而明皇不得聞其過矣又自是杜邊帥入相之路（此亦林甫之謀）而遂用胡雛亂華身播國覆矣或言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而崔融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分矣諒哉言乎

韓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中乙科後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廄芻休固請均賦他郡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為政邪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帝救蕭嵩薦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相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天下翕然宜之初嵩之薦休也以柔易故至是休

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輙止（帝引鑑不樂事見鏡鑑不樂）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大率鯁正類此

鄭氏泉曰昔人有言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業則稍怠卒而浸潰不振也以余觀之其玄宗之謂乎觀其開元時無論元老魁舊如璟崇輩言聽計行即一韓休頗所尊憚稍過差便恐休知乃後志滿意驕樂順旨憎鯁切雖大顯

少肅所畏忌讒邪進而忠良廢而國祚且危如綴旒矣故論
并云使休峭直當天寶時庸能行其志哉
張嘉貞在武后時御史張循憲嘗命其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
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后召見拜御史時功狀盈几
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嘗請天兵軍綏護
突厥九姓雜處者即以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
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坐之則後無由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
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
其時後衰無能為也帝曰第往行召卿後上欲果用之而忘其
名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命入相居位三年善傳
奏斂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初嘉貞在兵部而張說已

為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謙故說不平而嘉貞亦銜
說不已
鄒氏泉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
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周固不能畢効也嘉貞自言
于玄宗欲用及其時渦有心于國哉然儲精需進宦家固自
有度豈庸欲速以必到也觀嘉貞於嗜進者汲引之常以恩
終始豈亦喜進者儻與不然請加詔狀奚昳何希權幸意也
李勉字玄卿唐宗室也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從肅宗於靈武
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
縱勉劾不恭帝嘆曰吾有勉朝廷始尊後擢太常少卿帝欲遂
柄用之而李輔國諷使下己勉不肯乃出為汾州刺史治甚節
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illegible]
不威而治東諸師暴桀者皆尊憚之德宗立為相建中中李希
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勉欲攻許以解襄圍功不遂既見帝
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充位而已[illegible]不敢有所
與貞元初帝問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
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韙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
相二歲辭位然勉在朝廷純亮廉介為宗臣表云
范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高共不敢失
禮及襄子行賞以其為先肅宗之在朔方唐室危如綴旒李
勉不以王略夷險易其心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事君
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李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善騎射襲父封薊（契丹酋長武后入朝封薊郡公）有
破吐蕃吐谷渾功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遂以朔方兵五千
東救常山後與子儀合擊史思明大破之肅宗即位詔以兵赴
靈武授相位節度如故前此節度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
主兵太原每狎侮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
素狂易不即付兵乃斬衆以狗威震三軍至德中思明希德率
將統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竟攻
走之乾元初入朝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敗之思明
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當光弼整衆還太原帝以光弼（代子）
（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illegible]）當扼虎牢師師東出河
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毅諸將逗留其兵用濟

單騎入謁光弼斬之會思明乘勝西鄉光弼與麾下悉謀斬獲過當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韡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自相州北邙之敗魚朝恩毒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朱玼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召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為解帝令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項光弼疾篤卒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

功推光弼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精明云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鷙有守遭祿山變援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争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毋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内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己耶譏不趺方攘袂狥國天下風靡一為邅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耶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與

郭子儀以武舉異等起家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時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子儀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又擊賊嘉山斬獲甚衆思明奔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赴行在國威始大振自房琯陳濤之敗帝惟倚朔方軍為根本而清渠之戰王師至委仗竄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辠　于朝代副李嗣業合四統可兵大破賊克復西京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瀆兵助戰又大敗之遂收東都於是河東西南州縣悉平帝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乾元初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大舉九節度師討安慶緒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晦冥師潰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

帥不立進退狙顧望是以及于敗朝恩素疾子儀之功因是媒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趙王為元帥而光弼副之及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旰食而上元初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河中太原相繼亂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進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副元帥封汾陽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且成因自明帝亦悔悟眷禮彌重時僕固懷恩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遷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勇已過渭水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率騎南收兵破賊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元振群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力奏乘

康還京師無何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連入寇京師大震前詔子儀屯奉天賊遁後詔子儀屯涇陽子儀單騎出見胄見回紇回紇舍兵下馬拜誓好如初吐蕃引去因追敗之於靈臺後僕固又破之於靈武德宗召為山陵使賜號尚父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引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與光弼齊名而寛厚得人過之代宗呼為大臣而不名以其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賛曰天寳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斿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甚謗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

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逆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耶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晋文比之為褊唐史臣裴洎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洵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尚論編卷之十三

古吳常熟澗谷閒人嶧山鄒泉輯著

房琯字次律少好學風度沈整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得擧天寳中玄宗有逸志為華清宮以琯資機筭詔總經度驪山帝狩蜀琯馳謁帝喜其拜相俄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箱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與參決機務賀蘭進明銜琯令攝大夫故言琯號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建遣永王豊王統四節度於陛下非忠帝始惡琯會琯請自將平賊

帝猶倚以成功琯身中軍先鋒用春秋車戰大敗於陳濤斜琯雅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當戰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後以琴工董廷蘭籍琯勢招賕謝為有司劾琯遂罷廢旋亦稍起然不任事矣琯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槩故功名隳損云

賛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擧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怕於浮墟比周之罪

狀劉機嚴武與下詔陳其比周憸諂名之為累也戒哉
李泌字長源承慧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
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待詔翰林以賦詩譏楊國
忠安祿山等見斥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謁見
陳天下事帝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眾
賜金紫拜廣平王司馬以絕眾指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諫撓焚林甫歸故
怨不能安親二京平為群臣過長訴沮就李參崔圓李輔國以
泌親信疾之泌畏禍求隱衡山初帝問破賊期對曰不出二年
無寇陛下無欲速王者之師務萬全圖久安今詔李光弼守太
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
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然

後以所徵之兵會擊之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
它時有所建明故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魯連
范蠡云代宗立召泌彊詔食肉為娶妻元載惡不附已出之載
誅召還復為常袞所忌又出之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議者欲
赦懷光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
復合有如此葉矣由是不赦貞元中由觀察使入相復張延賞
所減吏員帝省冗官時官祿外重內輕遷臺閣者不赴泌請隨
官閑劇普增其俸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帝數稱舒王
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言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
于陛下乎即噫嗚流涕執爭數十帝寤太子乃得安帝嘗言卿
雖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使朕中懷已盡
而屈服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
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訾
切

贊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
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
暫謀有所倍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亦不少又佐代
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
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為之助也至勸帝先事范陽明
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云

楊綰字公權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不
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㩦詩

賦各一篇綰為冠制舉加詩賦由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
身見行朝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在吏部品裁清
允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載罷　綰相士相賀朝廷灌
補穿敝惟綰是恃未幾薨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隨
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
內愧止經諸儆趨學者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始執政中丞崔
觀毀池觀京兆黎幹損騶從十之九子儀散音樂五之四焉
鄧氏泉曰公權上疏言進士明經之弊請舉孝廉其意最近
古可行而卒為庸人沮止惜也且其為相聞風者靡然自化
不獨崔黎輩必其清名儉德有過人者至論議頗渾大雖王
佐無以加諸世以比之楊震山濤謝安余謂天假之年盡究

其用其功業或三子不逮云

崔祐甫字貽孫第進士調壽安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性剛直遇事不回當攝中書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衮輙駮異祐甫不為下時有猫乳鼠衮率群臣賀祐甫曰此法吏不觸邪疆吏不扞敵之證代宗異其言衮益不喜德宗即位出衮而相祐甫先是衮當國官賞一切杜絕奏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祐甫薦舉惟其人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覘朝廷祐甫請以所獻就賜淄青將士正己慙服

鄭氏泉曰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設張

四方企望至治赫然有貞觀風顧德宗性本猜刻故小人一乘入一盧杞輔之以嚴刻而祐甫所啟寬大之政遂寢矣范祖禹嘗言之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諒哉

柳渾字夷曠天寶初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搒笞之搜索所在渾變服步至奉天賊平奏言 臣名向為賊污淵名乃更今名貞元中拜相韓滉自浙西入朝奏事或日晏它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為滉所引惡其專嘗讓曰省閣刑人豈尊主卑臣義耶滉悔悟稍抗其威渾瑊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渾曰夷狄難以信維臣竊憂之及吐蕃劫盟帝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于朝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為所擠罷政事

泉按渾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淺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益篤夫渾方弱齡未事講習之業乃其識[illegible]已明聖教異端之殊塗寧速死而不為他道今世浮華之士譚玄坐禪轉相驅煽而宿學故老間亦慕效而為之又藉此以博名高其意趣何不逮渾之蚤識也

李晟字良器世以武功仕廣德初擊党項有功吐蕃寇靈州晟

以千人破之執其帥虜解靈州去馬璘之敗也晟率游兵拔璘以歸璘內忌其威晟歸之朝德宗立吐蕃寇劍南蜀大震晟將神策軍踰大渡斬虜魏博田悅反與馬燧李抱真敗之洹水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約燧以兵趨定州而圍解赴難奉天趨東渭橋所過推蘇無犯并劉德信兵而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屯咸陽有詔徙屯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欲令全原士見而奪心懷光不悅遷延有異志陰通朱泚反迹寖露晟懼為所并上言當先制備隨徙屯趨東渭橋是時帝狩梁州口詔進晟相位晟提孤軍橫當賊鋒恐二賊合以軋之乃卑辭厚幣偽致誠于懷光而下令激將士諸將靡不受節度懷光始懼奔河中因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

晟家皆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敢恤
家乎此遣人報家無恙叱斬之乃移壁薄都城大破賊禽賊殆
盡泚以殘卒萬人西走露布至梁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
獨朕哉帝至自梁紀其功自文于碑晟因言赦懷光五不可請
選精兵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不許又請制西戎遂鎮鳳
翔隴右涇原吐蕃尺俱尚結贊謀間晟且屢乞和會晟入朝言
戎狄無信不可許[illegible]宰相韓滉與晟合而天子內厭兵疑將
臣生事亦會滉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密言晟不可久
持兵更薦劉玄佐李抱真經畧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感其言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
叛相王李納衡河南李希烈訌鄭汲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

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
為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鉗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
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祐不能見信于庸主卒奪其兵
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
有後哉
馬燧字洵美少與諸兄學輟策嘆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
濟四海詎老一儒耶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筭安祿山反使賀
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將誅覆公盍傾其本根使坐受擒此
不世功也循許之因縱殺祿山所遣召衛使肅宗末節度使李
抱玉署為尉時回紇還國所過剽傷燧為抱玉典辦具無敢暴
者抱玉才之燧因啟僕固懷恩必窺太原當備之後從抱王入
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累進三城使汴將李靈耀反田悅助之
燧擊走悅平汴州鎮河東乘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教
之戰數月成精卒威震北方始田悅輸款朝廷時燧建言悅必
反至德宗建中二年果叛燧擊斬其將楊朝光進破之悅遣人
告窮于朱滔王武俊遂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
復與諸軍破之進平章事封王滔武俊之聯兵傳魏也燧兵且
屈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與抱真共辭邢圍燧以
所獲軍糧之餘給抱真軍及將攻魏抱真斬與攻貝請獨當一
面由是逗遛燧將引還李晟為和解俾相協一然議者咎燧私
忿交惡卒不成大功燧以懷光逆計久河中近甸舍之屈威靈
乃捨軍入朝請討懷光不閱月河中平帝賜宸扆台衡二銘以

言君臣相成之美吐蕃尚結贊甘辭重幣請盟燧言宜許之帝
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瑊僅得免吐蕃歸燧之兄子弇曰公若
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弇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後與
李晟皆圖象凌煙閣　瑊本鐵勒部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
之防秋立跳盪功從破賊勇常冠軍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
肅宗即位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從僕固懷恩平史
朝義功最懷恩反以所部歸子儀從擊吐蕃有功大曆中吐蕃
盜塞深入與戰大敗請再戰破之建中中以節度使召入李希
烈詐為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帝狩奉天率家以從
朱泚兵薄城血戰譙門賊退進平章事李晟自東渭橋破賊賊
以西軍收咸陽朝廷待之與晟鈞禮後與馬燧同討懷光平之

及為會盟使為結贊所刼僅自免龐服待罪詔釋之瑊好書通
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
謹功高而志益下世方之金日磾故帝始終信待貞元後天子
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
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
之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討後戰每戰親令于衆無
不感槩用命鬬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
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凉大臣
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不以
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瑊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

如部為恭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瑊
遜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楊炎字公南文藻雄蔚京兆尚氣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
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云元載當國擢
才可代己者自近得炎親重無比載敗炎坐貶德宗在東宮雅
誦其所為李楷洛碑及即位崔祐甫薦炎可爵任遂相之擢
司馬即拜同平章事初第伍琦為度支患豪將求取悉左藏賦入大盈內
庫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奉給連結其間至是炎請出之以
歸有司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自租庸調法壞科斂凡數百名
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天下殘瘁炎疾其敝請為兩稅
以一其制天下利之中外翕然屬望為賢相居數月祐甫疾炎

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
縣民役作閭里騷然渠卒不就炎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
議城原州而詔書下涇軍役作從軍悉怨卒不能城又
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誣殺之朝野側目而炎使人自辭
于諸鎮上始銜之未發也會與盧杞同秉政炎薄之不與會食
杞陰為憾及杞請復中書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報炎固不可
杞益怒帝亦以炎論議闊疏羅之炎後立私廟于曲江南飛語云
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貶崖州未至賜死

鄭氏泉曰炎三世以孝闕門樹六闕史氏以為古所未有也
奏還左藏以歸有司整宦官持籌之弊善矣兩稅之法馬端
臨以為雖非經國遠猷亦可以救當時民病第後來於稅外

別有徵求此時之與非法之弊也若陸宣公之疏齊抗之論
又別一說乃其傅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忮害根中不能自
止眦睚必讐果於用私故終以此及禍云

劉晏字士安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之即授太
子正字累遷至京兆尹總大体不苛號稱職代宗立平章事領
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盡得河渠病利移書于宰相元載言運
之利與害各有四載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
至天子大悅勞曰卿朕酇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
水旱物不翔貴矣與第伍琦分領天下錢穀又知吏部三銓事
最殿分明常袞執政忌晏有公望用為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
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第伍琦始榷鹽佐軍興晏代之

法益密利無遺入可戶鈔之入法數事與詳借然任職久勢軋宰相羣
華使多出其門江淮珍甘之貢常冠諸府由是娼忌益多始楊
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
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為載報讐而庾準希楊炎旨奏劉晏與朱
泚書辭多怨望炎誣成之帝下詔賜死天下冤之

賛曰人生之大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忘知所以予人
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弱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斡
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挐兵數
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復振晏有勞焉可謂知
取予矣

泉按晏之既被誣也舊史推明其功而陳諫以為管蕭之亞

著論紀其詳大畧言至德以後百姓殘於大兵饑役相仍十
耗其九晏為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
流離死亡又正鹽官法以裨用度尤能時民之緩急而先後
之豈所謂有功於國者耶方晏賜死時蕭刪定使藏籍涭衆
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
其廉夫晏總利權而一毫不以入私門可槩以言利之臣少
之哉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憲宗元和中知制誥時盛
興安國佛祠俾臣請立石紀聖德使絳為之頌將賞錢千萬絳
上言安國有碑若叙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
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帝嘗謂絳曰比諫官
多朋黨論奏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開納獎勵尚恐不
至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絳
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
疏藁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臣處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
乃臣負陛下若上犯旁忤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
以疾風勁草許之遂進中書舍人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閱月
不賜對絳謂臣等飽食不言顧聖治如何帝嘗畋苑中至蓬萊
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每有詢
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
有毀短乃出承璀監軍而拜絳相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
欣然絳獨曰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内訌近以涇隴

為鄙去京師不遠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水旱無年倉廩空虛渠
便高枕而卧乎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帝患朋黨
以問絳答曰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自古人君
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耳小人多譖言
常勝正人少所訴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為左右所
不悅遂因以自明後以足疾罷帝乃召承璀於淮南絳雖去位
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可憂者五及自觀察召還御史大夫
嘗率其屬叩延英切諫穆宗游畋文宗立詔絳募兵赴蜀不半
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者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
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遂遇害

鄒氏泉曰深之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而賢不肖太分屢為

讒邪所中承璀出則絳相絳罷則承璀召而皇甫鎛李逢吉之徒或薄其恩或下其遷李吉甫為賊盜所乘豈禍善禍淫之訓有時而爽耶史氏常稱絳云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憮然於心乎要躬可殉而名與伾文等矣詎訛言乎

李吉甫字弘憲栖筠之子也德宗貞元初草具中宮卹禮儀則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刺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懽人重其量憲宗立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吉甫請以西川授高崇文使得悉力故闢之平吉甫謀居多嘗請閒劾中書史滑渙之姦及建言罷諸道歲終巡句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才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竇書易墨詔由是帝愈親信元

和中擢相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彊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　吉甫始簿其貪人得叙進官無留才又度劉錡必反請與徐梁兵為犄角討之錡衆聞斬錡降焉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後有劾吉甫交通術士者訊之無狀吉甫乞免因薦裴垍自代而出節度淮南然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後還秉政奏言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請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嘗請自往招吳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郡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

劉氏泉曰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藩鎮一事尤所刻意如圖二劉議河北拓淮西多中竅始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鄭南宴言元衡才宜還為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涉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皆其譖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獨用俛而罷正辭人皆疑惲之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爭殿上帝多直絳此豈史所謂有愧于父者耶父謂栖筠也栖筠諒直而子險人此已短為天下士歸重不敢行以損其官公云

陸贄字敬輿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調鄭尉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遣黜陟使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

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贄言勞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且言關中王業根本宜有端本整棼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驗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詔旨數百贄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李晟密言李懷光異志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言懷光必反勸帝許晟移軍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行在震驚遂徙幸梁贄孤立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諱除失帝意久之不得相但為中書舍人後父服闋復召為學士眷遇彌隆天下屬以為相而竇參素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參出始相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或言諸司所引

皆親屬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又請計關集人檢
梲吏姦天下便之又以西北邊寇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
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上陳其弊言去六失致
入利甚備帝愛重其言不從也贄嘗薦李巽判度支帝浸許之
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
使得君天下側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
罷贄本畏愼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漸譖短百緒帝遂發怒
欲誅贄頼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
至卒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
潔未嘗有過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
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陛下誠痛自咎悔不吝改過以言謝天

下使臣持筆亡所忌賊扳者革心帝從之故李抱真入朝爲帝
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
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牙爪宜力蓋贄有助
焉贄之輔政也諸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對
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卹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
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
示鄉人云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讐
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
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白罷翰林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
數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
可皆耶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
法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鄒氏泉曰陸宣公之秉鈞內署也有制誥集一十卷奏草七
卷其在相位也有中書奏議七卷至今炳炳如丹其人雖千
載往矣乃文章事業於此亦可概見論者或謂房魏姚宋逢
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公亦襲學時君而不能與四子爭列蓋
道未至也是不然釋車霍轍雖孔孟亦豈能規行哉若使四
子與宣公易時而相其軒輊固未可知矣權德輿有言宣公
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非道未至也斯言信然

權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
博士改左補闕貞元中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竄廬舍漂殺

人德輿建言江淮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于東南
今霖雨二時宜擇臣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和糴求所宜
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使循行慰撫裴延齡以
巧佞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爲羨
利以罔上不省時德輿諫恐四方謂以朝廷爲乏士帝曰非不知
卿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知貢舉甄品詳諦所得人取明
經初不限員大旱上陳闕政它所言漕運冬薦事帝頗采用之
憲宗元和中請許成德王承宗襲而擇守臣代昭義盧從史不
聽及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後請赦成
宗捕從史後皆略如所料會裴垍病遂相對帝問政以仁學爲
先帝然之德輿善辯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

和不為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能是時
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抑異至帝前
遽言極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軒輊坐是罷
泉撰德輿生四歲能賦詩自始學至老積思經術無不貫綜
亦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
京以胡廣其大指有補于世為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
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醖藉風
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搢紳羽儀云
杜黃裳字遵素擢進士又中宏詞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
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謀矯詔誅大將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
得詔判其非質之伏罪因易置諸將衆不敢亂入為侍御史時

卷十三 六

王叔文用事未嘗過其門又為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憲宗監
國始相之白罷儉佞無功節度韓全義因勸無赦劉闢因奏罷
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
機又激崇文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群臣賀帝目黃裳曰時卿之
功時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欲從容具言宜鑒貞元之弊懲法
度朘削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
于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操執綱領得
其大者元和中以相節度河中卒黃裳達術變有王佐大畧然
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卒後為御史所劾
劉氏泉曰始德宗列文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
伺其軍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要

年尤甚自憲宗元和初黃裳請制以法度由是慨然發憤志
平僭叛諭劉闢而蜀平誅李錡而浙西平擒吳元濟而淮蔡
平斬李師道而淄青平起傳田興請吏獻地幽州劉總歸向
朝廷而兩河亦盡遵約束唐之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者論
者以為皆黃裳啟之也惜乎任政未久不究其才乃自以
卯宰繕錢劾之于卒後者何異洗垢而索其瘢乎翻婷嫣
裴垍字弘中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為一憲宗元和初翰林
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比日人物吾
情不及知君精鑒為我言之垍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
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聽視對策非是罷學士帝器垍方
直以為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相請絕不軌謀

卷十三 十七

吏治分明徹恩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
承間欵有所請帝憚垍誡使勿言時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
公估更實私自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公
估准物所治州租調充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為
上供自是起江淮而南民少息矣垍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
前輩造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執政多忌之惟垍獎勵使
盡言所擢常貫之裴度李夷簡皆號名臣而士大夫亦不以垍
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稍朝無倖人始垍由李
吉甫薦進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衍之會垍與
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垍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
徙垍及卒不加贈給

鄒氏泉曰范祖禹稱裴垍忠于事君而不負相之職業謂其
竭誠輔佐賞諫官也此一事足以塞讒謗矣乃其辭史任則
信冒奏之謗議斥武稷黜嗷朏昧悰縱則入先見之嫌非李
絳之釋其事對伯芻之表其忠幾生被斥而死無贈也故議
者謂帝知垍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疑以信廢位之難云

崔群字敦詩未冠擧進士陸贄主貢擧擢甲科累遷右補闕翰
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群
署乃得上群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
醜正者則它學士不得上書矣因諫見聽後拜相請罷李師古
没入妻子數婢賞莊及免權長孺死以養其老母凡敢奏畢起
類如此是時皇甫鏄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群數言其

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群因推言其極謂罷張九
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感動群以是諷帝故鏄
銜之帝卒自相鏄會度支盧賜邊士不時物多𡚁惡鏄奏群鼓
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遂罷群穆宗立召之勞曰我為太子卿
力也群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俄拜御史大夫未幾節度武寧
其副王智興討幽鎮還藉兵逐群群失守左遷復召入卒

鄒氏泉曰唐史贊有言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
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
群以為相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乎是扁鵲所以詒桓侯
也乃群以是諷帝當其時左右且為感動矣而帝卒相鏄故
身罹不測之禍尤甚於明皇所謂視漏弗塞怨傾弗支舉天
下付之亡而不畏者憲宗之謂乎

杜佑字君卿以父蔭補剡丞後為經略使協奏輔政軍興餽漕
佑得朝決判度支德宗建中初河朔兵挐戰民困賦無所出佑
以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上議言之不省盧杞當國惡
之出為蘇州刺史俄節度嶺南朱厓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
平之徐州軍亂詔佑以相節度徐泗討定之佑於出師應變非
所長因固境不敢進頃復相德宗崩詔以本官兼度支鹽鐵使
王叔文為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欲摇東
宮冀佑為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因表薦李巽以自副
盡讓度支鹽鐵于巽職務簡修党項陰誘吐蕃為亂諸將邀功
請討之佑以為無良邊臣有為而致即上疏言宜慎擇良將使

之完輯禁絶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
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乎帝嘉納之後數年固乞骸
骨許之佑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劉秩政典之缺參益新禮為
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

杜牧 佑孫 字牧之第進士復擧賢良方正累遷為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是時李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
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
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
罪言大要以為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
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宰相
李德裕素奇其才及是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移書于德

裕巳而澤潞平畧如牧策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齪齪小謹敢論
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至長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
杜甫云
泉按君卿精於吏職為治不皦察數斡計賦相民利病而上
下之議者稱治行無比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焉牧之
指陳利病綽有祖風然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
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云
裴度字中立德宗貞元初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異等以御
史論權嬖梗切出元和中知制誥憲宗遣度宣諭田弘正[illegible]
[illegible]懾偏至鄆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王師討蔡度以
中丞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王承宗謀緩蔡兵伏
盜京師刺用事大臣議者欲罷度以安二鎮帝怒曰是賊計適
行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度亦以綱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悒無
死所帝益信伏拜度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挐不解內外大
恐及度當國外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于時討蔡數不利它相
李逢吉王涯建言用兵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誓不與賊
俱存即以相領淮西處置使[illegible]統事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
在必死賊不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初逢吉忌度帝憑
其居中沮撓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
悉中官統監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
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入蔡除苛政民始知有生之樂
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

納自上即又不聽繼人始得乘釁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
柏耆說乃獻德棣二州李師道恃彊度密勸帝詔田弘正致
討弘正奏詔師道果擒度極言中人橫恣時方討鄆帝曰姑議
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恣將亂
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楊朝汶[illegible]發之由是京師
肅清已而卒為异鎛所擠出鎮河東穆宗即位詔度討朱克融
王廷湊時帝所遣將有所畏無尺寸功度入賊境數勅將以閫
元稹結宦官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營軍事數居中持梗不
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稹近職然
擢稹宰相度以相留守東都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撫衆
心交章極論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度居東人人失望帝悟
詔度朝京師會昭義監軍劉承偕侵劉悟舉軍譁怒度諫帝出
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群河北諸軍進退未一
議者交口請相度帝從之權倖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
措度共諷帝召逢吉還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
僕射帝暴疾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固請到內殿求立太子遂
立景王為嗣逢吉既代相引所厚結宦官醜迫日聞乃出度長
慶中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羞慨嘆宰輔非其人使凶賊熾
肆學士韋處厚極言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乃復度兼平章事
寶曆中度請入朝逢吉大懼為非衣小兒謠欲以傾度天子獨
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且假度支
帛請遣工助治東都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尉度言二策帝用

度次策工克融聽命歸文端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以為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閼帝嘉納為教視朝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宗度自見功高位極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娟度致業久居上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白帝出之山南東道節度徙東都留守度因治第集賢里作別墅午橋號綠野堂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懽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復令以本官節度河東三年以病匄還東都卒遺平稾以儲貳為請無私言

鄒氏泉曰裴文忠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乗

憲宗明斷得盡其才謀經營國事故朝政日脩國威日振平淮西服幽鎮收淄青四方欣欣再見升平世皆文忠功也論者以為威望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何憲宗世難漸平之日竟以皇甫鎛言罷度相位美業不終惜也穆宗而下用罷不常而渙夫任人衆譏詆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然身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余歷觀古來名臣如文忠公者亦不多屈指矣彼前史顧稱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為是言者無乃闇於明哲保身之義乎

尚論編卷之十四

古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白居易字樂天貞元中德宗擢進士拔萃皆中元和初以翰林學士遷左拾遺天子以旱甚詔蠲貸振除災沴居易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鍔誅求得財號羨餘以獻若與宰相諸節度爭裒割生人以求所欲矣度支有囚繫閿鄉獄更三赦不得原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入討居易諫曰唐制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今承璀為制將又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

易又上言不亟罷兵且有四害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李絳為解之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或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為州刺史又有言不宜治郡者遂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入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出討遷延無功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且李光顏久將有威名裴度為人忠勇可當一面願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材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為居易

鉏進忠不見聽乃丐外遷為杭州刺史有築堤浚井溉田之功
文宗太和初二李黨事興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
易惡緣黨人斥（時居易為刑部侍郎）乃移病還東都自號醉吟先生為之
傳暴戲浮屠道尤甚又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旼鄭據
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
九老圖居易工詩始頗規諷得失及其多下偶俗好至數千篇
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云

鄒氏泉曰史謂樂天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
詩它文未能稱是杜牧又謂其詩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所
為蓋詩與文交病也乃元稹則論樂天詩文多所長微遣切
贍情賦留蓋八者各緣所著以見余視其製作信然然亦其

細也樂天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
斥及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拾去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
附離為進討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完節自
高者如樂天寡矣嗚呼賢矣哉

元稹字微之幼孤母賢而文親授書傳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
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
撓國政稹獻書言宜選正人輔導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
召見上疏請開諫諍路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
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
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
入畋游又諫詔令數易及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
者惡之出母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
過賦時礪已死礪黨怒俄分司東都論奏十餘事比召還以不
讓仇士良被論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穆宗長慶初潭峻方親
幸以稹歌辭奏御帝擢稹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
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論鄙薄稹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
群有司以逞其憾源翰林結中人魏弘簡共沮裴度度劾之乃
出稹未幾相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乃
聽于方計反間王庭湊出牛元翼之圍後方計聞諫官爭言宜
黜稹帝但削稹長春宮使文宗太和中為尚書左丞務振綱紀
出郎官尤無狀者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

鄒氏泉曰微之始言事忠直剴切欲以立名一由中人擢遞

遂不能固所守至與君子為敵及為宰相綠三月罷晚節彌
沮喪士論頗不滿然善屬文尤長於詩與樂天名相埒天下
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在越時辟竇鞏鞏工為詩與之
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云

陽城字亢宗初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遂無所不通遂
近縣其行求學者接跡于道李泌為相言之德宗於是召拜諫
議大夫城褐衣到闕下帝遣中人持緋衣賜之初城未起搢紳
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及受命它諫官
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寖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
爭臣論譏切城不屑為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居位八年人
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乃約拾遺

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
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皇太子為開
救良久得免帝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
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簡孝秀
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將講經諸生徒斤斤皆有法
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帝惡城
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
留城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至道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
意奏罷歲貢侏儒州人以陽名子觀察遣判官督賦自囚于獄
府復遣官中途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
鄒氏泉曰余讀柳柳州陽公遺愛碣與其遺太學諸生書嘆

觀范祖禹論陽公救陸贄欲壞裴延齡麻蓋城於師道臣道
兩無愧矣豈止一節士而新史顧置之卓行之科耶又論諸
或祖昌黎諍臣論之遺意說城以為贄不貶則城無所成其
名是又大不然夫城固有恃而為者也昌黎之論當城未言
時耳陸贄不死延齡不相城力為多其志凜凜與秋霜爭烈
眞丈夫哉
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
聽鎮夏州表為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
思之久矣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
帝荒縱故公權及之文宗時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召對子亭燭
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它日與六學士對便殿帝
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公權獨無言帝
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此小節耳公權
論事不阿常與周墀同對墀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
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開成中召問得失時郭旼領邠寧人謂
獻二女乃有是除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諫之帝命中官送
女還旼家其忠益多類此武宗立公權為李德裕所不悅左遷
天子元會公權稍耄忘先群臣稱賀占奏忽謬御史劾之識者
恨其不歸事咸通初乃以太子太保致仕焉
鄒氏公權兄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弟本志儒學先朝
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益嫌其第以書顯非儒業
也乃穆宗之見思文宗之喟歎[illegible]曰鍾王無以尚也宣宗

之賜以器幣顧常在書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公權筆人至
以為不孝然則公綽所輕乃當世所重乎然公權頗博貫經
傳奏對多有忠益所自觸秘惟圖籍而銀盃一笥亡去公權
笑謂奴曰羽化矣不復詰跡其風槩書固以人重耳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卓犖有大節以蔭補校書郎穆宗為
太子時已聞吉甫名及即位顧德裕厚擢為翰林學士凡號令
大典冊皆更其手初李逢吉追銜吉甫[illegible]
辭皆得擯德裕不得進至是聞帝暗庸逐裴度相代之欲引僧孺
益樹黨乃出德裕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德裕之為浙
西觀察也承亂後頗自檢約遂賦物儲物風俗大變天子下詔
褒揚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德裕上奏時求貢

使者相屬故推一以諷其它帝又數遊幸狎群小嚬朝觴怨聽
裕上冊扆六箴四一宵衣二正服三罷獻四納誨五辨邪六防微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敦
帝嘉優詔詔學作詔厚謝其意然為逢吉排笮訖不內徙文帝太
和中始召之裴度薦才堪宰相而李宗閔先秉政復出之引僧
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illegible]凡德裕所善悉逐矣踰年徙劒南
西川完[illegible]皆有條次於是二邊寖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吐
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因陳出師之利僧孺沮其功命
返悉怛謀於虜以信前盟德裕以為恨會有言拒遠人向化者
帝亦悔之即召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
其辭皆若可聽願審取舍俄代宗閔任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
注既因王守澄以藥進又薦李訓帝欲授諫官德裕言訓小人

不宜引致左右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
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而德裕節度興元矣未幾宗閔以
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遂起為浙西觀察使
武宗立召入相即進戒言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當國凡
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于時宣宗即
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
每顧我毛髮為森豎翌日罷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怨使黨
人斥德裕陰事又有罔上不道之說遂貶死崖州

鄭氏泉曰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
續彰顯遂當輔相之位然為邪議所排不克成就功業及相
武宗以傑材輔英主始克展其猷經綸夷夏振舉法令王室
幾中興豈不稱賢相哉但委任既專權勢自重於是天子始
不悅而怨者得窺其隙而乘之矣況德裕剛而少恕宿怨未
忘與宗閔相排斥幾十數年既逐之遠郡加以貝錦流竄至
斥其黨僧孺于竄斥若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所誣德裕
徒以怨李訓而恣及涯餗此祖禹所謂自為黨而欲破朋黨
也故一失勢群起而擠之卒死南荒有由哉余讀其周秦行
紀論為愴然悲之嗚呼然僧孺之為人也深矣

溫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也性嗜書然氣少所降屈不喜為
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為處士壇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
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時李希烈反天下兵鎮相臧
丞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建封奏密詔遣造

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返濟頓首願效死節造還詔驛入奏帝奇其
才將用為諫官以語洩乃止復去隱東都穆宗長慶初賜緋衣
使諭劉總為開示禍福總懼若兵在頸籍所部入朝還遷殿中
侍御史後出復召知彈奏夏州節度李祐違詔獻馬造劾之祐
為膽落造性剛急人或忤己亦以氣出其上彈擊無所回畏盛
望隱然興元軍亂殺李絳文宗以造能可夷其亂命節度山南
西道造往即閤軍中殺絳狀無貸者後為御史大夫方倚以相
會疾不能朝遂止

鄭氏泉曰溫造彈擊無所回畏稱不私矣興元之亂造往治
之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者殊死又稍當罪
矣乃監軍楊叔元擁造膝祈哀造以兵衛出之因詔抵流罪

收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戩為恨焉然則殭直之士固
有私哉
帝處厚字德載中進士第憲宗初擢左補闕言事忠切人不及
知中外推其靖密穆宗冲子忌不向學與略㖆授為六經法言
二十篇上之頡劭尙賢張平叔建言肯自鬻鹽龍天下之財下
群臣議處厚發十難詘其迂繆平叔怩縮遂寖敬宗初李逢吉
搆李紳逐之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言宜徙荒地處厚上
言建中時山東之亂與宰相朋黨揚炎為元載復讎德宗把為劉
晏償然兵連禍結天下騷然紳蒙先朝任吉然少天子荒暗月
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大感悟至
延湊之亂帝數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

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謂漢文帝有頗牧
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豫未即下詔處厚入昌
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何所避諱哉遂宗教班諭是夕
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滯舊卑者遂拜相元
和後東宮王府官朱紫滿弁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
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拱政然用人搖於浮論奏可
中變處厚獨對頓首乞罷因為裴度可久任自是無復橫議者
然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鬻正
至萬卷焉

泉按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廷諍嶷然不可回
奪剛于御吏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事穆敬文三宗
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耶朱句是唐大賢語

鄭覃穆宗相珣瑜子也以父蔭補官憲宗朝嘗奏罷和糴使穆
宗立廷對言側身勤政帝初不懌以蕭俛言知覃為誠實喜其
能盡規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令我言者當見鄉延英
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鄭滑鎮入固留王承元歸覲不出
詔覃宣諭為開陳大義眾遂安承元乃得去文宗時李宗閔牛
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力陽遷工書罷侍
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然移疾相蓮為御史大夫及德
裕罷宗閔復用下除覃太常卿宗閔得罪覃拜相帝坐延英論詩
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足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
開成中旱帝多出宮人覃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

衽宜陛下以為殷鑒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遂
致仕始覃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為天子言故終為相
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為太過惜之

泉按覃素名儒故為宰相猶領祭酒請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
又以經籍刓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
讐刊準漢舊事鑿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
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則覃固有裨聖經者與然
不喜文辭爭言文人多能薄遂病進士浮夸白廢其科即議
殺然其論不免矯枉之過云

劉蕡字去華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
有救世意文宗即位思雪元和宿恥神策中尉王守澄弑逆更二帝不能討將翦

蔡支黨方宦人握兵横制海内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群臣
内掣侮天子蕡常痛疾太和初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引諸
儒百餘人于廷策之蕡對悉意以言大畧以為所先憂者宮闈
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國家已然之兆後又言
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念百度之求正
在擇庶官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諸所繫安危之機兆存亡
之變者咸別白而重言之時第策官馮宿等見蕡對以為過古
鼂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諫官御史盛事論其直而李郃者
亦上疏乞回臣所受以旌蕡直帝不納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
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
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

鄭氏泉曰論者謂宋申錫以謀泄敗賈餗李訓輩以計不臧
死而宦者益横帝以憂崩遂論蕡獨說切宦官為太疏直非
也當時文宗志除凶人然懦而不斷臣下畏禍不敢言蕡而
不言誰復言者藉令蕡策获用則杜漸防萌逆節或消未可
知也况蕡之對如上所忌時所禁權辨諱惡有司所與奪悉
披肝膽以言至於論朝廷所當先發所宜選擇又咸中肯綮
非但譏切宦官也獨其所深痛疾而催識逐者由此乃槩目
之曰直為言事者戒豈篤論也耶

鄭畋字台文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
省乃可奏宣宗朝知制誥會討龐勛檄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
成文粲然無不切機要僖宗立拜相乾符中黄巢勢寖盛據安
南求天平節度使畋欲使節嶺南不戰屈之而盧攜方倚高騈
使立功上然攜議命騈奏南蠻方遣請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
畋以損國威廷即抗論至相訴慢乃俱罷會巢陷東都畋遣兵
戍京師帝出梁洋畋上詔斜谷帝所遣拒賊衛敗殁以死報國
遣子疑績從帝以逆順恍諸將咸聽命判血以盟捕誅賊黨中
和初賊將王播率衆來攻畋設伏敗賊乘勝追斬其子威動京
師畋招來鎮兵約盟傳檄天下遠近感悟令治兵思立功介問
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明年復拜畋相惡務一以咨決曰令孜
于請不遂與陳敬瑄　共衞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
畋而奪之鎮不喜畋當國故三人相結遣客上畋過咎帝得其
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

鄭氏泉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内臣時宰王
鐸崔彥昭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輔政謀議中機而為盧攜
令孜相結阻撓不克施用黄巢之難時王命不出劍門賴畋
作師于岐以謀破賊大振國威復傳檄諸鎮致勤王之師大
集関中賊勢既減而鴉門兵至遂平賊矣論者謂當此時微
畋天子幾殆矣儒者之勇乃爾乱料林帝蜀使之言卒之復命輔政
幾致中廢俄而為宦豎所乘使功不就悲夫

韓偓字致光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偓與胤定策誅劉
季述誼昭宗反正疾宦人驕横欲盡去之偓曰陛下誅季述時
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遍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
一事終始屬卿及胤召朱全忠討韓全誨偓勸胤督李茂貞還

衛等又劾袁繇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illegible]
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
鳳翔時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以為傷孝子心俟
變終而召可也明日麻不出宦侍合譟李茂貞入見帝曰命宰
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耶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姚洎代草
麻自是宦官怒偓甚偓議事多附衛帝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可
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它日侍宴全忠衛臨
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全忠怒偓薄己悍然出有譖偓喜
侵侮有位衛亦與偓貳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衛衛不為解
遂貶濮州司馬後再貶天祐中復召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
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柳氏泉曰唐之季文宣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廟序腐尹塞朝
賢人遁逃天子塊然無與至賊汙宮闕兩幸梁益則宦官之
禍已極矣昭宗不勝其憤力欲清滌所恃者一崔胤而為胤
左右者一韓偓耳胤欲盡去餘黨而偓顧去尤者以靜群心
此胤所為嚴偓者乎不然何全忠斥偓罪而胤莫為之解也
自偓棄不用後復斥去而其禍愈烈全忠始表誅胤而長安
遂成丘墟矣韓敞偓然則欲為國除姦者可捨長策而自
剪其羽翼乎偓遇之事可鑒矣已上名臣

安金藏本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
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
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
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剖其
胸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醫內腸縫桑
紐紩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
也即詔停獄睿宗由是得免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為
弗及也後玄宗錄其事于史官詔鐫其名于泰華二山碑以為
榮卒配饗睿宗廟廷

柳氏泉曰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而居之於別殿使不得預
政事且革命矣當其時徐敬業起兵于外裴炎諫言于內及
劉禕之程務挺輩咸不旋踵就戮正李崇如灰之日也一皇
嗣之係豈細故哉乃至公卿不俟見恐恐坐私謁死如匪躬
雲仙之儔矣安有明目張膽證皇嗣不反者乎自金藏剖心

由是睿宗獲免而景雲之平內難廟子是賴不意太常工籍
乃有此人哉彼為宦官欲引服者可愧死矣

段秀實字成公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肅宗時舉明經凡三
佐府益知名[illegible]代宗幸陝白孝德不能制軍
劉界秀實自請為軍候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之時郭子儀為
副元帥居蒲子晞領節度兵屯邠州士放縱不法至傷市人害孕
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請為都虞候斬晞橫卒而以老躄持馬責
晞晞由是安辻辭返馬璘為虜隔未能還因悉銳兵示賊璘
得歸鄭潁璘死攝領使誅亂者一軍遂寧數年吐蕃不敢犯塞
在鎮非公會不聽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
及私後來朝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帝悅建中初號楊

炎議欲城原州秀實請須農隙炎謂沮己召為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軍責以忠義泚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趨奉天僞迎天子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姚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得符兵還翌日泚召秀實計事語至僭位勃然起奪休源笏奮擊泚遂遇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

鄭氏泉曰昔人元祐宗稱安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觀夫追逆兵擊朱泚其應卒之才忠烈之氣可慨見豈

所謂仁者必有勇乎鄭覃有云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誠知言矣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博學工辭章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由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辨究獄而雨郡人呼為御史雨為宰相楊國忠所惡出為平原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密為備而泛舟飲酒以紓其疑及祿山反河朔二十四郡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人馳奏之帝大喜真卿在平原募兵大饗慷慨感厲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佐李光弼討賊肅宗已即位靈武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乃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百官肅然辭為御史大夫代宗立嘗自陝還真卿時為尚書右丞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室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又極論載姦以為林甫國忠復起載與日以誹謗貶之峽州載誅楊綰薦之復為盧杞銜恨建遣使李希烈希烈屢務之不屈遂縊殺之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云

鄭氏泉曰初魯公以忤楊國忠斥外當祿山反孝嬰無前獨以區區平原對其鋒功雖不成然四方聞者爭起而唱率以振者魯公為之倡也在肅宗朝數正言宰相不悅御史唐旻又譖之遂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朝元載壅蔽為姦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

盧杞既相德宗益惡而斥之尤不滿意遂為所擠見殞賊乎其英烈言論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也曾子固嘗言之唐之朝臣見忤於世且起且仆至於七八竟死而不自悔者魯公一人而已余何以易斯言哉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性剛正涖事明濟開元中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祿山表假守常山杲卿稱疾不視事委政長史袁履謙潛謀起兵與真卿以平原相犄角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賊棄饒陽圍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平等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聞大懼使史思明急攻常山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

執賊脅使降不屈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亦
不答遂殺季明執杲卿至洛陽罵賊至死不絕
鄭氏杲曰方祿山之反也杲卿與真卿相犄角以挫其西鋒
功雖無成然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此兩人掣其後也力屈
而陷至罵賊斷舌可使亂臣賊子旅然褫魄而不得逞而亦
可以激頹靡偷生之徒夫姦鈇逆豎搏人而斮其齊然數一
義士則四方解情祿山之見斃於其子必當然也可謂非天道
之好還也哉 [illegible]

張巡字巡傳通群書曉戰陳法氣高邁眾細節所交必大人長
者開元末擢進士第由太子舍人出為清河令治績最秩滿還
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方

為國怪祥朝官不可為也更調真源令誅土豪猾吏華南金政
簡民宜譙郡守楊萬石遣迎祿山兵巡率吏哭玄元皇帝廟遂
起兵討賊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有賈賁引軍進至雍丘
巡與之合而潮在外還圍雍丘六旬大小數百戰潮敗走當此
時王命不復通有大將六人勸巡降巡明日設天子像引六將
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兩敗賊賊遁陳留及賊將楊朝宗
謀趣寧陵絕巡餉路巡按兵保寧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遣
將雷萬春南霽雲等戰寧陵斬將殺賊朝宗夜去至德二載祿
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合朝宗攻睢陽賊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
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
軍糧戰具子琦聞巡欵乘勝擊陳留復圍城巡遠粗哉之悉軍
戰賊潰頃復圍城食盡救不至賊知外援絕圍益急眾議東奔
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賊乘勢鼓而南江淮必亡遂
死守不去及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城遂陷與遠俱執南霽雲雷
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巡之執也謂子琦曰吾欲氣吞逆賊
顧力屈耳子琦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既死送遠洛陽毆
縛亦以不屈死遠敬宗曾孫為長者明吏治與巡同年生而
長故巡呼為兄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睢陽至今祠享
號雙廟云　南霽雲附後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
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豗潰梁宋
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

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
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
待留生而後顯也

杲按唐元和時韓退之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遠事非是
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不能通知其
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殺奴
僮以哺卒而抗不降乎遠之不畏死甚明也又言城陷自所
守 [illegible] 此與兒童之見無異退之
於褒貶尤慎可信則巡遠之節誠不當輕為軒輊也顧後世
多稱巡遠忠烈而略霽雲蓋謂史贊獨以守節與二人耳今
觀霽雲如進明請師對衆涕泣斷一指以歸報及被執對巡

曰公知我者敢不死遂遇害故譏羞改至孺以來特相矜許
尤著者以巡遠霽雲與顏杲卿等而傳宗求忠臣後與官中
凌歷之圖並及此三人可以觀公論所在矣余故特為表章
之古忠義

元德秀字紫芝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負母入京師
既擢第以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嗣不可絕答曰兄有
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自乳兄子數日湩流既長將為娶家貧
貧乃求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吏白被
詭計且亡去德秀曰許之矣即有累吾當坐明日盜尸虎還玄
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德秀
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

嘆曰賢人之言哉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一縑
將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
飢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觳從之不問賢鄙
為酣飲德秀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
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
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
已李華兄事德秀於其卒也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
謂之元魯山

泉按德秀之卒也其兄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
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
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

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
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
淫貪佚綺紈粱肉之徒耳泉於魯山高其行稱令與之並垂
特願為執鞭爲歌加美一辭然無以增於結之言矣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
往從湖州刺史張摶游摶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
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
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稿篋
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勤朱黃
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
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嘗苦飢身畚鍤茠剌無

休時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
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
說七種（其二惠山泉三虎丘井四松江）人助其好者百里為致之不喜與流俗
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床釣具
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
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虞攜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
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

泉按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事吳為鬱林太守罷
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
其居焉乃龜蒙躬親畚鍤第茶煮泉論撰與比不輟不忝廉
吏之後而辭召不赴固保其素又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志

城闕也唐興賢人多在位其遁迹不出 縉班班可述者數
人而可當在取捨去留之外無幾也故紀之以㮚其餘云
右高逸

尚論編卷之十五

古吳常熟潤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五代

梁

敬翔　王彥章

敬翔字子振少好學工書檄唐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窘甚為人作箋刺傳之軍中梁太祖卿銖鋕患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愛之謂汴州觀察使王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論春秋兵法不可用於今補以軍職非其好也以為館驛巡官從戰汴謀畫多中太祖以為得翔之晚卒成篡弒翔之謀為多翔為人深沉有大畧從太祖用兵四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之翔以友珪畏己多稱疾不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言所與計事者皆近習親戚願得自効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及王彥章敗末帝懼帝遽呼翔問當安歸翔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唐莊宗入汴翔自經而卒

泉按敬翔與李振皆梁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而翔自以受國深恩願得自効又以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比莊宗入汴詔赦梁群臣李振喜入朝

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遂自經
死歐陽永叔謂五代無全臣若敬翔者其庶幾乎

王彥章字子明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
輝鐵中騎而馳突奮疾如飛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厚待
而招之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
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將自經末帝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
彥章不可乃召彥章為招討使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曰三日
左右皆失笑比三日遂破其南城彥章之為招討也段凝為副
及是與凝各為捷書以聞遣人告趙巖等匿彥章書而上
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及
楊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

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
師唐兵來攻兗州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而屬彥章者祇新兵
保鑾五百騎遂以兵少戰敗東都中箭被擒唐莊宗使 慰諭
彥章彥章謝曰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莊宗又遣明宗諭之彥
章曰我豈苟活者遂見殺

鄒氏泉曰傳有之臣不密則失身信哉方段凝之副彥章也
已有異志與君之幸臣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
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陜巖
等聞之懼遂與叶力傾之則彥章之死釀成于不密也彥章
武人素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
忠義蓋天性也今有傳存死節名云

後唐

郭崇韜

郭崇韜以幹材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薦代中門使參
管機要決策圍鎮州勿以契丹入寇退怯契丹果敗莊宗即位
既失德勝梁兵日至諸將欲棄鄆晝河自守崇韜獨以為自康
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時也請渡楊劉從鄆州入襲
汴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以崇韜居佐命第一位兼將相遂以
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不便也初宦官
馬紹宏與崇韜俱為中門使至是失職尤側目崇韜懼因聽故
人子弟計請立莊宗所寵劉氏為皇后又建天下利害便民者
二十五事施行之因求出鎮不許仍為樞密使莊宗欲建樓避

暑崇韜言願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竟遣
宮苑使王允平起樓崇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
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令羅貫正身奉法不受請託
素為崇韜所知及宦官伶人譖之它日又以天子幸陵橋道不
脩問莊宗明日傳詔殺之韜力爭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
得入貫卒見殺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自安乃請征蜀蜀平
監軍李從襲與向延嗣宦官共搆之言蜀之寶貨皆入崇
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馬彥珪宦
至蜀密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

鄒氏泉曰崇韜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以功高權重
群小謀擠乃請征蜀為自安計先是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

請立為后以中其欲而結後援乃後來殺崇韜者劉氏也豈
所謂術中之隱禍耶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既已破蜀因
遣使者以恩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有以綏來之其有志業
遠矣

晉

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
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它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以
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它仕卒以進士及第晉
高祖[illegible]辟為掌書記高祖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
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遣維翰求援于契丹耶律德

光卒以滅唐興晉維翰力也高祖即位維翰以平章兼樞密出
鎮泰寧高祖崩召維翰來朝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
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出延廣而復任
政數月之間百度浸理然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李彥
韜馮玉用事共譖之日益見疎契丹破欒城大軍隔絕事急維
翰求見帝帝方調鷹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
後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來帝因諷彥澤圖之彥澤乃以
帝命召下獄縊殺之而紿德光以自縊云

歐陽永叔氏曰石晉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
援而徒將一介持片舌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
解難遂成晉業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衆結
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
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
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
戒哉

後漢

楊邠

楊邠少為州掌籍吏事漢高祖（名暠[illegible]知遠[illegible]）劉為右都押衙高祖即
位拜樞密使邠出于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內相排忌邠既
相深革逢吉所為（[illegible]）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
之然邠雖長于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
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不

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
邠度不可行而止常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
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謂之戰慄李太后弟求
為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為不可夫人死將以后
禮葬之邠又以為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搆之與史
弘肇同日見殺邠為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
于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
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

鄭氏泉曰五代之世自梁以來轉相攘取神器大都與奪習
不問至於銓衡秘書君臣懵然罔聞矣楊邠為相既除吏多
繆痛革其弊晚節知史傳有用課吏繕寫亦創見哉即其敗

務苛細又安可責之於五代間也乃隱帝屢詔其怍意蓋[illegible]乘間搆之而邠寃死矣自邠死而鄴都密詔周人抗命卒[illegible]以禦之而至於亡嗚呼彼楊邠者何以死哉

後周

王朴

王朴字文伯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王邠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隱帝誅權臣邠與史弘肇王章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世宗即位[illegible]朴以比部郎獻平邊策大要以為在反晉漢之失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而朴雅為世宗所知及是見其議論益奇之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朴顯德中兩征淮咸以朴為留守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務而旁通陰陽律曆法乃詔朴校定大曆為欽天曆又詔朴考正雅樂至宋猶用之所陳用兵之略不但一時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劉氏泉曰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於抱鼓之際治曆律議刑法修制度講求禮樂之遺文跡其規為志意可謂五代令主而王朴者以待用之身際遇而匡輔之諸所獻畫亦畧施行豈不稱有君有臣哉歐陽子曰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以王朴之材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也然則人君之於才惟知所用耳可謂五代無人耶

南唐世家

劉仁贍

劉仁贍字守惠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通兵書仕南唐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鎮壽州周世宗親征淮南仁贍屢請出戰元帥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世宗復至淮上諸將或走或降而景與其臣下亦皆奉表稱臣獨仁贍堅守不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謀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命立斬之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是日卒

劉氏泉曰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孫羽等所為也夫仁贍既割愛以殺其子足以明志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觀世宗之制曰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及徙城下蔡而復壽春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然則世宗固知仁贍非降者矣偽國之臣乃有是人哉

五代臣總論

歐陽永叔氏敘曰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予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尚論編卷之十六

右吳常熟潤谷間人嶧山鄒泉輯著

宋

趙普　曹彬　竇儀　李昉　呂蒙正　張齊賢
錢若水　陳恕　楊業　呂端　畢士安　寇準
李沆　王旦　向敏中　宋庠弟祁附　魯宗道
薛奎　蔡齊　狄青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尹洙　葉清臣　孔道輔　陳希亮　楊億　李迪
王曾　杜衍　晏殊　呂夷簡　韓琦　富弼
范仲淹　歐陽脩　王珪　文彥博　范純仁　韓維
包拯　吳奎　趙抃　唐介　馮京　張方平

劉敞　曾鞏　蔡襄　王素　余靖　呂誨
司馬光　呂公著　范鎮　蘇軾轍　鄭俠　王安石
呂大防　劉摯　蘇頌　傅堯俞　范祖禹　鮮于侁
劉安世　鄒浩　陳瓘　任伯雨　常安民　李綱
宗澤　趙鼎　張浚　韓世忠　岳飛　劉錡
張俊　劉子羽　洪皓　張九成　胡銓　陳俊卿
虞允文　陳康伯　劉珙　范成大　王十朋　周必大
留正　趙汝愚　劉光祖　柴中行　安丙　趙方
崔與之　孟珙　董槐　余玠　葉夢得　李若水
劉黻　江萬里　汪立信　文天祥　謝枋得　張世傑
陸秀夫　陳韡　徐積　种放　林逋　蘇雲卿

趙普字則平初宋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為推官及受禪首録普佐命功乾德中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咸咨決焉開寶中普為政頗專廷臣多忌之者三司使趙玭奏普私市秦隴大木治第上聞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居營邸店規利復多所私庇說法稱疾者太祖怒自是普恩益替而權少衰太平興國初頗為盧多遜所毁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陰謀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伺察姦變且言願開頗託事辭其功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罹然中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之謂樂禍求功以為萬全時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為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會胡旦令翟馬周上封事排毁時政普深嫉之趙保忠反與李繼遷同謀為邊患時論歸咎于普頗為同列所窺不得專決淳化中以老衰久病三上表乞骸骨卒上撰神道碑親八分書以賜之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太宗常入弭德超之譖疑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為彬辨雪太宗即日罷弭德超遇彬如舊焉

鄒氏泉曰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則平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即有岸谷多忌刻如治陵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然能以天下為己任而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為戒後皆如其言若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日讀魯論者龜聖模諭者謂宋之為治氣

[illegible]正哲有助馬生則毗倚謀太宗死則廢朝太宗之分普亦
無負矣
曹彬字國華周顯德中為引進使時宋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群居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乾德二年伐蜀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兩川平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王全斌等屬吏[illegible]謂彬清介廉謹獨授官賞上嘗從容問官吏善否彬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開寶中伐江南自三月至八月連破之每緩師冀李煜歸服城垂克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惟須諸公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而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太宗即位為弭德

起所誣罷餘旬上悟其譖待之愈厚雍熙中詔彬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多所破斬下取諸州及山後要害而彬亦連下州縣勢不振時彬　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鮮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累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蹶敗於岐溝真宗即位咸平中彬被疾上臨問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卒詔彬與趙普配享廟庭
鄧氏泉曰岐溝之敗彬遣詔失律罪不容逭矣乃太宗遇之不少衰而真宗更屬意何也史言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如北征之敗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被劾不得陛見彬更為請于上乃許朝蓋長者之風歟方其在周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及仕宋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由前證後益可憑信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惟彬為宋良將第一豈無意哉
竇儀字可象禹鈞之子也儀年十五能屬文晉天福中舉進士歷仕漢周宋太祖建隆元年奏詔重定刑統會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免官時儀已自翰林遷端明范質等言儀清介厚重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後范質等三相並罷命趙普平章事皇弟鄉太開封尹同平章事當署敕[illegible]又謂僕射合為表首而三師無所據朝議皆是之初周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

宗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既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詔不可取太祖屢稱儀有執欲相之趙普忌儀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太祖黯然謂左右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耶
泉按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兼以剛方清介具應務之才弟儼侃偁僖皆以儒學進並馳時望馮道嘗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亦號為竇氏五龍蓋禹鈞義方之効與余每慨五季之臣視事君猶傭者主易則他役此歐陽子雜傳所繇立也若儀者嘗臣晉漢周矣非建隆乾德之晚遇幾不免於雜哉
李昉字明遠初事周世宗為翰林學士宋太祖開寶中直學士

知貢舉坐預選鄉人武濟川奏對失次左遷太宗太平興國中
時趙普宋琪居相位久求循舊繼之遂命昉參知政事未幾拜
平章事加監修國史復請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司自昉議始
也後以布衣翟馬周詔昉詔切責罷之命群臣進策備禦邊
警昉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爲言時論稱之至
道中太宗嘗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
之事可謂善人君子矣昉居中書日有干以私用者雖知其材可
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
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
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其厚而不
私多類此

鄭氏泉曰昉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大抵端方長厚人也
昉雅厚張洎而薄張佖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佖翔
望必詣昉心之意謂已爲廷尉昉方秉政一無請求所以重
之也又昉素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或以告昉不之信及
入相頗爲多遜辯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
之帝由此益重昉即此二事昉之爲人概可知已史氏以爲
盛德君子與呂蒙正張齊賢並稱諒哉

呂蒙正字聖功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蒙正質厚寬簡有
重望居官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
不可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
之蒙正再入相因對論及征伐曰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
安靜上韙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坐語之曰每念上天之貺致
此繁盛蒙正避席曰臣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
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就席同列多
其直諒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蒙正退以名上不許
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言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
上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真宗從中表請歸洛陛辭言遠人
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他日上
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
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

泉按宋史嘗薦多遜爲相其子雍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
爲常及蒙正相子方幼當授官奏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illegible]（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蒙正
之意謂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不欲以殫祿之
兒曹此寵命而妨賢路也又蒙正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
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此二事皆
大臣所難能故併記之

張齊賢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
幸洛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曳出之及還謂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
有司寘之下第上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上自
禦遼師還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大略謂聖人舉事
動在萬全詛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遠人歸矣爲江南轉運

使力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時大舉北伐[illegible]
戰沒上訪近臣可知代州者齊賢請行誓衆慷慨無不一當百
因大敗契丹于土鐙堡捷奏且歸功漢贇端拱初遼人南侵又
為齊賢預簡繁時師所敗淳化中拜相後知河南府辨釋大辟
徙知永興軍論列趙贊豪橫卒抵于法知祀加門下侍郎與李
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相及經略涇原上言
靈州斗絕一隅理須應接時不能用未幾靈州果陷自代還請
老以司空致仕

泉按宋史齊賢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四踐兩府九
居八座晚年以三公就第得裴文忠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
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時以為康寧福壽罕有其

儷然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

錢若水字澹成幼聰晤善屬文華山陳摶見之謂曰子神清可
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耳[illegible]淳化初寇準掌選
薦若水等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林若水最優擢直史館至道
初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詔若水脩太宗實錄多所正誤俄
以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陳禦敵安邊之策雖宿將不能過知
開封府承帝手札陳備禦北邊之要五未幾出知天雄軍時言
事者請城綏州詔若水馳往視之因詣闕面陳言城之甚勞未
見其利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上謂左
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未幾假寐卒若水精術數知年壽
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

泉按若水初以文學高第直史館判集賢院事其承詔脩太
宗實錄也李至欲書馴犬之事[illegible]
斷而呂端監脩至抉其事以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故事以
折之時議不能奪又變王於太宗顧當為兄實錄所紀繆誤
若水援國初詔令定郡數四乃定則若水固兼史家之長哉
籍令常居侍從之職以備顧問其匡弼之益當不細或不至
有祥符制作之紛紛也顧使出知天雄經略并代用違其才
矣夫儒臣雖知兵雅宜常在禁闥嗚呼此田錫所以上封事
於泰州之行也

陳恕字仲言太平興國中進士解褐通判澧州以吏幹聞及拜
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恕久領三司使真宗

即位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對曰陛下富
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真宗嘉之恕
於是薦寇準以自代恕判集賢院事準即檢尋恕前後改革之
事累以為冊及所出新榜殆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
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
規模漸卑矣恕頗涉史傳多識典故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強力
幹事胥吏畏服性吝怒子淳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淳不率教導
多與非類遊後竟以賄敗焉

鄭氏泉曰史言恕為宋人能吏之首蓋謂恕久掌利柄以幹
事稱耳是何足以槩恕也恕知貢舉所取以王曾為首及舉
代又得寇準知人明矣至言子淳不肖於帝前後竟以賄敗

知子又明矣且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切至真宗
正益可知乃作史者顧與利口張洎鷙擊之吏李惟清合而論之
失權衡矣

楊業初事劉崇所向克捷號楊無敵太宗征太原素聞其名嘗
購求之既而業勸其主繼元降以保生聚帝遣中使召業既見
大喜復拜代州刺史自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即引去主將戍邊
者多忌之有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皆不問封以付業雍熙中
契丹耶律斜軫復陷寰州兵勢甚盛業欲避其鋒護軍王侁等
不可業不得已將行泣謂潘美曰此行必不利令諸君責業以
避敵業當先死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望於此為左右翼以相
援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等既陳谷口侁

使人望之以為契丹敗走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及聞業敗
即麾兵却走業且戰且行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
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
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其子延玉亦沒焉業不
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為之用
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與我俱死無益可走還報天子
衆感泣遂背戰無一生還者

鄒氏泉曰楊業以隴上雄才太原驍將方欲避敵鋒以伺便
他日報太宗寵遇于尺寸之功乃群帥始則不度兵勢責以
逗撓不戰繼則欲爭其功王侁遂至敗約不前致使孤軍力戰
陷於沙漠可惜也然業勁果猋厲有死不回立節邁倫誠足
嘉矣昔許子辛于師噬之加等春秋書之所以褒臣節而儆
官守也余於楊業亦云

呂端字易直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官事太祖知成都府為政清
簡遠人便之太宗征河東時秦王廷美尹京端充開封判官廷
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王地處親賢留務非所宜也廷
美由是懇請從行嘗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
齋閣時趙普在中書端拜參知政事普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
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器也太宗欲相
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
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
問釣魚人意以屬端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

日內出手札諭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
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端曰
是愈堅其叛心耳宜置延州使善養視之太宗撫髀稱善從其
策後繼遷死其子竟納款請命端策之由也太宗不豫宣政使
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端以笏書大
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竟立之詳見下真宗每見輔臣入
對惟於端肅然拱揖而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上嘉納焉

鄒氏泉曰太宗稱端大事不糊塗時端所自見者諫秦王居
留一事耳及為相與寇準同列慮準先居相位或不平乃請
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又白善視繼
遷之母以繫其心及真宗之立閉王繼恩于室以折李后異

謀而定大計既立猶請去簾升殿審視而后下拜其畧識措
置乃往往過人爲語云知臣莫若君惟太宗足以當之矣乃
眞宗復加尊禮至令梓人爲納陛君臣之際可謂兩無負云
畢士安字仁叟大宗端拱中詔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閱
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如何或以士安對上曰正
協朕意淳化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
士安詞藝踐履固不减但履行遠在下爾眞宗嘗與初契丹謀
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眞宗嘉納李
沆卒士安參知政事時方多事眞宗曰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
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未朞月以本官與
準同拜平章事居準上它日爲準力辨申宗古之誣[illegible]

宗古以姦罔斬準乃安景德初契丹破德清軍遂次于澶淵準
請帝幸澶州禦之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眞宗嚴兵將行士安
時適卧疾移準書曰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
而就國事心所願也[illegible]已而少閣追
至澶洲見于行在講和之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
皆以爲過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恐不能久及罷兵從
還所擇用各得其任塞上之務悉舉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
內附論者歸士安之功次於寇準云
鄭氏泉曰士安薦寇準又爲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
勸眞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又議重幣要在久盟由是西夏
失牽制之謀旋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乂安二相協和
之所致也士安自推準外唯王祐呂端見引重所友善者王
旦楊億而已無它黨既是又可知其人云
寇準字平仲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中第累遷至鹽鐵判
官太宗詔百官言事而準極陳利害帝器重之嘗奏事殿中語
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嘉之曰朕得
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中嘗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
得失衆以天數對準對曰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因請召
二府至言所以不平狀[illegible]太宗知準可
用卽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與知院張遜爭故罷知青州既行帝
念之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
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帝謂曰朕

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
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遂定立
襄王爲太子它日入對帝語及馮拯事[illegible]
[illegible]準力辨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
遂罷知鄧州眞宗卽位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乃命畢士安
並相準位士安下契丹入寇直進具魏中外震駭準請帝幸澶
州趣駕渡河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敵騎薄
城下者斬獲太半又契丹統軍撻覽中弩死使者請盟益堅帝
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
因召曹利用至軍以三十萬成約而還[illegible]河北罷兵準
之力也準頗自矜其功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因

進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又曰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由是帝顧
準浸衰罷知陜州（[illegible]）特用王旦為相初準短王旦于帝
而旦專稱準遂命節度武勝同平章事從永興軍準入謝帝道
旦所以薦準者準愧服馬後以上未能天書召用時真宗得風
疾劉后預政準請間言丁謂錢惟演不可以輔少主且與李迪
請以太子監國謂力譖罷準與皇后謀發朱能天書妖妄事貶
準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乾興初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踰年卒
李氏燾曰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殉國守道疾邪見於同
列之推薦者然也官居鼎鼐宅無樓臺播於處士之歌詠者
然也堂吏之進例簿則叱之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甚至澶
淵之役不沮不屈親扶日轂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箠笞之

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公之勳烈為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
之竹也
宋史論曰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其三言者規可為萬世龜
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與然挽衣
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
慎所與（[illegible]）致啟懷政邪謀坐竄南
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李沆字太初少好學器度宏遠太宗雍熙中右拾遺王化基上
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召試並除知制誥
沆位在下特升于上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別賜
三十萬償之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

也真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
詔（[illegible]）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時李繼遷（[illegible]）
誘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靈州孤危左右輔臣以為
靈州乃必爭之地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莫若密詔諸將部
分軍民空壘而歸帝不從及城陷始悔之益重沆矣沆為相常
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識大體居位慎
密人莫能干以私治第封丘門外廳事僅容旋馬垣頹壁損不
以屑慮家人勸治第未嘗答弟維語次及之沆曰巢林一枝聊
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鄒氏泉曰李沆為相正大光明封妃之詔對使者引燭焚之

此一事足以格人主私矣它如謂王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
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禱祠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
果售其佞而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又告
真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後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說遂
至紛擾寇準嘗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旦曰他日後悔當思吾
言準後為謂所傾始服沆識然則當時謂之聖相不虛也獨
捨靈州之議本欲奪西夏之謀而不知廣戎狄之地即緣邊
諸州不可保矣觀何亮上安邊書而後韓魏黜然之沆之議
失矣哉
王旦字子明太平興國中進士及第累遷轉運使王禹偁薦其
才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真宗素賢旦嘗

奏事退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咸平三年拜相王
欽若屢帝厭兵故帝以人力為天瑞帝可之而心憚旦召旦歡
賜以尊酒歸發之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大
中祥符間為天書儀使從封泰山為大禮使每有大禮輒奏
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時真宗罷兵以無事治天下旦亦謂祖
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更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旦與
人寡言嘿默坐終日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天下大
蝗執政就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
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宮禁火災帝惜曰兩朝所積殆盡矣
旦曰是何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耳因以天災乞罷上
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己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契丹奏請歲給外

別假錢幣旦啟以三十萬內關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
丹得之大慙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旦請敕有司具
粟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矣
帝欲相王欽若旦曰且乞留之樞密當國須賢士乃可遂止旦
沒後欽若始大用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至丁謂旦曰才則才
矣若獨當權當為身累耳後謂果如旦言旦為兗州朝脩使內
臣周懷政借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
皇白事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
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
曰他日必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官不過留後旦
凡所薦皆人未嘗知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
告向敏中及議知制誥敏中因稱適有闕望公弗遺旦曰第緩
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旦
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
遜為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迭更是
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
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初寇準數短
旦而旦專稱準帝以是愈賢旦及旦疾亟輿扶見帝曰卿有
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再三問強起舉笏曰莫知若君帝曰
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後歲餘竟用準為相
旦卒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

鄒氏泉曰王文正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

市恩捄罪輒宥而不貴辭澶淵之役馳還權留守事請于真
宗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真宗答曰立太子至于契丹跪歲
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倉卒一語而辦常武真宰
相也獨受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一事稍失至遺令削髮
披緇以斂而議者或比之馮道為可惜云

向敏中字常之刻苦自立有大志不屑貧窶太平興國中舉進
士累遷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
意委珠事獨不受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
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為軍榷務以贓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為
末減敏中亦受之御史按實常有書及門覩侃名遣去因捕得
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篇中瘞臨江傳舍驛掘得封題如

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嘗激遂決于登用未幾同知樞密院事西北用兵機宜應辦敏速真宗咸平中拜相澶淵之幸留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嘗密伏兵斬禁卒伺變為亂者邊藩遂安帝聞之稱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於民事耳意欲召用之[illegible]大中祥符初封泰山祀汾陰敏中皆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帝作詩遣使馳賜之頃復拜相天禧初進右僕射帝謂李宗諤（翰林）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遲入三有賀辭敏中惟惟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無一人宴者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後累表求解皆不許

劉氏泉曰敏中居大任三十年拜罷之際喜慍不形當時號有度量乃其遠汙全廉免後患若恥受沒入之賜預避市舶之嫌（[illegible]）不啟皇甫侃之書顧斤斤不失尺寸又豈徒以藏垢容姦為度量者乎獨其遺詔貧故相薛居正第又求娶居正子惟吉婆婦柴以故陰庇安上致柴代鼓而訟為程子所譏刺乃其所短哉（程子云敏中與張齊賢爭娶一妻）

（[illegible]）

宋庠字公序仁宗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累遷左正言郭皇后廢庠與御史伏閤爭論坐罰金寶元中參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者皆指為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乃以庠知揚州未幾復召為參知政事慶曆中竟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備位政府而對策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也請至中書合議條奏論者以庠為知體皇祐中拜相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庠子與張彥方游彥方偽造敕牒）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由是罷出再徙再遷入覲封莒國公數言國家當慎固根本繕兵不苟輕攻既而與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言庠昏惰復出以疾召還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矣至判亳州請老益堅以司空致仕

弟祁字子京與庠同舉進士初按試太常修樂頃擢三司度支判官方陝西用兵調費日蹙上疏大略言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能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可喟然高枕矣景祐中應詔奏言三患其意主于彊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

切中時病後以徑取官告封進為溫成后所怒又坐子從張彥方遊兩見出定州之徙也嘗上言河北鎮定為國門戶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又上禦戎論七篇始祁預脩廣業記後為史館脩撰脩唐書至是成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尋卒遺奏東宮虛位宜擇宗室賢材為社稷深計又自為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云

泉按史氏論庠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甚然庠再登用沉浮自安晚節不謹御愛子差有遺論獨逆詐恃明殘人矜才終身弗為不負自許矣祁判度支則陳三冗三費提舉庫務則數釐正弊事徙定州則上一奇七論而遺奏東宮一事尤社稷至計彼其盡心謀國者數矣而史氏

槩以風操不若初少之余故表其所優云
魯宗道字貫之天禧初真宗詔兩省置諫官六員考所言為殿最首擢宗道為右正言諫章由閤門始得進而不掛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為故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牆耻尸禄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仁宗即位宗道判流内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為奸狀多釐正之章獻太后臨朝時宗道為參知政事問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

乘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折之於帝前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宗道疾惡少容遇事敢言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以館閣育天下英才非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嘗力非之
泉按宗道為人剛正不為小謹嘗就酒家飲召使及門良久乃還使者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若爾公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及見帝果詰之以情對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即言每拂意靡不優納者由斯以言事君者一忠實已足安知何事曲謹取容哉
薛奎字宿藝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歷官嘗奏除兩所遺腐運糧民得不困又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及權知開封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帝加重焉使契丹還上疏擇人求治凡十數事或譏奎漏禁中語出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耕謹甯茾歲中積粟三百萬後參知政事諫議無所避遷禮部侍郎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衮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斂因上言請逐内侍羅崇勳等皆太后臨朝所用事也
蔡齊字子思舉進士第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

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為侍御史時嘗劾奏錢惟演以外戚請曲賜鎮兵錢以示私恩及為翰林學士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内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為文紀之崇勳陰使誘齊曰趣為記當得參知政事齊久之不上崇勳譏之罷知河南府後召為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閤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為后齊極論之拜參知政事丁謂秉政欲齊附已齊終不往獨善王曾曾與夷簡不相能曾罷相齊尋出知潁州
鄭氏泉曰章獻太后稱制二十年恩威所加徧天下不可謂

非賢矣然時群臣多希合用事至以朋黨貶李迪宮災罷吕
曾左右姻家稍通請謁亦豈盛德事哉至武后何如主之闕
意可窺矣又遺詔尊楊太后此何為者乃薛奎正毋后衮冕
為非禮祭齊一言絕女后相踵制之患總之正色孤立無所
回挠視曾宗瞻劉氏七廟之議皆凛然大臣之節與

狄青字漢臣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為指使時偏將
屢為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為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
五戰中流矢者八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衆爭
前為用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
奇之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由是折
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益知名矣仁宗以青數戰有

功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皇祐中
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
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青於是合
孫沔余靖兵次賓州有鈴轄陳曙違青戒輒以步卒犯賊潰青
斬之諸將股栗已而令軍中休十日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
崑崙關出賊不意大敗之智高遁去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
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
廷以貪功也還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青為人慎密寡言其
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
寒甘苦雖敵猝犯之無一人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

鄒氏泉曰宋至仁宗時承平已久武夫鷙士遭時致位雖有
之起徒卒至政府隱然為時名將剏遠之外狄青一人而已
而達似不及也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如破金湯略宥州多
膚功城橋子築豐林大郎諸砦堡皆扼賊要害最後崑崙一
舉頗著奇儁至喜推功與將佐經制餘事悉委孫沔為所歎
服尤不可及云

田錫字表聖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宋白為之延譽由是
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中進士高等釋褐既居諫官即上疏軍國
要機者一[illegible]朝廷大体者四[illegible]
法[illegible]上優詔褒荅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宜少晦以遠讒
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為一賞奪耶時趙
普為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于普以為失至

公之体普引咎謝之轉運河北驛書言邊事常移睦州州人舊
昧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
向學端拱中京畿大旱錫時判登聞鼓院知制誥上章有調燮
倒置語忤時相出知陳州真宗嗣位出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
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為之戚然與魏廷式聯
職以議論不協求罷出知泰州會彗星見請責躬以荅天戒再
召見便殿咸平中詔舉賢良方正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
對言事錫奏言願以皇王之道治天下因詔史館以群書借之
可以銘於坐隅者書于御屏可以用於常道者録為御覽進內
再掌銀臺覽天下章奏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
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諍臣之体後復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

得失遺表勸上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錫賚介寵合
不趨權貴慕魏徵李絳之為人（通讜作）以盡規獻替為己任章
疏五十有二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
王禹偁字元之太平興國中擢進士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
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
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
假漢事以明之上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不踰
月遍天下矣京城旱禹偁疏以為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
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
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
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至道初坐謗訕（孝章皇后崩群臣不成服禹偁[illegible]輔臣之）罷

知滁州初禹偁常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疋為潤筆禹偁却之
及出滁閭人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
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耶真宗即位
禹偁上疏言五事（一謹邊防通盟好二減冗兵併冗吏三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四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五親大臣遠小人）
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宗實錄時宰相
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常作三黜
賦以見志其卒章有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責而何虧
禹偁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嘗云吾若生
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群間斯無愧矣其為文著書多涉規諷
頗為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云
張詠字復之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太平興
國中登進士乙科太宗聞詠強幹自荊湖北路轉運召還後出
知益州時李順搆亂詠以言激上官正決行深入大致克捷又
移文以朝廷恩信諭民脅從者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
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
之咸平初為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悉奏
彈之後知杭州多惠政復知益州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大中
祥符中上聞詠腦瘍甚憫之遣代自昇州還以疾未見乃抗論
言近年虛國帑藏竭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
欽若啟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
詠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如為士人斬僕夫可見）嘗言曰事君
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

矣真宗嘗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以為乖則
違衆崖不利物有集十卷
宋史論曰傳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蹇諤之節
蔚為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言（[illegible]）
（[illegible]）而醇文與學為世
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命以賁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
祿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
顧憂其被獎異如此然皆豁然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于用
云
尹洙字師魯少以儒學知名舉進士累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
貶敕榜朝堂戒百官為朋黨洙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

燕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不可苟免宰相怒落職監唐州酒稅時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為武備不可弛又為原刑敗學凡雜議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叛夏竦為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琦副之以洙為判官洙數上疏論兵時詔問攻守之計竦與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為集賢校理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又上奏三事且言方今非獨四夷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内以正外仁宗嘉納之後知渭州兼涇原經略公事與鄭戩論奏城水洛事為董士廉所訟而御史劉湜文致洙為孫用償錢及嘗自貸坐貶

鄒氏泉曰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為古文洙與穆脩復振起之非獨其文見於集者簡而有法即所上疏議咸琅然有聲也其於兵事亦練習方元昊不庭洙常在兵間所言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為禦戎長久之策而先正内以正外之說尤究極根本此豈書生譚戎徒虛慨無當者哉竟以非罪坐貶又降年不永志不克酬惜哉

葉清臣字道卿天聖中舉進士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累官進直史館京師地震上疏書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以言為諱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會詔求直言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判國子監時陝西用兵上言將不素習兵不素練財無久積頗嘲弊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選中帝曰葉清臣可用以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叢冗者一切刪去初內侍領御廚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與宋庠鄭戩雅相善為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後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以當世急務時清臣知永興軍聞之為條對極論時政闕失其言多劘切權貴他所列利害甚衆皇祐初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清臣時為翰林學士上對畧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為患者以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也因承詔旨舉輔弼之能如富弼范仲淹方面之才如韓琦孫沔帥領如王德用龐籍偏裨如狄青士德基皆當其材時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行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而罷清臣知河陽

鄒氏泉曰當仁宗時宋興且百年海內安靖獨西陲用兵關中困擾天子憫勞元元然欲驅群材以吏內外之治一時俊傑輩出如尹洙孫甫謝絳皆以文學議論歷官中外而清臣為後出所至有治績而立朝奏對無所屈聯其執論郭承祐妻月給在帝前至卷其奏置懷中不行嗟乎使清臣之說用則朝廷宗戚又安有徼倖於祿食者哉（郭承祐妻乃王元[illegible]加封請增月給仁宗欲優之清臣曰是終為徼倖）

孔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舉進士第再遷知仙源縣

主孔子祠事章獻太后臨朝召為右正言受命曰論奏樞密院
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
刻太后可其言乃退奉使契丹在宴優人以文宣王為戲艴然
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俳優
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
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
害既還言者以為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漢使至契丹輒為
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明道中權御史中丞會郭皇
后廢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郊御史郭勸段少連等十人詣垂
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對盡所言宰相
呂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君當道君以堯舜豈得

以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
於是出道輔知泰州再徙復入為御史中丞權貴益憚之馮士
元之獄帝以道輔朋黨程琳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為張士遜
所賣（士元之獄事連程琳士遜紿道輔上顧程公厚第為辨之實欲兩遂之也）頗憤慨道病卒

鄒氏泉曰天聖明道間母后稱制而朝政無大闕失者繇言
路得人也迨帝親政孔道輔復任言責郭后之廢慷慨引義
犯人主折大臣風采凜然及再執憲權貴益憚之卒為士遜
所賣憤悒以死可惜也然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而仁宗以
王素之對卒思其忠錫以贈典亦無負道輔也哉

陳希亮字公弼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
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天聖中中進士
第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
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徙知鄠
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
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為善吏外戚沈元吉之死也
（元吉以姦盜殺人希亮一問詰數自斃死）希亮引罪坐廢盜起京西富弼薦希亮
可用起知房州民懼盜洶洶欲亡去者咸賴以安或言華陰人
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於房州飢寒且死希亮密以
聞言此皆疏屬無罪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
然奈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皇祐初為滑州會河溢希
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
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

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
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急使令且以
守倉庫人為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為希亮死遷
京東轉運使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産數十家獲小盜使必
自誣抵死希亮言其狀卒廢去後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
以腐敗為憂歲飢希亮發二十萬石貸民有司懼為擅發希亮
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英宗即位遷太常少卿
僚官有欲以事中希亮者希亮借州郡餉酒自劾求去不已分
司西京未幾致仕

鄒氏泉曰仁宗之世知州郡者多以在朝大臣遂自視為羈
出鮮有盡心于民事者其真領州郡者又罕所奏績稍得

人如趙尚寬王蘇便作詩美之（王安石作新田詩蘇軾作新渠詩）可見當時循吏
絕少乃希亮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然政嚴而不殘如安
房州民釋張元族覆卧決水不去用虎翼軍不疑貸倉粟二
十萬活饑民欲以身任擅發之罪總歸于仁恕可不謂循吏
乎而作史者概以入列傳何也希亮常語執政曰法吏守文
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當時執政欲以希[illegible]）夫誠自效即可
以不負天子彼仕者可薄州郡亟亟焉內徙耶

楊億字大年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
試詞藝送闕下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嘉賞與即授秘
書省正字特賜袍笏淳化中詣闕獻文又獻二京賦命試翰林
賜進士第屬後苑賞花曲宴太宗召命賦詩于坐側又上金明
池頌太宗頌其警句于宰相真宗即位初詔錢若水脩太宗實
錄奏億恭預凡八十卷而億獨草五十六卷咸平中西鄙未寧
詔近臣議靈州棄守之宜億疏以為宜須棄靈州保環慶然後
以計困之耳會脩冊府元龜詔經億竄定方用之又同修國史
凡變例多出億手大中祥符初以疾在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
億拜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前席待名賢之句郭氏崩帝欲立
李氏為皇后使丁謂諭旨令億草制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勉
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爲
億剛介寡合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人欽若銜之屢抉其失陳
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其右相與毀訾上素重億皆不
惑其說天禧中行郊禮以億典司禮樂復為翰林學士詔釋御
集億自幼至終不離翰墨博覽強記尤長典章制度當時學者
翕然宗之留心釋典禪觀之學所著有括蒼武夷潁陰等集內
外制刀筆云

鄒氏泉曰朱子言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
而方丁謂逐萊公時億以他事召至中書大為恐懼入角磨
盤安在蓋謂其死生之際即釋氏之道未消也然資稟清介
立朝獻替多可觀者朱子又未嘗不取之今觀其草制之却
不欲苟富貴即逆帝意不恤其在書局惟與劉筠輩厚善而
欽若彭年之徒至毀訾不顧蓋鯁亮士也可以一事少之哉
若其辭章雖未必知道史氏所謂為混一完音者非耶

李迪字復古舉進士第一真宗時累遷轉運使入為翰林學士
時頻歲蝗旱因對啟帝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又言舉汾亳土木
之役過往時蝗旱之災天意所以儆陛下帝深然之它日帝謂
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畏怯耳誰可代
瑋者對曰瑋何可代關中兵多可分兵赴之帝因問關右兵幾
何迪取佩囊中舊陝西所書兵糧數取紙具疏其處當留兵若
干餘悉付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又策瑋三都谷
之戰必勝謂瑋能以逸待勞也（[illegible]）帝益重之初
上將立章獻后迪屢諫妃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
天禧中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不敢言迪從容
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悟由是獨誅懷政等寇準
罷迪拜相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

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得附權倖為自安計
耶頃又言頤與謂俱罷詔謂復視事出迪知鄆州仁宗即位太
后預政貶華雷州以迪明黨傳會再貶起來朝京師太后崩未
幾復拜相景祐中坐范諷姻黨復罷出既而遷殿學士留京師
迪素惡呂夷簡因奏夷簡私交王元儼為補門下官不實見譏
知徐州迪奏所部隣兗州欲行縣因祠岱為上祈千秋皇子仁
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為百姓訪疾苦甯禱非迪所宜也後元昊
攻延州迪願守邊帝壯其意除節度知天雄軍徙青州請老歸

泉按迪自河南來朝京師時章獻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
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為何如迪
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
至於此太后亦喜夫太后初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故迪正色
危言不避身禍後來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非獨王
之力也迪亦與有功焉史氏以謂之社稷臣非溢美矣

王曾字孝先善為文辭眞宗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
一時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後
召對甚見尊禮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己者
時曾為參知政事嘗使景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後以
賀氏訴[illegible]帝語欽若罷之及帝不豫太子
開資善堂參議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懼
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
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
安矣惟演以白后后深納焉帝崩曾奉遺詔入殿廬命寫后輔
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
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
先欲亂之耶遂不敢去太子即位是為仁宗年十三矣兩府議
臨朝儀丁謂獨不可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既
而雷允恭以擅移山陵坐誅謂亦罪自是兩宮居簾輔臣奏事
如曾議初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挾權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
朝廷倚以為重於是拜相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
元勸講崇政殿曹利用惡曾班己上常怏怏不（悅及利用排曾為之）辭太
后問之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
臣所知也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
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後復相封沂國公始夷簡參知
政事事曾謹甚曾力薦為相及夷簡位出己右任事久多所專
決曾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卿亦有
所不足耶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
夷簡曾與夷簡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誤遂與夷簡俱罷

冊後李氏曰當時變危疑之衝錢惟演用事于中丁謂擅權
于外而馮拯曹利用亦相與為黨所幸君子之類植立猶多
也寇準李迪之徒雖爭之不勝而所恃以砥柱其中者又有
曾在卒之黨丁謂而相仁祖太平之治者王曾也

杜衍字世昌總髮苦志勵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為州縣曾
皆推析毫髮而施于民則簡易自乾州徙鳳翔民邀留境上曰

何奪我賢太守也後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
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是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
事宜從容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與銓令諸吏無得升堂
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權知開
封府權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
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衍
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所封
還也慶曆中拜相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婿
蘇舜欽論議稍侵權貴王益柔爲衍所知或言舜欽作傲歌御
史皆劾奏之欲以危衍衍因求去出知兗州
泉按衍之罷也丁度草制指爲朋比蓋衍衍寢孫甫之奏不

得置對也夫當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
合二人既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其短仁宗欲罷二人政事
衍獨左右之實非朋比也自衍與仲淹弼皆罷而韓歐之疏
入且咸補外矣此一舉網盡拱辰所以見譏於公議與
晏殊字同叔七歲能屬文眞宗景德初以神童召面
試詩賦疑其宿構明日再試文采愈美上大奇之即除秘書省
正字久之累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
答奏輒并稾封上帝重其愼密仁宗即位章獻太后權聽政丁
謂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殊建言群臣奏太后垂簾聽之皆毋
得見議遂定頃以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旨坐以
笏折從者齒罷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
殊殊以周官后服對後爲三司使元昊反陝西方用兵殊建利
害請罷內臣監軍與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
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慶曆中拜相殊平居好
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
賢才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
奮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後以孫甫蔡
襄奏論降知潁州
泉按孫蔡之論殊也言嘗爲誌宸妃墓生聖躬沒而不言
又言殊役官兵治第舍以規利坐是降出夫章獻太后以仁
宗爲己子矣誌可斥言乎所役兵輔臣例用宣借豈私役乎

是安得以罪殊也且殊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帝嘗
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欲耶宰相以告公
公自未問起居而已故其卒也帝尤哀之云
呂夷簡字坦夫進士及第眞宗祥符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
李順按戮送闕下左右稱賀既而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
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耶卒以實奏忤大臣意累遷權知
開封府治嚴辨有聲帝識其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即位拜
相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
遽引帝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獨
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悟有司獨希太后旨言歲月未利夷簡
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太后崩仁宗始知爲李宸妃所生易梓

宮寢妃玉色如生（以水銀斂也）冠服如皇太后帝歎息曰人言可盡
信哉待劉氏益厚夷簡力也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正朝綱
塞邪徑以下八事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
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
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及宣制夷簡大駭詗之知
事由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會郭后批尚美人頰誤傷帝頸
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遂主廢后議於是孔道輔范仲淹
率臺諫詣閤門請對夷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王曾與夷簡
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
於是二人皆罷未幾復入相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
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宜建都

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乃建北京與何感風眩降手詔曰古
謂鬚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及卒帝見群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奉
公如夷簡者

衆按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其後
元昊反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
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
雜市井浮脆不任戰鬬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
契丹歲繒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卒至於弊人而不可止郭后
之廢遂成其君之過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
之弊夷簡指為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殆夷簡當國柄
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所斥士旋復收用不終廢棄其於
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為世名相云

韓琦字稚圭仁宗天聖中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
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為顯職琦
獨滯莞庫衆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
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
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言事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
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時王曾為相聞望方崇謂當時
言者不激則多畏獨稱琦言切而不迂琦因益自信趙元昊反
寇鎮琦適自蜀歸琦言諸路并出一道數行而前乘賊驕惰破
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宮元昊求盟琦曰此謀也
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大將任福違琦節度竟沒於好水川

朝廷知罪不在琦尋復其官改觀察使方謀取橫山復河南而
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強邀索無厭宰相
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又
陳救弊八事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歸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
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都城密定討
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同列或不悅范仲淹富弼
繼罷琦為辨析又右尹洙爭城水洛事朝論不謂然乃請外嘉
祐三年拜相帝既連失三王又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琦乘間
進請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它日又懷孔光傳以進
（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帝立力贊定皇子宗實（英宗名）是為英宗暴得疾詔皇太后
權處分軍國事帝左右共為讒間兩宮遂成嫌隙琦既以保

佑之語勉太后又以承順之語勉天子兩致感悟及帝疾愈琦
歛太后撤簾還政預出空頭敕即日謫內侍任守忠於蘄州中外
咸快之帝寢疾琦入問起居定立穎王是爲神宗曾公亮疾琦
專因力薦王安石以間之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
跋扈琦請去益力帝不得已除節度判相州後安撫陝西常平
使者散青苗錢琦疏言其害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
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
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安石勃然爭之稱疾不出新法
幾罷及論之後出持新法益堅琦申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
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從之熙寧六年還判相州
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疏言致虜之疑者七事且言
卷十六　三十七
彌土索守悉如舊界安石以筆畫圖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里
云

鄭氏泉曰史氏論韓魏公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此胡足
以盡魏公也夫魏公當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是
時朝廷多故魏公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
無所顧忌即閑身不自保家無處所之諫亦以爲死生以之
成敗聽之天耳持是心以事君故其決大議臨大節處事爲
變無往而不可而卒不動聲色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雖
呂端王曾不無少讓夫豈稱贊抹時之相所能及哉

富弼字彥國初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曰子當以是進舉茂材
異等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
后宜還仲淹不聽知諫院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
請除越職言事之禁慶曆中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
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
契丹屯兵境上遣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使者夷簡
因是薦弼弼即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遂爲使報聘
折契丹主得地求昏之請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於
政府以往弼疑書詞與口傳異啟視果不同入見易書而行及
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又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知
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
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
男生皆不顧比使還辭禮官復拜樞密副使弼言願陛下坐薪
卷十六　三十八
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上命宰相諭曰此朝廷特用非因
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又開天章閣給筆札
使書所欲爲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務十餘條
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
易不才監司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夏竦中弼以
飛語[illegible]弼懼求宣撫河北皇祐初大水河北京東流民
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
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至和中拜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
日士大夫相慶于朝弼爲相守典故傳以公議百官任職天下
無事熙寧初神宗訪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爲對曰人主好惡
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

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它日又言小人推考生事願深燭其然毋使有悔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務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判亳州持青苗法不行判汝州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以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

鄭氏泉曰富文忠公兩使與國而公每不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曰過於中書二十四考矣夫自公使虜反復辯諍以折狂謀其效使契丹君臣誦語守約而南北之民至數十年不見兵革此所活者又奚啻五十萬乎而公特不自有其功耳乃公平日所不自慊者則有之公嘗語張安道曰知人難蕭調荊公也公素喜荊公至得

位亂天下方知其奸故安道對公曰張方平在貢院惡安石紛更擯出之自此未嘗與語公為俛首有愧色云

范仲淹字希文二歲而孤長攻苦力學泛通五經晏殊薦為秘閣校理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勵尚風節自仲淹倡之仁宗天聖中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太后崩召為右司諫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進曰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見出後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且言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它日論建都之事太平宜居汴有事必居洛陽夷簡又以為迂闊之論仲淹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謂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于帝仲淹對益切罷知饒州於是余靖上言尹洙自訟歐陽脩移書責高若訥譏不言而三人者皆坐貶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元昊反經略陝西知延州大閱州兵興營田以恩信招來羌漢之民相踵歸業會任福之敗元昊答書不遜對使焚之徙知慶州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仲淹奏行邊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為漢用又成大順以據要害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居邊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請與韓琦同經略涇原夾策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遣使稱臣請和召拜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開天章閣召二府入對仲淹皇恐

退而上十事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然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于上會邊奏有警因與富弼請行邊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請解政事有司遂奏罷在中書所施行矣次子純仁別有傳

呂氏本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以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所不能識冬至帝將率百官上壽朝天子獻太后仲淹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天子帥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為法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

不能知知高郵軍晁仲約在厚遺通當張海得不爲縣狀其閤歐陽詭仲約仲淹欲誅之見免死朔閤其酒法仲淹密告以哲宗以發臣下它如怨之不自祥及朔北遂不得入未測上意如朋之而十事之規模雖
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
公巳卽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歐陽脩字永叔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
荻畫地學書旣冠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讀而心慕焉若志探
賾欲之與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
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
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
高若訥獨以爲當黜脩貽書責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慶
曆中知諫院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旣多所張弛小人

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脩與尹洙余
靖皆以直仲淹見逐嘗作朋黨論以進至是脩論事益切直人
視之如讐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者何
處得來奉使河東存麟州奏罷賦斂過重者十數事轉運河北
止富弼殺保州降卒時杜衍韓琦范仲淹相繼罷去脩慨然上
疏大畧言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臣爲朝廷
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俾致以罪知滁州至召判流內銓脩在
外十二年矣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爲脩奏乞澄汰內侍者其辭
皆怨怒險以事中上以言者旋悟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知嘉
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
之凡若是者輙黜畢事澆薄者聚譟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

從是遂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
京師亦治爲樞密副使與曾公亮考覈天下兵數拜參知政事
與韓琦同心輔政又與琦協定東宮大議英宗以疾未親政皇
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猶不釋
脩始以慶溫成之寵動太后母子至情繼故以天下奉戴嗣君
后始默然納琦言矣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
有所干請輙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
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
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
母之名爲御史呂誨等所詆脩蔣之奇以脩議爲是脩薦爲御
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思以自解會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

帷薄不根之謗因以劾脩被黜脩亦力求退及守青州又請止
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求歸益切遂以太子少師致仕時熙寧
四年也

鄒氏泉曰世之論者以文忠公製作獨步當世遂皆重其文
章而掩其政事不知文忠公所自信者乃在政事也嘗對張
舜民曰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今日以人望我必期
翰墨致身以我自觀則不然泉因覽公之行事大都以風節
自持當言不諱見義勇爲如入館閣便責高若訥不便知人
間有羞恥事使河東則奏罷重斂十數事知貢舉則痛排險
怪奇澁之文居翰林則言仁宗拒忠言庇愚相惜執爲聖德
之累在兵府則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屯戍久缺必加蒐補在

政府則兵民官吏財利之要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即機牙在前顧發之不顧至放逐流離志氣自若也然既數被汙蔑年六十已連乞謝事而於公則何損焉昔子蘇內翰軾曰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此雖序公所為文然可謂知言矣乃余論公文章則別寘公于宗聖譜有說云

尚論編卷之十七

古吳常熟潤谷關人嶧山鄒泉輯著

王珪字禹玉弱歲奇警出語驚人舉進士甲科仁宗朝上聖孟侑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太室時珪為翰林學士言三后並配所以致孝也而瀆乎饗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饗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溫成廟為祠嘉祐立皇子召珪作詔珪曰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知出自聖意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而歎曰真學士也英宗立當撰先帝謚議珪言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制謚于郊若云受之於天者近制惟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意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濮王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為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九年拜相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啟之帝有疾珪白皇太后立太子是為哲宗

鄒氏泉曰王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瓌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如論侑享制謚暨崇奉濮王之議大抵不詭於正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故當時目為三旨相公而又陰忌正人以濟其患失之謀為史氏所刺譏余為禹王惜之也

文彥博字寬夫中進士第仁宗寶元中河東闕漕使有言彥博
者遂自侍御史命之元昊叛知秦州虜不敢犯貝州王則反明
鎬討之久不克彥博時為參知政事請行旬日賊潰擒則送京
師拜相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以恬[illegible]為
民者六萬御史唐介劾彥博專務[illegible]黨在蜀以奇錦結宮掖詔
送台劾之介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介既貶彥
博亦罷相至和中復入相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為慶
帝暴疾彥博假啟醮留宿殿廬斬告變禁卒破[illegible]奸謀
[illegible]帝疾愈始歸第
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特重眾心以安御史吳中復乞詔還
唐介彥博請如中復奏時以為厚德英宗即位自河南召入覲

謂曰倫聞始議卿於朕有恩[illegible]熙寧中在樞密府[illegible]
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体斂民怨為王安石所惡力引去元豐
中拜太尉判河南入朝神宗問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曰此韓
琦功也帝曰發端為難加兩鎮節度後以太師致仕元祐初司
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復起居五年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
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

鄒氏泉曰文潞公逮事四朝[illegible]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
蘇內翰軾嘗對契丹使者曰潞公綜理庶務雖精力少年有
不如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此雖用以折虜使而重
中國然亦足以盡潞公之概矣至於晚節功成退居朝野倚
重所謂推其有餘足能當世者非耶然自潞公與鄭公相繼
以老愉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次子也皇祐初進士第知武進易長葛以
不克遂養俱不往仲淹沒始出仕英宗治平中選侍御史時方
議濮王典禮純仁請如王珪等議繼與呂誨等更論奏不聽還
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
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為權臣矯
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歷京陝召還
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願陛
下圖不見之怨神宗嘉納命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
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願深究而力行之
及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illegible]欲事功亟就必為憸佞所乘宜

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純仁所上
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
加重貶神宗謂無罪命知河中徙成都轉運以新法不便戒州
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遣使捃摭私事竟坐失察僚[illegible]燕
游左遷後知慶州發常平粟賑饑不待奏報或謗其全活不實
遣使按視民爭輸官使者至已無所負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
農論救甚力哲宗立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寧元
豐法度純仁謂治道去其泰甚者可也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
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同知樞密院事尋兼中書侍郎在位務
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illegible]竟以言蔡
[illegible]者所擊純仁亦力求罷再徙召還復

拜右僕射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群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紛
仁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蘇軾殿試策問引漢
昭變武帝法度哲宗震怒劉謂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
蘇轍壞盡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霽轍
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後哲
宗召章惇為相純仁堅求去知潁昌府再徙又上疏申理呂大
防等乞引赦原放忤惇意詆為同罪再貶永州安置時疾失明
聞命怡然就道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居三年徽宗即位遣
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虛相位以待俄乞歸許養疾疾革以宣
仁后誣謗未明為恨
　泉按忠宣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雖
進易退殊有父風其在朝廷專務獎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
公用捨以為消長其論議平恕不為已甚余嘗慨熙豐變法
太擾元祐改熙豐太急藉令公之言行於熙豐間必不至紛
更之盡申于元祐中則紹聖報復之禍亦不至若是烈也古
　所稱大臣謀國其長遠者公其人耶
韓維字持國億之子也仁宗時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
就廷試以蔭補官歐陽脩薦知禮院議祫享處東向位以待太
祖裁去溫成后廟樂論陳執中宜曰榮靈不宜曰恭皆當左右
史闕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
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同脩起居注侍邇英閣
進時英宗方以喪簡默不言維疏以為禮制終畢訪大臣論經
史此其時也臣請秉筆以俟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
議得罪請復職任又言連退錢公輔范鎮二近臣而衆莫知其
所謂自此誰敢盡忠者及為開封始分置八廂决輕刑數下清
肅時吳充為三司使神宗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辦
職可謂得人矣初王安石惡維言保甲事及是又言制舉人孔
文仲對策以切直罷歸向使尚合將窺隙而進安石益惡之後
為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夕焦勞奈何維曰舉行
故事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及上疏言獨和
寬逋以救愁苦之民（維時諸啓急請故）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
大悅有旨罷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乃雨王安
石罷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
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維處東省踰年有客為讒
怨者紹聖中坐元祐黨均州安置
鄭氏泉曰韓持國史稱其正人服其平余　考其行事始則
以好古嗜學安于靜退見知繼則不肯　攀附舊恩以進（維韓）
（嫐論以諫官備人歌唱）至於立朝議論多所匡益侃侃不回
持國之正吾無間然矣所謂平者則有說溫公與持國交最
久至臨事未嘗一語附合荊公亦與持國雅相善其議國事
始多異同及議者欲廢三經義持國謂當與先儒之說並行
人以是服其平夫龜山氏得程氏正學嘗欲毀三經義殺此
必有說於經傳之旨者乃欲其並行於世後來好異者必盡
取先儒說而并譏之矣是即新經義獨行也當時人計不到

此遂以是為平嗚呼不知調停之說不可行於綿傳也

包拯字希仁宗時舉進士除知建昌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始出自知天長徙端州端土産硯前守緣貢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為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拯與唐介共論之語甚切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降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左右以為龜鑑權知開封府貴戚宦官為之斂手為中丞乞豫建太子為宗廟萬世計時張方平為三司使坐買豪民産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罪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筦庫上供物特為置場和市外郡民得不困又多釋吏負錢帛械其妻子者仕至樞密副使

泉按孝肅以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小人或有欺之者方公尹京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公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多言公惡其市權捽吏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公乃不知為吏所賣也小人為姦固難防哉當官馭吏此事不可不知

吳奎字長文舉五經又舉賢良方正始奎為少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不寐者二十餘年為大理丞疏論郭后宿衛士而獨留司官楊懷敏仁宗深器之知諫院每進言惟勸帝禁束左右姦倖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治主名則後來孰敢來告以罪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為罷不問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歸於人事之不和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為黨出知密州累遷知制誥奉使契丹館遇契丹使于塗使者服紗冠而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致和中大水詔中外言得失奎上疏言儲嗣未立致宗祀無本咎罰殃以權開封府豪猾畏斂治聲赫然拜樞密副使神宗立踰月參知政事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知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為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乃召奎歸中書及琦罷相奎竟出知青州

鄒氏泉曰吳長文信有識之士哉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也長文獨語所知曰安石心強性很不可大用它日安石被召曾公亮稱其文學器業長文又對帝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及安石執政長文之言果驗使當時信長文不大用安石則何至有熙豐之紛擾元祐之黨錮哉

趙抃字閱道進士及第為武安軍推官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
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
讞而生之通判泗州曾公亮初未識薦為侍御史彈劾不避權
倖聲稱凜然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
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
就其德嘗論陳執中王拱辰王德用李淑不職皆罷去吳充吳
中復等不宜相繼被逐悉召還又言近日端人正士[illegible]
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歐陽脩等無幾以不能諂事權要今皆
求郡一時名臣賴以安焉為司諫陳升之劾樞密與宦官呂論
等言其姦邪章二十餘上升之去抃與言者亦罷出知虔州
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

爭盡力獄以屢空知成都以寬為治有聚為妖祀者刑首惡而
釋餘人英宗嘗諭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
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
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感知遇朝政有未協者
密啟以聞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
帝語執政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
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益堅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
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
違衆罔上愍乞去位復知成都治益尚寬蜀郡晏然乞歸知越
州大盡救荒之術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屼提舉兩
浙常平以便養屼奉抃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為榮

鄒氏泉曰清獻公立朝力扶正士極論憸人所至為政善因
俗施在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
為言總之以惠利為本其它長厚清脩施德循道不能悉數
韓魏公嘗稱公真世人標表諒哉言矣乃平生所大悔恨者
俟安石出一事耳安石不出熙豐之民還須救得一半

唐介字子方擢進士第為殿中侍御史咨聖院造龍鳳車內出
珠玉為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嗜遺詔毀去張堯
佐[illegible]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上疏引楊
國忠為戒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論列殿上卒奪堯佐宣徽景
靈兩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又獨抗言之仁宗諭曰除
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illegible]

也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又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
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挾姦語甚切直且面質彥
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大怒言色
俱厲時蔡襄[illegible]立殿陛趨進救之貶青州別駕明日取其奏
以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
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介直聲動天
下數月起知復州召為侍御史入對帝以不易所守勞之[illegible]
[illegible]介後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解職為江東轉運時彥博
再當國請如吳中復奏召之[illegible]久之復知諫院多所論奏以
論罷陳升之出英宗初召為御史中丞神宗立拜參知政事數
與王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背卒

劉氏泉曰子方敢言鯁亮逆心直聲動天下毋言官秋衆皆望介慶之而仁宗亦容之無咈即咈而竄逐猶召用開納其言至英神謂其先朝遺直皆將大用之熙寧間且居政府遭時有為矣然卒所建明聲名藏於諫官御史時為史氏所少何也夫當子方在政府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天下政一時宰執同列如鄭公以病足爵公以年老皆引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稱苦者數十獨子方屢爭於帝前而帝竟主安石説遂不勝憤未幾疽背死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苦死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閱道苦子方死也嗚呼子方即欲有為獨且柰何代

馮京字當世少儁邁不群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

一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見黜京時為起居注疏言之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富弼以京為傲（京弼婿）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為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逼西羌以斷夏人右臂神宗立為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和説請黜之帝以為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倪竊名位者即罷去猶必行法將不敢複緰惰曉賦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後知成都府蕃部受盟願世世為漢藩召知樞密院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時神宗服闋詔京入朝）歟入謁哲宗即位自大名改鎮彰德范祖禹薦京宜為樞密時京已老遂以太子少師致仕

劉氏泉曰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矣乃馮京則為名執政其不尚之操為天子所稱挹至形之夢寐大都與王宋二公風節相映咸稱不愧科名云然京之再執政也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其事業不克建立第記其為郡守時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嚴於法者呼法吏共罪不以付獄輒下捷疾一無壅滯故一時貧民罹罪者不知有獄犴之苦余特揭此以示有官者法焉

張方平字安道穎悟絕人凡書一閱不再讀舉茂材異等又中賢良方正選它日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知諫院夏人寇邊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從之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計為兩得矣時韙其謀拜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帝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禁中衛夜變帝欲獎張貴妃扈蹕功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皇后在而尊貴妃責卒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知益州蜀賴以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

用兵而蜀多所調發兇橫賦四十萬又建言國家都陳留恃倚
重兵以立國臣請唯恃兵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為主汴日以塞矣
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恐如其說行之
英宗立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不可辨方
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王也
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乃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拜參知
政事後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以為必有覆
舟自焚之禍帝憮然王安石弛銅禁錢日耗方平
又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
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判應天府新法衛河渡坊場司農并
及祠廟宋閼伯微子廟皆為賈區方平言之帝怒批牘尾曰慢
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
師致仕

泉按史方平慷慨有氣節當少時求謁蔡齊已稱其為天下
奇才及兩策制科為仁宗所識既復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
事毅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
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所見先帝勵下有以藉口矣乃司
馬公當方平執政日獨疏其不協物望不聽至薦中丞夫豈
極非安石之創新法而又不喜忤安石之方平好惡所在固
有不可測者耶

劉敞字原父舉慶曆進士第二累遷三司使時吳充以典禮得
罪馮京救之亦罷職因敞論之仁宗曰中書惡充京太直耳
於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
善也臣恐感動陰陽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威權無使驕
明蔽塞以消災咎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斥己沮止之帝
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慍言居三日為真敞封
還除書不草制它日自鄆州召糾察在京刑獄請斷獄一準近格
疏捨字田上尊號頃自以議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
讀學士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嘗進讀史記至堯
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
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然改容太后聞
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稍若敞登學士告帝固重其才每燕
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云

泉按敞為考功仁宗賜其諫盜上疏爭之以為人主不可侵
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為表儀所咲
此豈事君為容悅者比又問學淵博文章雄敏如辨異獸食
原豹又立馬却坐頃之成九制擬可知已敞嘗得先
秦彝鼎數十餘識奇與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
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嗚呼敞又豈為世俗之
奸者耶論者以劉氏家學比於曾氏以為有兩漢之風諒不
虛已

曾鞏字子固生而警敏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
冠名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以檢討
官通判越州罷酒場錢期盡尤責賦者又諭告屬縣富人自實

眾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歲饑有濟知齊州以疾亟急留為本
自是外戶不閉徙洪州會師征安南所過州為萬人備他吏累
誅亟歛民不堪鞏先期區處倅集師去市里不知知福州瀕鯉
䲔搁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
與民爭利可乎後至者亦不復取也神宗朝徙明亳滄三州過
闕召見勞問甚寵帝欲合三朝兩朝國史加鞏史館修撰專典
之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
職於訓詞典約而盡云

泉按史子固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廢
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其行誼可謂至矣及判越知
齊福等州所至威惠並行政事亦絕人遠甚然負才名久外

徙世頗謂其偃蹇不偶史言呂公著嘗告神宗曰鞏為人行
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則申公之視子固
猶溫公之視安道張方皆余所不可曉也故余於子固姑識
其所不滿於中者於此而於其文章則宗聖譜別有論云

蔡襄字君謨泉州人舉進士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余靖尹洙
歐陽脩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謂若訥不能諍）詩既而仁宗親
擢靖脩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
諫院襄言朝廷開言路所廣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言任諫非難聽
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并言邪人禦正人之說有三曰好名
曰好進曰彰君過皆所當察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襄益任職
論事無所回撓時帝罷夏竦而用韓琦范仲淹襄言譬猶病者
既得良醫矣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
効也唐介擊文彥博既貶春州襄言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與
齡三御史論梁適辯解臺職除他官襄封還詞頭不草制後毋
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
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知開封府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
發隱吏不能欺後自泉州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刻剔蠹弊簿書紀綱纖悉可法英宗不豫
皇太后聽政為輔臣言先帝立儲時近臣知名者有章幾收大
事帝聞頗亦疑襄襄乞為杭州以端明學士徙襄為文章清遒
粹美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
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

王素字仲儀旦季子也以遺恩補官召試賜同進士孔道輔薦
為侍御史道輔貶素亦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
壯年遇事感發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諸軍以賞素爭曰
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
功儲金繒以佐邊費議遂已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德
用嘗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帝
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帝嘗問素大僚中可相者素曰惟宦官宮
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曰惟富弼耳素下拜曰得人矣時
新置按察類多以刻為明素黜擿纖微獨不擿細故即有貪刻
必繩治辨竟以故下吏畏而愛之知成都府凡為政務合人情
蜀人紀其自號曰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

入侍從將帥久頗鞅鞅厭倦煩劇事多闊疏不治盜賊數發御
史糾其過出知許州復知渭州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欲賀比
至夏人寇邊砦者解去弱羌奉上地求獻熙寧初朝廷方新法
制素首以學士就第故事雖二公致仕亦不帶職
余靖字安道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舉進士試書判拔萃
累遷秘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
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
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責且自親政以來
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慶曆中仁宗
銳意欲更天下弊政增置諫官以言得失御書靖姓名除右正
言襄感激奮勵遇事輒諫太白犯歲星靖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

內庭舍利有光將復建塔襄言彼一塔不能自衛燬燼何福
可及於民遂止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
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
詐不可許即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冊不發靖至契丹卒屈其
議而還朝廷遂發冊臣元昊為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靖為
諫官時嘗劾茹孝標[illegible]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以作胡語詩
被劾出失勢孝標因詣闕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撻靖聞之不
自得求侍養去分司南京其後委靖經制廣南西路預平儂智
高功又安撫廣西交阯蠻寇邕州者不復出官至工部尚書
宋史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
韓范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為非靖黜夏
竦王舉正為不可用蓋仁宗銳于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
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
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
煩劇再為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
哉
呂誨字獻可端之孫也進士登第為殿中侍御史仁宗時廷臣
多上章訐人罪誨言甚諫官許風聞言事以補闕政苟非職分
是為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
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政地誨疏其過宛國公主
薄其夫夜開禁門入訴請逐主第宦者并劾閤吏嘉祐中宋庠
再登用緘默浮沉固寵誨論之詔罷庠而用陳升之誨又論之

升之既去誨亦出知江州上疏請蚤建皇嗣仁宗以誨章付中
書韓琦由此定議召同知諫院英宗不豫都知任守忠數間諜
東朝皇太構為惡言內外洶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
切帝疾小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遂論守忠并其黨竄之
又言內臣監軍之害罷王昭明四路鈐轄治平三年濮議起侍
從請猶王為皇伯中書不以為然誨引義固争又申前議七上
章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遂劾宰相韓琦遂非不忠又與范純
仁呂大防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韓曾皆不報誨等即上還告
敕居家待罪竟下遷誨知蘄州神宗立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
時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
用之則非所宜遂上疏劾奏言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

去亂由是生且惟務改作並異于人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帝
方注倚安石還其章疏求去出知鄧州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
而寢疾矣遂表求致仕居病困竟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至目
巳瞑猶蹶然起強視以屬君實云

泉按史獻可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
石人排其鯁直夫鯁直特獻可緒餘耳未究其為國之心
也當其致政之時朝廷之事不關獻可矣乃猶以身疾喻朝
政上之至居病困而神形將離之日猶忍死謂君實曰天下
事尚可為當自愛乃知其平生鯁直非徒好為指謫人以沽
直皆其乃心王室為之也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而
獻可之屬不虛矣及溫公卒獻可之子由庚挽之以詩有云
地下相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蓋以慰其先人之心云

司馬光字君實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自是
手不釋書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累遷同知諫院初光在并
州仁宗不豫嘗三上章欲帝選宗室為繼嗣及是復面言退復
上疏帝大感動以送中書遂立英宗為皇子時朝政頗姑息光
言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英宗立遇疾慈聖后同聽政光上疏
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
內今攝政之際當信用忠厚如王曾張疏遠讒諂如羅崇勳輩
則天下服矣帝疾愈光慮必有追隆所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為
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
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集議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
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
國極其尊榮議成既上與大臣意殊厚去爭臣光請與俱貶神
宗即位上疏論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
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
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
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極論其非利且言侯景之事可
鑒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
此始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帝欲用光訪之安石
安石曰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時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
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
擧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
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及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

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猶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
相吳充時居洛十五年矣神宗崩哲宗立起光知陳州過闕留
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
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但毛擧細事俏塞人言光曰安石呂惠卿
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
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諸不便民者而茶鹽等法
皆復其舊獨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而光復
得疾[illegible]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
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
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所言悉聽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詔令

子康扶入對且曰無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
以聽及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光孝友忠信恭
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誠心自然天下敬信之於物澹然無所好於書無所不通惟不
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
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
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斵棺不許乃令奪贈謚
仆所立碑再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蔡京擅政撰姦黨碑
刻石靖康初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人以此號貶者謂公有在也

史臣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
退居於洛若將終身而由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
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
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為
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
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驩欣歌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為嘉
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
矣天若祚宋憖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
行元祐之臣固無恙而靖康之變當不至如是酷也詩曰哲
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　蘇內翰作溫公神道碑銘畧
曰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
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

呂公著字晦叔夷簡之子也幼嗜學至忘寢食以恩補官登進
士第與歐陽脩為講學之交仁宗嘉其恬退賜五品服判太常
寺時營真宗神御殿公著進以祀無豐昵之義英宗親政加直
學士方追崇濮王詔稱親且班諱公著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
王諱不應與七廟同諱呂誨等坐論濮王事去公著請還誨等不
從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駁封司
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帷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
是為有言責者不得進其言也不聽請解銀臺司熙寧中為御
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之安石怒其深切帝
使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
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後召還知審官院未幾
同知樞密院諫止復肉刑夏人幽其主舉兵討之秦晉民力大
困公著數白其害元豐中安撫定州永樂城陷帝臨朝歎曰邊
民疲弊如此獨公著為朕言之耳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上言
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
先於學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
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元祐初與司馬光同
心輔政釐革弊法擯斥光卒獨當國更定科舉法復賢良方正
科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
為聖學之助後懇辭位拜司　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
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
時蓋異禮也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於聲利紛華

泊然無所好遇事善決不以私利害動其心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弟之既得志意公著必助己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僕覺己語為煩紹聖以後所削贈入黨籍及紹興初還贈謚大略與光同

鄒氏泉曰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事者四人而申公與父許公居其二士艷其榮矣與溫公心輔政盡蠲熙豐之法以成元祐之治時頌其功矣乃余所論申公者別有在嘉當時新法病民海內騷動辯所共爭者惟此其於人主之學視如土梗而不為意乃申公還朝首言人君脩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此豈諸臣所

能言哉又當時科舉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老之說學者至不誦正經先儒說一切廢不用而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申公始令禁主司不得於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自是科舉之獘稍革此雖董子尊聞行知罷黜百家之對何以加焉後之論者初不及此乃敢為闒幽之說云

范鎮字景仁薛奎守蜀見穎悟之館于府舍俾與子弟講學及還朝載以歸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占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鎮獨不陳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訖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士人始以自陳為恥舊風遂絕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為失韻[illegible]也補校勘當時有學者為忿鬱而鎮處之晏如不辯後知諫院上疏論民力困獘又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体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疢則闊略不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危恐莫敢言者鎮獨奮曰此天下大事也即上疏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亟[illegible][illegible]不報又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知制誥猶歲中前議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及

議追尊濮王鎮時判太常率其屬言凡稱帝若考若寢廟皆非是旋以草制誤出神宗即位知通進銀臺司[illegible]多所封還詔書力爭所不當罷者不報即上疏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為賞罰又進拒諫之計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日與賓客賦詩飲酒以自娛同天節乞隨班上壽遂為令時蘇軾得罪下御史獄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未嘗語人人亦莫為言者拜端明學士且欲以為門下侍郎卒辭不起封蜀郡公鎮之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言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百言初神宗時詔鎮與劉

凡定樂凡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韻致仕後乃請太府銅爲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詔嘉獎下之太常

鄒氏泉曰宋故事首春名者自陳所恩錐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矣景仁獨不然彼其一己之得失不以屑意此其所志者遠矣故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百世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與司馬光相許始至使士大夫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若其一則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一則疑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或出或處易地皆然又豈可以功名優劣論哉

蘇軾字子瞻嘉祐中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對制策入三等英宗治平中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後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言知人之道在於責實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神宗悟曰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神宗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安石聞之不悅命權知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又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苻堅之獨斷齊桓燕噲之專任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時新政日下軾于其間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再徙湖州上表以謝事不便民者以詩託諷御史李定等摭其表語并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安置黃州團練副使三年神宗欲命軾成國史遂手札移軾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神宗崩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不以爲然尋除翰林學士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悟復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因請外知杭州二年間再蘇杭有德于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召爲翰林承旨復以讒請

外再徙揚州召爲兵書兼侍讀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皇后及大長公主爭道不避儀仗軾於車中奏之哲宗親政乞補外以兩學士（端明殿翰林侍讀）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既行上書言之徽宗立再徙永州更三大赦復朝奉郎建中請國初卒於常州高宗時贈太師謚文忠（軾所成書及集議制詩則見宋史譜）

宋史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已有頡頏當世賢哲（宗儒寘範）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

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
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
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盖
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固有命與
蘇轍字子由與兄軾同登進士復同中制科仁宗春秋高轍慮
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庭之事尤爲切至策入宰相寘
之下等神宗立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與陳升之
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轍與論多相牾使者出言其不便
會王廣廉奏青苗散斂與安石意合決遂行轍以書抵安石力
陳其不可安石怒出之又坐兄軾以詩得罪見謫五年不得調
哲宗立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

轍所論多不能從惟呂大防略依轍議行之自元祐初一新庶
政至是且五年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
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
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言舊黨必將戕害正人漸復
舊法以快私怨疏入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言大臣正已平心
因弊修法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所論黄河東移
河朔從差役之弊倍於僱役皆願中欲而大臣恥過終莫能改
是後進門下侍郎紹聖初起用李清臣鄧潤甫稍復言熙豐事
以激怒帝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爲邪說轍諫以爲輕
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
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再

降責後循州徽宗立蔡京當國再降再復致仕築室于許號潁
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終日默坐不復見人如是者幾十年政
和中卒追復端明殿學士孝宗淳熙中謚文定所著書及文集
別見宗聖譜
宋史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
初議青苗轍數語挫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廉傅
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軾稱其有文及其論軾然過之氣
閎肆之文轍爲軾所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
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夏之議又與呂
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乎
鄭俠字介夫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數

與相見稱奬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光有疑
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爲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徑
入都三往見之問所以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
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
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上安門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
雨至於七年之三月人不聊生流民扶携困苦百狀俠悉繪所
見爲圖奏疏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既入神宗反覆
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罷法不便者十
有八事民間讙叫相賀因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
洽輔臣入賀安石上章求去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
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數年成此美政一旦罷廢殆盡相與

環泣帝前於是新法如故〔繇繇經義此可〕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
疏論之又為正直邪曲兩軸又書以獻〔俱〕惠卿奏為謗訕
編管汀州且唆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為黨獄成議致之死帝曰
俠忠誠亦可嘉但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徽宗建中靖國初仍
還故官又為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

鄭氏泉曰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徵呂
惠卿鄧綰殃民之法幾千一擧而空之矣至其再奪官之後
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窮厄至死而一言一語未嘗忘君此雖
大臣猶難之夫當俠時初行試法令安石欲以是羅進之又
方置脩經局安石欲辟為檢討其有意於俠者數矣乃俠兩
辭之正恐一受薦進將不免與同而疇昔效忠之意遂盡也
嗚呼安石不惟負國抑亦負俠矣

王安石字介甫爲文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安石議論
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
上萬言書有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之語先是館閣之命屢下
安石屢辭閤門吏齎敕就付避拒至避吏于廁上章至八九乃
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熙寧元年以翰林學士兼侍講入
對帝問為治何先對曰擇術為先二年拜參知政事上問卿所
設施何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
設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
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
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
而海內騷然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
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其安石求去抗章自
辨帝為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
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言天下之權已
歸于流俗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司馬光
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移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公著雖
為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諸言者相繼去縣用李定為御
史又得曾布信任之三年安石拜相於是呂公著歐陽脩而下
安石所籍以立聲譽及薦已者各言新法不便悉排斥不遺力
矣七年春天下久旱飢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

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及鄭俠竄嶺南
[illegible]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
罷知江陵府初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為參知
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然惠卿實欲自
得政忌安石復來又起李士寧獄以傾之絳覺其意密白帝請
召之八年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
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惠卿之出也安石子雱
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以狀聞
訟安石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數惡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
者帝以示安石安石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詰之雱憤恚死
安石力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判江寧封舒國公改封荊

泉按荊公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
郡縣吏憂懼以罪去且不但變其法制已耳乃以穿鑿不
經入于虛無牽合臆說作為新義字解謂之時學而春秋一
王之法獨廢而不講又以荒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
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無恥者謂之時官驅海內士務時
學以時文邀時官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
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
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夫荊公以
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illegible]之詢　朱本其
心豈不欲救人哉顧其術誤殺人謂之非其罪不可也
呂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累遷知青城縣韓絳鎮蜀稱其有王

佐才英宗即位命為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
之望者有五京師大水大防曰此陰陽之沴也即陳主威不立
臣權太盛以下八事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顧私恩而
違公義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熙寧中知華州華嶽摧自山
屬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疏援經質史以驗時事元豐初徙永
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挾
姦者皆遁去元祐初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見哲宗年益壯日
以進學為急請勅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又摭乾
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標曰仁祖聖學又推廣祖宗家
法以進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曰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
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朋與范
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朝廷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
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至是懇乞避位未幾上官均張商英等
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言者又以脩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為
誣詆徙安州後章惇聞帝有寄問語絕之愈力紹聖中安置循
州大防與兄大忠及第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
一本于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云
劉摯字莘老嘉祐中擢甲科令南宮時紬絹折錢甚重民多破
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民頌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
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器異之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
好也俄為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獄
起正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又言程昉趙子幾張靚等調發

擿升嚴皆之罪過及入見對神宗以不識安石退而上疏以為
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且論率錢助役官自雇字鈷顧人有十害
安石使曾布作十難且劾摯欺誕懷向背摯即條對所難以伸
其說且言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不
報復上疏曰聖上憂勤念治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
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
衡州哲宗即位擢侍御史請增補臺諫並許言事疏蔡確過惡
論章惇無人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
立為約束過于煩密摯言非先帝造士之意又請雜用經義詩
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嚴叟為言官
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誨

元祐初進拜尚書右僕射大防性朴直有氣節臨機輒發不為利
誘威怵與呂大防同心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性進退士大夫
實執其柄然持心平恕勇於去惡元祐為朋讒奇中茹東濟傾險
人也陰録摯谷刑恕書有一川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以示
鄭雍楊畏交章擊摯摯罷語以為太后復子明辟上之又為
來之邵等所論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正慮意在
報復法令益峻崇天下何憂形于色無一語及遷謫意後稍邢
恕之誘懼禍欲蹈蹶難新州安置時章惇蔡卞誣造元
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等以為摯有廢立之意而
同文館之獄起矣會摯卒蔡京奏不及考驗遂徙摯家屬於英
州

蘇頌字子容仁宗朝第進士為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
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了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
睢陽見頌深器之以平生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
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
富弼嘗稱頌為古君子及與韓琦為相同表其恬退以知潁州
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公事請置營田以備非常明年飢
民果東流[illegible]如頌慮召起居注知制誥秀州判官
李定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新法便民遂拜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
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度越常格隳紊法制起寒門矣未敢
具草次至大臨亦封還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
謂之熙寧三舍人自亳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

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元豐初權
知開封謂京師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高簡卧治之比
頌嚴辦朴元祐初遷吏部兼侍讀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
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反覆言
之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主意及為相務在奉行
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埸之
臣邀功生事以稽留詔命辭位罷元祐故臣周秩劾頌哲宗曰
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史臣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人者皆相于母后
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哉
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為萬世矜式摯正邪之辨
甚嚴終以直道慍于群小遂與大防並死於貶上論寬之頌
獨巋然高年未嘗為姦邪所污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
張仲宣受金事犯顏辨其情罪輕重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
卒免仲宣于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其諸
多雅德君子與

傅堯俞字欽之未冠登第嘉祐末為監察御史兗國公主下嫁
李瑋為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
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為
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為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又以內侍
李允恭等嬖寵恩倖太過當防之於漸悉劾其失仁宗春秋高
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遷同知諫院英宗

睿過甚隆嘗雪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嘗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臣但見蔡襄辨出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若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大臣建言濮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遂易考稱親堯俞以言與人父母而何亦不可也俄命堯俞使契丹北還呂誨等皆以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遂出知和州神宗即位王安石方變法令堯俞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與善謂之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待制諫院處公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安石慍之自是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為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哲宗立為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拜中書侍郎卒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

泉按司馬溫公嘗謂邵康節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余因二先生之言而考其事當安石之秉政也不受誘餌與論新法終無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為已甚請一切置之使當時或聽其言何至有紹聖讐復之禍也至於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亦鮮矯枉過正之失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可不謂難哉

范祖禹字淳甫幼孤叔祖鎮養育如己子比長閉戶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神宗朝登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杜門罕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祖禹上之哲宗立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改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于舊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拜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聞禁中覓乳媼祖禹以為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宣仁太后崩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言先后有大功大德然群小怨恨亦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六人復職[illegible]祖禹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聽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梗之者甚衆乃知陝州言者復論祖禹脩神宗實錄詆誣蔡卞王安石婿也重脩神宗實錄以進故祖禹得罪又摭其諫禁中覓乳

媼事連貶從賓化而卒
泉按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朝廷事則建白屢非
區別正邪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
夕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平易明白粲然成文蘇
內翰以為得講師三昧稱為講官第一所進唐鑑十二卷帝
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伊川謂
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云
鮮于侁字子駿與唐介同鄉里介稱其名于上官交章論薦侁
盛言李景陽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為賢治婺源惡類
屏跡通判綿州所課羸直一切弗取郡守以下効之逍拆使蜀
薦于朝神宗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初王安石居金陵

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
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言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
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時
侁為利州路轉運判官轉運使李瑜定助役緡錢四十萬侁以
為民貧地瘠爭之曰半此可矣各以事聞帝是侁議仍擢舉常
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廉按詰其故侁曰青苗之法願
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彊之凡居利部九年治所去閬中近姻
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
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從京東西路轉運使時王安石惠卿當
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
薦如劉摯李常蘇軾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元豐中召
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冀善
治之為蠲吏所累罷主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復以侁使京東司
馬光言于朝曰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後拜諫議大夫見
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奏請復罷多所施行
鄒氏泉曰宋故氏稱侁三難諒哉言矣乃余觀侁別有三難
云安石有重名侁獨早識其壞亂天下與呂誨同見幾先一
難也蘇軾自胡州赴獄親知皆絕交侁道揚往見或勸焚往
來書云且獲罪侁願以忠義分譴二難也當時學者溺安石
新義以干進侁獨刻意古經術著詩傳易斷為范鎮孫甫推
許而孫復與論春秋亦謂今學者不如三難也元祐中在朝
之臣如侁者無幾願使久居東西京間甫拜諫議遂以疾求

去矣惜哉
劉安世字器之少時持論已有識父航為太僕卿常使監牧時
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illegible]容言王介甫求
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人何可為
安世曰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于司
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光卒宣
仁太后問呂公著可為臺諫者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奏言
自安石秉政以來執政頗與親戚官猶背故態因疏文彥博以
下七人皆耆德碩舊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之人
謂之四凶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厚在安州嘗遊車蓋亭有詩云矯矯名臣郝甑
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此詩蓋譏黃之不諫而處厚以指斥東朝云■安

因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進諫議大夫有旨特罷講筵
間騷傳宮中求乳媼安世上疏諫以為未納后而親女色頗頻
御經幄以啓聖學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世爭以為不可不
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連貶安置英州同文館獄
起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會徽宗即位赦斥投荒七年後知真
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宣和中復待制
泉按安世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
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
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即大用趣因勸
為子孫計安世咲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
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荅夫安世所受於司馬公

者一誠耳表裏始終純然如一者所謂誠也安世守道抱義
阨窮不變真無負司馬公教哉
鄒浩字志完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
皆禮遇之純仁舉撰宏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
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浩以師道凡動之意）純仁敬謝元祐中
上疏論事大略以為中外之官執事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
哲宗觀擢為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
論其不可而上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頗申敕將帥毋狃
屢勝圖惟厭終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
言陛下之威福下移于近臣願加省察時章惇獨相用事威虐
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

而子茂昭生立其母賢妃劉氏為皇后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
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且辨白麻所言有子及引
永平祥符事體之非乞追停冊禮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
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遂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
復官還左司諫上疏進退人才惟先恤公議從違斷則可致
治今朝廷之事已異于即位之初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進中書
舍人以帝所繼述者惟神宗更制事又言五朝聖政盛德頗稽
考而繼述之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
在對曰焚之矣及蔡京用事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
奪其子再竄昭州五年始得歸
泉按浩初除諫官恐遺親憂欲因辭母張曰兒能報國無愧
於公論吾願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毋不易初意稍後直龍圖

閣瘴疾作危甚楊龜山過常往省之薾然僅存餘息眷眷以
國事為問語不及私夫至死而光然無悔猶念在君其忠
諒矣臣乃疑其質直豈藉口於曾誕之譏乎而不知失會之
意甚矣（禮記告夫人也當者王山王人對客問讖者不能 譏孟子之發而俟朝廷過數乃言多不知幾然赫吉）（不失為聖人 請此實難從之）
陳瓘字瑩中中甲科為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
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章惇入相瓘在明州從衆道謁惇聞
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天子待公為政將何先惇曰
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
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為

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紬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
毀資治通鑑擢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時
紹述之說盛擢奏言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
問意感悅約擢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知衛州徽宗即位召
還左司諫極論蔡卞章惇邢恕等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
將逐之擢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將若公道何明年自知
無為軍入權給事中論子正彙及告于宰相曾布將以決去就
布得書大怒信宿出之崇寧中寓通州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
搖東宮跡下開封制獄併逮瓘瓘語正彙言其妄擢曰京之姦邪
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矣獄具正彙以所告失實流海
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以紹聖史官專據安石日錄以脩裕陵

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時首論其事進日錄辨乞
改實錄又因寓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詔編管
錄辨黜至是瓘謫台州宰相起遷人石悈知州事朝旨令取尊
堯集副本而悈迷迫脅以死公詰得之因問曰君知尊堯所以
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謂詆誣
時相學術淺為人所愚君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慚
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

鄒氏泉曰始蔡京之為翰學也潛姦隱慝方職辭命忠肅公
於是時已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聞者往往甚其
言已而治亂安作公言悉驗於是人始服公為蓍蔡云其後
奏論京卞皆極摘其處心然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

酷不使一日少安鍾祐袁廉柳台居台五年乃得自便
徙承事郎帝批進欲令再叙一官執政持不行嗚呼小人之
得柄可畏哉

任伯雨字德翁中進士第調清江衛部州撤使遣公庫笑曰里
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為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史如
東湖撫民如傷積害多盜然無獲人莫知其故伯雨毀網州出
境自是外戶不閉召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
章惇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時曾布當國欲和調
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
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
不可以不戒又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

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再
徙昌化姦人又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居海上三年
而歸

鄒氏泉曰伯雨抗疏遠立朝寡援大抵與陳瓘相類而力
發章惇京卞群姦之罪無少畏忌卒亦同之居諫省半歲所
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
真伯雨不聽抗論稱力其與瓘語子正彙投書以決去就不
為官爵所餌又何其一也其後竄徙編管歐子咸流海上受
禍亦俱最酷幸而龔夬擊逐章惇京卞少擴陳任之忠憤然
既仆即起已去復來而此二子者顧一竄而不返也庸嘯之
主可與言哉

常安民守希古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以經取上學者翕
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爲變春試考第一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
肯往登進士甲科爲成都府教授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妻
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調知長洲縣有古良
吏之稱元祐初蘇軾鄭雍等交章論薦擢鴻臚丞貽宰相呂
公著書略曰今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
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如以數十人而制千虎狼
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又論章
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者
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十上度終
不能回帝意遂乞外帝慰勉而已始曾布以安民數擊章惇意

其附己屢稱之于朝其後併論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
所貽公著書白帝以爲比常恒靈宦官帝詰之安民曰姦人指
摘臣言以文致臣爾雖辨之何益時蔡京爲翰林學士安民奏
言京姦辨巧力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
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願陛下早覺悟而逐之董敦逸因
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上言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
遂貶徽宗之朝論欲起爲諫官曾布沮之以提舉永興軍路刑
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
聊氏泉曰安民人虎之喻惴惴焉惧君子不足以勝小人此
薛季泉存祿尤在之慮也蔡京方在翰林其姦未著人多莫
測而安民獨論之此呂獻可腹心爲疾之識也奈何公著得

書默然不充引進善類而徽宗於敦逸之奏遽詔與安民知
軍遂使群姦相繼用事而在庭忠直之臣動因事斥去蔡京
當國而元祐元符諸賢至刻石端禮門衣冠塗炭垂三十年
迄於靖康其禍極矣嗟乎安民之識屬裘遠矣哉　已上名臣

古吳常熟潤谷間人嵲山鄒泉子尹輯著

李綱字伯紀徽宗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遷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為開封牧綱刺臂血上疏請假皇太子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遂決內禪欽宗即位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靖康元年金將斡離不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欽宗暫幸襄鄧以避敵鋒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至以死邀之而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復入見言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徒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命綱為親

征行營使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多所斬獲金人知有備退師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棁金幣割地遣質求盟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御 高往金軍為質綱欲困金師半渡擊之約日舉事而姚平仲急於要功襲其營不克金使來詰乃以李邦彥之言罷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illegible]上書及軍民讙呼乞復用綱復以綱為尚書右丞充防禦使將士皆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凡得割三鎮詔[illegible]乃退師北去詔迎太上皇帝還京上下恬然置邊事于不問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用姦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績太原圍益急南仲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綱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而宣撫司亦徒有節制之名又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召赴闕尋除發學知楊州未幾言者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安置于建昌軍再謫江寧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成失守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及即位應天拜綱右相力辭不獲因泣謝云臣以十事仰干天聽度可行者賜以施行臣乃敢受命[illegible]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illegible]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幵[illegible]而下皆遷謫有差而李若水霍安國死節贈恤亦從綱請遂受命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非有規模而知先後

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俟吾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立使以宣諭天子恩德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使自為守資以禦敵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問誰可任者薦張所傅亮遂皆命以使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應二司募者甚衆又力薦宗澤留守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已而罷經制司召傅亮還行在綱因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illegible]劾綱以私意殺侍從[illegible]且論其招軍買馬之罪黃潛善汪伯彥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提舉洞霄宮[illegible]州綱罷而二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

畫軍民之政一切廢革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蜂起矣紹興二年起宣撫湖廣旋罷及金人與偽齊謀來攻綱具防禦三策金師度淮北歸又承詔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帝襃諭之而不能用除江西安撫制置使之官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張浚引咎去相位綱奏請少寬假以責來效（此事可見綱優於浚）王倫使北與金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為名又極論其非禮上曰大臣當知此矣後除荊湖南路安撫大使罷奏力辭遂允其請所著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等書

史臣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黃汪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即怒訶猶嗷嗷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哉

宗澤字汝霖哲宗元祐中登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通判登州朝廷遣使道登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初知磁州金人扣城澤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多所斬獲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自將兵趨李固渡（[illegible]）道遇北兵遣將士破其三十餘砦因覆冰渡河見康王請急引兵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十三戰皆捷及金人夜至又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欲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未遂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應天府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言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柰何遽議割地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壯之時年六十九矣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徙開封府澤悉招降巨寇王善楊進等又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視師河北還上疏請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有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有弃腹心之喻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illegible]）兩敗之金人自是不敢犯東京澤奏言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于父弟于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所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矣

鄒氏泉曰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而京師之久圍也

澤以孤軍屢敗強敵及知開封招集群盜聚兵儲糧而諸路義兵應趙豪傑若響之赴聲此雖君父陷於塗淖天下不無憤激之心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也當其時金人且引兵去澤自謂及二帝俘舊都特一指顧間耳乃黃汪嫉能忌功使不得信其志發憤以卒蓋至於易簀之際猶連呼渡河而英雄之淚真有為之潸襟者矣悲夫嘆將星隕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趙鼎字元鎮徽宗崇寧五年登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為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詔求闕政鼎言

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上為罷安石配享遷殿中侍御史請治王德擅殺韓世忠裨將及詔切責世忠奪府辭而罪其將史諸將肅然上曰爾宗與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比兵至江上上幸會稽鼎言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無出於此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遷鼎官俱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為中丞除簽書樞密院事鼎以楚州之失[illegible]不行上章丐去會言辛企宗以非軍功除節度忤旨出奉祠移知洪州李橫以烏合之衆欲復東京戰不利走襄陽陷如鼎所料召拜參知政事薦岳飛復襄陽又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而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為朱勝非所忌除鼎都督川陝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會邊報沓至鼎辭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旋拜相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衆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於是詔韓世忠進兵有大儀鎮之勝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劉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為止未幾聞北兵大集然後知鼎有先見云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浚知樞密命往江上視師特敵兵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淮速敗之金人遁去鼎奏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計於是上還臨安鼎浚並相鼎請貴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請而薦范沖為

翊善朱震為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神宗仁宗兩朝史多失實鼎以宰相監修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中正德文四字賜之劉豫又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等各出屯沿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為憂鼎移書張浚使楊沂中等合兵擊破之麟猊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後浚內論事稍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及浚還朝鼎請帝回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擒劉而車駕進幸建康浚又請罷劉光世鼎言光世累世為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知紹興府而浚於是總中外之政及酈瓊副王德並聽參謀呂祉節制瓊

與德有宿怨訴于社不得直執社以全軍降僞齊浚引咎去位
帝從浚言召鼎入相兼樞密使鼎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
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知上欲遠竄浚奏浚毋老且有勳
王功已而謫置浚嶺南鼎留不去約同列極力排解且言此事
自關朝廷浚得永州居住適良貴常同之惜浚也給事中張致
遠謂不應以一向于謫出二住士不書黄上怒憪鼎曰固知致
遠必激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意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
樂于鼎矣先是鼎善秦檜檜以鼎闢和議意不合及鼎以爭璩
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會勾濤詆鼎結黨諫及諸將上闘
益疑鼎引疾求免出節度奉國軍初張浚去有旨召鼎鼎至
越丐祠檜恐其逼已徙知泉州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

鼎復用諷王次翁論其嘗受僞命[illegible]乾沒都成府錢謫興化
軍論者猶不已再移漳潮二州又移吉陽軍檜必欲殺之因疾
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
而死天下聞而悲之而言中興賢相者鼎為首稱焉

鄒氏泉曰當金齊之師日逼[illegible]以群臣且勸高
宗他幸散百司以避之矣自鼎決策召浚視師江上將士遂
鼓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以致金師北歸麟猊遁去
高宗且以眞宰相歸鼎矣一與浚異議遂有紹興之出何為
者哉及浚去鼎再相定都臨安鼎之心以為根本既固而敵
可圖讐可復矣乃秦檜專主和議而所以傾鼎者不遺餘力
至欲絕醪米而殺之卒俾齎其志以亡使千載而下忠臣義
士猶為之撫卷而歎云

張浚字德遠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昌僭立
逃入太學中高宗即位馳赴南京累擢殿中侍御史乘輿在揚
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備巡幸
咈宰相意知興元府未行上召諭曰卿勉留輔朕建炎三年苗
傅劉正彦以功多賞薄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慟哭謀起兵
討賊貴蠟書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遂傳正彦罪率諸軍
繼進大破賊兵傅正彦脫遁[illegible]帝復位時浚已知樞密院
事帝趣就職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遂慷慨請行遂詔以浚為
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及行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領大
攻江淮浚即治軍入衛檄召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于

富平敗績上書待罪會有言浚殺趙哲[illegible]
[illegible]又殺曲端[illegible]
[illegible]皆無辜而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為非是乃以王
似為川陝宣撫副使浚始不安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
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以本官
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并力窺東南而朝
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伏未幾劉豫子麟引金人入攻上
召浚除知樞密院事浚即日赴江上視師部分諸將身留鎮江
節度之及約戰兀朮見張樞密所下文書色變夕遁拜相與趙
鼎同志輔治既平巨寇楊么湖湘群寇悉就招撫遂奏追岳飛
屯荊襄以圖中原又使楊沂中師師禦麟猊[illegible]大敗走之及

酈瓊判呂祉死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不相下列狀訴御史臺劾德呂祉以瓊變詔罷瓊兵瓊叛執呂祉以歸劉豫祉罵瓊等死之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俄而永州安置時輔臣以浚故慢與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言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居連州復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年天下傾心慕之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為正論以害己必欲殺浚張柄會檜死乃免未幾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召浚措置兩淮事務孝宗即位手書召浚入見帝改容曰今所恃惟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

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以公理何事不濟史浩不悅浚凡所規畫必沮之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開府建康時帝以議和召陳俊卿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進舡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隆興初浚使邵宏淵李顯忠等帥師克復靈壁虹縣及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及顯忠宏淵之師潰於符離朝廷議講和召浚還浚力言金不可和仍視師于淮揚思退檜黨也陰議去浚因召浚還罷都督府判福州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

柳氏泉曰論者言宋之委任張浚重矣三命為將而三至敗績富平之敗由拒吳玠議為虜所乘也淮西之變瓊與王德素不相下岳飛言其必爭而浚不聽也符離之潰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浚不能禁也蓋之以用吳玠故遂殺曲端又不能容李綱趙鼎遂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闇而不知人為浚病嗟乎觀浚以迹似有可議乃其心則足諒矣夫浚始為樞河幕官徧行邊壘及明守常舊法此其志固已遠矣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豈能通知將事本末將帥用命所向如志又在汴京親見二帝北狩皇族繫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而每論大計必欲恢復中原[illegible]敵人伺其用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卓然所謂

人豪者耶乃史浩秦檜思退之徒沮抑譏間者數矣屢詹屢躓而辭意慨然蓋至毋訝其瘠而誦其父對策之言知浚憂君愛國之心真有寤思寤默頃刻不忘者矣可謂其功之不就遂少之哉

韓世忠字良臣早年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己毆之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隸赤籍宣和中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至睦險擣其穴禽臘以出平之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康王即位世忠破賊魚臺又敗黎陽叛兵皆斬以獻於是入備宿衛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會世忠

由海道赴行在張俊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大慟舉酒酹神
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
俊任之公無憂也遂進兵次臨平賊負山阻河為陣中流植鹿
角以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俊光世繼之賊衆少却世忠復舍
馬操戈而前激將士以死報國無不用命者矢不及發賊衆辟
易皆敗走傅正彥夜開門遁去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
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
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遂請追禽正彥及傅誅
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旌金兀朮入侵帝召世忠至行在
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聽其留及金兵至兀朮欲
濟江接戰忠世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兀朮

遣撻懶遣師救之兀朮復入于江乃以海舟兩道出其背沉敵
舟兀朮窮蹙祈請甚哀又數日兀朮從閩人破海舟之策世忠
師遂大潰兀朮濟江無何授建州范汝為自焚死初世忠欲盡
誅建民從李綱言獨取附賊者誅之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
加後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世忠受詔自鎮江濟師親
提騎兵駐大儀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朝廷使魏良臣使金世
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鎮守江良臣疾馳去具以所見對金
人金人大喜起兵至則伏兵四起遂禽其將大敗之于大儀道
至淮而還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兀朮由是引軍去劉
麟亦遁除世忠為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屯楚州世忠至楚
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激勵將士

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時秦檜力主和議謂除世
忠樞府則兵柄自解遂與張俊並為樞密使及魏良臣再使金
世忠諫曰自此與和誰復振之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
言官論之世忠連疏乞退遂罷尋封咸安郡王自是杜門謝客
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
當有權位者在政府時與秦檜略一揖之外未嘗與談蓋不惡
而嚴云

史氏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
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略忠義如世忠而為將是天
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朮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閒暇示
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

也高宗惟姦檜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
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illegible]口不言兵兵部曲舊不與相見
蓋懲岳飛之事也[illegible]昔漢文思頗牧于前代宋有
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岳飛字鵬舉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康
王至相州飛因劉浩見從浩解東京圍還秉義郎隸留守宗
澤澤大奇之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言親帥六軍北渡
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河北招討使張所
所待以國士命從王彥渡河有捷[illegible]殺將功去彥復歸宗澤澤
卒杜充代之飛殲金將擒諸賊授英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
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充不聽遂與俱歸

金人與李成合寇烏江克不出金人遂渡江飛力戰充降金諸將多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杭州飛六戰皆捷金所籍兵爭來歸附兀朮再攻常州趨建康飛戰必大捷又破之於新城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紹興初張俊請飛同討李成大破成軍成走降偽齊既而以書諭降江西還張用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旋破賊曹成成走宣撫司降結嶺表平虔吉盜連兵寇掠諸郡帝專命飛平之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時劉豫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諸州楊么亦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而李成又欲與么會帝授飛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命王貴牛皋擊之成夜遁遂復襄陽又復唐鄧郢州襄漢悉平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飛

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又受命討楊么飛用降賊黃佐降其衆以八日大破之于洞庭么赴死湖湘平張浚還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進拜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共隸之飛數見帝陳恢復之畧嘗召至寢閣命飛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又忤張浚意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母喪步歸廬母墓側詔趣飛還職飛至鎮上奏願提兵進討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奏伺便擊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以計間兀朮廢劉豫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檜銜之他日大赦飛表謝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金人

攻拱北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乃遣將分布經畧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率軍長驅以闚中原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秦得奏大褒其忠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自以騎駐郾城遣子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已而又連敗之兀朮遁還汴時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帥衆歸飛中原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及義軍饋迎者滿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金將亦多密受飛旗榜降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為和知飛志銳不可回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于

一旦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與張俊謀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父子證張憲事命何鑄鞫之無左驗改命万俟卨卨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俾會其獄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初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戚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平居嘗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儒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鄭氏泉曰自古忠臣見忌於推姦不免於殺其身者豈少哉而武穆之死尤可痛恨武穆忠孝出於天性以必復中原爲

雖薦為念賜其涅背誓義北身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
胡十年用命築關向風至於郾城朱仙鎮之捷而金人之挫
衂且甚已拯方指日渡河而唾手燕雲之志幾酬矣然不殺
武穆終梗和議秦檜之心既與賈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
不負之外不止乃高宗又忍自棄其中原亦忍殺武穆嗚呼
冤哉嗚呼冤哉顧後世猶有讀論者則以武穆之不知權也
武穆親受高宗之嘱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朕不遙度乃無
故一日十二金牌趣之班師以檜之為矣即非檜之為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當其時再表而南旣
疏極言時機之不可失舉鞭而北一舉而尋擒戚之既克之
曰籍人民府庫于朝約束將士以俟命步至國門藉稾待罪

幸而吾全自處于除名不叙之數可也不然而坐以違詔擅
兵之罪亦可也而吾報國之心已畢矣圖不出此而徒憤慨十
年之功廢于一旦竟為權姦所殺（下知權臣此既本重竟）一故君子曰
班師而殉君命忠而正者也矯制而復君仇忠而權者也武
穆之事其為忠也與其正也寧權而亦不失正嗚呼志誼之
士當貽千古之恨武穆惟不為權而以冤死此余所為撫膺
而惜者歟（[illegible]）難
劉錡字信叔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
召見奇之紹興中為宣撫使統制分守陝蜀之地曾使者自蜀
歸以錡名聞召還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命錡將八字軍
扈從赴金陵後充東京副留守率所部赴之聞金人敗盟南下

錡與將佐舍舟陸行趨至順昌諜報東京已降與知府陳規議
斂兵入城為守禦計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及金人圍城連戰殺
敵頗衆又夾電吹部（[illegible]）疑之使終夜自戰積屍盈
野兀朮在汴聞之來援錡遣人詭以告約戰且請浮橋五所敵
由以濟連戰大敗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
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為強者什損七八遂遁去未幾秦檜
請令錡還師太平而金人又陷[illegible]和二州錡[illegible]援求關之險
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又與[illegible]中[illegible]取之敵
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已而班師後所中還朝言淮
西之役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錡兵知荊
南府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閒乃命知潭州加太尉金主亮

調軍十六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乃以錡制置淮浙錡引兵屯
揚州萬戶高景山遣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師潰于昭關
而所遣員琦拒敵于皂角林者遂有斬將之勝捷奏賜金犒師
錡疾求解兵柄詔錡還鎮江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劉汜（錡姪）禦之
敗績錡聞疾益甚會虞允文犒師采石時金主亮將濟江允文
督舟師部分諸將連敗之金主趣揚州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
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
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錡疑記罪已常懼有後命發怒嘔血
數升而卒（[illegible]）
鄭氏泉曰劉武穆慷慨沉毅有儒將風而神機武略尤其所
長用師常以逸待勞以故輒勝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奪

欲掎撫以南棄之使當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亦俟汴京之一揆會也遽詔還師無乃自失之乎拓皋之山之勝轍進退多出於張俊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賞獨不與及俊妄譖之對錡與俊益不相下而淮南之命已行矣方兀朮之過淮也諸將欲全軍而歸錡謂曰吾軍一動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矣此其忠君之心義理切著而卒沮樂其經使大功不就惜懑以死論者以俊沂中忌功釀之云

張俊字伯英好騎射負才氣宣和初從攻夏始受承信郎平鄆州河朔群寇功最進階金人圍汴京俊勤兵勤王高宗見俊英偉擢用後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狩人心

皇皇俊懇辭勸進高宗發濟州俊扈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即位江淮群盜蜂起俊悉討平之從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反矯詔加俊官以兵赴秦鳳俊知其偽拒不受引兵至平江見張浚及呂頤浩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從俊釋舊憾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併力敗傅等兵走之入見帝帝甚嘉勞金人分兵渡江攻浙帝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金人再攻明州俊遣兵擊敗之殺傷大當金人奔比夜拔砦去未幾又以所部招附江浙群盜帝命諸將附劉光世韓世忠之外皆受俊節度紹興初值金人殘亂之餘賊多據地連兵李成尤疆捍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擊衆攻險賊衆數萬俱潰成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金人與劉豫分道南侵豫子麟旋寇俊與楊沂中合兵拒敵多所破降復地而金人亦請復兵歸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後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兀朮入合肥俊皆敗之復亳州及昭關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師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檜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檜諷御史江邈論之尋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帝嘗幸其第拜太師子弟遷秩者十三人

按史宋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岳飛劉錡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濠壽之役俊與錡有隙獨以楊沂中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飛冤獄韓世忠救之俊助檜成其事出力最多心術之殊也遠矣高宗於諸將中恭俊特厚然譬較之者亦不少自淮西入見則教其讀郭子儀傳召

入禁中則戒以毋與爭利毋興土木誠知其素也乃獨不教以毋贊和議高宗之無意于中原可知已

劉子羽字彥脩資政殿學士韐之長子也韐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秘閣京城不守韐死之建炎中大將范瓊擁疆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張浚與子羽謀誅之頃刻定討瓊竟不覺伏誅浚以此許其材辟子羽參議軍事金人窺江淮急浚欲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不聽遂北至富平與金人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人情大震子羽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以其衆來會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吳玠戍河池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饑與元帥臣

閑羅二鎮病之以頓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知興元
府子羽為通商輸粟二鎮遂安金人犯金州遂入興元四川大
震子羽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
遺吳玠書訣別玠強會子羽子羽方築壁壘于仙人關金人已
迫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謂諸將曰子羽今日死于此初子羽
聞有金師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人馬以食
而子羽玠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亟遁去子羽出師擾擊金
人死者不可勝計餘兵多降子羽遂還興元竟坐富平之役與
浚俱罷吳玠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復元官進西劃
瓊叛張浚罷相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張浚
復膺子羽復元官知鎮江府後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吏部郎朱

松以子羽託子羽子羽與弟子翬篤教之異時卒為大儒云
泉按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捐身徇國之願方張浚
之退保興州金人之力攻饒風也諸將已多散亡吳玠且邀
與俱去矣蟠輛子羽單騎之出壘口之據此猶父子真定之
故守乎故金人雖入三州而失不償得論者以為是役也浚
雖衄師而卒全蜀子羽之功居多然高宗惟偏信秦檜和議
且退而渡江退而航海不恥即兩河且置度外安問蜀哉又
何怪乎白州之置也
洪皓字光弼少尚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徽宗政和中登進
士第宣和中為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發廩損直
以糶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
曰願以一身易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
掠群民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帝將如金陵皓上書
言恐金人乘虛侵軼不從既而悔之時議遣使于金張浚薦皓
於呂頤浩入對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
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充大金通問使
龔璹副之熱政議國特比于潘臣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抑
遷官之命時所在盜梗皓跟維白端紿遣太原留一年遣至雲
中粘沒喝迫之使仕劉豫皓以死拒之流遞冷山時至汴仕劉
豫初皓至燕金主聞其名欲官以學士力辭有逃歸急歸昕易
皓官乞不就職竟不能屈又欲以計陷皓令校進士皓復以疾
辭宋幾遇赦許使人還鄉遂得歸見帝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

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退見秦檜語連
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
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除徽猷閣直學
士既而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言若遣從之
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益怒出知饒州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
中官白諤為刎頸交更相稱譽（諤嘗言洪尚書名聞天下掛不用）罷皓言者猶謂
睥睨鈞衡又附檜者中以飛語安置英州
劉氏泉曰當建炎紹興之際諸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
歸者幾何皓自奉使及還凡留北中者十五年同時使者十
三人惟皓與張邵朱弁得生還而聲聞之聲聞于天下者獨
皓而已夫皓之萬里衛命也太原之留雲中之迫已瀕於死

而冷山之竄又遁僭室之狠戾猶偎畏德哉嚮以訐子卿之節誠無以加焉而竟以忤檜謫死悲夫乃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而邁文學尤絶立朝議論多可觀者論者以為忠義之報歟

張九成字子韶游京師從楊時學紹興二年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且畧言中興之主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又言還二聖抑閹寺擢直言選簽判鎮東軍提刑張宗臣覘望左相速逮捕官鬻禁者中之宗臣怒即投檄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為聞人趙鼎薦于朝召除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于刑請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後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

上請覆實得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誠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又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在經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九成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九成便奏云只此更是不誠又嘗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其後何鑄言其矯偽欺俗傾附趙鼎唐大方又論其與僧宗杲謗訕朝政皆秦檜指也檜死起知溫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

鄭氏泉曰九成人物甚偉策奏多剴切常見容于高宗而不見容於秦檜故連被貶黜然忠義凜然已見於辭矣生平好學論居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可謂篤志又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不免時出隱僻之說云

胡銓字邦衡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外亂內訌而陛下策臣者皆質之天不聽于民又謂今宰相非安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凡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真第五秦檜決策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大略言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

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秦檜以腹心大臣而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矣大忤檜遣謫編管新州再移吉陽軍檜死銓量移衡州孝宗即位召對言脩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諒擢起居郎言史官失職者四又言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時旱蝗星變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所召逐客惟臣在耳以言為諱而欲弭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它日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闕政急務（時銓權兵部侍郎）銓以振災為急務議和為闕政其言議和則曰廷臣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

言為和者有三說曰偷惰曰苟安曰附會偷惰則不知立國苟
安則不恤酖毒附會則觀得失官小人之情狀只於此見既逃
中乞致仕以數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
為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何在鎖海當創
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後召歸經筵銓引疾
力辭致仕

鄧氏泉曰和議之誤宋者久矣自耿南仲主和而京師失守
自何㮚主和而二聖播遷自汪黃主和而維揚灰燼至秦檜
主和則事之愈謹賂之愈厚而逆亮之變謗起高宗之輦敢
且驚動其覆轍固不遠也乃孝宗又以和戎大詢于庭當時
侍從臺諫預議者十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
獨銓一人而已此可見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使僅
正敵國之儀而朝廷士大夫已自謂有生氣矣左氏以無勇
者為婦人此銓所為目擧朝之士者歟

陳俊卿字應求紹興八年登進士第孝宗為王時高宗擇人輔
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敬
憚焉因前講詩諷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侍御史湯思
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
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數言張浚忠
蓋白首不渝上悟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為陰阻用兵且
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孝宗受禪
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時議

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
中書舍人權建康府事除與初浚謀大擧北伐俊卿以為未可
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罷兩秩
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俊卿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
効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穡所擠遣視
師江淮俊卿亦請祠思退既竄乾道初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
朋黨之弊後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寵因竊威福
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為館伴使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
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俊卿曰自出
此兩人中外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俊
卿既拜左相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樞密承旨張說
為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擧敕勑破例所
俊卿聞救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
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
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自
是上意向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未幾請祠歸第敝屋數楹怡
然不介意

鄧氏泉曰孝宗志在恢復特任張浚俊卿力也而又序致當
明公道以為之佐所以為俊者至矣然浚之經略中原每不
如俊卿意又為浚從坐其後薦虞允文至並相議論多不合
如陵寢之議允文以為可俊卿以為不可卒以是請去既去
允文竟遣使終不得要領乃知允文復故疆之志非不激昂

簡舉事欲計其萬全耳俊卿在朝廷凡所奏請関治亂安危之大正色危論務分別正邪屢嘗論薦朱子俊卿之卒朱子不遠千里哭之又狀其行此可以觀其人矣

虞允文字彬甫紹興中登進士第初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有薦允文者召對言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上嘉納之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于姦臣則落于近習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敗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金主亮自將兵渡淮中外震恐上欲航海樞臣葉義問督江淮允文參謀軍事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州明日且濟江允文受命犒師大敗金人于采石明日又大戰焚其舟金人遁去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奏聞召對上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往兩淮措置孝宗受禪史浩欲盡棄陜西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時朝廷遣使議和湯思退又欲棄鄧淮泗允文五上疏力爭竟決和議割唐鄧未幾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歸蜀一月俊使蜀太上賜聖子得賢臣頌馬鞭手詔戒九事洎至蜀悉奉而行尤以軍政為急及拜相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錄用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為出之敕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敢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及薦王質等頗亮文學可為陳官又不報而曾覿所薦一人既而擢用又賜第允文爭之不從因力求去命宣撫四川封雍國公

泉按允文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可則人望之而知其為任重器早以文學致身遭際時艱遂克督勇方尅亮之將渡江也王權首棄廬州劉錡亦以病不克進師盡失兩淮矣允文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肥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室轉危為安實係於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剋期而往孝宗嘗謂之曰丙午之恥當與丞相共雪之嗚呼使允文不即死必不至以軍需未備虛密詔之趣也雖有志不就其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陳康伯字長卿徽宗宣和中由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高宗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偷合每官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泉州前此有司希檜意與大獄康伯為刑部常平讞直冤士大夫存殁多賴之後以同知樞密院事拜相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惟尚論惟其當而已康伯曰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比暱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嘆其長者葉義問使金還言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集義舉兵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且奏言金人敗盟

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固辭之受命聘金擇不欲行康伯曰使其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金師迫江上上命揚存中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請靜以待之一日上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乃請下詔親征虞允文竟敗敵于釆石金主亮為臣下所斃師北還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計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册孝宗即位封信國公隆興初以疾陞請去位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

劉氏泉曰秦檜當國力主和議忘讎事虜委為固然金之陵緘中華者幾二十年矣自逆亮之迫臨江上而宸斷始率將

親征自忠建之來告登位而報書始用敵國禮皆康伯為相之由也論者謂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陳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諒哉言乎

劉珙字共父杜門力學不急仕進累遷禮部郎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諷言者逐之檜死始還吏部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與吏辨吏無藏其巧除知制誥兼侍讀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善之上嘗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天人相與之際宜不容髮臣願益謹其獨上竦然稱善兼參知政事上欲還曾覿龍大淵珙言此曹奴隸耳若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綱也命遂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珙謂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言珙退坐堂上追琪至詰其故授簡使對琪懼請後不敢乃呼使責戒勵狀而去會琪詐傳上旨覺珙遂逐罷之坐是珙亦罷奉外祠後以繼母憂去起復之珙六上奏懇辭箚子言有恢復之形而無恢復之實數百言甚切至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壓珙奏以為使中國之疲民困于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為哉淳熙中移江東安撫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稅秋苗等錢諸[illegible]給及平價振糶全活數十萬人屬疾請致仕

泉按宋史論珙以忠義世其家余因考之珙蓋忠顯公韐之孫待制子羽之長子也韐死於道君蒙塵汴京失守之日而子羽慷慨自許亦每有捐身徇國之念珙之漸染于家庭者

非一日矣故當金人犯邊王師北向詔檄之出其手者詞氣激烈聞者泣下至于屬纊之際手書訣朱子與南軒其言皆以未能為國報雪讎恥為恨綽有祖父之風焉史氏之言非夸論也至于止還曾覿戒勵王琪如陳俊卿所推皆任怨者繼其祖父或不逮云

范成大字致能擢紹興進士第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為敘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輸第至二十年民便之詔頒其法於諸路乾道令鋟以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扛獎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為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及是以成大為

金國祈請使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初帝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遽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為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命遂寢知靜江府奏疏裁欽廣西漕司強取鈔鹽之數以寬郡縣後制置四川弛民兵雜役舉知名士蜀士民歸心焉

泉按紹興中受書式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惓惓受書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有成大之遣然國書專求陵寢為泛使也而所論受書事則不以載國書此成大之賢山策草所以進也當時金庭紛然至欲殺之乃竟不辱命全節而歸不幾於古大臣風烈歟故論者謂當孝宗之世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使金人易宋之心浸異於羈縻者成大亦與有力也

王十朋字龜齡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十朋以攬權為對又言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詔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召為秘書郎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請起用張浚劉錡以寢敵謀又極言時政之失上嘉納賊還卒罷諸軍承受定樞密督軍班次解楊存中兵權其言大略施行而錡浚之用後亦如其請孝宗受禪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于光祖宗安社稷陛下真有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柰何大臣不能仰副因論史浩懷姦誤國八罪出知紹興十朋再疏請正名定罪遂改與祠又請黜其黨史正志林宅皆罷去張浚出師有符離之潰湖觀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衆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衂為群議所搖然異端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時十朋為侍御史）乞賜罷殛未幾出知饒州後再移夔州請祠去起知泉州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

鄒氏泉曰張南軒嘗言之廷對最是直言為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也故高宗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真上列而十朋所對皆直言遂親擢為第一當其時學者傳誦其策已擬古鼂董矣後來在臺府歷詆姦黨頓挫骨鯁至有龍大淵楊存中之間猶然廷對之初心也乃孝宗嘿然而饒州之命遽下遂使遺愛偏于四郡而武侯兼公及韓范之比卒不得自酬其志惜哉（十朋嘗以諸葛亮杜甫顏真卿韓琦范仲淹自比）

周必大字子充紹興中第進士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

手也孝宗踐祚初御經筵必大時為起居郎奏言經筵非為分
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体先是左史久不除並記注
叢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備月進權給事中繳駁不避權倖金
虜講和時請禮必大條奏請正敵國之名金為之屈曾覿龍大
淵得幸遂遷知閤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旨申前命必
大格不行遂請祠去積謫與祠即兼而院手詔褒比太宗魏徵
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若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
當否退而條陳言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擇人以守郡
國而守數易是用將貴實之道未盡上為革二弊必大以論事
不報嘗三請祠以此名益重在翰苑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
情為一時詞臣之冠以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

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言決之三省末本可輟卿也淳熙十四年
拜右丞相孝宗傳位光宗拜必大左相留正為右相李巘草二
相制抑揚不同上召巘令帖麻改定既而斥巘于郡必大求去
會何澹劾之又坐所舉官以賄敗降封判隆興寧宗即位求直
言奏聖孝四事慶元初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嘉泰初御
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降為少保

泉按孝宗淳熙末年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
歸于一定豈可尚同若何澹之事正坐大臣同異之故也澹
為必大所厚然嘗從黨方澹父為司業欲遷官必大不即
從而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及澹為諫長遂首
劾必大既判潭州而澹論猶不已自是光寧禪受之際懼禍
而去而必大之相業不終矣此寔正異同之由及必大之去
又不能若趙汝愚之請札召還正也（事見留正傳）然則封事辨論
固亦有見哉

留正字仲至第紹興中進士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
于上得對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偏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
喜歎書劉史要語下三省施行知循州陛辭言今欲恢復當崇
尚名節上益喜明諭輔臣留正奏箚議論狀狀可與職事官自
是歷考功郎遷吏太常論議[illegible]除給事中封還詞頭議
贓[illegible]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相位
不能任輔贊得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條相益不繫出知紹興府
又制置四川以簡泰化民歸裝僅書數篋人服其清除參知政

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光宗受禪姜特立以潛邸恩擅
知閤門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紹熙初進左
丞相謹法度惜名器凡事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列與
之共相上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聞至福寧殿奏事繳入
情以安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正
引館陶公主及吐突承璀事執奏上批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
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一持把定之說[illegible]言路遂塞因繳
進前後錫賚及勑待罪范村乞歸不許復視事孝宗崩光宗以
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尋有手詔朕歷
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惧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
老正始議時趙汝愚以內禪請干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

此他日必難處論所遣以肩輿逃去及寧宗即位尊皇帝為太
上皇帝正復相積數事失上意韓侂胄從而問之劉德秀㑺以
稽燬論正四大罪自是彈劾無虛歲上章乞納祿詔復元官致
仕

劉氏泉曰留忠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耻與姜特立並位
而待罪近郊凡百有四十日自孝宗諭旨遂復入都堂視事
當時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及首發大議蚤正嘉王儲位至
肩輿逃去遂致言者深文指為棄國而後世又有弘毅不足
之訾或問范仲黼曰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
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
言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也擢進士第孝宗方銳
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稱善光宗受禪尊孝宗為壽皇聖
帝自有疾遂廢五日一朝重華宮之禮訖[illegible]
朝會慶節上壽及冬至朝賀皆不出都人以為憂時汝愚為吏
部尚書入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
宮之情始通壽皇崩將禫祭帝臨朝忽仆于地未能執喪汝愚
憂危不知所出請皇太后降詔皇子嘉王擴即皇帝位入行禫
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
召賢士在外者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力也孝宗將攢汝愚
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
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正共事侂胄不以告及求謁故不見侂
胄憾怨汝愚間默默言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
依託肺腑而為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擠汝愚而
御史胡紘遂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
責寧遠軍節度使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病作守臣
錢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暴卒及黨禁解侂胄誅盡復元官

劉氏泉曰方孝宗崩光宗疾留正棄位而去宮僚將欲解散
兩宮隔絕國喪無主中外洶洶軍民且將為亂矣汝愚獨奮
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
下翕然望治其功可不謂盛乎然嫉[illegible]而[illegible]故始則
堅拒侂胄之謁繼則不賞侂胄之姦[illegible]至使
言路皆侂胄之人而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自陳傅良

劉光祖先後斥去群憸和附視正士如仇讐而衣冠之禍起
矣卒之一斥不返暴死遐荒史氏或咎其亦有以致之夫汝
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
聞于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胡銓輩之言欲次第行之可
謂宗臣之有志者矣而竟不究於用悲夫

劉光祖字德脩孝宗朝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心太精審斷
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它日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
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
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知
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即位考嚴御史選宰相言光祖上
曰是久在朕心矣入謝因論本朝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咸平景

德以至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至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去國六載已憂識貶道學之說今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相激相勝爲禍無窮且言今日之患在于不封殖人才從太府少卿再改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久未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群賢并心一力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即位光祖爲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忽歳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且言宜盡禮上皇以昭大孝上疏欲嘉納時知閤門事韓侂胄寖擅

威福光祖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遷起居郎與朱熹乞議改卜山陵既而熹與祠光祖言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一旦去之不可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出之既而趙汝愚罷侂胄擅朝逐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錮之而光祖撰涪州學記有益方以道爲僞以文爲病之語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遂奪職居房州久之侂胄誅以閣學知潼州詔以閩雨求言光祖奏言天下此變送死于汴天與不取是謂棄天背割蔡求通那納是謂棄人且金人汙我汴京尚可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後提舉崇福宮

鄒氏泉曰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諒哉然特評其概也余謂光祖論奏有當時建白之所不及者盖宋自南渡以後論國大計者莫不以雪讐耻復疆土爲言屹屹然以世主不從其言爲恨然侂胄以事驕虜因爲失策而將之不審歳歳出師所殺虜復抜無幾而士馬物故不知幾百萬跡張魏公之三舉而三敗可知已此光祖所謂即日誤國與久遠誤國同科大是公論使建炎以來謀國大臣有能爲此策者而特君用其說審彼此盛衰强弱之勢而爲之以吾將良兵勁食足備完而後動衆則一舉而雪耻復土未可知也余讀宋史見廷臣往往私汪黄而惜李綱罪秦檜而痛岳飛非史語而是張浚慨然而嘆其本末惟陳俊卿稍得此意至光祖之論始微余因揭而著之以示謀國者毋漫爲而嘗試云

柴中行字與之光宗紹熙元年進士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爲大帥而稱人爲恩主恩相心竊恥之毋汙我遷太學正升博士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苟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奉行先朝痛繩贓吏之法爲吏部郎官以立志啟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弊選曹法久壞吏緣爲姦中行遇事主持不爲勢屈由是銓綜平允寧宗初政上疏言剛德人主之大權久弛而不收攬在前可鑒也孟春大雨震電雷雪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淮甸洶洶中行時兼編修亟奏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

崇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關誤欲當誰執詞崇
政殿說書又言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肅朝廷知潁州旬
祠得請以言罷
泉按中行之在撫州也韓侂胄方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
令自言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
為偽不願考校又為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為偽學
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路使忠義之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
再沮壞如此夫自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深怨朱子而陳賈承
旨詆毀厚誣聖賢天下以道學為諱寧宗時自胡紘王沇迎
合韓侂胄之意乞任進擬偽學之黨併置籍而臺諫皆以攻
偽學為言乃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而終不肯自言非程頤
尚論編 卷廿八 廿七
之學寧忤權姦之意而務伸忠義士之氣然則當時偽學之
禁漸解而貶斥者亦漸還故職中行蓋亦與有力耶
安丙字子文淳熙間進士寧宗開禧中邊事方興程松為四川
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既而又為松言曦必誤國
松不省後曦潛遣客交金人又密受其詔及金印稱蜀王僭號
建元稱臣於金以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事既熾不
得已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曦
因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函曦首級
與曦所受金人詔印及所僭用服器附驛時朝廷初聞變密降丙
帛書言委屬之意未至而平曦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詔與
諭恩數視執政而詔書至沔一字不及巨源巨源遣人想功乎

朝又乞彭輅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謀為
亂丙積前事密命輅收巨源送閬州獄殺之於是丙拜疏旬閒
不許即授四川宣撫時金人和意未决且欲得首議興師之人
侂胄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激厲將士戮力赴功
後安撫湖廣被劾還蜀時紅巾賊張福叛四川大震甚於曦之
變張方首奏勳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
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詔起丙為利東安撫使丙至下令合
圍李貴等俘獲張福等以獻悉斬其餘黨
泉按蜀自吳璘至挺曦世統沔州十軍權太重故有尾大不
掉之患曦之叛所自來也安丙陽與而陰圖之卒誅曦以安
蜀功信偉矣然竟殺楊巨源不無遺論方巨源與李好義結
尚論編 卷廿八 廿八
義士而丙密為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
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曦之誅巨源出力不在好義下
而獎諭詔書一字不及巨源必有以蔽其功者亦何惟于巨
源之自鳴耶卒之謗以疑間而成巨源遂見殺史氏乃以媢
嫉殘賊罪丙丙亦何以自解乎
趙方字彥直嘗從張栻學孝宗淳熙中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
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
化人以為名言制置荊湖兼知襄陽府金人來犯陳光等州方
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
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遣
將士連敗之解棗陽圍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

守瀕賽不入境兵號十萬其犯東陽者三面來攻朝進暮遁蒸
不能捍方與諸將未秉合謀犄角追擊連破之擒其裨將金人
遂誅賽不及金人再舉圍東陽方又命將及子范監軍葵後殿
伺金兵氣竭出師夾擊大敗之又料金人數不得志於東陽必
將同時並攻諸城乃先發以制之俄得疾及革曰未死一日當
立一日紀綱引扈再興卧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
大計尋卒　子范字武仲葵字南仲俱有志事功方器之遣從
李璠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
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葵與范嘗攻唐鄧方
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卒大捷時金人隔蘄州范葵急會將
校奮擊斬獲過當趙方子范葵附　初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

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一安一危一治一亂係朝廷
之討叛與不討耳范亦為書謝廟堂曰上自一人下至士民無
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而內無卧薪嘗
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何哉彌遠得書為之動心然猶未
欲興討參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彌遠因訪將材於葵葵以范
對已而全攻揚州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遂殺全後葵制置京
河范宣撫關陝而元人突至洛陽城下葵乃與全子才棄汴而
歸詔貶秩范知襄陽南北軍交爭失于撫御於是王旻等作亂
降于元言者劾范降三官而景定中葵封魯國公尋卒祠
劉氏泉曰趙方起自儒生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樽俎
折衝之風帥邊十年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
嚴整以戰為守故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
全嘗問相業於鄭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名士名將咸
拔而用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亦克推誠擢任致
其死力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憂者由此方子范葵
其所建立多如方所豫計然葵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
故自宋端平而後捍禦淮蜀兩邊論者頗稱其功乃范在襄
陽邊防一切廢弛使岳武穆收復積累之功一旦灰燼此豈
方所望于范者哉
崔與之字正子廣之士縣太學舉進士第自與之始累績擢廣
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
裁決與廉劾貪風采凜然諸所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

為海上澄清錄金南遷汴朝議疑其進逼特命主管淮東安
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
一事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昔召外兵以集事
者必有後憂俄而都統劉琸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
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日萬人之命壞于一夫之手益修守戰
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為叛
卒所逐蜀大擾與之以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
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
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
人心悅服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
再為臨邊金人乃退及還廣州蜀人思之肖像以配張詠趙

朴名王賢祠理宗即位累起授願秩皆力辭先是廣州摧鋒軍
遠戍建康留四年又留戍江西四年轉戰上功不報求撤戍又
不報遂相率倡亂長驅至廣州聲言欲得連帥追幕屬甘心焉
與之家居莆興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遂悉
遁去朝廷因遂授以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與之聞命亟
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遣人無知者帝於是注
想彌切拜參知政事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
人材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上奏言極剴切帝嘉歎趣召愈力
控既至十有三疏乃得致仕

史臣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為名世
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

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豈非所謂人豪者耶

孟珙字璞玉宗政之子也寧宗嘉定中宗政嘗被檄援棗陽臨
陣父子相失珙望見敵騎中有素袍白馬曰吾父也急麾騎軍
突陣遂脫宗政理宗紹定中元將那顏倴盞追金主完顏守緒
圖蔡時珙受檄戍鄧討金唐鄧行省武仙武仙與唐守將武天
錫鄧守將移剌瑗相掎角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
剽甚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衆潰去壯士張子良斬天錫以獻
武仙亦敗走移剌瑗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
是降者相繼既而又大敗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還襄陽餓趨
元人之約會師圍金蔡州倴盞與珙約為兄弟酌馬湩飲之遂
合兵攻西城克之金亡遂與元人以陳蔡為疆各引師歸詔珙
黃州駐劄措置邊防元人侵江陵珙帥師破其二十四砦還民
二萬而歸元人收黃州珙帥師救之軍民喜曰吾父來矣屢敗
元師卒全其城旋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
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至岳遂復郢州荊門軍因奏曰襄
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乃益置先
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又遣師分道禦元人于蜀口遂復夔
州後兼知江陵府珙至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今無所限隔
敵一鳴鞭即至城外乃修復內隘別作外隘又通三海為一派
然巨浸遂為江陵天險無何元人侵江陵珙敗之

劉氏泉曰或言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金金亡
必及於宋此滅虢取虞理勢之自然也今元遣王檝約共攻

蔡而珙請以二萬人行與元將約為兄弟悉力助之共滅金
其後賊復來責宋以敗盟而淮漢之間遂無寧日浸至亡國
以為宋之失策珙實為之是不然夫金之得志於宋久矣劫
二聖犯陵寢據土地戕人民此忠臣孝子之所痛心而切齒
者也珙與元師夾攻遂亡其國以復先代之讐雪百年之恥
其動以義利害豈暇計哉後來叛盟開釁喪師蹙地此自范
葵于才之失非珙之失也故史氏稱之曰珙說禮樂敦詩書
而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余以其言為信然

董槐字庭植少喜言兵嘗讀孫武曹操之書而曰使吾得用將
汎掃中土以還天子論事慷慨自方周瑜諸葛亮父永遇槐嚴
聞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

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葉師雍又往從輔廣游久之廣歎其善
學寧宗嘉定中登進士第理宗端平中知潭州方三邊急於守
禦督府日夜徵發民且困槐為書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須亦
不匱淳祐中權廣西運判槐至邕州上守禦七策邕之西通
諸蠻夷南引交趾及符奴之屬數寇邕槐與約無相侵惟赤心
邕之皆伏不動又與交趾約奉正朔五事於是遣使來獻方物
大象南方悉定進給事中疏請抑損戚里因論群臣矣事少與
法違槐不敢上寶祐初進參知政事封公帝曰向用槐槐言
事無隱意在格君心之非而不為容悅每有所奏帝輒稱善拜
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
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宿德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

而意將進者始不悅矣槐又言害政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
法大吏久于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縱不檢士於是嫉之者
滋甚丁大全嘗緣閹妃及宦者遂得擢侍御史遣客私結于槐
槐曰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非善己銜
之乃日夜刺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衷佞不可近帝曰御勿
疑槐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上章劾槐章未下自發兵驅
迫出關罷相之制始下於是太學生陳宜中六人上書爭之竄
之遠州

鄒氏泉曰余讀宋史每嘆理宗始則為史彌遠所立而自未
壯乾綱終則為賈似道所制而盡移其國柄多所竄賢士任
憸人皆兩人專之猶曰有重柄而無威君也乃丁大全一戚
里婢婿僅僅權御史耳遂至以其言撤調兵關第逐槐此則有
倖臣無重相而其君且蔑如矣蓋理宗雖向用槐而年尋高
漸喜狎佞人故寵貴大全以致竊弄威權至逐槐而不問及
為策免槐故自槐既去大全益恣橫用事而道路以目舉朝
皆倖位而國勢日以蹙矣論者言宋始終為奸臣所敗訖
言乎

余玠字義夫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作長短句上謁趙
葵時葵為淮東制置使[illegible]之留之幕中以功進工部郎官理宗淳祐初
玠提[illegible]進對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
玠亦自許[illegible]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四川安撫
制置使於[illegible]日益壞遺民或不聊生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

始有安生之志玠大更弊政[illegible]築招賢館以禮接士得
冉璡及弟璞謀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屯兵聚糧為必守計而
內外水各有倫是如臂使指氣勢連絡且開屯田於成都蜀
以富實及宋議將[illegible]遂互詰聯元與元兵戰遂相頡頏矣初利
州都統王夔素殘悍恃功驕恣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久欲誅
夔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夜召夔計事縛離營而成巴單
騎入代領其衆遂斬夔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而玠素欲
革軍中舉代之弊乃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
常疑玠圖已厚結丞相謝方叔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
心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
鬱不樂寶祐初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

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劉氏泉曰蜀號難治自昔已然當玠時蜀日益壞東西川無復紀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易守宰蕩無綱維又王夔恃獮突之勇而復懷吴曦之逆縱兵殘民為蜀所苦玠一至蜀諸所除害興利者具舉其効至於罷踰撤戍蓋玠之自許摯全蜀還宋者已酬其言矣乃遽口遂行而使齎志以沒理宗之許玠者無乃食言乎然久假便宜之權而寄耳目于群小疑惧者遂至拒命玠之召釁固有自來乎於是益歎昔人之治蜀如張詠趙抃崔與之三人者身名俱全之難也

葉夢鼎字鎮之太學試兩優出身淳祐中為郎官轉對言外有大敵內有巨姦宮闈蠱媚熏腐依憑諸藩悍將草竊姦究所言皆天下大事寳祐初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夢鼎登朝李辭謝之景定中賈似道公田法行夢鼎以為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理宗崩太子即位議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非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力辭帝勉諭再三咸淳中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乃與似道分任四川制置使己辟參議及死其子愬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為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断不為陳自強即求去策揚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後引杜衍故事單車宵遁
劉氏泉曰人臣不幸而遇君之促祚大不幸而遇國之危亡夢鼎仕宋自咸淳至景炎甫十五年耳歷度恭及端君祚何促甚也又屬天運傾頹疆土日蹙國之危且如綴旒矣朝廷每進夢鼎以大位非單車宵遁則扁舟徑歸時不曰避國難哉乃其心則羞與賈似道並位也及似道死益王即位于閩召為太乙宮使于時勢已無宋顧間関航海不避艱道梗不得進至南向慟哭失聲而還此其心即包胥哭秦之心而恨無存楚之師也後二年而夢鼎死又後二年而宋亡嗚呼夢鼎而在安能忍辱蒙恥于元庭者耶

右吳常熟潤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李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初名若冰以使金改今名治以上舍登第試學官第一除太學博士蔡京晚復相子絛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為言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又言積蠹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又同三司高休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依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不宜加縟禮遂止欽宗命若水使金見粘罕于雲中緣歸兵已南下復副馮澥以往所議多不從帝又命何㮚行與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留信而歸通鑑飜請金人索金銀急且還使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與若

水（時為吏部侍郎）以為無虞勸帝行遂奉帝復如青城至金營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泣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曰天無二日若水豈有二主耶其僕亦慰解之曰少屈冀得一歸覲父母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後旬日粘沒喝召計事若水因歷數而罵之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若水臨死無怖色為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鄒氏泉曰余於若水之死未嘗不壯其節而猶退歎當事者之憒憒以至於斯也方金人之入道南侵也楊天吉劉嘏亦求傾無志于易君跡其南北不可相無之言且意欲可知已故宣化之攻猶可堅守以俟詔解乃何㮚孫傅輕聽郭京游惰之兵（聞者六甲法擇年命合者）出攻勁敵以致汴京覆陷既已失策及邀上皇出郊猶自可請親王宰輔代行而帝自為青城之如又復失策比帝既自青城還矣而復欲至營益奮人計中變欲劫帝北去而別立君如吳革見大禍策將說可行也而乃勸帝再往以墮其計耶是行也何㮚主之若水亦贊之自是帝留不遣而道君而下空其宮以行遂貽中夏萬世之恥志義之士至今恨之然當時遍利賣國之徒洪芻輩薦其君與相存亡而若水抱持一哭遂令金酋嘆服感竦疑

沮而不敢逞竟義不辱至罵酋以死嗚呼非烈丈夫烏克為之哉

劉韐字仲偃崇安人第進士嘗知越州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益屬戲守備寇至城下擊敗之及守真定金兵抵城下韐發強弩射之金人知不可犯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韐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啟閉欽宗善之太原陷韐在遼州召入覲尋相仍罷之京城不守仍從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諭之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嘆其忠

泉按翁在道寬厚與人交若有畏然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
回奪初在西川為董費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節死論
者遂不復短其前失云然則翁之死於忠義明矣乃綱目不
書死之而書自經于金軍者何見金雖殺翁不能以威屈翁
令諭伴論降誘以富貴又不能以利餌翁故特書自經以著
其死節之善若曰翁之忠義為彼所服彼不能害而翁自經
之云爾從容就義於翁見之矣乎
江萬里字子遠少神雋有穎入太學有文聲以舍選出身累
遷至監察御史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
厚議者謂萬里母死秘不奔喪及挾妾媵自隨[illegible]
[illegible]得萬里無以自解坐是閒廢者十有二年後有
尚論編　卷十九　三
辨其非辜者復仕陞以言者去官度宗即位遷參知政事萬里
始雖俛仰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
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似道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
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
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嘆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自
祠不俟報出關後召升左丞相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也
明年元兵渡江萬里始聞襄陽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
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
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饒州城破萬里竟赴止水死
汪立信淳祐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

此閫帥才也景定中知潭州恤貧民變士習期威敵軍謹遂為
湖湘重鎮為荊湖安撫制置移書賈似道言今天下之勢十去
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為今日計者三策耳內郡之兵盡
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百里而屯十屯為府互相應援率然之勢
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俟邊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
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賈似道
得書大怒抵之地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及元兵大舉伐宋蹤
時似道督諸軍次江上以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即就建康募兵
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
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
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且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
尚論編　卷十九　四
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
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
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
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
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迺
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
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
劉氏泉曰當萬里立信時正宋室危急存亡之秋似道當國
於忠義如二子者交睚眥力猶惧不逮顧得書抵地積怨謀
逐何以望二子之匡濟乎若二子者中庭之慷慨悲歌止水
之從容赴死雖其寓官閒居所處不同而審義自裁其趣則

一宋亡節義之臣余頗屈指二子云（[illegible]）
文天祥字宋瑞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皆諡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帝親拔為第一開慶初元兵至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時天祥為寧海軍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累遷權直學士院當臣希以道指[illegible]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咸淳中起為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illegible]之責其在君乎度宗德祐初天祥知贛州江上報急天祥奉詔起兵入衞其友止之天祥曰吾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

尚論編　卷十九　五

有聞風而起者社稷猶可保也及天祥入平江[illegible]則元兵已克常州而陳宜中且白太后遣使請降矣元伯顏欲與政面議太后拜天祥右相兼樞密使（[illegible]）與吳堅往天祥見伯顏于皐亭山乞退軍嘉興以俟講解爭辨不屈伯顏怒拘之伯顏遣唆都說天祥曰國亡與亡四字（[illegible]）頤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自鎮江夜亡入真州閉候門者誤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乃東入海道避元兵僅脫死泊舟至温州以求二王（益王昰）時恭宗及皇太后福王與芮俱北去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益王即位于福州是為端宗召天祥拜右丞相與宜中等議不合遂以同都督行收兵入汀州元兵至遂移漳州乞入衞時多起兵來應者稍復州縣（[illegible]）元李恒襲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出走師潰于空坑妻歐陽氏子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送燕）天祥收殘兵入循州惟一子隨與其母皆死進屯潮陽時端宗崩弟帝昺立上表自劾敗于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元張弘範襲執天祥于五坡嶺天祥固請死不許弘範以之遣使護送至京師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天祥在燕三年元王知其終不屈與宰相議釋之遂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一死足矣然猶不忍有加害彼天祥謂者遂命殺之俄有詔使止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宋史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

尚論編　卷十九　六

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王崎嶇嶺海間以圖興復兵敗身執元世祖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于進士進士莫盛于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謝枋得字君直為人豪爽志尚忠義理宗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中兼經科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及彗星

出案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且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上其稾于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破冒利降鐵且訕謗道兩官謫居興國軍度宗咸淳中赦放歸德祐初呂文煥導元兵東下枋得以江東提刑知信州呂師夔攻之城不守以一得嫌鄉保師夔以為沿江鎮使乃有此不載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屐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其後人稍稍識之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中時宋已亡為至元二十三年矣程文海留夢炎薦以枋得為薦終不行魏天祐見元方以求材為急欲薦枋得以為功使其友趙孟■來言枋得詈天祐及見之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菓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

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于地終不食而死

鄭氏泉曰枋得自未第時已以忠義自任每與人論古今國家治亂事必掀髯抵掌跳躑自奮徐霖嘗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故其舉去參靈夜試經科黨名茶坂賣卜建陽與夫對行省之言上有堯舜下有巢由皆有不可與曲士道者而天祐顏責其不死於安仁之敗[illegible]彼淺夫逆儒亦惡知其心也枋得之心盡洩于貴夢炎之書矣其言曰武王太公以八百国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illegible]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illegible]蓋其意以存宋之義望之元也至於道之燕京而望宋之意始絕遂不食而死彼其生平忠義之志庶幾無負矣乎

張世傑起自小校度宗咸淳中呂文煥以襄陽降元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郢州元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元伯顏攻郢亡降世傑提所部兵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嘆異復平浙西諸郡兵勢頗振元軍迫臨安至皐亭山世傑從二王入福州與陳宜中奉益王昰為主後兵敗移王居井澳又從碙州益王殂衛王昺立徙新會之厓山時世傑以[illegible]明年元張弘範兵至或請先據海口世傑恐久在海上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

砦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大困南北受敵遂大潰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而陸秀夫負帝昺同溺世傑後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

陸秀夫字君實理宗景定初登進士第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度宗德祐初李庭芝制置淮東擢秀夫參議官時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以禮部侍郎使元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州秀夫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相與立益王于福州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時君臣播越濵海庶事疏畧秀夫每時節朝會獨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

妻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慟者王以驚疾殂
乃與衆共立衛王昺改元祥興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
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又盡出其手雖
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及崖山破秀夫走衛王
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妻子入海
即負王赴海死

鄭氏泉曰昔人有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
自宋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嚮於是中外縉紳知
以名節相高靖康之變志士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
忠節相望其所由來者非一日之積矣以余言之忠義之死
難類亦有別或授職守土或銜命出彊或嬰鱗觸諱或賈勇

向敵或慷慨赴死或審義自裁總之捐軀殉節之死靡二彼
固皆非有豫期然恒值其有君有國之日王者常崇而褒之
至於國滅而家與之俱滅君亡而身與之俱亡而富貴名爵
一無所為而為者張陸二子為近之當端宗之崩于碉州群
臣多欲散去矣秀夫猶不忍置度宗之稚子而立之必至於
無可柰何始負帝而胥溺以死帝昺既溺所存者楊太后耳
世傑猶欲奉之以求趙后而立之至楊太后赴海始仰天呼
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若天不欲復存祀者則大風覆我舟
舟遂覆世傑溺死焉嗚呼二人之力雖無能存宋乃其不忘
宋而獨存者其志良可悲矣昔太史公傷屈原至垂涕其所
自沉淵余讀宋史至此能已於太史之涕乎 已上忠義

陳兢江州德安人其先名崇者為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為家法
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唐僖宗時嘗詔旌其門
南唐又為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褒褒子昉昉之世其家已十
三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親睦人無間言每食
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illegible]建書樓於別墅延
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希少昉弟之子鴻宋
太宗太平興國中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奏免其雜科開寶初免徭役巳
兢即鴻之弟兢之世子姓益衆常苦乏食淳化初知州康戩言
于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其從弟旭每歲止受貸
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
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旭家之食借以公粟豈可見利忘

義為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裴愈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
友儉讓近于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張洎因對及旭受貸事
上為之歎息

鄭氏泉曰陳兢之在宋一布衣耳非有瓌琦之行鴻茂之德
也何以紀之義門也義門非自兢始也起自南陳宜都王叔
明代有聞人由叔明以迄于唐之大順間有名崇者益光而
大之斯義門所由稱也崇之孫昉則傳世十三矣聚子姓七
百矣又至於兢則子姓益蕃矣乃能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
門之內肅於公府亘古迨今豈有兩哉余每慨淳龐之風既
漓而族姓之散處久矣如越中及儀部亦多聚居者然不共食亦[illegible]孝謹如陳[illegible]為士
者服冕乘軒而宗人混於皁隸莫知收恤其富人幗殖財賄

斥廣田廬宇腐粟　朽貫而宗家淪落流徙即在四世五世
之內亦漫不爲省甚者當其世之子孫已不務孝謹而偷傷
敗軌以隳其家聲嗟嗟此何以稱義門乎余因識蒐以慨其
先由俾大族著姓昏慕而效之雖共爨共居不可　猝得而
能脩其孝謹長厚以延其世亦庶幾禮義之族云
徐積字仲車孝行出于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
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
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
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爲
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
之積曰吾遇之則惕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母

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動嘔血廬墓三年臥苫枕塊衰絰不
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
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爲幹
既終喪不徹筵几饋獻如平生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
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
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必使爲君子又以
爲君子必一言一行一思稍有不善聞之者欽衽敬聽爲政和
中謚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鄭氏泉曰自遷固史而下至范曄始有獨行之名嗣是唐書
有卓行傳五代史有一行傳而宋史亦有卓行傳節孝與焉
夫獨行者事非通貫而風軌足懷者也一行者　世變多故
而能脩節義者也卓行者行常人之所難行而安焉者也然
綜之作史者多列諸孝友或孝義之外豈非自之爲太過之
行乎余謂若節孝者孝有至性終其身不變而行已誨人率
以古道宜入孝友傳使齒於中行而史氏顧抑之入於果谷嘅
鄉之儒以一節觀之非也祀鄉社
种放字名逸洛陽人父詡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母往來嵩
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放獨與母俱隱終
南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又得辟
穀術別爲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因號雲溪幅巾短褐負琴
攜壺泝長溪坐磐石徙倚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時爲歌詩稱
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太宗淳化中有言其才行者詔使召之

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安用文爲盡取其筆
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太宗嘉其節詔賜緡錢使養母不奪其
志有司歲時存問真宗咸平中母卒張齊賢薦其孝行召至對
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
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
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第一區自是屢召對異日暫還
山帝遣使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大中祥符初命判集賢院
從封泰山拜給事中頃求歸山宴餞於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
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放性嗜酒嘗
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又嘗作詩有溪
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後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

旋求歸山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上嘗語近臣曰放為朕言事
具衆但外庭無知者因出所上議道議德議刑凡十三篇示之
鄭氏泉曰昔人言隱逸之士有三等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
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焉而卒以功業顯其次則持峭
行不可屈於俗即應徵召退然受爵然辭使人君常有所企
慕而難制末焉者資矯薄樂山林而不反天下後世常高其
風而不敢加訾焉余觀种放之行已始以為處身上次之間
究其竟竊嘗疑之彼其巖棲溪谷之性固無意祿仕而戀戀
于虛懷待士之主亦屑受羈束故其趨闕就列終疾還山去
來頗無定迹人有貽書朝之者帝嘗令群臣賦詩杜鎬以素
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至於晚節好飾輿服廣置美田

嘗媟罵嗣宗親詬驛吏時議浸薄之此史臣信放固不若求
焉者之為高與唐史嘗言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至使人號終
南嵩少為仕途捷徑余為种放惧之

林逋字君復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
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
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illegible]
[illegible]逋工書畫喜為詩其詞澄澈峭特如
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亦奇句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
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
嘗自為墓于其廬側臨終為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
封禪書之句尤為人所稱誦云

鄭氏泉曰余按和靖喜為詩然既就蕪悶輙棄之或謂何不
錄以示後世和靖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
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所傳尚三百餘篇和靖在景
祐初尚無恙范文正公嘗過其廬贈以詩曰巢由不願仕堯
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為名賢所欽賞
如此然則和靖所謂逃名而名隨之者非耶

蘇雲卿紹興間自廣漢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披荊棘為圃
藝植耘芟灌溉皆有法度四時之品無闕味視他圃蔬勝
夜織屨堅韌過華歸人爭貿之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
應貸灌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
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親造其廬致之帥

漕乃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因延
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
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
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
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
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來款了此事翁曰此恐
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
因出書函金幣真几上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畢遣
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
矣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著因作箴以識
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

可尋弗力弗早予罪奚贼

鄭氏泉曰觀雲卿之含和隱璞秉道匿輝及兩言敝德遠之器識事業庶幾渭陽之遺老與乃竟翱治世具高蹈遠引逃弓旌之招何哉上有文武下有旦奭出而相與匡濟世道此尚父所由共載也彼雲卿者固豫見高宗德遠之不克了厥後事矣故寧甘放草野而不詘其志于雲所稱其人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者斯人之謂耶嗚呼雲卿可謂善學尚父矣

尚論編卷之二十

古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鄭泉子靜甫輯著

元

耶律楚材　廉希憲　史天澤　張弘範

余闕義士　杜本隱逸

耶律楚材遼王孫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者完顏[illegible]員外郎元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處之左右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太祖亦自灼羊胛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女子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太祖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取貨財兼土田楚材泣奏之令暴稍戢太宗即位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金汴梁既下楚材請遣入城求孔子後封之付以林廟地召名儒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由是文治興焉遂分三科試士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太宗崩皇后馬真氏稱制宗信姦回庶政多紊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然以先朝舊勳后深敬憚焉

鄭氏泉曰元太祖信用楚材屬太宗委之以國而太宗果能推誠任之故楚材事兩朝三十餘年諸所建立悉展底蘊而

不疑而下無然人以比于郭子儀書揪云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為歌詩授行軍總管從討李璮於濟南璮既誅朝廷懲璮盡奪兵民之權故能為亂議罷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弘範例罷至元初世祖念弘範功授順天路總管頃為萬戶戍萬山逆扼襄陽偕宋將李文煥入覲及丞相伯顏伐宋兵渡江弘範為前鋒敗宋師長驅至建康從董文炳由海道會伯顏進次近郊將命入城數宋大臣之罪皆屈服竟取稱臣降表來上因遣將校水陸分道南征運坂數寨乘虛破其北門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使之拜不屈待以賓禮送至京師師次崖山宋舟碇海中隱然堅壁弘範引師赴之出奇兵斷其汲路破宋師宋臣陸秀夫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磨崖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

鄭氏泉曰元世祖以烏桓之種而紹中國之大統即有臣如弘範出奇謀秘計以滅宋祇益余嘅噫耳其事亦何足道顧其論小倉大倉之説乃千古名言不可不識方弘範之守大名也歲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説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体其勿問嗚呼頃歲大江以南霪　雨為潦汙田數無禾枵腹之民常嗷嗷然以待蠲租之詔苟加意民牧者有能述弘範之説以諷之天子陳之當事其不感悚而大寬江南被災之民者鮮矣

余闕字廷心唐兀人元統初賜進士及第為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以脩遼金宋三史召為翰林修撰旋出盜起河南陷郡縣起闕為副使分兵守安慶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卻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表裏完固屹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水兵戍焉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遂薄城下攻西門俄饒州祝寇及趙普勝又攻東南兩門群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仍分麾下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數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事不可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耶卜氏及子女皆赴井同時死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焉

泉按余闕除篆隸術五經皆有傳注為文有氣魄能達其所欲言詩体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蓋彬彬儒者與乃其為丞相沙班討賊何其壯也守安慶左提右挈矣窮拒賊又何其才而勇也即古之郤縠何讓焉其力屈城陷而

自剄也不忍以其效死之身而斃於亂賊之手也義也夫闕
之死賊義之求尸塘中為之歛葬及安慶內附我
明嘉闕之忠詔立廟于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杜本字伯原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木得其所上救
荒策大奇之力薦于武宗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
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間丞相脫
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為翰林待制兼
國史院編修官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以萬事
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
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本湛靜寡
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為學
者皆濟之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
尤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為
清碧先生
鄒氏泉曰元史所載隱逸六人如杜瑛之從容對問張特
之居官大致採所措注蓋非徒隱者也乃杜本未經召對亦
未嘗至官其議論設施不少概見獨其致丞相書所陳數言
若千古無人道得到此夫天下道術壞於文離人情擾於煩
散而禮樂所由以不興也本固見元之君相雖典誥制作矣
其稱疾不行也亦睹兩生之見哉而言論風旨亦仍大矣
二十卷畢

尙論編二十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鄒泉撰泉字子靜崑山人正德中諸生是編所
載自三代以至宋元悉刪削諸史本傳存其梗概
間引他說考證又仿諸史論贊附以己意亦頗有
可采之處非明人餖飣稗販者可比但以二十一
史欲縮歛於二十卷中此雖班馬之才亦必不能
鎔鑄包括時傷疏漏固其所耳

帝鑑圖説不分卷

〔明〕張居正　呂調陽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純忠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帝鑑圖説無卷數》提要

帝鑑圖説敘

帝鑑圖説者今元輔少師張公輯以進
御者也
上初登大寶
召見公
平臺隆倚眷公亦矢精白佐
上一新治理善衣也
上春秋茂二睿資公首陳勸學所簡進侍
從儒臣分日直講公偕少保呂公左右
侍數承
清問效啓沃
上益觸意於學公令講臣采摭前代君人
治蹟遡唐虞以迄漢唐宋理亂興衰得
失可為勸戒者條其事百餘各因事繪

前敘一

圖系之說以備
乙覽存考鏡焉題曰
帝鑑公草疏率諸講臣進之
黼座
上爲起變傾聽徹
睿覽指其中一一顧問公公對如指一特
延臣謂
上謂聖不世出也夫所貴乎君人務學者
無爲君也君者撫九有而治治本乎道
繇其道而治與不繇其道而否者歷徵
前代往蹟昭然懲惡舉而不爽考睹矣
故曰前王之遺軌後王之永鑒世主未
有不師古而善治者乃或有謬悠其塗
轍罔軌於聖哲而狂愚是蹈焉由鑒與

罔鑒間耳鑒於言而弗迪厥行與持其
始而鮮克終猶罔鑒也唐虞而後論治
者則商周首稱然殷鑒有夏周鑒有殷
其道同也下是者無論兩漢即唐宋之
君非無中材間亦有繪前代之迹者有
圖無逸於屏者迺其君臣取具于緣飾
而鮮交修之實竟其治不能睎隆古於
百一
上聰明首出既沖年纂
歷服孳孳法古圖治任用賢哲方開泰治
以永熙圖將唐虞復出即商周不啻也
千百世而下仰稽帝範者知
明有
哲后乃亦有交修一德之臣則是圖有不

視爲典訓善善無疆者哉公以公忠受
簡知
上嘗親灑宸翰錫公良臣夫有明后者斯
臣良今其時千載一遇也聲不佞被遇
三朝病違朝列者二十餘年頃奉
詔備禮官思夙夜奉職未遑也屬公所進
圖說
上嘉納勅下禮官宣付史館公復梓其副
以揚
休美屬以校梓者則文學喬子承華謂聲
禮官也宜叙端簡
萬厤癸酉仲春吉日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華亭陸樹聲譔

進圖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臣張居正等謹

題爲恭進

帝鑑圖說以仰裨

聖治事。臣等聞商之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惟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盤樂怠傲。即亂。出于治。則雖不階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于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酖者之必斃。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則得失之效

昭然可睹矣。仰惟
皇上。天縱英資。
光膺鴻寶。
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
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
跂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疎。夙
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効啓沃者。其道無繇。
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上應
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

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強等。略倣伊
尹之言。考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玄
邈。紀載未詳者。不敢采錄。謹自堯舜以來。有
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
為戒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九。從
陽數也。惡為陰。為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
一事。前各繪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
直解。附於其後。分為二冊。以辨淑慝。仍取唐
太宗以古為鑑之意。僭名曰

帝鑑圖說。上呈
睿覽。昔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專戒懲。張九齡千秋
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媺惡並
陳。勸懲斯顯。譬之薰蕕異器。而臭味頓殊。水
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象
於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於俚俗。雖條
目僅止百餘。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
畧備矣。伏望
皇上。俯鑒愚忠。

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為師。從之如不及。視其
惡者。用以為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
事。即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
忘終簣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則自
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德可媲於堯舜。治將
埒於唐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頌治之主。
效忠之臣。取
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為模範者矣。
臣等無任惓惓懇切之至。謹以所輯圖說裝

潢成冊。隨本上
進以
聞。伏候
勅旨
隆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臣張居正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呂調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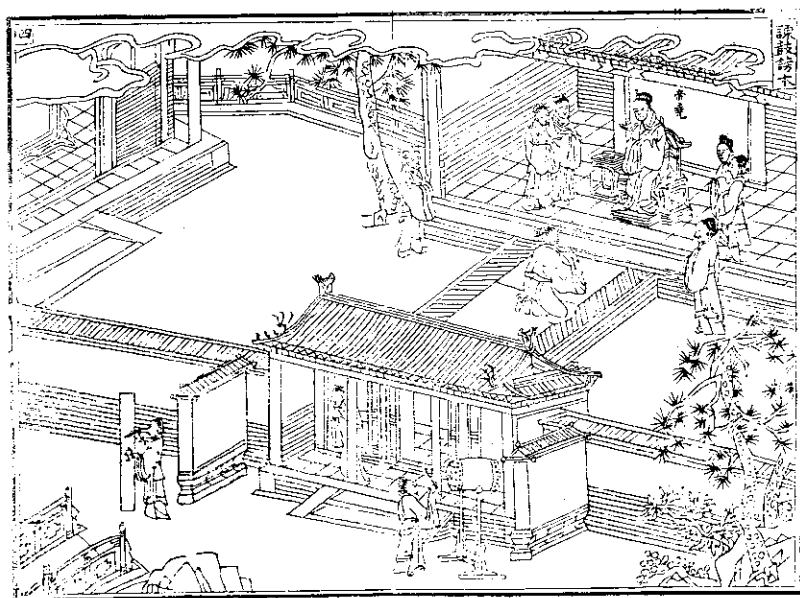
本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
用嘉納圖冊留覽還宣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
修之義禮部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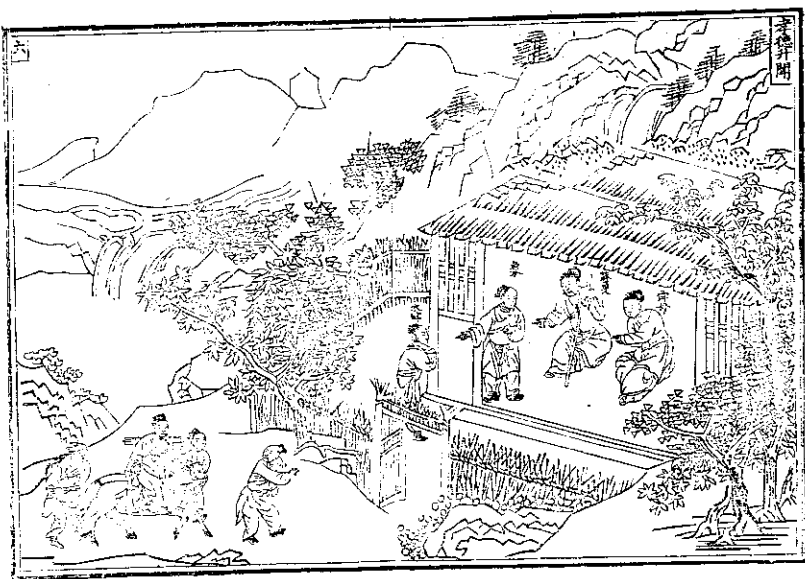
目錄

唐史紀堯命羲和。敬授人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羲叔居南交。理南訛。和仲居昧谷。理西成。和叔居朔方。理朔易。又訪四岳舉舜登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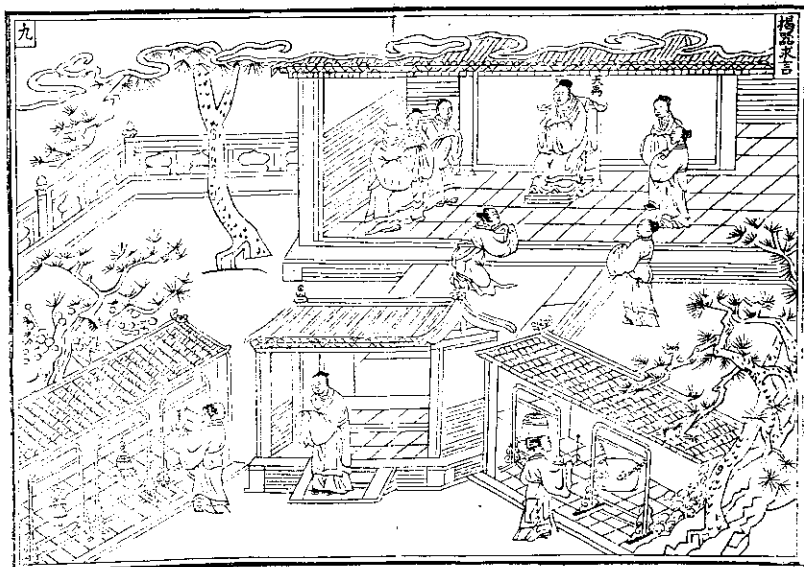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帝堯在位。任用賢臣。與圖治理。那時賢臣有羲氏兄弟二人。和氏兄弟二人。帝堯着他四箇人敬授人時。使羲仲居於東方嵎夷之地。管理春時耕作的事。使羲叔居於南方交趾之地。管理夏時變化的事。使和仲居於西方昧谷之地。管理秋時收成的事。使和叔居於北方幽都之地。管理冬時更易的事。又訪問四岳之官。着他薦舉天下賢人可用者。於是四岳舉帝舜為相。那時天下賢才。都聚於朝廷之上。百官各舉其職。帝堯垂拱無為。而天下自治。蓋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雖以帝堯之聖。後世莫及。然亦必待賢臣而後能成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言股肱具而後成人。良臣衆而後成聖。意亦謂此。其後帝舜為天子。也跟着帝堯行事。任用九官十二牧。天下太平。乃

與群臣作歌以紀其盛。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所以古今稱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斯任賢圖治之效也

三

唐史。紀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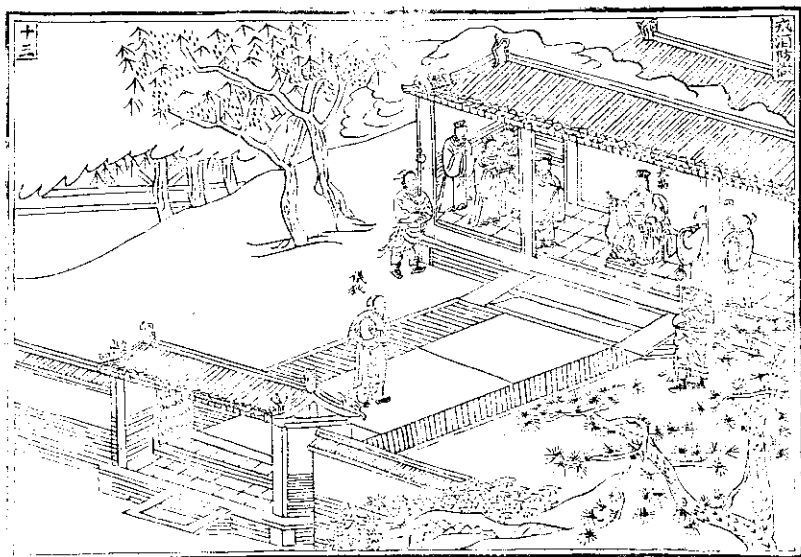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帝堯在位。虛已受言。常恐政事有差謬。不敢當面直言。特設一面鼓在門外。但有直言敢諫者。着他就擊鼓求見。欲天下之人。皆得以盡其言也。又恐自已有過失。人在背後譏議。已不得聞。特立一片木在門外。使人將過失書寫在木上。欲天下之人。皆得以攻其過也夫聖如帝堯。所行皆盡善盡美。宜無可諫可謗者。而猶惓惓以求言聞過為務。故下情無所壅而君德日以光。然欲法堯為治。亦不必置鼓立木。徒倣其迹。但能容受直言。不加譴責。言之當理者。時加奬賞以勸勵之。則善言日聞。而太平可致矣

虞史。紀舜父瞽叟娶後妻。生象。父頑。母嚚。象傲。常欲殺舜。舜避逃。克諧以孝。瞽叟亦允若。帝求賢德可以遜位。群臣舉舜。帝亦聞之。於是以二女妻舜。舜以德率二女。皆執婦道

解虞史上。記大舜的父。是箇瞽目人。他前妻生的兒子就是大舜。舜母故了。瞽叟又娶一箇後妻。生的兒子叫做象。那瞽叟愚頑不知道理。後妻嚚惡不賢。象又凶狠無狀。他三箇人時常商量着要殺舜。舜知道了。設法躲避。然後得免。然終不敢怨其父母。只盡自家的孝道。久之感化得一家人都和睦。瞽叟見他這等孝順。也相信歡喜了。所以人都稱他為孝子。當時帝堯要求賢德的人。可遜以帝位者。群臣都薦舉他。比先帝堯已知大舜善處父母兄弟。是箇聖人。但不知他處夫婦之間何如。於是召舜去。把兩箇女兒都嫁與他為妻。舜又能以德化率這二女。在他父母前都盡做媳婦的道理。堯因此遂禪以帝位。自古聖賢皆以孝行為本。然父母慈愛而

子孝順。尚不為難。獨舜父母不慈。而終能感化所以當時以為難能。而萬世稱為大孝也

夏史紀大禹懸鍾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解夏史上記大禹既居帝位恐自家於道有未明義有未熟或事務有不停當處或有可憂而不知或獄訟之未斷四方遠近的人無由得盡其言於是將鍾鼓磬鐸鞀五樣樂器掛在外面告諭臣民說道有來告寡人以道者則擊鼓諭以義者則撞鍾告以事者則振鐸語以憂者則敲磬有獄訟者則搖鞀禹在裏面聽見有那一件聲響便知是那一項人到就令他進見盡言夫禹是大聖聰明固已過人而又能如此訪問則天下事務豈有一件不知四方民情豈有一毫壅蔽此禹之智所以為大而有夏之業所由以興也

夏史紀大禹巡狩。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我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解夏史上。記大禹巡行諸侯之國。路上遇見一起犯罪的人。心中不忍。便下車來問其犯罪之由。因而傷痛垂泣。左右的人問說。這犯罪之人所為不順道理。正當加以刑罰。君王何故痛惜他。禹說。我想堯舜為君之時。能以德化人。天下的人都體着堯舜的心為心。守禮安分。自不犯刑法。今我為君。不能以德化人。這百姓每各以其心為心。不順道理。所以犯罪。是犯罪者雖是百姓。其實由我之不德有以致之。故我所以傷痛者。不是痛那犯罪之人。蓋痛我德衰於堯舜也。夫禹不以罪人為可惡。而以不德自傷如此則所以增修其德。而期於無刑者。無所不至矣

夏史紀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解夏史上。記大禹之時。有一人叫做儀狄。善造酒。他將酒進上大禹。禹飲其酒。甚是甘美。遂說道。後世之人。必有放縱於酒。以致亡國者。於是疏遠儀狄。再不許他進見。屏去旨酒。絕不以之進御。夫酒以供祭祀。燕饗。禮所不廢。但縱飲過度。則內生疾病。外廢政務。亂亡之禍。勢所必至。故聖人謹始慮微。預以為戒。豈知末世孫桀。乃至以酒池牛飲為樂。卒底滅亡。嗚呼。祖宗之訓。可不守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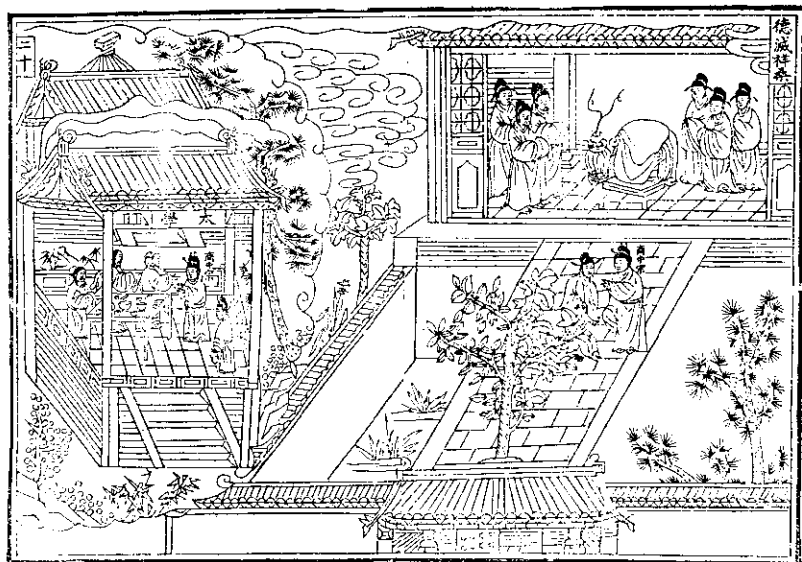
商史。紀湯出。見網於野者。張其四面而祝之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解其三面。而更其祝曰。欲左。左。欲右。右。欲高。高。欲下。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一時歸商者。三十六國

解 商史上。記成湯為君寬仁。嘗出至野。見有人四面張着羅網打鳥雀。口裡禱祝說。從天上墜下的。從東西南北四方飛来的。都要落在我網裡。湯聞之不忍嘆息說。這等。是那鳥雀一箇也逃不出去了。何傷害物命不仁如此。於是使從人將那網解去三面。止存一面。又從新替他禱祝說道。鳥之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任從你飛翔。只是捨命要死的。乃落吾網中。夫湯之不忍於害物如此。其不忍於害民可知。所以當時漢江之南。列國諸侯聞湯這一事。都稱說湯之仁德。可謂至矣。雖禽獸之微。亦且及之。而況於人乎。於是三十六國。一時歸商。蓋即其愛物。而知其能仁民。故歸之者衆也

商史紀成湯時歲久大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
湯曰。吾所為請雨者人也。若必以人。吾請自當。遂
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
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
宮室崇與。女謁盛與。包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
大雨方數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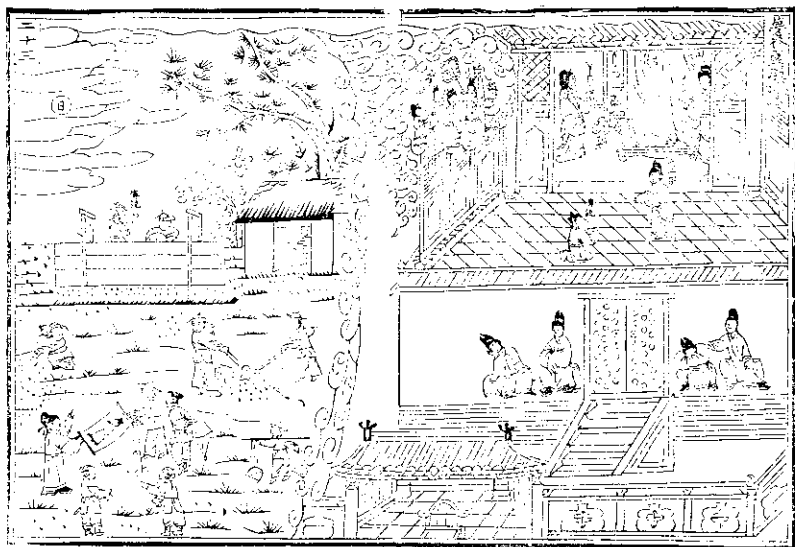
（解）商史上。記成湯之時。歲久不雨。天下大旱。靈
臺官太史占候說。這旱災須是殺箇人祈禱。乃
得雨。成湯說。我所以求雨者。正是要救濟生人。
又豈忍殺人以為禱乎。若必用人禱。寧可我自
當之。遂齋戒身心。剪斷爪髮。素車白馬。減損服
御。身上披着白茅草。就如祭祀的犧牲模樣。乃
出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件事自責說道。變不虛
生。必有感召。今天降災異以儆戒我。或者是我
政令之出。不能中節歟。或使民無道。失其職業
歟。或所居的宮室過於崇高歟。或宮闈的婦女
過於繁盛歟。或包苴之賄賂。得行其營求歟。或
造言生事的讒人。昌熾而害政歟。有一於此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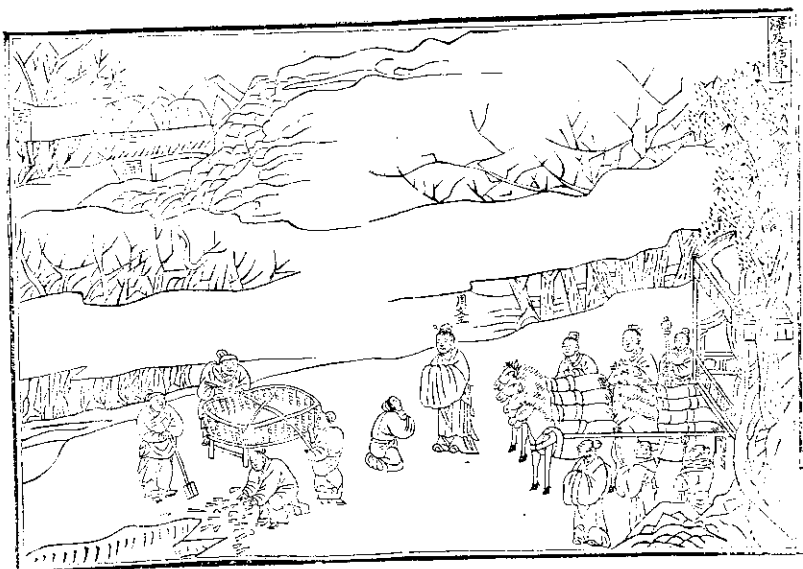
十六

寧可降災於我之一身不可使百姓每受厄湯
當時為此言一念至誠感動上天說猶未了大
雨即降方數千里之廣蓋人有善念天必從之
況人君為天之子一言一動上帝降臨轉災為
祥乃理之必然也

商史紀大戊時有祥桑與穀合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與。大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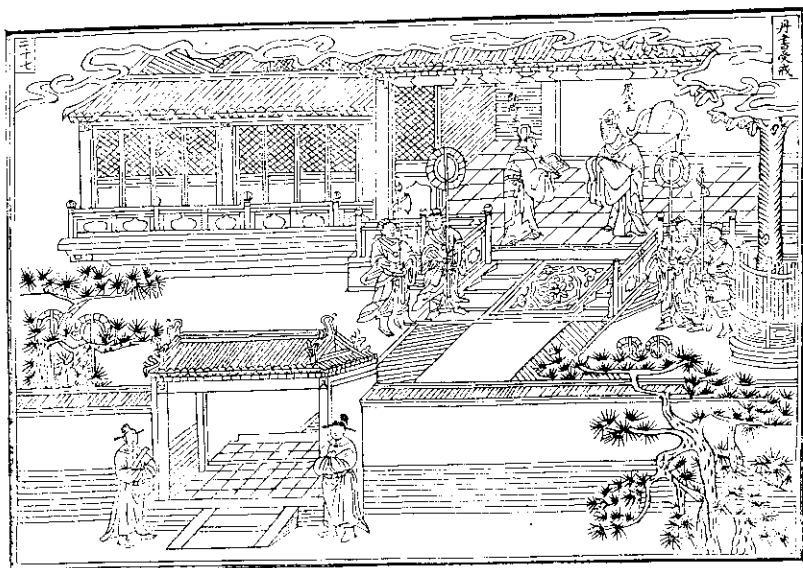
（解）商史上。記中宗大戊之時。有妖祥之桑樹與穀樹。二物合生於朝中。一夜之間。就長得大如合抱。中宗見其怪異。心中恐懼。以問其相臣伊陟。伊陟說道。這桑穀本在野之物。不宜生於朝

今合生於朝。又一夜即大如拱。誠為妖異。然妖不勝德。今朝中生這妖物。君之政或有闕失與。君但當修德以勝之。則妖自息矣。中宗於是聽伊陟之言。修祖宗的政事。明養老的禮節。早朝勤政。日晏纔退。百姓每有疾苦問之。有喪者弔之。大戊有這等德政。果然妖物不能勝。三日之間。那桑與穀。自然枯死。三年之後。遠方外國的人。慕其德義。經過幾重通事譯語來朝他的。有七十六國。商道前此中衰。至此而復興焉。夫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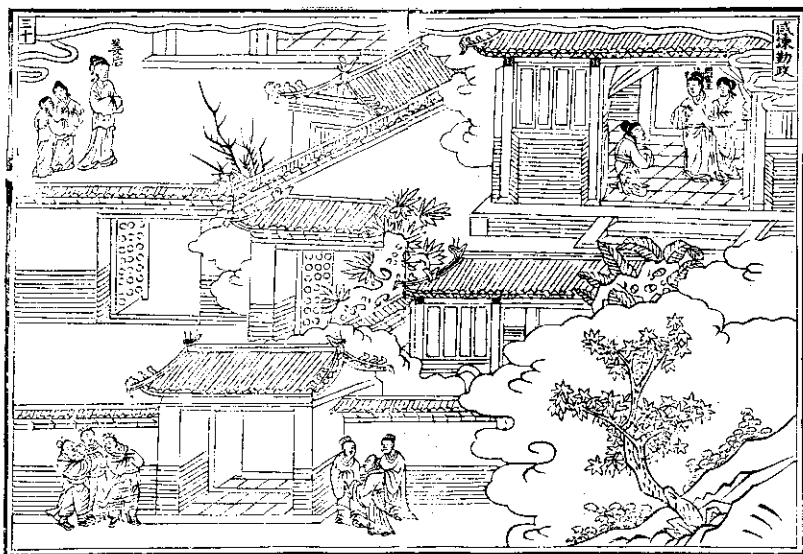
不自作。必有所召。然德本當修。亦豈待妖異之戊之祥桑自枯。蓋信妖不足以勝德。而為人君者不可一日不修德也

商史。紀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乃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說總百官。佐成商家中興之業

解 商史上。記商高宗初即帝位。在諒陰之時。恭默不言。想那治天下的道理。於是至誠感動天地。一日夢見上帝。賜他一箇忠臣輔佐他。醒來就把夢中所見的人。使人畫影圖形。徧地裡去訪求。至於傅巖之野。見一箇人叫做傅說。在那裡築墻。却與畫上的人一般模樣。召來與他講論治道。果然是箇賢人。於是就用他做宰相。命他說。你朝夕在我左右。進納善言。以輔我之德。當開露你的心。不可隱諱。灌溉我的心。使有生發。傅說既承高宗之命。統領百官。勸高宗從諫好學。法祖。憲天。高宗能用其言。遂為商家中興之主。詳見商書說命三篇

周史紀文王嘗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固其主矣。瘞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況於人乎

解 周史上。記文王初為西伯時。一日出行於郊野之外。見死人的枯骨暴露於野。因分付吏人以土瘞埋之。吏人對說。這枯骨都是年久死絕的人。已無主了。文王說道。天子有天下。就是天下的主。諸侯有一國。就是一國的主。今此枯骨。

我就是他的主了。何忍視其暴露。而不為掩藏之乎。乃瘞而掩之。時天下之人。聞文王行這等陰德。都說道。西伯的恩澤。雖無知之枯骨。亦且露及。況有生之人乎。夫文王發政施仁。不惟澤被於生民。而且周及於枯骨。所謂為人君。止於仁者。此類是也。豈非有天下者之所當取法哉

周史紀武王召師尚父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遂東面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亡。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藏之約行之利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王聞之而書于席。几。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户。牖。劍。弓。矛。皆為銘焉

解 周史上。記武王即位之初。尚老臣師尚父問說。凡前人創造基業。將使後人世世守之也。而能世守者甚少。不知有甚麼道理。藏之簡約。行之順利。而可以為萬世子孫常守者乎。師尚父對說。有一卷書。叫做丹書。這箇道理皆在其中。王欲聞之。必須重其事。齋戒而後可。武王於是齋戒了三日。端正冠冕。不敢上坐。下堂南面而立。致敬盡禮。求受丹書。師尚父說。南面是君位北面是臣位。王南面而立。則丹書當北面而授先王之道。至大。豈可北面而授受乎。王遂東面

而立。不敢居君位。師尚父西面而立。亦不居臣位。乃述丹書中的言語說道。凡為君者。敬畏勝怠忽國必興昌。怠忽勝敬畏國必滅亡。公義勝私欲。事必順從。私欲勝公義事必逆凶。這箇道理。只要在敬公二字上做工夫。藏之何等簡約。行之何等順利。可以為子孫萬世常守者。不外乎此矣。武王敬而信之。遂融化這四句的意思於凡那席上。几上。鏡子上。洗面盆上。殿柱上。杖上。帶上。履上。觴豆上。門窗上。劍。弓。矛鎗上。一一作為銘詞。不但自家隨處接目警心。要使子孫看見。也都世守而不忘焉。夫武王是箇聖君。能屈尊從老臣受戒。作為銘詞。傳之後世。周家歷年八百。享國最為長久。非以其能守此道也哉

周史。紀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早卧而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成中興之業。爲周世宗

(解)周史上。記周宣王的后姜氏賢而有德。宣王嘗有時睡得太早。起得太遲。姜后恐他誤了政事。要勸諫他。乃先自貶。摘脫去頭上的簪珥。待罪於宮中長街上。使其保母傳言於王。說道。我無德。不能以禮事王。致使王躭於女色。溺於安逸。失早朝之禮。這是我的罪過。請王加我以罪。王因此感悟說。這是我自家怠惰。有此過失。非夫人之罪也。（古時稱后妃都叫做夫人）自此以後。宣王遂勤於政事。每日早起視朝。與群臣講求治道。至晏方退。其致治之迹。足以上繼他祖文王武王。雖其父厲王時勢漸衰弱。至此復能中興。因宣王有這等功業。所以周家的廟號。稱他爲世宗。古者后妃夫人進御侍寢。皆有節度。每至昧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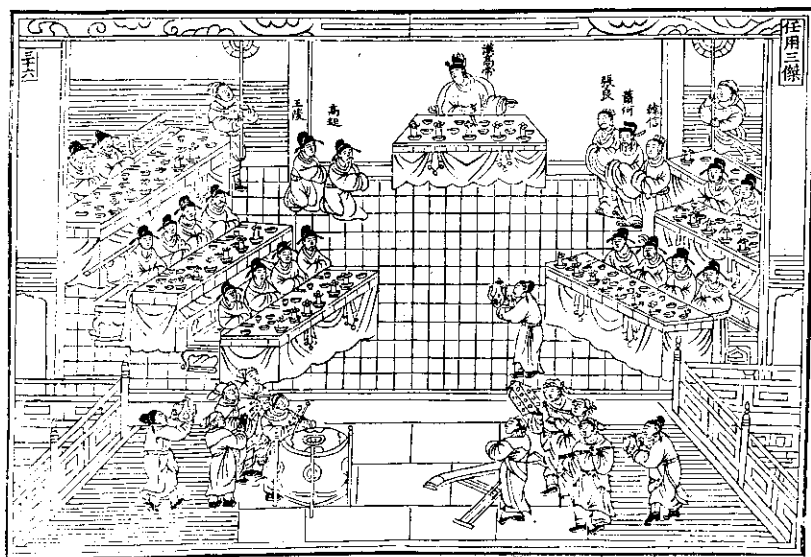
史奏雞鳴之詩。則夫人鳴佩玉於房中。起而告退。以禮自防。不淫於色。故能內銷逸欲。以成其君勤政之美。雞鳴之詩云。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言日將旦而百蟲飛作。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但群臣候朝已久。君若不出。彼將散而歸矣。豈不以我之故而使人并憎惡於子乎。姜后之進諫。古禮也。宣王中興周業。蓋得之內助爲多

漢史紀高祖初為沛公入關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又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惟恐沛公不為秦王

(解)西漢史上記高帝初起兵伐秦那時猶號為沛公既破了嶢關到咸陽地方因呼喚各縣裡年高的父老與那有本事的豪傑都到面前慰

勞之說道秦君無道法令煩苛你百姓每被害久矣但凡言時政的他就說人誹謗加以滅族之罪兩人做一處說話的他就說人有所謀為加以棄市之刑其暴虐如此眾諸侯有約先入關破秦者王之我今先入關當王關中與你百姓每做主今日就與父老相約我的法度只有三條惟是殺了人的纔著他償命若打傷人及為偷盜的止各坐以應得的罪名不加以死此外一切苛法都革去不用又恐遠處不能盡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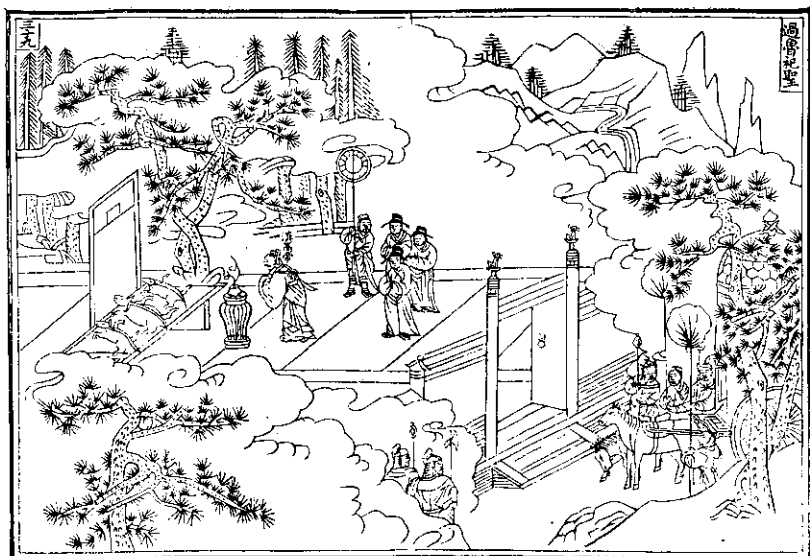
使人同着秦吏遍行到各縣鄉邑中。将這意思都一一曉諭。那時百姓每被秦家害得苦了。一旦聞這言語。如拔之於水火之中。莫不歡喜踴躍爭持牛羊酒食。犒享沛公的軍士。只恐怕沛公不做秦王。此可見撫之則后。漢之所以興也。讐之則讐。秦之所以亡也。有天下者。當以寬仁為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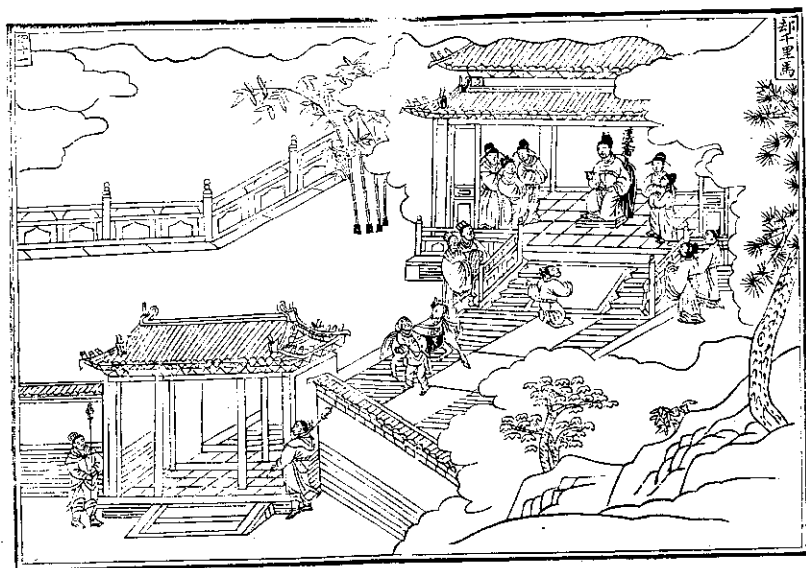
三十五

漢史。紀高帝置酒洛陽南宮。曰。通侯諸將。試言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絶。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羣臣悅服

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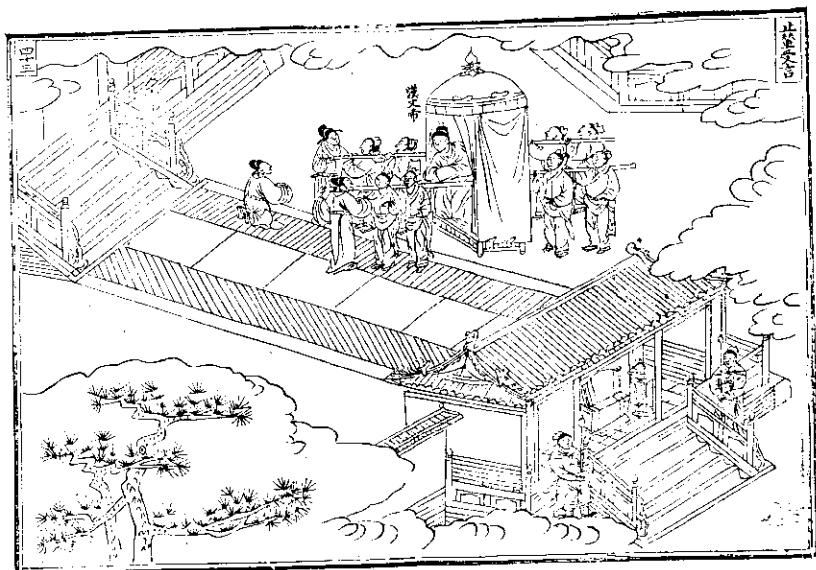
解 西漢史上。記高帝既定天下。置酒宴羣臣於洛陽之南宮。因問羣臣說。尒通侯諸將等。試說我所以得天下者何故。項羽所以失天下者何故。高起王陵二人齊對說。陛下使人攻打城池。略取土地。既得了。就封那有功之人。與天下同其利。因此人人盡力戰爭。以圖功賞。此陛下之所以得天下也。項羽則不然。妬賢嫉能。雖戰勝而不錄人之功。雖得地而不與人同利。因此人人怨望。不肯替他出力。此項羽之所以失天下也。高帝說。公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定計謀於帷幄之中。而決勝於千里之外。這事我不如張子房。鎭守國家。撫安百姓。供給軍餉不至乏絶。這事我不如蕭何。統百萬之兵。以戰則必勝。以攻則必取。這事我不如韓信。張子房蕭何韓信三人。都是人中的豪傑。我能一一信用他得此三人之助。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只有一箇謀臣范增。而每事猜疑。不能信用。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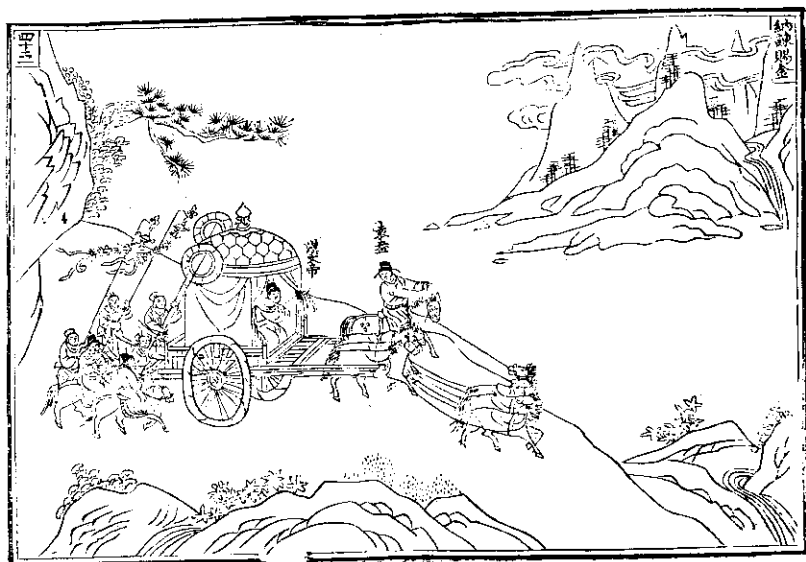
三十八

無一人之助矣。此所以終被我擒獲也。群臣聞高帝之說。無不欣悅敬服。夫用人者恒有餘。自用者恒不足。漢高之在當時。若論勇猛善戰。地廣兵強。不及項羽遠甚。而終能勝之者。但以其能用人故耳。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盡其力。而天下歸功焉。漢高自謂不如其臣。所以能駕馭一時之雄傑也

漢史紀高帝擊淮南王黥布。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解 西漢史上。記漢高帝因淮南王黥布謀反。自領兵征之。擒了黥布。得勝回還。經過山東曲阜縣。乃舊魯國。是孔子所生的地方。有孔子的墳墓。高帝具太牢牲禮。親拜祭之。（祭祀的牛叫做太牢）夫孔子雖是大聖。其官不過魯國的大夫。自孔子歿後。戰國之君。皆不知尊信其道。及秦始皇又焚燒其書。高帝以天子之尊。方用兵征伐之際。就知崇儒重道。且用太牢。與社稷宗廟的祭禮一樣。後世人君尊敬孔子。實自高帝始。其好尚正大如此。宜其為一代創業之君也

漢史紀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時。有人進一匹馬。一日能行千里。文帝說道。天子行輦。有鸞旗導引於前。有屬車擁護於後。或巡狩而吉行。一日不過五十里而止。或征伐而師行。一日不過三十里而止。朕騎着這千里馬。獨自箇先往何處去。於是下詔拒而不受。還着那進馬的人牵回去了。夫

千里馬。是良馬也。文帝以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況其他珠玉寶貝珍禽奇獸。不切於人主日用者。又豈足以動其心乎。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謂也

漢史紀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每出視朝。但有郎從等官上書陳言者。雖正遇行路之時。亦必駐了輦。聽受其言。縱使所言沒道理不可用。但置之不行而已。亦不加譴責。如其言有益於生民。有補於治道。則必亟加採擇。次第行之。又每每稱道其所言之善。蓋不但採取之而已。嘗聞人君之德莫貴於聽言。自秦禁偶語。天下以言為諱矣。是以底於滅亡。而不悟也。觀文帝之虛懷聽納如此。雖大舜之明目達聰。成湯之從諫弗咈。亦何讓焉

漢史紀。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音傍車攣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阪。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又從幸上林。奏卻慎夫人坐。上說。賜盎金五十斤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到霸陵上面。過西邊。欲馳車下高峻的坡阪。有隨駕的中郎將。姓袁。名盎。騎着馬傍車而行。急忙挽住了車轡。不肯馳驟。文帝說將軍莫非膽氣怯耶。何乃怕懼如此。袁盎諫。臣聞明聖之主。不肯乘危險之地。凡有舉動。必要萬全。不圖僥倖而免。知此身所係甚重也。今陛下駕六馬之車。馳騁而下峻阪。就是無事。亦乘危倖免耳。儻或一時馬驚車敗。帝有不測之變。悔將何及。陛下縱然自輕其身。其如高祖之付託。太后之屬望何。帝聽其言。停車不下。後袁盎又隨文帝往上林。帝有箇寵愛的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而坐。袁盎以為非禮。奏使慎夫人退卻。文帝喜其屢進忠言。賜他金五十斤。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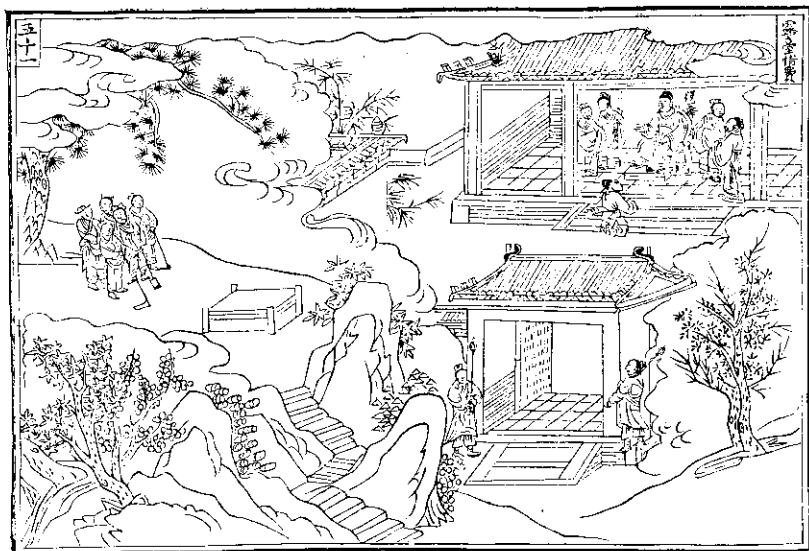
人臣進諫。只要其君免於危險。無有過失。非圖賞也。今文帝既聽其言。又加重賞如此。蓋深知其言之有益。且欲以勸他人之直言耳。從善之意。何其切哉

四十七

漢史紀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詔張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長者。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實也。帝曰善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一日遊幸上林苑。登養虎的虎圈。因問上林苑管簿籍的官說。這苑中各樣的禽獸。有多少數目。這官人一時答應不來

有箇管虎圈的嗇夫。在旁邊替那官人一一答應甚是詳悉。文帝喜他。遂召侍臣張釋之說。這嗇夫有才能可就着他做上林苑令。釋之對說如今朝中如周勃。張相如。這兩箇人是有德的長者。能任朝廷大事。然其言事皆說不出口。蓋有德的人。自然器宇深沉言語簡當。豈學這嗇夫喋喋然用快利之口。便捷以辯給哉。今若因嗇夫口辯。就超遷他。恐天下聞此風聲。而靡然倣效。都只學舌辯能言。不務誠實。則風俗薄而

人心漓矣。文帝以張釋之所言當理。遂止不用嗇夫。觀此一事。則用人者不當但取其言。而文帝從諫之善。亦於此可見矣。宜其為漢朝一代之賢君也歟

漢史。紀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解 西漢史上。記文帝嘗欲在驪山上造一露頂高臺。使工匠計算所費幾何。工匠計算說。該用百金。文帝說。百金之費財。若以民間中等的人家計之。可勾十戶人家的產業。今築一箇臺。就破費了十家的產業。豈不可惜。且我承繼着先帝的宮室。不為不廣。常恐自己無德。玷辱了先

帝。又豈可糜費民財。而為此無益之工作乎。於是停止露臺之工。不復興造。夫文帝富有四海況當承平無事之時。財用有餘。然百金之微。猶且愛惜。不肯輕費如此。雖堯舜之土堦。大禹之卑宮。何以過之哉。大抵人主愛民之心重。則自奉之念輕。夫以一臺之工。遂至費百姓十家之產。若如秦皇之阿房驪山。宋徽之龍江艮嶽。其所費又不知其幾千萬家矣。窮萬民之財。以供一巳之欲。一旦民窮盜起。社稷邱墟。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後世人主誠當以漢文為法
毋以小小營建為費少而遂恣意為之也

五十三

漢史紀文帝以申屠嘉為丞相。時鄧通愛幸無比。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曰。陛下愛幸群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語吏令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嘉乃解。通還見上流涕曰。丞相幾殺臣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以申屠嘉為丞相。嘉為人正直。文帝甚重之。時有箇郎官叫做鄧通得幸於文帝。寵愛無比。嘉嘗入朝。見鄧通在文帝旁邊狎恃恩寵有怠慢之狀。嘉即奏說。陛下愛幸群臣。只好賞賜他財物。使之富貴足矣。至於朝廷上的禮儀。則不可不嚴肅。及罷朝。回坐於丞相府中。寫文書去提鄧通。說道。他若抗拒不來便當處斬。鄧通恐懼。求救於文帝。文帝知丞相所執者是朝廷之禮。鄧通委的有罪。就着他去見丞相。通到府中。取了冠。跣足。頓首謝罪。申屠

嘉責他說。朝廷乃禮法所在。你一箇小臣。敢狎戲於殿上。犯了大不敬。論罪當斬。因使吏拿出斬之。通叩頭謝罪。至於出血。嘉怒猶不解。文帝料鄧通已在丞相處陪話知罪了。乃使人持節召通。而致謝丞相。申屠嘉乃遣之。鄧通回去。到文帝面前流涕說道。丞相幾乎殺了臣。夫文帝寵倖鄧通。致敢於怠慢。其始固不能無過。然申屠嘉正言直論。而帝略不偏護。即遣令就罪。使大臣得伸其法。而嬖倖不敢狎恩。非聖君而能若是哉

漢史紀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使劉禮屯霸上徐厲屯棘門周亞夫屯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時北虜匈奴入邊為寇文帝拜劉禮徐厲周亞夫三人俱為將軍各領兵馬出京分布防守劉禮屯于霸上徐厲屯于棘門亞夫屯于細柳文帝親到各營撫勞將士初到霸上棘門二營車駕徑入沒些阻當末後往細柳營導駕的前隊已到營門被軍士阻住不得入與他說聖駕就到可速開營門那軍門都尉對說我軍中只知有將軍的號令不知有天

子的詔旨。少間文帝的駕到了。還不開門。文帝乃使人持節召亞夫。說朕要進營勞軍。亞夫纔傳令開營門接駕。臨進門時。守門軍士又奏說將軍有令。軍中不許馳驅走馬。文帝乃按住車轡。徐徐而行。到中軍營。亞夫出迎。手執着兵器只鞠躬作揖。說道甲冑在身。不敢拜跪。臣請以軍禮參見。文帝聽說。悚然改容。俯身式車。使人傳旨致謝亞夫。說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文帝出營門。歎羨亞夫。說道。這纔是箇真將軍。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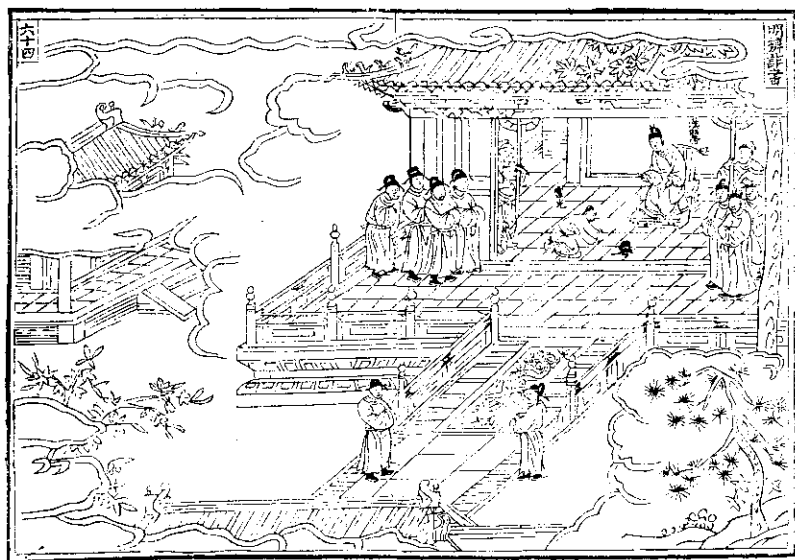
纔見霸上棘門二營。那樣疎略。如兒戲一般。萬一有乘虛劫營之事。其將固可掩襲而擄也。至如亞夫這等紀律。可得而輕犯耶。嘗考古者人君命將親推其轂。授之以鉞。曰。閫以外。將軍主之。不從中制也。蓋將權不重。則軍令不嚴。士不用命。故穰苴戮齊王之嬖臣。孫武斬吳王之寵姬。而後能使其衆。以成大功。觀周亞夫之紀律嚴明。誠為一時名將。然非文帝之聖明。重其權而優其禮。則亞夫將求免罪過之不暇。況望其

能折衝而禦侮哉。後世人君御將。宜以文帝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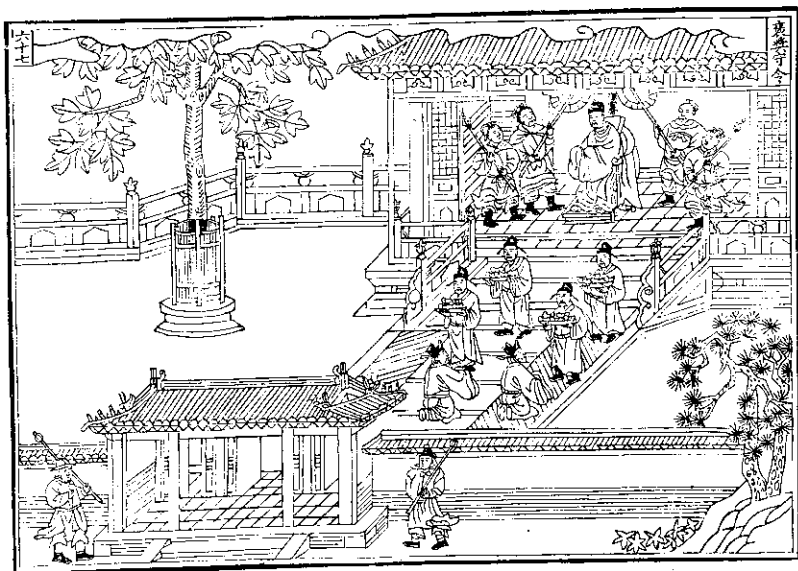
漢史紀武帝雅嚮儒術。以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上問以治道。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解】西漢史上。記武帝素喜好儒者的學術。因舉用當時名儒。以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王臧又舉薦他師傅申公。說他的學問更高。武帝聞說。即遣使去徵聘他。又聞申公年老。恐其途中受勞。因駕一輛安車去迎接申公。又用蒲草裹了車輪。使其行路軟活。坐的自在。又用幣帛一束。加上玉璧。以為聘禮。申公感武帝這等盡禮。遂隨聘到京。武帝授以大中大夫之職。安置在魯王府裡居住。問他治天下的道理何如。申公對說。為治也不在多言。只是着實行將去便好。蓋議論多。則心志惑。與其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為有益也。夫天下之治亂。係賢人之去留。是以古之明君。以屈己下賢為盛事。而親枉萬乘。以盡禮于衡門韋布之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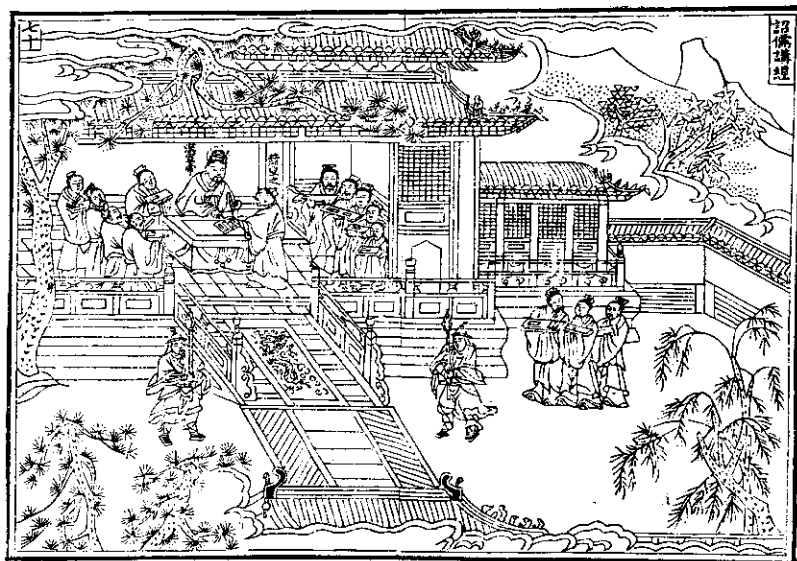
往往有之。漢興以來。雖不逮古。而武帝此舉。猶庶幾古人之意。至申公力行一言。則又治天下之要道也

六十三

漢史。紀昭帝時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安。及桑弘羊等。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大將軍霍光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書奏。帝留中。明旦光聞之。不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有譖光者。上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桀等乃不敢復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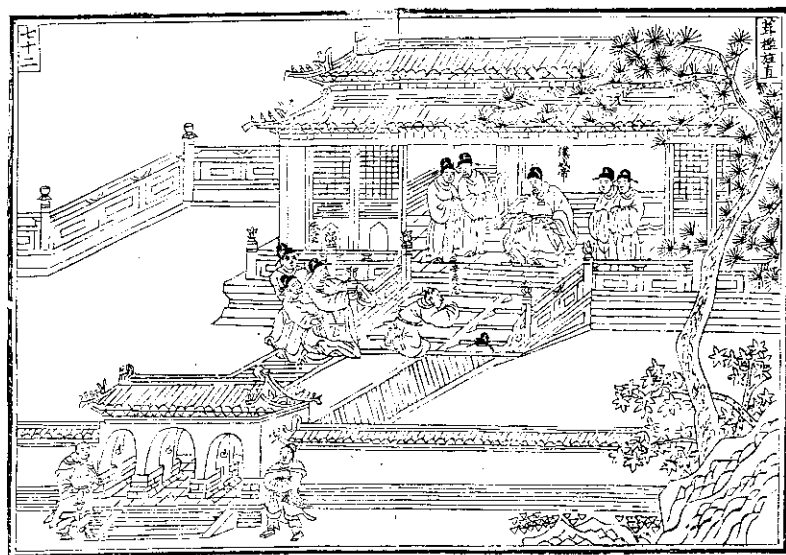
【解】西漢史上。記昭帝年幼登極。大將軍霍光受遺詔輔政。那時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上官安。及桑弘羊等。各以私恨霍光。而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為天子。亦懷怨恨。于是上官桀等欺昭帝年小。設謀要排陷霍光。教人假充做燕王的人。上本劾奏霍光說他擅自更調幕府校尉。加添人數。專權自恣圖為不軌。昭帝覽奏。留中不下。霍光聞之。待罪于外。不敢入朝。帝使人召光入。光見帝。取了冠帽。叩頭伏罪。昭帝說。將軍戴起冠。朕知這本是假的。將軍調校尉還未滿十日。燕王離京師數千里。他怎麽便就得知。可見是詐。那時昭帝年纔十四歲。左右之人。見帝這等明察。莫不相顧驚駭。那上書的人果然涉虛逃走。以後上官桀的黨類。又有譖毀霍光者。昭帝即發怒說。大將軍是個忠臣。先帝因朕年幼。託他輔朕。再有言者。即坐以重罪。自是桀等懼怕。不敢復言。而霍光輔相昭帝。竟為賢主。若使上官桀等之讒得行。則霍光之禍固

不待言。而漢家宗社亦危矣。於戲。托孤寄命。豈易事哉

漢史紀。宣帝時。極重守令。嘗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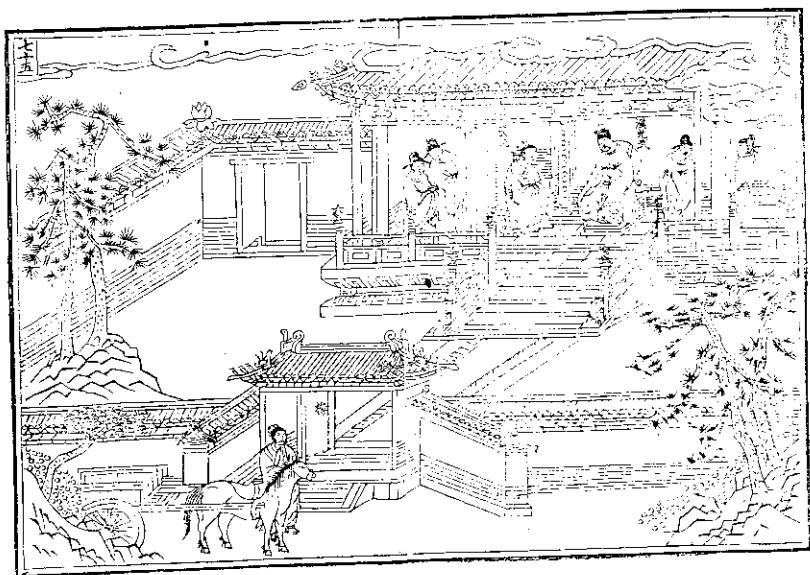
【解】西漢史上。記宣帝選用官員。極重那知府知縣兩樣官。嘗說道各府太守。最是親民之官。第一要緊。若是到任不久。就遷轉去。百姓便不得蒙其恩惠。且迎新送舊。徒見勞擾。必須做得年久。然後民情土俗。百姓甘苦。他都知道。施些恩惠。行些政事。也都曉得頭腦。那百姓也欺哄不得。自然順從他的教化。所以宣帝時做守相。食二千石俸的。都要久任。若是歷任未久。就有功勞。也只降勅書獎勵。或就彼加陞官級。或賞賜金帛。或賜以關內侯的爵級。仍令照舊管事。到做的年歲深了。遇三公九卿有缺。即把向前旌表的好太守。不次擢用。如黃霸以潁川太守入爲太子太傅。趙廣漢以潁川太守入爲京兆尹。

宣帝之留心守令如此。所以那時做官的，人人勉勵。好官甚多。而天下太平。中興之美，後世鮮及焉。夫官惟久任，則上下相安。既便于民，日久超擢，則官不淹滯。亦便于官。此用人保民之善法也。後来科目太繁，頒數日增，陞轉之期，計日可俟。席不暇煖，輒已他遷。視其官如傳舍，視百姓如路人而已。其何以治天下哉

漢史紀。宣帝時。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評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解）西漢史上。記宣帝好文。見得五經所言。都是修身治天下的大道理。自經秦人燒燬一番。到今表章之後。雖已漸漸尋出。但諸儒傳授互有異同。不得歸一。而諸家傳註。亦且各自以為是無一定之說。因此詔諸儒臣。講究五經同異。如經文有不同的。便要見誰是真傳。誰是錯誤傳註有不同的。便要見某人說的與經旨相合。某人說的與經旨相悖。又命蕭望之等評論。他每講究的誰是誰非。奏聞於上。上親稱制臨視。而裁決其可否。這五經中。定以先儒梁邱賀傳授的易經。夏侯勝。夏侯建。傳授的尚書。穀梁淑傳授的春秋。為真當。於是將這三經。各立博士之官。着他教習弟子。以廣其傳。其詩禮二經。蓋先巳有定論。故不述也。自宣帝以來。五經如日中天。傳之萬世。為治天下者之準則。其功亦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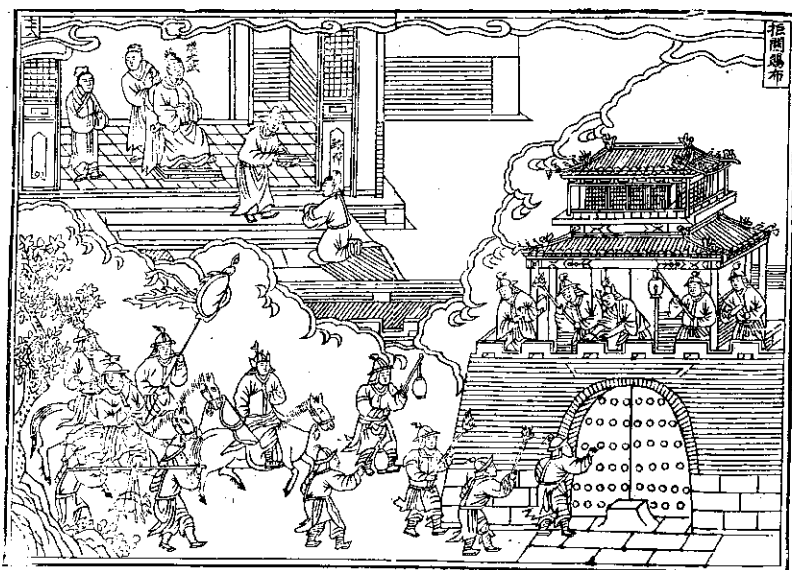
七十二

漢史。紀成帝時。張禹黨護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尙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力救。上意解。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解 西漢史上。記成帝時外戚王氏專權亂政。安昌侯張禹原授成帝經。成帝以師禮待之。禹爲人有經學。但其性柔佞。又年老。要保全名位。因見王氏威權盛。遂黨護之。其誤國不忠之罪大矣。那時有原任槐里縣令朱雲。爲人剛直。惡張禹如此。乃上書求面見天子言事。公卿都侍立在前。朱雲上前直說。願賜尙方斬馬劒與臣。斬一箇佞臣的頭。以儆其餘。成帝問佞臣是誰。朱雲對說。是安昌侯張禹。成帝大怒說。小臣敢當大廷中辱我師傅。其罪該死。不可赦宥。御史遂拿朱雲下殿去。朱雲攀扯殿前欄干。死不肯放。御史拿急。遂將欄干扯斷了。朱雲乃大呼說。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臣今以直諫被戮。得從二臣遊於地下。爲忠義之鬼。其願足矣。但惜聖朝爲奸佞所誤。不知後來變故何如耳。朝班中有左將軍辛慶忌。取去冠帽叩頭說。此臣素稱狂直。宜賜優容。於是成帝怒解。朱雲纔得免死。到後來修理欄干。成帝說。此欄干不必改換新的。只把這折處葺補。留箇遺迹。使人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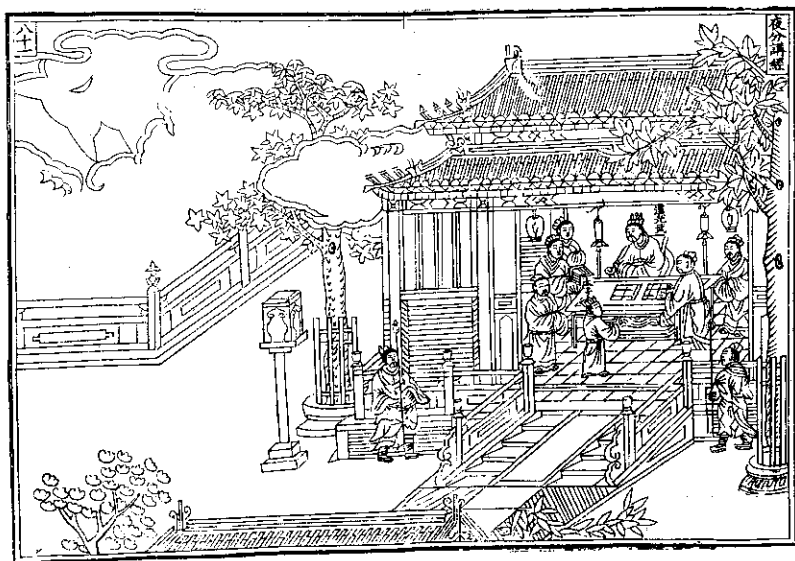
是朱雲所折。以旌表直言之臣。夫國家不幸有奸臣弄權。邪佞小人。又從而阿附之。相與蔽塞人主之聰明。所賴忠義之士。發憤直言。以陰折其氣而消其黨。苟加之罪。則天下莫敢復忤權奸。而人主益孤立於上矣。成帝旣悟朱雲之直。遂宥其死。且留檻以旌之。蓋亦有見於此。可謂有人君之度者。故史臣紀而稱之

漢史紀光武少與嚴光同學。及即位。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有一男子披羊裘。釣齊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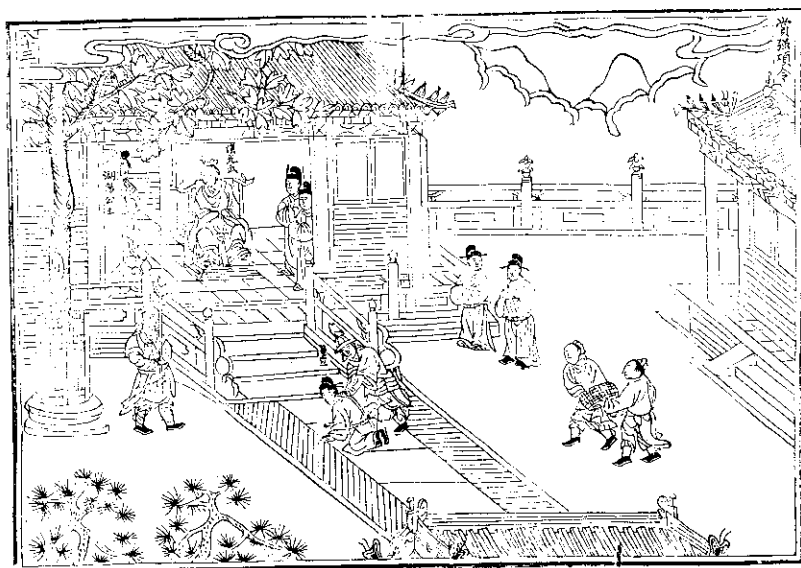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少時。曾與處士嚴光同學讀書。到後來光武即帝位。嚴光逃匿不肯見。光武思念他賢。使人把他的模樣。去各處訪求。聞說有一男子披着羊裘。釣魚於齊國之澤中。光武知是嚴光。乃備安車及玄纁幣帛。遣使者聘請之。三次往返。然後肯來。到京師。光武車駕即日親到他下處看他。嚴光睡着不起。光武直到他牀前。以手撫摩其腹。稱他的字說。咄咄子陵不可扶助我為治耶。嚴光張目看着光武說道

古時唐堯為天子。著德于天下。隱士巢父獨臨水洗耳不聞世事。堯也相容。不逼他做官。士人各有志願。我既不願出仕。何苦相逼迫乎。光武知其不可屈。歎息而去。又復引嚴光入禁中。與他論說往年故舊之情。相對累日。因與他共睡。嚴光不覺以足加在光武腹上。其忘分如此。明日靈臺官奏說。昨夜有一客星犯帝座星甚急。光武笑說。這非干變異。乃朕與故人嚴子陵共睡耳。夫光武既帝天下。則嚴光乃草野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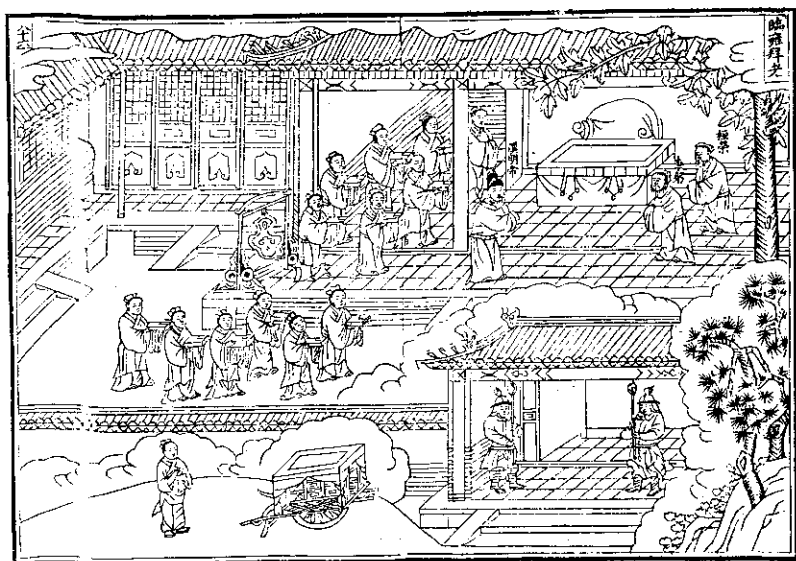
民耳。光武只為他是賢士。又是故人。遂加三聘之禮親屈萬乘之尊。任其張目疾言。而不以為傲。容其加足於腹。而不以為侮。殷勤款曲。不復知有崇卑之分。此其盛德含容為何如哉。所以先儒說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非過美矣。後來東漢二百年人心風俗。皆以節義相高。寔光武之尊賢下士。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也。

漢史紀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疋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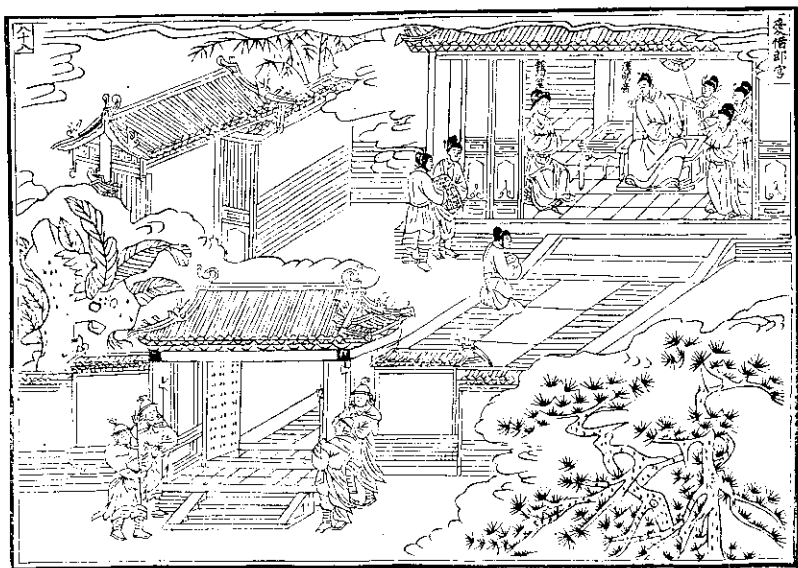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皇帝一日曾出去打獵偶至夜深方回那時城門已閉光武至上東門有箇守門官姓郅名惲閉門不開不放車駕進入光武道他不認得着左右隨從的人見面於門閒使他識認郅惲對說這等深夜火光遼遠怎麼辨得真偽終不開門光武不得已轉從東中門進入回宮至次日早郅惲又上書諫說陛下以萬乘之尊遠獵山林晝日不足以夜繼之陛下縱自輕其如社稷宗廟付託之重何臣誠未見其可也書奏光武深嘉其言賜布百疋反將中東門的門官降為參封縣尉以其啓閉不嚴故貶之蓋皇城門禁最宜嚴謹深夜啓閉疑有非常況天子以萬乘之尊出入尤當戒備故郅

惲之閉關不納他豈不認的是光武蓋欲因此以示儆耳光武是創業之主素謹周身之防故於郅惲不惟不罪且加賞焉若如後世尋常之見則中東門候必以順意蒙賞而郅惲必以忤旨見罪矣

漢史。紀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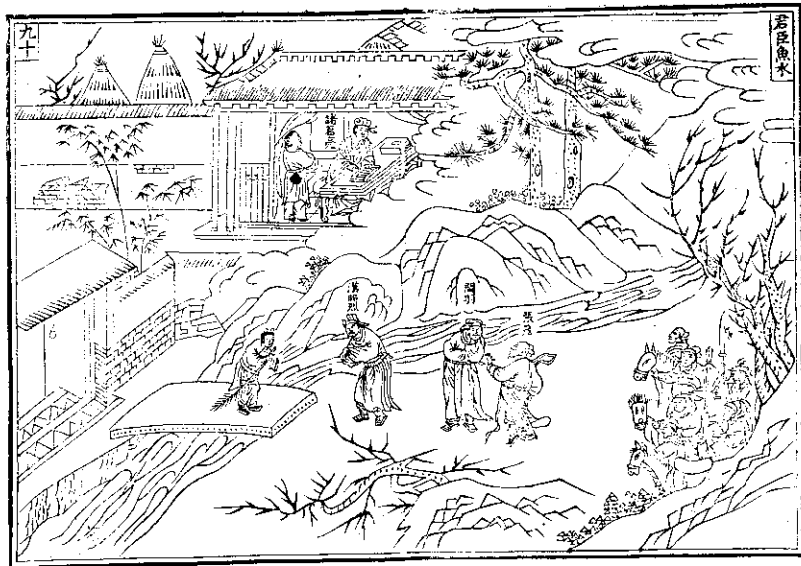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皇帝退朝之後。常常引公卿及郎將之有經學者。與之講論經書中的義理。至於夜半。方去歇息。皇太子見帝講論勞苦。恐過用了精神。乘空進諫說。陛下勵精圖治。固有大禹成湯之明。而形神過勞。昧於黃帝老子養性之福。願頤養愛惜此身之精神。使常優游自寧。不可過於勞役。光武說。經書中義趣深長。我只見得這件事可樂。故常與群臣講論。不為疲倦也。蓋治天下之道。具於經書。而天下之可樂。莫如務學。光武雖以征伐中興。然非講明治道。則雖有天下。未易守也。惟光武有見於此。而急於講求。故能身致太平。而遺東漢二百年之業。其得於經理之助多矣

漢史。紀光武時。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匿主家。及主出。以奴驂乘。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格殺之。主還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帝令人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京師莫不震慄。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時。有姓董名宣者。做在京雒陽縣令。帝姊湖陽公主。有家人白日殺人。藏躲在公主家裡。官府拏他不得。一日公主出行。此奴在公主車上。董宣于路攔着公主的車。叩着馬不放過去。以刀畫地。大言數說公主的過失。喝奴下車。親手擊殺之。公主即時還宮。告訴光武。光武大怒。拏得董宣來要打殺他。宣叩頭說。陛下聖德中興。當以法度治天下。若縱奴殺人。不使償命。是無法度也。家奴犯法。尚不能治。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杖。請自殺便了。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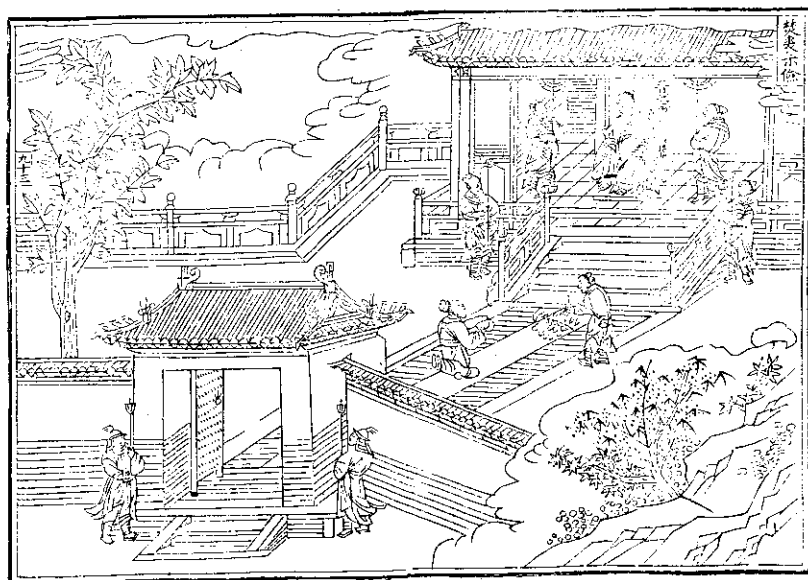
以頭撞柱。光武見他說得有理。令人持定他。不要他撞柱。只着他與公主叩頭謝罪。就饒他。宣不肯從。光武彊使人將頭按下。宣只兩手撑定。彊直了項。終不肯叩頭。光武見他耿直。反因此喜他。傳旨着這彊項令且出。又賜錢三十萬以奬勵之。於是京師內外。莫不震慄。無敢倚恃豪強。以犯法者。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豈其性與人殊哉。良以習見富勢之為尊。不知國法之可畏。而奴僕莊佃之人。倚強使勢。生事害人。亦有其主不及知者。若不因事裁抑示以至公。使之知儆。至於驕盈縱肆。身陷刑憲。則朝廷雖欲從寬亦不可得矣。光武之嘉賞董宣。意盖以此故終光武明章之世。貴戚妃主之家。皆知守禮奉法。保其祿位。豈非以貽謀之善哉

漢史紀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解）東漢史上記明帝初登極時。幸辟雍。行古養老之禮。辟雍。即是今之國子監。古來養老有三老五更的名色。三老。是年高有德的。五更。是更歷世事的。明帝舉行古禮。以其賢臣李躬為三老。以其師傅桓榮為五更。行禮既畢。乃引桓榮等及辟雍中的生徒弟子。進入堂上。親與他講解經義。諸弟子亦手執經書。向帝坐前問所疑難。其時冠帶搢紳之人。羅列在辟雍橋門外觀禮聽講者。有億萬多人。其崇尚教化。而感動人心如此

漢史紀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解東漢史上。記明帝的姊館陶公主。在明帝上乞恩要將他的兒子除授郎官。明帝不許。以公主的分上。不好直拒。乃賞賜他銅錢一千萬。以見厚他的意思。公主退後。明帝向羣臣說。天上有箇郎位星。可見這郎官之職。上應列宿。出去為宰。管着百里地方。責任匪輕。豈是容易做的。

必得其人。方可授之。若錯用了一箇不才的人。呌那百姓每都受他的害。豈我為民父母之意哉。今公主之子。賢否未知。我所以不肯容易許之也。夫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不是可以做人情濫與人的。明帝於館陶公主之子。寧可以千萬錢賜之。以益其富。不肯輕授一職。以遺害於民。誠得聖王重官爵惜名器之意。史稱當時吏稱其官。民安其業。有由然哉

三國史紀諸葛亮隱於襄陽隆中有王霸大略劉先主聞其名親駕顧之凡三往乃得見亮因說先主以拒曹操取荊州據巴蜀之策先主深納其言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解)三國史上記諸葛亮初隱居于襄陽之隆中地方有興王定霸的才略不肯出仕人稱他為卧龍蜀先主劉備聞其名乃親自枉駕去見他凡去三次纔得相見亮以道自重本不求仕進見先主屈尊重道誠意懇切如此心懷感激遂委質為臣因說先主以拒曹操取荊州據巴蜀的計策先主以這計策甚善深納其言與他相處情好日益親密當時先主有兩箇結義的兄弟叫做關羽張飛見先主一旦與亮這等親密心中不喜先主勸解說孤之有孔明孔明是亮的字如魚之有水一般魚非水無以遂其生我非孔明無以成帝業諸君既與我同心要興復漢室不可不親厚此人也願諸君勿再以為言

夫先主信任孔明雖平日極相厚如關張亦離間他不得如此故孔明得展其才結吳拒魏取蜀當漢祚衰微之時成三分鼎立之勢其後又於白帝託孤輔佐後主觀其前後出師二表千古之下讀之使人垂淚蓋其心誠感激先主之恩遇故鞠躬盡瘁而不辭也後世稱君臣之間相親相信者必以魚水為比蓋本諸此云

晉史紀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命焚之於殿前詔中外自今毋獻奇技異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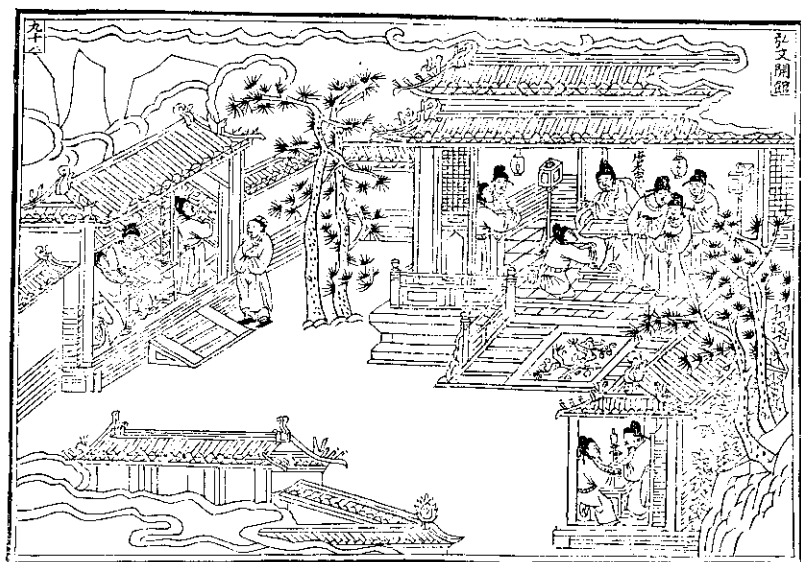
解晉史上記武帝初即位時有太醫司馬程據者以雉頭羽毛織成裘襖來獻帝見其過於華麗恐長奢靡之風命人以火焚之於殿前以示已之不貴異物不尚服飾也又詔中外自今以後再不許將奇異技巧之物及華美異樣的衣服來獻蓋人主之好尚乃天下觀法所繫不可不慎也晉武禪位之初承魏氏奢侈之後欲矯以節儉故不焚於他所而焚於殿前要令衆庶共見之耳然其意不出於至誠故未久即變孽后亂政五王僭侈而晉室南遷矣孟子說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正此之謂也

宋史紀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其長女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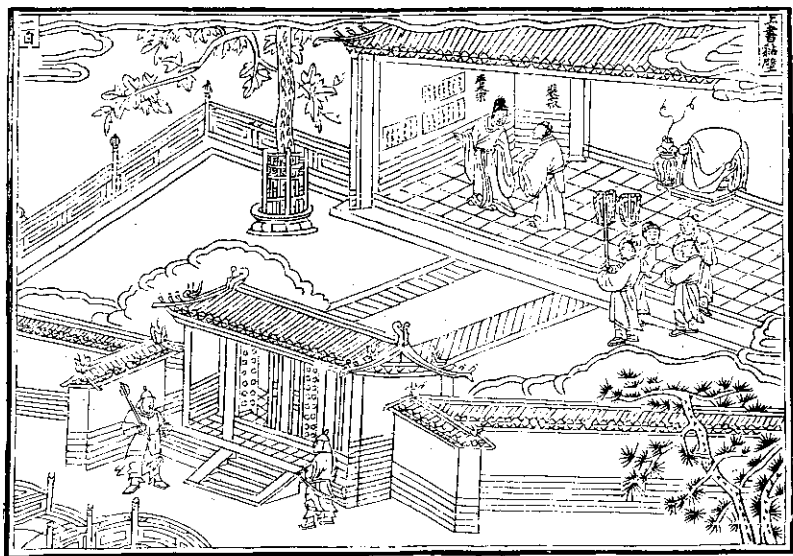
解六朝宋史上記高祖劉裕起初微賤時其家甚貧常親自在新洲上砍斫蘆荻那時穿一件碎補的衲襖乃其妻皇后臧氏親手縫成的及高祖登了帝位思想平生受了許多艱苦創下基業恐子孫不知不能保守乃將這衲襖付與他的長女會稽公主收藏囑付他說後來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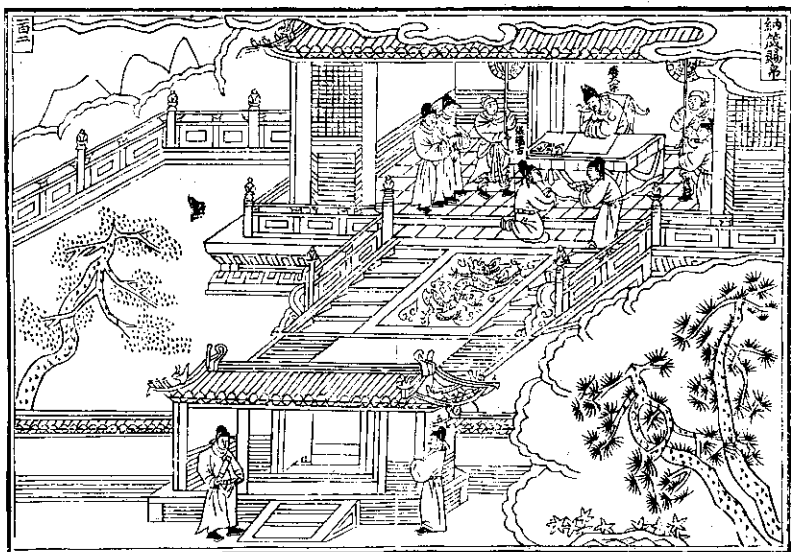
九十六

子孫若有驕恣奢侈不知節儉的你可把這衣與他看使他知我平素曾穿這等衣服不得過求華美也大抵創業之君親歷艱苦知民間衣食之難愛惜撙節人又瞞他不得是以取於民者有制而用常有餘後來子孫生長富貴若非聰明特達者易流於奢靡輕用財帛而人又欺瞞得他冒破侵尅取於民者日多而用反不足至於橫征暴斂民窮盜起危其國家此宋高祖示戒之意也繼體之君若能取法祖宗自服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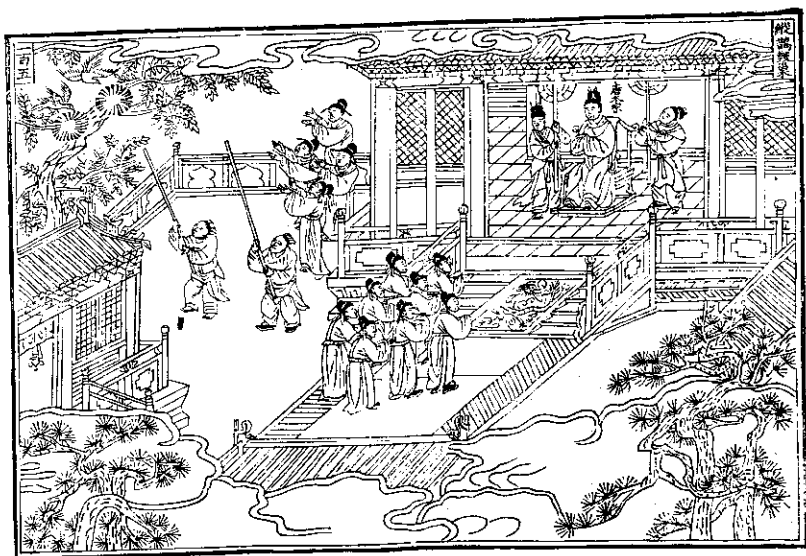
之近。以至一應費用。必考求創業時舊規。要見當初每年進出幾多。後來每年進出幾多。在前爲何有餘。後來爲何不足。把那日漸加增之費。一一革去。則財用自然充積。賦歛可以簡省。民皆安生樂業。愛戴其上。而太平可長保矣

唐史紀太宗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宏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解）唐史上。記太宗於宏文殿內。聚經史子集書四部有二十餘萬卷又於殿旁開設一館就叫做宏文館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各以原官兼宏

文館學士。處之館中。還教他輪番宿直。每朝罷便引世南等到內殿。與他講論那書中的言語古人的行事。或商量那時的政事該何如處。常至夜半纔罷。夫太宗以武定天下而好文如此。蓋戡亂用武致治以文。太宗有見於此。故能身致太平。而為一代之英主也

唐史紀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解 唐史上記太宗一日向司空裴寂說道近日以來上書奏事者條件甚多朕將各衙門條陳的章奏取其言之當理者都黏在墻壁上庶一出一入常接於目便於朝夕省覽每思天下至大治之甚難如何纔有利於民如何纔不病於國思想起來至不能寐或到夜深時分纔去安歇此朕一念不敢怠荒之心也公等為國大臣分理庶政亦當夙夜罔懈恪供職事以副朕惓惓圖治之意可也昔孔子說為君難為臣不易古語說堯兢兢舜業業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若非為君者憂勤惕厲主治於上為臣者竭忠盡力分治於下欲求治平豈可得哉觀唐太宗告裴寂之言即虞庭君臣交相儆戒之意也其致貞觀太平之盛也宜哉

唐史紀太宗即位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于己因心于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珎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勿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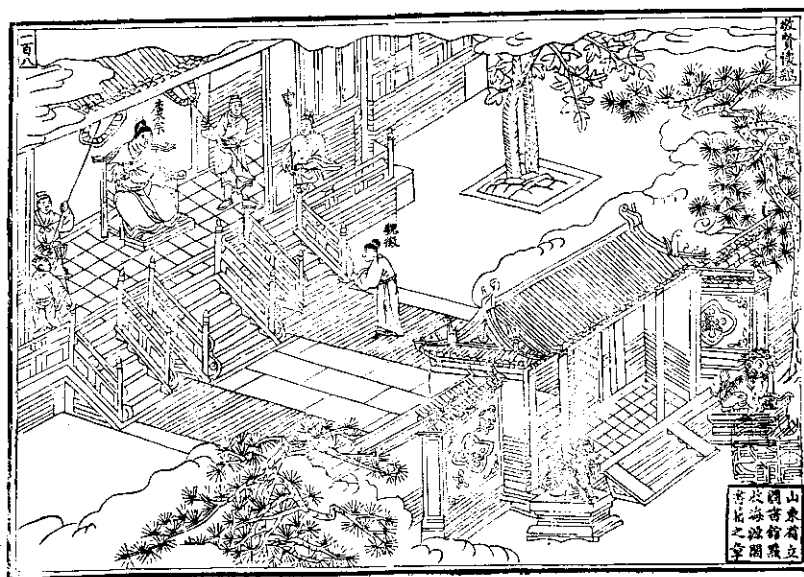
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諌矜己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兹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云無偏無黨衆棄而後加刑衆悦而後行賞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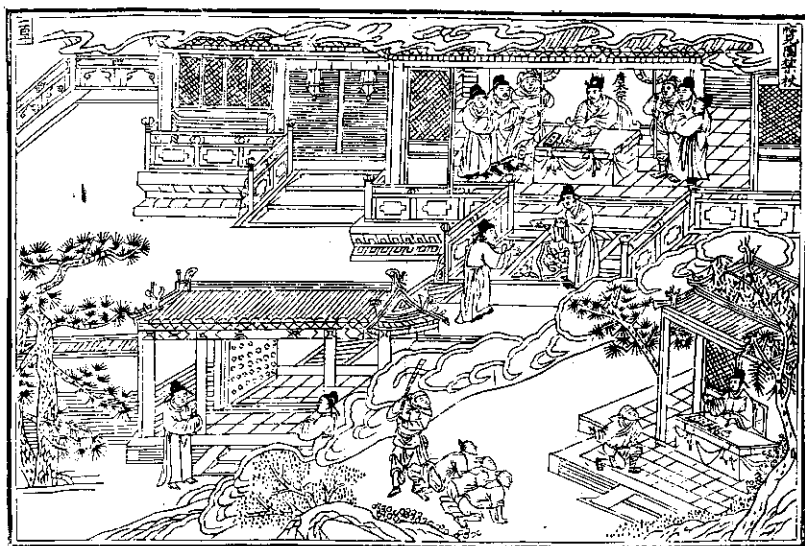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太宗初登極時有一書記官張蘊古上大寶箴一篇大寶是人君所居的寶位箴是做戒之辭人臣不敢直說是箴規天子故以大寶名箴這箴中的言語字字真切句句有味從之則爲堯舜反之則爲桀紂人君尊臨大寶須把這段說話常常在目做个箴規方可以長保此位所以名大寶箴太宗深以蘊古之言爲善賜他束帛陞他做大理寺丞觀太宗納善之速如此其所以爲唐之令主而成貞觀之治者蓋得于是箴爲多

唐史紀。太宗時。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解）唐史上記。太宗時。嘗有白鵲結窩巢於寢殿之上。其巢兩箇合而為一。有合歡之形。又兩頭大。中腰小。恰似那樂器中腰鼓的模樣。左右侍臣都說道。凡物相並。則不能相容。今兩鵲為巢。合而為一。形狀殊常。實為希有。此蓋天地和氣所鍾。主上聖德所感。理當稱賀。太宗說。不然。昔

隋帝不好賢人。而好祥瑞。至于亡國。我嘗笑他。以我看來。只是得賢臣。理政事。安百姓。使天下太平。這纔是真正的祥瑞。至于珍禽奇獸。不過一物之異耳。何足為瑞。而稱賀哉。遂令人毀其窩巢。而縱放白鵲於野外。夫天地之間。草木鳥獸。形質間有殊異者。皆氣化偶然。不足為奇。人主不察。遂以為瑞。於是小人乘機獻諂。取悅於上。至有以孔雀為鸞鳳。而誣上行私者矣。人主好尚。可不謹哉。太宗縱鵲毀巢。誠為超世之見。

而瑞在得賢尤萬世人君之龜鑑也

一百七

唐史紀。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解 唐史上。記太宗一日得箇極好的鷂子。心上喜愛。親自在臂膊上架着。魏徵平日好直言極諫。太宗嘗敬憚他。當架着鷂子的時節。恰好魏徵走來奏事。太宗恐怕他看見。將鷂子藏在自己懷裡。魏徵曉得太宗懷着鷂子。故意只管奏事不止。那鷂子藏的時候久了。畢竟死于懷中。夫太宗尊為天子。偶有臂鷂之失。見了正直的臣。便慙沮掩蔽。如害怕的一般。蓋他本是箇英明之主。自知所為的非禮。故深以為歉。寧壞了所愛的物。而不恤也。臂鷂是他差處。匿於懷中。是他明處。

唐史紀太宗覽明堂鍼灸圖。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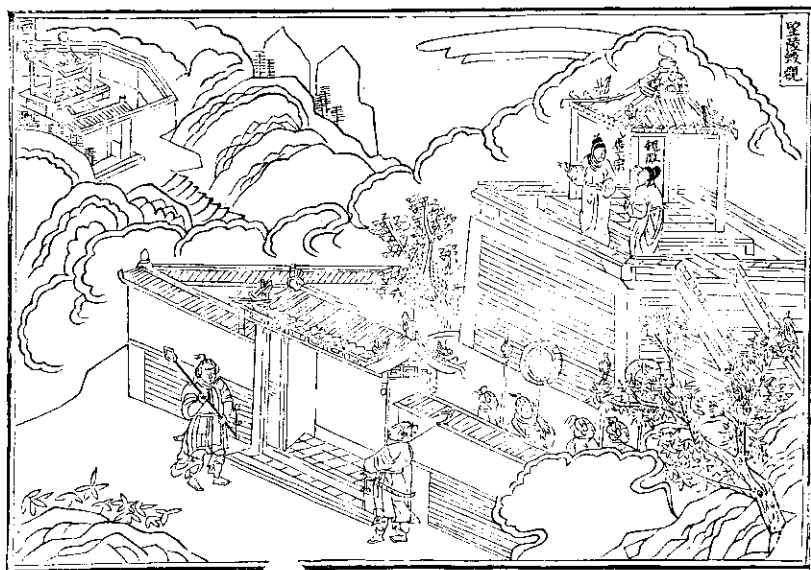
解 唐史上。記太宗一日看明堂鍼灸書。這書是醫家鍼灸治病的方法。內有箇圖形說人腹中心。肝。脾。肺。腎。五臟的系絡。皆附貼于脊背。太宗觀覽此圖。因想起來。打人脊背。則五臟震動。或致傷命。遂下詔。令天下問刑衙門。自今以後不許笞杖罪囚的脊背。蓋五刑各有差等。而笞罪為輕。彼罪當處死者。固自有應得之條矣。而於罪輕者。復笞其背。使或至於死。誠為不可。太宗天資仁恕。耳目所接。無一念不在生民。故一覽醫方。而不忍之心遂萌。此詔一出。民之免斃於杖下者。不知其幾矣。傳稱太宗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信哉

唐史。紀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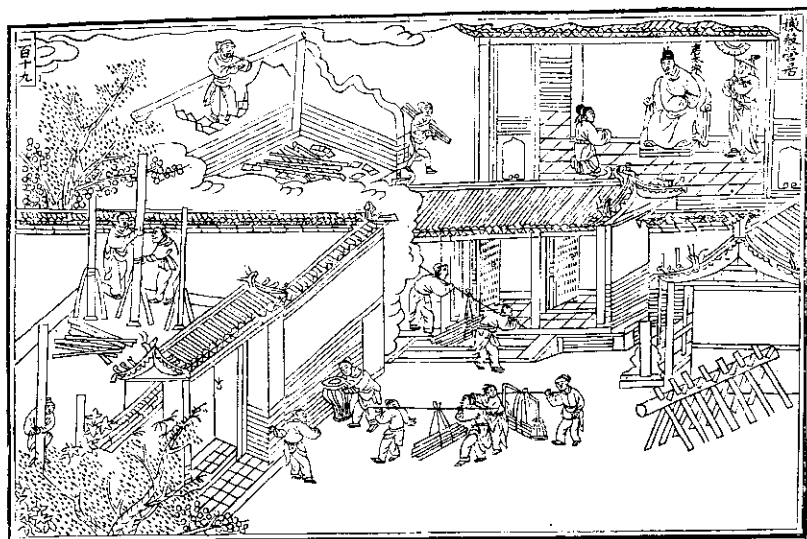
解 唐史上。記太宗曾一日朝罷還宮。忽發怒說。少間定要殺了這箇田舍翁。田舍翁即俗語說庄家老 時長孫皇后問說陛下要殺誰。太宗說是魏徵。此人不知忌諱。每每當着衆臣僚。攻我的過失。羞辱我。我十分忍受不得。所以要殺他。長孫皇后有賢德。知道魏徵是箇忠臣。乃退去穿了朝賀的袍服。來對太宗說。妾聞古人云。上有明哲之君。則下有鯁直之臣。今魏徵之直言不阿。由陛下之聖明能優容之故也。君明臣直。乃千載奇逢。國家盛事。妾敢不稱賀。太宗聞皇后之言。其心乃悅。嘗考自古創業守成之令主。雖聖明天挺。然亦有內助焉。觀長孫皇后之於唐太宗。雖夏之塗山。周之太姒。無以過之矣。太宗外有忠臣。內有賢后。天下安得不太平

唐史紀。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勑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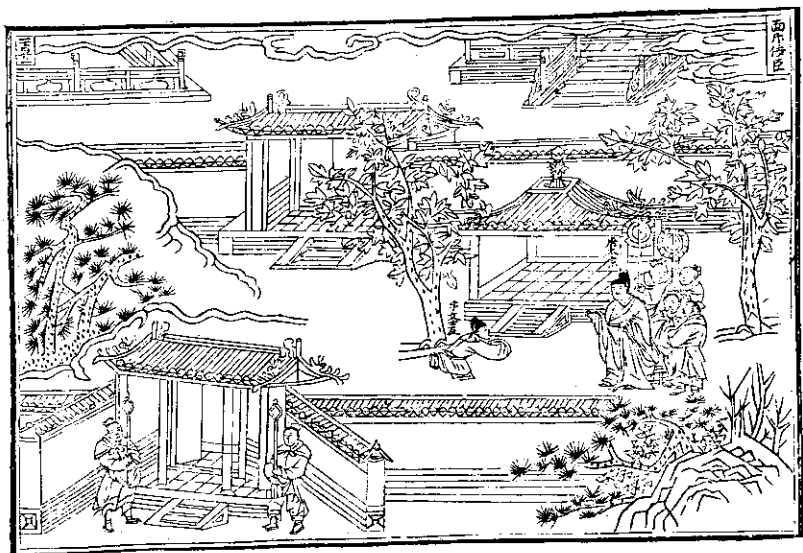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太宗嘗親自審錄罪囚。見那該死的囚犯。心裏憐憫。不忍殺他。都放他回家。看父母妻子。限到明年秋間。着他自來就死。因此又勑令法司。將天下死囚。也都暫放還家。亦限至

明年秋裡自來赴京。及至次年秋間。前時所放的罪囚。共三百九十人。都感太宗不殺之恩。不要人催督帥領。箇箇都照依期限。齊到朝堂聽候處決。沒一箇逃亡隱匿下的。太宗見這些囚犯依期就死。終不忍殺。盡皆赦之。夫死者人之所甚懼。而犯死之人。必天下之惡人也。人君一施恩德。遂能感激至此。使其死且不避。則人之易感者可知。而凡可報君之德者。必無所不用其情矣。然則人君之治天下。其必以恩德爲務哉

唐史紀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

解 唐史上。記太宗貞觀十年。皇后長孫氏崩。謚為文德皇后。葬於昭陵。太宗因后有賢德。思念不已。乃於禁苑中起一極高的臺觀。時常登之以望昭陵。用釋其思念之意。一日引宰相魏徵同登這層觀。使他觀看昭陵。魏徵思太宗此舉欠當。他的父皇高祖。葬於獻陵。未聞哀慕。今乃思念皇后不已。至於作臺觀以望之。是厚於后而薄於父也。欲進規諫。不就明言先故意仔細觀看良久。對說。臣年老眼目昏花。看不能見。太宗因指昭陵所在。教魏徵看。魏徵乃對說。臣只道陛下思慕太上皇。故作為此觀以望獻陵。若是皇后的昭陵。臣早已看見了。太宗一聞魏徵說起父皇。心裏感動。不覺泣下。自知舉動差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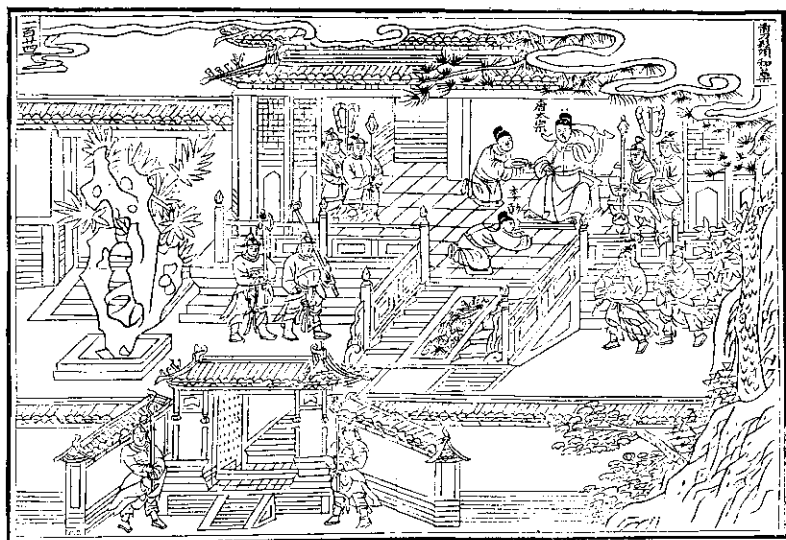
遂命拆毀此觀。不復登焉。太宗本是英明之君事高祖素盡孝道。偶有此一事之失。賴有直臣魏徵。能婉曲以進善言。太宗即時感悟。改過不吝。真盛德事也

唐史。紀太宗以魏徵宅無堂。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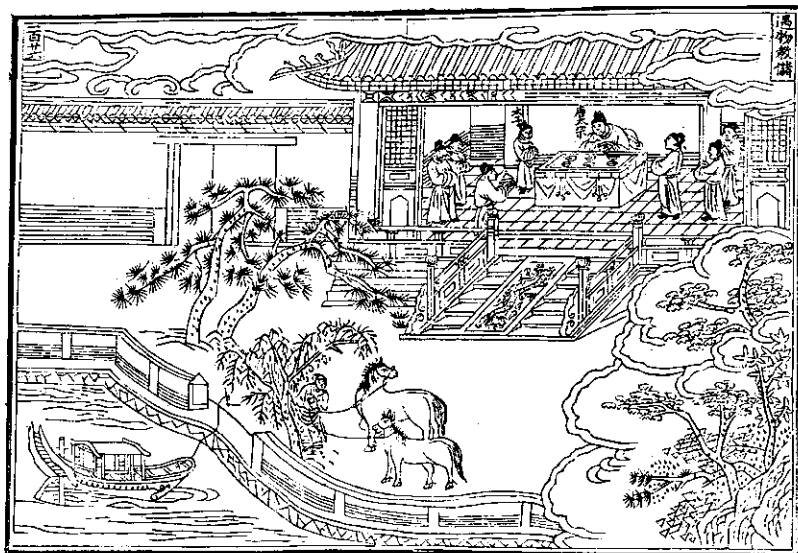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太宗時的大臣。只有箇魏徵能盡忠直諫。太宗也極敬重他。一日聞魏徵所住的私宅。止有旁室。沒有廳堂。那時正要蓋一所小殿材料已具。遂命撤去與魏徵起蓋廳堂。只五日就完成了。又以徵性好儉朴。復賜以素屏褥

几杖等物。以遂所好尚。徵上表稱謝。太宗手詔答曰。朕待卿至此。蓋為社稷與百姓計。何過謝焉。夫以君之於臣。有能聽其言。行其道。而不能致敬盡禮者。則失之薄。亦有待之厚。禮之隆。而不能諫行言聽者。則失之虛。又有賞賜及于匪人。而無益于黎元國家者。則失之濫。而人不以為重矣。今觀太宗之所以待魏徵者。可謂情與文之兼至。固宜徵之盡忠圖報。而史書之以為美談也

唐史紀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解 唐史上記太宗一日退朝之暇。曾閒行到一樹下。見其枝葉茂盛。心頗愛之。是時宇文士及在傍。要阿奉太宗的意思。就將那株樹。稱譽不止。太宗覺得士及是箇便佞的人。心裏厭他。因正色而斥之說道。往日魏徵嘗勸我斥遠佞人。我不知今朝中那一箇是佞人。但心裏也疑是

你。自今觀之。一樹之微。何足稱譽。其曲意承順如此。所謂佞人。非汝而誰。平日所疑果不謬也。士及惶恐叩頭謝罪。嘗觀孔子有言曰。惡利口之覆邦家。又曰。遠佞人。蓋便佞之人。專一窺伺人主的意思。巧於奉承。哄得人主心裏喜悅。就顛倒是非。變亂黑白。賊害忠良。報復讐怨。如費無忌。江充之倫。把人家君臣父子都離間了。終至於骨肉相殘。國家傾敗而後已。是以聖人深以為戒。如飲酖毒。如避蛇蝎。不敢近他。如唐太

宗之面斥宇文士及可謂正矣然終不能屏而遠之則亦豈得為剛明之主哉然佞人亦難識但看他平日肯直言忠諫的就是正人好阿意奉承的就是佞人以此辨之自不差矣

唐史。紀太宗時。李世勣常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剪鬚爲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朕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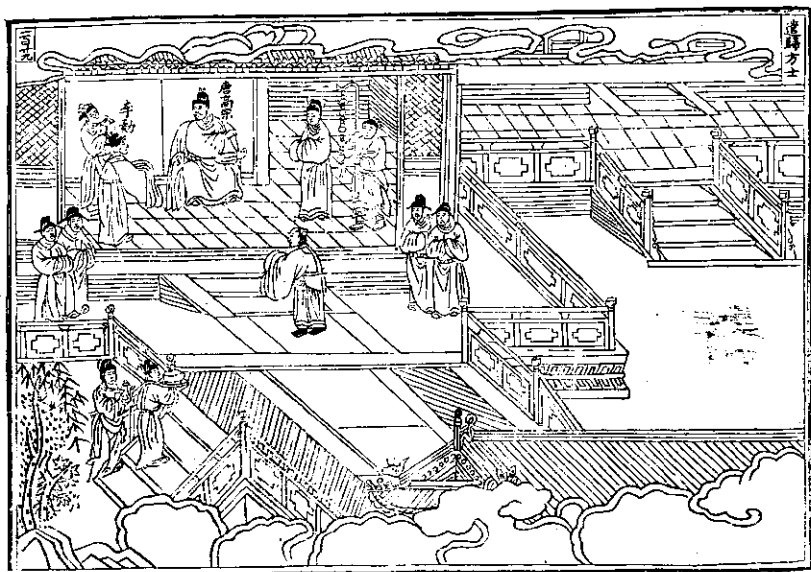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太宗時。有功臣李世勣得箇暴病。醫方上說。用人鬚燒灰可治此病。太宗只要世勣的病好。遂將自己的鬚剪與他合藥。世勣病愈。感帝之恩。叩頭出血。涕泣而謝。太宗說。朕賴卿以安社稷。卿安。則社稷安矣。朕剪鬚以治卿病。乃是爲社稷計。不爲卿一人之私也。何謝之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太宗憂世勣之病。至親剪其鬚以療之。誠不啻若手足之愛矣。爲之臣者。安得不竭忠盡力。奮死以圖報哉

唐史。紀太宗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解 唐史上記太宗自立晉王為太子。凡遇一物一事。必委曲誨諭之。以啓發他的志意。如見太子進膳就教之說。農夫終歲勤苦。耕耘收穫。種得穀成。方有此飯。汝若用飯之時。即念稼穡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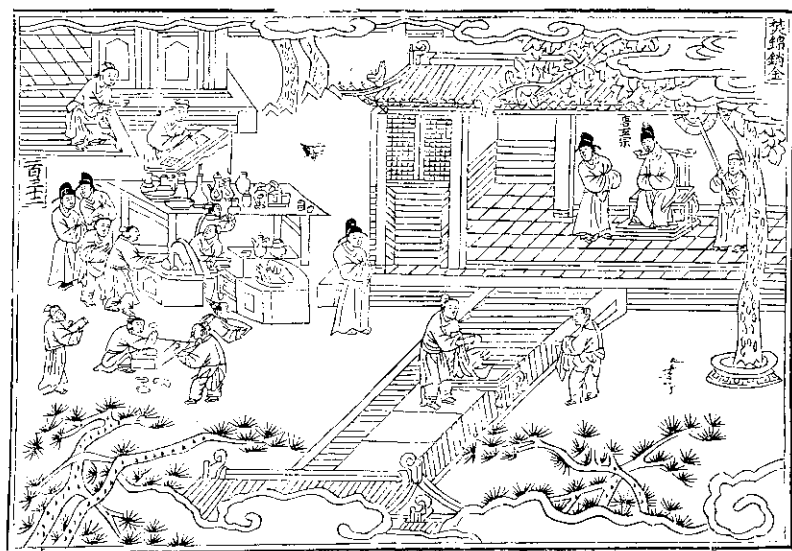
一百二十七

難。此飯不容易得。推此心去體恤農夫。節省用度。則上天必監汝有惜福之智。而多降天祿。使汝常得用此飯矣。如見太子乘馬。就教之說。馬雖畜類。亦具知覺之性。所當愛惜。汝若乘馬之時。即念此馬之勞。馳驅有節。不盡其力。則上天必監汝有愛物之仁。而貴畀萬乘。使汝常得乘此馬矣。如見太子乘舟。就教之說。水本以載舟。故舟藉水以運。然而水亦能覆舟。則舟不可倚水為安。那百姓每就譬之水一般。為君上的譬之舟一般。君有恩德及民。則民莫不戴之為君。若是暴虐不恤百姓。則人亦將視之為寇讐而怨叛之。譬之於水。雖能載舟。亦能覆舟。不可不慎也。如見太子息於木下。就教之說。木生來未免有灣曲處。惟經匠氏繩墨則斵削的端正。可為宮室器物之用。人君生長深宮。未能周知天下之務。豈能件件不差。惟虛心聽從那輔弼諫諍之臣。則智慮日明。歷練日熟。遂能遍知廣覽而成聖人矣。這是書經上的說話。不可不知

一百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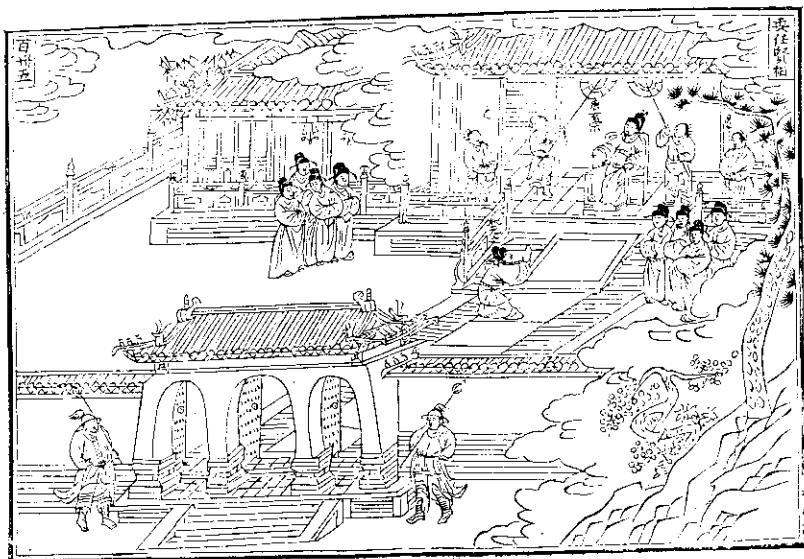
也。唐太宗之教誨太子。其用心諄切如此。蓋太子乃天下之本。欲成就其德。惟在教誨周詳。所以唐太宗特加意于此。其深謀遠慮。真可為萬世法也

唐史紀太宗時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上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即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来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竟未及行而死

解 唐史上記太宗時西域天竺國有箇方外的道士叫做娑婆寐自已說他有長生不老的藥方太宗初信其言發人去往婆羅門諸國採取藥物着他製藥竟不能成乃遣他還歸本國及至高宗即位這方士又到京師以其方術見上高宗不納仍復遣還因與宰相說道自古生必有死神仙之說都是虛誕昔時秦始皇漢武帝為求神仙費了一生心力到底沒一些効驗若使世果有長生不老之人今皆何在李勣對曰此人這一番来容貌衰老髮盡皓白與前次不同他若有仙方何不自家服食延年而衰老如此其妄誕可知矣後果不及還家而死由此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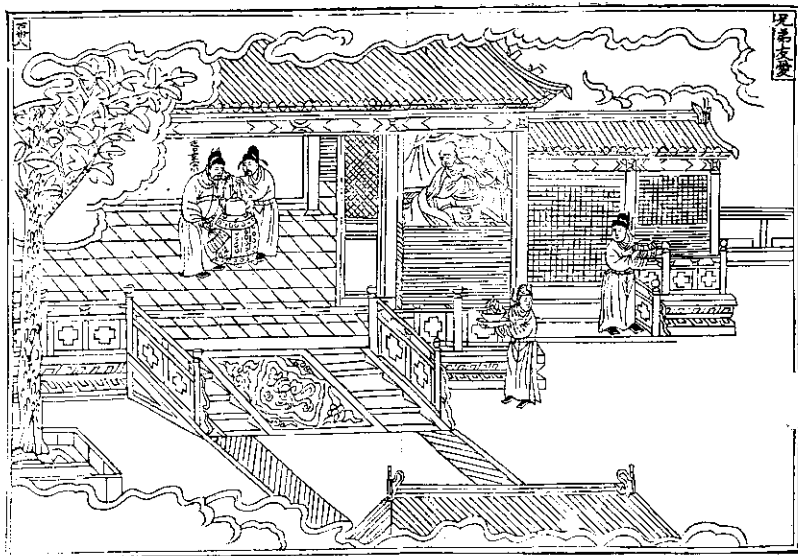
之神仙之說。原是諂諛之人。干求恩寵。見得天子之富貴已極。無足以動其意者。惟有長生一事。不可必得。遂託為渺茫玄遠之說。以歆動人主之意。是以為秦皇求仙藥者。有徐福輩。入海不返。為漢武求仙方者。有欒大等。無功被誅。即此二事。可為明驗。然惟清心寡慾。節慎于飲食起居之間。自可以完固精神。增益年壽。如五帝三王。享國長久。垂名萬世。不亦美乎

唐史。紀玄宗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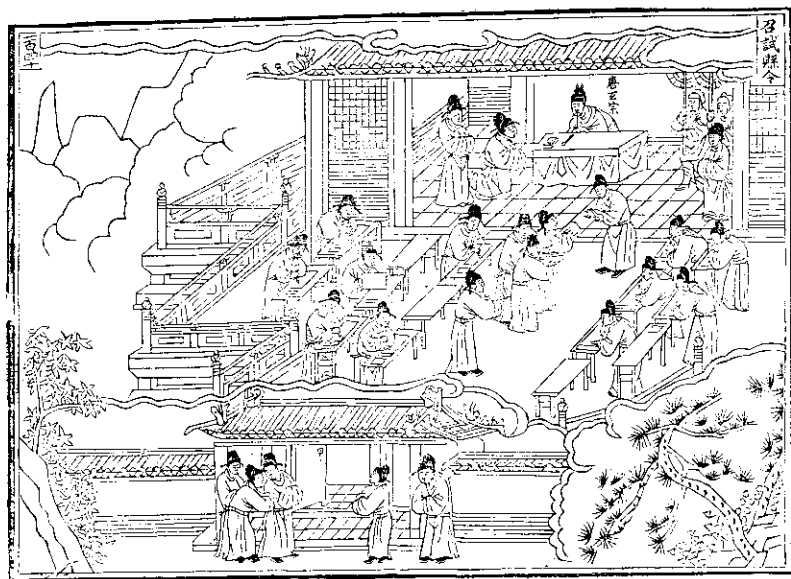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玄宗初年。因見當時風俗奢侈華靡。心甚惡之。欲痛革其弊。乃詔凡上用服御器玩係是金銀粧飾打造的。令有司盡行銷毀。卻將這金銀就充朝廷軍國的費用。其內府所積珠玉錦繡。都取在殿前。用火燒了。以示不用。又

以後宮不先禁止。外面人未免效尤。乃詔后妃以下。勿得用珠玉錦繡為服飾。又詔天下官民人等。再不許采取珠玉。織造錦繡等物。兩京舊日有織錦坊。也命撤去了。不復織造。蓋珠玉錦繡。徒取觀美。其實是無益之物。人君喜好一萌。必至徵求四方。勞民傷財。無所不至。又且天下化之。習尚奢侈。漸至民窮財盡。貽害不小。玄宗初年刻勵節儉如此。所以開元之治。大有可觀。到後來還不免以奢取敗。可見靡麗之物容易

溺人。而人主持志不可不堅也。

唐史。紀玄宗初即位。勵精爲治。以姚元之爲相。每事訪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甞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郎吏卑秩。乃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㊀解 唐史上。記玄宗即位之初。勵精圖治。知道姚元之是箇賢臣。以他爲宰相。每事必訪問他。元之素有才能。練達政事。隨問隨荅。如響之應聲。同僚官皆不能及。但從後唯諾而已。於是玄宗專意委任之。一日元之面奏。請以次序陞轉郎官。玄宗不荅應他。只仰面看着殿屋。元之又再三奏請。玄宗終不荅應。元之只說玄宗惟他。恐有得罪。不敢再奏。趨走而出。及朝罷。內侍高力士諫說。陛下新總萬幾。宰相奏事。宜面定可否。何故只仰看殿屋。通不禮他。玄宗說。我將國家

的事。都付託與元之。委任至重。惟大事當奏聞
我與他商議。令郎吏小官。也來一一奏請。豈不
煩黷耶。這是玄宗專任宰相的意思。元之卻不
知。心懷疑懼。遂遇高力士以傳奉旨意事到中
書省中。將玄宗的言語。備悉說與元之。元之心
上纔喜。群臣聞之。都說玄宗不親細事。而委任
賢相。得為君之體也。然人主須是真知宰相之
賢。乃可以委任責成。不勞而治。若不擇其人。而
輕授以用舍之柄。將至於威權下移。奸邪得志。
其為害又豈淺淺哉。故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
而治亂之機。惟視其所任。人主不可不慎也

唐史紀玄宗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共寢。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火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愈。鬚何足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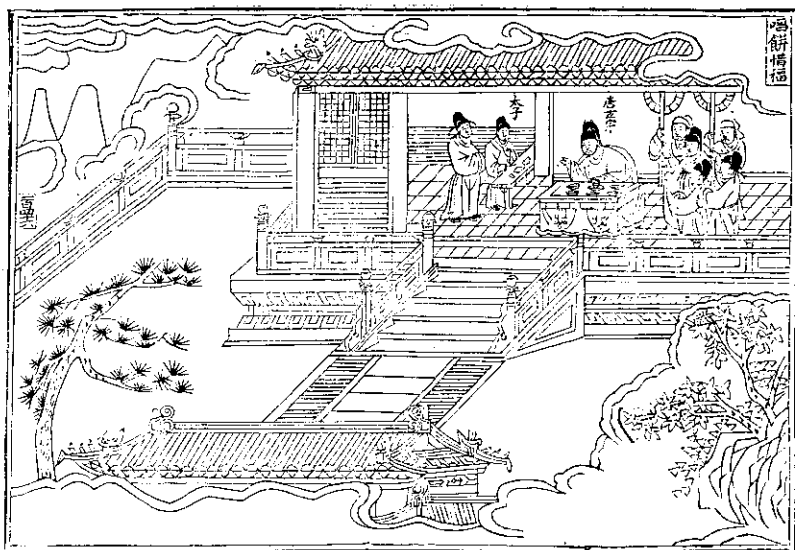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玄宗與他兄弟諸王。極相友愛。到做了天子。也不改變。初登寶位。即製爲長枕大被。與諸兄弟每一處宿歇。飲食行坐都不相離。少弟薛王名業曾染疾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藥。爐內火被風吹起來。燒着玄宗的鬚。左右驚慌上前救之。玄宗說。但願薛王服了這藥。病得痊可。我之鬚何足惜。其友愛之切如此。夫兄弟本是同胞所生。故大舜待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至于一憂一喜莫不與共。玄宗身爲天子。能這等篤于友愛。亦可謂賢君矣

唐史紀玄宗悉召新除縣令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又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

解唐史上記玄宗以縣令係親民之官縣令不好則一方之人皆受其害故常加意此官是時有吏部新選的縣令二百餘人玄宗都召至殿前親自出題考試問他以治民之策那縣令所對的策惟有韋濟詞理都好取居第一擢為京畿醴泉縣令其餘二百人文不中第考居中等姑令赴任以觀其政績何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放回原籍學問以其不堪作令恐為民害也又敕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及外面的刺史各舉他所知的好縣令一人奏聞於上既用之後遂考察那縣令的賢否以為舉主的賞罰所舉的賢與之同賞所舉的不肖與之同罰所以那時縣令多是稱職而百姓皆受其惠以成開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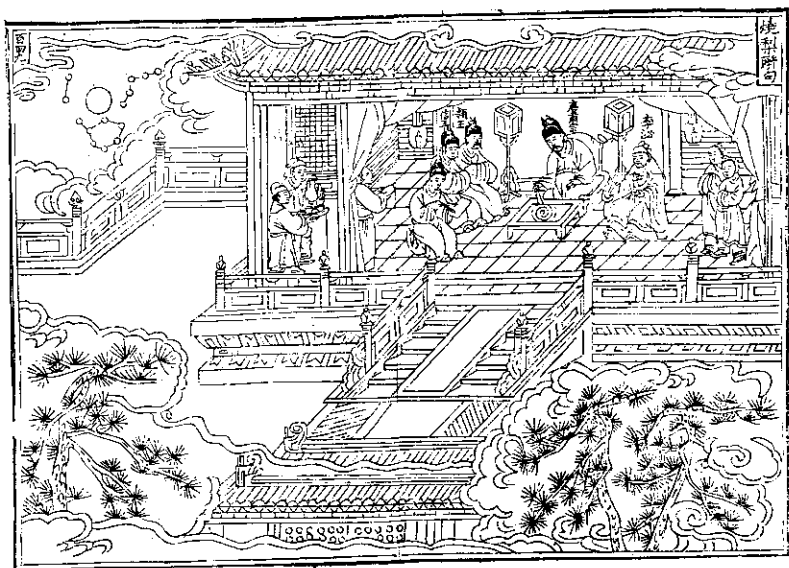
之治今之知縣即是古之縣令欲天下治安不可不慎重此官也

唐史紀玄宗嘗遣人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陸水轉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玄宗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解 唐史上。記玄宗嘗遣使臣往江南地方。採取鵁鶄鸂鶒等水鳥畜養於苑中。以恣觀翫。時使臣所到的去處。百姓每不勝擾害。有汴州刺史倪若水。上書諫說。如今江南百姓。衣食不足。飢寒過半。方務農桑以耕織爲急。而朝廷之上。乃使之羅捕禽鳥水陸轉運。遠至京師。預累小民騷擾地方。那路上人看見的。豈不說陛下輕視民命。重視禽鳥。爲賤人而貴鳥乎。何故爲此不急之務。好此無益之物。以虧損聖德也。玄宗一聞若水之言。深合於心。即親手敕一道謝之。因縱散其鳥。不復採捕。嘗聞召公之訓武王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人主之好尚。不可不審也。玄宗愛鳥。近於禽荒。一聞若水之言。即命散之。可謂從諫如流

矣。然不但禽鳥一事。但凡人主喜好那一件物即為地方之害。蓋官吏奉承。指一科十。半入公家。半充私橐。甚至嚴刑峻罰。催督苛擾。百姓每至於鬻兒賣女。傾家。蕩產。其害可勝言哉。惟人主清心寡慾。一無所好。只着百姓每納他本等的賦稅。則黎元皆得休息。天下自然太平矣。

唐史紀。肅宗為太子。嘗侍膳。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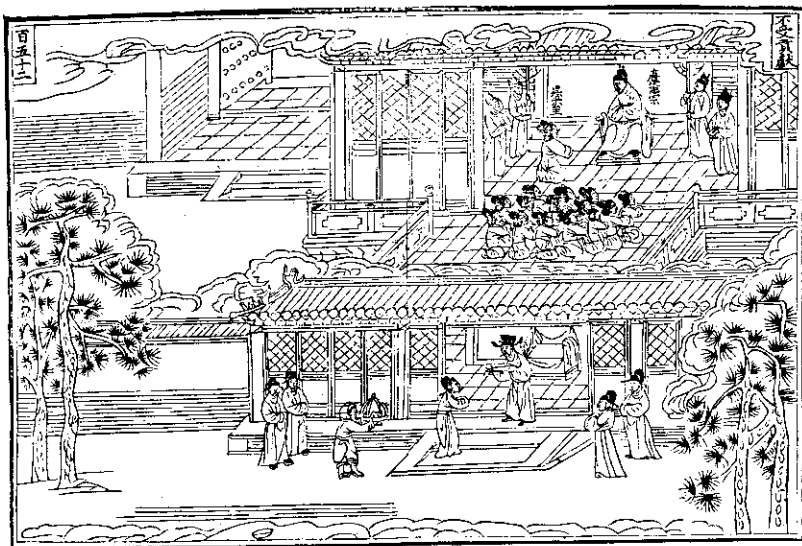
解 唐史上。記肅宗為太子時。曾在宮中親侍他父皇玄宗進膳。蓋問安侍膳。乃太子之禮也。那席間有一塊羊臂臑（音猱 臂小節間肥肉也）玄宗欲食之。顧視肅宗。着他親自割切。肅宗承命。就用刀割切了。因刀刃上有些羊脂汚漫。取一塊餅將刀指得潔淨。玄宗見餅乃食物。而以之拭刀為可惜。注目看着他。有不悅之色。肅宗從容舉起那餅。放在口中喫了。不敢抛棄。玄宗方纔大喜。遂對肅宗說道。凡人福祿有限。應當如此愛惜。大抵自天子以至庶人。福分雖有大小。然皆以撙節愛惜。而得長久。暴殄糜費。必致短促。譬之井泉。徐徐汲取。則其來無窮。用之不盡。若頓行打汲。則頃刻之間。立見其乾竭矣。所以自古聖賢之君。雖尊居九重。富有四海。而常服

浣濯之衣。不食珍奇之味。減省服御。愛養民力。故得壽命延長。國祚綿遠。彼齊後主。隋煬帝之流。竭萬民之膏血。以供一人之欲。如恐不足。一旦福窮祿盡。身喪國亡。豈不可悲也哉。唐玄宗惜福二字。誠萬世人主之龜鑑也

唐史紀肅宗召處士李泌于衡山。至。舍之内庭。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李泌。潁王恃寵固求。上不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爭耶。時諸王請聯句。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飡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後肅宗恢復兩京。泌之策為多。至德宗時拜相。時人方之張子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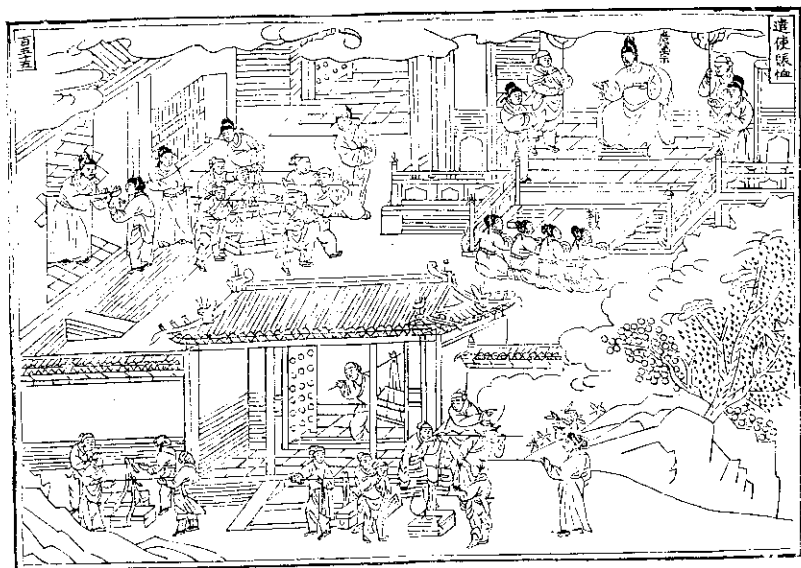
解 唐史上。記處士李泌有道行。隱居嵩山。曾侍肅宗於東宮。及肅宗即位。遣人各處求訪。得之於衡山。既到。待以賓友之禮。就着他在内殿居住。便於諮訪。曾一寒夜。肅宗坐地爐。自燒兩箇梨以賜李泌。潁王年幼。倚着肅宗寵愛。要這燒的梨喫。肅宗不肯與他。說道。你終日飽食肉味。先生休糧絕粒。不喫煙火食。故我以此梨賜之。如何來爭。潁王乃止。此時諸王因請聯詩以贈李泌。潁王先倡一聯云。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說李泌年紀多少。而顏色美好只如童子一般。此美其有道養形。異於常人也。信王接一聯

云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說李泌夜間則枕九仙的骨睡着。晝間則穿一品極貴的衣服。此美其以隱逸而兼尊貴也。有一王又接一聯云不食千鍾粟。惟飡兩箇梨。說李泌固辭相位。不肯受千鍾俸祿。惟今夜二梨之賜。則受而食之此美其高尚之志也。於是肅宗湊成末聯云。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說李泌非是凡人。乃上天間氣所生。以助我成無為之化也。其後肅宗收復兩京平安史之亂。李泌之謀策居多。至德

一百五十一

宗時為宰相。功業尤著。時人把他比漢時張子房為神仙宰相也。夫李泌一山人爾。而肅宗乃呼為先生稱為間氣至親燒梨以賜之。此所謂以天子而友匹夫者也

唐史紀憲宗初即位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荊南獻毛龜。詔曰。朕永思理本。所寶惟賢。至如嘉禾神芝。珍禽奇獸。皆虛美爾。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其有珍奇。亦毋得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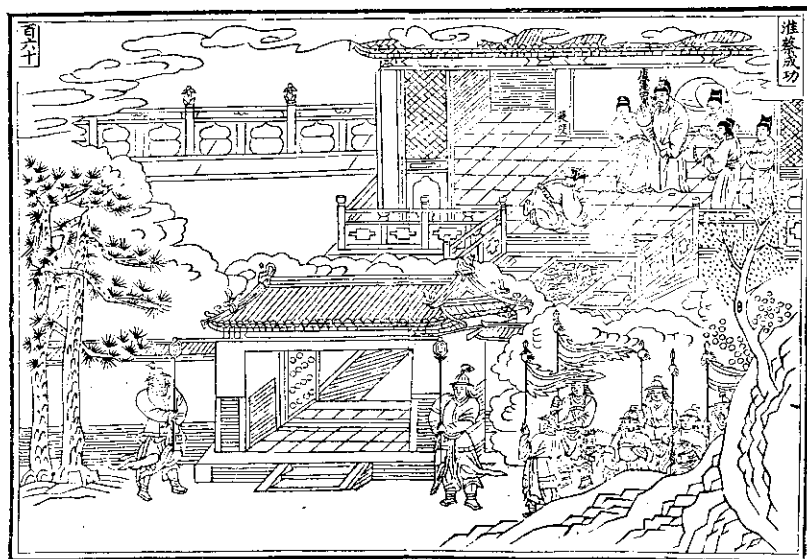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憲宗初即帝位。昇平公主獻婦女十五人進宮答應。憲宗說道。我父皇在時。不受人的貢獻。朕何敢違其教。遂却而不受。又荊南地方獻兩箇綠毛龜。憲宗又下詔書却之。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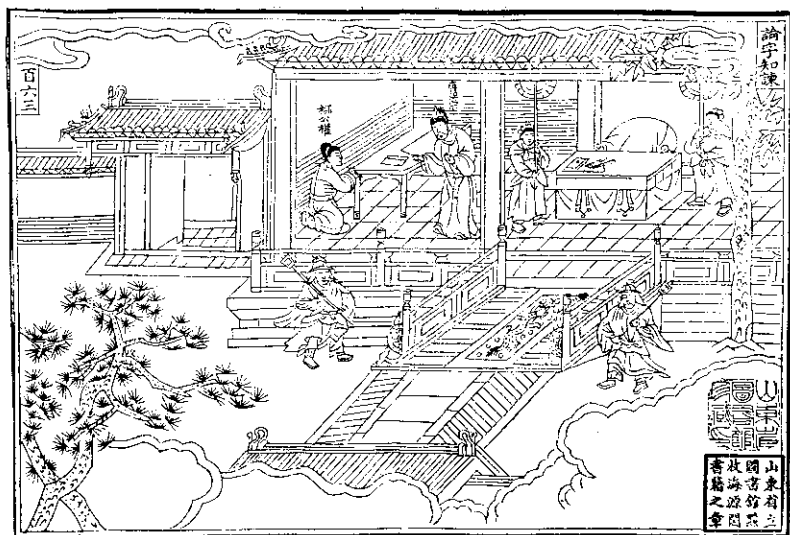
朕長思治道之本。惟賢人為可寶。取其能安國家。利百姓也。至如嘉禾靈芝。珍禽奇獸。徒為耳目觀美。都是無用之物。何足寶乎。所以孔子作春秋之書。並不曾記一件祥瑞。正以其無益也。自今以後。天下有司再勿以祥瑞奏聞。其有珍禽奇獸。如毛龜之類者。亦不許進獻。蓋天下之物。恒聚於所好。而聲色祥瑞珍奇三件。尤人情所易溺者。人主一有所好。則邪佞小人。遂得以乘其隙而投之。欲端一開。辟之堤防潰決。不可復塞。終至於心志蠱惑。政事荒怠。亡身覆國。而不悟。可悲也哉。今憲宗即位之初。即能一切拒絕如此。其高識遠志。誠超出乎尋常萬萬矣

唐史。紀憲宗四年。南方旱飢。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兩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解 唐史上。記憲宗四年。南方大旱。百姓飢荒。憲宗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兩浙。荆湖。襄鄂等處。各道宣慰使之官。分頭去賑濟飢民。鄭敬等奉命將行。辭朝。憲宗戒諭他說。朕於宮中用度。雖一帛之微。必登記其數。惟恐浪費。獨於賙濟百姓。則不計所費。雖多弗惜。蓋以民命為重必使百姓受惠。而庫藏盈縮。所不暇計也。卿等此行。宜體朕此意。凡所至飢荒之處。務要量其輕重。備查戶口。逐一散給。必使百姓每箇箇都霑實惠。纔好。若前此所遣潘孟陽。出去只飲酒遊山。而以賑濟委之他人。全不體朝廷愛民之意。深負委託。卿等切勿效之。蓋國依於民。而民依於食。使民有飢荒。而不為賑恤。則死者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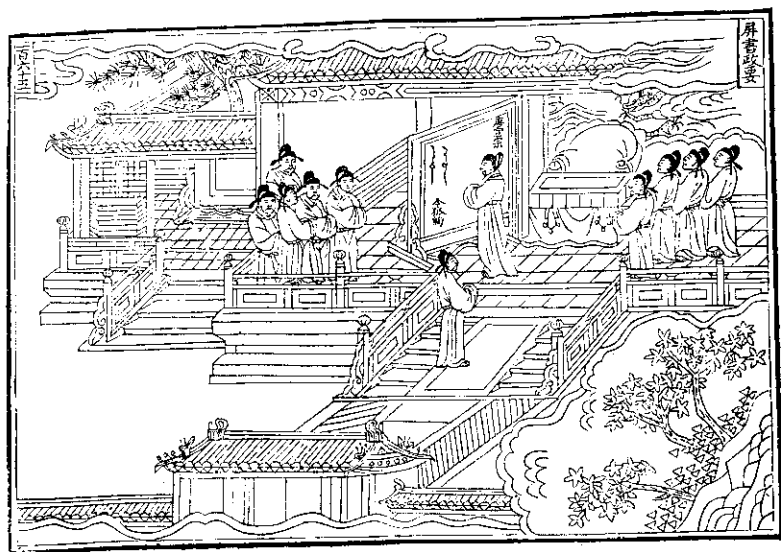
而民心亦離散矣將何以為國乎憲宗有見於此故薄於自奉而厚於恤民可謂知用財之道得保邦之本矣宜其為有唐之令主也歟

唐史紀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近侍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解 唐史上記憲宗勵精圖治嘗與宰相講論治天下的道理於延英殿直到日暮尚未還宮天氣又甚暑熱汗透了上所尚的袍服宰相李絳裴度恐上御體勞倦因求退出憲宗留之說道朕回到宮中所與相處者不過是宮女及左右近侍耳安得對賢士聞正言所以每日喜與卿等且共談論為治的要務甚是有益不知疲倦也夫人君一日之間事有萬幾須是常常接見賢臣從容講論方得停當所以堯舜之時君臣一體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萬世稱為聖明之君今觀憲宗之勤政如此亦可謂知君道者宜其能削平僭亂所向歸服有光于前烈也

唐史。紀吳元濟反淮西憲宗命發兵討之。是時諸道節度使及宰相李逢吉。皆與元濟交通多請罷兵。惟裴度力主討賊之議。上曰。吾用度一人。足破此賊。遂以度為相。師累歲無功度請自詣行營。上許之。度陛辭。言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解通天御帶以賜之。度至淮西。身自督戰。由是諸將効力。李愬夜襲蔡州擒元濟。淮西遂平。韓愈奉詔撰平淮西碑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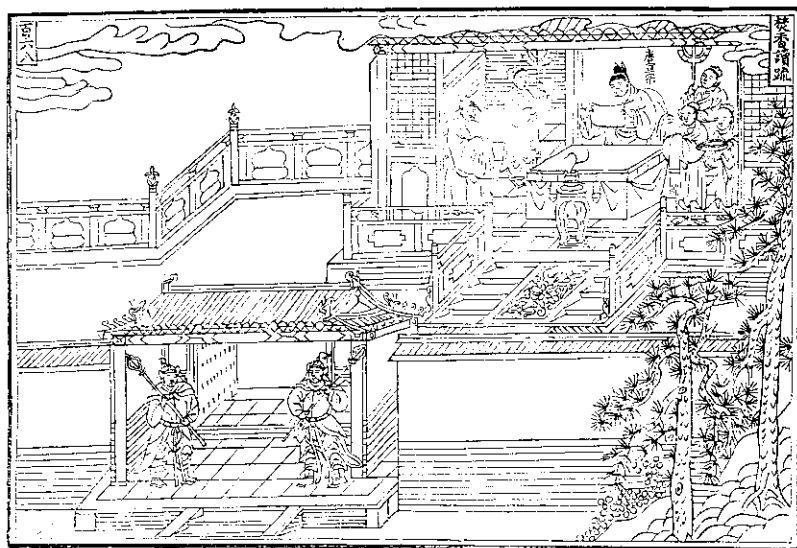
解 唐史上。記淮西節度使吳元濟造反。憲宗命將發兵去征勦他。當時諸道節度使多有元濟的黨與。朝中宰相李逢吉。也與元濟交通。多替他遊說。奏請罷兵。惟有御史中丞裴度。曉得淮西決然可取。力勸憲宗討賊。憲宗說我只消用裴度一人。就足以破此賊。決不罷兵。遂用裴度做宰相。討賊甚急。出兵已經二年。還未見成功。裴度自願親往淮西營裡督戰。憲宗大喜。就命他充淮西宣慰招討使。裴度臨行辭朝。面奏說臣此去若能滅賊。纔有回來朝見之期。若此賊不滅。臣義在必死。終無歸闕之日矣。憲宗聽說不覺為他流涕。因解自家束的通天犀帶一條賜他。以寵其行。裴度既到淮西。宣諭朝廷的威令。催諸將進兵討賊。於是諸將人人効力。每戰有功。遂擒元濟。淮西用兵凡累年而不克。羣臣請罷兵者甚衆。若非憲宗之明。獨斷於上。裴度之忠。力贊於下。則淮西幾無成功矣。所以韓愈奉詔撰平淮西碑文紀功。其詞有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蓋美憲宗之能斷而成功也。然則人君欲定大事建大功。豈可以不斷哉

唐史。紀穆宗見翰林學士柳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解）唐史上。記穆宗性好寫字。見翰林學士柳公權寫的字好。愛之問說。卿寫的如何能這等好。公權對說。寫字雖在手。用筆實在心。心裏端正。則筆畫自然端正。公權是箇賢臣。因穆宗問他書法。就說在心上。見得凡事都從心裏做出來。況人君一心。萬化本源。若不是涵養的十分純

正。發出來的政事。豈能一一停當合理。這正是以筆諷諫。穆宗是箇聰明之君。就知他是以筆諫。聞之默然改容起敬。可謂善悟矣。若能體貼此言。真真實實務正其心。常用着柳公權這樣人做輔弼之臣。少有闕失。隨事箴規。豈不成一代之明君乎

唐史紀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翰林學士令狐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解)唐史上記宣宗有志法祖圖治他的祖太宗曾將前代治亂興亡的事跡編成一書叫做金鏡錄宣宗一日將這部書授與翰林學士令狐綯着他在面前誦讀這書中有兩句說道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說古來天下因甚麽就亂亡只為朝廷錯任用了那不好的人他心心念念罔上行私行的都是蠹國殃民的事用了這樣人天下安得不亂天下因甚麽就平治只為朝廷能任用着那忠良之臣他心心念念竭忠事主行的都是要福國利民的事若常用這樣人天下安得不治宣宗聽得令狐綯讀到這兩句言語喜其切中事理就止住他且莫讀說道大凡人君要求致太平須要把這兩句說話做第一件緊關的事着實審察辨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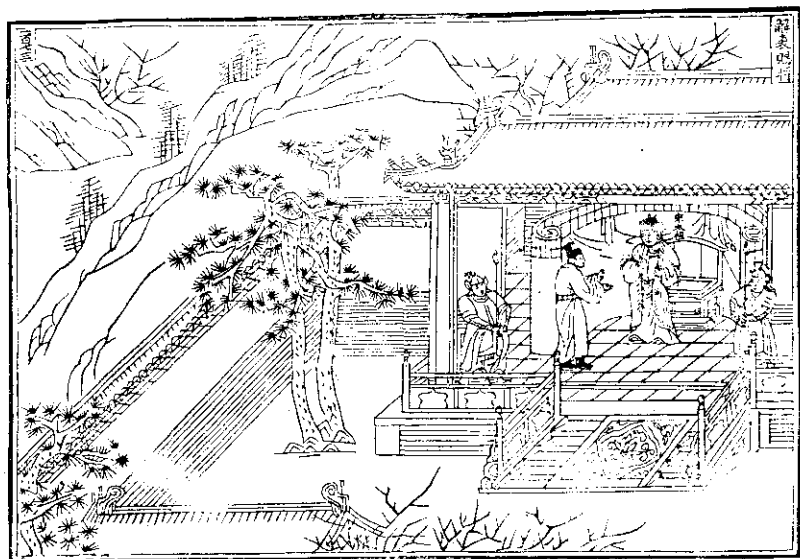
孰為君子。孰為小人。果然是奸邪的小人。就當斥遠了他。果然是忠賢的君子。就當專心信任他。天下豈有不太平的道理。又見他先朝有貞觀政要一書。是當年史臣吳兢。編載太宗與賢臣魏徵等圖治的事蹟。遂把來寫在屏風上。常時正色拱手。一一誦讀。蓋以為師法而效倣之也。夫觀宣宗留心法祖圖治。其切如此。真近代帝王盛事。所以當時稱為小太宗。豈虛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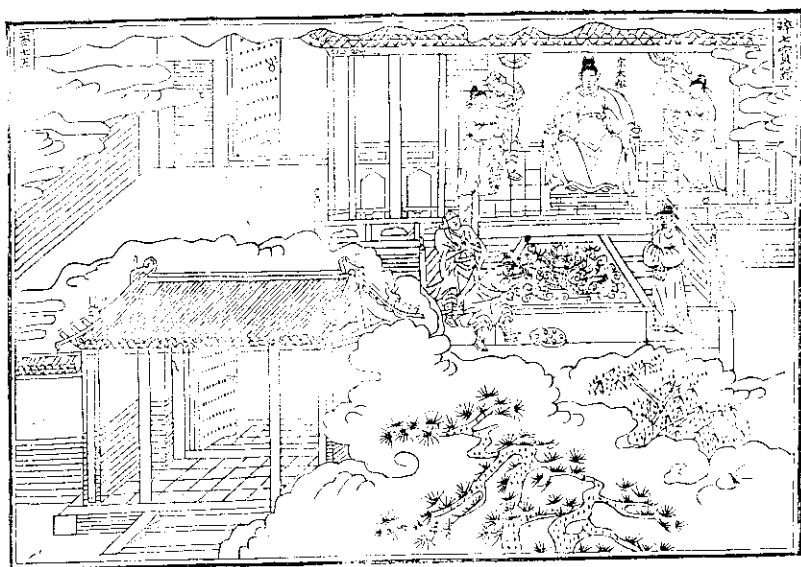
一百六十七

唐史紀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常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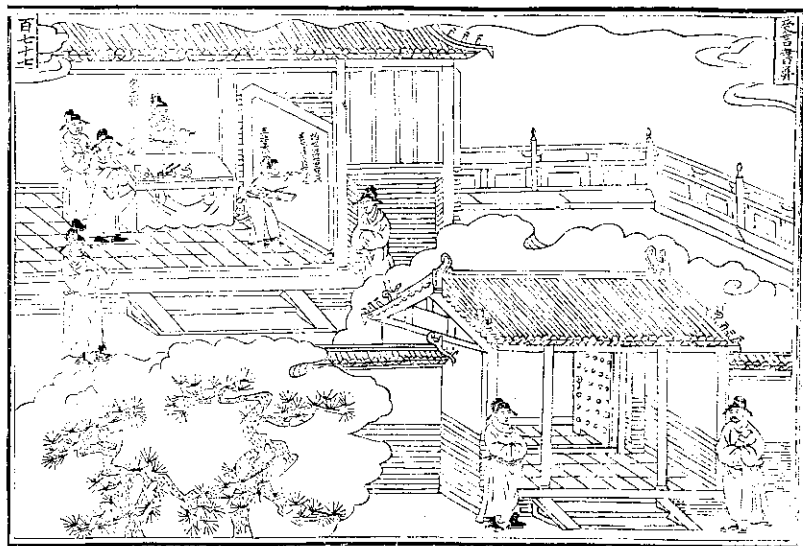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宣宗勵精求治。樂聞臣下箴規諫諍之言。凡諫官議論政事。及門下省給事中等官遇詔勅之出。以為不可。而論駁封還者。苟所論所駁。有合於理。則自己雖以為是。亦每屈己意以從之。未嘗偏執。每得大臣所奏的章疏。必焚香洗手。致其誠敬。而後展讀。夫忠言逆耳。庸主所不樂聞。然使規諫嘗聞。則政事無缺。實可樂也。宣宗樂於聞諫。屈於從人。可謂明矣。至於大臣涉歷既多。慮事尤熟。又非庶官之比。故讀其章疏。必加誠敬。蓋誠敬。則精神收斂。精神收斂。則意見精詳。可以察其言之當否。以為施用。非徒敬其章疏而已也。宣宗圖治若此。故大中之政。人思詠之。以為繼美太宗。豈不足為賢君哉

宋史。紀太祖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太祖拜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解 宋史上。記太祖既即帝位。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太祖拜上尊號。群臣皆稱賀。太后愀然有憂愁不樂之色。左右之人問說。臣聞母以子貴。今子既為天子。太后為天子之母。其貴無以加矣。何故反有不樂。太后說。吾聞古人說為君難。蓋為天子者。置其身於億兆衆庶之上。若治之有道。則民皆愛戴。而尊位可以常保。儻或治失其道。以致兆庶離叛。則雖求為匹夫。亦不可得矣。今我子雖為天子。吾方憂天位之難居。豈可以為樂乎。太后這說話。雖是告羣臣。實有儆戒太祖之意。故太祖即再拜謝說。謹當受教。自是即位之後。夙夜畏懼。窒慾防非。重道崇儒。緩刑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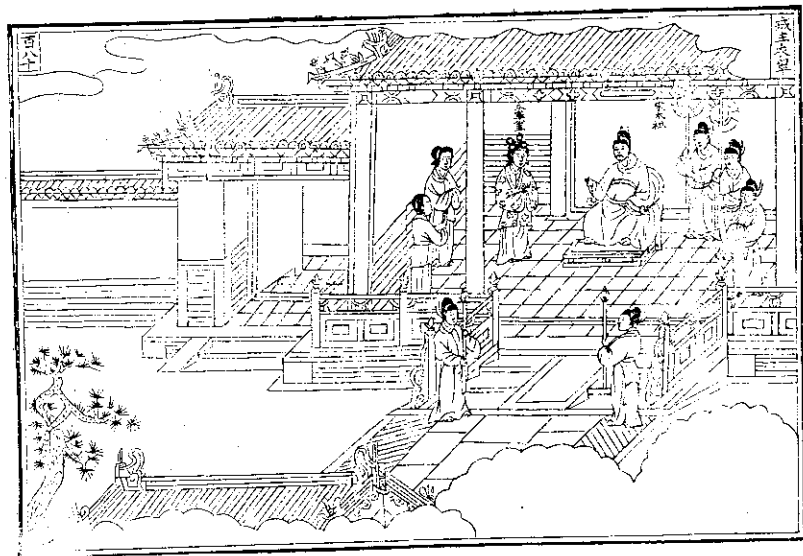
德。以忠厚立國。推赤心置人。故能削平僭亂。創業垂統。於戲。若宋太祖者。可謂大孝矣

宋史紀王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太祖設氊幃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征西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解宋史上，記太祖遣大將王全斌帥師征蜀。時冬月天寒，京城大雪。太祖設氊幃于講武殿中。身穿着紫貂裘，頭戴着紫貂帽，臨朝視事。忽然謂左右說，我穿戴這般樣溫暖的物，身上尚覺寒冷，想那西征的將士，衝冒霜雪，又無有這樣衣服，怎麼當得這等寒冷。即時將所服的裘帽解下，遣中使馬上賫去賜與全斌，又曉諭他部下的將士說，諸將寒苦，朝廷無不在念，奈裘帽有限，不能人人徧及也。于是全斌拜受賜物，感激淚下，諸將亦皆感激，相與戮力圖報，故所向皆捷，卒能平定西蜀。夫宋太祖有解衣之恩及於將帥，遂能得其死力成功如此，可見人主要邊將成大功，不可不體其情，厚其賞，以勸之也

宋史紀太祖嘗見蜀主孟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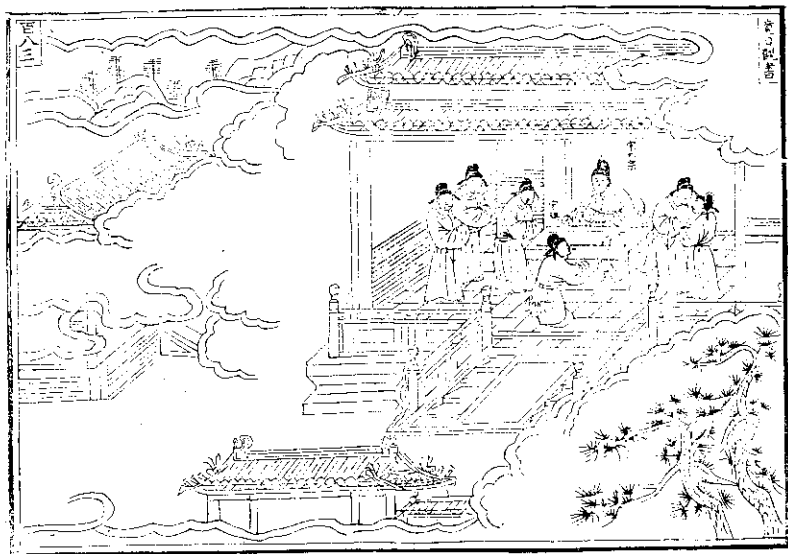
解 宋史上。記太祖平蜀之後。曾見蜀主孟昶。有一箇溺器。是七樣寶貝裝成的。太宗見了大怒。命左右打碎之。說道。七寶是珍貴之物。就做飲食之器。也是奢侈不該的。汝却把來裝飾溺器。不知又用何等的器皿去盛飲食。其侈用暴殄。一至於此。欲家國不至敗亡。豈可得乎。夫太祖為創業之君。其言真足以垂戒萬世。人君推此。件件都該崇尚樸素。乃為愛惜福祿。保守國家之道也

宋史紀太祖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召見便殿。年七十餘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昭素援引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太祖大悅。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

解 宋史上記太祖之時有箇處士姓王名昭素。太祖素知他有學行。徵聘他來做國子監博士。既至。召他進見於便殿。此時昭素年七十餘歲矣。太祖命他講易經的乾卦。至第五爻飛龍在

天。乃是人君之象。昭素講論君道。援引古時帝王以為證據。遂陰寓諷動勸諫的意。太祖見他忠直。大喜悅他。就問他治天下與養身的道理。昭素對說。治天下莫如愛恤百姓。養身體莫如寡少嗜慾。蓋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故治國之道。莫如愛民也。慾為身害。慾少則身安。故養身之道。莫如寡慾也。太祖愛他說得有理。將這兩句言語書于屏風。及几案上。欲時時警省。不致遺忘也。然寡欲愛民。固皆致治之要。而寡欲一

言。又為愛民之本。蓋自古百姓不安。皆因人主多欲。或好興土木。或恣意聲色。或妄開邊釁。或求珍奇玩好之奉。或耽馳騁遊幸之娛。此等事皆不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上之所欲無窮。下之所需難繼。以致海內騷然。百姓怨叛。而君身不可保矣。以是知人主必愛身。乃可以愛民。而安百姓。亦所以安其身也

宋史紀。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公主慙謝

(通)宋史上。記太祖的女永寧公主。曾穿一領貼金鋪翠的襦。襦短衣也入宮中。太祖嫌其奢侈向公主說道。汝可解此襦與我。自今以後。再不要如此裝飾。公主笑說。此襦所用翠羽幾多。而官家以為過費。太祖說道。我之意。非專為汝一襦而惜也。主家既穿此衣。宮中妃嬪。及皇親貴戚每看見。必都相倣效。所用翠羽必多。京城中翠羽之價必貴。百姓每逐利。見此物可以取利。必然都去捕捉那翠鳥。展轉販賣。殺生害命。皆汝此衣有以致之。其罪過多矣。汝生長富貴。不知艱苦。須當思愛惜受用。以圖長久。豈可造此惡業之端。自損已福耶。公主見太祖說得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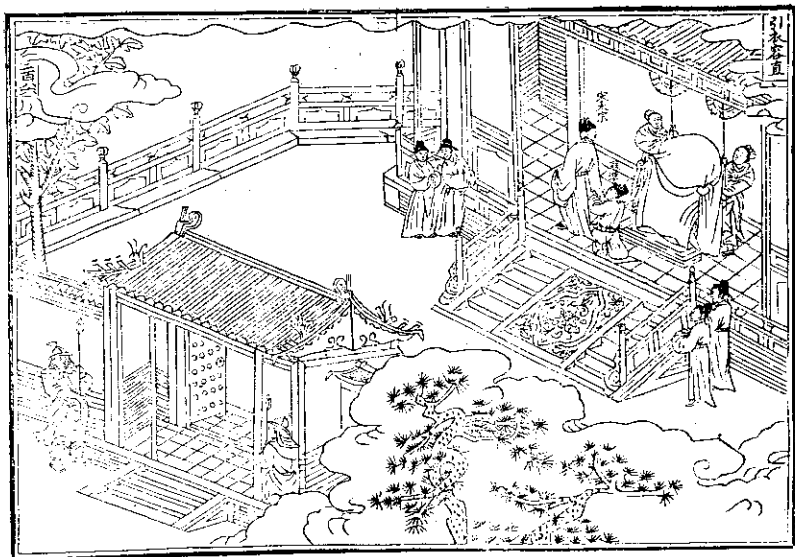
乃惶恐謝罪。夫宮闈之好尚。係四方之觀法。古語說道。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宮中好大袖。四方至疋帛。言好尚之不可不慎也。若宮闈之中。服飾華麗。用度奢侈。則天下化之。漸以成風。壞風俗。耗財用。折福損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豈但如宋祖所謂戕害物命而已哉。大抵創業之君。閱歷艱辛。唯恐享用太過。後世子孫。且有鄙而笑之者矣。吁可不戒哉

宋史。紀太宗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侍讀呂文仲以經義。侍書王著以筆法。葛湍以字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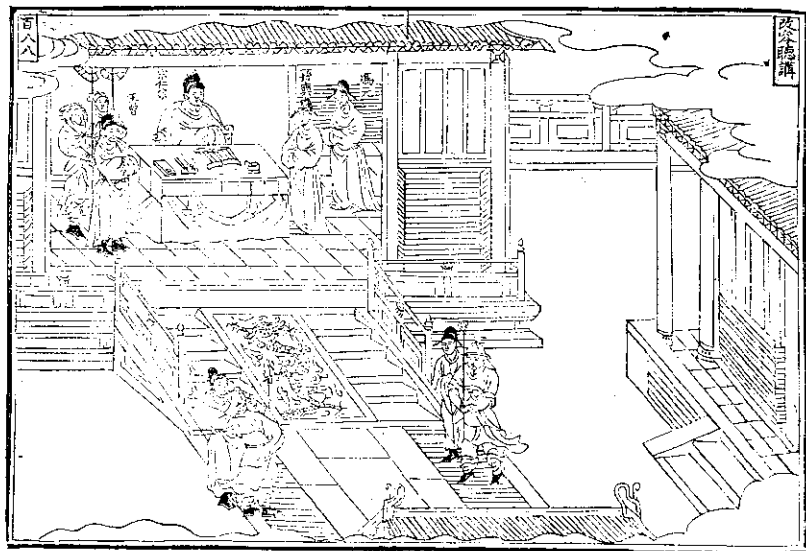
解宋史上。記太宗勤于讀書。每日從巳時看書起。直到申時。然後放下書卷。詔史館儒臣。采輯古今事蹟。纂修成一書。叫做太平御覽。共有一千卷。每日進三卷。太宗觀覽。日日如此。其臣宋

琪以看書勤苦。恐勞聖體為勸。太宗說。天下古今義理。盡載書卷中。但開卷觀看。就使人啟發聰明。增長識見。極有進益。雖每日讀書。自是心裡喜好。不為勞苦也。朕要一年之內。讀完這一千卷書。故須一日三卷。乃可讀完耳。每遇閒暇無事日。還不肯錯過。就召翰林侍讀呂文仲。問他以經書上的義理。召侍書王著問他以寫字的筆法。召葛湍問他以字學訓解。夫自古聖人雖聰明出于天賦。莫不資學問以成德。蓋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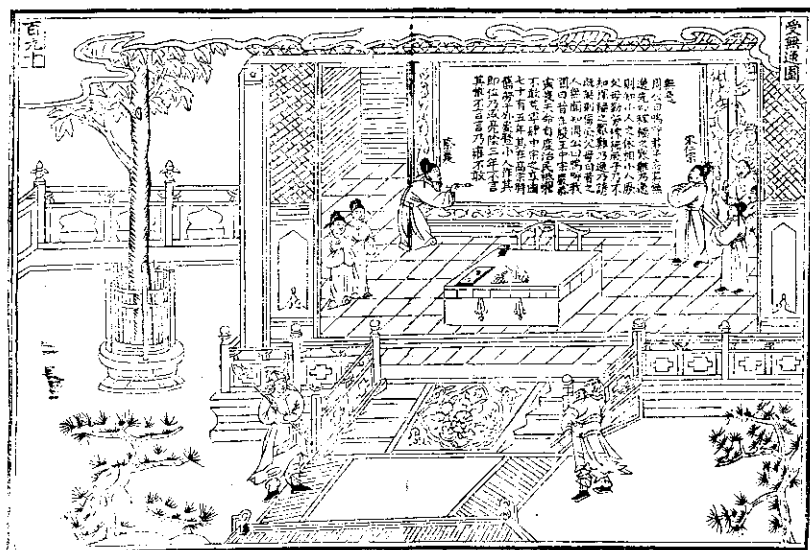
治亂興衰。天下民情物理。必博觀經史。乃可周知。必勤于訪問。乃能通曉。故明君以務學為急。正為此也。觀宋太宗勤學好問。不以為勞。若此。其能為太平令主。而弘開文運之盛。有由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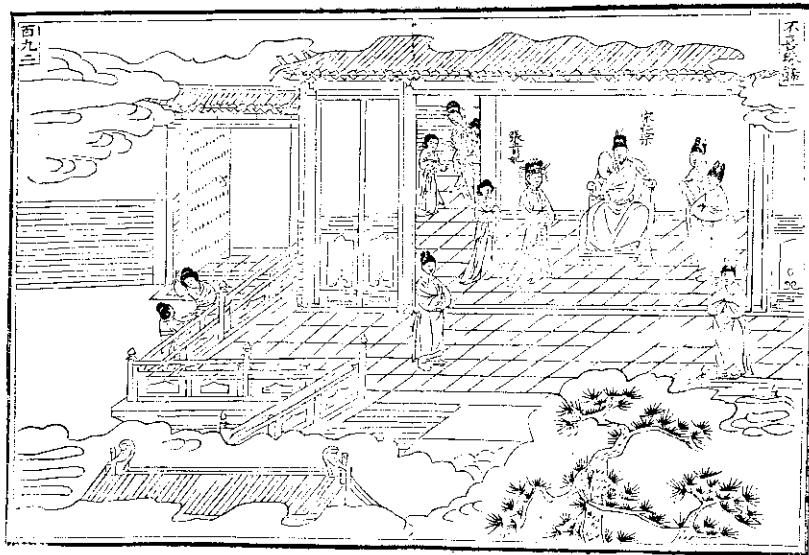
百八十五

引衣容直

宋史紀。寇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太宗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太宗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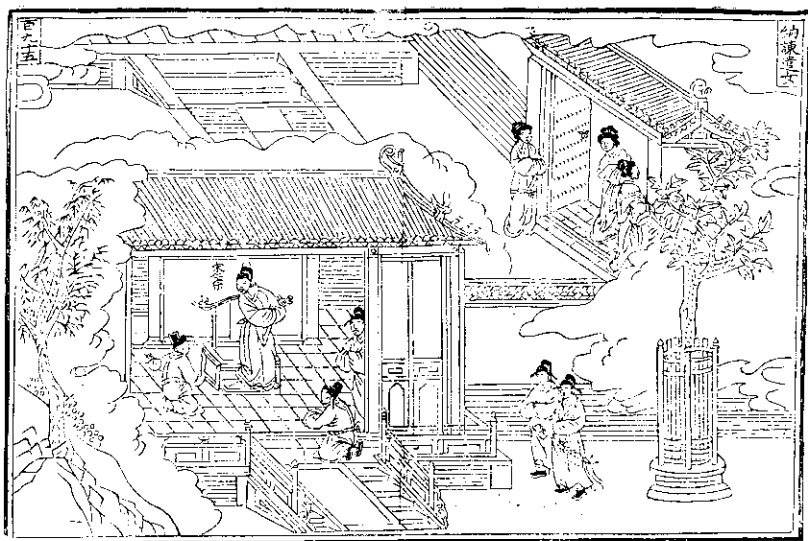
（解）宋史上。記宋太宗以寇準為樞密院直學士。寇準為人。忠直敢言。一日奏事殿上。不合太宗的意思。太宗發怒起去。欲罷朝回宮。寇準即上去扯住太宗的袍服。請太宗復還御座。決斷其事。務要聽其言纔罷。太宗見他這般鯁直。反嘉美他說道。朕得寇準。如唐太宗之得魏徵也。夫人臣奏事忤旨。至於牽引上衣以盡其說。為君者若不諒他忠直之心。必以為不敬而怒斥之矣。今太宗不惟不斥。且歎美之。其容人之度如此。所以能使臣下盡言。政事少過。而為宋之賢君也。如太宗者。真無愧於文皇矣

宋史紀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解 宋史上記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新即位當親近師儒之官。讀書勤學。以涵養聖德。乃請臨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進講論語。起初定以雙日御經筵。後來以學

問不宜間斷。雖是單日。也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講讀時。或偶然左右觀看別處。或容體少有不端。孫奭即端拱而立。停住不講。蓋恐帝心不在書上。雖講無益也。仁宗見奭這等誠懇。那怠惰的意思即時收斂。為之竦然改聽。夫仁宗天資本是粹美。又有賢宰相輔導向學。當時講官。復盡心開發。一些不肯放過。仁宗能敬信而聽從之。所以養成盛德。恭儉仁恕。始終如一。而為有宋一代之賢君也

宋史紀龍圖閣學士孫奭嘗書無逸為圖以進上命施於講讀閣及作邇英延義二閣成又命蔡襄寫無逸篇于屏

解宋史上記仁宗時有龍圖閣學士孫奭日侍講讀每至前代治亂必反覆規諷嘗取書經無逸篇中所載古帝王勤政恤民的事蹟畫作一圖叫做無逸圖進上仁宗欲其知所法也仁宗喜之命掛在講讀閣裡日日觀覽其後新造邇英延義二閣成又命館閣校勘蔡襄把無逸一篇寫在二閣之屏上使隨處皆得觀覽夫無逸一書乃周公告成王的說話大意欲成王知稼穡勤攻事兢兢業業不敢自安能如此則福祚綿長不如此則壽命短促因舉商中宗高宗祖甲周太王王季文王以為法商紂以為戒其言深切懇至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仁宗既受孫奭之圖又命蔡襄書之蓋必有味其言矣則其觀後苑之麥恐中夜之飢孰非自此書中得來所以明君以務學為急

宋史紀仁宗宮中頗好珠飾。京師珠價騰涌。上患之。一日上在別殿。妃嬪畢集。所幸張貴妃至。首飾皆珠。上望見。舉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沒些忌諱。貴妃慙。起易之。上乃悅。自是禁中更不戴珠。珠價大減

解 宋史上記仁宗時。宮中人好以珠為首飾。採買者多。因此京師中珎珠登時長起價來。仁宗恐宮中相尚不已。風俗趨於侈靡。思量要革他。一日在別殿上遊賞。諸妃嬪每都在左右。有箇寵幸的張貴妃到來。頭上的首飾都是珎珠。仁宗望見。故意把袖子遮了臉不看他。說道。滿頭插得白紛紛地。近於不祥之象。好沒些忌諱。張貴妃慙愧慌忙退去。摘下珎珠首飾。換了別樣首飾來。仁宗方纔喜悅。從此宮中人只說仁宗厭忌此物。再不敢戴他。京師裡珠價登時大減。夫珠玉珎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銖兩之間。其價不貲。糜費民財。以供一時之玩。何益於事。故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蓋不以無益害有用

也。然亦係於人主之好尚何如。觀仁宗一言。而珠價頓減。豈待於法制禁令哉

宋史紀。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王素論之。上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旦子。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上動容。立命宮官遣女。素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行。恐亦不能出矣。頃之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上乃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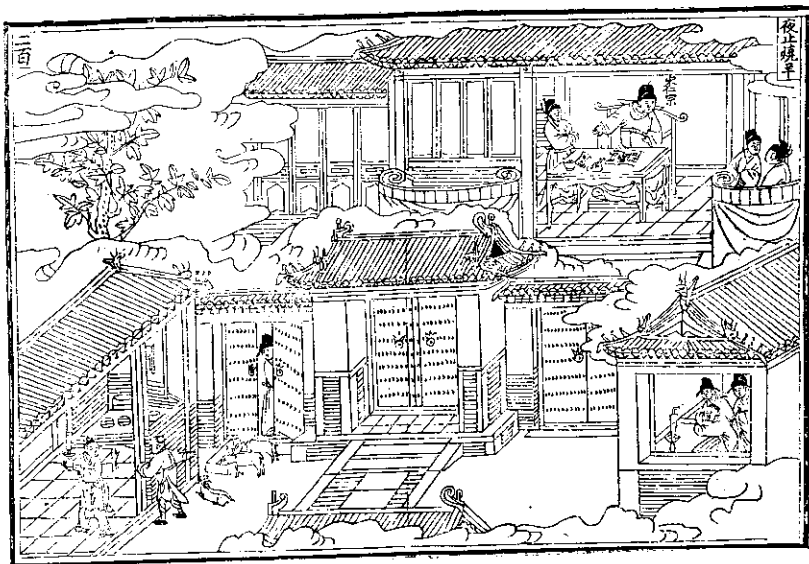
解宋史上。記仁宗時。王德用判定州。曾取兩箇女子獻入後宮。以悅仁宗之心。仁宗就收留在後宮。這是仁宗差處。那時諫官王素聞知。即奏此女不可收留。勸仁宗去之。仁宗笑對王素說朕乃真宗之子。卿乃宰相王旦之子。卿父輔佐我父皇。君臣相得。則朕與卿有世好之舊。與別的羣臣不同。只得實與卿說。這兩箇女子。委的是王德用進的。但朕已誤納。現在左右服事了。如何去得。王素奏說。陛下以此女在左右為不可去。不知臣之所憂。正恐此女在陛下左右。蠱惑聖心。有累聖德。所以勸陛下去之耳。仁宗一

聞此言。遂自悟其失。竦然動容。即時命宮官打
發二女出宮。王素奏說。陛下既已聽臣言。少待
陛下還宮。從容遣之。亦無妨。何必如此急遽。仁
宗說道。待我還宮時。萬一此女有留戀不肯去
的意思。我那時為情所牽。恐也遣他不成了。不
如趁今遣之為易。少時宮官來奏。二女子已出
內東門去訖。仁宗方纔退朝。夫宮禁之事。乃人
主之所諱言。而房帷之愛。又人情之所牽戀。今
仁宗既納二女。已經進御。一旦聞王素之諫。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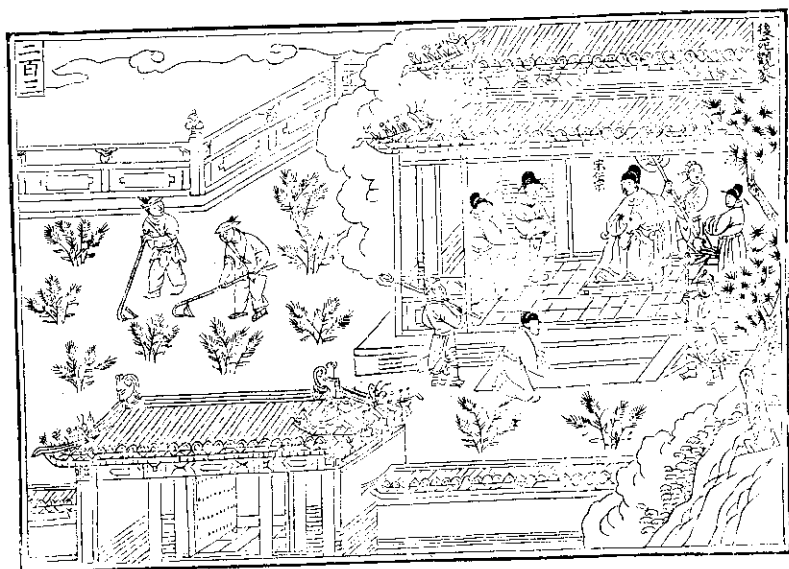
開誠直告。略無回互。割捨所愛。不少遲留。可謂
從諫之速。而改過之勇矣。此真盛德事也

宋史。紀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翰林學士張方平條對四事。帝覽奏褒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侍御史何郯。乞詔兩制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帝嘉納之

講宋史上記仁宗曾臨幸龍圖天章閣。召見輔弼大臣。及御史中丞以上。因出手詔。問諸臣以時政欠闕差失處。都給與紙筆。着他就坐上開寫以對。當時諸臣皆有奏答。內翰林學士張方平。條答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見其所言切于治道。深加褒嘆。明日早。又賜手勅。詢問他昨日詔書上所不及的事。着他一一奏來。又有侍御史何郯。上言翰林管內外制文的諸臣。原是為備顧問而設。乞詔諭他。今後但是朝政有關失得于見聞之真者。並許他上疏論列。直言無隱。以助聖化。仁宗因何郯說的有理也。欣然從之。蓋仁宗求治之心甚切。故引見羣臣。面加咨詢。使之條對。惟恐忠謀讜論不得

上達。及聞張方平等直言。又復虛心延訪。嘉奬聽受。所以那時朝政修舉。海內治平。為宋朝守成之令主也

宋史紀仁宗嘗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為例可不忍一夕之飢而啟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解宋史上記仁宗一日對近臣說朕昨夜因睡不着腹中覺飢想此燒的羊肉喫近臣因問說何不令人取進仁宗說恐膳房因此遂為定例夜夜要辦下燒羊以備取用則傷害物命必多豈可恣口腹之欲不忍一夕之飢而忍於殺害

無窮之生命乎因此遂止又一日有獻蛤蜊二十八枚者說一枚價直錢千文仁宗說一下筯之間就費了二萬八千文錢似此享用無度我豈能堪遂不受其獻仁宗在宋朝最為仁厚之主觀其不忍於害物如此則其不忍於傷民可知故能致治昇平而享祚悠久也

宋史紀。仁宗幸後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解 宋史上。記仁宗留意農事。宮中後苑裡有空地。都使人種麥。又於其地建一小殿。名叫寶岐殿。麥一莖雙穗謂之岐。此豐年之祥。最宜寶重。故以為殿名。每年麥熟時。仁宗親自臨幸後苑坐寶岐殿。看人割麥。諭隨駕的輔臣說道。宮殿前似當栽植花卉以供賞翫。今朕造此殿獨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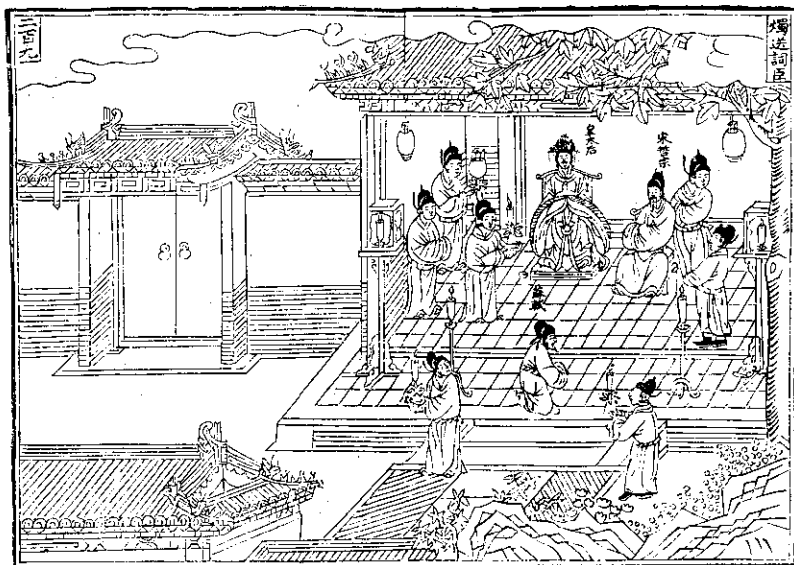
種花卉。但年年種麥。此是何故。蓋以我深居九重。無由知稼穡之艱難。所以種麥於此。要看他耕種耘鋤。庶幾農家之苦。時時在吾目中也。大抵四民中。惟農為最苦。春耕夏耘。早作暮息。四體焦枯。終歲勤動。還有不得一飽食者。古人有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真可謂格言矣。古之賢君知此。所以極其憫念。力為賑䘏。而民卒受其福。後世人主生長富貴。不知稼穡為何物。荒淫佚樂。惟恐不

暇。而何暇恤農也。仁宗以天子之尊。親臨農夫之事。知惓惓於稼穡如此。則其恭儉仁恕。卓越近代不亦宜乎

三百五

宋史紀神宗時東壯大旱詔求直言鄭俠上流民圖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勘新法不便者凡十有八事罷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解 宋史上記神宗時行了王安石的新法擾害百姓人不聊生到熙寧七年間天又大旱年歳飢荒東壯一帶的百姓都流移轉徙死亡離散其艱難困苦之狀實為可憐那時有一箇官是光州司法叅軍叫做鄭俠因考滿赴京在路上看見那流民的模樣心甚不忍說道小民這等窮苦朝廷如何知道乃照那様子畫一本圖形叫做流民圖其中有採樹葉掘草根充飢的有衣衫破碎沿途討喫的有餓死在溝渠的有扶老携幼流移趂食的有戀土不去被在官公人比較差徭拷打枷鎖的有拆屋卸房鬻兒賣女變價納官的一一都畫將出來到京之日將這圖本進在御前奏說只因新法不善致的百姓這等傷了天地的和氣所以久旱不雨如今要

天降雨須是把新法革去不行纔好神宗將此圖反復看了幾遍纔曉得新法之害與民間之苦如此甚是感傷懊悔長嘆數四袖了入宮一夜不能睡着到明日傳旨着在京開封府官查那新法為民害者共有一十八件都罷革不行當時京城内外的百姓聽說如此以為從此得生人人讙呼相慶即日天果大雨處處田苗俱各沾濡充足夫人君一去敎政便能感動天地如此可見為民祈禱者在實政不在虛文而祖宗舊法慎不可輕變也

宋史紀蘇軾為翰林學士。嘗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何官。對曰。待罪翰林。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解宋史上記蘇軾在神宗時。被小人排抑。一向貶謫在外。至哲宗登極。纔取他做翰林學士。宋朝翰林院設在禁中。每夜有學士一員輪流直宿。以備不時顧問。有一夜遇蘇軾該直。哲宗的祖母太皇太后。與哲宗同御便殿。宣蘇軾入見。太皇太后問蘇軾。卿如今做甚麼官。蘇軾對說待罪翰林學士。謂之待罪者。說他不稱此官。惟待罪責而已。謙詞也。太皇太后又問學士是美官。卿一向流落江湖。怎能勾到此地位。蘇軾乃歸恩於上。說道臣幸遭遇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見知。故得到此耳。太皇太后說。非我用卿。乃

先帝神宗意也。先帝每讀卿的奏疏文章。必歎美說奇才奇才。不久先帝遂晏駕。故未及用卿耳。今我用卿為此官。實承先帝之意也。蘇軾因此追感先帝知遇。不覺痛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哲宗。也相向而泣。那時左右内臣。也都感傷流涕。太皇太后賜蘇軾坐。又賜他茶喫。將退時。撤御前的金蓮燭送他歸院。看那時人君接見臣下。問答從容。禮數款洽。藹然如家人父子一般所以為臣的感激主恩。不覺悲泣。君臣間是何等景象。史稱宋家以忠厚立國。又言其竟得尊賢敬士之報。豈不信夫

右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臣等既論次終篇乃作而嘆曰。嗟乎。孟軻稱五百年而後有王者興。傳曰。千年一聖。猶旦暮也。詎不信哉。夫自堯舜以至於今。代更幾世。主更幾姓矣。而其可取者。三十餘君而已。中間又或單舉一善。節取一行。究其終始。尚多可議。其完善鑠懿。卓然可為世表者。纔什一耳。可不謂難哉

天祐我

明。

聖神繼作。臣等嘗伏讀我

祖宗列聖實錄。仰稽

創守鴻規。則前史所稱聖哲之事。無一不備者。略舉其槩。如

二祖之開基靖難。身致太平。則堯舜湯武功德兼焉。

典則貽休。

謨烈啓後。則漢綱唐目。臣細具焉。

昭皇帝之洪慈肆宥。培植國脉。則解網澤骨之仁

也。

章皇帝之稽古右文。勵精圖治。則弘文延英之執

也。

睿皇帝之聘禮處士。訪問治道。則蒲輪玄纁之舉

也。

純皇帝之親愛諸王。厚遇戚邸。則敦睦友于之風

也。

敬皇帝之延見羣臣。曲納讜直。則揭器止輦之明

也。

肅皇帝之心存敬一。治本農桑。則丹書無逸之箴

也。

皇考穆宗莊皇帝之躬修玄默。服戎懷遠。則垂衣舞干之化也。其他片言之善。一事之美。又不可以殫述。蓋

明興纔二百餘年。而

賢聖之君。已不啻六七作矣。以是方內乂安。四夷賓服。重熙累洽。迭耀彌光。致治之美。振古罕儷焉。猗歟休哉。豈非乾坤光岳之氣。獨鍾於

昭代。河清里社之兆。並應於

今日哉。詩云。下武維周。世有哲王。王配於京。世德作求。我

明世德蓋軼有周而特盛矣。今

皇上睿哲挺生。

膺期撫運。又將覲

光揚

烈。以遠追二帝三王之治焉。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帝鑑圖說後序

今元輔少師張公既輯

帝鑑圖說奏

御刻其副以傳聞示烈使敘諸後烈嘗考載籍究觀古大臣之義則歎公之所為慮至遠也自昔嗣德守文之主莫盛于商周商周之臣左右啓沃其著者在訓誥保衡當嗣王之初稱引烈祖陳風愆之戒甚悉成王生八年而踐阼公旦明勗棐迪勞逸修短之戒益加嚴焉其大指可覩已夫輔養之道與匡救異輔養之于冲年與昌盛之年異人主至有佚德然後忠諫直鯁之士相與隨而爭之其轉移之甚難而用力甚倍輔養之道

常止邪于未形起善于微眇故漸漬日益而從之也輕夫人少而習之長而安焉及其安也驟而告語未可卒禁而方其習也則取舍未定志意常虛未定故可道而趨虛故可乘而入與之為賢聖非難也語曰少成若性途之人皆然何況人主哉蓋顯諍默移機有深淺先入後戒施有逆順格心正事效有微博故曰異商周之大臣辨于是矣公以

顧命元輔受

上眷倚襄贊密勿孳孳夙夜居常持議與

宮保呂公言

國家大體必以輔養君德為急其繪圖陳說皆意所指授手所疏列精思極慮

而後成之時時被
顧問質所疑及聖哲之際未嘗不反復
誦之也至覆亡已事未嘗不憤惋為
上深陳之也斯已勤矣
上以英妙之齡神智天授即商周令王不
足侔公輔養得其道又及其時積之以
精誠而發之乎忠懇蓋信在未諫功在

不言而海寓蒙福
社稷賴之即商周大臣不能過是圖說也
即訓詁之義何以殊焉於戲使當世士
大夫知今日所亟在君德不在政事一
切省談說而除文苛知公輔養之深意
益務勵翼以佐下風人人各舉其職則
主必益聖治必益隆太平可期日而望是
亦公刻以傳之意也圖說大指具公所
進疏及大宗伯陸公敘中故不著著公
之心如此
萬厤元年孟夏之吉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豫章王希烈
譔

狂
愚
狂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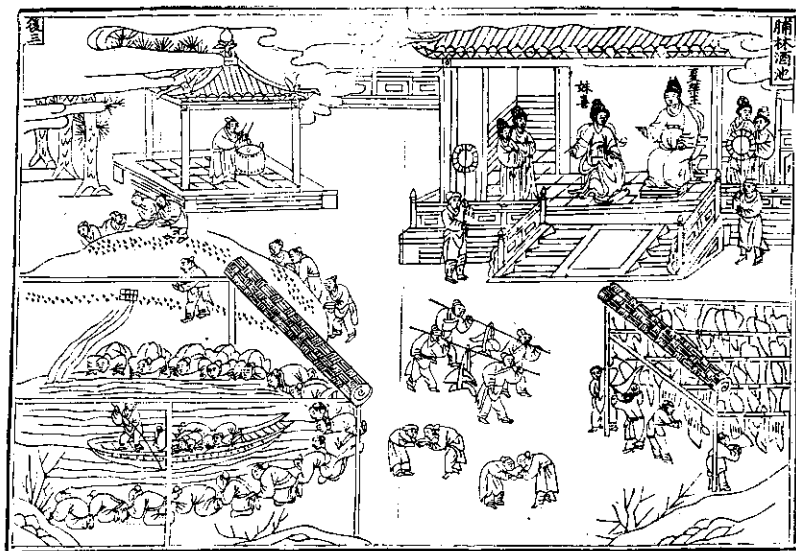
覆
轍
狂二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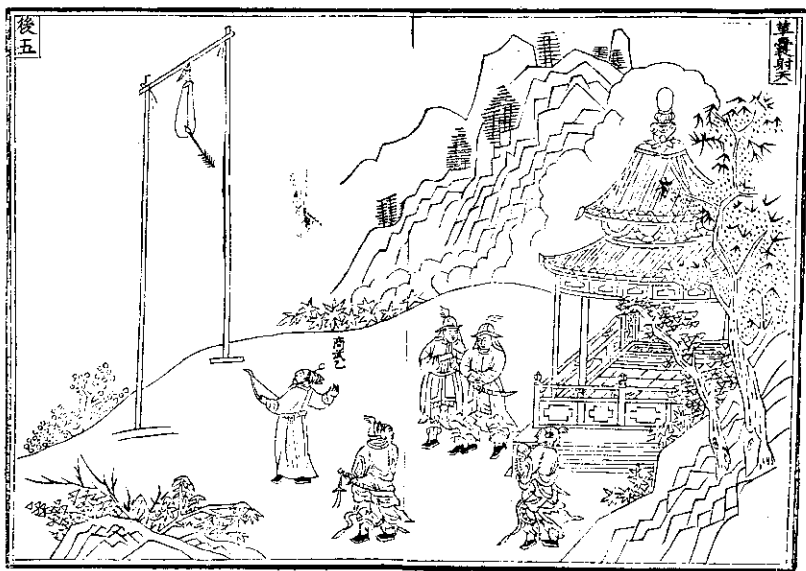
任用六賊　宋徽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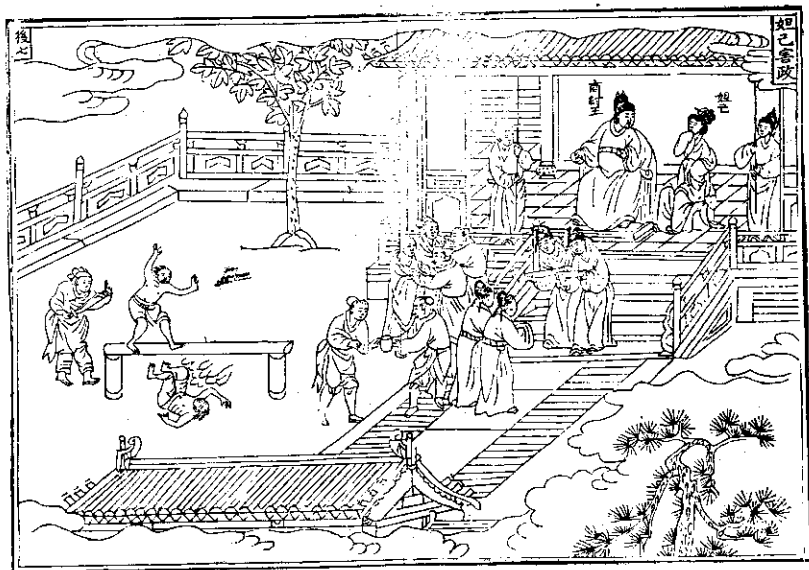
後目三

夏史紀太康即位荒逸弗恤國事畋獵於洛水之表十旬弗返有窮后羿因民之怨拒之於河弗許歸國厥弟五人作歌以怨之太康失國居陽夏

解夏史上記太康即位荒於逸樂不以國事為念只好在外面打獵巡遊於河南地方洛水之外流連百日不肯回還把朝廷政事都荒廢了百姓禾稼都踐踏了民皆嗟怨當時有一箇臣叫做后羿極善射因民之怨率領軍馬手持弓矢拒之於河上不要他歸國其弟五人恨他荒淫無道壞了祖宗的基業於是作詩五章稱述其祖大禹的訓辭以怨之謂之五子之歌太康畢竟不得歸國居於夏陽之地而死夫太康為啟之子啟能繼禹之道賢聖之主也再傳太康止以好尚遊畋一事遂至失國父祖之德澤皆不足恃矣吁可畏哉

夏史紀桀伐有施氏得妹喜喜有寵所言皆從爲瑶臺象廊殫百姓之財爲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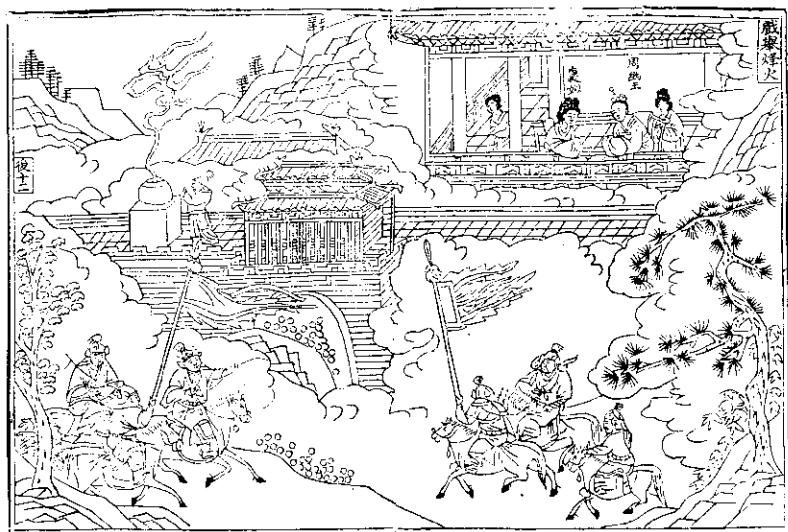
解 夏史上記夏桀無道不修德政因征伐有施氏之國有施氏進了箇美女叫做妹喜桀甚是寵愛他說的言語無不聽從造爲瑶臺象廊極其華麗竭盡了百姓的財力又性嗜酒放縱不但自家酣飲将各樣禽獸之肉堆積如山烹熟爲脯者懸掛如林鑿箇大池注酒池中可以行船積糟爲隄其高可望十里擊鼓一通則齊到池邊低頭就飲如牛之飲水者三千人桀與妹喜歡笑以此爲樂朝政之廢可知矣夫桀之始祖大禹卑宮室惡衣服克勤克儉因飲酒而甘遂疏造酒之儀狄何等憂深慮遠辛勤創業而桀乃放縱如此不亡何待後六百年又有商紂亦爲肉林酒池亦亡商國嗜酒之禍可鑒也哉

革囊射天

商史。紀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慱不勝而戮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謂之射天。在位五年。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解 商史上。記商王武乙無道。不知敬事天地。把木雕成人形。叫做天神。與之對局而慱。使人代為行籌。若是偶人輸了。就將他斫碎。恰似殺戮那天神的一般。又將皮革為囊。裡面盛着生血高懸于空中。仰而射之。叫做射天。其慢神褻天如此。在位五年。出畋獵於河渭之間。着暴雷霹死。夫人君無不敬也。而敬天為大。書曰。欽若昊天。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若以天為不足畏。則無可畏者矣。武乙之凶惡。說他不但不怕人。連天也不怕。故為偶人而戮之。為革囊而射之。嗚呼。得罪於天。豈可逃哉。震雷殞軀。天之降罰。亦甚明矣

商史紀紂伐有蘇獲妲己妲己有寵其言是從作奇技淫巧以悅之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厚賦歛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妲己以為罰輕威不立紂乃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令有罪者行焉輙墮炭中以取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

(諺)商史上記紂無道恃強用兵征伐有蘇氏之國有蘇氏畏其威力進獻箇美女叫做妲己紂得了妲己甚是寵愛他但是他說的就聽造作奇巧的服飾器物以悅其心使樂官師延作為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大率都是淫聲又窮極土木之工造鹿臺一座以瓊瑤為室以玉石為門厚歛百姓的財物以為私積那鹿臺之內錢財充實鉅橋之倉粟米盈滿又鑿箇大池盛酒懸掛鳥獸之肉為林使男女裸體馳逐於其間宮中又開設九處店市與外人交易買賣君臣酣飲從夜達旦竭民膏血極欲窮奢所以一時的百姓每都興嗟含怨困苦無聊諸侯有背畔者妲己說諸侯之畔都因罰輕誅薄主威不立所致紂聽其言使人鑄銅為柱柱上抹上脂油下面燒起炭火將銅柱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的人在柱上行走那銅柱既熱又滑人如何行得就都墮在炭火中燒死妲己看見以為笑樂這箇叫做炮烙之刑嘗考之於史說商紂聞見甚敏材力過人使其有此才智而能親近賢臣容納忠言則其惡豈至於此哉乃醢鄂侯剖比干而唯婦言是用欲不亡得乎萬世之下言大惡者必曰桀紂女禍之烈一至於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周史紀穆王臣造父善御得八駿馬王使造父御之西巡樂而忘返東方徐戎乘間作亂周乃中衰

解 周史上記穆王時有箇臣叫做造父善能御車駕馬是時穆王得了八匹極善走的駿馬使造父駕着往西方去巡幸當時天下太平穆王駕着那駿馬任意遨遊不思返國把朝廷政事都廢了民心離叛東方有箇徐戎因此乘空造反僭稱為徐偃王近徐的諸侯多有往朝於徐者周家的王業到此中衰夫穆王初年亦是箇英明之主後来只為用了造父就於遊幸遂致政亂國衰然則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周史紀幽王嬖愛褒姒。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為信則舉兵来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後犬戎伐王。王舉火徵兵。兵莫至。戎遂殺王於驪山下。虜褒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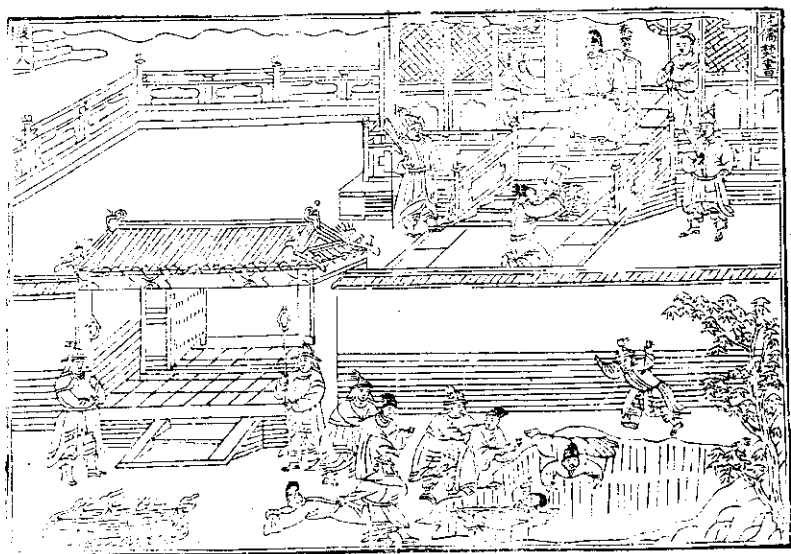
(解)周史上。記幽王寵愛美女褒姒。褒姒性不好笑。王只要得他一笑。設了萬般的方法。引褒姒笑。褒姒故意只是不笑。先是王與諸侯相約。若有賊寇兵至。就煙墩上舉起烽火為信。則列國舉兵来救援。至是王念無可動褒姒笑者。遂無故舉烽火。諸侯望見。只說有賊兵到了。都領兵来救援。一時齊到城下。却不見有賊兵。褒姒見哄得衆諸侯空来這一遭。乃不覺大笑。然諸侯由此不信幽王。後犬戎調兵伐王。王復舉火召兵。諸侯見前次哄了他。這遭一箇也不来。王遂被犬戎殺害於驪山之下。連褒姒也虜去了。夫女色可遠不可近。近則為其所迷。而舉動不知謹。患害不知慮。幽王只為要褒姒懽喜。至無故

徵天下之兵以供其一笑卒致身弑國亡其昏
暗甚矣諡之曰幽不亦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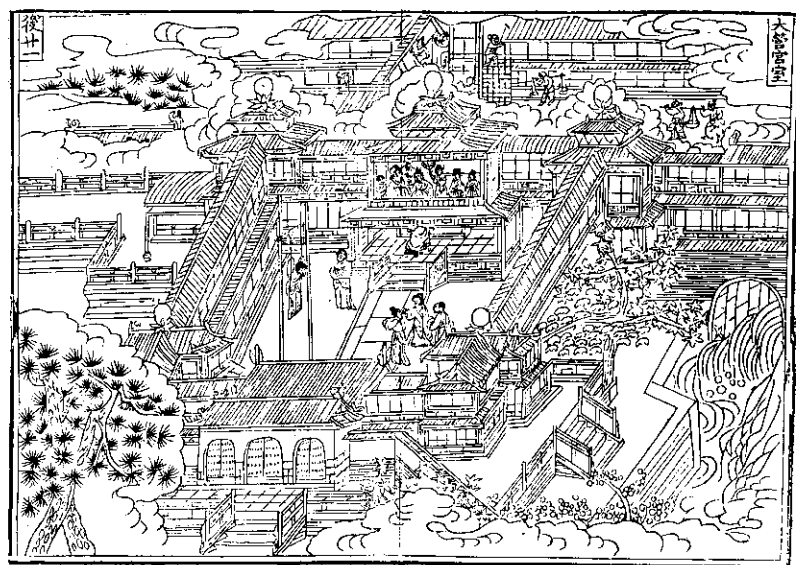
後十四

秦史。紀始皇帝東巡海上。遣方士齊人徐市等。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及仙人不死之藥。市等詐始皇。言未能至。望見之焉。請得齋戒。與童男女。及百工之事求之。則得之矣。始皇從其言。使童男女三千人。與百工之事偕往。徐市止王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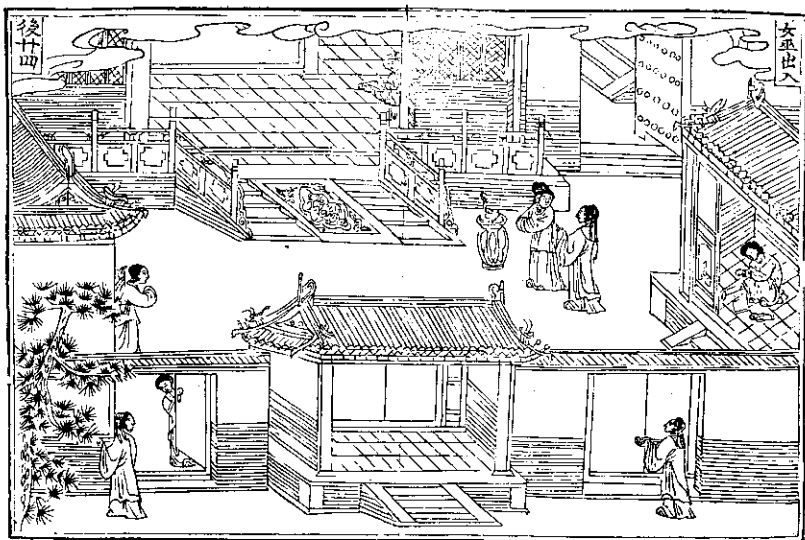
解 秦史上。記始皇帝好神仙。說海中有三座山。一名蓬萊。一名方丈。一名瀛洲。這三座山都是神仙所居。始皇東巡至海上。遣方士齊人徐市等。入海訪求此三山。及仙人長生不死之藥。這

神仙之說。本是妄誕。徐市因始皇好之。遂哄他說海中實有三神山。臣等雖不曾到。常在海上望見之焉。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及百工技藝之人。入海求之。則三山可到。不死之藥可得也始皇不知其詐。遂發童男童女三千人。及百工技藝之事。使徐市等泛海求之。徐市得了這許多人。竟在海外尋箇地方。就在那裏做了王。不回來。而仙藥終不可得也。嘗觀秦始皇既平六國。凡平生志欲。無不遂者。所不可必得者壽耳。於是信方士之言。覔不死之藥。竟為徐市等所詐。何其愚哉。至漢武帝。亦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終不可得。迨其末年。始悔為方士所欺。乃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吁。亦晚矣。宜史臣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惑於方士者

秦史紀、始皇三十四年。用李斯之言、燒詩書百家語。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所不去者、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為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案問諸生轉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

訓 秦史上。記始皇帝三十四年。從丞相李斯之言。天下人但有私藏詩書、及百家言語文字者都着送官。盡行燒燬、再不許天下人讀書。有兩人成偶。口談詩書者。就戮之於市。有援引古事非毀當今者。全家處死。官吏有見知不舉發者與之同罪。所存留不燬者。只是醫藥與卜筮種樹。這幾種小書而已。時有儒士侯生盧生。兩箇人相與譏議始皇所為不合道理。又恐得罪。因逃去躲避。始皇聞之大怒。說這儒生每造為妖言。煽惑人心。不可不誅。乃使御史訪察案問之。諸生互相訐告攀扯連累。凡犯誹謗之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殺於咸陽地方。夫自古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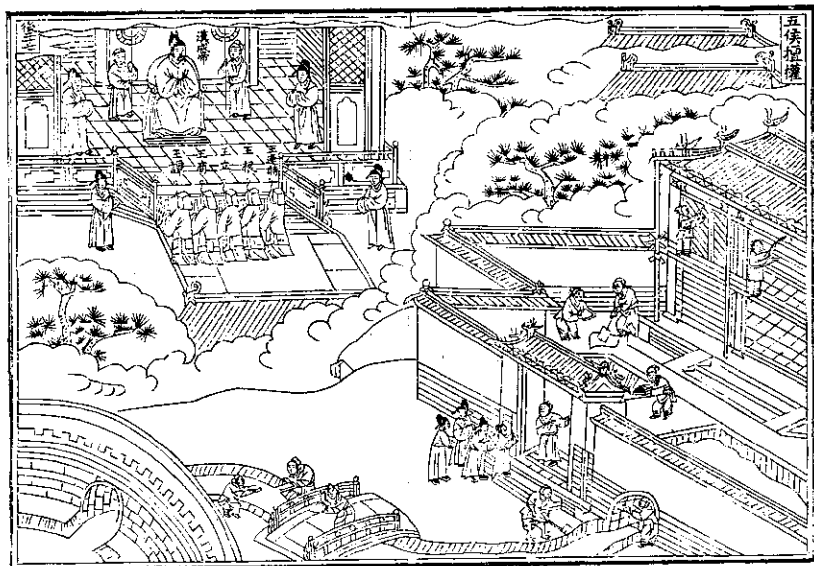
欲治天下未有不以崇儒重道為先務者而始
皇乃獨反其道至使典籍盡為煨燼衣冠咸被
屠戮其罪可勝言哉至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
孔子文帝除挾書之律武帝表章六經公孫弘
以儒生為宰相而孔氏之教乃復興夫觀秦之
所以亡與漢之所以興者得失之效昭然可覩
矣

秦史紀始皇以先王宮廷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為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詩宮三百。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

(解)秦史上。記始皇建都咸陽。以先王所住的宮殿狹小。不足以容。乃營建朝宮於渭南上林苑中。先起前面一座殿。叫做阿房殿。這殿的規制自東至西橫濶五百步。自南至北。入深五十丈上面坐得一萬人。下面豎立得五丈高的旗。只這一座殿其高大深濶如此。其他可知矣。周圍四邊俱做可馳走的高閣道。自殿下直至南山。就南山頂上。豎立闕門。其壯首砌一條複道。直跨過渭水如橋梁一般。接着咸陽都城。計建立的離宮有三百所。一一都有鋪設的帷帳等物作樂的鐘鼓等器。及四方美女。充實其中。以待始皇遊幸。但所到之處。百事俱備。不用那移。夫自古帝王。皆以民力為重。不忍輕用。知民心之

向背。乃天命去留所繫也。始皇竭天下之力以營宮室。極其壯麗。自謂可樂矣。而民心離叛。覆滅隨之。竟為項羽所焚。悉成煨燼。吁。可鑒哉

漢史紀武帝時。女巫往来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輙理木人祭之。因妬忌恚罵更相告訐。以為呪咀。上怒多所撃殺。上心既疑。嘗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撃上。因是體不平。江充自知為太子所惡。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使江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憤恨無以自明。於是發武庫兵捕江充誅之。武帝怒使人捕太子。太子自縊

㊭西漢史上記武帝時縱容民間女巫出入宮中。女巫。如今師婆之類 教宮人每祈禱解厄。刻木為神道形像。埋在屋裡。時常禱祀以祈福。於是宮人每有彼此妬忌怨罵者。就告訐於武帝說他每在背地裡雕刻人形。魘鎮呪咀主上。武帝發怒。打死宮人甚多。武帝心中既疑。嘗夢木人數千。持杖要来打他。因此身體欠安。有奸臣江充。自知太子惡他。見帝年老。恐日後為太子所誅。因奏說。主上這疾。由巫蠱魘鎮所致。武帝信之。就着江充窮治巫蠱之獄。徧宮中掘地搜尋木人。江充就借此傾陷太子。說臣到太子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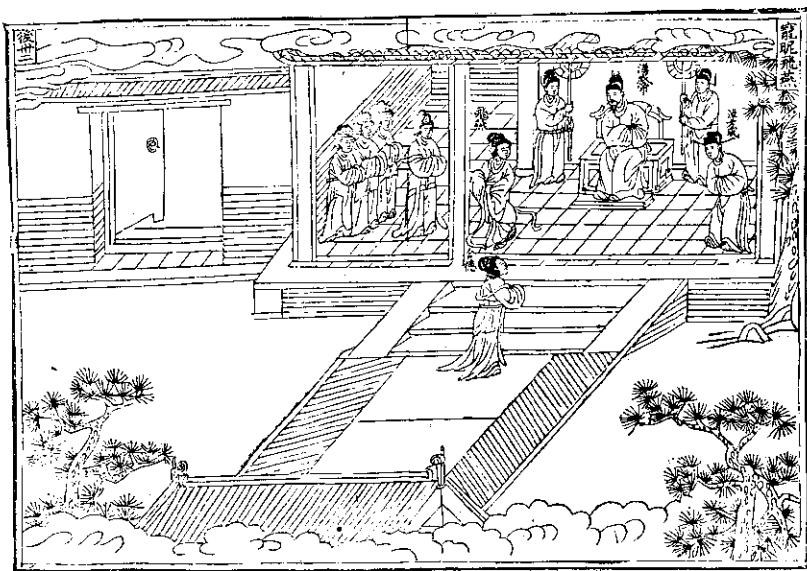
中。掘得木人尤多。武帝怒。太子負屈無以自明。不勝憤恨之心。遂擅發武庫兵仗。捕得江充誅之。武帝愈怒。說太子謀反。使人捉拏太子。太子惶懼。走出湖縣。自縊而死。大抵婦人妬寵相讒。乃其常態。但使宮禁嚴密。不許外人擅自出入。妃嬪近幸之人。不許彼此無事往來。則閨閫自然清肅。讒害不生。至於女巫邪術。尤不可近。俗語云。三婆不入門。便是好人家。謂師婆。卦婆。賣婆也。況於天子之宮禁。而可容此輩出入乎。武帝只因不能禁絕於初。故致自生疑惑。而奸人乘間構禍。骨肉傷殘。後雖追悔。亦何及哉。此萬世所當鑒戒也

後廿六

漢史。紀成帝初立。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諸舅譚。商。立。根。逢時。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是日黃霧四塞。商根又相繼秉政。王氏一門。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五人。分據勢要。朝士皆出其門。賂遺四面而至。五侯爭為奢侈。大治第室。至為赤墀青瑣。起土山漸臺。像白虎殿。穿城引灃水注第中。羣臣及吏民多上書言王氏威權太盛。上皆不聽。於是王氏益橫。其後新都侯王莽遂簒漢自立

(解)西漢史上。記成帝初即位。待太后家王氏過厚。用長舅陽平侯王鳳做大司馬大將軍。專執朝政。諸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五人同日都封為列侯。當時人稱他做五侯。受封之日。黃霧四塞。天戒甚明。如此。而成帝不悟。後來王商。王根。又繼王鳳秉政。王氏一門貴盛。乘朱輪華轂之車者多至二十五人。都分占勢要之官。朝中仕宦箇箇是他門下私人。餽送財寶者。四面而至。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大起第宅。窮極壯麗。至用赤土為墀。門戶上刻成連瑣。而以青色塗之。僭擬朝廷宮殿的制度。園中起土山漸臺。恰似白虎殿一般。又徑自鑿開長安城墻。引城外的灃水到他宅裡為池。其奢僭如此。那時羣臣及官民人等。多上書說王氏威權太盛。恐不可制。成帝只為溺愛母家。都不聽其說。因此王氏越發橫恣無所忌憚。其後平帝以幼年繼立。新都侯王莽專政。威權盡歸其手。遂毒殺平帝簒漢自立。夫人君之於外戚。固當推恩。但不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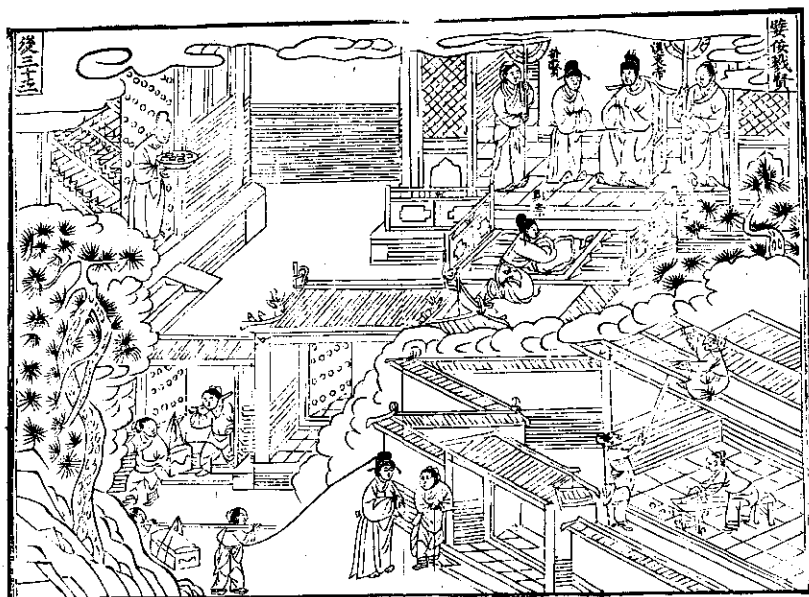
假以權柄。不幸而有罪。亦宜以法裁之。漢文帝知后弟竇廣國之賢。而不肯用。誅其舅薄昭之罪而不少貸。後世稱明焉。成帝不思祖宗貽謀之意。乃使諸舅更執國政。子弟分據要官。至於驕縱不法。一切置而不問。養成簒弒之禍。豈非千古之鑒戒哉。人主欲保全外家。惟厚其恩賚而毋使之干預朝政。則富貴可以長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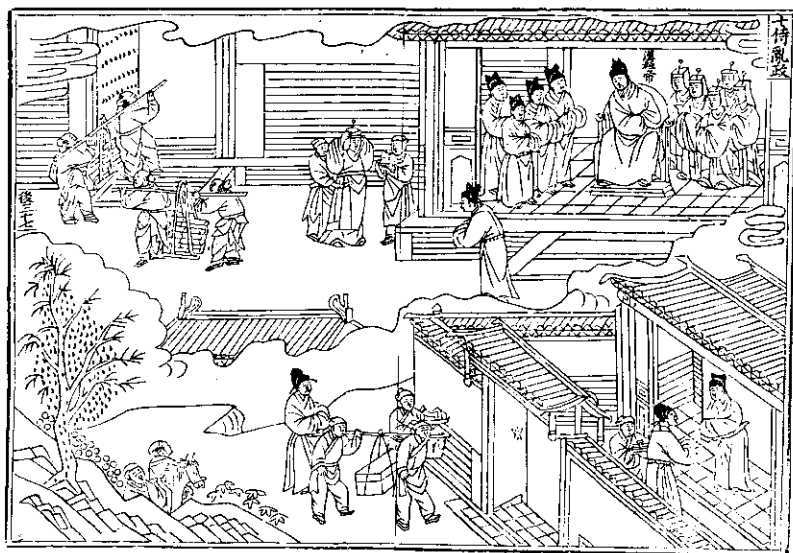
漢史紀。成帝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鬭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解 西漢史上。記成帝好微行。微行。是私自出外行走。不使人知其為天子也。他既是私行。所以不乘輦輅也不要百官扈駕。只悄悄地着幾箇禁衛的期門郎。或常侍的僕役跟隨着。或時坐一小車。或混同隨從人都一槩騎馬。出入街市坊里荒郊野外。遠至隣京縣邑鬭雞走馬。以為戲樂。此時侍中張放。封富平侯。得寵于上。貴倖無比。成帝乃假充做張放的家人。以震服人心。泯其形迹。夫以天子之尊。出入警蹕。前後法從。有和鸞鳴珮之節。凡以別等威備非常。肅臣下之觀望也。成帝自輕其身。遨遊市里。又妄自貶損。稱為富平家人。其玷辱宗社甚矣。何以君天下而臨萬國哉

漢史。紀成帝微行過陽阿主家。見歌舞者趙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合德。姿性尤穠粹。亦召入。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後姊弟俱立為婕妤。果譖告許皇后呪詛主上。帝乃廢許后。而立飛燕為后

(解)西漢史上。記成帝微行時。一日到陽阿公主家。有箇歌舞的女子。身體最輕。能為掌上舞。名叫趙飛燕。成帝見了。甚是喜悅。就召入宮中。大得寵幸。飛燕有箇妹子。名叫合德。姿容性格。更是穠艷粹美。亦復召入。時披香殿裏有箇博士姓淖。名方成。最有識見。跟隨在成帝之後。見了飛燕姊妹這等模樣。知是不祥之兆。因以口唾之。說道漢家以火德王天下。此女子入宮。必亂國家。乃禍水也。滅火必矣。其後飛燕姊妹。日見寵幸。不久俱封為婕妤。果然在成帝面前讒譖許后。說他詛呪主上。成帝信其言。遂將許后廢處昭臺宮。而立飛燕為后。卒以敗德亂政焉。夫自古亡國非一。而女色居其大半。豈女子有色

遂為害哉。良以有色無德故耳。蓋婦德必貞靜幽閑，端莊雅重，無邪媚輕佻之態者，然後可以配至尊，奉宗廟，而母儀天下。飛燕姊妹以倡優歌舞賤人，而帝乃寵之為后，其視桀寵妹喜，紂寵妲己，又有甚矣。漢祚之衰，實自此始，可嘆也哉

後三十四

漢史。紀哀帝時。侍中董賢姿貌美麗。以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尚方珍寶。及東園秘器。無不備具。鄭崇諫上。上怒。下崇獄。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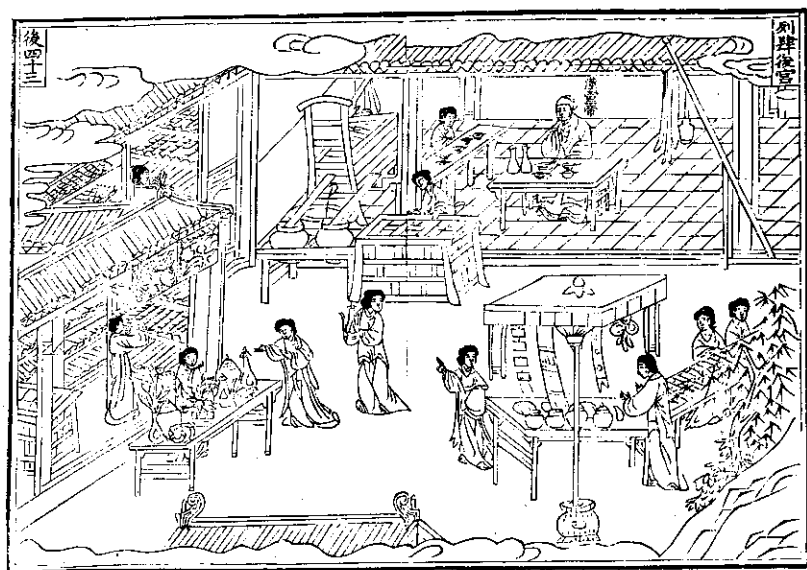
【解】西漢史上。記哀帝時。有箇侍中。叫做董賢。他容貌美麗。性體和柔。而便佞邪辟。以此得帝寵幸。至與帝同臥起。其尊貴之勢。震動朝廷。帝詔令總管營建的將作大匠。替董賢起蓋大第宅。諸般的技能工巧。無不做到。又賜他武庫裡禁兵。尚方的珍寶。及東園中塟器。皆朝廷所用。俱以賜賢。無一不備者。其時有箇賢臣鄭崇。因此諫爭。以為不可。上怒而下崇於獄。竟死獄中。夫哀帝初年。躬行節儉。政事皆由己出。亦可以為明主。到後一寵董賢。遂至顛倒迷惑。無復顧惜。卒以促亡。人君之寵狎佞倖。其禍如此

漢史。紀桓帝封宦者左悺貝瑗徐璜唐衡單超。為列侯。侯覽上縑五千匹。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八人為鄉侯。悺等皆據勢擅權。交通賄賂。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與盜無異。民不堪命。多為盜賊。其後中常侍曹節王甫。及趙忠。張讓等十常侍。相繼專政。濁亂海內。尋召董卓之亂。漢因以亡

註 東漢史上。記桓帝封中官左悺。貝瑗。徐璜。唐衡單超。五人俱為列侯。時帝方賣爵。因侯覽上縑五千匹。也封為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八人俱為鄉侯。由是悺等。占據勢要。專擅威權。交通四方賄賂。就中五侯尤為貪婪放縱。氣焰熏灼。那時有箇民謠。叫左悺做左回天。言其勢力能轉動人主的意向也。叫貝瑗做貝獨坐。言其豪貴無人敢與相並也。叫徐璜做徐臥虎。言其如臥虎之可畏也。叫唐衡做唐兩墮。言其任意妄為東西無定也。左悺等的兄弟親戚。又多是無賴之人。箇箇都叨冒官職。有做一州方伯的。有做一郡太守的。遍布天下。貪贓壞法。陵虐小民。就與盜賊一般。百姓每困苦無聊。往往逃亡。去為盜賊。其後有中常侍曹節。王甫。及趙忠。張讓等十箇常侍。相繼專擅朝政。起黨錮之獄。殺賢臣竇武陳蕃。李膺等百餘人。任意縱橫。濁亂海內。遂致黃巾賊起。未幾董卓舉兵內向。劫遷天子。漢隨以亡。按天文志。宦者四星。在帝座之側。中官給事左右。供奉內庭。蓋王制所不可少者。但不宜授以兵權。使得專制朝廷耳。考之當時中常侍呂彊清忠好直諫。最為善良。使桓帝左右皆小心端恪。如呂彊之流。而外任賢臣李固黃瓊等以為股肱心膂。則漢至今猶存可也。奈何不顧祖制。寵之以五等之封。授之以威福之柄。遂使權傾人主。毒流海內。亂亡之禍。豈非自取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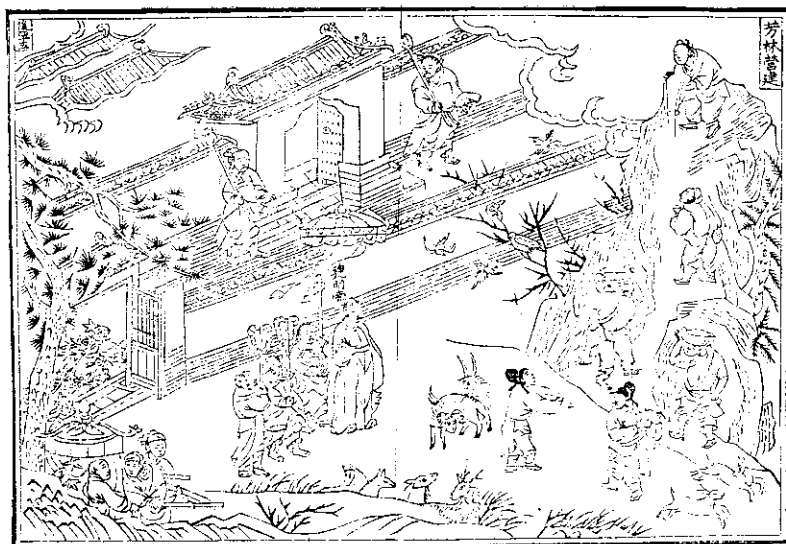
漢史紀靈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於西園立庫貯之。以為私藏

解 東漢史上。記靈帝於西園中。開設邸舍。如市店一般。鬻賣官爵。官有大小。則納錢各有差等秩二千石的。如今之知府等官。則納錢二千萬秩四百石的。如今之縣令等官。則納錢四百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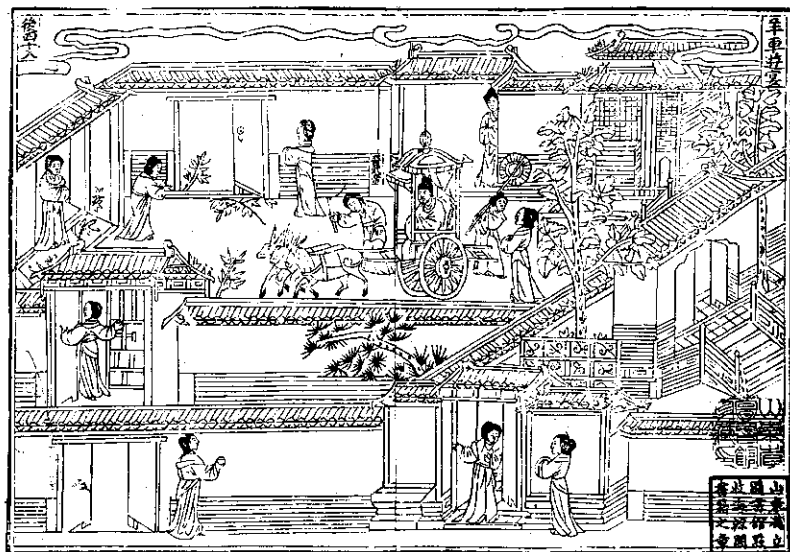
就是本等以德行次序應該選除的。也要他納錢一半。纔許他做官。令長。即今之知縣。隨那地方的好歹。以為納錢多寡。都有定價。富者納完了錢。纔與他官做。貧者賒與他。着他到地方後加倍補納。又私令左右之人。賣公卿大官。必是資望相應的。然非因近倖入錢。亦不肯便與。公。賣錢一千萬。卿。賣錢五百萬。將這賣官的錢都收貯在西園庫裡。以為自家的私藏。考之於史靈帝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嘆桓帝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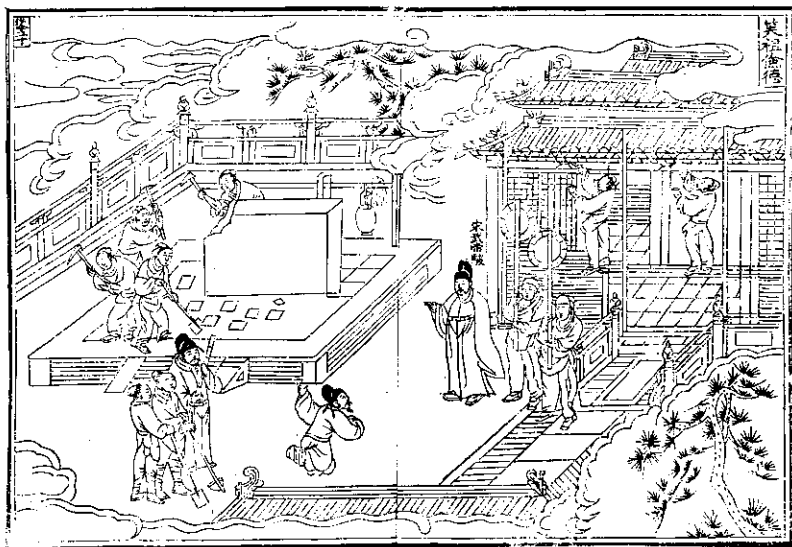
䬿作家計無私錢故賣官聚錢如此夫朝廷官爵以待賢才書言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任意與人猶且不可況賣之以為私藏乎且天子富有四海安用私藏乃使市販之輩冒濫冠裳賢才之人高蹈畎畝上壞朝廷名器之公下遺百姓剝削之害未及五年大盜四起宗廟社稷且不可保西園私藏果安在哉此正大學所謂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也

漢史紀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鬭。帝着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

解 東漢史上。記靈帝於後宮中。蓋造鋪店。積聚各樣貨物。使宮中衆采女。都學外面市井上人交易販賣。又使之彼此偷盜爭鬭諠譁。故意做出那市井上的模樣來。靈帝也穿着外面買賣人的褻衣。裝做商賈。隨着衆宮人在酒肆中飲宴。以為懽樂。夫靈帝之時。奸邪滿朝。權綱不振。天怒人怨。灾變疊興。乃不知恐懼修省。任賢圖治。而遊樂宮中。甘同商賈下賤人的勾當。兼且弄狗着冠。駕驢操轡。褻尊敗度之事。無所不為。人心如何不離。盜賊如何不起。東漢之亡也。豈獻帝之罪哉

後甲四

魏史。紀明帝好土功。大營宮殿。役連歲不休。徙長安鐘簴銅駝承露盤於洛陽。鑄銅人二。列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襍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光祿勳高堂隆。尚書衛覬。及司徒掾董尋。皆上疏極諫。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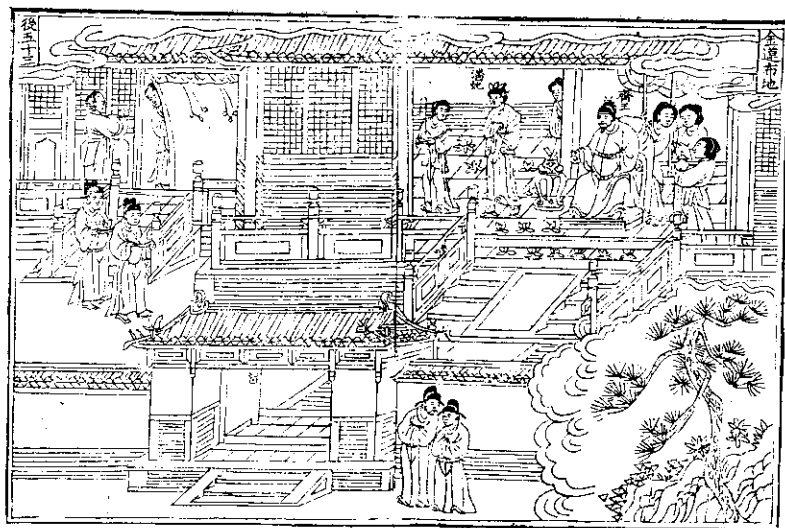
解 三國魏史上。記明帝酷好土木之功。即位後大營建宮殿。既作許昌宮。又作洛陽宮。工役連年不得休息。遷徙長安城中秦漢時所造的鐘架。銅橐駝。及銅承露盤。到洛陽來。用銅鑄兩箇極大的人。號做翁仲。擺列在司馬門外。又鑄成黃龍鳳凰。安置在內殿前面。築一座土山於芳林園。欲其速成。乃使公卿大臣每都親自搬土助工。山既成了。使人栽種雜木好草。又捕捉各樣禽獸放在中間。就與真山一般。光祿勳高堂隆。尚書衛覬。及司徒掾董尋。都上奏疏極諫其失。明帝通不聽他。興作如故。夫人君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也。明帝之時。三方鼎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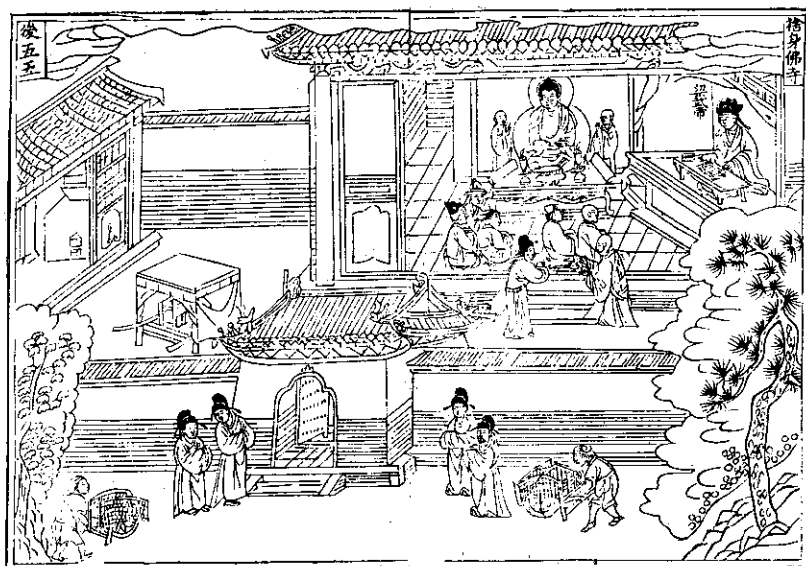
力行節儉。猶恐不足以為國。而乃勞人動眾。為不急之務。且公卿大臣。朝廷之所素敬禮者。至使之負土為山。沾手塗足。尤非使臣以禮之道矣。未幾明帝早崩無嗣。不及一享其樂。魏之天下。又隨為司馬氏所篡。彼銅人土山之玩。果為誰而作哉

晉史紀武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朝政大壞至其子惠帝遂有五胡亂華之禍

解晉史上記武帝自平吳之後以為天下一統四海無虞遂驕縱放逸好遊幸宴樂不理政事後宮婦女多至萬人欲有所幸不能自決所往因以羊駕車認他行去羊所住處就在那裏住下宴樂寢宿于是宮人望幸者多都把竹葉插在門上鹽水灑在地下引得那羊來食之以住帝車而宴寢焉因武帝這等荒淫無度不理國事於是皇后之父楊駿得以專權擅政交通請託威福權勢傾動內外朝政日以壞亂至其子惠帝又不肖夷狄交侵五胡亂華而中朝之禍自此始矣向使武帝平吳之後兢兢業業常如前日則帝亦明達之主也駿安得而用事天下何從而啟亂哉

宋史。紀宋主駿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壞高祖所居陰室。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袁顗盛稱高祖儉德。宋主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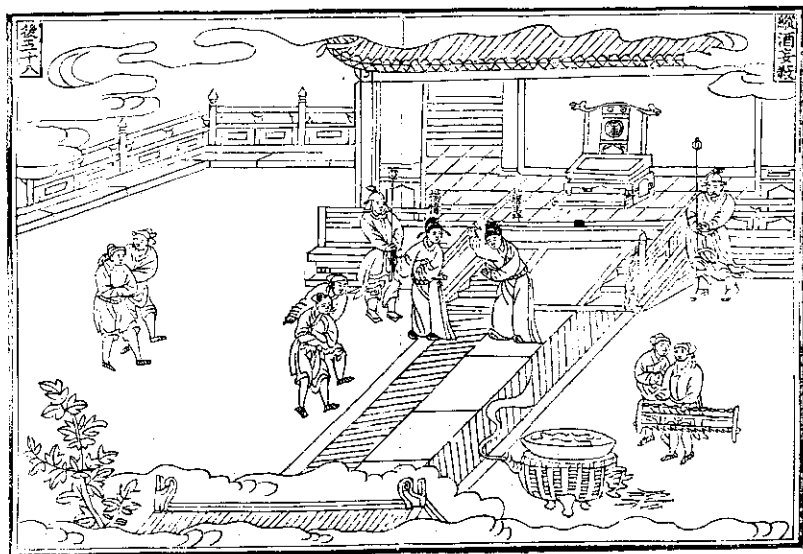
㊟六朝宋史上。記宋主劉駿性好奢侈。嫌他父祖的宮室卑小。乃從新大修造一番。牆壁門柱上。都被着錦繡。宋高祖生前住的去處。叫做陰室。後世以藏高祖的御服。他要把這陰室拆了。改造玉燭殿。因與羣臣往那裏觀看。見陰室裡面牀頭有箇屛障。是土做的。墻上掛箇燈籠是葛布鞔的。掛箇蠅拂。是麻繩結的。這都是高祖生前常用的器物。質朴儉素。故留之以示子孫也。其臣袁顗因盛稱高祖的儉德。欲以感悟宋主。宋主反笑話說。高祖起於農畝而爲天子。本是箇庄家老。他有這箇受用。已是過分了。豈可與今日同語哉。夫不念祖宗創業之艱。法祖宗儉之德。且嘲誚如此。尚謂有人心乎。未及二年。他就殁在這玉燭殿裏。其子子業。濟惡更甚。

遂被篡弑之禍。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豈不信哉

齊史紀齊王寶卷荒淫奢侈後宮服御極選珎奇寵愛潘妃嘗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百姓困窮號泣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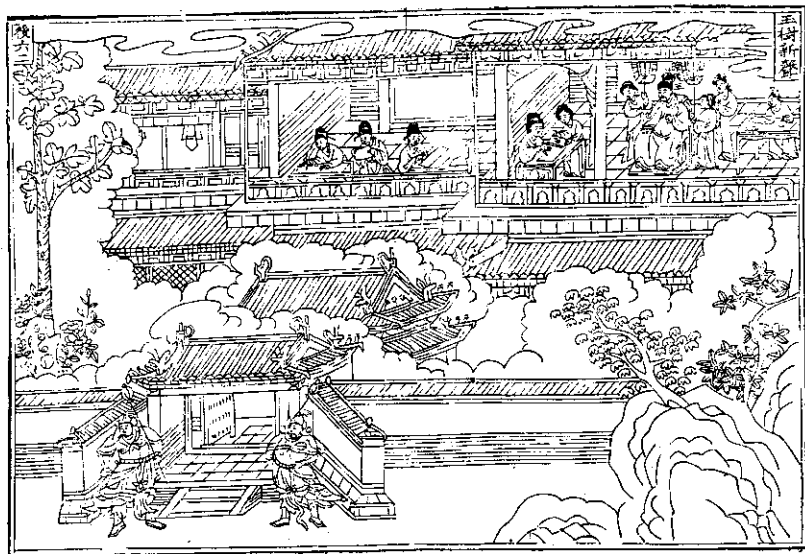
解 六朝齊史上記齊主寶卷荒淫奢侈凡後宮的服飾器用必選那極品珎貴奇異之物寵愛一箇女子潘妃嘗以黃金打成蓮花帖在地上教潘妃在上面行走齊主觀而悅之說道這箇是步步生蓮花也自是取用浩繁而嬖愛寵幸之人乘機以行姦網利掊一科十由此百姓困窮無所告訴惟號泣道路而已其荒淫奢侈如此在位二年竟為嬖臣王珎國等所弒蕭衍因而篡齊敗亡之禍豈非自取之哉

梁史。紀武帝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為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解 六朝梁史上。記武帝惑于佛教。尊信甚篤。親自幸同泰寺。設為大會。聚集僧俗人衆。脫去袍服。穿了僧衣。行清淨大捨施之法。脩持齋素。出了家。把自已的身子捨在寺裡。睡的是素牀。用的是瓦器。坐的是小車。使喚的只是幾箇家人。屏去了天子的奉養。件件用度。與那出家的一樣。又親升講堂法座。為僧俗大衆講涅槃經。佛家說人死去精神常存。但示寂滅而已。叫做涅槃。故有涅槃經。武帝信之。故親講與衆人聽。文武羣臣。見武帝迷惑。捨身在寺裡。無可柰何。乃共出錢十萬獻在佛前。贖出武帝來。上表請帝還宮聽政。武帝初時不肯。懇請三次。然後許之。夫佛家棄父母妻子。捨身出家。乃西夷之教。不可以治天下。梁武帝不思宗廟社稷之重。土地

人民之託。安自捨身佛寺。傾國以奉浮屠。不過惑於因果報應之說耳。後來侯景之亂。餓死臺城。佛安在哉

齊史紀齊主洋嗜酒淫佚肆行狂暴嘗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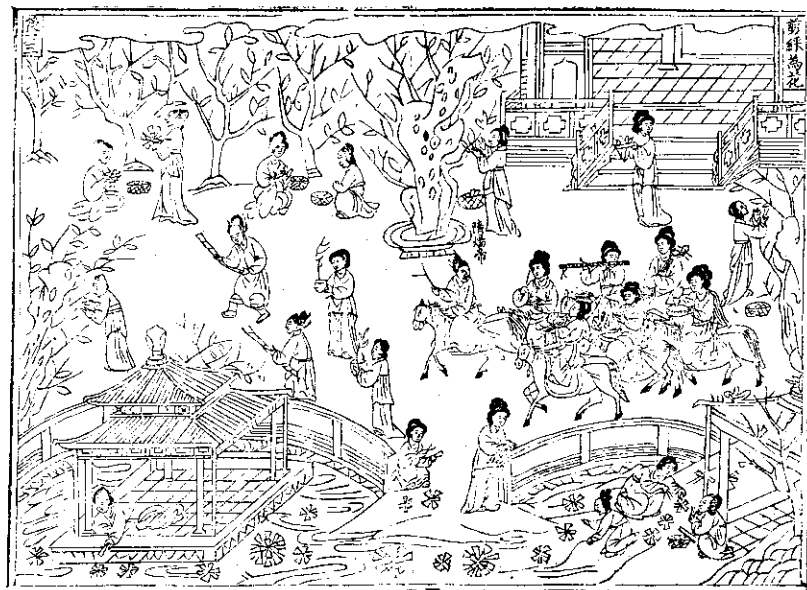
解六朝齊史上記齊主高洋好酒而荒淫佚樂肆行狂暴嘗做下烹人的大鍋解人的長鋸與鐵剉碓臼等物擺列庭中以為刑具每醉便手自殺人以為戲樂那時宰相楊愔不忍無罪之人被殺乃簡那該死的囚犯置列庭仗之內叫做供御囚待齊主醉後要殺人之時就以此囚應命夫人命至重雖犯罪該死猶且三覆五奏然後行刑是以禹見罪人下車而泣重人命也齊主酷暴若此豈不大失人心然齊主即位之初亦嘗留心政事推誠任使軍國機務獨自裁決可為賢主後來只因好酒亂性遂成無道之君此大禹之所以絕旨酒而書作酒誥以為戒也

齊史。紀齊主緯。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衣。行乞其間以爲樂

解 六朝齊史上。記齊後主緯。好自彈琵琶唱曲。所唱的曲子音調哀憐。聞者悲傷。反名無愁之曲。說他做天子。長享快樂。更無憂愁也。民間相傳其事。遂號他爲無愁天子。嘗於華林園內立貧兒村。自家穿着藍縷衣服。粧做乞人的模樣。行乞飲食以爲戲樂。荒縱至此。焉得不亡。後爲周宇文邕所滅

陳史紀，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上每飲宴，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為常

解 六朝陳史上，記陳後主叔寶在位，荒淫無度。起三座高閣，一名臨春，一名結綺，一名望仙，各高數十丈，闊數十間，其牕牖欄干，都是沉檀好香做成的，又飾以金玉，嵌上珠翠。閣裏所擺設的衣服玩器，都是珍奇美麗之物，近代所未曾見者，其宮室服用之侈如此，後主又好為詞曲，選宮人能文的，叫做女學士，羣臣能文的，如江總、孔範等，都縱容他出入禁中，陪侍遊宴，叫做狎客。後主每飲宴，即命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每同作詩，一贈一答，以為娛樂，無復顧忌，諸詩之中，揀詞語極豔麗的，被諸管絃，新作一樣

腔調。選宮女千餘人。都唱此曲。與樂聲相和。其曲有玉樹後庭花。及臨春樂等名目。曲中的說話大畧都是誇美諸妃嬪的容色而已。君臣酣飲狂歌。自夜晚直到天明。每日是如此。以為常事。其聲色遊宴之娛又如此。夫人君為萬民之主。當愛養財力。惟恐不足。兢業政事。猶恐有過。而後主乃窮奢極侈。流連荒亡。其於民力國事。都不暇顧。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今後主有四焉。欲不亡得乎

後六十四

隋史。紀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解 隋史上。記煬帝溺於逸遊。用度奢侈。於宮中營築別苑一所。叫做西苑。周圍有二百里寬。中為海子。周圍亦十餘里。海中起方丈蓬萊瀛洲等山。以象東海中三神山。各高百餘尺。山上都有臺觀宮殿羅列於上。海子北邊。開一道河渠縈紆廻繞。引水注於海子內。沿渠蓋院落一十六所。院門都傍臨着河渠。每一座院裏面。都有宮人美女。而以四品夫人掌管。窮極華麗。以恣遊翫。遇秋冬時節。見宮樹彫落。則剪五綵絹帛為花為葉。綴於枝條之間。於池沼中。亦剪綵為荷為芰為菱為芡。帖在水面。與春夏間的景物一般。久之若顏色改變。又換上新的。其侈靡如此。那十六院中的宮女。彼此各以殽饌精麗相爭相勝。以此希恩取寵。煬帝游觀無厭。惟日不足。好乘月夜。隨從宮女數千騎。遨遊苑中。命詞人編成清夜遊的歌曲。使宮女於馬上唱之。未幾。又遊幸江都。留連不反。遂以失國。考之於史隋煬帝之父文帝。性貪好利。洛陽府庫。財貨山積。煬帝始為晉王。譖殺太子而嗣立。即位之初見國家財物繁富。遂奢侈縱肆如此。嗟乎。浚百姓之膏血以實府庫。而付之於凶狡淫惡之人貽謀如此。不亡何待。然則隋室邱墟。不獨煬帝之罪。蓋亦文帝之過也。夫人主欲為後世子孫長久之計。唯在示之以恭儉仁厚。而審於付託哉

遊幸江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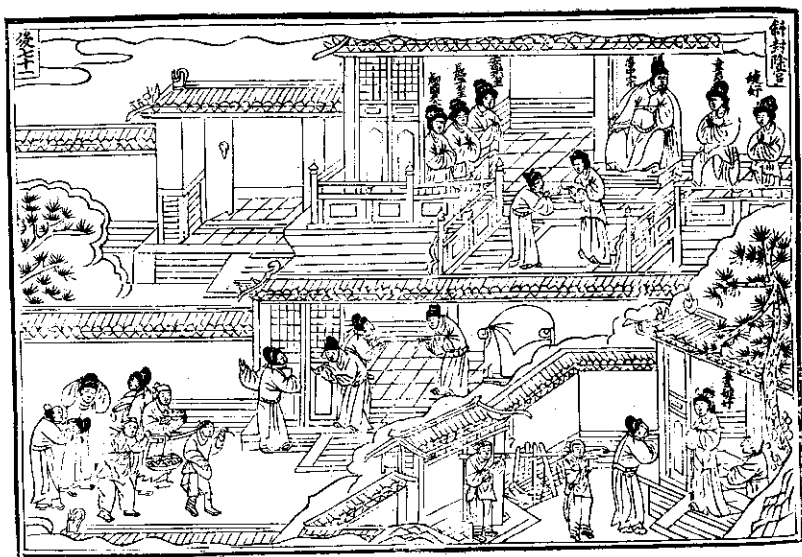
後六八

隋史。紀煬帝幸江都。龍舟四重。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以下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夾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多棄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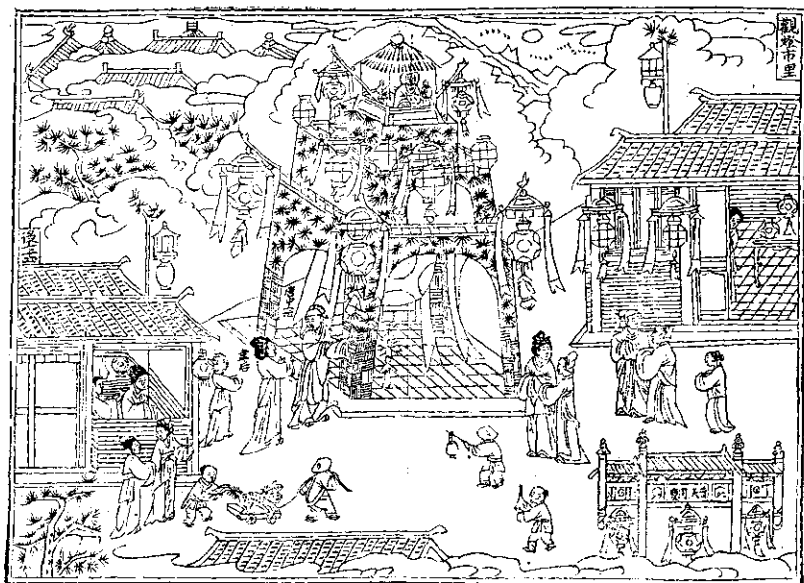
(解)隋史上。記煬帝從水路巡幸揚州江都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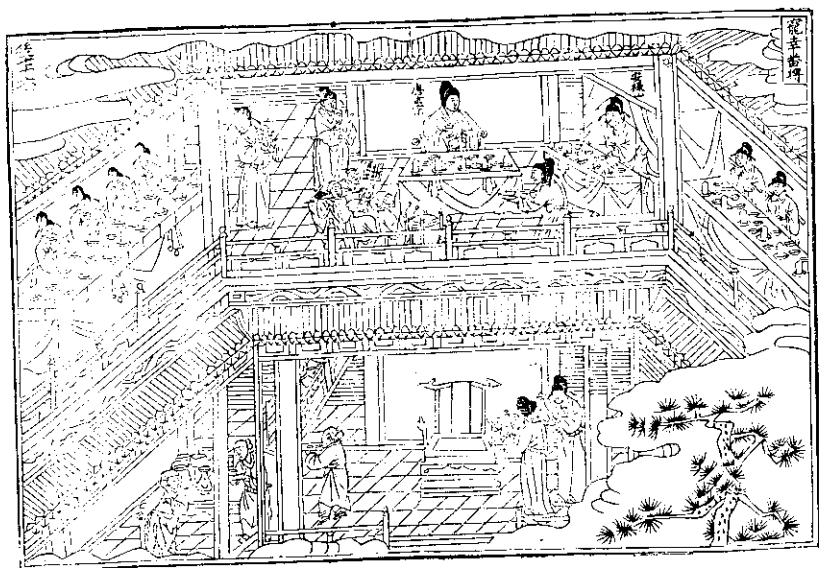
後六十九

所乘的龍舟。極其高大。一舟四層。上層有正殿內殿。朝堂。中兩層有一百二十間房。這三層都用金玉粧飾。第四層是內侍所居。皇后乘的。叫做翔螭舟。制度畧小些。也一樣華麗。別有九隻船。叫做浮景一船三層。這九隻船都是水殿。以象離宮別館。其餘船數千隻。是後宮。諸王。公主。百官以下乘的。共用扯船的夫八萬餘人。皆以錦彩為衣。還有護衛軍士坐的船。又數千隻。這許多船在江中。頭尾相接。二百餘里遠。又有馬

軍擺列着在兩岸上。夾舟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内都要供獻飲食。多者一州就有百車。窮極水陸珍奇品味。后宮厭飫用不盡的。無處安頓。多棄埋之。夫煬帝祇爲遂一已之快樂。不顧百姓之困窮。爲巡幸之費。一至於此。豈知民愁盜起。禍生肘腋。江都之駕未回。而長安洛陽。已爲他人所據矣。豈非千古之鑒戒哉

唐史紀中宗委政宮闈安樂長寧公主及韋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尚容柴氏女巫第五英兒皆依勢用事賣官鬻爵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勑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上官婕妤等皆有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咸出其門交通賄賂以求進達

解唐史上記中宗在位沉溺酒色不恤國事把朝廷政務都只委託於皇后韋氏因此政出多門朝綱壞亂韋后的女安樂公主長寧公主與其妹郕國夫人及宮人上官婕妤尚容柴氏女巫第五英兒這幾箇女寵都在內用事將國家的官爵擅自出賣不拘甚麼出身就是那屠戶賣酒及一應下賤的人但納得三十萬銅錢裡面就降一道勑書除授他官斜封着付中書省發行也不用文憑也不由吏部以此當時把這用賄買官的人都叫做斜封官官爵至此冒濫極矣又上官婕妤等數人外面都置買下私宅有時出到私家來有時進入宮裡去出入任意

沒人敢禁止他一時朝士都出其門交通賄賂以求援引進達風俗至此敗壞極矣按史中宗遭武氏之亂久罹幽辱備嘗艱阻一旦復位正宜總攬乾綱勵精圖治可也乃又溺愛衽席至使威福之柄盡出宮門爵賞之典下逮僕隸所謂前車既覆而後車不以為戒者也未幾中宗遂為韋后所毒唐祚幾於再傾嗚呼可鑒也哉

唐史紀中宗春正月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

(解)唐史上記中宗末年委政宮闈任情為樂嘗于正月元宵夜與韋皇后私出宮禁觀燈于街市里巷之間夫人君以萬乘之尊居九重之上當勤政事戒逸樂况中宗遭憂患之後乃不知戒慎恣情極意以天子之貴觀燈市里混襍于庶民之賤又且與皇后同行尤為不可一則失居尊之體二則昧防變之智三則壞宮闈之法四則倡淫蕩之風一舉動之間犯此四大戒豈非萬世之永鑒也哉

唐史。紀玄宗以番將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為御史大夫。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内實狡黠。上常指其腹曰。胡兒腹中何所有。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容其出入禁中。上與楊貴妃同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益悅之。常宴勤政樓。百官列坐。特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令捲簾。以示榮寵。

【解】唐史上。記玄宗寵一箇胡人。叫做安祿山。用

他做范陽節度使。掌着一鎮的兵馬。又加他以御史大夫之職。那安祿山身體肥大。腹垂過膝。看他外面的模樣。恰似箇癡蠢直遂的人。而其心却姦狡慧黠。玄宗嘗指着他的肚子問說。胡兒你肚裏有些甚麼。這等樣大。安祿山對說。臣腹中更無他物。止有一點報國的赤心耳。玄宗聽說甚喜。又容他出入宮禁。一日玄宗與楊貴妃同坐。祿山進見。先拜楊貴妃。後拜玄宗。這是祿山知道玄宗寵幸楊妃。故意趨奉。以悅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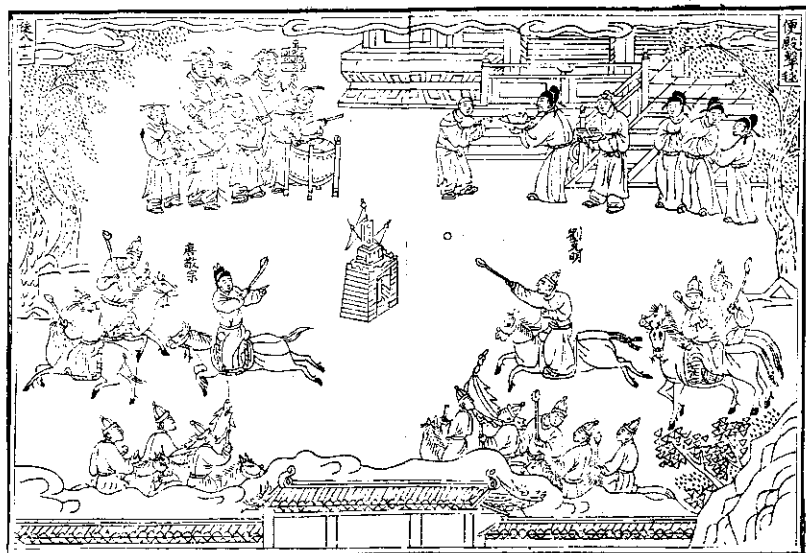
及至玄宗問他。何故如此。他却對說。我虜人的風俗。先母後父。固如此耳。玄宗不知其詐。越發喜他。又一日在勤政樓上筵宴羣臣。百官都两邊侍坐。玄宗令於御座東間。張一副金雞彩障。設一箇座榻。命安祿山特坐於羣臣之上。還令捲起簾子使人看見。以彰其榮寵。按史。祿山曾犯死罪。宰相張九齡謂其貌有反相。勸玄宗早除之。玄宗不惟不聽。反加尊寵。其後祿山果反。致令乘輿播遷。中原版蕩。唐之天下。幾於淪亡。

後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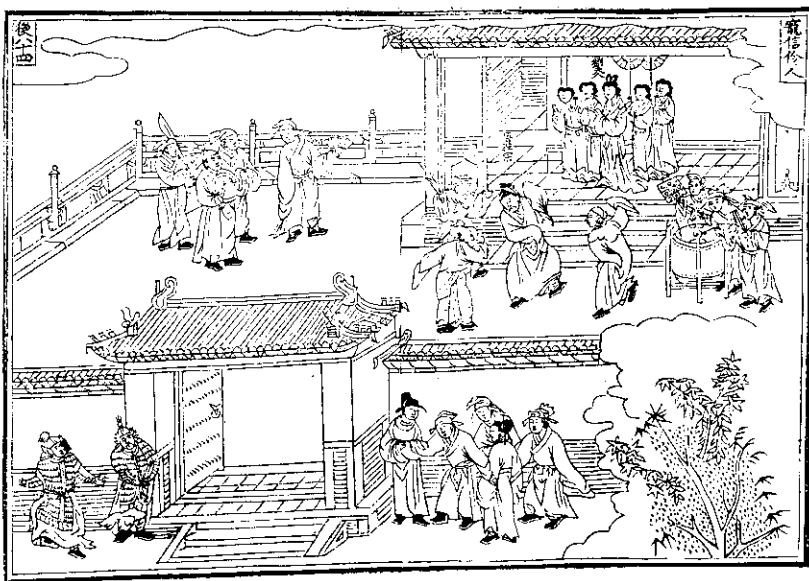
玄宗始悔之晚矣。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不信哉

唐史紀玄宗在位久用度日侈常賦不足以供於是江淮租庸使韋堅戶部郎中王鉷競為聚歛以悅上意韋堅引滻水為潭以聚江淮運船上幸望春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載四方珍貨陜城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綵衫紅袙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上喜為之置宴竟日而罷鉷於歲貢額外進錢帛百億萬另貯於內庫以供宮中賞賜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極海內騷然

解 唐史記玄宗初年惜財儉用及在位日久荒淫無度費用日侈年例錢糧不穀使用於是江淮租庸使韋堅戶部郎中王鉷窺見朝廷上用財緊急爭去科歛民財取悅于上一日各處轉運船隻都到了京城韋堅要顯他的才幹遂引滻水為潭把江淮一帶的運船都會集潭內請玄宗親御望春樓觀看又把新船數百隻裝載着四方的珍寶貨物叫陝城縣一箇縣尉名崔成甫身穿着錦半臂綵衫頭上裹着紅袙在前面船上唱得寶歌使美婦女百十人濃粧盛飾齊聲唱而和之玄宗見了大喜就在望春樓上擺設筵宴盡日而罷王鉷又于年例之外進獻錢帛至百億萬另收在內庫裏專供應宮中賞賜玄宗不知韋堅王鉷原是剝削百姓的骨髓以供上用只說天下錢財這等豐富用之不盡把金帛看的如糞土一般賞賜無有紀極自是民不聊生而海內騷然變亂矣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在官者多則在民者寡矣自古姦臣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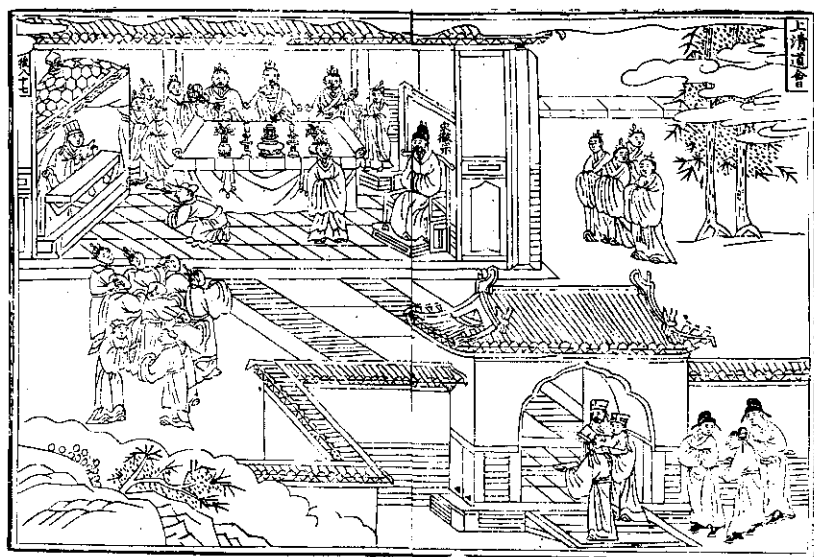
迎合上意往往倡為生財之說其實只是設法巧取民財橫征暴歛由是杼柚空虛閭閻蕭索以至民窮盜起瓦解土崩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玄宗初年焚錦銷金崇尚儉德開元之治庶幾三代及在位日久侈念一生奸邪承之聚財縱欲遂成安史之亂由此觀之治亂興亡之判只在一念奢儉之間而已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唐史紀敬宗初即位即遊戲無度幸内殿擊毬奏樂賞賜左右樂人不可勝紀又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好自捕狐狸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

解 唐史上記敬宗初即帝位那時他先帝梓宮還在殯通不知哀思只好遊戲沒些樽節常幸各内殿與宦官劉克明等打毬又命樂工奏樂鼓吹喧閙全無居喪之禮賞賜那左右近侍及樂工泛濫不可盡記又把錢去雇募有力的人跟隨左右日夜不離好自家去捕捉狐狸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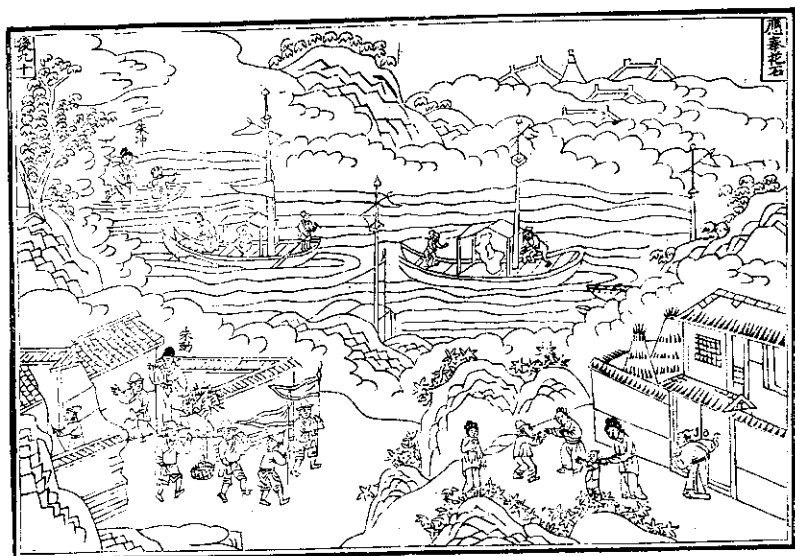
戲樂每月視朝還沒有三次大臣不得進見政事都荒廢了其後竟遭弒逆之禍看史上載敬宗所行也有幾件好事本是箇聰明之主只為幼年不曾學問被群小引誘遂至於此可悲也哉

五代史紀後唐莊宗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莊宗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人常名之曰李天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莊宗信其讒。疎忌宿將。諸將叛之。莊宗為亂兵所弑。侍臣斂廡下樂器。聚其尸而焚之

(解)五代史上。記後唐莊宗自小時。就精通音律因此教坊樂工。多得寵幸。常隨侍左右。那時宮中劉夫人有寵。莊宗有時自家塗抹粉墨粧扮樂工的模樣。與衆樂工共戲於庭前。以悅劉夫人。使他懽笑。其無恥如此。諸樂工每倚恃莊宗寵愛。通不知上下之分。只叫莊宗做李天下。因而出入宮禁。侮弄縉紳士大夫。無些忌憚。又讒譖諸有功大將。莊宗聽信其言。漸漸疎忌諸將。所以群臣憤嫉於內。諸將怨懼於外。共奉李嗣源以叛。莊宗中流矢而殂。侍臣取廊下陳設的樂器。堆在莊宗尸上。舉火焚之。莊宗平生好音樂。寵優伶。及其死也。與樂器俱焚。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也。夫莊宗初年。艱難百戰以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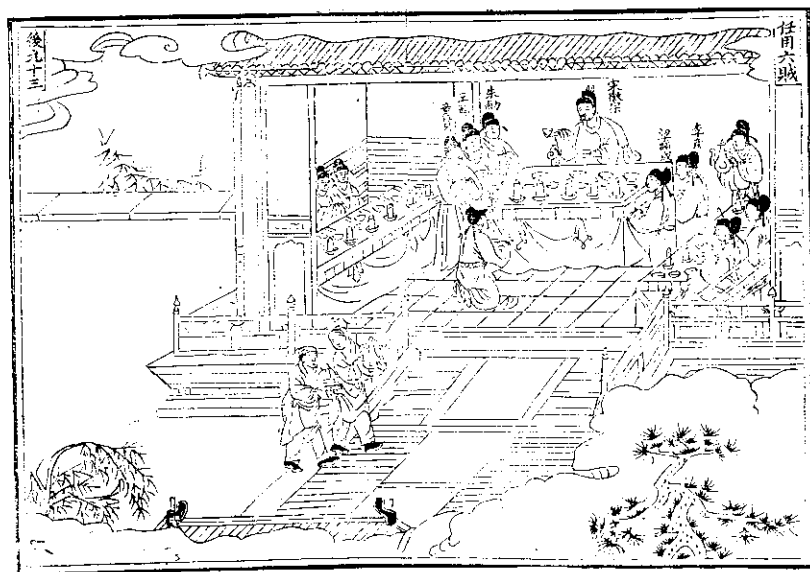
天下。是何等英武。且天下已定志滿氣驕。遂
致身弑國亡。貽笑千古。興亡之機。可畏也哉

後八十六

宋史紀徽宗幸上清寶籙宮設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林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絶者時時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為大鬨笑無復君臣之禮又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解)宋史上記徽宗崇尚道教曾替道士林靈素蓋一座宮叫做上清寶籙宮徽宗每臨幸其地便設大齋醮但來的既與齋飯又與襯施錢三百叫做千道會且令士民都入宮聽林靈素講道經徽宗設御幄于其旁着靈素在正面坐着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靈素所講的却只尋常無奇異處時或雜以詼諧褻狎的言語上下鬨然大笑無復君臣嚴肅之禮又令官民人等都到這寶籙宮裏傳授他神霄秘籙蓋假神其術言受此籙可獲再生富貴也道籙院官因上表章冊稱徽宗做教主道君皇帝夫徽宗為億兆之君師乃棄正從邪屈體于異流猥褻于凡

庶甚至親受道號甘為矯誣自昔人主溺于道教至此極矣卒有北狩之禍身死五國城彼所謂三清天尊者何不一救之歟

宋史。紀徽宗性好花石。朱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帝嘉之。歲歲增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又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冲子勔總其事。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遺。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入其家用黃帊覆之。指為御物。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斵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民預是役者。多破產。或責子女以供其須

解 宋史上。記徽宗性喜花石。蘇州有箇人叫做朱冲。聞知朝廷要花石。就密求浙江地方奇異的花石進獻。徽宗喜他。因此年年加添。所貢漸盛淮汴二河中。都是載運花石的船隻。絡繹不絕首尾相接叫做花石綱。又置箇應奉局在蘇州。命朱冲的兒子朱勔總領其事。朱勔既奉朝命專以購求花石為事。巖穴藪澤之中。逼去搜索一遍雖幽深隱僻去處。也無不到。凡士庶人家裡有一塊石。一柯樹稍稍可翫的。朱勔就領健卒數十人。直入其家用黃帊子遮蓋了。就指

說此是朝廷御用之物。着他看守。及發行時。必撤開房屋扶破墻壁以出。如山上有奇石。就令人鑿山以取之用車搬運催督工程。極其慘刻。雖生於江湖不測之淵他也千方百計以取之。務要得了纔止。百姓每爲這差使重累。多破蕩家產又有鬻賣子女以供其費者。夫花石之翫何益於事。而徽宗乃好之不已。至於上耗國用。下竭民力。曾不知恤。遂使邦本動摇。强虜內犯。身死沙漠。家族播遷。豈不愚哉

宋史。紀徽宗在位。承平日久。帑庾盈溢。蔡京為相。始倡為豐亨豫大之說。勸上以太平為娛。上嘗大宴。出玉琖玉卮以示輔臣曰。此器似太華。京曰。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上曰。先帝作一小臺。言者甚衆。京曰。事苟當理。人言不足畏也。由是上心日侈。諫者俱不聽。京又求羨財以助供費。廣宮室以備遊幸。興延福宮。景龍江。艮嶽等工役。海內騷然思亂。而京寵愈固。權震海內。是時梁師成。李彥。以聚斂幸。朱勔以花石幸。王黼。童貫。以開邊幸。而京為之首。天下號為六賊。終致靖康之禍

解 宋史上。記徽宗時承祖宗累世太平。倉庫錢糧。充盈滿溢。那時奸臣蔡京為相。只要保位固寵。乃倡為豐亨豫大之說。勸徽宗趂此太平。懽娛作樂。一日徽宗大宴羣臣。將所用的玉琖玉卮。示輔臣說此器似太華美。蔡京奏說。陛下貴為天子。當享天下的供奉。區區玉器。何足計較徽宗又說先帝嘗造一座小臺。言官諫者甚衆

蔡京又奏說。凡事只管自己該做的便是。人言何足畏乎。徽宗因此志意日侈。不聽人言。蔡京又另外設法搜求羨餘錢糧。以助供應。廣造宮室。以備徽宗遊觀。起延福宮。鑿景龍江。築艮嶽假山。皆窮極壯麗。所費以億萬計。天下百姓。困苦無聊。紛紛思亂。而徽宗不知。恣意遊樂。寵任蔡京之心愈固。於是京之威權。震于海內矣。那時又有梁師成李彥。因聚斂貨財得寵。朱勔。因訪求花石得寵。王黼童貫。因與金人夾攻遼人。開拓邊境得寵。這些不好的事。都是蔡京引誘開端。所以天下叫這六箇人做六賊。而蔡京實六賊之首。因此海內窮苦。百姓離心。到靖康年間。金人入寇京師不守。徽宗父子舉家被虜北去。實寵任六賊之所致也。自古奸臣要蔽主擅權。必先導其君以逸豫遊樂之事。使其心志蠱惑聰明壅蔽。然後可以盜竊威福。遂己之私。觀徽宗以玉器為華。是猶有戒奢畏諫之意。一開蔡京之言。遂恣欲窮侈。釀禍基亂。嗟乎。此孔子

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歟。大抵勉其君恭儉納諫者。必忠臣也。言雖逆耳。而實利於行。導其君侈靡自是者。必奸臣也。言雖順意。而其害無窮。人主能察於此則太平可以長保矣

右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自古人君覆亡之轍。大略不出乎此矣。諺曰。前人蹶。後人戒。然世主皆相尋而不改。彼下愚不移。固無足怪至如晉武唐玄莊宗之流。皆英明雄武。又親見前代敗亡之禍。或間關險阻。百戰以取天下。及其志得意盈。迷心酖毒。遂至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其視中材守成之主。反不逮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成敗得失之機。可畏也哉

臣等嘗伏讀我

太祖高皇帝實錄與侍臣論及古來女寵宦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叔季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

高皇帝曰。朕究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則女寵之禍。何自而生。厚其恩賚。不任以事。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則外戚之禍。何由而作。宦寺便習。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不設丞相。六卿分治。使上下相維。大

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
權臣之患藩鎮之說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
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修武備謹邊
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則無夷狄之虞淵哉
睿謨誠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弗失者也至於端本澄源
正心修身以銷釁孽於未萌杜間隙於無迹
者則又備在
寶訓及
御製諸書伏惟
聖明留意焉臣等不勝幸願

帝鑑圖說無卷數內府藏本

明張居正呂調陽同撰居正有書經直解已著錄
調陽臨桂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建極殿大學士
謚文簡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二人奏御之書
取堯舜以來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
三十六事每事前繪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
直解前有隆慶六年十二月進疏一篇葢當神宗
諒闇時也疏云善為陽為吉故數用九九惡為陰
為凶故數用六六取唐太宗以古為鑑之語名之
書中所載皆史册所有神宗方在沖齡語取易曉
不免於俚俗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三十卷

〔明〕戴璟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西安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唐通鑑品藻三十卷》提要

諸史品藻序

或曰諸史品藻者屏石先生史學之華也對霍子曰汝知其實乎夫經以道法勝萬化之源也史以事辭勝一本之散也二者相爲表裏者也考經以史則聖賢之訓戒有所徵驗而不托之空言求史以經則歷代之失得有所折衷而非出于私見涵養深而義理明授據精而事變達體用之學在是矣若岐而二之則道乖于用事失其眞内外支離體用扞格學斯弊焉蘇子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亦知言哉屏石先生以英偉奇特之才方其未遇苦心竭力讀盡古書而其攷究思繹尤旁通貫徹會經以史準史以經渾化合一然後採摘史事綱發以傑斷隨

事品藻一皆根據六經錯綜百家而彰善癉惡崇正黜邪發前人之未發者尤凜凜然見乎詞鋒筆勢之表佐佑名教夾輔聖賢豈惟可以史華知耶于此足覘先生之所養而風裁氣節所至赫赫有聲者皆是物也然是書風傳于江之左右而北方之士或罕見之今先生大巡全陜手摭以帙出以示予予覽而嘆曰先生之道復西矣遂請鋟梓以廣其傳而嘉惠後學之盛心亦不遑多辭也既成謂予有首倡之僭不可默默故復推本而言之

嘉靖十七年戊戌孟夏望日

欽差巡按陜西監察御史洪洞對霍山人

李復初書

通鑑品藻題辭

史之有斷昉於春秋春秋之功禹續與儔獲麟而來史繁如星其維綱目差存典刑春秋聖經綱目良史在後之覆誰諳遵軌嗟嗟茲軌在書予而既明吾心書乃在茲在茲維何心為權衡物之不齊舉知重輕抑又維何有度允臧物來揆之孰欺短長抑又維何鑑無埃塵靨物維錯妍媸孔眞明心維何學博擇精苟有遺力未融曷明博擇既至窮理斯畢已或未克同雲掩日明且無私如席穿堂以臨稠人人孰遁藏於千萬年何賢不集余乃席堂臨亦孔汲誰採青萍卽庖解輞肯綮或淡鋒適自傷君子有述困殫智仁言恢有稽智仁可憐斧石戴子侍御有道湛史著書命曰品藻始

周威烈迄五代終　義祖春秋綱目是宗
宗祖維何敦厥典常褒善貶惡或畧或
詳道貴純王德尚眞儒其或未至備責
有模或幽而闡或顯而微必質全史以
決是非或美而刺或矜而容圜擅有穀
石錯可庸聖經吾律群籍交徵衆證成
獄予何愛憎是謂品藻辭斷分央瞶視諸
先哲多所未言侍御名璟字曰孟光政
宵厥筆直哉激揚其爲是書密藏于笥
西安郡齋梓傳多士多士溫尋貴乎知
新新苟未知是亦陳人
賜進士中大夫光祿寺卿馬理題

刻漢唐通鑑品藻序

通鑑品藻者監察御史扉石戴公之所
著也公按涖關陝携以自隨對寀李公
亦以監察御史按涖于玆聞而索焉公
不容秘出以相示對霍公見之而曰斯
集也往古之斷案後學之指南也于是
案行藩司下西安府刻梓以傳以九思
爲之序九思幸獲睹斯集矣爲之撫卷
歎息曰嗟乎史豈易言哉史豈易言哉
立于千百世之下而析其是非于千百
世之上自非淹貫六經博極群籍洞鑒
千古其孰能與於斯也公之爲斯集也
摘其要者大者綱常修壞之端國家治
亂之萌人才進退之幾君子小人心術
之微窮探力索推見至隱有出於獨得
之見者有往哲所嘗是論而未協于義

者斷之以六經參之以羣籍而品藻具焉明暢浩博蔚乎其文讀之灑然千古之一快也正人心裨治教蓋有賴焉豈惟經生學子操觚染翰者之資也自公按涖于茲也九思蓋嘗聞其政矣文科武舉激揚闔闢罔不中于道亦嘗因是覘公之邃于學也乃今獲睹斯集乃知公之果邃于學也公所著者尚有博物策會並刻諸梓而六經會同藁亦將脫于是措之政則輔理之勳上匹古賢樹大名昭簡册分內事也是故特書以俟乃若表揚至論嘉惠後學劉霖公之樂善其又何可已也是故具書以告來者

嘉靖戊戌春三月丁酉渼陂山人王九思序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凡例

一史學之難尚矣分香賣履之奸非溫公不能知蜀漢嗣聖之統非晦翁不能定鯫生離群索居在四面牆壁中久矣而豈敢任品藻之責哉顧夫士子讀史而爲史家所欺則淫辭勝而公道晦吾儒其甘心乎此吾所以詢博采而爲之著論云

一聖賢只正道載在六經六經者格物窮理之標的也論史而不以六經爲權衡其何以合至當歸一之說哉僕於舉業之暇編著六經會同一書猶未脫藁故六經奧義雖懵然罔知而大旨亦居然可覩矣吾讀史固以史爲叅必以經爲斷至於儒先議論有相發明則亦旁引雜證以盡其情要在合公論而已君子勿以掇拾見哂云

一此書悉以通鑑節要內摘其可爲論策命題者乃發羲天人之學鶻鶵之辭節要所不載者弗贅所以便舉業也吾之立論必若猛將用兵傾其巢穴如酷吏治獄誅其黨與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搜蓋亦有攄先人所未發者云

一今之習舉業者復觀通鑑節要固足用矣然節要撮其略正史紀其詳今所傳兩漢書三國志兩晉書南北史隋唐書紀載浩繁幾汗牛馬然史學疑似之際不訂之正史其何以定是非哉今此書標題本之節要而考事采之正史云

嘉靖十四年正月吉日憲府末學 屏石戴璟書

新編通鑑節要品藻目錄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目錄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屏石戴璟著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為諸侯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夫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豈可以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故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衰諸侯放恣孔子作春秋惓惓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三年書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弒君之賊聘非所聘也文公八年書天王使召伯來賜公命以成公失臣之禮賞非所賞也夫以天王僭賞諸侯謂之不君況以天王而濫賞大夫也哉晉自虞叔受封世為盟主襄王命為侯伯載在盟府久矣若魏斯趙籍韓虔皆晉大夫之列也今暴蔑其君剖分其地此非篡弒之賊而何於此赫然下詔糾方伯連帥以正其罪則周室雖衰典刑猶振中興之業可復許乎柰之何以報功崇德之器為縱姦長惡之資自是虞叔五廟不復血食皆命為諸侯啓之也或曰三晉無君之心久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怠受賂於崔杼而平公當懲之訓彰荀躒出會而脅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履霜堅冰所來者漸王之命不得已而[illegible]乎天下可[illegible]者勢也

不可敵者理也古有田一成衆一旅者尚足以號令天下而况周爲天下共主若能操刑賞之柄以號令天下其孰不從乎昔孔子脩詩曰無衣七不如子之安且吉無衣六不如子之安且燠謂從三晉請命而爲諸侯猶所不許也况三晉未能請命於朝而強以名器賞之王靈益不振矣何待赧王入秦盡獻圖籍而後謂之周亡哉

繭絲保障

民心最可畏也故曰民祇曰民嵒爰自軒頊至於堯舜皆因所利而勸之因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故九等行而康歌興什一行而頌聲作易曰上以厚下安宅書曰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謂保民可以安其位而害民至於罰其身也然則聚財曷若散財之爲愈哉愚讀史至繭絲保障之說未嘗不爲之長嘆息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趙襄子知之故有保障之托尹鐸知之故爲損戶之計後世恭君汚吏朝營夕慮務爲掊克若牽牛之詩猛虎之歌捕蛇之說慘怛淒惶怨入民髓然則始而得與終而剝盡也必矣嗚呼鐸可謂智哉可謂仁哉厥後國祚已危而民心愈固繇有功於趙大矣吾嘗謂趙之始興也得之韓厥趙之再興也得之尹子國家何可不任賢哉

沈竈產蛙

民者國之所恃以立良者民之所賴以生也智伯攻晉陽而以水灌城至沈竈而產蛙則窮猿投林何枝可棲涸魚游釜餘生能幾于此時宜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孰知召誥所言矣而晉陽之民略無叛心何哉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記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尹鐸爲保障之計久矣是充靈承于旅而洪舒於民也故民亦保后胥戚分猷念以相從夫豈有求於下民哉惟民歸於一德耳昔周文武積功累仁民心固結牢不可破黍離之歌涕泗歔欷慈丘之會感激爲變至其末年以盟句予鄭而盟句之民不肯事鄭以陽樊予晉而陽樊之民不肯事晉由是觀之民心之不肯背周猶其不背舊周者也借使尹鐸爲繭絲計則厥心遠怨厥口詛況聽烏爰止于誰之屋矣豈能效死弗去耶

三晉滅智伯

三晉何爲能滅智伯利者害之源貪者敗之府韓用段規魏用任章而知足知止故皆能保其國智伯有一絺疵而不能用所與共事者惟貪得無厭之徒也安得不滅亡乎何也夫韓魏與智氏皆晉之故臣也而剖分范氏中行氏之地是漁於河而得鯫鮑鱧鱸又往龍門之下而得大鮪已爲過幸矣夫何求食愈無厭是大鯨驅群鮫以逐肥魚震動大海鼓掉巨島正智果所謂甚不仁陳成子所謂多陵人鄭駟弘所謂愎而好勝也絺疵忠臣也其言韓魏必反切中事情若聽其言而即日旋師與三氏講和不少延智氏之祀乎且輔果合族而退不肯同禍矣段規怨深而造謀矣於此又不覺悟而躁

長前往豈不患之甚耶卒之首解於邯鄲智披於安邑胄潰於上蠆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陘爲禽囂以充三家之腹皆自取也昔春申君告昭王曰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史佚有言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其智氏之謂夫

哀公以越去三桓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以出而有獲此去惡去奸之大法也苟不相時而動而欲決一旦之怒以剪累世膠固之惡夫豈能有成哉魯自東門逐殺嫡立庶魯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三家而季氏尤罪之魁也作三軍

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莒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愁奔魯之群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動謀也逮哀公之時而三家日以跳梁公室日以削弱嘗以春秋考之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無忌圍郈伐邾臧下陽皆專恣自行而君不與焉至於越人來聘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肆然主盟會若無人則魯之失國政亦甚久矣昭公欲去之而客於齊亦可以監矣而哀公又欲以越去之亦甚難哉然則爲哀公者將聽三家之專魯而弗之問然恐聞之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乎時群臣皆三家之耳目固無可倚仗者若孔子大聖人也而哀公能信用之則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足以強公室而抑私門又何必假外兵以除內姦哉夫何不能修明政事信任仁賢藏器待時以圖大舉而乃以奔及死問孟武伯卒辭不對亦可羞矣復逞一朝之忿遂遜于邾而死於越皆自取也不亦可悲之甚乎

穆公收三良以從死

秦之不能東征自殺三良始也先王遺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然愚所責備者唯三良許之以死則亦不爲無罪也何也夫三良款款效忠本秦之賢臣也秦穆非伯三良不能勸之以內脩外攘夾輔王室以復宗

周之盛而乃信其遺命正柳子厚所謂壯軀閉幽隧猛士填黃腸而賤其身亦甚矣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言纍之以死君子以爲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若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乃淫奔之詩而豈忠臣之所爲乎晏平仲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三良之死豈爲社稷乎且吾聞之宋文公卒厚葬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不能去煩治惑失臣道矣陳伯乾死欲以妾殉葬伯禽曰吾從治命不從亂命弗果殉柳子厚所謂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是也今觀臨穴惴惴之言則是三良未嘗許之死或者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壙中乎蓋自秦武公以人從死戎狄之俗習以爲常故雖穆公之賢而猶不免嗚呼俗之移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

宮皆從死工匠生閉墓中亦可哀也哉

聰明彊毅之謂才

溫公論才德如何曰才有善有惡德亦有善有惡德者得之於已才者能有所爲古之所謂才者未嘗無德如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明允篤誠齊聖廣淵謂之八愷[illegible]所謂才兼才德而言之也溫公謂聰明彊毅爲中正而中和爲德不亦過於分別乎聖人以智仁勇爲德聰明智也彊毅勇也堯舜之德曰聰明曰欽明曰文明豈可但謂之才乎要之謂才也亦德也如溫公所言則以才爲不美之物矣又曰才德兼全爲聖人則聖人豈有駁而不純者乎或曰智伯有五賢而甚不仁故溫公謂其才勝德也曰智伯之才如射御足力技藝畢給之類耳豈有元愷之才之美者乎朱子謂溫公之語多偏而有病此亦其一端云

豫讓義士

智伯爲趙氏所滅而豫讓爲報仇至五起而愈奮襄子以義士稱之千古無異辭矣愚竊以爲讓近義而豈能盡義哉夫義者在心而爲制在事而爲宜人能盡義則必食人之祿而死人之難矣記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豈有受事二姓乎讓臣事中行氏而智伯滅之則智氏亦讓不共戴天之仇也而反面事讎曾無愧恥此可謂之義士乎或曰豫讓不死中行氏以衆人遇之故衆人報之也噫父不慈子可不孝乎昔夷齊西山之布衣耳未嘗沾商紂斗升之祿與馬一諫凜然大義汪踦一童子耳能干戈以衛社稷此誠可謂之義士無忝也如讓死智伯吾謂僅足以贖前辱也而何義士之有

讓不忘國士之遇

君子立人之朝行已之志朝夕納諫以輔台德必使之恭不傷焉儉不奪焉內以脩其政外以睦其鄰則至誠動物禍患不侵國士之功業固如此其後衛也管仲以君伯似矣而弗能去三豎之邪晏子以君顯似矣而弗能拄陳氏之亂豈不猶有愧於國士哉何也死君之難固忠也而逆折姦萌潛消禍本忠之大者也若剬之有功[illegible]若腹心之無疾乎豫讓事智伯智伯以國士待之則用之專任之篤可知矣今其貪求不厭僭擬無涯此開邊召釁宗社存亡之幾所由也讓不聞直言匡正或雷同而附和之未可知也則將安用彼國士乎或曰讓忠臣也安知不進逆耳之言智伯強愎弗之聽耳噫人臣三諫不聽掛冠納屨任吾所往而已今戀戀於晉祿豢養其中而舍所學從所好遠計出無聊乃挾匕首以報仇嗚呼亦晚矣邵子曰死而敗天下之事一死何以塞責其豫之謂歟嗚呼此太史公以讓爲刺客之流蓋亦有見於此矣

委質事人之法

胡氏謂智氏已亡豫讓無所爲而死遂以爲委質事人之法殆非也夫委質事人者豈樂爲是捐軀哉臣鄰左右之間引之當道示之周行告之嘉猷務以脩明乎國

是以杜絕其邪心不幸而天命已去如孔子所謂吾未如之何者然後忠肝義膽視死如歸記曰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是也豫讓臣事智伯當其取地於三晉此亂之階禍之機也諫說曰以國士待之矣何不力陳利害與韓魏趙講和而乃緘默杜口使韓魏食四鄰溪經無厭是誰之過歟他日四郊多壘正當出奇解圍以身為干城而乃效荊軻聶政之故智以匕首欲報仇不亦愚乎若使後之委質事人皆法豫讓焉召寇養災坐成病証他日雖以身死亦不足以贖欺君誤國之罪矣曾是而可以為法乎善乎韓非子之言曰殘刑殺身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世以為忠而吾則下之嗚呼盡之矣

大學之道不過是

大學之道始以格致開戶牖繼以誠正入堂室蓋規模大而節目詳矣豫讓之死何為遂能合此道哉胡氏之言曰非為名譽而為善則為善誠非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盡大學之道不過是也以愚言之天下之義固有心無邪而事有未正者周室雖衰然正位號於六服之上也讓若明於大學之道蓋亦勸智伯盡尊王之義而為葵丘之會為召陵之師一以尊周一以安晉而文之以禮樂行之以誠實則家齊國治天下平大學之道其庶幾乎如其不能而告以都城無過百雉之制官各守封域毋相侵越以全智氏之宗廟君子猶曰此忠於私家而未忠於王室與苟或劉穆之筆耳況其求地於韓魏也既如立仗之馬觀兵於趙郊也復如抱葉之蟬此豈燭理之明惡惡之誠而憂患之正者乎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豈宜如是之駁哉雖然讓雖未聞大學之道然以節義自負其亦天資之美而未學歟

文侯不失虞人之期

孔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謂人有私惠而不合道君子不留於已也故君民者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以天下為公也晉自韓趙魏剖分宗國此視君如委裘人倫之大變也于時晉靖公尚在文侯若有大信而誠於君臣之義則必如孔子墮費之城孟子損魯之地抑私門強公室先自魏削以為韓趙之倡若韓趙不從則告之天王

聞之方伯連帥而脩明軍政以伐之豈非信義之大者乎夫何能不失虞人之期而不能不負晉人之期且虞人之期豈有車攻吉日之美而文侯能弗失之哉按春秋書大蒐昌間何貶也蓋三綱軍政之本故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今文侯外則干天王之爵賞內則竊晉國之封疆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田為于時魏國之人吾知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皆疾首蹙額而相告矣禮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晉侯不失虞人之期其亦為謔也夫

君仁則臣直

孔子曰仁之為道大也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
以任座之言直而知文侯之仁以忽觀之此特遜詞以
免禍耳豈知所謂仁乎夫兄弟骨肉之愛猶非人子可
比也漢明帝嘗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其知所重矣
魏文侯得中山不以封其弟而以封其子此不仁之大
者也舉朝無言而任座獨言之義聲凜凜從聳動爾文
侯將勃然有感矣使璜復繼是而有諫焉臣其弱愛之
非勸以改過之勇必使擊子之封以與其弟因是而推
廣之豈不可以造仁之域乎今璜不曰臣直則君仁反
曰君仁則臣直倒言逆說以解君之怒以免己之禍此
戰國縱橫之風哉或曰孰信以治國則不失於虞人脩
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聽田子之論而知鍾聲之問
非從李克之謀而知將相之任大非不仁能之乎予曰
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音則不知倦其心蔽於物
欲久矣何以仁為

翟璜

貧賤驕人

謙卑者成德之容驕矜者爭力之漸故儒有一畝之宮
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本
貧賤矣然君其維守其雌大讓如慢小讓如僞何嘗以
學驕人乎故不矜不伐者禹也不驕不吝者周公也恂
恂無能言者孔子也此之謂真儒田子方之學進之不
能救民退之不能脩己譬之負蝂秋蟬以嘖爭鳴者耳
接迹周外籥稱田子方以東郭順子為師而曰刑解而
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然則子方特虛誕之學君子羞
稱者耳今而曰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
失其家固也不曰士賤人而驕人則失其身乎或曰子
擊挾公侯之貴而有驕心故子方以是折之也嗚呼不
將重視乎己而輕視乎君哉自子方唱為此說樊英殷
浩禁譟輩率以不貴之身忽萬乘之主子方之罪可勝
責耶

成璜二子何如

大誥曰爽邦由哲召誥曰無遺壽者有能稽謀自天言
為國不可棄老成也文侯卜相以非成則璜二子為問
毋亦二子皆老成謀國者自予觀之文侯其齊人知管
晏乎當時魯有曾參衛有孔伋皆名世亞聖之大才其
視成璜二子不啻泰山之於丘垤也柰何置聖賢於勿
問而汲汲所尊寵者止二子焉豈知之而弗用歟抑弗
知之歟噫此魏之所以止於魏也

吳起殺妻求將

夫婦三綱之首五倫之重者也若夫富貴功名皆身外
之物耳昔人比之柴柵轖鎖是也吳起求為魯將至於
殺妻不念昔者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何忍之忍若耶吾
聞中谷有蓷有女仳離詩人尚以不淑譏之況糟糠之
婦而忍殺之耶尹吉甫射殺其妻以妬也君子曰此其
有罪殺之也尚或薄之況吳起之妻本無罪而起以求
將殺之豈不深可痛耶昔仲尼以敝帷埋馬以敝蓋埋
狗詩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今待妻不如待狗馬是豈
人理哉按起為將與士卒同甘苦卧不設席行不騎乘

是以仕魏而西伐秦仕楚而北却晉誠有良將之才使其養游俠時則名聞諸侯豈不足以來干城之寄而何乃游關入魯以求之求之何也而何乃殺妻以爲仕途之捷徑諡其貪功名之念大熾於中是以至此極豈非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者乎他日楚人殺起豈非殺妻之報歟

田和求爲諸侯

孔子曰有國家者彰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春秋文公十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譏世臣也周自東遷以來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有田氏者世執齊政而弑其君詩所謂我聞有命不敢告人者是也於此時苟從孔子沐浴之請而聲罪以伐之則亂臣賊子豈有容足之地哉夫何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而田氏世爲齊大夫日益膠固而不可解然則齊國之禍豈不胚胎於此耶此其失之於前也逮威烈王不道封大夫爲諸侯莫措也廢晉公爲家人弗聞也并晉地爲韓趙魏莫禁也是壞法亂紀因王朝始矣此其失之於後也和亦稔聞祖宗弑君之慾親見三晉分國之惡皆肆然自爲而莫有後禍以故求諸侯之心生焉求而不得和豈容自止哉周人至此正如江河之瀾既決而騰湃奔放障之不及塞之不可亦安得而不許其橫流哉故田和之求諸侯吾不責田和而責天王縱其非四鄰助其惡蓋其所由來漸矣有家國者觀田和求爲諸侯之事尚當惕然自奮而勿使威權去手以爲亂臣賊子之倒持也哉

在德不在險

予讀武經見吳起之對武侯也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是亦以險爲主矣而豈知以德爲先哉夫德非求之性分之外也而以三綱爲之本起也背母而曾子絕之是損父子之仁殺妻而李克鄙之是虧夫婦之義且輕身以干其位談兵以毒其民不教之以尊周室而導之以吞四鄰孟子所謂引君當道未聞也又豈知君臣之道哉太史公論之曰起以形勢不如德行之於楚刻薄少恩以亡其軀是能行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行也信矣然則在德不在險之說果至當乎予謂上古世質民淳帝王純任德教不在乎險信其然也堯舜以來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遷豐遷鎬著於詩山川丘陵示於易城郭溝渠著於記相宅匹休載於書鄭城虎牢書於春秋然則德固不可緩而險亦不可無也今起曰在德不在險是以險爲無用而一切棄之也夫豈儒者之言哉

吳起田文論功

元首股肱相爲一體故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此天地之常經也夫何功之有六臣之有功者莫若伊周雖謂之補天浴日旋乾轉坤亦可也然一則不以寵利居成功一則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何嘗與萊朱召公自相論功乎彼非知其有功而不論也以爲藉君之爵借君之權以竭吾之力亦臣子之分當爲耳何足誇乎嗚呼吾

不意吳起由文有何功而相論也今考二子所建立不過富國强兵之術戰國之所謂能臣先王之所謂民賊也尚何論功之有

聖人之官人

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聖人但能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已矣然則用人安得不恕耶是故大惡固在所鄙棄而小過亦在所包容禮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又曰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此聖人官人之術也春秋傳曰官人國之急能官人則民無覦心矣後世知此道者若齊

桓公之於管仲秦穆之於孟明亦庶於此衛苟變干城之將也而以二卵棄之何示不廣乎嗚呼此子思以聖人官人之說矯其弊也使衛君知此而能旁招俊乂網羅豪傑則地方百里而亦可王矣何至服屬三晉哉

烹阿封即墨

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是故賞善罰惡人主御世之大防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豈能化天下哉然欲知其功罪而誅賞之實有未易言者何也國之安危係於民之休戚民之休戚本於官之邪正也正人如松栢獨立故多毀邪人如藤蘿附麗故多譽人君以一耳目而欲皂白

之安可不於懸言同而繹之耶自昔庸君以毀譽用人是故使彼左右之臣多得以售其讒故以操莽爲皐夔以伊周爲篡來倒言逆說變亂黑白人主不覺而惑其說則偏聽之門愈開而奔競之波愈漲民愈危國愈削矣此三代以下庸君之通患也嗚呼吾不意戰國之世而有齊威王能賞罰之公者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也齊國之亂者不特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也然一烹焉一封焉諸侯震懼將一十年蘇老泉所謂威王從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約而成功此之謂矣吾以是知威王有沉潛之智有果斷之勇信戰國一翹楚也故取威定伯聞於天下豈非烹阿封即墨之功歟

齊威王來朝

按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制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侯北面而朝殷武之詩曰歲事來辟然則以臣朝君亦常事耳而齊威王之朝周何爲天下賢之後世美之哉蓋自王室東遷威令不行諸侯不朝故滕子來朝蕭叔朝公仲孫蔑如京師皆見譏於春秋然當春秋之世諸侯已不朝王矣況世降而爲戰國列國爭雄天下不知有周而孰肯朝乎天下不朝而威王獨朝焉此空谷之足音晦冥之日月絶無而僅有者豈不深可嘉哉愚所憾者威王一朝而後又爲辱也大[illegible]往[illegible]來人君待諸侯之禮[illegible]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

黼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皆以其朝而寵異之也于時天下不朝而威王獨朝安王於此正當以其事叱綸音播告天下誇張而傳耀之所以錫予之者甚優所以委任之者甚渥或賜以五侯九伯得專征伐夾輔王室之命則豈不足以勸諸侯之宗周乎夫何以其來朝而反以非禮辱之然則何以勸天下勤王乎詩曰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其安王之於威王矣

孝公脩政

天下之事成於有所激而敗於無所懲秦孝公之脩政其諸楚魏以夷狄擯秦激之歟使當時不以夷狄擯秦而中國會盟皆得與焉則其志驕其政怠矣安能發憤脩政乎或曰孝公之脩政其商鞅之功也使微鞅孝公亦何能爲愚聞之秦之富强乃孝公務本力穡之効然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也秦之滅亡者亦孝公也今夫耀蠲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樹無益也人主能脩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火也故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然則國家豈不安於磐石壽於尾箕乎秦自用商鞅嚴刑峻法以鉗制天下民之欲亡秦久矣禮曰刑肅而欲敝則法無常而民弗歸謂之疵國其孝公之謂矣

吳起強楚

吳起相楚北却晉西伐秦足謂萬里長城之將也然卒爲楚人所殺何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乎蓋起以功利富強之術中其君而濫用其民利於上必不利於下怨之所聚而禍之所基也豈不足以殺其軀哉書曰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於祀起之謂矣然則當時之殺起者其得天討之道乎按春秋宣公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謂仁人孝子於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不可遽逐也成公忘父而逐其臣谷梁子以爲奔父也况先人之肉未寒而殺父之臣拜中王尸曾何異於殺君父哉吾於是見楚臣之不臣而楚王之不子

衛鞅入秦

衛鞅入秦說以帝王之道不從然後進以伯道自當時言之孰不謂鞅之學博而識高也然以愚觀之解牛之技耻於屠狗禦人之盜耻於穿窬鞅果真知帝王之道而肯變其說乎夫帝王純任德教與霸者之道不啻氷炭也召誥曰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言當疾於敬德而緩於用刑也使鞅知之則將必以道德懇懇爲王陳之而豈變其說以亡謂鞅之志在於強國恐孝公不能用是以極言其道以要之耳然[illegible]時[illegible]見西方而鞅入秦則并吞列國坐決生民之[illegible]于此決矣或曰鞅之入秦雖不利於列國而實有益於秦也愚謂帝秦者鞅也而亡秦者亦鞅也蓋鞅之法制[illegible]者有賞無功者不屬籍故人勇於公鬭而熟

六國戰是雖隳名城殺豪傑銷兵衆而揭竿斬木不足
以爲亂乎且鞅之法以嚴刑峻威箝制人口故後世呂
不韋懸書之約非敢議也趙高指鹿之奸非敢言也一
夫作難而七廟隳謂非鞅之罪乎

衛鞅變法

古者聖人立法順天理公人心爲經常可久之制蓋雖
傳之萬世而無弊也自後世欲速見小之徒出始厭夫
聖人之道迂闊而難用遲緩而難成於是輒以私意損
益而紊亂成規決裂舊法事求可功求成若秦孝公發
憤脩政而下強國之令不幸類是書所謂圖欲政不爾
柔所不免矣衛鞅變法之謀豈非中其欲而售其計耶
自令鞅之力本者復其身事末者重其罰此鞅富國之
法也男公闘者受爵爲私闘者被刑此鞅強兵之法也
告奸者賞不告奸者罰此鞅防民之法也十年之間令
之必行禁之必止功利之術隨試輒效如炊而熟如種
而穫[illegible]乎變井田之法而獻畝之變封建之法而郡
縣之變學校之法而法律之聖人之良法美意蕩廢殆
盡吾嘗謂嬴秦并吞之勢已成於此而敗亡之形亦已
兆於此矣若鞅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哉或曰夏之法湯
起而變之商之法周起而變之譬之琴瑟不調必解而
更張之乃可鼓也然則商君之變法又何議乎殷湯武
非變夏商之法也變其壞於桀而亂於紂者之法也鞅
豈變不變法之不可變哉出亡之日自悟其法之弊然
亦晚矣車裂之禍天其假手於秦人哉

徙木立信

溫公謂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霸者不欺四鄰以愚觀
之正不欺之欺也夫信固保國之本然謂之信必至誠
不倦之德積於中而表裏如一始終無二則充實有光
輝之盛下民服其義鄰國懷其感禮所謂爲上易事爲
下易知而刑不煩者有矣亦何假徙木以爲立信之地
哉盤庚之誥曰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今汝聒聒起信
險膚予弗知乃所訟多方之誥曰爾曷不忱裕曷不夾
介爾尚宅爾宅畋爾田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以此下令
則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而民心悅服自不容已矣故曰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蓋下之事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
好也何嘗爲徙木所賞耶夫古之賞者所以旌有功勸
有善也木之徙有何功德可紀而以五十金賞之耶漢
文欲營一臺以費百金而止況以五十金賞無益之人
乎鞅之心以爲我之賞者必賞罰者必罰使黔首知吾
法制之一定而不敢轉移以犯吾令籠絡之術詭詐之
謀孰有大於此哉嗚呼鞅徒知以詭計籠絡百姓而不
知秦以詭計殺害一身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也夫

齊威王寶賢

天下有寶之寶有不寶之寶惠王寶徑寸之珠此所謂
寶珠玉而殃及身者也君子不足道威王寶四臣則自
一話一言俾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天下之寶有大於
此耶然以愚觀之何不取照萬里照萬世之賢而克宅
之由繹之乎或曰戰國之世人才寂寥威王雖欲取照

爲里照萬世之臣而用之然安可得哉愚則曰于時不有孟軻氏亞聖之大才乎足以照萬里照萬世者也考史孟子至梁惠王三十七年也遡而上之會田于郊之時相去僅二十載逮至梁之時惠王以叟呼之則年既老矣謂威王會田之世孟子正四十不動心之時若厚禮以招之推誠以任之則將制恒產立學校以勸相我國家矣豈非天下後世之大督哉且鄒與齊門庭之一國也土壤則山輝曾謂泰山巖巖之大賢而不聞於鄰國乎毋亦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所受教耶吾嘗謂晏嬰智矣而不智於仲尼威王明矣而不明於孟軻夫惟有一大賢而不能慫留以守我王則是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此齊之所以止於齊歟

四臣照千里

威王四臣曰檀子以備楚寇盼子以備趙漁黔夫以備燕趙種首以備盜賊此四臣照千里也威王其亦知所寶哉然自愚觀之寇至而爲之備不若無寇之爲愈害至而爲之防不若無害之爲美故舞干而苗格者禹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爲葵丘之會者齊桓也爲蕭魚之會者晉悼也彼其能使楚不敢寇而不能使楚之貢包茅使趙不敢漁而不能使趙之敗城濮能使燕趙之祭門而不能使之祭於庭能使盜賊之革面而不能使之革其心然則四臣者上之不能致君於禹文次之不能輔君於齊晉特一方一郡之才耳備楚者或不能禁趙人之漁河備盜者或不使燕趙之祭門然則一人之才不能照千里合四臣之才然後能照千里也譬之耳目鼻口各有所明不能相通耳嗚呼使當時得一大才如孟子者而用之則一臣亦足以照千里矣雖推之照四方可以使無[illegible]之[illegible]郡之照萬世可以立無窮之聞而亦何待於四臣之多耶

明主愛一顰一笑

粤自乾坤定而貴賤位故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而已昔傅說告高宗曰惟衣裳在笥孔子謂仲叔曰惟繁纓不可假人是故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豈可以私昵爵惡德哉故有周公之功而不可禘有晉文之功而不可隧有尊盟父之節而不可誅夫禘也隧也誅也非其位皆不之許豈有他哉甚矣名器不可不慎重也韓昭侯有敝袴侍者曰請賜左右昭侯曰明主愛一顰一笑袴以待有功不可許也此何所言暗合傅說仲尼之論哉自愚觀之昭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申不害學黃老刑名乃吾道之異端吾民之戕賊也而舉之爲相則其僚寀之豐爵祿之侈大非敝袴可比矣乃獨惜小賞而不惜大賞安在其能愛一顰一笑哉吾嘗謂昭侯之惜敝袴正項羽之吝刻印王莽之惜吏祿莊宗之愛軍饟也不然則前年何以秦拔宜陽而莫之却也後年何以韓作高門而莫之諫也要之昭侯徒知名器之不可濫而不知人才之孰可充是以所尊非所任而韓之止於韓也夫

孫臏减竈

國不可以無兵而以仁義爲本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之大法豈以尚奇爲美哉春秋書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蓋莊公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相關起承其弊一舉而兼取之下莊子之術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吾觀魏之伐韓朝夕且望齊救孫臏顧使韓兵既破迂延不進至東委國於齊然後出師此正莊公伐取之術也或曰予以春秋之法責臏是矣然春秋文公三年書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先儒以爲紀用兵之法也臏之救韓是亦處父之救江乎意臏之救似救而非救也昔晉文許曹衛以携其黨拘宛春以釋其怒故春秋曰執曹伯畀宋人其責晉之意深矣臏之救韓不過晉文之故智也亦何取其爲救哉

龐涓死此樹下

君子於勝已之交當親之而不當妬之也禮曰君子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初龐涓與孫臏同學兵法而臏精於其術涓遂毒而刖之豈臏智能料敵不能衛其足耶禍出於不意而見賣於交耳然而江上一亡命能鞭楚王簀中窶廁能殺魏相涓之計亦狹矣不知兀坐輜車之上折衝趙魏之郊卒以減竈示怯斮木出奇者乃刑余之人也或曰臏之斫大木而書之固奇也使涓不來視則將如之何吾謂古之善將者必知敵國將帥之能而蚤試之臏之書樹知龐涓之人必來視也元昊之封鴿知任福之人必來發也蓋試之有素而知之既詳矣此所以爲料敵制勝之名將數雖然齊之技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以善戰服上刑之法律之臏之見刖於涓宜矣

趙良諫商君

商君之法務農業而使國富勇公戰而使兵彊秦之所以并吞六國而稱帝天下謂非商君之力不可也然而當時貴戚怨之百姓怨之卒受車裂之禍何也昔周公位冢宰正方面可謂富貴之極矣然盡篤棐之忠而子孫享有天祿與周相爲存亡商君則不然擁利貪功而不能布上下挾勢作威而不能和人民其及也固宜趙良之諫商君者亦明白而痛快矣其引百里奚事深足爲法向使鞅從其言而改其過庶可以收桑榆乎愚謂商君棄灰有刑渭水皆赤萬民胥怨深入骨髓況其挾勢逞兇凌轢公族惠王之讎不可平也公子虔之刑不可贖也一身雖微天地猶隘安有計功利肆刑名者而可久生於世哉噫

孟子師子思

荀子曰不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孟子之學實得之於子思故恒言之序思誠之說皆其師之源流也故史記以爲受業子思之門人而王邵以人爲衍字趙氏亦謂受業於子思焉然嘗以其時考之自夫子卒至孟子遊梁時已百四十餘年矣而孟子告公孫丑

則曰我四十不動心是時孟子亦不過五十餘歲而已況鯉先夫子卒而子思之壽止於六十蓋必去孔子五十載而卒蓋孟子始生之時其不得親受業於子思可見矣故孟子曰予私淑諸人而朱子以為子思之徒也若汝以其言之似而遂疑之則千載而下濂溪發明太極之旨横渠訂頑砭愚之論固無異於性善養氣之説也而亦可謂親授受歟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

屏石戴璟著

蘇秦説諸侯合從

六國之勢莫利於為縱莫害於為横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秦兵久矣方戰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鍤銚菹澤之萌十九為幹一為枲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寃變為燕趙骨化為魏土其慘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慼酸痟泣不自禁有能畫奇以杜冦豈不為諸侯之悦從乎故蘇秦於此乗其機而合從之説行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合天下之异以為同聯六姓之睽以為親故犀首一出而蘇秦之約不能朞年以壞亦勢也然則合從之説不可行歟曰所以制秦自有大道

而不在於區區合從之術也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蘇秦計不出此而徒以利啗六國未幾而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戮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先困矣至使秦人得以間其惟而離其交終於蚕食而并吞之可不悲哉

蘇秦為從約長

縱横之術固君子所不道也然而合從者六國之利也蘇秦之合從先儒以為一時良算固也自愚觀之蘇秦合從之術不若范雎遠交近攻之策為得其要乎夫秦與韓魏接壤秦之攻韓魏猶人有腹心之疾也韓魏蹇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秦欲過韓越魏而攻人之國

都惟恐燕趙拒之於前韓魏乘之於後則腹背受敵矣此正秦之所忌也蘇秦相六國謂一國受敵四國來救之是也豈知天下之勢有緩急有難易哉何者秦兵之加韓魏也戰於百里之內其加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一日之間而待諸侯之救乃在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奏捷而班師矣而四國尚未及知此莊子所謂西江之水以救枯魚之肆也不亦晚耶故背合六國之師衆根執戰仰關而攻秦矣秦陽示欲戰以老其師陰縱反間以離其將而六國之軍不攻自破不戰自潰矣於是乎付之無可奈何而驅今之韓魏以當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天下徧受其禍矣

故吾以爲蘇秦爲從約長必使四國各更其國之一軍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成韓魏而佐其勢凡六國之精兵驍將輻輳於韓魏之郊知者謀勇者攻如常山蛇勢首尾自救則雖秦之暴安能輕出函谷過韓魏一寸以向中原哉惜乎六國之君如醉如夢忘其所可讎戰其所可親

蘇秦說齊爲燕

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爲橫者易爲功爲縱者難爲力然縱成則諸侯利而秦病不猶愈於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者耶秦不說秦爲橫不合而激於燕趙𠀤心於所難爲之事數年歃血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秦爲從約長而貶信背盟則自秦始也又何怪其謀之不用策之不効耶嗟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秦君能追念約從則雖曰諸侯異心如連雞不可俱棲也於此昭示王法而數齊魏之罪播告四鄰糾義兵以伐之必使指臂相隨脣齒相附而凡反間之竪一入其國與四鄰共誅之則以六國而制一秦亦無難者然則召陵之師城濮之役豈不於蘇秦見之乎夫何以惡齊之敗盟而使燕報齊道以高宮室大苑囿之事以顛於亡此其設心積慮險於陷穽毒於鴟梟已不可以人理論矣嗚呼以富貴驕妻嫂以遷慾逼夫人此其人先王之所誅也而何可仁義責之哉

張儀相魏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

楚謂宋不能討之於內楚不能戮之於境以是而獎亂爲失刑也魏之相張儀其楚之縱釋華亥者乎夫張儀魏人也則魏乃父母之鄉而乃爲秦客卿深可憾矣況前年以伐魏取蒲陽矣往年又伐魏取陝矣是可忍也終身不入魏猶爲有恥焉耳今免相于秦而來奔於我此送死而來也子由謂縱橫之士大抵反覆而汚賤無恥莫如張儀是也爲魏主者直當聲誅守宗國之罪而肆之市朝以雪祖宗之恥豈不爲義舉乎詩曰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張儀之不信甚矣且大殊不可踰越遠不可問近況宰相之位尤不可不得人以魏國之大豈無人才可充以區區一張儀相之豈不起外鄰之輕侮乎蓋儀初爲秦客旋爲魏相爲魏國之[illegible]者獨無愧赧

乎夫其相於魏則亦已矣逮求成於秦而復相秦既相秦則亦已矣而復相魏三相秦豈有齊桀佐人主於三代之隆不過勸魏王割地於秦耳夫割地於秦猶之抱新救火新不盡火不滅也况秦虎狼也豈有厭心而魏主乃甘心焉由今觀之張儀乎相於秦非果免也詭如蘇秦偽得罪於燕而奔齊此其譎詐之計正欲納魏主於陷穽之中以為秦謀耳論至於是而知張儀之姦巨猾有不可人理論者獨惜魏人之愚而為儀所籠絡耳

孟嘗君養士

古者學校以養士蓋必有敬敷任恤孝弟睦婣之實而養之學校以造就之俟其學既成而任之以職益將臣

救其闕以經綸斯世豈徒為立私黨張虛譽耶吾觀孟嘗君之養士大有可怪者夫人士之難久矣以大夫而養三千人奉邑不足以給亦已矣乃聽馮驩之謀誘秦遣使車千乘金百鎰尋令齊復其位與之故邑以為養士之資此苟悅所謂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也不亦可恥耶然則文之養士亦可謂厚矣宜文之行事辯有過眾也今考之於史大有可憾者初文襲田嬰之爵齊其宗國也文籍魏兵以伐齊何忍歟秦幽齊世為仇敵也而相秦豈忠臣不事二君之義耶逮自秦逃歸則文為鷄鳴犬盜之策去士而得脫此豈臨難毋苟免耶使楚而受象牀此豈見得思義耶且以諸侯伐秦而河渭絕一日正可以有為之機也乃聽蘇氏之計求楚東國而罷兵講和此豈安社稷以為悅耶且君子能齊家而後能治國也閨內未及恭諸子爭立而齊共滅之此豈教子義方毋納于邪者耶凡此數者立身之大節而田文皆有可議焉得非三千之士皆以田文之飾非拒諫而不納耶愚嘗思之田文書門版招直言公孫戍之諫則從之馮驩之說則又從之是文果有好賢之心也文有好賢之心而所以輔弼者如此則所養食客毋亦出亡之罪人乎抑亦尋常之愚夫乎此屈原所謂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燕雀來巢腥臊並御者也以有限之財而養此無用之士文真奸人之雄哉或曰文之時兵火陵夷人物寥落故不能收桃李之功歟愚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齊國之大豈無光明正大之

臣可作棟梁榱桷之用乎特以文之招集無賴滿門皆雞狗之餘故賢者高尚者恥與其列而金玉遐心耳大抵有武王為之君則牧野三千皆同德之良佐有周公為之相則白屋七十皆有用之全材詩曰鳳凰鳴梧青蝿止棘類聚群分理之常也以田文為人大節如此而欲網羅天下士天下士安肯來哉

燕昭王禮賢

天生人才以供一代之用然人才不幸而處世運之多艱捐親戚棄墳墓棲身寄旅之鄉托跡倉皇之境皆思以功名自奮也故用之則為國之舟航不用之則為敵之鷹犬是故養鷹既飽呂布終去放虎自衛嚴顏實憂人主豈可棄人才以資敵國哉然必以意氣招徠必以

其誠心動必盡睨邊幅必盡去 智數必師之而不但友必敬之而不但愛然後市駿骨而良馬至揖怒蛙而勇士來孰不塡然躍附奮然響應惡耶昭王以齊破燕殺噲而懷不共戴天之讎此其心欲一得賢士意甚懇惻也記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昭王之思可謂深長以思矣故因郭隗之言而改宮師事之隗固非賢者也然發爽不庭握校爲將古之制也其將以隗爲釣餌而網羅賢士也將以隗爲旗鼓而號召賢士也以故樂毅劇辛之徒皆來趣燕以講復仇之策以畫雪恥之計豈非昭王以誠禮賢中來哉使徒以禮視賢士而非出於誠心則禮於此或不禮於彼吁嗟乎不承權輿徒使鄧禹笑人寂寂也又何以招致賢士而能成恢復之大

功耶詩曰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昭王之謂矣或曰樂毅其賢士歟愚以爲毅之用必有古良將風烈但覩其遷寶器毀宗廟則特功名之士耳

致士先從隗始

荀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郭隗不薦其人而薦其身豈中臣以身事君者歟愚謂隗之薦其身正以薦其人也隗之言曰王欲致士必先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此可見隗之心矣厥後昭王築宮事以師禮果致樂毅以成偉功非自師事郭隗爲之始耶然吾以爲天下之士有三志富貴者不足論也功名之士可以不召而來道德之士則守季女婉孌之節而已寧能衒玉以求售哉于時有一孟軻王佐之才彼豈肯闕風趣燕耶郭隗於此若能勸君卑禮厚幣以招孟氏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矣豈但下齊七十餘城哉吾固謂士之爭趨燕者非士也非游談之說客則有罪之亡命耳能如樂毅者不亦絕無僅有耶而毅亦有可議者吾固謂士之趨燕者非士也

秦楚會盟於武關

按春秋宣公十年書季孫行父如齊又書公孫歸父如齊蓋以宣公君臣不能以禮爲國而謂交悅鄰人可以免於討也春秋不貴明誓自書儀父盟宿皆惡其反覆而書盟者譏矣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典禮敗壞諸侯放恣無

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至戰國之世而強凌弱衆暴寡爲尤甚矣夫秦楚天下之國莫強焉秦無道吞幷列國楚不恥六國攻秦而與之會盟何耶且前年取襄城者誰歟今年取八城者又誰歟此正吾之仇敵而可與之會盟乎夫古者來脩之閒不出境秦必欲與楚盟絕之可也不然使大夫揖讓以往可也且既會於齧桑矣又會於黃棘矣口血未乾而起視四境秦兵又來矣此會盟不足恃雖三尺童子猶知之今又會於武關不亦可薦之甚耶原懷王所以至此者蓋其一貪商於之地輕絕齊好秦齊怨既深其交復伐其國楚之削弱未有甚於斯時也既而秦執留之走趙不納卒死於秦猶御子曰楚以六千里地爲仇人役豈非徇私忘義之弊一

至於此哉然則秦無亞非鄉曰商鞅以誘執魏將范睢以誘執懷王此秦之惡又不待貶絕自見矣故嘗合而論之楚子誘執蔡侯故其孫懷王爲秦人所執秦人誘執懷王故其孫二世爲楚所亡夫天道好還雖數世之下報復甚明人主觀此其毋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後可

孟嘗君脫歸

按春秋文公八年書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謂之奔者賤之也莊公十七年書鄭詹自秦逃來穀梁子曰逃者匹夫之事以宰相而逃可賤甚矣孟嘗君爲齊相當戮力王室死生以之可也安可以一身事二姓哉且秦請之於齊宜當勸君勿從而以義力辭之則備矣今乃舍齊而歸秦夫以覊亡之旅而一旦驟居相位正如無故而得明月之珠有道者之所深憂也文計不出此而爲相於秦是自取滅亡之道也故荀卿評之曰齊之孟嘗可謂篡臣是矣夫士君子可生可殺而不可爲匹夫之逃今效公孫敖鄭詹之尤而以雞鳴犬盜之策幸脫虎口則田文即雞狗之類耳

楚懷王薨於秦

禮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楚懷王爲秦所刼留之數年此正臣子痛心疾首誓不俱生之日也楚懷王横於此直當如夫差之呼庭昭王之箴宮勉勵奮發義不兩存必期西向死敵復父之仇而後已則英聲義烈不亡樽俎之間而秦人聞之亦將心喪膽落而函谷之關猶有還期未可知也今乃忍耻蒙垢迎婦于秦首尾四年之間略不聞拯君父之急此與魯莊公之忘親釋怨何異乎楚人至是無以立人道矣夫秦人執其父而婚其子以爲子必不興報復之師故益加横逆至此極耳然則楚王横之罪可勝誅哉或曰是時楚方削弱秦益富強若以兵攻函谷正猶以群羊攻猛虎是益覆其宗祀也豈待爲孝哉以愚言之春秋書乾時之戰先儒以爲雖敗亦榮謂與仇戰也故深美之借使楚必欲復仇而衆寡不敵遂至夷滅則忠肝義膽天地鑒之萬世之下猶凜凜有生氣矣孰不以賢君榮之哉惜楚王不足以語此

樂毅破齊

樂毅相燕摟諸侯以伐強齊指揮呼吸之間席卷長驅所向披靡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誠可謂戰國之良將矣然而未聞道也夫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樂毅之伐齊正孟子所謂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夫豈弔民伐罪之師哉且周室雖衰而猶爲天下共主也湣王欲并周爲天子此罪所當誅殺者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聲其罪而誅之京師謀於齊然後置君而去則桓文之功也今破齊而遂滅其城是以暴伐暴而豈興滅繼絶之義乎或曰樂毅之破齊能下七十城於一月不能復莒即墨於五年此夏侯玄謂其欲以成王業蘇東坡謂小用王道之弊也嗚乎王道如穀粟布帛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而謂王道不可小用可乎毅之破燕而莒即墨不下

正坐不能行王道之故也況田單亦有謀之將以智鬪
智以勇角勇正相敵而不相下也故嘗謂樂毅拒田單
於即墨廉頗拒王齕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於祁山陸
遜拒羊祜於襄陽皆鷸蚌相持而不能相下也豈能決
雌雄乎或曰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之衆而臨二城
磨以歲月則田單雖有爲將如燕將之守聊不亦愈父
愈困乎愚曰不然也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户可以
亡秦況以二城之衆乎夫燕之破齊以毅乘齊人之怒
而破之如拉朽耳既而齊王已誅矣人心憤已解矣齊
人睹燕雖之變而顧亂之思反萌諸侯挈亡社之危而
寒齒之懼頓發且以燕并齊封疆之廣土地之富正四
鄰之所忌也若以單將之而行反間之策兼以齊民之
死戰加以諸侯之來援則安知毅遂能抗衡而無後患
哉

藺相如何如人

司馬貞贊藺相如曰清風凜凜壯氣熊熊蓋其以死行
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爲國不校於廉頗故予由謂其處
劇秦進退之源頗類學道者非戰國之士也自愚觀之
相如亦不脫戰國之氣味也考史相如乃趙之宦者令
繆賢舍人方懷璧使秦乃繆賢所薦也則是托迹於閹
宦之門以爲仕途之捷徑夫豈有大臣風節哉昔魏相
漢名臣也由許史以進先儒於其卒不具其官出處吾
儒立身大節也相如乘繆若此豈狃於戰國徼功射利
之習而不自覺耶此在先儒未有辨其非者故爲之論
云

藺相如全璧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
身此相如之全璧歸趙楊龜山謂其失以小事大之禮
也然自愚觀之相如之所以知者正在於此夫君子比
德於玉焉無故玉不去身古人用玉皆象其美君鎮圭
以召諸侯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
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向以璧用其禮也樂
有鳴球服有珮玉用其樂也初國王節用其信也琬以
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至於祀地以兩圭祀天以四
圭禮地以黃琮禮天以蒼璧皆必於玉焉是以頒五瑞
脩五王者舜也以楊州貢瑤琨以雍州貢球琳禹也册

以王及瑤琨者公劉也分寶玉於異姓者武王也陳弘
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在東序者康王也盜竊
寶玉大弓見書於春秋者仲尼也古聖人之重玉其詳
如此爲子孫者容可不世守之乎昔晉鄭之爲國大小
甚不敵也韓宣子求玉環於子產既而買諸賈人矣子
產以義拒之卒不敢取子產豈爲區區一玉環哉祖宗
所傳之物而一旦爲他人得之不亦子孫之恥耶若子
產可謂有見矣和氏璧誠趙之所謂至寶者秦以詐恭
欲結取之而藺相如以孤單之使抗衡秦庭卒能全璧
而歸若相如者其誠子產之亞乎豈爲區區一玉哉或
者以爲左傳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不數年趙有攫
軍陷城之禍正以璧爲之祟也豈相如能全璧於一時

而易世之後李斯刻篆文爲傳國璽何相如之將能禁
乎忍許當時事秦恭謹者莫如魏如韓然而今日割
城明日割數郡無一歲不受秦師虎狼非可馴之物也
縱趙以璧與之其無覆軍陷城之禍乎逮夫始皇立而
此璧終爲秦璽相如則已没其亦付之莫可柰何矣豈
可以成敗論人物哉

相如請秦王擊缶

善觀國家者不論其國之小大而覘其人物之強弱國
雖小有人則強國雖大無人則弱方秦趙會於澠池秦
王欲鼓瑟趙王鼓之蓋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
聲是有調和之義而欲趙之求和於秦也其計亦狡矣
相如知之故請秦王擊缶夫其所以擊缶者何也易曰

有孚盈缶又曰貳用缶言以誠心爲之也相如欲秦王
守至誠不倦之心以和於趙故請擊缶將以扣其心術
之何如也既而秦王不肯則其恃強凌弱背約負信之
念不胚胎於此哉故相如以爲請以血濺大王蓋以厲
辭折之也觀相如之弱廉頗則相如非勇而無禮者相
如亦料秦之必不我害也而敢爲此言耳觀其盛爲備
而秦不敢加兵則處之必有其道矣或曰智者慮義者
行仁者守然後可會三者一闕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
闖危事非得計也意相如雖不能備三者以往會然推
其使倫亦足壯哉然則如之所謂頸血濺大王其言是
歟曰似是而實非也夫惟道義可以服人上也若仲尼
之責齊侯次之若樊噲之折項羽其詞嚴義正自足以
消人姦驁之氣矣曹沫之盟荊軻之智何足言乎而乃
曰頸血濺大王嗚呼此相如不學而不覺其言之傷於
勇也

相如屈廉頗

人之常情剛壯之士每失於驕矜柔懦之人多至於讒
抑此其情然也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可謂壯矣
廉頗趙邦一將軍耳豈若秦王哉而相如以頗欲辱已
遂下車避之自常情觀者則曰相如之畏懦如此其至
也而不知相如老成謀國之慮遠矣何也一行人猶足
以召二軍暴骨之禍一黔首猶足以抗六國叩關之師
況俱爲長城俱爲鎖鑰之寄者乎是故將和則楚以破
矣猶可保世執牛耳之伯將不和則吳已平矣不無動

勞聖慮之憂而況蕞爾趙國金甌尚缺鐵壁尚虧銅駝
尚爾荊棘秋風尚爾黍離之時乎故和則爲救首救尾
之蛇不和則爲跋前疐後之狼此理也勢也然則相如
能勇以待秦怯以待頗其真有忠臣之風哉然愚以爲
頗之至門謝罪亦可謂能改過矣使相如而遇李林甫
盧杞則雖屈已以下之彼亦安能自覺其謬而屈於我
哉易曰乘其墉弗克攻吉其頗之謂矣

田單拒燕

按莒即墨特丸泥黑子之地耳樂毅能下七十餘城而
獨於二城不能下蓋猶已墜小之卵櫟無援之孤注深可
危也何意田單能成拒燕之功哉嗚呼是固然矣孰知
齊威王培植之力乎蓋民之生也有相養之道然後足

以相死有相裕之政然後足以相保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吾意田單王封即墨而後之爲大夫者皆感動興起而求爲循吏以撫鎮百姓之戴齊蓋亦徧矣故以全燕之兵力不能服即墨之人心有自來矣哉或曰樂毅用兵孫吳以後一人也向微田單拒之其能國乎愚謂田單亦孤然一布衣耳向微齊人有死守之志而共立田單以拒燕雖百田單亦何能爲吾知燕師未來而望風降附已久矣故嘗謂藺絲之客保障之疎也衆棄之重根本之輕也國家奚望焉生民奚賴焉有國家者其必擢用循吏以得人心爲本

燕以騎刼代樂毅

按春秋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師衆並書亭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重將帥之選也蓋元帥三軍之司令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燕處去中原特遠苟不隨三晉齊楚較利爭名而脩召公之政有可與王之理也况于時樂毅有將帥之大才使燕樂因而聽之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雖六國亦可混而一矣况區區莒即墨之地哉今乃以齊人反間而以騎刼代焉以騎刼代樂毅正猶以樂乘代廉頗李信代王翦也非惟無功而有害矣他日火牛之策一行而燕地復爲齊所得其誰咎耶此所謂主不[illegible]將以國予敵也

田單火牛

火攻之法三代以前未聞也其始於魯桓公之焚咸丘歟按孫子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未聞以火其牛以攻敵也火牛以攻敵其諸田單應變之奇策歟吾謂燕若用樂毅雖火牛亦[illegible]爲王莽昆陽之役虎豹犀象反而自攻遇劉秀爲之將也王則用牛爲陣文彥博以長鎗中其鼻竟以取勝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燕之所以不用樂毅者以單能用反間之術也若單者其誠烈丈夫也哉

魯仲連論田單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而兵以氣爲主有是氣則爲鷹爲犬爲在山虎豹爲當道豺狼無是氣爲孤爲兎爲立仗馬爲櫪下駒氣乎激之則奮沮之則消而所以作而起之者則在乎將也是故爲將而能屬氣爲士卒倡則以少覆衆以弱取强不難矣否則將惰而卒驕其何以成功哉孫子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夫此之謂也吾觀田單之攻狄深爲可驗者爲魯連子論之切中事情蓋自其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觀之也嗚乎魯連子不惟知言抑亦知兵乎後之爲帥者當鼓義氣以倡士卒而勿自棄其師也哉

遠交近攻

戰國之世七雄並爭互相勝負于時雖秦甚强暴然以一國攻六國其勢分則其敵多其敵多則其民病矣雖

欲并吞天下亦甚難著。夫惟范雎遠交近攻之策一行。而韓魏日受其兵矣。韓魏日受其兵。而齊楚燕趙邦之救韓。其能不入地於秦乎。夫秦之所以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豈其情哉。正以孤韓魏之黨。離韓魏之交耳。其心未嘗一日忘齊楚也。夫何四國之君。不以秦爲仇。而反与相射。與仇連和。其能不滅亡乎。嗚呼。昔先王封建侯國。以藩屏王室。期傳之萬世子孫。與國休戚。而范雎乃唱此策。以殘人之宗社。在秦國謂之功臣。而六國則謂之民賊也。夫秦得一范雎。尚能成併吞之勢。以六國之大。豈無人才可任事者。而皆不能展驥足。然則范雎豈能滅六國哉。乃六國自取之耳。

毛遂自薦

荀子曰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於是潛乾之龍而不遂屯之鹿脫畜之韁而不出節之庭必待王明汲井虎視眈眈然後際會風雲依光日月此聖賢居身之所珍也世衰道微士風瀾倒握髮吐哺之風少而遊關入壁之類多若毛遂之自薦亦其一也其於聖賢出處之道何如哉或曰遂之自薦雖非聖賢之道然定楚從者遂也使楚欲來救趙者遂也遂亦有功於趙矣嗚呼與其死身而徼一時之功業孰若守己而立萬世之名節耶遂謂十九人曰公等碌碌愚亦曰遂亦碌碌人也使其道德充於身則將守高尚之節如鳳凰翔千仞肯爲平原客耶且遂所以自薦於上者特有定楚一事耳果神謨廟筭折衝俎豆決勝千里之外以措國家於泰山之安乎使其才略不世出負能致主王道而顧自薦之君子亦鄙之曰枉尺而直尋亦大不可也而況以蘇張口舌之緒餘輒自咣咣然表暴於人僅能乞師於楚耶

毛遂定從

毛遂不齒於十九人之列久矣一旦脫穎而出定從於楚以紓趙剝床之急自當時觀之則曰遂之成功其亦激之也可謂有用之才矣以愚觀之毛遂在平原君門下積有年矣上黨之降嫁禍於趙也趙括之將棄師於秦也遂有心王室曷不進苦口之藥以制治於未亂之先乎至於全軍覆沒宗社震撼乃申一喙乞師於楚以幸萬一之勝不亦晚耶夫利害昭然而遂不能知是不智也或知之矣而坐視緘默以養乱是不仁也其主輕之其交薄之而不去是不勇也乃妄自誇張沽美名以檢宿過將誰欺乎

魯仲連不肯帝秦

秦孝公脩政開拓彊土蚕食列國其後雖合從攻秦若崩厥角有割地於秦者有質子於秦者有來朝於秦者破竹之勢以振駸駸然有併吞之基矣

新垣衍請尊秦爲帝固亦畏秦之暴而知勢有不可止者魯仲連一布衣耳獨不肯帝秦自曰吾寧蹈東海而死堂堂正義照人顏色伯夷耻食周粟豈能專美於前哉然愚特惜其知秦人不可帝而不知周室所當尊意

使仲連明春秋之義則必以畨父之會癸丘之盟啓告當時激發勤王之義豈至并於秦乎

孝公脩政

嘗聞曰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誅暴禁人爲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以垂憲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孝公之脩政固非矣而又齊之以刑豈不爲愈非哉且秦氏僻自西戎不齒於中國久矣孝公果發憤脩政曷不以道德齊禮爲先務而乃區區任一商鞅以鞭笞天下哉於時玄越肆於朝市赭服飄於路衢以此爲脩政亦過矣是故將閭有一劒之哀芽焦請列星之數刑名

之害流及後世卒以此滅家國然則孝公非脩政也乃脩刑也當時以爲定霸而後世以爲基禍也

仲連天下士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天下士也仲連辭平原之千金而終身不復見拒田單之爵祿而逃隱不相接蘇子由所謂特過儀秦氣凌髡衍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折難解論如決潰隄可謂得其情矣然則仲連之正氣奇節即詩之佼佼白駒易之衆可爲儀者可不謂戰國以來一人乎然求其所謂居廣居以下恐仲連亦有潤畧也顧之言曰可以爲次者其仲連乎則連雖不得爲天下士亦可爲一國士矣或曰子以何事而知仲連不得爲天下士乎愚謂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光於日月垂於宇宙謂之天下士無愧也

仲連進不能立桓文之功退不能施孔孟之教然則謂之一國士也固宜矣太史公謂其指意不合大義蓋有見於此云

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春秋凡書救未嘗不善者也春申君將兵救趙亦與之乎曰似之而實不然也夫楚之加兵於趙也舉鄢郢燒夷陵墜之先人正不共戴天不同境之大仇也今楚之上當詔禍邯鄲告急爲楚計者正當念祖宗之恥奮討賊之義出兵救趙如拯溺救焚則一舉而兩得矣夫何

遷延不救必待平原之乞師毛遂之定從然後使春申君將兵救趙則於報讎之義既懈而不力救鄰之道又緩而不先吾是知春申之客惡得無罪耶嗚呼春申以巳于盜爲上後乃穿窬之賊也彼安能知之哉他日拒朱英而見殺於李園宜矣

公子竊符救趙

兵者國之大事故君以分閫而任將將以發符而出軍信陵君欲以兵救趙師出固有名矣然晉鄙以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公子竊符而襲殺之得非叔向所謂殺人不忌者乎愚曰戰國六雄有唇齒之義也秦無道欲并而有之爲鄰國者可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耶若權有所不得爲勢有所不容止則權以濟事是亦君子之所

與也按春秋先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若王人子突救衛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此尤所可稱者救趙之後兄弟相殺十年不敢窺魏其後秦兵攻魏亡在旦夕能歸而合諸侯[illegible]斯亦難矣蓋公子之名發於侯生之奇而全於毛薛之正也所可憾者縱酒色以殞其身其亦不知命也矣

魯仲連辭爵

天生萬民而厚於聖賢固將以大有為之任托之也故在江湖則憂其君處廟堂則憂其民若天下大亂君臣皆惡固隱身不出矣若事勢猶有可為必出而展經綸戡禍亂豈忍生民塗炭而弗為之所乎書曰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無替刑四方其世享此周公所以能作周乎先也公羊子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定于一也魯仲連以書射聊城致燕歸齊而田單請爵之仲連方辭遂逃之海上先儒謂其如鸞凰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視擯簪而往若躡屣而遊俛首帖危碌碌人下者誠不啻天淵也然自吾觀之天下溺當援之以道辭爵可也逃海上而付生亂於不知不幾於忘世乎且于時齊首田單統燕以齊地富強不受秦兵者四十餘年正可藉威養銳取成定霸之日也仲連居不出為生民計旋乾轉坤以拯天下之塗炭乎楊子雲論之曰仲連傷而不制[illegible]以[illegible]傲慢於爵祿而不能整齊於當事也[illegible]矣

李斯諫逐客

蘇子曰智勇辨力皆天民之秀傑也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夫謂三代之士皆智勇辨力之徒則不可然謂戰國至秦客以四者名天下則有之矣若四公子呂不韋所養之徒未必無傑然可觀者也而乃下逐客之令若非李斯之諫止其何以成兼并之功赫然正南面哉愚謂成兼并之功赫然正南面者固客之功也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亦客之罪也于時四皓伏生鴻飛冥冥客之中獨一茅焦一人餘皆可逐也何也人才國之楨乃為坑焚之計儲貳國之本乃為沙丘之謀是固斯之經畫也而未必非客為之羽翼為之智囊也然則秦之客盡庸瑣陋劣之徒耳豈不盡可逐哉嗚呼若李斯別淑慝慎名器某也賢則任官某也能則位事而庸瑣陋劣之徒屏遐方棄散地則君子在朝小人在野奚必逐之乎故秦之逐客固非也而李斯請一切用客而不加察亦非也

荊軻刺秦王

按春秋僖公十九年書宋人執滕子嬰齊何貶滕子也滕子介乎齊宋之間不能尊事大國見執宜矣荊卿刺秦王或以為荊軻不刺秦燕其不忘乎故以軻為得計以愚觀之荊軻直刺客耳其罪尤甚於嬰齊也使孔子作春秋其將以盜殺衛侯之兄縶者責之乎夫燕居朔方去中原特遠天下精兵健馬胥此焉出軻若受太子丹之厚遇當勸以脩德舉政尊事大國養威俟時以為恢

復計如鞠武所謂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單于而後可圖也舍此不務而欲以匕首致怨獻田開圖以刺秦王鄙哉且秦王或可刺也天下其無秦王乎于時白虹貫日天之兆昭矣而怒曰辭燕都何爲也哉楊子雲論之曰軻秦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又曰若荊軻者君子盜諸斯言得其實也愚謂荊軻曰與狗屠及善擊筑者飲燕市相以後宮女色恣荊軻而軻亦肆受之則其人之淫汙苟賤可知矣夫奚足慕柳子曰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嗚呼誠可謂愚矣

呂不韋入秦

眞西山曰呂不韋非特大賈乃大盜也蓋方其見子楚

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己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美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謂子楚之請姬也不韋佯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他姬以與子楚而以有娠者與之子楚固知其見而恍恍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乃僞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特子楚不能察雖後之脩史亦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偶然耶料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遂二君之死而歟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爲呂氏有矣蓋自

子楚之嗣不二十年而子得國故先儒謂文武之周未滅而栢翳之秦先亡矣夫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弗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而有之此與莒人滅鄫皆欺滅楚彼此一轍楊子雲直謂不韋穿窬之盜其公論矣然秦之所以先周而亡者蓋自石門之戰至于赧亡之歲斬首之數不下百四十餘萬此神人所憤天理之所誅也故生不韋以亡其國歟

齊受間金

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然用間有五有因間因其鄉人而導之也有內間因其官人而用之也有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有死間爲

誑事于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有生間擇人使之間敵而往來無所害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門者舍人之姓名然鄉間內間死間生間皆因反間而用故反間不可不厚也秦之所以能滅六國大抵於反間居多焉如用趙括殺李牧皆反間也秦以反間而并五國則齊爲之繼矣使當時君臣知秦以反間得計而嚴關塞之防禁姦宄之入于以脩政明刑於內合從締交於外則秦雖行萬金以間於齊計無所施矣豈有松耶栢耶之歌乎先儒謂六國之滅惟齊最愚是矣

王翦將六十萬以伐楚

王翦之伐楚用六十萬人蓋空國而爲兵矣翦之才蓋

多多益善者也然蹶之滅楚特幸焉耳夫當時五國每歲受秦兵固皆罷勞也惟齊四十年不與秦接兵休息已久也生聚必多也方王翦伐楚之時若齊使偏將提久安之軍伐空虛之國則秦王亦可慮也先儒謂世於取楚不其然乎然則爲萬全計當如之何曰曹操以六十萬衆敗於赤壁符堅以八十萬衆敗於淮淝然兵多又有害也惟爲前後迭出之計則彼不能支而制勝常在我矣

鄒衍著終始五德之運

五德之運六經所不道也其防於鄒衍歟夫帝王之有天下惟得人心而已人心既得天命自歸豈以五行運於此哉然萬物不能離於五行五運之說朱子以爲亦

有理也但以爲五行相勝可乎果如其言則舜有勝堯之心禹有勝舜之心也豈知舜禹者耶且湯之伐夏武之伐商皆出於不得已者如其以商之金而克夏之木以周之火而克商之金則二聖有心於放伐也而可乎然則衍之說當如何曰劉向亦嘗論之矣以爲五行相生者向之說也觀伏羲尚木神農尚火軒轅尚土少昊尚金高辛尚水唐虞禪夏后殷周繼亦莫不然其說是也然則秦用水德其說何如曰秦以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其後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皆衍之說爲之也此班固謂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者是也豈足以繼周哉然則秦非正統歟曰始皇三十六年混一天下謂之非統不可也但以大無道而繼周後乃統而不正者也然則秦之所謂水德王乃秦人自謂之水耳廁之成周之後可乎故萬世公論必歸之漢之火唐之土宋之火彼三國兩晉十六國五代雖莫不各有稱謂然亦黯秦水德之類也亦安置之類舌哉

李斯議立郡縣

世之論者以爲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是不然魏之承漢也猶晉之承魏也封建相仍而二姓篡奪不關延祚然則何係於諸侯哉三代之所以長久由其仁不獨以封建蓋封建固美制也然必有尾大不掉之患非爭之端而亂之始乎郡縣則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此公天下之大者也試觀堯舜有天下猶不私其子不以一人害天下也況諸侯之後嗣而使之繼世乎

使世世皆伯禽康叔則何不可繼世又有而天下不多賢子弟也於是驕侈不臣跋扈無上之事作矣朝廷欲貶其爵削其地則以大權在手遂締盟從約連兵鼓扇而與朝廷角於是乎強凌弱大吞小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亡矣春秋戰國之事可鑒也豈三代之制然哉其初也諸侯以千數故治其末也諸侯或連城數十故亂勢必有然者矣李斯請立郡縣蓋亦有見於此豈可以人廢言哉然則李斯之言是歟曰似之而實非也自愚言之尊封同姓以親親立郡縣以賢賢並行而不相悖然後可也蓋吾之宗室皆吾祖宗之子孫也故必分王子弟無過百雉之城與郡縣錯雜而居若舜之封象使吏治國而納其貢稅焉若天下有變權足以

保障方面勢足以藩屏王室而一縱一操不失其道則外可以威郡縣之姦內可以備朝廷之變使秦知此則胡亥雖誅而秦之宗室猶有繼立者矣豈暇立六國後乎今李斯使王室子弟與編氓無異而專委其權於郡縣郡縣是矣然尺兵不得制斗粟不得專守宰無具故一夫倡亂而秦滅矣非郡縣罪也使郡縣勢足以自治分足以自衛則群盜豈足憂乎後世矯秦之弊者如漢則使諸王之權太重而封建之制亡唐則使藩鎮之權太重而郡縣之制亡皆非計之善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禪特爲大順次之堯舜禪授湯武放伐三代封國後世郡縣特也亦順也吾以爲後世如有王者必親親必尊賢封建郡縣並行迭舉委之以權繩之以法限之以制

斜之以人亦足以致治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張良狙擊始皇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忍可就大事此所謂天下之大勇也張良以一布衣而狙擊始皇當此之際子房之不死亦不容髮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子房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爲荊軻聶政之計何哉夫荊軻刺秦王聶政殺韓相先儒直謂之盜何張良蓋世之才而出此下策也蓋重義之人一飯必報良五世相韓則韓其父母之邦也相國之祿萬鍾豈直一飯耶今爲始皇所滅自覩黍離之變不可共戴天也故爲此舉以伸大義於天下一念精誠欲貫日月豈非曠古一人哉或曰秦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此其鋒不可犯而其勢不可乘也良欲以一力士斃之此圯上老人所深惜乎噫此程子所謂報君仇之急不暇爲謀胡致堂謂欲斃呂政於一椎不遑餘恤者然而大索弗獲則其計亦深其謀亦詭矣李太白詩曰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其盡矣意者良必陰結始皇之左右及宿衛之士故力士得以中副車而復爲之掩覆弗獲歟不然偶語者棄市秦之法嚴刻可謂甚矣而力士何得以遂入副車哉楊子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蓋亦有見於此也

扶蘇北監蒙恬

太子朝夕視君膳宜在王左右者也扶蘇以太子而出監蒙恬軍豈非以諫坑儒而黜之耶夫扶蘇賢明者也

使嗣秦正統則秦祚豈至再傳而失之哉甚哉秦之無道極矣天醜其惡而欲絕之故使之監蒙恬軍使秦不坑儒則扶蘇必不諫扶蘇不諫則必不出監蒙恬軍豈至有沙丘之變而使胡亥襲位哉是故秦之亡以黜扶蘇也扶蘇之出以諫坑儒也然則秦人膏肓之疾端在於此矣然則扶蘇其賢明者歟曰似之而亦未也夫太子之職在視君膳而國政之得失不暇顧也蓋以遠嫌疑避禍變而養晦待時也秦之坑儒固大惡也然始皇之悍厲剛愎夫豈一言可回哉與其抗疏決一旦之命曷若杜口存萬乘之身身存則宮車晏駕奮憑河之勇以傾否爲泰固不難也今乃諫而不納幾至廢黜則豈有明哲保身之智者哉意者天欲絕秦故奪扶蘇之

愧而批逆鱗犯忌諱歟嗚呼可畏哉

張耳勸陳勝立六國

陳勝繩樞甕牖之子氓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特以天下洶洶海內乏主椅鹿爭捷瞻烏爰止勝於是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天下雲合響應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矣然君子不謂殺者秦無道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陳勝起兵伐之鬼神是憑鴻鵠自許雖其人至微然爲天下誅殘賊無不可也所可恨者勝起兵之初即當遣人立六國後張耳所勸者誠是也勝若能從之則吾之黨多秦之敵衆於是誅暴秦朝諸侯亦可爲矣奈之何自立爲王而六國之後不之立也然韓廣自王於燕田儋自王於齊武臣自王於趙景駒自王於

楚勝亦安能禁之哉卒之與我爲讎而爲莊賈所弑蓋不從張耳之說以至於此耳或曰陳勝使立六國後帝業其能成乎曰不然也夫帝王自有真必恢廓大度者爲之勝起事未久每以讒譖誅畧地動臣方其爲聚衆下周文西拒始親朱防又任胡武無不可也奈何以夥頤見殺腹心不與是狡兔未死而走狗先烹勝之局量窄隘如此亦何能爲然則張耳何如人乎曰武臣之立張耳激之也莊賈之弑張耳成之也然使勝不以讒譖誅功臣則張耳必不去楚而圖王不成亦足以霸哉

范增勸項梁立楚後

范增事項梁勸立懷王孫爲楚王庶幾興滅繼絕仁人長者之用心也惜其守義不終耳愚謂懷王有帝王之器也觀其入關遣沛公擢宋義爲冠軍誠賢君也項羽無故弑之江中此以臣弑君負天下之大惡矣而可乎方弑義帝之時豈亦增之謀歟夫謀立之而又謀弑之曷若勿立之爲愈哉增之意以義帝項氏立之而項氏弑之可也殊不知未立義帝之初義帝一江南牧豎耳既立爲帝君臣之名分已定矣而可弑之耶

懷王遣沛公入關

秦都關中關中王業根本之地也懷王不遣項羽入關而遣沛公豈非以沛公寬厚不殺哉未幾沛公入關而約法三章除秦苛法秦民仰之如父母矣以故雖爲項羽所阻抗而秦民思漢之心如饑如渴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矣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然則漢之王業不

成於即位之時而成於入關之始羽之王業不敗於垓下之地而敗於弗遣之時此蓋天意爲之主持也觀天命者觀之人心而已

項羽斬宋義

天下不可一日無名分也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古聖人之所以使天下治安特有此名分而已章邯伐趙楚使宋義救之以名分言宋義其主將也項羽其次將也此上下之分如冠屨然不可亂也羽何爲而遂殺之於帳中耶春秋凡書救未有不善之者然次而不進每每譏之如次于聶北是也故次之初六日用兵臨吉言當救之速也宋義救趙留四十六日不進則其畏懦逗遛之罪可見矣而故曰吾以乘其敝將誰欺乎然爲羽者

當致命於懷王陳兵家利害之實而與衆棄之則於義得矣今乃矯制而殺之且加以誅叛之罪可乎自入關之初少引軍渡河大破秦軍其視宋義之擁兵不進功勲爲何如也然寧可無一時之功勲不可亂萬世之名分懷王於此即當聲其矯殺之罪而誅之則王者之師舉矣今何因軍中尊爲假將軍而遂立之耶夫帳下之名分既泯則江中之名分宜其肆然而不顧耶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三

邗石戴璟著

蕭何收秦圖籍

圖籍有益於國也尚矣天官小宰八成三日聽閭里以版圖司書三歲大比夫家之數地官大司徒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秋官司民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先王重圖籍也如此嬴秦繼之設爲圖籍載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之制雖非成周之舊然創業之初有益於平定守成之後有益於備禦中興之際有益於恢復此蕭何收秦圖籍所以有功於漢也君子所惜者與其收秦人之圖籍曷若收前代之遺書蓋前代遺書乃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足以垂萬世無疆之業也于時出於煨燼之中者幸存於博士之府若使何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則文有足考獻有足徵而可以正朝廷可以定海宇至治之盛豈不比隆商周哉夫何見不到此而復爲項氏所焚此漢治終不粹而何爲刀筆吏也楊子曰好書而不要仲尼書肆也其何收圖籍之謂矣

樊噲張良請還軍霸上

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正其思矣夫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甚矣君常有思而毋斁也是以帝王有天下朝脩禁令晝考國職夕省典刑夜儆百工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以懷永圖此三代有道之長也漢高豁達大度本有帝王之真者然纔入關中而欲留戀婦女

帷帳寶貨而不肯去蓋中才可與爲善爲惡者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書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張良天植其忠者也安敢不投之以苦口之藥而使之監覆轍哉噲以屠狗爲事而亦請還軍灞上豈天相沛公而啓樊噲之衷歟

約法三章

黄石公曰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秦暴虐腥聞于天楊子所謂若牛羊用人而狐狸螻螾不棲臘也安得無揭竿斬木之禍哉沛公入關約法三章則能監覆車以立興王之本矣然究其所謂三章者曰殺人者死曰傷人抵罪曰盜抵罪帝王治天下有典有則以貽子孫者豈止是耶何也古之法簡可也後之法簡

不可也古之盛時象以典刑而未及於條目及呂刑作以告四方而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而不以爲繁聖人豈不知有異於古哉乃取而並列於四代之書事愈繁而憂愈至也蓋自風俗日變而民之情僞愈紛而不能自禁倘一出於簡畧而不爲之反覆以盡其情則民亦何從而知畏避哉然則三章之法施於草創之日可也施於富庶之時可乎自是惠帝除挾書文帝去肉刑景帝定箠令此猶可也至孝武則以張湯趙禹作見知故縱之法以禁網天下而天下病矣其後有律本章句有決事比例有五曹詔書有春秋決獄見於應劭之漢儀者紛紛迭見至吏得上下其手輕重其心何莫非高帝三章之約寖寖簡短以至此極哉或曰帝不特有三章之約也蕭何作律九篇叔孫通益所不及十八篇而於法爲詳矣嗚呼漢果詳於法則冝啓書晉占咸庶中正矣而何不顧八議之條濫加三族之刑哉此漢之所以止於漢

沛公見羽鴻門

沛公見羽鴻門蓋有不得不然者夫項氏之強甚矣駱賓王有言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其楚兵之謂矣沛公雖能入關中然地不若彼之廣兵不若彼之强蓋雖雄不敵之國也使羽攻破函谷而沛公出之戰則雖有龍文五釆之祥其不爲羽擒乎按春秋桓公十三年公及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戰蓋謂紀小國不度德不量力

而輕與大國戰也是故楚人圍宋華元夜入宋師晉師從齊國佐盟於袁婁然則沛公見羽鴻門是亦君子所許也且辭氣謙抑藹然可掬是能勇而又能怯豈非得應變之權宜乎或曰哀公八年書吳伐我而盟於城下何諱之深也愚曰此責魯不能以禮義自強耳沛公見羽鴻門之後能養民致賢以自強於政治是將干將方鑄光射斗牛蛟龍雖潛勢在霖雨亦何辭一朝之辱而不立百世之業哉吾固曰羽之得見漢王也如登龍門沛公之既見楚王也如脱虎口噫天也人耶

蕭何勸王漢中

漢初功臣蕭何爲冠人謂何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功莫懋焉愚謂蕭何勸沛公養民致賢以王漢中此實參

贊之良圖經綸之丕烈歟老子曰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項羽王沛公於巴蜀蓋猜忌之萌備之於死地也書所謂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其王漢中之謂矣使何亦如樊噲絳灌等勸與羽戰則豈不爲羽所滅哉按春秋息伐鄭而亡鄭伐蔡而懼蔡伐楚而滅紀伐齊而亡蕭何知之故勸之忍以王漢中卒之以巴蜀之衆還定三秦成漢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吾謂蕭何雖不學春秋而所言暗合乎春秋也

養民致賢

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蕭何顧謂養民致賢何歟昔舜命十二牧必先食哉惟時而後惇德允元仲虺論成湯必先后來其蘇而後顯忠遂良康誥論文王必先

不侮鰥寡而後庸庸祗祗蓋賢者以養民爲心故有仁民之君出然後彈冠而起以致身廊廟有殘民之君出則必潔身而去以高蹈丘園此所謂養民以致賢也其暗合舜虺康誥之言乎嘗試論之高帝約法三章命吏斂軍謂之不養民不可也是故韓信既亡而還陳平自楚而至張耳失國而投主酈布聞說而從義三老遮道而納說諸侯大合而伐楚是皆致賢之功也然帝王分田制里散財發粟之政寧有之乎故其所得人材獨一張文成之忠義然已不純至於諸將多販繒屠狗之士而四皓已守商山之節矣寧有賢於伊呂召而來漢庭者乎即是觀之高祖養民致賢之道不足道矣

張良燒絕棧道

爲國不可無地利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若棧道之設西通關陝北抵幽燕南交吳會若不付之烈焰之中則盜賊因之往來楚兵因之出入劍閣之險爲戎所之衛非設險守國之義也故良請燒絕之所以保全巴蜀之漢也而或謂之爲韓也何哉蓋良五世相韓復仇一念惻切至到故輔漢以滅秦及秦滅而韓成復立此又復仇之大機會也韓與漢正脣齒相依之國高祖并呑六合之志已壯矣豈無滅韓之心哉漢之滅韓必由棧道以進兵於是乎爲燒絕之計則守在四鄰而安然無烽火之警於此蓄威養銳而恢先業未可知也是則良身在漢而心豈不在韓哉其言曰示項羽無東吾謂實使漢王無西也不以大有所爲者言而以漢之不得

不爲者告良之智亦善用矣哉先儒謂留侯善藏其用蓋有見於此

韓信胯下之辱

人之議者以爲信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予謂不然古之立大事者固有奮然不可犯之才必有廓然不與校之量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素書曰安莫安於忍辱又曰婁下取勝者侵使辱已者遽拔劍而起挺身而鬬則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與其爲一人敵而逞一朝之忿孰若爲萬人敵而立萬世之功乎此信之所以出胯下也然則信其可法乎易曰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言過於巽也君子修身以忍乃爲恩以爲失立義以爲的則欺辭義烈自足以

消人桀驁之氣而安敢侮乎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禮矣而猶有侮乎者則若晏嬰遇狗竇之嘲仲尼遇侏儒之戲嶽嶽正論凜若冰霜則以德服人自將不聲斂跡之不暇矣而何必出胯下哉

蕭何奇韓信

天下凡事功烜赫則人始信而奇之未有一奔亡之客以將業則未彰而豫奇之者也將業未彰而豫奇之則將指杯影以爲蛇疑伏石以爲虎未可知也然則信自楚來歸而蕭何遂奇之何歟蓋何知天下之勢必先還定三秦以立根本而信之說高祖亦以先定三秦爲言此蓋嘗以是告蕭何也惟其知謀相同故雖未定三秦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擊齊滅楚而其事業崢嶸已伏於

飄落流離之中矣此何安得不奇之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吾於蕭何得之矣愚所惜者何能奇之於始而不能保之於終雲夢之遊非所以待人臣也夷族之誅非所以報元勳也何爲相國天下事孰非所當言者而乃坐視弗救至於陳豨之反紿信入賀以遭呂氏之變然則我雖不殺淮陰淮陰由我而死蕭何安得辭功緒之責乎

陵母伏劍

王陵之母知漢業必興而至於伏劍蓋漢王乃興王之君王陵乃興王之臣若母在楚則丁不能亦心事漢而事機之會去矣此陵母金堅赤心介視軀命殺身於亂世致于於明朝歟或曰興漢功臣知張良之謀畧蕭何之器度韓信之智能漢所倚賴者也王陵雖効力於漢然不過克一城勝一陣之功耳借使王陵不來漢其不興乎愚謂方秦之興其猛如虎嗷吻張順七國皆懼及秦之亡其駭如鹿走野奔于群兇競逐漢雖天授有興王之機而六國未并西楚未滅四溟波湧八極雲騰而諸將輔漢之心或未堅也然陵母對使伏劍氣雄辭直而諸將歸漢之心一矣漢家興隆之勢定矣何也男子講繹古今知興衰治亂之理固所宜也婦人生長深閨之中而能知漢王有長者之度足以王天下此非古今所難哉於此可以見人心之推戴者漢也天命之眷祐者漢也諸將之心必曰王陵之母以一婦人尚知漢業必興至於伏劍以遺其子吾儕何爲而不以赤心事漢

乎於是乎陳平舍魏而來黥布舍楚而至有下齊而其以身爲嘗試者有誑楚而樂以身爲燼者至於諸將同寅協恭戮力王室皆由陵母伏劍之功也王元之作陵母碑曰母之容髮乃老姥兮母之器量識明主兮抗對項兮曾無怖兮伏劍而死其勇虜兮有忠有烈男子心兮吁嗟蒸臣無節槩兮噫忠可謂發幽光矣

董公請爲義帝發喪

禮諸侯爲天王服斬衰以所聞先後而奔喪故春秋歷有十二王或志崩志葬或志崩不志葬或崩葬皆不志所以存王法正臣道也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此奔成王之喪者也天子崩則奔喪若不幸而遭變故縞素發喪可以倡義起兵[illegible]

存沒之義哉項氏不道戕殺義帝非惟目不敢忍見耳亦不忍聞也董公請沛公為之發喪三軍縞素以名其為賊此以順討逆以仁伐暴天下其孰不響應乎或曰懷王亡楚遺孽所立也自項氏立之自項氏殺之惡乎弒嗚呼方懷王未立帝之初而殺之則特殺一匹夫耳既已尊為義帝而藏在諸侯之策則為天下共主而君臣之分已定矣羽無故而殺之於江中不謂篡弒之賊而何自縞素之師一出然後項氏負覆載不容之罪法不可赦而刑不可贖執此辭以行天討堂堂之陣殆不戰而屈人兵矣吾意于時羽將心喪膽落奄奄九泉下垂絕之人也豈待垓下之敗然後為丘墟哉故嘗謂帝王固有真天命固有良分忠臣固有心吾於是深擊節稱賞於董公

漢敗軍於睢水

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人必先行拂亂其所為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漢高祖方定三秦遽貪寶貨耽婦人天於是乎使項羽乘之而有睢水之敗所以警戒而震動之也迹陷重圍之中幾蹈不測之禍漢高之心於是遭一跌長一識矣故天其以大風起陷之死而後生之置之亡而後存之之天之仁愛漢高何其厚乎使於此而弗敗於其惡毒亡所謂今日耽樂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天亦舍漢而他適矣漢高於此方且聽三傑之謀而改修事舉有君人之器度卒之垓下楚歌烏江授首豈非不特其或然之人數而能脩當然之人事耶書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之謂矣

隨何使九江

世之論奉使者若解楊之致楚命申包胥之哭秦庭藺相如之全璧可謂不辱君命矣隨何使九江而能使王布來歸豈不足追數子之芳躅哉然愚觀之王布固驪山之徒即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也乘時大亂寇陷郡縣項氏坑殺以千萬計而布常為首虐項羽弒義帝實布為之鷹犬此正司馬昭之成濟曹孟德之華歆律以王法死有餘辜漢王使隨何招之蓋以布楚梟將可急使也為隨何者直當以大義對君曰九江王布亂臣賊子之黨漢以綱常治天下當誅此逆賊而又何賴焉以此折張良之謀則九江之行或中止矣豈不為正大哉或曰垓下之功布與其勞論者謂其每雄楚卒頻破秦將豈可少之耶殊不知春秋之法誅亂賊必先誅其黨借使無布來漢其不興乎異時以淮南叛與君接戰此亦弒義帝之餘惡未除而投種於地有時而發耳於此時何不再遣隨何使之來王以折衝俎豆耶

九江王布歸漢

黥布歸漢高帝踞洗以挫之供帳以厚之說者謂顛倒豪傑莫知端倪自愚觀之此特以知術御其下耳夫豈帝王待賢之道哉王布逆弒之賊固可以是籠絡之弗去也若夫係馬千駟弗受祿以天下弗顧者亦豈可以是虛拘耶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好賢之出於誠也若堯一見舜而有館甥之誠湯一見尹而有一德之

誠高宗一見傅說而有置相之誠何嘗挫之於先而待之於後耶惟漢高以詐術御其臣故黥布亦以詐術待其君塗下之功供帳之報也淮南之叛踞洗之酬也此上下交相賊之事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其漢高黥布之謂矣然則王布之叛是歟曰父不慈子不可不孝君不仁臣不可不忠叛逆之賊又何待貶絕而後見乎

漢王奪信耳軍

耳本大梁人也少爲魏公子無忌客嘗亡命游外黃高祖爲布衣時賴得張耳千金耳固有名於天下矣而漢王奪其軍何也諸葛武侯論兵法曰有制之將不可敗

也何謂有制之將謹屯營遠斥堠嚴關防雖天子不得而撓其法可也按春秋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此罪林父也何罪乎林父六卿並在不能即制故書敗績以罪之也韓信亦號知兵者然漢王於臥內奪其符豈得爲有制之將哉信固不得爲有制之將矣高祖其善將將乎曰非也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閫外今即其臥內奪其符此何理也高祖於此已有疑信之心矣盖信是時請立張耳爲趙王故也又何怪乎後來臣節之不終

酈生下齊

記曰天下無道言有枝葉其矣聖人不貴言也酈生專攻游說之術雖曰張儀舌在固爲可喜然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何也夫帝王之道兼弱攻昧推亡固存武王克商義士非之齊桓存三亡國君子猶曰薄德田氏王齊則亦威王子孫恢復祖宗之疆土耳而酈生必使之歸漢於理何居乎且既已使齊歸漢則當勸君下詔止韓信兵封之大國傳之苗裔則漢固奇之而齊固恩之矣今使撤歷下之備而韓信引兵猝入臨淄弗爲禁止其烹也固宜矣錢詩曰運籌在漢業憑軾下齊城雖爲智所逆還爲智所烹其不滿於酈生楊子雲論之曰食其說齊罷歷下軍何辨也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夫辨也者自辨蓋恥之也雖然爲韓信者豈得爲奇計哉吾觀韓信不顧酈生李靖不顧唐儉韓世忠不顧魏良臣世率曰名將愚謂中國以信義交鄰若挾詐行私後有

使者誰復信之耶故愚謂之說曰酈生失保身之智高帝失馭將之宜韓信失交隣之義

酈生請據敖倉

立國資乎兵養兵資乎食量沙走敵可幸不可再也因糧就食可暫不可恒也譬之一家有奴僕以爲之紀綱使早行露宿者惴惴然有待哺之憂服勞執役者遑遑然無宿飽之望豈惟趨事者之心不滿而任事者之心亦豈安哉是以周官一書理財居半遺人之職一曰飲食二曰委積所以待賓旅者甚備矣故宣王之時有倉積於西有糧峙於中曾是之備達於徼境以此南征北伐所向輒克謂不藉於兵食有餘乎是以大無麥禾特書於春秋而齊師陳鄭中侯氏糴晉軍楚地三日館穀

左氏備筆之所以示萬世人君當以兵食爲重也酈生勸漢王取敖倉毋亦有見於此於是漢之輜重有餘楚之餉饋不繼矣此漢之興楚之亡也歟或曰武王克商發鉅橋之粟以濟百姓今乃據敖倉以爲己有豈仁人之心哉噫是不知天下之勢未可以例論者方項氏爭雄以拔山蓋世之力挫滎陽圍成皐兵雖殘破而勢益猖熾苟不聚粟以爲兵食計則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天不雨鬼不輸朝不謀夕而敗乃公事矣其何以成帝業哉然則酈生此策不在良平之下也

漢王數羽十罪

易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謂君子之決小人雖正名其罪有危道也項羽弑虐義帝罪惡貫盈決南山之竹不勝書矣高祖爲天下誅殘賊直當傳檄四方數其罪而伐之則大義昭然如日月轟然如雷電而湯武之功其有光乎夫何與項軍廣武間面數其罪輕佻若此無異摩虎牙者矣是誠可寒心哉且沛公自視勇力與項氏孰雄彼勢能拔山力可抗鼎兵刃既接而以口舌嘵嘵觸其憤怒幾於逞螳蜋之威以當車轍者也向使天不相漢未必不爲楚虜矣豈但中流矢哉且吾聞之老子曰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攘無臂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幾喪吾寶以萬乘之君攻勢窮力竭之寇推轂遣將亦可以勝制萬全矣而何必親征也哉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謂王師不可知不可勝也漢王號爲將將而躬動若

此其視見羽鴻門氣象何如哉幾喪吾寶矣噫

韓信定齊地

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故持大兵如持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龍且亦楚驍將而信破之若拉朽然豈天幸耶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孫子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韓信能下趙仆魏功在人耳目烜赫炳著矣而龍且尚輕之曰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聽其言若飄飄乎有凌雲之志凜凜乎有封狼居胥之想豈非以信之名位素卑而不知其勢不足畏乎殊不知善爲將者隱然有大威聲而足以折天下之大奸雄懿然有大志氣而足以挫天下之大敵國譬之干將鏌鋣天下之利器也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方其混泥沙之中與瓦石無異也此信所以見輕於龍且也向使韓信如諸葛孔明有卧龍之名則龍且如司馬懿有如虎之畏挑之不敢出誘之不肯來而囊沙之策何所施耶此王荊公詩曰但以怯名終滅羽其得之矣

韓信不忍背漢

春秋文公九年晉人殺大夫士縠及箕鄭父蓋二子挾怨作亂有可殺之罪矣韓信不聽蒯徹之言背漢歸楚使用其計則何以遭夷族之誅哉愚謂信之所以不克終蓋由恃功桀驁而失爲臣之禮耳易曰匪其彭又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此大臣所以致恭存位之要道也使信知此義而以不背漢之心始終如一

守之以讓抑持之以敬畏則權傾主上而君不疑位極人臣而人不忌厥有成績銘功太常矣雖不用蒯徹之計庸何傷乎雖然信不忍於背漢高祖何忍於背信哉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而帝殺之無子遺焉真劉禹錫所謂登壇畏立功也

張良有儒者氣象

通天地人曰儒儒者禮義以為佩忠信以為冠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謂之真儒無忝矣張良運籌於漢多神出鬼沒之計如背鴻溝之約為躡足之謀至於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為賈人詭詐閃鑠不可方物多矣夫豈儒者之軌度哉程正叔非阿所好者也顧謂其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果何以見愚曰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張良負不共戴天之仇而以身事漢為方其借箸運籌陽為漢也而陰為韓也故夫始之歸漢以報羽始終為韓之念可貫神明不然秦已誅項已滅亭長已為天子良於時漢爵可僭也萬戶可留也何導引辟谷脩然長往以為赤松之從游乎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良之謂矣謂非君子儒乎然不謂之真儒而特謂之氣象相似則外若有可取而內亦有不純粹之中而寓貶之意也

信越失期

軍旅國家之大事故坐作進退攻殺擊刺莫不有一定之期先之者誅后之者誅此古今之定制也吳子曰凡治軍必敎之以禮敎之所性天下莫當若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昔武王伐商以甲子日于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諸侯莫不引兵來會而武王之誓乃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帝王軍令之嚴如此方漢王追項羽至固陵為韓信彭越者正當念國家多難而舉兵勤王以肅清大憝云何遷延顧望失期不至必待有分土之封然后來援此不謂之要君乎信越於是罪不容誅矣若使漢王聲其罪而貸其死則報功之義討罪之宜兩得之焉豈非為駕馭之善者哉故吾謂信越之失期者固非也而高祖之分土者尤非也或曰方信越未來漢兵屢敗二子舉足左右即有輕重矣安可不速封之哉愚謂項王至此正猶人之元氣索然奄奄垂絕之人耳漢諸將如信越者不少也縱二子不來寧能禁楚之不亡乎奈何始也賞之無名而終也殺之無罪曷若弗賞之為愈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惜留侯不足以語此而陷其君於過舉也

羽自謂天亡

天命不易天難諶斯羽垓下之敗自謂天之亡我非戰之罪先儒謂非天之亡羽乃羽自亡之耳是固然矣然直謂羽自亡而不歸諸天則豈知天人交感之理哉夫天命無常惟德是輔故詩曰既克有定靡人不勝羽之得罪於天如殺子嬰弒義帝坑降卒暴秦以後一人而已天廢元命降致罰庸何辭哉書曰乃大淫昏不克終日

勸于帝之適此之謂矣故烏江之劒實天假手於羽耳此非戰之罪乎蓋人心之背楚可以驗天心之亡楚矣而說者謂非天之亡我固非也羽謂非戰之罪亦非也

羽自謂天亡

國之所恃者天耳欲回在天之天當回在我之天蓋人君一身動靜有天之晦明語默有天之變化號令有風雷之鼓舞政令有日月之照臨德教有雨露之潤澤刑威有霜雪之肅殺復吾之天以回在天之天則明德以薦馨香夫何有憂于其躬之足憂哉不然則昔儆予也今絕予矣昔敬怒也今敬渝矣項羽殺人如草菅弒君如狐兎正所謂罪多參列在上者也是故威可以虐一世而屋漏暗室之神為難欺力可以震天下而獲罪無

所禱之帝不可誣於是失道陰陵問津烏江豈非在我之天不復而在天之天不祐耶李觀評之曰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賊人是以人得蹈其資軍得害其身嗚呼吾是以知項羽之亡固自亡之也亦天亡之也禹曰惟幾惟康以昭受上帝召公曰王其疾敬德以祈天永命人君其永鑒于茲

魯守節

項氏為天下虐極矣特曰局喪之心奚獨後予之念人人所同也獨魯為項氏堅守不下史以守節稱之嗚呼此之謂黨惡也安得謂之守節哉按春秋桓公二年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謂華督弒君之賊而桓公往會之故特書示貶焉桓公六年書蔡人殺陳佗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善蔡者以蔡知佗之為賊也項羽無道弒義帝江中此必誅不赦之罪也而魯人何為從之至兵敗不忍去乎夫項羽有華督之罪而魯人無陳蔡之心雖謂之黨惡可也書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不終朕畝於此苟聲項羽之罪以服其心而後戰要因之乃不用我降命則大罰殛之亦不啻過矣高祖不學何足以語此哉先儒呂東萊亦曰不忍屠魯培養氣節蓋亦未考春秋之法也

封項伯

天下有內寇有外寇外寇皮膚之患其禍淺內寇則腹心之疾其患深項伯之事項羽此正潰項氏之心腹者

于時不忠於項羽項伯其罪之魁也豈獨丁公為可誅哉或曰子以項伯不忠盍以勸羽不殺沛公不亨太公耳夫不殺沛公正仁人大度而可謂不忠乎曰殆非也按春秋書祭伯來之類蓋謂人臣之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況伯乃項羽季父而鴻門之會約為婚姻此身在楚而心在漢矣吾謂蘇秦之敝齊為燕韓非之勸秦滅韓項伯其有之矣然則伯之罪尤有大於丁公者正當聲罪示戮否則置而弗問猶或可說奈何丁公則誅之於項伯則封之此豈帝王除惡務本之道乎自是而後士大夫奄奄乏氣節而王莽之亂獻符命者紛如而剛心勁氣之士獨龔勝一人耳此豈非封項伯為之倡乎其誰曰高帝培養氣節

漢屈群策

人君創業之初以求言爲先以擇人爲務盖干戈雜揉盗賊交錯之衝勝則爲君敗則爲囚厲甚可危也豪傑不羈之士獨能先事而爲之慮相時而爲之防固足以股肱王室克清大憝也其間負小人之才如鬼如蜮以僥倖成功者亦不爲少顧在人君克己以下之推誠以任之別淑慝以爲從違之地審得失以爲進退之門然後以戰則勝以攻則克而天下不足平矣沛公以一布衣崛起豐沛不數年而席卷天下此固恢廓大度天命攸歸也而何莫非群策之功哉觀其用張良之策而爲之銷印用蕭何之策而爲之發壇他若以縞素行師以東向發兵以天府遷都皆帝而能屈用之其興也宜矣所可惜者帝天資之美學問之功缺焉故詩書之說反至於逆耳慘夷之興多至於忍心至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拂常亂紀不可對人言者吾未見有一人能匡救之也四皓之不至兩生之不來殆以此歟小旻之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桑柔之詩曰惟此良人弗求弗迪惟彼忍心是顧是復帝於不臧之謀而依之於不良之人而顧之信有之矣又豈得謂之屈群策哉嗚呼此漢氏立桓武之間也

韓信更封楚

高祖既封韓信王於齊矣西楚甫平即日至信壁奪其軍而更封楚焉盖當時群臣如信之雄才偉畧亦少矣此猜忌之所由起也帝豈苹心於信之稱王哉王齊之封躡足之計也非帝之本心也但以西楚跳梁于焉倚賴故聽之南面稱孤耳既而西楚已滅正高鳥盡而狡兎死之日也帝之心以爲平群賊而生一賊故更封楚地以絶其覬覦之柄乎詩曰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所以報功也何帝弗念戎功繼序其皇而以詐力御淮陰哉此不獨帝之寡恩齊方下而自王楚將戰而失期信亦有取之矣然則信如何取之而後可曰方更封楚王之日正剥及於床震於其鄰之時也信當直解兵柄角巾歸第則鴻飛冥冥弋人何施哉今尚貪茅土之榮流連不去此謂駑馬戀棧豆也能無災乎故愚竊之斷曰高帝失報功之義韓信失見幾之智

三傑孰優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豪傑爲宇宙之楨幹漢之初起豐沛雖其謀臣猛將雷動響應然豈有超於三傑者乎故有膺炎漢之運儲昴宿之精舉不失賢動無遺策供轉輸于千里約法令於三章收圖籍之書全府庫之利使諸侯如反掌定萬國如走丸此酇侯爲一也則有繼韓國之裔授黃石之言解紛陳八難之謀運籌決千里之勝掉三寸舌聿爲帝者之師封萬戸侯自是布衣之極此留侯爲二也又有勇冠三軍功深百戰下強齊如拾芥虜豹魏如拉朽七十陣征伐之勞幾乎史策四百年興隆之祚垂之古今此淮陰爲三也故昔高祖嘗曰此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不其然哉昔人謂漢猶鳥也三傑爲足以負之漢猶天也三傑爲辰以燭之誠

知言矣然而韓信之功如獵犬蕭何則人之指縱也若夫蕭公受縶韓信受戮皆進退之道未明獨子房辭帶礪之封而特出考槃之訑直可謂有儒者氣象也豈非三傑之最者歟此優劣之辨也

田横之客皆義士

按春秋書許叔入于許以爲因亂竊入非復國之義也田横以齊之亡與徒五百餘人入于海島此其意欲何爲哉將欲與漢爭雄而爲恢復之計則少康宜以一旅興夏矣而乃入居海島以自圖苟完何耶王者大一統六國并矣西楚滅矣尺地莫非漢有也乃與五百人居海島聚無用之衆遊不測之淵既不成王次不成霸可恠哉然則爲田横者將如之何春秋紀季以鄰入于齊

則美之存宗祀也横當奉祭器歸漢以延田齊之宗祧則庶乎微子之義而乃中道自殺絶宗之祀不亦計之左者耶吾嘗論之五百餘人之中果有如鮑叔趙衰狐偃則田横其晉文矣果有如泄庸大夫種范蠡則田横其句踐矣若田横者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正韓昌黎所謂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劒芒豈五百人皆孟嘗平原食客之類歟吾謂五百人比二客穿冢而死者此秦三良之徒也君子所羞稱也其餘聞横死而自剄者蓋以横與二客皆不免于死吾儕必不能脫故感慨無聊而爲自經溝瀆之舉歟或曰人莫不愛生而惡死子以田横之客爲非義而少之殆千古之冤乎愚謂太宰嚭死於閔公之難矣惠伯死於子惡之難矣召忽死於子糾之難矣石之紛如死於襄公之難矣然春秋皆棄而勿録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理難死非其所聖人之所不與也若以田横之客爲義士則此數人者亦可謂之義士乎唐子西祭田横墓詩曰成則爲王敗則亡英雄成敗本尋常滄溟無際何妨死郤死東郊未耿光噫其旨微矣

人臣無倣丁公

禮義天下之大防刑賞天下之大法也丁公鮮節於所事之君以招其敗而復挾恩於所事之仇以干其賞人臣不忠莫大於此故高祖戮之市朝示之衆庶使凡天下之爲臣者皆知以人臧天斧鉞之招也徇利忘義刀鋸之誅也豈不足以立大防而正大法哉然愚竊思之

項羽不忠之臣孰有甚於項伯者乎於項伯則封之丁公則誅之賞罰之無章一至此耶夫人臣固不可倣丁公也人臣而倣項伯可乎故其後王氏之亂雖以匡衡孔光揚雄劉歆諸儒皆不免依阿邪媚行若狗彘有自來矣然則前代不忠之臣皆可誅歟曰不然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猛於烈火惟殲其魁而宥其細如唐法以六等定罪可矣

高祖斷以大義

進取之與守成時不同而道則同吾觀鳴條以伊尹牧野以尚父何嘗以民無定主來則受之而不顧其義乎高祖斬丁公晦菴以爲盡出私意是也安能斷大義哉果能斷大義則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

後誅之乎此皮日休謂丁公之誅命也抑當時不忠者項伯爲首誅丁公而不誅項伯且賜姓劉氏又安在其斷大義哉蓋高祖性明達而不學惟明達故時或舉動光明而有丁公之戮惟不學故時或心術暗昧而有項伯之封噫此漢之所以雜伯

高祖慮事深遠

高祖誅丁公溫公謂其慮事深遠以愚觀之漢之所以止於漢正坐不能慮事深遠耳蓋其誅丁公謂之深遠之慮是矣然深慮者一事而淺見者百端若其封項伯名鄭籍是也故其末流爲楊雄者常千百而爲龔勝者不一二兆於此矣使其每事皆深遠之慮則將培養氣節而以詩書禮樂治天下矣豈至於莽賊潛移漢鼎而莫可誰何耶噫

張良從赤松子遊

書曰平格天壽詩人之祝但曰維祺而已台背而已而豈求長生者耶世傳赤松子神農時人至漢時上下二千餘載矣人之數一百二十其大率也赤松子亦人耳豈復能超然而獨存宇宙中乎列仙傳之說盡怪誕而不經何也吾聞之楊子雲伏羲神農沒矣黄帝堯舜殂落矣文王畢矣孔子魯城之泗上矣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而謂赤松長生不死有是理耶然則張文成亦漢儒臣也必不惑異端者也而謂從赤松子遊何哉按春秋文公十四年書宋子哀來奔謂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書字褒之也高祖以詐力御下不可共太平良知之故托以從赤松子遊而亡以蹈遠引以全身遠害之計耳子哀豈能專美於前哉後世聞陶淵明亦晋徵士終身不事宋惟麴糵是好昌黎以爲淵明非耆酒也有托而逃也夫知淵明之耆酒有托而逃則知文成之從仙有托而去嗚呼是誠人傑也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三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四

屛石戴璟著

張良謝病辟穀

史記謂張良學辟穀道引輕身逮高帝崩呂后立張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而食然則良果有此事乎老子曰有國之母是謂深根固蔕之道良之辟穀其老子之緒餘乎信斯言也則是竊當生死關逆天理而偷生者也子房其肯爲之乎且人身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固必以穀氣延年也一日無穀則病矣三日無穀則危矣七日無穀則死矣豈可以人而辟穀哉以人而可以辟穀則淼園之叟可以不食粟驂鸞變之夫可以不救飧轆尸之子可以不乞食意者張良知高祖有疑功臣之心以去之無名恐益以召疑而賈禍故托以辟穀而棄人間事耳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之謂也不然則導引足以長年矣而良何以壬子六年卒乎先儒謂智哉留侯善藏其用於此可見

子房明辨達理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也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傳之不得名曰微聖人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降是則有多岐亡羊之病而不知道爲何物矣況望其能知而能行之哉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故諳練應而識見高如達君臣之理而爲韓報仇達父子之親而招致四皓此其大者若夫討暴秦誅逆項崎嶇於攻取之中皆暗合事機百發百中此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嘗謂張良出之以晏平仲之智謀之以留三閭之忠義操之以魯仲連之清節然則良之明辨真可謂得儒者氣象矣惜其蹈足附耳之計機械變詐豈能盡合於道哉嗚呼我來懷圯上萬古欽英風但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此太白贊良之詩也然則良之爲良世亦難其人哉

兔死狗烹

四時之運功成者退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韓信固有大功於漢矣然以高帝論蕭何之語推之信不過漢之功狗耳今乃自爲齊王而垓下不至亦固要君心則欺主也人臣之義可如是乎曾未幾何奪其符更其封危若朝露矣此日此時正宜力解兵權以退居田野甘爲纍纍然喪家之狗豈不爲高識遠見乎夫何陳兵出入以致上下之疑以來讒賊之口此偽遊雲夢之計售而兔死狗烹之歌作矣又不是懲而貪陳豨之爵終陷背逆爲漢家首狗可傷也哉然則高帝殺韓信是歟曰刑不上大夫古道也況功過當相準高帝寡恩薄義又何言哉吾聞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以席埋之今待功臣不如待狗千古之遺恨也

高帝善將將

淮陰侯謂高祖善將將人皆以爲信然以愚觀之非惟不能將兵而亦不能善將將也何以見之韓信固漢初名將也閫外之事既以委之矣云何齊未平而奪其符

楚方疲而奪其軍甚至偽遊雲夢以擒之此詐力籠絡之術也而可謂之善將將乎記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謂有求而不許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其責大高帝之不踐諾多矣安得謂之善將將哉

剖符封功臣

高祖以天下既定剖符封功臣錫之爵土傳之子孫若可謂得報功之典者然以愚觀之酇侯之功固第一也然不有張文成運籌決勝其群臣之冠者也曹參固有汗馬之勞矣然衆能戰勝攻取并六國滅西楚如韓信者乎且帝嘗以三人爲三傑矣以次而定功行封其誰曰不然今上之不出酇侯之右次之不與盡達之下一

何乖繆至此耶或曰韓信背逆之黨不與元功之封宜也張良從赤松子游故亦弗之封歟愚謂方剖符之日信初未有反心惟其降王爲侯而不與十八人之列此信之所以鞅鞅益甚而生叛心也張良爲帝王師而不與十八人之列此豈非千古不平之憤哉觽退之云蓋權事乃定及考班固泗水銘則載二人蓋至惠帝之時而公論定矣

大封同姓

高祖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蓋鑒亡秦孤立之弊也然愚特惜其矯枉過正耳夫堯親九族以而急親賢豈不愛其弟哉使吏治國而納其貢稅焉舜之知象之不足以君國而但富之貴之耳仁之至義之盡也武王克商五

叔有土而無官責尚薄哉高帝既懲秦孤立之弊而錫之以爵土矣則宜古者封建之制任夫名山大澤不以封都城無過百雉古之制也按春秋鄭伯突入於櫟謂入於櫟於國已復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也高祖濫封同姓大者連城數十小者不下十餘且使諸侯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制丞相黃金印餘若廷尉正博士御史亦得自除擬於天子則其尾大不掉之患巋然難制之慮已隱伏於大封同姓之時矣豈待六國之反然後知其法之弊哉胡氏謂割地無制逆侯無法荀簡一時流患於後得之矣然則將何處之而可曰如賈誼所言主父偃所論終必有削弱之患如大史公者或乘牛車之說也曷若於親王子弟以嫡世襲與之以國土之

封制之以藩臣之法護之以犬牙之兵有事則緩急得用無事則富貴自如則於禮有合於春秋有據豈不爲法之良者乎惜乎良平諸臣皆無以告帝者豈王澤當熄伯術當興天不啓其衷也可勝歎也

蕭何發縱指示

高帝定功臣位次以蕭何爲第一蓋曰何有發縱指示之功也然自愚觀之何之發縱指示獨其勸王漢中收秦圖籍薦用韓信耳至於帝王經世之大典何豈能知之哉他不暇論姑舉其大者言之蓋自分羹之語出而父子之恩薄戛羹之名封而兄弟之義乖烹狗之聲慘而君臣之好缺野雞之寵溢而夫婦之道廢蕭何於此曷不懇懇爲王規正之而從事於格心之學今發縱指

示吾不知其發縱者何事也吾不知其指示者何說也使何果能發縱指示則必以綱常禮樂事其君革馬上之治而致主於王道矣豈至於雜伯耶此愚所以切有憾於酇侯

雍齒先侯

張良以沙中偶語勸高祖先封雍齒蓋以齒乃高帝之仇人也既而御史定功行封而沙中之語自息人孰不謂良之因事納忠也然自愚觀之以直報怨可也以其怨而封之可乎若雍齒果有克敵制勝之功自當於剖符分封之日論功行賞可也既不能然必待沙中偶語然後封之此不以誠心待其臣矣使沙中不語雍齒其將不侯乎然則雍齒之侯不侯係於沙中之語不語也

此豈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之道耶夫患諸將之争功而先封仇人以息其忿是猶欲嬰兒之笑而執一物以愚弄之也曾是以為良策乎即是觀之漢治雜霸此亦其一事也

張良可謂善諫

雍齒先侯之策溫公謂張良之善諫以予觀之諸將沙中之語以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之故也良亦知之素矣而何不防之於漸納之於牖耶夫良從起豐沛最為帝所親信者使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則帝必欣然信從而有轉移之機矣吾知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而以忠厚待士夫相率為義讓之俗矣今閉其戶塞其門反有從而導之者獨何歟他不暇論漢廷之中功莫大於韓信也夫何攝足之封既非報功之盛典而偽遊之計又非過夢之宏圖坐視其過舉而不為之所豈人臣事君之道乎然則沙中之變謂非良之過不可也且沙中之變亦不過市井小人乘時徼利之議耳可聽其擾攘而假之公器乎夫立功者臣之分也報功者君之事也惟其公而已矣豈可取其平生所憎者而封之耶易之師曰大君有命開國成家小人弗用雍齒雖有功必不在彭越之右勿用可也而乃享茅土之封不亦異乎哉且人君為天下之主統攬乾綱令之必行動之必化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可也而乃陽施陰設以求媚於眾可乎然則良亦不得謂之善諫矣

蕭何萬世之功

鄂千秋謂蕭何萬世之功以愚觀之謂其一時之功可也而謂萬世之功將誰欺哉昔周公作周官六典之書制禮作樂以為萬世準繩君子曰此其有萬世之功也何能收嬴秦之圖籍而不能收先代之遺書能約三章之法令而不能約三代之禮樂故庶務草創多襲秦舊而漢治不得與商周並隆皆何為之也孔子論管仲之器小哉吾於蕭何云然

儒者可與守成

叔孫通之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自愚言之人而果儒與之進取可也與之守成亦可也何以見之商周多業儒之士故十愆之訓六典之作群臣無間言舉朝無異議豈曰進取之難乎蓋儒者論識古今之理故

剗見而不覩驟聞而弗病入而非儒然後以制作爲紛更而給口始嘵嘵矣故與之守成可也與之進取不可也豈有儒者而不可與之進取乎叔孫通制禮以儒者難以進取止可以守成遂不集衆人之見識而作一己之聰明祗何任妄至此耶今觀其綿蕞之禮與秦儀相經豈有關雎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者乎兩生之不來以叔孫通非可以有爲之人耳而豈進取之難乎蓋不肯與之進取亦不肯與之守成此揚子雲以大臣許兩生歟

知皇帝之貴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人君之貴久矣漢高以置酒長樂宮行叔孫通之禮而始知皇帝之貴何耶夫古者元首股肱本同一體故有鹿鳴之式燕魚麗之旨多嘉魚之衎樂蓼蕭之笑語湛露之醉歸分相殊而情相接藹若堯之於舜而館甥乎公之於亥唐而飽食故天下固以君爲貴而人君不自知其貴矣自始皇不道妄自尊大取六國儀惟尊君卑臣者行之而君臣之情不通矣叔孫通制禮不能追三代之舊而乃惟襲秦故長樂之宴以法行酒以次上壽禮則有矣而君臣之情不幾於太薄乎故先儒謂其依世諧俗取寵而器小其得之矣夫惟知皇帝之貴於是乎以無罪殺功臣而不恤烹狗之歌以徽韋係相國而不顧投鼠之戒君日以驕亢而臣日以依阿皆叔孫通爲此禮以貴之也嗚呼若叔孫通者其周公之罪人也哉

禮樂積德百年而可興

古者三十年爲一世百年則踰三世矣必百年而禮樂可興然則霸之無日會之無機則將安於小成耶嗚呼此兩生之言先儒或訶之迂也然愚以爲兩生蓋知叔孫不可與興禮樂之人故托詞以拒之耳夫禮非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之謂也然非玉帛不可行樂非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之謂也然非鍾鼓不可行若按后夔之故樂參周官之舊禮而因時損益之禮樂之文可旦夕成也而豈待於百年哉以百年而可興禮樂則謂興禮樂之效仲尼所謂世而後仁孟子所謂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也吾觀伊尹十愆之訓周公六典之作皆治定即爲之而豈待百年以與之哉彼叔孫通爲人先事秦而後降漢臣子大節已掃地矣以此人而興禮樂雖萬年亦未可也而況於百年乎且當時諸生以叔孫通爲聖人兩生之不來其亦鳳凰不入狐兎之群也

六出奇計

陳平佐漢有功史氏不諱六出嘉計忠計而曰六出奇計夫天下之道奇與正對奇則不正正則不奇伊尹相太甲周公輔成王惟成湯文武之正道陳於王前而已何嘗有奇計乎六出奇計此陳平之所以爲陳平歟自今考之一曰捐金行反間二曰以惡草進楚使三曰夜出女子二千人四曰躡足封齊王五曰僞遊雲夢六曰解白登之圍此陳平所謂奇計也嗚呼自當時言之則爲奇計由君子觀之謂之詭計可也謂之邪計可也而

何足異之哉請畧舉之辨可乎夫反間之計乃孫子譎詐之術王者所不屑也而何足奇焉如韓王信有大功於社稷漢之報信正宜錫之山川附庸守帶礪之誓可也乃躡足以封之又偽遊以擒之而封建巡狩之法於此大壞矣此可謂之奇計哉吾聞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今夜出女子以解滎陽之圍此鑿井以救渴抱甕以止燎又何足奇哉先王謹華夷之辨今乃厚遺閼氏僅脫虎口此城下之盟而仲尼耻之者今天子自將行邊窮之臣者不能克壯其猷使蠻夷來也此而謂之奇不亦過所以鄙之哉嗚呼漢承秦亂當國家草創之時天下事孰非所當言者今計而止於六出則其謀已狹矣况又狡獪如狐狸閃爍陰賊如鬼蜮

而可以歸美之乎噫漢治不古復皆此曹之罪也

蕭何治未央宮

蕭何治未央宮誇其壯麗說者或是之以爲堅高帝建都之心或非之以爲啓高帝侈靡之過然則孰爲正愚曰長安之地沃野千里可以、面東制諸侯天府之國也何欲高帝都長安以定天下根本豈無欵欵良策可聞上意而領以營宮室壯麗爲先可乎劉敬一布衣耳尚能說上遷都況蕭何從起豐沛帝素所親信者帝從諫如轉圜豈不可以遷都利害是非之實爲王規正之乎今治家不治垣屋以示儉治國則大宮室以示奢曾是以爲大臣事君之道乎且何之言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示威夫天子以四海爲家似也然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而謂以宮室鎮服天下有是理耶按春秋昭公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許伯小邾子于平丘謂叔向董不能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欲示威徵會故深貶之也蕭何之營宮室蓋若承晉人之流弊也豈不見惡於春秋哉且古之帝王曰茅茨曰卑宮慎儉德以懷永圖也今何以淫靡奢侈導其君是不以堯舜待其君而以桀紂瓊宮瑤臺望其君也可乎不可乎

四千戶慰趙子弟

昔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何如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洛誥曰丕

視功載丞自教工言賞功可公不可私也又曰孺子其朋無若火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言猶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不可遏絕也漢高以四千戶慰趙子弟夫豈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而可輕假人耶况四人不過烏合之衆當試甚考能以爲黜陟之地何乃邂逅之頃即以四千戶寵任之哉且吾聞之帝王任將之道不惟有推轂之尊而且隆折節之禮今嫚罵之於先而寵任之於後是以四人爲何如人也四人而頑鈍無耻也固可以非禮使之矣使四人而皆磊落之上則將抗聲以對曰陛下何以富貴驕天下之士山林泉石臣之膏肓餘不願也則帝亦何以縶之維之以永終朝乎且吾聞之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

固以盡其力縱四人皆小人也而施之御侮則立乎其位亦不措乎其官必矣然則人君治天下當貴人以公而勿徇人以私哉

顛倒豪傑

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蓋豪傑之士以仁爲富以義爲爵世治則上而致主於王道下而澤民於帝治世亂則天子臣之而不能諸侯友之而不得王者故屈已以下之虚心以任之和顏以接之猶患有白駒在谷青牛度關者况可辱之於先而寵之於後耶若可以辱之而可以寵之此富貴之徒而非豪傑之士矣黄石公曰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天下豈可以豪傑而顛倒之哉漢高之待黥

布趙四將有類於是噫黥布之自刎四人之懸伏孰無廉恥之心哉然終封淮南臂千户則此人也乃蠅營狗苟之人耳可謂之豪傑乎然則當時之豪傑誰與曰文成之辟穀綺季之茹芝此庶乎一時豪傑而帝不得顛倒之矣

悔不用蒯徹之計

或問蒯徹祗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楊子曰方信遭閉如其祗謂信盡忠無釁隙也然韓信臨刑悔不用蒯徹之計宜矣自愚觀之向使用蒯徹之計信亦無自免之理何也易曰謙者致恭以存其位觀信下齊不報而自王固陵有期而不至此其恃勢而難御驕恣而不理在漢如此則在楚亦如此矣曾有恃功專恣睢背逆者而能無後禍耶書曰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人之將死其心必明其言必善信當臨刑之時猶不知自悔而恨不用蒯徹之計其反宜矣然蒯徹何如人乎曰烹酈食其敗田横驕韓信皆蒯通爲之也故史謂通一説而喪三儁又謂一説而敗三雄眞利口覆邦家之人其不得烹幸也豈可獨罪高帝之薄恩乎哉故班固直以爲伍被江充息夫之流譏信夫

以太牢祠孔子

漢高自起兵至即位五年矣又自即位至殺黥布之時復踰六載于時兵戈倥傯之日而過魯祠孔子何耶前此未之聞也後此亦未之見也而獨於殺黥布之時吾知之矣布固驪山之徒也秦之亡

非以驪山之徒而實以焚書坑儒爲之禍階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帝既殺黥布矣嘗自省之布之所以反復叛亂於秦實坑焚召之也吾嘗蹈覆轍而不崇儒耶故過魯一祠雖曰釋奠先師乃國之常典然乃思秦之所以敗及布之所以誅而爲之也不然則魯守節不下于時亦過魯矣而曷爲弗之祠乎况帝不事詩書嫚罵儒冠夫豈眞心好儒術者哉秉彝好德人心所同一感觸之頃勃然萌動自有不容遏耳嗚呼使帝能誠心宗尚孔子之道而脩於身齊於家措之國則綏來動和之效可立致矣而豈止於小康乎

大風歌

漢高大風之歌思猛士守四方固亦存心於天下者然兵者不祥之器事其好還曷不思文儒以守國乎夫天下至大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若猛士者不過能馳驅百戰斬艾蓬蒿者耳而豈能守四方者也蓋必有才兼文武之真儒然後黼黻皇猷弼贊治道以措天下於太山磐石之安于時真儒雖不可得然張良之忠藎四皓之清高陸生之智識亦有儒者之風也自帝嫚辱儒冠而金玉遐心矣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天下無豪傑也夫其戮力於艱難百戰之秋帝弗之尚反加之誅矣而何為思猛士哉帝之思猛士蓋亦葉公之好龍而不好真龍者也

陳平美如冠玉

世之論平者曰家貧好讀書有篤志之美也門多長者車轍有尊賢之美也裸身脫難應變之美也分肉得平治事之美也其從軍討畫特其大者耳自君子言之絳侯雖為讒言實為至論也夫陳平乃妾婦之道以順為正者試以一端言之韓信樊噲皆有功於漢也帝欲誅之亦太慘矣平不能諫而乃順承之至於白馬之盟亦不復顧定祿分王幾危社稷平之罪可勝誅哉司馬貞作索隱贊之曰魏楚更用腹心惟假棄印封金刺船露倮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滎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裒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寵呂氏之不亂特天幸耳而可謂定宗社乎

漢高太牢祠孔子何如

過魯之祠蓋亦舉釋奠之典耳周禮大司樂凡有道德者死則為樂祖祭於瞽宗故春夏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然則四時釋奠禮之常也漢高過魯祠禮亦簡矣而史家大書于策豈非絕無而僅有為可喜耶然吾聞之釋奠之禮有特牲有合樂有獻酬豈徒用太牢而止耶曾子問曰凡告用牲幣文王世子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有牲幣之証也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此有合樂之証也聘禮觴酒陳席于祚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有獻酬之証也漢高徒知祠以太牢而三者弗之舉焉則有釋奠之名而無釋奠之實矣況帝之為人君則過於殺戮而不知孔子有義之道為人父則失於睽乖而不知孔子有親之道為人夫

則徇於私愛而不知孔子有別之道是則安在其為釋奠哉楊子曰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可謂仲尼乎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狼而戰其漢高之謂矣

叔孫通諫易太子

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此其惑於戚姬之寵而偏於少子之愛也叔孫通諫之遠而晉獻公之非近而秦始皇之亂歷歷指告其言甚切直而簡明矣然而帝之心終未之回者人臣諫君必自其明而通之然後其蔽可得而開也所謂通其明者何也夫人主雖私意橫流之中而夫婦之情父子之義未嘗不因時而發見也觸其機而使之動啓其端而使之通則何君心之不可回乎蓋

呂后與太子同起布衣以有天下糟糠之妻不下堂理之常也況太子之名位素定而諸王大臣之心素服是則福趙王適以禍之也愛戚姬適以害之也使叔孫通以此開悟君心則何至於猶豫不决必至張良招四皓而後罷其議哉故程正叔有曰群臣公卿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后呂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由攻其蔽與縱其所之與且嘗因是而論之叔通之諫似忠而實奸何也天植其性始終一節然後謂之忠方秦時盜賊滿天下通問二世而謂鼠竊狗偷不足憂秦之亡通之爲也及事惠帝立原廟之制起獻果之儀皆非定制愚嘗謂叔孫通如優之裴矩佞隋而忠唐也

四皓羽翼太子

留侯引致四皓羽翼儲宮司馬光以爲此乃爲子立黨以制其父也殊不知齊桓公首止之盟趙簡子黃父之會聖人書之於春秋四皓之定太子蓋亦聞春秋之法而興起者也而又何病焉或曰漢高欲廢太子立趙王群臣爭之者衆矣四皓一布衣也孰與御史大夫群臣之貴四皓一逆旅也孰與從起豐沛群臣之親然群臣百諫而無功四皓之來而有助何耶蓋人主常以爵祿榮天下之士而士皆爭趨競赴汲汲乎功利之場紛紛皆是也此固人主之所鄙也乃若四皓則異於是以帝之嫚罵而商山之上皓首不渝帝思之曰天下莫資於我而役不爲爲吾臣而此誠天下不凡之奇士也則其心之欽慕久矣予乃知之故用其明以表其誠嗚呼使四皓營營爲干進之計則豈足以動帝之堅心而爲太子之一助哉然則君子不可不自重也

四皓何如人

四皓爲人之實先儒論之詳矣或謂之巻舒難測者李太白之說也或謂之出處有禮者王荊公之說也或謂之知幾其神者洪邁之說也白樂天以仲尼之竪白狀之王元之以周公之禮樂擬之蘇潁以夷齊之名節方之然則數子之言孰爲是歟愚曰皆非也夫四皓之隱逸其視當時之汲汲功名者豈曾如隋珠之於魚目哉然而秦項之亂人之抱寸藝負片長者咸欲吐氣揚眉以濟當時之急四皓隱身不出此可疑者一也且夫豐沛之間真人崛起雖曰嫚辱儒冠然使有道德之士處

之則德容足以消其邪心而自敬服之不暇矣而乃可出不出得不好從事而亟失時者乎此可疑二也乃若漢業已定矣不受高帝之詔而就呂后之徵不爲朝廷之臣而作儲貳之客此可疑三也夫士君子不出則已出則必行義達道以康濟天下漢家之弊政豈特一廢立之失耶今止立一惠帝而規模亦隘矣事業亦小矣此可疑四也君子事君當引之當道格其非心今諗建成侯令呂后承間爲上泣勿使將兵此其詭詐閃鑠不可方物不幾枉道以徇人乎此可疑五也然則四皓何如人乎曰四皓固不得爲道德之士也得不爲權譎之士乎以四皓而比張良其不及良者多矣此所以終墮於良之術中而出處未明白歟

相國何下廷尉

蕭何以請民苑下廷尉說者謂何不能明功成身退之義是以至此極矣愚則曰是固然矣而何以相國下廷尉得非何有以啓之乎夫古者刑不上大夫其去國則不掃其社稷不緊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若其有罪必以八議裁之故寧廢之而不束縛之寧退之而不係紲之也按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謂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遂盈又將俾執之則亦過矣蕭何爲相正宜稽古定制以追復先王八議之良法後世俾執之風一切剗去云何制度草創多仍秦舊於是乎以元勳如彭韓而誅之夷之有甚於晉之錮欒盈也此非何醞

釀以成之乎帝之亡以爲韓彭尚夷族也相國而係獄亦何不可於是乎肆行而無忌矣嗚呼方帝之殺韓彭也正唇亡齒寒之日也豈不可料帝之將及於我哉且子弟從軍之策鮑生發之私財佐軍之策召平發之用宅自汙之策客又發之岌岌乎幾陷虎口者屢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此吾於相國之係獄既病其貽謀之不臧又惡其見幾之不早也嗚呼以堂堂秉鈞軸者而係累於圜土中有何面目見群僚哉而顧戀戀不去以終其身哉然則高帝之係相國是歟曰自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漢初功臣以文終侯爲第一帝亦知之矣而復係之獄帝真少恩之主哉然以王衛尉之諫未幾遂復相國則其改過之勇亦可尚也

疾不迎醫

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出彊必載椑正也故許男新臣卒見譏於春秋以爲畏死貪生之戒也漢高疾不迎醫以爲命乃在天若知春秋之義者以愚觀之人事不盡而徒諉命於天此豈謂之知命者乎孟子曰盡其命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巖墻死者非正命也以此論之帝豈知命者乎何以言之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矣此曾子所以啓手啓足而深幸其免於毀傷也當黥布謀逆之初帝固有以來之矣又不遣將勦捕而親將兵以崎嶇矢石中乃欲爲婦搏虎卒不能敗終爲流矢所中以至於篤疾傷生謂之咎也祖伊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

天耶此之謂矣且吾聞之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謂疾而迎醫亦可也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謂有妄而生疾則雖迎醫亦可也如高帝之言則古聖賢脩醫藥以濟夭死果皆爲無益哉要之有疾而迎醫以救保全父母之遺體亦不爲過也然則漢高此舉其始也失於致疾其終也失於忌醫此愚所以深不然之也

安劉必勃

高帝謂安劉必勃厥後果能成左袒之功帝可謂付托得人矣以愚觀之勃乃至無能之人特藉成虛耳借使酈寄不可劫產祿不可紿則劉其呂矣而豈能成功乎考史記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笆取攻豐破碭下襲臨濟擊王離絕河津破臧荼督馬邑定鴈門誅燕綰其於

攻城畧地之功亦彰彰也然天下豈可以馬上治之哉
夫帝不曰安天下而曰安劉氏此殆有激於呂氏之變
而豫爲付托之計乎何也觀帝以樊噲黨呂氏命陳平
誅之以周昌剛直能制呂氏使爲趙王傅然則帝也猜
忌外家之意久熾於中久矣愚以爲若帝能奮乾綱之
斷挺馮河之勇使毋后不專權戚屬不與政播之勑令
職之大臣則雖天下亦可安也而豈但劉乎奈何夷
韓信者呂后也殺彭越者呂后也朝廷威福之權柄多
出宮闈而人主莫之禁書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詩曰
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其呂氏之謂矣雖高帝亦奈之何
哉嗚呼與其付托得人以爲戡亂之計不若先事有備
以爲防微之策也而太史謂勃雖伊周無以加不亦誣
乎

蕭何約束

曹參比擬夏說束討田計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及代何
爲相壹遵蕭何約束百姓有畫一之歌蓋以公之治齊
者治天下此太史公謂其枉者合道也以愚觀之何之
約束多襲亡秦之舊豈盡有可遵者而不爲之更張乎
易曰包荒用馮河言可因則因可革則革也參自知才
不及何而不務變更似矣然日飲醇酒吏舍歌呼亦相
應和此與酗酒之風何異哉夫天下之大豈無英才間
出利用爲大作也參若至誠消徠盡禮網羅則必有爲
國任事者出與之講論政理匡其事宜勿錄室三年而
不決當先申三日以自新必得皆慣者昭蘇壅遏者疏
通然後可謂萬世不刊之典豈得專用不訥少文之吏
除爲丞相史而聚斂樣守貽流弊於後世哉易之蠱爻
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其參之謂矣蓋參之爲人處之將
帥之地則有餘任之宰相之位則才不及也抑何之約
束有不可遵者多矣若叔孫之禮不過綿蕞之儀唐
山之樂不過淫哇之曲大封同姓而封建之法不盡復
也漸曾一祠而學校之制未盡舉也圖籍收矣而挾書
之律未除也律令次矣而夷族之刑未去也嗚呼何以
刀筆爲臣高帝以馬上爲君宜其約束之弊如此也而
後之人何爲而悉遵之乎嗚呼參亦刀筆人也其因陋
就簡也宜矣

嫚書之辱

高后時匈奴有嫚書之辱樊噲請發兵滅之而後朝食
甚志甚壯其議甚正但曰臣以衆十萬橫行匈奴中不
備集諫臣勇將以掃清邊寇而偃然以身當其鋒此所
以來季布面嫚之說也然則季布謂得善言不足喜得
惡言不足怒厥後報書謙謝以宗女和親其策果良矣
曰此正所謂首足倒懸可爲之流涕長太息也按春秋
隱公二年書會戎于潜以爲會非所會也僖公三十二
年書衛人及狄盟以爲盟非所盟也哀公十三年書公
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以爲及非所及也蓋先王之制
夷不亂華何嘗與之相通哉嫚書之來正猾夏之漸也
易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今夷狄之不恭至此正
田禽所當執而長子所當行也使當時大臣有能明春

秋之義而遐老成之將以區處邊務殄殲夷寇則華夏之氣以伸而氊裘之膽以落矣成敗何足論乎夫易戒跳下之巽春秋責浮來之盟今彼以嫚來我以謙往此四方臣民之大辱也此九廟神靈之大恥也而可乎季布之言夷狄如禽獸似也然報以謙遜之書是與禽獸爲禮也妻以宗室之女是與禽獸爲婚也而可乎故與其報書而受夷狄之辱孰若光武閉玉關而尊中國之體乎與其和親而圖一日之安孰若先王伐玁狁而雪萬世之恥乎嗚呼此必明春秋内夏賤夷之旨者方可以語此噲也屠狗之匹夫布也朱家之亡虜而呂后又牝鷄之篡賊也安知處之不失其道哉

王陵不如平勃

觀人者當觀其大節而知謀不與焉王陵陳平周勃皆漢名臣也胡氏謂已然之迹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則其意以王諸呂之諫陵之微長耳以愚言之論其已然之迹王陵優於平勃多矣豈但王諸呂之諫哉人皆曰陳平出奇計周勃成左袒王陵殆不如也嗚呼以王陵諫王諸呂之事觀之意陵平日之爲人必剛直而不阿私中正而不委靡才不足而德有餘有古大臣風節也故高帝亦曰陵少戇且王諸呂之諫不行則謝病而歸杜門竟不朝請進退之節亦可尚也平之出奇計乃蘇張之風勃之著軍功出韓彭之下而又何足取焉要之平勃特斗筲之才於王陵大有不如者矣吾嘗謂王陵其漢之褚遂良平勃其漢之李世勣歟

人臣之義以王陵爲正

高帝白馬之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蓋亦素慮呂后而預爲此盟耳爲大臣者正當申明先帝之約而嚴外家與政之防使國政一無所與可也柰何陳平用張辟彊之邪計以産祿將南北軍此逢迎君之惡也甚矣夫北軍以護京城南軍以衛宮禁此莫大之兵權尚委之於呂氏之手然則封王之勢殆有不可禁者矣履霜堅冰由來者漸故愚謂王陵之諫此平勃固爲正氣然亦昧於女壯勿取之義乎考史陵是時爲右丞相豈不可以力阻陳平之計而乃緘默杜口置而勿問蓋亦陵有以許之矣逮權勢且灼根節盤據亦將如之何此所謂毫毛不伐而遂成斧柯也然則人臣之義王陵亦

豈得爲正哉吾敢借孟子之言斷之曰漸乎云耳惡得無罪

平勃相結

陳平聽陸生之言與太尉勃交驩是乎曰將相不和固非國家之福然同心謀慮是也而進幣報施則非矣故先儒謂一時之計非所以爲訓也就其相結而論之則尤可識者何也與其相結而救之於終曷若相結而制之於始乎又曷相結而正之於中乎所謂制之於始者平以南北之權委祿産此[illegible]家禍躅之漸也史謂呂氏權由此起蓋不滿於平者多矣所謂正之於中者呂后欲封諸呂爲王此國家大利害所關涉也平勃曷不相結而以白馬之盟連章抗對交口力諫反助成之曰太

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此與後世許敬宗所謂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殆同一奸邪也豈所以望於平勃乎夫其始也不惟不能制之而且有以啓其端其中也不惟不能正之而且有以助其勢則欺君誤國之罪昭昭矣使二人即時而死天下後世將謂何如人乎逮其後也自知呂氏不可勢制而相結以備之甚至外以結劉王內以結劉章於是左袒一呼軍士響應然亦幸成焉耳吾聞之同室有鬬而被髮纓冠以解之孰若使之不至鬬爲尤善鄰舍失火而焦頭爛額以救之孰若使之不失火爲尤高然則平勃安劉之功安足贖逢君之罪哉

一舉而三失

大尉一躡而代王乃欲請間以伸私欵此一失也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遂上璽符此二失也渭橋非邸發所任若何而受之此三失也盖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不學如此安得無過差乎世之議周勃者皆曰厚重如勃千古美談以愚觀之殆非也夫躡間以伸私欵厚重者不若是之浮露因宋昌之一折而其情立見厚重者不若是之躁暴以堂堂大漢之大一托孤寄命之士而任此野人哉故吾不咎周勃而咎高帝也嘗合而論之王諸呂而阿隨德之衰也問左袒而發兵之疎也恃有功而德色量之隘也恃功而遺驕智之短也問錢谷而不對學之荒也迹其爲相以來無一事可道豈但三失而已哉此所以雖將百萬軍而不知獄吏之責自貽伊慼也惜乎高帝任人之未當至此也夫

勃令軍中左右袒

將帥之於士卒猶身之使臂臂之運轂故威克厥愛而號令必嚴明約束必斬截此爲將之常規也昔禹伐三苗曰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啓伐有扈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仲康征羲和曰同力王室欽承威命古人之令軍中者如此豈問其從與不從哉周勃既入北軍矣即當移檄遠近諭以呂氏當誅之罪下令軍中刻期而進勉之以一心戒之以用命伸之以同力則以順討逆何患其弗克哉今曰爲劉左袒爲呂右袒設使軍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將中止而不進耶或率右袒之軍而誅呂氏耶吾意勃之設心若使有右袒者則將爲項羽之詐坑秦卒乎如其不然則將爲遷就之計而不敢發乎考史勃已奪將南北軍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則勃之畏愞無能久矣豈知所謂討賊之義乎先儒謂其任智術蹤跡踈昧信然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四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五

屏石戴璟著

春和議振貸

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月令孟春之月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出幣帛周天下此易所謂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而先王茂對時育萬物之道也自帝王不作而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之風泯矣何意文帝即位之初因春和而議振貸哉讀其詔仁厚藹然可掬此山東父老皆願須臾無死觀德化之成也君子所憾者帝知振貸矣而不知振貸之道也夫先王振貸之政豈家賜人益之哉不過制田里教樹畜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而已故易之井卦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自養也漢文去古未遠正當斟酌古制立一代不刊之典必制富不使之驕若家富不過百乘是也制貧不使之約若一夫受田是也制貴不使之無若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是也如是則勞民勸相之道可舉矣而奚必振貸哉夫何田里不分經制不定故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東瀋有鑄錢之王鄉曲有武斷之夫甚至通都有剽金之盜父子有借鋤之色然則爲民父母宜何如其所以振貸之乎記曰君子何貴於天道也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故人君脩德必自强不息而後庶務畢舉矣文帝勵精於初年而不能不懈心於晚節是故向也卻千里之馬終則不能卻玉盃之獻矣向也惜千金之臺終則不能惜五廟之費矣此漢文之所以止於小康而終不若成康之盛也歟

卻千里馬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行而兵之所恃以取勝也按周制掌政之官謂之司馬兵甸之法謂之乘馬有校人以掌其政有牧人以掌其牧有巫馬以養其語有趣馬以簡其節文王伐玁狁其詩曰四牡業業宣王攘夷狄其詩曰我馬既閑文公有騋牝三千之美僖公有牧于坰野之頌然則千里馬正國家之所貴也而文帝卻之何哉昔西戎献獒召公作書曰珍禽

奇獸不育于國犬馬非其土性不畜春秋僖公十五年韓之戰乘小駟以從果還濘而止蓋小駟鄭入也乘異產以從戎事必亂然則所謂千里馬雖追奔電逐飄風周流八極千里一息如王褒之頌也亦何益耶文帝卻之豈天資之美而暗合聖賢之訓耶惜乎能卻千里馬而不能朽索御六馬也蓋私欲橫放甚於千里馬之奔逸也帝從事黃老之學而不能充類以克己私則是昌黎所謂千里馬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而卒與常馬等矣雖然其視作天馬歌欲與龍爲友者豈不徑庭哉

錢谷决獄之問

相之位其尊矣乎讀柳宗元梓人之說則不可侵斧斤

刀鋸之工觀楊顒作室之諭則不可親奴婢雞犬之務
此陳平決獄責廷尉錢谷責內史之言可謂達大體也
自愚言之一歲錢谷決獄之數固各有攸司也然自太
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
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而散見
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在歲
終計貨賂訟獄而三公會其數此周官之制也故萬貨
之低昂不同而相為之權衡萬口之鹹酸不同而相為
之劑量萬形之妍醜不同而相為之水鑑居是位可不
業是官乎文帝之時淮南王之殺食其決獄之柄倒持
矣鄧通之鑄銅山錢谷之門溢啓矣陳平若安社稷以
為悅當利國家無不為必為大有之大車以載為大過

之隆棟以任為中孚之虛舟以涉宰相之責庶其少塞
矣柰之何問決獄曰我不知問錢穀曰我不知嗚呼即
平之言與其相業論之此與丙吉憂牛喘而不問死人
何異哉故陳季雅謂平之忝職陳彥謂漢之失職自平
始蓋有見於此矣

君所主者何事

相道不明於天下久矣文帝問宰相之職平對之曰宰
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鎮撫四夷諸侯親
附百姓使卿大夫任其職此與詩之式是百辟王躬是
保書之論道經邦貳公弘化先後一揆平可謂識時務
之俊傑矣然徐而考之不幾於大而誇乎夫宰相上佐
天子似也然帝惑於黃老而於正心脩身之道缺如漏

何不格心沃心而陷君於過舉哉且帝即位之初地震
山崩日食大水陰陽之不靖萬物之失宜甚矣而所謂
理之遂之策安在耶至於鎮撫四夷則不能勸君以無
怠無荒為之本獨在招納南越近於德化人之義而匈
奴之桀驁弗能制也若夫諸侯則有謀為東帝者有西
鄉而擊者此賈生有一脛如腰一指如股之憂也而豈
如鎮撫之道乎定養老之令布勸農之詔謂之不親附
百姓不可也然取箕誶語之風猶存剽吏奪金之盜未
息焉詩所謂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安在哉至於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者則內有劉章而賞
之不稱其功外有賈誼而用之不盡其才然則亦安能
使之任其職乎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其陳平之謂

矣

賈生請改正朔

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天下之事可
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歷言者蓋事之最易差者莫如
曆而不可脩者莫如曆蓋將以前民用授人時也故黃
帝考星曆正閏餘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春
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甚矣先王之重
正朔也按春秋文公十一年閏三月襄公二十八年春
無冰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說者謂置閏之差非先
王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之義也況秦用顓頊
曆以十月為歲首置閏常在九月有是理乎漢高得天
下正當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原生而乃襲秦之繆

謂之何哉賈生知之故請改正朔盖欲行夏之時而革秦之繆也惜乎絳灌之徒皆不足語此而精曉書曆如張蒼亦曰漢得水德必待公孫臣黃龍應之言有驗然後始韶而賈生已去世矣嗚呼顓帝曆朔晦月見弦望満虛其謬至此而漢文不爲之改正朔何哉此議者謂八百年當差一度又謂六千年當益一日又謂四十餘年當失一辰有識皆因循不革之弊也向微太初曆作則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法孰從而知之哉吾固謂賈生開曆之源司馬遷功曆之瀾

袁盎卻坐

夫婦[illegible]化之基故舜之釐降文之刑于可爲萬世法蓋家人之道在嚴嫡妾別尊卑孔子作春秋書紀季

姜歸于京師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書紀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至於仲子之賵宰不稱官成風之葬王不稱天其禮嚴矣文帝嗣大歷服不能以舜文之道治內而使愼夫人與皇后同坐則綠衣黃裏之制作論矣此袁盎之卻坐可謂深得事君之義其與辛有並后之議宗人釁夏之諫若相彷彿也然亦賴文帝賢明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盎得以售其說耳不然盎且趨承之也敢引卻之乎何也盎姦人也觀其薄絳侯以啓其繫獄譖晁錯以陷之極刑拜中署誅而縮後無恥非彼人之然乎獨行卻夫人坐塞滄上求剮去趙談驂乘三事守正不撓然實則賣直耳故楊子雲論之曰盎談有餘而忠不足眞可謂知言者

尊卑有序則上下和

禮之所與衆之所治也故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途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是故人君必禮達而分定然後可以治天下况后妃之際王天下風化所自出也而可使之亂乎亂則貫魚宮人憑恃怨讟競榮羽衣動盪無恥卒之禍在梁鶴在林而已家不齊而國可治有是理耶然究其本則在乎人君之一心而已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吾能不邇不殖無𠌫無援則以公滅私以理制欲而尊卑上下各得其所矣豈有亂常拂禮者耶愼夫人與后同坐夫人豈不知名位之不可並也特以文帝寵之太深

故敢肆然而弗顧耳盎也阿諛其君而格心之術無聞焉觀其以問安之孝過曾參以讓位之節過許由然則尊卑有序之說亦贅矣豈能感悟君心哉

張釋之言嗇夫利口

記曰君子不以辭盡人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書曰惟截截諞言俾君子易辭易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皆謂利口之人顛倒是非混亂名實者也爲國家者安可不深惡痛絕之哉有如張釋之所謂嗇夫利口則有不然者何也釋之以周勃張相如爲長者言事不出口由今觀之決獄錢谷之問不能答一語而汗流浹背自知無能以歸相印則勃豈能知而不言者哉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是則周勃之無能也嗇夫代對甚悉臣

之告君不可不盡而可以驗其通達國體之才也豈可以利口目之耶若以嗇夫爲利口則必庸庸碌碌口不能出一語者然後爲可耶

廷尉天下之平

立政之書始言庶言庶獄庶謹而中則曰庶獄庶謹而庶言不與終則曰謹乎庶獄而庶謹不與三發其辭而獄獨不去焉甚矣聖人之重刑也蓋廷尉職專獄犴視刑書以獄成告于王而聽之棘木之下乃國家生人之司命也苟不以平公處之斯民何所措其手足哉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此之謂矣然廷尉之名置于秦而漢因之即卿士之掌國中遂士之掌西郊方士之掌都家而士師受中而行之者也必利

用文明哀矜庶獄如陳子昂司刑之表而後謂之平必允則允理如淵之深如崔德正大理之說而後謂之平必天降五刑惟夏之續亂茲平人不回不僻如揚雄廷尉之箴而後謂之平張季南減犯蹕盜環之罪庶幾天下之平矣故周亞夫友之而爲之刎頸王生重之而使之結韈也然其言曰方是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廷尉可以平而人君不必平耶厥後唐戴冑亦以是對唐太宗此皆重於爲臣而輕於爲君也其亦弗思矣

前席賈生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扣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帝王迎其奮發之端可作其勉強之氣虛心以訪之推誠以任之則天下豪傑聯然而有光銳然而有爲者固將翻效用於拔茅連茹之下矣豈得含章不發而懷道咪之嘆耶昔傅說本胥靡一匹夫耳高宗以夢像相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信之篤任之專而責之重是以扣之而鳴觸之而發傅說得以左右厥辟猶我丕丕基也漢之賈生本不可與傅說同日語然觀治安之策通達國體帝知前席待之似矣而何乃聽絳灌之說投之閑而置之散哉是故天下有無窮之才而文帝不能扣之觸之卒使之靡然以死也安望其精華果銳之氣揚厲於朝廷鋪張於事業哉文中子曰賈誼夭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其亦不滿於漢文歟

帝問鬼神之本

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然明於人之道然後

可以語鬼神之道而語其德則誠而已古之至聖人莫知仲尼然季路問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其所以論鬼神者則曰體物不遺誠不可揜而已則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而已則又曰發揚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而已鬼神之本其妙如此自聖賢不作正途壅塞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奇衺而孰知鬼神之本哉文帝寬厚之君也而問鬼神之本何也記曰殷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文帝之學本黃老黃老則尚清淨而其流爲刑名故問鬼神之本其欲以殷人之尊神先鬼以爲治歟使賈生有仲尼之學則將以正言格論遏閉其途以豫絕其根奈何具道鬼神所以然之故令其所告之說雖不可見

疏意賈生必不能以告子路者告文帝也賈生之學雜
中稿先儒謂其有戰國縱横之習盖亦有所試耳不然
則帝於鬼神之說辨之詳知之灼矣奈增諸祀琫幣作
渭陽五帝廟禱祠之事紛紛交衆則帝於鬼神之說且
不能曉而況鬼神之本乎昔人有詩曰可憐半夜虛前
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蓋有憾於文帝而未有咎賈生者
因發弁論之

賈誼通達國體

春秋昭公十六年公至自晉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
疾乃復皆謂處困而後有益也蓋逆意之境乃進學之
門自古豪傑之士未有不以困而達也賈生矯矯弱冠
登朝英心銳氣高出諸老先生之上矣及一謫長沙再

遷梁傅此動心忍性之日乎故其見愈高其識愈遠爲
賦弔屈原而輕去就也爲文敘鵩鳥而同死生也且其
所論國體如論髖髀之難倒則知天子之所以懷諸侯
矣論手足之倒置則知中國之所以攘夷狄矣論移風
俗則知教化風俗之相因論遇大臣則知元首股肱之
相須此先儒謂賈生之言亦風俗之一助也吳楚合從
頼誼之慮史豈虛美哉

伊管弗能過

王道如精金美玉不可雜也雜之則是伯而已矣記曰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伯考道以爲無失
荀子曰粹而王駁而伯甚矣王伯異道也明矣若伊尹
王者之才管仲伯者之佐也劉向論賈誼合而言之而
謂伊管弗能過何哉蓋賈誼年方弱冠而以天下爲已
任覩其上治安策幾於王道矣而權勢法制之說失之
駁雜其儀法禮可有爲矣而三表五餌之計失之疎故
上不及乎伊下實過於仲其雜王伯之道乎要誼之所
以至此者蓋淵源所漸既不得聖賢爲之依歸徒往來
於申韓之間以文章鳴世如曰孔子墨翟之賢以孔墨
並稱則其學孔而又學墨有多岐亡羊之病也明矣夫
內則爲孔墨之學此外則爲伊管之才數論者當知其
所以本

文帝誅薄昭

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爲人
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爲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

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
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誅邢侯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而天下不能施政刑故稱子以爲僭上之詞也薄昭雖
后弟亦人臣耳而擅殺天子之使是亦賊耳不誅何待
哉且吾聞之投鼠而忌器愛屋而及烏定公元年晉人
執宋仲幾於京師以王事討有罪若可許矣然不告之
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聖人尤不許焉況殺使者
之罪其可赦哉或曰昭太后母弟也帝欲殺昭而太后
不食嘉亦存昭以慰母可乎噫天討有罪非人君可得
而私也周公殺管蔡公孫僑誅伯有季友殺伯牙自古
皆然記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躰
百姓也文帝之誅薄昭豈非躰百姓哉朱子綱目書曰

將軍薄昭有罪自殺有以斷疑獄矣

鼂錯請入粟拜爵

入粟拜爵之制三代以前無有也其昉於秦商君乎然自齊有勇爵之名而春秋傳已有所謂疲長鮑者則其來非一日矣漢高以軍功得天下而爵級亦濫故有善遇高爵之詔焉鼂錯請入粟以實塞下而拜高爵與免罪於祖法則有合於兵家則有益矣然則無德者可以幸進而國家之名器不幾於濫乎有罪者可以倖免而朝廷之刑法不幾於亂乎書之彰癉昜之遏揚殆不若是之倒置也或曰張釋之汲黯黃霸皆以入財爲郎者也然以守法著以直諫顯以循吏聞入粟拜爵夫何傷哉嗚呼是不知無總寶貨見戒於盤庚而取富人爲卿見

刺於詩人也彼入粟拜爵爲時名臣者世寧有幾人哉蓋有進身之路既可以還爲捷徑則或罄空以充之或稱貸以益之至於一沾斗升之祿即剝民膏脂以充已甕甕谿壑無厭不勝捆載雖酒有炰肉有葷不顧也其爲民害不亦多乎故丁度有言鬻爵之制未能制勝於閫外適足歛怨於天下而上官均亦有四冗可罷之嘆蓋有見於此矣然則錯之策利於兵計而不利於民瘼也而後世因仍不革以貽千百載無窮之患然則錯之罪可勝言哉

鼂錯請募民徙塞下

錯以東方戍卒不習地利而心畏胡故請募民免罪拜爵以徙塞下此文中子以爲鼂錯齊井田之序有心於

復古也然自愚觀之則未焉夫拜爵免罪固人情之所欲也然離鄉井棄墳墓而徙之窮邊絕塞之地人情必有所不堪是故公劉之徙民也必先定其軍賦與其稅法成其宮室理其田野然後徧居允荒止旅迺密故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又曰取厲取鍛止基迺理今錯之徙民塞下不能如公劉之和輯保聚而徒使之備邊是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吾知懷哉懷哉曷月還歸之嘆所必有矣安能保障一方哉昔盤庚遷都其詞曰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於乃心今募民徙塞下則與民絕相遠而誠不僞於心而可乎以愚言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此策之上也否則精將帥之選嚴斥堠之防

謹邊關之限重門柝之警時操練之法夫何邊塞之不可清夷狄之不可制耶未幾匈奴入朝那蕭關寇上郡雲中塞下之民曷爲無一人能抗拒之者然則募民徙塞下之策亦何益耶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錯之論兵事而曰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其言似矣至求其所以萬全之術則不過降胡義渠來歸義者與之堅甲利兵邊郡良騎輕車材官而兩軍相爲表裏耳嗚呼萬全之術果止是乎哉今觀詩書所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而後四夷來王矣篤棐時二人咸成功於不怠而後海隅率俾矣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而式固爾猷淮夷卒獲矣此之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謂之萬全之術是也

降胡義渠不過狄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矣而欲授之
堅甲利兵輕車材官以制胡是假寇兵而益虎翼也而
顧以爲萬全之術不亦異乎然則晁錯四上邊事或謂
其有用之文章特末之祭耳

文帝除肉刑

名教有[illegible]而晉坦途聖人非不欲與天下相安畫
衣冠異章服之地也而必明罰勅法以威天下者三綱
九法人主御世之大防也彼其蕩滅我三綱拂亂我九
法則治之蠹而民之賊也是故禹設肉刑湯武因之而
五刑之屬三千垂之象魏著之令甲所以使民知避而
遠罪也吾嘗讀易矣噬嗑之卦曰利用獄初九罪小者
也故荷校滅趾上六罪重者也故荷校滅耳此聖人之

所以仁天下也云何後世不以德化民而專以刑威民
苗民初用黥刖秦人至用慘夷始皇又加之抽脅於是
生民之肌膚遭割截刻斷之變馴致赭衣塞路盜賊滿
山是刑以止亂適以生亂也漢高三章之約似矣而肉
刑之制一襲秦舊文帝以一女子上書而遽然除之豈
不足以一洗暴君之弊政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哉
或曰肉刑先王之用也不肉刑不封建不井田不足以
治天下先儒有是言矣愚謂古法之不可用於今猶今
之不能復乎古法也文帝之除肉刑正合刑罰之中致
天人之和也奚必蹈常襲故然後謂之善治耶

元默化民

風俗之弊久矣至秦爲尤甚觀賈誼所謂借鉏德色取

吳已四十三稔齒髮已就衰而勇決之氣驕悍之情皆
沮釋矣今白首舉兵空國西向豈得已哉有錯以趣之
也向使景帝襲孝文之仁使吳王得以揜宿惡以究其
心錯出主父偃之策使諸侯得以侯其支庶以弱其勢則
濞亦安肯白首稱兵空國西嚮諸侯王亦何爲不安南
面之樂而甘爲濞役哉

周亞夫任將兵

將之論其世也吾於詩書見之矣康王之新立也其將
齊侯呂伋蓋太公之子也宣王之南征也其將太師皇
父皇父蓋南仲之孫也天下之最難知也莫知兵奇正
之相乘虛實之相傾不於將門而求將而欲諳練武事
習熟軍情難矣文帝臨終以周亞夫真可將兵遺景帝

蓋以亞夫乃周勃之子即其細柳勞軍而號令嚴肅知
其可以任鎖鑰也厥後七國之變果能以決勝之謀破
其壘以折衝之算走其敵豈不可謂之真將哉君子所
根者景帝能任之於始而不能保全之於終以微事繫
獄竟至傷生以中許負之術而獄吏以欲叛地下侮之
何忍哉或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亞夫以細柳之
威重事君無禮觀設樽不置箸而鞅鞅失之不順也其
子爲父買尚方甲楯失之不謹也是亦有以取之矣嗚
呼文帝繫絳侯景帝繫亞夫家教然也故索隱贊之曰
惜哉賢將父子代辱

袁盎以計殺晁錯

春秋昭公十五年書蔡朝吳出奔鄭謂楚王信讒無極

之讒而害之也吳師入郢宜矣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言讒人者以小過而成大罪也晁錯患諸侯之強請削之以尊京師盖公爾忘私者也而袁子絲何為用費無極之讒譖之太甚觀其屏左右之說踪跡詭秘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乃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而景帝不惠不舒究之竟置之死地然則劉氏安而晁氏危矣誰肯為國任事哉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惡之深也其後盎使吳為兵圍守向微從史醇醪之計已殺于吳矣脫禍於吳而復見刺於梁豈非無罪而殺人人亦無罪而殺之哉嗟夫盎與閭里浮湛鬭雞走狗之徒不足責也獨惜錯所以處之者未得其道而反為

盎所殺乎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方七國之強而無故削之宜捐身為天下大難之衝以制吳楚之命則天子將恃之以無恐雖百袁盎其何能讒今使天子將兵而已居守是不能量其君矣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而乃為自全之計此讒說所以得投其隙也於盎乎何誅

楊子雲以錯為愚

詩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謂衆人而愚乃其宜然哲人而愚則戾其常矣晁錯固漢廷之明哲者也而楊子雲以愚目之吾不知其庶人之愚乎抑哲人之愚乎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哲人之愚古之愚也庶人之愚今之愚也以錯之傳考之錯之愚也其諸異乎庶人之愚歟何也漢高帝封建失變浸淫至於文景諸侯強大數至犯法如吳王濞之招亡納叛乃罪之甚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古先王之制也晁錯削國之策亦豈可以為非是乎第其所失者削國之令未加於誅叛之吳而先施於未叛之國耳善如楚趙膠西比吳其罪為差薄也今無故而削之則為諸侯王者孰不自疑於是吳王得施其巧而西鄉攻關中者所在蜂起此錯之所以不免於死也愚則愚矣然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盖錯自受尚書於伏生固亦有志於經綸者也始高祖封濞於吳即識東南之必亂時豈有錯削地之議哉先儒謂漢之勢如坐敝舡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錯正乘其尚

淺之時而求所以自生之道也若使錯不削地七國其能守臣節乎錯欲畫萬世之良圖而自罹一日之橫禍盖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其勢固然也詩曰昊天已威予慎無罪其錯之謂矣愚故曰錯之愚其古之愚其哲人之愚也如楊子雲之說必如所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乃可謂之不愚乎嗚呼在當時有投閣之辱在後世有莽大夫之誅則亦愚而已矣何以是而議晁錯哉

董仲舒對策

吾道在天下周流猶元氣廣大猶天地明炳猶日月顯未嘗有一息間斷也自衆言之殽亂而後聖賢以言語為天下後世的矣聖賢以言語為天下後世的盖有真

識見則有真論議豈非關百世而不惑
者乎自道之衰先王之教不存世之君子未嘗不精究
力講求至微至密之處以為的於天下而求其一定不
易之說未之見也若董子天人之策其窺見聖賢之奧
者乎如曰正心脩身以治國平天下真得大學之正旨
又曰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
然後樂循理與夫彊勉學問之說最有功於學者其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非深探道之本原
也哉至於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漢
諸儒曾有此議論乎然君子所不足者仲舒天資高矣
而學問之功或不到故鶻突之說有之駢墻之說有之
如曰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又曰天令

之謂命質樸之謂性人欲之謂情與荀揚不識性何異
乎此朱子謂天人三策不脫漢儒氣味但模索道得幾
句着盖有見於此矣雖然仲舒之策雖不得謂之真識
見真議論然通達古今為漢儒宗彼洋洋鼂弘之對豈
可與之度長絜大乎借使武帝尊其言而施之政事則
唐虞三代之風亦可許也柰之何三問徒勤而江都之
命下矣於乎此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正心以正朝廷

人君以一身理天下貴善用其勢而已於是有以寡服
衆之要焉有以靜制動之神焉有以約御繁之機焉不
過曰心而已矣人君一心主之者一而攻之者衆精之
為靈明虛靜之府而為天地交萬物通之泰褻之為
塵垢滓穢之囊而為天地不交萬物不通之否矣是故
人君以耿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邪正若不可窺而
其符驗之著於外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
矣豈不甚可畏哉是以聖賢告君必以正心為先若臯
陶思永之謨伊尹欽止之訓傳說遜志之言周公無逸
之戒歷歷具在可考也漢武即位之初此心之天清明
未攺故董子以正心正朝廷箴之其亦責難於君而以
帝王道統望之哉向使得久仕於朝則朝夕啓沃必有
交脩之益而可與永乃思可與欽乃止可與遜乃志可
與戒乃逸矣豈不為漢賢君乎夫何推轂儒術者方在
前而好黄老之術者已在內詔舉良者方在廷而治蘇
張之言者已在列然則仲舒且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
上矣又何望其底至治耶

王者以教化為大務

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禀其性而不
能使之歸於道也於是以私滅公以利忘義以下陵上
以強侵弱以邪干正以智吞愚而天下紛紛多事矣王
者有憂之設為人倫以為鼓舞作興之術董子所謂立
大學以教于國庠序以化于邑是也然王者教化天下
廢學校固不可而全恃學校以為教化之具則亦不可
也書曰爾身克正莫敢不正詩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言人君正身以率天下而後教化
行風俗美矣盖天下之民從所好不從所令借曰人主
之心不正身不脩則庠序雖設不過郡邑之美觀必[illegible]

教雖嚴不過口耳之空談耳詩所謂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是矣安能使天下咸服然如投桃報李之必然耶或曰仲舒之言爲漢不立學校言也觀其言曰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則非不知教化之本者奚噫眾爲學校言也吾無容喙矣.

更化則善治

漢去古未遠而先王之典章文物猶有存者奈何高帝以三尺劍爲君蕭何以刀筆吏爲臣此政治失中多襲亡秦之陋而仲舒有更化之請也吾謂更化之道必照之以明持之以斷行之以漸然後可以合天理順人情推之而準動之而化矣吾讀易而得更化之道焉巽之五爻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此照之以明也泰之二爻

曰包荒用馮河此持之以斷也蠱之卦辭曰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此行之以漸也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得志於天下不然則徑情直行之弊出而驚世駭俗之患生亦安在其爲更化哉是故欲更統法若白圭之流於務欲定刑法若商君之猛於火欲定儀法若叔孫通之雜於野亦何善治之有

漢宜損周之文

夏商周之迭興忠質文之迭建非聖人有意於變也事勢趨而至於偏重不矯而裁之則愈過矣然忠也質也文也豈聖人標榜此名而求異於前人哉自後世觀之則見其夏之所尚者忠之多也商之所尚者質之多也周之所尚者文之多也要之忠者未嘗不文而文者未嘗不質也此帝王之治所以爲時中也 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秦無道於儒生則坑之於詩書則焚之先王之文蕩然掃地矣此千古之恨也漢承秦亂以馬上治天下不事詩書嫚辱儒冠且于時多武夫崛起少文多質雖以文帝之賢徒能明正制而仁義禮樂之說求於不相入矣則漢之所欽者正周之文耳仲舒之言曰漢宜損周之文吾謂漢之所謂文也如叔孫之禮唐山之樂咸名教之罪人也而損之可矣而所謂周之文者安在耶若謂周之文而可損之則率天下而趨於夷貊矣仲尼何以嘆其郁郁而從之耶

春秋大一統

春秋每歲必書春王正月公羊以爲大一統其旨微矣

仲舒以是告君何尊道統也蓋當時上無明師以爲之防下無真儒以爲之教而異端邪說各自立一家以惑世誣民此仲舒之所懼也故其言曰諸不在孔子之術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明蓋有見於此矣然自愚觀之欲使天下成大一統之治夫豈罷黜百家而遂可耶孟子之時楊墨之禍熾矣然其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此闢異端之機括也董仲舒既欲勸君成大一統之治則盍以反經爲本建立於上而表正于下乎正道既明於日星則邪術自消於冰雪蓋有不撲而滅不攻而破者於此之時家詩戶禮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天下大一統矣惜乎仲舒之見不到此而武帝徒有罷黜百家之詔是

以一盃水救車薪之火也曾未幾何而或以窮兵進或以好仙進或以致鬼進或以闘暴進豈非未能正其本以勝之哉嗚呼有孟軻氏而後楊墨之禍息仲舒之賢不及孟軻而未知正其本以勝之歟無足怪矣

越有三仁何如

越句踐之臣著名者曰泄庸曰文種曰范蠡迹其強越并呉得與中國會盟有功於越大矣然仁者以愛人利物爲心興滅繼絶其分内事也豈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耶按春秋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其邦而絶其嗣春秋深惡之至於晉師滅潞氏公孫姓滅沈皆謂殄滅之無遺育非仁者所謂也大書于冊以爲萬世戒嗚呼觀此則知三子之所以爲三仁矣夫呉乃太

伯之後雖與越世仇然呉無可伐之罪而越非可伐之人也越以會稽之敗不得已而興雪耻之兵則亦當許其成以存其後仁人之事也柰之何三子不勝區區之忿奪其土地而廢闔之侵其人民而臣僕之毀其社稷而宗墓之此惟知其功利而不有道義其與取鄟取邿滅沈滅潞同歸於不仁也若使孔子作春秋亦將深貶之不貸而江都王顧以三仁質之仲舒是以犬羊同虎豹也蓋世變多僞人心惟功利之趍向微仲舒有明道不計功正義不謀利之説則夫三子必冒仁人之名於天下而君臣父子兄弟懐利以相接者接踵於後世矣此吾謂仲舒學春秋而深於春秋

養士莫先於太學

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群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非老非釋若何而可爲士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所謂民彝也惟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而或陷於私欲者有矣故聖王於是立學校以養士而爲之匡直輔翼優游浸漬移其耳目一其心志務使之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是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學校乃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豈非爲政之所當先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又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然則帝王治天下何莫不養士於太學哉仲舒告君而以是爲言者意者當時庠序未設而欲君之脩舉廢墜也嗚呼使武

帝以太學之事委之仲舒以師範多士則聖賢一脉道統之傳將推而演之以啓悟後學師道立而善人多善人多而朝廷正矣何至群邪雜進各售其説以禍天下耶

董子變越諸子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孟子告齊梁王之君專言仁義而力排功利之説所以拔本塞源而藥當時之痼疾也自孟軻氏之没而道學不明於世呱呱之子各識其親堯舜之學各習其師雖以荀卿陸生賈誼晁錯之才皆未免浸漬功利之説而時與之出入故曰緑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惟董子潛心大業闢異端之荊棘抽吾道之關鑰觀其言曰仁人者正其誼

不誅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即此一言發孔孟之微旨紹鄒魯之正傳矣是故諸子之學問不若董之造於優深諸子之識見不若董之向於高明諸子之議論不若董之近於醇粹惜其生六經離析之餘不得孔孟以爲之宗故繁露玉盤諸篇不免流於縱陰閉陽災異之術也亦何嘆哉

董子有儒者氣象

儒者與天地並久矣儒之帝則道真渾淪以爲傳授斯道之太極也儒之王則道妙闡揚以爲建立斯道之兩儀始分也儒之師則道學淵源以爲著述乃陽變陰合之始五氣布而四時行也兩極憂斷道失其統學失其傳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諸子百氏自爲分裂千岐

萬轍益以支離而無有能明先王之道矣天祐斯文碩果不食豈無儒者出以尊聖人爲心以守聖經爲學以羽翼聖道爲文以講明聖言爲教者哉然真儒不可見矣得見有儒者氣象斯可矣吾仲舒是也自今考之勉強學問之訓知儒者爲學之功也道出於天之語知儒者斯道之本也正誼明道之對發儒者立心之正也經術飾吏之舉合儒者致用之宜也公孫弘之從諛而嫉之以正其儒者惡惡之嚴乎膠西王之驕恣而舉之以禮其儒者責難之義乎他如舉孝廉之策限名田之議罷百家之奏皆井井可觀至於用之而行舍之而退尤得聖賢之大節故王通曰問則對不問則默比於仲舒其企慕之也深矣然不曰真儒而曰有儒者氣象蓋

生於坑焚之餘文獻莫考故言之疏如論性之語策之繆如和親之計學之訛如災異之術蓋亦升堂而未入室耳豈若儒之帝儒之王儒之師如精金美玉之無玷如青天白日之無雲而爲萬代之真儒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五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六

屏石　戴璟著

申公不逮穆生

按史記申公遊學長安與劉郢同師浮丘伯卒以詩名家得其傳者則若孔安國周霸徐偃慶忌兒寬言詩雖殊而皆本之申公則申公之於詩亦稱到矣而謂不逮穆生何也夫詩可以興可以觀若考槃白駒諸詩正出處去就之大節所關也楚王戊不悅學疾申公則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矣何眷眷不去卒遭胥靡之禍豈不深可惜哉及武帝安車之迎國家大事豈明堂一節而舍其大謀其細論既不合又留不去嗚呼此讀詩而不知詩者也方之穆生豈可同日語哉文中子曰吾特遊縉紳之下若夫子可謂冥冥矣然則申公其遊縉紳之下而穆生可謂冥冥者歟

申公開端而未告

臣之告君不可不盡故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申公承安車來召之召天子有問正宜竭乃所衷生露底蘊示之何開端而未告哉愚謂申公所謂力行者辭雖約而理甚博乃所以告之也何以見之武帝即位未幾首策賢良方正之士幸而得一代大儒如董仲舒者爲之正言格論啓之以斯道之本體示之以爲學之工夫博之於儲材發民以闢邪革弊之事莫不歷歷爲帝指陳之則帝固已知趨向之路第不能持之果行之力耳申公之召正乘三策仲舒之餘其意以爲仲舒已告之盡但欲以其所言者而力行之耳故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非謂是歟然則仲舒開其端申公竟其說孰曰開端而未告哉

竇太后不悅儒術

詩曰天命厥配受命既固竇太后文帝后也文帝好賢之君而其后不悅儒術又何爲漢業亦不衰耶愚謂儒道與邪道不並立黄老之清淨儒家之蟊賊也漢文帝不能留心於帝王之道而好黄老之言故其后化之而不悅儒術以貽後世無窮之害豈非文帝之作俑乎然則文帝亦基禍之主謂之固命則未也何者武帝之時有董仲舒之純雅申公之老成汲黯之正直皆人才之磊落不群者武帝好儒之君也若使竇太后又好儒焉則將以董汲輩爲丞相爲御史大夫而漢豈止於漢乎然則何以開四夷之兵以虛耗天下之財何以用聚斂之臣以塗炭生民之命如是則文帝之貽謀遠矣奈何竇太后以先帝素行之實而習熟之於宮闈發泄之於子孫至使宿儒名士束之高閣而漢之所得人材不過石慶之木訥公孫之阿佞餘多捷捷幡幡噂沓背憎之人又足以覆家國者則文帝以一好尚之差而其后染其惡子孫被其害人君其可不謹所好哉

上書自衒

出處士君子立身之大節故特不我用則晦智名勇功而友鶴山之雲臣士遭逢則推長才與學而爲辦蒼生之耕然則一進一退權衡於義理之可否斟酌於天命

人心之去留而又揆度於三綱五常之廢興焉耳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伊呂之徒是也漢武帝時上書自衒如此等輩實繁有徒若莊助朱買臣輩是也今觀東方朔建章騶牙終軍識豹文鼮鼠相如賦上林子虛皆博洽之士也然從蘇張之口舌騁莊列之文章或開邊以貽害四方或好仙以迷惑君志或黨惡以交結強藩周書所謂以利口亂厥官之人此也亦何暇正之以出處之道哉所可憾者以漢武之英明而此輩得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以爲心腹之患何者流涎於功名必非守道之士借勢於王公必非特立之人豈足爲風俗勸哉易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又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言當以中道去邪佞也武帝不知夬夬之義反使之廩粟庖肉鳴玉懷金甚至疎踰親卑踰尊天下安得不亂哉

田蚡專權

王者操八柄以馭群臣故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必矣故履之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言臣道以戒慎爲尚也隨之九四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言臣道以明哲爲貴也中孚之六四曰月幾望馬匹亡無咎言臣道以滿盈爲戒也田蚡亦學盤盂諸書黜黃老者也而何以專權爲哉蓋讀盤盂而不讀易未有不蹈背逆之罪者也史謂蚡爲食邑之私而諫塞河決爲千金之賂而求免王恢以甘言教淮南之畔以濮相坐蓋侯之策誠小人之尤也又何怪其竊君威柄以取遂起武庫之言哉所可憾者英明如武帝見不善而不能退反使之居百僚之上至於蚡拔而殺竇嬰嬰先帝之舊臣漢廷之名卿也而以蚡故輒殺之可乎詩曰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其此之謂矣或曰蚡太后之母弟也灌夫之獄太后遂有百歲後魚肉吾弟之語此武帝隱忍不敢發歟愚謂大義滅親自古皆然文帝之誅薄昭昭非薄后之母弟乎景帝誅梁勝勝非梁王之寵臣乎此皆王太后所親見也若武帝奮乾綱之斷而爲天下去罪人則雖太后亦將屈於大義而豈有他患哉嗚乎一相位也田蚡以專恣處之而反得終身富貴公孫賀劉屈氂李蔡嚴青翟趙周不至有蚡之專權而或以獄誅或以腰斬哉帝終身之待臣若此豈非人固有幸有不幸歟

汲黯開倉

陰陽之運不能以常齊而凶豊之數不可以預計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惟在振之恤之勞之來之又從而安集之耳魯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於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當漢之時河內被火汲黯矯制開倉以賑之是若失於遂事矣然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何也民吾同胞也萬物吾同體也當餓殍流離之日若必奏之朝廷而後開倉以賑之則弱者鳥面鵠形而塡溝壑強者鴟張豕突而竊弄擾劫所必然矣安有仁人在上而可使民至此極耶雖然此特涸鮒勺水之一沃旱苗桔槔之

一灌耳曷若順五行脩五事以為預備之策哉吾固為之說曰汲長孺開倉之仁不若耿壽昌常平之制

汲黯近社稷臣

何謂社稷臣記曰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臣若之人有行之者自伊周以下不數也後世光岳不完士無全節故忠化為佞剛轉為柔以奉公之心為營私之計以報國之念為全家之謀者比比於天下求其正直不撓如汲長孺者豈非疾風中之勁草烈火中之真金哉觀其以大將軍之尊而抗禮以丞相之貴而面折以御史大夫之重而有刀筆之斥以渾邪王之降而有貰馬之諫他如多慾之語積薪之喻樂府之對批逆

鱗犯忌諱皆人所不能言而黯獨言之者也夫平居有犯顏敢言之策則臨難必有伏節死義之風國在與在國亡與亡謂非近古社稷臣乎夫帝最不能容人而獨容於黯且極口誇美如此者忠義美名也雖無道之君良心不泯況武帝之雄才大畧安得不敬而尊之乎奈之何敬之而畏畏之而踈出入禁闥之言雖切而卧治淮陽之命已頒矣故雖能寢淮南之謀而安能免輪臺之悔哉

求神仙

或問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脩孝悌不立奚為長生武帝即位之初雅好儒術矣而奚為求神仙哉彼亦見新垣平玉盃之詐已正典刑矣固亦知神仙如捕風繫影終不可得也但以享國既久樂心寖生馳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抵之戲倦矣絲竹鞞鼓之音厭矣故以神仙為奇以方士為玩聽其言洋洋瀟耳庶幾黄金可成青霄可上而為過分之求矣予嘗讀曹植論左慈對君達之類植兄弟以優畜之唐武宗最好神仙嘗言方士皆譎詐虚誇不可信但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愚謂漢武之求神仙事亦類此故未幾而誅文成又未幾而誅五利至晩年斥方士嘆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此其本心之明也第其始也以窮奢極樂之心處之故惑其説猶弄嬰兒於股掌之上其終也以愛養息民之心處之故覺其妄猶開明鏡於塵垢之中嗚呼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不可罔以非類使武帝以求神仙之心求儒術則精一執中建中建極之道不難到矣而豈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哉

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北狄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為中國患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會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防其旃裘肉食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輕破聖人知其然但築城郭溝池充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何嘗輕與之和而輕與之戰耶王恢與韓長孺論擊匈奴辨論上前長孺以為不可擊

令考長孺反覆數四大要欲以飽待飢以治待亂以變夷不足煩中國而高文之迹足以爲法也其議甚正矣柰何追於利口而復曰意者有他謬巧可以擒之臣則不知也蓋安國揣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耳豈武帝所謂效首鼠兩端者耶自是以後盡天下之兵以攻匈奴闢地千里斬馘百萬若可誇大中國之氣也然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殘皆恢爲之作俑也曾未幾何恢以逗撓坐棄市而千金無所施其策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嘗合而論之王恢之請誘擊者固非也而安國之請和親者亦非也恢乃真小人不足責而安國之持論不堅與姦爲市何哉且觀其爲人有宥田甲之量有破吳楚之材有治公孫詭之智有薦壺

遂之公眞王嘉所謂材器有益於公家者也特以持論不堅反與恢同帥師卒之臨墊顚躓陵夷以憂死是亦自取之也

聖人以天下爲度

乾父坤母而民吾同胞人與我本同一體也然有聖人之德則以天下爲度安國之議信也愚嘗味其語意則以漢高白登之圍當之夫豈可哉夫聖人雖以天下爲度而華夷之界限凜然有辨若其不服則是類是禡是致是附而以文德來之若終不服然後是伐是肆是絶是忽而以武功戡之耳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莫敢不來享豈曰彼有犯邊之罪而吾有納汚之量耶漢高屈萬乘之尊而見辱於氈裘之域雖城下之盟不過是也且以公主之貴而匹禽獸之國與齊景之涕泣女吳夫復何異然則賈生所謂首居下足居上也而可以爲天下爲度耶

王恢馬邑之詐

有中國必有夷狄欲盡其種滅其國天下無此理也是以先王之世中國自爲中國而夷狄自來叙爲自來王焉否則嚴荒服之辨不與之盟約不爲之征討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則府庫虛空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變上則將師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庶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兵其可易言耶武帝即位之初未聞匈奴寇邊且前年請和親既許之矣今王恢何

爲者而設馬邑之間以誘匈奴入塞豈非得已而不已者耶原其心欲葅薙而禽獮之使隻輪不反耳天下寧有此理哉按春秋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謂以殄滅爲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如滅潞氏是也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如滅甲氏是也伐鮮虞以正兵加敵故稱名氏幾免於貶耳今以堂堂大漢而誘劫匈奴此豈可鬪於夷狄哉是故蚩尤出長竟天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年死者無數比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噫人君知此義則開邊首議之人當處極刑如王恢而後快於人心也

公孫弘賢良策

主在衛門之下每議天下事則自以爲經論之術布置
之方盡在吾胸中特不得君而進其說耳幸而有司舉
之朝廷策之則當明目張膽爲國家建長治久安之計
此士夫進身第一步也孔子曰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
以成其信其不在茲時耶武帝發策有禹湯水旱何由
之問弘也若能以禹之惟日孜孜湯之慄慄危懼啓告
其君以杜絕其邪心則武帝敬天勤民之志不將勃然
興躍然動耶今以水諉之堯旱諉之桀是以天變不足
畏也然則平日所講貫者何道所經畫者何說不將脩
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耶故鮑子之決止於沉璧
之祭遠歲之旱遷於乾封之說自是而土木神仙之好
舟車鹽鐵之征大宛安息之通西域匈奴之伐窮極奢

慾日益月滋皆弘之阿佞爲之也嗚呼弘之爲人如此
而後世如河汾大儒反稱其洋洋公孫之對至與晁董
並蓋亦未之考耳

人主和德於上

聖賢之道高之如華岳深之如江河本制治之蓍龜作
文之標的也然小人或借之以文奸援之以取寵吾於
公孫弘賢良策見之矣弘之言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
和合於下心和氣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此與聖賢致
中和而位育之言夫何異哉第弘之謂和德乃和其所
謂和而非吾儒之所和也今考弘傳有曰仁者愛也義
者宜也禮者所履者也似亦知德之言也但曰智者術
之原而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
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是以爲智豈知所謂智哉
且論四德而以術爲智則未免流於異端之說至其所
謂和德之功引而不發豈知之而未言歟抑亦有所不
知歟愚謂弘少爲獄吏以有罪免後牧豕海上年四十
始學春秋雜說則其學術之謬可知矣雖曰爲母服喪
三年然亦有被布服衆之詐也豈若董子之策明白痛
快直足以從劑國脉而矯梅君德哉且當時武帝謬政
百出弘徒侈其辭曰和德於上而竟不探其本藥其病
嗚呼豈可以易和哉弘之姦邪又可識矣

飛將軍

李廣以良家子結髮從戎大小七十餘戰未嘗敗北此
其材氣超逸漢之邊將孰能出其右乎然自衛霍之出

斬虜封侯者數十百人而廣至於失道卒以自裁當時
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有大材而嘆其不偶也以愚觀
之以廣之能而至於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律而陷否
臧之凶也步儀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郊特牲曰簡車
賦歷卒伍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習軍旅是故善爲將
者使有以懷吾之恩又有以服吾之令則勇者不能獨
進怯者不敢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爲用以
守則固以攻則取以戰則克矣李廣使人人自便不爲
思險練兵之策則雖簡易不苛士樂爲之死也然不爲
惕號之計而暮夜有戎將何以待哉其敗也固宜

賢主觀萬化之原

治有內外事有本末樂之言似矣而未探其本也譬之

支屢圮於本末俱弱之時四方上下無非穿漏而所先
者棟柱也如醫壞症於補瀉雜用之餘四肢百脉無所
受病而所急者腹心也漢武之爲治皆往往穿漏之地
受病之處也而爲捽人良醫之慮孰有大於正心乎蓋
心者萬化之源正賢主所當觀也觀其心則能謹其獨
而反觀内省若周書之勿貳于非幾若禹謨之敬脩可
願若說命之念始終典于學由是學道而自能愛人體
仁而自能長人又何民心不歸而至於土崩乎揚子曰
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
朦武帝之所以不能愛民正緣内多慾而不能觀此心
以爲萬化之本故其視盲而精朦而政事幷張又何足
怪哉徐樂上書自謂人也安足以知大學正心之道

主父偃請分王諸侯

始讀孟子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有王者起或千
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竊疑孟子雖受命世之大才然
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必有鼂錯之禍矣及觀漢武
帝主父偃之策令諸侯分王子弟齊分爲七趙分爲六
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而强藩重鎭自削弱於談笑指
麾之下孟子之言於此驗矣然愚以爲自主父偃削地
之後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子弟日以藩而封
國日以分地勢日以小卒之王莽篡位諸侯王兵弱力
孤坐視莽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
符命於是自假即眞而莫可奈何諸侯王厥角稽首奉
上璽韍惟恐在後或稱美以功德以苟活須臾之生此則
主父偃分王之策誤之也愚謂若孟子處之分王亦必
有節不應世代迭相分王而至於削弱之甚如此也夫
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故王者建國封立
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
下也是以形體强而王室安諸侯王國之藩屛王之股
肱手足也今撤其藩屛弱其股肱手足卒有變故以一
人當之可乎昔周監於二代立爵五等分國八百同姓
五十有餘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衰則五伯扶其弱秦則
不然自任私智詘笑三代竊自號始皇帝而子弟爲匹
夫内無骨肉根本之輔外無尺寸藩屛之衛陳吳奮其
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勢使之
然也此吾謂王氏之簒主父偃誤之也而素隱乃言分
邑爵封振振在詠扞城禦侮焊煒煇映百足不僵一人
有慶嗚呼亦誣矣

俠郭解

按史記游俠傳若急人之難者免仇於死如郭解者亦
士君子之所難也故曰狀貌不及中人而天下皆慕其
聲至於客殺解解客殺之是解未有可殺之罪也而公
孫弘以爲甚於解殺之遂族解不幾於深文乎噫春秋
書趙穿弑君而以趙盾爲首惡之義也公孫弘本疑人
獨於殺解爭爲得大臣之體按解少時陰賊少不快意
所殺甚衆借交報仇藏命及鑄錢發冢不可勝言此天
下之大惡記所謂左道惑衆書所謂讒說殄行者也不
誅何待乎弘本疑人治春秋尚能斷此疑獄得大臣體

若使能務正學而深得春秋正旨豈不能建大議論立大事業哉雖然弘殺解是也而夷族之刑乃亡秦之弊政其父子兄弟同産何罪而幷殺之耶

公孫弘開東閤

易曰渙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謂天子在上當散小群以成大群而植私黨以要譽招賓客以釣名不可也故班固罪四豪荀悅惡三游蓋有見於此矣呂不韋背戰國之餘風陳豨偭漢綱之跡闕遠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天子切齒則賓客之爲害可知矣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何以切禁主上皆賓客之害也公孫弘起東閤延賓客得非襲魏其武安之風乎或曰周公握髮吐哺以來天

下之士其次若趙文子延管庫之士七十人孫叔敖招鄭下之賢數百人然則公孫之開閤蓋欲以人事君而薦賢爲國也嗚呼弘妬賢忌能人也而豈能招賢人乎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當時如董子汲長孺皆正直人也而乃方茂爾惡濟濟訛訛爲操戈之計則弘之爲人可知矣而豈能招賢人與論政事乎吾謂弘所招來之士必其曲學阿世與弘相類者乎不然何主父偃請城朔方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得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弘而弘服然則平津之賓客類皆庸瑣齷齪之人翟公所謂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也而豈有鳳凰浴於常網蛟龍釣於常竿哉然則宰相當如之何曰恭乃事齊乃位度乃口而開門謝客則善矣

丞相封侯自弘始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旣無軍功則終無入相之路此高帝馬上之陋規也武帝欲激厲儒者故以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不亦矯枉過正乎何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亦謂以軍功爵之也故以列侯爲相雖曰馬上之陋規然而非軍功不侯豈非萬世之良法哉使儒者則可相則自布衣而超取相位亦足矣何必封侯以爲重乎自弘之封侯也而後之爲相者不論軍功之有無皆封爲恩澤侯先後相望是何輕視侯爵如草芥哉大抵環坐玉堂講太平之政誠不若間關於干戈矢石之中以開不世之基者之爲難也

故以軍功封侯此漢之良法使帝但以弘爲丞相則更張之善矣而何以列爵分土之寄輕授之人哉且于時豈無董仲舒之醇儒豈無汲長孺之人臣使以二子拔之相位則天下僉以爲變法之善取人之當矣而乃以妬賢嫉能之公孫弘爲相詩曰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其弘之謂矣

卜式助邊

財利之迷人也久矣自古豪傑之士輕財重義者亦不多見而式以布衣請輸財助邊何也漢以貲入官未有至三公者式無文學而恥入貲故易名曰委輸以佐軍興此公孫弘謂非人情不可近也夫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足豈人情也哉且武帝好大喜功

窮兵遠討使吾中國黎元肝腦塗地此仁人之所隱痛也卜式乃為之輸財正助縣官者豈天下之福耶夫三軍之衆日費千金考式以田宅盡與弟獨取羊百餘致畜牧蕃盛是式之富不及陶朱縱有財輸縣官不過為一錙穀之助耳曷能罷兵民以省國家無涯之費乎當弘議罷出之餘式亦當自愧矣會渾邪降復持錢二十萬以給貧民此與陳氏厚施於國也何異哉故自是而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自是而為齊王相爵關內侯由布衣三遷而為三公真胡致堂所謂取償於漢豈直十百而已也夫式曰向也有不欲官之對而今竟受不辭式之姦巧可驗矣而帝乃以義形於色下詔褒嘉之將誰欺哉且頒爵於一人而奪爵於列侯蓋曰予不戕

禮則然矣皆式激之也使有聖王作以鄉愿之賊示遠竄久矣而何齒錄之有

賢者宜死節於邊

死生之際亦大矣畏死者陷不忠而輕死者流不孝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未聞以死爲美事也以死爲美事蓋以報君父之仇伸臣子之節耳豈布衣而死節於邊哉方武帝窮兵毒天下式若懷漆室之憂則叫閽闔吐肝膽寧以身遭溲恒之誅萬一罷兵息民猶不失為仁人之言其利博也方呂嘉反於南越漢廷謀臣猛將夫豈乏人式乃上書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死之以盡臣節是思出其位矣原式爲此言者豈眞有好義之良心哉亦以武帝好大喜功之君也用兵貴前不貴怯貴勇不貴儒是故陽爲殞軀之說使人主知吾之氣壯而可以托知吾之材銳而可以用則將寵任不衰以爲膺祿僚位之地此式之志也然則式老發巨猾者也而豈能死節哉縱或死之乃弟子輿師之凶死也輕鴻毛矣以此觀之班固以卜式並汲黯而同之質直謬哉

幕南無王庭

匈奴為漢害也久矣高帝白登之困呂后嫚書之遺孝文綏靖之餽賈生言於朝爲之流涕長太息甚矣哉夷狄之桀驁也武帝積累世之富奮一朝之威遣衛霍將兵深入不毛驅胡虜于窮邊絕塞之外自是昆夷駾矣獫狁遯矣而中國之威揚矣祖宗之恥雪矣論者咸謂

之意予不然有中國卽有夷狄猶晝之必有夜陽之必有陰而豈可盡滅之也耶建元之初匈奴未聞入寇王恢首開邊釁自是連年出兵問之則曰雪祖宗之恥也不曰夷狄譬之禽獸有不可以人理較之乎且吾聞之敵患藏怨不在後嗣而後雪高文之恥者誤矣奈何當時群臣不皆汲黯而衛霍二大將軍出塞無虛歲豈不聞宣王伐玁狁至太原而止乎又不聞伯禽之征淮夷至東郊而止乎何爲至此極也易曰三年克之憊也春秋傳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之不可黷也武帝之驅匈奴固可快人意而海內虛耗亦足以饜人欲也其爲天下之求戒哉

汲黯願出入禁闥

至尊者人君也至微者君心也試觀一日之間凡左右前後陰拱默伺以售其計者紛紛然一攻之不入十攻之矣十攻之不入百攻之矣人君以一心而為衆欲之攻至此亦可畏矣哉士君子懷先憂後樂之志政不足適也人不足間也惟以格君心為先然必其地近其情親而後可以格蓋地近則耳目所必接情親則心志所必投於是繆可糾愆可繩闕可補早患之不待暮以言可也暮患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所謂地近情親者無他出入禁闥與人主相為周旋而已苟置之外郡則君之悪已遂而吾猶不及知或知矣而進其說則吾恐或以為壯趾或以為浚恒此禍機之所伏也況武帝之多慾黷武之熟矣若一旦離左右必將肆然無忌而繆

政百出黯老成謀國者故願出入禁闥非薄淮陽也誠愛吾君也而欲薰陶其氣質也涵養其德性也使帝因是而留之在朝則地近情親經綸之下必脩明乎國是矣豈不有裨于君德哉惜乎護疾忌醫而顧棄之外郡其為亡秦之續宜矣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悴長孺之忠世之不能言者也而惟躬是悴至此豈天未欲斯民復三代之盛歟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六 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七

屏石戴璟著

漢世得人之盛

昔孔子論有周人才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天下後世皆黃慕之以為不可繼也班固何為者而曰漢世得人於茲為盛是以夫子贊周室者而贊漢世也嗚呼此左傳所謂僭言也哉姑以武帝之群臣而品論之若董仲舒之儒雅汲黯之質直蘇子卿之奉使雖求之古人之中當不多讓而況於漢乎班固以是為得人之盛誰曰不然下是若倪寬之工於經司馬遷之長於史洛下閎之精於曆亦庶乎有用之學若衛霍之將兵金日磾之守法霍子孟之輔君亦庶乎非常之功然細而論之得

失相半而瑕纇難掩多矣若夫公孫弘失之姦卜式失之詭石建石慶失之愚韓安國鄭當時失之飯趙禹張湯失之刻東方朔枚皐失之鄙嚴助朱買臣失之佞唐都李延年失之淺相如失之鷙桑弘羊失之詹張騫失之媚正漢之所謂為良臣而先王之所謂民賊也以此人而為得人之盛是牛驥同阜薰蕕同器矣且滑稽豈美名應對豈上德而亦附之人才之列乎嗚呼周之人才止稱十亂而班固所取則至於二十餘人之衆何不知量之甚也試取一人論之其孰能與十亂分半席坐乎雖然使武帝以董仲舒汲黯蘇武三人者擢之台輔托之心膂則成周之治效庶幾可望一二焉而或棄之江都或遷之淮陽或困之中郎此漢之所以止於漢也然

則有人而不能用漢世何嘗得人之盛哉

天子建中和之極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不知封禪何名也夫封禪非古也其秦之侈心乎或謂自燧氏以下七十二君皆封禪淺淫至於秦漢之時諸儒狃於見聞而莫知其爲妄者夫古者結繩而治安得泥金檢玉且虞人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何用金玉哉或謂創業之君方封禪周成王非創業也而何以封禪乎此其言前後矛盾也況或曰禪云云或曰禪亭亭以一石一山之地而諸儒辨正皆無定說齊桓公封禪而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其論正矣但所編七十二代等事皆怪誕不經朱子謂管子書皆是後人假托而杜撰之故愚以爲封禪三代

以前無有也其昉於秦乎世所傳七十二代君意或秦時人爲之耳倪寬治尚書事歐陽生時行賃作帶經而鋤卒以射策爲掌故是亦漢儒之表表者也不能察其訛辨其繆亦曰天子建中和之極而欲武帝自制封禪儀嗚乎天子建中和之極則天地之心即我之心精神所向徵兆自報矣而奚必封太山禪梁父夫中和之極則聖人地位德盛而心下矣豈肯震耀神功誇張盛德如後世之刻石勒碑者哉吾知相如遺稾眞子虛烏有先生寓言之妄也而寬何乃雷同附和之耶昔季氏旅太山仲尼以爲僭帝雅重寬從容問尚書一篇向使倪寬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藉口不使其君執季氏等矣嗚呼以張湯深刻小人而寬爲之掾流連而弗去其人如此又何怪其附會封禪之議也哉

公孫賀不受相

詩曰如彼遡風亦孔之僾好是稼穡力民代食謂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也賀之不受相是寧稼穡而不願仕進也亦獨何哉蓋古者刑不上大夫非有極惡未遽加以刑憲也漢武以嚴刻御下雖以丞相之尊重多見誅殺如李蔡嚴靑翟趙周皆以丞相相繼下獄我生不辰逢天寘怒此公孫叔子涕泣不受相得非以載胥及溺爲懼乎曾未幾何亦以下獄見殺兩無正之詩曰惟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賀不受相而卒死於相得非以直道而取

罪乎吁是未可深咎武帝也考史賀夫人君孺衞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既侯南窌又侯葛澤位重者身危其所由來漸矣況又賀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奉法賀旣不之禁又與公主私通爲木偶咒詛上賀又不之禁此朱安世謂南山之竹不足受吾辭斜谷之木不足爲吾械也夫爲丞相而不能教一子尚何面目表師百僚也哉其死也宜矣使賀也明大學之道而教子義方毋納乎邪則需于血出自穴何至以身爲大戮哉嘗合而論之武帝丞相凡十三人而以誅死者凡五然惟趙周最爲無罪若李蔡之盜園錢劉屈氂之立昌邑嚴靑翟之排張湯皆有可誅者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其諸人之謂矣

武帝下復仇之詔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此臣子之常禮也然當權其輕重而處之以直報怨可也豈可膠於常哉以漢事觀之白登之圍嫚書之辱固可恥矣然當其身而爲之釋怨解仇或與和親或致繒帛於其身且包羞焉今五葉矣而復下復仇之詔於義安居乎讀其詔有曰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此蓋祖公羊之說也嗚呼此知有傳而豈知有經哉按春秋莊公四年書紀侯大去其国吾伏思之一以美紀侯之不爭地害人而去故不稱其名一以薄紀侯之不遷國圖存而去故不錄其卒何嘗曰春秋大襄公乎不然齊魯亦世讎也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

也然則公羊所謂春秋大襄公其諸借襄公以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也歟武帝不考公羊之微旨而額妄引經傳欲動干戈於數萬里之外不亦牽合附會也哉且帝以復讎爲名是也然建元之初與匈奴和親前日之和親是則今日之復讎非必居一於此矣且于和親之日曷不念祖宗之仇而與之和親哉以此駁之可以証其說之窮矣蓋因伐宛之威欲遂困胡而自耻無名故下此詔耳夫自衞霍出塞之後匈奴遠遁而增也因廣州郡則亦已矣又不此足而欲下詔困胡此豹虎無厭之求也而借復仇之名以欺天下後世將誰欺乎

司馬遷言陵無罪

孔子曰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謂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可爲而制法則法無不行矣司馬遷於李陵之事夫豈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哉夫李陵與匈奴戰兵敗降虜乃萬古之罪人也而遷言其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有國士之風嗚呼吾聞孝子能忠人之國矣信人能事君之誠矣國士能死君之難矣方浚稽之戰矢竭無救使陵於此堅仲連之志奮王蠋之勇雖事不濟身不幸氣節凛凛以是而謂之孝可也信可也謂之奮不顧身之國士亦可也今行禽獸矣心狗彘矣而可謂之事親孝乎可謂之與士信乎可謂奮不顧身有國士之風乎能奮不顧身矣而何偷生賣國至此乎況陵與韓延年俱往延年戰死而陵甘心降虜焉陵固延年之罪人也

遷不盛言延年之美而反謂陵有之其誰欺乎至於陵之不死欲待時以報漢此言尤出於欺罔腐刑之下豈曰不幸哉或曰武帝善御將而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召臣之負咯相直矣嗚呼父雖不慈子可不孝乎凡此皆遷之說啓之也

李陵力屈而降

用兵之法有常有變什圍五攻兵之常也以少撓衆兵之變也古之善行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五攻之道未嘗忽焉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强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輩每出塞少不下三萬騎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前後夾擊首尾救援然後所向有功陵以五千步卒出居延行三

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八萬騎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常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嘗困絕遂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事也而不知特幸焉耳昔秦皇問李信吾欲取荊度用幾人而足信曰不過二十萬既而軍敗問王翦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荊地夫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利哉小變不可怯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爲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嗚呼以王翦趙奢之言觀之陵之敗自取之耳夫士君子不患無過人之才患不能養其氣耳使陵肯爲貳師將

輜重而不恥則必不請自當一隊以與單于角待時而動何衞霍之功不可繼哉今不勝一旦之憤摧鋒敗績北面降虜嗚呼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坐於妻子禍移於老母不可以言孝蓋由向者恃才妄動不能養其氣故耳嘗因是讀李陵答子卿書見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矣愚謂陵若效節致命取信於君哉見其痛毋悼妻尤君怨國矣愚謂陵若忘身守死紓禍於親哉吾於是深有感於陵之事而掇拾先儒之陳言以爲後世將兵者之大戒也

暴勝之持斧

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謂善道人皆可行也又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謂不似者可教而似也又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謂不恤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是故明君制恒產以充閭民之麗於是斂時五福敷錫庶民此比屋可封而外戶不閉也何盜賊之足憂乎自商紂不道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百姓故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微啓言之攘竊神祇之犧牲箕子言之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武王亦言之然則紂之所以多盜由斂煩役重飢寒切身而致之耳下民之孽竟降自天哉漢武帝窮奢極欲筭并及舟車榷及鹽鐵民已困矣重之以軍旅數興行齎居送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幔民之困極矣安得不起爲盜乎暴勝之爲漢建久安之策則當勸君節儉

以率下仁恕以澤民匪肅殺之姑惟教之至再至三不用我降爾命然後大罰殛之則鴟梟且化爲鳳凰稂莠皆化爲嘉穀矣夫何承繡衣持斧之命而誅殺二千石以塞其責嗚呼此豈獨二千石之罪哉而何乃喜陷之刑辟至此夫蝗去中牟鳳集潁川九江得人而去猛虎潮陽得人而去鱷魚夫異類尚可德感也盜賊亦人類耳所以化之夫何難哉而乃作福作威脅殘脅虐正若子方痛飢而乳之慍者復奪其食牛方奔喘而牧之悍者復疾其鞭則其轉耗羸殘而激成犄觸勢所必至矣厥後巫蠱之亂勝之亦受嚴嗇之害輕於殺人者人亦輕殺之其誰曰天道遠云

秺侯則　張騫　蘇武

大丈夫生不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蓋提師百萬不能攻城掉舌三寸可以卻敵甚矣使人之職重也然奉使之道固貴乎有才以將君命亦貴乎有節以伸國威若徒以專對捷給為能而於大節有歉焉吾未見其可也漢武帝時善奉使者莫若蘇子卿蓋在胡十九年嚙雪牧羝濱於死矣而甘以身膏草野揚名匈奴其視李陵衛律之罪上通于天者誠不啻若犬彘也古所謂使四方不辱君命此之謂歟彼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匈奴遮得之予妻有子則雖持漢節不失亦已服胡俗矣逮至大宛及康居而復見獲於匈奴乃乘國亂與胡妻亡歸漢此何等舉措哉夫人臣事君引之當道志於仁而已矣今乃盛言竹杖蜀布之利事西南夷建公

主出嫁之策復招烏孫此其逢君之惡以開邊召釁嫁害天下其罪不可勝誅矣況與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後期當斬贖為庶人則豈有心於任國事者哉然則以張騫而例蘇武是以蹇驢而肩騏乘也其亦弗倫之甚矣

榷酒酤

酒酤之禁三代以前未聞也而起於周按周官酒正之外在地官則有司武以掌市飲之禁在秋官則有萍氏以掌幾酒之禁然則漢之榷酒酤其祖於周歟曰不然夫豢豕為酒禍至無窮也不為之禁則湛酒而無度群飲而鬭囂而風俗日敗獄訟日繁矣故酒誥曰汝剛制于酒群飲汝勿佚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若夫孝養洗腆之所樂歲時會合冠婚鄉射之所飲則先王固與民共之豈復貪其利哉漢興此意猶存故有三人已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之禁後元一詔拳拳憂百姓多為酒醪以糜穀先王之意正若是而已漢武帝費用無度凡遺利在民間者網羅殆盡故榦官之設雖近於酒正水衡都水之設雖近於萍氏大抵自貪其利耳此所起賢良文學之紛紛歟自是而後其禁愈嚴其犯愈衆至於犯私麴者處以極典謂非漢武之開釁端乎吾觀唐宋以來名臣建白若孔融李膺王旦王軫范成大之徒皆諫酒酤而率未有開君蔽者蓋不過改日攘為月攘耳愚讀史至唐裴諝傳代宗問榷酒歲入幾何諝曰臣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

治國以仁義何以利為此言可謂正矣嗚呼若使漢武聞裴諝之說則外本內末之念其少息乎何至貽千百世無窮之禍也

勸學興禮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故先王之治以禮為本有宮室車輿以為居有衣冠冕弁以為服有尊爵俎豆以為器有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鄉射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至田獵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民為孝慈友弟忠信仁義此歐子所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也晚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故范武

子不知殺蒸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曾不知尚羔衞不知立市而士夫之知禮者鮮矣況欲宣教化以美風俗乎漢武帝獨能詔禮官勸學興禮爲天下先真可謂嘉唐虞樂商周狹小漢家制度矣然自愚觀之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曲禮曰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漢武帝何如君也而能以禮化天下哉夫民心至愚而亦至神也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則言行弗能踐也忠信不能體也而禮樂之本亡矣天下之民但從所好也而豈肯從所令哉然則勸學興禮之詔亦不過虛文耳或曰自帝下此詔而公孫

弘選子弟入學復其身而擢用之自此彬彬多文學之士則勸學興禮不爲無補於世道矣嗚呼不導民以禮之本而導民以禮之文故其所謂學者亦一偏一曲之士而未有真材實學可濟太平者哉是故人君興禮必先有躬行心得之妙以爲倡率鼓舞之機而後可也

王賀陰德

聖賢論禍福之際詳矣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湯曰天命弗僭賁若草木武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孔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是則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也明矣然積功累仁君子當[illegible]分豈徼此以要福哉方武帝時直指之使繡衣持斧[illegible]手斬天下競以嚴刻相尚獨王賀逐捕魏郡群盜多縱之而甘心於罷黜此若誠有寬厚仁恕之德者必施及子孫女則爲后男則爲侯極而至於莽之世南面稱孤人皆曰此王賀所謂陰德之報也然自愚觀之謂子孫之興可也謂之子孫之敗亦可也何者子孫之興不在富貴之侈而在於忠孝之傳不在爵位之榮而在於英賢之盛王鳳王根皆專權蔽主至莽則篡弒之禍萬古之罪人也雖昌耀一時而義兵四起禍及九廟是可謂子孫之興乎嘗試論之賀之縱捨群盜非其誠心特欲陰圖報應陽脩仁惠天下之貪莫甚於此也皆其後子孫濫辱封爵暗奸天位而天下之賊莫大於此也貪心熾則賊心生故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此之謂矣

堯母門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攸司而皆以后爲之紀綱故天子父天下皇后母天下此萬世不易之道也故易曰王假有家勿恤吉鉤弋不過妾媵之屬耳而武帝以堯母名門蓋因妊身踰年有類慶都之妊堯耳孰知妾之名位已定豈可母儀天下而謂之母乎衛皇后寵衰心不自安上使大將軍諭旨則有易太子之心可知矣迨弗陵既長多智然後奇之而復猶豫遂又則無立少子之心又可知矣夫堯君天下者也武帝未有心立弗陵而乃以堯母名

之則雖出於喜之過而名之異也然奸臣窺見而過料之安得無衎中之隱禍乎且帝之所以立后妃者衞后以善歌而立后鉤弋以捷拳而立爲夫人帝之輕佻大率如此且既立其子而殺其母胡虜之道也曾謂堯母而可擅殺之如是耶而司馬遷乃稱其昭然遠見爲後世計慮亦惑矣

太子斬江充

太子天下本不可動搖江充以閭閻反復之賤臣以巫蠱誣陷太子一死不足以盡其罪矣然銜命治獄乃君之詔旨也太子安得而擅殺之既已殺充矣附咽之癭豈可割哉穴城之狐豈可灌哉於此亟走甘泉自歸司敗則帝必明吾之心而宥吾之罪乎柰何稱兵闕下與父兵戰不謂之謀反而何雖然武帝亦有以致之也先儒謂其與諸子疏而后稀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恍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爲置賢師傅而使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爲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爲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斬捕太子十也然則城上之宮湖中之臺亦何及耶或曰當此之時使帝下詔赦罪太子之命必不自縊於南奔一繩之下而猶可以復東宮之位乎曰太子之罪可誅也武帝之痛不可忍也免其死易其位亞於藩王列於庶人如唐太宗之處承乾則得之矣

石慶醇謹

人臣之道莫善於醇謹粹然不雜之謂醇凜然不慢之謂謹若太禹之弼直伊尹之匡救周公之篤棐畢公之克勤謂之醇謹無忝矣石慶多質少文者也而史以醇謹目之可乎按史萬石君家法最嚴而慶數馬之對敬見於事君立石之祠仁孚於百姓此史謂之醇謹也吾謂慶乃患得患失之匹夫耳而何醇謹之有何以言之宰相輔佐天子天下事皆所平章者也武帝之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決於宰相如從流民四十萬於邊國家大議也倪寬以御史大夫任之而相不與知則宰相之職虛設矣而慶乃甘心焉遲遲九載之內上而君之多欲下而民之多怨中而臣之多僻繁而政之多邪不可人意者紛紛然也夫何緘口結舌無一言及於獻替則將焉用彼相矣且流民徙邊之議自慙不任職而曰罷駑無以輔城郭帝責之以爲蕩搖百姓乃復起視事是庸懦莫此甚也吾嘗謂石慶之醇謹卽胡廣之中庸孔光之柔和均之爲鄙夫者乎詩曰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心之憂矣自貽伊戚謂不能見幾遠去自遺其憂也其慶之謂矣

田千秋一言取相

宰相輔天子以出治代天之工歷帝之載坐而論道經邦者也其任亦重矣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言有柔順中正之德而上應於君則得之以道不素飽矣又曰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謂受上之益不可徒然無所

報效而大有作爲可也苟無大作之才而居漸磐之位其能免素飽之羞哉漢初宰相皆以積功封侯及父次者爲之若其他才有餘而功資不足封侯則但得爲御史大夫如周昌趙堯是也田千秋一高寢郎耳以數月而取相封侯豈肉食者鄙本乏遠謀而千秋能訟太子冤故待之以不次之位哉嗚呼此一言也雖明父子之恩未能弭多慾之私雖能開君心之蔽未能清此心之源夫豈大作元吉者比耶帝於此或賞之金帛或進之下僚是亦足矣而何以堂堂相位遽授之立談之頃乎孔子曰與其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千秋一言取相是食浮於人也且重宰相是重朝廷也一言取相不幾於輕視名器也哉故匈奴亦曰漢置宰相非爲國也

以一男子上書而得之其爲外夷所恥如此豈不重傷中國之體哉自是而後托孤之命相不與聞君之謀相不知霍光以一武夫爲大司馬遂侵相權而廢置自由謚口役宰相以一言蹶取之者不若九卿積用有年而可以大任也是故朝見得乘小車固爲千秋榮子孫以私怨論死亦爲千秋辱人君觀此尚當秉心宣猶考愼其相

輪臺之悔

仲虺稱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仲山甫相宣王不貴於無闕而貴於補闕易曰冥豫成有渝無咎謂過既成而能有改焉亦聖人之所許也春秋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謂其悔過能改故晉侯稱爵而以秦誓列四代之末也漢武帝本好大喜功之君也而末年乃有輪臺之悔是成有渝矣亦何愧於秦穆哉原帝所以至此者蓋更閱久而眞見定懲艾深而實意形今取其詔而讀之其始也悼貳師之失利而曰悲痛常在朕心其終也悔輪臺之非而曰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其末也歸重於力農而曰脩馬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爲民一念眞切深慤足以壽漢脈於幾絕足以扶漢鼎於既危足以關四百年理亂之數非小也班孟堅不載之帝紀而載之西域傳其亦獨有取於是詔故表而出之不欲混於中耶詩曰無忝我祖式救爾後言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而子孫亦蒙福也其武帝之謂歟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人才國家之利器故以人事君愈於以身事君也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言人臣當以推賢爲急也是故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朝取一人焉援其右暮取一人焉拔其尤此三代賢臣事君之道也韓安國鄭當時在漢獨能以推賢爲務幾於以人事君者矣然自愚觀之二子特逢君之惡耳武帝外興師旅內脩宮室使興利之臣四顧索然莫能措手則將懷財盡民散之懼而卓然更化復於質朴豈特末年而後下哀痛之詔乎夫何當時爲東郭咸陽孔僅權鹽鐵算舟車言利析秋毫以滿帝之欲俾帝之欲心與財俱長是猶縱龍之雲雨虎豹之羽翼也大節已虧

縱有推賢之意何能揜其失耶借曰安國薦壺遂臧固所推舉皆廉士似矣然貪嗜財利何以推轂賢士哉昔鯀之治洪水三苗之即功共工之象恭滔天彼其罪惡之刑無可疑者惟驩兜嘗稱共工於朝而遂與三人同罰焉功莫大於進君子罪莫大於進小人也然則當時生舜之時不能逃崇山之貶矣

帝王處仁遷義之法

人君治天下育之以仁正之以義是仁義爲治之要術也性之者堯舜是也身之者湯武是也處之遷之者太甲成王是也漢武帝輪臺之詔下於七十有五之年胡致堂謂其可爲帝王處仁遷義之法是固然矣然愚謂此可以爲武帝幸也豈可爲帝王法哉夫武帝窮奢極欲

好大喜功重刑厚斂之事與秦始皇無異第其享古稀之壽然後志氣定而本心見世故熟而見理明始有輪臺之悔耳向使五六十年而捐館則萬世暴君也而又何取焉顧可以爲處仁遷義之法耶易曰不遠復無祗悔武帝之復遠而又遠矣一日之處仁不足以蓋終身之不仁一日之遷義豈足以勝平生之不義後世帝王不幸而有過則當朝惕夕警亟去病根易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謂以不貞之咎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若待七十有五之年而後改過吾恐其氣既銷壯心已阻安能陽剛用力之久而處仁遷義耶

霍光等受顧命

漢武帝以昭帝委托霍光卒成擁立之功人皆以爲付托得人也自愚觀之一則未正其名一則未清其黨何也君天下者天子也輔天子者宰相也以漢初觀之申屠嘉爲相欲斬鄧通田蚡請按灌夫武帝曰此丞相事何請乎時相猶有權也其後以中大夫侍中而內庭之事相不與知矣自九卿更進用事而外庭之事相不與知矣自吏六百石以上謁於尚書而天下之事相皆不知矣大臣既不與大事則小臣得以輕柄臣自是而後田千秋處相位而帝以周公之事委之光委之光則宜以宰相之名正之也不然故燕蓋之敗桑弘羊之子遷奔吏吳繫獄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議此其職也而光以擅召爲千秋之罪豈非名之不正以致其職之曠

乎於是昌邑之廢丞相不與廢立之謀而相權愈卑矣至於張禹爲相而輔政專權乃在王鳳孔光爲相而秉國專政乃在王莽陵夷至於篡立以亡天下豈非原於名之不正哉故曰一則未正其名吾聞之天下之政出於一則治出於二則亂文中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武帝既以光受遺輔政矣則當慎選剛直如趙堯周昌之徒以爲羽翼今以金日磾上官桀同受顧命日磾固篤慎人也然出自胡虜不足以辱問是大任至於上官桀之頌敵巨猾乃城社之狐鼠也而亦使之與光同列是一齊而衆咻幾何不敗公事乎詩曰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此之謂矣故自是以後與光爭權通謀燕國幾有篡逆之禍向微蓋主舍人之上變

則帝之身且不保矣而況於光乎故曰一則未清其黨

孝武尊先王之道

溫公謂孝武能遵先王之道以愚觀之特有表章六經罷黜百家二事耳夫先王之道未墜於地要不出三綱五常而已帝之爲君立衛謳殺鉤弋而夫婦之常亂用讒臣殺太子而父子之恩薄戮竇嬰殺趙周而君臣之情虧且先王治天下之道曰敬天曰勤民曰寬仁曰節儉其道非一端帝也以天旱爲乾封而不知敬天之誠以酷吏爲廷尉而不知勤民之實黜董汲而不知儒之當崇好神仙而不知邪之當闢栢梁建章之宮作舟車鹽鐵之賦征而民財耗矣匈奴東越之伐大宛西域之通而民命促矣其於先王之道正猶枘鑿之不相入故

雖嘉唐虞而安能得唐虞之彷彿雖樂商周而安有企及商之一二嗚呼惟其有遵道之名故王通附之七制之漢惟其無遵道之實故溫公擬之二世之秦

受忠直之言

左傳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諺謂苦口之藥利於病逆耳之言利於國此英主之所願聞而庸君之所厭陳也高祖能從諫轉圜矣而不能無嫚罵於陸賈之對文帝能止輦受言矣而不能不遲遲於賈生之策三代以來人主能受忠直之言者少矣漢武帝始賢君也而豈能受忠直之言乎正心三策忠直矣而黜之江都力行一語忠直矣而罷之田里多慾幾言忠直矣而放之淮陽乃若擬鹽鐵之惡者貶之

散階論反幣之事者坐之腹誹爭和親之議者投之邊障夫數人者非有折檻之威非有牽裾之戇帝已不能容而百計去之矣其所謂受忠直之言安在哉嗚呼使帝而能受忠直之言則文景之富庶不改而亡秦之禍亂不續也晚而悔過頗知受言然耆艾宿儒已蕭條矣所得者僅有壺關老之書高寢郎之議已非國家大計詩曰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謂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哉噫其武帝之謂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六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八

屏石戴璟著

雋不疑引經斷獄

聖人作春秋所以為萬世是非之斷案也然於蒯聵而稱趙鞅納世子于戚於輒而書齊國夏石曼姑圍戚其義何居乎蓋蒯聵雖得罪於父、也未嘗有命廢之若輒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書世子以見蒯聵未絕乎世子之位也書齊國夏以責國夏有黨輒之罪也漢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詐稱衛太子詣闕而雋不疑叱吏收縛曰昔輒拒蒯聵春秋是之蓋不疑洽春秋為郡文學有槩於中久矣嗚呼以春秋是輒世儒援經之謬一至此哉嘗試論之衛太子之詣闕與蒯聵之歸國事適相

方然蒯聵未有廢黜之命則猶正位東宮而情不可以拒據既蒙納斬之詔則已正名逆賊而法不可以赦此豈可比而同之乎然則不疑之斷獄是也而引經則非也雖然當方遂詣闕之時下自百姓上至群臣相顧駭愕莫敢誰何而大將軍且戒嚴宮闕以備之漢庭可謂無人矣獨曼倩引經一斷決天下大疑獄其有古人之風哉且觀其為人貴暴勝之之刻平齊濟之嘩卻霍氏之婚真趙廣漢謂不疑於朝廷爭不可及也班固贊之曰不疑膺教應変當理又曰學以從政臨事不惑噫雖未必盡然要亦近之矣

杜延年勸光儉約

詩曰薪是獲薪尚可載哀我憚人亦可息言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庶其息而安之可也杜周與張湯在先帝朝導之以見知故縱之法貽害天下博矣杜幼公乃周之子為諫大夫獨勸光儉約其亦欲息而安之乎于時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皆延年之功也且延年本霍光吏首發大奸有忠節當時比之劉章亦何偉哉書曰爾率德改行蓋先人之愆惟忠惟孝延年其近之矣過所惜者居九卿十年賞賜賂遺貲距千萬則是黷國以義而庇己以利也安得謂之純臣哉

安邊足用之本

鹽鉄之議昉於何時乎考禹貢以青州貢鹽梁州貢璆鉄銀鏤此鹽鉄之貢所由起周禮有鹽人掌鹽四種有丱人掌產金錫之地厲其禁令則鹽鉄之議於是為重

矣然先王為此所以通有無供用度耳何嘗與商賈爭市利乎自管仲管山海正鹽筴計煑海之利鑄莊山之金而鹽鉄之議於是大行矣夫管仲小器也而後世何為倣之今考太史貨殖一傳如烏氏之以鹽鉄起家富侔王者吳王煑海為鹽而國足饒是時鹽鉄之利亦何嘗歸於官哉至武帝用孔僅之謀以鹽鉄之官數十布在郡國則又祖管氏之故智以籠天下而民不堪命矣蓋自是就本者寡趨末者衆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賢良文學請罷其見審矣弘羊夫何為者而曰北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哉嗚呼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安邊之本也生之衆食之寡為之疾用之舒此足用之本也且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鹽鉄

一商賈刀錐之末耳而謂堂堂一天朝與民爭瑣瑣之利哉詩曰無封靡於爾邦記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易曰弗損益之貞吉皆言不可專利而當以義爲利也弘羊此舉本開千萬世聚斂之端而借禹貢周禮之說以文其奸其侮聖賢也大矣其罪可勝誅哉他日入上官之黨身陷大戮亦所宜然

霍光知時務之要

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故識時務者在俊傑而知時務之要者尤人所難也霍光不學無術者而史謂知時務之要何哉嘗以其事考之杜延年啓告於前賢良文學對詔於後故始而問民疾苦繼而賑貸貧民未幾除田租減口賦罷酒酤史謂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誠是

也可不謂知時務乎然知時務矣而時務之要未之知也夫上官以五歲而正位中宮而光不之禁霍顯以邪謀而毒殺許后而光不之發鳳凰何神而祠之徐仁何罪而殺之以蘇子卿之大節而但封典屬國非所以褒元德也以傅介子之詭計而誘殺樓蘭王非所以御夷狄也且君自我立又自我廢夫豈人臣忠順不失以事上者哉昔子太叔之論甯喜其言曰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其霍子孟之謂歟然則光知時務之要矣而其所不知充多也豈得謂之真知哉

大將軍忠臣

昭帝知霍光忠臣而不爲讒言所搖李德裕以昭帝有至明之德固矣蓋是時以幼冲之年而當群言鼓翕之日屹然有定見信非有至明之德者不能也然以愚觀之昭帝明於霍光而不明於上官桀桀安父子與光爭權意欲身行篡弒以奸天位惟忌光爲之掎角耳上書譖光實桀安爲之也昭帝不窮治其姦而或寵或貶以杜絕禍萌則亦未爲明之至者也嗚呼向使天不佑漢而蓋主舍人不以實告則白龍豫且之禍豈不殆哉然霍光可謂忠臣乎曰未也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前後左右罔非正人故習與智長而成王能致盛治蓋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趨正號之以更非觀之以治體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此人臣之職也今

光不能集衆思廣忠益所與共國政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機事者獨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議義者皆不任也卒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而不能養壽命之源醫和所謂近女室疾如蠱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嗚呼此吾深有咎於光也

夷齊之後一人

聖達節次守節下逆節夷齊不食周粟太公謂之義仲尼謂之仁孟子謂之淸曠千萬世而莫與爲儔者也嚴延年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呂東萊遂以夷齊以後一人稱之然則其人是果相類也哉愚竊非之武王伐商是更姓易號天地之大變故夷齊不得已而扣馬諫焉若武王止廢紂而立商子孫紹殷祚則廢帝立明宗

社之至計也而夷齊必不强聒聒矣漢立昌邑王爲帝誠狂縱不法光奏太后廢之是也第失之於始不能察其爲人之實而輕易立之耳若使光不廢昌邑則漢之宗社必亡於昌邑之手豈待綿延至於哀平之世哉文中子曰霍光廢昏立明所以康天下也延年此奏不爲無理但謂夷齊以後一人則過矣考延年治郡陰鷙酷烈其母棄之竟陷刑憲則延年之爲人可知矣而可儕之夷齊之列乎嗚呼以光之握重權而終不以此奏罪延年則光度量之宏又可嘉矣

丙吉護養帝

宣帝少以巫蠱繫獄使遇刻薄如江充者治之宣帝已斃於亂刃之下安能全其生乎幸而丙少卿寬厚大度

哀王孫無辜而閉門拒使者自乳哺以至成童爲之擇良家以保安之故百死而一生耳然吉所以如此者豈料宣帝有登儲之日哉蓋寬厚之德充積於中惻怛於外自有所不忍者厥後有疾封侯夏侯勝推其必起有子孫爵位尊論其當原爲善之報亦自有不可揜者矣或曰武帝治巫蠱失於江充而得於丙吉亦知人之明也噫帝豈以吉爲寬厚而用之哉吉本獄吏至廷尉右監帝使之治巫蠱意其素明法律必能成羅織之獄耳故使之治巫蠱也而不知寬厚不殺之德乃如是乎吾謂天心默佑將立孫已爲帝而假獄吏之兆不虛傳也

張釋之于定國優劣

史謂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　味其語意則以定國優於釋之矣愚嘗以其事考之昔堯曰宥之三皋陶曰殺之三皋陶能守法矣若夫張釋之爲廷尉其聞皋陶之風而興起者何者犯蹕之罪文帝曰誅釋之曰罰金盜環之罪文帝曰族釋之曰棄市此書所謂予曰辟汝曰勿辟予曰宥汝曰弗宥者若釋之吾無間然矣于定國則不然自地節元年以至甘露三年皆爲廷尉之日廷尉天下之平也趙蓋韓楊之死皆甘露以前之事而定國緘默阿順不聞可否卒使無辜駢戮吾知將詬之於帝矣豈非千古之寃也哉或曰漢時有詔獄自武帝以下置中都獄官三十六所凡意所欲附致者皆不下廷尉以史考之昭平君

係獄内官灌夫係獄居室劉輔係獄掖庭王商係獄君盧然則漢廷尉即古之秋官大司寇共工是未皆出廷尉也嗚呼漢廷尉即虞士師周司寇之職也若趙楊之死而廷尉不與聞則安用廷尉爲哉吾意定國於此縱君自詔獄亦當以諫諍死職下而可坐視之耶或曰定國當此時安知其以死力爭乎特帝以申韓刻薄之資而諫之諄諄聽之藐藐耳嗚呼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得安於其位此人臣之道也定國曷不掛冠致政以塞曠職之咎哉而乃眈戀不去遲遲十八年之久以是觀之定國不及釋之多矣

趙廣漢鉤箝

易曰二多譽四多懼謂有近君遠君之别耳趙廣漢爲

京兆尹是處多懼之地也然趙書爲鉤箭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是故杜延豪俠則誅之原褚横恣則罪之卒之盜賊解散名聞匈奴人孰不謂廣漢本多懼而反多譽乎詩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謂能以政刑治私邑而非禮者畏之也廣漢之治京兆其有大車之風乎然君子所不滿者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惟行其所無事則爲大智趙子都之鉤箭正擾擾多事而流於穿鑿之私者故孔子不貴於逆詐億不信而以先覺爲賢子貢亦惡訐以爲智惡徼以爲直鉤箭之術是逆也億也訐也徼也豈非聖賢之所不爲乎蓋嘗論之士君子治郡若欲使盜賊不興姦黨不聚在乎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革面革心而翕然以廉恥成

俗此用晦而明之道也何必鉤箭乎鉤箭之術謂欲知馬價而試以問羊問牛之術以是發伏擿姦此管商所以愚其民而蘇子所謂刑名之家執一實御百虛也雖曰發姦擿伏如神然工於法者必有法外之遺姦豈能無繆哉故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信斯言也觀其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鉤箭之繆可見矣事下丞相府案驗於法是也乃疑夫人殺侍婢以脅之可乎且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光死則發長安吏至霍禹第搜索暑酤椎破盧甖斧斬門關是乃此時俯仰之態也吾嘗謂廣漢爲吏其諸郅都甯成之黨乎班固以爲訐上不信失身墮功信矣

黃霸獄中受書曰

聖人之言如水火益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水也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火也故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聖人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載於書詳矣夏侯勝能講解經傳者也黃霸從獄中受書係再更冬講論不怠吾不意以貫補郎而有慕道之心如霸者也易曰動乎險中大亨貞霸之謂矣然自君子觀之彼測之而不知其深窮之而不知其遠用之而不知其明宿之而不知其壯也何以見之霸以鶡來敞舍指爲神雀之祥是不知玠禽異獸不育於國之訓也郡邑上計必欲條教化之對是不知汝惟不矜天下莫爭能之語也史高何人薦爲太尉是不知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之戒也楊惲之死坐視不救是不知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之義

也獨其相河南以寬和頗得寬仁之著治潁川以教化畧聞風從之論自此之外於典謨訓誥之理枘鑿不入者多矣其於聖人之道何如哉嗚呼夏侯勝以明經術取青紫則其師友淵源可知矣又何怪黃霸受書於顛沛之中而不能深探其奧哉

魏相白去副封

漢故事上書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此壅蔽之所由起也魏弱翁獨請白去副封此闢四門達四聰之道也然自愚觀之副封誠所當去何不明目張膽對揚大庭以成回天之力柰何因許相白去副封不亦枉尺而直尋乎夫許伯刑餘之末外戚之屬耳而托身於許伯是豈有實而不慎

所徃乃終身之大玷矣而可乎且白去副封所以爲殺霍氏之計也霍氏有大功於漢縱有罪則當八議裁之當十世宥之而乃白去副封以剗其後抑何忍也至於趙廣漢雖有脅制丞相之謀然罪不至死相盍不爲漢家惜材從百姓之願而乃坐以腰斬然則相乃忍人也而豈有宰相之德度哉

漢世良吏爲盛

至治無成功至美無近效人才能否要以久而後見也吾夫子相魯初而謗之三月而誦之子產相鄭一年而謗之三年而誦之方其謗而未誦之吾從而遷易其官雖聖賢無以施其技矣蓋治道以久而後成民心以久而後孚故文中子曰三代之興邦家之托有社稷焉兩漢之治牧守之任有子孫焉噫此可以知漢世良吏之所以盛矣昔宣帝以太守不當數易但增秩賜金若黃伯在頴川八年而吏民向化龔遂在渤海數年而獄訟止息如召信臣朱邑之屬生有榮號死有奉祀其父任如此此漢之良吏六人而宣帝居五也君子不以宣帝良吏爲感何哉夫名之盛者實之衰也使漢世爲吏者皆素絲羔羊之節無苛政猛虎之嫌則欲褒之而無功之可指欲表之而無名之可稱天下陰受其福而循吏之名不登於仕牒矣夫惟知久任而不知所以任故酷吏多而循吏少而諸君子得以顯揚於頹波橫流之中乎或曰文帝之時黎民醇厚天下富庶宜循吏之多也而馬遷史所載五人文帝時無一與焉又何哉噫馬遷之不傳循吏以文帝之時皆循吏也班固之傳循吏以宣帝之時多酷吏也或曰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張敞皆爲政有聲者也而何以不列於循吏乎曰緩刑任德者循吏也守正持法者能吏也如廣漢之剛明翁歸之廉察張敞之威烈皆非循吏之所爲矣至於韓延壽之好古教化閉閤思過不任黃霸諸人之下而固史不錄於循吏傳豈非遺論哉因并及之

路溫舒上緩刑書

獄乃天下之大命也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蓋謂教殺無罪以苟悅於強國則非君矣宣帝之時獄吏以刻爲明相師成俗則無罪而被殺者多矣此溫舒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也愚謂秦之十失宣帝豈能盡去哉特其假借王道以文飾己私此所以與亡制之列也何謂十失差文學好武勇賤仁義貴獄吏以正言爲誹謗以遏過爲妖言先王不用於世忠良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秦之所以亡天下也以宣帝言之尚申韓之學是差文學而賤仁義矣用安國而罪揚惲是好武勇而罪誹謗矣[illegible][illegible]之諫則貶之王褒之頌則悅之寬饒之言則罪之王吉之去則聽之是秦之十失宣帝蓋彷彿之矣豈但貴獄吏哉路長君之言雖未爲實然緩刑之諫深得帝王寬仁之意也蓋自牧羊時取澤蒲爲書長受春秋通大義故其辭順而意篤如此昔者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爲有後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得非

以禮諫君之功乎是可尚也已

丞相致仕自賢始

古者七十而致事故書曰我明農哉常長孺年七十餘為相五歲罷歸史謂丞相致仕自賢始則前此居相位者未嘗有乞骸骨之請也長孺獨於波頹風靡之中有急流勇退之義是誠可謂鄒魯大儒也哉愚所憾者賢知進退之義矣不知輔弼之道也則豈有大儒之實哉考史賢為博士授昭帝詩宣帝立以與謀安宗廟賜爵關內侯以先儒師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夫詩之為道使人樂而不淫好德而輕色也昭帝幼沖宜以詩中所載仁義忠孝漸磨啓沃若雞鳴之賢妃采耳之淑女警戒相成耳壽命之源可也今血氣未定先蠱妃色其

天也宜矣然則所授詩果何補耶及事宣帝又不能匡其學術而歸之正道坐視其學申韓而莫可誰何且謂之丞相則當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擇天下之吏使稱其職君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趙廣漢以名吏而置之死是誣之也霍禹以世家而假之權是害之也王成以偽增戶口而封之爵是使天下趨虛妄也凡此皆本始三年之事正賢為相之日也何乃緘默杜口曾不批逆鱗犯忌諱是則賢乃庸庸保位之徒耳其子玄成則而象之繼登相位有退讓之名而無蹇諤之節然則長孺通詩通禮以為過庭之訓者不亦可醜哉吾固謂玄成漢之腐儒也

王成偽增戶口

人君好尚天下士民之趨向隨之最不可發泄其機而令人窺測也若人君之好尚可以窺測則城狐社鼠得以覘其意徇苟蠅營得以伺其機外邪客氣得以襲其虛故人主好軍功而偽增首級以干其賞矣人主好神仙而偽設方技以蔽其明矣人主好聚斂而偽張羨餘以固其寵矣凡天下之偽心皆人主好尚之偏啓之也韓非曰君無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臣自將表異去其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此之謂也漢宣帝好觀韓非書者也迹其厲精為治綜覈名實宜天下吉皆精白一心以承上意者而王成以偽增戶口賜以侯爵此何為而來哉宣帝見其所欲故群臣為之雕琢為之表異也況天下之事變其出如泉其亂如

絲其名實相混正猶碔砆美玉雜陳於吾前而莫之辨也人主苟能脩身以為取人之則以天下之賢理天下之事命卿上徹我彊士公任使也碩鼠食黍莫我肯顧黜貪墨也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惜名器也不僭不濫不敢怠荒分勸懲也收還威柄於積衰渙散之餘聳動群聽於遵養時晦之後其孰敢欺罔吾君以干無名之賞乎惟以一己之聰明而理四方之事變則奸之窮者得以奸而欺我猾之巨者得以猾而罔我陸宣公所謂一人之智慮不能勝億兆之姦欺此之謂矣吾固謂宣帝之綜覈名實本以伯王道雜之也其見欺也固宜

厲精為治

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智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可

經治之道固以厲精爲貴矣然謀道者無近功謀利者多近效彼其精神過暴氣脈已浮積痞漸寬根本浸伐是故厲精不若養精之爲貴也不觀之天地乎驟雨不終朝狂風不竟日過滯之水一發而枯暴溢之流一決而涸於人君也亦然蓋人君即位之初自人臣登天子位猶自地升天凜凜乎若將隕墜也故其始多有振奮發揚之氣速即位有年天下於我臣服金之者生殺之者死予之者富奪之者貧天下大權在我掌握雷轟電奮吞定群動於是巧佞之徒各售其說而導之以不經日夜沉灌久而俱化一人之身而邪正殊途天壤易處此中才庸主之通患也漢宣帝不幸類是蓋少則岌岌於巫蠱之獄長則惴惴於驂乘之臣是故備嘗險阻之餘而爲蘇劇壅遏之計史謂厲精爲治信矣使持此心而歲操月練久而弗移則仁義並行德業交進豈不可成太平之業乎夫何剛心方長春江怒濤銳氣一衰秋霜敗葉是故侈心生而有金馬碧雞之求矣驕心生而有趙蓋韓楊之戮矣邪心生而有恭顯許史之用矣然則向之厲精爲治果安在耶昔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宣帝有初而無終亦安在其爲厲精哉原帝所以如此者蓋帝擇術不精而用申韓故其效止此夫

齋居決事

人君以一身理四海之廣豈能周知之悉而剖決之明乎人主以任相爲職也要在得光明正大之人以秉鈞持軸則大道公行威柄上出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矣豈必躬自親事爲美耶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總章之訪舜有衢室之問固未嘗不齋居然但汲汲於求六相總百揆而未嘗一決事焉聖人之聰明豈不若後人哉五帝神聖其臣莫及固矣誠懼事變無涯而聰明有限敢輕視天下耶漢宣帝患刑未平齋居決事自後世觀之孰不謂其攬獨斷之明也愚則以爲宣帝好觀申子君臣之篇而所以決事者如衡石程書之秦皇如衛士傳餐之隋文如自投尚事之魏毛也夫漢當重熙累洽之餘豈無英雄豪傑可爲股肱心腹者乎何但丙魏二人之賢也帝不能慎擇一相以平章政事而乃自作聰明以親庶政是故趙蓋韓楊以私怨實極刑馴至寬饒載路有刻木畫地之風帝將何如其爲情耶惟其齋居而決之故閽不可入而排闥不可入而折裾不可入而引正昔人所謂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而天下敢怒不敢言者有矣詩曰靡聖管管不實於亶又曰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宣帝之齋居決事其流之弊必至於此故曰宣帝基禍之主也

蕭望之不欲外補

天下勢而已矣盛者衰之伏成者敗之機是故儀鳳在庭明良起特幾之物鳧鷖享治左右進艱難之規車攻復古百工獻庭燎之箴古人事君大率爲大本之慮爲先事之圖也漢宣帝欲用蕭望之守平原而望之不欲

外補此矣汲長孺出入禁闥之鎖先後一揆也得非忠臣憂國之心哉自愚觀之望之不欲外補似也然果能成格心之功乎觀奉世莎車之功以其矯制而諫張敞入粟之策以其贖罪而諫廷臣北伐之議以其伐喪而諫此所謂不肯碌碌抱關爲而亦何愧東海蕭生之名耶然愚以爲朝廷天下之本而君心又朝廷之本也望之言曰憂其末而忘其本則以數者之諫爲得其本矣殊不知此朝廷之末節耳而於拔本塞源之論寧有之乎吾觀宣帝爲君好觀申韓此心術之蔽膏肓之疾詩所謂枝葉雖未有害本實先撥也於是用恭顯而啓後世之任閹官貴許史而啓後世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後世之誅大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然則宣帝不能正本之害亦溥矣蕭長倩果有識見斯弘不裁役務之慮當進法言而俾之從此其言而俾之繹則正其本爲事理而天下不足平矣長倩慷慨折而不撓當時[illegible]言及此而顧拘拘於政治之末然耿壽昌常平亦非之丙吉賢相亦溥之張禹賊臣亦寵爲之則其所謂論政治又豈能皆當於理哉而班固稱其身爲儒宗近社稷臣亦過矣然汲黯欲留於朝而不免淮陽之命蕭望之欲留於內而卽有少府之徵則武帝之好賢不及宣帝可見矣汲黯多欲之諫切中君病望之正心之學寥寥無聞則望之輔君不及汲長孺也又可見矣此亦優劣之辨也

馮奉世矯制破莎車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國無二主故政無二門若矯君之命以成己之功則雖勳業赫烜皆動天下不足奇矣馮奉世使西域此君命也莎車王叛而發諸國討之非君命也使奉世於此時激將士忠義諭兵家利害而糾諸國勤王以剿方張之寇則才畧峥嶸出疆而能安社稷矣豈不爲奇功乎奈之何矯君之命而持節發兵則知有賊虜之可滅而不知有名義之不可犯夫豈忠順不失以事上之道乎吾嘗考之春秋矣如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又曰季孫宿帥師伐鄆遂救之夫公子媵婦季孫伐鄆其常職也今會盟救台於理順乎故曰遂以譏之也馮奉世之使西域亦其常職而矯制發兵此與公子結季孫宿之罪豈不同科哉然則國家之於馮奉世將何以處之而可愚聞之荀悅曰矯小而功大封之可也矯大而功小誅之可也愚則曰功固有小大也矯有小大乎哉如子明者始則貶其秩以彰違法之典終則顯其用以表去亂之能則庶乎其兩盡之矣而何封之有哉夫惟此義不明而其後甘延壽陳湯遂矯制破康居焉意者可以爲常事也

魏相條漢便宜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魏相好觀漢故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行之可謂能監成憲者矣故王通稱其識兵畧達時務也然自愚觀之董子天人三策所言固爲醇正然賈生之學雜於蘇張而表餌之策失之疎鼂錯之術本於申韓而削國之策失之急此或醇或

駁所當別識而擇取之也使相於此以仲舒正心明道之言朝夕勸講務期感悟則趨向已端根本已正而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矣何必益以二子之言乎若夫漢興以來國家行事其善者不悦霸術其非者多襲秦弊關雎麟趾之意安在也而相顧條陳之乎夫惟其然故宣帝自以為雜伯王之道為家法而開三大釁以亡國相豈能無罪哉

王襃聖主得賢臣頌

士君子負桑弧百步之志豈以階爵位弋富貴而已耶蓋曰使君為堯舜之君以親見道之行而已道不可徒行正言格論日陳王前則猶或可望也故伊訓二章申法祖之論傅説三篇推遜學之辭無逸一書擯持敬之

説蓋責難陳善之意藹然溢於命辭之間豈徒誇多鬭靡爭一句一字之巧耶王子淵固漢世能文之士也宣帝以襃有俊才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則當箴其祠祀之非攻其神仙之謬破其綜覈之差抑其鎸刻之過務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而已焉則是荷旃被毳而道純錦之麗密羹藜含糗而論太牢之滋味豈非千載盛事哉今也亡婉麗之聲而乏箴規之益事浮乖之習而少匡救之忠古人所以責難所以陳善果如是乎夫宣帝為君之失不止一端也君子在江湖尚憂其君曾謂子淵膺刺史之推薦受人主之異知而乃如此不將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耶或曰襃之頌以為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正以帝好神仙及之也襃亦可

謂諫哉噫如襃之言非以閑邪益以助惡也夫世傳彭祖喬松之説怪誕不經天下豈有仙人哉如襃之言則是世果有此人特帝不必好之耳夫人孰不愛壽而既天命生而必死若以為真有彭祖喬松其能禁帝之弗趨乎故吾謂襃之為文類司馬相如而其諂諛亦似之逮襃為諫大夫又非他官可比乃數從放獵不知外作禽荒之規隨幸宮館不知峻宇雕墻之戒為太子作甘泉賦不知導之以仁孝之道為帝求碧雞神不知匡之以帝王之業然則向之淹貫古今以文章鳴世者安在耶嗚呼時命在途而以病死豈天厭其佞而誅之耶

王吉政事疏

吉少為昌邑中尉昌邑王廢吉以忠直得與龔遂減死

論吉固以諫諍著也及為諫大夫與蕭望之張敞魏相路温舒齊名考其最切時病而春容大篇莫如王吉政事疏為吉之言曰今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其辭嚴義壯可謂有諫臣風烈矣試取其疏而讀之一言宜選左右以正身擇所使以宣德二言宜述舊禮明王制三言宜別男女之分辨貴賤之章四言宜除任子之令選天下之賢五言宜敦儉約之德革侈靡之習率是道也果能致明主於三代之隆否乎自愚言之要非大人格君心之道也昔皐陶曰慎厥身脩思永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尹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傅説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召公曰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數聖賢所以啓迪其君不過如此何嘗拘拘論政事哉于時非無政事之可經畫也以爲人君一心萬化之所從出也孰其機握其要夫何政事之弗理吾觀宣帝爲君自少好觀申韓之篇至謂雜王伯爲家法則其學術之差久矣子陽果欲致主於三代盍不以聖賢正論朝夕浸灌俟其過昭灼而後言也茅蘖之萌動而絶之必使有偲哉以澆於內禮法以繩於外則雖無汗輪之勞無牽掣之弊無[illegible]之呼而人主之過已潛消於冥冥之中矣夫何廢政之不可舉哉子陽之首疏曰獨行於深宮是矣而謹獨誠意之學引而不發則知正君之身而不知正君之心知淑君之政而不知淑君之德也又何怪宣帝病其迂濶而不果用耶雖然言不見用謝病而去則出處大節亦有可觀矣子陽真漢庭一人物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八　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九

屏石戴璟著

留田便宜十二事

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大率老成多持重之計而年少卒輕進之謀漢宣帝時先零諸羌刼畧小種背叛特趙翁孫將兵擊之自少年處此必欲深入其郭直擣其穴矣充國則不然方且舒遲陰候先計而後戰朝議欲擊罕开而充國則先擊先零且不以兵力致之而以屯田守之此誠老成謀國之慮也哉考史充國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射補羽林學兵法通四夷方從貳師擊匈奴潰圍陷陣百死一生此其勇畧可知矣充國之言曰留屯便宜十二事由今考之一則屯田致谷威德並行二則據其肥饒以待其衅三則使民不失農業四則罷騎兵以省大費五則令士卒循河湟漕穀則以閒暇治郵亭七則不出兵坐得必勝之理八則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九則不損威武虜乘間十則無驚動河南使生他變十一則治湟陿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則息徭役以戒不虞約而言之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屯田之策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是眞可謂制勝萬全之計也厥後諸羌竟不煩兵而相率來降此非老成持重而若是乎至於劾湶安國之不敬奏辛湯之使酒其言皆驗楊子雲頌之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困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充國桓桓亦結厥後可謂深知充國者矣

蓋寬饒以直言死

按春秋宣公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冶以諫殺身者也何獨無褒辭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耳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於史魚之直然方諸比干自靖自獻於先王者未可同日而語也漢之蓋次公以宣帝用刑名之過也而上書切諫亦當時之直臣矣而宣帝輒專殺之可乎然愚以為次公亦若洩冶失保身之義也蓋次公明經孝廉為太中大夫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而上疏極言曰方今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此言最中特君之病固所宜言者至謂五帝官天下三王傳聖賢此言亦不知為何而發也將欲帝傳之異姓歟天下祖宗之天下燕噲讓國孟子以為私授受今而欲

帝官天下是何言歟是故法官王生所謂不惟蓬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貲之軀臨不測之險可謂善料人矣彼鄭昌雖訟寬饒死亦何及耶綱目謂自剄北闕下蓋謂自取之也

丙吉知大體

陰陽政事之本群生之命故太昊執規司春炎帝執衡司夏少昊執矩司秋顓頊執權司冬皇帝執繩司土此明王所以誠于尊天而慎于養人也宰相立一人之下固惟燮理陰陽使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則祥瑞可集災異可銷矣然陰陽豈可以坐而調耶必也上致君於堯天之域下澤民於仁壽之鄉以和召和磅礴鬱積而無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者也丙少卿為相寬厚柔恕固有可嘉然幾於吳在休下喪其資斧者也何者宣帝固英明之主也然學術差門浸淫於申韓之說吉本賢臣之直之以致主於王道趙蓋韓楊漢庭之良吏也乃以微罪見殺無辜籲天而吉不聞八議裁決于此之時寃聲湯沸上干天地之和甚矣令不問道旁人死顧問牛喘此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也獨何歟于時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歲不下二百餘人此非小變也宰相以綱常佐天下而可諉之於不問乎且軍旅國家大事也虜入雲中代郡然後科瑣邊務不亦疎耶宰相好尚百僚所取法也今吏貪賄宜誅之而輒有家驗之悃吏酗酒宜逐之而使用車茵之汙然則率天下之人而循於貨賄耽於酒蘖者必自此始矣曾謂知大體

者可如是乎蓋大臣必明大學之道而後無曠厥職也吉本起獄法小吏僅通詩禮大義者也又何怪其失相臣之體哉

黃霸功名損治郡

陰陽之運不無萬殊而人才之品不可一律君子用人隨其才而使之則建官惟賢任事惟能豈至鰥官曠職耶黃霸潁川先教化而後決罰戶口歲增八年無重囚誠治郡之循吏也逮其宰相功名損於治郡時豈官怠於宦成乎意不然也古之人或有長於適野之謀而不長於邑事之斷或可為趙魏老而不可為滕薛大夫中人以下皆然霸之才處之劇繁理劇之郡可也擢之論道經邦之地則過矣功名安得而不損乎愚以為此當

以責宣帝而不可以咎黃霸丙吉所薦三人于定國杜延年陳萬年皆不負所以舉者也帝固舍是不用而獨於霸則不次擢之以至此極譬之以舟行陸以葛禦冬也於霸何尤哉或曰霸之損功名何事以知之曰攫肉之數術之陋也鶡雀之報心之阿也教化之條量之隘也史高之薦德之邪也蓋霸少學律令以待詔入錢補侍郎謁者以相士言娶巫家女以希富貴坐同產有罪劾免則其爲人可知矣後復入穀補左馮翊馴致相位夫相天下大任也以若人當大任則何以爲朝著之表儀哉漢治雜霸皆此輩爲之也

龔遂治渤海

前輩嘗謂達則願爲宰相窮則願爲良醫愚則曰大則

願宰一郡小則願宰一邑蓋謂存心於愛物於人皆有所濟也夫漢郡守古州牧之任也書曰外有州牧侯伯周禮八命作牧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有剖竹分符以發兵有皂蓋朱幡以辟路故昌黎亦曰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然守以牧名當以惠養爲先務也師以師名當以教化爲已任也官以親民爲名當以撫安爲意而不容一夫之向隅也苟遠方之郡倚檮杌饕餮爲之守則胥殘虐民不聊生民安得而不爲盜哉故曰獸窮則搏鳥窮則啄民窮則盜爲民父母其何以使民至此極耶龔少卿以明經爲官蓋素知民瘼者矣故單車至府罷捕逐盜賊之令使皆棄兵弩持鉤鋤賣刀劍畜牛犢未幾盜賊解散渤海大治可謂不負選用賢良之托矣原遂所以至此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也遂誠心於濟人者也其動也宜哉抑遂之始事昌邑也剛毅有大節以諫諍免觀其人品之高明可知矣況其得王生以爲謀主蓋即子游之滅明曹參之蓋公也愚所竊論者爲渤海時年踰七十宣帝已老不任公卿使爲都尉水衡遂曷不乞骸骨歸林下而竟卒於官哉蘇東坡有詩曰棄官縱未歸東海罷郡惟堪作水衡其亦不足於遂矣

耿壽昌立常平法

理財之道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本無而爲之法大率不過儲蓄之計而已昔周之盛頌詩以告太平而豐年康年之歌更唱迭和竊意當時天人叶應

和氣充塞人民享有年之樂而憂不勤於荒政也然周官一書拳拳於荒政之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則司徒職之巡國及野以賙艱阨則鄉師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倉人掌粟入之數以待邦國廩人掌九穀之數以詔穀用夫以有年之時而先爲凶年之備此周家之遠慮而非苟安目前者也王政既衰秦飢乞糴於晉魯飢乞糴於齊歲不登則使者轍環於列國所謂九年之制度敗壞盡矣夫九年之制度既壞則歲一不入民輒狼顧大者折骸爨骨小者伐戶破家強者嘯呼於山林弱者轉徙於溝壑飢寒切於肌膚雖有契皐之禮刑安能使之趨善畏罪哉吾不意西漢有耿壽昌常平之制得周官之遺意也其制令邊郡皆築倉倉穀賤則增其價而

糴以利農穀貴減其價而糶以利民是能制斂散之權公賑恤之政亦可謂近世良法矣蘇子瞻有曰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有千斛者在市物價自平市之價既平邦家之食自足矣彼當時若蕭望之以常平爲不可是俗儒不通時務也哉雖然有常平之虛名有常平之實惠何謂虛名上勤下墾爲蕪弁秉時射利之資者是也是故有治法必貴有治人

試望之於三輔

帝王之道以至誠化天下刑名之家以虛聲驚天下何也昔高宗知傅說之賢卽使之任舟楫鹽梅武王知召公之賢卽使之任勗偶寔秉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爲下可述而志故君臣不疑也帝王道喪爲君者昧之脩身取人之明而事詭詐待人之術韓非曰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君不窮於智不賢而爲賢者師蓋謂多方以試臣下而後任之此吾謂刑名之家以虛声驚天下也漢宣帝試望之於三輔其殆用此術乎夫望之治齊詩事后蒼知禮事夏侯勝問論亦爲諸儒領袖也方霍光有吏民露刃之令望之不聽兩吏挾持其守抱關之志此其氣節凜凜可激頑起懦也宣帝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則知之有素矣既而災異對狀拜爲謁者此群臣上計皆令問狀則任之有素矣夫知之有素任之有素而復試政事於三輔吾知宣帝之用心矣蓋曰吾於蕭望之最所注愛尚不輕用而且試之於三輔吾知屬精爲治如此誰敢欺我哉此正執一實以御百虛使人知識其一而不知不識其九也孰知觀人當觀大節望之氣節凜凜炳著天下又何疑而試之耶惟帝以智術待其臣故一傳而托孤寄命之臣既召之廷尉復免之庶人後園之騎兵皆宣帝之故智也是故綜覈名實之政流而爲私邪信賞必罰之風流而爲殘刻爲君者尚其以至誠爲務哉

南山種豆歌

記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易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甚矣言不可不慎也楊子幼爲光祿勳以事見廢則當杜門謝客閉閤思過如孫會宗之諫可也而乃作南山歌以譏朝廷此豈臣子之禮耶按惲毋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史記以材能稱獨於明哲保身之義未之聞焉何哉其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以朝廷荒落譏其君也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以賢士放棄諭乎己也夫爲臣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子幼之歌是訕矣疾矣豈有乎在道之明哉然則子幼之誅雖曰法官刻於用刑爲宣帝善政之累也然所以開誹召謗抑有由矣復誰咎乎抑惲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初爲常侍騎以告霍氏變封平通侯則其爲人可知矣天道好還惲豈能全令終哉

張敞五日京兆

張子高治春秋以經術輔吏治 以李交之覆轍而請奪

霍氏之權以樊姬之芳躅而諫止王太后之彌除潁川盜賊則施汚諸衣之計幹冀州枹鼓則兇行囊橐之姦信趙廣漢後能吏也以愚觀之敞之為政暴虐豈在乳虎蒼鷹之下哉夫韓敞之下百官軍民萃焉四方萬里瞻焉張敞治京兆而掾絮舜謂其五日京兆蓋以楊惲之黨應其及也此其有蠹政害人之罪而輒殺之耶夫以秦始皇之暴而茅焦謂之任恃以漢高之賢而周昌謂之桀紂二君尚優容焉敞以京兆而殺無罪人此叔向所謂殺人不忌為賊也充此類也與偶語棄市及脣見殺之事何異哉幸不遇漢武帝之英果而獲全其生復蒙刺史之擢耳是故蕭望之以敞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器而劉向楊雄敘京兆尹獨取趙尹王馮而不及

敞其亦知人矣

漢家自有制度

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蓋粹而王駁而伯正猶水炭之相反也三代君臣以王道治天下其制度文為萬世同宗而共守之者初非自立一制度也漢高以馬上治天下固於詩書相矛盾矣然約法三章縞素行師何嘗不以王道為心哉特學之而未成行之而未至耳文帝雜於黃老非其心知王道顧舍此而取彼也亦其學術不精而可南可北有多岐亡羊之病耳宣帝乃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是以高文之心疑欲雜伯以為家法也其誣祖宗甚矣然則為宣帝者當如之何吾以為于時當以脩身正心為先務而招集名儒為琴瑟解弦計凡所幹旋有正大無私邪有光明無暗昧庶可以繼周之後矣奈之何既誣乃祖又誣乃子以為儒者不可用而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夫俗儒固不可用也得真儒而用之不可以致盛治哉高帝之張良文帝之賈生武帝之仲舒皆儒者也而於其言畧見施行矣故漢之所以為漢也惟其不能大用而顯擢之故自成一制度而不可進之三代之列耳嗚呼宣帝不欲與三代共制度而自成一制度此所謂為基禍之主夫

講五經同異

孔子作五經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盛治之成法也自鄒魯之學不傳而諸儒各立門戶率自名家此五經之

說所以或同或異而莫之統一也漢宣帝慨載籍之汗漫憫正道之晦冥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而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今其所講之說不可考然要之於聖人之經古本近也而求之使遠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明也而推之使晦固亦有之矣愚嘗細考班史而得其畧焉蓋于時議易則施仇梁丘賀而所宗者賀也賀之學實得之於田何丁將軍其所傳易傳數篇及小章句不可見然觀其隊焜垂泥之卜其術類京房則亦卜筮之學耳而豈能知易之同異乎議書則周堪孔霸雖曰得之夏侯勝夏侯建然師友之所淵源或張生歐陽之異說門弟子之所傳授有張恭晁假之殊塗故有為小夏侯說者竊其似也有嘗師法者仍其舊也有說災異者詭

其眞也而豈能正其同異哉至於議詩則張生薛廣德而其傳者四家今覩騶虞之歌徇曲之詞正所謂議經如訟也而何同異之謂哉議禮則戴聖及聞人通漢然即其淵源而考之徐生言禮爲訟而傳之后蒼蒼撰曲臺記而傳之二戴至於雜漢儒之篇援讖緯之說皆非之正也則其所以講之禮豈能正其同異哉若夫議春秋者公羊則嚴彭祖谷梁則尹更始蔡千秋夫議之誠是也柰何劉向諸人用谷梁而不用公羊乎夫公羊說經之謬固有之矣吾謂谷梁與公羊猶魯衛之政兄弟也而一抑之一揚之不亦頗乎姑以谷梁言之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是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惡糾可得而容也然則谷梁之說傷教害義不可強通

者亦有之矣而蕭望之所議三十一事不過互相排擊正范甯所謂廢興由好惡盛衰繼辯訥而已而豈能正春秋之同異哉嗚呼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而諸儒辯論迄無定說此吾聖人之微旨大義晦而不明鬱而不通有援經之謬如新序說苑之說有續經之失如太玄法言之說有解經之差如箕子明夷之說自漢至唐甲可乙否正如長夜晦冥窮山深谷之中狐狸豺狼之聲咒咒沓沓而莫有歸一者嗚呼輒死無傳信矣

圖功臣於麒麟閣

宣帝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功臣於麒麟閣說者爲首霍光而殿蘇武以爲誇蠻遠人示人才盛多之微意以愚觀之宣帝非誇其臣也將以誇其君也豈所謂報功之典乎嘗試論之霍子孟之盡忠漢室冠群臣之首固宜也然君聞善善及子孫顯禹雲山之誅家無噍類使光有靈將不瞑目於九泉矣尊以不名亦虛禮耳而豈所以報功乎至於蘇武之奉使忠義凛凛照人顏色方其皓首歸朝已不過典屬國之職今又抑之群臣之後是何抑而又抑也雖曰誇示遠人然帝王至誠治天下者豈如是其虛僞乎愚嘗搜數子之事而通論之張安世之謹厚有幹蠱之孝趙充國之持重有壯猷之略魏相領衆職有宰相之才丙吉知大體有公卿之度杜延年勸朝議之和克光乃父劉德稱宗正之職善教乃子他如韓增之薦馮奉世明於知士蕭望之奏石崇長於明經梁丘賀之占逆謀亡於學易此誠朝廷之

表表不群者也然就數子而論之子孟學大疏而闇於大理安世氣太餒而失於避嫌相以許史自托而出處之道不明吉於趙蓋非救而輔相之功不著梁丘賀善易矣而流於讖緯之術望之素剛矣而昧於始壯之義其他如杜如韓如劉不過一技一能之上而豈可圖形肖像擬之方叔召虎之倫哉吾意宣帝此舉其所以誇示遠人蓋曰吾有方叔召虎之爲臣則吾其周宣王之爲君外雖示其臣之賢而內以彰君之聖其所以自誇如是乎後世儒者以班固之才而亦曰侔德周宣則非惟欺當時實能欺後世矣

貢禹勸節儉

人君之德莫大於節儉豈徒在於去奢侈而尚質樸乎

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必制節謹度寖規蹈矩勿貢於非幾勿陷於有過始可謂節儉焉故堯之茅茨非節儉也而允恭克讓者堯之節儉也禹之菲食非節儉也而聲律身度禹之節儉也文之卑服非節儉也而緝熙敬止文之節儉也元帝踐祚之初遣使徵貢禹禹以爲古者人君節儉此也柰之何不論檢身心之大綱而諭省財賦之末節蓋是時石顯柄用已有趨附之心乎吾謂禹貢使勸帝以撿身心之學則知人必明去邪必勇外戚如許史將斥矣宦官如恭顯將誅矣何禹嘿而不言乎温公謂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吾謂禹正坐不能以節儉之大綱陳於王前耳記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禹之勸節儉事下達也是尚辭也曾謂明經潔行如禹貢者可如是耶或曰貢少翁不肯彈冠釁上書乞休亦非徇尚爵位者也故元帝詔稱其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君子於節儉之疏夫何病曰不然使禹非明經潔行人也則可使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是亦當世之名儒也以儒生事君而不知務君子安得不責備哉

張安世謹厚

大臣以身任天下固貴有勿欺之誠猶貴有能犯之節蓋利有所當興則以身當之而不顧害有所當去則以身去之而不辭人之賢者進之不求感我也人之不肖者退之不畏其憾我也此謂之大臣矣若張安世則異於是考史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霍氏之外屬婦也禹山以叛赤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之心不自安也乃上微博陸之專定大政輙稱疾及不敢遷官焉史遂以謹厚稱之嗚呼此庸祿固位之計耳而豈大臣以身任天下者耶吾聞之人臣之謹厚莫如周公故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然制禮作樂以決政也公任之也握髮吐哺以遷官也公爲之也此所以作周恭先也安世爲漢大臣盍不以周公爲法乎吾謂安世此心大政之決其善者固不敢當則其不善者將移其過於人也遷官之舉其是者吾不敢當則其不是者亦將惡於上也惟其智有所不明故其氣有所不壯而爲是不存形迹之舉耳而可謂之謹厚乎孔子曰敬不中禮謂之野恭不中禮謂之給安世之謹厚不幾於野而給乎且試論之宣帝之心術蔽於申韓宣帝之政事雜於桓文安世果謹厚也則必朝夕納諫縫弥其闕以進之帝王之域何乃惟知權勢之可避不知君德之當循此之謂欺臣耳而何謹厚之足稱哉且能謹厚宜其上不之疑下不之忌也何中郎將耶言安世不快上欲誅之乎愚觀世之讀史者皆盛稱安世滿而不溢温良塞淵愚故爲不平而撰論之

蕭望之請罷中書宦官

君子之於小人制之於始進則易禁之於已成則難易曰履霜堅氷至又曰女壯勿取女蓋以此也漢武帝以中書政用宦者而宣帝遂因仍不革由是國家大政多出弘恭石顯之手此權移閹宦之漸也望之在先帝朝言無不用何乃無一言請罷而遲延至於孝元之時乎逮

夫柄用既久居之不疑上則君惑其邪而與之親下則入其黨而與之結此荆則因于赤紱之日也於此而請罷之亦晚矣兩虎共鬭勢不俱生能無傷乎或曰望之在宣帝時固已失於豫防矣然事勢無及則將坐視其跳梁而弗為之所歟愚謂望之先帝之舊臣天子之師傅其勢足以行為者若必欲罷中書宦官則引公卿大臣以至諫官百執事及恭顯輩會議大庭陳祖宗故事明正典刑重立法度使歸掃除之役以收中書之柄萬一天子不從則引諫官百執事扣閤力爭務期感悟又或不從而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豈不賢於金吾圄第而始自裁也哉奈何望之有惡惡之德而無去惡之才反逞一朝之忿自殞其軀也其亦可謂無策矣

廣德從橋

人臣之事君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而細過末節豈足論哉元帝酎祭宗廟欲御樓船以天子之尊而蹈不測之淵固非良計然自殿至宗廟道里相去有幾必非萬里風波之險於理有不足諫者史謂薛廣德當乘輿前欲以血汙車輪而元帝不就橋焉自後世觀者皆曰薛長卿善諫之功也予竊非之當時國家大病任用恭顯戕殺師傅此豐蔀見斗之時也廣德不能有孚發若而顧區區於舟輿之間以死力爭可謂之知務乎原廣德所以如此者其意寧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杜欽谷永之流其權輿於此矣史謂廣德保安車之榮其知言哉或曰廣德以魯詩鳴者也龔勝受其業蕭望之器其材張猛稱其直而又何病焉嗚呼廣德果長於詩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果如是乎哉

京房論石顯

京君明工於卦氣之術占候幗應人皆謂房之善學易矣其論石顯辭氣不撓聽者毛聳尤庭臣所難也然自愚觀之可謂不知止者矣試之以易論之負塗之豕必得其機而後可豬也高墉之隼必待其時而後可射也及賁之魚必乘其始而後可制也房既曰學易矣而何乃以一郎官欲除權柄焦灼之臣以一羈旅欲翦世代膠固之患雖曰言提其耳手示之事而不仁之人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可與有言哉元帝之庸愚不暇論獨惜房之學易而不知易也未幾魏郡方行而棄市之命即下焦延壽所謂得我道以亡身其言果驗矣文中子曰京房古之亂常人也信矣

匡衡劉向論甘陳功罪

君子品第人物惟論其道義而不計其功利則得之矣蓋道義者萬古之常然而功利者一時之偶得也甘君況陳子公誅郅支單于於康居不煩漢士不費斗糧而成命世之功此劉向有封爵之議也然不待君命矯制發兵於君臣之義何在乎且貪掠虜財非義兵也乃貪兵也雖有奇功不足錄矣此匡衡有罷封之議乎就二子之言而論之向之言計功利者也衡顯之議重道義者也以春秋之法論之一是一非不亦較然明哉或曰匡衡善論詩其得春秋之法宜也石顯何人而亦有此

公論千愚伏思之石顯嘗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顯以此憾之故從中阻撓其謀非爲國忠計也匡衡不才嘗爲石顯頤指氣使王尊不忠之劾是也比甘陳之議亦雷同而附和之乎雖起匡石於九泉當必心服吾之言

徵用儒生

儒道與天地並運非豐於古而嗇於今也三代而上眞儒出而吾道由之以明三代以下俗儒出而吾道因之以病何也夫所以貴乎儒者抱仁而行戴義而處窮之則以潤澤乎身心達之則以經緯乎民物其效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而後已焉豈爲富貴遷貧賤移威武屈哉漢至元帝以優游不斷之資昏暗於上而石顯輩又以憸邪不逞之謀濁亂於下當時若有儒者出而秉軸則必能致主王道使優游化爲强毅不斷化爲剛明彼不逞之徒自將退然於無號有凶之地矣何至殺害忠良以爲國家之蠹耶史謂元帝徵用儒生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則以數子爲儒生也嗚呼數子果儒生也危而不持顚而不扶果何意哉今考其在朝議論貢禹曰節儉而已薛廣德曰從橋而已韋元成曰毀祖廟而已匡衡曰立后妃而已至於城狐社鼠如石顯輩則不惟無夬夬之謀而且與交結此正患得患失之鄙夫耳而可謂之儒生哉就數子而論之匡衡尤與石顯比彪乃鄙夫之尤也其得免於聖王黨惡之誅幸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九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

昇石戴璟著

劉向論王氏專權

天地間至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驗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延萬世而長在今觀仕成帝之朝曰王章劉輔鄭崇薛宣梅福朱雲皆正色危言盡匪躬之節要之如向之烈烈精忠者少矣蓋數子或言事或攻一人而皆在朝不久未有如向著述之詳箴規之切也自其在先朝已上封事論蕭望之石顯之邪正天植其忠心如鉄石矣逮成帝寵任外戚權移王氏向以宗室之親安得不憂黍離之變乎於是而上五行傳欲帝思災異之所由起也於是而上新序說苑欲帝知君道之所當盡也於是而上列女傳欲帝知女色之不可寵也一語一砭劑一言一藥石使成帝能如成湯之銘盤武王之受冊書而施之於政事焉則豈不可杜絕新莽之篡哉奈之何成帝徒歎息悲傷而如醉如夢養虎於几席之間也眞西山謂其樂以其祖宗天下與人而不之惜異哉信矣

梅福請收威柄

梅子眞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及爲南昌一尉而能上書請收王氏權此其忠義奮發其視孔光張禹輩何啻珠玉之於糞土哉今讀其書凡秦皇之所以致亂高祖之所以納諫文帝之所以守法武帝之所以求言皆歷歷指陳惟欲廣開言路以防壅蔽誠所

謂萬世之良策哉奈何天之方虐聽我囂囂此所以養成王氏權勢之盛而自假即真潛移漢鼎皆梅福之言不獲用故也嗚呼公卿大臣天子所以與論道經邦者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反從而羽翼之至於請收威柄則出於一南昌尉之小臣在朝公卿大臣不亦可羞哉羅隱論之曰天下無道正人在下其感慨之意有在矣

朱雲折檻

易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成帝一封五侯黃霧四塞雨月晨見桃李冬實殿中地震他如日食星孛山崩水壅隕石飛雉河決水溢金見鈌飛皆小人未解之應天戒甚明人言甚詳也朱雲乃蕭望之門生素以氣節自負者蓋嘗深慮而熟計之矣然自恨於槐里令之遠且卑而謂在廷群臣必有能感悟君心者逮張禹妄議春秋阿附王氏而權移外戚之兆決矣此雲請借劍斬佞臣頭忠肝義膽鍵與日月爭光可也或者以為朱游之劾張禹是也然仁人不貪生義士不畏死而攀折殿檻何謂吾知之矣易曰棟撓書曰作梓材皆以宮室喻朝廷也雲以為殺諫臣國必亡故折檻以示其意耳嗚呼雲能折殿中之檻而不折殿中之佞臣雖事弗克濟而忠蓋可嘉矣此成咸為之結綬馬辭宣為之留閣馬獄獄五鹿為之折角馬嬌辛慶忌為之扣頭馬君子讀史竊怪焉責在槐里令而滿朝給事中諫大夫不亦有靦面目乎嗚呼使帝能思折檻之忠而以折張禹之佞如齊威王之烹阿及左右也折王氏之權如秦昭

王之去元舅魏冉也吾知卯金之鼎不可折而入於新室之廟矣嗚呼傷哉

陳禮樂以風化天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故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而況於風化天下耶然禮由天作樂由地制故必順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興降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然後可與禮樂焉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哉成帝之時內而趙飛燕之淫污外而王五侯之專恣萬民被其殘害官染其惡此時而可與禮樂耶夫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必然之勢也劉向欲與禮樂而不能勸君以仁義忠信立禮樂之本乃拘拘於興辟雍設庠序不亦疎乎夫從事而失時。固非智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亦非智也。於此之時。縱使興辟雍。設庠序。不過粉飾太平之具而已。其何以風化天下哉。或曰向之論王氏詳矣。特帝弗之用耳。嗚呼。帝弗之用而已。此老切切論當世事倔強如昔其誠忠君憂國之士哉。君子未可深疵之也。

劉向三十年不遷官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國之楨故王者內選九族之賢以聯屬其親外選四方之賢以聯屬其民則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豈不享士宇版章之孚而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哉成帝寵用外戚王氏九弟子姪五

世乾漢之國命天下臣民在其掌握久矣此攺王改步之漸也劉向知奮不顧身譏刺王氏一念精誠可貫金石使漢用之於御史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則以憑河治泰以壯馬拯溺以匪躬濟蹇矣柰何成帝聽王氏把持而三十年不遷官舍爾介狄維予胥忌老夫灌灌爾用憂謔也然則雖有經綸之才將安施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之謂乎

揚雄諫拒絕單于

先王譏華夷之辨久矣哀帝之世匈奴上書願朝五年公卿議欲勿許此必有以搆邊境之怨矣揚子雲諫拒絕之孰曰非良計乎然自愚觀之子雲之諫乃好大喜功之說而於國家平治之本則未之知也文中子曰揚

雄其以苦其言艱乃懷奇人也夫單于上世所不能臣固不可使之開隙然其願朝五年則有輕視中國之心而五年之後將弗脩朝貢之禮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然則欲率服莫若難任人欲求來王莫若無怠荒子雲果能以此義事懇懇爲君陳之使其君德清明內治脩舉則邇而六服群后承德遠而四夷八蠻通道矣敢有夷狄侵中國哉今徒欲絕單于之朝而於脩德來遠之計絕口不道此可謂之知本乎試觀哀帝之世政治失中災異頻見雖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矣雄通經學古之士而於由前所言者絕口不道則其阿附權臣之意已萌於此矣或曰子雲好古樂道者也以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作反賦劉向謂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也拒絕單于之諫是或一道焉何可深咎不然朝廷腹心元氣也天下四支也外夷乃皮毛也善醫國者先所以急後所以緩雄著書談道無慮數萬言矣豈不知此或者備御於恭顯之間不敢正言所急而姑舉事以書道也豈待投閣之辱而後知其爲人之下流耶

嚴尤三策

帝王之於夷狄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所以深治之也周宣王之時玁狁孔熾命方叔征之出境蓋惟脩內治而不勤遠略謂上策可也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里家國內竭以喪社稷是固無策矣漢武

帝狹小漢家制度而窮兵四夷衛霍六將軍連年出塞海內虛耗天下幾亂此與秦皇之無策等耳今尤於周也則抑而謂之中於漢也則揚而謂之下是豈至當之論乎或曰嚴尤之策固非矣後世劉貺之說以爲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焉蓋以秦得設險守國之義而謂之中其說似矣嗚呼敵不在遠憂不在胡亡秦者身寇秦者臣喪秦者嗣敵秦者民而怒秦者鬼神此可憂也而秦弗憂此所謂下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是曰禍之門而可謂之中策乎然則設險守國非歟曰虞堯之宮行堯之風雖無城也不可得而亂不可得而攻用秦之威蹈秦之非雖有是城也如藩垣之微如閭閻之卑無以防其患矸其師即是論之秦漢之無策等耳

愚因嚴尤之策而并舉劉歆之說以相參考云

清名之士

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當天下治平之時君子與小人處事非有大異逮事變顛沛之秋而後君子之剛介如烈日秋霜峭拔如孤峯絕壁始與小人絕異矣王莽以窮姦巨猾之盜匿情仗義竄于大柄遂旬[illegible]衒而移漢祚此臣子誓不俱生之日也于時清明之士如紀逡唐林唐遵皆以明經飾行仕莽封侯則與楊椎劉歆之失節一類耳而史顧謂之清明何哉愚所取者若龔勝之卻印綬而死薛方之擬巢由而逍郭欽爲山陽太守而去官不顧蔣詡爲兗州刺史而閉戶不出陳咸爲掌冠大夫而謝病不應他如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皆以儒生去官不仕於莽是誠可謂清明之士無忝矣易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則凡仕莽皆小人也凡絕莽者皆君子也嗚呼若漢得此曹而用之則有敢言直諫之風必不致真有伏節死義之變矣何至於有篡逆之舉哉噫

賈捐之請棄珠厓

賈君房賈誼之曾孫也自武帝立儋耳珠厓郡至始元二十餘年凡六反叛君房上書請罷之以爲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其民如魚鱉不足貪此即王者不治要荒之意也所可惜者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而乃比昵楊興始毀石顯又表薦之卒之身受大戮嗚呼以君房之爲人如此而何棄珠厓之議暗合聖賢之訓耶君子不可以人廢言也

何武去見思

何君公尹京兆正乘王莽用事之秋群邪翕虐萬目睽睽以武則忿而懟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正盤根錯節之地也君公治之無赫赫名而去後見思何哉且勿剪勿伐之歌棠之誨之之頌此去後見思者也惟聖賢無愧焉武之見思於人豈足以追美聖賢耶初武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及舉四行爲令又舉賢良方正爲諫大夫刺史御史守法奉公進賢退惡由令考之以戴聖之犯法則黜之以何壽兄子之驕下則斥之在楚薦兩龔在沛厚兩唐則德澤及人多矣雖上不足擬召公而次實可以方子產也當時吏民有若大旱之沾雲雨焉去後見思夫何疑哉所可憾者王莽亂政之時與公孫祿互相援引自貽殺身之悔易曰咸其脢無悔謂不能感物亦無悔也武之殺身曷若不能感人之爲愈哉

王嘉請久任

古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官府以屬屬各六十其掌之也專其任之也久歲終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吏之治而責成之此帝王之治所不可及也漢之任官猶有古意如夏侯嬰自高祖時爲太僕至文帝世不易職張釋之十年不更任于定國爲廷尉凡十八年有爲刺史九年如張敞有爲郡八年如黃霸此所以吏稱職民安業而治效亦有可觀也至哀帝之時佞臣在朝國政

曰亂郡邑守相數變易以成其私然則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矣其孰肯任國事哉王公仲上書請久任真可謂識時務也然孔光之奸不能退何武之賢不能進侯萬賢而封還詔書亦不能阻則當力解相印以守高尚之節豈不為士大夫之清致乎而何乃仕昏亂之朝復爭梁相之獄然則詣廷尉不食而死將誰咎耶嗚呼守令可久任也宰相可久任乎以此諫君則理之正以此自處得不為禍之媒哉吾固謂嘉乃係遯有疾者屬也

逢萌掛冠

遯之時義大矣哉蓋在聖賢為不得已之計耳故或隱居以求志或曲避以全道或韜已以鎮躁或去危以圖安或垢俗以勸潔或庇物以激清雖跡異區均之志意脩而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也然時可為則亦出矣豈拘拘於隱逸之概哉漢室中微王莽專政雖名儒如揚雄劉歆之徒皆含羞蒙垢裂冠毀服以受豢養之私餘尚何望之哉獨逢子慶覩王莽殺子之變以為三綱絕矣遂掛冠東門而去子慶其得遯之道者乎愚嘗讀東漢逸民傳而得其詳矣方其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撫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此與陶淵明之羞折腰同一氣類端可尚也及光武詔書連徵萌託以老耄迷路不起愚竊感之夫伯夷太公避紂居海濱及聞文王作則有盍歸乎來之嘆光武帝室之胄立慨復之業詔書連徵之時豈不可出而竭忠効力以建萬世之良策而何乃為一示哉之計乎愚故為之說曰掛冠於王莽專政之時是為節之初九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及避地於光武連徵之日是為節之九二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劉秀舉兵舂陵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高祖以布衣不數年一統天下皆由恢廓大度致之也中更王莽之亂民心思漢甚於飢渴劉秀起自南陽洸變容衆同符高祖方其起兵之初獨率舂陵子弟八千人講合新市平林數千之兵以助其勢當是時烏合之衆易以潰散而秀能使之諸郡齊心銳氣益壯蓋曰秀之仁足以感動人心而合異為同聯踈為親也是雖未與尋邑接戰吾固知秀之軍堅於長城重於泰山猛於烈火矣其能勝乎吾固謂東漢之興雖天啓其運而亦人脩其事也

劉秀除莽苛政

王莽篡祚苛政百出此民窮而盜起也劉秀既成昆陽之功以誅莽矣及從更始之命為大司馬持節北渡河徇州郡而除莽苛政此與高祖之約法三章何異乎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其光武之謂矣所可憾者秀能除苛政於破賊之初而不施仁政於即位之日何也昔先王有天下使老者有所終壯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養鰥寡孤獨皆有所給男有分女有歸故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足以為宗社無疆之至計

矣光武能通尚書大義而不能施仁政於亂離之後是故直諫如韓歆何爲殺之墾田不實罪不至死何爲誅之鄭興作讖何爲欲殺之郭后無寵何爲貪廢之之數者非苛政而何要帝所以如此蓋帝未得天下之初人心渙散亡不我從故除莽苛政以爲取天下之媒及天下定矣心懈志驕殘忍之弊時或不免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於光武云然

鄧禹謁劉秀

臣之事君猶女之從夫也比之匪人終身之玷不可再贖矣王莽之亂英雄豪傑多不知其爲篡逆而甘爲之北面者焉所謂有乎不終乃亂乃萃者有矣鄧仲華獨能持策謁劉秀雖更始之招亦不苟從此眞出處之正

一時功臣孰有能及之者哉且其首建大策即以延攬英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爲言視彼攻城畧地之將專事律闘者高下何如耶愚嘗因是而論之若荀彧之謁曹操王猛之謁符堅王祥之謁司馬昭彼皆以忠孝著名者也一失身於非人萬世清議所不能免孰若鄧仲華年方二十四能識眞主於天造草昧之中而垂功名於竹帛哉易曰大蹇朋來光武之謂也又曰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鄧仲華之謂歟

馮異說劉秀

民可使覩德不可使覩刑逆莽以斗筲之才荼毒天下民之困甚矣更始繼之又爲竈下中郎輩所淈亂甚我瞻四方蹙蹙靡騁之時乎異爲劉秀之士深乃說以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當知智力相鬪之秋而建寬仁不殺之策異果何見哉詩曰天之牖民如壎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言天之開民甚易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也况更始政亂之時民心望治如飢易爲食渴易爲飲也可坐視其困而不爲之所耶於是說劉秀録囚徒理寃結存鰥寡布恩澤儀而天下思漢之心愈奮歸漢之心愈堅異之功在社稷亦偉矣哉記曰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悅其上此之謂矣

喜見漢官威儀

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舊也乃叔孫通所爲雜以秦制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然劉秀行司隸校尉作文移亦如舊章不過踵叔通之陳迹耳而父老垂涙曰不圖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豈叔通之禮眞可以感天下耶噫不然也漢之爲漢德澤滲漉亦已十世矣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父兄而長育子孫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故遺民見漢儀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故鄉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勢所必然矣由是觀之民之戴漢厥惟舊哉彼區區逆莽欲移漢鼎於不動聲色之間亦妄矣

耿弇勸蕭王勿罷兵

耿伯昭亦可謂知所從矣易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當天下殺亂之秋不得大人以爲依歸其何以成功哉伯昭父况爲王莽朔調連率莽敗况不自安伯昭時年二十一乃辞况歸光武說發郡兵破邯鄲其知利見大人

[illegible]發哉遽更始見光武威名日成遣使立為蕭王令罷兵向非伯昭求下之諫大事去矣光武以景帝苗裔祖業廢墜子孫當為報復之計何乃更始罷兵之命蕭王不能決而待弇之建白哉夫伯昭以弱冠之年而能為此道主人真小兒曹乃有大志也耿況有子如此宜三世為將以功名終哉

邳彤獻策

天下大物也取之有大道亦有大機機者所以混一區宇之權謀間不容髮者也王莽篡作海內大亂莽誅而群雄蜂起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集烏合之衆據燕趙之地光武徇河北獨信都和戎二郡來歸勢亦微矣此光武欲因信都兵西還長安也邳偉君獻策請以二郡之兵討王郎卒殲乃冠混一天下偉君之功不亦大哉故范曄稱之曰一言興邦而蘇竟拔以為東漢興王之決也且偉君以王郎捕係父弟妻子呼之而不復念家其亦有忠臣之風哉愚所憾者莽何如人也而形為和戎卒正莽之卒正即漢之太守也此其才固有可誇其節不足觀矣

劉秀披輿地圖

輿地圖載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蓋始於秦而收於蕭何者也王莽之亂群盜各自相據山河以自封殖光武起兵舂陵雖曰誅莽如反掌而群盜正倡熾也故劉秀披輿地圖而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嗚呼秀知上地之不能并一而不知君德之可以定于一也向使鄧禹不以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之言感激之則秀雖有銳取天下之志吾恐險阻備嘗之餘精神疲倦之機必以將偏安一隅自作一龜茲國者有矣其何以成中興之業哉書曰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鄧禹修德之言蓋欲劉秀之敷賁也秀果能推心置人腹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豈非由披輿地圖激之哉此鄧禹所以為雲臺諸將之先也

大樹將軍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釋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也夫人臣之功至周公無以加矣而復曰勞謙蓋身躬行之故言之親切有味也此周公所以為周公而萬世相天下之大法也馮公孫性謙退行與諸將相逢引車避道每所止舍諸將並論功公孫獨止樹下軍中號為大樹將軍及破邯鄲軍中皆願屬焉光武賢之其後徇邑之捷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帝下璽書褒稱以為功若丘山猶自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以異豈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乎有終之吉其庶之矣愚所以憾者異通左氏春秋為王莽郡掾監五縣遂光武略地異又拒之而巾車之執方效勳勞然則以異而為篡逆之臣君臣大節如之何哉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

孔子作春秋書閽弑吳子餘祭謂仔人使之在側故及

原缺第十四葉

後即帝位故先儒以漢得天下為正是也方光武起兵誅莽于時曰赤眉曰隗囂曰公孫述皆爲當時巨冠而鳥張根據之盜如董憲張步蘇茂輩紛紛眼底遍滿山谷正痛心疾首枕策卧薪之日也而馬武耿純輩汲汲請正位號何耶愚謂創業之與中興不同光武高帝子孫也今以布衣崛起與群盗角逐是虎豹與犬羊並驅中原也苟不先正位號則無以糾勤王之師堅烏合之衆而漢室再受命之事復何望哉此光武即帝位號令天下於勢不得不然也或曰劉備先即帝位而不免費詩之誚晉元先即帝位而不免周紡之言彼皆中興之君而諸將諫止之何獨光武之正位號合於義乎愚謂孔明漢室管樂王導江右夷吾未聞其諫正位號也彼固有所見矣即是而觀而知漢得天下為正豈獨西漢然哉

以赤符即位

帝王之興固由天命主持而率以得人心為本也人心既歸天命何往哉書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言天人有合一之理也高帝以艱難百戰之天下而一旦為新莽竊指正望于孫糾發義兵以為恢復之計書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光武之興遺大投艱之寄也何必假赤符以為口實哉若君德不脩人心離散雖有赤符亦如更始之方興而條敗劉盆子之方立而隨滅耳光武自舂陵兵誅莽洗愛容衆人心有推戴之漸矣人之所以歸即天命之所以在也況于時若鄧禹吳漢馮異賈復輩皆一時良將而翕然來從則天與之人歸之可知矣彼彊華所得赤符適好事者窺見秀有帝王之真而出於杜撰耳豈天有言耶而何乃以即帝位決之赤符也且即位之謀馬武唱之耿純和之馮異贊成之帝意已決矣當時諸將直當申明天命人心不占有孚之義而赤符之說闢其妖妄使莫售其計則正道勝而邪說消豈不為貽謀之善乎惟不能然自是率以讖記決事王梁何功而以讖授大司空封禪何事而以讖會命岱宗凡此皆赤符即位啓之也嗚呼使彊華奉符之時有鄭興以正其詭有桓譚以非其法則燎原之火撲滅於星星之初而何至終迷不悟也哉

褒寵卓茂

嗚呼此漢室中興之本夫古今創業之君睥睨世變群盗蝟興民心靡有定向則必委任猛將畧地屠城以討其憤光武則不然於群雄角逐之秋而獨取忠厚循良之吏以卓茂自密令擢為太傅封褒德侯蓋帝亦通尚書大義者也盤庚曰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康誥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無逸之篇曰自朝至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光武知之故簡厥脩進厥良而百司庶府罔不欽承以廣仁厚之風是賞及於一人而德流於四海也抑光武之用卓茂不特惠及當時而有典有則以貽子孫者也故後世猶瘋脩庠序之教任延定嫁娶之禮秦彭王英之

刑罰輕減許荊劉矩之禮教化民孟嘗辨孝婦之冤王訪恤貧民之飢佗香致鸞鳳之瑞童恢馳兕虎之名要之皆炷用循吏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愚故曰此漢室中興之本其以此歟

鄧禹名震關西

孟子曰王者之不作未有甚於此時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當今之時有能行王政民之悅也猶解倒懸也嗚呼此鄧仲華名震關西之謂歟夫自新莽以重斂失民心劉盆子承其餘虐而所過殘滅正若水益深火益熱也鄧仲華將師之任不以略地屠城爲心而撫循百姓禁暴掠赤幾仁人之用兵也民之悅之猶解倒懸此關西嚮應懷赴

如歸歟抑禹所以名震關西蓋自少能誦詩受業篤行淳備事母至孝故光武稱之曰自吾有禹門人益親及其威旗拘邑兵散宜陽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則鄧不惟名震關西而名震朝廷矣

宋弘不諧

湖陽公主意屬宋弘且常情言之以匹夫而尚公主草茅遭門戶生輝孰不歡然樂從者也而宋仲子之言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此其義聲凜凜不可屈撓此帝謂之一不諧而罷婚也自愚言之光武有愧於仲子多矣其曰富易交貴易妻則豈人君之言哉夫夫婦三綱之首自非犯七出之條何可易也帝不思仲子之言而以怨懟廢郭后何哉抑仲子之諫帝詳矣悅桓譚之聲則止之顧列圖之色而臣之蓋自其不任赤眉以身隊木之事觀之弘不惟厚夫婦之情而尤篤君臣之義其視漢朝公卿屈身逆莽者何啻薰蕕耶

寇恂屈賈復

范武子將老召其子燮曰喜怒以類者少矣而易者實多也此夷齊不念舊惡爲仲尼所取也賈君文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則未可謂有制之兵矣寇子翼戮之於市於法當然君文於此正當謝罪自新而乃視爲讎恨欲手刃之使子翼不處之以禮而聽谷崇之謀更與之鬪則彼以羊觸藩我以龍戰野而可乎恂經明行脩名有宰相器者也故敕屬縣盛酒醪以待其軍先出迎遂稱疾以避其禍可謂善處變者也厥後並坐同車相結甚

懽非子翼處之謙和其能潛消其悖逆之氣至此哉易曰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謂柔剛而順巽也寇子翼以之是故耿況重其智鄧禹奇其才所可恨者子翼有相如畏避之誠賈君文無廉頗引罪之勇且君文少好學習尚書而李生以爲有將相之器也今至上前忿猶未解則既不能戢之於始又不能悔之於終夫豈學問知義禮者哉其亦可議也已

伏湛以循良徵

伏惠公傳祖父周詩方天下喪亂之日而教授不廢誠杜詩所謂經爲人師行爲儀表者光輝朝之淵藪也其保全臨淮以循良見用豈非一時公論哉且教子隆死於張步而光武以蘇武方之是君所謂循良之臣也

愚所惜者湛自微為尚書令行司徒事定舊典正宜斟酌三代典章為漢家立不刊之制而乃因陋就簡畧不能可否損益於其間豈以道事君者哉然則湛之才可為守令而不可為宰相也或曰湛自建武元年七月為尚書令三年三月為太司徒至五年十一月方免官其間立宗社幸太學封卓茂未必非湛所建白也愚曰安知非帝之由衷乎吾謂六典之制不復此帝有不任三公之差也六經之義不啓此帝有赤符用人之惑也刑于之諫不陳此帝有寵陰廢郭之溺也官人之疏不列此帝有用逄萌之變也此皆愚公為政之日曷不立乎位而業乎官哉

行已在清濁之間

道原於天而惟人能弘之亦惟人能壞之故為善不同同歸於清為惡不同同歸於濁然清之勝濁也難濁之勝清也易是故君子精一以執中觀省以稽德遜志以脩道宅心以弘天所澄濁永清者如此其志也使清濁可兼而用之則可為善可以為惡也夫其始之所趨雖有相半之機而其終之所歸必有偏重之勢此清濁之不可兼用而志欲其篤學欲其粹守欲其毅行欲其飭蓋有以也卓子康亦習詩禮為名儒者也而行已在清濁之間不亦惑之甚耶夫孔光附王氏為漢世賊臣之尤也而子康為其長史清乎濁乎王莽居攝以病免歸是矣更始何人是亦負且乘之徒也而子康為侍中祭酒是亦不可已乎必後雖及骸骨歸終不免於磷緇矣清

原缺第二十葉

朱浮諫數易守宰

朱叔元數易守宰之諫蓋以為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故事乂則吏自堅吏重則人自靜夫五年再閏天道乃備況牧民之吏豈能倉卒成功哉光武不任三公躬課吏事乃以使者為腹心以從事為耳目此數易之弊生而嚴急之風熾也叔元之諫豈非通達國体者乎然顯宗之世竟以單辭賜死何也人君之待臣不可有數易之弊人臣之進諫不可無明哲之機叔元數以嚴急諫顯宗而竟以單辭自坐此易所謂浚恒凶無攸利者也抑白豕之誚向非耿況之救以斃於亂兵之下豈叔元於進退存亡之道殆有未講者歟

三十稅一

光武之三十稅一人以美談而吾以為失策何也三代而上兵隱於農雖百萬之師屯於邊陲大不疲於國小不斂於民以其兵自為食而已然必十一而稅所以為朝覲會同祭祀燕享之需不可缺也夫財者國之命萬事之本也白圭二十而取一孟子以為貉道況三十而稅一哉光武之三十稅一蓋以為兵可去而食可省也按史建武六年罷都試七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九年罷關中都尉十二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二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此三十稅一之制得以行也殊不知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為之然終建武之世輒罷輒置自是明帝置度遼營安帝置都尉順帝置緣邊兵凡國有征討賴京師之兵以出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

不精於是匈奴鮮卑西羌交趾之寇日以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馴致宦官吏領兵權而董卓以羌胡義從亂京師漢自此亡矣豈非光武顧小人忘遠慮而釀成敗亡之禍至此哉

劉昆長者之言

長者之亂不見於天下久矣而劉桓公能之至受知於君蓋自易得之也桓公本梁孝王之胤少習容禮受施氏易於戴賓則不伐不德之心謙謙君子之行蓋以易為砥礪而能有成者矣且王莽篡柞隱身教授習俎豆尚矢之儀則其志操高潔庶幾易之可用為儀也夫豈瑣瑣功名之士可同日語哉然則昆之為長者無忝矣不然范史何以系之儒林傳哉

祭遵憂國奉公

祭弟孫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抵上後取汝陽是蓋有將帥之畧也凡為將帥者其性猛故多刻而不仁其學短故多粗而不文其識褊故多貪而不清遵也不然行軍有法吏人不知有軍亦幾於仁矣家無私財夫人裳不加緣亦幾於清矣取士用儒建孔子後置五經大夫亦幾於文矣此憂國奉公之臣見思於光武而得成侯之謚也愚所貴備者遵憂國矣而未見其憂之大奉公矣而豈見其奉公之至哉書曰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如此而後謂之憂國又曰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如此而後謂之奉公其大要引君當道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而後可以無愧光武信用圖讖學術僻矣寵陰麗華心忘

賊散牧并州而況董迎則細侯之志行可知矣然與其諫用南陽人曷若勸君秉心宣猶以為取人之則哉

待盆子以不死

劉盆子本漢朱虛侯章之後樊崇唱亂於莒探符固有敗亡之理然擁百萬之衆慕義來降而光武待之不死賜滎陽均輸官地以食稅終身是數非倖愚謂殺降非仁也貰賊非義也其待盆子以不死可謂萬古待降之良法然愚竊怪其守義而不終耳夫子密以奴而弑其主其罪不在盆子之下也柰何封以侯爵列於五等之間其視待盆子事何先後之不倫也蓋嘗讀唐紀刺史王軌為奴所殺携首降竇建德建德以為大逆斬之反其首然則光武之待劉盆子固善矣而子密之侯則何嘗建之不若哉

大度同高祖

世之議者皆曰高祖豁達大度以愚觀之獨有約法三章除秦苛法耳若夫夷彭越戮韓信繫蕭何率以微過遂加誅責有大度者如是其忍乎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宿怨高祖以嫂有宿昔之怨七年始封其子為羹頡侯然則帝非大度之君可見矣馬援論光武以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愚謂高祖之於光武猶比肩耳豈能相尚哉何也光武之推赤心置人腹戒馮異以安集似大度矣然韓歆以直諫而殺之有乖君臣之義郭后以無寵而廢之有傷夫婦之情且嚴息之諫發於鄭興則光武之大度正猶高祖之大度耳豈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

爲一人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者哉

馬援論高光

昔孔子論逸民七人而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不假反之之功而自有性之之妙聖人之能事也馬文淵以高無可無不可是仲尼之能事而歸之高祖矣其然豈其然乎夫高祖固創業之英君然辱儒冠棄詩書大本失矣幸而天性明達出入於王霸之途而豈能有左應曲當之宜哉援又謂武好吏事是故然者然謂動如節度則過矣動如節度則亦聖人反之之事而豈光武能造其閫哉及其廢郭后易太子殺韓歆斥桓譚封子密三綱幾乎泯矣九法幾乎斁矣安在其爲動如節度哉如馬文淵之言則謂高祖盡規模之大光武盡節

目之詳也愚謂高祖有天資之美而不學光武有學文之功而未至此所以得失相半兩漢風聲氣習相類也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一

弁石戴璟著

班彪王命論

班叔皮本隗囂客而勸囂歸漢乃著王命論以風切之其言論高祖之興信布項籍王莽之廢大率有命其言是矣范曄稱其行不違方言不失正是也然愚謂彪之言亦語焉而弗詳耳夫性命之理聖人罕言無曰天高高在上也觀之人心而已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天視聽自我民視聽達於上下敬哉有土言人君當以敬民爲先務而已矣又曰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言觀天命考之人心也豈民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命哉吾觀高祖之興有斬蛇之異有覆雲之祥固由於天授也然其本

由於有寬明仁恕而秦民悅服耳項籍則殘忍之雄信布王莽則篡逆之賊此固人心所不與也人心之所不與即天命之所不歸可知矣光武大度同高祖則天人交應而漢有再興之勢庸可辭乎隗囂何人不過起自盜賊妄希富貴耳班叔皮著王命論不究其本而徒以命爲言夫豈至當不易之說哉夫囂之客曰班彪曰馬援曰來歙曰申屠剛皆與王之佐而棄蜀歸漢則人心之不與又可知矣何以命爲言哉使彪能陳天命人心去就之本以感動人心則數子歸漢之後囂亟來歸漢而敢帝一方乎

璽書賜竇融

竇周公自守河西聽班彪之策而決意東向周公可謂

知去就矣光武以璽書賜之不迫其來而使之擇蜀漢不拒其來而援之涼州牧讀其言有温厚而無忌刻有和易而無猜疑且六國合從尉佗制七郡之語必知其有游說之者又何其明且遠也此固融歸漢之計益决而當時以天子明見萬里也自愚觀之融早孤以任俠爲名莽末爲波水將軍則嘗事賊矣莽敗又以軍降更始爲鉅鹿太守則未嘗擇君而事但以榮身保家爲計耳然則融之歸漢亦不過以天下擾亂河西斗絕不束而無以自安也而豈誠有慕義之心哉光武璽書賜之以明而非明也愚嘗謂融之心使漢業不成又將顧望徘徊而豈有伏節死義之事哉而史稱其奉圖歸忠繆矣

明見萬里之外

光武賜竇融璽書上言桓文之輔國中言六國之合從下言尉佗之專制其與隗囂遣辯士所說之語若合符也此河西之人以爲明見萬里之外而竇融歸漢之計蓋决也然自愚觀之河西之人謂之明見萬里之外也天下後世之人孰謂其明見萬里之外哉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言惟聖人無遠而不察也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惟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言惟聖人能無幾而不明也夫知幾必歸之聖人者并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故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大學曰安而後能慮莊子曰太宇定者天光發此之謂也光武感情於讖記而聖賢正心修身之道槩乎未聞然則何以視遠惟明哉故以吏事責三公而紀綱不能明廢后易太子而倫理不能明以逢萌爲社稷臣而於人則不明以讖記行封禪而於道則不明蘇子由所謂光武專以一身任天下而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及者多矣然則璽書賜竇融亦不過天資之美而有意想測度之私耳所謂不幸而中也而豈聖人之瞻言百里知來藏往者哉

耿弇比韓信

光武以耿弇比韓信由今觀之信破歷下以開基弇攻祝阿以發迹此其功足相方矣又田橫烹酈生橫降高祖詔其弟衛尉酈商不聽爲仇張步殺伏隆步降光武詔其父大司徒伏湛釋其怨此其事又相類矣以是而比韓信其誰曰不然然謂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

其功又難於信則過矣以信之將畧定三秦平六國兵威所向當之者破項籍以拔山蓋世之才垓下之敗尚能以一身殺千人潰圍而出此古今之勍敵莫加焉信大破之垓下則非光武時群盜庸劣之比矣而豈可以襲擊已降必之哉然則耿弇比韓信孰優愚竊以爲以將畧言之則信之才伯昭不能及以臣節較之則伯昭之德信亦不能及何也伯昭少時能棄更始歸漢而又說況助兵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矣況未嘗矜伐以功名終則豈信之先從楚而後歸漢至於請爲假王後降匈奴身爲大逆自貽伊戚者哉

周黨嚴光等不屈

炎祚改符新都易號南陽宗室圖復舊物海内英雄聞

風奔附皆欲效勤王討賊尺寸之功以垂竹帛今漢尚已定延訪幽隱粉飾中興正抱道君子雲龍魚水相逢之日也周伯況嚴子陵等三聘而後至何耶伊之耕莘傅之築岩呂之釣渭時未嘗無終身之念也一旦幣聘之勤繪圖之肖夢卜之徵遂幡然而起各成一代之業後世未嘗有非其改節者今黨光等雖應聘而起終不為所屈何歟愚謂范升毀周黨及人訕王良二人之不屈或者以隱為高而孔子所謂疾固也若嚴光者侯霸訕其言范升不之毀則其不屈殆有深意存焉者夫豈二人可同日語乎蓋光少與光武同游學自莽地皇壬午起兵至漢建武己丑而後下詔徵之十七八年之間身跡存沒略不往來于懷其與抱薪進飯卒然相遇慈

契者有間矣豈先生儒腐不足以談兵歟湯以尹為阿衡丁置傅於左右文師呂為尚父光武於先生撫之以咄咄目之以狂奴官之以諫議其實先生亦褻而易矣宜乎子陵之不應也且光武察察自以吏事責三公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之故決去不疑以全故舊之義乎吾聞之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於郭后止於無寵廢之矣糟糠之妻尚如此而況貧賤之交安足倚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子陵所以為高也故其後助成東京風俗之美雖奸雄僭竊之徒環視漢鼎而不敢顯然攘取之千萬世之下興頑立懦其有補於名教大矣夫豈周黨王良輩可同日語哉易曰鴻漸于逵羽可為儀其子陵之謂矣

客星犯帝座

甚矣其才遇用之難也以周公之聖而召公且不悅以孔明之才而張飛且有言又況人不皆召公也不皆張飛也而廓寬宏之度絕忌嫉之私者世能有幾耶史謂嚴光與帝同臥光以足加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竊有疑焉夫先生精爽上應天象語其賢當為德星語其出當為輔弼星語其處當為少微星而曰客星可疑一也雖足誤加事詎甚微何遽動天耶詎固有誤批帝頰戲批帝頸者矣而天象不動可疑二也既有動必有應不在先生當在他人而其卒無應可疑三也意者當時群臣取功名於十死一生之中先生不事王侯海內平定而偃然荷帝眷忌心生矣侯霸位至鼎足先生

狎之若兒廷臣誰敢復有間心生矣霸備奏帝此一問也帝雖以狂奴目之而禮益隆人言不可間矣人言不可間故托天象以間之曰犯曰急語意甚於范升之毀謂非間計不可也嗚呼此子陵所以決意高蹈而與巢由善卷務光夷齊諸人同志也歟抑子陵肥遁之後肅宗徵高鳳順帝徵薛包桓帝徵魏桓獻帝徵管寧皆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湖之上其亦聞光之風而興起者也

梁統論刑輕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陽居夏以生物為事陰居冬而積於不用之地聖人法天而立道以道德齊禮為先務或不得已而用刑則欽恤之心勝而肯夷肆放議獄緩死

馬蓋失不經者有矣而豈有殺不辜者耶光武擊兵河北雖除莽苛政然觀其殺韓歆以非罪度田不實者輒致之死至來馬援死不可生之嘆則帝之施刑亦重矣令梁仲寧乃謂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此東坡所謂如人年少不節酒色而安老雖節酒而病見遂謂酒色可以延年也幸而帝惟明達事寢不報嗚呼使帝從仲寧之說則刻木畫地之歌復作蒼鷹乳虎之吏再興其何以成中興之治哉吾嘗謂梁竦率以非罪下獄至梁冀遂赤其族則統之欲重刑蓋天使之自坐耳不仁之禍由跡逮親於此可驗

柔道理天下

坤道為柔柔之道未易言也必有豈弟君子之心有寬

尊長者之度百官承式四海嚮風則柔嘉之化行告訐之俗易治天下之道不盡於此邪光武以焚吏民投書以安反側之心除王莽苛政以復漢官之舊於馮異則戒其安集於吳漢則禁其暴掠所謂柔道理天下蓋有之矣然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而豈能一歸諸理哉何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又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蓋惟有君子之德者方能盡柔道也建武之政吏事刻深數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鍾離意以長者勸之鄭興亦以嚴急正之則帝之於柔道蓋深有愧焉者矣此中興之美殆未盡乎

董宣强項

宣初守江夏以慢外戚陰氏坐免未幾徵入令雒陽湖陽公主蒼頭殺人捕而誅之此孟郊所謂壯志性剛決火中見石裂也此柳子厚所謂執簡寧尋杜持書每去邪也少平可謂愈蹶愈奮不畏彊禦矣自庸君處此必曰以吾公主之尊貴而畫地數罪叱奴下車王室之羞不可赦也光武則不然方其彊項不肯叩頭謝主且笑慰令出而又以錢賜之豈以天子之威而不能行一令乎蓋重法令是重朝廷也惟天子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朝廷之法信人主之勢尊厥後宣能持擊豪強京師震慄有臥虎之號有枹鼓不鳴董少平之歌宣可謂良臣哉范曄作史夫何為而系之酷吏嗚呼以是人為酷吏然則虎冠之吏屠伯之守將何議邪

馬援願死於邊

馬文淵既征交趾復欲擊烏桓而曰男兒當死於邊願以馬革裹尸還葬耳壯哉斯言其後征武陵竟卒於軍克成厥志孟冀烈士之稱其有所試乎然自愚言之與其先登陷陣而成外攘之功孰若脩政練兵而享內治之福乎夫夷狄寇邊固王法所當誅也然不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乎而何乃以身死邊也夫死生之際亦大矣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卜式以武帝伐匈奴而欲死於邊公孫弘以為非人情不可近苟息以死許獻公君子以為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馬援之欲死邊未免導君於窮征而終非啓善閉邪之義且死非其所亦徒死而已而豈得謂之死節哉吾謂援果能死節矣當王莽篡逆之秋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而乃為莽西鄙牧又

爲連城尹是爲簒逆之臣矣以春秋之法例之當以鄧離殺當惡之罪施之也安得大言以欺世哉

閉關謝西域

武帝窮兵北征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蓋徒上蒸下樂好大喜功耳而西域何嘗心服哉再葉而至宣帝正朱万年將衰之運故不煩尺矢相率朝貢世歷哀平猶不廢禮于斯時也雖剛正如蕭望之請待以不臣雖智如楊雄請勿與之拒其孰肯以其歸附而反閉關以拒之哉光武此舉蓋深謹要荒之辨而不勤遠略不事邊功豈非禦戎之上策乎或曰先王之世四夷來王或西戎即叙或蠻氏來享或八蠻通道今閉關謝西域其亦矯枉過正也愚謂戎狄之地不可耕而食戎狄之

人不可後而使若許其來歸則必如前漢遣官都護發中國之兵戍遐荒之地其轉輸煩費固有不可勝言者且既設都護則緩急不可不救萬一蹉跌傷威損重爲中國衣冠之恥必矣此光武之閉關謝西域即先王之畧於荒服而以禽獸畜之也謂非御戎之長策乎厥後班超傅育輩不守厥戒而西開三十六國以闢土來遠爲功未幾連年戰爭全軍敗沒以貽當宁西顧之憂論至於此而後知光武之見慮於是乎不可及矣

馬援矍鑠

士君子欲大有爲於天下要當斂英鋭之氣而相時觀變以爲操縱之地則在我無浮躁之著而在上無猜忌之萌矣馬援扱扱自西州閒關險阻破隗囂誅先零征交趾古所謂干城之將非斯人邪然愚特惜其英氣太露而老成持重之德有愧焉蓋援自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固以立謀士懷負[illegible]之頌矣然猶有可諉者曰鄉鄰方鬪不顧被髮纓冠之急耳若夫武陵蠻寇臨沅援於時則既老矣隴蜀之策既顯羌狄之功已彰於是而力解兵柄養痾林下是乃大臣之高致也柰之何君不我用而顧自薦於上哉逮夫帝愍其老而不之許則亦已矣又據鞍顧眄以示可用老成持重者固如是求售乎哉吾聞先帝欲伐先零而充國自薦於上帝問之曰將軍度羌虜何如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馳上方畧充國時亦既老矣何嘗披甲上馬以自試其能乎且雲臺二十八將不爲少矣而顧露才揚已要功萬里之外

此猶馮婦搏虎不能自止此所以觸冒氛氣僵死軍中横被讒言葬不歸墓家屬杜門宗親怖慄是誰咎哉雖然帝豈不知援之才畧可用而顧試之披甲上馬固已失待臣之體矣至於薏苡明珠之疑誠亦少恩矣哉

馬援戒子

春秋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言責人之易而責己之難也馬援素負氣歸漢屢著邊功固當時之烈士矣其戒兄子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口不可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誠可謂言之善者至於戒王磐若戒梁松戒呂种皆鑿鑿金石之語援可謂善教人矣然知戒子而不能自戒與所言自相背戾者多矣豈明於觀人暗於觀已邪夫人

之長短不可議固也其品第龍伯高之敦厚學之爲謹敕士杜季良之豪俠學之爲輕薄子非好議人長短者乎夫君子秉道義謹行檢則子弟自將革面於外洗心於内固非可以言耳提而使之有成也援不能表儀於一身之間而徒丁寧於萬里之外縱使寂寞短簡舂容大篇皆中窾肯綮的亦無益矣而況比方人物以較短長有以召多口之憎騰仇人之謗乎是則援之戒子非以收子弟之心而反爲怨家之口實也非以盡父兄之教而實爲薏苡之禍階也詩曰君子無易由言此之謂矣

馬援薏苡

予嘗讀范曄史而知馬援爲人之詳矣其行義也優其

智慮也長其膽略也壯其節操也清觀其行免役不期不離墓事寡嫂不冠不入廬此其行義之優也獻策而虜在目中囂亂而令伏牀下爲虎賁將而誅李廣爲隴西太守而威先零此其智慮之長也平隴蜀而飛矢貫脛討武谿而足概賊孟冀謂之烈士呂种謂之神人此其膽略之壯也窮而益堅積而能散牧北地而所殖財貨悉班昆弟擊臨洮而所賞牛羊悉與賓客此其節操之清也然則中興名將曰鄧耿賈吳蓋援不多讓焉光武於此正當錫之茅土盟之帶礪夫何聽讒口之諸而薏苡爲明珠文犀遂詔收印綬致使其葬城西哉援之言曰獲死國事甘心瞑目今以薏苡爲明珠文犀吾知黃泉之下目必不瞑矣竊意援所以來讒口者蓋由征武谿無功而遭其仇梁松貴問之此薏苡之譖所由起也光武不察其誣而遽收印綬惑之甚哉借曰援所載皆明珠文犀恐謂援有大功於社稷亦將十世宥之矣而況以疑似之譖有不可信者乎嘵嘵易缺皦皦易汙其援之謂矣惜乎光武之明逆而見不到此也

明珠文犀

人莫貴於立志然有大識趣者必有大議論故即其言可以觀其行矣伏讀馬援之言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所貴乎殖財貨者爲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夫有財貨必欲賑施之則雖有明珠文犀援必須之將士矣而肯爲守錢虜乎又讀其言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鄉里稱善人可矣

致求盈餘但自苦耳夫援之志但欲乘車御馬不求盈餘則雖有明珠文犀必將以土梗棄之矣而豈肯載之一車以求盈餘乎又讀其言曰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耳何能臥牀上死兒女手乎又曰受國厚恩年迫日索常懼死國事甘心瞑目夫人之情大率愛生爲上愛財次之援每以死自誓死尚不辭矣其肯載明珠文犀以娛兒女子乎吾知援必不爲是也然則援之所以收薏苡者何歟吾謂非爲一身之謀而亦爲國家之謀蓋援常欲爲國任事則援乃國家所倚賴之身也援之時則既老矣顧思披甲上馬之勞服薏苡可以輕吾身下潦上霧之地服薏苡可以勝瘴氣此其薏苡之載蓋亦非私已者而後世亦未之考耳嗚呼日月欲明而

浮雲蓋之芝蘭欲脩而秋風敗之以援之忠清而見疑於光武蓋積羽沉舟衆煦漂山世固有無兄而云盗嫂娶孤女而云撾婦翁者而况於援之功高不賞乎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言見人之汚以無爲有也其光武之於馬援乎

桓榮稽古之力

儒者以窮理爲要以稽古爲先蓋古人嘉言善行著百世楷模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可也論其世者多識以蓄德博學以反約蓋將以立身於正大脩德於高明窮之爲孔孟達之爲伊周是亦吾分内事耳豈假此以干富貴乎桓春卿以貧窶無資常客傭十五年不窺家園其稽古亦勤矣光武既曰得生幾晚又曰真儒生蓋以辨明經義諸儒莫及也於是自博士爲太子太傅賜以車馬印綬于時當自念無功受賞上疏懇辭若有詔必賜之而辭之不獲則當竭忠效勞以圖厚報今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而曰此稽古之力夫不導諸生以脩道義之學而導之以干利禄之私然則君子之稽古豈要人爵而已耶嘗試論之桓元春初嗤榮之自苦後獲印綬嘆曰學之爲利乃至此哉然則榮稽古以干富貴其兄弟知之矣凡榮以稽古自任實有未然者何也夫稽古之人必能正色立朝決大謀建大策今頒圖讖不知諫朝廟陵不之諫以日易月之制不之諫太子諸王並席之失不之諫然則榮之稽古不過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冗説耳而何有於稽古哉或曰桓郁桓典桓彬父子兄弟代作帝師生徒受業多至卿相是亦稽古之教所致也嗚呼此亦車馬印綬之類也而豈儒者事業可稱於後世哉

郊封禪之請

孔子删詩定書係易作春秋言禮正樂爲後世教亦備矣未嘗言封禪之事惟書曰至於岱宗柴言巡守而祭天也詩曰陟其高山言巡守而祀嶽也易曰王用享于岐山言至誠而祭神也何嘗祭天於泰山謂之封祭地于梁父謂之禪哉今考范曄史所載光武封禪之制有玉檢玉璽有金泥金縷有石檢石碑皆怪誕不經夫古者祭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牲用犢貴誠也戴冕璪十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要之仰報本之誠而已豈假是以祈求永年者乎且帝前此下詔上壽稱美者必髠令屯田今爲此舉而又改爲中元其視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迭興之詔已大異矣胡寅所謂不法三代而法秦皇漢武詞之何哉且帝既繼漢祚何削成哀平三君而繼之孝元之後謂之九世呂后汚逆不可入劉氏宗廟而乃以之配地祇既又黜降神主歸于寢園此何理也光武之言曰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由今觀之信乎欺天矣信乎不如林放矣嗚呼使當時有稽古如許懋者出於其間則排梁松之謬而陳帝王郊祀之正禮豈至惛君於過舉終其身耶

第五倫一見決聖主

第五倫字伯魚本漢循吏也每讀詔書輒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夫光武所下詔書非有盤庚周誥之懿也而伯魚之誇張至此何哉夫光武以圖讖頒天下必有詔書渙發而伯魚亦將決之爲聖主耶夫通性命之情不可惑以非類聞天人之理不可誣以神怪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雖有時合譬猶小數使伯之類耶而光武信之篤聽之專至以決定嫌疑桓譚經一聞曰即欲措之極刑曾謂聖主而偏見如是乎吾聞人臣之義固將順而尤宜匡救故雖以商君之臨邪猶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伯魚每讀詔書必決聖主則其於責難陳善之道果安在通鑑卷十二 闕漢光武 十四邪大抵惟聖賢知聖賢伯魚爲掾而正斗斛爲守而按承遷爲司空而絕苛刻之吏請全外戚之家固介然有義行者也然斬芻牧馬失之矯激一夜十往幾於自私時人方之貢禹是也而豈中和之德哉吾嘗謂伯魚處已太嚴而不脫齊人之見故擬人太高遂有聖主之決乎

桓譚非聖

讖記之說自左氏傳春秋雜取神怪小說論禍福此其說所由起矣然未有讖語也讖記之語其昉於秦漢之間乎吾嘗謂盧生亡秦之奏瀦其源陳涉帛書之惑導其流非弘再興之符揚其波甘忠可天官之書助其瀾王莽公孫述襲謬造作符命卒移漢祚然則讖記乃先王所必誅也而可用之邪光武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祠享配天宜矣其所謂劉秀當爲天子之讖特偶合耳鄧禹諸人蓋以大義格君爲心而乃以赤伏符之說勸帝即位此帝所以先入其說而以卜用相以議郊祀以定嫌疑非向者亦符之說枝種而發乎桓譚習五經能文章亦漢通儒也雖言讖之非經然一齊衆咻而非聖無法之誅岌岌矣蓋於此時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讀史至此吾深恨漢初大臣失於急成即位之謀而卒合他說以贊成之不慮其弊至此之深也嗚呼孰謂光武之明智而爲讖記所惑至此哉

桓譚何如人

桓譚論讖記自孔子論性命而推之辨正甚悉史謂譚漢紀卷十二 闕漢光武 十五與劉向楊雄辨析疑異漢儒吾必以桓譚爲賢也今觀所傳新論琴道賦詩書奏凡五十六篇鑿鑿格論時亦有之然諫於君而君不見用何邪愚謂大人格君心之非豈在於尊號之丁寧口舌之諄切哉必其德行端方儀度整肅見之者有以消邪心接之者足以弭逸志信而後諫斯漸然矣桓譚自王莽時爲掌樂大夫固已失節矣至於負宋弘之薦不能以正道匡君而乃爲帝鼓琴以鄭衛之繁聲而聞之於上比固君以俳優畜之久矣故其非經之論方陳而非聖之誅遂及又何怪哉抑愚所憾者譚以忠受罪則亦已矣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志節委靡至此爲若不言之爲愈哉孔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譚之謂矣

一樂此不爲疲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大學至於樂則所謂亟可已而不知手舞足蹈矣光武每旦視朝至於日昃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則似乎深知篤好矣然自愚觀之六經之理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然必自格物致知正心脩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能有關雎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而後可謂之樂道也曾效書生尋章摘句邪光武爲人父則以無罪廢太子而胄引立子以貴之說爲人夫則以無寵廢郭后而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誠爲人君則以直諫殺韓歆以非讖斥桓譚而未知從諫弗咈改過弗吝之說然則所謂樂此不爲疲者非託

之空言邪夫知玉之爲真則人不得以珷玞亂之知珠之爲真則人不得以魚目惑之光武信圖讖之篤至於決嫌疑示天下則於讖記不爲疲者有矣豈於經理何哉嗚呼使當時有通經術之醇儒如仲舒者出於其間則帝之中興大業可觀矣何至於終惑讖記而失爲君之體哉吾於是重悲漢庭無人

總攬權綱

嘗謂予奪人主御天下之大柄固不可使下移然天下事變紛紛之方來而無涯欲以一人之耳目而總攬之安得不掛一而漏萬乎光武懲王氏之禍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以人主下親期會簿書之事則聰明有所不周耳目必有所寄此後世託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闥終漢之世或權綱在母后而梁鄧有司晨之橫或權綱在外戚而竇冀有跋扈之亂或權綱在閹宦而節甫有黨錮之禍或權綱在武將而董卓有劫遷之變究其由皆光武不任三公而總攬之所致也君子安得不爲之浩嘆

宮房無私愛

史謂帝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以愚觀之殆未然寵陰麗華而廢郭后郅惲諫用南陽人謂非私愛偏恩可乎哉

漢之所憂凡六變

西漢之所憂者始任功臣而有彭韓之難中封同姓而有七國之變下寵大臣而有王莽之禍此西漢有三變也光武懲前代之弊一洗而正之向也有韓彭之難我

是以不任諸將以事向也有七國之變我是以減同姓之封向也有王莽之禍我是以黜三公之權光之心自以爲前代之弊一旦掃除無他慮矣然東漢之所憂亦三變焉始而竇憲梁冀以外戚濁亂朝廷此一變也繼而曹節王甫以宦官黨錮士夫此又一變也終而董卓曹操劫遷天子此又一變也夫光武盡懲前代之弊矣而又有外戚之變焉而又有宦官之變焉又有武將之變焉豈天下之事變無窮終不可杜其源耶吾知之矣凡立法之久必有偏而不起之處要在人通融之得宜耳使光武以三公任事而外戚宦官不許預政載之詔令著爲後法則何以有是哉今也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此百弊之所由起也且外戚之橫使若不安吾固有藏器

待時之柄則可矣而和帝以鄭衆桓帝以五侯此去一外患而生一內患也宦官之亂使陳蕃竇武有折首匪躬之義則可矣而何進召外兵袁紹召武將此去一剝敵而又生一巨敵也夫如是以漢之患每變每重而疾至膏肓不可救藥皆由光武啓之也

兩漢風聲氣習

東萊呂氏謂高祖識大體而條目有疎光武於條目甚詳而於大體却遺此兩漢風聲氣習有寬狹厚薄緩急不同以愚觀之則亦過於分別矣夫高祖可取者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誅丁公而已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大綱可議者多也何謂其識大體邪光武用卓茂徵嚴光視太學則與高祖等耳獨可以其不任三公而少耶至於光武條目品節則亦未見其爲詳悉而合於中道也如罷材官而啓後世內重外輕之弊用陰氏而啓後世背戚用事之弊殺韓歆而啓後世之殺大臣之弊廢太子而啓後世擅易樹子之弊豈有至精至當爲萬世截然不易良法耶愚嘗遡而論之高祖純用伯道而西漢之風聲氣習多以霸道進光武尊尚儒學而東京之風聲氣習多以儒學奮此兩漢大致如此今曰兩漢風聲氣習寬狹厚薄緩急不同則以西漢寬而厚而緩東漢狹而薄而急自愚觀之西漢寬矣而其流也無恥厚矣而其流也邪媚緩矣而其流也姑息王莽之亂上獻符者十而八九雖以楊雄劉歆之賢尚不自拔而肥遯不污者寧有幾耶東京狹矣而孤高薄矣而介急矣而剛正桓靈之時黨錮諸君子率以名節自砥礪而甘死不顧其視西京士夫奄奄無氣節而行若佝僂不啻雲泥也而可以爲狹耶薄耶急耶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一終

屛石戴璟著

冠帶圜橋門

凡天下之絶無而僅有者則人必翕然以駭而聳然以觀三代之時庠序遍天下人人由於詩書禮樂之中如穀粟布帛民生日用之所必有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也何至觀聽於橋門之外哉世遠人亡經殘教弛上之人不知所以教下之人不知所以學久矣漢武設庠序似矣而海内虛耗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光武中興初起大學自馬上論道投戈講藝有以開儒學之源矣逮明帝引三老五更講論經理正若鼓雅樂於淫哇並奏之餘燭庭燎於長夜晦冥之日安得不起人之樂聞而快覩耶愚所惜者人主不以正心脩身為倡率表正之機而徒尋章摘句為辨難討論之計此豈急務耶夫六經之道其大如天地其深如江河其奥如鬼神自秦漢以來雖以董仲舒毛萇楊雄諸人尚不能深探其旨而况明帝移氣體於富貴之中援經學於腐儒之口且求佛書立僧寺以貽千萬世無窮之害此稍知義理者不為而謂講論經理者可如是乎毋亦性聰察自執已見而諸儒承風莫敢誰何也豈有大識見有真議論足以破群疑而折衆言者耶然則明帝之正坐自講亦侈美觀而已

圖功臣於雲臺

光武固千古英雄之將然當三精霧塞九縣飆回之秋而能斬艾蓬蒿混一區宇何莫非群臣汗馬之勞運籌之力耶故明帝追思前烈而畫功臣於雲臺始鄧禹終劉隆凡二十八將益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帝可謂得報功之典矣其視前魚之棄走狗之烹者豈可同日語哉愚所惜者明帝知報功之典而不能第高下之次鄧禹為首固也馬成何功而魁吳漢之上王梁何功而與賈復之先至於陳俊之功必不大於耿弇杜茂之功必不優於臧宮馮異豈可屈傅俊之下祭遵豈可附王霸之後哉且馬援南浄駱越西略燒種有大功於漢而以椒房之親顧不與焉故東平王蒼亦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此公論在人心不可泯也明帝但笑而不言吾知之矣史謂援以椒房之親不與雲臺愚謂此明帝之托詞耳夫援之仇人曰梁松松尚帝女者也觀薏苡明珠之讒雖光武之英明尚蠱惑焉吾意明帝必為梁松異議所撓而後棄之者也且不觀張敖高祖之子婿樊噲呂氏之外戚乎元功十八人敖噲亦與焉明帝此舉何不法祖而自出由衷耶嗚呼援以西川英雄身不能[illegible]齊祭之哀名不得與繪畫之榮吾知援在九泉下不瞑目矣至於來歙有掛隴囂之智有破隴蜀之勲有死國事之忠雲臺繪像亦棄而不録當時公議又安在耶愚故為之不平而竊論之

歷代諸將功業何如

雲臺諸將功業載于通鑑畧矣愚竊采漢書以揚其幽光發其邪歷為左故鄧禹杖策追及而建延攬英雄恢

復先業之策張良之運籌也秋夸勸父來歸而著會兵
黃阿畧定齊地之功韓信之開基也拒洛陽徇燕趙馮
異也而未嘗自伐其功尤人所難馬追尤來平新息賈
復也而未嘗自言其功惟君所知焉祭遵取士用儒雅
歌投壺可謂之儒將矣若朱祐之質直崇儒李忠之立
學卅陽亦其次也吳漢八戰八克隱若敵國可謂之勇
將矣若堅鐔被三創以擊董憲耿純殺三矢以破赤眉
亦其似也擊五校曰杜茂擊李憲曰馬成而成之為邊
人留屯其德感逝民深矣拔綿竹曰臧宮屠邯鄲曰任
光而光之作檄文降賊其功著社稷儒矣寇恂守河內
因有聲矣且其守潁川而借寇一年有長杜之留焉其
生榮也景丹攻王郎固有力矣且其守弘農而視事十日

有卧鎮之詔焉其死哀也陳俊為琅琊太守而群盜自
散姚期為魏郡太守而元惡自誅傅俊謁褒城而母弟
為人所滅邳彤征王郎而父弟為人所擒皆為國不顧
家者也岑彭平蜀都而見刺於盜劉植討容城而卒死
於軍皆為國不顧身者也王霸破劉紆而為偽王梁從
定河北者也蓋延擊董憲而馬武劉隆從定嶠南者也
至於早識真主從起舂陵李通之智也發下江兵共誅
尋邑王常之忠也悃悃安豐寶融也提挈河右奉圖歸
忠進退之禮良可言矣斷斷小宰卓茂也道不拾遺蝗
不入境循良之政有可褒矣雲臺諸將之功其畧如此
然就其中而品第之或不足於才能或有愧於節義何
者建萬全之策決千里之勝才之全也寧守箕山之節

不受新室之官德之備也吾觀紀也為莽納言士卅也
為莽侯王相融也為莽建武勇光也為莽卿當夫忠也
為莽新博長彤也為莽和成卒正夫莽以篡弒之賊而
甘心北面焉君臣之義安在耶至於宮之矯制取馮梁
之遠勑發兵漢之縱兵暴掠茂之斷軍廩纖劉隆之墾
田不實傅俊之乞求賜錢馮武之坐殺軍吏賈復之欲
仇寇恂皆於德可議也若夫禹之妄付馮愔異之由從
二鄧智者千慮之一失耳朱祐之為鄧奉所虜馬成擊
武谿無功毋亦有愧於將才乎論至於是而諸將之是
非得失如指諸掌矣豈為史家所欺哉

劉平以善政被徵

孝百行之本衆善之源也是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劉公子長全椒有善政蓋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也事
兄弟則順可移于長也撫孤慈則愛可及於民也乎為
母逃難乞生歸食孝可知矣為孫萌吏以身代死順可
知矣是故全椒無係囚母亦教化所能及使人各親其
親長其長幼其幼而臣庶罔干于正乎明帝徵為諫大
夫所以表正風俗培養氣節也愚所感者平抱女棄子
鄧伯道事相分也請賊請烹與孔子微服過宋何如哉
此賢者巡中之行不可為後世法也用是觀之吾意平
之善政乃當特之所謂善政耳夫豈有合聖賢大中至
正之道者耶

四姓小侯

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蓋貴游子弟不免驕矜而加

青紫之秩綬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故白居易有詩曰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資讀書眼欲暗秉筆手生胝朝從侍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遂酒債堆金選蛾眉声色狗馬外其餘一無知嗚呼論貴戚子弟盡之矣東漢之興若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皆外戚也迹其子弟生長富貴之中由前所言者未必無也苟不為之擇師以教導之則周勃所謂竇長君不學後效呂氏大事豈可測哉按左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膏粱之性難正也叔向曰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夫生為閥閲死為孤鬼豈其性然哉學與不學而已矣是故明帝立學建師號四姓小侯此其所以保全世家之意何深切耶以此為防而後世猶有馬防輩犯法削爵奪國者

毛義奉檄

孟子曰不孝有三而家貧親老不為祿仕與焉夫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啜粟飲水盡懽亦足矣潘安仁所謂何棄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哉書曰爾嗣股肱純其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用孝養厥父母是事親以色養能順父母於家祿養能榮父母於國嗚呼此毛義以府檄為安陽令喜動顏色歟昔潁考叔有言吾親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義之奉檄而喜蓋以親食已所耕之粟不若食君所入之祿也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心悲夫祿不及釜而曾子喜之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義之喜檄其曾子之樂三釜歟嗚呼使義母死而徵辟復至則是為祿耳而不為祿養矣豈足以啓張奉之嘆服來孝章之褒寵哉

耿恭拜井

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姜詩以順而水湧於舍側王彭以哀而水湧于墓旁李廣利以勇而水湧於營中也然則耿伯宗拜井而得水湧豈非精神所到志氣所召者耶唐子西作卓錫泉亭記曰世間萬有心想所生此之謂矣考耿伯宗乃耿廣之子鮑昱比之蘇武范曄擬之藺相如蓋其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之中對數萬之衆感激奮發有進無退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也其拜井得水復何疑哉當其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易之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也勢亦危矣逮其向井再拜噴若玉噴泄為瑳池净如醍醐瑩若琉璃有如權得興所云

者倏至走蛇捷來翻雪聲雄霹靂勢倒嶃嶫有如朱元晦所云者是故吏士揚水之餘虜即遁去是揚斗升之水而勝數萬之師也吾是以知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天下豈有難為之事哉

宋均去獸

愚嘗讀韓愈猛虎行曰群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又讀歐陽永叔猛虎歌曰頭垂尾不掉百獸自然降甚矣獸之頑悍跳梁莫如虎也昔叔庠守九江先是九江有虎患叔庠至惟退奸貪而虎自北渡然則馮婦不必施其技卞莊不必逞其謀周處不必奮其勇矣均果何脩而得此哉易曰中孚豚魚吉言至信可感豚魚也豚魚無知之物且能感之況毛虫三百六十而猛虎為之長者

耶且虎之害雞豚猶貪吏之害百姓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揚子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此之謂矣先是江淮患虎必有貪吏哀凶鞠頑以戾氣感戾氣安得無虎今奸貪去矣忠善進矣則碩鼠不至食我黍黃鳥不至啄我粟和氣薰蒸天人以應虎雖異類自然潛乎默化有不容已矣君子脩德之應固若此哉嗚呼吾不意宋均以任子而能有異政若此也

馬廖勸成德政

馬叔平論政政移風意欲以始終節儉勸其君也不知章帝之為君不患其奢靡也而患其有優柔不斷之過觀其以上林池籞與貧民罷伊盧屯兵省齊國方空縠未嘗不節也特其寬厚太過流而為縱奸流而為喜功耳

馬叔平不能導之以正心誠意使之剛明果斷而拘拘以節儉為言亦末矣蓋叔平性寬緩與章帝類故言不及此也厥後不能勸訓子弟驕奢不謹馬防馬光大起第宅食客數百人今觀第五倫奏議謂防臘日用羊三百頭米四千石則其奢侈可知廖勸君節儉而不能以節儉訓子弟楊終與書戒之可謂深切矣而叔平不能從卒之有罪免官然則已不能正而欲正其君固甚難哉是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以此

朱暉諫行均輸

厥初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故書言懋遷有無謂財穀流通各得其所也周官大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者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以一人奉天下也易曰損有孚元吉可貞利有攸往謂損之所當損而有孚信非剝民以奉君而後其道大光也帝王不作而暴君肆縱欲之計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豈不盛而聚斂之臣豈不用哉若均輸之法起於桑弘羊而後世因仍不革者正謂庸君費出無經而藉是以為漁獵之計故雖孝章之賢亦習以為常恬不為怪嗚呼當時之所謂均輸以鹽利歸官以布帛為租若可以濟國家之用矣不知吏多奸盜而下益困窮豈有孚貞吉之義哉朱文季諫之誠可謂達大體也柰何章帝切責諸尚書而使之自繫獄哉或曰布帛鹽鐵之議周官所不廢朱文季之

諫均輸賣直耳嗚呼王人尊利布之上下也而豈瑣瑣與商賈為市哉考史文季年十三能拔劍叱賊志已不凡也及業於大學新陽侯陰就候家而不見泄栁之閉門也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市牛而不從季札之懸劍也奪璧與東平何其剛散財與宗里何其清贍張堪之妻陳揖之子何其忠暉之為人如此則其持蹇蹇之節於群邪橫流之中天植其性也豈得謂之賣直哉

班超立功西域

天道有陽必有陰人類有華必有夷思昔先王之世於夷狄惟嚴其紀綱脩其文德以謹華夷之界限其有跳梁不恭擾吾邊境則命將出師驅之出塞而已矣何嘗道將屯兵爭然治不毛之地乎西域在漢光武閉玉關以

謝之此固不治西夷之心也柰何後世邊臣開寡而復設都護以治西域有班超者至鄯善而滅胡虜之使此威震鄯善也至于窴而斬求馬之巫此威震于窴也至疏勒而斬其故主至疏勒而執其篡臣至莎車而敗其救兵至月氏而殺其副主設奇應變百發百中由是西域五十餘國重譯貢獻誠不負投筆封侯之志也不負虎頭燕頷飛而食肉之言也史稱定遠慷慨功事西遐阻步葱嶺咫尺龍沙或擬之祭彤耿秉之流班超可謂有子矣自愚言之伯升之寬徐幹教任尚曉郭恂固亦有將兵之畧長者之風也然謂國家生事於蠻夷豈文德來遠之義哉初伯升效傅介子張騫之功介子斬樓蘭張騫通西域詭詐之術君子不道也而伯升何為效

之今其立功西域與二子相類嗚呼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共鄰超之震威於外夷孰知其禍於中國基禍於子孫哉觀其言有曰狐死首丘代馬依風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欲生入玉門關亦可哀哉何為在西域三十一年以奇功自效哉未幾西域懷怨恨之心興報復之師既降復叛戰無虛歲陳睦收沒矣耿恭見圍矣索班遇害矣是伯升立一時之功而貽數十年之害也柳子厚所謂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徼狂疾之功其知言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矣萬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自作孽豈可活哉卒之班勇以下獄班始以腰斬八議不裁而三族皆赤天道好還無毫髮爽而世之窮兵好武者每迷而不悟可慨也夫

曹褒制禮

君子之道譬則坊歟禮禁亂之所自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是以先王之立禮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郊社之禮所以信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是故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則至禮不讓而天下治矣禮之責其大矣乎然吾聞之曾子之出祖子思之哭廟有子之組纓子路之喪姊伯魚之哭母冉求之攝帛子夏之喪明凡此皆聖門高弟尚不能無戾於禮何哉孔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器曰先王制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樂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甚矣制禮之難也曹叔通承詔議禮宜廣集五儒取先王制事而斟酌之假十載之編摩成一代之制作則猶不至大有繆也曹褒討不出此不宗之以古制而雜以五經讖記之說不正之以群儒而出於一人制作之手不磨之以歲月而成於一年草創之暨蓋不待見其書而已逆知其駁矣吾知制朝廷之禮必不能明君臣之義也制喪祭之禮必不能盡父子之情也制射飲之禮必不能明長幼之序也制婚冠之禮必不能序男女之別也當時張酺等奏褒擅制漢禮破壞聖術宜加刑誅其不服人心可見矣章帝以一褒自之不亦野哉朱晦菴評之曰曹褒奏所撰制度是蓋不成之為禮以為從褒之所撰云耳而豈足謂之禮哉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夫孝德之本也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是故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卒為難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至也又曰君子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為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成其親之名也夫為人臣而能立身行道以成其親之名此之謂忠臣此之謂孝子孰謂忠孝有二道哉此常孟達求忠臣必於孝子之說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或曰負米者仲由而附衛輒剔股者蔡邕而事董卓臥冰者王祥而臣司馬昭是何孝子之門反有不忠之舉哉予曰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而謂之孝可乎哉數子不過孝之下者耳其不忠也何足怪哉然則常孟達果孝乎父

母卒哀毀三年出廬羸瘠骨立安貧樂道雅稱儒宗則孟達雖未造大孝之域其亦知而弗去言之親切而有味者也然則天下後世亦曰常賢幸哉有孫是成其親之名也亦庶矣乎

上賜郭賀之服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迺染帛以效之始作五綵成以為服至十二章若舜制象服禹美黼冕伊尹以冕服見嗣王至周而制大備所以報功章德貴人尚賢也是故袞冕黻珽昭其度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子太叔曰凡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詩曰玄袞及黼黻衣繡裳常服黼冔玉藻曰諸侯裨冕以朝古人之重章服如此漢明帝賜郭賀三公之服豈非斟酌古制以旌賢能以勵風化哉今考漢之章服以旂幟則尚赤以朝服則尚黑而為冕旒衣裳文章者始自明帝也明帝之賜郭賀蓋以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之歌朝野傳播賞一人而欲使千萬人勸也然自君子觀之行賞者不過聲色之末務而豈有至視功載之誠哉受賞者不過服命之偶得而豈有受命篤誠之功哉何也漢明帝以嚴急為治而非帝王之治也以異端為教而非聖人之教也民之所從也在所好不在所令雖家賜章服以為勸亦何以美風俗哉賀於三公之服自揣過情之譽辭之可也辭而不獲則曰子之服安且吉或服以朝或服以祭可也而乃

從行部去襜帷之勑是豈老成持重之風哉吾意當賞之行部豈若周公居東而東人有我覯之子袞衣繡裳之喜歟毋亦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者歟考史賀立朝建白惟能明法曉故事則亦中才耳而獨賜三公之服其亦桓榮為三老五更之徒歟

楊終等請罷邊兵

春秋有益於治道也久矣楊子山以開三十六國請罷邊兵且曰春秋水旱之變皆嚴急所致既而班固等以先帝所建不宜回異子山復引春秋以辨之蓋曰春秋毀泉臺則譏之舍中軍則大之此帝從其議而有罷邊之命也若子山可謂有用之學矣使為人臣皆如子山以春秋事其君則何以陷君於好大喜功之域而班超

傳首張紓関龍輩何以生事邊陲遺無窮之患哉然則子山其深於春秋乎曰是亦得其一而遺其二者也夫春秋記災異不記祥瑞所以警人君先事之防也其稱大有年記異也非記祥瑞也子山以帝東巡鳳凰黃龍並集作贊頌十五章是未免近於阿世也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章帝以竇后濁亂既殺宋氏兩貴人而并廢無罪之太子又殺梁氏兩貴人而并及無罪之梁竦是乖心戾氣上干天地之和於是妖星孛於紫宮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此其於天人感應之機瞭然矣有何德政而致鳳凰之畢集而改元章和哉子山何志慮不若何敞而為此無稽之頌也吾固曰子山罷兵之議不若董子正心之策然後可謂之深春秋

廉范守雲中

自古夷狄以氣桀驁常有侵中國之心以性狡猾亦常有畏中國之心所以侵中國者彼見吾倉廩府庫之盈金玉貨貝之富子女衣冠之盛故朝而攻吾左夕而穿吾右乍而擣吾壘驟而襲吾營繞而示我以奔北俄而出我以不意此其勢甚於突如之豕負隅之虎而中國之人方且見旌旂而目眩聞金鼓而氣奪憂國者安得不為凛凛哉所以畏中國者不畏吾有不可敵之兵而畏吾有不可敗之將古之善為將者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形有所不守勢有所不攻氣有所不戰而其要以人心為保障以士氣為金湯孫子曰視人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東都之邊備弛矣廉叔度守雲中能列火以疑其心奮追以勦其首人皆曰叔度有出奇應變之功也而孰知其以人心為本哉叔度之得人心不可考矣予自其守成都有五袴之歌推之則必以治成都者治雲中而使生民有含哺鼓腹之樂士卒有投石挾纊之樂矣是以以孤城而抗數萬之師如老熊當道隱然有不可犯之勢矣必破龍庭焚蹛林勒燕然而後為奇哉是故為將一也得人則為虎不得人則為鼠吁可畏也哉

竇憲勒功燕然

古之為國家患者莫如匈奴然自肅宗即位匈奴未嘗寇邊則未有可伐之罪矣今竇憲以盛夏興師出塞至於三千里抑不知此兵為何名耶世之馳志撫掌志欲

以一丸泥西封玉門關者莫不曰竇憲逐職逃御理兵朔方鷹揚之技螭虎之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朱旗絳天玄甲耀日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潔鍔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海外有截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乃封土刊石昭德示威自衛霍以來一盛舉也傳誦燕然之銘者孰不為之膽炙乎然自愚觀之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宣王之時玁狁內侵但六月薄伐至於太原耳竇憲假王師於鑠之威乘胡虜衰微之運內治邦念而遠畧是勤此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有

何功可紀而勒之石罪考憲之所以事此伐者盖田殺都鄉侯於屯衛之中以此贖罪耳然則燕然乃罪人逃死之地而自以為功耶此所以不勒功於清廟而勒功於燕然戎虜之所處以是為可欺也殊不知戎虜之異類可欺而中國之公論其可昧乎曾未幾何益肆跳梁而折足形渥之凶莫可逃者諸葛瑾所謂失旦之雞復思一鳴庸可得乎然則東方朔所謂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其憲之謂矣嗚呼憲有燕然之功而當時無八議之我後世無六韜之譽豈非下流君子所惡耶愚惜以班固大儒而為燕然之銘則亦下流之人矣

班固死獄中

東漢良吏吾必以班固為稱首然而終死獄中豈韓退

之所謂凡為史氏天禍人刑必有所歸哉憲不然也孟堅之死獄非以作史直筆之嫌而以立身下流之咎也易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又曰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無咎言君子之去就不可不謹也不觀之物乎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髪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係者然也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所長也所立者然也蘭槐之根是為白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是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擇士豈可咸股亂萃以取一握之笑哉竇氏以外戚之親四侯一府三公主權勢浸淫盗干天柄蒲而必溢天之道也而孟堅以文學之英為幕府之客此失之於前也逮憲旣權自恣旣殺尚書鄧壽樂恢又殺都鄉侯暢固阿隨不救而徒以典文章為業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憲之為人如此正不義之富貴李湛所謂海市蜃樓非長久之福張九齡所謂火盡灰冷必有凍烈之災也固博極群書何慮不及此而乃以為落葉託巢以白芷漸滫陸得典有言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此之謂矣他日憲誅而固亦不免將孰咎乎嘗因是而論之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最不可苟也若班固之從竇憲馬融之從梁冀蔡邕之事董卓皆以高才鳴天下而志在妄隨豈文學多浮華不實哉見道不真焉耳是故君子不可不明大學之道

鄭衆辭多受少

鄭季產一刑餘之人耳能與秘謀克清大憝逮論功班賞又能辭多受少焉固君有廉靖之節矣然吾以為東京之亡自鄭衆作俑也何也宦者四星固在皇位之側然不過如月令審門閭謹房室周禮守門禁掌女戒而已而豈可與政事乎方和帝與之密謀衆曷不辭曰此國家大柄乃三公之事而刑餘之人不足以辱委任則帝必以司空袁隗司徒丁鴻任之專而托之重矣柰何居之不疑而濫竊大柄衆之意蓋曰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聞於秦趙吾將踵前蹤而效奇策也不然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成一時之功而貽百世之害其誰為之開端哉自是順帝之誅閻顯桓帝之誅梁冀皆

與宦官謀立者為故者此衆失之於前也逮元忠授首而封為鄛鄉侯此班賞之優且渥也衆當以死力辭如呂強封侯不受奈何舍掃除之役享茅土之封乎夫賞之金帛則辭多受少賞之茅土何不辭尊居卑乎夫向也金鐺右貂之服今也山龍華虫之衣向也掖庭永巷之賤今也高牙大纛之榮祖宗制度于此掃地矣自是孫程封侯而有養子襲爵之令左瑁封侯而有田天獨坐之號甫節封侯而有黨錮諸賢之禍迹其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同惡相濟其徒實繁是故忠賢憤而欲去之然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盛則俱傷而兩敗而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社稷因之丘墟矣揆厥所由何莫非衆為之開端哉

鄭衆兩名

凡通鑑載姓名相同而同出一時者人多誤認為一人如吳起田文論功此田文史載文已死公叔座代為相距後養士之田文相去十數載矣豈可為一人耶鄭衆一字仲師乃不受梁松之辟不屈單于之禮者也一字季産辭多受少者也范曄作史一載之列傳一載之宦者傳固不同矣愚見今之讀史者不考正史之始終多總二人之事而為牽合之説也故為之皂白云

和帝繼孝昭之烈

人主以善繼善述為大孝太甲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顧命曰嗣守大訓無敢昏逾又曰率循大卞以答揚文武之光訓言人君當以繼述為務也和帝之時實應凶險驕横即上官桀之故智也帝孤立於群邪根據之中而能以計奪其政柄正之典刑其於昭帝之年方十四而誅上官桀若合符節可謂能繼先烈矣愚所惜者孝昭之誅上官桀與丞相大將軍謀此政出於一而朝廷尊和帝不與三公謀而與宦者謀故外戚之禍根雖翦而閹人之政柄復移於是而廢置天子如孫程之立順帝者矣逮太后如王甫之於竇氏者黨錮名賢如曹節之於李膺輩者故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而漢鼎移矣豈非和帝之封鄭衆為之禍階乎即是觀之和帝於繼述之道殆有所未盡也

太后猶臨朝

按春秋書杞伯姬來求婦言婦人不可與國事也王后

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行於國中禮也漢鄧后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有樛木之風可謂賢矣然愚特惜其久戀大權而不知止也夫安帝是將春秋十二若選經明行脩之臣如魯恭之忠厚楊震之正直為之前疑後承出師入保則亦足以理國政矣柰之何猶臨朝聽政以終其身可已而不已哉是故鄧康諫則斥之安世翊諫則罪之杜根諫則撲殺之此以女統男以陰逼陽而日食大水雨雹旱蝗之變間見疊出至於地震尤多史不絶書蓋以地道宜静而動以著其應耳或曰太后臨朝檢鄧氏之客罷魚龍之戲衆隱逸之士減廄馬之食賜流民之粟録係罪之囚擬元會鼓樂省宗廟薦物率命婦謁廟聽大臣終喪諸政良法雖英明之主

不過也而何以譏之哉愚謂鄧后臨朝專用刑人參用士人之制不存馴致宦官專恣為心腹之疾皆鄧后為之也且其殺周章戮何敞誅杜尚未免失於淫刑也然則功罪相半亦豈盡服人心哉他日鄧氏一門或誅或竄幾至赤族蓋有以來之矣

鄧騭推進賢士

以人事君大臣之職也鄧騭以貴戚之卿而能推薦何顒李郃楊震陳禪等史謂頗推薦賢士不以此乎然不謂之推薦賢士而謂之頗史臣有味之言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謂遇暗主而就同德則吉也于時虞詡涼州之議是飛虫弋獲既之險文者也而反予來赫使之長朝歌是置之盜賊之衝投之陷阱之地

孫子所謂登高去梯之計也此推賢者可如是乎嗚呼使騭學易而遇夷主焉則能慵鳳逸之上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告爾憂恤誨爾序爵以輔身於萬全之地矣何至遭不理之口蹈不測之淵哉白居易有詩曰巧言構人罪至死不相疑明則有刑辟幽則有神祇騭之薦虞詡是委之死而人不知也身陷大戮夫何辭哉

關西孔子楊伯起

自生民以來莫有盛於孔子而楊伯起擬之蓋以孤貧好學似孔子之好古敏求也通達博覽似孔子之博學知禮也教授諸生似孔子之誨人不倦也不答州郡禮命似孔子之不見陽貨也諸儒所以關西孔子擬之也然孔子之德天地不足而大日月不足為明以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尚不能造閫奧而況於楊伯起乎他不暇論姑以出處一事言之方永初元之時江京以閹宦專權王聖以乳母用事閻顯以外戚亂政此正群邪輻輳吾道晦冥之日震於此時如周燮馮良薛包辭召不至則肥遯無不利此上策也既不能然出而為司徒為太尉則豈可坐視小人濫竊名器而不為之所哉吾謂若以孔子處之必為正卯之誅必為費城之墮否則見幾樂而遂行矣豈肯道不行而淹三年耶震奏一乳母而不能除奏一宋楊而不能去則是既無克亂之才又無見幾之智可知矣他日几陽亭飲酖之禍其誰咎哉然則震於孔子之道知之不能真行之不能至也燕雀安可擬鸞鳳犬羊安可方虎豹哉

仲長統昌言

統之倜儻敢言其論策免三公似矣然以昌言為名抑何自任之過耶夫有昌言者必有昌行也公理博書記贍文辭今所傳昌言凡三十四篇或稱其可繼楊雄之後愚伏讀之則見辭藻層出足以刮目而奪氣也但其為人之迹深有可罪者夫曹操天下之大賊也荀彧舉為尚書郎參曹操軍事則是畔賊之黨也獻帝即位之歲統年四十一而未聞有伏節死義之事然則公理言不顧行其與楊雄一律矣能逃黨惡之誅乎韓昌黎之贊公理也曰州郡會召稱疾不至初舉尚書後參相事卒不至嗚呼公理果不赴曹操之辟則必不為尚書郎不參承相事矣天下豈可以文欺哉昌黎又曰文章足繼

兩京四十一終何其短耶則曰不忠不孝之徒雖有文章何足齒録且年至四十一亦罔而生矣又可憐其短耶

灾異策免三公

三公之職本以燮理陰陽鎮撫百姓然使委國授政而百姓不安灾異不息則三公之責也以是而策免之猶有可諉者故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言位有小大而得失之微有一歲一月一日之不同也自光武不任三公而為太尉為司徒為司空者職名徒設不得行其志則雖卿士之名則與哀帝熒惑守心而殺丞相翟方進以當之者事相類矣昔宋景公不肯移相而漢法之弊至此耶此仲長統昌言之意也厥後曹丕

篡位始能除灾異策免三公之令毋亦曰昌言啓之歟

震畏四知

楊震畏天地人已四知不受密令金有素絲羔羊之節矣然愬以為震當群邪用事之日上而雨雹天知其國政之亂也下而地震地知其君德之衰也徵薛包而不拜楊倫繫而不至人知其禍機之及也何震獨不之知不之異而慨戀三公之權久不知去耶且大臣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今奏一乳母而不能除彼何顏立於朝耶不觀之犧牲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不可得矣夕陽亭之禍是犧牛而入太廟也將誰咎乎

虞詡捕盜

虞詡論涼州不可棄者三事此可謂通達國體者也鄧隲以忤己意使之長朝歌以當盜賊要害之地正楊億所謂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蔡尚雲云而未已其涉險矣然詡卒能設三科以誘之縫采裾以禽之而群盜駭散縣境晝平誠能當盤根錯節以別利器黄瓊所謂有將帥之宋槩也天生德於予鄧隲其如虞升卿何

虞詡有將帥之畧

詡祖父經有于公之風逮字詡以伯升亦以于定國望之也詡果能通尚書而有將畧可謂光先烈矣以詡之將畧言之論涼州有三議知守邊之宜也治朝歌有三科盡殺姦之術也至陳倉則停車宣言以散其兵至武

都則增竈易服以示其衆增築堡壁以為保障之計開通水運以為儲蓄之基二十弩射一人計之奇也二十人市一馬策之上也是雖賴馬賢覺譽策而詡得以自見也然亦有將帥之畧終不可掩矣使於此而當太尉之寄則謨猷克壯韜畧兼施先零必不敢横於東鮮卑必不敢擾於西匈奴必不敢寇於北張伯路必不敢叛於南威聲義烈折衝千里之外矣柰何為鄧隲所惡而終守武都之郡使千里驥足弗之展焉嗚呼此豈詡之不幸也乃漢室斯人之不幸也

子國有顏子

愚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荀淑稱其八顏子必其言可法行可師者然干時春秋方十四則其緒練猶未熟而恐

向則有在矣此淑以顏子稱之也然則憲果可比顏子歟曰憲之天資甚高觀其不屈王龔之辟庶幾乎用行舍藏之義也然師友淵源所漸未有真儒以為之宗故其器度雖大而弗能不遷三月之仁識見雖高而弗能從事四勿之語此憲之所以止於憲而後世莫有傳者矣當日叔度在當時戴良見之而嘆其瞻忽黃舉思之而共其鄙吝郭泰留之而稱其汪汪千頃波今予獨何以知其不及顏子邪噫吾道大矣顏子以聞一知十之資而又兼以發之不遠語之不惰故能有為邦之問亦足以發使天假之年必有大著述以詔後世矣憲之時若鄭玄馬融鄭衆雖皆當時名儒然或偏於異說或失於立身而師友淵源不及孔門之正多矣憲不過天資之美而暗合於道者故四十八年間畧不能推先聖之道立一家之言然則方之顏子不亦有愧乎雖然使憲得人以造就之則憲其回矣

清白遺子孫

祖宗之好尚子孫之儀刑也世固有以金珠為腩臨以勢務為詩文故遺之子孫有種乳三千兩胡椒八百石珊瑚六七株若可寶矣俄而朱輪華轂一跌而赤其族是遺之禍貴豈若遺之以清白哉書曰無總貨寶敢殉貨色蓋知財之為害也於物亦然魚貪餌以入其鉤鴻貪冢以離于網是故君子以膏粱為汙而有脫粟之節蓋以此也漢之楊震郤暮夜之金而不立産業其言曰并使為清白吏子孫以是遺之嗚呼震亦聞吾道者哉

蓋嘗論之吾道使人重不忍使人愛財利使人嫌不能使人忘必潔如清水置在玉壺如杜子美之句而後謂之清白必方自相映表裏如一徹如姚崇之誠而後謂之清白必漁父足潔許由耳如蘇子瞻之詩而後謂之清白霖也受歐陽尚書於桓郁蓋不徒矯激之清有自然之清矣安得不慶流後裔乎故自震至彪四世太尉皆東之救李雲彪之訴王甫賜之論龍蛇脩之辨雞肋或為忠臣或為才子是亦清白所遺之功也其視一跌而赤其族者何啻天淵哉或曰子以伯起為自然之清則以關西孔子地位譽之也乎曰清乃聖人之一節耳何足為過吾謂震有自然之清驗之天地人情可知矣彼其生則有鱣魚集於堂前死則有大鳥哀於墓側凡陽之禍雖慘於風霜華陰之碑尚昭於日月非自然之清而能之乎使其為矯激之清則生不肖子覆墜家聲矣何以德業繼世東京名族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二終

昇石戴璟著

叔度汪汪若千頃波

郭泰謂黃憲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說者以爲泰之言以贊憲也自愚言之昔曾子論夫子之道曰江漢以濯之言江漢水多濯之潔也今也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則是兼清濁而有之其道之駁雜而不純可見矣其褒之正以貶之歟至范曄謂淺深莫臻其分清濁莫議其方亦此意也

李固爲世大儒

愚讀孔子儒行篇而知大儒不易得也蓋大儒之道忠義足以輔君識見足以處事剛介足以立身才猷足以斷國屈原有忠義矣而失之怨陳平有識見矣而失之詭汲黯有剛介矣而失之戇蕭望之有才猷矣而失之疎此皆有儒之風而不足於儒之道故奸軌弄權君德濁亂其何以建立事業經緯乾坤耶李固好學從師庶幾大儒之孝也正色立朝庶幾大儒之忠也然自愚觀之梁商以椒房之親令妄就其辟而甘爲梁氏賓客方其奏記不用可去矣而復依違其間枉已安可以直人乎且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固身爲宰輔明知梁冀躬弑質帝而赫然發憤爲天下討罪人顧推及侍醫舉動迂緩使吞舟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可謂細之細矣然則安用彼相乎李之固不能誅冀而冀反得以害固愚嘗謂忠介有餘而才識不足謂之俗儒可也而何大儒之有

翟酺請修學校

學校所以風化斯人之具也三代盛時庠序遍閭巷而上之君又躬行德化以漸磨之此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奈何安帝薄於藝文學舍鞠圃而不脩博士倚席而不講然則光武起大學明帝幸辟雍之制不幾於掃地耶翟子超之諫蓋深感世變而覩之以祖宗之成規也然酺徒知學校之當脩矣而豈知上之所教下之所學果何道哉考史酺四世傳詩而好老子尤善星緯夫老子六經之罪人也酺好老子而勸君興學何以倡率斯人耶且當時宦官弄政外戚專權酺上疏切諫書奏不省亦可去矣而復出守酒泉遷將作大匠不幾貪位乎曾未幾何權貴共誣交通屬託減死歸家亦可羞矣豈聖賢用舍行藏之義耶或曰酺雖不知出處之義然自是開拓學舍學者爲酺立碑刻於學則酺亦有功於學校也嗚呼學校興矣而三萬餘生倡爲浮議激成黨錮之禍而國亦因之以亡豈非酺之不能擇術以爲立教之具耶

潁川四長

潁川四長曰荀淑韓韶鍾皓陳寔皆以德政稱此所以見美於當時也自愚觀之四子之可取者不在於及人之惠而在於處已之清也何也桓帝即位之初梁冀以權姦秉政陷害忠良此君子正括囊儉德之日也荀季和雖相朗陵以神君稱即棄官歸養閑居養志鍾季明

雖辟司徒府即投劾而去九辟不就陳仲弓初雖坐黨人之列後屢徵不起閉門懸車守飾巾待終之志皆好遯不汙者矣韓仲黃長活溝壑之人甘含笑伏罪此其志操固亦不凡史雖不載隱逸之迹吾意當時泰山賊公孫舉偽號守令不能破散仲黃下車賊相戒不入境則必其素行之高聳動天下也又豈役役於勢利乾沒不已者乎就四子而論之李膺之論荀鍾也曰荀君清識可尚鍾君至德可師雖未必盡然殆近之矣若陳仲弓送張讓父之喪胡寅以為合見惡人避怨之義予竊惑焉夫孔子見陽貨非欲見之也瞰其亡而見之偶遇于塗而與之言耳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豈有不涅君之白磷吾之堅者乎仲弓所處自任太高而其流弊

不免有同流合汙之誚夫豈士君子立身行己之道哉或曰淑有子八人有八龍之號寔有子二人有難兄難弟之名非有賢父而能有賢子耶愚曰淑之孫曰彧為魏參軍後世以為不忠不智寔之孫曰群為魏司空當時以為公慙卿卿慙長夫魏乃篡逆之人也而為之臣不肖子孫覆墜家聲殆是也又何足誇耶

鄭衆不拜單于

按春秋宣公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譏專君命也夫君命且不可專況可辱君命乎文公八年宋人殺其司馬公子卬也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焉貴之也漢明帝時鄭仲師持節使匈奴至虜庭欲令拜仲師不屈單于閉守欲脅服之乃拔刀自誓卒全節而歸若衆可謂不辱君命不辱君命矣欲衆能若此者蓋衆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此奉使不屈克光先人之烈也哉夫古之奉使不屈者亦少矣若王孫滿之卻問鼎解揚之呼樓車智鼂加禮之歸展喜犒師之對燭之武紓鄭之難郤克報齊之仇皆載於左氏傳者也仲師知之故不肯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而當時以為蘇武節不是過也然則數子豈得專美於前哉抑不特此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不往從守人臣無私交之義其言曰綱禁犯罪不如死蓋其識見之高有素矣若衆者真不負所學者歟

驄馬御史

御史為天下耳目之司乃鷹鸇之寄也蓋自周人以御

史掌贊王命秦加以監察之名而漢之委任益重矣苟非氷霜志操鐵石肝腸者則胸中耿耿不立而何以砥礪乎百僚哉漢至靈帝君德之昏甚矣宦官之橫極矣桓公雅為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畏驄馬御史則公雅之稱職也自愚觀之所乘者驄馬所為者立仗馬也何也典為御史七年不調蓋自光和五年至中平六年皆公雅為御史之日今考之史赦黨人之議發於呂強而典未嘗言也斬十常侍之奏發於張鈞而典未嘗與也盧植傳變以耿介而被譖何不為之辨明劉陶陳耽以忠直而賜死何不為之申救崔烈何人而為司徒張讓何功而得侯爵典皆緘口自如未聞有袖中彈文以肅清朝政也劉琨有詩曰何意

百鍊剛化作繞指柔其典之謂矣而何驗馬畏避之耆

左雄言吏治

為國莫大乎寧人而莫重乎用賢用賢之道必慎考黜以為激勸之方久委任以為責成之地可也故王嘉朱浮皆論數易守宰之弊蓋長吏久於其職則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原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矣漢至順帝宦官擅權令長月易是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損政傷民莫此為甚矣左伯豪有忠公之節者也故上疏請久任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其通達治體者乎豈獨一時可行哉夫何宦官不使終不能用嗚呼伯豪是時為尚書令矣論吏治不之用奏宋娥又不之用然則復何面目居銓曹之任哉此吾竊有憾於伯豪也

左雄限年選舉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夫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七氣夾雜而所值參差不齊於是有上智則自少警悟矣下愚則至死昏亂矣中人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孟子所謂有倍蓰什百千萬之不同蓋以此也用人者但當隨其才器而使之而豈可一律拘耶夫天地間五行參差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也豈人人皆上智哉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大賢則大用小賢則小用亦足以為治矣孔子所謂四十始仕蓋言進德之序如此也豈為人必待四十而後委之官耶左雄徒知四十強仕之說而限年察舉是不論才德之優劣而先問歲月之淺深也庸愚之夫利於進拔而才俊之士得不傷於淹滯耶其言曰文吏試箋奏諸生試章句如顏淵子奇亦不限年也嗚呼自生民以來如顏淵子奇世能幾何人哉得其次者亦可以為用矣是故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羅顯用年乖彊仕賈誼揚聲亦在弱冠今以聞一知十塞用人之路不亦迂濶耶虞詡稱雄有周公訓成王之風周公致白屋之士握髮吐哺常若不及而為限年之法耶

尚書猶北斗

按尚書猶唐虞大麓之職也周官司書鄭玄以為若今尚書之職其名創於秦罷令丞屬少府自是霍光録尚

書事而一移於權臣石顯録尚書事而再移於宦官王鳳録尚書事而三移於外戚東都以後權歸尚書三公受成而已此李固所謂尚書猶北斗之説也自今觀之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雖謂之北斗可也故古之論尚書莫不慎重其職是故職位明堂遺像麟閣謝玭綴於表禮尊三獨事總百揆江總形於疏尚事之本王化所基晉穆帝頒於詔宜得大賢處議持平樞譯著於論德履星辰北斗寒三台只隔片雲閣褚誠齋詠於詩李子堅亦為大尉録尚書矣果能如北斗否耶今考其發喪之請得處事之正也明經之請選取士之法也懷陵之制有應變之機也宦官有罪一切罷斥其去邪之決乎清河王蒜請立為嗣其建儲

之公乎种暠下獄上疏申理其議賢之恕乎所謂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固亦近之矣然愚特惜其當質帝被弒之時明知冀謀而失於早斷幾不先發此忠蓋可嘉而才識不足也安能如北斗哉

張綱埋輪

嗚呼順帝之時所以濁亂國是恣弄政權者梁冀也冀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公行賂賄敗壞成章是猶人有心腹之疾也其刺史二千石貪汙有罪不過風邪之攻皮膚耳吾觀八使受命之部張文紀為侍御史獨埋輪於雒陽都亭劾奏梁冀兄弟無君十二事嗚呼穢惡滿朝而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者也文紀可謂能踐言矣夫冀以兩世椒房之親聲勢烜赫門如沸湯而文紀

獨劾奏之非掃攙所謂望威憲府名重法冠者歟非司馬端所謂心馬雖石直也如絃者歟非劉禹錫所謂鷙鳥得秋氣法星懸大昊者歟然則文紀真不負準繩之司紀綱之地矣嗚呼使八使皆如文紀之埋輪則奸宄之黨孤而忠直之氣奮順帝雖不肖猶或勃然開悟而有疎斥之心梁冀雖大奸猶或悚然震惕而有斂戢之勇奈乎埋輪者僅一文紀而八使已之部矣自是冀勢日以跳梁冀黨日以滋蔓故弒質帝殺杜喬害陳龜戕吳樹刺崔琦雖漢之天下而實梁氏之天下矣雖然綱之死人哀之冀之誅人快之萬世而下果孰為流芳果孰為遺臭耶

張綱以恩信降賊

嘗讀崔寔政論以為干羽之舞不足以解平城之圍初以為信然及觀張綱為廣陵太守單車詣壘而群盜相率降且綱捐館之日為之制服行喪負土成墳始覺其言之非矣嗚呼向也以干戈討之積十年而無功今也以文辭諭之遂一旦而背慕何哉人莫不有恒心二千石肆侵暴以奪其衣食之資此寇盜之所由起也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為之卜居宅相田疇錄子弟人安得不革面哉抑嘗考綱之所以守廣陵者蓋深冀陷附之計正如鄧騭使虞詡長朝歌事相類也然詡至朝歌而賊自散綱至廣陵而盜自降士君子抱大有為之才無往不利寧可以盤根錯節挫其鋒乎然詡之捕盜以威明綱之降賊以恩信此又二人優劣之辨也

跋扈將軍

人君以知人為難質帝年方八歲嘗以跋扈目梁冀焉其聰慧可知矣當時大臣如李固杜喬何不乘此時請下明詔陳冀過惡播告中外勒歸私第既不能治於前而治於後不能正其始而正其終則進毒之謀雖欲發而豈敢哉夫何子堅叔榮才智不明而謀畧不早致使冀得以成弒逆之計而鉗塞言路杜蔽主聰卒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二子不得辭其責矣或曰是時太后在上冀以大將軍之位誰復能誅之哉噫不然也太后雖臨朝而質帝則天下之天子也舉而天下之盜其元凶而目之跋扈矣於此郎承旨發姦按其罪而迷斷誰敢不從萬一事或不濟然忠肝義膽與烈日爭嚴矣豈不愈

於天下戮而死哉嗚呼此吾深恨二子無應變之才也

荀氏八龍

譏世不稱君子所疾聲聞過情又君子所耻焉左氏曰令名德之輿也荀氏曰君子務積於身則貴名起之於日月難周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甚矣夫名之下難居也荀氏何人而有八龍之名哉吾聞之高陽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蓋丁唐虞極治之世真元固積鍾於是豈固其所也自秦漢以降邪氣縱橫大朴破壞而天下無全材矣況以兄弟八人而皆有龍德乎今考荀氏八人曰儉緄靖燾汪爽肅敷要之皆荀季和之子也史謂八子為時人所敬慕則英傑不凡矣然遽以龍目之可乎吾聞之荀氏八龍慈明為首稱故頴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今以慈明言之董卓天下之大賊也慈明就其辟而不耻曹操天下之大姦也其孫彧為之臣而不愧然則此八人者不過斗筲之才耳而當特謂之八龍且范康以高陽里稱之豈非遼東白豕之誇也哉自是而後許虔許劭則謂之平輿二龍華歆邴原管寧則謂三人為一龍索靖蓋謂之五龍下粹輩謂之六龍噫是亦荀氏八龍之類也良可哂哉

荀爽喜得御李

李膺漢末偉人故或謂之風情高簡或謂之謇忠抗節或謂之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或謂之聰明亮達文武兼資此誠天下模楷李元禮也荀慈明嘗就謁膺喜為其御若知所重者然愚特惜其有好賢之名而無思齊之學耳夫膺疾惡如仇獨持風裁而爽就董卓之召卓之凶暴淫虐乃天下篡逆之臣也在膺則必借尚方劍而爽甘為入幕賓然則向者喜得御李之心安在耶且爽通春秋論語如鄭玄申屠蟠皆謝疾不詣卓爽已黃髮矣獨至未十旬而取卿相是乃李膺之罪人也安在其為御李哉

崔寔政論

崔子真政論大率欲人主專尚威嚴故抑孝文進宣帝說者謂其君柔懦臣姑息故寔祖子產之說以矯一時之極耳嗚呼是何言歟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主慈愛有泰山藏垢之量也義主斷決有泰阿出匣之勢也二者豈可偏廢哉然一以嚴先主於中則察見淵魚而流於猛隘一以寬先主於中則喪其資斧而流於無斷人君法天立道蓋亦隨時而措之因人而施之哉故夫崔寔之論施之姦軌之人則可施之於小民則不可措之於濁亂之時則可措之於治世則不可范氏史謂寔言當世理亂晁錯不能過意錯之刻深寔其似之矣

宣帝優於孝文

天道先春夏而後秋冬人君先德教而後刑罰故不侮鰥寡不廢困窮者堯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舜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者禹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者湯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者武王也帝王之治務在仁厚如此豈肯舍德教而尚威嚴哉聖賢道衰申韓以刑名之

說猶天下若漢文之恭儉元黙以德化民者不多得也
從崔寔謂孝宣優於孝文吾不知所優者何說也寔之
言曰文帝寬厚宣帝威嚴故有優劣之辨也不知文帝
不竭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故能開四百年之漢宣帝好
觀申韓以無罪殺大臣雖枝葉未有害而根本實先撥
矣豈可以為優孝文耶

達權救敝之理

崔寔謂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自愚言之仲
尼於齊桓但有葵丘之會首止之盟見稱於春秋而已
晉文則城濮之戰若善矣而以計功利不之許自此之
外皆聖門之所羞稱者至於管仲雖曰歎其有仁人之
功然亦以器小譏之矣何嘗以數子能尚威嚴而進之

耶究而論之召陵之師本以尊周室也首止之盟本以
定世子也城濮之戰本以攘夷狄也此皆天理之所宜
而人情之所安也豈可以為尚威嚴而進之耶然則孔
子達權救敝之理蓋其尊王賤伯內夏外夷立萬世之
權救一時之敝其諸如是而已

聖人能與世推移

崔寔謂衰亂之世仲尼美桓文管仲以為能救時弊此
與世推移之意也自愚言之有萬世之常法有一時之
微權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會盟固非禮矣然能尊周
攘夷而免民於左衽則亦聖人之所許也故或褒齊桓
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彼善於此之恕辭也然君臣上下
之大防有截其所而每致意於抑揚予奪之間天不變
道亦不變何嘗與世而推移乎論者未可以一端裁之
也

文帝以嚴致平

世之論文帝者曰殺淮南繫周勃誅薄昭為刑名之過
此崔寔所謂文帝以嚴致平之說也自愚觀之淮南殺
宰相薄昭殺漢使皆可誅安在其為刑名之過乎惟周
勃繫獄頗失待臣之體然未幾而赦之矣吾觀其賜尉
佗璽書賜吳王几杖庶幾乎以德化人之義他如下養
老之令除誹謗之刑寬厚仁恕三代以下人主所難能
者此所以能成富庶之治也今曰文帝以嚴致平不亦
誣乎

人主寫一通置之坐側

寔為文宗世禪雕龍所傳政論善矣然胸中着一嚴字
則所行皆趨於嚴於是隘而不弘暴而不詳忍而不仁
此申韓之說乃封豕長蛇為天下害而可以為人主之
法耶仲長統夫何為者而曰人主當寫一通置之坐側
夫日新之語敬義之訓吾聞湯武寫一通銘之盤盂之
戸牖矣顧此申韓之說乃嬴秦所以亡天下者也人主
不法三代而法秦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哉吾觀桓
帝貶清河王蒜使自殺而兄弟之義薄梁后幽死又殺
鄧后而夫婦之情乖殺李雲戮杜衆黨錮諸賢而君臣
之分絕此皆隘而不弘暴而不詳忍而不仁者也亦
政論勸成之歟

范滂有澄清天下之志

桓帝延熹之時外戚雖已伏辜而宦官日益猖熾如左琯單超輩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使伊顏化為桀跖生者戚於朝野死者悲於窀穸此王綱不攝諍臣杜口之日也范孟博於此則當隱德遯難以待天下之清矣何受黃瓊之辟為清詔使案察冀州史謂其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贓汚守令望風解綬若經綸之才矣然豺狼當道而問狐狸可謂之知務哉滂之意以為左右權豪勢不可去而守令最為親民令虎而冠鶚而軒吾得而澄清之則民亦受一分之賜矣孰知守令貪汚之咎皆宦官侵漁之恭也若宦官不可去則守令安能清乎吾嘗譬之牛焉牛之瘦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皷耳搖尾以去之及鼷鼠食其角貫骨與心而不知也漢宦官之專橫是鼷鼠食牛角將及骨與心矣彼天下貪汚之吏不過蚊蚋撓膚毛也滂計不出此而徒抱澄清天下之志是皷耳搖尾以揮蚊蚋也豈得謂之知務哉遠子伏其死而毋恤其義良可悲也

陳蕃薦五處士

按五處士曰徐穉曰姜肱曰袁閎曰韋著曰李曇陳仲舉以安車徵之方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人未有不形馳魄散志變神動也而五處士皆辭召不至將欲排巢父拉許由何耶蓋桓帝之時後宮千數不可損矣廐馬萬疋不可減矣左右權豪不可去矣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抗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今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將突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五處士其計之熟矣寧與黃鵠比翼而不與雞鶩爭食寧與騏驥抗軛而不與駑馬同途也嘗考五處士之為人矣肱之救弟曇之孝母穉之友皆於大節能盡而閎之耕學著之講授皆豪傑之士也其能知卷懷之義殆有以哉惜夫陳蕃入危亂而汲汲以除宦官為事卒蹈王甫之害反五處士之不如也

劉寵一錢

男子生桑弧百矢以射天地四方欲有事於天下也方其窮居蓬蓽感慨世變輒欲得位行道展素志至於秉握樞機勢有可為卒渝前節者多矣何也禍福生死之際易以迷人非有剛方特立之士安能富貴不淫威武不屈哉劉祖榮守會稽簡除苛煩專察非法及徵為將作大匠有五六叟齎百錢以送而寵選大錢受之若可謂循吏矣然愚特惜其有仁厚之德而無剛果之操乎何也寵自桓帝時為司空至靈帝時猶居其職得君不為不久矣于時閹人假竊大柄誣陷良善寵獨不可申一喙乎易曰解而拇朋至斯孚言大臣當以去邪為職也于時何時哉宂結楷言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郎舍雲霜化為衣裘寵居三公之位而一言不發豈李復圭所謂老鳳池邊蹲不去飢烏臺上噤無聲也且寵以宦官之橫不敢言矣彼王甫規之論輸作獨不可申救乎陳蕃之諫校獵獨不可懇請乎左瑨之伺老子獨不可阻撓

乎事之難者既禁而不敢言事之小者亦拙而不能言然則安在其為三公哉吾謂劉寵郎胡廣之流乃小人之中庸者

李郭仙舟

易三百八十四爻每致謹於否泰治亂之間蓋欲君子順時而止之也故於坤爻曰含章可貞謂不以章自見也於明夷曰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謂不以明自揚也夫不以章自見故其章不可露不以明自揚故其明不可損此君子所以全身遠害之方也吾嘗觀之草木焉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蘭可薰故焚之又嘗觀之鳥獸焉蚌懷珠而肉剖象美牙而身喪翠飾羽而體分是故莊周欲處材與不材之間而屈原之露才傷已

不免汨羅之慘也愚讀史見李膺郭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廢書而嘆曰黨錮之禍此其階梯乎夫同此丈夫而顧表暴於人有仙舟之號此固群邪之所側目也安得無後患哉是故與其大人以成名不若超然高舉以保真也

郭林宗何如人

按林宗之為人舉以有道而彼不應勸以出仕而彼不屑為太學生三萬人之冠而無劉陶剴切之言為黨錮二百人之列而不指斥曹節王甫之罪范滂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似矣然自愚觀之當桓帝大無道之世正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傲百氏蔑王侯柰何周旋京師汲汲以誘引士類為務不有昧於韞匱善價之義哉夫國家之計肉食者已慮之久矣泰藿食而何預焉乎時徐穉亦戒之矣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息泰雖感悟而弗能改也仇香亦言之矣天子設太學豈使人遊談其中耶太雖嗟歎之而卒不能從也且官非御史位非侍中而好臧否人物豈全身之策乎荀子曰論人之言深於矛戟楊子曰言輕則招憂黨錮之禍自此始矣然則郭太何如人乎曰昔人有以有道擬之者過矣太固不得為有道之士也將不為善人乎

仇香化陳元為孝子

按循吏傳仇覽一名香為蒲亭長民陳元不孝母詣香告之香到元家為陳孝行諭禍福元卒感悟為孝子而

有鳴梟哺所生之歌若仇季智可謂盡道德齊禮之道乎自愚言之香之化陳元是也然每有不孝者輒至其家而耳提之其可為常法哉昔管仲謂齊桓公曰民不可暴殺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可舉而示也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加之以刑則民知罪矣今仁義之陵夷久矣民無踰乎用是觀之仇香至家而化陳元不若躬行以率之明禮以訓之正刑以禁之乃為正大公平之體也或者以為康誥有言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民彝大泯亂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然則香之於陳元速罰之而已而何必

化之以德哉愚則曰元之卒為孝子則非大得罪於母者也且其壻雖逆其情可矜弗膚殺之姑惟教之亦何不可故康誥亦曰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言民無有導之而不從者也亦豈必以專殺為訓哉香游太學不結游士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則亦庶幾有修德之功者也又豈可以無鷹鸇之志少之耶

李膺振舉朝綱

漢至桓帝宦官之橫甚矣唐衡以私怨而族趙岐家徐璜以求貨而下皇甫規獄蘇康以沒田而論劉祐釧侯覽以破宅而坐黃浮髡充小人之橫行未有甚於此時也李膺獨能破柱捕亡以挫折其桀鷔之氣史謂振肅朝綱信矣然于時正如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持膺盡不憂游田野為儉德避難之計乎若不忍斯世之昏濁必欲拯溺救焚則糾率臺諫及百執事請帝御前殿陳高允故事凡中常侍參用士人革和熹太后之弊政萬或見允命則宦官之權盡歸朝廷而天下有可治之機矣帝或不從而去之死之亦可也何乃獨持風裁削草而不除根其能不延蔓哉大抵君子之去邪固貴有果斷奮發之才尤貴於有謹密持重之智膺友陳寔拒樊陵御荀爽以簡自居不妄交接其耿介有素矣故陳蕃以為伊呂之佐應奉以為檀子之流焉獨惜其英氣太過而少藏器待時之德耳安得不遭三木囊頭之禍哉易曰壯于頄有凶謂決小人而剛壯見面目也李膺之謂矣其凶也固宜

劉寬蒲鞭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模仁與義而已矣仁者何凡愷悌慈祥易直子諒是也義者何凡剛毅幹固果斷奮發是也君子挾大有為之志安可守其一而棄其二哉故一於仁則姦宄得以肆而反有以戕吾之愛一於義則殘暴得以售而反有以亂吾之法故子大叔曰刑罰以類天震曜德教以類天變育是二者誠不可偏廢也然大臣之道與為守令不同故易曰三五同功而異位其柔危其剛勝耶謂人君以大臣皆當以剛處之也劉文饒為東海相吏民有過蒲鞭示辱史以循吏稱之似矣至為尚書令天下事所當平章者也今忠賢退黜閹寺縱橫禍稔蕭牆姦生帷幄此大臣所當長慮卻顧而食不下咽寢不安處也夫何依違其間無一言及於獻替曾是以為大臣乎且自延熹八年為尚書令至熹平中為太尉首尾八年之中國家之變故多矣殺成瑨錮李膺戮陳蕃捕張儉此出門有蠆下堂見蠆之日寬於心忍乎考史靈帝頗好學藝帝令寬講經於此盍亦若進規諫以開其固蔽而寬未能之焉及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以為任大責重憂心如醉夫身為三公任大責重信矣果有如醉之憂曷不奮有為之勇以肅清天下耶夫牛可假人也名器可假人而不恤乎羨可汙我也閹人可汙我而不去乎吏民可示辱也姦宄可示辱而不誅乎是知文饒有餘於仁而不足於義雖謂之胡廣中庸亦可也

皇甫規耻不與黨人

吾讀皇甫規傳而見其娶破羌胡推薦張奐爲漢忠臣又讀列女傳而見其妻辱罵董卓甘心撲殺爲漢節婦且規以詩易教授生徒所著賦銘之類凡二十七篇其妻善屬文能草書爲規答書記時稱其工然則規有文武全才能脩身齊家可知矣且其舉賢良則直刺梁冀之奸而甘心於下第持將節則絕宦官之求而甘心於下獄張鳳想其宪胡芳愛其才誠范曄所謂干祿不爲貪而委任不求讓其心不忤者矣愚所惜者黨人生亂離之秋品評人物私自標題不過駢首就戮耳知命者正當效孔子微服過宋之義也柰何皇甫威明又以不得與黨人爲耻上書自訟當時雖知而不問然亦幾攖虎牙者矣嗚呼此豈殺身成仁之事而威明顧耻不與之耶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言欲與相好之人及早避禍也易曰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言傷而求切性速去可以免患也威明通詩易者也何耻不與黨人而昧北門明夷之旨哉

李膺引宦官子弟

李膺下北寺獄甘受黨錮之禍此皆昧於出處之義自貽伊戚也夫當天下大亂之秋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而反寘之澗谿此所謂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脫之者也膺於此直當從荀爽之諫高蹈丘園以守肥遯之操夫何獨持風裁於頹波橫流之中遂身被縲絏乃引宦官子弟以脅之則亦鄙矣昔周勃係獄獄吏教以引公主爲証君子羞之狄仁傑係獄判官教狄仁傑引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爲知此事終不之從張憲係獄樞院使引岳飛還營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若二子可謂守正以俟命矣黨錮之禍雖曰出於宦官然引其子弟以脅之則亦詭詐之術矣夫豈士君子所爲哉嗚呼向引名賢爲之黨今引宦官子弟爲之黨是雖獲原赦歸田里鄙哉

陳竇誅宦官

陳仲舉以宰相之才竇游平以元舅之親二人同心戮力以誅刀鋸之賤宜若摧枯然也然卒爲宦者所滅一敗狼狽是陳固不能剗掃除天下之志而竇亦協善產一蛇之祥何哉古之爲師者歸師勿遏窮寇勿追君子之於小人於元惡則聲罪而誅之於醜類則置而遠之則大義昭明足以服其心而寒其膽矣夫何一切芟夷以激朱瑀之怒爽共晉之盟此其失一也君子之防小人常疎而小人之伺君子常密蓋小人之心自知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不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謀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而疾太嚴則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固謀深而交固則致毒也忿戾不可解矣二公不此之慮而曰顧取臣章宣示左右得不昧於機事不密而害成之戒乎此其失二也夫宦官之橫甚矣必得忠賢爲爪牙之寄而後可舉事張奐北州人豪今其徵還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已用而乃遲回逵且使逆賊得以欺與而使之合此其失三也然則二公忠義有餘而才識

不足此所以上貽太后之㤼遷下致諸賢之殄殲正蘇子由所謂猖狂寡慮幾於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也王荊公有詩曰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噫人事不盡而歸天命誤矣

顧俊厨及

桓靈之時吉昏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聲名互相題榜蓋以陳蕃竇武劉淑為三君以君為世之宗也李膺至朱寓以人之英而目之為八俊郭泰至羊陟以德行引人而目之為八顧張儉至檀敷以導人追宗而目之為八及度尚及王章以財救人而目之為八厨其名信美矣然竊論之凡物之生不願為材木以直先伐井以洌先竭鐸以聲先毀燭以明先爍諸君子當內豎橫行之秋與乜松為友五柳為儕猶恐有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之嘆今更相膽炙迭為唇齒果何為哉夫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自處以麒麟則視人為犬羊吾自處以珠玉則視人為瓦礫安得不來鉤黨之捕而陷及孥之誅哉或曰漆室亦憂魯矣嫠婦亦憂國矣藿食亦憂君矣今朝廷污穢諸君子或歷大臣或游大學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也憂之深而慮之遠故以皎皎之行自相標題使小人聞之洗心革面是亦不惡而嚴之微權也嗚呼是何言歟國有小人猶人身之有癭也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喉是以不可去有不勝其憂而去之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矣諸君子天資雖美而學力不足烏足以語此

范滂詣獄

范孟博承鉤黨之捕即自詣獄督郵泣之於前而不去縣令縱之於後而弗逃意以為吾死則禍不及衆其視一人逃死萬家受殃大有間矣庶幾上不愧皇天下不愧爽齊哉自慷慨之君子非殺身成仁之為難從容就理之為貴耳記曰所貴勇敢以敢行禮義也豈以慷慨殺身然後為成仁耶滂年二十二當世變極否之時正當綠葵紫蓼春韭夏菘可以樂飢而何乃通籍於騰聲譽此豈括囊無咎之義哉考史滂初辟於黃瓊有攬去草之志後用於宗資有汝南太守之號真不負孝廉四行之薦矣然當是時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豈可以一簣障江河哉老子曰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避世避地以待天下之清而已吾嘗謂滂之攬轡不若投劾之為清滂之抑李頌不若絕劉毅之為智與其托仲博以養老母不若躬盡菽水之為懽與其歸黃泉以從龍舒不若復求壽考之為孝與其李杜齊名不若徐穉子之不答國事與其首陽同葬不若申屠蟠之自為傭人嗚呼此聖賢有守死善道之訓也君子可不篤信好學哉

孔褒一門爭死

按史侯覽深怨張儉刊章捕之而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儉蓋有以激之矣柰何亡抵孔褒而致僇之殘破耶昔魏齊遺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然皆未嘗嫁禍於人也張元節顛沛假命天下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一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害身蓋數十百家不特一

孔褒也史謂儉之賢而吾謂儉乃國之妖孽也人之蟊
賊也夫事不逃難死不逃刑大丈夫之事也儉欲免一
身之死而貽數百家之害於心忍乎故吾謂張儉之亡
命不若范滂之詣獄范滂之係獄不若申屠之見幾抑
愚又有說焉孔褒以彼來求我而爭死孔融以保納含
藏而爭死其母以家事任長而爭死此於兄弟之情厚
矣於朋友之好篤矣然賢者過中之行豈大中至正之
道乎然則為褒者如之何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儉之
亡祗拒之不可泄之不可直當諭以禍福使南走越北
走胡或自擇所主可也而奚必為友死哉

胡廣中庸

中庸之道其大矣乎必有舜之智顏淵之仁子路之勇

以為從入之門方能造閫奧胡伯始何人而擅中庸之
名乎今考廣續楊雄虞箴章奏為天下第一居喪盡哀
率禮無愆故史敬稱之陳蕃重之蔡邕頌之真若以為
盡中庸也自愚言之祖宗故事宦官不與政至和熹太
后不接公卿始以宦官為中常侍廣果能締達故事益
不以是匡止而乃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且媚曹節王甫
之變唯唯而已夫豺狼不可為鄰仇讎不可為親何廣
之下流至此哉且夫君臣之義朝廷之大也歷事四
帝周流六公雖定策大議亦曲從梁冀而不能發辭中
進毒之奸故李固策書曰以吉為凶顛而不扶後之良
史豈有所私然則在當時已有公論矣安在其為明辯
朝章乎仲尼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斯
之謂矣

鴻都門學

王者以教化為隄防以賢才為楨幹學校之設所以正
教化而養賢才也東都之興自光武設大學章帝立東
觀有辟雍之講有白虎之議故其後人才輩出往往多
節義正直之士亦足以驗教化之盛人才之衆矣靈帝
夫何為者而復設鴻都門學今考其所取者乃樂松賈
護所舉多無行趨勢之流不過能文賦尺牘鳥篆而已
此楊子雲所謂雕虫刻篆壯夫不為者也若英主見此
輩必將式夷式已終身不齒夫何靈帝不惟不斥逐之
而且又崇尚之往往入為尚書侍中出為刺史太守甚
至封侯賜爵者皆鴻都人也於是諸生競利作者鼎沸
連偶俗語有類俳優而士風於此大壞矣社稷安得不
墟哉

宣陵孝子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無二本故人之生必厚於父母
而薄於他人此理勢所必然也墨子愛無差等孟子以
為其流入於禽獸蓋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謂之悖德也
漢靈帝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然則所生
父母將何如其為孝耶岐一本而為二致乃干祿希寵
之捷徑正吾道之異端執左惑衆者也以王法論之正
當斥逐退方以為亂法之戒而靈帝反優禮之有太子
舍人之命良可哂哉愚謂此曹必素結中官無階仕進
故托為此舉而中官得因是汲引以希富貴歟嗚呼太

子舍人之職非小也宜搜選名儒光輔台德豈有丘墓凶醜之人而可以當此名器之清要哉于時蔡邕之奏辭氣嚴明靈帝不此之聽而但改為丞尉焉其亦昏之甚矣國家安得不亡

何進召外兵

東京不任三公而其後權移宦者至安順則宦任益堅如讒心腹逮桓靈則根據已成日益猖熾矣于時賢人君子進則不容於朝退則不容於野此誠神人之所共憤王法之所宜誅也然自古必設閹宦以通內外之言安可殄殲之無遺種乎何進高居大將軍之位總皇威擢兵婴龍驤虎步高下任心若上聲一二元惡速發雷霆行權立斷一獄吏足矣此猶鼓洪爐燎毛髮也奈何進聽袁紹之謬策背陳琳之嘉謀委撣利器更徵外助大兵會集強者為雄此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也曾未幾何事機先露伏尸省下四方猛將多向京城於是見殺張讓而有廢帝弑后之董卓來矣先儒謂飲烏喙而致疾也其進之謂乎

董卓申理黨人

昔漢祚衰黃宦官用事宗社有綴旒之危咎相非補衮之具董卓地兼刑勝手握兵鈴顛而不扶禍則斯首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廢拯閹後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收飆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虛求兆庶困窮生靈草莽之上衣冠凍餒死倚牆壁之間然則卓之窮凶極惡不可以人理論矣顧於黨錮諸賢上疏申理豈良心終不可泯絕耶蓋自古篡亂之臣必先仗義執言以收天下之心故田氏以厚施王莽以下賢皆此類也然則卓之申理黨人乃姦雄竊國之故智也夫豈恕遺一老以守我王哉不然何伍瓊周毖袁隗皆以賢而殺之盧植皇甫嵩皆以賢而貶之哉未幾神質王允之誅天假呂布之手毋妻屠戮骨肉灰燼宜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三 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四

屏石戴璟著

山東起兵討卓

董卓廢帝弒后刼遷天子發掘諸陵燒焚宮廟虜畧人民驅徙數百萬口死者不可勝計馴致海内大亂帝室板蕩卓之罪不可勝誅矣關東州郡皆起兵討之推袁紹爲盟主豈非所謂勤王之師以順討逆者乎然愚以爲卓之罪不可勝誅而紹之罪亦不可勝誅也何也卓固頑悍不可使之將然非紹唱誅宦官之謀而有詔召之卓豈敢興晉陽之甲乎遽卓屯關下不奉詔郤兵無君之心已形於此矣鮑信勸紹誅之又隱忍不果馴致廢嫡立庶按劍叱紹而紹不能以死力爭逃奔冀州亦可羞矣乎時山東起兵討卓推紹爲盟主紹於此直當悔咎懲發亂之非而臥薪嘗膽拯君父之急星行討賊奮不顧身則亦可以少贖前罪矣柰何曹操滎陽之戰不之救而使之無功朱儁中牟之也不之助而使之致敗孫堅守陽城不之合謀而反襲其兵韓馥領冀州不之併力而反奪其位但聞其欲尊劉虞爲帝與公孫瓚連兵而中原大賊置之勿問爲盟主者可如是乎嗚呼紹四世五公負海内重望而畏懦不發如此况袁隗爲卓所殺兄弟之仇不與同國而紹既不能爲天下誅大逆又不能爲袁氏雪大讐此其爲人可知矣他日以四州爲人役而兄弟相攻禍及祖廟此豈非天誅之歟

管寧華歆優劣

記曰人藏其心不可測識舍禮何以觀之所謂禮者乃天地之大義聖賢之大節也以禮觀人則人之是非高下較然矣史謂華歆管寧齊名一則鋤地不顧金一則捉而擲金以是定優劣也嗚呼不觀其大而其細豈足以爲是非之權衡耶夫管幼安自曹氏之亂隱身遼東優游徵辟盡不忍宗國之滅不肯逆賊之臣此其忠義之心凜然激烈之松柏清高之操起然遊遼之羽儀也華子魚何人敢與管寧齊名乎考史子魚爲豫章太守既不能保障方面而以身降孫策罪不容誅矣又去而事篡逆之曹操甘爲鷹犬至破殿柱出伏后而弒之此即司馬昭之成濟朱全忠之蔣玄暉原情論罪不在操之下矣此可與寧較優劣哉後世若崔群謂歆通而不泰清而不介抑不知歆弒國母可謂通乎事叛賊可謂清乎以王法論之闔門寸斬猶不足以謝天下也

操以荀彧爲子房

人所以自立於世以三綱爲之質幹若君臣之義天地之間無可逃也三代而下張子房能盡之矣蓋自始至終爲韓報讎此其忠義一脉仰貫日星豈徒能運籌决勝而已耶漢自桓靈不君董卓唱禍曹操乘時射利陵君父弒主母其罪浮於董卓焉荀彧若有子房之見則必輔真人以圖恢復而豈肯爲之臣耶今也勸取兖州則比之關中河内官渡不令還許則方之滎陽成皋至於薦郭嘉爲祭酒薦荀攸爲軍師舉仲長統爲尚書薦杜畿爲郡守衛覬請立鹽官趙儼諫斂綿絹彧皆白之

於[illegible]至於擒袁紹殺呂布下荊州定關中皆彧之謀然即[illegible]不過爲操闢土開基而已而何存心於事漢哉也之誠若以彧之諫封九錫吞藥自殺有忠漢之心遂方之子房嗚呼方操入朝自錄尚書事自封武平侯獻帝已擁虛器而操之恣行非法者多矣荀彧爲祭酒爲侍中而不之恥此豈非操之黨乎方劉備起兵徐州豈不可內外合謀與王允溫嶠之義而亦遷延不發至其后春秋既高良心始見自知公論所不與而始吞藥自殺子房果是乎哉考史操饋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卒[illegible]謂操是特已有疏彧之心彧恐禍在旦夕而經溝瀆之舉耳嘗試思之操以漢高自比而有不臣之心故以荀彧比子房以許褚比樊噲歟君使忠義之士聽其言而占其心則將潔身而去矣

李傕郭汜殺王允

董卓劫制天子勢傾天下王允潛布腹心使士孫瑞作詔討之使呂布持矛刺之易所謂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無咎其允之謂也然終爲李傕郭汜所殺者何也昔曰殲彼渠魁脅從罔治董卓之罪固不可赦而卓之部曲不過脅從者也允於此時直當下明詔赦黨與以安反側之心夫何恃功驕恣多疑不斷或請赦卓部曲既不之從或請頒賜金帛又不之從或請以皇甫嵩領軍又復不之從於是傕汜二子懷疑懼之心舉兵向闕而斃允於一刃之下皆允自取之也且允是時呂布駐馬門外招之使去又復不肯坐受其辱大丈夫爲國殺身慷慨赴鼎鑊可也方傕汜太師何罪之問允倉卒失措而窮蹙下見此豈威武不屈轟轟烈烈做一場者哉吾固於殺允之事始則憐其不善處事終則惡其不善守死也然則傕汜二子無足歟曰二子董卓爪牙其爲人下流可知矣況自是而后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其罪不在董卓之下也猶待貶絕而後見乎

荀彧勸操取兗州

考史兗州本劉岱爲刺史先是黃巾入寇岱戰死于時朝廷詔以金尚領其衆此天子之命非人臣所得違也奈何曹操聽陳宮之言自領兗州而逆戰金尚使奔袁術夫人臣專土以周旋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也按春秋定公十一年書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謂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則罪與叛臣等矣荀文若明春秋之義則當告之天王聲其擊金尚之罪不然則當以大義匡正使自歸司敗以待上命今乃以高光之事業責之使之先定兗州而后取徐州則是知有私門而不知有公室其爲曹氏封殖之計深得緩急之宜矣獻帝在上將置之於何地耶嗚呼言心聲也即此勸取兗州之事觀之彧雖欲辭樂大心之罪安可得耶

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夫能固位者必度本末而後立基焉不知其本不謀也知本之不扶不強也荀文若以深根固本制天下勸曹操似矣第其根本之論則以高光之關中河內當之此豈至當之說哉書曰民惟邦本言人君當恤民也易曰

復德之本言人君當復善也記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爲本言人君當法天也文若不以三者爲深根固本而以關中河内爲言夫關中項羽亦入之矣河内更始亦王之矣我能往寇亦能往是兼併之易而堅凝之難也豈足以制天下乎夫高光之興恢廓大度頗知以仁義行兵此所以能興丕業也操何人斯其姦類王莽其忍類項羽其惡類劉裕盖大本已亡無復人理矣文若乃勸取兖州以爲根本是以高光事業望之也按春秋文公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謂列國之卿不能討弑君之賊而成其亂失其職矣故貶而稱人焉文若不惟不討其罪又教以高光事業則豈但失職而已哉坐之以黨惡之罪盖有所不能辭者矣

秉至公以服天下

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皆不繫者乃能處大事甚矣服天下以至公爲貴也然至公之道實有未易言者堯之克明舜之重華禹之德先湯之日新武之建極方可以語此彼曹操亦何人斯而荀彧以至公之道責望之哉夫至公者必能於三綱五常無愧焉操刼制天子而君臣之敬亡疏斥曹王而父子之情薄戕殺孔融而朋友之信乖跡其處心積慮凶險邪僻不在董卓之下而彧責之以至公是責牛馬以揖遜之行責雞犬以絃歌之聲也亦可哂矣

荀彧論袁曹勝敗

荀文若論袁紹有十敗曹操有十勝自今考之曰道曰德曰仁曰義曰明曰謀曰文曰武曰治曰度此彧所謂十事也愚以爲道德爲虛位仁義爲定名吾能道德備諸身則愛之爲仁宜之爲義照之爲明酌之爲謀處常則有文處變則有武處事則有治處人則有度亦何施而不可哉曹操亂世姦雄乘時大亂擾竊神器道德斲喪無餘矣是故坑殺降卒害及雞犬甚不仁也刼制君王自乘金根甚不義也短於料人何有於明敗於赤壁何有於謀雖春夏讀書而威儀佻易非文也雖自著兵法而華陽瀕死非武也寵丁儀信郗慮何治之有殺崔琰況丁介何度之有是知操之於袁紹猶魯衛之政也而乃分爲勝負之形不幾於五十步笑百步乎或曰紹身死宗滅操得國專政若非有勝負之形何其言之驗也予曰不仁而得國者雖謂之亡可也操不再傳而弑奪於司馬昭與紹何異哉

關羽報效曹操

報者天下之利也詩曰無言不佽無德不報是故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關雲長爲操所擒卒刺顔良於萬衆之中以報效曹操然後歸蜀焉若可謂忠於蜀矣然自愚觀之羽之於操不報亦可也嘗以春秋傳考之昔公子重耳之至楚也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何以報不穀重耳曰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晉敗秦師於崤獲孟明縱之歸孟明曰君不以累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三年將拜君賜邲之戰楚人熱

智瑩許之歸智瑩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死且不朽若使嗣宗職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竭力致死無有二心夫城濮之役重耳之所以報效也焚舟之功孟明之所以報効也戳之盟智瑩之所以報効也況曹操天下之大賊寬我不可以為恩厚我不可以為[illegible]羽[illegible]有忠臣孝子之風則或為愽浪之椎以刺之或為豫讓之劒以擊之亦春秋所許也何必報効哉吾謂羽之報效曹操此賢者過中之行也

劉備嘆髀肉復生

惟治亂在天惟撥亂反正在人大誥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於朕身越予冲人不可不成寧考圖功又曰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言人君當極卒祖宗之丕業也劉玄德嘆髀肉復生而功業不建至於流涕蓋祖宗之天下為姦雄竊據之資而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矣玄德受帝寄詔與董承謀誅之正正堂堂之舉也然既敗於下邳而歸袁紹矣又反敗於汝南而歸劉表矣上之不能為少康之中興次之不能為句踐之報仇是大艱之地而不能成圖功閟毖之所而不能極圖事此玄德所以感慨無聊而至於流涕乎厥後取有漢中以延赤帝子之祀未必非感嘆之激也

劉備三顧孔明

人曰創業難予曰恢復難創業其時如春恢復其時如冬苟非有大德望大才智為之周旋則雖欲芟艾群雄恢復舊業亦難矣孔明在南陽抱膝長嘯素有經綸天下之規模也玄德雖起兵徐州討曹操然落魄於下邳餬口於荊州蓋未得賢才以為之用也故嘗睥睨海內以諸葛亮可比長城重逾九鼎也屈體枉駕三顧草廬咨之以國家大計而投魚水之權焉此殆天所以資玄德乎嗚呼聘莘野訪渭濱之禮久不見於天下矣玄德三顧之勤殆亦開湯武之風而興起者歟速其要結孫權大戰赤壁是真有大德望而足以挫天下之大奸雄真有大才智而足以折天下之大敵國是巴蜀之興謂非孔明之功不可也大抵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也水之發源壅閼則汚泥疏濬則江河也孔明佐蜀之功其光若圭璋其深若江河而玄德追琢疏濬之功亦豈可揜哉向使玄德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東山有安石未起矣社中將有宰相矣跨下將有將軍矣詩所謂考槃自樂求矢弗諼有矣不將嘗食徒嘆蕭曹拊髀空懷頗牧矣

孔明勸取益州

取天下必知先後之勢然後可以成功若益州沃野千里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誠進取天下者所必據之地也然取天下有光明正大之體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豈士君子所屑為哉劉璋以弱闇承劉焉僭竊之故疆方其[illegible]與斷劒閣遺米賊殺漢使助馬騰攻長安誠王者九[illegible]之誅所不赦也孔明若欲取益州以為恢復之根本

盍不明正劉焉之罪移檄遠近按兵壓境則仁義之師堂堂於天下矣雖曹操暴横亦將心奪膽落而豈敢肆貫盈之惡哉夫何一見之頃勸取益州至以詭遇獲禽之術掩其不備而襲取之果何義乎東坡詩曰先主取劉璋立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爲此事噫盡之矣

孫劉合兵拒操

曹操負僭竊不容之罪著在天下及自江陵順流而東以逞席卷之威此剥床及膚之日也孔明請孫權求救求能與周瑜成赤壁之役使華容之走顛沛瀕死豈不稍快於人心哉然討賊者如農夫之去草芟夷蘊崇之而後可也文公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書謀伐齊而不能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操之爲亂深矣爲賊大矣於此聲其罪而倍道兼趨以遏其歸輕兵邀擊以躡其後則深得春秋之義矣夫何孫權以同舟共濟之心而爲反面相攻之舉數年之間以一荆州而紛爭不止譬之韓盧東郭相鬬于前而爲田父之利也然則孫劉之合兵與謀齊而不能定其亂視蔡而不能討其賊夫何異哉吾固曰曹操天下之賊孫權昭烈之賊

赤壁之戰

按春秋哀公元年書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楚子書爵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鞭平王之尸禍及宗廟辱逮父母君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洗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此聖人恕楚之辭也曹操以人臣刼遷天子戕殺主母其罪尤浮于蔡也故赤壁之戰頗爲天人而有得于復仇之義惜乎所以處之者未盡善也夫操之罪豈可勝誅哉孔明三代遺才果能檄聲其罪鼓行而前則英聲義烈自足以寒其膽而奪其氣矣何必假賊吳以爲羽翼哉又按春秋成公二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盍曰誅亂臣討賊子請于天王以大義驅之足矣而何至於乞師哉孔明之乞師孫權是即郤錡之乞師於魯也使孔子作春秋在所必貶矣或曰蜀之爲國小國也言兵不若操之強言地不若操之廣也苟不度德不量力而強與之戰是自取敗亡也而可乎予曰不然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也使孔明名其爲賊而伐之餌之以飽其欲驕之以昏其智退避以老其師淹延以飢其衆乘其未陣整而向之因其可圖疾而趍之或拔幟而壅井或決囊而縱炬或添竈減竈之異其行或面水背水之殊其陣則柔能制剛弱能服強寡能勝衆又何操之足畏哉孔明以樂毅管仲自比者也而何自爲削弱不振之狀豈天將亡漢而不啓其衷耶

曹操破袁紹

夫列星河嶽之氣扶輿清淑鍾而爲魁偉秀傑之士彼其挾胸中之英抱平生之奇足以定亂而解紛足以亨屯而濟蹇是故一汲長孺寢淮南之謀一温御史落奸之膽謝安石褫苻秦之魂孰謂人才非國之利器哉

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伯臣士者強失士者寡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敗係於官渡也以予觀之紹之敗由殺田豐耳按春秋昭公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言楚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雞父之會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因共所也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言棄賢臣必至於難也方紹敗於官渡猶有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尚可奮也向使出田豐於獄東向歸之問以萬全之策於此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亡搶親執金鼓以厲存亡之氣內脩農械外結英雄縱不能成大功豈至於遽亡哉文若曰紹布之英雄耳

知衆人而不能用可謂得其情矣

周瑜決策拒操

春秋定公三年公會晉侯宋公十七國之諸侯于召陵侵楚晉非能恭行天討也故書侵楚陋之焉定公四年蔡侯以吳子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囊瓦奔鄭謂吳不能救四鄰之患也蔡人往請邀遂其會耳故不曰救也周瑜之決策拒操豈以操有篡弒之罪而討之哉孔明請往適逢其會故赤壁之一焚人焉遂比亦幸而成功耳然則瑜拒操即晉侯之會召陵吳子之戰柏舉也若使瑜知尊王之義則何以欲速見小而求荊州以爭尺地之士以害勤王之兵哉

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

蘇氏以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以至於敗以爲不善料人之過嗚呼此天下之大賊所以斷喪漢室之斧斤也君子正幸其短於此耳昔齊桓伐曹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亂者是反天也豈得謂之長料事哉且天下之至重大者莫如君臣之義操若長於料事則亦心事君以爲王臣蹇蹇之計矣易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又曰渙有丘匪夷所思言人臣之道當有孚在道而不植私黨則可謂之明而遠矣書曰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言五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昭文王之德著於上而冒於下也夫必有孚在道而不植私黨必實知天威而有功上下然後可謂料事之長也操

劫制天子弒殺主母屠戮忠賢暴殺子姓不仁不義莫此爲甚而謂長料事者如是乎千載之下猶欲口誅筆伐而蘇子乃盛稱之獨何歟

蔣幹說周瑜

史稱曹操密遣蔣幹說周瑜而瑜不忍背吳若忠矣自愚言之操姦雄僭竊之徒瑜視之如仇棄之如遺固也然孫權亦操黨耳方其據三州虎視天下雖無曹氏弒逆之罪然率自封殖而畧不爲漢勤王是亦天下之逆賊也當漢之季天下雖亂而獻帝猶爲天下共主是瑜亦漢臣子耳于時劉豫州帝室之冑本可以圖大事者不事曹操則當事劉豫州而乃北面事孫權曾何愈於事操哉瑜之事孫權則亦已矣盍亦勸君結好巴蜀與

之并力協謀誅此老賊而乃以荊州之故分之而又爭
之而又奪之卒破南郡擒關羽使樊圍得解而縱寇出
掎以成吳之強致蜀之弱皆瑜為之阻撓也然則公瑾
在吳為能臣在漢為賊臣矣雖曰終始事吳有非蔣幹
遊說所能變不過匹夫匹婦之信耳何足取哉易曰翰
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而不知變其瑜之謂矣

曹操下令

曹操一漢諸侯耳而下令國中儼然與詔旨等此豈臣
子之禮耶且考其下令之語非能為漢家建萬世治平
之策不過自陳功伐以誇天下而已不亦鄙耶觀其始
言欲讀書射獵以待天下之清次言欲為國討賊以表
漢人之墓其志亦大矣何乃行與志違而甘心於叛逆

之黨哉繼言降黃巾敗二袁定劉表國家無有孤不知
幾人稱帝稱王愚曰國家無此老賊則漢室有再興之
兆矣夫莫大於天子而脅制之如僕隸焉莫尊於主母
而戕殺之如狐兔焉此其罪惡滔天人人得而誅之也
故其言曰欲損兵衆而受實禍固亦知所懼矣吾聞之
抱空虛無人守門者鉏麑不敢行刺羊祜臺閣之下不
過數人而世亦無害之者若使操讓忠王室有蹇蹇匪
躬之節則公卿相與尊於朝庶民相與慶於野雖捐兵
衆而有鴻漸于磐飲食衎衎之樂矣而豈有操戈之憂
哉子產有言曰發言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吾恥之然則
操之下令彼以為誇其功也而吾以為播其惡也彼以
為揚其芳也而吾以為遺其臭也

荀彧死漢室

士大夫之氣節其國家之元氣乎夫子曰吾未見剛者
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氣
節之謂也故氣節一立則鼎鑊在前而不顧白刃可蹈
而不辭吾求無愧於吾心而已不然則臨事無中流砥
柱之操臨難無守節伏義之風而凡倒禮義之戈決廉
恥之防者無所不為矣然則國家亦何賴耶方桓靈不
君董卓肆禍曹操乘時竊柄挾天子令諸侯窮兇極惡
罪有決東海而流之不盡者于時少府耿紀司直韋晃
起兵討操不克死之氣節凜凜可貫日月此荀彧所目
擊也彧若有忠於漢室何不見賢思齊共誅此賊雖事
或不濟而死重於泰山矣夫何始為司馬後為侍中且

慮勝設奇往往為曹氏經畫甚至借高光之事致屬望
之辭此其設心措慮豈有一毫忠漢之圖哉由前言之
則不智由後言之則不忠逮事勢乖張甚有不可人意者
始悔前行之不足取信於人而吞藥自殺抑亦晚矣蓋
一旦捐軀之勇豈足以贖二十年助桀之惡耶然則文
若之氣節掃地矣豈殆自經溝瀆而莫之知者耶

孫權以荊州借劉備

三綱國政之本中國所以異夷狄人類所以異禽獸以
其有信義也按春秋魯昭公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
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
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蓋謂晉人能以信交鄰而每書
宋趙武焉襄公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于亳城北楚子鄭伯伐宋謂其既同而復叛貶之也成公九年公會晋侯宋公齊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六晋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魯君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一歸于齊故特書同盟以罪晋也當漢之季曹操以篡逆之雄濁亂天下劉玄德以帝室之胄合孫權之兵破之赤壁之下孫權以荊州借之與之共討老賊豈不見貴於春秋哉君子所憾者權執義不終而不能以信交鄰耳夫荊州特七郡耳使吳蜀會脣齒之勢而幷力協謀按兵魏境聲其不赦之罪則天下豪傑必將雷動響應以夾輔王室逆賊之黨孤而義師之氣奮矣夫何孫權以荊州之故而自相攻伐借之未幾而又分之

分之未幾而又奪之使昭烈進寸退尺而僅守一隅然則不爲魏所幷亦幸矣揆之亳城之叛盟以侵地歸之齊者先後一轍其視趙武之以信交鄰爲何如哉朱子曰人皆謂曹氏乃漢賊不知孫權實漢賊也此深得春秋之斷案

周瑜薦魯肅自代

周瑜道病謂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厥後權以肅代瑜領兵瑜可謂得推賢讓能之道矣然愚以爲瑜之薦人則是而瑜之言則非也夫謂曹操在北疆埸未靖可也而謂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果何言哉夫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操以人臣恣行凶暴堂陛陵夷甚矣劉備起兵徐州討之正合春秋討賊之義也瑜於此正當勸孫權與劉備協謀幷力以糾集勤王之師以恢復高光之業柰何以養虎喻之棄與國結怨仇卒之襲殺關羽而紛紛爲進取荊州之計然則漢室衰微不振瑜爲之也瑜之罪可勝誅哉或曰魯肅勸孫權以荊州借劉備請先撫輯關羽與討曹操肅之忠烈可想矣愚謂自孫權言之則瑜爲忠自漢室言之則肅爲忠然亦守義不堅徒以分荊州爲事至於中原國賊不惟不能伐之而反北面稱臣然則律以春秋之法當坐以穀伯綏鄧侯吾離之罪矣嗚呼沙之汰之瓦石在後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其瑜肅之謂矣

孫權勸呂蒙就學

學不可以已也氷生於水而寒於水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今夫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畫故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學故也故人而就學則必於三綱五常之大克盡其道而可底聖賢之域矣豈徒涉躐見往事耶傅說曰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言學在積道也孔子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言學在蓄德也是故爲學而不能積道蓄德安在其爲學哉吳呂蒙以軍中多務不好學是卽原伯魯不悅學也孫權以讀書大有益勸之厥後就學未幾遂來魯肅驚異說者皆謂蒙就學之功也自吾觀之聖賢之道載在六經蒙若學易必知能以衆正之義學詩必知四國是皇之義學書必知除惡務本之義學春秋必知晋伐鮮虞之義學記必知殘身潴宮之義柰何聽陸遜之謀策爲伏兵𦪇艫白衣搖櫓

之計以梟關羽以奪荊州至於篡逆之曹操則其心爲之服役而不恥然則中國無異於蠻狄人類不殊於禽獸矣君子所以積道所以蓄德果如是乎哉吾固謂梁乃讀書不識字者也而何三日刮目之有

法正勸劉備取益州

孔明一見劉備既勸取荊州復勸取益州謂益州士沃民富興王之基本况以闇劣之劉璋統之世濟其凶增其惡名誠有志恢復者所當急取而不可緩也法正勸劉備取益州其亦孔明之見乎愚竊非之春秋隱公元年書祭伯來以爲後世事君而二心之戒也法正嘗爲劉璋軍議校尉則亦璋之臣矣樂毅奔趙終不敢議伐燕之事正也不然方其承命使蜀佯爲不得已而行此其計亦詭矣逮還爲張松密議奉戴而顧設計使之迎備况欲於坐上襲璋而取之此虎狼所不忍爲之也詩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其正之謂也若有王者作則必坐丁公之誅而備乃因之以定巴蜀此豈所謂天討之師哉又按春秋襄公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寗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夫彭城楚已取而戍之已又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亦不得受之楚君子不發教人所以正疆域謹王度也劉備之於法正不能誅之而受其叛臣斷信義矣然則何以討曹操乎

昭烈取劉璋

按春秋隱公十年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夫諸侯分邑非有而取之盜也昭烈取劉璋其取郜取防之類乎愚曰劉璋有可伐之理惜孔明取之不以其道也盖自董卓之亂劉焉聞董扶之謀而盜有益土聽相者之言而求婚吳氏遂造輿服圖竊神器以王法律之已不容誅况其子劉璋無能改於其惡而復負乘致寇略無勤王之心此其罪所當討彰矣孔明佐昭烈欲以恢復赤帝子之業正當聲其父子之罪而移檄四方折衝俎豆之上豈不爲光明正大之舉乎奈何以詭計陰謀而掩襲之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其國此孫權所以有猾虜挾詐之恨司馬懿有詐力虜劉璋之譏黃權所謂容有太山之安主有累卵之危也吁吾不意孔明三代之才而白璧微瑕一至此也

劉備不許孫權取益州

孫權遣周瑜取益州劉備不聽遏軍蓋以益州有興王之基將欲幷爲已有以爲進取天下之機括也然愚以爲取天下自有正道而區區智識之私可乎備之言曰備與璋托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其言匡漢朝是也而與劉璋托宗室則非也夫璋固漢魯共王之後也然古人有大義滅親者周公誅管蔡季友殺伯牙是也若璋者自其父焉殺漢使攻長安斷劒閣於王法有可誅之罪矣奈何以宗室待之而乞孫權之寬貸耶然則爲劉備者將如之何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若勢可以什圍五攻則聲璋之罪以討之上可以洗帝之憤下可以誅劉焉之奸矣若璋之兵力尚強而我之兵力未振容

可已乎於是因孫權之進軍而與之并力前驅討賊之義交鄰之信不亦兩盡耶今也既以宗室之義不聽孫權過軍柰何從張松法正之說而襲劉璋圖成都不亦背於宗室乎然則被髮入山之信安在而獨坐於虎之說有徵矣此猾虜狹詐之詣見責於孫權雖得益州而未免分荊州歟

諸葛亮盡時人之器用

天生人才自足以辦一世之事功非豈古而當於今也然天下利害有君子長者不能一語而草茅疎賤或能言之國家事業有元勳宿將所未能辦而泛駕跅弛或能濟之然則亦在人善用之而已善用之則以天下之寶為天下寶之而不棄之以為敵人之資吾見天地變

化而草木蕃雷霆驚而蟄虫啓矣記曰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魯昭公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言用人當以公心選之以誠意委之以在道馭之也孔明知此道矣故李嚴所辟楊洪與洪所辟何祗皆舉之太守之位蓋所謂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者也豈非能盡人之器用哉求之古人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立談而封侯或一言而佩印或縶而王或隸而將或把竿版築而為王佐或辭羊飯牛而可五羖孔明盡時人之器用其亦有見於此乎所可忽者用馬謖而不密其德用法正而不抑其横用許靖貴觀而不翳其行用魏延楊儀而不駁其才其於聖君賢相器使之道又豈能無可議哉

劉備取漢中

考史劉焉據益州張魯為焉司馬以璋闇懦分據漢中則與益州形勝相依也故黄權以為益州之股臂楊洪以為益州之咽喉可謂善論天下之勢矣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則三巴不振有齊人築薛之憂也然則存亡之機家門之禍不在漢中乎是故春秋襄公二年書鄭城虎牢而不係於鄭責鄭之不能有也漢中即虎牢之險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棄者也故張飛擊張郃以敗其前鋒趙雲擊曹操以敗其後兵而漢中之地還復為備所取矣於是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蚕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嗚呼此劉備能鼎峙天下與吳魏争雄其基

諡定於此歟所可惜者張魯以左道惑衆為之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殺害漢使皆魯為之謀主也為劉備者直當於曹操未舉兵之先名其為賊而按兵討之則堂堂之陣雖以横行天下可也而況於漢中乎柰何孔明諸人計不出此而此舉為無名也噫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四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五

屏石戴璟著

關羽威震華夏

史謂關羽攻曹仁于樊于禁七軍皆沒自許以南往往遥應威振華夏若羽者誠所謂驍勇絶倫乃熊虎之將也然愚特惜其未聞大道也按春秋成公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程氏以爲諸侯之敵夷狄之抗王道之失也敗績者言自敗也是以古之爲將者功愈高而心愈下所以杜禍亂之源也吾嘗觀關羽之爲人孔明之用事則不悅其心妬矣黄忠之並位則不拜其心驕矣龐德之守節則不容其心忿矣故當時有以詐力自矜議之者有以强梁自恃病之者有啓其可取之計者有陳其可禽之要者夫當此之時如療痼疾如救危棋羽于此正宜淬礪軍人以作其氣延納士夫以盡其變候觀時釁以示其怯堅固壘壁以避其鋒則可以平江東而誅孫權可以定中原而滅曹操矣豈但威振華夏而已乎奈何陸遜之稱功美誘我也而不之懼呂蒙之厚使者間我也而不之懼麋芳傅士仁之出降嫌我也而又不之懼嗚呼此所以既破南郡又失荊州而父子執戮爲漢室羞原其故皆由羽之威振華夏有以驕其志而發其功也寧免春秋自敗之責哉

呂蒙取關羽

關羽稱萬人敵而呂蒙取之之易如探囊中物何也蓋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必處之以敬畏出之以鎮靜行之以紀律然後胸中甲兵能寒盜賊之骨邊上長城足固西門之鑰矣羽恃功驕恣所在反覆安得不爲呂蒙所取乎自今觀之還建業治病欲以撤其備也使陸遜將兵欲以陳其畏也爲稱其功美盡忠自托之書驕其志也爲伏於艑艫作商賈服之計制其變也縛江邊屯候隱其情也撫將士家屬奪其心也軍中不得干歷正其法也城中私相參訊布其恩也呂蒙取關羽之策如此豈不爲善用兵者乎然愚竊有言焉按春秋僖公三年齊侯宋人江人黄人盟于貫所以伐荊楚也漢自桓靈不君曹操潜移漢鼎爲國家無窮之害此臣子所當痛心疾首誓不俱生之日也于時劉備以帝室之胄起兵討操名正言順矣呂蒙乘關羽攻曹仁降于禁之時正當勸君爲掎角之勢以圖復中原如江人黄人之盟天下之忠義孰大于此乎奈何乘其虛而襲其後使翦其爪牙境土日蹙胡寅所謂小人舞智不足取也厥後呂蒙未及受封中道殞殂此與范增之謀漢而以病死鄧艾之滅蜀而以誅死事相類也此果無天道乎哉

孫權論周瑜等得失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甚矣人品高下未易以品論也昔孟子憫陳仲子而妾婦儀秦蓋能知言能養氣方足以語此以仲尼大聖猶曰夫我不暇人豈可易言哉孫權與陸遜論周公瑾呂子明魯子敬得失其然豈其然乎考史公瑾子明本一時豪傑然爭荊州者瑜也而奪荊

州者蒙也至于曹操天下逆賊共心稱臣而不能興召陵之師劉玄德嘗營帝胄有恢復之志乃百計阻撓使之垂成而幾敗此正漢室之罪人也有何膽略之可齒乎愚于吳諸臣獨取魯肅赤壁之役肅能勸備合兵拒操逮定荊州則勸孫權與之然則彼善于此猶似有心于漢者也大抵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曹操固天下賊而孫權亦漢賊也又安能品第人物哉陳壽作吳史乃謂優劣允當吾不知之矣

一短二長

孫權以魯肅談帝王之業舉赤壁之戰為二長而以借玄德地為一短是豈皮裏春秋者哉夫建安之時獻帝猶擁神器而君臣之分猶在也而肅以帝王之業責望孫權其言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鼎足江東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祖之業也夫以高祖之業責望孫權然則置獻帝于何地乎此之謂一短可也若夫以荊州借備得交鄰之美于赤壁勝操合應兵之宜此正所謂二長者而孫權之論其錯繆如此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後世必以為知臣莫若君信之矣

子敬比方鄧禹

光武中興諸將鄧仲華為冠蓋非徒以汗馬之功炳赫彪著也王莽篡祚群盜縱橫孰能于塵埃中知帝王之真而杖策軍門勸以恢復大計者哉此其得出處之正合輔相之宜魯肅誠有不能企及也光武後南頓而中興西漢之緒正猶劉備後中山而恢復東京之業也試觀中原之主若二袁劉表呂布固不足成大事孫權黨曹操亦漢室之罪人也馬援言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誤失身一差終身大玷也肅若有鄧禹之智直當養珍席上而高蹈丘園如管寧之卒遼東此其上也如其不然則中原之主孰有正于劉備者乎今為袁術東城長又從孫權而勸以總括九州成帝業是北面于僭竊之門未免磷吾之堅而涅吾之白也雖其借玄德地然何以贖罪乎

子明學問開益

蒙以幼冲之年有入虎穴探虎子之志長能征黃祖破曹仁薦甘寧敗關羽是有將帥之略孫權所謂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是也然謂之子明學問開益則未焉何也春秋宣公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譏不于亂臣賊子而陵弱侵小是為盜也故書取繹以罪之焉蒙之事吳不能興天討之師而反為陵弱侵小之計是與盜等矣且漢室雖衰名號尚在子明若果學問開益則必以曹操為古今不赦之賊而整兵誅之若力不相當則必要結四鄰誓不與共天下矣柰何于國賊則置之不問于關羽則襲之使敗然則呂蒙乃肆毒之蛇虺其罪可與操同矣春秋傳曰無助狡猾蒙得無助桀者耶然則呂蒙之就學不若不學之為愈也

吾為周文王

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故篡逆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

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于內四鄰不能討之于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于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天子相與朝事之以順聽其所為如孫權之于曹操也夫操之簒弑乃萬古所不容之賊也而又以文王自擬不亦可哂哉嗚呼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矣操不此之思與懿敵以文王自擬是鷹鸇而欲比鸞鳳珷玞而欲比珠玉也詩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操之罪惡滔天是遏爾躬而不可圻天矣又何以文王藉口哉

東漢教化之功

天下治亂係風俗風俗美惡係教化然文王之立教化也以心得為表儀以躬行為標的豈徒設學立師談經講道而已耶召誥曰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言人君所以立教化也多方曰爾尚不忌于凶德則以穆穆在位克閱于乃邑謀介言公卿所以理教化也故當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濟濟多士惟國之楨何莫非教化之功哉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繼以章帝臨雍拜老橫經決疑若存心于教化矣故于時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浸灌既久茂材並出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救其敗甚者駢踵就戮視死如歸亦何莫非光武明章之遺化哉君子所不滿者東都多節義之士固教化之功也而諸賢名國家之變亦教化之弊也何者光武明章諸君雖以教化出治矣而位在德元之道則未聞桓榮班固諸儒雖以經術輔君矣而穆穆在位之學則未講于是黨錮諸賢存心雖忠烈矣而燭理猶有未明涖事雖剛介矣而志變或有未熟極而至于曹節王甫之變海內大亂非諸君子之咎乎

孫權稱臣于操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徒而走險急何能擇孫權之稱臣于操蓋以小事大鹿之不擇音耳自君子觀之以小事大可也以順事逆可乎昔季文子曰見有禮于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操之多行無禮甚矣權不能發鷹鸇之義為漢室討一罪人而乃甘心北面焉然則權即天下之賊也律以春秋之法當不能逃亂賊之誅矣夫權既不能逃亂賊之誅彼周瑜輩助桀者也其罪將如之何哉吾固謂魏吳之臣皆可誅也

趙咨稱吳之美

趙咨至魏稱孫權有聰明仁智雄略之美又謂羣臣有聰明特達八九十人之多說者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以予觀之咨乃漢室之罪人耳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可乎按宣公十年秋公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蓋謂季孫亟行歸父又往責不能以禮為國而以妄悅取人也咨不能勸孫權匡天下霸諸侯而效歸父行父

之故智以求悅于魏此豈大丈夫所爲哉又按成公三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晉欲質生毋東其畝是悖理矣故聞國佐背城借一之請其心岌岌欲與齊盟焉孫權之稱臣于魏尤甚于質生母之辱也咨果有國佐之才盡亦勸孫權求好于蜀與之并力討賊而乃襲殺關羽岌岌遣使于魏乎又按成公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謂列國背晉而以楚爲主盟是服于夷也故貶而稱人焉夫蜀乃帝室之冑猶晉之主夏盟也背蜀而從魏何異列國之背晉而事楚哉以春秋之法論之是亦畔逆之黨矣使果有聰明仁智好學之美必將爲縞素之師使有聰明特達八九十人之多必復爲赤壁之役而何奉使不辱之足誇哉左氏曰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志經而多言將安用之其咨之謂矣

陸遜敗漢兵

昭烈以孫權襲取關羽將兵伐吳吳使陸遜拒之于平地立營而揣其必有巧經七八月而知其必可擊敎人持一把茅而曉其必可破卒使昭烈窮蹙于馬鞍慙志于白帝說者皆謂陸伯言將兵之善也以予觀之善戰者服上刑遜豈可逃善戰之罪哉昔臧文仲曰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劉備有禮之國而伐之可乎哉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庇本根況國君乎遜之伐漢是庇焉而縱斧者也且昭烈本有興王之資柰何前有呂蒙爲之梗而有襲取荊州之計已爲忍矣今有陸遜爲之角而有尸骸塞江之變不亦過于忍哉夫曹氏天下之大賊也遜果諸將畧若能以敗昭烈者敗曹氏則爲仁義之舉矣夫何稱臣于簒逆之朝而不之愧剛則吐之柔則茹之也昔王子朝言于諸侯曰單子劉子慢棄刑法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兹不穀震盪播越末有攸底陸遜之伐漢事曹是攝贊大賊而使帝王之冑震盪播越也然則遜之罪可勝誅哉而史謂其忠誠懇至庶幾社稷之臣亦妄矣

孔明奇正智術

法正輔蜀以計定荊州取漢中若有籌敵制變之才也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賢不爲也按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楚子執宋公以伐宋謂會五國諸侯坐視其執而不之禁也法孝直爲劉璋軍議校尉則璋之臣子也柰何誘璋迎備而又勸劉備執之哉又按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謂晉文不修辭命遽執其君又分其地暴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不足尚也法孝直有執君分地之謀此狗彘所不爲也孔明不能責其不忠之罪以正王法而反以其智術爲奇焉不亦亂人上下之分滅君臣之禮哉嗚呼孝直不足責也獨惜孔明而是信是使蓋雜王伯道而用之者歟

法孝直制主上東行

君臣相遇自古爲難若劉玄德之于孔明傾蓋草廬投情魚水曠古所罕見也關羽之死大舉伐吳亮不之諫

及兵敗乃嘆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東必不危也以亮之君臣相得豈不能制主東行而猶有待于法孝直之猶襲耶蓋昭烈以漢宗室起兵討操而每為孫權所害關羽為世虎臣而權輙襲殺之此孔明以為吳罪當伐而不之制乃成敗不計之誠心也所可憾者軍旅國之大事方大舉伐吳亮當節制中軍而奚必待昭烈親征之馬鞍山之圍幾不脫虎口矣按春秋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趙盾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所窺也東行之敗非孔明不能折衝消患之咎乎又按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夫侵蔡者奇也伐楚者正也昭烈樹柵連營七百里兵忌也亮豈不知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之說乎方其與吳相拒經七八月而未聞一言諫止豈不知兵法之有正有奇而顧出此下策也今觀亮八陣圖天下奇才也毋亦昭烈非取之心銳雖孔明諫之而不從耶孔明專理巴蜀知劉備有蓋世之才而不暇顧其犯兵忌也

為治有體

亮嘗自校簿書楊顒進諫以為為治有體至舉丙吉陳平實之其言似矣然豈知孔明之心乎夫結纓整冠之態不可施于焦頭爛額之時繩趨尺步之規不可用于救死扶傷之日以新造之蜀而抗方強之冠環視四境蝤蠐蝉而狐狸號無一差強人意也此賈少年所謂胡可與治劉賢良所謂將變將危者乎使亮以尊重自處則不親細務則民瘼矣昌蘇息之兵弱矣昌練習之食匱矣昌流通之敵熾矣昌攘却之且當時人才有猷有為有守者不多見也吾而尊重自處而不為勤勞焉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然則孔明之自校簿書甚有不得已者楊顒之諫忠于孔明而非忠于漢室也

諸葛亮七縱七擒

孔明討孟獲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說者謂亮之將畧有大過人者矣自愚言之禽之不足為武縱之不足為仁按春秋桓公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謂華督弒君之賊魯桓與諸侯會而立之使相宋公以戒人臣不可黨惡也雍闓為益州郡耆帥殺太守求附于吳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以四郡叛然則雍闓自華督之賊孟獲即叛逆之黨也亮既誅闓矣何不數孟獲之罪而誅之哉又按莊公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夫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也吾聞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師則有文告之辭而彊場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陣德已下矣而況兵刃相接既擒之而又縱之是以強弱為勝負而不顧理之曲直也不幾于詐戰乎夫軍旅一興必有死鋒鏑之下者縱之可也人之死鋒鏑者可復生乎借使五六縱之間萬一不能生致則將如之何哉吾謂孔明惟知孟獲可擒故縱之復擒之也借使遇吳之陸遜魏之司馬懿為之敵肯擒之而復縱之乎先王六征九伐之威殆不若

是之勢也

長江限南北

東南形勝莫險于長江魏武困于居巢拓跋困于瓜洲苻堅困于肥水長江誠足險矣然則曹丕伐吳見波濤洶湧以爲天限南北而還固其宜哉孔子曰有地險有人險地之爲險也有限人之爲險也無窮地之險猶可侵也人之險不可犯也程子曰山川丘陵固險矣而辨等威畏物乘險之大用也曹丕身爲漢臣迫帝傳位此古今之大惡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也今乂規求無度懷奸包六合之志方且歸長江也是曾桓玄明皇之日也豈不危哉蓋欲一飲長江之水必有螳蜋捕蟬之慮欲一投長江之鞭必有卞莊刺虎之憂是曹丕既犯人之險而欲又踰地之險固天命之不與也天何嘗限南北哉吾嘗讀易而有說焉需之涉川本乎光亨也同人之涉川本于大公也益之涉川本于中正也中孚之涉川本于孚信也丕于數者無一焉而欲涉長江之險其能遂乎詩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衆歸其德不令而行也故化行江漢之間曹丕若能知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則烝徒楫之以渡長江矣夫何南北之可限哉

亮出師表

甚哉劉備興王之難也方其與豪傑周旋中原始得徐州而呂布奪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奪之晚得荊州而孫權奪之蓋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泪灰燼矣武侯獨膺昭烈三顧之遇收死灰于蜀欲噓而再燃之王荊公所謂崎嶇巴蜀間屢以弱攻強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勢欲起六龍東廻出扶桑呂溫所謂龍戰玄黃再得雲雨首呑咸鎬尾束河洛翼乎中原飛乎天衢孔明之志固如此矣柰之何先皇捐館遺詔托孤豈得鬱鬱久居僻陋之地哉故其表有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方將奬率三軍北定中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此即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豈秦漢以來以事君爲俗者可同日語耶于是而戰街亭雖至敗而弗止焉于是而圍陳倉雖不克而弗止焉既拔武都陰平矣又戰于鹵城而弗止焉既出斜谷邸閣矣又屯于渭南而弗止焉用是觀之亮于討賊之義昭于日月赫于雷霆故先儒謂出師表簡而且盡直而弗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是也惜天不祚漢將星墜營嗚呼天耶人耶

司馬懿用兵如神

司馬懿號爲知兵始討孟達于上庸後征公孫淵于遼東長驅徑擣所向無前所謂用兵如神者固有可徵矣然祁山之出五丈原之屯皆不敢戰說者以爲懿之怯懦也而不知懿之知兵正在此乎愚所憾者懿知兵矣而魏亡之兆亦在于此矣按春秋昭公五年舍中軍夫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政在三家公遜于齊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又莊公三年今慶父帥師伐餘丘此邑爾而自伐誌慶父之得兵權卒致子般之禍也初曹操辟懿爲文學掾懿辭欲收之乃

就職此其志亦狡矣夫惟懿之知兵也而曹丕曹叡觀任不衰于是浸淫大柄欺孤弱寡殺曹爽殺王凌以專國政而置諸曹于鄴其脅君之威尤甚于曹操焉此與三家之舍軍而專政慶父之帥師而弒君豈不相爲先後哉吾固曰與其得小人之才不若得君子之無能者也

屯田渭濱

軍旅國家之大事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萬竈雲屯張顒待哺此屯田之說所由起也然近地之屯易而沿邊之屯難昔漢武置田家于朔方矣充國留屯于金城矣當時漠南無王庭湟中少羌寇故其屯易孔明出師伐魏以木牛流馬猶不足以漕運而屯田于渭濱焉夫渭濱魏地也借曰川原虛曠豨突其來則禾黍之場化爲鋒燧之郊矣胥梁之地變爲羽檄之林矣而孔明渭濱久駐魏師不敢攻何也蓋孔明此時恩信行于中原威畧行于遠邇使假之數月不將成混一之功哉按春秋成公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蓋謂人君當薄賦輕役修德來遠也莊公十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蓋謂齊桓以制用兵而賦于民薄故權強楚抑秦晉也孔明屯渭下省木牛流馬之運其亦以制用兵而賦于民薄矣豈僑如之圍棘可同日語耶春秋傳曰撫民者節用于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無冦讐其孔明之謂矣

天下奇才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之謂君子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古之人有行之者吾于諸葛亮見之矣蓋其好梁父之吟而馳卧龍之譽膺草廬之顧而投魚水之懽此出處之正自秦漢以來所未有也于此解帶寫誠陳力就列仗順收兵因攜畧地氣蓋全吳胸吞大魏築拔散而當強敵處僻陋而啓雄圖非有英雄豪傑之才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復爲已任以生民塗炭爲已責南擒孟獲而不誅志在于綏蠻夷也西拔祁山而不貿志在于混寰區也且法加于人雖從死而無怨其駢邑之是奪也德及于人雖奕葉而見思其甘棠之勿翦也非有仁人君子之心乎感托孤之命勵匪躬之操上下無貳辭始終無愧色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專國十二年與伊尹周公相彷彿可謂精誠貫金石大義質鬼神也非有忠臣義士之節乎夫孔明有是心有是才有是節庶幾可謂之君子可謂之丈夫也然則不特天下奇才也雖謂之萬世奇才亦何忝哉惜乎大勳未集天奪其魄惟餘八陣圖千古映夔峽而已故東坡之咏五丈原也曰一朝將星墜竟使蜀婦髽哀空乎古清淚落悲笳殷潛之題籌筆驛也曰算成功在穀運去事中虧命屈天方厭人亡國自隨不特此也子夜星纔落鴻毛忽便移何處影耕者猶題殄瘁詩非杜牧之之咏乎惜哉淪中路然者爲悲傷竪子祖餘策猶能走強梁非王安石之歌乎嗚呼以孔明之心之才之

節義天下壯其生後世憐其死蓋所謂三國人才可與權若耶

孔明自比管樂

管仲有一匡天下之業樂毅有盡復燕地之勳固春秋戰國之雄才也然或反坫三歸而于聖賢脩身之道未聞或毁廟遷器而帝王救民之仁罔著是特伯者之佐耳孔明高臥隆中宜以伊周自期也而以管樂自比何哉愚謂孔明之所以比管樂蓋感慨漢室不競而姦雄有僭竊之非此與春秋戰國之時固無異也此心此念直欲伐暴除殘以恢復帝王所自立之中國故舉以自況乎若自比管樂之爲人則管仲以身事仇而不顧廉耻也豈孔明之擇君而事哉樂毅以身趨燕而不待聘召也豈孔明之待聘而出哉然則孔明之自比管樂其爲恢復之圖也彰彰矣彼陳壽以爲管蕭之亞李翰以爲管樂之間豈知孔明之心哉然則孔明果何擬乎先儒直以伊尹方之似矣而亦非至當不易之說也孔明固三代遺才然以詐力取蜀而未合于義以鞱畧教君而未得其本以申韓治國而未出于公又豈樂道堯舜先知先覺可同年語哉故吾以爲孔明在伊尹之下管樂之上也

武侯識其大者

人所以立于世以三綱五常爲之根本惟忠武侯識其大者先儒直以出處有道當之又豈足以盡其說哉夫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君臣之義篤矣教子義方至于死節而父子之道合矣兄弟分仕一接不言而兄弟之情當矣娶一醜婦諧合不衰而夫婦之好固矣蓋其處五倫之間莫非爲國不爲家爲公不爲私此所以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詞稱爲王佐之才儒者之氣象也

李平廖立恨亮死

廖公淵自恃才名而負怨謗李正方歸過督運以誤軍機孔明廢之誠可謂罰當其罪矣今考亮之責正方有曰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闇昧闒茸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其責公淵則出其前後手書而彼之姦謀自爲之心服焉亮何以致此哉呂刑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言非我輕重在人所犯也孔明之廢二子得此道矣此將星墜營之日立垂泣平致死歟然愚謂二子自咎乎已而不怨乎人則必懲既往而自新方來矣使亮不死其將復用之乎

王昶戒子

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甚矣名之不可苟也王文舒名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盖欲其顧名思義以砥礪行檢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言不當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也其昶之謂矣愚所憾者士君子立身大節莫重于君臣于時司馬懿專執國政篡逆之漸所由起也而文舒乃應才德兼備之選夫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

所主司馬懿何人而文欽寄足門下至獻伐吳之策哉今于子弟則欲爲默爲沈爲渾爲深矣何不自默而爲坤之括囊乎何不自沈而爲乾之潛龍乎何不自渾而爲蠱之高尚乎何不自深而爲漸之于逵乎方揚州都督毌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文舒若知自悔則當合兵勤王一掃君側之惡猶可少贖前罪也而乃甘爲司馬鷹犬至卒爲師以拒之卒諡穆侯然則昶之爲人不過劉裕之劉穆之曹操之荀彧也何足算哉

鄧艾屯田

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弊而起此屯田之策不可缺也故有三千之資然後可平天水有百日之粮然後可滅遼東鄧士載在魏請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是若善于兵計也然自愚觀之艾之屯田淮南與孔明之屯田渭濱事同而心不同也孔明屯田欲以翦滅魏寇復興漢業故其策爲高其謀爲善艾之屯田不過欲肥魏室而陰爲取蜀之地耳按春秋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至定公十五年楚子滅胡其間滅國之事無慮三十然記之滅皆罪其以強侵弱失興滅繼絶之義也蜀雖僻處一方然本高祖之苗裔也而艾乃倡滅蜀之策故先屯田以爲之地此至不仁者所不爲而艾爲之此豈人理耶他日鍾會操戈之討正爲王室討一罪人也不足矜矣

曹冏論親親

枝葉盛而後能庇其本流派長而後能導其源故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不觀之二帝三王乎堯封其子于有丹舜封其弟于有庳禹之後封以國爲氏者三十湯之後封以國爲氏者凡七武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姫姓之國十四人是皆篤親親之義爲藩屏王室之計也曹冏勸曹爽用宗室意蓋如此然以愚觀之凡帝王治天下選九族之賢以嗌屬其親而豈徒在封建之制耶故堯親九族必先明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强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于尊賢使爲儀表則禍階生矣按春秋昭公七年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公子招特以弟耆著昭憑寵恣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方曹叡寵任曹爽使之總萬幾典禁兵則當以利國家安社稷爲心而爽驕奢無度僭擬乘輿專擅朝權縱酒宣淫眞積範所謂曹子舟生豚犢也亦何貴于親親哉且有國家者必以仁義爲長治久安之道曹氏篡逆之賊也縱使分王子弟犬牙相制亦將如晉八王交攻自相魚肉矣其能爲屏之翰耶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吾固謂冏之言知天下之勢而不知天下之本也

六經聖人糟粕

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傳于聖人六經者聖人所以載道之器也而何晏之徒以爲聖人糟粕不亦惑世誣民之甚耶夫聖人之道大矣幸而在上則見之于政不幸而在下則筆之于書是故六經者仁義之橐籥道德之陶鈞也豈人自人書自書耶蓋嘗論之易以道聖人之時

也書以道聖人之中也禮以道聖人之敬也樂以道聖人之和也詩以道聖人之性情也春秋以道聖人之公恕也聖人之道大之而三綱五常之懿小之而出入起居之節推之而制度文爲之宜皆以精神心術之運而爲刪述著作之妙也何可謂之糟粕耶晏何晏之徒爲此說者以幽學小生不知聖經之奧而文辭其說操入室之戈耳考史何晏縱酒寢室是不知詩有齊聖溫克之味也公卿宣淫是不知書有內作色荒之歌也貪戀大權是不知易有孚在道之占也好誦老莊是不知禮記大道爲公之訓也弱白在手是不知春秋服之不衷之戒也卒之身陷大戮無以驅青蠅在鼻之夢小人叛經之禍一至于此而當時士夫何爲翕然效之爲晉室

無窮之害哉吾觀秦人以死灰視六經故有灞上之繫晉人以糟粕視六經故有五胡之亂宋人以腐爛視六經故有靖康之災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儒道也

丞相猶不能定中夏

天下之生久矣氣化有消息盈虛人事有興衰治亂此固反覆相尋之勢也昔聖人作易以臨則八月有凶以復則七日來復剝至剝廬而後有碩果不食之機否至包羞而後有有命疇祉之驗蓋人之所能爲者人也所不能爲者天也當漢獻之世天厭其亂而已有更姓之漸矣詩曰苕之華矣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言衰如苕雖榮不久也其此之謂矣武侯有儒者氣象與興禮樂也然關羽之敗不能救而失荊州陸遜之構不能破而困白帝街亭之戰不能克張郃渭濱之屯不能誅司馬懿費文偉所謂丞相不能定中夏誠是也是豈以亮之短將畧也蓋借是以阻姜維伐魏之議耳吾固曰天也非人也若費文偉爲降人所殺則人也非天也此又天人之辨也

譙周仇國論

譙允南以姜維伐魏百姓凋瘁作仇國論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今考其論有曰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強又曰民勞則擾擾之兆生下暴則瓦解之形起其言似矣然周爲漢侍中豈不可犯顏諫諍諫而不聽潔身而去無不可也而乃作論以諷之何補哉夫平居無犯顏敢諫之氣則臨難必無守節仗義之

風是故城池未破而輕以國輸之賊宜矣一何忍心害理之甚耶考史周耽古篤學研精六經嗚呼易有過涉之占學之可以整大節詩有栢舟之味學之可以勵英風書有克艱之訓學之可以貽義槩記有注蹈之稱學之可以振直氣春秋有孔父之褒學之可以勵流俗而周之爲人如此是乃六經之罪人也有王者作不死丁公之誅乎而司馬昭以周有保國之功封陽城侯蓋昭固篡弑之賊不足以語此也或曰永嘉之亂其孫譙登死節不屈周有乃孫如此亦其家教之美也殊謂賢人君子不係於世類以周之遺臭而有登之流芳焉夫其啓乃孫以愧乃祖也

竹林七賢

天有至粹地有至精禀其全而造其極者為聖人得其
偏而會其全者為賢人故曰可以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而要其本不過無愧三綱之道而已矣自孔
孟没邪説蜂起陵夷至魏晉之間世變益以偷而人才
益以下於竹林之逍遥落世事者也而史以七賢目之
何哉嘗試論之劉伯倫作酒德頌有蜾蠃二豪之氣嵇
叔夜著養生論有縱觀魚鳥之樂阮嗣宗作咏懷詩有
青白眼待人之操善解音律見推於荀勗者阮仲容也
嘗許入品見重於王濟者王濬冲也灌園山陽見友於
呂安者向子期也至於負袼事之名陳去兵之疏表毅
有禄之遺則不受武帝八斗之試則不亂非山巨源乎
夫以老成凋謝之秋而數子有高視闊步之志此當時

以七賢許之也自君子觀之數子於三綱之道深有可
議者矣安得謂之賢哉吾觀巨源仕魏仕晉非不事二
君之節也濬冲與時浮沉非歲寒松栢之操也向子期
以嵇譽君非勿欺而犯之忠也然則君臣之義掃地矣
嗣宗居喪吐血數升似也而飲酒食蒸豚可乎濬冲居
喪杖然後起似也而食肉觀圍棋可乎巨源居喪負土
成墳似也而稱情居銓部可乎然則父子之義解紐矣
至於嗣宗臥於婦側魯男子之罪人也仲容淫於姑婢
公子頑之醜行也其於夫婦之道何如哉詩曰相鼠有
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之謂矣吾嘗謂數子不孝不
忠無禮無智使遇公孫僑必將施伯有之戮也使遇孔
子必將加少正卯之刑也使遇漢高必將正丁公之誅

也然則當時之所謂賢先王之所謂賊也嗚呼以數子
之敗常亂俗而嗣宗之外皆得老死牖下此晉人清談
之弊日益月滋浸淫至五胡之亂而晉室亡矣七賢之
罪豈在何晏諸人之下哉

張悌論司馬懿

詩曰不敢暴虎不敢憑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言喪國
亡家之禍隱於無形衆人不知也張悌本吳人方懿之
攻蜀謂司馬必克蜀次將及吳其言曰彼之得志我之
憂也蓋其專國如季孫行政如田恒勢所必至者矣易
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使吳知剝床之禍近在旦夕而
用張悌以為政則能震于其鄰而為内脩外攘之計吳
豈至於亡乎柰何歸命驕慢無復人理此黄旗紫蓋之

君終為面縛輿櫬之虜乎然悌為吳丞相守節不屈則
其才智之高忠義之誠皆可取矣吳諸臣此其巨擘乎

傅玄論士風

傅休奕論士風大要欲舉清遠之臣以敦風節退虚鄙
之士以懲不恪説者謂玄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
朝臺閣生風也以予觀之仁義生人之質幹忠孝臣子
之大閑司馬炎藉父兄僭竊之威逼魏主而奪之國此
天下不赦之賊也休奕初舉秀才除郎中撰魏書則亦
魏之臣矣柰何忘君事讎而欲正士風哉夫其欲正士
風必在人君端教化以為之倡也晉武欲行三年喪是
雖篡逆之賊而一點良心未嘗泯滅也乃固執以日易
月之制是使人主不孝也又何以正士風哉逮其入殿

坐諸卿下不絕席舊制也而厲聲色責謁者自取庾純不敬之劾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矣若使爲士之風皆法休奕焉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君而何有伏節死義之操爲人子者懷利以事父而何有慎終追遠之誠爲人友者皆懷利以欺其友而何有推賢讓能之美吾是知休奕亦不忠不孝之徒未可以一事梗介許之也

羊祜請伐吳

人主多生於危亡困頓之中而敗於事定功成之後故夫敵國外患人主之繩約也蓋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共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自古中才之主最多以憂患臨之則亦奮然而入於善以安樂玩之則亦肆然而趨於惡是故齊桓公不立九合之勳何以寵六變晉厲公不樹伐楚之業何以殺三郤唐憲宗不成平蔡之功何以迎佛骨蓋外寧必有內憂此中才之通患也彼晉武又篡逆之賊不可以人理論者若使羊祜不唱伐吳之策而急於成功則孫皓必不滅則晉武常懷西顧之憂而所以思患預防之計必講之熟討之審矣豈至荒女色蔽庸子疎賢臣近邪佞去武備崇藩國而兆敗亡之禍哉羊叔子固晉賢臣惜其巧於謀吳而拙於謀晉也且吾聞之惟天吏可以伐人吳皓雖暴亦藉父兄之餘烈非篡逆之晉可比也先王興滅國繼絕世而叔子汲汲以伐吳爲先何弗思之甚耶他日墮馬折臂位雖公而無子豈天惡首謀以勦其後歟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五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六

屛石戴璟著

焚雉頭裘於殿前

恭儉人主之美德故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彼茅茨撲桷者堯也菲食卑宮者禹也卑服康功者文王也然皆以實心行實事而無載爾僞焉此聖人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後世也晉武即位焚雉頭裘於殿前說者謂帝有恭儉之德也由君子觀之即其焚於殿前而可占其有欣心易慮之漸矣夫殿前乃百僚之所矚目四海之所承風也彼有獻雉頭者卻之可也何至焚之焚之可也何必殿前哉蓋帝即位之初見吳皓之滅由於奢侈縱逸之過故鑒其覆轍而矯之以儉耳夫豈如堯如禹如文有恭儉之實德哉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惡得爲恭儉晉武奪吳之土地而版圖之奪吳之人民而臣妾之又惡能儉乎此猶可也君臣之義昭於日月晉武不過魏之臣子耳逼魏主禪位而奪之國此乃篡逆之賊也豈可以恭儉目之哉夫晉武本無恭儉之心而欲矯恭儉之名此焚雉頭於殿前固其所哉於是選吳妓充掖庭何其縱貫官錢入私門何其貪助王愷鬭石崇何其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之謂矣吾於晉武何誅焉

衛瓘撫床

太子天下本其賢耶天下受其福其不才耶天下罹其

審故唐虞公天下三代家天下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爲權故季札辭國胝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爲大故莊公始生卽書于策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惠帝問嘆問櫱不辨菽麥衛伯玉謂此座可惜而請帝廢之是也然武帝亦不可與言之人儲不量其君而諫進其說是浚源而求深者矣且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賈后凶戾姦巧必陰置左右以伺上聽詩曰耳屬于垣君子無易由言又按春秋晉殺其陽處父譏漏言也何伯玉不此之慮乎逮帝無易儲之意伯玉於此飄然遠逝尚懼不能而乃貪戀大位猶不知止他日子孫九人同罹橫禍蓋有以取之矣吾安得撫伯玉之床而嘆息之哉

杜預論考課

考課之法舊矣然非褒貶善惡則不奮迅非甄別流品則不激發是考課固存乎人而尤貴盡其法也杜預考課之論大率欲去密就簡先委達官考所統次委監司隨而彈之自謂人法兼盡矣然愚以爲未也夫三載考績者虞也三歲大計者周也夫古者公道昭明人心純固必以三年課之而況世變愈漓人心滋僞乃欲待六年考課無乃太簡乎信斯言也則是以一日之議論而槩六年之功過以一已之聰明而待群吏之欺罔矣然則才俊之士有沉滯之嘆而貪墨之吏有僥倖之福也預號爲杜武庫而其爲法空疎如此夫豈不詣周禮而徒癖左傳歟

張華盡忠帝室

大臣爲國柱石固貴於守經而尤難於行權權而得中則忠誠貫於鬼神社稷固於磐石矣張茂先博物洽聞觀[illegible]知其龍雉雉知其蠍石鼓知其可扣干將知其必合斯人方之子產而阮籍以爲王佐才焉若庶幾矣然[illegible]惜其知經而不知權也夫賈后負覆載不容之罪[illegible]國事扼腕時艱曷不爲伊霍之舉而坐心附和焉[illegible]諫不行而絶婦姑之禮式乾之儀不用而傷母子之仁此非三綱淪九法斁之世耶而拒劉卞之謀猶豫不能斷賁劒之飛妖星之見天之告戒明矣其巽如耶既不能爲宋子哀之出奔甚貴戚耶又不能爲叔肸之不食其祿卒之變生藩屏坐受池魚之害將誰咎乎抑華作鷦鷯賦已欲自全於禍福之間矣亦終於不免嗚呼以華之博物洽聞而害于家凶于國豈徒有博學之功而不能造反約之地歟

張華裴頠遇害

晉初人物若張茂先裴逸民亦一時傑出也然爲大臣陷大戮夫豈守死善道者耶夫賈后爲人妻則淫於內爲人婦則弑其姑爲人母則戕其子此其窮兇極惡蓋自開闢以來非常之大變也二子爲大臣管機要者宜春秋齊桓誅文姜之義聲罪致討而爲國家誅殘賊有何不可此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者也而乃當斷不斷反拒劉卞之忠諫而北面事之則亦黨逆之黨矣他日趙王兵向闕而二子亦不能免豈非始則昧於亂之智

終則失討賊之權也或曰于時諸王居重鎮擅强兵若二子盍兵誅后諸王必乘機剽掠甚於負嵎之虎籍曰勤王甚於突如之豕恐未見其成功也是不然天下惟道義可以服人吾以詩書禮樂之師而禦虺蜴蛇豕之群破竹之勢建瓴之機也萬一事或不濟而一念忠藎與日月爭光矣豈非列丈夫哉吾於是深憾二子不知權也

王濬爭功

晉室平吳王士治之功居多而王渾特其次耳然士治以王渾攻已而數自陳其功則豈善處功名之際者乎考史濬博涉墳典自窮時欲開門容長戟旗幡以爲燕雀不知鴻鵠之志蓋亦鞅掌王事者也然禹之不矜不伐墳典所載也獨不知之乎王濬平吳之功孰與大禹之地平天成者也乃與渾爭功輒自表暴甚或至尊在上徑出不辭此鮮腆倨傲之態與桓溫之拜表輒行何異乎按春秋傳叔向子朱爭行人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能無卑乎王濬之爭功卑王室矣夫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焉數世賴之濬之爭功不惟禹之罪人抑亦范宣子之罪人矣雖然濬因范通之折而自知吾禍則亦近於乘墉弗攻者矣此終能保首領而協三刀益一之夢也歟

杜預安不忘危

治世雖未嘗好戰亦未嘗忘戰雖未嘗用兵亦未嘗去兵杜元凱乘晉室平吳之後而勤講練之法嚴戍守之防可謂識治體者蓋預少攻春秋左傳而於大閱大蒐之法追戎設險之義講之素明而用之輒試故其在襄陽如此也愚所憾者預方以功臣歸襄陽乃帝所素欽者于時武帝下詔去州郡兵正國家治亂安危之機也闕[?]預言之山濤言之而預獨緘默焉夫在襄陽則安不忘危於朝廷則安可忘危乎是何待朝廷之輕而待襄陽之重也且預在襄陽數行餉饋曰吾非求益祇以避害豈亦安不忘危之意耶嗚呼預熟於左傳矣而不聞御[?]懈[?]衞侔垂棘蛩産河外五城東鄙三十邑紀甗玉幣錦如項之事是徒取孟獻子謀不免之言而忽叔孫豹衞社稷之正道也眞可謂癖矣

去州郡兵

人有常言曰兵者治世之所諱也治世之士不言兵治世之民不執兵變刀爲犢變劍爲牛變矛戟爲鉏耰變營壘爲畎畝此至治之極也晉之去州郡兵近之矣嗚呼何不思之甚耶夫治世雖未嘗用兵也然治兵所以銷兵講武所以偃武故徹彼桑土詩所以戒於早重門擊柝易所以著於豫以虞之治而內明武候外奮武衞以周之盛而內設鄉遂外置丘甸聖人豈不知兵凶器戰危事哉而必汲汲於張皇六師者以此進戰則破竹之鋒以此退守則金湯之固勢固有不可也晉武帝甫去兵而欲去州郡兵何不思之甚耶且以天下大勢言之若荆吳去兵如胷之剖析而不全則其形分若巴蜀

去兵如股之中斷而不續則其體廢淮泗千里而去兵如衣裾之覆而盡徹之則病若襄漢上流而去兵如咽吭之會而暫窒之則梗曾未幾何羯爾腥羶穢我中華蠢爾鮮介襲我衣裳金甌形勢破壞於封豕荐食之餘至銅駝陷荊棘而舉目有江河之異此皆帝胎謀不審之過也吾謂晉武篡逆之黨故天奪其魄而政令失中以取敗亡之速歟

聖人貴名教

道統無終窮聖人不虛出唐虞三代聖人之名教在天下春秋戰國聖人之名教在六經是故三綱所以正萬目所以張兩儀所以位萬物所以育皆名教之功也彼老莊之徒夢幻人世芻狗萬物而大指以虛無爲宗其高談濶論蔑禮法如土梗弁毛是則聖人貴有爲老莊貴無爲正若氷炭不相入也聖人非貴於有爲也聖人之道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理渾然者體之立也泛應曲當者用之行也此名教之所以粹而功用所以盛也今王戎比而問之阮瞻比而應之其誣聖人甚矣且瞻素執無鬼性僻是亦異端流也亦何怪其異端之邈哉自是以後爲君者慕老莊之清而違極之學則不講爲相者慕老莊之達而經邦之道則不陳爲將者慕老莊之曠而折衝之策則不問嗚呼八王魚肉五胡羶腥戾氣感召所由來者漸矣然則王戎敗國之罪豈在王何之下哉

名教中自有樂地

道在天下大之爲三綱散之爲百行聖賢恐道之不明不行也於是著爲六經以教天下要在人脩其大而擴其全耳是故爲已順而祥爲人愛而公處天下國家無往而不當名教中有樂地信乎其然也樂廣之言豈欺我哉然自君子觀之廣之所謂名教異乎吾儒之所謂名教矣考史廣與王衍俱事清談當時言風流者以樂王爲稱首是廣以老莊之虛無爲名教也其意以畢卓之嗜酒不若吾之事清談乎嗚呼卓之放達固名教所不齒也而廣之清談亦豈名教所可容哉要之以五十步笑百步是亦走也或曰廣在當時衛瓘稱其人之氷鏡見之若披雲覩天也何可深咎乎曰樂彥輔以老莊爲名教則其人可知矣且彥輔既有名教可樂而何仕孽后濁亂之朝坐視弑姑殺嫡之變而畧無一言匡正焉豈知吾儒名教有勿欺而犯之義耶且既知名教有樂地也而位至尚書竟以憂卒是何變樂爲憂以笑人者反自坐哉

劉毅比帝桓靈

劉仲雄比帝桓靈是若正論不阿者矣然未知要也何則忠臣事君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晉之所可憂者豈徒在於賣官蓄錢而已哉以昏愚之子而立爲儲以凶悍之婦而立爲妃以諸王而握强兵以貴戚而與國政以清談之徒而爲大臣以外夷之種而徙內塞而其最急者則在於夕陽亭之一言也使仲雄以此爲君規而有更化善治之策則其敗亡之禍豈應若是之速哉雖然

仲雄比帝桓靈是亦批逆鱗犯忌諱也而當時比之蓋寬饒諸葛豐何如曰寬饒之正直毅亦似之而豐之似剛實邪誣諂張猛則不倫矣毅嫉馮紞至死欲奏有尸諫之風其子敞慨然曰先人在不令紞至此然則但聞劉功曹之謹豈溢美哉若毅者未可以深咎也

晉室清談

無所雜者謂之清以老莊之術而謂之清談何也詩曰秩秩德音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記曰口容止聲容靜以是謂之清談可也彼老氏之寂滅莊子之逍遙皆搥鑿仁義蕩廢禮法乃吾道之蟊賊而晉人何爲爭趨競效相師成俗哉然則晉人之清談異乎吾儒之所謂清談矣究其始作俑者則何晏[illegible]等濬其源而嵇康輩揚其波

是故有沉湎而盜舍郎之甕者有澁泆而卧鄰婦之床者有君喪而食蒸豚者有遠遊而哭窮途者以此誑士夫以此悞蒼生始焉如捕風捉影終乃如畫蛇成疾始焉如蚋聲蠅營終乃如震雷迅電始焉如燭光螢熠終乃如猛火燎原始焉如滴水淼溜終乃如決河滔天始焉一人倡之若不可憑終焉萬口和之牢不可破是故孽后唱亂而父子之情絕矣齊趙僭位而君臣之禮亡矣八王交攻而兄弟之好乖矣饑籍入宮而夫婦之倫亂矣舉天下而趨於亂亡何莫非清談爲之禍階哉故昔人以王何罪深桀紂蓋有見於此也

王戎何如人

蘧伯玉有君子之道王濬冲慕之似矣然爲司徒委事僚屬而小馬出遊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懸懷之廢無一言諫豈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卷而懷之者耶且濬冲知故吏賻贈錢百萬矣然牙籌之計好李之鑽貪鄙以甚於此者故劉肇之賂遣不過知而不受者耳夫豈有恬退之節若哉且莫發於女貸錢責其償莫重於母居喪縱其酣莫親於從子單衣遏其還此正放僻罔不爲者也而阮籍稱其清賞劉毅稱其死孝王濬謂季札子房之談嗚呼以若人而爲時所推如此清談之俗使之然也國家安得不亂乎

裴頠著崇有論

道原於一而散於十百千萬蓋太極未判此道已藏於鴻濛冲漠之間太極既立此道已著於磅礴充滿之域

然謂之降衷謂之受中謂之秉彝謂之天則盈心外無道道外無心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之謂道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無爲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爲執而遺夫形而上者均之不知道也誠知道在於心而體察之必精涵養之必至昭昭然如天地在其前慄慄然如鬼神臨其側則心之經綸萬化生焉身之乾坤萬有藏焉陽動陰靜吾欽舒也天高地下吾升降也自靜而之動自無而之有而聖賢之道在我矣豈可以無專於無有專於有耶然頠之所謂崇有亦徒求勝其說而不知所謂有也夫道在於心而見之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賢愚一途徹古今一戶牖頠若知有之當崇矣何不崇君臣之義而坐視金墉

之逆也何不崇父子之親而坐視式乾之變也何不正夫婦之別而坐視麗箱之醜也夫頠博古知今周弼稱其若五兵縱横而何乃與張華管機要畏首畏尾與賊為群至此哉然則頠亦行不顧言者也

曾褒錢神論

曾元道本晉隱士也乃匿姓名而著錢神論所以捄世變而寓感慨之辭也然自愚觀之夫豈崇正闢邪之法哉昔梁惠王問利孟子不言利之所以為利而專言仁義以勝之齊宣王問伯孟子不言伯之所以為伯而專言王道以樂之則閉其人欲之竇則彼將悔而不敢趨啓其天理之牖則彼將奮而不敢盡此拔本塞源之論也元道乘寵賂公行之日不言吾道之有神而乃盛誇錢之有神則何以薰陶士習而使之歸正道哉然吾道神何如也道之為道斂之於一掬而散之於六合充之於一身而放之於四海所謂積於淵淵流為川升則雲潛則雨非天下至神何足以語此耶以此著論教詔斯人則人知濟蹇亨屯而危可安死可活也人知去暴勝殘而生可殺貴可賤也人知學脩君舉而幽滯可拔令聞可發也人知至誠動物而忿爭可勝怨仇可解也趨乎此則自棄乎彼見其大則自忘乎小又何患貨賂公行之俗不為之轉移哉惜元道無孟子之識見而不知所以教人也

劉毅論中正八損

晉承魏制郡國更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以領之其法始於陳群先是衛瓘論九品但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而武帝不用此劉仲雄八損之論所以懇惻也蓋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上無寒門下無世族一也既重其人乃輕其人駁論横州里蠅隙結大臣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禁人訴訟枉居無聞四也任已則有蔽聽人則有偏五也著效者或卑品無績者或高敘六也七則以品取人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為本品之所限品狀於是乎相妨矣八則所上者不列其辭所下者不彰其惡人心於是乎有懈矣此所謂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也毅之言其可謂曲盡事情乎若使武帝聳然聽受而刊落積世之弊政使天下之銓曹責之宰相使天下之公論任之臺諫使天下之考覈委之監司而又公道昭明誠意惻怛則耆才俊士驟見擢用必將更張國是滌洗君惡何至成立之餘敗亡之速哉吾因論晉諸臣仲雄亦磊落不凡者也

索靖知亂

嗚呼時至晉惠可謂大亂之世矣為學者以六經為糟粕而不脩行檢當官者以三綱為土梗而不效忠藎加之以惠帝受制賊后而上不保其父下不保其子此上堂見蟻出門遇蠆之時也索幼安知洛陽銅駝會在荊棘可不謂深識遠見然自愚觀之知亂而不能避亂與不知者一律耳考史太安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拜靖游擊將軍與賊戰被傷而卒夫顒任李含之佃詐伏張方之陵虐逞無君之心矜不義之彊致鑾駕北巡乘

與西辛此簒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者也而幼安爲游擊將軍是亦簒逆之黨矣史謂其與賊戰不知以何人爲賊也賊莫賊於顗當時數十萬衆並垂頸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皆顗爲之也而幼安以顗故致死此郎石之紛如之類也夫豈若當時劉沈之死長安稽紹之死湯陰者乎且幼安博通經史與燉煌五龍之列以草書齊名衛瓘者也而何乃知亂不去豈經史所載既明且哲之訓比之匪人之戒殆有所未解者耶是則向也爲人龍卒也牽東門犬聞華亭鶴不可得矣若幼安者其亦讀書不識字歟

張翰蓴鱸之思

張翰以齊王冏之亂而有蓴鱸之思庶乎知去就之義者也然自愚觀之翰於利見大人之道鮮乎其未聞也考史齊王冏以張翰爲掾乃與帷幄之寄者也方齊王冏唱義勤王拯皇輿於既墜若可取也然驕奢擅權經年不朝以春秋無將之法例之是亦逆賊之徒耳而翰爲之掾焉吾聞鄭方諫五失矣孫惠献五難矣稽紹請無忘潁上矣王豹請分州爲治矣而翰緘默其間逮物禁太甚河間新野成都三王以方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將欲聲罪致討焉翰於是先時而去則雖愈乾没不知止之徒要之始則失身以從亂繼則杜口以養亂至世變無聊故爲是不得已之計耳

江統徙戎論

按春秋文公八年書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盖曰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故再稱公子曰其會正其地以示華夷不可雜也人謂晉之亡大率夷狄居封域之內故劉淵一唱而羣雄之徒乘時四起貽後世二百年之害皆不講春秋之過也向使江應元徙戎論得行亦可以免禍矣愚曰不然吳楚徐越皆中國人也而聖人以僭號稱王亦以夷狄待之公子遂殺惡及視亦夷狄行也安得不與雒戎相會乎晉自司馬篡祚已無積善之基矣況惠帝庸愚賈后專政莫尊於太后也而弒之莫親於東宮也而殺之楚王瑋叔父也而無故誅之衛瓘賢相也而無罪戮之此中國人而夷狄行也淫濫戾氣以類相從安得無夷狄之禍乎詩曰天何以亂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盖謂用信婦人將有夷狄之患也晉之賊后淫虐三綱掃地夫何以異此春秋傳曰有女戎必有男戎賈后竊兇極惡又非驪姬可比也然則劉淵非爲能晉害也乃晉自害之耳於夷狄何誅哉當是時縱使聽江應元之言而徙之塞外然國運中衰陵替有漸吾恐徙戎之詔一下而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雖然統當太子坐誅之時而冒禁拜辭其亦輕鴻毛貴熊掌者矣

奴輩利吾財

利源之消長在天地利源之操縱在人主非匹夫所得而專也故曰臣無有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且聖人之於財也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也布者取其散也泉者取其流也按春秋書公叔戍

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責其以富見惡於衛侯而不知散也記曰積而能散蓋富者怨之府也古人塵視金玉以清白遺子孫其有所見矣石季倫一功臣子弟耳超四豪而取富踰王侯[illegible]速而忍輸哉史謂其刺荊州刼遠商且與二十四友之列諂事賈謐則其為富不仁久矣傾貲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然之理也且于時八王交攻三軍擾[illegible]之儲縱堪有旦夕之恐崇既富矣何不毀家紓國知于文何不輸財助邊如卜式哉于此之時正若高蟬處輕陰而螳螂在後也且身與貨孰多甚愛必大費老子言之而乃眷眷惜一綠珠至介士臨門猶以為不過流徙交廣其亦愚之甚矣安在其為博古通今照爾察遠者哉叔向曰羊舌瀆貨無厭亂將至矣其崇之謂歟

睿用江東人望

甚矣人才係國家治亂也故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張儀在秦而六國同以為憂劇孟在漢而七國皆不足慮夫數子不過一國之才耳而國家治亂恒必由之然則人主可不以用賢為先務耶當懷帝即位之初正極否大亂之秋也骨肉相殘海內鼎沸王導勸司馬睿用江東人望以為進取中原計若知所先務矣今考睿之所收用者曰顧榮曰賀循曰紀瞻曰卞壼以此撫綏新舊鎮安江東以若有益於人國也然自愚觀之薰蕕並進玉石雜揉將何以成大業哉夫賀彥先之清貧守禮不愧乃父邵之忠卞望之正色立朝而有乃子眕之孝謂江東人望無忝矣彼紀思遠顧彥先皆為陳敏將敏圖晉室之罪人也而二子失身從之大節掃地矣宋[illegible]子家戕君之故能而殺敏以降此何等舉措哉及考二子相晉無尺寸之功可紀枉己未有直人豈其然乎王茂弘為廉心腹正當慎擇人才以為爪牙股肱之寄而何乃施推國之勤於傾僭之賊乎嗚呼此齋偏安江左而神州陸沉也王茂弘不得辭其責矣

貽厥孫謀之道

有典有則以貽子孫不特治國當然也雖士庶人莫要於此者是故蕭何以儉貽子孫疏廣以貧貽子孫楊震以清白貽子孫故皆奕葉相承不至破家覆戶良有以也何頴叔好學博聞性至孝閨門整肅無聲色嗜辛之好觀其責阮籍之言正大不阿此貽謀之道有可取也然性奢靡日食萬錢滋味過於王者其子邵効之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古人貽謀果如是乎嗚呼觀劉毅侈汰無度之劾曾之不死亦不過因平日加禮晉王諂諂不經之所致乃幸而已矣永嘉之亂孫綏遇害一門無遺種是何料家不如料國也哉且其所以料國者亦未之思其言曰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不知曾之所謂遠圖者果何指耶果知貽厥孫謀之道則將中衛瓘撫床之意矣將上郭欽徙戎之論矣將陳劉頌封建之議矣書曰汝無面從背有後言曾面從而背言乃不忠之大者也而傅玄以為文王之孝曾閔之行嗚呼豈有事君不忠而事親能孝者哉

王導江左夷吾

管仲相桓一匡天下變左衽之俗而為衣裳之會此仲
尼稱其有仁人之功也晉室之亂五夷雲擾聲勢咆哮
天子北狩抱洗爵執蓋之恥此臣子不共戴天者也使
管仲處之必將與召陵之師而發舒諸夏之氣矣何至
偏安一隅耶王導亦一時人傑也然素無進取中原之
心而常為苟安之計但開北伐用人望行清淨立大學
而已夫專之任王導可謂篤矣不曰仲父則曰蕭何史
謂其雅相敬重契同友執匡諫行言聽之時也何乃祖
逖渡江即以兵應其請又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耶
蒙塵陵為出師之勢遂延頸望終歸罪於無辜令史以
[illegible]請雖口懷之所為然茂弘在詩帷而坐視弗諫則其
為人可知矣借夷吾果如是乎然則神州板蕩戎馬縱
橫誰之咎哉吾固謂王導乃夷吾之罪人也

聞雞起舞

嘗讀張文潛鳴雞賦有曰應雲外之鳴鴻予山嶺之
落星又讀李廓啼雞曲有曰樓上角聲催上馬旌旆紅
塵已出城皆謂雞鳴使人有感激奮發之氣也祖士雅
之聞雞起舞其亦孳孳為善之徒歟吾謂雞有五德焉
頭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敵在前敢鬪勇也見食相呼
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士雅當胡馬飲江津之日三后
流亡縈居藏之禍於此運命方艱淚氣其聞雞起舞非
特欲起而經畧中原也其將以雞之五德而躬自勉勵
者耶是故恩禮接踵賤人亦雞之文也練兵取河北
之計有雞之武也邀擊後趙有雞之勇也約己務施有
雞之仁也渡江自誓有雞之信也史謂其[illegible]而表致
效其松而立節此之謂歟然所惜者空舉告寄以擊徒
招嗚呼果天之不祚晉耶抑士雅之未聞道耶

祖逖擊楫

劉聰肆逆懷帝蒙塵氐羌鮮卑雜種乘時為妖假號
僭虞得隴望蜀自淮以北往往成戎馬之場此正臣子痛
心疾首之時也而[illegible]千石為此州舊然游淮
泗忽布衣非有[illegible]也而忠義一念感慨激烈觀
渡江擊楫之[illegible]可見矣究其所以擊楫者何也易曰利
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晉室之
亂猶大江之險也雖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而亂猶未
靖也吾擊有形之楫以渡江則將擊無形之楫以渡天
下此逖之志也於是勸農桑練兵徒撫新附所以掃除
[illegible]明之畧有成算無遺策矣嗚呼晉自江左立國清虛
流俗競為吾徒抑敵慮之窮志在東山惟務別墅之
恭而士雅獨有擊楫渡江之志其晉室第一流人物哉

司馬睿使祖逖自召募

按春秋傳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
之不寧大國之憂也吾子其早圖之故會於黃父謀王
室也此所以見晉於春秋于晉初以懷帝之命強兵重
鎮居形勝之地者皆相挾以紓君父之急也云何
乘輿北狩王室危如累卵而擁兵自固略不聞有勤王
之舉祖逖擊楫渡江正中興之碩輔也而乃少給以兵
使自召募又從而牽制之其視范獻子勸王不亦有愧

耶要麽所以至此者蓋幸時之亂而自爲封殖之計已綱絶矣又何以討賊哉大抵梁人尚佛老而子弟乘父兄之難不肯起晉人尚老莊而子孫值君父之急不能救其所由來漸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六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七

屏石戴璟著

王斬衰居廬

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爲安宗廟定社稷之計也懷帝以都督將軍印付之司馬睿盖與其砥柱中流以爲王室之保障也睿則不然懷帝播越之秋按兵不進長安既陷然後出師露次移檄北征使孔子作春秋則將以次于匡夫雖比次雍榆者罪之矣此豈臣子之禮耶至於愍帝遇害凶問至建康而斬衰居廬是乃庶人之孝也豈天子之孝耶使元帝能攬斬衰之孝而爲宗廟社稷計必將揮涙而起斂髮而趁衣墨臨戎以圖恢復以曲直爲老壯以順逆爲強弱而豈苟安於此耶故嘗謂懷愍之難元帝不宜以哀經爲禮徽欽之變高宗不宜以遥拜爲恭此輕重緩急之權衡也

陶侃運甓

詩可以興可以觀故勞心忉忉之句謂不必勞遠慮也衣裳楚楚之章謂不可昧遠圖也不敢暴虎不敢憑河之賦謂不可忘遠憂也陶士行刺廣州恐過尔優逸而朝夕運甓此憂勤惕厲之心不將與詩同一揆乎然伏考之士行之運甓正詩所謂不必勞者耳豈能爲國任事有衣裳河虎之慮者哉蘇峻之亂乃危機交至之日聖哲馳騖之秋也曷爲不移運甓之心而汲汲理兵星馳赴難如詩所謂日過月征夙興夜寐而乃自冬至春遷延不發必待温嶠悉力邀之方一向闕此豈王臣蹇蹇

之義耶然則陶士行之運甓固不若祖士雅之擊楫也

祖逖經畧中原

祖逖以石勒亂河北爲必取之討至使勒修治逖祖墓以結其心可謂恩信行蠻貊矣所可惜者勒以夷種而與劉聰共事起兵犯闕逼帝北待此古今所無之事變人人所得誅討而名其爲賊也有如後趙人叛勒歸晉此棄邪從正之機也柰之何徇石勒詭計辟而弗納其與牛僧孺縛送悉怛謀何異乎然則爲逖計者直當張皇義師聲其不赦之罪而按兵河北有進無退則三秦父老可立幟而招兩河豪傑可傳檄而下召陵之戰豈得專美於前耶柰何逖念不到此而以恩信懷逆賊也故嘗謂結石勒而無討賊之義失之於寬而縱憤戴淵而有感慨之病失之於急而隘吾不意祖士雅之忠義而白璧微瑕至此哉

陶侃惜分陰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賦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敬樂則驕憂則懾陶士行督理荆州軍府衆事檢舉無遺蓋曰大禹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是欲以氣聽命於心也然旦之銳者不保其暮之不銷一之作者不保其三之不竭士行於分陰惜矣而尋末之陰未之惜也夫大禹之治水也陸行乘車水行乘舡泥行乘橇山行乘欙居外十三年三過門而不入眞可謂惜寸陰矣侃當蘇峻反逆之日自冬至春白駒過隙不知費幾光陰也侃若有惜分陰之志而以大禹爲[illegible]則赫然勤王之心以銳而確然捐軀之節以奮[illegible]而後朝食治賊在則歸闕無日也柰何必待溫嶠之邀不得已而戎服登舟雖曰挽搶掃滅未必非侃之[illegible]然唱謂者溫太真也惜分陰者如是乎是侃之心亦驕於氣有愧於禹者多矣豈史家所謂據上流擁强[illegible]有覬覦之志每思折翼之夢而止耶抑士行年老心隨氣阻而變其節耶先儒謂侃當頹波橫流而能爲砥柱思謂侃志在穿窬固非也而不爲習俗所移非也晉之清談之禍亦終不免嗚呼何其才之難至此也

劉頌累言治道

治道有本末君心萬化之權與所以挽回乾坤維持宇宙之楨幹也故大人格君心之非而人不足適政不足閒固有見於此矣所謂大人者立身行已一出準繩而精神之相孚志氣之相合自有不言而信不開亦式者也又豈有不能正身而能正君也哉晉武帝於正心之道槩乎未聞故吳皓方滅而聲色遂耽夫心邪則昏昏則偏偏則散而百孔千瘡有不可補塞者矣劉子雅不此之思而拘拘以法令封建爲言夫法令所當更者也所以致法令之弊者何自封建固所當正也所以數封建之繆者何由子雅攻其外而不藥其內塞其流而不清其源安在其望賈誼顧郎顗哉且子雅之爲人何人也王濬平吳境上功也阿王渾而故抑之曹志留齊王識也而欲陷之極刑且嫁女陳嶠嶠本劉氏子出養

於姑而胥姓陳氏同姓爲婚鄉黨首好者不爲而領爲之逮中正劉友欲劾之又不自反而曰虞舜世婚禮律不禁此其譸張爲幻震驚朕師君子所當遠竄也然則子雅不能正已者也而何諫君之有

劉琨段匹磾同盟

匹磾鮮卑之種有心王室此即荊人來聘見貴於春秋也然於傳有之歸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今聽疑似之諮而戕害主將則是不顧天地之紀也其能乂乎君子所惜者劉越石志欲效忠而識量不足爲匹磾所殺也患懷之間淵聰營于西石勒營于北琨輯晉陽據太行之險臨孟津之會以援洛邑當矣及二帝囚虜三川丘墟瑯琊建業阻江淮自固而琨以破亡復振之兵盤桓幷土欲吞劉漢則不能敵欲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爲哉所當觀時度變糾率效忠之士渡河而南受命建康如此則氣勢相接又得祖逖輩協力同規縱不能盡復舊疆而雍豫青徐必爲晉有矣失此不圖崎嶇胡羯之間與猗盧段氏相依伏其見殺宜矣雖然後趙陷幷州而匹磾持晉節不屈有死義之風其亦可少贖殺主將之罪哉

劉隗刁協何如人

易曰見群龍無首吉蓋剛而不濟以柔爲政則害于國行已則害于家此古今之通理也劉大連當約法之秋缺斷楷之議刁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事行刻下之化以薄相濟如此故賢宰見疎而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忿借虛名以興師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昧於事主主辱而圖生此豈忠義者所爲哉且石勒夷種負天地不容之罪是亦王敦之類也今大連携妻子幷親信二百人奔石勒然則何辭討王敦哉石頭之敗帝令協避難遂行至江爲人所殺嗚呼與其奉頭鼠竄橫尸草野孰若轟轟烈烈與嵇侍中遊地下乎然則二人皆任情直行而不顧氣節者也

顧榮賀循何如人

王導收用江東人望以二子爲稱首在當時固號通儒矣然考史顧彥先不特有從陳敏之罪而已趙王倫齊王冏皆天下逆賊也彥先始從趙趙敗被執向非遇執炙之人已不脫亂臣賊子之誅矣及事齊王終日昏酣不綜府事齊王有前醉後醒之嘲懼罪復飲此何等氣象也其言曰吾見刀與繩恒欲自殺此匹夫匹婦自經溝瀆之言耳而謂榮爲之乎賀彥先爲人大非榮可比而世率比而同之過矣考史循遭父死非命言行進止必以禮讓朝廷議問必依禮經而對且清貧終其身焉然則二子之優劣正猶華歆管寧名同而實異也吾故著論而皂白之

石勒何如人

石世龍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陽夷甫識其爲亂及皇朝失御宇內崩離遂乃招聚螘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歟觀其對敵臨陣則奇謀間發猛氣

猶飛於是跨躡燕趙幷吞韓魏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且其以張賓爲謀主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故始自群盜終假鴻名焉所可恨者劉琨遣使勸勒附晉室而曰事功殊塗我自夷難爲效在當時雖能借帝王僞號萬世而下皆以夷賊待之則一時之榮適所以爲萬世之辱也身沒未久兄弟子姓自相屠膾豈有行事磊落者而兄不兄弟不弟如石氏耶

王導何如人

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無與讓所可恨者創業之初宜革前弊而不能用陳群之言及他日熊遠之三諫此爲大失是後亦無復爲顯進覈實剴切之言矣導固江左人物之傑推其源流亦自清談中拔迹者也方愍帝詔瑯琊進軍以方定江東爲辭而不救君父之急非導之罪乎及歸罪運督之稽穀戮無辜刀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遠天亦云甚矣茂弘爲膺謀臣使監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爲若諫止未然之爲善哉至於王敦黜周訪徵王廙近處府腋欲爲跋扈勢在旦夕矣茂弘不聞有一言建明使帝憂慮經營自謀安計爲人臣可如是乎及敦據石頭又不以爲非反假其威權以戕忠良則亦與聞乎故矣以春秋之法論之亦能逃趙盾之責乎及成帝即位群臣進璽而導不至于以取譏既卧疾于家而私送郗鑒又遭奏劾詔稱惶恐而導不知辭見必下拜而導不知避及孔恒正諫反惡而出之豈其既老而昏歟且曹夫人無小星之行導以別宅處妾時爲短轅來蔡模之嘲則於齊家之道全不知也而何以治國哉

庾亮何如人

西晉以清談亡東晉宜懲覆轍而亟去之且于時陳頵能遠卞壼之徒務欲矯正以救風俗之靡庾亮爲中書令不惟不能革且貌柴老莊重爲之習而殷浩劉惔輩璽璽繼出故晉人謂亮乃風俗之冠冕也使亮識慮深遠以后族誅不預朝政推陶士行温太真郗道徽卞望之勉王茂弘共輔王室其功就哉既未更事又處家人權憑藉勢擬以殲覆宗社其罪與王敦蘇峻又何較焉且亮自度與陶士行孰賢士行智力不肯伐郗而亮乃伐之覆五將軍陷一名將皆亮啓釁以召亂也且蘇峻雖驕橫若朝廷處置得宜亦豈遽反亮乃決意治之而曾不爲備獨用趙胤守歷陽司馬流據慈湖耳三軍既敗峻直擣建康亮有奔竄更無餘策老莊之學能安用耶且陶士行與蘇峻高下亦易辨也亮乃陷其防峻若非早與太眞交友則將無措足之地矣向使士行闊涵容之量懷石頭之婦表陳其罪詞正典刑以謝七廟亮何以處之也昔成帝幼冲不能行薄昭之戮甚遂賊既平見帝之初稽顙哽咽明日再見叩首謝罪且欲闔門投竄山海曾未幾何又復求鎮得領宣城情態如此眞孔子所謂無恥人也又不自揣欲廢王導欲伐石趙若非朝議以爲不可則必行之矣蓋亮以小才剛愎自用屢致敗衂無一可稱而世或誇美焉獨何歟

陶侃何如人

一陶侃也而人之毀譽異焉或謂侃據上流握强兵潛窺竊之志晦折翼之夢自抑而止此毀之過其實也梅陶與曹識書稱侃機似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此又譽之過其真也或又以侃以子瞻為賊所害而與師亦未知侃者方侃之戎服登舟也瞻喪至而不臨亦可見其割私愛而徇國之急矣且群臣談莊老侃獨不喜莊老觀其運甓之勤竹頭之細無不綜理故元規以戚里之榮抱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至於戍郗之策又明見千里之外侃固晉臣之白眉也愚所憾者侃於蘇峻之亂初無勤王之誠心愚固已言之矣至於清德尤有所未盡夫儉德之美也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桓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孔子以為小器史載侃媵妾數十家僮數千珍奇寶玩富於天府吾謂非刻剝其民何以致富不貲至此耶然則視薄田十五頃有桑八百株之孔明大不倫矣又何以忠順勤勞比之哉

王與馬共天下

按春秋魯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不世官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者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至晉之世為弊極矣夫王氏自王祥世列顯要曰戎曰衍曰澄皆虛名誤國以為三窟之計正人主所當監覆轍也夫何元帝任用導輩雖以王敦亂賊亦使之專制方面故時人有王馬共政之語焉其宗族彊盛乃畏而惡之引劉刁為腹心以抑損王氏之權則亦晚矣夫借蛇龍以風雨不可復制也盍亦思所以善處之術乎當此之時正如風邪已入腑臟於此調理元氣以和平之劑對其癥滯而默破之如宋太祖之杯酒釋兵權庶乎其可也而乃投之以烏附之毒轉加煩劇遂至潰腸裂臟以濱于死元帝之於王氏不幸類是後之以門地用人者亦可鑒矣

隗協勸帝盡誅王氏

王敦之叛固王法所不赦也然如王彬王稜王允之輩亦丹心耿耿志存王室若以九伐靖域中誅首惡足矣豈可不擇臧否槩然剪伐之計耶是故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帝王之用刑皆不拘於世類也久矣隗協勸帝盡誅王氏豈亦昧罪人不孥之政耶且隗協此諫抑亦晚矣易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王處仲久握大權殺其兄王澄無難色其包禍心積有歲年二子不能如廁中婢之智而早為之所解其兵柄而奪其政權逮爪牙既張然後為夬夬之策是昧女壯勿取莧陸中行之戒也比逆賊反肆憑陵孱逮君父二子能辭其責乎

導以大義滅親

春秋於州吁之亂再序四國伐鄭蓋誅亂臣必先誅其

黨而後爲惡者孫矣史謂王導大義滅親若石蜡誅其子李子醜其凡是也導何人斯有此義舉乎夫王敦跋扈之跡肆然百出當時朝野疇不知之而導未聞如王彬之若諫如王允之密陳遠舉兵向石頭惡至貫盈敦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矣夫何王導如脂如韋有闕且與之同朝而反佐逆賊之勢殺害忠良報復私怨矣導亦逆黨也而謂大義滅親者如是乎且敦謀篡位移屯姑孰自牧揚州以王導爲司徒是亦浮復命矣考史自元帝永昌元年正月敦反至明帝大寧二年六月敦死首尾三年間未聞導出師征討至疾篤乃帥子弟發哀騰詔下敦南夫敦逆賊也寸斬不足謝天下而爲之發哀何耶其言曰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嗚呼敦在則汚其僞命敦死則爲之發哀敦在則假以報讎敦死則因以示義是則王導薄乎云爾惡得無罪者也天下後世豈可以文欺哉

百官見王敦

按春秋澶淵之會大夫貶而稱人殺伯之朝諸侯貶而稱名譏不討賊也王敦之反罪不容誅王朝司馬當施殘執之刑鄰國大夫當行沐浴之請逮石頭之敗雖之粉之屠之裂之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奈何百官反面事仇而詣石頭見敦不啻喪家之狗搖尾乞憐此豈大大夫所爲哉且戴淵周顗亦一時人望也而亦詣石頭見敦其見殺宜矣夫同一死也於前死之則重於泰山於後死之則輕於鴻毛嗚呼此吾儒立身大節也而諸臣狼狽至此晉室可謂無人矣

敦殺周顗戴淵

自古亂臣賊子爲無君之心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周顗戴淵翼衛晉室此固敦之所忌而欲翦之者也然三問於王導固以二子朝野屬望而良心未敢斬絕也夫何王導以怨報德而三問不答以致忠良受戮是非敦殺之乃導殺之也吾嘗謂導之於敦陽爲滅親之義而陰有附衆之心也不然敦之凶暴既殺其兄澄矣又殺其弟稜矣豈獨於王導無嫌隙乎觀王彬若諫敦欲殺之而導使彬拜敦則其委靡阿附氣象蓋可想見矣殺人不忌爲賊也周戴之死非卒敦之野迫以從己之威福乎逮敦病不能起乃始下詔發兵是虎已斃而始搏之鷹已墜翼而始射之也討賊之義容可稽緩如是乎若遇英明之君必當加以趙盾之誅矣孰謂江左夷吾與逆賊相表裏哉

庾亮下詔徵蘇峻

君子之衛小人力能誅則奮射隼之威勢不可爲則存包荒之量是能折衝俎豆而制勝廟堂者也蘇峻本狂悖之徒然當時若以鎮靜處之明政刑廣德教嚴武備謹邊防則桀驁之氣消而反畔之謀阻矣夫何庾亮輕躁無謀而下詔徵之雖衆咸以爲不可從也夫亂臣賊子自知罪戾也大則懷疑懼也深峻介胄之士耳而以大司農徵之是欲奪吾兵柄而投吾散階也彼豈肯束手自詣哉是峻之反乃亮趨之耳逮兵敗身竄憂及國

事正鍾雅所謂棟折梁崩誰之咎也向非溫嶠諸賢戮力討賊國之亡在旦夕矣誤國如此尚可聽其稽首謝罪而不加顯戮耶

溫嶠陶侃赴國難

君臣之義一體聯屬者也時平無事膺華秩享美祿豈徒醉醲飽鮮櫃金囊帛以終其秩哉正賴之以為中流之砥柱疾風之勁草也晉朝人物吾必以陶士行為冠然君臣之義殆有所未盡乎何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使宗闕為墟乘輿播越此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也侃為督將固當朝聞變夕勤王相與銜勒鞭靷力救四牡橫奔之害可也夫何慊不與顧命之恨而自冬迄春坐視不救溫嶠以正月至尋陽往復數四至五月方始以兵赴難未幾又欲追龍驤旋師不肯資粟於嶠果何為哉夫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當時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而侃且前且却逗遛不進向非溫嶠正色責之侃西歸之計決矣其視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中原未靖有如此水者用心為何如耶然則溫嶠其賢於士行乎愚曰太真之絕裾蹶毋子之慟士行之發冊失君臣之義

石勒比高光

高帝光武固千古英雄之將且恢廓大度皆有帝王之真未可以優劣辨也石世龍以胡羯戕隸謂高祖則北面事之謂光武可並驅中原是尊高祖而抑光武也豈知光武之為光武不可企及者哉彼勒之意則曰光武以冰合而吾有逐鹿之祥光武以讖興而吾有鼓角之兆光武用卓茂而吾舉賢良光武幸大學而吾起辟雍以張賓為鄧禹以趙彭為嚴子陵此其比擬之意也自君子觀之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岳霧捲三精于時勒固晉之臣子也何不為段匹磾之歸晉而乃輔凶彼之劉聰既又奪其國而屠城剽邑始自群盜終假鴻名此正欺孤弱寡以取天下也而曰吾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妄以光武比焉將誰欺哉

季野有皮裏春秋

春秋仲尼傳心之要典也褒貶一朝榮辱千載非聖人莫能脩者褚裒以椒房之親而力辭大位有彭城之捷若可取矣然桓溫遂稱其皮裏春秋則是以聖人之事許之矣而可乎夫季野之臧否人物不可考但觀其談老易則學術不端而昡惑於異端之間夫易之道乃四聖人所作道德性命之鼻祖也老子道德經棄禮滅法乃名教之所不齒也季野果有春秋之見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其於老莊之說必摧陷而廓清之矣且自任伐趙喪師蹙國則有不量己之暗力薦殷浩致敗國事則有不知人之蔽然則皮裏春秋之譽不亦太誇耶

四時之氣備

太極磅礴之餘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而四時之氣有不同矣人生之初負陰抱陽冲氣為和固矣然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則豈有不墮於一偏者哉以爽之清

恵之和尹之任皆造聖人之域矣然蔽於始而缺於終猶若春夏秋冬各得其一節焉季野夫何爲者而謝安謂其不言而備四時之氣哉昔人謂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謝安謂季野之褒人備春夏之溫和也貶人備秋冬之肅殺也豈知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季野談老易不過清虛之役耳而何以爲人物之權衡哉且子貢方人孔子不暇縱使季野之臧否人物盡出大公猶不過格物之一端而可謂備四時之氣乎蓋謝安之事清談與褒相類故藉談而過譽之也

舉扇自蔽

王導謂庾亮塵污人因南風起而舉扇蔽之世之讀史遂甲王而乙庾也愚竊以爲未然亮之於導猶曾衛之

政兄弟也何以言之亮諫譎中輔有匡君之義排闥入見有愛君之行謂恐拜謝有悔過之誠伐蘇中止有從諫之勇的顯之辨何明也爵賞之辭何讓也況以太后之兄而風格峻整賢士相爲周旋其視董重楊駿真不啻如義士也猶惜其召蘇峻而處郭太疏殺南頓而用刑太濫耳有何大奸顯惡污人乎考史王導用趙徹賈寧多不奉法庾亮以爲居師傅之尊養無益之士而欲起兵廢之斯言殆私憾而發耳若論道之輔晉雖時有裨益而處王敦一事未免磷緇吾謂王導以王敦爲兄而伏其凶逆以殺戴淵周顗若使有太后以爲文弟則其作威作福又豈有窮極哉于時若有秉春秋誅心之法者亦將昌言曰王導塵污人矣

庾翼薦桓溫

晉自典午南渡中原陸沉在朝諸人非宴安自肆則楚囚對泣而已孰能以仇虜爲念而志在恢復哉庾雅恭獨能經畧中原而以滅胡取蜀爲己任可謂能臣矣然以桓溫薦之於上而釀成禍階豈翼之智不若劉惔哉蓋溫乃桓彝之子尚南康公主能識八陣圖有常山蛇勢則亦有雄豪之氣逸者也遂受寄干城用恢威畧踰越險阻勘定岷峨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矣翼謂勿以婿畜之是也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勢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想處仲而思齊企景文而歎息窺窬開門睥睨漢庭所以得罪於清議耳方翼推轂汲引之初逆雖未著而心事可逆覩也而翼惓惓薦

之者蓋翼以外戚居都督之任志欲北伐而溫贊成之且移鎮襄陽建諮北行此方命之罪與溫之拜表輒行相類也此同浴而不惡裸裎者乎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七　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八

屏石戴璟著

殷浩就徵

天下有二道出之爲廊廟之珍蘊之爲山林之寶是故聖賢居身之所珍也隨世而就功名者固非也傲世而輕功名者亦非也昔三過不入門一瓢在陋巷而孟子同許之以道事苟以諫死歸周而陳範夫子並稱之以仁豈必進者非而退者是去者當而就者否耶殷浩善談老易則亦異端之徒而屢徵不就屏墓十年及褚裒薦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君得出處之道矣吾以爲此少室山人索高價終南處士捐捷徑也浩先受庾亮之辟爲記室參軍矣今甘爲大臣之用而不屑爲在朝之臣豈媚奥不若媚竈歟且連年北伐喪國喪師其人品之卑下可知矣逮桓溫廢爲庶人終日書咄咄怪事四字又詠曹彥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此何等卑屈也後溫欲以浩爲尚書告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竟達空函此其蠅營狗苟爲利祿之計彰彰矣然則向也辟之而不肯來今也廢之而不肯去宜袁淑以僞隱譏之也不亦可傷哉

殷浩參綜朝權

天之生物有十百千萬之不齊故人君當因能以任量才以使譬之醫師之聚百藥匠氏之器群才可也若用非其才則以舟行陸以葛禦冬幾何不敗乃公事耶隆古盛時宅百揆者禹也師師征苗者亦禹也制禮樂者周公也東征三年者亦周公也後世光岳不完人才有限若殷浩者不過清談之徒耳朝廷欲以浩抗溫而使之參綜朝權署都督之位宜其鳴劒抵掌於義所當爲之時斬將搴旗於衆莫敢前之地矣云何始出而退屯下邳再行而退屯壽春三舉而無功是則附折足而覆公餗者也何以參綜朝權哉吾嘗謂浩之爲人置之侍從之地則有餘任之將帥之位則不足而當時以全才用之亦謬矣故桓溫亦曰浩爲令僕足以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浩在穴之鳥也而取之參綜朝權將何以霖雨天下耶

蔡謨言度德量力

中國帝王所自立也晉自五胡亂中華而山東之地淪於夷狄有能以恢復爲己任則亦忠言嘉謀也而豈黷兵黷武耶褚裒伐趙有彭城之捷蔡謨明以爲更貽朝廷之憂謂裒不度德量力其言可驗矣然以春秋考之乾之戰雖敗亦榮是聖人不以成敗計而惟以道義謀也前乎諸葛亮伐魏後乎張浚伐金皆屢敗而屢進當時不以爲非後世不以爲譏蓋祖宗所有之天下而子孫爲恢復之舉是亦道義所當然也若必待上聖與英雄然後舉兵天下何時復覩漢官威儀哉自今觀之晉以謨爲司空臨軒策召固不奉詔卒之稽首待罪免爲庶人豈度德量力之過耶嗚呼天下固有言近理而實

非者其此類也夫

桓溫廢殷浩為庶人

殷浩之廢不出於朝廷而出於桓溫此簒逆之漸所由起也然以浩觀之率意自用連年喪師朝野嗟怨是浩亦有可廢之罪也抑不特有喪師之罪而已清談廢事而有高閣可束之譏屢辭徵辟而有立名非真之刺隨父兄貪汚而所厚者薄矣使生徒罷遣而所重者輕矣謝尚非可用者而使之為將是召亂也姚襄非可龍者而使之先驅是取敗也議蔡謨之罪何其濫刑罰乎達桓溫之丞何其屈威武乎迹其在朝廷曰無一差強人意雖王羲之之諫亦剛愎不用自貽伊戚若浩者誠所謂妄人也廢為庶人又誰咎乎然溫復挾宿怨而誣其

子消謀叛竟以族誅則溫之罪又不可勝誅矣

朝廷伏殷浩以抗已

桓溫拜表輒行跋扈不臣之迹著矣然觀兵洛內脩復五陵引綿秦効咸懷三輔是誠有英雄之才者也使為大君者有高祖駕馭之風為大臣者有平勃交驩之義則德足以生其恭順之心威足以消其桀驁之氣何至遷怒朝廷委罪偏裨廢君以立權殺人以逞欲哉夫何會稽王昱不思以禮處溫而乃錄用殷浩以為杭衡是激之使為逆也夫浩之為人有清談而無實用溫素知之矣以浩抗溫正若以羊觸虎以雉攖鷹也於是嫌隙一開愈為城社之害始則欲流芳百世而終則甘遺臭於萬年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於溫乎何誅

三秦豪傑未有至

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其立心正大光明其處事磊落奇偉固必相時以動擇人以從也豈肯舍所學而為苟合詭隨之計耶桓溫伐秦有豪傑未至之嘆于時非無豪傑也易曰勿疑朋盍簪誠大臣開誠心布公道則豪傑至矣溫軍至霸上而內懷猜忌不敢更前是不肯為國任事者也且其拜表輒行移軍還鎮凶威惡聲昭布四海君臣之義掃地矣豪傑之士其肯投於來哉說者謂王猛捫虱來見是即豪傑也溫舍而間三秦此猛之所以不至也愚曰管寧必不從曹操龔勝必不從王莽顏真卿必不從安祿山豈有豪傑而仕簒逆之國者乎猛舍晉而歸秦是即畔逆之黨也何取其為豪傑哉桓

溫不知自反而顧欲豪傑來輔已其亦惑之甚矣

苻堅得王猛

王猛相秦也張布置發有奇中吞彊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得蔡頭各龜茲猛之功也誠不負婆樓之所薦矣所可惜者晉王中華前王自立之地也桓溫舉三秦略為前諸蔡酒然不可亦心事晉以布拯溺亨屯之策而乃舍晉事秦是下喬木入幽谷也按春秋文公十年蔡侯次厥貉謂志在從夷而棄諸夏也成公六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謂列國背晉而以楚為主是服於夷也故雖以宋華元孫良夫鄭去疾之國卿皆貶而稱人焉襄公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午卒于鄵言鄭伯欲

與中國會盟其諸大夫欲事楚而弑之是卽夷狄之道矣聖人不以夷民弑華君故但曰卒而不曰弑也王猛本一特人僭然苻堅一夷狄之種耳而舍晉事堅是若蔡侯之役厥貉也夫以宋華元事宋特以蜀之盟貶而稱人況爲夷狄之臣是禽獸爲隣也將何辭以貶絶之哉至於枋頭之敗實猛爲之抗衡是不惟有附夷之罪抑且有賊夏之心其與諸大夫欲事楚而弑鄭伯者同一揆也彼其臨没之言不過將死而言善耳且君臣天地之大義兄弟天下之大倫婁稜薦猛本以圖狂也而猛爲畫弑君之策至於東海王法堅欲以位讓之而法辭不受令使之自盡本忤太后之意也然從非義之令於是乎不子殺無罪之兄於是乎不弟皆猛教之也夫李勣尚不肯當建成之事王僧辨亦不肯任成濟之責而景畧肆然爲之是何人哉比事以觀猛之罪惡上通於天矣

王猛比孔明

出處聖賢立身之大節也以揚雄之才而事王莽以荀或之智而臣曹操皆君子之所羞稱也若孔明之南陽高卧三顧而出可謂得出處之正矣王猛何人而以之比孔明哉文中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臨事也斷殆非也夫中國者禮義之自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隣也以段匹磾苻弋仲慕容廆尚有向晉之心猛顧舍晉事秦而甘以中國之人爲夷狄之臣焉出處之道大乖謬矣及考所以相秦者設競婚之言以激怒苻堅而使樊世受戮求佩刀之贈貽誑慕容垂而使其子出奔陰謀秘計如鬼如蜮此正孔明之罪人也且以孔明之子瞻死漢而王猛之子皮叛秦焉可同日語哉

堅猛如劉玄德遇孔明

劉玄德之於孔明三顧草廬聘之勤矣魚水投懽寵之厚矣專國二十一年任之久矣遺詔事之如父尊之深矣秦漢以來君臣相得未有若此之篤者也苻堅之於王猛起布衣而任國政一歲五遷權傾中外佐騰席寶數譖毀猛則黜之特進樊世與猛爭論則誅之勲舊不敢離親戚不敢姤較之玄德之於孔明若相類矣然愚竊惑焉彼苻堅之弑君殺兄而猛爲之畫策是乃禽獸

之行也禽獸見其類則呴喁相呼雎雎相嗚何足掛齒且猛方没而卽背其言興兵伐晉是禽獸但知貪啄營食自羅羅網而不顧其類之啁啾驚駭也何爲以劉玄德孔明擬之哉

髯參短簿

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最不可不擇所從也班固之從竇憲朱穆之從梁冀皆一失其身而萬事瓦裂者也桓温專權方命視君如委裘而臣子之禮殆羈縻焉蓋不待廢立之舉而天下皆知其凶逆矣其視竇梁不相上下者也使有忠義激烈者豈肯爲之用哉夫何郗超以髯爲參軍王恂以短爲主簿凡廢立之事超爲之謀而恂亦無諫焉此知有權臣而不知有王室者也然

則以春秋之法論之二子能逃黨惡之誅乎

王述不爲虛讓

禮國之幹也讓禮之輿也禹以司空讓皐陶矣垂以共工讓殳斨矣益以虞讓朱虎熊羆矣伯夷以秩宗讓夔龍矣自昔聖人皆行之非以示美觀也在已則以抑亢滿於人則以推賢才於國則以勸風俗也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然則王懷祖之不讓殆非也且試究陵令頗受賂遺則亦不讓之失也可乎

謝安何如人

謝安隱居東山高節罕比然矼意於桓温大本失矣或以王允屈於董卓溫嶠屈於王敦爲比殆非也天下莫大於君臣簡文帝有何得罪於宗廟而廢之乎觀其盤

長之詔能使温流汗變色臨朝之命能從王坦之之善則亦柔和之君也而安以爲惠帝之流聽其廢之可乎安若有安社稷之忠則諫之則死之可也既不能然而迎温新亭伺超於日旰則其不勇可知也且東晉是時氣勢奄奄欲增修宮室乃曰宮室弊陋後人謂人無能建閣王彪之之言而後止則其不智可知也總功之喪正衰痛慘怛之時而不廢絲竹天下之實不能爲天下惜之則其不仁可知也淮淝之捷不覺屐齒之折則其不誠又可知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安石既不獲於試帝又見疾於王相於是浩然去之則東山之志始終不渝矣乃因符堅請救而出名既不正非所謂微罪行也又築壘而居不自疑於費帛之保固尊祿之周旋乎豈晚節末路之難行百里而半九十也然則謝安差亦王導之流比殷浩爲差勝者歟

殷浩何如人

飾情者情必露尚詐者詐必窮深源自布衣有大名累辭徵辟初若蟬脫垢汚鵲噪塵表萬鍾衮冕皆不屑意者然實矯迹遠引以進爲退者也于時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鈞深燭隱而崇奬之於是名愈重官愈高浩於是于于然而來矣比其來也不能正朝廷脩政事廣求實德布令中外以壯王室之勢以彌姦雄之心乃欲抗桓温而建北伐之議何爲也哉蓋司馬道萬以殷公爲奇才若申伯之倚召虎深源以會稽爲知己若吉甫之主張仲也曾不知玄談虛論可以笑傲於山巔

水涯增名勝之風流而不可恃以禦桓温取姚襄也且浩之北伐何爲爲姚襄耶爲石趙耶既因襄弟又遣刺客且對使者數責之而用爲先鋒襄豈嬰兒稚女若是其可玩哉以兵機則不解以將畧則無聞所謂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者浩之謂矣且蔡道明辭三公之位亦若已之初節高蹈也而欲加之大辟何忌刻之甚哉逮其晚年績用弗成身名俱隳乃更眷眷台司忍恥而下桓温寵辱若驚之態形於問答之時亦可醜矣

王彪之何如人

王叔武多嘉謀善策觀其止郊杞之赦諫卜術之拜料殷浩之敗決主嗣之議尼袁宏之文論從嫂臨朝之非

宜言大脩宮室之不當莫不合義理當人情獨取霍光傳定儀制劾桓溫廢君一事使人有遺恨耳以春秋之法論之其能免黨惡附姦之罪乎

孫盛晉春秋

孫安國作晉史辭直而理正雖以桓溫聲勢跋扈而枋頭之敗直書不諱人孰不謂盛有良史才雖古之董狐不是過也自愚言之安國之責人易而自責難也考孫盛傳盛與殷浩抗論對食擲麈尾毛落飰中聖賢與人交未嘗不論事也而氣象必不至此及為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察知之正當克己改過而復與桓溫牋曰川從事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夫以按貪汙之人為怪鳥然則為貪汙之人將何稱耶於是溫遣從事按之贓私狼藉檻車徵盛捨而不罪夫君子立言垂範必先作事成式也盛之為人如此然則所謂晉春秋不亦欺天哉吾謂枋頭之書或盛恠溫之按已罪而直書之也夫豈得謂之直筆哉不然何史謂惜非正典斯言將墜乎且盛既鄙溫之為人矣龍山之宴孟嘉落帽溫命盛作文嘲之盛已涉溫賓客如班固之於竇憲矣而顧作史載溫事以沽直名抑可笑也已

坦之倒持手版

王坦之盡忠帝室而當時有江東獨步王文度之號宜其不畏強禦也桓溫之來大陳兵衛坦之正當辭大義以折姦謀而乃流汗沾衣倒持手版嗚呼坦之以朝廷大臣而畏懦如此蓋與沙門竺法師論幽明報應之理不明久矣使溫死不早則晉室其移之桓氏乎抑文度以當時人傑而受桓氏之辟為尚書長史則亦受豢養之私矣倒持手版固有自來矣哉

謝安神色不變

桓溫來朝王文度謝安石迎於新亭人皆以為將誅王謝也文度倉遑持版畏懼殊甚而安石從容就度顔色不變先儒謂安變龍馴虎似若有義理之勇者矣然自愚觀之不過矯激之態耳按史溫以超為謀主謝安與坦之共詣超曰盱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史耶為性命忍須臾則有溫與十六里見白雖而止之兆也夫以超特溫之幕客耳而安以保身之故諂靡至此然則溫之來能無懼心乎吾以為溫之生殺廢置皆超所教也謝安陰與超結納料超為之知囊而溫為之坐嘯超不然則溫不憤溫雖憤之而超能阻之故安石敢若此耳夫豈真不畏強禦者哉

郗生入幕之賓

郗超之父愔勸溫共獎王室而其子超導以專恣不道之事迨死則與桓溫往反密計令門人呈一箱超誠不孝之子不忠之臣也故先儒胡氏謂郗超之邪諂為人謀不忠是也謝安與溫議事見超坐帳中曰郗生入幕之賓蓋肯以媚寵曲從之私而為坐嘯畫諾之計其辭嚴其義正若有剛心勁氣之為者然以性命忍須史之言推之何前倨而後恭耶必其小心阿隨與超有劉

頸之奸故敢此言以戲之也不然郗生特參軍耳以大臣而何伺候其門日旰猶不敢去哉是則可疑也已

王猛勸勿圖晉

猛既沒謂晉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死之日願勿以晉爲圖說者謂猛不得已而仕秦其心惓惓念中國幾於子囊城郢之忠言也特未之考耳夫生長夷狄之地有邊關塞徼之限固不能飛而仕中國也桓溫壓三秦猛被褐見之此豈不可隨之晉耶況溫已署爲祭酒矣而乃聽師師之言舍帝王自立之晉而事夷狄相亂之秦此豈不得已耶且桓溫伐燕有心中國者當念同舟殲力之義而乃遣兵救燕使有枋頭之敗此非圖晉而何平生計謀無非圖晉之舉而瀕沒乃勸勿圖晉噫亦晚矣此所謂人之將死其言善也歟使猛平日惓惓勸堅翼戴王室而勿與晉相掎角焉則堅之寵任猛也亦深且篤矣而肯舉兵伐晉不記其臨沒之言乎要之猛之言不見用皆猛平日之所謀與臨終之言絕不相類故以爲亂命而不之從耳

王猛請除慕容垂

符堅不殺慕容垂而後果爲垂所滅論者遂謂猛有料事之智也愚竊以爲不然垂文武兼資若堅得駕馭之術則彼皆治世之能臣也溫公謂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而何汲汲於殺垂耶堅之亡蓋由以不仁得國以不義侮晉故夷狄盜賊環視四起遂至變生肘腋一敗塗地譬之人之元氣斲喪殆盡而風邪百病皆得入而爲患也王猛受堅不次之擢而不能立綱陳紀爲國家建太平之策而乃設佩刀之贈使父子離散又不效而汲汲於殺垂噫若猛者秦之庸醫也且垂死天下其無垂乎

符堅所以敗亡

溫公謂堅之亡由以驕主御疲民恃其強大易而無備故然耳愚獨以爲不然夫臣不可叛君弟不可害兄男不可瀆女夷不可亂華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聖人作春秋殷於四者致意焉如曰衛侯滅邢惡其不念兄弟之好也如曰會戎于潛惡其不領華夷之辨也如曰叔姬來歸杞伯來朝錄之詳者以爲淫僻之戒也至於弒宋殤弒蔡固弒陳平弒州蒲弒餘祭皆嚴辭以貶之所以立三綱爲萬世治國家之法也符堅以臣而弒秦主生至其爲君則若王皮周虓符洛謀反皆赦弗誅此君臣之大防廢矣至於東海公法以位讓堅乃無故而殺之兄弟之好安在耶乃若滅燕而娶慕容冲姊愛幸之亦已矣至於冲年十二而亦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時有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之歌亦可醜矣且晉僻處江南正朔相承乃無故興兵伐之兵貪者破兵驕者敗亦理之必然也夫以堅之爲人三綱淪矣九法斁矣此甲申乙酉之呼鳳凰入阿房之謠鎮星守斗禍德在吳之兆皆著於前而驗於後也嗚呼吾不意堅以氐酋之豪而自取敗亡之速至此哉此可爲有國家者之永鑒矣

朱序反間

朱次倫初守襄陽既破秦兵又事秦又縱反間之策淮淝之敗遂來奔晋逮西燕翟遼相繼寇洛陽既敗其鋒是次倫雖有敗降之罪而未嘗不效尺寸之功也其迹若可取矣由君子觀之人臣事君猶女之事夫也以一身嫁二姓既又思前夫而逃歸效績裨之勞焉此可謂之烈婦乎方襄陽失陷序既不能為吉挹之守節又不能為丁穆之辭官而乃以身降秦是中國之人而為夷狄之臣矣且符丕之來攻也毋韓自登城履行率百餘婢築西北角有母之賢如此而序乃以身降秦是非惟不忠於君抑亦不孝於母矣詩曰士也不類二三其德序之不類甚矣此吾臣子萬世不可易之隄防惡可苟哉

草木皆兵

符永固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必謂以秦之旅攻晋之弱如勵肅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目中已無晋矣然登壽陽城望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晋兵憮然有懼色何也蓋晋正朔相承國非可伐之國上下安和又無可乘之釁秦何為而顧肆并吞之毒哉此其直在晋曲在秦其理曲則其心歉其心歉其氣委矣此草木人形自然戒於顛隮之頃而風鶴王師復疑畏於奔走之餘也易曰震索索視矍矍其堅之謂矣不亡何待哉

淮淝之捷

[illegible]之業承僞曆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屯心因止馬而獻歌托棲鸞以成頌固以光侔先烈化洽當年矣於是懷諌違謀輕敵怒隣負犬羊之力肆吞噬之能自謂必鳴鑾禹穴駐蹕疑山蹴踖以俟楚材鋒館以須歸命矣幸晋無可伐之罪而草木助其義威風鶴助其英聲此淮淝之捷雖謝幼度諸人之力而實天相之也乘此破竹之勢而過關踰陝力圖恢復豈不可朝諸侯有天下乎奈何幼度諸人以虎狼出境喜色福慶反運氷杉頭以濟其饑率軍關陝以濟其急嗚呼淮淝百萬志欲何為而晋之君臣舉小仁忘大仇其亦弗思之甚矣

慕容垂不殺符堅

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報施垂初以困亡之餘投命於秦王猛符融勸堅殺之屢矣而堅皆不從反以國士遇之過矣勳舊有人心者自當報恩酬義矣方堅大舉伐晋全軍潰散垂念疇昔之恩而以兵授堅是亦良心之發也夫何狼子野心為義不終陽為鎮北之計陰為復燕之謀遽僭位號操戈反射由是曰燕曰京曰西燕曰後燕疆土瓜分四面受敵皆垂為之唱也然則垂之罪可勝誅耶

謝安折屐

符堅擧百萬衆來寇晋室幾岌岌矣謝玄破之於淮淝王師義氣赫然大振安聞驛書宜為國賀矣而乃徐曰小兒遂以破賊若有從容閑暇之状者然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豈非喜意火熾於中自有不覺哉且吾聞之

[illegible]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安為國大[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四敵消患於未然顧以淮淝之捷自負而不[illegible]折衽[illegible]之何哉吾謂玄之制勝賴有天幸向使符堅[illegible]為[illegible]之計分兵[illegible]驟日援擾則江南小國不[illegible]支吾所第之第宅[illegible]而居所擬之官爵過而授矣然則有何功名可喜哉他日說諸交構幾陷不測之淵其有以致之矣而致堂稱其安社稷以為悅宜其折[illegible]不亦悞乎

晉遣劉牢之救鄴

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故無事則相親有變則相救是以施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脩方伯之職伐凡伯書於春秋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謝玄之救秦其有陽處父救江公叔敖救徐之意乎曰非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記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故公及齊人狩于禚及齊大夫盟于蔇春秋屢書之以戒忘親釋怨非臣子之道也符堅舉百萬之兵有席卷全晉之勢幸天不厭晉而草木風鶴皆有以褫其魄而奪之氣此晉所以獲全而秦所以敗北也然則堅乃吾中國不共戴天之仇符丕乃堅之子正當乘機以勦滅之亦不為過而乃遣兵救鄴且餽之粟夫有君父之仇而不知怨乃以厚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安得以救災恤鄰稱之哉

劉穆之振舉朝綱

穆之乘元顯亂政之餘而斟酌時宜隨方矯正史稱其振舉朝綱誠是也然朝綱孰有大於弒逆者乎按爵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親則正之弒君則殘之此朝綱之大者也劉裕靈弒二君有攻玉改步之勢此天地所不覆載元民罔不憝也劉穆之果能振舉朝綱則必殘之正之矣而乃坐視逆賊於不問安在其為能振舉哉豺狼當道而問狐狸君子謂之不知務也此逆賊之黨故綱目於其卒而削其官

穆之才敏

自古逆亂之臣陰懷不軌惟恐知謀才短且前且却未敢輕動必有才明勇略之士為之運籌畫策於內而後志氣勝張無所顧忌是故王莽無劉歆卽眞之事猶未敢肆也曹操無荀彧挾君之謀猶未敢盈也桓溫無郗超廢立之策猶未敢決也蓋以為此曹博涉書史諳練古今成敗興亡之迹故托以心腹委以樞機耳劉穆之總攝內外剖決如流亦一時能臣也劉裕唱義所共事者曰劉毅曰何無忌曰劉道規然一敗一誅一沒並無可倚仗者獨一穆之為裕所用篡弒之舉皆其啓發而釀成之者也吾以為穆之之才敏乃斵晉室之刀斧蠹晉室之蟊賊也噫何天生此曹以禍人國哉

劉裕抗表伐南燕

春秋於臣道之變詳矣姑以魯言之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專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illegible][illegible]服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

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此履霜堅冰之漸也劉裕伐南燕算無遺策其功不細矣然以人臣而抗表輒行此與公子翬之固請帥師夫復何異裕於是已有弒逆之心矣吾是以知人君之於大臣當脩明國政總攬乾綱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權

崔浩論人物

崔浩論近世將相以王猛比管仲以慕容恪比霍光以劉裕比曹操其言似矣愚竊以為不然夫管仲尊周攘夷實有仁人之功矣王猛事苻氏而反與晉抗兵枋頭之役猛實尸之此正管仲之罪人也霍光擁昭立宣盡忠漢室慕容恪佐燕雖曰屢著厥功然不能翼衛晉室如段匹磾又不能以心向晉如慕容廆迹其朝夕獻替不過自為夷狄封殖之計上有愧於乃祖次有愧於段匹氏而以是比霍光是[illegible]鳳也若夫劉裕之削平禍亂雖與曹操相合然操猶畏名義而終身不敢廢漢至丕廢之猶能奉山陽終其天年裕親篡晉祚并二君而弒之其罪尤浮於操矣然則崔浩之論人物似是而實非也文中子曰崔浩邇人執小道亂大經其有見於此云

蒸土築城

王公設險以守國故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然版築之役必官有餘財民有餘力而後城可築也必承平閑暇樂歲豐年而後城可築也夏主當兵火擾攘之秋而蒸土築城夫豈其時哉按春秋凡築城必書始於城中丘終於城郛譏不時不義也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况蒸土築城三代以來所未有者吾聞城沂之畧程土物議遠邇[illegible][illegible]具餱糧而已版築之法計丈尺揣高卑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已何嘗有蒸土之[illegible]哉夫其蒸土以為城則[illegible]固[illegible]有太山磐石之安[illegible][illegible]然府三傳而為吐谷渾所滅何耶夫有形之城險不若無形之城為尤險也故有檀道濟可以作宋長城有顏真卿可以為唐金城田弘正治魏憲宗以為猶長城李英公守并太宗以為賢於長城故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此萬古不易之理也夏主勃勃殘忍酷虐殺人如草菅赫連昌赫連定繼之連年窮兵貪求無厭生民嗟怨深入骨髓國安得而不亡乎噫觀此而知為君之道信乎不在險也

何無忌酷似其舅

劉牢之何無忌之舅也桓玄謂何無忌酷似其舅此但以謀略言耳而豈知無忌之忠義非牢之所能及哉牢之拜表輒行無人臣禮乃畔逆之黨也無忌與劉裕共起兵討玄逆為徐道覆所敗則又取蘇武節據之而死一念忠貞凜凜乎可以寒人膽而奪之氣也牢之正若孤豚腐鼠甥舅豈可比而論耶玄篡逆之賊宜其不以君臣之義責牢之也

劉毅劉裕優劣

劉希樂屬桓玄篡位與劉裕密謀討玄是若昌義兵於

也然自愚觀之裕負篡弒之大罪人所共知也惟毅之罪人未知之焉夫晉室不競正朔猶在毅輙嘆曰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此其心未嘗不欲自帝一方也及武功不競欲以文雅服人故詩曰大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嗚呼觀毅投書于地之舉則毅何嘗無裕之心哉桑落洲之敗求解軍府則亦已矣又輙取江州及豫州西府文武萬人留而不遣果何為哉是故率衆討毅而單騎北走自貽伊慼嗚呼吾是以知裕是已成之劉毅毅其未成之劉裕也

崔浩料劉裕

崔浩料劉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其後果然可謂有料事之智矣然浩不特能料人事而又能料天文焉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誠嬗衷中一人傑也然此特小有才耳國史一刊家無噍類嗚呼浩能料生人不能料死人歟秦少游直謂浩欲成括之流信矣

劉裕委王鎮惡關中

晉自典午之亂關中失守淪没左衽桓溫百討克之而尋為秦所據殘民不覩衣冠百年矣劉裕崛起布衣首唱大義深入秦境脩謁十陵掃除逆寇皆鎮惡之功也夫鎮惡本王猛之孫初拒盧循歷劉毅至是又克關中此誠當時諸將之巨擘也故王猛以孟嘗君期之矣劉穆之以鄧艾擬之矣劉裕亦以馮異稱之矣然則委之以安西司馬使同義真鎮關中不亦知人之審耶奈何用之而後殺之復與田子有後言使任衛瓘誅鍾會之[illegible]所謂去邪勿貳任賢勿疑者哉方赫連勃勃逼北地之日田子為退出之謀而鎮惡為進取之計此猜忌所由起也裕不能察青蠅之譖而反以鎮惡托田子焉卒使殘殺骨肉委棄秦雍使數年成功毀於一旦將誰咎哉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其裕之謂矣或曰鎮惡慳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是鎮惡亦有可殺之罪也嗚呼二卵豈可棄干城一眚豈可掩大德哉孔子所惡者裕天下逆賊也而鎮惡為之爪牙是助逆之黨矣能無及乎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八 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九

昇石戴璟著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

宋主伐魏曰得恢復之道乎曰非也夫謂之恢復者帝王所有之天下乃祖宗所傳之故物而或竊據於盜賊夷狄之手子孫之恥也於此收拾破碎以復漢官威儀是之謂恢復也自司馬氏混一四海中爲夷狄所侵江左諸君有能按祖宗之故疆而舉兵伐之是亦謂之恢復也劉裕以晉臣子而乘機弑逆攻王政步則是亂臣賊子所爲也安可謂之恢復哉宋文帝不思祖宗僭竊之罪而乃興無名之師與夷虜相角爭之河南之地不可得而中國之民肝腦塗地血肉成林豈天醜其德而挑禍怒鄰至此之烈耶

王仲德有憂色

人臣事君雖小過微失猶當匡正維持以防其漸況事關國家利害係生民休戚者可不吐露忠赤爲折衝千里之計乎王仲德身爲副帥當到彥之伐魏取河南若如魏相之諫伐匈奴冀其見悟以杜絕邊境之釁此其上也既不能正於始則當以河氷既合復將南來之語顧白于上以救於終今乃面從而背言之卒至虎牢不延而爲六州殘破此豈勿欺有犯者哉嗚呼王仲德不忠之罪不可勝責矣

道濟全軍而反

道濟與魏戰于沙魏軍頗却遂得全師以退誠有將帥之略者也然忠竊惜之與其全軍以反曷若全身以反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道濟雖先朝之將而乃異姓之卿有何不可去哉且受遺詔輔政者道濟也廢營陽廢廬陵者道濟亦與謀焉徐羨之傅亮謝晦皆共事者已不幸而肆諸市朝矣道濟於此正當守韓彭之戒急解兵柄角巾歸第猶懼漏網之魚再來收捕今乃居職如故而屢立大功以重上下之猜且于時其妻向氏亦知禍至而道濟獨不知之今墮義康計中亦可哀矣

道濟萬里長城

詩曰武夫干城又曰哲夫成城春秋傳曰國保於城城保於德道濟平京城攻洛陽誅謝晦却魏兵是雖非方虎之將而亦韓彭之流也其以萬里長城自况孰謂其大言哉然君子所惜者道濟一身之生死係一時之治亂也按春秋衛殺公子買以不卒戍剌之譏其殺無罪之主將也使文帝以兵柄大權挈而授之道濟不參以小人不阻以中詔則何魏兵之足憂何河南之不可守乎今乃聽義康之譖掩捕之收戮之而國家大事乃謀之白面書生自是魏人幸其英子毒而勢益猖獗殺掠六州丁壯所過郡縣赤地無餘于此之時雖有詭可繼道濟之問豈至胡馬至此之嘆亦晚矣若文帝者豈不愚之甚哉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其宋文之謂矣

魏主誅沙門

書曰刑之用休董之用威欲並生哉王制論職者必四

不幸教然後冔之遠方終身不齒故夫折獄議刑古聖王之所慎重也自佛入中國人皆趍承而敬奉之延魏及晉以至于宋作之非一人習之非一日矣蓋上無明君以爲之紀綱而異端邪說淪肌浹髓有不自覺其非者此豈一日可盡誅哉爲魏主者直當至再至三而示以限斷之期乃有不用我降爾命者特其教告之時其要囚之我乃其大罰殛之則非惟盡恤刑之仁而亦得闢邪之道矣夫何忿疾于頑而遂加以不可續之刑嗚呼魏主此舉固善矣而有未盡善者在焉是亦責備之意也

魏主燾剛正不惑

自漢明帝迎胡神求佛書而佛之教始浸淫於中國矣後世英才間氣亦宜然被驅數百餘年魏主燾夷狄之君也獨慨然下詔剗除以正千古之謬先儒謂其剛正不惑非以此乎然自愚觀之則未焉夫不屈於欲之謂剛不雜於邪之謂正釋氏之教固不經而老氏之法亦大謬矣魏主信寇謙之之妄而設天師道場親受符籙是其惑於異端之間非能灼然定見而扶世立教也豈得謂之剛正不惑耶

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

宋主伐魏必宜賴謀臣猛將任分閫之寄而以無罪殺檀道濟此自伐其根本而自撤其藩籬也安得不憂乎然自愚觀之价人惟藩宗子惟城古之王者必先脩身以爲之本故能親親賢賢並行不悖宋主於脩身齊家之道無乎未聞吾恐宋主之憂不在魏人而在蕭牆之內也曾未幾何而逆[illegible]臣之禍登城之憂豈徒在於魏檀道濟哉

文帝幼有至性

魏文帝年甫五歲受位於顯祖遂至悲泣代親之感史謂幼有至性此也然愚竊恨長而不學春秋而所謂至性者恐亦蔽耶蓋自馮太后以淫慾之醜而鴆弑顯祖既無待疾嘗藥之事矣此猶有可諉者逮馮氏既殞正當推究宮車晏駕之由而乃哀毀過禮致孝祖后何爲者哉昔文姜預弑桓公春秋書曰夫人遜于齊夫去其姜氏絕不爲親也即凡人耳然則馮氏乃文帝不共戴天之讎直當告之宗廟而廢之誅之亦不爲過今乃置逆賊於不問而徇匹夫之孝嗚呼此亦何取其爲至性耶

智者以囹圄爲福堂

魏顯帝以罪人囚繫積年欲其改悔而矜恕之故其言曰智者以囹圄爲福堂其說近有理矣然愚竊非之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如得其情而參之三宥三刺即決之矣豈必責於積年之久耶且大惡重罪之囚亦豈可以望其改悔而矜恕之耶吾聞聖人不貴於聽訟而貴於無訟之可聽帝王所以移風易俗而置之生全之地教化行而風俗美也豈必待囹圄爲福堂耶

高祖首倡大義

桓玄之亂司馬氏以擁虛器而國勢若綴旒矣劉裕以

布衣首唱大義而興兵討玄誠亦人所難能也柰乎爲義不終而作福作威遂至再行弒逆甘爲天地間之大罪人昔欒書執厲公召韓厥厥曰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夫厥不敢殺老牛而裕弒君如𪂽狐免爲呼使劉裕討桓玄之時蚤志以没一身姦惡有誰知耶

文帝子惠庶民

詩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飢者易爲食也文帝代魏春燕歸巢林木此正三星在罶之日有能稍施子惠之政則民將仰之如父母戴之如日月而豈有土崩瓦解之患乎夫何自魏兵渡河而六州之民無一不受荼毒此所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率土地而食人肉也而何子惠庶民之有

王儉許蕭衍

史記蕭衍有文武才畧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既而衍果繼齊篡位讀史者皆以爲王儉精於許與善舉之術也愚竊以爲王儉之心予忖度之實國覬利之意又冊萌矣何者王儉以公主子爲宋首相主弱國危正宜守忠貞之節而與國相爲存亡可也今以世臣之華冑王室之懿親而輕以國家輸之蕭道成乎曰彼所比肩者皆爲之臣而不恥既不能爲何點之遁又不能爲袁粲之死節迹其行曾犬彘之不若也今又許蕭衍骨相吾知儉又將以爲蕭道成復出必要結萬端而陰爲異日之地如馮道歷事四朝未可知也幸而死於永明之時未見其世脩降表守且以臣弒君乃人倫之大變而何奇之有哉春秋傳曰人所以自立知信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衍於三者無一焉而儉許之吾固謂儉即衍之黨也何乃以謝安自比哉

魏遷都洛陽

遷國大事也故書曰其作大邑配皇天毖祀於上下而宋人遷宿蔡人遷州來春秋亦備載其事洛陽聲名文物之地禮樂所自出魏主欲移殖衆之俗而遷都洛陽使民生長中國目漸耳濡必將翕然有衣冠禮義之美矣此非用夏變夷之長策乎然愚竊怪其舉大事而用詭計也吾嘗考盤庚遷都之事矣進厥民而造在庭設心腹腎腸播告之脩不匿厥旨故民心悅誠服而奠厥攸居以成中興之業何嘗脅之以威服之以勢哉今魏主將欲遷都不廣謀博詢而決意必行乃設大舉伐齊之計以此脅民其孰肯辭遷徙之煩而送死於干戈矢石之中乎遷都之計於茲決矣噫遷洛之後屢形反叛其亦未知遷都之道致之歟

魏主移風俗

史魏主移風俗以今考之庶幾有用夏變夷之機矣觀其賜游明根衣冠而風俗知元老之爲尊賜危玲布帛而風俗知循吏之爲美風俗未知尚直諫臣則祭比干墓風俗未知崇儒學則封孔子後北語胡服風俗之陋

習也則禁之終喪籍田風俗之缺典也則行之風俗尚奢靡則棄與去金銀風俗尚殘忍則遂除禁暴掠美政懿行煥然日新當時有太平之風誠足也然尚恃惜其處人倫之間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馮后既出而復入不當立也孝文則過於牽制復致宮中至使淫穢腥聞而夫婦之倫大亂太子恂既廢而悔過所當察也孝文則竟聽讒言不復考問直畀以死而父子之恩大傷太明太后於孝文既非己出又嘗手鴆顯祖此不共戴天之讎也而孝文天性過孝縱不忍考詰亦宜以推絶之比其喪也擗踊哭泣視父喪殆過焉而人倫天理之大遂頹側紊亂而莫正夫魏文於父子夫婦之間失德至此則孔子所謂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也亦安在其爲移風俗哉

太子統能遍誦五經

按史梁太子統年五歲能遍誦五經愚竊非之內則論教子之法曰六年始五歲方離強褓之中能食能言耳豈遽能遍誦五經哉意者天縱之資不待披圖開卷而心領神會者歟然以孔子天縱之資少時但能習俎豆爲禮容以孟軻氏之賢猶假三遷之教然則大聖大賢未聞其五歲能遍誦先代之書也太子統何人遽能五歲誦五經哉蓋嘗以其事考之太子統以文章鳴世若有可取者矣然觀梁宗左華靡之風絺章繪句不出月露之形豈五經之文哉且夫易有凡之睢人之成書有絶地天通之訓春秋有不克葬之書禮運有藏於巫史宗祝之占祭蓋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所當遠也今統以丁貴嬪之葬求吉地爲厭禱之術此何爲哉卒之深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瀆瀆然則遍誦五經亦無徵矣

宗廟不用牲牢

周禮天子羞百二十品內則人君燕食之羞三十一物況宗廟所尊所親者在子孫宜思其所嗜思其所樂而可不用牲牢乎故天子無事則歲三田所以爲乾豆之用也上古之禮腥俎爲血毛中古之禮熟殺薦燔炙後世之禮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凡祭天地社稷山川祖宗未有不用牲牢者此古聖人所以報本反始之道也梁武帝尊用釋教而宗廟去牲牢以麵爲之豈古之聖人不如梁武帝之仁愛乎然而烏獸魚鱉

罔不咸若至有鳳凰儀庭麒麟郊藪役武帝者以篡齊祚而殞二君於亂刃之下以作緣淮堰而死者相枕百姓葬魚腹至數十萬嗚呼武帝本謂愛物矣而雞犬不得寧則未嘗愛物也本謂尊釋教矣而殺人至數十萬是未嘗守釋教也此其滅天理肆貪欲三綱已亡矣又何怪父子兄弟自相猜忌以取滅亡乎噫

高歡徙歸榮

高歡歸爾朱榮勸起兵晉陽前史謂其反是歡愚謂是時太后弑臨朝恣行淫亂嬖幸擅權朝綱縱弛此天下之賊向懽請起兵討之是亦天理人情之所宜也特惜其所與言者非其人耳且歡豈真有心王室而勸榮之

討賊哉觀其勸榮稱帝爲朝論不容幾爲賀拔岳所誅則知歡之勸榮也蓋陷榮於大惡而欲爲將來掎角之地耳不然何向者勸成篡計而異日抗表罪狀爾朱氏顧以此藉口哉然則高歡之勸起兵其論雖正而其心實險也歟

肅宗密詔榮舉兵內向

趙鞅起晉陽之甲而仲尼以叛書然則榮之舉兵內向其亦趙鞅之叛歟是不然胡后淫亂穢德彰聞鄭紇徐儼之徒皆專權用事侵侮天子榮承肅宗密詔而曰領舉兵此討有罪而非叛也逮兵至上黨而魏主以私詔止之榮曷不從師歸鎮而乃直指魏都是時太后酖毒魏主此長惡不悛而罪至滔天矣騎虎之勢豈得下乎

是榮之舉兵皆未可議也愚所惜者榮沉太后於河當矣幼主何罪而并殺之耶魏之諸臣信有罪矣其中豈無賢才可擢者而太行威害殲夷多士與朱全忠白馬之禍先後一轍其不仁亦甚矣哉求以止亂而愈以興亂然後榮亦天下之罪人而義兵可舉人得而誅之矣

魏主與城陽王徽圖榮

按爾朱榮弒君及公卿凶威惡燄日益熖熾篡逆之謀將發而未果此誠天討所當加者也魏主受制於榮而能與城陽王密謀芟勦絕之可謂能有爲於去惡矣說者謂榮養兵三世仗鉞六年兄弟親黨分布重鎮各擁強兵以爲三窟之計魏主以一朝之忿而輕舉躁謀卒使盜賊蝟起自取亡滅可謂無能爲矣噫豈亂之初[illegible]擁

君尸位既立之又廢之又弒之未有令終者借使魏主不誅天柱其能久於其位乎壯哉魏主之言曰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常道鄉公生噫讀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何以成敗論人物乎

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爾朱上弒二君中害百官下暴百姓此其罪貫幽明人人所得擠誅之也高歡雖爲爾朱部曲然皆魏之臣子耳君弒而賊不討其何顏立於其朝哉故其起兵討爾朱氏在歡自處以公而君子則謂之討也惜其大義不明不能三軍縞素移檄數罪大憝甫平而作威作福先爲廢立之舉是歡雖討賊實亦賊耳將何以服爾朱之心哉

高歡盡滅爾朱氏之黨

高歡盡滅爾朱之黨說者嫌其殺人之濫以愚觀之爾朱之族盡可誅也按史自爾朱榮卑稱曰兆曰世隆曰天光曰顯壽曰羽生曰仲遠曰彥伯皆榮之兄弟子姪窮凶極惡互相搖煽此皆逆賊之黨先王必誅而不可赦者也高歡起兵盡滅之亦不爲過所可恨者歡亦助桀爲虐之人耳方榮之積行威暴實歡啓之強寇甫除而自擅大權濟以凶害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故成則僭帝一方如高氏敗則伏尸都市如爾朱正孟子所謂以燕伐燕者噫豈天未厭亂而洪生此曹以爲欺世斯人之殃也歟

賀拔岳與歡約爲兄弟

魏自尒朱之亂藩方強鎮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獨惟賀拔岳有心王室觀其責高歡勸榮稱帝之語天地鬼神實臨之乃百鳥中之孤鳳也令復與歡約爲兄弟者盖于時唯歡稚才足以與復王室故爲平勃交歡之義耳書曰若涉大川予徃暨汝其濟此賀拔岳之意也柰乎高歡懷狗彘之心至行反間而假手於陳莫侯悅以剪鋤賢良嗚呼歡之罪不可勝責矣

宇文太論高歡

宇文太詣晉陽觀歡之爲人及還而謂其有慕志特憚賀拔岳兄弟其言似矣然愚謂宇文太之論高歡正所以自狀耳使賀拔岳不死高氏豈能專制於東宇文氏豈能專制於西哉然則二人其有優劣乎曰二人皆戎

狄之豪而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者也說者謂歡自病遂君之醜鞘躬屏氣執香步從事主甚恭可以少贖前罪矣宇文太既鴆孝武又黜廢帝至死悖逆罪實浮焉况歡臨終之時惓惓於其君而太垂死之夕戀戀於其子則歡猶於彼善於此耳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若二子不能逃亂賊之誅也何優劣之足議哉

魏主往依宇文泰

魏武帝受制於高歡徃依宇文太自謂脫虎口吾其莫予毒也然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依則不君矣未幾酖毒之禍尤深於昔嗚呼狄人逐黎侯寓於衛而衛人弗恤意如逐昭公昭公寓於齊而齊人弗救然則魏主之往依宇文泰若黎侯之寓衛昭公之寓於齊也亦可哀矣然則魏主當如之何曰魚不可脫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權魏於是時強臣執柄天子僅寄空名正易所謂也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者惟強於爲善以俟天命則可耳夫何魏武帝兩弑其君而君臣之義缺從妹不嫁者三人而夫婦之倫亂此亦天地間一罪人耳而乃惡高歡之逼徃依於文太嗚呼桓公弑隱而遠與戎盟春秋書公至自唐危之也謂中國無人討之與戎狄於盟特而誅之也然則魏主之依宇文太事正類此使太能聲淫亂弑逆之罪而以順討逆則豈非春秋所許而乃北面稱臣尋復弑逆厥罪惟均噫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必蹈篡弑之罪其此類也夫

賀琛啓陳四事

孟子曰政不足與適也人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事君之道盡於此矣盖人君一心萬事之本梁武不明道術尊信浮圖捨身佛寺此其根本之病也故事姑息之小仁縱父逆之大賊致使父有難而子不救凡有急而臣不拯梁之亡决於此矣賀琛若能爲國忠計議亦力排佛老之謬而啓心沃心使歸仁義禮樂之中顧乃上書言四事抑末矣今考其所謂四事者一謂守令之侵漁二謂風俗之奢侈三謂有司之深刻四謂賦役之洪繁此特攻治皮膚之病非切中膏肓而拔去病根也又何怪乎帝不見聽而反下詰責之詔哉噫

幸寺講經

嗚呼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道而斯道畢載於六經六經者帝王所以化民成俗之具也梁武以君人之尊而攻夷狄之教不詣國學而幸同太寺不講六經而講三慧經夫三慧之說始於鳩摩所譯其鄙淺而無稽甚矣又何可以經名之哉若有異主出必將投之水火絕天下之疑今乃留居僧寺而日與緇黃講繹此豈貪生圖利而謂浮屠有靈能作禍福也嗚呼浮屠如有靈必不失矣夫何講經之夕而付之烈焰之中然則佛之教甚無謂也有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而乃醉生夢死復不覺悟倡建塔寺高大浮屠嗚呼梁武之奉佛亦精且專矣夫何臣叛其君子叛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叛命栁仲禮而仲禮叛雖有子及孫皆遷延顧望略無爲君父討賊之義遂至餓死臺城貽笑千古然則浮屠氏之學果何益哉噫

侯景舉十三州內附

按春秋於襄公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於昭公書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夫邾莒之大夫微者也但名姓不登於史策而此特書其姓名者惡其以地叛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也其書來奔譏其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衰世之事也侯景爲東魏臣子而以十三州來附於梁此於邾庶其莒牟夷事相類也爲梁計者正宜拒之勿令通使卻之勿令入境則非惟可結東魏之和而亦可杜蕭牆之禍矣夫何武帝聽朱异之說貪河南之地受之而封之臺城之禍非於此乎此杜弼所謂投之利器誨之慢藏也且景以東魏之地旣以降魏復以附梁此其反覆詭狡可見矣豈有叛其故主而不能叛其新君者哉何武帝之弗思也梁城之禍將誰咎乎後世有欲納叛臣者盍以梁武之事鑒之矣

梁主以景爲豫州牧

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戰而喪師敗走則當束身歸朝自詣司敗以正僨軍之刑人臣之大節也景乃以詭計襲據壽春雖曰自求貶削而逆節不臣之迹已兆於此矣爲梁武計直當正不赦之罪而按兵境上誅此逆賊否則亟命邊將分兵守備以防其衝突則不戰而屈人兵豈不保金甌於永終乎夫何武帝寵信姦回又從而封爵之此借寇兵資盜糧者也他日景兵入城正杜弼所謂從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龍蹯詎延刻頃之命噫梁主之愚一至於此可爲萬世納叛臣者之戒也

侯景攻臺城

按春秋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於遂自殲也侯景東魏一匹夫耳何以能攻臺城哉乃梁武帝自納之封之而自攻之耳蓋至貪如武帝至愚如武帝遂至此極詩曰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其梁武之謂矣

湘東王繹不肯從太寶之號

討賊之義當如拯溺救焚故書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故夫師次于匡次于聶北于雍榆皆緩師畏敵所以見譏於春秋也梁自侯景作亂圍臺城

數月諸鎮援軍四合正宜乘時勠力捕誓不俱生以濟君父之急以雪國家之耻縱事或不濟而臣子之情盡矣湘東王繹不肯從太寶之號於梁諸子弟中若知所重者然遣兵赴援至七閱月方次于武城武城郢之地其去臺城凡幾里今乃遷延不進坐視臺城之禍及其父亡能之痛及其兄嗚呼繹之緩師畏敵如此其志何爲吾以爲繹幸父兄之死而欲南面稱制故不肯從其兄太寶之號也以爲吾未嘗爲太宗之臣兄終而弟及傳位之道也不然如譽如詧繹兄弟也何不汲汲於勤王而日夜攻湘州攻襄陽屠戮兄弟有寇賊之所不爲者嗚呼繹之不孝不弟不仁不義莫甚於此卒之喪師覆旅身爲俘馘豈非上帝降靈此爲假手天道人事安可誣乎

陳霸先舉兵襲僧辨

王僧辨與霸先共誅侯景有功梁室宜思同舟共濟之義況今霸先以立淵明之故遂操戈反射陷之死地何不義歟是不然淵明蕭懿之子敗軍之將失地之人其不足繼梁祚明矣齊人不道强以兵納之爲僧辨者當謂方智既立神人有主社稷有奉以大義拒之境上可矣今乃既立方智已北面臣之而復納淵明國有二君可乎按春秋鄭忽既立而宋人納突內則祭仲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此與齊人納淵明而王僧辨主之事相類也然仲尼於祭仲責其不能立乎其位於突不係之鄭於忽則稱爲世子蓋有說也霸先之襲殺僧辨其深合於春秋歟原僧辨之納淵明者蓋畏齊人之逼而爲是舉耳觀其[illegible]克詣景拜謝而見梁主此其欲倚[illegible]大臣爲國柱石之義嗚呼處侯景之亂而始[illegible]先一人而已然爲義不終而逼帝傳位自附於蕭衍劉裕之列豈不深可罪哉

宇文太設施依倣三代

三代治天下之道可爲萬世法宇文太乘元魏擾亂之餘而依倣三代法周禮而建六官作九命以叙官爵自漢以降官名法度少有可觀者惟宇文氏耳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然則宇文太其無可議乎愚以爲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宇文太何人既殺孝武又弑廢帝此亂臣賊子之所爲其餘何足觀耶且太依倣三代矣何不依倣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輔成王乎而大節如此乃王莽復井田之流歟

武帝知勇兼備

昔晉昭欲去三桓而有乾侯之辱曹髦欲殺司馬而有成濟之禍甚矣權臣未易去也周文帝誅鉤太憝不動聲色蓋其蹈藏晦匿於十餘年之久於國事無所關預於宮中行家人禮此如鷙鳥之伏雷霆之蟄蛟龍之蟠絲髮毫芒不露圭角可不謂知勇兼備乎然愚竊恨其所以誅宇文者猶有未盡也蓋宇文殺二君之罪重專一國之罪輕周公不能發其大逆告之三君之廟殘其身汙其宮而瀦焉而乃以專國之故用詭計斃之王挺之下而已嗚呼此豈伸討賊之義者哉

高熲取陳之策

昭玄猷取陳之策卒以困江南而并吞其地此決勝千里之謀歟愚謂此詭詐之術非王者時雨之兵也夫陳叔寶惟妃嬪是溺詩酒是娛逸游是好以天神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昵以百姓則不恤而恤犬馬恭暨之作奇技淫巧酒誥之縱淫泆匪彝多方之罔中內亂吻憤日欽熏有之矣是黃屋左纛出警入蹕之中居一小人焉高熲苟能輔楊堅王道則當移檄遠近聲其不赦之罪奮戈揚旍爲百姓誅殘賊此則所謂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而湯武之功可復許乎夫何高熲大義不明而害陳人之農時燒陳人之積聚夫伐罪以弔民也今罪人未正其刑而陳人已先受其害矣伊尹之於鳴條太公之於牧野夫豈若此乎異日身作橫禍不得令終豈非傷人財力滅人家國天亦惡之歟

楊素無心圖富貴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楊處道以斗筲之才欺君誤國本鄙夫也而乃曰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噫將誰欺乎按史素爲周柱國則亦周室之秉鈞者矣義當竭忠盡瘁以盡匪躬之節可也而乃阿附楊堅以致威勢浸淫潜移神器於后父之家而不耻非有心圖富貴如是乎逮其事隋則又讒諸忠良暴害百姓以陰謀而廢太子勇立天下之賊與聞乎弒以終身之寵豈非有心圖富貴而何哉逮夫楊玄感作亂墳土未乾闔門俎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然則素非無心圖富貴乃無心保富貴耳是知積惡必有餘殃多行無禮必自及此之謂矣

深根固本之計

楊堅謂周天元遣諸藩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其料事可謂明矣然明於知人而暗於知己何者太子天下根本未易動搖故春秋記子同之生許王猛之立鄭突歸而不氏以國所生立而得係於齊此深根固本之說也堅既立勇東宫矣而尋以讒口之惑廢嫡立少且所立者弒逆之賊姦惡之子也故凡弟骨肉皆遭橫禍不旋踵而盜賊遍起宗社丘墟深根固本之計果若是乎

堅作刑書要制

昔子產鑄刑書叔向以爲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噫後世人情滋僞文吏弄法輕重出於其手刑書可無制耶楊堅相周作刑書要制史謂更定法爲寬大以愚觀之則未爲書曰汝陳時臬司刑殷罰謂司慈不親殺人而付之有司也又曰要囚服念至於旬時謂爲因求生道而緩其死也今以一怒之頃殺李君才於殿內可乎且其立法盜一錢至死豈所謂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者哉夫周禮八議議親議功議貴議賢而諸王以無罪戮史萬歲高熲以無罪誅又豈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哉以此觀之堅所作刑書皆不足觀矣

王氣在此

天惟時求民主撫之則后虐之則讎故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陳主崇飾乎沉檀之宮酣歌乎玉樹之曲贈答乎狎客之詩流連乎長夜之酒嬖幸如江總孔範之徒專權亂國荒廢政事此天之所棄而人之所怨者也齊兵三來周士再來特幸而摧敗耳此豈可恃耶方隋兵臨江正剝床以膚之日後主若知天命人心不可當恃而大飭武備頓革弊政猶恐禍在旦夕今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夫天命歸之謂之王人心戴之謂之王天命去矣人心背矣則謂之獨夫耳而豈有王氣在耶嗚呼叔寶談王氣孔範誇天塹陳之君臣其蠢繆至此或納之胥井或投之邊裔也宜矣

長江天塹

按春秋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蓋虢有下陽猶秦有潼關蜀有劒嶺吳有長江晉國之門戸也春秋此義以城郭溝池爲固以山川丘陵爲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也然則孔範謂長江天塹不亦信乎是固然矣然成公九年書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明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而城郭溝池守邦之末也故經於莒潰安得不書曰以謹之哉陳叔寶當國勢削弱之餘而荒淫無度不脩政事孔範若能爲國家深計則當格君心之非脩國是之闕張皇六師以壯國勢使無間隙之可乘則大國有吞噬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隋師雖欲過長江尺寸不可得矣夫何孔範姦佞諂諛積成後主之惡當隋師壓境而猶不知畏憚且曰長江天塹彼豈能飛渡耶嗚呼長江固未可飛渡也而賀若弼自南徐揜虎自北所過奔潰如入無人之境此即楚人入鄆者矣又何天塹之可恃耶嗚呼孔範誤國之罪至於此若夫隋文論五佞之罪止投邊裔尚亦爲失刑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九終

屏石戴璟著

蘇威五教

昔舜之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是五教者聖賢所以維持天下之道也蘇無畏以此教民可謂知所重者云何士民嗟怨而叛者四起乎愚謂聖賢之治天下必先養民而後教民故詩論后稷必先立我烝民而後陳常於時夏王制謂無曠土游民咸安其居而後興學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畢命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文中子曰仁生於歉義生於豐故富而後教則民之從也輕矣隋民自天元虐暴之餘兵火擾攘賦役繁重其不聊生甚矣幸而隋變爲隋

蘇威當勸其君行王道而先之以分田制里輕徭薄賦使之仰事俯育咸有所賴然後以五教施之而使之持循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則莫羅陳教肄肄不違而先王雍熙太和之治豈不可致耶夫何瘡痍者未起呻吟者未息而遽以五教責之使必習道之使必行此所謂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也嗚呼不思於凶德則以穆穆在位蘇威逆黨何足以語此

蘇威何如人

威父綽爲周之臣當禪隋之議威遁歸田里若可取者居無何而襲封師保在朝所議不過減賦役諫銀鈎阻擅殺定律令而已於國家君臣父子兄弟之大倫任其敗壞而不循一言以養成大亂此與虞世基輩特百步五十步之隔耳他日王世充躬行弒逆威不能於此時奮一死而爲光祿大夫及化及敗又歸李密密敗又歸越王侗以爲上國柱是乃賣國降虜之賊耳又不自咎而欲謁世民世民正色責之不謁見亦可羞矣然不能加高德儒之誅其亦漏網之魚也若人也烏足置頰舌間哉

楊素爲吾結怨於天下

創業之君當懷儉德以示子孫故峻宇雕墻夏之所以致戒也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商之所以取亡也楊素作仁壽宮窮極壯麗此小人剝民膏血以奉上而不顧後患者也隋文責之曰楊素殫民力結怨於天下嗚呼隋文之良心亦不泯矣使於此或退之田里或屏之邊

裔則忠良吐氣而姦軌消迹豈至有殺逆之變耶夫何知之明而不能去之決反聽獨孤之邪言以爲娛我夫婦而寵任益篤自是煬帝大治宮室以亡天下皆素爲之唱也然則楊素非能亡隋也乃文帝自亡之耳

王伽縱囚來歸

凡人之犯罪至死者是哀凶鞠頑之人不顧禮義廉耻者也豈能赴死如歸以效士君子之信義哉王伽爲齊州參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人詣京師此犯法至死者也伽一切縱之與期而至此君子之所難小人之所能世寧有此理耶吾意縱之而後來必伽許其伸理辯明希冀恩詔而爲此僥倖之望也否此七十人豈若田横之義士而甘心就死地哉且周公之誥商民以爲世

歷三紀餘風未殄而伽一迸因之頃遂能變惡爲善何神化之速至此哉此必無之事也隋文不察王伽之沽名而一切赦之且召其妻子賜宴又下詔四方有曰官盡王伽人皆李參刑措不用矣然則欺偽之風不由之而蠭起哉吾聞罪人不孥矣未聞賞及罪人之孥也書曰孺子其朋若火灼絶言私賞之害也文帝赦罪人而賞及其孥何以示法子孫耶且太子勇秦王俊蜀王秀以無罪寘之死地而罰及其妻子何待吾子不若待囚人之厚耶吾謂王伽沽名之臣隋文沽名之君而魏徵以伽列之循良吏傳亦謬矣

孝基奇房杜

高孝基稱房玄齡必爲偉器稱杜如晦必任棟梁孝之

興唐祚爲賢相者二子也誠可謂知人之鑒矣然愚竊恨其知之而不能用也。夫孝基任銓曹之位陟黜進退自我也豈不可拔二子於疇人中而待以不次之擢耶若吾固舉之而君固踈矣則不能盡以人事君之職亦何頼立人朝耶今乃明知其爲賢而未聞其有推轂之勤卒使大才沉滯如干劒莫鎁埋沙土之中豈天啓唐運而忠賢不用爲敵國之福耶

王通獻太平十二策

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塞之斯爲淵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此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也王通以不世之才苟有太平之策則當深藏不市以待天下之清可也且其言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今乃上書自獻則是好進矣多言矣此豈有道君子所爲乎今其十二策不可見然嘗以中說考之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也意謂正其事者大其始愼其位者正其名必以土襲火色尚黄數用五此其大畧也然其所與言者弑君之賊簒國之人也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何輕身至此耶噫王通作中說續六經以聖賢道學自期者也而出處無章如此吾意其非貪位之圖乃揚己之意耳春秋責備賢者其能不爲浩歎乎

明公正身以治天下

孔子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又曰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嚴尤之策正策也而獻王莽陳子昂之論

奇論也而奏武后君子率唾議之楊素爲周宇文之臣坐視隋文弑君簒位而反面事仇至太寶殿之變惡滔天矣此其罪不在王莽賊后之下是何人哉而可責以正身治天下之事乎若遇叚秀實當擊之以笏若遇朱雲當斬之以劒夫王通以經濟自負者也而昵惡邇姦不以爲恥豈枉尺而直尋乎且其言曰公可慢則僕得矣公不可慢則僕失矣孔子見陽貨果如是其委靡耶夫殺人之盜不責其慈祥穿窬之賊不責其禮義以正身治天下之事責楊素是欲跛者行千里瞽者察秋毫也此不謂之失言耶不謂之失口於人耶

世民說李淵起兵

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燀燎原之焰群盜起逐鹿之

機世民於此說父起兵六年之中席卷長驅奄有天下豈非千古英雄之主乎所可惜者以煬帝之弒父殺兄天地所不覆載者也故文中子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舉兵之初即當聲其罪鳴鼓播告四方則堂堂義氣赫赫如當行天雖湯武之兵不過是也夫何尊江都而立代王立代王則君臣之分定矣而乃襲篡竊之故智自爲大丞相加殊禮然後取焉是亦不可已乎且其所以起兵以宮人脅父而稱臣突厥則父子之情乖而華夷之分亂此何以示後世乎先儒謂太宗有撥亂之志而無反身之學故其創業如此信哉

劉文靜與世民圖大事

世民固有經濟之才然起兵晉陽之計實肇仁爲之倡

也歷塊中誰識天子器相而肇仁遂與結納畫起兵之策正書所謂寡偶羣衆不承無疆之恤者也然使能如漢高以布衣誅無道秦則名正言順而爲王者之師矣夫何肇仁念不到此詐爲勑書發民以鼓怨私侍宮人脅淵以起兵且其尊江都而立代王臣突厥而驕李密此爲詐之計王伯所不爲者嗚呼創業之君舉大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而挾謀詭詐如此然則後世無正家之法有夷狄之亂皆肇仁啓之也吾謂文靜以宮人脅其君文靜之妾亦以上變脅其主未幾裴寂之讒曰一入而身陷極刑其亦自取之也

世民興兵爲誅佞人

佞人爲國家患久矣高德儒指鳥爲鸞以敗君讒國此誠佞人之尤也世民至西河執而誅之[illegible]門斬之宜乎然畏以[illegible]亡隋之臣若裴矩封[illegible]文士及乃佞人之首尤當肆之市朝與衆同棄夫何於高德儒則誅之於軍門於三子則委之重任史所謂姦佞由之貝錦變侍得以擬蜂是也何刑賞之不公至此耶書曰除惡務本周任有言曰去惡如農夫之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勿使滋蔓太宗舉兵誅佞人而吞舟之魚漏網弗獲而跳梁於清渭之淵是豈知帝王大公至正之道者乎故未幾李世勣李義府相繼用事幾危社稷豈除惡弗務之故歟

立代王

昔武王伐殷作大誥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

朕畝故未嘗立紂之子孫者之也隋煬暴虐普天憤怨罪浮于紂此特獨夫耳李淵於此直當聲大逆推明寢殺之事而移檄遠近將兵討之名其爲賊乃可服於此直入長安號令天下執煬帝而誅之以正無赦之罪則即武王終畝之意豈不韙歟今乃迎立代王爲天子而躬自相之則亦隋之臣矣既自相之而尋自廢之此與司馬懿劉裕欺孤弱寡以取天下豈不迹相近歟春秋傳曰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高祖欲爲君而立代王是二君矣此唐之大綱所以不及漢高也歟

李密開倉賑給

武王伐紂發鹿臺之財散鉅橋之粟未嘗行賑給之典

也然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故易曰渙王居無咎謂渙所當渙也何嘗招群盜而就食之哉李密既得洛口倉而恣民所取必使復濡鴈之安脫溝壑之患若可取矣然群盜亦來充飽而委棄衢路以有限之米恣無節之食是割甲之肉餧乙之口此豈知務農重穀之道者哉李密群盜之黨也豈天奪其鑒而爲是舉以取滅亡歟

徐世勣眞純臣

龍干逝滅臣道不明於天下久矣而要之以純爲難所謂純者如大圭無垢白璧無玷大要明出處之分守死生之節而已李密特盜賊之雄耳徐懋功失身從之固已昧利見大人之義也然天造草昧之秋成則爲帝王敗則爲賊懋功既從世密矣則當同新嘗膽以身爲干

城于以剪平荊棘混一區宇豈不爲純臣之次乎令上之不能折衝俎豆次之不能保守社稷卒使亡君面縛輿櫬身爲俘虜誰之咎乎高祖徒以其衆降以啓與密上之遂謂不背德不邀功乃純臣也噫以國降人而可謂之純乎哉高祖既誤太宗又再誤焉卒之一言喪邦唐室幾移然則懋功非純臣也擢髮不足數矣

唐王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

人臣之道以正直爲本唐王以李綱忠款伏伽誠直遂冠其功爲第一則似乎空谷之足音也及考十八學士之選二十一功臣之圖皆未有二子與焉何歟愚謂以當時諫官言之則二子乃絕無而僅有也以創業群臣言之若房杜之謀略英衛之征伐二子拜其下風耳豈特謂之第一哉且以令考之經國遠猷致君堯舜之道二子槩乎未聞焉況高祖樂於從諫未有諫臣不受賞者二子盍不爲國家深計使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盡其道而無脅父殺兄之事乎然則以二子爲諫官第一唐室可謂無人矣

秦王開館延賢

書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秦王延四方文學之士更日宿直討論文籍此有無疆之休而有無疆之恤與王氣象煥然可觀矣然當時所與討論者豈徒效書生尋章摘句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帝王所以化成天下者也太宗所延十八學士若能以道事君而納之彝倫攸敘之域則其殺兄及弟既往

不可諫矣而閨門慚德將來豈不可追哉吾知必不未央一會而薄父子之親也必不納巢生明而亂夫婦之別也必不殺劉文靜而虧朋友之交也必不殺張蘊古而傷君臣之義也豈知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哉愚謂十八學士中如許敬宗之姦邪亦與選中則必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蓋亦孟嘗淮南之故智而已嗚呼登瀛洲者不亦有靦面目乎

如晦王佐之才

五百年有王者興必有名世之臣爲之輔翼必有大識見足以周天下大經綸足以任天下大度量足以容天下杜克明以房喬之薦而爲唐宰首相毫略制度皆二人裁定史謂房善謀杜善斷似矣然愚竊怪二子當英明

之君而於禮樂之間不能斆則其所抱負者亦淺見薄識耳且父子兄弟夫婦之倫所以治國平天下之機也太宗閨門慙德多矣而知悔畧不能以義匡正反贊成其計夫豈以道事君者乎考其所定制度設六省又設九寺而官職濫冗府兵之法可觀而方鎮之勢已兆若封倫裴矩李世勣姦雄詭詐之雄並列左右未聞其有犬決之策以肅清名器也且以杜淹之私恨而欲坐視弗救又豈容德乃大者哉嗚呼如是而謂王佐之才亦過矣

李綱孫伏伽第一

李文紀慕張綱爲人敢瑗名爲綱觀其事高祖則諫殺宇文歆諫錄舞工安叱奴諫太子建成酣飲是若竭忠之臣也然事隋爲太子洗馬官臣隋亡事唐又何面目哉孫伏伽武德初上三事一言天子當納諫二言百戲散樂不爲用三言太子諸王宜擇八輔之速太宗數出馳射伏伽又諫之欲以道養聖躬垂憲後代是亦直矣然玄武門之變伏伽何坐視而亞養成且太宗慙德非一端考史不聞伏伽有一言及此豈知之而弗言歟抑言之而不聽歟知而弗言是不仁也言而不聽是不勇也亦安得爲群臣之翹楚乎當以伏伽比顏雍亦近之也

唐主斬蕭銑

蕭銑故梁子孫因隋室大亂保據荊楚冀以興復梁祚固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梁銑不忍百姓遭兵火之厄而以身來降此其有愛民之仁可知矣按春秋莊公四年書紀侯大去其國謂其不以養人害人擬之太王去邠之事也蕭銑之降殆亦類此爲唐主者當矜其恢復之志而封以百里之國世奉梁紀則武王下車之政可復許乎如其不然則如光武以不死待劉盆子亦可也夫何高祖淫刑以逞而群臣亦無以是諫上者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其唐主斬蕭銑之謂矣

王魏說太子取功名

古者嫡冢始生即書於册故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萬世不易之道也建成乃高祖嫡冢若以世及之禮論之則建成當爲太子無疑矣王叔玠魏玄成直當輔太子以正而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兄弟焉豈在於立功名乎若欲立功名與世民抗則世民取霍邑也克汾絳也降馮翊也守潼關也狥河北也克長安也降李密於黎陽也俘建德於河北也擒世充於東都也走武周於并州也東蕭銑於江陵也殄仁杲於涇水也六年之間剪芟群雄幾平海內此其功蓋宇宙夫豈誅一敗亡之黑闥可與並耶且王魏不聞里克之諫乎太子君之儲貳所以奉齊盛朝夕視君膳者也不可以帥師王魏苟鑒乎此而早爲之所豈有玄武門之變乎

盟頡利於便橋

春秋謹華夷之辨故公與戎盟於唐則書曰衛人及狄盟則書及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若李唐創國之初突

厥興頡利合兵寇邊唐祚幾岌岌矣而世民面責突厥因頡利之使而盟於便橋卒之三虜卷甲而遁若可差強人意也然自愚觀之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也昔宋人易子而食折骸而爨華元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夫當國勢挫抑之秋華元尚不肯與鄰人盟況以中國之帝王而與戎狄豺狼刑牲歃血以要之乎愚謂戎狄所以敢寇者蓋方其初舉義師無故稱臣突厥資其士馬以入關中彼自謂有大功於唐而溪壑之欲未有厭足也然則突厥之敢寇殆有辭矣夫以人主之君後世則而象之厥後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借戎狄以結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於尚結贊此非太宗啓之歟惜乎當時輔佐諸人無以春秋之義告上者使賈誼復生其能不爲之長太息乎

王者視四海如一家

民可近不可下王者以父母天下之責爲已任亦在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已豈召民習射而推心置腹哉治天下自有大紀綱喣喣然之仁不足道也且以唐虞三代觀之睦族而後協和[illegible]與而後風動綏猷而後克殖親親而後求清此施爲緩急之序也故詩謂御家邦必先刑於寡妻至於兄弟自詔定天下必先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以正其家太宗殺兄及弟并其十子即書所謂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天與我民彝大泯亂夫在兄爲不友不恭自相猜忌而必置之死地況能以四海之心爲心哉

今觀太宗之所以處家人如此則其以一家視天下其亦以待兄弟者待天下也豈如聖王其仁如天其德好生而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者乎不然何以識記殺君羨以讒譖誅張亮哉

王者至公無私

人主用人才所以爲天下國家計也故雖可用親可舉魚鹽可求版築可任惟其公而已矣若堯之明揚側陋舜之嘉言罔伏禹之無曠庶官湯之聿求元聖武之建官惟賢此可謂之至公無私矣太宗不用秦府舊人若出於公道矣然自予觀之古之聖王心學相傳有性之反之之學故能私意渾融公道澄徹太宗何如君也三綱立身大節舛錯繆戾不可聞於鄰國且以用人考之

封德彝裴矩皆亡國之臣也夫何於高德儒則戮之於二子則寵任之及觀瀛州之選錄許敬宗顛命之托任李世勣所謂至公無私果如是乎易曰同人于宗吝其太宗之謂矣

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

人臣之道平居以直言敢諫爲忠臨難以伏節死義爲忠忠則不佞佞則不忠正猶薰蕕冰炭不可以同器也天下豈有忠臣而爲佞者哉裴矩大事隋甚被寵遇隋煬帝引御坐親問西方之事此正竭忠効勞之日也夫何使高昌朝伊吾獻地道其君以好大喜功窮奢極侈之事卒之天下大亂隋祚丘墟矩之罪不可勝誅矣然煬帝反謂其至誠以爲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豈大

詐似忠大姦似直有不可辨者耶遠隋祚既亡則當如
徒人費石之紛如之死以謝天下亦少快於人心者夫
何宇文化及殺煬帝反迎拜之爲尚書僕射及宇文氏
敗又臣事竇建德密之裁定朝儀此亦弒逆之黨先王
必誅之賊也然事唐而能獻忠豈出於真心哉太宗英
明自幸脫高德儒之誅故陽爲正論以賣直沽名耳太
宗不察反謂其嘗也力爭嗚呼矩事隋而隋主稱其誠
實事賊而賊首善其爲幹事唐而唐君賞其諫諍此非
同流合汚患得患失之小人而何哉司馬氏謂其非性
之有變其君惡聞過樂聞過之異耳嗚呼果若是則古
人所貴勿欺有犯者爲何如耶所貴遇主於巷約納自
牖者爲何如耶要之君雖不明而臣不可以不忠此萬

古不易之理也

至誠治天下

大哉誠之爲道乎天地惟至誠故二氣五行循其序聖
人惟至誠故三綱五常誼其秩是則惟天地聖人而後能
誠之至其次必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後能造其域唐
太宗特中才之主耳而自謂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抑何
自許之太過乎夫至誠固治天下之道然誠則著著則
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積而至於能化則可謂天下
至誠矣太宗爲人子則脅其父爲人君則殺其臣爲人
弟則害其兄爲人夫則淫其婦大本滅裂如此故當時
政治小康世有夷狄之亂非惟無所謂至誠而所謂思
誠之道亦缺如也噫此豈尋常地位而可輕易言之耶

責德彝不舉 由封德彝華趣之速煬帝幸江都
嘗謂將至敗亡之由 封德彝自陷於賊黨而數其罪煬
而群盜爲弒逆之與 朕不負卿何乃如此德彝慚而退
帝責曰汝德彝士人 惡極豈可復以人理責之哉太宗
以此觀之德彝罪大 弒君之罪殘身汙宮投之豺虎而
於此亂當聲其覆國 凡席之間即詩所謂皐皐訿訿
乃擲之左右養蛇蝎 德彝舉賢父無所舉此豈果無賢
曾不知其玷也及令彝 謂詭計也夫賢才衆適姦邪而以
才耶噫此德彝之奸 同升諸公必將發揚宿惡以正
爲洛雄偉自許若使 以不用柳下惠而孔子謂之竊
不赦之罪此臧文仲 直姦而顧責其誣一世之人此
位也今太宗不能照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其亦不知人矣

賜絹愧長孫順德

士大夫之風俗必自人君信賞必罰爲之表率是故國
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然後周討廉貪以
獎群吏則何風俗之不可淑哉嘗試以晉事觀之矣
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
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之貨也貪墨之臣欺君誤國至此
春秋詳書之所以戒人君當正身率下以爲風俗計也
長孫順德以大將軍而受人餽絹與晉卿之貪墨相類
也太宗非惟不能誅乃賜絹以愧之此豈所以爲訓也
吾聞盤庚之誥矣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
告我高后作丕刑于朕孫又聞穆王之命冏伯矣非人

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予汝辜夫曰作不刑曰惟予汝辜則凡貪人之罪所當正典刑而未聞反賞之也或曰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太宗之賜順德其法文帝之於愧張武耶噫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術而文帝之謬舉也人主不法周而法漢不亦謬之甚乎故其後世以無忌之賢而受文錦一十車以元載之奸而致胡椒八百石此非賜絹之事有以激成之歟

取逆守順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湯武雖放伐其君然順天應人乃誅獨夫耳非君也湯武之取天下與堯舜雖不同迹而實同一道也豈得謂之逆乎太宗以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故其言曰取之可以逆守之不可不順嗚

呼湯武誅獨夫而太宗脅父起兵稱臣突厥尊江都而立代王於理大逆矣豈可與湯武例乎且湯武之守天下鑒脩人紀皇極有建太宗自御極之後即守成之日而亦未見其順焉以太上皇有君之尊有父之親未央宮置酒觴夔一舉後欲營九成宮爲清暑之所而栾果於子道順乎逆乎古者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況以弟婦而爲妃亂帷幕之分以曹王而繼弟紊昭穆之倫此正晉文辰嬴之配子伋壽姬之生也果順乎逆乎中國之御夷狄直當以禽獸畜之而以兩公主一嫁薛延陀一嫁吐蕃是首足倒懸大失帝王之體統矣又果順乎逆乎愚敢以一言斷之曰湯武之創守皆以順太宗之創守多以逆

三代封建不必久長

封建之說久矣自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三代賴之故能享國長久然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禹之德先湯之綏猷武之建極充其根本節目之大也豈徒在於封建乎太宗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策吾意當時大臣必先以正大綱對而蕭瑀乃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噫此不知類者矣夫封建治天下之良法也然不有尾大不掉之患乎故齊桓晉文雖有尊周之功而射王中肩者問鼎輕重者皆封建之諸侯也秦之亡以殘忍刻薄毒流四海一夫作難而七廟隳固其所也豈以孤立之故哉愚謂太宗典章法度

煥然可觀而閨門慚德無異夷狄之俗此政治之最急者也爲瑀者直當勸其君爲德先爲綏猷爲建極而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如董仲舒之對是爲知本矣云何瑀之淺見不足以知此使封建之論徒爾紛紜而竟不決嗚呼使當時人臣能明格心之學太宗豈止漢唐以下人君哉

鑒秦止營繕

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是前代之舉動誠後人之監觀然大率英明之主或初政鮮不清明及即位既久怠懈之心一起故驕奢之事浸與漸不克終者多矣若唐太宗亦其一也蓋貞觀之初欲營一殿監始皇營宮室之弊輒復中止誠所謂監前代以

爲元龜矣曾未幾何而脩洛陽宮至來張玄素之諫自是翠微玉華營繕相繼雖覆以茅茨而費用巨億計矣何獨於此不監秦乎蓋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太宗中人之才本非誠心能儉約者故雖能矯志於登極之初而不免渝節於倦勤之日雖然其視秦皇營阿房驪山之宮而千門萬户大不侔矣其成貞觀之治有由然哉

魏徵論兼聽

唐太宗問魏徵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徵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噫魏徵之言似矣愚特惜其不知本也夫人藏其心有如其面殆未易測識者使凡賢者愚者忠者佞者皆兼聽焉則隋珠魚目畢陳吾前而中心搖惑未免有多岐亡羊之病矣亦何自而明乎中庸曰爲政

在人取人以身吾能齊明而盛服非禮而勿動則方寸之地純粹潔白而洞然鑑空衡平之體由是其難其慎惟和惟一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矣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乎吾觀太宗之病正坐兼聽而無察識之明故君子如房玄齡輩同擢之宰輔小人如封德彝輩亦列之侍從皆兼聽之弊也先儒謂徵之學駁而不純其此類也夫

吞蝗

唐太宗以蝗食民穀舉手吞之是歲蝗不爲災此惟知稼穡之艱難而有愛民之心歟愚謂此沽名之一端非帝王至誠治天下夫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干時豈無蝗生而未聞堯湯舉手吞之也以爲備荒旱固自有具也且蝗一虫屬耳而吞之或足以致病此豈可繼哉設若必以吞蝗可以禳災畿内之蝗不爲少矣豈能一一吞之乎春秋書螟三螽十不過欲人主行備荒之政耳楚莊吞蛭而疾愈此霸者之事又豈可法乎且太宗之吞蝗爲不忍食民穀也然而窮兵高麗死者相枕徐惠妃所謂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蓋有所激而云也然則向者吞蝗之心安在乎愚故曰太宗沽名之君也

出宮女三千

太宗即位之初已出宮女三千矣於此之時即當擬禮經立宮人定數如記所謂一后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妻也而此外皆不復設焉可矣夫何甫及五載又出宮女三千是何宮人之多耶先儒以爲皆隋室所遺之宮女

也愚意不然嘗考隋帝弒於江都宮人或爲王世充所有而裴矩以賜果毅之士高祖入關納宗宮人於兵火亂離之中不應若是之多也意者太宗聘納之濫殆若是乎嘗試論之太宗殺廬江王瑗而納其姬陸爽之妻已聘矣而又欲納之宮中逮晚年聞武氏之美又詔爲才人則其耽悅妃色而聘納之濫可見矣且巢剌王妃弟婦也而納之宮中不亦醜哉愚謂巢剌王妃爲宮女矣此瀆亂大倫之甚者也何不速出之乎蓋其所出必年老貌陋之人於此又可見矣嗚呼晉獻納驪戎之女符堅納慕容之妹梁武取東昏之妃隋主娶陳主之妹皆不克終太宗聘納之濫不幸類是然猶能納諫而屢出宮人玆所以能成貞觀之治歟

敬憚魏徵

人主嘗以爵祿輕天下之事而惟忠肝義膽者以國家自任盡言不顧正論不撓此固人主之所敬慕畏憚而不敢以常禮待之也然必一言一語惟鞠人諫人之教欽念茲在茲惟三宅三俊之嚴式然後可謂之敬賢矣而豈徒禮貌之云乎魏徵在唐以諫諍著固亦以忠義自負者也太宗見徵[illegible]而匿鷂懷中以至於死此固萬乘之尊而憚一田舍翁也然十漸十思君子小人之論明白痛快而太宗聽之藐藐乃罔畏畏所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者鈇如也此豈有敬賢之實哉嗚呼漢武以避帷敬汲黯而終有淮陽之斥唐太宗以匿鷂敬魏徵而卒有仆碑之忍此蓋正直難容枉道易合雖英君亦猶不免歟愚以是知魏徵即汲黯之伍而太宗即漢武之流也歟

瀛洲十八學士

世之賦登瀛洲莫不曰房以謀用杜以斷稱虞姚之博學孔陸之窮經兩薛起河東之俊二李著國姓之貞敬宗拔於氐曹志寧綴於郎署少雲臺之十將多元愷之二朋分六子以並在各三番而遞更登以清都之幽邃給以天尉之奇珍賚以諸亮之珠玉繪以立本之冊青此人之所景慕而瀛洲之所以得名也是洲也環以學海之波聳以群玉之峯芝田花島之參差靈卉異石之蒨葱圖書蘭東壁之秘經史抽金匱之封振振公子之麟濯濯人中之龍浩談霏[illegible]露[illegible]吐乎祥虹是皆妙慕府之奇儲將相之雄者也豈非當時所謂登瀛之選哉由君子觀之昔有唐之肇基俘秦王之獨賢武功既以戡定禍亂之世文治所以粉飾太平之年所當蒐獵時髦網羅英俊而豈可不擇賢愚不辨邪正徒以飾虛文而侈美觀哉夫人臣之道處常則當有朝夕納誨之誠處變則當有納約自牖之義十八士則不然丙夜分番曾不聞所講之何道暇日參伍曾不聞所陳之何猷比晉陽於湯武之跡豈知天討之義哉誘玄武於管蔡之誅豈念天顯之親哉吾固謂秦王之懿德甚多而數子之負所舉亦有不可得而辭者矣或曰如子之言則十八學士固非純臣矣請舉其得失而言之可乎曰志寧之居親喪近於孝也世長之諫田獵近於忠也

收之馬上占辭辭若宿搆何明敏也亮之出入軍旅常與秘謀何勤勞也然而武氏之立志寧不敢言以盾祿保位罪不在李勣之下王世充之亂世長不能死而且臣之則亦賊耳至於亮以賦詩見奇於陳主而復爲薛舉侍郎舉滅來歸則亦黨惡之徒也思廉撰梁陳二書相時撰漢書決疑世南默寫列女傳其才皆長於史矣然所貴乎史者兼才學識之三長也思廉世南皆仕隋不死節而歸唐則其學識可知矣而豈有董狐南史之筆哉穎達爲五經義訓文達明春秋三傳德明編析經旨自以爲於經學者也然穎達仕隋而爲儒士德明仕陳而入講明光殿聖人作經以詔萬世惟忠孝爲立身大節而二子爲人如此雖有之才之美不足觀矣玄道

長於草書守素長於辭翰允恭能詩敬宗能文元敬有
文翰蘇勗有才學雖皆有一長可取也然守素不過通
姓氏學當時但有肉譜之號其餘正若楊子雲所謂雕
虫刻篆壯夫不為者也許敬宗長安城之對昆明池之
對帝丘之對濟漯之對足為一時辯捷之才但搆陷善
良敗壞國是闒門寸斬猶不足以謝天下而其視諸公
寧不愧乎至於房杜輔成業在諸臣之右而立朝建白
不過刀筆筐篋耳於三綱既暗昧而或有未救於自度
又濶畧而或有未貞果學顏子之學乎抑志尹之志乎
以房杜尚然況其他乎哉且夫瀛洲十八人未為害也劉
孝孫何人又以缺薛收之缺哉抑魏徵之忠蹇顏師古
之明達治禮令狐德棻李延壽之史學其為益殆不淺
也而反不厠於其間得非君子之遺恨乎逮夫開元亦
以其事而擬其數若張說賀知章之類十有八人為集
賢學士嗚呼太宗沽名之君登瀛之選已有可議矣而
玄宗又效顰焉是施孟于叔敖也此天寶之亂又何辭
乎

畫功臣於凌烟閣

太宗指周漢之故阯作凌烟閣念元勳於前宣時峙於
後弘文立於左集賢立於右說者謂其千室罩飛萬礎
鰲角呼吸八紘籠絡九有至白輝日卅虹濕露銀榜爭
輝瑤階列素似若誇宮室之壯麗也而豈知太宗崇德
報功之典寓於此哉今考二十四人或開府之舊臣或
開國之元勳或雍雍大藝之儒宗或矯矯百戰之英雄
或闢疆拓土以弘其始或制禮作樂以成其終故世之
賦凌烟者以為甘露之圖繪傳陸徒以雕立為首求平
之追寫高宓徒以先從為冠不若唐之明良相逢足以
扶元老而彰惟翰也嗚呼人臣之道以文武全材始終
純德為難也二十四人之中安知無鶴乘軒而鵝在梁
者哉我儀圖之長孫無忌討定突厥斥土於邊至來威
鳳賦之賜似矣夫何始則不能處建成之難終則不能
抑武氏之橫吳王恪謂其竊弄威權搆害良善未必無
也以是人而為功臣之冠可乎孝恭破朱粲降蕭銑敗
輔公佑史謂獨存方面以功自建豈不信然然侈奢豪
舞妓百餘豈雅歌投壺之儒將乎房玄齡杜如晦謀斷
相資同翊王度且引拔人物致之幕府可謂名宰相矣
然昔日仕隋一為秘書省一典吏部選且以子姻聯帝室
驕奢不禁蕩覆門户是其於君臣父子之道何如哉魏
徵秉直恥君不及堯舜百僚震肅不敢僻可謂一言瘉
百萬兵也然玄武門之變不能死又相之不亦傷教害
義以蕭瑀抑過絕違曾無所忌其辯命論識鑑孝標之
膏肓也奈之何仕梁仕隋有如傳舍商州之止池陽失
節之罪也此誠反覆之小人乎虞世南文章婉婉方之
二陸然與兄世基同仕隋內不能盡規兄之誠外不能
盡死國之忠矣以文學為哉屈突通從平薛仁杲且以
清慎著矣而仕隋為虎賁將如之何不殺身以成仁乎
吾不知太宗烈士徇節之褒夫何謂也尉遲敬德驍勇
絕倫擒王琬於萬衆之中且辭金帛有心如山嶽之稱

辭尚主有犒糗不下堂之義也而以為劉武周偏將詰利見大人之智至於殺建成勦元吉誣德彥之血戰也豈非功之首罪之魁哉張公謹劉師彼龐也代省爆若有為之才也而為王世充長史王世充天下大逆之賊也而從之可乎且取魚投地是亦長君之惡也太宗承日之哭豈亦私情乎唐儉事親能乎幽辱不忘朝廷然居官不事事無賓客縱酒則亦嘗參清淨之風也段志玄有破建德之功有拒闞之勇然立朝最久有何建明比肩之諡斯名稱情云乎哉劉弘基破老生而下馮翊擊文帛而定長安論功雖為當時第一矣然兩陷賊斬為賊所拘豈決勝萬全之計若耶殷開山從平仁杲討王世充非為汗馬之勞也而為薛舉所乘兵致大敗毋

亦昧左次之義而名與尸之凶者乎劉政會留收太原謂精戎政固矣但以衆兵之故誣王威謀反而殺之是懸暢其心者也程知節寨洺先發自謂得左右手若僕傑矣然始事李密密敗來奔其亦乃亂乃舉一握為笑者乎柴紹從起晉陽下臨汾而以任俠聞則不過張數之類而已李靖黃登文武以三千騎蹀血虜庭此韓擒虎以孫吳方之非弘以王佐許之而太宗亦謂古之韓白衛霍不能加也至其晚節闔門稱疾畏遠權勢亦人所難所可憾者仕晉為長史亦白璧之瑕耳李世勣以八萬騎敗薛延陀以三萬騎破突厥此英衛所以齊名也然贊成立后之計而唐之宗社幾墟焉其罪可勝誅哉侯君集有襲高昌破吐谷渾之功但求盡兵法而此

手為殿下用之謀則非人理矣張亮舉黎陽伐高麗而以弓長之讖延納妖人妄論禍福雖殺之不以其罪亦非善終之道也故李溫作二十二贊而沒君集張亮之名蓋以此矣破潼關而定陝右則有長孫順德然受贓賜絹比之禽獸不亦可羞哉高士廉本名儉以守行乃能設條教以化益州之俗導汶水以蘇巴蜀之民其奏議必焚槀其銓選必鑒別若有可取矣然定氏族志以皇族外戚為首信乎所乏者骨鯁也故嘗念而論之若魏玄成之能諫李藥師之能謀房喬之能容虞伯施之能文而加之以禮樂用之以中和則亦庶乎天下之全材矣大抵文武之君作而周召之臣出太宗澄聲於氣上干天和有何貞元會合而人材挺生以追隆古之盛

哉然則太宗之圖功臣亦不過沾崇德報功之名而已不然何於玄齡有遣歸之事於魏徵亦有會殺之心哉自是而下高宗圖於永徽若王珪之類是也肅宗圖於寶應若郭子儀李光弼是也德宗圖於正元若李晟馬燧是也宣宗圖於大中若李峴至李愷是也是皆繪畫於凌烟閣之間得非貞觀忠厚之意有以兆之乎何可多尤也

玄齡與如晦引拔士類

以人事君大臣經國之道也然必彰癉之審其真而謁揚之稱其實始可矣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又曰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吾論唐初群臣若封倫之褒逆裴矩之

讒佞正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也此輩投之遐裔亦爲輕罰而房杜乃引援左右以充耳目之官則其所引援者亦可知矣或者以爲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可不謂引援士類乎愚謂握髮吐哺之事不見於世久矣而房杜獨能以推轂人才爲先固亦有宰相之器惜其少氷鑑之明而乏骨鯁之直故桃李之賢固培植於庭中而雞犬之客亦鳴吠於門下矣嗚呼爲大臣者其必其難其愼惟和惟一而後可哉

玄齡吏事文學

史稱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意謂玄齡明達吏事似也而輔以文學何在乎餘不復論姑以大節言之夫有文學者能輔君興禮樂而玄齡緘默不能對又出叔孫通之下矣且兄弟人之大倫鄭莊之克段齊桓之殺糾萬代之罪人也而玄齡謀殺建成使太宗負萬古之謗此豈嘉猷嘉謀入告乎內耶且夫禮始於謹夫婦人臣者扶植綱常之樑棟也公子頑之淫亂詩人比之鶉鵲不若今太宗立巢剌王妃瀆人倫甚矣而玄齡坐視弗諫則將安用彼相哉且陸爽之妻已聘魏徵之諫明矣而玄齡奏留宮中至再至三天下何少美婦人而爲謀不臧如此乎嘗試思之玄齡從學河汾是必宜以三綱五常講之素矣此其輔君則大不然得非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乎昔賈生謂大臣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其諸玄齡之謂矣

房杜謀斷相資

史讀房善謀杜善斷信乎以愚觀之昔臯陶爲禹謀矣而教之以惇敘九族伊尹爲太甲謀矣而告之以立敬惟長召公爲武王謀矣而示之以時庸展親若夫以弟殺兄此人倫之大變三子非惟口有所不忍道耳亦有所不忍聞矣夫何玄齡勸秦王殺建成與元吉并其十子殘忍刻薄莫此爲甚此與劉裕蕭道成子孫屠戮骨肉如斃犬豕者相似也此詩所謂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大猷是經也夫不以禹湯武望其君而以衰世大惡之事導之此可謂善謀乎如晦之善斷殆無可考按史玄齡謀殺建成召如晦斷之此其一証也使如晦有臯陶伊召之見則必勸爲季札爲子臧以全兄弟之恩矣顧乃雷同而附和之卽詩所謂謀之不臧則具是依也何善斷之有雖然唐之臺閣規模皆二人謀斷之力也惡可深非

王珪確論

太宗命王叔玠品藻玄齡以下人物時人皆服其確論以愚考之竊未然珪謂房玄齡孜孜奉國知無不爲然事多委靡而無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節觀其纔一開口馬上諸貴寖淪前議者紛紛然史不絕書矣李靖若才通文武則必如魏相之諫伐匈奴夫何以甲冑主征伐而不能以放牛歸馬之事匡其君是特出將之才耳溫彥博請徙突厥中華以開後世戎狄之亂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者豈應如是之踈乎或戴冑曰處煩治

剩衆務畢舉然爲王世充之臣而不恥則大節已喪矣唐初諫諍之臣莫如魏徵珪謂以諫諍爲己任是也然所謂恥君不及堯舜者安在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魏徵初爲建成府僚而建成爲太宗所殺則太宗正堯舜之罪人也魏徵於此直當與太宗爲仇敵而死建成之難夫何反面事仇曾無愧恥則所謂恥君不及堯舜亦非徵所當爲矣珪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於數子有徵長愚謂天下之濁惡莫如封倫裴矩宇文士及者而皆布列要津翹然居百僚之上然則所激所嫉者何在毋亦舍豺狼而問狐狸耶嗚呼珪之品藻人物踈繆如此而時人顧以確論許之豈公孫丑齊人之見也夫

魏徵封德彝論治

昔中行嫚不道張魚矯曰御姦以德御軌以刑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矯於是出奔狄封德彝之惡浮於中行嫚多矣尚可與之論治哉考史封倫以諂佞事隋剽致大亂於此不能指身以謝天下而又臣事王世充身行弒逆之事此罪大惡極之人國家所必誅之賊也尚可與之論治乎哉愚謂太宗不能施殘執之刑魏徵不能行沐浴之請而乃與之論治有愧於張魚矯矣

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

仁義治天下之要道性之者堯舜也反之者湯武也其所以成雍熙太和之治孰非仁義中來耶柰何帝王之道統不傳而仁義之道衆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矣漢文仁矣而尚黃老宣帝義矣而流申韓何唐之太宗猶能兼而有之乎愚謂仁者必能敬父義者必能順兄太宗於父有宮人之脅何有於孝於兄有玄武門之變何有於順不孝矣不順矣則仁義安在乎說者謂太宗不仁不義則何以削平僭亂而成貞觀之治哉愚謂太宗假仁義之名以納斯民於驩虞之中此所以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歟若使以仁義自檢制而完全不缺則必能正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而二帝三王之治復見於唐矣夫豈止於小康耶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終

昇石戴璟著

玄齡奏閱甲兵

國家不可忘戰忘戰則危故除戎器戒不虞亦大臣憂國之一事也不然何聖如武王而曰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賢如魯侯而曰敿乃甲冑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乎且周公戒成王亦曰詰爾戎兵召公訓康王亦曰張皇六師然則玄齡奏閱甲兵遂勝隋世其殆武王魯侯之所以治國而周公召公之所以相君者乎噫不然也國家而亡戰者固非也而黷武者尤非也故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著於頌放牛於野歸馬於山見於書息貫革之射脫虎賁之劍述於記此古人之慮蓋深

遠也夫國家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在文事武備兩盡而馬上不可治天下也而甲兵安足恃者且玄齡不見隋室之亡乎煬帝自恃甲兵精明而集百萬億萬窮征遠討卒使原野厭人肉川谷流人血於是民窮盜起而宗社遂以丘墟矣今又奏甲兵遂勝隋世不將啓人主好殺用武之端哉大臣陳善閉邪豈可如此幸太宗不用其言而晩年伐一高麗師行萬里反致蹉跌吾意由玄齡此奏使志氣驕溢投種於地有待而發也然則比盜之蹠何及耶

世南上聖德論

與戒其君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其君曰無若商王受大舜至聖之君成王亦守成之令主然而以丹朱商受戒之者恐其勤始怠終而投之苦口之良藥也唐太宗雖曰創業之明君然大綱不正之事間見層出不可人意者多也世南於此直當犯顏匡救拔去其心腹之病根必使彝倫攸敘而君德有日新之美此不亦補天浴日之功乎今而無一言及於獻替乃復揚厲無前之洪勳鋪張不世之奇績讀其言若虞黃復出也此與封倫宇文之佞何異哉考世南以德行忠直博學書翰文辭著名而所爲如此噫此亦讀書不識字之人也哉又曰世南之可罪者自其在先朝已有蘧篨戚施之容矣按史隋煬帝嘗問世南我性不喜人諫蓋以世南有五絕之名而問其是非成敗何如也世南不能以古今治亂之迹言其難而開所蔽反唯唯無一言此煬帝卒以

拒諫而有江都之禍也其兄世基專權亂國世南不能如曾肇之諫曾布而反受其豢養之私他日逼於天討請以身代亦不過婦人之仁而已愚嘗以是而論虞世南之爲人其所上聖德論亦將以隋主不喜人諫之說待太宗而爲是逢迎諂諛之舉歟幸太宗英明而佞言無以投其隙也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噫豈意世南有五絕而爲此狗彘之行哉

叔達讜言受賚

甚矣人臣讜言之難也皐陶一謨闡天敘天秩之理伊訓數語明立愛立敬之義說命三篇蓋爲學爲治之術此人臣讜言之最萬世所當法者也予觀陳子聰於武德中不過欲高祖傳位秦王而已曾謂以爲讜言乎愚

謂太宗未殺兄之先倡平禍亂功蓋宇宙勳之傳位固宜然逮玄武門之兵一舉而太宗之罪已滔天矣夫有至尊在上而戕骨肉於危疑之間若以王法裁之直當明正典刑而功業在所不論矣於是別選宗室之賢以君天下亦不為過惜乎陳王聰不明春秋之義而徒計功論業誇張而侈耀之使弑逆之人居天下之位其亦阿所好矣夫豈得謂之讜言乎太宗不知自愧而反私其所愛賞以上大夫之位嗚呼使皐陶伊傅處此太宗不免受罰而安能賞人哉

不私外戚

太宗以長孫無忌為司空而曰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蓋以無忌為有才也及凌煙之圖亦以無忌為冠愚嘗傳

求史傳而究其終身之行特庸人之才耳何足為元勳耶奚以明之太宗與無忌為布衣交且有椒房之親此正臣子披瀝肝膽之日也太宗闔門慚德豈止一端無忌不能匡救一二而反贊成人惡是固助桀之人耳逮太宗欲聞其過而復詔諛以悅之此去忠得患失之小人何與乎段志沖請傳位太子蓋監魏王爭立之變而習見太上皇傳位之事也夫何罪而請誅之耶吳王恪有文武才太宗欲立以為君宗社之福也乃固爭而議遂寢卒以神器付不肖子又誣以叛逆而芟夷之何忍耶任城王道宗有功於唐有親於唐無忌不裁以八議而以私憾貶嶺南其類秦魏抃報復睚眦之怨也逮高宗欲立武氏而賂以重賄餌以高爵乃佯為不知而遂受無名之賞此豈臨大節不可奪者耶然則以諫諍不若王魏以軍功不若英衛以相業不若房杜真所謂庸人之才耳有何元勳冠百僚之上而齒錄之超升之雖曰不私外戚其誰信乎韓呂黎云蓋棺事乃定一時之過譽終豈能逃萬世之公議乎

胡越一家

太宗置酒未央宮以胡越賓服起舞詠詩乃嘆曰胡越一家說者謂太宗能服上古所不臣也然自愚觀之大禹西戎即敘矣成湯氐羌來王矣武王九夷八蠻通道矣未聞以夷狄為一家也夫何胡越之人父子有共穹之陋兄弟有彎弓之忍夫婦有聚麀之污此正禽獸之國而先王置之荒服所不治者也以為殊俗醜類不可

以亂中國衣冠也太宗創業明君正當以先王為法而謹華夷之辨東晉五胡之亂可鑒矣夫何聽彥博之策而徙之境內使與中國縉紳為伍嗚呼此豈一家之人而以一家待之耶愚謂中國所以異胡越者以其有仁義禮智也太宗為人子則脅父為人夫則亂內為人弟則弑兄較之胡越之俗宛然一轍故每每麾夷狄而進之正猶同浴而不見裸裎之醜也若使太宗以綱常治天下則以見我之長形彼之短必岐胡越而二之矣而豈屑與之一家哉厥後以尼妓而居后妃以胡種而濫女后以閹宦而易太子家法相傳率歸之胡越而後已皆太宗啓之也

長孫順德愧絹

順德以元勳外戚當爵位厚復以貪冒聞帝賜絹以愧之固非罰惡之正道也然其後刺澤州以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俱通餉問至是絕摘無所假容是昔為貪吏而後為良吏也傳曰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吾於順德云然

戴胄忠清公正

戴玄胤卿大理減校尉罪詐冒資蔭當流其言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屬所司臣敢虧法乎是即張釋之所謂登時殺之即已既屬廷尉天下之平也夫釋之此為先儒已謂待君輕待臣重也胄何為蹈陳談哉且玄胤數納得失咸有可觀似矣太宗不甚足之政多見於關門而胄君無一言及此乎逮杜如晦薦胄當選舉是

亦以胄忠清也然抑文雅獎法吏人以寬學訾之則亦豈得為忠清哉吾謂不雜於詐之謂忠不雜於濁之謂清王世充謀篡已非一日胄乃勸之以伊周事業是失身於不可言之人矣忠清者果如是乎哉且既事隋又事賊當時若遇漢高祖寧免丁公之誅乎

盧祖尚何如人

盧季良當大業末善御衆所向有功字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于時豈不可興義旅圖恢復而乃以州歸高祖則亦不忠矣雖曰歷蔣州壽州所在有聲然謂之才備文武則過矣才備文武之人剛不吐柔不茹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也交州都督之命始受詔而終托疾豈君命召不俟駕之義耶逮帝遣如晦諭旨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既許朕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君之言如此其懇到也而季良反曰嶺南瘴癘當無還理遂固辭佷蹇不恭帝怒此為甚斬於朝堂雖太宗之暴然亦季良自取之也記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行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祖尚之辭君命亂矣此非萬世人臣之永鑒哉

蕭瑀何如人

蕭時文本梁明帝子梁亡事隋則亦已矣何出守也煬高祖招之挈郡來歸名節掃地盡矣其作辨命論有曰人受天地而生謂之命吉凶禍福生於人令一歸之命非先王所以教人似矣然終身佞佛至欲祝髮為僧豈

非貪生畏死不安於命乎房杜唐朝第一流宰相而以朋黨反側詆之其立心陰險如此而可謂社稷臣乎然則貞褊之謚則亦天下之公論矣若夫自瑀進遡八葉宰相毋亦瑀之遺衆孤立有可取者召之歟

虞世南何如人

虞伯施受學於顧野王能懿為列女傳議者方之二陸為太宗謂其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固也然人倫豈有大於君臣乎事隋事唐有如傳舍有人心者可自愧矣其立朝所建白不過山前蛇見山東星孛歷氏之疏而已果有董子正心汲黯多欲之諫乎然則世南乃腐儒耳何足算耶

李百藥何如人

李重規本李德林之子以多病名百藥少號奇童七歲能辨卯䣊之謬出在傳其諫承乾作贊道賦詞致豐贍真王器之家法也承乾若能知所鑒戒豈但終天年哉故太宗謂其老而才壯齒宿而意新嗟若重規者亦未可小視也

蘇世長何如人

世長年十餘上書周武帝能勸之以不侮鰥寡爲政以德亦人所難也至於獵涇陽則以太康之十旬諫宴披香則以隋煬之淫侈諫若所謂愚直也所可恨者事隋爲王世充太保洛陽平來歸唐帝誚之是也乃不自反又以逐鹿忿詞獵之語塞之何哉夫雍齒管仲聖賢所不道也世長不能以荀息仇牧自處而以二子自擬其

亦失守而辭屈哉又曰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惟蒙比賢嗚呼融當天下大亂未有所屬而遂來歸漢故其功可侯也世長爲世充臣直當坐亂賊之誅矣而又揜大罪于重賞其舟敗溺死天亡之也其直名長而意短口正而心邪者哉帝之論人皆失獨此最得其情也

陳叔達楊師道薛元敬薛收何如人

薛收書檄露布辭若宿構元敬掌文翰號稱職故河東有長鶵鵷鶵之號焉然與登瀛之選十八人豈有一人能及天下國家大計者乎陳叔達陳宣帝之子得葡萄恩親若孝矣而閨門有不羞之醜楊師道慕孔光溫樹若密矣而銓人無甄品之明張玄素孫伏伽皆以直諫名也而同爲隋令使則亦事異姓矣論人當觀其大節豈可但曰天下亂但觀其才不觀其行哉

尉遲敬德溫彥博何如人

愚讀貞觀史每稱敬德篤夫婦之情彥博深君臣之義是亦唐初人臣所難也何也尉遲恭歸太宗卻金皿一車之賜建立奇勳後以公主婚之固辭而止使王允可愧而宋弘可作也彥博使突厥突厥問以中國虛實不對至因陰山備嘗窘辱若非李靖奏凱彥博其有牧羊之節乎吾於唐臣多其才而少其行讀二傳爲之撫掌而嘆美也

孔穎達五經正義

孔穎達與顏師古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太宗改爲正

義迹其包括異義固詳博矣然博士馬嘉運已駁正其失豈非謬冗者多有可議歟愚以爲五經之道若大路然固當知之而尤當由之蓋五經之道其大要以三綱五常爲御世之隄防立身之質幹也口聖賢而行市人亦何以語五經哉史稱仲達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博士煬帝召天下儒集東都與議是亦隋之臣子耳云何隋亡不能死節而北面於唐乎夫爲臣不能忠爲子不能孝則必燭理不明而於聖賢之道矛盾不相入也昔人謂學六經或失之愚或失之賊其是之謂歟或曰仲達於太宗有若無實若虛之問能虛心諷諫亦可取也嗚呼婦人事二夫雖有姿色之麗織紝之巧何足稱哉吾嘗以是觀古今人物不徒責穎達也

顏師古何如人

師古在秘書請求天下書藏內府於是考定五經諸儒詰難輒引晉宋舊文折之是若有志於聖人之道者也然多引後生與仇校抑素流先貴勢淸議薄之太宗所謂事劇為官無聞是也夫論六經之道而以貴勢為先是假聖賢傳心之典為吾身媚寵之地也何鄙哉且班固漢書有何精蘊而為之箋註入山封禪夫豈美名而為之章儀然則師古之學學其學而非正學也吾尤所惡者仁壽中李密為尉而以割雞之喻對張柬則亦壯矣高祖入關不能死節而謁見長春宮浸于政柄然則師古平日所學者何學而名節掃地至此耶

縱囚來歸

春秋莊公二十一年書肆大眚譏也何譏乎舜典曰眚災肆赦解卦曰君子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自不識以至遺忘自幼弱以至惷愚皆赦宥之未有不論罪之重輕而一槩姑息之也此春秋譏莊公之意乎唐太宗縱囚來歸曰來歸若可美矣而縱囚則未善也夫謂之囚者必殺人不可赦之賊也當辟則辟何以縱為縱之去而復使之來正歐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望小人也小人放僻安頑信義而有已去復還之事哉其必下明詔曰若已縱而復來必赦其罪此皆偽倖其不必我毒而復來也嗚呼此可謂萬世經常之法乎沾一時之名以壞萬世之制故曰太宗假仁者也

公主妻薛延陀

易曰帝乙歸妹以公主嫁諸侯則有之矣未聞嫁夷狄也昔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強大來娶于鄭子產以楚夷狄之國也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子產謹華夷之辨至此後世不幸而有夷狄求婚則當如子產之智可也唐太宗見不到此而願以公主妻薛延陀嗚呼堂堂天朝奄有萬國顧以天子之女而匹配非偶有慈父之心者可無愧耶故其後遂為故事明肅代之女往往出嫁外夷延至唐末而公主作孤鵠之歌聲甚悽涼亦可悲矣說者以為此非太宗作俑也以景公而有涕泣女吳之辱以魯宣而有高固委禽之逼以漢高而有匈奴和親之舉太宗以公主嫁外夷正欲結甥舅之好而休兵息民為邊境無虞之至計也噫是豈帝王內夏外夷之道而可法之耶且此三君者或以壤地之小或以兵力之弱故眾寡不敵而為是含污忍恥之策猶或可說太宗之時窮髮不毛之地稱臣奉貢正所謂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此中國體統天日尊嚴之日也而顧可已不已使金玉之裔配禽獸之族不亦計之左者耶噫以房玄齡之名相而不能效子產之卻婚以太宗之英君而顧與景公魯宣漢高為伍焉豈皆未講春秋之義者歟

戴胄犯顏執法

按史太宗欲殺詐冒資蔭者而戴胄據法流之若可謂犯顏執法矣然其對太宗之言則非也胄之言曰陛下

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觀胄之言是効張釋之爲心也然豈所以爲訓乎按周官司隷掌凡囚執令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王制曰凡獄成必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方始以成告于王王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此三代之制王者之所同也蓋君當有愛下之仁臣當有執法之義使天子可以不用法而殺人則臯陶告君何以曰恤刑周公何以告君曰愼獄乎使胄之說行則有兇暴如桀紂者出不將任情殺人而何假于有司乎此王子雍所謂輕於爲君而重於爲臣也厥後盧祖尚一言忤旨遂斬朝堂不復鞫問非胄有以啓之歟

顔師古作王會圖

昔武王克商九夷八蠻通道召公進言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而勸之不狎君子必矜細行此賢臣責難於君之意也太宗之時雖諸侯朝貢遠及遐荒然於天理民彝繼一事可道使召公處此尤必深憂遠慮而匡救維持之不暇矣顔師古以該博之才而爲諂媚之行乃作王會圖上之蓋不過誇大神功鋪張聖化云耳此豈人臣事君之忠乎彼武王時雖有王會圖乃史官私録貽詔後世耳豈以是而陳於武王之前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汲汲從諫而其臣有上王會圖者有進聖德論者況皆出於名公鉅儒之手唐初可謂無人矣哉

孔穎達五經正義

世衰六經之道惟聖人能作之惟大儒能述之孔穎達五經正義豈果得六經之道者乎姑以易言之彼[illegible][illegible]所謂制器尚象之事或取諸卦德或取諸卦象或取諸卦義不可以要與拘也而穎達皆以爲卦名是特遵韓康伯之說而雷同附和之耳豈能卓然有訂正之功而不悖聖人之道者乎即此一端觀之則穎達之五經正義特不過章句之末耳故嘗謂楊雄作法言而未必可法王通作中說而說未必合中穎達作正義而義未必歸正要之有名無實則均耳

魏徵録前後諫辭示起居

春秋之法爲尊賢諱而魏徵録諫諍事付史官得無不可乎曰春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苟以諫諍爲當諱是以諫諍爲非矣也則後世誰復有諫諍者哉今

觀伊訓太甲無逸立政諸篇皆伊周之所諫諍者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令主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觀其書可見矣今欲削而去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爲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諍無傳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數君之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讓者爲之耳然則魏徵之録諫詞正得人臣之義而太宗以是停婚仆碑焉甚非人君之所爲也此吾有取曾子固之論焉

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

古之所謂名將者非但以才之雄而兼以德之優蓋存

恭順之心守忠貞之節若伊尹太公周公之流內可以相而外可以將故詩書稱之曰相我烈祖格于皇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豈非名將之卓卓者乎下是若張文成諸葛亮皆明於君臣之義比彼幾焉世勣道宗萬徹者固有斬將搴旗之功然特鷹犬之才耳而太宗謂之名將不亦譽之過乎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道宗始終無顯過彼善於此道宗其最優歟若世勣之贊立武氏以貽宗社之害萬徹之交通遠裔而遭謀叛之誅此正易之所謂小人勿用者也而以是人爲名將抑何知人之不明至此哉

蕭瑀社稷臣

社稷之臣竭忠效勞以輔太平之治國在與在國亡與亡必若五臣之迪教四人之劉敵二相之篤棐然後可以當此蕭瑀文何人而可以社稷臣許之乎考史瑀乃梁明帝之子爲梁宗室不能憫黍稷離離之變而歷陳仕隋有人心者可自愧矣煬帝立其女兄爲后任以樞機于時國政多闕不能補過拾遺以致隋室大亂此一罪也及出守池陽當傾心天日以圖國士之報夫何一聞高祖之招遂挈郡來歸此大不忠之臣得免丁公之誅幸矣而太宗顧錄用之何耶嗚呼以蕭瑀爲社稷臣是飛廉而有稷契之行也太宗之失言如此者蓋以有立己之功而不覺過情之褒歟噫商州之斥帝亦鄙其爲人然矣

蕭瑀違衆孤立

魏徵謂瑀違衆孤立以愚觀之瑀於君臣大節甚濶略而未盡也豈能違衆孤立哉若能違衆孤立出守池陽之日盍亦悉力保障與城存亡而慨然爲嚴將軍頭爲稽侍中血乎蓋其處已接人猜狠忿戾而不顧義理者耳何以言之李靖良將也而劾以御軍無法房玄齡賢相也而奏其謀反有漸其狂妄不亦甚哉佛得罪於名教久矣王公大人宜明王道以闢佛瑀獨以佛爲聖人而尊尚之末年請出家爲僧此不亦叛道之甚耶嗚呼瑀之爲人如此有君如太宗有臣如魏徵皆稱與之不絕口何耶後世如呂溫有不茹吐不去來之贊范淳夫有臨大節不可奪之譽此皆未深考瑀之爲人耳愚敢極論之以誅姦諛於既往

萬紀言利

古人謂財利爲布泉以爲泉不可壅利不可專故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何以曰利乎是故無總貨寶鹽鹵之所以詰商人也豐侯多藏皇父之所以誤幽王也天王求金春秋之所以譏周室也萬紀遇英明之君而顧言坑冶之利此正聚歛之小人也且其在朝每以訐直中傷大臣自房杜以下咸被譴責雖江充不過是也太宗黜之使還家不亦得去邪之道乎柰何去位未幾而又召爲漢王祐長史夫以王府僚屬宜得端方正直之人而乃以爲長史彼豈能爲況景之輔王以禮王式之諫王以詩乎卒之漢王不得其死而紀亦不令終

豈非太宗於去邪勿疑之道有未盡耶

創守難易

自古創業之君非有高世之才不能濟也故自漢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而已若撫盈成之運僅得中才之主守之亦足以保無虞矣之所發必若桀紂者也然則創業似難於守成矣愚謂創業固至難也而守成亦豈易耶使守成而果易也則大禹不曰予臨兆民若朽索之御六馬成湯不曰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成王不曰我沖人嗣無疆大歷服若涉淵水蓋已泰而恐有復隍之漸既濟不如西鄰之時容可以易處之耶不然則苻堅亦創業矣而敗於伍將梁武亦創業矣而辱於臺城然則創業固難也守成亦難也玄齡魏徵不能深惟其義而主於一時偏見之私是果天下至言耶

宰相領度支

人君代天理物宰相代君行化者也故宰相之職必爕理陰陽而六府爲之治也輔佐天子而四隣爲之鎮也鎮撫四夷百姓而爲之保障也表正士大夫而爲之吐哺也此皆宰相之所當爲也若夫度支特有司之事而委任責成之足矣夫何房玄齡居宰相之位而顧自領度支以爲求賢未得也不知天下賢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安可誣天下之無人乎于時基業創矣而君德猶有缺也政事舉矣而國是猶有非也賢才進矣而君子猶有遺也小人退矣而姦佞猶有存也四夷服矣而邊功猶有事也祥瑞至矣而災異猶未消也此皆宰相之所當急謀而亟處之者今而昔其大圖其細夫豈知爲政之體者乎噫若玄齡者其所謂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者哉

議封刺史

人君之爲法固不可不法古亦不可不通今太宗欲以宗室群臣襲封刺史此法古之制也于志寧馬周皆上疏切諫是通今之說也然則二說孰是孰非耶予是刺史之推既重而以胄子弟世襲之則必有七國之叛八王之爭此其患也比於藩鎮尤甚則封建之說非耶噫封建者聖人治天下之大法也後有尾大不掉之患顧後之人隨時立法以通融之若如馬周于志寧之諫則古三代之封建果何說哉然則爲唐計者當如之何愚謂古者封同姓以明親親封異姓以明賢賢此萬代良法也故同姓如孝恭元勲房杜韋世襲五等之爵建封百里之國然但養之以君祿衛之以重兵而治民之柄發兵之符不與焉則足以報太動足以折大變此之謂法古而不泥通今而不謬豈不爲一代良佐乎惜乎馬周諸人不足以語此而遂寢其議也

增學舍生員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士修之家升之鄉進之國達之天子有樂正造之有大司馬試之其養之有素進之有漸如此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彬彬多有用之才也太宗慕古爲治而親臨辟雍增廣學舍已溫所謂北從八千纓升孫嫁猶氏慮成詠德育物林

孫皃亦埀青衿其言似矣然州縣不能養之於學而烏
合京師以覬覦仕路此特太平之美觀耳且吾聞之學
所以明人倫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太宗於人倫之道
潤畧殆盡然則將何責之士類之有成乎書曰爾惟風
下民惟草太宗亦弗之思耳

郡縣四夷

先王內夏而外夷蓋夷狄之地不可耕而食其民不可
畜而使侯君集既滅高昌則當選酋長之賢能者使爲
主帥而行朝貢之禮足矣云何太宗好大喜功而以沙
漠之地建立郡縣卒之歲遣戍卒以守無用之土勞民
傷財以招外寇此所謂受虛名而受實禍也是亦不可
止乎噫於此而追思魏徵之先見亦晚矣

以建屋喻治道

太宗謂治天下如治屋營搆既成勿有改移此王者之
言也惜其言之於口而不能履之於身耳且貞觀之時
四夷咸服無故伐一高麗自取敗衂正所謂慕奇功變
法度不恤其德勞擾實多者噫太宗雖不能行而其言
之近理真萬世人主所當知哉

李勣比長城

大臣係國家安危誠所謂長城之寄者詩曰四方是維
天子是毗又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茲長城之說也世
勣在并州雖曰令行禁止民夷懷服然特一將之才耳
而太宗以比長城使之受遺輔政不亦謬乎夫勣本群
盜不學無術太宗之寵遇不爲不隆且重也夫何以一
言而立妾廢后使以陰制陽以周易李此乃翦戮唐室
之斧斤也夫豈能是維是毗于蕃于宣而得謂之長城
哉嗚呼以李勣爲長城則夫許敬宗李義府皆勣黨也
亦可謂之長城乎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信矣

兼行將相

太宗臨朝自謂兼行將相之事張行成以太宗爲矜伐
愚謂使不臨朝言之則兼行將相豈人主當爲之務乎
夫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豈必親
行將相之事乎書曰文王罔攸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
用違謂不侵下職也行成於此直當勸君以文王爲法
而委任於始責成於終則賢相庸而亂不生於內良將
奮而變不擾於外豈不足以成無爲之治乎今乃謂其
較功爭能是不以兼行將相爲非而以兼行將相爲功

也夫兼將相此魏文之自按尚書隋文之衛士傳餐衰
世之事何功能之足稱乎及自是而後親征高麗兼行
將之事矣自觀國史兼行相之事矣天下反以我爲功
能而吾豈肯端拱無爲使群臣之功能勝於我哉此太
宗之志實行成之言啓之也

上欲自觀史

古者人君設史官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所以
載是非於既往示懲戒於將來也故夏有修古商有高
勢周有禮大史皆脩國史者也未聞三代之君自取而
觀之也唐太宗設史官視歷代加詳焉以宰相而監修
以史館而脩撰著作有局四庫有號固非若孔明不立

史官之失也然自觀國史何心哉愚謂太宗閤門慚德甚多必自反有愧以試觀史筆之何如也故欲自觀史與史氏不書其惡也益嘗考之自太宗欲觀史而史多曲筆于時敬播所脩號為詳正而許敬宗變亂名實多所揜覆皆太宗觀史之弊也嗚呼與其欲史氏不書吾惡盍亦脩德用賢以綱常自勵而遺百載之芳耶

朕行有三

太宗欲觀國史而自謂朕行有三今考其所謂三行者皆空談也大舜之孝父叔齊之讓兄魯男子之不納鄰婦乃萬代之元龜也太宗脅父殺兄淫弟婦此三綱淪矣九法斁矣安在其鑒前代以為元龜乎于時善人不為少也如魏徵之論仁義褚遂良之辨名分迹其忠言

讜論雖未能如說命無逸之純然若能聽其言行其策則貞觀之風將進而為雍熙太和之漸矣夫何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唐治雜夷已兆於此此豈所謂進善人共成治道乎詩曰愷悌君子無信讒言故青蠅巧言之篇其所以狀小人之態備矣太宗曰吾能斥群小不受讒言是也然劉洎以讒而賜死張蘊古以讒而受誅魏徵以讒而見踈則是讒佞之人是崇是信久矣而所謂斥群小者何在耶嗚呼太宗自觀國史而歛諱三行蓋引而自高與史氏之曲筆也而不知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亦何以觀國史而自誇張哉

魏徵言至公

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而惟聖王為能盡之若堯之乃聖乃神舜之惟精惟一禹之有典有則湯之克寬克仁武之不忘不泄可謂至公矣若太甲成王雖守成之令主而於至公之道尚有愧焉甚矣至公之難也蓋人心道心不容並立未有私欲不去而天理能存者也太宗臨朝每以至公為言不亦一念良心所發乎然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而不能拔去病源故善政固有可嘉而惡德亦有可醜考其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大倫去夷狄者無幾矣而知所謂至公乎夫臣之事君貴乎因所明而道所蔽也魏徵於臨朝言至公之日當勸君清心寡慾而從事於有內方外之學使大經大法曲盡而無遺則始也勤以人終也勤以天始也與近世帝王為伍終也與堯舜禹湯文武齊矣今不能格其本

而屢諫其至公之不久彼安知所有謂至公而久之耶

托物誨太子

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誠天下本也然教之以言不若教之以身嘗考之周文武矣一日三朝善繼善述而可以為父子法矣苟不棣韡韡鄂跗振振而可以為兄弟法矣思齊不瑕樛木無嫉而可以為夫婦法矣十亂周德丹書受戒而可以為君臣法矣是故不必托物教誨也而成康繼之自能嗣守大訓無敢昏逾蓋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工之子必學為箕其理勢然也夫何唐太宗見不到此而徒托物以誨之見食飯而誨之以稼穡見乘舟而誨之以君民見乘馬而誨之節力且息不下而誨之以從諫詢古言非不懇惻至到可以為出治之術

也然爲宗之所法者太宗之所行耳豈其殺吳王即元吉之誅也立武后即齊妃之納也戮元舅即劉洎之死也易忠王即承乾之廢也然則向者托物之教不亦空言而無益耶然則後之教太子者當爲周人之身教而勿爲太宗之言教

史官何諱

按春秋爲尊者諱爲賢者諱爲親者諱房玄齡之修史而諱其殺兄之事毋亦春秋之法乎噫此豈小過微玷而可諱之比且殺兄之事玄齡與其謀遂其書六月四日語多微隱是明知此惡而諱之也其不忠甚矣且執史筆而可如是乎若夫太宗直以周公季友自居而命史官無諱則亦妄矣蓋僭祭叔牙誅爲社稷得罪於天

地祖宗故周公季友得以割恩正法而不爲過若建成雖庸才初未嘗有顯過特以地嫌勢逼兩不相容耳爲太宗者當效子臧之奔宋季札之讓兄天下何患乎無君而乃躬行手刃其親尺布斗粟之謠煮豆燃萁之慘先後一轍此正萬古之罪人也太宗於此宜自怨自艾猶曰其罪莫贖而乃妄自誇張而附周公季友之列嗚呼其眞假仁之君也哉

槩群臣得失

昔仲尼品群弟子槩其得則曰達曰果曰藝論其失則曰愚曰魯曰辟曰喭或抑或揚如射中的此所以爲聖人之知人也唐太宗雖曰創業之英君然大綱不正而所自失者多矣則其品論長孫輔機以下得失甚皆中其理乎姑以論長孫輔機者與之辨太宗謂無忌善避嫌疑蓋由向者辭以外戚司空之故而譽之也然錦綺十車之贈朝列大夫之封此正大嫌疑之地而顧濫受焉及使牝鷄司禍唐祚幾移安能善避也且高宗正不肖子孰與吳王恪之賢今以私憾之故勸太宗勿之則亦已矣夫何又從而陷害之此豈善避嫌疑者乎且人臣事君宜開心見誠而每事避嫌疑非所以爲訓也太宗曰決斷事理古人不過予又非之輔機得君不爲不專矣仁義禮樂之說絕口不道建成兄也而殺之元吉弟也而又殺之十子乃兄弟之子也而又殺之其爲刑以逞如此皆輔機爲之謀主也此豈古人所屑爲乎迹其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正猶胡廣之中庸公孫弘之

曲學阿世也而曰古人不過何大謬耶吁以太宗論無忌之得失皆不足信如此然則所論高士廉唐儉楊師道劉洎馬周褚遂良之得失亦皆舉此遺彼而非至當之論也可類推矣

遂良王魏之比

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大節誠有愧矣繼而輔太宗則皆事處知多所裨益開國群英率皆阿諛諂媚而二子獨能梗梗不撓功過不容相掩也褚遂良能比王魏蓋其在朝所建明如封禪文之言諫高麗之征謂諸王宜有定分請經術以教東宮他如請用房喬論造漆器皆深得經國之遠猷諫與王魏之諫諍殆相類矣及廢立之際犯顏力爭甘蹈貶竄之禍尤王魏所難者然聞

之蘇子瞻有曰遂良以飛雉入宮爲祥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陳寶豈忠臣之言哉是固然矣以大臣而抑買人地來豈忠讜之効其視昔居高宗宅無樓臺何如耶且高宗即位之初乃受遺輔政之日也以父妾而入宮此肆人欲滅天理漸不可長矣何不能禁制之於始而徒匡正之於中亦豈昧於大臣謀國之道乎且吳王恪之誅任城王之惡率以私憾而羅織之則豈一个臣其心休休者乎及遠州之貶上表自稱定策之功曰螻蟻微命望陛下哀憐抑又何形褻而志性也思改爲之言曰王魏賢矣而失於始遂良賢矣而失於終

生日不爲樂

太宗生日不爲樂此有思親之心若美事也然上皇無恙之日侍宮人而有脅父之謀殺建成而有傳位之逼營九成宮不果而見於馬周之疏則其事親之禮多缺然矣建宮專爲備前今已五載而獨不爲樂此豈近於人情耶蓋自遼左之伐不得志而四故張亮劉洎皆以無罪受戮而勦救受吏之事布告中外然終不能遣胸中之憤也太宗以百戰百勝取天下偶爾敗衂怒氣方盛故生日不爲樂耳豈眞有思親之心哉雖然唐自玄宗以來曰千秋節曰慶陽節曰天長節曰應天節曰聖壽節曰嘉會節張燈後宴驪收世相沿襲以爲盛舉其視生日不爲樂者孰是孰非也愚於是又服太宗之高

玄齡以微譴歸第

昔召公告武王曰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記曰大臣不可不敬是民之表也玄齡居大臣之位而有君子之德誠可謂元勳之臣也太宗正當禮貌推隆而有康侯晝日三接之勤今乃以微罪譴責之此豈待大臣之道耶故易世之後譴元舅顧命大臣而置之死地皆太宗啓之也按史貞觀八年玄齡嘗以譴歸第長孫皇后請召用之矣今又以微譴歸第其視玄齡爲何如人也有人心者又復立於朝耶昔聞之成王之禮周召亦專且篤矣然周公欲避居東都召公欲退而明農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君子守身常法也況又以譴責之不一耶夫何玄齡以寵利居成功而不爲急流勇退之義車駕幸芙蓉園而敕子弟汛掃門庭則其覬覦希緣之念端可想見噫曾有玄齡名賢相而昧出處之義如此乎

新刊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一終

服戎之道

太宗自謂平定中夏而遠服戎狄皆由有五事以愚觀之安在哉夫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此大舜善與人同之事而太宗能之此人君之用人棄所短取所長誠良法也然以房玄齡而數遭譴責以裴矩封倫而信任之不疑不知矩也倫也有何長而取之乎見賢則敬之不肖則憐之此帝王嘉善矜不能之事也太宗敬之不能推憐之不能退觀其以魏徵之賢而仆碑停婚嘗敬之歟以宇文士及而恩寵終身豈憐之歟正直之士雖未嘗陰詐顯戮然而含殺田舍翁之心屢發矣若劉洎之忠

貞張蘊古之絓介而卒以無罪誅今曰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出貴一人其誰欺乎自古貴中華賤夷狄此乃天理人情之所當然也太宗以突厥酋長而授以官爵卒之世有夷狄之亂雖曰種落依之如父母然而以義成公主嫁突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且天可汗之稱有污中國衣冠其視光武之謝西域蓋不及也以此考之太宗自謂有三行而未見有三行之真自謂有五事而未見有五事之實徒以大言不慙耳天下後世果可以口舌欺乎

帝範賜太子

教太子之道莫備於賈生保傅之篇秦漢以來能教太子者少矣以趙高傅胡亥而教之刑獄以晁錯傅景帝而教之刑名一齊衆楚之咻一暴十寒之病此教太子者每每患焉獨惟太宗監秦漢之失而作帝範以賜太子其論甚正其意甚美也然十二篇所載事理太宗其能盡之乎以今考之曰君體而與戎狄和親失衣冠之體曰建親而殺兄及弟及十子有乖骨肉之情曰求賢審官而以蕭瑀爲社稷臣以李勣爲長城曰納諫去讒而以直言怒玄成以讒譖誅劉洎曰戒盈矣而有無行將相之誇曰崇儉矣而有營繕翠微之侈曰賞罰而未見其賞善懲奸也曰務農而未見其能務本節用也閱武似也親征高麗可乎崇文似也而自觀國史可乎愚謂十二篇所言帝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固不止此然高宗自爲太子時耳所聞目所見者太宗所爲之

事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成慣習若自然太子於君德多慚而顧欲以帝範教之是豈相觀而善之謂耶其後高宗踐祚率多非法以貽宗社之變蓋有自矣

讖記殺君羨

按史李君羨無可誅之罪而太宗殺之特以秘記之言惑之也然則秘記所言信有之乎說者以爲此非李淳風之說特武后時史官欲神其事而假設此言耳愚謂秘記之言雖怪誕不經然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謂無秘記不可也但人主不當信之以疑似殺人惟脩德行政則天心可回而秘記之言或可弭也昔禆竈請玉而子產不從亦不復災楚有星孛之變或謂可移令尹而昭王益脩德卒以復國太宗於此當益增脩德政而於君

道無不盡庶幾可以仁格天心而乃殺人以逞是猶療疾而投之烏喙且速其亡耳其視子産昭王之見不亦有愧邪

以術數黜李世勣

愚讀南北史見高帷知慕容紹宗之才故不貴之以遺其子遂喟然嘆曰唐太宗委李世勣於高宗殆用此術乎嗚呼是何怪紹宗遂侯景不盡其分而李勣事高宗不竭其忠耶書曰敷求哲人以遺後嗣古者帝王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久得其道則彼自感恩懷德而保我子孫黎民安用私意小智軒輊屈之而使之子孫以利祿誘之耶李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不以三公易介也又安得而用之哉後之以術數用人者可以鑒矣

太宗功德無隆

太上貴立德其次貴立功然功德兼隆者莫如三王若禹有治水之功而祗台德先湯有伐商之功而齊聖廣淵武有誅紂之功而世德作求卓乎不可議已三代而下曾有始終全德之君者乎太宗自布衣崛起取孤隋攘群盜未五載而成帝業其功業可謂盛矣然求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類多不顧天理有近於夷狄之風又何德之有然則德其所謂德而非三代之所謂德也

太宗比迹湯武

湯放桀武王伐紂古今所謂順天應人者也隋煬不君結怨四海而弑父殺兄則桀紂之所未有也太宗於此正當数其弑逆之罪而播告遐邇大興伐罪之師則湯武之功不復見於唐乎惜乎舉兵之初久尊逆賊爲太上皇而又立代王顧北面臣之他如稱臣突厥脅父起兵皆不正之事安可與湯武同日論乎史臣曰比迹湯武噫迹之一字有味之言也歟

褚遂良譖誅劉洎

劉洎之死或以爲遂良所譖非也洎性踈剛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撩衆爲媢忌所乘自陷刑誅耳而責之遂良可乎夫褚登善忠貞之人王魏之比者也而洎又直臣登善以何事言之耶太宗殺洎不誅之大臣不付法司直用譖言遽下詔旨何也太宗志伐高麗不屈而歸正爾卧疾而譖言一入如雷霆震擊不暇思惟耳劉洎之子不此揆度而追論父事以爲遂良所譖當時近臣樂彦瑋以爲是揚太宗之失而故置不問是何言也卒使遂良受萬世之謗以至於今嗚呼伊尹割烹孔子主侍人百里奚養牛當時誘之後世傳之無異議而孟氏獨辨其不然者盖以爲人素行推之耳愚以遂良無譖人之事其亦以素行之高哉

陳師合上拔士論

昔大禹宰百揆野無遺賢傳說總百官旁招俊乂此宰相之首務也陳師合上拔士論意輕房杜豈房杜於銓選之法殆未公而明揚之路猶有未廣者歟有大臣之度者則宜悔過自責而虚心訪問如王旦處寇準文彦博待唐介務使天下懷才畜能之士咸效實用可也夫

何杜如晦惡其輕已而躬奏其事流之嶺南此豈大臣休休之量耶夫防民之口難於防川愚見世之塞河者矣堤塞瓠子則河決館陶堤塞館陶則河决平原左奔右潰莫知所止甚矣言路之不可塞也房杜惡陳師合謗己而加之罪是防民之口也不知天下之議已者可得而盡防耶是故讒謗紛亦訴玄齡考官不平焉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矣

太宗以上聖之才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而上聖之才亦未易得湯武成商周之治固有聖人之德者也然曰有慙德曰未盡善上聖之才其難如此必若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濬哲文明然後可謂上聖之才而求其實則以睦九族徽五典爲

先務耳吾觀唐太宗固創業之明君也然以大節論之脅父而不孝殺兄而不弟亂閨門而不夫戮忠賢而不君則是肆人欲滅天理甚矣謂之大賢之才且不可而史臣顧以上聖之才許之嗚呼是何言之易耶

房杜可謂名宰相

嗚呼相職不明久矣奴婢雜犬之務不分而斧斤刀鋸往往代衆工而執蓋世之好名者皆若流也太宗定亂而房杜藏諸用史遂以名宰相許之其然豈其然乎夫房杜謀斷相資以汲引士類固有宰相之器度也然進賢退不肖宰相之急也封倫非小人之尤者乎而乃與之相親使貴寵用事遂陳師合上拔士論豈房杜之汲引殆有未盡以招物議耶今乃躬奏其事流之嶺表何其不自反也愚謂房玄齡於剛烈之氣則未能如晦於包容之量則不足若以二人較之則杜之不及房明矣若夫號令典刑雖曰燦然固不完然自愚觀之定律令而加則足之刑行新禮而亂昭穆之序官定爵而冗府寺之官建兵衛而兆方鎮之勢則所謂號令亦豈有商盤周誥之文乎所謂典刑豈有周官六典之制乎然則謂唐初名宰相則可而謂古今之名宰相則未也

不許集文章

有天地之正氣有天地之正脉自有太極以來微斯文則天地正氣誰與攝自有人極以來微斯文則天地之正脉誰與續是故聖賢之文惟涵養之熟而談笑之發踏履之素而議論之及耳初豈有意於文章哉自古文

章之煥者莫如堯亦不過自睦九族以咸和萬邦自曆象授時以至明揚側陋炳炳朗朗光四表格上下而已後世人主不務其本而始有尋章摘句駢四驪六爲文章者若陳後主隋煬帝是也然彼皆辭藻之侈而紀綱之廢詞章之工而器識之淺故雖有文集行世而何救國家之亂哉然則人主所重者德行政治而已而文集非所事也唐太宗卻鄧世隆之請不許集文章似矣然作宮詩以賜虞世南作威鳳賦以賜無忌註皆史有熬排龍吞之語作帝範有載舟覆舟之說而文章未嘗不集也然則其所卻亦虛言爾及觀其爲君大節多有未盡萬目亦有未張其視堯之煥乎文章者何啻天淵哉噫後之人主其尚養天地之正氣守天地之正脉而無

踏隋陳之覆轍哉

馬周會文切理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故聖人有清明純粹之德以磅礴鬱積於內故見之於文自不可揜良金美玉不足為其精粹也丹棺篆鼎不足為其渾厚也太羹玄酒不足為其典則也孤峯絕崖不足為其峻潔也是文即理也理即文也何待會文而切理耶馬賓王攻於文字之間而强尋一理以為文則視文與理為二矣故其所上奏疏多有未善若嚴父配天求賢審能緒停封建之論鑿鑿可行似矣然騎墻之說不時有之如諫營九成宮則曰若不中止願示還期如諫錄用樂工則曰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士人責難於君謂之恭九成宮罷之可矣何曰不可中止樂工屏之可矣何曰命不可改是其為說駁而不純曲而不直也其視聖賢合文理為一者為何如耶後世若蘇眉山亦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此亦會文切理之類也嗚呼理之外果別有文乎哉

十漸

天下之事善始固難善終尤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息則善終矣記曰君子貴乎天道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不已則善終矣故更張可喜之治識者方以為憂而終始惟一之訓忠臣先事進戒然則魏徵十漸之陳其憂國之心何切哉以十漸言之務寡欲而今市駿馬務護民而今用人力務役已而今縱慾務親賢而今近姦務賤異物而今進難得務求士而今任好惡務絕田獵而今事馳騁務達群情而今多間隔務求治而今恃勢務撫寧而今勞弊此皆慮太宗不克終也夫太宗能善始矣而不能善終何也凡終之所以不克其端有二曰志不决則疑而阻力不克則怠而弛然使心之所存能純乎天理而無私欲參之則疑忌何自而生哉無疑矣無忌矣則功成治定之後不異於鼎革自新之始久安長治之計不變其勵精圖治之規豈不可全始終而垂久大哉魏玄成之言善矣而惜不能探本窮源以示進脩之標的也是則然矣抑魏徵之所謂善始亦有未盡乎夫人君猶天也天有四德元為之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太宗脅父起兵殺兄取位其於正始之道何足觀哉夫始之不正而能善其終者未之有也玄成此奏毋亦苟狥所謂下卿儆戒無虞之說哉

十思

思者聖功之本故思曰睿箕子陳範於武王也身脩思永皋陶矢謨於大禹也惟狂克念周公所以傳命於成王也魏徵上十思之疏其以堯舜之道責其君者乎今考十思之說正中太宗之病而施之砭劑者也夫伐高麗以欲闢疆土是見可欲而不思知足也營飛仙以廣宮室是興繕而不知止也頡利之朝自懼困窮似矣而胡越一家之誇方張也豈處高危而思謙降哉刑罰之寬勿矜强盛似矣而功德未高之問方侈也豈臨滿盈而思抑損哉妃嬪三千待李藥之諫而後出宮是過逸樂

而不思所以撙節也營心一歎待唐儉之諫而後罷獵是遇宴安而不思後患也諫官隨仗雖無翌蔽也而不思延納之道元勲在朝雖無讒邪也而不思正己之方行爵賞則賜長孫順德之絹賞龐相壽之帛豈思因喜而僭哉施刑罰則裴洎何罪而殺之張蘊古何辜而誅之豈思因怒而濫哉徵以此告君誠可謂忠且直矣然揆之皐陶箕子周公之論則亦有所未盡夫人主之所以不能思者無他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千岐萬轍方來而未艾也使不能講學以開之主敬以操之親賢以維持之則方寸之地乃槁木死灰之場矣其何以能思哉惜乎徵不足以語此

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伏羲畫卦天上地下曰否地上天下曰泰何也上下交而其志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故舜於皐陶有念茲之義湯於伊尹有一德之義武丁於傅說有從諫之義以是垂範萬世之君臣夫何閒然之有周衰道廢孝以富貴驕人而尊賢下士之風泯矣若孝景鼂錯漢宣殺蓋寬饒光武誅韓歆以英明如三君尚不知君臣之義他尚何說哉嗚呼吾不意吾道之窺乎於唐太宗見之也今考魏徵十漸之疏太宗不惟嘉納之而且賜之黃金賞廐馬猶未已也而列之屏幛付之史官帝之心何心哉帝之心蓋曰臣以進諫爲忠君以納諫爲賢吾之尊禮魏徵前此帝王既拜吾下風矣後之帝王不以吾爲龜鑑耶帝之心端可想見也由君子觀之帝豈知君臣之義哉昔周公告成王曰自一話一言惟成德之彥太宗於魏徵之言悅不繹從不改姑以十漸中一二言之如諫營繕矣而無故創玉華至竟於在內之徐妃如諫征伐矣而無罪伐高麗至惓惓於其沒之玄齡未幾須殺田舍翁之心亦已萌動向非皇后回天之力則龍蛇之章徇兇之語復形於徵矣豈但停婚仆碑而已耶夫向也寘之於懷今也置之於壑君臣之義果若是乎其忍哉故嘗謂列之屏幛而不播之詔令之間付之史官而不措之躬行之際帝之猜疑可想矣故賜黃金非賜也惡其躍冶而欲爲三緘之金賞廐馬非賞也惡其輒鳴而欲爲立仗之馬將欲疏之必固親之此老子之術乎不然何帝以李世勣托孤似矣既命用

之尋命殺之久矣哉太宗之行詐也而又何難於魏徵哉是則太宗之心欲以君臣之義超大禹成湯武丁之前究太宗之迹反於君臣之義出漢景孝宣光武之下故一傳而斃長孫如狐鼠再傳而賊張柬之如草菅屢傳而殺周子諒陷顏真卿斥陸敬輿排裴中立抑李德裕終唐之世君臣之義掃地無餘要之太宗之家教啓之也

張行成何如人

張德立少事劉炫已負禮局方正之名矣及爲御史糾劾嚴正其論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容以地東西爲限至於帝幸靈州請太子監國勿從皆近正之言也且以地震而諫女謁之盛以大旱而乞骸骨之歸誠可謂雍容有

禮長厚君子也然共子張易之陷附賊后溷汙顯行姦贓狼籍家醜彰聞亦謂義方之教有未盡耶

韓瑗來濟

韓伯玉負節行曉吏事來濟通文章暢時務當武氏之立伯玉諫曰王者立后以天地象日月來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諫諍之意同矣然伯玉救褚遂良貶死振州來濟伐厥戰死庭州其守死之義同矣嗚呼疾風知勁草世識忠臣信哉

張玄素何如人

玄素初為景城戶曹幾為竇建德所殺民號泣請代此其清德固可嘉矣至太宗洛陽上書切諫為之役罷及為皇儲數進正論如曰以善小不為勿以惡小不

去至於遠引周太子誠之敗也引隋太子勇之廢誠可謂骨鯁之風也然自愚觀之忠臣不事二君大丈夫立身第一義也玄素在隋為令史不能死節而反面事仇何哉是故太宗在隋何官之問玄素流汗不能對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也嗚呼孰謂玄素仁人哉

于志寧何如人

史以志寧處后之變不出一言為賢愚竊鄙其為人其罪尤浮于李世勣也夫高宗將立昭儀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寧入議將聽四人之可否而後定也使四人同辭力爭則帝意可回矣于志寧乃持兩端以觀望焉此直姦臣之尤耳及考志寧傳石十八之與高宗以是問志寧蓋自及有歎而知所以畏懼也乃妄引內史過之言以解其憂大臣陳善閉邪可如是乎且多辟嫌疑不能薦引士類則其妬賢嫉能之心可知矣雖以田蚡李輔行成要亦卜式之沽名釣譽也或曰志寧輔太子承乾數進直諫刺客刺之見憔然在苫塊中不忍殺則其有忠孝之節可知矣嗚呼有忠孝者臨大節不可奪也豈可以勢利趨可以威武屈哉

王珪何如人

王叔玠事太宗亦可謂能盡獻替之忠矣觀其以廬江之敗其姬尚在而欲取鑒郭公之亡至於以祖孝孫雅士教樂宮中為非雖帝憤怒而以為不負陛下故其自任疾惡好善亦不為過也且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受謁見事寡嫂撫諸孤贍宗族皆有可觀者獨惜忠孝二字

尤有所不解也夫以大臣不立家廟而祭於寢為有司所劾此晏子之豚肩不揜豆也是之謂不孝為建成宮臣而復事太宗此管子之事桓公不耻也是之謂不忠今不知自反而以忠孝教魏王泰嗚呼已不能正而能正其君者未之有也謚為懿如之何哉

姚思廉何如人

姚簡以字行本陳尚書察之子也嘗脩梁陳二史又脩區寓圖志蓋亦有文學之士也至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責兵人升殿史謂陳大義挫虓虎而尊之氣勇夫悍卒心懾目駭若有所試矣不然何秦王獨其以蒙素刃以明大節而有三百段之賜哉自愚觀之則未焉夫所謂節義者不在於危言而又在於危行也既為

隋之臣矣何不以身死於入關之日哉今與十八學士之選則亦爲義不終者矣安得謂之節義哉

論養人之道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蓋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施爲緩急之序固自有不可亂者故睦九族以協和萬邦堯之所以被四表也愼五典以至近可遠在茲舜之所以光天下也終於四海即以家之成湯御於家邦即刑妻之文后此其本末固相須而先後實相因也廣爲濟養人之道而求濟以齊祖父老賜一國之飢寒告之卒免山東丁役若可嘉矣然自愚觀之高宗問非所問求濟對非所對也夫高宗廢瀟后立昭儀夫婦之倫亂矣殺皇后明誅吳王恪兄弟之情薄矣殺太子忠殺太子賢父子之義乖矣戮長孫殺上官儀誅柳奭君臣之好絕矣此忍人欲廢天理有虎狼所不忍爲者而來濟勸之以養人之道不亦異哉大學曰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其斯之謂矣

張公藝書忍字

聖賢論齊家之道亦惟篤恩義正倫理而已矣恩義不篤則疏而不親倫理不正則狎而不恭此二者可相有而不可偏廢也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其由而書忍字百餘以進夫有忍必有濟固聖人之格言也然齊家之道正在此耶若使齊家不正倫理而一於忍以篤恩義則暱于怙後於外悍婦司晨於內何以立標準齊教誨而使之式相好無相猶哉吾知名分紊亂之時即情義乖離之地雖一世且不可同也而況於九世乎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也吾謂高宗降清問之時爲公藝者自當以實告而曰居家妾不干嫡婦人不與事所以同居之久也爲高宗者不將惕然感悟而從上官儀之教耶夫何書忍字百餘以進上惟忍是尚而不復綱紀閨門之事豈不可嘆之甚耶先儒胡寅以爲此朴茂之事而不及新城豈闕三老也愚謂公藝或阿附賊后而爲是說以爲意歟

李勣遺言戒子孫

父子之情天性也不可以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是故陶淵明之責子但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而已韓退之教子但曰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而已白居易之戒子但曰憐渠已解弄詩章莫學二郎吟太苦而已夫父之於子但教之義方毋納於邪若其以堯爲父而有朱以舜爲父而有商均雖聖人亦諉之天而已李勣臨終乃以房杜爲戒而謂子孫交遊非類先撾殺之是何其情太薄哉夫子孫之所傚習皆祖宗之所已爲也李勣先爲群盜後事李密後歸唐則即唐之臣子矣乃以父故而復爲竇建德北面焉此又復小人之行也及受顧命立武氏殺后妃戮元舅傷大臣勣至是膽聞于天已不可人理論矣今乃以房杜爲戒何其不自揣耶厥後其孫敬業作叛逆之誅戮及祖父剖棺戮尸視房杜子孫之覆滅門户殆有甚焉然則何

以笑房杜耶

房杜事君以忠

房喬杜克明汲引士類定臺閣規模誰非社稷臣亦天植其忠者也其子房遺愛杜荷皆尚公主而以謀叉伏誅豈積不善之餘殃乎夫以子文之相楚而子越椒覆其宗以叔向之輔晉而子羊舌鮒絕其祀以霍光之佐漢而禹山亦其族滅之固人實天也嘗以春秋考之成公九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羌而以子叔黑背星公孫剽以有寵愛之私而孫林父出衛侯而立剽也宣公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謂人君以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房杜固有忠臣之風然於教子之道殆有所未盡乎夫遺愛杜荷雖叛逆之罪未彰而其意向善惡已可逆見矣房杜獨不知之乎不知子之惡不智也知而猶寵愛之不仁也昔鄭公子忽有功於齊齊侯欲妻之忽曰齊大非耦也乃辭婚房杜若以其子不肖不可以為齊耦而上疏力辭則其子雖欲叛逆而無可倚之勢無可操之兵豈至蕩覆門户哉或曰房玄齡嘗取古今文集為鑑戒書之屏風以遺其子則亦未嘗不教詔也嗚呼人事盡矣而猶有後禍豈天耶人耶

大將用兵救人

所貴乎大將者曰真儒真智真勇也必真儒如周公則德以為威道以為強真智如方叔則料於至微明於體物真勇如皇父則義以為主氣以為帥人君苟得是人而用之為將則潛龍伏淵十項寒宵石勢擧摩淡群孤道警煇皇威於沙漠社國勢於金湯豈不足以成救人之功哉李世勣不過無賴賊之尤耳乃謂二十時為大將以救人嗚呼世勣儒乎智乎勇乎而乃以救人自任也考史突厥薛延陀皆强寇也世勣深入不毛虜其君而致之鼓下彼自謂救人之功在是矣不知二虜未曾犯邊而乃興師伐之是貪而驕也于時中國生靈行齎居送白骨蔽野用兵救人果如是乎哉東坡有言李靖李勣可謂唐元勳然亦唐腹心之病噫若世勣者其當服善戰之上刑哉

身言書判

天下不可以一人而治賴人才為之輔弼自一命以上必得人以克而後無瘝曠之憂然求之貴廣待之貴精求之貴寬待之貴嚴古者鄉大夫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三物而興於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大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則掌其版而知其數成周之法其精且嚴至此故懷德抱藝者欲甘於畎畝而不能負疵含玷者求升於表著而不得此成周人才日盛而治化日隆也夫何唐之選法絕與古戾始集而試其書判已試而察其身言四事皆舉則以德以才以勞而校之三者既校則以制以冊以勅而授之嗚呼書謂楷法遒美也豈能諷諫如柳公權乎判謂文理優長也豈能引經如雋不疑乎身謂體貌豐偉也然則貌不揚如裴中立將棄之乎言謂其言詞辯正也然則期期口吃如周昌將遺之乎是故天下之士抱德行而遯

文藝有朝登甲科而暮黜削辟者矣雖日誦萬言何益於事文成七步何關於治哉或曰如子之言則唐之取人皆繆也又何名賢如狄仁傑婁師德輩相繼而出以光國家哉予曰唐之選法弊矣所可取者人能用法而不為法所拘也若盧承慶之考人以度量裴行儉之取人以器識至於張仁禕造姓曆狀樣之法盧從愿參銓擬詭功之奸馬載之有聲臺閣李朝隱之痛抑僥倖高季輔之特賜金鏡宋廣平之奏罷墨勑皆能於身言書判之外開誠布公而不為法所拘焉此唐治雖不及周而實踰於漢也歟

鳳鳴朝陽

鳳兮鳳兮非衆禽之儔而實羽虫三百六十之長故書

與其儀庭以論治化詩頌其鳴岡以喻賢才接輿以之比聖人揚雄以之擬君子蓋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禮足履文尾繫武且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從者崐丘桂所飲者砥柱湍豈肯輕於出而苟於鳴哉李善感當高宗惡聞過之日而有鳳鳴朝陽之名何也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天下以言為諱者幾二十秋矣善感挺挺持論於諸邪瘖啞之日是空谷之足音雖予所謂逃蓬藋者聞之自跫然喜也安得不以鳳鳴朝陽譽之哉今考善感所諫不過諫營宮室數事而已嗚呼賊在宮中方有衝突潰散之變改玉改步之勢成矣乃今是不論而拘拘以營繕為言豈非敢於斥天子之小過而不敢指宮闈之大惡耶如是則善感非鳳鳴也乃鷄鳴於室犬鳴於門耳豈有鳳之真者而鳴於亂世哉昔尹文子握山雞人問之曰此鳳也乃千金買之以獻楚王善感之鳳是即楚人之雞乎愚嘗讀晉史見張華之稱顧彥先亦曰鳳鳴朝陽嗚呼彥先不忠於晉而張華亦比之於鳳然則善感之鳳鳴其諸彥先之類也歟

裴行儉知人

李唐開國之初以文章鳴世者若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詞林之白眉也自當時觀之孰不以為台輔之器棟梁之材乎裴守約獨以為輕躁淺露知其爵祿之不享已而無一不驗誠可謂有知人之鑑矣且其擢用程務挺黑齒常之輩卒為名將可不謂知人之哲乎愚

特惜其與張行禕設引注而徒拘於身言書判之制耳使後之典選者皆如守約有知人之鑒何不可之有奈何如守約之權衡不常有也而乃以是為銓曹之定規可乎哉夫玉之瑕瑜非卞和不能辨劍之雌雄非張華不能識何況人才之智愚賢否其難知有倍蓰什伯於玉與劍者而可無定法乎所以選舉之足法載在周禮可考也惜乎行儉之才通文武而見不到此噫

李孝逸將兵討李敬業

君臣之義顧天命人心之去留以為之權衡自史言之以為李敬業謀反故於孝逸將兵而曰討然揆以春秋之法其可乎哉夫武后在先朝蠱惑嗣帝戕殺后妃無復人理至是復廢中宗而自立此其得罪於宗廟社稷

豈下文姦孫齊之罪乎孝敬業移檄起兵雖曰失職怨望而圖王氣有失討賊之義也然武后罪負覆載不容雖夫秋盜賊有能倡義誅之則亦君子之所予也豈論其有他心哉昔呂后專制祿產作亂齊王發兵討之后命灌嬰代齊已而與齊連和卒之合兵西畧以成左袒之功至今稱灌嬰為達權之將何者去邪歸正人臣報國之忠也武后命孝逸之伐敬業是亦呂后命灌嬰之代齊也李孝逸大義不明反為賊后鷹犬卒使逆賊稔織而淫毒天之悪於更姓易號之餘皆孝逸為之也嗚呼使孝逸有灌嬰之見則唐室中興在此一舉矣而孝逸終踣儋州之流豈天道假手殛之以為助桀之戒哉

杜景儉真宰相

蹇之卦辭曰利見大人為蹇難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其道可行於天下苟不得其君而事之則寧晦迹于淵鴻漸于逵否則射隼于墉獲狐于田此士君子出處之大節也武后竊威柄誅宗室戮大臣毒海內此其非常之變開闢以來所未有也豈但呂雉專制之罪耶居宰相之職者力能討則誅之否則以身死之又不然則奉身以退亦可也可北面於其朝耶方后出九月黎花以示群臣此以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先儒以為莫若正言而淺言之姤以淫世俗之小名也愬則曰賊后何人斯生不可入李氏宗廟死不可入李氏園陵正天下逆賊耳與其正言以諷諫習若舊義以討賊乎今不能然而乃奴顏使舌於逆賊之朝則雖日進仁義之談敷陳禮樂之論吾猶以為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汗漫也況此阿隨之對而可以為其宰相乎嗚呼武后以是人真宰相出真逆賊之宰相耳春秋之法誅亂賊必先誅其黨此吾於杜景儉直坐以黨悪之罪而深誅之也按通鑑作杜景倫綱目作杜景儉唐史作景佺愚謂唐史恐得其實而綱目云云故不敢決也

狄仁傑何如人

狄懷英自少有黃卷對聖賢之志及舉明經為并州法曹為大理丞為冬官侍郎咸有善政可紀若理冤獄去淫祠是也然君子所取者則不在是蓋武后承唐中衰

操生殺柄翦制天下而擬神器乃天地間一大變也宋璟欲擊張易之頭蘇良嗣遂批薛懷義之頰吾見其剛矣然無益於存唐惟懷英逡巡諷諫言隨涕出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此仁傑之忠所以垂不朽也其真丈夫哉自愚觀之仁傑不惟為君臣之義而母子之仁朋友之好在在貌到如覩白雲而思河陽孝深於母也待崇質而使絕域情厚於友也嗚呼如仁傑於人倫之大皆無所負者天下安可多得耶

婁師德知人

武后意任革命聽用酷吏稍有奇士不見擠斥則斥誅夷于斯時也人才寥寥乎殆哉婁宗仁知人不可

考然觀其爲梁公一事則所以反正撥亂之寄殆有攸歸大臣以人事君此其大綱要也宗仁以之則其以功名令終也固宜

唾面自乾

君子固貴有容人之量而尤貴乎秉身之剛蓋惟剛中足以立事業柔之爲道不利遠也師德有唾面自乾之言固爲雅量矣然自愚觀之曷若以不惡遠小人而使唾不加於吾面之爲尤愈哉考史師德在吾文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濡筆曰壘汚耳用是觀之則師德居官寬而失之弛和而失之流夫豈大臣爲國柱石之節操哉且當時諸武二張兒輩耳周興來俊臣鼠輩耳師德周旋於群邪之間豈無唾面之事而包羞忍耻以保全祿位則亦近於患得患失也而謂雅量者如是乎

狄仁傑相武氏

狄公當時第一人也而不耻於事女主何也曰將以復唐也故寧受屈辱濱於危殆而眷眷於后入善藏其用不先事而言唯待時而動故雖武后之鷙悍亦回心易慮而廢主得還其功不亦大乎古人不羞汚君此之謂也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狄公其得之矣然則伊尹之三就湯三就桀狄公果相類歟曰桀不可爲而晋明矣非湯使之往尹何爲而往哉及興鳴條之役則其不極也可知矣狄公進不擬武氏未見其有去志豈伊尹之儔哉

柳子厚謂伊尹有救世之心故少貶以自用是不知聖人之心也夫身者行道之具也屈身而可以行道古今寧有是理耶朱子作綱目以仁傑必係之周其亦不足於仁傑也

漢唐通鑑品藻二十二卷終

昇石戴璟著

婁師德以功名終

唐自北晨司禍竊竊神器忠臣義士憤激於衷義形於色則必起兵勤王糾合義旅誅此老嫗而後已豈肯稽首執笏於其朝耶婁師德亦一時人傑也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而顧內而相外而將躭其豢養之私而不去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且于時法吏有炙甕之風戶婢有鬼朴之誚自諸王以及大臣擯斥破亡之禍者相踵也而師德獨能以功名終何哉蓋植木先伐冽井先竭吾意師德專事寬厚則將爲懦弱爲無斷而其弊至於奄奄無氣節此同流合污而保功名於劇不謀夕之時乎借使有心王室而以磊磊落落自期待小之則若魏玄忠之貶次之則若韋方質之流重之則若劉禕之之誅極之則若劉思正之族亦能以功名終哉嗚呼士君子欲行道於天下寧猶介而死無委靡而生吾嘗謂當時大臣曾不若雍州人楊初成明義而死也而奚貴於終功名哉

誅二張

武氏淫亂張昌宗兄弟出入宮掖有公孫儀宣謠之醜濁亂朝綱有董賢專政之陋張柬之舉兵誅之纔下十數年狐鼠一旦驅除誠卓犖奇才矣然惜柬之不能幾國家遠慮也按春秋莊公元年夫人孫于齊蓋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爲魯臣子當義不共戴天也嗣君夫人所出也猶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情聖人於是去其姜氏絕不爲親以示義也書孫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柬之處武氏之變盍亦以此裁之乎夫武后竊唐名器廢唐宗廟殺唐子孫害唐臣民先儒謂其負九大罪愚謂罪豈止於九決南山之竹不勝書者張柬之爲唐臣子抱不共戴天之仇正當移檄按兵以尸賊后於朝至其黨與如二張者誅之不赦其餘諸武若三思輩尤當處以極刑以剪草除根勿使滋蔓然後奉迎乘輿以重整唐家之社稷桓文之事也夫何於二張則誅之於三思則赦之甚至以極美之名施之冒盜之賊大臣不學之弊一至此哉未幾韋后再見天日容三思黜籌愈肆一網打盡之計柬之等視爲杌上肉而不知反墮其陷阱中矣後之斷大事可不學春秋乎

韋后干政

自古國家之亡未有不由婦人用事者桀以妹喜放紂以妲己亡厲王以褒姒敗晉公以驪姬亂吳王以西施滅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此之謂也以此爲坊而唐高宗猶寵用武氏專制宮壼漸干大政至有更姓易命之變此中宗所備嘗也宜其動心忍性而赫然自強夫何乘輿反正之餘追天日之盟忘冰霜之戒縱婚妻之煽虐信妖女之攬權方共五色雲起衣笥繆說也而圖以示朝太史上采條十二篇淫聲也而賜之宅第中宗所爲如此真下愚不移之人耳然則廢於母弒於妻而

四子皆不得其死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

薛仁貴何如人

仁貴本絳州布衣也乃能五甲一貫而鐵勒爲三箭一發而天山定白衣一呼而高麗披靡脫鍪一見而突厥羅拜是直其驍勇絕倫之將也豈可以郭待封違律之敗遂少之哉且威震遼海移治新城撿盜賊擢賢才崇節義撫孤厖不恃勇將抑有勇而知方者也不然何萬年宮大水之變非仁貴登門之呼其能不載胥及溺哉究其所以至此者蓋其妻柳氏圖功還鄉之諫啓之也厥後其子訥拒來俊臣之發倉破吐蕃於臨洮亦能光先烈焉薛氏父子夫婦忠義之盛如此其視李世勣積惡之殃高下何如耶

安恒何如人

安恒不忍六龍失馭以布衣數上書武后請迎立東宮一念忠憤亦可對越神明矣自愚言之天下有道出而輔世以救風虎之機天下無道隱而淑身以避龍蛇之禍此萬世不可易之規也安恒上疏武后幸不之罪則亦已矣而復劾張昌宗兄弟夫昌宗憑寵宣淫城社之狐鼠也豈疏遠之人所能卒除哉其不遭刺客之手亦天幸耳於此養高山林守言語階亂之戒亦可以終天年矣而以太子武俊誅三思之誅顯然自任安得不見殺哉史謂安恒明周官左氏春秋吾謂通經學古之人而昧明哲保身之義則亦腐儒矣後雖有諫議大夫之贈亦何益耶

五王何如人

武賊之誅固張孟將唱其謀而四王亦與有力焉若可謂安社稷以爲悅矣細而論之桓士則劾昌宗免其官至於諫僧慧範入宮挾葉靜能官國子識不負狄懷英當自光遠之諺也張孟將年七十以賢良徵論姚州不可戍論三年喪不詭於聖人信能斷大事如姚元之之贊矣豈文士蟣蝨不足成天下務者哉敬仲曄舉明經而以方秋而城為非所部賴之袁恕已薦陽嶠崇難進之風抑撓務廉杜倖進之路均之達國體者也崔玄暐居父喪有三年哀毀之度遵母教有一念清白之操敦族義有三世同居之休是亦何負明經之薦哉所可惜者張柬之欲誅武氏彥範不欲廣殺而以机肉待之卒

致崔湜之長舌羅周利用之毒手吾謂五王之功莫大於張孟將五王之罪莫大於桓士則史謂中宗賜彥範韋姓與后同屬籍豈非三思害彥範之宥已而懸等之際勸中宗之寵異哉究其所以至此張文貞涉經史年老而智高桓忠烈不喜觀書此其所見之異也易曰遇其配主雖旬無咎雖有尚言明動相資所以成功也五王相遇之時是得配主也而日中見沬折其右肱其殺無後患哉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春秋傳曰去惡如去草芟夷蘊崇之勿使滋蔓惜五王皆不知經術而自罹構禍也噫

殺五王

君臣之義不可以毫釐僭差也唐自武曌專國壓流穢

洪負覆載不容之罪矣而武三思又因之故淵交擅啓
求太子之位是武氏比至皆可誅也吾嘗謂賊后之宗
唐室之仇也何名為中國親王哉張柬之乃以武延秀
為魏王不宜婚黜嗷其見固誤矣乃起兵定武氏之亂
豈容再誤乃誅二張而存諸武薛季昶劉幽求之言非不
纍以至到也而以机肉輕之遂韋后干政三思有攜淡
之兆而又縱之弗禁此養虎自遺患也未幾禍機一發
而含究地下豈非介蜂而得辛螫信桃虫而不知其為
大鳥哉按春秋襄公十年盜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聖人書之不稱大夫以為大夫國之陪貳政之本也乃
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故譏之五王為三思
所殺其亦公子騑之類矣何以言之夫武三思之惡知

火燎原日盛一日猶熾明矣而乃使崔湜為耳目使之泄漏
事情不亦悞之甚乎嗚呼若使五王分柄文武起兵芟
滅三思亦何一不可若中宗與韋后不從則廢昏立明奉
睿宗主社稷雖為法受惡不賢於三思所魚肉哉而五
王不能及宜矣或曰中宗殺五王是以怨報德無復人
理矣而於五王夫何尤愚曰中宗妻女之醜見奏於燕
欽融韋月將尚不覺悟其庸愚尤甚於晉惠之不辯菽
麥也猶待於臣殺絕而後見乎

欽明八風舞

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舞之
所由生也周禮大司樂以六舞教國子大舞樂師教國
子小舞詩所謂明樂舞者即文舞也所謂萬舞者即武舞
也又所謂夷舞 所謂野舞皆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
至於有兵舞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其名不同而皆所以教
國子也然則祝欽明官國子為八風舞其有見於此乎
噫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以不辯也夫唐有天下
之初宴群臣於凌煙閣而太宗起舞文舞之義也宴近
臣於慶善宮而呂才為九宮舞兵舞之義也宴群臣於
未央宮而突厥頡利起舞夷武之義也中宗宴近臣而
祝欽明作八風舞吾不知文乎武乎夷乎野乎夫聖人
作樂以宣八風之氣布之於金石絲匏達之於羽籥干
戚聖人雖以是教國子實所以養德性而引中和也豈
係搖頭轉目之諸醜哉夫祭酒旨表儀朝著之官當中
宗復辟之時宮闈亂政奸軌登朝欽明正當宣揚教化

表正風俗而乃為八風舞陋亦甚矣史謂祝文思擢明
經以經授中宗為世大儒乃諂聖僻說引艷妻見上帝
此何禮也是故五經掃地虞薇用讖之腐儒無用倪若
水勃之歷祭不孝蕭至忠彈之坐是見逐無以謝祿然
則與少正卯順非而澤注周以詩書破家聲同科也乃
獨保首領死家管寧不幸耶

隆基臣復社稷

唐自韋氏亂政躬蹈篡逆穢德彰聞不在武后之下唐
室有賢子孫正當奮起義兵以為臣復計不亦有光先
業耶睿宗之子隆基獨能以社稷為念而悟假刀之贈
乘尾陷之機遂一舉而滅韋氏豈非幹蠱之洪畜乎然
愚特惜其父子之間有不善處者矣睿宗隆基之父也

于時宮車無恙正人子朝夕視膳之日而乃潛謀取曷雖遁於劉幽求之言以位讓父而非其本心也此温公所謂唐主為子逼奪者三而隆基與焉不亦可罪之甚耶或曰舜為虞帝瞽瞍在上未聞以位讓父也而萬代賢之然則何嫌於自取天下耶噫瞽瞍起自布衣非若睿宗初為豫王且而已冒帝號者也且舜受天下於堯為天下得人計耳舜亦安得而私其父哉以是而擬隆基蓋大有間然矣

元之避開元尊號

周人以諱事神然雖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何不為文武諱耶至於周禮一書七月一詩去古未遠皆未之諱及禮有冒本之辭詩有厥發之詠至於春秋傳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是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二名不偏諱此禮之大節也然則君子命名當觀昌黎李賀不舉進士之辯豈可效[illegible]避諱甚難之訓哉夫年號古無有也而始於漢武[illegible]人主名諱可比而號元之以開元之號頗計避之更名[illegible]何說哉愚謂號元之本唐佞臣然日食不暇[illegible]尚銘碣類則表賀久矣哉其諂諛之態也豈有愛[illegible]君父之心而為是退托耶

以高力士為右監將軍

[illegible]基於此嗚呼三王設閽寺所以謹門閭之禁通[illegible]外[illegible]供掃除之職耳豈使刑人在君側乎唐太宗[illegible]令守門傳命之[illegible]得[illegible]矣何唐玄宗[illegible]

亂祖宗舊規首以高力士為右監將軍甚至省決章奏進退將相皆與之謀而太阿之柄入其掌握矣故其後子孫則而效之肅宗之於李輔國代宗之於魚朝恩德宗之於霍仙鳴憲宗之於吐突承璀謂非玄宗有以啓之乎其甚也視天子如委裘晚宰相如奴虜國老門生之禍根深蔕固不可救藥文宗欲去之矣而有甘露之變昭宗欲除之矣而有岐陽之遷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噫後之思患預防者盍以李唐之事鑒之矣

講武驪山

昔公告成王曰詰爾戎兵仲尼於桓公之大閱莊公之治兵必書於策蓋國家無事之時尤當嚴飭武事以為折衝禦侮之計則有備而無患矣唐玄宗講武驪山下其得召公仲尼之意乎愚以為玄宗非講武乃黷武逞刑耳按周官會萬民之卒伍者小司徒也統六師平邦國者大司馬也且內難方平天下萬幾固有先後之序而何急於講武若必以軍容不整直當下明詔飭帥臣使之時其簡教時其訓習則惰者勸而勤驕者作而奮精兵銳卒如虎如貔有以壯國勢矣而何以萬衆之尊拘拘於講武乎且古者刑不上大夫兵部尚書上大夫之職也韋氏之亂郭元振有功於社稷所當議貴議功而乃以軍容不整欲坐之以罪而斬之可乎後雖以群臣之諫不罪元振而竟流[illegible]一無辜給事中以張威福逞刑甚矣開元之首初政[illegible]明而其失有如此履霜堅冰所

由來者漸矣豈待天寶之亂而後知其為乖繆之政哉

上識人君之體

姚崇序進吏玄宗仰視屋不應盖以郎吏甲秩不必一一煩上也史遂稱其得人君之體自愚觀之玄宗之委任大臣是矣然必平日未有赤心付託之詔而崇不敢專擅也大臣為天子股肱有師傅賓友之義也古者人君見大臣御坐為起乘輿為式今宰相奏事而視屋不應可乎且不以情告姚崇而告高力士使力士加誕謾之語將何從而質問乎此正失待臣之體矣要之玄宗是時以驕心待士夫於此苟蔑禮貌衰則去之士夫守身之決也若使稷生當此則必辭疾力去以聳箕山之節庶可以逆折人主之驕心乎惜乎姚崇不足以語此

黎園子弟

按周禮均工樂員不得廁於仕伍雖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可經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唐太宗使祖孝孫教宮樂物論皆譏之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誠是也然更置坊院盛選工女而自教之號黎園子弟則是以天子而與倡優矣何以示訓於後世乎孔子告顏曰放鄭聲子夏對文侯曰鄭聲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然則妖聲豔辭正人君之所宜深遠也柰何玄宗自恃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伎之巧于時姚崇為首相而不聞一言諫正僅有張廷珪表楚客上疏言之而終不能改也卒之優人作惡戲以謔言寵宋璟逮祿山作亂而黎園子弟皆奏舞於蕃夷之前至動雷海青之感泣而死嗚呼姚崇不得辭其責矣

上友愛

兄弟人之大倫自昔帝王之友愛若舜之於象武王之於康叔可謂盡其道矣後世若漢文之於弟而不免有斗粟之謠唐太宗之於兄而不免有喋血之慘以二君英明尚薄於友愛之情如此善友愛者吾何幸於玄宗見之乎設五王之帳而寢與之共劇花萼之樓而宴與之同若可謂友愛之篤也然自愚觀之玄宗之友愛兄弟特感宋王讓己之恩而有報答之私耳豈真能友愛哉如其果能友愛如舜之於兄弟則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亦必推廣仁術書所謂和其身睦其家而協其邑矣夫何三子無罪一日殺之而父子之恩乖王后無寵一朝廢之而夫婦之情薄罷張九齡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闕夫三綱者尤人之大倫也玄宗有愆德至此而獨於兄弟能友愛焉是豈近於人情耶

珠玉錦繡焚殿前

人君之德莫大於節儉堯之校珠抵璧禹之卑宮惡服真能節儉者也其次若漢文之以敦朴示天下亦庶幾焉降是以下皆沾節儉之名而非有節儉之實者也夫珠玉錦繡迷心之鴆毒玄宗欲以節儉示天下則勅有司勿採珠玉勿織錦繡亦足矣何必付之烈焰之中乎且焚之則亦已矣何必於殿前焚之果何心哉蓋帝即位之初如水未波如空未雲而良心美意藹然可掬也比其承平日久浸溢驕奢天寶以後織繡之工供貴妃

院者七百人三夫人從幸並清鮮華奪目粲若雲錦何前日焚之而後日尚之也豈非好名之心使之乎嗚呼開元以節儉則治天寶以奢侈則亂然則人君亦何爲肆一日之樂而貽終身之憂哉易曰白賁无咎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夫下者尚其以玄宗爲鑒而爲求遠之圖則進而又進而可以爲禹爲堯舜此焉出矣

伴食宰相

自史官之懷愼劑炎之才不及元之于時有伴食宰相之嘲若可謂士夫之恥也然懲以休休大臣懷愼其近之矣何則宰相之職非以身事君之爲忠而以人事君之爲忠也故絶敘下管仲子皮事子産曹參推蕭何故能有功於國家也懷愼自知才不及崇而屈身尊禮蓋開數子之風而興起者歟考史懷愼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夫臨終之際而尤眷眷國家天寶之亂果如其料張星所謂直道終始名稱其情矣且身居宰相而妻子猶飢寒所得盡散親舊故奉身之具止於一囊此清尚之操其足以激頑厲貪至其子奐刺陝內存匪躬以爲國寶昔人所難也元之才有餘而多雜於詭詐之術縱子受賄失大臣體度吾謂國家寧可無姚崇之才智不可無懷愼之德器也孰謂伴食哉

試縣令理人策

縣令最爲親民必得端良方正之士然後可以稱循吏而無憾玄宗以選叙多濫試縣令理人策或授之官職或放之田里若可謂得勸懲之道矣然自愚觀之成周之用人鄉舉之里選之樂正造之司馬論之論定而後官之官定而後爵之故舉不失人而郡縣無非羔羊之吏也唐之用人則不然鄉舉里選之法壞而郡縣學國子學特粉飾太平之具而略無菁莪棫樸之美則其所群聚者混玉石於不分矣況以身言書判爲銓選之法則卓越奇偉之士必有遺珠之嘆豈能網羅豪傑而野無遺賢哉先儒謂唐萬目舉愚謂學校選舉之法最壞於唐於此亦其一端云

韋濟辭理第一

玄宗試縣令理人策獨韋濟辭理可觀擢居第一或謂韋濟宰相子稔聞規模多識典故其詞理中選宜也以今考之雖其全策不可考然要之經世安民之術如董之三策孔明之二表殆缺如也矣以知其然耶夫辭理可觀之士必洞見道學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張果方外之士左道惑衆此王法所當誅也且其自言堯時爲侍中堯之時何嘗有侍中之官哉其誕罔甚矣爲刺史者正當誅此老賊以講明道術使人君洞然與起於善而不爲左道所誑則亦吾道中人矣夫何韋濟信其妖妄之說而薦之於上賜號先生自是圖老子像祀九宮神聞空中語而游心神仙之術釀成天寶之亂由韋濟啓其階也可以若人而擢第一唐室可謂無人矣哉

陸象先政尚清簡

陸元方居銓曹以清慎著子景初以肅宗賜名象先蓋望其紹先構也今考象先刺蒲州尚清簡官益州尚仁恕此其器識沉邃亦何愧於[illegible]制科高第哉愚所惜者簡而不敬非簡也恕而不忠非恕也昔臯陶論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擾而毅簡而廉易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貞凶是故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而後可爲萬夫之望也唐至睿宗之世太平公主以婦人下朝政權勢浸淫威福自出崔湜爲其耳目尤爲險邪之尤者也象先畀有象賢之志正宜借尚方劒斬之不可與之同朝夫何受崔湜之薦並爲宰相當立寧王之議雖曰力爭不從然亦涉悖逆之黨矣其以保護功免誅死亦天幸矣哉象先之言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夫天下之

事固不可擾也有如袁楚客責魏元忠十事乃當時急務可坐視不爲之所乎且附三思者湜也殺五王者湜也若名勝母墨子回車水名盜泉志士慚飲顧此濁亂之朝有何面目與之同官哉然則象先柔而不能立簡而不能廉寬而不能栗擾而不能毅乃巽床下而喪資斧者也亦何取其清簡仁恕哉

王毛仲牧馬

記曰國君之富數馬而對是馬政亦不可缺也世之論者莫不曰王毛仲善牧馬雲錦成群若與秦非子相類也自愚觀之則未焉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言衛文公秉心之誠實而淵深故騋牝之衆也又曰思無疆思馬斯臧言僖公立心之遠故驪黃之善也王毛仲何人斯而能蕃牧之盛哉考史毛仲本高麗人也以知東宮馬坊與誅蕭至忠等擢將軍知監牧使其嫁女上命百官就其第産子上命力士賜之官至與姜皎連榻葛福順爲婚權勢極矣乃志得而驕求兵部不得而怏怏是眞蠻夷之種小人之態矣有何塞淵無疆之美而能致蕃牧之盛哉或曰毛仲初見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田官草萊不敢欺此蕃歲以後一人而已嗚呼果如其言是亦小人之有才者耳非能教其本時其事順其性就其才應其求食其良者也然祿山之變馬至於不受甲則蕃牧之盛亦何爲哉范祖禹論之曰唐之國馬惟一能臣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愚曰毛仲固唐之能臣而實先王之民賊也他日以力士之譖賜死豈

非負且乘致寇至者哉

宋璟何如人

古者合氣節才智爲一後世分氣節才智爲二其末也徇禮義之戈决廉恥之防生則與狐鼠同群死則與草木俱朽者世相踵也此吾未見剛之嘆發於夫子歟嗚呼剛固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其似者斯可矣若宋璟爲人得非剛之似者乎是故貴張說之反復扶正人也拒武三思之干請抑邪黨也論張易之之專擅伸國法也保韋月將之直奏重諫臣也裁王同皎之孕葬率節儉也抑郝靈荃之賞賜禁開邊功也黜鄭愔之弊政清銓選也以日食當修德以廟壞當終喪所以正君心也以一事問高仲舒以今事問齊澣所以集衆思也以楊思

鼎之闒人則遠之以王毛仲之小人則絶之所以布公道也以河南尹肴谷不洽之誅則釋之以群臣對仗奏事之制則復之所以正國是也至於太平公主易儲之議則拒之姜皎入宮之漸則放之蕭至忠附勢之罪則斥之范知璿獻文之諛則判之裴光庭資格之陋則爭之張瑝報仇之孝則矜之廣人立碑之風則革之是其英風直氣之所形臨之刃鋸斧鉞而不惧忠肝義膽之所激質之天地鬼神而無歉夫子之所謂剛其殆庶幾乎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三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四

屏石戴璟著

太廟壞適與行會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者商也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者周也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者魯也故聖人敘易象以享帝立廟著渙卦作春秋以世室壞譏文公聖人之重宗廟如此玄宗之時太廟四室壞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耶必平日不豫爲脩葺而忽爾傾頹九廟神靈生有深宮之樂死有剝廬之驚此莫大之罪也爲姚崇者正當勸君終三年之制如宋璟之對君子猶曰慢祖之罪不可贖也柰何以太廟爲符堅舊物而壞與行會爲言卒之行幸東都而乏恐懼脩省之實其逢迎甚矣夫隋文帝有天下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宗廟此諸無量所謂諂諛之言吾不意姚崇開元賢相而爲迎合附會之語其幾小人之態也哉因是以見唐太宗不自建太廟而因隋故室非禮大矣太宗營繕最多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

房杜姚宋孰優

世之論唐相者莫不曰前有房杜後有姚宋嗚呼此特以其迹而言耳論人不觀其心術何以計優劣哉故孔子論觀人之法必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而後人之賢否奚廋也夫以房杜言之則杜任事淺而謀畫遠不及房以姚宋論之則璟之剛正豈惟姚崇所不及而房杜亦望下風也何以言之玄齡用封德彝斥陳師合太宗

慝德甚多略不能匡正一二反助其惡此豈以道事君之義乎姚崇以武后傳位泣而別之即蔡邕之泣董卓也且以日食冊銘而賀君德以太廟行壞而文君過與公孫弘張禹之曲學阿世何異乎且縱子弟左右受賂甚失大臣之體積政一決德色遂形此皆才有餘而德不足者也若宋璟爲人剛張昌宗斥武三思救燕欽融遠王毛仲拒楊思勗抑郝靈荃浩然忠誠照人顏色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史謂守法持正信其然也此誠唐臣之冠夫豈三子可同日語哉

擇十使

姚崇謂刺史縣令不可偏擇此特能折議者之口耳要之非至論也大擇一相者天子之事也擇十使者宰相

之事也擇刺史縣令者十使之事也故王制曰天子使大夫監方伯之國二人然必擇舉主于未用之先責舉主于已用之後視其所舉之當否以行賞罰黜陟之典則爲宰相者必盡心以擇十使爲十使者必盡心以擇刺史縣令必不敢植私恩而廢公道也夫何患於不得人乎吾嘗考西漢之制矣嚴延年舉獄吏有贓而貶秩張湯與茂才不實而削戶何武舉方正失禮而左遷此漢之所以彬彬多循吏也姚崇若患刺史縣令不得其人蓋亦先擇十使而嚴連坐之法重褒嘉之典乎厥後敕以縣令爲衆用者貶罰又頒令長新戒庶乎知所重矣而終不得其人者宰相非其人而十使得以濫充厥職也歟

捕蝗

祖已告于王曰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謂以妖孽爲符信而欲人主之脩德也周公告多士曰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厥廢元命謂天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桀不知而自取滅亡也玄宗即位未幾而山東大蝗豈天欲以妖孽爲符信以災異示意嚮姚崇于此正當勸脩德用賢明政愼刑以恪謹天戒可也云何督郡縣捕蝗而於脩德禳災之語絕口不道豈非蘇子由以姚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耶嗚呼以姚崇日食表賀太廟行壞之事觀之則其輕視天戒亦可見矣吾固謂開元之治雖出于崇而天寶之亂亦由于崇也孰謂其善應變以成務哉

宇文融括田

宇文融獻策括天下遊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國卒得田戶幾百萬似若得禁奸革弊之道矣然籍外收稅楊瑒議之辨給多詐張九齡評之受贓狼籍裴光庭奏之何也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謂无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有甚于疾宇文融爲國深計上之當如孟子之勸行王道次之當如晁錯之勸重農事而乃撿括客主戶口騷擾地方雖曰歲終籍錢得緡數十萬然名似而實非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夫豈謀國之忠計乎且人孰不欲安居樂業而甘爲逋逃之人蓋出于不得已者然夢想家山精神

孤往心懷故國魂魄飛揚邈使括而得之彼安能爲好義之良心哉是知宇文之括農即王成之僞增蘇子由所謂小人僥倖于利以圖進取之計可謂見肺肝矣

光庭聖書

何地不生才何才不資世然是非雜揉不足以服其心彼此牽掣不足以宣其用可否晦昧不足以繫其留爲人君者亦不量其材之大小而爲任之重輕耳何必泥流品拘資格哉是故歷山方耕而使之宅百揆傅巖方築而使之總百官釣渭之人爲公侯之仇也非熊之叟爲伯王之師也是故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三代有道之長不以此乎夫何後世不以才德任人而以資格用人崔亮作俑于魏光庭繼踵于唐今考光庭之法以年多爲陞

選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然則庸愚之人便矣于豪傑之士何如哉吾謂光庭此舉重小人而輕君子而或以是爲聖世亦誤矣不然何宋璟辨其非孫琬謚其克天下自有大公論矣以偏見亂宏規哉

光庭何如人

裴光庭旣用循資格大抵皆閻麟之所裁定故當時有麟之口光庭手之號是固非獎勸之謚矣博士有克平之謚繼曰蕭嵩之意亦天下公論也而帝乃賜忠憲何哉考史延城恪默靜少交游張說請封禪則曰封禪所以告成功宜遣大臣召諸蕃突厥赴行在說用其策而突厥果來朝帝喜功好大之心已萌于此時此所以有忠憲之謚也非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乎所可假若知星者上星變大臣請禳之獨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庶幾乎知命者之言矣嗚呼光庭知禍之不可禳而不知惡之不可蹈故肆無忌憚而立資格請封禪也孰謂忠得忠失之徒非斯人其誰與歸哉

蘇頲張說張九齡韓休何如人

唐中葉文章稱燕許而張韓亦爲時推重焉蘇廷碩善詔令張道濟善碑誌故馬戴以頲爲一日千里李嶠以頲爲思若涌泉可謂不愧賢良方正之選而蘇瓌可謂有子矣說亦以賢良方正舉旣謫岳州詩益悽惋時稱燕許豈偶然哉史稱張子壽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似若二子之文不及燕許也然自四子行事觀之頲能助

宋璟之長九齡能攻李林甫之短王方慶謂其敬遠之器韓休能致元宗之瘠宋璟謂其仁人之勇皆可謂真宰相也張說之文學固有可稱如四時成歲八柱擎天之文何等雄偉但倡封禪啓人主好大喜功之心立彍騎壞祖宗府兵之制于是乎均垍仕逆賊壞家聲而元宗爲書說文碑曰嗚呼積善之基殆虛矣此說之不及數子也然合而論之九齡居喪則遂起復而不辭張說居喪則雖起復而終制九齡以道侔伊呂進者也君子寧無責備乎哉

武成廟十哲

所貴於勇敢者以其敢行禮義也天下有事則用之于九正八伐之震揚無事則施之于三綱五常之經緯一

張一弛惟時措之宜耳豈可分文武爲二塗哉孔子萬世文教之宗也雖軍旅之事未之學然能兵萊夷卻費人則有文武之全才可見故自漢以來率立孔子廟以釋奠于先聖先師殆不爲過太公雖曰牧野之戰時維鷹揚也然述作止六韜勲業著一代何可以武成擬文宣哉且武成王殷臣也紂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其使天下之人入是廟者是崇稽其人思其道則立節死義之士何所奮乎此不亦見疑賢羿齊不法桓文不贊伊尹焉以此也夫何開元之末始置尚父廟而以留侯配此猶可也奈何以白起十人爲十哲而建中復圖范蠡等六十四人配享焉夫太公之賢雖不及文宣然豈白起輩可同條共貫哉以十人品之惟張文成諸葛孔明近于王道若孫武樂毅李靖穰苴亦不過權謀術數之學吳起白起之殘忍韓信李勣之叛逆又皆名教之罪人也豈可俎豆于太公之門乎以是而備十哲是牛驥同皁而薰蕕共器也嗚呼玄宗此舉欲以尊太公而不知益以卑太公也于是十哲之名見于關播之奏改昭告爲敬祭見于李紓之議立廟磻溪命有司以時享見于陸淳之請然則有天下者何必舍俎豆而事干戈哉

用韓休爲社稷

論相之道有二曰學術之粹駁心術之邪正而已矣宰相之任人主所係以爲股心天下所恃以爲命脈社稷之安危恒必由之故學術粹而心術正則義氣凜凜人主不敢肆其欲矣豈非社稷之福耶唐玄宗用韓休曰吾瘠天下肥乃爲社稷計今考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雅有典則則其學術之粹可知矣爲蕭嵩所薦而以正折嵩是論程伯獻數諫獵范張樂則其心術之正又可知矣玄宗于此苟用之必專任之必篤則因事獻規必有進循之益夫豈憸邪所能惑而禍亂所由起哉夫何外有尊賢之名內有忌賢之實一阻抑之餘其氣象萎靡風采蕭颯而小人若林甫輩陰拱默伺遂由徑而來媚寵而入矣于是洶洶爛熳而社稷安得不危乎吾嘗謂韓休用舍之時正三陰翩翩之機也昔孟子謂齊宣不用賢以爲輕國愚亦謂玄宗不用賢以爲棄社稷

劉知幾吳競史才何如

劉子玄著史通四十六篇吳競著國史六十餘篇一則譏評古今而徐堅有史氏宜置座右之說蘇味道以爲陸機之流焉一則叙事簡核張說誣魏元忠事屢請不易而時人比之董狐焉二子皆有良史之才也然皆仕賊后之朝已昧卷而懷之之義矣至其領史事也子玄則以韋巨源蕭志忠監脩意向不一然後求去競則以武三思張易之監領朋佞不實然後私撰唐書則失于早斷矣夫史有三長才學識罕兼之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楠斧斤弗能成室子玄之論誠是也然吾謂二子史才有矣而學識或未之粹乎何以言之夫競嘗上書救相王之讒於節閔搆亂之時又上疏陳納諫之道於玄宗即位之日非不

知陳善閉邪之敬也然東封大山此歷代之謬舉乃曰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然則狡獸固不可逐也封禪其可舉乎是亦不明理矣故史謂兢叙事曉[illegible]稍疏悟時人病其太簡此也子玄讀尚書則不進讀左氏則遂通是學問已粗而不知吾道之根本矣夫六經皆有史之斷案也作史而不知經則是非褒貶之際豈能無戾乎道哉且楊雄畔道之徒不足法也子玄自比楊雄者四事老子書吾道之蠹也乃議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註此其去取乖謬是宜宋璟不然其說也故世之論者有曰楊雄作法言而言未必可法子玄作史通而史未必皆通其亦有見于此矣大抵詩書中自有樂地二子博極群書以史才自負而何乃一貶別駕卒之于官一忝恒王傅卒于官是皆爲功名累也有學識之粹者果如是乎哉

以六條檢察非法

漢以六條課郡國始之以田宅踰制終之以通行貨賂而其求賢由孝文倡之以寬厚孝宣繼之以綜覈故監司盡乃心而郡縣修乃職此漢之治立栢武之間也唐太宗遣大理卿以六條察郡國則因漢法而推廣之者也今考史一察官人善惡二察戶口流散三察農桑不勤四察妖猾盜賊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等六察兼并縱恣冤枉邪伸此法也雖非周官小宰之六計弊群吏宰夫之八職聽國計然使天下令修政明刑以爲四方之極則李嶠所謂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夫何玄宗一念之清明不久而萬機之驕侈遽乘韓休張九齡賢相也而故罷之李林甫牛仙客小人也而過用之此其黜陟倒置大失勸懲之典矣今乃令采訪使檢察非法吾意必從所好不從所令也亦安能感發鷹鸇而著埋輪攬轡之風乎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信矣

按釋義引顏師古之說殊欠考證唐玄宗乃唐之子孫豈宜舍祖宗六條而遠用漢人之六條哉故今附正之于右

音樂較勝負

古者採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玄宗命刺史縣令以音樂較勝負自謂得考課之道也愚謂後世之

音樂異而其理至妙至微也苟不得一后夔之士孰能測律呂本源而爲之辨勝負哉是故有樂心者其音樂嘽以緩有喜心者其音樂發以散有怒心者其音樂粗以厲有敬心者其音樂直以廉有愛心者其音樂和以柔此以音樂而知其心之邪正也志微噍殺之音樂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之音樂作而民康樂猛起廣賁之音樂作而民剛毅寬裕順成之音樂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樂作而民淫亂此以音樂而知政之得失也然則以音樂較勝負亦何不可之有若夫後世之樂雜以娼優子女正所謂妖淫愁怨導欲增悲者有何道德所關而可以觀人乎且吾聞之所謂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

後要之考其德觀其行亦自足以知人矣而以音樂較勝負不亦妄乎玄宗此舉不特玩聲伎以爲娛樂耳樂記曰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玄宗烏足以語此

張九齡知祿山有反相

相人之術古無有也始于姑布子卿唐舉許負皆衍其傳君子所不道也祿山討奚契丹輕進致敗以軍法論之正當誅之以徇衆而何計其他哉按春秋子玉將兵而敗楚殺之此莊王所以成伯業也張曲江獲首孫武之批其論甚正柰之何以反相而欲誅之乎此暗昧不明之事非所以持國論也故玄宗得引王夷甫事以拒之使曲江公直以失律喪師于法應誅之語執意不回

則玄宗亦將竦然退聽而何召後來漁陽之變哉嗚呼虎兕出柙誰之咎也孰謂張子壽以智者而有千慮之一失如是乎

張說尚文

古之所謂文學者豈徒以詞章之富詩賦之工哉有道德超萬物之表有義氣塞天地之間故發之議論足以銷阻金石形之文章足以羽翼元化若皐陶之謨伊尹之訓周官之書此文之至者也張說反復小人斯文之正脉斯矣安有所謂經世之文乎是故以府兵爲彍騎以巡守爲封禪以生日爲千秋節迹其議論風采滑稽詭秘雖曰制詔禮儀多出其手與蘇頲齊名號大手筆然爲人如此則其文亦何足觀哉吾嘗讀其所註青囊經多涎辭異說幾于佛老之談二子曰均曰洎皆從逆賊其義方之訓又安在耶且吾未聞尚文者而不能教子弟也

幾致刑措

帝王之政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然雨露之沾濡固仁也而霜雪之摧壓何莫非仁哉是故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虞之民所以不犯有司也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此武王之民所以囹圄空虛四十餘年也仁人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故教化行而風俗美矣得不致刑措之效乎若夫玄宗則不然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其殘忍慘薄無復人理況奪子婦以爲樂寵胡人以爲戲所以移風易俗者失其本矣而大理奏死刑五十餘人嗚呼莫親于

三子尚以非罪而致戮況踈而群臣賤而百姓其不輕之如草菅哉竊嘗考之唐史殺布衣張瑝以訟冤也殺御史周子諒以直諫也殺給事中唐紹以講武也至于長孫昕以皇后妹夫而殺之不以其罪張審素以嶲州都督而殺之不得其情民不見德而惟刑是聞蓋史籍有不勝載者而大理乃以刑措奏聞林甫以刑措受賞將誰欺耶愚謂此必李林甫欲揚已取名干祿固寵故諷大理縱釋死囚以陰邀封賞歟不然則若伯魚之鬻獄魏舒之受賂折言破律而得脫死地也天下豈有淫侈刻薄如玄宗而能致刑措哉

九齡以文學爲上所重

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歟孔子曰君

子不可奪喪亦不可奪親也王制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雜記曰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然則奪喪起復之制甚非禮也故春秋文公四年書鄭伯伐許譏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故稱爵以著其惡也張子壽誠開元賢相史謂以文學為上所重信矣然愚特惜居親之喪而起復為平章事于時邊塵不起正治平無事之日非若衰麻以國難杜遇以金革也而釋服從吉偃然服軒冕之榮此豈有文學之臣所為乎吾謂子壽欲殺安祿山而上不聽欲罷牛仙客而上又不聽欲去李林甫而上又不聽此蓋因其起復之失謂其趨勢利而忘道義故輕之歟吁士君子欲展大經綸于天下立身行己豈可一日不在道義中哉

天下大柄不可假人

周官以八柄馭群臣文武能操其柄故天下大定諸侯來朝自夷王下堂見諸侯而大柄始有所移矣其見于春秋者若季孫父毅之會季孫宿邢丘之盟與夫盟溴梁次賜州城費圍郈聖人書之皆以人君不能執威柄而政權下移欲其制之于未亂也唐玄宗欲以政事委李林甫高力士諫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豈刑餘之人而天資暗合于吾儒之論哉殊不知此力士自便之計耳夫玄宗之寵任力士甚于將相大臣其黜陟予奪之柄雖玄宗上之而實力士弄之也何以言之方林甫祿山之未用事也力士多方推譽而引之為相為將使力士如寺人之疾惡則去之恐不遑矣而敢以公器為市恩植黨之地耶迹其罷韓休張九齡用安祿山李林甫皆力士操其柄而謂大柄不可假人不亦誣乎使力士如呂強則將自歸掃除之役而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臺諫矣玄宗雖庸愚亦將聳然聽信今不肯委其柄于廟堂而陽執天下之公論以阻撓人主之謀其誰信之以故林甫為相至十九年之久而祿山寵恩大過以至反叛皆力士汲引之罪也嗚呼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力士何弗思之甚哉

不識真卿作何狀

大抵觀人家國者平居有敢言直諫之臣則臨難有伏節死義之士開元之初號稱治平良由姚崇宋璟相繼為相耳既而即位漸久怠心寖生以李林甫為周召是崇是信至于十九年之專且久焉至如敢言直諫之士如張九齡罷斥之矣如周子諒杖殺之矣于時介然樹立以名節自砥礪如顏清臣者正林甫所忌而斥之閑散乃玄宗平日不識面目之人也逮祿山之變二十四郡皆望風歸賊向之居清要受寵任者或奔散于山谷或降附于賊庭累無一人窺左右而先應者清臣獨糾丁壯實倉廩仗義勤王以烏合嬰賊鋒為二十四郡之倡此玄宗所以發不識清臣作何狀之嘆也逮晚節偃蹇為奸臣所擠見頓賊手毅然之氣阻而不屈夫出使已歷年而德宗曾不一問其存亡焉坐視忠義殂醢其視玄宗發嘆不識何狀之語又大不侔吾是以知德宗尤闇于玄宗故皆不免播遷而王臣蹇蹇終無尤也

何其人多不幸至此耶

貴妃入宮

昔衛宣公以伋妻之美要于河上國人作詩以刺之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卒之為狄所滅殆有甚焉若夫玄宗之于貴妃非但要之于河上而實奪之于宮中其惡猶有甚焉按史開元二十三年玄宗用冊聘為壽王妃垂將十年姑舅之分已定夫何傷父子之情亂男女之別蛾眉巧笑迷其心妖姿艷舞眩其目甚至兄弟姊妹咸啓厚封賜之以名園甲第寵之以膏腴水石給之以鮮華錦繡天寶之政不在天子而在于楊氏厥後戎羯負恩奄為豨突熊豕與于轂下胡越爭于舟中靈駕播遷崎嶇幸蜀國祚危如綴旒皇都鞠為茂草詎其為之楊氏一婦人也此與衛為狄所滅先後一轍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其效驗一至于此可不懼哉李覯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曰未有蠱心于女色而能盡心于賢王氏亦曰但誅宰嚭則宮中有西施不足憂是亦觀之說也夫知好色而不知以禮未有不亡國敗家者後之人主取監于衛宣取監于玄宗則靈長之計也

玄宗幸蜀

按春秋書寔來蓋貶其不能自強而自取來也書北燕伯款出奔齊貶其不能敬臣而自取奔也書天王出居于鄭貶其不能齊家而自取出也書公孫于齊貶其不能正身而自取孫也蓋人君為萬民之主攬威福之柄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宜使民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何至棄社稷之重而客寓他所如失水之龍自同蚯蚓乎是必肆于民上以致天怒人怨盜賊四起故歟吾觀玄宗開元之初修政用賢亦一時良主也然不能守永貞之操而獨任李林甫偏信祿山遂使逆賊一呼河北諸郡若崩厥角以錦衣玉食之尊而崎嶇道路間關隴蜀甚至日旰弗得食其困辱之狀狼狽至此皆明皇自取之也盍亦謹之于初哉

彍騎

府兵之制始于西魏因于周隋而大備于唐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一時治武而兵無常聚之患自備兵食而國無養兵之費事已輒散而將無握兵之重舉天下不及關中而兵無外重之憂此其制誠近古而便于國者也然不一再傳而弊端已見凌夷至開元其制幾廢而張說畫彍騎之策豈守法之不善哉始者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徧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始者番上宿衛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安得而不逃哉始者出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困于久戍始者戰沒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官不紀錄又州縣調發多不以實州縣之兵又安得而不逃哉夫宿衛之士逃則內輕州縣之兵逃則外輕此張說募彍騎以為長從勢不得不然也自是兵農既分不可復合至李林甫停魚書冒安祿山變漁陽矣豈不深可嘆哉為張說計當如之何曰府

兵之法本善持守之者非其制也使因時救弊以復貞觀之舊䂓革番代失時之弊嚴責戚役使之刑節邊鎮久戍之勞重調發不均之禁逃亡者招徠之撫輯之務使安居樂業以復視漢官威儀則何患府兵之難復哉吾見兵雖有籍而府實空是故無餉養之費無姑息之恩無一旦之變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是故無震主之忌無難制之勢無擅威之奸兵將在內而京師實重是故無尾大之憂無外侮之虞無割據之漸夫何說見不到此而立尚簡之制以取便目前故獨孤及陸贄皆言其弊而杜子美頭白戍邊之詩懇懇焉蓋所以追恨張說者深矣其後李泌議復府兵而卒不可復杜牧作原十六衛以見意而一代之制竟無有興起者豈非其機一失末流不可復救歟然則張說誤國之罪不在李林甫之下也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四終

屏石戴璟著

靈武即位

按春秋每君必書公即位告廟臨群臣也蓋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然宣公書即位蓋誅其意以著自立之罪也莊公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考書載舜禹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夫於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群臣也肅宗以太子討賊當是時天子西走間關於隴蜀之間四郊多壘正臣子不共戴天之憤也於此卧薪嘗膽奮戈而前直縛逆賊致之闕下以掃除氛妖肅清朝野迎乘輿反正而復居東宮豈不為孝之大者乎夫何乘君父之危遂自稱帝未嘗告廟臨群臣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玄宗未有傳位之命則玄宗天子也肅宗人臣也今玄宗方奔蜀而太子遂即位是二天子矣不謂之叛而何耶或曰肅宗未嘗有即位之心觀其卻父老之請拒群臣之箋殆可見也特裴冕諸人急於榮貴以致此紛耳愚謂使肅宗有舜禹之孝則必卓然有守而豈為異說之所移哉夫其有以移之必其有以來之也醞釀而納集理勢固然嗚呼人臣而不明春秋之義者必蒙篡逆之罪其謂此矣

置觀軍容使

按左傳宦人夙沙衛殿衛師郭最曰子殿國師國之辱

也夫以宦人將兵習尚以為辱國然則人君之於閹宦但使之供掃除之役可矣而乃使之握兵不亦士夫之恥也方祿山之亂李光弼郭子儀克常山破漁陽降思明誠中興之賢臣也肅宗君以二子皆元勳難相統屬則使之分將軍兵同獎王室而何必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乎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則凡用兵之事一進一退一戰一攻皆受制於宦官之手矣安能展驥足乎故其短子儀而奪其兵柄督光弼而敗於河陽自有干城之將反擯不用而借兵回紇以討内難卒之河北之患未除而夲天之禍益熾宦官擅兵之禍固至於此嗚呼有天下者慎勿寵用宦官以僨國事也哉

李光弼陰謀思明

史思明乃祿山之黨論罪當誅既以所部十三州來降則亦能慕義矣以決論之如光武待劉盆子以不死而使為大唐一布衣以終其天年可也夫何李光弼既受思明之降而乃陰謀圖之是不以信義待之也彼自謂負不赦之罪安得而不叛乎故其後復以兵反而賊勢猖熾神州沉陸生民塗炭皆光弼激成之也嗚呼後世待來降之人尚當知所以善處之術而勿疾之已甚也哉

上皇思九齡先見

自古忠臣謀國一言一蓍龜一語一明鑑未有久而不驗者也九齡欲殺安祿山其為國家慮深且遠矣而玄宗視之蔑如也逮禍敗已形乘輿有播遷之辱然後面思向日之諫無一不驗噫思之是也然不能思之於進諫之時而乃思於垂敗之日亦晚矣且思其一而不思其二亦未為深知九齡者也夫祿山之反皆林甫之謀而九齡之諫用林甫爭之尤切玄宗獨不思此耶嗚呼樊置敗而後思楊震皇甫敗而後思陳審遼左敗而後思魏徵祿山反而後思九齡亦晚矣

李泌辭官

天下有道士君子拔茅連茹以鳴國家之盛若夫寄身山谷擬迹巢由則是長沮接輿之偏見也鄴侯誠有謀略之臣肅宗與之結布衣交言聽計從誠千載奇會也盍不久留臺閣以展而經綸而乃汲汲於辭官何耶易曰明夷夷于左股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于時張后擅權於內李輔國專兵於外此左股之疾未易救藥者也況李泌密在帝側而計從言聽正二人所妬疾而欲伏戈升陵以攻之者也安得而不為全身遠害之舉哉愚所惜者李泌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留之際而不能力辭僚佐於代宗遠托之時夫泌不為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況代宗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友時事可知而乃甘為江西觀察判官何前之剛決而後之委靡也泌於是始有可議者矣

輔國劫遷上皇

玄宗為天子以號稱太上皇肅宗為人子宜盡定省禮以就養左右上之為武王之視膳次之為漢文之嘗藥此帝王之孝也夫何玄宗以古稀之年而受李輔國劫

遷之辱自是驚疑生疾遷遂隕天年輔國刑餘之人不足以人禮責也吾竊怪肅宗乗君父出奔之日遂偃然即位是其心欲君父之早知也久矣輔國以是窺見其薄而知天子有忘親之心也故矯制刧遷而畧無忌憚職此之由也哉若使有大孝之君方輔國進言欲遷上皇西内之際則必赫然發憤聲其離間骨肉叛逆不赦之罪肆之市朝而復黄衣廪食守門傳命之制則必無後來紛紛之變矣夫何號泣不應是其心欲輔國之遷也此不謂之叛父而何或曰肅宗非無誅輔國之心但畏其握兵而畏懦不發耳殊不知天下者太宗之天下今天下一統典刑如昔有何不可誅滅之理趙穿弑公於桃園而春秋歸罪於趙盾夫盾豈躬行弑逆哉而其心欲穿之弑也故謂之弑而無過愚謂輔國之刧遷上皇乃肅宗刧遷之耳不然既刧遷之後寵之王爵封之尚父是賞之也而徒曰吾無是焉詩誰欺乎此吾竊取春秋之義而歸罪於肅宗也

光弼與懷恩攻洛陽

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凡勝兵先計而後戰兵形象水也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少則逃之其要在於決令明賞罰信金之則止鼓之則進而已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占其將而察其才又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此用兵之大畧也方魚朝恩請進取東京光弼為大將若以思明鋒鋭難當則不受君命且深溝高壘堅壁清野慎勿與戰而上䟽力陳利害如趙充國之諫伐先零以需後期如王忠嗣之諫攻石保以畜萬全則雖或貶或竄而不失為賢將矣夫何光弼明知不可而乃出師以伐賊且光弼命依險而陳僕固懷恩不從而陳於平原是軍令不行於麾下矣又何怪其全軍潰散而懷州没於賊哉

回紇助國討朝義

春秋謹華夷之辨哀公五年書公會吳人于戚以為夷狄不可會也僖公二十六年書公子遂如楚乞師以為夷狄不可激也成公元年書王師敗績於茅戎以為夷狄不可倚也聖人之外夷狄往往如此有國家者正當嚴内外之防謹關邊之限可也天何有唐君臣不明春秋之義而引回紇入中國以伐史朝義夫思明既死餘孽僅存代宗若能倚郭子儀李光弼而盡以兵柄委之則能殲當道隱然有不犯之形平逆賊猶摧敗葉耳何必外求援兵哉且是時虜酋恃復兩京之功浸肆桀驁甚至殺辱王使剽掠居人是乎一賊而生一賊也他日奉天之圍國祚危若累卵其誰為之招徠哉噫後之欲借兵夷狄者可以代宗之事鑒之矣知此然後知聖人作春秋汲汲於華夷之辨豈惟學體統抑以杜禍源歟

光弼代子儀

甚矣帝王任將之專也禹之征苗曰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湯之放桀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武王之伐紂曰

獲仁人以遏亂畧蓋去暴除殘必藉賢將與之同心戮力而後功可成也肅宗之時祿山倡亂史思明以逆黨稱兵犯順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皆折衝禦侮之將也使肅宗以兵政委之專任之篤而不置觀軍容使以制之則此二人者必合謀并力而何逆賊之不足滅乎夫何聽魚朝恩之譖召子儀還京師而以光弼代焉夫光弼之才固不在子儀下也然于時賊勢方烈以光弼一人禦之其能阻奔突之患乎且吾考之河陽之戰光弼出死力而敗其前鋒使當時復得子儀為援則如貫索之珠聯以為一如常山之蛇擊之始應而犁庭掃穴之功可坐致矣豈必借兵回紇而後僅成其功耶或者曰子儀有鄴城之敗其能禁朝恩之譖乎愚則曰用將必

用有德望者為之當時練事實逆軍必未有過於子儀也方築壇推轂之初人已失匕箸矣使其以九節度之兵盡委子儀掌握則掃除妖氛保乂王家必矣何至官軍潰而南乎夫其敗也咎在不置元帥而子儀以是蒙諸光弼以是代位焉亦可怪也哉

李泌何如人

異哉李長源之為人也方貟之喻張說謂之奇童歎美之談張九齡謂之小友乘輿之陪肅宗謂之朕師何也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觀其進攻賊之謀上破栢之喻詠黃臺之詩詳宦官之奏言有功於國故肅宗為能披榛莽立朝廷代宗收兩京平逆賊郴此謂其功大於管仲遽范蠡得之矣然出入禁中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而能以智自免其亦見幾而作者歟或曰如子之言泌其社稷臣也噫不然泌固能以讜言悟人主然好縱横之言事神仙之術則非聖賢所為也夫長源善治易而游嵩華終南間欲神仙不死焉豈知易所謂鬼神之情死生之說哉史謂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意或有之夫神仙之術祖于老聃天寶中泌詣闕獻明堂九鼎議召講老子有法則其學之源也久矣其子繁為之曲說曰泌居鬼谷而史謂好鬼道嗚呼使長源能以帝王道統潤之身心施之朝廷則洪名令望當與伊周比隆矣何泌之學不能純也

房琯何如人

唐名儒多言房次律德器有王佐才獨賀蘭進明謂性

疏闊大言乃王衍之比也自今觀之擬之王衍殆不為過何也琯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然以琯從容帷幄則可以琯倉卒濟難則非其所長也而肅宗不量其臣房琯不自量其身安得不敗邪公事乎方潼關未敗李郭屢破賊郡縣係王師如雲霓破竹之勢兆矣房琯乃泥古兵法而以軍事委兩書生其敗也固宜或曰琯深念王憂義形于色未可以王衍目之也愚謂念王憂者必先有直言敢諫之風而引君[illegible]以當其道考史天寶中次律為給事中玄宗幸華清宮以琯經[illegible]度驪山乃不能如張玄素諫營洛陽而琯若則數為天子遊觀是乃長君之惡而陷主於不義也夫豈有大臣風節哉

懷恩立三帥

善為國者當為根本之[illegible]春秋宣公二年[illegible]
衛人陳人侵鄭 蓋謂始而不謀豹至於[illegible]
能守右矣僕固懷恩以賊平恐寵衰
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故[illegible]
家蔭餘之餘空使英雄懷淵襟之[illegible]憑之影
誅哉夫自祿山握三道兵而天下大亂薛嵩三帥[illegible]
人也是亦狼子野心不以恩義馴者而奏立三帥何
憾之不監乎懷恩反復小人吾何譏也獨惜乎時有[illegible]
子儀之將而不能軫憂逸頭力陳利害以逆折姦謀又
何怪藏家乎跼躅之勢哉子儀於是失謀國之道矣或
曰當時魚朝恩程元振用事臣下奏請皆遏抑不進子
儀亦莫可誰何也自君子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夫此立三帥是賊入堂奧而病在腹裏可默而無言
耶可言不聽而猶立於朝耶方其未立以片言折之而
有餘及其既成以百萬兵取之而不足人謂子儀文武
全材吾謂子儀非折衝千里之臣也

光弼引兵歸徐州

按春秋僖公時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又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
北救邢夫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也救而書次何哉
罪其緩師與敵失人臣之義也光弼為唐將敗祿山破
思明擒袁晁卒之克復神京幾乎海內光弼之功誠中
興之所僅有也然愚特惜其不明春秋之義耳夫人臣
之義東西南北唯命是從故曰人臣專主與君為市則
是其逆之萌堅冰之戒也吐蕃連兵百萬入大震關取
河西地所過殘破直指京師丁時天子幸陝此正聞難
起舞擊楫誓清之日夫何擁兵不救屢詔不至反引兵
歸徐州又不肯釋兵坐視胡虜橫行與次于匡次于聶
北者迹相近也向微郭子儀出鎮畢兵唐祚幾移矣然
則光弼在先王之世寧免天討之誅乎或者以為是時
程元振誣諸忠賢阻過奏疏光弼之歸徐州蓋以此也
殊不知人臣事君可生可殺可貧可賤而不可為亂光
弼雖憾中官然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乎有如唐
室威令振舉問諸侯緩時之罪則何以自解乎此與韓
信不與垓下之圍陶侃不救蘇峻之亂前後一轍而跋
扈之迹大過之也嗚呼他日誅將不復稟畏愧恨而死

將誰咎之

盜殺李輔國

按春秋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左氏以為齊豹
殺之也夫齊豹為衛司寇而書為盜則有求然故先儒
胡安國直以為孟縶之驂乘名宗魯也李輔國以薰腐
之餘荷肅宗眷愛遂遷上皇弑張后殺皇子其滔天之
罪人人共憤若數以王法而殊其身豬其宮則討賊之
義豈不彰乎夫何使盜夜竊其首尋復捕盜而厚葬之
果何義耶蓋代宗以張后不利於己而輔國弑之乃恩
人也故不顯誅之乎夫吾有弟而輔國遷之吾有父而
輔國制之吾有母而輔國弑之吾有弟而輔國殺之此
不共戴天之憤也而猶以為恩乎故先儒直謂代宗為

討賊之謂則是亦汝竄而已是也

誅魚朝恩

按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書閽弑吳子餘祭以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又昭公五年書宋華合比出奔衛罪宋公信閹宦逐賢臣而君臣之義暌也蓋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唐自玄宗用楊思勗高力士而歷代以宦官為心腹代宗之時魚朝恩以宦人而專國政罪所當誅矣代宗命元載為方畧擒而殺之不猶愈於吳子之被殺宋公之偏信乎然而愚觀之代宗可謂愚之甚也夫前乎李輔國之專權既殺之矣則宜遵祖宗昔衣廟食守門傳命之制而選任賢臣以經畧中原則逆賊不足平矣夫何蹈覆轍而弗監復用魚朝恩焉此其失之於前也後乎朝恩之專權又殺之矣則當重以為戒而乃酷任夔死復用元載而寵任之卒之復掌禁兵雖曰尋亦誅滅而卒為唐室因襲之弊此其失之於後也且以朝恩之惡不明正其罪與衆棄之而乃使元載為方畧以防大敵幸而獲勝此豈討賊之義哉噫

鄒模獻三十字

孔子傳易卦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布衣之士欲人主面不相識正宜肥遯而不出謹審而不言耳吾聞伊訓一章在三聘之後說命三篇在置相之餘蓋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干預也代宗之時雖曰政事多闕然鄒模特晉州一男子耳而乃持竹筐哭市願獻三十字內侍省聞狀多譏切元載蓋亦忠憤所激矣且其所謂曰團曰監等字雖曰切於特事然要之豈有伊訓說命之言哉人君一心天下之本政豈足適人豈足間乎特郭子儀之德李泌之才或投之閑地或匿之藩鎮不仁之人安足以言哉而乃上三十字此易所謂浚恒而思出其位也或曰此野人獻芹漆室憂魯也嗚呼布衣有憂國之心而大臣無濟國之策此愚竊有憾於當時大臣亦有愧於鄒模也

崔祐甫除官八百

史謂崔祐甫欲收時望除官八百員其得大臣以人事君之道乎愚謂祐甫所用多親故以為非親非故不知其才夫天下之廣豪傑之衆若必皆親知而用之則空谷白駒之嘆遍天下矣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用賢之道也且當時群臣孰有賢於顏真卿李泌者乎祐甫乃舍之而薦楊炎為相炎險邪之人而引之為相則祐甫之用人可知矣且祐甫素惡常袞而每事爭之不顧義理如君父之喪短為二十七日已為薄矣崔祐甫又以為多與袞相辨則其用人之偏又可知矣

楊綰儉約

史稱楊綰比楊震而吾以楊綰比子產按春秋平丘之會子產幄幕九張可謂儉素矣故子大叔以四十之多每舍損焉楊公權儉約而大臣減騶御省音樂可不謂

能繼子產之志者哉且綰在朝建白皆有規模如論選舉欲去詩賦察孝廉諸州悉去團練刺使不許擅殺皆通達國體不負詞藻宋麗科舉子也所可恨者天寶綰之速而綰於大人格君心之學無聞焉元載建議拜為國子祭酒外雖尊以虛名而內實處以散地也而綰儼然居之受其籠絡而不之去豈祀而不校歟抑係戀其間以苟全祿位歟是未可知也

崔祐甫何如人

史謂崔貽孫為相以道德道主意故建中初紀綱張設赫然有貞觀風自今考之安祿山陷洛陽則負廟主以逃其亂李正已進縉錢則賜將士以杜其詐王駕鶴專宿衛則留笑語以待其位朱泚進猫乳則請脩職以阻

其賀常衮濫賢路則舉親故以廣其用貽孫相業如此贈太傅謚文正也宜矣但謂以道德道人主則未然夫所謂道者原於天具於心帝為帝王為王皆不外此貽孫在朝凛然風節則有矣而正心正朝廷之論邈然無聞又豈知所謂道德哉噫若貽孫而知道德則非唐名臣乃三代人物矣

祐甫薦炎器業

人君代天而理物宰相代君而理物也故相得其人則日月星辰全其明夷狄盜賊安其化昆虫草木遂其生苟以奸邪之人而處鈞軸之任則君德為之蠱迷朝綱為之濁亂而天下必有被其害者矣庸可非其人而薦之耶崔祐甫亦唐名臣而薦楊炎為相吾不知何如而

原缺第十四葉

薦之也今考炎之為人獨有請歸財賦於左藏又言希烈不可用二事而已若夫起勢作威報恩復怨此楊素李林甫之故智也而以是人為相然則何以清朝廷何以服藩鎮乎且于時忠義如顏真卿有蘇武嚴顏之節才略如李泌有魯仲連范蠡之功此誠唐臣之巨擘也祐甫若能為推轂之忠計盍亦薦任舊人共政而乃濱之閑散之地曾無一言汲引之者豈知之而弗用歟抑弗知之歟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其祐甫之謂矣

滔請獻錢賜將士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然則人君之為善為惡其幾雖微而其驗甚明百姓由之以安危四

鄴因之以向背唐可不守苞桑之戒存介石之心乎德宗即位之初郭祥瑞罷貢獻出宮人初政清明如太阿出匣光采射人李正己以跋扈方鎮而獻錢三十萬緡蓋正以探君心之何如相業之何如而為向背之計耳使德宗於此直受之於藩方而輸之於內庫則方鎮必有輕朝廷之心矣既而崔祐甫請以所獻錢賜將士則內可尊朝廷之體外可結士卒之心豈不足以來諸藩之畏服乎使德宗能守是心而不變焉則昔之叛服不常者相率而來朝貢豈不為中興之賢君哉夫何數年以後紛紛多欲之事並興於是乎借商緡征兩稅稅間架除陌錢四視以獻錢賜將士不啻若出二人噫此藩鎮所以畏服於始而未免跳梁於終也

不至告竭矣豈不為經常簡易之法乎夫何楊公南遷變舊法但取大曆中一年科斂最多者以為定數立為兩稅方其立法之初雖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若可美也然行之寖久姦弊百端始也兩稅之外無復征科終則兩稅固行而租庸調如故自是而鑄錢指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不為矣其為民害不亦多乎嗚呼後之謀國者慎勿作聰明亂舊章也哉

城奉天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而豈徒守一城乎按昭公二十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蓋謂周衰不能守在四夷故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是等之列國

也唐太宗混一四海傳之子孫而德宗不能居中撫外城奉天以自固亦可鄙矣或曰德宗之城奉天術士桑道茂已唱言於前而應驗於後然則治亂皆天命也豈人為哉噫治亂之數固定於天而轉移之道則在於人使德宗知有離宮之厄親賢而不委任宦官輕賦而不聚斂貨財正法而不姑息藩鎮則豈有逆賊之亂乎至是則術士之言亦虛矣昔裨竈言於子產曰鄭將復火子產曰天道遠人事近非爾所知使當時有子產進讜言而早為之所則守在四夷矣而亦何必城奉天哉

楊炎陷劉晏

劉晏固言利之臣然以養民為先以用士類為務則可謂善理財者楊炎亦何為而陷之死乎愚謂自唐玄宗以宇文融牛仙客為宰相而入相之路往往以理財進劉晏有足食之功朝廷所倚賴也此其必為宰相之漸較然甚明炎之意正恐其奪己之位如蔡澤之於范雎也故陰擠而置之死然使不誣以大逆之罪則何以逞下石之計哉初劉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而罷其四使又托以奏事不實而貶刺忠州又誣以朱泚通書及兵拒命而賜之死詩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炎之立心如此他日盧杞亦誣其命王氣懷異圖而死於非罪豈作福作威其害于家凶于國天道有不可誣者乎或謂晏之死在炎則為報元載之讐在德宗則為憫獨孤之事正合春秋稱國以殺君臣皆有罪也噫果如其言則炎之殺身德宗之寡身非不幸也天也

理財以養民為先

邦以民為本民以財為心故天下旱乾水溢不足憂而元元流離之可畏荀子曰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是之謂國蹶史謂晏理財能以養民為先是固非王鉷韋堅楊慎矜之比也然豈有能富國之用而又能足民之食者乎大率天地所生財物非神運鬼輸迎皆取之民也晏之立平準榷鹽法吾意必移東為西舉塞目睫跋前疐後遑恤膏肓而謂之養民為先吾未之信也不然何史謂眾頗疾之者乎

劉晏何如人

劉晏言利之臣固君子所不道也然張說謂之國瑞肅宗謂之鄰侯陳諫謂之管蕭之亞何也士安八歲能獻

頒行在才與罷固已不凡速為夏令輸無逋期補溫令民
皆刻石及為鹽鐵租庸使通擁滯任才能富其國不勞
於民儉於家而歸利於衆先儒以為可法之五事是也
然君子所不滿者君子之治財以仁為本智為制其為
利害寓諸法法成矣巧者不敢過拙者不敢不及晏特
陶朱猗頓之雄耳置疾足覘四方物價而開闔之吏居
數千里外不敢欺紿昔人比之子産吏不能欺子賤
吏不忍欺西門豹吏不敢欺固所難也然每朝謁馬上
以鞭算視事自蚤至暮雖休沐不廢務嗚呼惟晏精此
耳晏今日去位誰可繼者夫天之所生地之所産浩浩
乎無窮也斂之縣官而下不怨藏之百姓而上不乏在
立法付諸有司耳躬持籌算直大賈事而豈可久可大

之道哉厥後為楊炎所怨飛語誣陷竟死非命此為國
以義為利不可以利為利也

楊炎何如人

史謂楊公南父喪廬墓號泣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
若可謂之孝子矣然忠臣出孝子之門事君不忠而能
孝其親者未之有也夫元載怙權樹黨毀法為通籍恩
為怨乃鄙夫之尤也而載得炎親重無比會再敗坐貶
司馬則公南之失身非人可知矣且元載城原州之議
驗擾百姓炎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卒使涇州之亂而
原卒不可城又以劉晏劾載出之忠州誣殺之炎之事
君不忠如此則雖文藻雄蔚時稱常楊不足齒矣且炎
以家人棄線把木簡乃止之曰有非常之禍必有非常
之禍夫炎既知禍福無常矣何不親賢遠奸開誠布公
而勿使鼎折足其形渥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五終

野石戴璟著

劉晏知取予

洪範八政食貨爲先人生之本在食貨而已矣然惟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則庶乎取之民不怨予之國不乏矣若夫後世之平準摧鹽皆不過爲富國之計而豈有愛民之心乎天自河北驛騷州縣以饋餉爲重總司以給餉爲難州郡以轉餉爲苦邊關以請餉爲急劉晏之總利權也謂之予人不之則有矣蓋其制萬物低昂以佐軍興使唐中債而復振晏之力也若夫取人不怨未之聞焉夫利萬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利於己必害於人安之言利也聚財爲急而豈有寛洪博大之意以導利而布之上下乎使其能導利而布之上下則黎民有富庶之效而井棠之愛自形矣亦何自而生疾哉

劉晏可法五事

劉晏可法五事一曰用士類二曰養百姓三曰省吏員四曰示久之慮五曰決事之速此其言皆有理非獨可施之轉運也惜乎一切施之理財之間而國是多缺緘默不顧彼固曰吾職轉運而已矣不知陸輓川漕山摘海煑何莫而非民之膏血哉天子者父母天下而置之生養安全之域也人臣輔天子以養民者也今稅間架除陌錢借商緡民之病也極矣晏乃坐視弗救於心忍乎故史謂其躬持籌算直大賈事非可久貽後之道蓋有見於此矣

宦官忿文臣

天地間至尊者道而道之顯者曰文所謂文者不徒矣而爲談作而爲訓誥而爲詩而已窮則以孝弟忠信淑諸身達則以仁義禮樂顯諸用此之謂文臣而國家所倚賴者也乃若口誦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而已安得謂文臣哉德宗時張涉薛邕以文學鳴相繼以賄敗則是小人之行而已而宦官動輒以此詆文臣可乎夫涉邕之以贓敗非文之罪也正因名爲文而不知所以文耳若使文臣必將祿以天下弗顧也係馬千駟弗視也而豈敗於貪哉德宗於此正宜於文臣中審擇其人品高下而用舍黜陟之途否此焉出奈何比司之言先入胸中反以閹人爲心腹以忠賢爲寇讎是因噎而廢食因溺而廢汲也困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宜矣

秀實以笏擊泚

笏之制始於漢而承於唐唐五品以上用牙六品以下用竹木要之皆書所白備遺忘而已故記曰將適公所進象笏則笏豈擊人之物耶然君闕之渴嬌以笏擊餞鳳矣宋璟以笏擊張昌宗矣是皆忠憤所發也何獨於秀實之擊笏而疑之夫泚以人臣而謀稱帝逆賊也秀實以笏擊之非以身死橫刃若可謂殺身成仁也自愚論之人死非難而從容就理爲難秀實初從朱泚之召而勸之奉迎乘輿亦可謂不知人矣愚謂將士踰垣入劫之時死之可也又不然勸之奉迎乘輿而泚不悛於

此死之亦可也夫何不決之於早而猶爲司農卿哉方朱泚僭號之日然後以笏擊泚則亦晩矣故先儒謂秀實之死草草而死是也然視李忠臣蔣鎮姚令言張光晟李楚琳爲泚所用者誠不啻麟鳳之於犬羊也贈爲大尉諡爲忠烈豈不足爲千古之馨香乎昔孫枏銘文貞之笏有曰靈豸薦角比干献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嘘笏不可挫太華可烈笏不可折吾於秀實亦云然

杞排懷光

凡姦臣進說於君始則巧佞有可信之機終則暴露有莫掩之迹杞之誤國久矣朱泚叛亂劫攻天子此其反仄之心雖三尺童子知之矣而豈謂泚忠誅保其不反且既殺楊炎又殺崔寧作威作福莫此爲甚李懷光請德宗誅之誠是也柰何反爲杞所排遠來赴難咫尺天子不得一面而行遽趣之討賊激成反叛哉蓋德宗於忠賢之言百不從一而小人之言聽受如響凡所以再致播遷皆自取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德宗之竄身失國將誰咎哉

懷光奏貶盧杞

盧杞陷顏真卿殺楊炎戮崔寧妬賢嫉能專權罔上罪固不容誅矣李懷光奏請貶之亦少快於人心者但未見上而與人數言盧杞之姦此杞之讒言得入而咫尺不得見天子也然懷光頓兵不進而抗暴其罪則亦近於擧拳之兵諫非人臣忠順之道也懷光於此當深自愧恨自歸司敗則庶幾少贖前罪矣而乃與朱泚通謀待天使不敬移軍據咸陽于時張名振爲使也而毋之軍門石演芬養子也而奏之朝廷李景略賓佐也而勸之畢驊詣行在趙昇將士也而通渾瑊高郢李鄘虞候也而通馬燧至於其子璀以父也咸陽不進而奏於上知其必負陛下是懷光叛逆之心一萌而內外之心已離矣此李晟謂懷光有五不可赦而馬燧二十七日之功以著也然則盧杞不過姦臣而懷光坐叛臣矣又何以奏貶爲哉

罪已詔

德宗以藩鎭之叛而悔過降號下詔罪已以故聞者瀉流而諸將效死叛夫請罪是誠何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浹也然惜其特赦令之麗文耳夫大人不倡浮言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德宗之詔則不然賢才國家之所恃以安也姦佞國家之所由以敗也下詔未幾而所黜復罷姜公輔用裴延齡且間架之類雖除而進宮市之政百出然則向之詔令不過出於文人之手雖而豈曰言如絲斷自由衷如盤庚所謂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者哉嗚呼式訓爾心以蓄萬邦曾有言不循行如德宗者而能逃播遷之厄哉

以輕亡罷蕭復

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重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故人主不畏人之輕已而患人之畏已畏則逆耳之言不敢入而人主之勢孤矣盧杞奏事順旨此豈尊其君

哉朱泚之叛懷光之逆皆杞召之也故蕭復初劾杞不忠此非輕其君也蓋欲屏斥姦人以肅清朝野而王君身無過之域豈非尊君之大者哉考史復初郤王縉之求對何其剴料張鎰之蹈禍何其明薦帝皇之爲相何其公德宗以輕巳罷焉不亦悖乎噫復在朝廷重如九鼎復去國家輕於鴻毛然則藩鎮跋扈生民塗炭德宗自取之耳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復初或未之思乎

李晟謀興復

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方朱泚懷光搆兵結援聲勢猖熾自謂燎鴻毛於紅炉中矣西平王獨能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而能肅清宮禁祗謁寢

閫何哉蓋一念忠誠仰貫日月觀其斬劉德信誅王斌劾尹元貞誅田希鑒表李觀皆爲國不顧家爲君不顧身故爲之將士若駱元光戴休顏韓游瓌感激自奮投石超距之勇收斬將搴旗之勞矣尚何逆賊之不足平乎

獻瓜得官

傳說告高宗曰惟衣裳在笥謂名器不可假人也凡人君所以尊無二上以威福之柄自己出而可以榮貴人也故大官爵者人主所以厲世磨鈍而尊於天下也故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而已德宗幸梁州在道有獻瓜果者固好義之人矣然吾聞之婦人之贄瓜桃李梅而已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削瓜者華之巾以綌彼獻瓜者豈知此禮也哉但使承之以雕盤羃之以纖絺耳逾竄房州亞永圭猶不過黃嗣白將小青大班貍首虎豬之類而已豈官爵之賁哉德宗受其瓜而賞之錢帛足矣而何爲以試官授之雖曰試官無名無禄於事然而矢銛鋒挑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此酬之若以獻瓜果者亦以此授之則將士必謂以吾之命同於瓜果矣此陸宣公有視人如草木之諫也嗚呼宣公有經濟大才而不能盡其用反爲讒說罷相則待大臣不如獻瓜果者矣國家安得不亡乎

陸贄內相

德宗居艱難之中每事必咨陸贄若可謂付托得人者然在易鼎之六五曰鼎黃耳金鉉利貞謂當用賢勿貳

而始終一心也夫何奉天之圍方解而內相之寄以虧其或貌雖從之而心實拂之未幾裴延齡拜相而贄忠州之貶矣今考敬輿所論奏皆烈烈忠義之論直可追典謨訓誥之風若使德宗舉而措之豈但可免竄身之禍而三代之治亦庶幾其可冀哉云何逆耳之言不利於聽在翰林十從六七自爲相十從三四天下安得而不亂乎

姜公輔直諫

事君以防微杜漸爲良計唐安造塔其費雖微然一二嫁一死皆取之民也姜公輔諫之深得宰相之體矣然愚以爲公輔之所以諫其君者未盡也夫佛乃異端之教公輔於此直當力排其說而引之當道則論道經邦

之責甚矣蓋闢佛之教當急而造塔之費可緩正道既崇則邪說自息矣夫何徒知財用之不可費而不知佛教之所當排故德宗因以費者譏之而左庶子之命下矣或曰公輔正直人也豈不知佛教之所當排乎以愚考之公輔諂諛貪求官後求為道士以元老之尊而入黄冠之流則造塔之諫其果陷於邪知矣嗚呼奏疏百篇炳若丹青者尚弗見用况公輔以異端之學而欲致主王道其可得哉昔人以公輔為成大夫不知道蓋有見於此

天生李晟為社稷

李晟能平朱泚之亂非以軍力之強實由忠義之感動人也然晟果非古社稷臣歟曰晟孤忠特立不慕英衛而嘗慕魏徵真軍國之保障公侯之干城矣致堂謂追跡汾陽不惟可將亦可相是也所可惜者自成都還以營妓一人自隨以聲色之感而召張延賞之辱豈社稷臣所為乎夫德宗以晟為社稷則宜以股肱心腹之任委之矣柰何聽張延賞之譖奪其兵柄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卒使吐蕃劫盟為國大恥然則渭橋之立石淩煙之圖像靈座之賜諡亦虛文矣哉

陸贄諫用兵

人臣叛逆天下之大惡所聚亦天下之大刑所歸是其心每畏朝廷之討而扇惑四鄰以為掎角之勢故討其一則三五來援擊其中則首尾相應此為叛臣之故智也陸贄以河中既平且勿乘勝討李希烈蓋亦防其扇惑搆援而召建中之變也此老成謀國之慮不亦深切著明哉德宗果用其言而希烈自致內亂惜不能盡用其策而其效止此也

脫巾求糧

唐太宗立府兵之法寓之於農其有變則兵甲芻糧皆自豫備而不必征之於官此最近古之法也夫何張說林甫變法之後兵與農分而其國計空虛軍餉艱難蓋緣安史之亂第五琦以財用輸之內帑積之大盈而謀國非人盡委於宦官之手故斯人有些際粟之患而雖江海不足實漏卮矣夫萬竈雲屯張頤待哺興師百萬日費千金有兵而惧於用是奴其兵也有財而輕於用是蠹其財也有食而耗於用是蝗其食也嗚呼年中之穀斛不登羌人敢於為逆祁山之糧運不繼英雄所以無功此脫巾求糧之呼見於興元之時又何怪軍士有脫巾之呼也或曰朱泚之亂大盈之積盡皆為泚所有此軍食有旱蝗不給之患乎愚謂府兵之法復雖倉廩不給而民食自充亦何匱乏之足憂耶要之口分世業之制壞而為兼併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則府兵之所以難復也噫是故求助邊之卜式不若得紓國之文子使當時有能知所從來之弊而為之力圖急著以拯溺救焚為規模則庶無上替下陵之漸乎

吐蕃劫盟

夷狄之人以變詐反復為常蓋狡兇藏姦必有三窟犬羊革面猶懷二心其背盟失約固不足責所可憾者以

廷臣懷私怨議國計安得不敗乎唐德宗之時國政多缺吐蕃求盟此豈慕義而來哉蓋所畏者李晟渾瑊馬燧欲因盟而傾之然後縱兵犯長安如蹈無人之境矣此吐蕃求和之意也于時馬燧爲之請於朝則亦驅而納之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獨惟李晟切諫以爲戎狄無信不如擊之之語深中事情如謀國者此唱彼和有交惟之義如張仲之於尹吉甫如陳平之於周勃如魏相之於趙充國則一舉而吐蕃可滅矣夫何張延賞以小人之怨而與晟相爲矛盾卒之渾瑊會於清水易服未幾而鼓譟大至唐諸將或殺或擒四面楚歌嗚呼此仲尼作春秋凡書盟者惡之也其以此夫

李晟何如人

李良器自少從王忠嗣於河西號萬人敵從李抱玉於靈州以千軍勝誠一代之良將也觀邢州之役立談釋二帥之憾涇卒之亂號泣赴奉天之危可不爲忠義乎料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詐阻星變之議移渭橋之師可不爲應變乎解帶結忠孝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怒疾惡有楚琳之請懲亂有希鸞之誅可不明於決斷乎而德宗聽讒不明使困讒邪之口雖立渭橋之石勒凌煙之名亦何心哉吾謂于時名將稱馬燧渾瑊李晟三人而已然師入長安而人不知晟可謂仁義之將不特可將亦可相也然竊嘗感之晟有兩婿不能處之以禮使得附張延賞以騰謗於朝其入朝稱疾懇辭方鎮是矣乃晝夜泣目爲之腫何哉晟嘗慕魏徵之爲人矣而畏讒邪屈權勢果徵之爲人乎夫延賞小人不足責也西平前既數其罪後又稱其可相是以人之相與不相係我之和與不和也抑亦惑矣吾嘗謂聽勸和之詔不若李泌之遊嵩華也爲子受請婚之辱不若九齡之奏仙客也伐大安之竹不若伐岩溪之茶也鞫妖僧之獄不若守僞僧之跡也此又責備之意也

馬燧何如人

馬洵美自少有濟四海之志不肯老一儒此亦投筆取封相類也今考其行業尉趙城則戮死囚以駭虜之心刺懷州則設椎櫓以塞虜之路在汴則破鍼狼守在河東則依後獵車以昇而督田悅平河中兵威所指勢如破竹燧可謂名將矣故德宗賜台衡之銘牓義堂之額列凌煙之畫定莊武之謚不亦宜哉然君子有憾於燧者燧之將畧有餘而德器不足也何也涇師之亂國勢岌岌此主憂臣辱臣不愛死之秋也乃與李抱眞不協各當一面逗遛不進師遂無功是知有私忿而不知有公務也忠臣可如是乎至於尚結贊之愉誂雖柳渾書生亦知其詐也而燧堅言可和卒使堂堂天朝爲犬羊所侮由賴公許和釋兄子以報之言觀之謂燧不知其詐而許之則非也燧附張延賞心知非是而雷同和之也然則以伐暴拯民之師爲酒好結恩之地豈所以望於名將哉

渾瑊何如人

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以騎射聞觀其殺李立節於

河北敗李國臣於泰原走朱泚於奉天破韓旻於武功誠可謂勇將也然與人結勢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恭向微懿元光韓游瓌有備燧亦不免血刃矣然則燧有猛志而無英才者乎或問燧與遂孰賢曰燧沉雄才力先計後戰鬪必決死名蓋一時固非燧所能及也不然何燧有言皆疑馬公能窘田悦今觀其制敵果大過人者吾不逮遂亦大賢處謙退托哉其自知之明亦良心所不泯也然則德宗臨軒授鉞用拜韓信故事是以賊爲韓信也賊果有信之類歟曰賊有勇而無謀太望與泚陰同日語乎或以賊方之金日磾固以日磾爲經賊相若也愚謂奉天之危賊以忠義激將士能變危爲安者賊有力焉馬何羅之變日磾先時誅之迹相類矣

故賊能以感靈主終其身而謚爲忠武焉噫忠武謚豈易得哉

陽城論延齡

天下有大是非人心有公議論然投忌器之鼠者常滔滔而驅當道之豺者每寂寂陽亢宗爲諫官廷論延齡作相欲取白麻壞之可不謂有直臣之風乎然愚特惜其志猶不伐故成否何耳論自延齡爲集賢殿學士已非一日迹其以聚斂爲長策以欺君爲常事城爲諫官已六年則豈不知延齡底蘊而乃坐視其滔天之罪而需七年之久然後上疏劾奏哉夫何也作不鳴鷗今也作獨擊鶻向也作瘖葉蟬今也作秋天鶚何先後之不倫至此耶在易論小人剝床膚不若剝床足之時其患淺猶豕牙不若牿童牛之策其勢易故胡寅以城未知陰陽消息之義也蓋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庭非慟哭之地故如城所爲山人處士踈質直野之態耳使上必欲相延齡逐城而行之亦何以禁之哉

論進奉

嘗讀禹貢球琳琅玕固所寶也而鉛松怪石亦俾之籍玄纁璣組固所重也而杶栝砮砥亦俾之效蓋任土作貢各以所有而可繼也周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亦有定額初非貢賦之外復有貢也自入春秋事一變矣責供貢於楚而楚以歷文應責器於晉而晉以故典辭責金車於魯而魯以私求譏嗚呼豈意先王之貢法至唐德宗而大壞之甚耶考史德宗以奉天窘乏還宮刻意

取歛吾意甚於放白催政苛猛虎民窮吏悍毒甚賦蛇百官欲媚寵而入曲徑而進安得不爲進奉之名哉是故諸方藩鎮有日進有月進有以刺史進有以幕僚進彼豈羨芹而思至尊載績而思公子哉不過剝民財割國賦刻吏祿市恩希寵耳詩曰俾人之心予何其臻其德宗好進奉之謂矣然則何以服藩鎮之心乎

李泌薦陽城

李泌薦陽城爲諫官而城果能矩論延齡以直聲震天下泌可謂知人之明矣然愚獨惜其薦竇參董晉之事深爲泌之大病豈人藏其心有未可識者歟然愚以爲知子者莫若父泌尚不能教子矣能以薦賢哉何以言之李繁泌之子也城欲劾救延齡罪惡有忠臣孝子必

將與城附奏而肅清君側矣余何敢以情告延齡使彼得以詰關陳謝而城反放逐何其父薦之而其子陷之耶嗚呼劉向論王氏而其子歆為之盡譬李泌薦陽城而其子繁為之陷阱噫安得不以春秋之法責其父哉

陽城何如人

陽亢宗司國子業令諸生歸省者是欲以忠孝化人也然愚以為亢宗知孝矣而不知孝之道何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城少苦無書爲吏集賢院竊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固矣然讀書而不知所謂孝也城有弟曰堦曰域相友善不肯娶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終其身其與元德秀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者相似焉是知兄弟之情不

可疏而不知祖父之嗣不可絕也夫有天地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故夫婦者三綱之首詩重關雎書記釐降易首咸恒禮謹大婚有以也城為弟德秀為母皆不娶終身然則絕滅種類無父無君之所為也吾不意亢宗為人韓愈謂之善人歐陽脩敘之高行栁宗元擬之乖剌而以矯激之行賊吾道之正哉

贄不負天子

贄入朝以來奏議數百篇議當時病切中膏肓擊掌者仁義禮樂之論雖董子賈生言事皆莫之及也觀其言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也但無所恤此即諸葛武侯鞠躬盡瘁不恤利鈍之心也然君子所憾者大臣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贄為學士時言聽計從者尚多也既而為相與賈裴等小人秉筆一半而九牧吾道無可行之望矣且廷論延齡而德宗去佞如拔山則當爲鴟夷浮舟留侯辟穀然後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也乃隱忍不去卒忠州之貶何耶吾嘗謂贄之爲人可謂安社稷爲悅而於天民之道未之盡乎

贄不負所學

陸宣公當國勢擾亢之時而每以仁義匡其君觀其奏議所載洞達國體曲盡民瘼非有經濟之學不能也其所謂下不負所學信然矣然愚特惜其斥黜之後但闔門爲古集驗方則其所學者亦猶矣夫六經乃仁義之淵鐘道德之宗翁也然易微於九師春秋散於三傳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而禮之衰又在於大戴小戴

自是諸儒紛紛洶伐異黨同門出奴入主相為枘鑿此君子之所深憂也贄以道學自任則豈不可獨抱遺經搜尋正緒參求至理探討微言而乃區區集古醫方亦異乎古之爲學者矣

王叔文死友

友道不明於天下久矣童言兒朋友對曰頗九峯李太白之誰也綱昔膠漆勢邈冰炭兩聯白居易之嘲也莫踰冬冰堅中有潛浪潮而來對之詩也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叱古今之通患也王叔文與劉禹錫柳宗元等定爲死友劝黄為之剛誡纖若雞之雄游不妬不忌相為唱和其得交友之道乎愚謂此乃朋比為奸同惡相濟王法之所不容也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叔文

奕秋小數待詔供奉雜於伎藝卜祝之間此正孔子所謂鄙夫不由其道者且足爲死友吾何誅所可憾者以陸淳之明於經呂温之傑於史柳宗元之妙於文劉禹錫之工於詩彼其平日以文章自負而今也脩之家壞之天子之庭顧不能擇所從而比之匪人是亦鄙夫之流耳孔子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若數子者使遇大舜寧免四凶之誅哉

黄裳請以法制藩鎮

唐室之亂大率以藩鎮專横朝廷不能討反授節鉞若肅宗之於侯希逸代宗之於田承嗣德宗之於于頔寵之太深縱之太過使人視之若戎狄不敢犯憲宗即位之初而劉闢專據西川役求三州此其溪壑無厭之欲

效尤前人乃王法必誅不赦之賊也黄裳獨請用兵討之其得謀國之道乎愚謂黄裳之言似矣而未循其本也夫藩鎮所以敢爾抗衡固歷代姑息之弊然所以招徠而懷服之者獨無其道乎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凡此皆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不戰而屈人兵者也黄裳於此正當勸君以脩身正心親賢明政則暴慢者獻其恭猾狡者輸其忠彼跋扈不臣之輩方將革心易面而自化爲臣子矣如是而猶有不服者方始以順討逆而以法度繩之則天下響應而王師所向無敵尚何天下不可得而理耶今不務[illegible]徒以法度裁藩鎮此所以一賊甫平羣盜四起[illegible]同道異

元濟王承宗皆不免連年征伐勞西顧之憂嗚呼使黄裳知此而能勸君用是道焉則唐室其中興矣

杜黄裳有經濟大畧 谷

按史杜遵素以道事君持誠奉主辨懷光之詐罷全義之征討賊闢之兇舉無遺策遂執誼之換豈曰不仁是可謂有經濟大畧者矣然岩銓曹而昧流品職道換而通餽謝此其所短也是故受金於文縉錢四萬爲御史所劾幸帝議功不問耳吾不意遵素亦進士寵利而自毀類若此耶雖然若使遵素秉政久得君專其施爲布置必不在裴中立之下

吉甫得人

惟治亂在庶官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李吉甫

爲相以裴泊有精鑒乃即其所薦之人而盡用之當時有得人之稱此豈得以人事君之道乎以愚考之吉甫所得之人其必與時浮沉之士而直言敢諫者青牛度關矣何以言之夫科目所以網羅豪傑策試以言取士尤欲其發諤之論聞於上也牛僧孺元稹李宗閔對策直言時事正當不次用之以光輔君德矣何惡其言直而泣訴於上卒使下貶竄之詔而其子德裕以是挾恨分立朋黨遂使縉紳相好至亂國是而弗恤嗚呼以是考之吉甫號爲得人吾未之信矣詩曰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吉甫用人之謂矣

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書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蓋

天下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以精神心術之妙運天下而其法既可傳於後世則守祖宗之家法所以守祖宗之天下也然天下大物也可以守之而使不傾然後用之而使不弊故堯舜禹三聖授受守一道若祖宗之創業垂統有非可繼之規則當鑒舊以圖新酌今以合古而豈可膠柱鼓瑟必徇法祖之虛名哉董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亦欲漢武更化善治而不拘拘於祖宗守法也唐憲宗欲庶幾太宗玄宗之道德風烈固亦君詩之念祖書之視祖也然豈知二祖之家法有不足守者哉李絳謂正身厲己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則可與祖宗合德固是也然祖宗之所以行于孫之所悉知者太宗之殺兄脅父用封彝裴矩餌方士藥

玄宗之殺子乱婦用李林甫安祿山立老子廟妄有道德風烈之可法乎太宗謂高宗曰汝父薄德不足法也其自知亦明矣使絳但能以堯舜之道責難其君而二祖之對則抑揚於其間使之法所長棄所短則憲宗亦將發然畏惕而佛骨不迎承璀不用豈不為守城之令主乎柰何使之法二祖而始始怠終亦若二祖也嗚呼憲宗之餌藥而崩毋亦學玄宗之餐紫霞而晏駕哉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昔周公作無逸曰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蓋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於逸樂李弘憲心跡雖非純臣然其上元和國計簿以為二戶資一兵又有水旱所傷非時調發為薄上之蓋司問之兵則我戍求定僕矢孔疚也聞之財則瓶之罄矣惟罍之恥也問之令則行道遲遲載渴載飢也蓋欲人君不急之作無名之征一切禁止矣此慕周公無逸之風而興起者惜乎貞愍之節守之不終他日謂天下太平陛下宜為樂則與上國計簿之心絕相背戾噫此吉甫終不在端亮之列也忠懿之謚殆有愧乎

李吉甫何如人

人見吉甫與絳辨論多涉諂諛皆目之曰小人也愚讀吉甫傳則以吉甫小人中之君子焉何也弘憲少與竇參善贄疑其黨出之是贄乃弘憲之讐也及刺忠州不與怨而與惟非有長者之風乎吐蕃遣使請盟既辭之又献地数千里請盟又謝之此與光武閉關謝西域相

類矣其老成長慮也于時藩鎮橫行朝廷每事姑息弘憲卻李錡盜決之請用韓弘犄角之計錡叛果降不戰而淄鄆關之乱專任宗文不使大臣節制亦可謂閑將畧也元濟擅立請自往招至於涕泣其志亦壯矣至於薦裴垍抑元衡滅死員竇逋租築陂堰賑淮浙皆卓然可觀謂之小人可乎所可憾者用刑不用德以諂不以直之言皆非大臣風節至於罷李藩棄李正[illegible]稍脩任怨此其所蔽也夫豈李林甫楊國忠等可同日語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六終

昇石戴璟著

柳宗元善爲文

子讀柳子厚文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茫不知識如登蠶叢之崎嶇劒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如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言累數十譯僅乃通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此真所謂抽黃對白駢四驪六錦心綉口宮沉羽振者乎是則然矣然聖賢所以爲文者氣也所以養氣者道也吾不知子厚之文於六經之道何如哉夫虞夏之書渾渾耳商書灝灝耳周書噩噩耳非爲文也乃所以載道也子厚之文多尊佛如說大雲寺則曰浮屠事神而語大可因之以佐教

化說龍興寺則曰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群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至於作僧浩初序則曰浮屠之道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又曰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於涅槃此其文之怪誕不經幾於小人之無忌憚矣及考其爲人與劉禹錫輩爲友自號八司馬而皆附王叔文以進夫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異也而宗元撓節從之何哉程异以聚歛至宰相裴度恥與之同列而宗元與之爲友其亦不知恥矣至考劉禹錫傳叔文引禹錫與宗元中傷士類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又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然則宗元乃叔文之黨爲大也豈意英雄豪傑之才如子厚者而失身下流至此哉故曰文士多浮華不實蓋以此也

共談爲理之要

憲宗問爲理之要何先而裴垍勸之以正心此天下格言也雖伊周告君不過此然臣之告君不可不盡垍徒將其端不究其說使憲宗進之則無路入之則無門弘也不得辭其責也夫人主惟有一心而衆欲輻湊攻之不啻馬易馳而難制茅易萌而難鋤豈可以易正耶必以敬爲主而先之格物次之誠意念念相承納之於靈明虛靜之府然後不邇不殖無畔無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崑崙至於大海而功成矣故孔子告顏淵以曰克己復禮爲仁而申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嗚呼使裴垍知此而爲之丁寧其辭則憲宗固蔽庶乎可開而不至後來紛紛之變也

裴垍定稅法

人君以一身君天下非稅歛無以足群司之供非賦取無以足四陲之備是上取下固難廢矣唐太宗立稅法曰租庸調此其法最近古者自楊炎作兩稅而有留州送使上供之名不勝其多事矣行之寖久奸弊百端上供之數既倍於初而留州送使之法又降省估以重歛民之病至此極矣柳子曰悍吏之來吾鄉叫囂於東西隳突於南北雖雞狗不得寧焉可謂盡其情矣裴垍爲相奏留州送使一切用省估而江淮之民稍蘇息焉豈非經濟之才乎然愚以爲民者用天之財因地之利若生之有時入之有常則經費之取於民猶外府也唐之

稅法亂於建中而極于元和垍若爲永遠之慮宜當追復太宗舊制而上供送使留州之法槩然革去然後國有常賦而名色不得巧立民有定業而貪暴不得侵漁豈不爲興舉廢墜之善者乎惜乎以垍之賢而猶歉乎此

蓄財備用兵

昔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蓋惟文德可以服叛人而用兵非所恃也況又蓄財以備用兵不亦毒天下之甚耶按春秋書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其稱人蓋管仲得政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者薄也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使厚斂以聚財而用兵則何以成伯業耶唐自玄宗不綱而肅代行

姑息之政故方鎮不恭以逆犯順兵之未雄財之未豐毋亦君德猶有缺國政猶有繆耶大盈之積財未嘗不豐也而不能逃奉天之奔反以資令言之亂然則蓄財亦何益耶憲宗若以爲當用兵討淮蔡君子猶曰不知所以偃兵而徒恃所以用兵此非任德不任兵之事也況又曰蓄財備用兵則未免剝民以養兵六軍之士固獲所賜矣四海之民不失所天乎記曰財聚則民散此之謂也惜李絳賢臣不能以此諫其君而皇甫鎛輩率以聚斂爲相也斯世斯民何不幸而受其害哉

共談爲理之要

憲宗削平僭亂所向歸服誠有光前烈矣然有三病一任宦閹一好進奉爲臣者惟當至誠感動盡力扶持而潛消三者之病則爲理之要得矣史謂上與宰相御延英殿日晡不止其言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宦官宮人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大哉帝王之言然徐而考之所謂談爲理之要者誰歟詩曰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于時李絳裴度皆賢臣故老所談者惟兵務耳曾有如矢謨如皐陶乎陳訓如伊尹乎卒之用宦官吐突承璀而王鍔柳晟閻濟美裴均皆遞粉進奉談爲理之要者如是乎譬之用藥不對病則其病根未除而砭劑之功不著矣愚固謂憲宗有中興之資惜無皐陶伊尹之才爲之輔耳此君德所以不終

李絳真宰相

荀子曰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故玉燭未和思所協

之金甌少缺思所全之宸衷未粹思所格之黔首未安思所寧之堂堂山立風采震懾真有以代狡焉者之謀而國勢重於九鼎時不我用則晦智名勇功而國勢輕鴻毛焉是以一身佩天下安危此之謂真相也李深之爲元和相正色立朝遇事敢言觀其散李錡之財議于頔之婚救鄭絪之謗辨裴武之讒斥吉甫之佞阻王鍔之相能承璀之權誠可謂有真宰相器度不負龍虎榜進士矣然惜其於格心之學未聞焉夫憲宗任宦官好進奉此膏肓之疾未可以口舌諫也李深之爲宰相何不推長才與學而爲調君德之鹽梅至於小人之荊棘根盤莖結於朝廷而未聞有射隼高墉之義也叛夫之狐鼠據險逆命於藩鎮而未聞有舞干來格之誠也要

之在朝議論不過骨鯁之臣耳曾是以爲莫相乎且其議于帳而不聽奏奏均而不聽諫官嬌横而不聽此不可治然之行哉而乃能和爲節度使以寵利居成功卒之年老智諫官君擅之禍意如是而爲之真相吾不知之矣

君悦臣安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夫君臣之間有元首股肱之義分相遠而情實相通禍福安危相與共之安可不以諫諍爲先務耶唐虞三代之時賢聖之君迭作國無可議之政矣然有以尚朱比之者有以商受比之者稱堂之一吁一咈或可或否更相告戒各盡底蘊卒能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而君以悦臣以安蓋有自矣

李吉甫謂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悦臣安不亦異乎夫人臣而不彊諫則騃駒櫪馬以逐其時之所向奴顏婢態以伺其勢之所歸捷徑詭途以遂其已之所欲萬一山東盜起誰與言之雲南師喪誰與告之日食地震之變誰與策之吾恐相忘於喑喑默默而天下大勢將不知其所終矣若何而能悦能安乎自秦以來尊君卑臣惡聞其過如始皇煬帝者不少也而卒死人手至於趙高虞世基亦不得其死然則人臣而不彊諫豈有君悦臣安之理哉

吉甫李絳論德刑

按吉甫爲相每事逢迎固鄙夫之態然其於陸敬輿忘纖芥之怨於裴垍輸訪問之欵此君子之高致也故宜因事而考其所言亦有不可廢者其言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恩德深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心夫謂其君恩德已至固諛臣之言然賞罰不可偏廢典刑未舉中外有懈心則實天下之公論而豈可盡非之乎蓋于時如承璀之驕横裴均之進奉皆罪當黜罰而寵任不衰此吉甫所以有感而言也李絳爲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其言固政然如絳之言則將舍刑罰於不用而專務德化然則賞罰至死者亦將如梁武宥之耶要之賞罰二柄人主不可偏廢故盤庚曰不吉不迪顛越不恭劓殄滅之無遺育君陳曰非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吉甫之言蓋祖諸此絳是時與吉甫有隙故每事辨

駁而不顧其言之或有可取也且盡衣冠不犯者惟上古之事以成周盛治而戮飛廉誅管叔文帝寬仁而殺薄昭誅淮南未嘗不用刑罰也若以景帝而儕之三君則亦未審其實者景帝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專任刑殺而無復寬仁之實此當以爲戒而不當以爲法也世多直絳之言而於吉甫之論多非之愚不得不爲之申一喙焉

帝英果明斷

君德莫貴於剛明莫病於柔懦易曰進退利武人之貞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若堯之乃武乃文湯之天錫勇智文之一怒安民此其上也其次則必政令出於中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其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

之私如大明麗天綿歷萬古而光景常如太阿發鉶割
裁盤錯而鋒鍔不挫如是則皇威山峙王道天臨百官
於是戒懼而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矣此不足爲英
果明斷之君乎漢宣帝若英矣而失於刻漢明帝若明
矣而失於察苻堅若果斷矣而失於愎是豈可易言耶
唐憲宗收威柄於積年渙散之餘討群賊於遵養時晦
之後此韓昌黎所謂惟斷乃成也然此特其一端耳夫
若憲宗之爲政用人豈能盡此道乎夫一念清明乃終
身成就之地一意奮厲乃萬世廣大之基帝也不然進
擧之詔下矣而違勅進擧者欲擢宰相罷承璀之命行
矣而都統置處者皆用閹人裴均曰居易之直不容於
朝皇甫鎛程异之邪反肅於位末年迎佛骨服方士藥

醉生夢死滔滔如下流之日趨汲汲如虛舟之無止噫
帝之爲君如此則其柔懦庸闇甚矣而可謂之英果明
斷乎

厚賜以安魏博

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則賜以賢其賢也書曰分寶
玉於同姓之國時庸展親是賜以親其親也詩曰君子
來朝賜之路馬傳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賜又曰敵王
所愾則有賜若夫叛逆之國雖曰其士卒出於脅從旣
爲之臣則即其黨矣然慕義來歸待之不死而頒行王
政與之更始則順彼長道屈此群醜矣何必厚賜乎唐
元和時魏博節度使專有其國罪當萬死今田興奉地
來朝擢之官爵亦已足矣而必厚賜以慰士卒之心此
與湊洧之小仁移粟之小惠何異乎夫三綱軍政之本
按春秋莊公元年以錫命於篡弑之賊故去天而止稱
王言王無天也使凡反叛者皆厚賜之則非惟財用有
所不繼而人之爲惡者不得效尤耶是敎之使爲亂也
厥後田興復爲下所殺而藩鎭跋扈更起迭作有不可
以人理論者且絳後爲節度以麥飯餉士是何前之奢
而後之吝也其不得老死牖下豈非自取之哉

任裴度討賊

憲宗討淮蔡誅夫孔多而獨任裴度雖讒言盈耳而剛
果不移誠可謂得用相之體矣夲宗何焦頭爛額方貴於
見燎之時而良弓走狗每棄於旣用之後淮蔡甫平而
憲宗之志怠矣夫度雖非古社稷臣然實以一身係天

下安危者出可以將而入可以相郭子儀後一人而已
彼皇甫鎛程异正憸邪之徒乃老馬爲駒不顧其後者
也而與度並相可乎今以讒曰交鬬反置忠賢於不用
而有河東之行何向也任之專今也貶之決哉夫保衡
放桀亦能陳伊訓尚父伐商亦能進丹書况度有將相
之全才使憲宗沒身任之則尊其身用其言則雖不足
以成商周之治獨不可復貞觀之風乎而何乃心無定
見終爲讒說所移詩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
棄予如遺其憲宗之謂矣他日小人迭進躬蹈弑逆之
禍噫有國家者其向親賢遠奸而守克終之戒也哉

柳宗元善爲文

有道德之文有文章之文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道

德之文也蓋其矢口成章皆是精神心術之蘊若夫文人才子中無所得而發之於文可議者多矣豈能純粹確實而爲有德之言哉唐之文章柳宗元亦其表表者觀其參莊老以肆其端參谷梁以厲其氣錦心繡口驪四駢六史謂當爲文信矣然以叔文之邪佞而附之禹錫之浮誕而宗之自取西山之困甘貽愚溪之辱其爲人如此以故其文乍而讀之聳目者尚多徐而和之汚耳者亦有觀其南嶽諸碑皆寂寞之談中朝錢書多憤懟之論是文其所謂文乃六經七篇之罪人矣先儒謂宗元不識節義字然則亦何怪其爲文之弗善哉噫

裴度不與賊俱生

裴度在唐誠亦文武之全才觀其誓言不與賊俱生卒能

用李愬而滅蔡可不謂之賢乎然愚特惜其賊平之後正宜深監覆轍更張一代之紀綱何乃不能革節度使之弊而使由軍士廢立如昨也未幾限八人逃死之策一施王庭湊朱克融相繼倡亂而度亦無如之何然則度終與賊俱生矣豈非忠義有餘而經濟不足乎然則爲度將如之何曰方鎮爲唐患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主帥之自立若立法以收其柄設官以分其權則節度使雖因世襲而興刑尚在欲叛則發兵之符不專欲食則轉運之職自在蓋有不戰而服人者矣譬之有人於此疾雖在四肢而實發於膏之下肓之上今乃徒攻其外而不治其內以故元氣一虛百邪復集一病雖去而百病又來則蓋若拔去病根以圖久遠之計乎唐諸臣皆庸常不足責吾獨惜度有全才而弗爲遠慮也此終不免與賊俱生也噫

蔡人則吾人

昔仲尼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蓋聖人所過者化故見惡人而無咎也然而終不往君子大居正而不爲僥倖苟且之謀耳唐自河北瓜分方鎮棊布主帥抗朝廷偏裨陵主帥此世襲之弊也裴度平蔡而以其卒爲牙兵不亦過乎度之言曰蔡人則吾人又何疑也然大軍臨城抗拒四年者誰歟此輩皆反叛之黨有未可以人理待者蓋蔡人也雖出於脅從然干戈矢石之中寡人妻孤人子忍心怨氣未易以一旦除也況其習

頑悍之性而上下之分不明故以成周之盛而有商頑民三世方移後世若漢岑彭蜀費禕李元平皆坐荊軻聶政之禍亦寵之太過也然則反側之徒豈可遽以爲吾人而信用之哉度於此曹直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然後尊君親上之心翕然以生而樂爲之用矣按春秋閽弑餘祭謂用俘獲之人以守舟故及也愚恐世之待來降者率學裴度不明春秋之義則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其能免費禕岑彭李元平之禍哉然則度以蔡卒爲牙兵何以無患歟曰有度之志則可無度之志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裴度恥與小人同列

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除惡去好尤大臣

以道事君第一事也裴度以討賊爲己任而憲宗是崇是信擢爲平章事此豈不可施射隼獲狐之義乎然在易有之童牛而施其牿則有元吉之許包魚而遇於賓則有不利之戒蓋君子之於小人制之於仕途發軔之初則易遏之於權勢浸淫之日則難吾觀异自司馬而領鹽鐵鎛自司農而判度支此其入相之勢駸駸矣度於此時竄不放之田里投之邊裔逮其以聚斂得幸而倚之爲相則度於此時方受朋黨之疑雖曰恥與同列上疏切諫然亦無如之何矣大臣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既不能去而又與之同列曷若急流勇退守季女斯饑之節則書所謂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而不顧行遯也豈不爲轟烈大丈夫乎而何乃隱忍在朝雖曰未求自退而有遐心然辭尊居卑其受江東節度使之命何求退之弗力歟且度歷事四朝穆宗以下皆庸暗不明投置閑散此其非有權輿之承非有衮衣之留非有白駒之縶而因循不去竟卒於官何耶嗚呼春秋責備賢者度於大臣之道或者未盡乎

裴度纂述憂勤機畧

古之愛其君者若伊訓說命無逸諸篇皆述祖宗致治之成法發帝王爲學之奧旨故其君驕心弗生而咸以前言往行是訓是力至今稱太甲高宗成王爲令主未聞伊傅周召舉其已行之迹而纂述成帙以是誇張其君也蓋道無終窮古人爲善惟日不足而人臣引君當道直當從容啓沃漸次開明務使夙夜憂勤而欲法乎其上猶患有不至者裴度亦唐室端亮之臣也然纂述淮蔡用兵以來憂勤機畧上之此何爲者且元和之初雖曰才造神斷然好進奉寵宦官國政之弊甚多也豈有克勤于邦荒度土功如禹者乎豈有懔懔危懼檢身若不及如湯者乎豈有自朝至于日昃不暇食用咸和萬民如文王者乎而所謂憂勤者安在也且不憂勤於治政而徒憂勤於用兵則亦末矣以君伐臣以順討逆又何機畧焉喜戰者服上刑又何機畧之足取乎使度於此以古之任宦官好進奉致成禍階之事纂述成帙以上之於君則雖伊傅周召之所以告君者不過如此豈至有弒逆之事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裴度亦弗之思矣

憲宗能用忠謀

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夫謀夫孔多則是非相奪而莫適從譬之築室道傍三年不成矣憲宗獨何爲而能用忠謀乎以愚觀之特其討劉闢用黃裳之謀討淮蔡用裴度之謀此兩事耳史謂削平僭亂能用忠謀蓋以欲除僭亂故不得已而用忠謀若夫所以經緯國政區畫事宜豈無忠謀而能用者鮮矣吾嘗謂憲宗之用忠謀有所激而然耳蓋方鎮以臣抗君以卑凌尊譬之驕奴悍僕不在法律憲宗之所深恥而大憤也故不得已而用二人之謀以紓不平之憤以雪莫大之羞淮蔡甫平而憲宗之志驕矣豈真有推轂折節之誠心哉借曰有之吾知元稹論求諫

之謀李絳論裴均之謀崔群論程异之謀白居易論承璀之謀韓愈論佛骨之謀非不忠也而何乃聽之藐藐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憲宗其有愧乎

崔群至言

崔敦詩謂玄宗用姚崇宋璟故先治用宇文國忠李林甫故後亂又謂罷張九齡用林甫乃治亂之所以分也范氏以爲天下至言是亦然矣然謂扁鵲謂桓侯則可而謂之至言則未也夫取人以身而人主一心之邪正實人才之所由以用舍好佞之所由以進退也故書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罔克有終相亦罔終開元之初能清心矣故能選任忠賢如姚宋者擢之台輔以秉國均天寶之時聲色蠱此心貨利迷此心故李林甫楊國忠

相繼登庸以播其惡於天下故夫唐玄宗之先理後亂固由於置相之賢否而實本於一心之邪正也考史崔敦詩未冠舉進士陸贄取之梁肅薦之遂登儀曹揚王庭柳子厚以爲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君不負賢良方正之選矣苟以正心之說諷其君以爲取人之則則豈不爲天下至言哉吾知憲宗洞洞其敬肫肫其仁其未用則如明鑑在匣而光彩不露也其將用則如燃發於爐而明燭四隅也其既用則如浮翳已收而太虛無瑕也於是用裴度輩必如植嘉禾如培桐梓如護圭璧如聽鈞天大庭之樂其用皇甫鎛輩必如芟惡草如剔蟊賊如棄死缶如遠桑間濮上之音亦何至身不保而先理後亂如玄宗也哉且敦詩相穆宗特自言臣草制辨南陽之牘將東海之貴然則穆宗聲色游畋無不爲者而可以此言狀之乎韓長孺坐罪當死母耄乞子以養群請免之然則此當殺者有母在遂廢法哉然則此崔敦詩之言乃近正之言也而豈可謂之至言乎

唐文三變

唐之文章一變爲王楊二變爲燕許三變爲韓柳然愚不論其文之變而惟取其文之粹吾得三人焉曰文章則以韓昌黎崇正闢邪之學爲冠冕曰制冊則以陸敬輿誅王斷國之才爲巨擘曰詩賦則以杜子美忠君愛國之辭爲翹楚此三人者以光明正大自檢持以道學名節自修飭則其爲文安得而不追古作乎其餘或尚新而雕琢或務奇而譎怪或求富而繁蕪或務麗而纖

巧而聖賢之大訓扞格者多矣豈載道之文哉況其爲人或失於卑近或流於奸邪或得失之相雜或是非之參半則其爲文之高下亦不足較矣

愈闢佛老

佛老之學爲後世大蠹自東漢以降家傳而人誦之莫知其爲非者昌黎獨能作佛骨表及原道篇而悉力排之史謂功齊孟子豈非天下後世之公論乎然愚竊怪其至海上爲太顛所迷而往來于佛老之說何前之排而後之縱耶愚謂昌黎英敏之資甚高而學問之功不足蓋其於讀書觀理或未能深探本源故其立論固有卓然不惑擴前賢所未發者然其擇不精語不詳而所以衛道攘斥者躬自蹈之以故一挫折而不免往來於佛

老之說皆其見理不真中心疑而其詞枝耳少儀曰毋拔來毋赴往使以愈之天才學力而更加格致之功兼以不佞則豈不足以秉吾道之旌麾而繼孟氏之苗裔乎惜乎生死世變顛倒之中而不得游孔門半席故其進銳退速如此

公權筆諫

臣之諫君有三曰正諫曰譎諫曰諷諫若孔明之出師表正諫也汲黯之論多慾譎諫也魏徵之對昭陵諷諫也正諫則君或以為迂而不肯從譎諫則君或以為謗而不樂從惟諷諫則有箴有規不急不遽若參苓起人疾於不知若時雨妙化工於不覺豈不為諫之善者乎方穆宗問公權以鄉書法何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此蓋假筆以勸君之正心也其得諷諫之道乎考史公權貫通經術於左氏春秋尤邃詩可方子建書可及鍾王大臣以得其書以為碑誌外夷必購其書以署貨則其書法之善信矣迹其以辭濯為小節智之高也以銀盃為羽化量之洪也雖不能如聖賢正心之學庶幾心正而筆正矣嗚呼使穆宗以公權而處丞疑師保之位則其輔導啓沃之功豈不有賢於裴度諸人哉惜其知之而弗能用梓宮在殯無所不為不仁之人不可與言如此夫

膽落溫御史

史稱李祐違敕進奉溫簡輿彈之祐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不懼今膽落於溫御史矣嗚呼一皂囊之彈孰與藩鎮跋扈之可畏一白簡之奏孰與矢石崎嶇之為危然祐不懼於彼而懼於此豈非理有曲直氣有壯餒哉嘗考溫御史之為人矣造本溫大雅五世孫也始隱王屋終隱東都慨然有高世志久矣然楊叔元殺李絳造持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宜誅亂兵之魁并叔元殲之可也奈何盡殺新軍則為濫及縱舍叔元則為失刑豈亦偏於北司而為義不終者乎然則簡輿之直其諸劉棲楚碎首玉階之僞者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若造者殆有愧於此矣

劉棲楚碎首玉階

棲楚本鎮州小吏也王承宗奇之李逢吉薦之厥後以敬宗嗜寢樂色居喪皷吹乃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其言纚纚可聽與古之引裾折檻同一憂君愛國之心也然以棲楚為人之迹考之李逢吉以憸邪居相位磊落奇偉之士必出袖中彈文以除城社之害豈肯以冰山為泰山乎奈何棲楚入八關十六子之群為逢吉順指氣使唐之紀綱於此大壞皆棲楚輩為之也今而碎首玉階不過盜忠直之心以揜姦邪之迹耳棲楚之心以為逢吉居中用事則言雖狂瞽必無貶竄之禍此所以直言而不憚也不然何彈文甫畢而逢吉俟進止之呼已傳仗下蓋逢吉恐觸君之怒而為保護之計乃以見吾黨有忠直之人也其以逢吉教之使然歟昔杜欽谷永上疏攻上身亦仗王鳳為之把持棲楚之碎首玉階其諸杜欽谷永之流也詩曰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其

栖楚之謂矣史謂栖楚性詭激敢爲怪行乘險詐不信
然

李德裕丹扆

李文饒進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
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蓋于時敬宗游幸無度狎暱群
小文饒之言誠可謂切中其病矣厥後果以此遇弑逆
之禍忠臣料事抑何若此之明耶愚謂天下之事千變
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一心揚子曰四
方爲遠治之在心是知心之爲用大矣此心不正而或
惰焉或驕焉或貪焉或偏焉則安得而無六者之病
乎此古人事君必以格心爲先而苦口之諫逆耳之言
非所恃也吾謂文饒若知大人格心之學必勸之以務

正學以開虛靈之體必啓之親正人以廣擴充之用則
日就月將有緝熙光明之益於是乎蒞政自勤而不復
稀晚矣御服自正而不復華異矣讜言自親而不復侮
棄矣凡外之輕而必不徵求玩好矣知人之明而不復
信任群小矣保身之豫而不復輕出遊幸矣率是道也
雖唐虞三代之盛治亦可坐致而豈徒免弑逆之禍耶
吾謂李衛公之進箴攻其外而不清其内治其末而不
端其本蓋其在朝樹立朋黨其正心之道先蔑如矣而
何望責於其君哉

裴度失印

凡所謂雅量必其有可寬而寬之也裴中立之失印史
亦以雅量稱之愚獨以爲不然夫印者信也所以封物
爲驗也故官爵之黜陟刑法之重輕軍機之進退糧穀
之出入皆賴以爲之防蓋是結繩之法變而爲書契書
契之法變而爲符印所以察姦詭檢滑稽有司可不寶
而藏之耶若其藏之不密而使吏人得以竊之則爲吏
人者必將陰圖賄賂舞弄文法雖有鉤箝之術亦何以
辨斷於其中乎度之失印則於防微之智亦太疎略矣
且印者制之於王府受之於朝廷君賜之物豈得忽而
言疎既失而不爲之遑懼乎按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得
失之書所以罪當時執政不恭之大也昔韓信亦善用
兵者而高祖得於臥内奪其符先儒以爲非有制之將
馬日磾持節慰郭汜而爲人借節觀之不與論者坐之
以不忠夫裴度之印即韓信之符日磾之節而春秋之

寶玉大弓一類也今至於吏人所竊如此蓋于時年老
知疎故至此極歟後宋何詢直失印呂獻公以爲重謹
之則胥吏皆待志有司矣乃薄其罪其亦聞裴度之風
而傚傚者矣亦可以勵庸孺警頑靈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七終

升石戴璟著

牛李之黨

漢之黨始於甘陵之議唐之黨始於牛李之爭史謂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李德裕之黨多君子愚竊以為不然夫僧孺所對賢良策亦頗剛正所論風俗之所以變賢才之所以用法令之所以行版籍之所以禁民生之所以壽皆由於君公哉醫國之言也而德裕乃以譏切其父之故樹立朋黨相排軋夫豈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哉自是而貶牛僧孺流李宗閔至殺吳湘貶李元質排白居易逐李中敏逆其在朝建白不過挾勢逞忿報復私怨而已豈所以望於德裕哉且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珠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牛僧孺有僭逆意悖然小丈夫之心老不衰也吾不識德裕以正人如松栢自許而衰惡物頑一至此也或曰牛僧孺李宗閔之排德裕亦多矣而獨罪德裕哉愚曰甚哉朋黨二字足以誤人家國也所以為之作俑者誰歟夫爽惡愈甚則召亂愈深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必矣書曰勿依勢作威倚法以削大臣當為國家之急而豈可顧私仇哉況僧孺所言公言之何足仇也且唐之天下江山如昨人物已非蓋宦官專恣藩鎮跳梁　予渙五亡匹之日也今德裕處易偶豈乘之地而為操戈下石之謀唐室之亡已决於此矣故朱子綱目於德裕卒削其官蘇子由謂二子皆世偉人僧孺還循老而獲歸兩子為名卿德裕死珠崖子孫無聞其深有憾於德裕歟

裴度比子儀

天下之勢猶持衡焉此首重則彼尾輕挈其衡而為之輕重豈在甲兵之強弱土地之廣狹哉夫國以得人為疆如猛獸之衛藜藿以積賢為寶如珠玉之茂山川人才之見重於世固如此也若裴中立以身係天下安危時人比之子儀為自今觀之中立之比子儀蓋其功相當而其迹相類者多矣夫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天子幸陝唐祚幾不可支矣子儀自朔方提孤軍伐史思明而思明走攻崔乾祐而乾祐敗伐安慶緒而慶緒却伐吐蕃而吐蕃遁真能除掃妖氛有再造王室之功矣元和之初諸藩跋扈若吳元濟用李愬誅師道用栢耆降承宗天下涨根固蔕之盜皆狼狽鼠拱納貢入朝百年之憂一旦掃除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度之功也是其勳業在廟堂威名在海宇二子蓋若符節者矣抑觀二子為人之迹事君以誠接人以信惡惡以嚴不約而同焉何也子儀之言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中立之言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且于時程元振魚朝恩之譖行矣而朝從命夕就道無纖芥疑滯皇甫鎛李逢吉之謗積矣而討賊之心愈力弊以王室未張憤慨無地豈非事君之誠乎裴中之告不以為疑而姦臣之計沮單騎之見不以為讋而本夫之圍解子儀以信待人雖蠻貊皆知之矣兩澗

諸侯忠者懷强者畏用蔡人爲牙兵而無郭循之變又非中立之以信待人而若是乎子儀斬王元振誅周智光度劾揚朝晟罷元振誅承偕是皆惡惡之嚴也子儀以刑殄示賊賊聞風鶴之聲不戰而潰田承嗣很傲不恭而獨爲子儀屈膝焉中立居綠野堂而外夷使者必問其老少用捨是二子皆以身係國家安危矣然吾謂裴度幾爲李師道所刺幸而不隕末年王庭湊之亂出師無功史謂晚節浮沉爲自安計雖未必盡然然與劉禹錫輩晝夜酣飲不問人間事則亦匪人之比矣且安祿山史思明之橫吐蕃回紇之强尤非淮蔡可比子儀不動聲色鞭折之不假四年之久此裴度之不及子儀者也然要之伯仲之間耳唐三百年人才若二子安

可多得哉

劉蕡賢良策

孔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故君子以爲六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案也不學是經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鮮矣自先聖門以文學爲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者舍劉去華賢良一策吾誰歸哉請舉其策之所及而言之如以春王正月而論王者謹其終以即位而論王者謹其始以閽子弑餘祭論宮闈將變以定公元年不言正月論天下將傾以王子札殺召伯毛伯論海內將亂以趙鞅入晉論社稷將危以晉狐射孤殺陽處父論賢才之當用以梁亡論百姓之當愛以三書不雨一書不雨論災異之當畏以臧孫告糴于齊論儲蓄之當備以齊桓葵丘之盟論法度之當整凡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諱惡有司之所予奪皆毅然不顧慶曆幾萬言洋洋晁董之對豈過乎蕡之言曰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靈之困而不忍姑息時忌竊一命之寵甘與龍逄四子遊地下焉壯哉斯言千百世之下猶凜凜乎有生氣也蕡可謂善讀春秋者矣于時執政大臣裴中立韋處厚也若使因蕡直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大會公卿百執事并常侍五六人陳公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納兵之請困而處之以禮則不出日旻大事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機會豈不深可嘆哉且蕡

所陳但欲復門戶之掃除非有誅殺之計事在可行借二公思之不精讀之不詳也嗚呼向使二公而知春秋之義則唐室中興在此一舉乎

牛李維州之議

維州之議先儒辨之詳矣愚敢執之於春秋按襄公二年書鄭城虎牢而不係於鄭責鄭之不能有也豈非以虎牢鄭地所當必據必守而不可棄者乎定公十年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本魯舊疆齊人心服而歸之故書曰歸以白當也夫維州本唐故土自代宗時陷于吐蕃韋皋屢攻之不獲而中國衣冠淪於左衽久矣此子孫之恥卿大夫之辱也今幸而德裕開布方略悉怛謀以維州來降正若齊人之歸鄆讙田義所當受夫何執政以私

憾德裕之故竟歸之吐蕃絕忠款之路快沆害之情其與鄭之城虎牢同一失也然則牛李之是非不可見乎或者有曰予以春秋書法決牛李之是非固有據矣然常緩之許牧復邦域而書曰入魯公復汶陽而書曰取聖人於恢復之說殆有所禁乎意是不考聖人立言之意也夫許之國魯之田復之誠是也然許伯因亂竊入則非恢復之正魯公不正疆理則有貪得之心此固聖人之所貶也而豈以恢復爲非乎若維州之地彼以義來而得之豈可謂之入乎王者大一統非諸侯之封域有制也豈可謂之取乎然則牛李是非之辨益彰彰矣

杜牧罪言

杜牧憤三鎭縱驁而作罪言以爲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若可謂諳練事宜者史謂牧剛直有奇節敢論大事指陳利病尤切至於此可驗矣然求其所謂自治之策則以復府兵爲先務噫此豈論治之善者乎夫人君一身萬民之所仰賴萬幾之所自出也此謂篤近而舉遠守約而施博豈非策之上者乎是以古之帝王惟精惟一而妙執中之傳惟幾惟康以迓用休之命昭德建中之克懋建中建極之相承以及伊尹一德常師之訓傅說終始典學之規尚父丹書之戒周頌敬之之詩是皆所以自治之道也自治之道盡則經緯於九重之上而運用於四海之外融液貫徹所在歸極而天下之治成矣唐太宗立府兵固爲近古然三綱不正世有夷狄之亂正子孫之殷鑒也而杜牧顧以府兵爲自治之方何謬哉夫府兵之法固善而方鎭之勢已成安在其爲盡善也故吾以爲上策莫先於正大綱中策則在於舉萬目而府兵特一端耳豈足以盡致理之要耶吾故謂杜牧之罪言不若劉蕡之直言

患朋黨難去

六經皆論君子小人而論君子小人之消長莫詳於易莫明於比與同人且比者群巧比之時也乃曰外比於賢而匪人之比則凶矣同人者內外初同之日也乃曰類族辨物而于宗之同則吝矣然則君子小人之際安可以不辨哉夫君子心事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小人欲加之罪不可也而加之朋黨之名可以施一網打盡之計矣故朋黨二字豈不足空人之國哉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仲虺數夏之罪曰簡賢附勢寔繁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權相滅似朋矣然勢在則門如沸湯勢去則門可羅雀正翟公所謂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孟東野所謂堅冰中翻潛浪是也君子則不然論事如仇體國如家故同道相謀同德相信故吾謂君子可謂之朋也非黨也小人可謂之黨也非朋也唐文宗時牛僧孺李德裕互分朋黨或陽攻之或陰排之固皆非盛世之事也而史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僧孺之黨多小人以今考之李文饒之黨不過鄭覃陳夷行李紳李讓夷數人矣而覃等所謂頗有可紀况德裕在穆宗朝草詔論事過人遠甚敬宗令浙西造祭服抗章不奉詔乞禁泗州或擅奏止亳州聖人上冊衆歲獻方

上疏稟稟有大臣節若夫牛思黯之黨則皆險回無軌機穽深毒奇發巧中朋子摶噬右致死力襄陽之朝口騰爲讖端溪之貶門集賀賓此亦古所未有也且自牛覩之功業孰與德裕之多諫諍孰與德裕之切然則德裕可謂之朋也非黨也僧孺可謂之黨也非朋也所可憾者德裕挾私憤與之對壘而相隙焉如以交通劉稹貶宗閔以家行不謹坐李漢此其所蔽也文宗於此若知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精别明而夬決勇則濟濟多士同心同德以翼王室又何朋黨難去之足患哉帝乃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故自爲詩亦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盖以小人滋蔓而莫可誰何也不知河北不足虞也朋黨去則賊自平矣然則德裕果眞朋乎曰非也德裕立眞僞之間者也必若舜朝二十二人爲一朋然後爲虞廷之盛事必若周世三千人爲一朋然後爲周人之美觀然吾願天下享和平之福不願朝中立朋黨之名

甘露之變

閹人爲國家患莫酷於漢而亦莫橫於唐盖自唐玄宗以高力士決章奏而始預國政矣以楊思勗討安南而始預軍政矣其後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由是以奴隷視宰相以門生視天子玄宗以還崩憲敬以弑隕至太和之時而仇士良王守澄輩勢益驕横王六陰之極矣此固人所恫民所致罪不可赦者也然使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以典刑而陳太宗故事以兵柄政權悉歸之朝廷則宦官自去掃除之役而宮禁不日肅清矣何至有紛紛之變耶夫何唐文宗輕用訓注詭詐之謀而欲剪累世膠固之黨不分賢否必殄滅之無遺育正猶人有沉痼之疾而又以毒藥發之以故一敗塗地不可收拾而公卿大夫積尸獨柳之下天子則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然則宦官果不可去歟曰自古黨炙之徒其用事近而習其爲心專而忍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前後左右日益親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矣人主之勢孤始欲興疏遠箇親近此所以有甘露之變也易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此去小人之道也豈有用小人而能無後患者哉

德裕論邪正

天地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則明明則疎暢洞達而正矣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閃倏狡獪而邪矣故聖人作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百聖不能易也李德裕唐室之賢臣也其言曰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此言最切中君子小人之情狀不亦有合於易哉柰何口能言之而顧自悖之也夫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譏切宰相亦天下公議也有何不共戴天之仇而自立朋黨設以妖氣毀此以犢子讖驅致朝無公政事無公治凡縉紳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是以松栢之

姦而為離勝所附也且德裕之論朋黨亦悉矣其言曰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禹舜皐陶轉相汲引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其意固以己之植黨而為之文過也夫牛僧孺雖宗閔黨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遐裔物議以為何如哉王涯賈餗之禍本俛士良誣譖中外所知德裕於二人不聞有隙但以怨李訓陷己而怨及涯餗子孫又為勑書責涯餗之罪布告中外且宗閔已逐涯餗子孫已戮尚譖其事聲其罪用快忿心松栢特立之人果若是其陰險哉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邪而欲破邪人之非是以燕伐燕也他日宣宗毛髮悚竪斥死崖州乃見廖參令狐綯得以褒還其亦自取之矣

德裕請討潞澤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人君者紀綱之宗朝廷者華夷之極也惟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則可矣是故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强而金伐之水流而土遏之昔帝王之治天下也化之以文教申之以紀綱正之以征伐所以侵不服而綏不庭也故頑若三苗慢若羲和狡若崇密恭若淮夷必征之無赦所以昭王度也豈以强弱為張弛哉唐自方鎮倡亂父死子繼不俟朝命劉從諫之死因以兵權授其子稹此固王法必誅之賊也李文饒請按討之其說曰不然無求其削平之術則遣使宣慰河北三鎮許之世襲而使發兵來援則是討一賊而存三賊矣而可乎愚伏思之初王庭湊殺

田弘正何進滔殺史憲誠皆弑殺之賊也而其子元逵敬武自為留後以邀命於朝此與劉崇劉稹之罪不相上下也而顧伐彼宥此何耶蓋德裕之謀惟恐兩鎮并力掎角以阻撓官軍故不得已而許之世襲耳而豈知君臣之義有不可毫髮假借者哉且藩鎮皆王臣魏博宣武節度使既可以世襲矣則昭義節度使獨不可以世襲乎天下者唐高祖之天下天子之命未改典刑猶在而曰河朔習亂已久姑置之度外是剛則吐之柔則茹之也不亦大失人君之體哉自是歷宣懿僖昭之世方鎮競為抗衡以强弱為勝負或害其防禦使而使之鎮雲中或殺其節度使而使之襲留後或因其刺史逐其觀察使而勸兵遠討至付之無可奈何之地方鎮益橫益賊益熾謂非文饒之失策啓之歟

愼勿使讀書近儒生

經載治亂之理詳矣而尤嚴於閹人之戒故特惟婦寺刺於詩比罪人聲於書艮為閽寺象於易刑人不在君側載於記宋公殺世子座識於春秋至於趙高石顯王甫曹節之類皆專權亂國為百代之蠹孅而儒生能諳練經史之理於吾身親見之者也故人主能讀書親近儒生則可以開明此心可以維持此心善者法之不善者戮之豈有寵任宦官之失乎仇士良弑逆之賊也教其徒蠱惑君心勿使讀書近儒生以為固寵之術吾復何責所可惜者當時執政大臣如李德裕牛僧孺輩皆以文學鳴世者也曾士良之不

若乎何以言之士良刊餘逆賊尚知讀書近儒生有不利於其身今以儒出而自分朋黨相戕相賊以中小人之計此吾所謂唐室之亡不獨罪於士良而歸罪於德裕諸臣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若使諸臣感汇湖之異協力王室汲引善類同升諸公奏請日御經筵講求經史則君心洞達不爲近習所搖由是收其權柄歸之朝廷亦無難也雖有士良百輩亦將斂然退聽化而爲巷伯之倫矣豈肯以固寵之術教其徒哉

敏中排德裕

先是武宗欲用白居易爲學士德裕惡居易而薦敏中固以才器相類也由今觀之居易不特文章精切價重

雞林也自擢拔萃對策在天子前爭安危特論鯁骾若阻王鍔之相皆能承璀之制將元衡死之討賊河朔亂乞代將裴錢塘堤有康濟之惠上虞人咸有諷諫之忠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放意文酒完節自高誠可謂賢矣夫豈敏中可同日語哉夫薦賢所以爲國也德裕惡樂天而薦用晦是舍芳樹於澤淵文星竄於蕭筐也大臣以人事君可如是乎夫敏中爲德裕所薦則宜以德報德若陳平之賞魏無知也何乃力排德裕罷之爲荊南節度貶之爲少保三司黜之爲潮州司馬斥之爲崖州司戶哉泰少游以爲敏中盜憎主人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易又與宗閔僧孺厚勢不得不排德裕也且敏中不能盡

私恩豈能盡公義嗚呼敏中死謚爲醜公議已定吾復何責所可憾者德裕黜賢士而薦憸夫豈能逃后羿教逢蒙之罪哉抑嘗論之周堪薦楊興而陷堪者興也陸贄引趙憬而害贄者憬也德裕薦敏中而傾德裕者敏中也小人狼子野心非可馴之物昌黎所謂落陷穽不一引手而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此類是也知此然後知大臣當開誠心布公道而不可植私門桃李之計也若敏中之事可鑒矣

讀金鏡錄政要

太宗撰金鏡錄吳兢修貞觀政要大率致辨於君子小人之間宣宗取兩書而伏讀之誠可謂守祖宗大訓者然愚竊惜其讀二書而不讀五經也將何以擴其聰明

養其德性哉夫帝王修齊治平之道載於五經不過三綱正五典敦九疇敘而已宣宗若讀五經必知齊僖公之謬而無出穆敬文武四君廟主之議必知奉先思孝之理而無弒嫡母郭氏之變必知主器莫如長子之象而無寵愛次子不立嗣君之失至於宰萬機臨群臣必知用晦而明而不下察淫陽之政必知念始終典于學而不惑僭忒之邪必知征伐之威綱紀之度而不養藩鎮之強以召亂必知晝夜之道死生之說而不餌方士之藥以傷生故宣宗之讀金鑑政要人以爲美談而吾以爲下策也或曰金鏡所言至治未嘗不任賢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政要所載若魏徵褚遂良張玄素馬周等疏鑿鑿乎利國之良劑也讀之夫何不可愚曰祖宗已試

之規子孫取法之地太宗脅父殺兄淫婦中國胥爲夷狄矣自謟於惡而垂訓以善爲子孫者其肯超然獨得而妙革故鼎新之功哉此宣宗所以止於小太宗而已

樵夫言涇陽之政

縣令之職於民最親而其道未易盡也以易于而短於督賦君子謂之不智以冉求而事於聚斂君子謂之不仁然則人主欲知縣令之賢否惟審之於衆斷之於獨而一委之監司責之朝廷之公論而已書曰庶言同則繹又曰謀及庶人謀及公卿謀及乃心豈可徇庶言而不加之以繹聽庶人而不謀之於心哉唐宣宗獵苑北遇樵夫而知李行言之政獵渭上遇父老而知李君奭之政卒之皆由縣令而擢刺史若可謂得用人之道也然樵夫豈水鑑父老豈皮裏春秋哉夫天下不知幾縣令也若使方正公明之監司考之以四善察之以六條責之以八計而總之以銓曹料之以臺諫其賢者吾書名昇風臨軒冊授可也吾印紙書績引對便殿可也吾降詔褒揚增秩賜金亦可也而何必以萬乘之尊而詢百姓以爲黜陟之地耶且此可以偶然一行之若專恃之以爲權衡則爲縣令者欲超擢其位必陰結無藉以圖僥倖之資爲百姓者欲排陷其令必群聚不情以肆萋斐之計故德非喬智明而稱之曰神君才非李匡遠而號之曰健令愛非崔瑗而譽之曰仁父至於持心近厚者則以爲怯懦事詳切者則以爲遲好直義者則以爲刻恥功利者則以爲拙此汲黯所以受責歸田里孔光所以自免歸教授貢禹一受責而改官即去也然則是非黜陟之權不在監司而出芻蕘之口不在朝廷而落姦軌之計曾是而可以爲法乎且李行言李君奭果有異政也新唐書所載循吏十五人何棄而不錄得非二子乘人君察察爲明之機而暗邀百姓或樵於山或聚於祠故密邇車駕希冀清問以圖僥倖乎不然天子出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樵夫父老方將閉門匿覆以避衝突儀仗之誅矣而安敢見遇於君哉

面察刺史能否

刺史古州牧之任也秦漢謂之郡守至唐改爲州刺史矣所貴乎刺史者蓄爾吾土襦袴斯人是故居一方之表爲千里之師也然數千里之外若使貪饕之徒爲刺史郡邑之民群嘲而聚罵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兄弟妻子聞知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此宣宗之面察刺史能否其亦知所重乎夫人藏其心不可測識也宣宗將以何者察能否哉將察之以體貌歟則面如婦人之張良在所抑矣將察之以口辯歟則期期口吃之周昌在所黜矣將察之以年齒歟則年老衰疾之龔遂在所棄矣於此有道焉夫人君能脩身以爲取人之則則有名宰相以持銓選之柄有賢監司以振激揚之風凡刺史貪汙者自望風解印綬而無敢竊名器以浸漁於百姓之上矣何必勞神苦形以面察刺史爲哉後世監司以因循爲識時以緘默爲得計以容奸爲寬大以

舉職爲煩苛此刺史亦苟延歲月爲蠹蠹計而生民重受其毒也唐宣宗用白敏中令狐綯爲宰相唐受賂遺報復恩怨已非銓衡所爲矣且江西逐鄭憲河南逐韓琮宣州逐鄭薰皆以觀察使監郡邑者也夫監司尚不能安其身何以按察刺史哉宣宗盍亦思監司不安其職銓曹不盡其道誰其啓之也不清其本而面察刺史能否亦何益於百姓哉

面察刺史能否何如

宣宗面察刺史能否固非矣然不察賢否而徒察其能否則尤非也夫精神可以照民情風聲可以駭俗聽吏之能也可抑孰知斲喪斯民之和氣戕損國家之至仁未有不在於能吏乎夫能吏以督租辦課爲能以搏姦擊强爲能以一切之美觀善最爲能以巧出險辱之計無能出其右爲能而所謂賢吏者則愊悃無華木訥無爲然能吏利於上而有繭絲之功賢吏利於下而有保障之力爲國家者欲爲能吏乎欲爲賢吏乎宣宗之面察能否是惟欲利於國而不恤其民也韋澳以心力衰耗辭而不悅而不知其尚清簡也此其心欲能吏不欲賢吏又可知矣國家安得而不亂乎

小太宗

史謂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以愚觀之宣宗之政治不及太宗而宣宗之爲人有類太宗何也太宗脅父起兵殺兄爭位負天下之大惡也郭后憲宗之正妃穆宗之嫡母宣宗何爲而弑之史謂其暴崩而著其別離之迹帝之篡弑彰彰矣且穆宗以下四君宣宗嘗北面臣之矣今欲遷出太廟幾有晉人逆事之失帝之大節如此信乎小太宗之爲人也若貞觀之政治雖非至理亦謂小康宣宗之時內則宦官之驕橫外則藩方之跋扈逆氣相乘禍亂交作日食見於正旦大水偏於數路其視貞觀之治豈不懸絕乎噫

宣宗用法無私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法不公則人之挾所愛者必勸於惡矣康誥曰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㵸厥君時乃引惡乃速由茲殺言外庶子正人小臣犯法皆不可縱也君陳曰有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於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言犯此三者雖小罪不可宥也宣宗用法無私毋亦天資之暗合者歟觀天康李榮以用官錢而貶之內園使李敬寔以不遜宰相而配之教坊使祝漢貞以其子坐贓而流之此皆割恩正法而不廢於左右朋比之私故當時百吏奉法而成小太宗之治良以此也然嘗考之四月嶺南軍亂五月湖南軍亂六月江西軍亂七月宣州軍亂方鎮跋扈宛若敵國雖遣將討平之而亦傷威損重矣曷不明罰勅法禁於未然之謂豫哉且鄭光鄙夫也以元舅而免租王紹鼎逆子也以留後而使襲雖雪王涯之冤而李德裕在崖州未召也雖正趙歸真之刑而李玄伯在惑左道未斥也豈若康誥茲殺之正君陳止辟之公哉

宣宗從諫如流

天下抱忠蓋之士不少也）造膝而陳詭辭而對良臣之名夫孰不欲也第惟艱難多故之候決非優游諷諫之時有首下足上之夷則不可無賈誼之書也有閹臣弄權之風則不可無劉蕡之策也有恃祿保位之臣則不可無朱雲之言也然必人君惻怛以求之和顏以受之褒獎以來之擇善以行之使已聽之藐藐彼亦何苦而嘵嘵哉以唐事觀之魏徵之諫忠矣而太宗反疏之張九齡之諫直矣而玄宗反斥之韓昌黎之諫正矣而憲宗反貶之夫此三君尚不能從諫如流何獨宣宗為能然哉史謂其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章疏正刑從馬植之奏能會從趙璘之說罷使從高少逸之言相地從獄明之論故以從諫如流目之也不知此乃繩下之直耳豈有嘉謀嘉猷而能從之哉蓋嘗論之王暉陪葬之議乃禮之大節也裴均立儲之疏乃國之急務也孔溫裕開邊之奏乃朝廷之大體也丁柔立訟究之言乃古今之公論也今或貶之或竄之然則好勝人恥聞過厲威嚴恣彊愎帝皆有之矣雖謂之從諫且不可而可謂之如流哉

黃巢入長安

唐建都長安有山河之險有城池之限有關津之防有烽燧之警黃巢一敗私鹽之匹夫耳何為遽入長安乎蓋僖宗於姦回如田令孜則寵之諫臣如孟昭圖則殺之自是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安得不起為盜乎方王仙芝之亂於濮州此群盜作俑之始也有臣曾元裕破其兵而誅之正宜乘破竹之勢選擇能將糾諸道勤王之師必分營而奮擊雖窮寇而必追然後招撫其脅從安輯其反側則虞翊之治朝歌張綱之撫廣陵龔遂之化渤海矣何以有黃巢之亂乎夫何僖宗於鄭畋之良言高駢之奇策皆擯不用以故仙芝之餘黨如黃巢者得以群聚烏合之衆橫行天下方其昏陷五六州瘡殘數千里曾無一人能捍禦之者獨一高駢破之於湣南劉巨容破之於荊門然皆心懷異圖一鼓而退自是渡江渡淮陷東都破潼關入長安如蹈無人之境矣于時車駕蒙塵失守宗祧播遷於興元飄泊於鳳翔將誰咎乎易曰上以厚下安宅人君臨兆民如朽索御六馬而勿自取剝床之凶如僖宗哉

鄭畋討賊

唐自黃巢作亂攻陷兩京縱兵屠掠流血成川此誠人臣卧薪嘗膽枕戈渡江之日矣都制如高駢稱風濤而勿進兵宰相如盧攜托疾病而勿視事方鎮如王敬武受偽官而弗勤王但聞天子作楚囚之泣內臣唱幸蜀之策而已不識鄭台文所作何狀能合諸道討賊哉方其剌血上表移檄召兵斬黃巢之使卻尚讓之寇其忠憤激烈凜凜乎歲寒之操也愍所惜者畋之忠義有餘而才畧不足乎奚以明之李昌言作亂而以軍務委之此不知居重馭輕而倒持太阿矣古之善將者必先以恩結士卒使有挾纊投石之樂則雖水火可赴也畋不

知所以和衆豈財而士有𪫺色坐被襲逐何耻如之乎雖然事功未就而忠藎可嘉也故僖宗亦曰敢備者之勇豈不有見於此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八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九

屏石戴璟著

李克用破黃巢功第二

巢本群盗乘時大亂遂聚惡少寇陷郡縣勢日猖獗立衝天之號播洗城之酷自是乘輿出奔天下幾非唐有矣李克用以王鐸之召遂將兵趨河中既破黃揆復降尚讓遂能殲藏劇賊收復長安史謂克用功第一此也以今觀之其視劉巨容之弗肯追寇高駢之弗能勤王誠不啻如孤鶵腐鼠也焉所憾者克用其始坐視孺子入井而後猶濡足以救之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乎方王仙芝倡亂巢負塗猶未踰蜀之時也苟克用有心王室舉沙陀之衆以犂其庭搗其穴則樵蘇路絕飛走技窮群盗必望風瓦解面縛輿櫬於轅門矣而何乃拒大同之命戕害主將坐視六羊肆侮烈攻刼之焰玉石俱焚非克用之罪乎且朝廷既有詔赦其罪命之討巢矣則當奔問官守星火赴難夫何既寇忻代又寇蔚州果何為哉嗚呼使克用不犯此者則此舉其光明俊偉人臣之功第一矣

全忠克用構隙

克用行破黃巢復長安之功而全忠舉兵襲之爐隙兩構兵連禍結其孰有罪乎一曰全忠本群盗而能延入城中置酒甚恭不可謂不知撫穀也克用若待之以禮結之以恩則貪可使也詐可使也全忠亦將落吾頗倒中而鷹犬之材不為牙爪之用乎夫何乘醉使氣以詬侵

之卒使連車塞路幾陷吳于巢門之禍向微郭景銖解其醉薛志勤哭其闕史敬思殿其後則克用亦机上肉矣其何能爲雖然此又僖宗之過也在易訟卦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師方二鎮不和治兵相攻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何僖宗之不能耶噫

李克用犯京城

三綱軍政之本克用以朱全忠襲已而僖宗弗能雪冤遂挾怨攻京城以誅田令孜爲名可乎夫克用破黄巢復長安誠元勳之表表者也朱全忠以兵襲之此其曲在全忠而直在克用朝廷不能旌别是非而顧優詔和解之是固非矣然克用以是怨君而興兵犯京師則逆理愈甚矣將何以誅田令孜哉按春秋書叛臣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於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而據之以背君仲尼尚以叛繩之况稱兵向闕逼逐乘輿如克用者而可少宥其罪哉吾聞之左氏矣臣之祿君實有爲專祿以周旋戮也蓋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臣子之大分也內令孜誤國之罪固不容誅然既有詔止之則已矣蓋辨鬱世則釁恥投鼠則忌器今欲誅天子左右而使鑾輿之暫寸流落鳳翔刦遷寶雞是誰爲之耶嗚呼克用以臣節自礪而倔強若此不學春秋之過也

昭宗有恢復先烈之志

古之人君能恢復先烈必得端良剛正之士處寅亮輔弼之任涣群涣位以竭壯馬之力先甲後甲以奮涉川之才然後安艾逢蕩平氛埃而成中興之功矣漢昭用孔明故成鼎足之勢晉元帝任王導故延典午之基苟懷恢復之志而棄英明之臣豈有不致亂亡者哉唐至昭宗之時以宦官則自專廢立而莫之禁以方鎮則互相吞噬而莫之絕以群盜則益肆掠畧而莫之討此誠國步斯頻之日也昭宗即位恥威令之不振欲一洗而恢復之此其志不亦偉乎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蓋屯難之時天命去矣人心離矣小事尚可爲而大作不可興也故必大有作爲其諸在於擇相乎當是時諸藩將帥或畏懦而無能或奸軌而難托獨惟李克用有勤王之忠又有克亂之才使昭宗以討賊之寄委之則內難可除而外變可拄矣豈不有光先烈乎夫何於朱全忠則召之而使來於克用則外之而不內方兩鎮構兵既不能分過反又削克用官爵而以兵伐之昭宗昏愚至此而雖欲誅宦官平方鎮削群盜安可得哉卒之謀誅者李振輩圖者元暉揮刃者史太而主惡者全忠也愚於此深悲昭宗之亡固天命之不宥而實人事之有弗也歟

楊行密安集淮南

天下有三大而君臣之義最重故有危則力持之有難則急救之此臣子立身之大節也按春秋子朝爭立王室兆禍范獻子徵十國之諸侯會於黃父而春秋無美辭以爲臣子義當勤王况之識貶足矣故夫郊之圖不

稱師不書名氏蓋以天子蒙塵晉不能奔問官守省視
器具徐遣大夫往焉有非勤王尊主之義也此見譏於
春秋乎楊化源本高駢部將當僖昭之亂內有田令孜
倡孤兇之凶謀外有朱全忠肆梟鴟之大惡兇群盜縱
橫乘釁播越此臣子誓不俱生之日而化源獨安集淮
南曾無勤王之舉何恐哉且淮南者唐室之淮南也化
源之安集淮南欲為唐室之維持乎欲為楊氏之封殖
乎若有心於唐室則朱全忠之屠戮朝士戕殺天子罄
南山之竹有不能書其惡者而化源何不提兵為四方
倡以除天下逆賊乎方其擊杜洪而朱全忠救之化源
曰自天子復長安始敢聞命亦似乎良心之發矣然而
見義不為持善不力向者敗全忠於清水破竹之勢不

可失也而顧且前且却汲汲為并吞計是舍虎狼捕貍
狐也可謂之知務乎且于時昭宗以間使告急于李茂
貞王建李繼徽皆憸惡之人也尚能起兵討全忠於河
中豈謂才明勇略如化源者而顧坐視弗救憤死牖下
乎故當時為殿以行密不事天子罪將及吾其言蓋有
激矣嘗若行密而知此義克用豈能專美於前哉

柳玭戒子

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詩曰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故孤奚教子以忠必先有損軀之
勇當貴教子以經必先有明經之實孔明教子以靜必
先有進脩之學大以身教者不令而自從以言教者言
雖諄切而扞格不相入矣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
悌禮法為士夫所宗逮玭之世前乎黃巢之唱難後乎
全忠之搆兵此宜奮不顧身以自見其節也玭以門地
自高族戚自許欲以光先人何不為討賊勤王之舉哉
玭之戒子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一有疵纇衆皆
指之故學宜加勤行宜加勵玭之言誠中理矣然坐視
君父之急而不救此豈非疵纇之大者乎吾聞之翟義
太守耳而有討莽之節臧純一少府耳而有誅操之心
雖事弗克然剛心義膽可以表正風俗也朱全忠起
自群盜遽擁旌旄迫天子害朝臣弒太后勦諸王弒二
帝此其罪不在王莽曹操之下而凶逆殘虐抑又甚焉
玭為瀘州刺史獨不可移檄數罪合諸道義兵以誅方
張之寇乎且玭以明經補祕書正字以書判拔萃名者

也苟自度不能討賊則掛冠置印以俟能者亦可矣而
何乃隱忍在朝眷戀不去夫何學不加勤行不加勵至
此哉于時中官識其煩碎非廊廟器曰非煩碎乃長懦
也豈若孤奚孔明常賢以身教不以言教哉厥後族孫
柳璨賣國降賊豈非脩身齊家之道或未備歟

歐後鄭五作相

用舍人主御臣之大柄進退君子立身之大經少儀曰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從量以唐室相觀之皇甫鎛
以吐突承璀薦李逢吉以王守澄願此不知難進之道
矣關播受制於盧杞而不去杜祐受欺於叔文而不愧
此不知易退之道也鄭綮[illegible]則不然方其聞平章事之
命驚怪而固辭則必不[illegible]而進身之

原缺第六葉

惡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且王行特方鎮之小者爾李克用一人耳崔胤休必欲誅宦官若以討賊之任委克用則亦庶乎其可也夫何外而不內疎而不親至以凶逆殘虐之朱全忠而召之使來以誅宦官宰之不分臧否耍之闕下以張威福自是政柄大權悉在掌握雖天子出入起居皆受其號令而莫如之何矣于此之時上而萬乘中而百官下而兆民莫不受其魚肉者豈非崔胤之召致之邪厥後朱三構禍于胤而崔垂休亦不得其死後之欺君誤國者可不爲永鑑哉

睿宗可謂權

權者聖人之大用若舜之傳賢而以天下與禹若太王之傳子而以國家與小子皆權而得中也自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後世以反經合道爲權始有以位傳之弟如宣公以國授之臣如燕王而驚世駭俗之事起矣睿宗以天下與玄宗豈知權而與之耶原其所欲以天下與宋王其本心也特以宋王之固辭劉幽求之力請故立玄宗耳然愚以爲玄宗奪子婦殺三子禽獸之行腥聞上帝是何足爲神人之主哉宋王重厚謙恭雖河間好禮東平爲善亦不多讓也夫豈商均管叔之不才可比哉若使以天下與宋王必不召天寶之亂而致治或有可稱也以此觀之權可也不權亦可也若謂之可與權則過譽矣或曰唐之社稷承乾之所恢復也豈可與宋王哉愚謂此亦臣子之分所當爲也若封之山川附庸如周公與之出警入蹕如梁王亦足以報其功矣而奚必貴於立少哉

武宗英敏特達

溫公謂武宗英敏特達以今考之特其外降黠虜內平劉稹耳若夫陳王成美文宗之子也既立其位又篡弑之先帝肉未寒廢誅參近臣見於裴夷直之疏此猶得罪於天地得罪於祖宗矣況乎士良輩成甘露之禍濁亂朝廷豈不可收其兵柄而何乃卒自前之安僅能削其官爵而已老氏崇尚虛無自漢以來有飛仙變化之術用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而卒歸之妖妄也帝乃築望仙觀於禁中用道士趙歸真爲先生劉玄靜爲學士則是萬乘之尊屈身一妄人也夫太子天下根本不可不早定也末年身病子幼宜念始終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顧命焉播告天下或以子幼沖不足以紹大統而擇宗室之賢使居儲貳亦可也夫何不早爲之所使宦官得以立非次亂昭穆以來出廟主之議然則武宗亦庸君也安可以英敏特達稱之哉

宣宗孝宣之流亞

世之議者曰宣帝信賞必罰綜覈名實宣宗用法無私重惜官爵殆相類也以愚觀之宣帝待昌邑王終其身而宣宗無故弑一嫡母宣帝早定太子而宣宗溺愛次子托之宦官宣帝用丙魏而國政修任趙充國而軍務理宣宗相白敏中令狐綯而專恣之閹宦弗能除跳梁之方鎮弗能禁夫豈可例論哉且所擢李行言李君奭不過以謳言爲黜陟耳豈若龔遂黃伯諸臣之賢而列

在位乎孝宣之時單于欵塞中國乂安宣宗之時南詔
叛於南吐蕃叛於西宣帝有黃龍甘露之瑞而宣宗正
旦日食數路大水以是論之殆不可同日語矣

李克用遣使如契丹

按春秋僖公十八年書邢人狄人伐衛伐衛所以救齊
也故狄進而稱人李克用結契丹之兵以伐劉仁恭其
得狄人伐衛之道乎愚曰不然在狄人爲之則可中國
引狄人伐之則不可夫內夏外夷春秋之大旨也考之
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以號舉
狄之也僖公時改而稱楚則侵強矣逮桓公沒中國無
伯而鄭伯朝于楚故與中國會盟自此始矣聖人以此
傷之甚悼之甚故於齊之會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
列其下所以罪之者深矣克用不明春秋之義而引契
丹入雲中結爲兄弟此與楚人陳人蔡人鄭人爲齊之
會何異乎故自是而後石敬瑭稱臣契丹而割十六州
之界一爭致書之理則掃境而來分番剽掠使生民塗
野草胡騎污宮闕此與楚之盟鹿上會于盂執宋公以
伐宋又何異也然則克用開邊啓釁之罪可勝責乎嗚
呼克用亦沙陀種契丹正其黨類也吾可責備之全哉

寵信伶人

古者太司樂掌成均之法所以導人中和以暢天地之
和然必禮以爲先而樂以爲後也苟教之以樂而不節
之以禮則縱敗度欲敗禮其何以行之哉唐莊宗本英
明之主也而乃寵信伶人如同無光之作縣無人之謳

帝弗之思而益寵任之甚至批帝之頰以惡犬方兒女
凡鄉黨自好者亦不能容豈謂乘黃屋戴左纛爲神人
之主者而優然受之恬不知怪此豈人理哉於是而殺
存義誅友謙皆伶人爲之此非李天下乃伶人天下也
弒於門高焚以樂器是誠以此始以此終也將誰咎哉
愚所感者克用於禮樂之教矣先後之序也考史克用
破孟方立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聲甚
悲一坐悽愴時存勗在側聞之是克用教之以淫哇之
樂而不能節之以禮也夫樂云樂云必若咸英韶濩而
後爲正音也然非徒鍾鼓琴瑟之謂也惟其和而已矣
古者先王教子所聞必正言所見必正事教之以無聲
之樂無體之禮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也克用以伶
人百年歌悅其子故幼而習之長而悅之樂其所以亡
而莫之悟皆克用啓之也是知三垂岡之宴正王室定
伯之地百年歌之悲正伶人焚器之機有國家者其必
慎教子之法取監於克用可也吾於沙陀夫何誅

人君之度

按春秋文公十七年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此列
國之卿帥師也貶而稱人以宋有弒君之亂而不能討
耳又定公十三年書趙鞅歸于晉言歸易辭也以罪晉
侯縱釋有罪無政刑耳然則叛亂之賊執之者無禁殺
之者無赦此經邦之大典也刺葛安端之亂逆主執而
誅之亦天理人情之所宜者云何貸其死而復用之則
與諸卿之縱亂趙鞅之歸晉同一失政刑矣何足爲人

君之度乎嬰之遼祖有兄弟之至情擇賢師傅以輔翼之使之忠順不失以安臣子之分此上計也今不能教之於始而徒縱之於終夫豈至公無私之道哉然則何法以處之曰公族有死罪磬于甸人三宥之而弗及則素服不舉哭於異姓之廟古之道也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故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皐陶執之管蔡亂社稷周公誅之不少貸二聖人豈無人君之度哉而必執之必誅之理勢固有不可也遼主夷人吾何誅所可惜者中國史臣而贊以君人之度愚不得不辨

生子當如李亞子

孔子傳蠱卦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及稱武王周公之孝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夫人子而能善繼善述以承考心則始可謂之孝矣唐末藩鎮獨惟李克用有心王室觀其破黃巢復長安請朝廷除官拒蜀王稱帝於人臣之節亦庶幾矣莊宗克用之子若繼述以承考心則必移檄數全忠弑逆之罪名其爲賊而伐之于以殲之豬之然後擇唐宗室一人使主神器以紹昭宣之統此上策也如其不能而退居藩服群臣上表勸進必不得已而正位[illegible]號亦稍快於人心者如是豈非唐室之賢臣克用之孝子乎今莊宗則不然三矢獻廟削平梁祚可謂壯矣然謂張承業之正諫藐然弗從遂自稱帝王之尊南面以制諸侯可乎且滅梁之後寵宦臣任伶人貧民錢恣游獵采民女借二税造樓觀殺勳臣然則李亞子乃克用之不孝之子身死國亡有自來矣而全忠猶以其父喪之戰解潞州之圍遂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嗚呼李天下之逆賊也烏足以知克用之心哉

延孝勸取大梁

康延孝本梁將也而無故奔晉且請勸取大梁是欲伐其父母之國也而何苦乎或以爲梁王篡弑之賊延孝棄邪歸正君子之所與也愚謂延孝已北而事梁况朱三已死於非禍其情稍快矣正不應如是論也且延孝之知梁不可事而能擇所從哉彼見李亞子服真定并山東取漁陽誼魏博橫行天下所向無前必謂唐其興矣故懼而來奔此小人趨勢以避禍也又嘗考延孝爲人本太原胡種有罪亡梁則其爲叛復小人有素矣逮唐王寵任過制賜易姓名曰李紹琛則當竭忠効力以小贖前罪云何以崇韜之死遂懷異圖而竊叛之誅嗚呼延孝爲人大節如此則其取梁之策雖有成功殆不足器之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九終

屏石戴璟著

郭崇韜首獻勞軍錢

郭崇韜乃莊宗賢將相也然史謂其頗受賂遺或問之曰吾以貯之別庫助國用也既而軍士用度不足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噫爲國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乎吾聞之國家之亂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崇韜之言曰受賂遺因襲之弊不可不受是何言歟大臣爲朝著表儀自我作古何害而必同流合汙何耶雖曰貯之別庫然既以賂遺爲名則必不義之財矣若使楊伯起馮元叔處之若將浼焉而安肯受之耶且崇韜之所患者軍食也而吾之所憂者民命也夫唐之境土不爲

蹙矣而軍士何爲乏食邪正由莊宗劉后積之內帑寫佛經施尼師而吝於軍賞耳於此時也國富而民貧上肥而下瘠甚矣崇韜居論道經邦之位既不能以道義格君發內帑以贍國用顧乃首獻緡錢不將開進奉之門乎廣賄賂之路乎漲聚斂之波乎昔卜式請輸財助邊公孫弘以爲非人情不可近然則崇韜之獻緡錢吾敢以公孫弘之言斷之

殺郭崇韜

崇韜事莊宗有伐梁平蜀之大功且於事啓沃裨益弘多觀其諫管清著之所請罷伶人之官排患誠之邪救羅貫之死皆經國之遠猷也然有傳教之彥珪有謀殺之從襲有僭擬之李環有主惡之繼岌何耶蓋當貴者怨之府爵位者禍之的也崇韜起自布衣居重鎮握強兵權首相富貴極矣爵位高矣惴惴自保猶懼弗克而乃多爲不正之事姑以其大者言之若劉后之貪吝正長舌之婦也崇韜請莊宗正位宮闈可乎吾謂崇韜欲賴之爲砥柱何之爲太山也曾未幾何肆吞噬之口開陷阱之路豈非弄巧而成拙求福而得禍耶蘇子由謂其冒衆伐人蹈齊滑之禍信矣然則爲崇韜者當如之何曰使爲孔明之開誠布公郭子儀之竭忠守節則臨千仞之淵而不墜其身上百尋之崖而不跌其足何患禍之足憂乎如其不然而湖可泛也轂可辟也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然則殺崇韜無貶歟曰劉后之陰險繼岌之專恣莊宗之醉夢何可以人理責之也吾可憾者

紂殺比干而召牧野之變吳殺子胥而致姑蘇之禍宋殺檀道濟而來拓拔之亂崇韜之死未幾而或弑於門高或殺於臨國或縊於李環豈非排陷忠良之報耶

將士立嗣源

古者人君即位必內有所承上有所命而後君臣父子之大倫正矣若慶父之立閔公季子之立僖公齊國夏之立衛輒至人或不書即位或惡其爲黨所以訓後世討賊之義也李嗣源本莊宗養子內何所承上何所命而自立爲君哉考史嗣源爲將校張破敗所刼立以爲君此人倫之大變也正當以死自誓申明大義以感激將士則有人心者宜於此焉[illegible]變矣縱彼不從而吾要不測之禍則忠孝凜凜千古垂[illegible]豈不可乎如其不然而

乘間歸朝束手請罪則處變而不失其道矣吾觀嗣源役刼入城之初雖光而聞之泣而諭之矣然見利忘義爲羣不終且方其乘間出宿魏縣奔相州豈不可從安重誨之謀而是行請闕而見君父以自明乎顧乃聽孔循之輸款從霍彥威之謀乘急趨汴州移檄會兵直抵大梁其意將何爲哉若莊宗不死伶人之手則將爲衛輒之以兵拒父歟則將爲楚靈王之以兵圍宮歟則將爲衛太子之以兵犯闕歟騎虎之勢必不下矣記曰冕弁兵革藏於私家是謂脅君況以君之尊以父之親而舉兵抗衛復蹤其後豈非謀反而何或者以爲嗣源初無叛心特爲李紹榮所阻爲元行欽所間此進退兩難之地也故不得已而子弄父兵乎愚謂莊宗雖素忌嗣源

然觀其憐從審賜姓名猶有惓惓傾愛之心焉嗣源若束身詣朝自陳忠赤則莊宗亦將憐然聽信雖有鳴黃之口不能入矣且嗣源果無反心盍不誅倡亂之強兵叉勸進之諸將傳首大梁以明赤心乎善哉其有利於已而不知身歟不然則劉后非有罪於宗廟也而乾殺之何邪且劉后之貪鄙驕淫猶或可說諸王何罪而并戮之邪夫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惡亦惡之至於犬馬且然而況於主母乎況於諸王乎嗣源爲莊宗養子則劉后其母也諸王其兄弟也肆然殺之而不顧亦何難於叛逆哉後之脩史者必正明嗣源之罪而後可也

潞王卽位

按春秋書莒人滅鄫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後世若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皆立異姓以滅國者也嗚呼彼鄫也楚也秦也皆無子而立異姓君子尚不許況後世本有子而養假子者乎此其瀆亂天倫自取滅亡之道也吾觀李克用養嗣源爲假子而殺諸王者嗣源也徐溫養知誥爲養子而殺知訓者知誥也然則異者不可強之同疎者不可強之親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非有二本也潞王本唐明宗養子向本丐賤之人旣而擁旌旄擁強兵封王爵亦已過分矣今宋王從厚踐祚於名正於理順且卽位未有願過潞王亦何爲舉兵向闕旣廢之又弑之乎此正亂賊之尤而明宗以爲養

子正所謂養虎遺患也說者謂潞王事唐太后祀唐宗廟亦何害於假子不亦立乎愚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族姓制於聖人所以別生分類也喪服記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不爲長子斬不繼祖禰也於族人且然況異姓之人安可泥而理之邪且明宗以假子滅莊宗諸子亦可以自照矣而又敗於假子豈天奪其鑒以昭負莊宗之報哉

置端明學士

學士之職設於唐左掖祕殿右瞻彤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是誠蓬玉清邇紫霄之地也居是職者人物之選亦已極矣儲蓽之榮亦已至矣蓋欲先後左右以道義輔君豈徒西掖判花北門視草而已邪是故陸贄與爲

學士稱內相之名柳公權為學士盡筆諫之義李絳為學士盡骨鯁之誠是學士雖非古制亦國家不可缺員者也唐明宗目不知書以安重誨之奏始以馮道趙鳳為端明殿學士有可嘉者焉特惜其所用者非其人也將何以輔君德哉考史明宗可以有為之君也觀其斬孔謙而去苛法褒孫岳以化清廉令百官以行轉對命諸道以均民田廢內藏以歸有司絕音樂而裁伶優薄口體而損庖廚之味遠女色而減後宮之員懲閹寺而損宦者之數念民力而免逋負之錢惡妄費而罷無名之使因失刑而謹決遣之令此數者雖漢武帝唐太宗猶不能之其所為暗合古訓如此亦可尚矣使馮道趙鳳能以格心之學朝夕啓沃而納之詩書禮樂之中則中興之治豈不可望乎夫何以反面事仇不知愧恥之馮道為之學士僅一趙鳳數進讜論然為安重誨所薦而數稱其忠則亦附勢之徒矣夫安重誨恃功矜寵威福自出馬延臺官也以觸前導即斬之任圜宰相也以爭論事即誣殺之重誨專恣如此而鳳數推其忠則是蔡邕之嘆董卓也即此一端則鳳之所以事君又豈有責難陳善之功哉是故以戲殺從諫而無父子之恩以誣殺彥溫而無君臣之義年幾七十諱言儲嗣眷戀把握不肯去手卒之從榮稱兵驚亂宮闕父子祖孫一日而絕身肉未寒家國俱破要之二子不能正君之罪也嗚呼向使陸贄李絳柳公權為端明學士則其輔相之業豈止於此哉噫

天人交感之理

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洪範論天人之感速若影響易傳論天地之應近在樞機然惟至誠為能格天所謂至誠者進脩之功既不發其乾健而涵養之德又不替於離明故吾而言焉天而應焉是故帝王有勑天之命而中命用休者有面稽天若而曆數在躬者有欽崇天道而用集大命者有昭事上帝而式教用休者此可謂天人交感之理也天下豈有敗常亂倫之人為能一言感天哉胡致堂謂明宗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至誠而太祖適生於明年遂以天人交感之理當之抑孰知上天厭明宗之背逆不得已而生明君哉何也明宗本胡種也充用以為養子是拔之泥塗之中而挈之雲霄之上大恩胡可忘也夫何乘亂軍之迫遂圖篡祚於是而殺唐主毋滅唐子孫此非特人情之所不平亦天理之所不宥也湍激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真主亦理勢之常也況明宗凶威逆氣上干天地之和天待太祖長而誅之必遲遲歲月於勢為緩於時為晩故天奪其魄以戲而殺其子猶未已也而使養一丐子以滅其子而明宗之斷血盡矣是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其所以誅之嚴矣而乃謂天之感明宗焉豈書所謂乃罪多參列在上而責命於天耶

知遠勸敬瑭舉兵

中國所以異夷狄以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已若篡弒之賊天理絕矣天命離矣雖夷狄盜賊有能誅之則

謀之可也明宗捐館宋王襲位父死子繼古今之常道也潞王雖明宗養子乃異姓之人耳何得生窺窬之心乎夫何背外翼不凡之遇生溪壑無厭之求唐諸臣若狗鼠之行或迎降或勸進乃廢主爲王而闔奸大位則其罪已不可赦矣尋復弒之於衛州又殺其妃并其四子此鴞梟之心蛇虺爲性人人得而誅之也按春秋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以罪其執政之臣故曾桓甚弒滕背朝之貶而稱子其所以誅亂賊之法嚴且備矣劉知遠若明春秋之義首當勸石敬瑭起兵數其弒逆之罪三軍縞素爲天下誅大逆則召陵之師可復許乎夫何敬瑭既入朝見又受河東節度之命則亦潞王之黨矣使潞王無千秋節與公主所言石郎謀反之疑而移鎭

天平則終身爲潞王之臣矣今也面事賊而又起兵伐賊是以燕伐燕也其視宋令詢死鄴王之節何啻珠玉視糞土乎有王者作當以潞王敬瑭共論逆賊而後快於人心也

桑維翰何如人

君子立身以忠孝爲根本所以贊翊皇猷納天下於長治久安之域而其要在明君臣之義定華夷之辨而已夫君臣之義昭然冠履之不可逆置也華夷之分截然首足之不可倒懸也國僑窮居之著日出扶桑賦又鑄鐵硯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有司惡其姓而黜擯試慨然以公輔自期若有經濟之略者也然豈嘗其讀聖賢書而不知君臣之義華夷之分哉何以言之初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唐主使移鎭天平固亦忌其陰謀而奪之權也爲國僑者當如之何潞王以養子害家嫡攻應順爲清泰此天下必誅之賊也當馮道勸進之時盍亦聲其罪而移檄遐邇執而誅之然後選宋王成器子孫嗣居大寶以後五朝可也夫何以移鎭之疑決意反側是以臣叛君也夫先王八征九伐所以討不庭而懲不恪也潞王有可伐之罪敬瑭俟其削位而入朝則亦亂賊之黨矣雖表其養子不應承祀安足以服天下之心哉國僑不此之思而乃請稱臣割地於契丹夫自古借兵夷狄者或和親之盟或金帛之賂而已未有許之土田未有稱之君父也國僑將一介之命恃片舌之彊求援契丹以父事之此首居下足居上天地爲之飜

覆日月爲之晦冥中國之恥亦甚矣而國僑以爲得計卒使夷狄腥羶傾國赴援雖曰出危解難與晉滅唐乃契丹之力不知致書之禮一爭打草之騎四出使吾中國遺民血肉塗地而吾君有負義侯之辱其孰爲之開端哉然則維翰之罪固有不可勝誅矣昔人謂晉之亡乃景延廣之釁兵而豈知維翰之罪比之延廣爲尤大乎坐府不動甘以一尺之面爲人所縊意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矣

維翰章表稱臣於契丹

按春秋僖公十六年書公子遂如楚乞師楚荊蠻之國也而乞師伐齊是以蠻夷殘中國也可乎又成公三年書鄭伐許以鄭背晉事楚一歲而再伐許故稱國以伐

狄之也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義之可否以爲去就不將變於夷乎此聖人之所懼而寓意於春秋也潞王以養子弑家嫡以邊臣篡帝位爲石敬瑭計者發縞素之師聲弑逆之罪則以順討逆何患弗克必曰懼衆寡之不敵則移檄諸藩并力討賊以行汙瀦之典于焉擇克用子孫嗣居天位豈不爲天討之師乎夫何黍國僑請乞師於契丹且甘以父事之故雖稱帝中華而屈身夷狄賂之以十六州矣貢之以三十萬帛矣一不如意詬責繼之此首足倒爲上下中國之恥莫大焉其與公子之乞師鄭人之事楚何異乎厥後興晉者契丹也而滅晉者亦契丹也然則開邊啓釁維翰其罪之魁矣他日遭亂兵之禍豈天假手誅之以戒後人謀國慎勿與戎狄共事也而說者謂其忠而見殺亦誤矣嗚呼高祖借兵於突厥肅宗資助於回紇敬瑭乞師於契丹皆不旋踵而遭禍至求其所以晝謀之臣劉文靜也僕固懷恩也皆不得其死知此然後知聖人作春秋惓惓於內夏外夷之辨其極世變江河之慮遠也夫

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歷代臣子立身之成規也馮道歷事四姓十二君恬不知恥則豈能以書生而謹守成規哉或曰馮道言爲晉主問策誚而對之守成規欲其守父事契丹之約以免侵伐之禍耳愚謂自唐莊以來知道之拜迎勸進至四朝者盡絕無矣此豈古之遺臭也其言軍務緩或盡如孔明李靖之策君子尚曰此老賊之謀也况其言之謬者乎尚使景延廣不執其謀則將使中國之人裂冠毀冕胥而爲夷狄之俗矣士子讀書而忍見此事乎夫古者帝王於夷或來王或即叙或通道皆以夷狄臣中國歷代之成規也宣成猶能使匈奴欵塞明章猶能使西域來朝豈有臣夷狄而又以父事之者哉夫夷狄譬之禽獸也而以父事之則況所生之父爲何如人乎吾觀魏絳劉敬和親之策君子尚責之曰夷狄自爲夷狄可也而與之會盟可乎夫會盟且不可而可事之如父哉使賈生見之吾不知將何如其流涕長太息也夫自桑維翰唱此謀而馮道效成之自是契丹毛服赭袍坐黃龍府行入閤禮而馮道又郊迎降勸進書生謹守歷代成規可如是乎此其老奸巨猾雖闔門寸斬猶不足以謝天下矣蘇子由不察乃以馮道比晏嬰其言曰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下日與虎兕爲伍榮之而食薇蕨友麋鹿自經溝瀆無異焉嗚呼果以死節爲易事然則孔父仇牧又何見責於春秋哉率天下而忘君事仇必此之言矣

安重榮恥臣契丹

石敬瑭結契丹以伐唐甘心執子弟禮不但齊景女吳之恥也安重榮爲成德節度使恥臣契丹上表數請伐之其論甚正矣夫豈桑維翰所能及乎然愚以爲敬瑭爲明宗所愛妻以永寧公主潞王弑逆之時重榮爲巡檢使豈不可勸敬瑭起兵討賊而乃坐視敬瑭悄見受

僞命則何以見明宗於地下乎既而以移鎮之故即步騎赴晉陽于時維翰乞師契丹豈不可引大義力爭而亦緘默不諫焉果何見哉逮夫割地稱臣之約已定始執契丹使者上表伐之亦晚矣既而敬瑭言不我從則解印而歸猶爲上策顧乃與安重進結謀招集流民數萬南向鄴都果何爲也得非蹈敬瑭之故智乎此吾謂重榮有討叛之罪何以討契丹也不然杜重威即師來討何不束手請朝而乃殺官軍戰哉老史重榮爲敬瑭所招其兄弟以爲不可而重榮卜之而後來且指幡竿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又謂人曰天子寧有種耶是重榮謀叛之心已具其諫臣契丹非能識中國之體也恃才而發耳他日鐵鞭徒誑而流首送契丹

其亦天假手誅之也

知遠保河東

按春秋傳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獲晉侯書此所以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予秦伯也自石敬瑭藉契丹以得國而其子重貴輒背前約焉以故大衆入寇虜其君而滅其國此曲在晉王矣劉知遠但自保河東而弗之救其以契丹之伐晉爲是故弗之抗歟愚謂秦晉皆中華敵國也故曰伐曰獲也固宜若契丹本禽獸之國今大衆滅晉奴婢我子女魚肉我族類中國稍有氣節者其忍坐視弗救乎按春秋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戎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爲狄人滅衛衆徙渡河春秋詳而書之所以爲後世勤王之勸也晉王爲契丹因虜此即狄之迫黎侯戎之伐凡伯也劉知遠擁強藏之兵據形勝之地正宜鼓兵而北以紓中國之憤豈不爲召陵之師乎夫何聞契丹入亦但分守河東以爲自全之計此其意何爲哉蓋幸中原無主則將有迎降勸進於我者此郭威所謂伯王之資也而乃忍亡其宗社不忍改其年號將誰欺乎其後父子相繼四年而滅此可爲人臣不忠之永監矣

契丹滅晉

石敬瑭乞師契丹割地稱臣且事之如父此中國大恥亘古今所未有也齊王繼之聽延廣之謀爭致書之禮決陽城之戰未幾兵敗國滅身爲俘虜議者多以爲使

不聽延廣之謀則其國未必滅也愚謂延廣之伐契丹正合春秋之義雖敗何辱乎第所謀者內政不脩而先變於夷矣其能無夷狄之禍哉何則三綱五常所以維持人極羽翼皇化也齊王以叔母爲妻而夫婦瀆亂罪不在公子頑之下矣且自陽城一捷之後日益驕奢廣置宮室崇飾後庭賞賜伶優不恤民瘼至使今年括民穀明年括民財馮玉鄙夫之尤也反倚任之劉知遠藩將之良也反疎棄之逮契丹入寇境內皇皇猶謂彼兆內排阻人言政事之失如此國欲不亡得乎吾以爲齊王雖不激怒於契丹亦必有敗亡之理要之晉所以滅在國政之乖繆而不在於伐契丹之失在倫理之廢弛而不在於倍延廣之謀昔有被髮祭伊川者辛有見之

謂曰不及百年此其我乎已而果然晋王先變於夷矣又何怪其見滅於夷哉然則契丹非能滅晋也乃晋自滅之耳

范質稱馮道

人臣以死節爲忠士子立身第一義也馮道事晋事漢事周事契丹有羞惡之心者可如是乎且數君或簒亂之餘或弑逆之賊道不能爲國則亦已矣奈何迎降者道也勸進者道也此禮義廉耻之風掃地無餘以王法論之殘身豬宫剖棺戮尸亦不足雪人心之憤而賣國規利之罪有不容責者矣士君子於是人方將口誅筆伐於數百載之上有何善可稱而稱之耶夫何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代貿易人無間言屹如泰山不可轉也愚謂厚德者必守禮義之節稽古者必明忠孝之機宏材則有爲也濟變之策偉量則有難進易退之清我思古人若王彦章之死于梁宋令詢之死於唐趙溥之死於蜀華殘英之死於漢洗斌之死於晋范質以是稱之亦庶幾矣而乃以天下之美稱加之天下之逆賊其誰信之哉吾謂察人之言可以知人之心范質爲周世臣逮太祖以黄袍加身則亦上表勸進此其不忠之罪與道相類而宋太宗惜其欠一死也蓋質自知得罪清議故陽稱最不忠之人以自蓋其最不忠之迹而欲以欺天下後世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之謂矣

世宗宏規大度近王道

爲國必以王道爲本王道如精金美玉本之以仁義文之以禮樂行之以誠實上是則入於伯矣又下是則入於夷矣司馬公稱周世宗以信義御群臣以正義責諸臣賞王環褒仁贍存嚴續誅翟美棄馮道誅張美亮江南愛百姓此宏規大度近王道也自君子觀之世宗娶李崇順之婦爲天下母則豈有羞惡之心乎非守禮本生之父不能即位京師致犯法殺人而不問是以父爲路人也而可乎若夫用法太刻罪及無辜竹奉璘孟漢卿張順陳渥宋儼符令先侯希進輩皆罪不至死而往往寘之極刑其視漢唐之恢復大度以寬仁致治殆不及也安得以爲近王道而異之邪

王朴何如人

王文伯誠英雄特達之才也豈惟五代所罕見亦自古難得之臣哉何也人之所難知者曰兵法也曰天文也曰律呂也文伯上平邊策大率以脩政用賢豐財阜民爲平定之本以先克次并選將練兵爲攻取之計此雖古之韓信李靖號知兵者豈能過之哉漢之曆凡五變而惟善於太初唐之曆凡八變而惟善於大衍則曆之難言也久矣文伯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爲欽天曆此雖古之太初大衍何以過之也或至於律呂之學尤有未易言者文伯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弦用上聲而樂和則與信都芳之制弱而氣候自合李嗣真之振鐸而黄鍾自應又何異哉且其出處之大節亦有可觀初依楊

邠以邠之專恣不決舍而歸周亦可謂擇所從矣故生則不次超擢而榮也死則王鉞扣地而哀也若文伯者非五代文臣之表表者乎使周運不衰而文伯若於將和則功勳許偉而爲周社稷臣矣

仁贍死節

食人之祿者死人之難此臣子萬世不可易之大防也吾觀五代之世死節之臣何其寥寥哉歐陽脩作五代史獨王彥章裴約劉仁贍三人爲夫彥章死於梁裴約死於唐固有可稱者仁贍之事南唐也節度清淮世宗圍之數重攻之數月不能下逮病篤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則其死生之節蓋亦未明也殊不知莫覩於父子仁贍之子崇諫幸父病而謀出降仁贍誅之則與石蜡之殺子事相類也豈有殺子以自明者而肯變其節哉抑吾聞之敬翔亦死於梁皇甫遇亦死於唐皆不以死節書而仁贍獨能以氣節垂芳千古何也彼二子皆爲圍竊而致之死也晏嬰所謂私昵之臣不足道也仁贍堅守拒敵則利國家無不爲矣得不謂之忠臣乎哉雖然李景乃北之子篡揚行密舊疆以立僞號者也而仁贍爲之臣豈利見大人之義哉此歐陽子深嘆之也

斫笠督戰

將之所以立功者兵也兵之所以奮力者氣也夫將提鼓揮枹接兵角刃一人成權萬人成武而以氣機爲上則其流長當兵子曰三軍用威士卒用命不從令者誅尉繚子曰民非樂死而惡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夫三經爲是言者何也凡戰勝在於立威立威在於戮力戮力在於正罰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能使之爭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忿聞鼓聲而喜如逐獸而欲分肉如登舟而欲濟岸敵在山緣而攻之敵在淵投而取之當之者破觸之者亡亦在鼓其氣正其罰而已故曰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吾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是故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宋太祖伐南唐士卒不用命者陽爲督戰斫其皮笠後閱劍迹誅之此可謂之明令可謂之審罰矣然則以二千之卒勝二萬之兵不以此哉雖然後之用兵者當知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也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終

通鑑品藻序

侍御屏石戴公家食時嘗自秦漢迄於五季凡帝書王籍新載舊章搜輯剔磨議擬該綜或功而抑或罪而宥或未就而與或未著而奪皆得乎義理之安而適夫文質之中題曰通鑑品藻侍御對霍李公按部關中因諸生之請命工梓之郡齋石谷子曰經以載道史以紀事

用事雖中非道論史匪經非學故刪述帝典攸敘精一之傳是非魯史以定百王之法後之學者以是為宗乃若漢虎殫妙於雅思深約慚志於大典晉壽昧誣於君臣宋光失宜於取舍豈不同異以乖方直或爽者哉晦菴朱氏嗣作綱目以續春秋彰善癉惡精矣美矣然簡褒貶大論説雖該微文隱辭或不易曉屏石公乃闡朱子之未盡以揚尼父之不傳一代是非數言而決千載得失一目而盡諷誦簡易照聽詳明非徒摛辭綴藻亦將通文究義挹其源游泳而莫測入於道日用而不知二公宣德敷化風動神行景頌奎謌蘭芬椒馥豈非行之有本用之有道耶斯集之布達之四方罔不濡涇渭仁覆崤潼澤潤云爾

嘉靖戊戌孟夏望日晉陸海王準書

漢唐通鑑品藻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戴璟撰是書明史藝文志著錄然即璟所著讀史品藻坊本改易其名也書中起周威烈王終周世宗與通鑑首尾相應而以漢唐名書璟未必謬陋至此其出自庸妄書賈明矣

兩漢解疑二卷

〔明〕唐順之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漢解疑二卷》提要

兩漢解疑上

明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高祖

芒碭斬蛇老嫗之哭亦勝廣罩魚狐鳴之故智也解者遂謂白帝指秦言辨者又謂二世弑于趙高子嬰殺于項羽劉季無與焉何赤帝子之斬竟無取驗耶

解曰愚氓難以理喻大眾難以威取即高宗之立相猶托夢賚太王之遷岐亦假契龜非事術也聊借之以愚民耳得民而後以道治之此聖王之所興隆也如必取驗於後是癡人說夢也即其事而議之白帝子何必作秦解也如項羽橫暴山東即謂之白蛇亦可項滅而漢始興是斬項羽者劉季也何謂無取驗也雖然必取而符合之是亦愚氓也當不為當年造謀者所嗤哉

斯養卒歸趙武臣

韓廣之為將也智謀勇略不出張耳陳餘之右何二人奉君討之不勝而為所獲使人詒之輒為所殺而無如之何咄咄張陳何其懦也斯養卒一賤隸耳何掉三寸之舌而遽載王而歸張陳當無厚顏耶

解曰張陳之心厭養卒窺之審矣故對燕將而傾吐焉王烏得不歸不然武臣歸矣何二賢未見有所提攜也當其始也戰之不力而令人獲其君其後也求之無術而令人殺其使合而觀之兩人誠欲分趙而王特勢有不能耳如曰兩人術力不足以歸王何其欲立趙歇以就功則能收散卒以敗李良而獨於武臣之懦且弱也

韓生

韓生說項羽都關中退有後言而羽烹之論者惜羽不用其言惜韓生以才而見烹

解曰如韓生者其烹之也固宜羽以殘忍刻薄之人坑秦卒二十萬入咸陽而大掠秦人甚惡之極矣使聽韓言而遂都焉秦民其何以堪如韓生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羽即不烹秦人將取而誅之矣不特一韓生也如兀朮欲歸書生叩馬而留軍兀朮欲降書生關渠而縱帥欲圖一己之功名不顧天下之利害若此輩者悉可烹也始皇所坑安得盡若流乎

彭城鬪

按史云漢王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至彭城逸樂會酒項王以精兵三萬人破漢軍於睢水鬪漢三而竊疑之漢王縞素興師大義也兵五十六萬大以也乘機東下大勇也且相從者良平蕭曹皆將相之才也何至任彭城之逸樂而不爲之備又不知三萬人何以鬪五十六萬軍而能三而也

解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秦漢以來惟恃權謀兵力而已漢爲義帝發喪豈眞尊王哉亦諸臣假大義之權謀也天下其誰不知之一入彭城酣酒嗜色眞情露矣故五十萬人解體而侯之平勃輩亦相與共爲逸樂

初不計項羽之來故一敗而幾不可支史氏惡之故侈陳其兵之多而樂書其敗之速云爾迨其後楚失之而漢得之何也漢猶知假仁義楚惟有殺戮也此得失之機也至律以春秋之義則可斷之曰漢劉季譎而不正楚項羽正而不譎

紀信

滎陽之急三傑束手紀信以身誑楚漢王以十騎出西門其功大矣厥後論功行賞信未蒙一爵之榮說者謂漢寡恩信哉

解曰漢之寡恩不獨此也於彭越則醢之矣布則誅之以開國創業之韓信猶不免走狗之烹尚何知有一紀信哉雖然紀信之恩可懷紀信之術則不可訓人君舉事必取其可法使必以代死爲殊功而厚爵祿以封賞之則輕生之輩爭殺身以邀功名矣故召公殺子以存宣王終身不言其事要曰誅兒以保趙孤事成不受其賞此見乎其大而非以要功名也彼荊軻聶政之徒豈不欲以一死邀功哉而卒無成功者天不欲此輩得志也故介推割股而縣山焚死南雲斷指而睢陽淪沒以

此見丈夫籌畫濟事不在區區傷殘肢體間也雖然亡身以拯危捐軀以存君如紀信有幾人哉漢之寡恩殊可恨也

植壁奪符

項羽拔滎陽圍城皋漢王逃北此此亦傾覆流離之候也何一宿修武而遂能馳壁奪張韓兩將軍符印豈張韓皆木偶而不知成皋之事耶知之而不爲戒何以爲將軍豈漢王自天而降臥內耶如必入壁壁之軍卒何無一人馳報耶或漢王不令之報與所謂軍中但聽將軍令不聞天子言者何必無是事也而史侈言之過已至定陶又書入信壁奪軍有諸否乎

解曰作史者欲神人之功則必神其事以誇之欲抑人之能則必易其事而卑之使漢王當喪敗之餘而無整暇之心其何以百敗而猶王使韓信有必備之術何後爲所擒而不覺落漢王之能奪符見漢王之能殺信等也若韓信之既奪而又奪見韓信之所以終見殺也爲漢之功臣亦危矣哉

酈食其

酈生下齊韓信舉兵遂致齊烹酈而信不之恤何哉

解曰信之殺酈生實所以自殺也貪一時之功不顧道高祖之命是自取猜忌也信貪譏之口而輒殺有功之人是干天誅也迨其夷族之後人皆言漢高設淮陰之功孰知淮陰已先設酈生之功也人皆言漢高以無辜而戮淮陰豈知淮陰以無辜而烹酈生也天道好還豈偶然哉吾於是而益信報復之不爽矣當沛公過高陽時陳留令何罪而生殺之嗟嗟酈生一自反焉當亦無憾于地下矣

項伯

異哉項伯知有人而不知有己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羽雖暴族類也良雖有恩異類也羽至戲欲擊沛公伯恐累良及禍夜馳其告已足以報良恩矣乃深結劉季項莊舞劍則以身蔽之欲烹太公則以說解之伯之爲漢可謂至矣豈賣羽哉意亦欲恩漢以爲平分之計耳及太公之歸鴻溝爲約伯意以爲兩無負矣漢竟背約而襲之君子以爲何如

解曰項氏一門近于愚漢之君臣過于詭分羹之言季既不知有父矣何有於朋友殺戮功臣季既不知有功矣何知有信義伯以身蔽項莊是重婚姻之約也其愚一猶羽不誅太公欲留爲質其愚二歸太公而恃鴻溝之約其愚三楚之愚皆以人道待漢也漢之詭不以人道自待也羽卽可滅何不爲項伯地乎使鴻門無項伯漢王與玉斗俱碎矣廣武無項伯則太公爲高俎之齏矣使太公終不歸則漢王爲無父之人矣稍少念恩義鴻溝之約安在不可遵也吾每讀史至此未嘗不髮指乎漢高也項伯雖受漢侯封亦羽之罪人也

丁公

漢王誅丁公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溫公以爲漢高知大義王氏鳳洲以漢爲悖德二說孰是

解曰丁公之可殺者三放楚之賊爲不忠則可殺不識漢高之爲人信兩賢之言爲不智則可殺漢王爲帝而遂來謁是賣陣以求榮爲不義則可殺漢高之不可殺丁公亦有三彼不殺我而我殺之是悖恩也一不可旣知其賢而復殺之是忌才也二不可欲掩受脫之醜而假大義以殺之是欺天下也三不可然則必如之何爲丁公者當遠去以潔身爲漢高者當賜之金以酬其恩放之田野以示懲則兩得之矣

叔孫通魯兩生

叔孫通起朝儀召魯兩生不至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史臣斷曰兩生知經而不知權叔孫通知權而不知經

解曰兩生在魯固亦素習禮樂者百年後興之說亦孔子百年勝殘必世後仁之論耳非謂治定功成之後又百年而始議禮樂也夫何爲知經而不知權叔孫通起

朝儀以止呼嘑亦救時弭亂之計也何爲知權而不知經但一時君臣以詐術相尙以權謀相高久矣非眞能行禮樂之人故草草而止耳吾於兩生取其言於叔孫通取其行有兩生之言而禮樂重於千古有叔孫通之行而名分定於一時皆是也復何深貴焉

陳平

陳平六出奇計一曰請捐金行反閒此用閒之一術凡行軍者譸不知之二曰以惡草具進楚使此亦襲漢王先行慢罵而後供具如王者之餘意三曰解滎

陽圍使非紀信之誑楚夜出美女無用也四曰躡足封齊王此小人害君子之常態也五曰請僞遊雲夢此事之最可恨者使信果有反意豈一無所備而肯束手受縛耶嫉賢害能莫此爲甚六曰解白登之圍此張儀愚鄭袖之故智也六者皆淺見刻薄之士所能爲者仁人君子之所不屑也何奇之有而平獨以此見稱何哉

解曰求人于三代之前則道義仁術堂堂正正奇且不用六何足詒也秦漢以來則詐謀相尙事苟有濟則請臣請委之不恤一時秘謀醜事有難以告人者行之而有效則相謂之爲奇平之六計大抵皆然吁歙乎陳平漢王之業不以六計成漢王之心則以六計壞也心者致治之主也心壞而治尙可觀哉未之有也是以漢與規模多所鄙褻不足以比隆三代者皆陳平奇計爲厲階也哉

又

或曰漢高功臣非戮則貶惟平富貴獨久而且得令終國亦三傳而始絕是豈何德哉

解曰盜跖日殺不辜而卒以壽終曹瞞慘毒弒后而終開魏業馮道六朝尊榮秦檜三世光顯小人之享厚福也不獨一陳平爲然

韓信

韓信夷族後人惜其功者有之卒未有確信其不反者何也然則信果反歟

解曰信之不反確有可據者也非蒯徹之謀一不反也趙壁奪符而不疑二不反也定陶奪印而又不疑三不反也遊雲夢而來謁四不反也奪齊封楚坦然就國五

不反也與之論將有多多益善之言不存形跡六不反也即通豨一事論益見其誣豨素非信心腹信何公然教之以叛恐不若是愚也信善用兵即有謀舍人弟何得而知之上變告訐小人報恨之常態也如果與通豨豨之勝敗何絕不與聞知而乃聞言即入賀也愈知信從中起之言誣枉甚矣此信之不反確有可據者也總之躡足封齊奪符印僞遊雲夢徙齊封楚漢高之處心積慮無一不成於殺信也第無其隙耳故留之以待呂媼之殘毒信漠然不覺恃其愚之厚功之高而謂其

必不肯見殺也可謂忠矣忠而見殺後之論者當原其心而惜之可也紛紛然過爲求全之詞者是因責備賢者之意亦與於漢高不仁之甚者矣烏乎可

審食其

審食其淫汚呂后之事史無明言傳者紛紛以爲無耶何古今人士無有辨其非者以爲有耶何在廷諸臣無有置諸喙者千古而下令人憤悶

解曰好人而過者多侈其美而增之惡人之甚者亦多侈其醜而張之呂后所爲令人切齒故以莫須有之事喜談而樂道誰復爲之辨其眞僞哉以予揆之恐不然也帷薄不修恆人猶恥之况英明如漢高而肯容此鶉鵲乎呂氏方欲自強以固寵豈肯身蹈不韙自甘淫蠱乎朝臣如蕭曹良平等知無不言何無一語相隱諷歟矧樊噲剛直於漢高戀秦宮美女則諫於枕一宦者則諫何獨容忍一辟陽侯而無一言歟且惠帝已長以人彘事爲非人所爲而肯任其母爲此非人之事耶即淮南王椎殺食其時亦止爲不救其母之死未嘗以淫亂爲辭何所指而必謂其爲蒸淫也或曰以呂后之慘而

子爲之辨非黨惡與曰非也特不欲啓天下後世之漸也

漢文帝入粟拜爵

漢文帝詔民入粟於邊得拜爵免罪從晁錯之謀也一時食其利後人以鬻爵譏之

解曰經國之謀貴在有利而無害入粟拜爵之事在堯舜文武之世或謂有妨於賢路非闢門籲俊之典也秦漢以來軍用不足則掊克乎民加賦加税以致流離不堪何如令民入粟納貲而酬之以爵在上非有所迫在

下非有所强國富而民不病亦策之善者也或曰彼納貲者輸之於官而求償於民其病下一也不知人有貪廉不關進身之始基何如也蕭曹非刀筆吏乎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等何莫非胥吏乎其偉業鴻名照耀史冊何炳炳也如其不才即巍尊而誅戮之即有貪婪獨不爲性命計乎故曰爵之無傷也但免罪則不可矣贖刑立而富豪敢于犯法令死罪入贖則多金者得以殺人矣長亂之道也豈可與鬻爵同日語哉

除肉刑

漢文帝除肉刑後儒陳季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文帝除之易之以笞以致人輕犯法不足以勝姦矣陳潛室曰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于南湖曰文帝不忍于淳于意特忍于淮南薄昭者何哉然則肉刑不可除與

解曰君行仁政迂儒起而議之得不令人思始皇乎陳氏謂肉刑易避而難犯然人之爲惡者必先計度刑之輕重而後爲之與必不然也如一計度焉則自不爲惡矣何論輕重乎曰小民無知而犯法與其重也何如輕之陳氏以肉刑與井田學校並衡則又大謬不然者井田學校所以生民也肉刑所以死民也井田學校廢則民無以遂生而復性肉刑廢則民得以改過而自新利害相反也比而同之病狂喪心矣丁氏謂文帝不忍于淳于意而特忍淮南薄昭是又論之至刻而無當者淮南以反聞文帝徙其身而佚其四子薄昭殺漢使帝不忍加刑而使人哭之可謂情法兩盡矣而丁氏猶非之其意將謂淮南帝身尚不可赦凡有罪戾可盡從深刻乎亦將謂淳于意必不可赦乎是皆殘忍爲心者一武

秉政則寧成義縱之流也是之謂當付祖龍之坑

晁錯

錯爲景帝謀欲削六國而六國反卒以讒口見殺論者或譏其自取或惜其忠果忠歟自取歟

解曰晁錯之計忠則忠矣要皆出于急功名之心爲之也何言之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當錯之謀削六國結怨諸侯欲安劉氏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錯不聽而父自殺此時錯功名蓋世亦可死矣乃數然爲之令天子自將而己居守然錯之心既不知有父矣又何知

有天子不過欲借此以徼倖于功名之會一旦被讒而族誅不知何面目以見父于地下耶其死也固枉也竄者殺父之賊天故假手於袁盎之口耶忠不可法而不孝之名已彰彰於萬世矣自取不肖取何足論哉吾於是而謂人子苟處天倫不得已之際當如徐庶之方寸勿效溫嶠之絕裾苟不然者即功成如漢高亦不足以贖分羹之罪況區區晁錯忠孝兩無當者乎

公孫宏

宏年七十餘起一經不四年而取相位封平津侯汲

黯識其多詐而無情實又譏三公布被飾詐以釣名宏皆順其言以解之誠姦詐人也君子所不取也

解曰宏之心誠不可測矣即事而論亦有可原者武帝剛烈犯顏直諫者有黯矣使宏從而助之則恐帝厭聽而拒諫也故少爲將順以爲後之納言地獨不觀其於通西南則諫於用卜式則諫於宥郭解則諫宏豈唯唯者哉至於脫粟布被固是釣名之意然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耳以脫粟爲非將以日食萬錢者爲是乎以布被爲非將以紫絲錦帳爲是乎觀其以俸祿給救人而家無所餘不賢者能之乎觀其言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與君明臣直之言何以異也必以奸詐黜之則苛矣第不免於巧也

張湯

湯刻薄嚴酷不當有後而乃子孫蕃衍七葉不絕餘慶餘殃不幾虛語耶司馬氏以瞽鯀有後例之而湯之險刻未有爲之別白也并瞽鯀而疑之則并瞽鯀而疑之矣究何當於報施之理耶

解曰謂人之爲善與惡天必逐逐然從而禍福之者迂

也謂人之爲善與惡天竟冒冒然聽禍福之自至者亦非也即湯而論人之酷者則必貪湯死家產不逾百金其不貪可知也其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死非其罪可知也葬以牛車有棺無槨母之命也其賢可知也以賢母成教于內不令之貪豈令之酷也湯之心以爲除惡務本有罪者用重典無罪者不敢輕犯矣豈可與郅都甯成輩同日語也故七葉榮顯湯未當大傷天心也在因是而推及瞽鯀爲瞽瞍家庭一俗老人耳未嘗爲惡鯀方命無功一無能之人耳其心未嘗不

欲平水土以安萬民也故舜禹生而食天子之報無忝也然而餘殃餘慶之說亦言其理而已亦諄諄言鬼神報施之事也以之衡量古人則假父矣

卜式

人情莫不愛財式則輸粟助邊人情莫不貪生式則父子請死南越爲人之所難爲其亦矯矯不羣者歟班固贊之以鴻漸之翼與公孫宏倪寬同稱陳氏則否之其優劣果何如

解曰天下古今之人所最可殺者卜式是也拂人之性

逢君之惡以芻牧之賤忽爲躐爵侯封來尊顯之榮盜長者之稱此巧取功名欺人賊主其小者也使有利于己無害於人猶可言也式則輸粟助邊而人之不輸粟者猥衆矣式也願死南越人之死于鋒鏑者比比矣且啓武帝黷武之心杜廷臣諫言之路彼巧自蒙褒寵夷然自得邪僻姦險之徒效之以傾覆善類皆式作之俑也不幾死有餘辜哉班氏比之公孫宏已不倫矣又與倪內史並論何擬人非其倫哉質直之稱尤爲鄭衛陳潛室論之確矣而卒曰當封禪時而式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何不先人而爲之乎其嘲之誠是也但此輩險巧性成卽腹羅五車亦止足爲奸詐之助而已呂不韋獨不著春秋乎或曰式謂烹桑宏羊乃雨不幾公乎予則謂式之罪魁不減于宏羊爲之贊一詞同烹卜式乃雨

徐仁王平

按桑宏羊子遷罪亡抵故吏吳吳少納之亦主臣之宜也遷伏法而吳會赦亦可少寬矣乎仁以赦令除吳罪亦持平之論讞也覆刻以廷尉少府爲縱反者反者遷也遷伏法矣匿遷者吳也杜延年奏記訓誡

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則吳亦屬可赦也吳可赦而平仁何罪乃殺仁而腰斬平亦已酷矣舉朝猶有累及丞相之恐處漢之朝不幾難乎君子將何以自全也

解曰禍福無憑自古有然淫虐者昌謹厚多慼君子處世何能自全哀哉徐仁爲相懿親遵令奉法不保其身平也何罪腰斬以徇嗚呼吏吳亦思保孤身名俱殄累及無辜問誰爲之霍侯博陸博陸霍侯人比伊周僅以身免職此之由

霍光

霍光小心謹愼定大事于指顧之間一時勲業光昌說者以伊周方之妻爲邪謀而不知知之而不舉亦獨何哉

解曰夫人不幸而處家庭之變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此聖賢之不免於黜妻也顯之邪謀未露於前光何能逆料之事敗而知之已不可爲矣說者謂當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或可自免此局外之談也光柄政日久側目者多一發其事則赤族之禍當不待顯由謀反時矣無可如何而安之將亦思久秉其使而圖去

之也不意先顯而卒使光卒而顯禹安分自守謹凜持盈亦或可免無事越三年顯等既欲謀弒太子又欲謀廢天子而立禹其誅滅也顯等自取之與光何尤焉如責光素無敎家之法堯舜之子不肖杜房之子殞其門風豈敎之不裕哉何獨以之責光

魏相

弱翁定陶人相業多有可取四方災變輒奏諫伐匈奴有書去副封以防壅蔽憂水旱爲非小變亦可謂賢相矣論者謂其假許史以爲重詭遇不得其正也殺廣漢以雪忿違衆心以害賢良也其德度不足觀矣

解曰凡竊附權要者必好惡與同始爲私人相之進奏皆切要政治使爲倖佞所壅則無益國家事借許伯以通之者權也非附也至趙廣漢爲冤者所詰相未有深文廣漢遂劾以殺婢事相亦未有以辨也宣帝惡而殺之與相何與爲說者謂相秉均衡而不爲之解救不知當時相位爲具官如相之多所敷奏許史輩已竊嫉之一開廣漢之務救過不暇尙敢出一言以救人哉以此

責相不達時事也

五鳳元年辨鳳

五鳳之集宣帝以之紀年以爲瑞也史臣紛紛啻喙以爲鶡雀之屬亦以鳳爲瑞也敢問鳳之所以爲瑞者安在

解曰麟鳳不足爲祥以世不恆見當聖帝明王之時而偶出之故人以爲瑞耳非鳳能爲瑞也因聖出而瑞始名也苟非其時則其出也亦罕見之一鳥耳鳥之罕見者啻止一鳳哉王母之青鸞燕巢之白鳳皆可以並觀

矣出非其時不惟不爲國家之瑞亦將爲賢士之妖何
言之一集膠東田延年以無罪見殺一集北海夏侯勝
與黃霸並繫于獄一集于霍氏顯族而博陸熟絕一集
社陵而趙蓋韓楊相繼誅戮無當於治而適助其虐鳳
亦何足爲瑞哉或曰非真鳳也麒麟出而宣尼哭豈亦
非真麟耶

鄭朋楊興諸葛豐

鄭朋與蕭望之始則附之終則害之楊興與賈捐之
相爲比附交口稱譽後俱被害諸葛豐初爲周堪張

猛後上書告堪猛雖甚哉人情反復之可畏也抑諸
君子有以自取與

解曰君子之待人也寬以恕故於人之有善則樂予之
於人之惡則不爲逆計也如許史赫赫炙手可熱朋則
上章言其罪過蕭令之待詔亦獎善之意也朋傾邪而
蕭疏之亦正也亦安知其害己哉楊興與捐之則非可
與蕭君同日語也賈稱興曰君蘭見我則京兆尹可立
得興稱賈曰君房言語妙天下使爲尚書則天下大治
呴呴交譽如同市儈曾何君子小人之分其乘市也信

損之自取也獨怪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亦爲此前後反
覆之術此則人情之更不可測也始也薦賢以沽名終
也黨邪而害正世皆此輩雖有君子其何以善其後乎
不能不爲之三歎

延年延壽重名各四人

杜延年周之子也其人賢而直田延年字子賓任霍
光廢昌邑王者也其人功而正嚴延年酷吏也亦有
正名分之疏李延年李夫人兄歌者也韓延壽任馮
翊也恩信徧于二十四縣賢而且能者後以小過棄

市焦延壽善易京房之師也甘延壽西域都護也與
陳湯並斬郅支首者毛延壽畫王嬙者也俱漢宣帝
元帝時人

解曰同名延年有酷有賢同名延壽成敗各就名同實
異惟人自勵淦襲美名於事何濟

杜欽谷永附劉向劉歆

胡致堂曰成帝在位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杜欽
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解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論者不可因君子而掩其

不仁也亦有小人而仁者不可因小人而沒其仁也永欽因成帝欲受匈奴之獻交登諫止欲遣使報送罽賓杜欽諫止此知朝廷之體愼內外之防也杜欽救馮野王以明刑賞之大信此則其知有敬賢護正之道也薛宣賢者也谷永薦之爲御史大夫劉輔忠臣也谷永救之使得減死月晦日食谷永有民恭財本舊德新德之奏帝好鬼神谷永有仁義正道五經法言之說晁幸東井谷永有躬行道德承順天地之對此數事者忠臣之匡國正士之謀主要不過是不賢者能之乎槩謂之阿

諛保寵不已甚乎劉向者忠言著於當時文采美於後世胡氏謂非屈原之所比抑知其獻鴻寶秘書言黃金可成此長君之惡也心術光明學問正大者固如是乎其子歆因識術而更名秀後附于莽雖有文章亦名教之罪人也非向之庭訓使然與論者何置之而不問也嗚呼古人亦有幸有不幸焉

嚴尤三策五難

王莽欲立威匈奴遣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尤以三策五難上諫史謂尤獻策助桀亦逆賊之黨耳雖意在息兵亦奚足貴

解曰正不必深責嚴尤也當莽之世頌上功德者四十八萬人漢諸侯稽首奉璽惟恐在後亦相與頌功德而鮮有怨惡者不特此也一時大儒如孔光爲王嘉所稱賞者始終成莽之事劉歆爲五經典領書集七略而亦爲莽用楊子雲以太元自著法言中盛稱莽功德以是觀之莽之智誠足以欺一世而有餘也況嚴尤乎使三策五難之說見于漢武之時則足以息爭當民即見于哀平之際亦不失爲忠臣嘉謨何不幸而陳於王莽之

朝也噫

廉丹

莽以書責廉丹丹恐其掾馮衍勸之以順人心舉大義丹不聽與赤眉戰爲赤眉所殺綱目書曰赤眉破廉丹誅之可謂惡之極矣

解曰愚哉廉丹可謂無負王莽矣以莽爲主而身死其事意蓋謂莽既爲天子矣我殺賊而有功耶當受上賞即戰不勝而死耶亦不失爲忠臣故寧戰而死不舉兵而叛可不謂愚乎此當與子路之死孔悝同觀何必因

惡莽而並惡之也

太皇太后王氏

史謂王莽居攝踐祚皆太皇太后主之於內及至改號卽眞乃惓惓于一璽亦何爲哉

解曰太后當主少國疑之際不得已而撫此鞏鞏一孤思一居攝之人而不可得當是時爲大司馬者莫賢也爲大司徒者孔光也卽有龔鄖梅福諸賢在下其孰從而舉之孔光以下又皆舉莽盛德太后一婦人耳何能違衆以擇人任之爲大司馬者習見霍光之故事亦欲

莽輔幼主以衍漢業耳及見莽請璽則對王舜而罵之曰如爾兄弟今當族滅也及莽壞孝元廟則罵之曰此人慢神能得久乎至伏臘則用漢日若喪則用漢黑貂其心未嘗一日忘漢也其崩而書太皇太后固宜議者又謂何不一死以謝漢帝是又以丈夫之所難爲而責以八十老寡婦也噫

兩漢解疑下

明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卓茂認馬

茂以循吏著其乘馬以出有失馬者認其馬茂心知其非乃以己馬與之史謂其雖仁恕而失之過非聖人大中之道也

解曰史論之誠當矣不獨一卓茂也直不疑以己金償同舍郎金王彥方以己牛予誤認者牛其揆一也雖失之過過於厚者也但好名之心未免以是爲市耳然其

所以稱當世取重人區者則不在此也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治行表表光耀史冊者藉藉也以其大者傳其小者故認馬不辨仁恕之一節耳不然使別無可取此纖纖者胡爲哉由一茂觀之諸賢皆然尚論者其審諸

寇恂賈復

寇恂戮賈復營將賈過潁川欲手劍寇寇欲其使而深避之議者擬諸廉藺胡氏謂恂可比藺賈則不得與廉班矣

解曰負荆刎頸廉藺之事誠光耀史冊矣兩人結納卒無以禦強秦趙之終為秦食也何當於人國哉賈復則有折衝千里之威傷創之後一奮而召陵新息皆平以百戰之勞佐光武成中興之業厥功偉哉以視廉藺之存趙也不大過乎孔子取管仲功高九合存於賈復亦取其功可也一劍之奮略之可也

鄧禹

鄧禹杖策從王片言投主遂深相得自馮愔叛後威名頓損數以饑卒徼戰亦屢為所敗而僅以身免以

兵付愔是不知人也不量可否而戰是無謀也用飢卒取敗是不知命也不聽馮異之言是愎諫自用也外此亦無赫赫之功乃雲臺畫像獨以鄧禹為首功何哉

解曰人謂鄧之遇主帷幄之謀跨萃英而獨上謂功狗功人之說為的論也不知人臣事主可必者勲業不可必者寵遇如蕭何之與高帝無事不參謀也而不免於獄韓信登壇腹心之將也而不免於殺夫以創業之主開國之臣尚不獲始終況其下焉乎禹之不替榮貴夫固光武有保全勲臣之量亦禹之命應如是也不然韓歆非直乎不得其死馬援非忠乎死不得葬夫當非光武也乎哉

嚴光

子陵不屈光武千古仰其高風試問其故光武以帝胄中興天下士君子之所翹首明王而願仕於其朝者也子陵獨變姓名隱身不見抑恥其粟而不食與豈以為名不正而非順天應人之舉與不然或窺其人不足以共功名與三者無一可誚深藏遠避意欲

何為耶當其被裘澤中光武備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是欲效伊尹之樂莘也既至矣又無經邦論道之言乃臥而不起是何其倨傲也喚卽以原壤之杖叩其脛可也帝至而望其相助為理卽不願仕豈當時情事無一可言耶可言而不言是負其所聘也亦非同游之誼也使可言而不能言是中無所有也是盜虛聲也無一可者及引共臥乃以足加帝腹是有心耶無心耶無心過于野猶可語也有心過于肆殊可醜也或方之夷齊夷齊有叩馬之諫伸千古君臣之

義子陵復有何說乃自方之以巢許巢許高蹤可一
不可二豈容後人借口耶昔太公誅華士以爲率天
下而出於無用也光幸不生其世而免其誅則足矣
世之刺刺稱其高者何也
解曰富貴功名趨者如鶩光獨高舉脫然弗顧趨時附
勢舉世皆然光獨傲夷輕若浮煙士走王門多所諂媚
有光如此可高士氣光武下士貴而益恭堂堂聖主千
古高風在帝爲高在士爲傲高不可及傲不可效嗚呼
子陵因帝成名他無表見嚴瀨孤清

鄭興

興議郊祀事帝欲以讖斷之興對臣不爲讖帝怒興
謝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胡氏謂興當極
論其非一被詰責遽出遜言君子非之
解曰信而後諫聖人之訓也苟君志乖違而猶喋喋陳
告即至理燦陳愈觸其怒雖折檻引裾無益也稍爲遜
言正明哲保身士也曰君子非之將必欲人人皆龍比
乎或曰光武亦從諫有爲之主也興亦何憚而遜避不
言乎不知光武於圖讖信之深矣即密樞如鄧禹舟信
如嚴光尚不爲之語況區區如興乎其遜謝也固宜或
曰興不欲以堯舜事其君乎君子曰君臣之際務其實
不務其名所謂卑之無甚高論取其可行也使當時興
爲之辨不過曰三王受命其符安在帝將曰亦伏符何
其先吉耶君臣一堂不能爲堯舜之與夔龍止見其不
合而已何如遜謝之爲愈否則鮮不爲桓譚矣

馬援

伏波將軍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決平交趾功業炳炳
矣至請討五溪蠻猶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胡氏評之

曰伏波功高齒衰可告老而去矣馬革裹尸之志雖
曰壯猷不幾馮婦之所爲乎
解曰胡氏之言愛援則當矣而要非所以論豪傑也豪
傑秉志立心迴邁恆流及時建功功成身退此丈夫尋
常事也援薑桂之性老而彌辣所謂志士暮年壯心未
已方將置死生於度外確見馬革裹尸愈於臥病牀上
死于兒女手中也區區恆流去就何足以議之哉又讀
古史見載伏波戒兄子云云至言也可奉爲蓍龜勸之
座右也不意杜遂以此獲罪松亦以此搆讒禍機之萌

智者有所不及謀郭氏遂謂援先已譏議乎人矣所以
致梁松之怨譏也此言亦非也書中謂吾於季良愛之
重之何常輕忽其人哉但恐浮薄子弟借曰賢家而效
尤之耳如孟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豈譏議伯
夷柳下惠哉然家借為口實君子方恨之後人又從而
吠之是非善尚論古人者不可不辨

漢高光武

東萊呂氏曰漢高識大體條目品節有疏漏處光武
條目品節甚詳於大體卻遺又云光武不任三公事
歸臺閣此最是失政事體統也意謂光武不如高帝
也

解曰儒者之論任意輕軒而已謂漢高識大體予謂分
羹擁篲識事親之大體乎俎醢功臣識君臣之大體乎
呂后私審食其而不顧識夫婦之大體乎要不過當苛
秦之後人困飢渴易為飲食故望勝旗而歸命又兼以
楚項酷烈益熱益深高帝仗武臣之力三傑之謀一反
楚項之酷而卽萬方景從又何待湯武之德哉此事半
功倍之時也光武遭漢末造莽假功德暗奸天位卽復

誅滅人心猶皇皇不安也雖謳吟思漢當時託名字者
紛紛四起非甚盛德孰克超羣雄而獨上乎光武以醇
謹長厚務攬英雄投戈講藝恢恢乎有帝王禮教之風
視漢高之不事詩書嫚罵儒生相去徑庭矣至其保全
功臣又非高帝之所能及萬一也卽有小疵何損白璧
或謂光武不如高帝是亦拙於石勒比而事高並驅光
武之說也予終不敢以為定評

班超

超一聞李邑之譖卽去其妻蓋夫婦人之大倫也婦
苟未干七出之條古人不輕絕也超何漫無可否而
遽去之不幾急功名而輕兩髦乎及章帝知超忠令
邑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不幾匿情以
求名乎

解曰吳起殺妻以求將急功名也超則非可同日語也
萬里孤臣聞謗而無以自明人既以愛妻為口實復安
之而不去則身危矣去妻所以全身也曹孟德不殺禰
正平曠情求名也超亦非其倫也君既我知而以其人
來謝是人亦當知自悔復置之以快意則褊心矣遣邑

所以明度也雖然家山萬里妻去何之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此不情之人也徼奇功以開邊釁是以君子無取焉

朱暉章帝時人　㢘范明帝時人

暉南陽人字文季年十三與劫寇救諸母既乃避外戚陰就之求見與張堪陳揖交而死生妻子之託義貫日月可謂至行矣暉不以是傳而以善政傳㢘范將軍頗后裔年十五迎父喪于蜀蜀郡守厚資送范范不受開關扶櫬同溺水中得救僅免爲鄧融功曹

融被獄范變姓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至觸顯宗之怒抑辯乃免亦可謂至行矣不以是稱而以五袴稱何也

解曰有至行者必有至功能治己者必能治人有功而無行無本之經綸也能治己不能治人自守之曲士也暉惟幼能禦寇斯吏畏其威惟能避外戚斯能固諫均輸惟擇交以義斯民歌其惠范惟幼能事父斯長能忠君惟能爲獄卒救融斯能尊食斬虜惟能尊重業師斯能五袴百姓之二人者家修庭獻兩無負矣是宜表而出之

班固附超昭

孟堅史書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可謂天下才矣乃失身竇憲卒死獄中君子惜之

解曰班彪著王命論以諫隗囂囂非反覆小人與彪始從之知不可與則從而去之是能潔身成名也班超要功異域而有遣還李邑之度有封侯萬里之志時論高之昭妹一女子耳能踵成漢史爲閨中懿範猗歟休哉

當代人文萃于一門固之才尤屬白眉乃失身匪人身名俱敗可謂上有媿于彪下有媿于超中有媿于昭耳嗚呼文人無行固不免已或謂固感憲知遇之恩故不忍無故而去抑何其於刺殺都鄉侯時獨不出一言諫止又何不於殺尚書樂恢時卽舍之而去耶貪寵貽戚其見殺也孰曰不宜

鄧太后

鄧禹女名綏漢和帝后耽嗜經典檢敕鄧氏賓客輔安帝好書篤學后錄因降雨又徵楊震及崩帝親政

三年無一善可紀安帝即位太后臨朝綱目書猶以譏之賢如鄧氏猶不之予是以李燊世史深加痛絕甚至女媧開天燊猶以爲不宜是乎非耶

解曰母后臨朝亦論賢不賢可也天之生人原非因男女而貴賤之自聖人立教而有內外之分斯牝雞之晨爲足戒也如主少國危朝無正臣爲太后者果聰明正直習見先帝遺度即以之攝政不猶愈於權奸輔政紊亂紀綱流毒海宇乎概以不當譏之斯亦矯枉過正矣試統觀之高曹向孟視莽操懿檜爲何如也至李燊以

女媧爲女主不知女媧氏亦帝王之號耳與西王母同是男主嘗國燊以女主譏之是何異於以毋丘儉爲老嫗也可發一笑

楊震

胡致堂曰楊震四知之對燭理未明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也又曰鄧騭貴戚也震教授二十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爲騭而起是又處人之未精矣

解曰甚哉胡氏之好非議古人也如關西四知之言拒暮夜之金也昭察今古萬代凜凜廉頑立懦莫此爲甚胡氏乃謂天地不可以二言合天地而一之意欲何爲即以天地論何不可以二言也天職覆也地職載也天高明也地博厚也聖賢論理未嘗不分而言之又謂天地不可以知論是謂天道無知也啟小人冥然不顧之心公行盜竊甚至于射天鞭地者皆此言作之俑也胡氏謂楊燭理未明不知此言之有害于理也大矣又謂其處人未精如鄧騭歷辭封爵忠勤王室可謂賢矣胡氏槩以貴戚非之不惟誣震抑且誣騭矣吾故特爲兩

人雪之

黃憲

黃叔度以十四著名四十八年卒三十餘年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舉世賢豪爲之傾倒亦何德以致此歟

解曰天生異人邈眾絕倫不言而化爲鳳爲麟鳳出非時是爲德衰麟出非時大聖泣哀漢末生憲奕世罕見敦敏淵默鴻飛霄漢羣才競勝推尊童子黨錮之釁實基於此

李固杜喬

李固奏記對策躬行忠讜杜喬精忠勁節不顧妻子一爲馬融誣奏駢首獄死議者譏其失身梁冀或譏其不救質帝之酖不正弑君之罪以爲忠而不仁不知士君子處亂世將何以進不負國退不負所學哉

解曰君子處危疑之際爲自全易爲兼濟難當沖質之時母后臨朝權戚當國使李杜鼎裂足不出高蹈林泉漢祚之絕當不至獻帝時矣如曰見險而退則又非二君之心也觀固之勸冀爲周霍之事喬有欲立淸河之

舉二子用心誠欲有爲于不可爲之時冀得當于萬一也濟則君之靈不濟則繼之以死此其所攜持者素也責備者以之論士品則可以之濟時艱則無當也君子者亦各行其所志而已矣人之毀譽何計焉如謂冀之酖帝固不討賊當大將軍兵權在握固卽智勇兼全亦何能施其計哉吾故曰論人者當衡其時事不可執己見以相繩也

荀淑陳寔

漢當質桓之際李杜諸賢駢首受戮淑在下一時稱爲朗陵神君而子以八龍著名與陳仲弓聚一堂祖孫父子相歡洽娛太史奏德星聚盛哉不可及已

解曰玉蘊山輝珠涵澤媚不事表暴而自著者上也逃名而名愈章去名而名愈隨次也未有矜詡交錯標榜賢聲而不爲人所彈射者荀氏子弟其數雖八沒沒者固不足數矣卽一二表見亦不過一隱逸之士一曹操之客耳曾何足罄人齒頰而乃侈然以八龍稱良足羞已陳寔居己淸濁之間觀其弔張讓之喪而巧媚之情見矣人曰賢士賴以全活者衆此亦諂美之詞耳而德

星之奏不足爲君子光止足來小人之側目耳論者曰黨人之禍自此作俑不信然乎

朱穆

朱公叔穆兼資文武自樹忠讜祿仕數十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貲常著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矯世疏除閹宦不遂乃至憤懣發疽而卒蔡邕謂貞而孤楊龜山乃謂穆從梁冀徵辟焉得爲貞又謂邕之從卓無異梁冀故不以朱穆爲過而稱之楊氏之論何如

解曰賢者處世當從其時擇主而事賢士之哲也然止

可行於列國各據之時至天下一君令此則無所之矣士不欲出而圖君則已苟出而圖君必待要卜之求後車之迎世道凌遲何所得商周之令主哉不得已因人而進第顧其後之所處何如耳如因小人進卽與小人比是黨惡也是失己也苟進焉而忠正自持鋤强抑暴此正疾風之勁草傾流之砥柱也如張稜爲梁不疑所舉乃伸國憲以報私恩楊震爲鄧騭所進乃皆清白而昌奕葉初何損於善良哉楊氏諄諄以朱穆爲過亦未達于時也

陳蕃徐穉李膺郭泰

或謂陳徐下榻李郭同舟可謂交游之厚矣後陳死于奄宦李死于獄中徐郭二人超然遠害遐舉風塵之表安所貴于一榻一舟爲哉

解曰道一而已出處不同各行其志非遠舉之爲智罹害之爲愚也不有遠舉何以見明哲保身之高不有罹害何以見殺身成仁之大或有謂夜觀乾象之言泰何不以此告膺大木將頽之論穉何不以之諫蕃亦非也郭徐之言陳李豈未聞之卽未聞之豈不知之郭徐彼此和誠而不告陳李豈二人私厚哉抑以人各有志不可强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此之謂也由一時觀之四子有生死禍福之異由今日觀之四子之表表千古不異致同歸哉

茅容

郭林宗嘗宿容家旦日容殺雞奉母自以草蔬飯客泰以爲賢余戲爲之

解嘲曰茅容日日有雞奉母乎日日有雞則多雞矣何難再以一奉客如止此雞何必對客見殺是深窺郭林宗之爲異人而故以此表異而使之稱譽也鄙哉所爲

楊喬辭婚

楊喬容儀偉麗桓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果有當耶否耶

解曰楊喬不妻公主懼禍耶遠勢耶至不食而死愚亦甚矣使公主必不可妻胡不直陳其事以拒如宋宏之拒湖陽公主可也使無不可妻無故而逆天子之意殊覺無謂卽妻之而謙抑自守亦未必及禍不然卽因之得君以匡時盡職而死不猶愈于不食乎

成瑨黨錮諸賢

瑨爲南陽太守人歌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後張汎縱橫收捕遇赦瑨竟誅之宦官因緣譖訴瑨竟死獄中

解曰行不論善惡滿則招損極則禍生成瑨既爲南陽太守人乃歌之曰南陽太守岑公孝是侵權任事之謠也又曰宏農成瑨但坐嘯是能怖不明之喻也胡不自覺乃爲美談及張汎遇赦則亦可已矣而瑨必欲殺之是自伸己威而違詔旨也凡此者皆取禍之道也黨錮

諸賢大抵類此如李膺既破柱于前又復遇赦而殺張成不幾太橫乎此黨錮之所由來也如岑晊致遯逃竄張儉望門投止禁自己作空行良善皆君子所不取也吾所取者惟度遼將軍皇甫規新息長賈彪二人眞豪傑也其次則申屠蟠而已

竇武陳蕃

陳蕃竇武共謀誅宦官反爲所害胡致堂槩議之曰

陳竇八失

解曰謀事不成貴有同歸是也但即事而論蕃曰昔蕭望之困于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是知機事宜密也武乃收宦官考問是機已洩矣蕃曰此曹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是知斷以濟事也武乃猶豫不決及王甫持節捕武蕃率官屬拔劍大呼黄門反逆而武尚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況張奐以北州人豪新至京師而武不收爲己用使逆賊得以欺奐而反使之此八失皆武之事也豈可竝譏陳蕃哉

曹鸞永昌太守

漢靈禁錮黨人曹鸞上書申救詞極剴切帝怒收鸞

下獄掠殺之當此黑風世界人淪鬼國賢者抱頭鼠竄智者緘口全身鸞以竄遠孤臣激發憤烈衞道慕義視死如歸千古偉人也范史不爲之傳宋儒漫不評嘗何也

解曰殺身以求名不如明哲以保身黨人中沒沒者固無關世道如張儉岑晊輩才無他長附名黨中一聞捕捉望門投止禍延羣賢連引徧世迨黨禁既解有少府衞尉之榮懸車壽考之安嗚呼人皆爲我死而我獨生有義氣者安乎哉如儉輩者正復不少如賈彪閉門不

納岑晊方稱卓識孔褒兄弟當以愚論嗚呼曹爵謂皆
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云云不亦過乎卒身死掠獄誠
可惜哉先儒史氏之不置喙者是非參半故襃貶兩無
所據也

趙苞

苞爲遼西太守鮮卑入寇刦其母擊郡郡全母死苞
亦嘔血自殺議者謂苞急於王事遂不能全母雖嘔
血而死綱目亦略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不訓也敢
問倉卒變起事無能爲爲人臣子者全母棄郡則不

忠棄母全城則不孝當此之際如之何則可
解曰先儒謂當權其輕重而行之誠至當之論也人之
至大者莫如君親既委質爲臣不得已而忘親全君可
也一城之土不關君之死生苞乃殺親殺身以全之失
輕重之宜矣雖然如苞者亦難矣如欲降賊以全母鮮
卑非類身降而母未必全也如欲效徐庶以全母不設
一謀則爲鮮卑所殺而母亦未必全也反覆以思究竟
以苞爲是也全城以保萬衆之命是其仁破賊以全王
臣之義是其忠嘔血而死以殉親是其孝如苞者可以

無譏矣後斬允殺母以從曹瞞則又苞之罪人也

蓋勳

勳與蘇正和有怨梁鵠欲殺正和勳勸止之正和求
謝勳不見怨之如初議者謂其處事之公得情之正
然耶否耶
解曰此必賢情求名者怨有可解何妨一見釋之如必
不可解則思報之矣報之如何不過欲殺之也人殺之
而我無與焉則得其正矣復何爲止之止之而不欲殺
之不欲殺之必其怨之不深也怨之深而甘戎首以自

伐是不智也怨之不深彼來謝而卻之是增之怨也孔
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倒行逆施必見棄於孔子也
何公正之有

何進

何進除閹官反爲所害與竇武前後一轍綱目書大
尉陳蕃大將軍竇武誅宦官曹節等是褒武之偕誅
也書大將軍何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是貶進之進
卓也是非於是定矣議者謂武死而宦官凶熾進死
而宦官誅滅前令人恨後頗快人意也蘇氏又謂國

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瘦瘦去而身死宦官去而漢亡君子將何折衷焉

解曰國之興亡大數關焉亦如人之死生有定命焉國不以宦官爲存亡猶人不以瘦爲死生也即以瘦喻人之有瘦至於飲食俱廢安見不足以殺人也使善醫者除而去之安見不足以生人也秉政有董卓是瘦去之後又復飲鴆也漢獻爲君是羸弱內潰之人與瘦無與也使宦官去而國即亡是去瘦之爲害也況亡漢者曹也非卓也與除閹宦乎何尤

劉虞韓馥

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袁紹等欲共立爲王虞不受綱目書之所以著虞知義守節之美也韓馥讓冀州與袁紹綱目書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誅惡也

解曰天位不易苟非其人雖予之而弗受虞以賢宗室爲眾所推使順而受之任賢奮武信賞必罰以恢復漢業未必非中興誼辟也乃欲脅匈奴以自絕豈非天哉後爲公孫瓚所殺韓馥以冀州讓袁紹人謂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後依張邈竟自殺由是觀之可受而不受不可讓而讓皆禍階也君子曰不然使劉虞不讓而受其立安知不爲紹所制使韓馥不讓而據其位安知不爲紹所殺等殺耳不如讓之爲美也

王允

王允密謀誅卓潛布腹心克殄元惡可謂忠於漢室矣然未受一爵之封卒齊傕汜之刃議者謂不幸漢德告終故允罹不測之禍此天之所廢非人謀之不臧也其惜允也至矣

解曰王允誅卓殊快人意卒未見有功於漢亦知其所

以居功者有不滿人意者多也如蔡邕直諒著節噉世逸才當席驚嘆不過感其相遇之私耳未遽爲逆也馬日磾力請續史惜其才也允乃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何厚誣前賢也且自謂無患而佐以驕傲又不知赦餘黨以安反側之心善居功者固如是乎其見殺於李郭也有由然矣當時士孫瑞與之同謀誅卓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允何不以之爲法乎

臧洪

張超守雍丘曹操圍之望臧洪來救洪徒跣號泣從

紹請兵紹不從洪與紹絕紹遂殺洪嗚呼洪之死也無救于友無功于身亦無當于君親得無同匹夫之爲諒乎

解曰人之所重惟信與義信義有虧枉生人世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超以信洪洪生奚忍洪之一死誠不負超生死相期今古定交今之交者翻雲覆雨洪之罪人矣何足數無救于友無愧泉壤無功于身高名共仰君有義臣史冊流光親有令子裒箕生香彼袁紹者鄙夫其行殺洪親操千古惡名

兩漢解疑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唐順之撰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是編摘兩漢人物論其行事設爲問難而以已意解之大抵好爲異論務與前人相左如以紀信之代死爲不足訓以漢高之斬丁公爲悖恩欺世之類皆乖平允不足爲訓也

兩晉解疑一卷

〔明〕唐順之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晉解疑一卷》提要

兩晉解疑

明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羊祜勸伐吳

祜勸晉主伐吳有曰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蘇潁濱曰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則吳不滅而晉不亂也祜謂平吳之後當勞聖慮是慮在平吳而勇于滅吳何哉

解曰智者能見理而不能見事蘇之責祜于理是矣使晉世有賢君勵精圖治平吳之後君明臣良復有何慮

若晉無人而吳立令主安見長江之險不足以掠平中原也何如乘其時而滅之以大一統之業不少足以安枕乎所謂當勞聖慮正勸之以保治之道也勵治之主以外患而益惕不肖之君豈不以外患而益速其亡哉事機不可失晏安不可懷羊祜之言是也

杜預

預在當日時人謂之杜五庫史氏歷指其學能才巧智勇略慮但附會太子之短喪溫公謂其巧飾經傳獲罪名教豈淺淺哉

解曰識時務者不拘迂以廢事談理道者不倖功以順
非預既癖於左傳左氏于崩薨葬卒未嘗不諧連致意
其勸人以孝者至矣預豈眞欲短喪哉蓋當晉新承漢
祚人情洶洶搜吳蜀未平正措据不遑之時也使諒陰不
言置國事于不問吳蜀之境其孰與底定哉故不爲一
時之虛文以廢千秋之大業此杜預之心也君子正其
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溫公故深責之以扶名
教於萬世也

劉淵

王渾薦劉淵文武長才可任東南之事孔恂楊珧謂
非族類其心必異後遂起五胡之亂若是乎族類之
嚴耶

解曰所謂族類者非必以華夷爲界也小人之害君子
如犬馬不與我同類也至於人久居中國有何華夷之
分惟以才德爲尚耳淵以文武全才久冒劉姓生長中
華其賢不賢當與中國等倫可也如金日磾爲漢賢相
豈不美乎奚必以族類而出之哉族類之辨春秋之防
微也如止以華夷論帝王之胄流于蠻夷者不可勝數

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何傷爲聖帝明王哉
如五胡之亂亦氣運使然耳淵卽不師五胡當不亂哉
如必曰中華之人則同類也操莽輩豈皆夷乎

王愷石崇

鬬富瑣事也史大書而詳言之何也

解曰奢侈者亡國之本恃財者殺身之媒富者衆怨之
歸也而況可鬬乎王愷國戚朝廷覂之其富也固宜崇
一荆州刺史耳安享王者之富僭逾之罪已干明王之
誅況肆行無忌猶欲碎珊瑚以壓國戚其死也不待知
者而明之矣豈必綠珠爲禍媒哉

賈充

充與成濟操刃弒君同一亂臣賊子也成濟誅而充
富貴終身及其死也史書曰魯公賈充卒謚曰荒帝
更曰武是遵何德哉

解曰吾于賈充益見福善禍淫之無憑也人有一善之
長猶可以享無妄之福張湯之有後廉淸爲之基也秦
檜之善終息民之可頌也馮道和藹溫柔故有長樂老
之榮胡廣中庸不迫乃享四世公之壽咄咄賈充弒君

之外則無長才而亦生享榮膴死有令諡千載之下徒
令人不平耳

劉毅

晉尚書左僕射毅論陳羣中正之設其損有八不知
魏何以行之而效今何行之而弊歟

解曰毅之所論者流弊也立法之初未嘗不善一旦舉
而罷除之人才壅于上開賢路由之蓁蕪是欲清其流
而反杜其源也苟持衡者公其心以行之擇其人而任
之惟其才不惟其人量能授職則無一之損重其任卽

重其人中外同心則無二之損不使卑逾尊疏逾戚則
無三之損貂鐺建而民隱達則無四之損是非當而毀
譽不行則五損去矣採春華而無忘秋實則六損去矣
因才授品別其高下則七損去矣公同選舉崇德抑功
則八損去矣八損去則九品清豈可因噎而廢食哉

韋忠索靖

忠料張茂先裴逸民如持左劵靖指銅駝在荆棘明
炳幾先何其晚節末路忠爲劉聰之臣靖遭王驕之
反各死賊手何其明于料人而暗于處己乎

解曰名將成也則智生身將危也則志昏智生則全身
遠害而有餘志昏則保身守己而不足得喪有定數故
愚智無常期所謂才高可以造命天定亦能勝人者此
也

陸機陸雲

陸抗六子機雲之名獨著辛覆抗宗者亦二子也甚
哉末世之才適以賈禍耳

解曰才不足以禍人人自爲才禍耳機雲二子表表晉
室當司馬家兒推兩同氣舉國若狂穎何人斯而機乃

委質耶玖何人斯而機乃與同列耶機不愼殺身以及
弟雲不諫兄以並及於戮所謂智足安時者安在也華
亭之鶴止堪與上蔡之犬同傳殊可羞已

晉惠帝

惠帝在華林園聞蛙鳴問爲官爲私聞人餓死曰何
不食肉糜人謂之癡騃至蕩陰敗績侍中嵇紹以身
衛帝血濺帝衣及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何又知曰
嵇侍中血勿浣也

解曰帝之癡騃有爲官爲私之問見舉朝人士皆闔自

私故借此以滅之何不食肉糜見肥肉充庖而欲散之
也惜政出多門權不由己遂以驕騃自晦至稽紹之血
則義感于中不能自已曰稽侍中血不可浣見當年百
官散去者死有餘辜矣其知重賢臣也如是苟得伊周
之臣以爲之輔則晉祚安如磐石也何也驕騃者不知
爲善亦不知爲惡渾渾默默寂然無爲較剛愎自用殘
暴嗜殺者不猶愈乎惜晉庭無人骨肉慘毒自取滅亡
與惠帝乎何尤

苟晞

晞爲兗州刺史威名甚盛從母爲其子求爲將晞不
許固求乃許後犯法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
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也哭弟者苟道將也
或曰犯法而殺之不以私害公也既殺而哭之不以
公廢私也道將兩得之矣

解曰君子之道曰仁與智仁不輕殺智不苟與晞與從
母弟知之必審知不可使斷之于心與其不聽貸于後
孰若不聽求于前既徇情而與之即當量才酌用可也
何乃遽以爲督護乎以不才之人假以重任其犯法也
必矣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既殺
而乃飾言曰殺卿者兗州刺史也不知官卿者亦兗州
刺史也曰哭弟者苟道將也不討殺弟者亦苟道將也
前後矛盾君子不爲也

王衍

衍爲石勒所執坐之幕下衍自云少無宦情因勸勒
稱尊號冀以自免勒竟使人排牆殺之君子以爲何
如

解曰處士盜虛聲太公誅華士王衍是也衍揮麈高談

清名蓋世無事則欲以三窟藏身被執則甘言媚虜毫
無丈夫之氣鄉黨自好者不爲也上則有誤于國家下
則有玷于名教排牆之死天不容也勒之言曰亂天下
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又曰君少壯登朝身居重任
何得言無宦情天下不以其言爲非不知衍亦何以自
解嗚呼衍亦大負甯馨之鑑也夫

衛玠瓘之孫字叔寶

玠之言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說者謂萃乎聖賢之遺旨也

解曰人情萬殊調停之則心勞日拙理求在我自得之則心逸日休謂不及可以情恕此太公之量也宏物之仁也所謂恕者存乎己者也謂非意可以理遣則遣之雖在我而爲所遣不爲所遣則存乎人也人有頗明于理者則可以理遣之更有非意之人忘加横逆無厭索求求之而得則其求不已不至于無以應其求不止也無以應其求彼則怒而且怨並前之德而忘之此貪婪小人之不可遣者也更有暴横强梁無故相凌不知理爲何物我以仁彼以暴我以寛彼以猛卽三自反而無

失彼之横逆如故我曰於禽獸又何難焉彼則偏肆其吞噬而亦以我爲魚肉也將奈何理遣之說不幾乎言之美行之難乎輿言及此令人三嘆

祖逖劉琨

二人當聞鷄起舞之時同一志趣琨恐祖生先我著鞭一時二儁表表英聲其優劣何如

解曰琨屢舉無大快人意者乃心晉帝而卒爲段匹磾所殺君子惜之士雅以英風雄略擊楫中流晉室賴之以成帝業所尤難者石勒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家二家牙門童建叛降于趙勒斬之送首于逖且曰將軍之惡猶吾惡也因與逖書求通逖終不爲之動惟不納趙之叛者以爲報而已有杜征南羊叔子之風及其卒也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乃敢肆行無所憚甚哉逖之存亡其關國家之安危也顧不大哉劉琨恐非其匹也

王導附王彬

導之在東晉也中興之名佐或方之爲夷吾帝倚之爲蕭何及見疏外乃能任眞推分澹如自處及敦之

反也乃聳之殺周戴雖飾詞以自解識者已誅其心矣李槃列其八罪朱黼擬之趙盾八罪得勿過于刻趙盾果擬之於其倫歟

解曰史氏罪盾惜不越境王敦之反導未遠屏盾不討賊時處其難導假節鉞子敦以權跋扈歸朝中外皇皇導恃宗黨乃殺賢良顗有深恩固不可殺顗卽無恩何罪可加無罪殺人盜賊之行忍心害理獨有戊宏八罪攸當導亦何辭擬之趙盾恐非其匹

又曰王氏之門獨有一彬剛方正直如蘭斯馨彬哭伯

仁不畏強禦導令拜敦敦爽然弗顧敦欲篡位彬諫甚苦導獨不言帝非敦伍九原之下曰負伯仁清天白日豈不負彬

庾亮附王導

亮國戚也初秉政而殺白頭老公專擅極矣後徵蘇峻舉朝以爲不可亮不從而逼峻反尹氏譏其四失誠當矣後又鼠竄求活向非溫嶠諸賢滅賊定國則晉祚白亮而衰矣峻平之後亮泥首求外已足羞矣後復都督六州招致賓客遙執朝權卒無一善足錄

王導謂元規塵汚人斯亦不足取矣史臣謂中興之功王導有四焉較之庾亮君子以爲何如

解曰功名之際人之福命關焉古人處此亦有幸有不幸也亮以天子元舅雅尚風流樂親賢士不情寵以害賢良不貪暴以作威福當王少國疑之際而能任衆賢之有爲較之國戚鄧竇王梁輩不啻霄壤矣紛紛舉動乖錯或亦無學之所致何足厚非哉至於王導身居宰衡名冠羣英其決裂乖張則深有可責者于卞敦之不赴國難也不當爵而爵於郭默之專殺也當討而不討依違君臣之際苟全倥傯之間有過可指無善可錄庸庸厚福其塵亦自汚人矣何責於亮者其所行功不敵過史以四功歸之近於諛也所尤足幸者兩人以不純之品享厚祿而獲榮名位天爵而終壽考當時如卞壼桓彝忠君衛國悉死鋒鏑之下且也壼後無傳而彝之子溫孫元亦不可謂有後天之禍福豈盡爽哉亦有幸有不幸也

殷浩

浩以虛名養重謬爲當世推許及出秉朝政以北伐

無功而廢置之乃咄咄書空以寄觖望一聞溫命喜不自勝卒以空函見絕羅念庵評曰浩人品三變以爲初似高士繼似賢臣後誠鄙夫其亦足定浩之品否

解曰浩非三變也一而已矣始辭徵辟以退爲進也繼而北伐邀功自飾也終達空函眞情逼露矣始終一鄙夫何變之有至於罷遣生徒以廢學校使晉之學宮淪於草莽世之文士散漫無歸眞名教之罪人斯文之茅賊也所尤可鄙者用刺客而無功信詐僞以致敗斯則

罪浮於庾亮貽羞於　者多多矣從來處士盜虛聲當以浩爲第一

桓溫

溫之爲人臣也拜表輒行無人臣之禮枋頭失利歸罪袁眞且勒改孫盛之直筆尤可恨者廢帝奕爲海西公斯其人亦不足稱矣乃庾翼薦其有英雄之才何充嘉其英略過人何二公之失言歟

解曰人非聖賢瑕瑜自不相掩古今論溫者簡刪在望矣予則以爲溫之有可取者八志在經略中原一也平

李勢而舉賢旌善二也伐姚萇而居民安堵三也以王猛爲江東無比四也以謝安爲征西司馬五也歎神州之陸沈而歸罪王衍諸人六也入洛而謁陵置戍七也深知殷浩而絕之八也有此八者是以始則來庾何之交稱終則致王謝之入幕若溫者亦人傑也哉

兩晉解疑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唐順之撰持論與所作兩漢解疑相類而乖舛尤多如賈充一條稱泰檜有息民之功故得善終馮道和藹溫柔故有長樂老之榮悖理殊甚順之學問文章具有根柢而論史之紕繆如此蓋務欲出奇勝人而不知適所以自敗前明學者之通病也